巴蜀图语

·套装·

共3册

鱼离泉 著

YU LI QUAN

7个看似没有任何联系的陌生人
却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

揭秘巴蜀文化，展现异族文明！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巴蜀图语
套装·共3册·
鱼离泉 著
YU LI QUAN
7个看似没有任何联系的陌生人
却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
揭秘巴蜀文化，展现异族文明！

总目录

巴蜀图语I：古羌圣山

巴蜀图语II：蚕丛宝藏

巴蜀图语III：大禹地宫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离奇凶案
第二章 迷雾初现
第三章 飞车逃亡
第四章 眼球崇拜
第五章 黑水墓葬
第六章 册封还是封印
第七章 夜半邪降
第八章 血色咒文
第九章 神选者
第十章 地下暗流
第十一章 守护兽
第十二章 前往圣山
第十三章 故人重逢
第十四章 神秘符号
第十五章 排列组合
第十六章 纵目猿
第十七章 机会
第十八章 新的意象
第十九章 夜色再临
第二十章 幻觉
第二十一章 执念
第二十二章 心魔（上）
第二十三章 心魔（中）
第二十四章 心魔（下）
第二十五章 驱除
第二十六章 失踪
第二十七章 嗜血狂蚁

第二十八章 打猎遇袭
第二十九章 戈基魔兵
第三十章 出去的希望
第三十一章 通天之径
第三十二章 悬棺岩葬
第三十三章 惊心攀爬
第三十四章 新的符文
第三十五章 山腹秘道
第三十六章 戈基祭典
第三十七章 不死巫祭
第三十八章 石巫
第三十九章 羌歌招魂
第四十章 幻影之城
第四十一章 七图腾钉
第四十二章 永生诱惑
尾声 回归

版权信息

书名：巴蜀图语I：古羌圣山

作者：鱼离泉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8月

ISBN：9787505426726

版权方：成都万有图书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子

八十多年前，四川广汉南兴镇真武村。

真武村原来的名字，就算是村子里辈分最高的老人也不再记得。只是隐隐有传言说村子里曾有龟蛇合体的玄武异像出现，后来传着传着，便成了有真武大帝显灵，村子也就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

那是1929年的春天，村民燕道诚和儿子燕保青吃过晚饭后，拿着锄头，准备掏挖淤积的沟渠。在父亲督促下，燕保青没有出声，利索地跳到沟底，然后卖力地开始清除淤泥。不过是挖了十多分钟的时间，燕保青突然感觉锄头似乎碰到了一堆乱石。

生怕锄头被乱石蹦缺了口，燕保青有些心痛地扒开淤泥，却发现那堆乱石在月光下竟闪着莹莹的光泽。

站在沟渠上方的燕道诚也发现了异样，招呼儿子上来，然后自己跳了下去。自小读过不少书的燕道诚不同于一般的乡间老农，在县衙里干过几年的经历更是让他比一般读书人多了些见识，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在月光下散发着幽幽光泽的“石头”，都是罕见的古代玉器！

怀璧其罪的道理对燕道诚来说不算难懂，有些诚惶诚恐地将那些玉器原地掩埋，然后不动声色地带着儿子回家，直到那天深夜，他才发动全家将数百件玉石器连夜搬运回家。

燕道诚和他的儿子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们无意间的发现，拉开了日后一个重大考古发现的序幕，在此后数十年间，这些玉器和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将成为无数考古学者位为之毕生研究的目标。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燕家淘沟挖宝的事，慢慢地也就在当地传开了，这些传言引来了英国传教士董宜笃和美国人葛维汉等，在几年后更是在燕家院子东西两侧发现了大量古蜀文物，这也成为数年后震惊中外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挖掘的开端。

在董宜笃奔走下，挖掘出的文物大部分都被葛维汉主持的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一些民间的藏品也被收购然后捐赠，只有少部分流出去，进入世界各国的收藏家的密室当中。

在当年那些蜂拥而至燕家沟的古董商人所收购的玉器中，有几件刻有神秘符号玉圭和玉琮以及几件祭祀用的铜簋等青铜器，被一个神秘人买走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世人面前过！

这些刻在玉圭和玉琮上的神秘符号，在后世有一个统一却始终没有真正解答的称呼——巴蜀图语！

第一章 离奇凶案

赵老三拼了命在山林中奔跑，身后隐隐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依然没有断过。他感到心脏跳得快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他知道自己不能停，那些不知道从哪钻出来的大蛇，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自己一口吞掉，连渣也不剩。

呼吸越来越粗重，两条腿像是灌满了铅，每迈出一步，都似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这个曾经纵横川西北从未害怕过的道上名头最响的盗墓贼有些绝望了，继续这样的奔逃，要不了几分钟就会被身后那些可怕的杀戮机器追上。

陷入绝境的赵老三还是没有放下怀里的青铜鎏金面具。他知道只要逃过那些大蛇的追捕，将这件宝物带出这片似乎无穷无尽的龙门山脉交给雇主，自己就有一辈子也享用不完的荣华富贵。

前面隐隐有炊烟升起，一条蜿蜒的小道突兀地出现在赵老三面前。有路，有炊烟，也就意味着有人，这给几乎抽去全身最后一丝力气的他莫大的动力。搂紧了怀里的青铜鎏金面具，不管不顾地朝前狂奔，丝毫没有注意到早已经不堪重负的心脏，跳动的频率超过了正常的水准。

因为血液的快速涌动，赵老三的视线被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血色而变得有些模糊，他似乎感觉有什么东西像是要从脑子里挣扎着从眼眶里鼓出，但是身体的疲累和生的希望又让他顾不得这突来的异变，只是一个劲地朝着炊烟的方向跑，跑，跑……

可惜上天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就在他离那户半山腰的人家还有

几百米时，无法支撑的身体终于瘫软在地，怀里紧紧搂着的青铜鎏金面具歪倒在一旁。面具上的笑容依旧，只是微微翘起的嘴角带着一丝诡异的弧度，那对完全裸露在外的青铜眼珠，直勾勾地盯着赵老三同样充血鼓出的双眼。

“第三个祭品！”在最后一丝意识消失前，赵老三隐约地听见，有个清冷的声音喃喃地在耳边响起。那似乎是雇主的声音。他拼了命想要看清楚身后一直跟着自己的大蛇为什么突然消失不见，而这个男人，又是怎么突兀地出现。脸部的肌肉已经开始僵硬，他能感觉到自己维持着一个微笑的表情，但双眼却可怕地朝外凸出，他唯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血色。

然后，是永远的黑暗！

肖炘杰百无聊赖地打开大成网的网页，在里面浏览可用的信息。像他所在的这份成都本地的市井周刊，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网上摘取信息组合后稍稍编辑。

一则新闻很快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一起死亡案件。死者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男性，前天被茂县一个偏僻小镇的村民发现死在村口。死者的身份还未确认，尸检报告也还没有出来，法医初步结论是死于心脏功能衰竭而引发的猝死。只是，双目凸出的死者，脸上还保持着笑容这一点，让这起看似平常的死亡事件多了几分诡秘。

这只是一段文字描述，配的图片在脸部做了模糊处理。这更加让肖炘杰感到好奇，他实在无法想象，一张看似死不瞑目的脸上，是如何才能保持笑容的。如果不是让到场的当地记者也感觉到恐怖和诡异，这样的图片是不用遮掩的。

难道冤鬼索命？这样的想法让他有些好笑，摇摇头将这个念头甩

出脑外。这则简短的新闻虽然有一些看点，但是离成都太远，又没有更多的资料，对于以娱乐八卦和市井趣闻为主要卖点的《蓉周刊》来说，没有值得投入太多精力关注的地方。

下班以后，肖炘杰习惯性地坐车朝送仙桥赶去。报社所在的地方离送仙桥不过十多分钟的路程，这个还算清净的古玩市场，是他不多的喜欢流连的所在。

以他的收入，送仙桥内的古玩大多只能是饱饱眼瘾而已。古玩是一项极为奢侈的爱好，除了渊博的知识和犀利的眼光外，大量的金钱才是维持这个爱好的基础，而对肖炘杰来说，后者恰恰是他最缺乏的。

毕业于蓉大历史系的肖炘杰，虽然最后没能找到和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但是对于历史和考古的喜爱，却让他从来不曾放松对这些方面的知识收集。如果说不是因为当年一时意气用事拒绝了导师的好意，满以为凭着自己的才学肯定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却终究四处碰壁，肖炘杰绝对不会以蓉大历史系高材生的身份，却沦落到在一家地摊刊物做记者的地步。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肖炘杰对古董和考古有着近乎狂热的痴迷，让他在跟着大叔的这两年，辨别文物的眼力和直觉都进步奇快，已经不输于一般拍卖行的鉴定师。

当然，因为年龄和阅历的缘故，他虽然有这个眼力，却没有任何拍卖行会请他担任鉴定师。

大叔真名叫燕学斌，相处了两年，对大叔的来历肖炘杰依然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来自三星堆所在的广汉。勉强一点说，燕大叔是一个隐藏在民间的“高人”。不过这个“高人”并不是指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有什么绝世武功，而是指他制作赝品——尤其是三星堆和金沙时期的青铜器赝品的非凡能力。

对于任何收藏家来说，三星堆和金沙的青铜文物都太过烫手，先不说能不能找到真品，就算侥幸找到了，一般也没有人敢轻易买卖。因此仿制古蜀时期的赝品青铜器，只要工艺过关，也就有了一些价值，这也是燕大叔能够勉强维持生计的原因。

但也仅限于勉强而已。肖炘杰敢肯定，就凭着燕大叔这一手本事，就算只到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里找份修补文物的工作，手艺达到大师级的燕大叔，都不至于落魄到目前的地步。

可是燕大叔显然对需要服从领导安排的工作嗤之以鼻，即使每月的收入微薄得不够他一个人挥霍，也从来不曾把心思放在找份正经工作或者搞点其他歪门邪道上面来。

认识大叔是在两年前刚毕业的时候，当时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个一脸猥琐的中年大叔，居然能制造出连他导师也差点看走眼的赝品来。

而认识燕大叔纯粹是一个偶然，这个落魄的中年男人那古怪的脾气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可对方对三星堆、金沙等古蜀文化的惊人了解，恐怕完全不下于他的导师。而肖炘杰，却硬是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耐心在他身边呆了两年，从而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学校里永远无法学到的实用东西。

其中最让肖炘杰痴迷的就是古蜀时期的文字，现在被称为巴蜀图语的字符画，这些文字晦涩难懂，甚至不少学者都坚持认为这不过是些有表象意义的符号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文字。

在燕大叔的影响下，肖炘杰坚定地认为这些看上去更像是符号的古怪线条，的确是有着某种至今依然无法解读的深刻涵义。

在燕大叔身边，肖炘杰一共学会了十七个巴蜀图语的字符，而其他的，由于资料太少争议太大，就算是燕学斌也没有把握认全，就更

不用说肖炘杰了。

很快就到了送仙桥古玩市场，燕学斌的摊位在古玩市场靠近浣花溪公园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面积倒是挺大，有二十来个平方，燕学斌还隔了一间六七个平方的小卧室出来。剩下的十多个平方的店面摆满了各种造型奇特的仿制青铜器，从青铜人像到各种看上去锈迹斑斑的青铜兵器、祭祀器，种类繁多。

这些仿制品基本都是三星堆和金沙风格等古蜀风格的。只是那些随意摆放的货品，即便仿真的程度高到让一些普通的专业人士也无法凭肉眼判断，可是出现在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加上缺乏相应的包装和噱头，鲜少有人光顾。

若是燕学斌愿意，他完全能将这些几可乱真的仿制品以不菲的价格卖给一些主动上门收购的文物贩子，可是他却偏偏在所有经他出手的仿制品上，以极小的字体在不起眼的角落加上“学斌仿制”四个小篆，这让无数试图拉拢他文物贩子们恨得牙痒痒。

肖炘杰找到了燕大叔的摊位，远远地便看见两辆警车停在门口，附近还有一些游人和摊主围观。心中闪过一丝不祥的预兆，肖炘杰加快了脚步。

快到门口时，守在外面的两个警察客气地将他拦在警戒线外，铺子的卷帘门已进拉下了近一半，显然是不想外面的人看到里面到底什么情景。肖炘杰心中着急，几次询问里面出了什么事，警察都闭口不答。还是外面的一个和他见过几面的附近摊主好心，拍拍他的肩膀道：“小伙子，燕师傅他……唉，节哀吧……”

肖炘杰一下懵了。那个嗜酒如命的颓废大叔，尽管性子古怪，可是平时从不招惹谁，怎会说去就去了？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肖炘杰想到了曾经三番五次找上门来的那两

个文物贩子，除了他们，谁会下这样的毒手？

心中一动，肖炘杰拿出自己的记者证，守在门口的警察明显犹豫了一下，然后留下一人继续警戒，然后另一个进去请示带队的人。

很快一个气质冷漠的美丽女警和进去的警察一起出来，她看了一眼肖炘杰，有些疑惑地盯着他手中的记者证，冷冷地道：“《蓉周刊》？那份内容完全是东拼西凑的地摊小报也会这么快来采访？”

肖炘杰这个时候没有余力去计较女警语气中的不屑，沉声道：“里面的人，严格一点说，是我师傅。”

女警神色微动，像是思考了一下，然后吩咐旁边的同事将警戒线拉开一道缝隙。肖炘杰道了声谢，然后跟在女警身后走进燕大叔的铺子。

铺子里显得十分凌乱，那些仿制品东倒西歪地被胡乱放在货架上，显然是被人搜查寻找什么东西来着。

这样的情景，已经充分说明了大叔的死，肯定是为人所害。

进入铺子后面那间临时休息的小卧室，肖炘杰被拦在卧室门口，不让他进去。别说只是师徒，就算是家属，在现场勘查完毕前，也不会允许轻易进去。他之所以能被允许走到卧室门口，最大的原因还是取证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并不用担心他的进入会破坏现场。

里面两个法警正在给尸体拍照，镜头的灯光闪动的时候，肖炘杰看到了斜躺在床上的燕大叔那诡异的表情——他的脸上保持着安然神秘的微笑，但是布满血丝的双眼却朝外凸出像是要马上爆出眼眶，就连窒息而死的人双眼凸出的程度也没有如此剧烈。

这副情形让肖炘杰感觉到十分眼熟，回忆了几分钟，才突然想起，大叔的样子，和今天早晨他看到的新闻中茂县那起死亡案件的文

字描述别无二致！

笑容和凸出的双眼这两种极端不和谐的表情糅杂在同一张脸上，所造成的效果是极为震撼的，肖炘杰感觉一股凉气从后心沁入全身，那是面对诡秘事物时人最本能的寒意。好半天，肖炘杰才沉声道："今天早晨，我在网上看到最近有一起死亡案件，和燕大叔现在的情景相似……"

"你说的是茂县那起吧？"女警仔细地观察者他的反应，淡淡地问。

肖炘杰点了点头，想起那段奇怪的文字描述，再看看大叔脸上的诡异表情，一下明白了网站上的那张照片为什么会做了模糊处理。

犹豫了一下，女警终于缓缓说道："其实，这样的案件，并不只是第二起。"

肖炘杰还沉浸在大叔离去的悲痛中，只本能地应了一句："什么？"

"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这至少是第五起性质相似的谋杀案！"

肖炘杰这才回过神来，盯着女警，一字一句地问道："已经第五起了，你们身为警察，就没有一点措施？"

"前面几起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他们的死亡原因千奇百怪，或心脏功能衰竭，或是凝血因子缺失导致伤口无法愈合，或是大脑血管突然破裂，甚至有一个是出现溺水窒息死亡的症状，而他却是死在马路边，肺部没有找到丝毫溺水的痕迹……"

不等肖炘杰再次发问，女警已经冷冷地继续说道："这几起谋杀案如此奇特，唯一的相同点就是死亡后的诡异表情，被害人的身份没

有半点联系，你要我们采取什么措施？”

这个时候里面两个法医的取证工作似乎已经完成了，对门口的女警点了点头，然后换了两个警察进去，开始收集一切可能是线索的细小物品，他们对这些琐碎的工作做得很仔细，连最不起眼的角落也没有放过。

“先出去吧，让你进来，只是想确认下被害人的身份。”女警淡淡地对肖炘杰道。

肖炘杰失魂落魄地点头，尽管亲眼看到了燕大叔的尸体，可他还是不敢相信，那个脾气古怪，但是确有一身不俗本领的邋遢大叔，就这么去了。

想想这两年来，自己一直在报社厮混，如果不是能在大叔这里学到不少东西，这两年的时光几乎就这么蹉跎过去，这样的生活和他以前想象的完全是两码事。

肖炘杰感觉心中潜藏的疯狂血脉开始奔涌起来，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不管凶手是谁，哪怕真的是什么鬼怪，只要是杀害待自己亲如徒弟的大叔的凶手，自己就绝不会放过！

“看起来都是巧合，但这么多巧合集中起来，我可以断定这是一起连环谋杀，局里已经为此立案并成立专案组，我目前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女警说道：“前面几个受害人的身份都查得差不多了，多多少少都和走私文物的犯罪分子有点联系……”

“你什么意思？”肖炘杰当然不可能听不出女警语气中的潜台词，这样的话语让他感觉到无比的愤怒。

“不要这么激动，燕学斌是制作仿制文物的，他的口碑和人品我们也向管辖这一片的民警和商户打听过一些。不过这都不足以作为证据，他到底有没有参与到贩卖文物的活动中去而导致了被害，现在谁

也无法下结论。而最重要的是……”女警顿了顿，紧盯着肖炘杰的眼睛，道：“作为和被害人有着紧密联系的你，同样是被怀疑的对象！最近一段时间，都请你不要离开成都，随时准备配合我们调查！”

肖炘杰看着女警冷漠美丽的脸，心中愤怒却无法通过适当的言语来表达，最后颓然一笑：“好吧，我知道，在没有更多线索之前，作为一个从事文物仿制品制作的被害人实质上的徒弟，我的嫌疑暂时无法洗刷……”

“谢谢你的理解，等会请你和我们一起回警局，先做一个简单的笔录。”女警的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感谢的味道。

走出燕大叔铺子的肖炘杰，被两个警察有意无意地盯着，似乎生怕他突然逃走。肖炘杰看着忙碌的警员以及议论纷纷的人群，突然感觉自己波澜不惊二十多年的人生，似乎要因为只样一个意外的事件而变得前景莫测起来。

萨迦德放下手中的放大镜，浑浊的小眼中闪过难以察觉的精明光芒，抬头望着眼前身穿黑西服的瘦削男人，脸上堆起职业化的笑容：“尊贵的客人，我想，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一件高明的仿制品——当然，虽然仿制的工艺极端高超，但这毕竟不是正品……”

其实萨迦德即使不用仔细看也知道，这件刻有三百多个符文的眼型青铜器是百分百的赝品，因为恰好这件仿制品的正品就收藏在组织最核心的研究所里，怎么可能被拿出来贩卖？

黑西服眼皮也不抬一下，只是沉声道：“是吗？那么，打扰了！”

见对方要将那件仿制品重新装回箱子，萨迦德问道：“尊贵的客人，能允许我为这件……几乎可以乱真的仿制品拍几张照片么？你看，虽然它不是真的青铜器文物，但是很显然，仿制者是用了心的，

它几乎和正品一模一样！”

拍几张照片，不是什么大事，黑西服只稍稍犹豫便答应了这个在伦敦赫赫有名的犹太鉴定师的要求。

从不同的角度拍下那件赝品后，萨迦德似乎松了一口气，最后不经意地询问：“如果阁下能告知我这件赝品的出处，或许我们有办法找到正品，你知道，它的价值足以让我们奢华地过完下半辈子……”

黑西服将赝品装进箱子后，略微沉吟了一下，最终说道：“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我想，你不会后悔见到他的。”

种子已经播下了，至于能收获什么，就看你自己能走多远……

没等萨迦德再问，黑西服已经提着箱子朝门外走去，临出门的时候，他顿了顿，留下一句话：“去中国的四川成都吧。在一个叫‘送仙桥’的地方，只要你足够耐心，或许会有所收获。”

“中国，四川，成都……离广汉最近的省级大城市，同样是古蜀时期的重要地域，金沙遗址的所在地……很久没有去这座城市了啊。在没有正品作为参考的情况下，这个千年古都中居然有能造出相似度达百分之九十八的赝品的高手，会是谁呢？”

看着黑西服年轻人远去的身影。“已经二十多年了啊，难道又要再次踏上那片东方的土地了么？”

回想着二十多年前，也就是1987年那次惊天大发现带给组织和自己的好处，萨迦德圆圆的胖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似乎连额头的皱纹也因此平展了些。

那些无能的考古者，除了将一件件价值不菲的文物挖掘出来作为游人参观的展品，又有多少人肯深入研究其背后代表的深邃意义？三星堆青铜器和玉器上至今也无法完全解读的图形和符文所关联的秘

密，足以让整个世界都为之疯狂吧？为了这些秘密，组织已经持续半个世纪投入巨额的资金和人力来展开研究，即便如此，组织所获得的资料却依然有限。

萨迦德心底默默地盘算着自己是否有必要亲自前往中国一趟，却突然发现桌上的电脑屏幕的一角有一个不起眼的图标在闪动，萨迦德脸色陡变，这是组织开发的一个保密度极高的内部通讯软件，只有核心的成员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

轻轻的点击，跳出的对话框里只有一句话：鸽子被神吃了。

一阵极端的无力感弥漫了萨迦德全身，鸽子的中文名普通得让人吃惊，姓赵，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就直接叫赵老三，是他在中国发展的最具有价值的下线。这条线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次交易后就开始布下，他甚至在考虑，过了今年后是否有必要引荐鸽子成为组织的正式成员之一，毕竟以对方在中国四川地区地下世界的影响力，完全担得起这个重任。

组织的结构十分严密，从赵老三这样的外围成员，到能够知晓组织存在但只能接收命令的正式成员，到他这样为组织服务了半辈子已经证明自己忠诚的骨干成员，其实比起组织真正的掌控者来说，都不过是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

组织的真正核心，被称为“长老会”，是掌握着这个世界大多数财富的一群老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以一种类似于准宗教的结构聚在一起。萨迦德深信，就算这群老人想要颠覆世界，也不过是将权力从左手交到右手一般容易。

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在四川地下世界有着不小声名的“鸽子”，竟然就这么陨落了！

捏紧了拳头，萨迦德迅速用暗语写了一份报告，然后通过隐秘的

路径，经过了全球各地的十多台肉鸡作为跳板，发送到一家作为掩饰的小公司的邮箱。

十个小时后。

“萨迦德，你真的确定如你提交给长老会的报告所说，要去中国一趟？要知道，根据我们和中国国内那些家族的协议，组织的人是不能轻易再出现在中国内陆的。”内线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冷冷地道。

“当然，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只要避开中国政府，世家的态度完全可以不必在意，这次来的这个年轻人，很可能就是某个世家希望我们重新在那件事上有所动作。这次在中国境内死掉的鸽子无意的发现，很可能让组织的研究所几乎陷入停顿的研究取得进展。你应该明白，如果研究所在明年之内还是拿不出有足够说服力的成果，那些大家族的支持，将减少至少三十个百分点，这会让我们之前几十年的努力都完全白费！”

“研究的进度已经停滞许久了，也许，是应该冒险一次……老实说，你很幸运，长老会支持你的决定！只是你应该明白，那个红色的国度，不同于我们直接控制的小国和用经济间接操控的西方大国，那是组织力量最薄弱的地方，我们能给你的支持十分有限。不过，组织依然决定给你派遣一位助手，组织中的一名新秀，或许会对你的中国之行有所帮助。”

“是不信任我么？要知道，我曾经是组织中最好的特工！”萨迦德的语气中隐含着一分没有明示的愤怒。

“你也说过，是‘曾经’！长老会不指望一个五十五岁的特工还能保持巅峰状态。而组织中的新血，也必须受到相应的锻炼！除此之外，三大外围组织之一的‘蝎尾菊’，也会配合你的行动。不过你放心，作为补偿，组织将为你提供根据新破译出来的神秘符号开发的三枚符文子弹。你应该明白它的威力！请全力以赴吧，这次将是你从骨干成员

转为核心成员最后的机会，如果功劳够大，或许我能够说服那些大家族让长老会新添加一名长老。”电话那端的声音依然是没有感情般的冰冷，并且大棒与甜枣并存。

挂上电话，萨迦德脸色阴沉地从抽屉的暗格里取出一只捷克产的CZ83型手枪，拆卸成一堆零件后又马上重新组装起来。看看时间，总共十七秒。这个成绩终于让他笑了起来。让狗屁不如的所谓新秀见鬼去吧，是的，我他妈的还没有老！

第二章 迷雾初现

肖炘杰已经是三天内第四次走出警察局，尽管不久前同事的证词让他有了完全的不在场证明，基本洗脱了杀人的嫌疑，警察也不再将他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可是燕大叔的死，还是多少让这个一下少了一位亲近长辈的年轻人感觉生活中少了什么。

这两天报社中的同事看他的眼光有几分古怪，肖炘杰知道，人就是这样，即使明知他不会是凶手，可是对于一个和凶案扯上联系的人，还是本能地有几分距离感。就算是和他走得比较近的小张，这两天见了他也不过是匆匆打个招呼，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肖炘杰昨天还带着警察去了燕大叔郊外的作坊，那里是他和燕大叔生产“产品”的地方，实际上不过是租用的一个农家院子，里面堆满了废铜以及各种做旧用的化学溶液，还有燕大叔秘制的一些古怪配方所用的矿物，排放废水的地方还能闻到刺鼻的恶臭。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手工作坊，燕学斌凭借高超的技术，却硬是制作出了不少几可乱真的仿制青铜器物，尤其是青铜器上的斑驳痕迹，如果不动用专业的仪器，肉眼很难分辨这些产品是否真的经历了千年的岁月。

而这样的高超技术，也让道上的人几次下了威逼的心。如果，不是城北的山爷护着的话，肖炘杰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这个脾气古怪的师傅这些年是如何撑过来的。

出了警察局，肖炘杰打车朝山爷的辖下的一家酒吧赶去，他并没有注意到，穿了便装的女警和一个同事开车紧紧地跟在出租车的后

面。就算他洗脱了嫌疑，可是作为目前为数不多的线索人之一，这个叫柳衡的女刑警分队长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开车的警察一边跟紧前面的出租车，一边问道：“头，你真觉得跟着这小子，就能找到线索？”

“这个谁能肯定？不过现在局长给队里的压力很大。连续五起查不出原因的离奇凶案，省厅的人都惊动了！还好有三起都不是发生在市区范围内，不然这事就算想向公众瞒下来也不容易。这个叫肖炘杰的家伙，虽然不像是直接的凶手，但我的预感告诉我，他能给这个案件带来转机！”柳衡淡淡地答道。

“预感这东西更说不清了，头，不会是你身为女人的第六感在起作用吧……”

“孙苛，你给我专心开车！跟丢了，下月你不想要奖金了？”

前面的便衣男警孙苛不再说话，只是巧妙地跟在离肖炘杰乘坐的出租车约六十米的地方，这个距离不是专业的反刑侦人员，一般都不会发现正被人跟踪。

看着肖炘杰进入城北一家叫做“蓝色海岸”的酒吧，柳衡不经意地皱了皱眉。这家酒吧她听说过，是一个被道上成为“山爷”的涉黑人员幕后控制的。只是这个人极为狡猾，太危险的东西也不沾，这些年又忙着漂白，队里没有抓到明显的证据，也就只有无奈地任他逍遥。

这个肖炘杰，还真是不简单，如果他真认识蓝色海岸幕后的山爷，那么将前面几个案子串联起来，或许真的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再呼叫几个队里的人来，记得都穿便衣，我们先进去！”柳衡果断地对孙苛道，然后将扎成马尾的长发披散开来，又从包里拿出化妆盒来用最快的时间化了个淡妆，跳下车，径直朝酒吧走去。

孙苛用对讲机呼叫了支援后，也匆匆忙忙地跟在柳衡身后。两人刚进入酒吧，就看见肖炘杰在两个保安模样的男人带领下，转过拐角朝楼上走去。孙苛刚想跟过去，却被柳衡阻止了。这个美丽的女警诡秘地一笑，点了一杯红酒后，找了个位置坐下，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副耳机，装出听音乐的样子。

孙苛眼睛一亮，一下明白了这个冷漠而狡猾的分队长，早在肖炘杰身上装了微型窃听器。暗中翘了下拇指，孙苛也点了一扎啤酒开始自饮，眼光却不时地瞟一眼拐角的楼梯口。

肖炘杰跟着保安来到六楼，这里的隔音条件很好，下面几层的喧嚣完全听不见。进入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后，肖炘杰在里面找到了蓝色海岸的幕后老板山爷。

山爷的年龄并不大，也就四十六七岁，比燕学斌大不了多少。这个威严的中年人，示意其他人退出后，让肖炘杰坐在他对面，却直到手中的一直雪茄抽完才开口："学斌老弟的事，我听说了。"

肖炘杰没有料到山爷的语气竟这么平淡，在他的印象中，这个仅见过两次面的黑道大佬，对燕学斌的保护不遗余力，他原本以为两人的关系应该极好才对。

山爷对他笑笑，像是看穿了他的心事，道："你以为我不伤心？错了，做我们这一行，从来不会把伤心放在脸上。"

"大叔不是做山爷这一行的。"肖炘杰淡淡地说，向前微微欠身，道："我这次来，不是要山爷为大叔报仇，只是想请山爷看在昔日和大叔的情份上，提供一点线索。"

"人总是逃不脱死的结局，只是早晚而已。从二十多年前，我们就知道早晚会有报应的一天！"

“报应？什么报应？”肖炘杰看着脸色一下变得沧桑和落寞的山爷，问道。

“我说，这是报应！”山爷又点燃一支雪茄，闭上眼，像是享受雪茄给口腔带来的刺激和快感，又像是回味什么。

“二十三年前，我和燕学斌，还有其他几个兄弟一起，曾干了一件大事。”山爷从那些回忆中缓过神来，二十二年的一幕，再次闪过心头。

“二十三年前？1987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一年正是大规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年头。”

“聪明！”山爷赞叹道：“也难怪心高气傲的学斌老弟会收你做关门弟子，尽管你从来没有正式拜过师。”

肖炘杰心猛地一颤，他知道燕大叔很看重自己，但还是没想到他对自己的看重，竟到了如此的地步。

“那年我才出道不久，当时广汉三星堆大量文物的出土，可以说是轰动中外，别说是四川境内和文物走私相关的道上人士都紧紧盯着那块肥肉，就连全国不少刚在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大佬们也闻风而动。可惜的是，当时政府对三星堆文物的重视到了让人心惊的地步，当时不少人都空手而归，甚至有些道上知名的人物也失手被抓，那次的事件延续下来，也让我最终在省城立足无意中扫清了障碍。”

“山爷所指的那件大事，是和三星堆的文物相关？”肖炘杰道。

“是，也不是。那件文物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明显是同一个时代的，但却并不是在三星堆附近出土的，而是离广汉南兴镇七里外的一处古墓里。我当时虽然出道不久，可人面较广，对道上的一些消息还是比较灵通，那件东西一出土，我就立刻得到消息。但我对文物没什么见地，因此约上了和我同一个村子的学斌老弟，还有其他几个愿

意跟我一起打天下的兄弟。

那件文物是一个眼球状的青铜器，连见多识广的学斌老弟也不认识这件青铜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只猜测说可能是一件祭祀用的礼器。那个墓葬，只是广汉当地民国时期一个乡绅的墓，当时还不到六十年，里面除了这件眼球状的青铜器外，就只有一件残破的铜璋和一些同样刻有符文的玉石。我们猜测可能是墓葬主人无意间在三星堆附近挖掘后收藏的，也就没有更多注意它的来历。

学斌老弟却对那眼球状的青铜器上的符文突然感兴趣，在把那件文物脱手前，他拓印了上面的符文，和我回到成都后，就开了个仿制青铜器的铺子一直到现在。而我，也凭着当初卖掉那件文物获得的第一桶金而开始了在成都的打拼……”

“山爷似乎没有说到重点，当初你们是怎么取得那件文物的？按你先前说的当时许多搞文物走私的道上朋友都云集广汉，按你们刚出道的实力和资本，似乎没什么可能获得那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肖炘杰敏锐地感觉到了山爷话里的漏洞。

“这就是我说的报应啊！”山爷苦笑着，然后缓缓地说道：“那样的宝物，足够让疯狂的贪欲湮没人性，我们……杀了那三个盗墓的土夫子！”

肖炘杰没有说话，这个结果他隐隐地猜到了，几个刚出道的年轻人，要想在那个年代获得连政府也重视的同等宝物，除了血腥的杀戮，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被我当年勒死的土夫子，双眼凸出的样子，和学斌现在的死相是那么相似。当时他挣扎着用含糊不清的语气说我们会遭到报应，除了学斌外，我和赵老三，钱鹞子还有已经出国的谢丹森，都对那些话不屑一顾。二十多年了，我们都以为那不过是一个同样算不上好人的家伙临死前的咒骂，却没有想到在时隔多年后

的现在，报应竟然真到来。首先遭殃的是赵老三，接着是学斌，我想，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燕大叔……他当年也动手了？”肖炘杰心开始往下沉，不管怎样，对于一个才出大学校门两年多，还没有经历太多阴暗的年轻人来说，知道自己敬重的人居然参与了二十多年前的谋杀，那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没有。学斌是我们中最心软的，他甚至还为那三个土夫子求情，就算有报应，也应该先找到我才对，学斌老弟，死得有些冤……”

“真要有报应，不会等到现在！”肖炘杰冷冷地说道：“你刚才说的四个人，除了燕大叔和赵老三，其他两个呢？”

“钱鹞子下落不明，谢丹森十年前出国后也失去了联系……你怀疑是他们两个？不可能，学斌在我们几个中人缘最好，当年我们齐心做下那件大事都没有内讧，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更没有理由加害学斌和赵老三！我在省城这么多年，公安内部也有眼线，这次是一起连环死亡案，在省里都挂了号。除了学斌和赵老三，还有三个完全和当年的事不相关，他们两个没有任何动机下手！”

“当年的三个土夫子呢？他们总会有亲人朋友罢？还有当年你们的买家，既然是牵扯到二十多年前的一桩买卖，这些人，都值得怀疑！”肖炘杰分析道。

“如果……真的是当年做下那件事的诅咒呢？”山爷道，见肖炘杰不信的样子，低头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卡片递过去，肖炘杰接过来，是一张印有他见过无数次的三星堆青铜面图案的明信片。

“我听手下的马仔说，你去过学斌死亡时的现场，他脸上的表情，你是否能从中看到几分相似？”

肖炘杰仔细地回想着燕大叔脸上那个让他毛骨悚然的表情，仔细一比较，越看越觉得那个表情和明信片上的青铜人像面具的表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是嘴角勾起的弧度还是凸出的双眼，燕大叔死亡后的样子都几乎是青铜人像的翻版！

“如同法老王诅咒一般的青铜神像诅咒？怎么可能！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有数千件，接触的考古专家和工人也不下千人，从来没有听说有谁受过青铜神像的诅咒，又怎么会如此诡异地让至少五个人都莫名其妙地死去？”肖炘杰道。

“到底是诅咒、报应抑或是什么人在背后搞鬼，总之对方所针对的，肯定是当年的那些人，、炘杰你还年轻，就不要卷入到这件事情中来……”

“我想，我已经卷入了！不管幕后的凶手是鬼还是人，害死自己半个师傅却让我还要装作若无其事不闻不问，这，不是我做人的道理！”肖炘杰看着快要燃尽的雪茄，像是下了某种决心，语气坚毅地说道。

山爷笑了笑，笑容里有掩饰不住的疲累：“在报应降临我身上之前，我或许快要再给你一点忠告。”

肖炘杰竖起耳朵，开始认真倾听，他知道话说到这个份上，这差不多算是山爷的临终遗言了，就算这个曾涉黑的地下大佬这辈子做过不少坏事，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个时候说的话，还是有着一定的道理。

“第一，不要以为你看见的，就是真实的；第二，永远不要和圣山的人起冲突；第三，只要你信，这个世界就是存在鬼神的；第四，要想知道最终的答案，必须想办法破解巴蜀图语。”

说完这三句话，山爷闭上眼睛不再开口，而肖炘杰带着满肚子的

疑惑，却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真实，圣山，鬼神，最终答案，巴蜀图语……这些飘渺的名词从山爷这个准黑道头子嘴里吐出来，反而让他感觉到如在梦中。

山爷站起身，拉开墙上的一幅画，里面俗气地有一个密封的保险柜。

山爷对他笑道："这个地方一点也不保险，可是存放一点小偷们不感兴趣的资料，还是不成问题的。"

肖炘杰勉强笑了笑，在城北，没有什么小偷会这么不开眼光顾山爷的办公室。

打开保险柜，山爷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袋，看了一下后递给肖炘杰。肖炘杰打开来，发现里面大多是拓印的文件，都是他所熟悉的符文——曾经在早至蚕丛王统治的三星堆时期，晚至战国时代都在古蜀国青铜器上大量出现过的巴蜀图语！

"这些资料，是学斌存放在我这里的。他曾说若有一天他遭遇什么意外，就将它们给你，或许有一天，你能接过这个担子，继续研究下去……"

山爷的声音突然嘎然而止，他的眼睛惊恐地瞪着前方，似乎面前有看不见的恶鬼。

肖炘杰心一紧，心底本能地感觉到不妙，紧张地喊道："山爷！"

山爷没有理会他，而是抱着脑袋，痛苦地嚎叫着，他嚎叫的声音是那么大，以至于隔音效果良好的房间也阻挡不了声音的传出。

他的几个忠心耿耿的手下在第一时间闯了进来，看着痛苦地抱着脑袋的的山爷，都是一脸惊慌地大呼小叫着，还有人脸色不善地靠近

了肖炘杰。

山爷的脸色突然变得狰狞起来，那些试图靠近他的手下被他轻易地甩翻在地，似乎他的力气一下变得大了几倍，那些身强力壮的手下，竟然没有个人能拉住他。

他微胖的身子朝镶嵌有落地玻璃的窗户撞去，一指厚的钢化玻璃居然也被猛然间爆发的巨大力道撞碎，然后山爷的身子在窗边顿了顿，回过头来看了在场的人一眼，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所有人都愣住了，山爷的双目凸出几乎要挤出眼眶，带血的唇边犹自挂着诡异的微笑。

“砰”地一声沉闷的巨响，山爷像一只失去力量支撑的玩偶，从窗边掉了下去。等肖炘杰挣开抓住他的两个人跑到窗边时，正看到山爷略显肥胖的身子砸在一辆私家车上，脖子以一个极不正常的角度扭曲着。

一股彻骨的寒意从心底升起，然后瞬间蔓延全身。刚刚还在告诫自己要怎么做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再次以诡异的方式死在自己眼前！现在，他对于山爷先前所说的“报应”，竟依稀有了几分相信。

“山爷！”

“快，快叫救护车！”

“抓住这王八蛋，一定是他害死了山爷……”

楼上传来大呼小叫的杂乱声音，然后是有人急速上下楼的脚步声。最后一句让肖炘杰的脸变得无比苍白。他知道一个黑道大佬的死亡，对于他手下的亡命之徒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管自己是不是凶手，落在他们手上都会成为继任者往上爬的垫脚石。

山爷的死亡诡异得他甚至无从解释，而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

尽快逃出去以免成为这群发疯的黑道分子泄愤的对象。自己根本看不出刚才还好好的山爷是怎么遇害的，这样精确的时间算计，是故意陷害自己还是只是一个巧合？

身处陷阱的感觉开始在心头盘旋，只是，自己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谁会想要对付自己呢？

门再次被粗暴地踢开，进来的是柳衡，她从耳机里听出楼上发生了什么事，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冲了上来。一进门她就拔出配枪对准了屋子里的人，枪口不时移动着，这里出现的情况，远出乎她的意料。

“不许动，警察！”

柳衡见里面的人蠢蠢欲动，柳衡连忙用另一只手从衣兜里掏出警官证，在这些人面前亮了一下，沉声说道：“警察！这里谁是主事人，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警察了不起啊！这里的事，不用你管……”一个在蓝色海岸看场子的大汉叫嚣道。

“废话少说，我已经呼叫总部，这里由刑警大队第三分队接管，谁也不许乱动！”

“警察同志，这个人，很可能是凶手！”

“不……不是我！”肖炘杰知道这件事开不得玩笑，如果警察和这些黑道分子认定了是自己杀害了山爷，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凶手到底是谁由法官说了算！肖炘杰，你作为重大嫌疑人，还是老实点，不要轻举妄动的好。”柳衡警告道，她知道这个时候抓肖炘杰走，实际上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不然落在这些涉黑人员手里，

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第三章 飞车逃亡

等先前就呼叫的前期支援人员赶到，已经是三分钟后了，接着是现场被封锁，一楼大街上摔死的山爷那副诡异而熟悉的表情，让包括柳衡在内的所有刑警三分队人员都皱起了眉头。

肖炘杰被铐在警车上，有三个警员严密地看护，但是那些山爷的手下，偶尔望向警车时不善的目光，却让稍稍镇定下来的他心寒。他知道这个误会或许怎么也解释不清了，就算最终法院判自己无罪，可是山爷的手下绝对不会这么想，自己被牵扯进这件事，就不要想着轻易脱身。

因为燕学斌的关系，对于山爷背后的实力，肖炘杰比一般人更加清楚，他甚至可以预见，哪怕是被临时羁押在看守所，自己也会面临极为悲惨的遭遇，而无论是被毒打还是干脆被杀死，这显然都是他不愿意看见的结果。

山爷交给他的文件已经被警察搜走，那些神秘的巴蜀图语组成的字符成为案件的一个关键点，或许一切的谜题真的如山爷的忠告所说，都在那些巴蜀图语中有所明示，只可惜目前还能看懂这种古文字的人早已经不存在，不管是他还是师傅燕学斌，都只能看懂十七个字符而已，对于有三百来个字符的拓印件，这十七个分散的字符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也无法翻译出来。不仅仅是他，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和考古界对巴蜀图语的破译依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徘徊，真正被识别的文字不到三十个，连进行连惯的阅读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六起了！柳衡仔细查看了城北大佬李半山的尸体后，看着警车中肖炘杰，心里默默地念着。

唯一和前面五起凶杀案不同的是，这次有了比较明确的重点嫌疑犯，不过可惜，这个嫌疑犯在她看来，其实不过是个替死鬼而已。从头到尾，安装在肖炘杰身上的窃听器都在发挥作用，至少从里面的对话看，杀死李半山的凶手不是这个年轻人。

“头，这事怕有点不对吧？肖炘杰刚洗清了嫌疑，怎会如此明目张胆地作案？现场虽然有他的足印和指纹，可他是在几个蓝色海岸保安看着进入李半山的房间，是他客人，而且李半山也是在好几个人的目睹下自己跳下楼的……”孙苛附在柳衡耳边小声说道。

“这个我比谁都清楚，凶手应该不是他！”柳衡扬了扬包中的微型监听录音设备。“不过，虽然肖炘杰不是凶手，但他可能是揭开这个连环杀人迷局的关键人物，更何况李半山的死，也让他的处境极端危险！目前我们只能暂时把他当做凶手带走，或许能从他身上找到一些线索。”

孙苛上了押解有肖炘杰的那辆警车，坐在司机的位置，回过头对一脸麻木的肖炘杰道：“别太担心了，只要人不是你杀的，法律会给你一个公正……”

“我怕的是，有些人等不了那个公正就要有所行动了！”肖炘杰淡淡地道，他知道，对于山爷的手下来说，要想在法律之外致自己于死地，并不是一件太过困难的事情。

肖炘杰说完这话就闭上眼，他要把最近发生的事好好梳理一遍，然后才能确定自己到底该怎么做。今天自己来得太冒失了，原本以为能从山爷那里获得为燕大叔讨回公道的希望，可是没想到竟这么快卷入这起连环的杀人案件中。

这个时候，他越发地肯定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无论是诅咒还是报应，都显得太过牵强，与其相信这个，还不如相信山爷的死，是因为某种强烈的致幻剂。

当年逃走的另外两人，文物买家，还有被山爷他们杀死的三个土夫子的后人，这三方势力，都可能是凶手。只是最后一个的可能性要稍大一些，只要能查出当年盗墓的三个土夫子的身份，或许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光想着指望警察查出一切，这太被动了！

肖炘杰看了看车窗外不时以不善的目光盯向车子的那些山爷手下，心中下定了某个决心。

留下了几个人继续看护现场，警车开动了。走到一座立交桥时，一直闭上眼没有动静的肖炘杰突然动手，带着手铐的双手一阵收缩，竟然滑了出来，左右两个押解的警察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突如其来的巨大力道击晕。

“你干什么！”开车的孙苛大喝一声，猛地一踩刹车，惯性让肖炘杰身子朝前伸出一截，孙苛正要动手，但是肖炘杰那看似瘦弱的身体却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道，一记手刀在他脖子上狠狠斩下，这个刑警队的优秀警员竟然没有支撑超过两秒就和另两名同事一起晕了过去。

长期参加锻炼以及从高中开始就进行的八极拳修炼，让肖炘杰有着远超常人的体力和爆发力，两层楼的距离，在这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突然爆发出的力量，让他自己也感觉有些心惊。

这个时候，后面跟着的警车早已经反应过来，柳衡拔出枪，打开保险，枪口直指着前面的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大喝道：“肖炘杰！别做傻事！”

肖炘杰的身子只稍稍停顿，然后飞快坐上驾驶位，开着警车不要命地朝前狂奔，柳衡没有犹豫，直接开枪，一粒子弹擦过警车的轮胎射入大桥的护栏。

但是枪声并没有让肖炘杰的动作有所停顿，他心中有一种莫名的

恐惧，让他不敢束手就擒，他不知道一旦被抓进监狱，极端不利的证据会让他在法律面前面临什么结局，而山爷背后的势力，又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

这一切都促使他要亲自去揭开真相，他知道这个时候，谁也帮不了自己。

柳衡咬着牙，开车紧跟着前面的警车，她从来不曾想过，那个甚至有点唯唯诺诺的小记者，竟然有这么疯狂的一面，竟然敢袭警然后抢车逃亡。现在，就算他真的没有杀李半山，光是这两条罪名就足够他吃好几年牢饭了。

想来这个惊慌逃跑的小记者，如果知道自己手中有他先前和李半山对话录音这么有力证据的话，就不会逃走了吧。不过看不出来这个表面斯文的家伙竟然有这么好的体质和爆发力，能轻易在被铐住的情况下制服三个警察，这几乎能和刑警队里几个从特种兵退役转业而来，经常像怪物般自虐训练的师兄媲美了。

肖炘杰驾车在市区的小巷中穿梭，最后拐入羊西线，一直朝城外逃去，柳衡连忙打开通话器，脸色阴沉地呼叫支援。

如果不把这个家伙拦住的话，她身为刑警大队三分队长的威严，可就要因为这个大胆的小记者丧失殆尽了。

警车中的肖炘杰，只感到心跳加快，但整个人却显得极端冷静。他将车速几乎提到了极限，在通往都江堰的这条道路上飞速地前行着。体内的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让他处于一种身体上极度兴奋，但大佬又无比情形的状态，在高速开车的同时规避所有危险，同时还能仔细分析自己可能会面临的窘境。

这种感觉让他体会到莫名的快感。大学毕业两年多，在经历了头年刚进职场时的激情洋溢后，后面差不多都是在混日子而已，然而现

实早让他磨圆了菱角，也起不了挣扎的念头，或许生命中唯一有点意义的，也就是在燕大叔的教导下对古蜀文明那点好奇心带来的求知欲。现在这种驾车狂奔的举动，换了以前是他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情。

在冲出三环后不久，车刚进入郫县境内，肖炘杰就知道再这么意图明显地开下去，前面肯定会面临拦截。而车上的三个警察也有快要醒过来的迹象，后面的那个叫柳衡的女警还紧追不放。

不过，一旦开始逃亡，就没有回头路了吧……

肖炘杰将油门踩到了底，然后义无反顾地朝前冲去，他的目的地是茂县，赵老三死亡的地方，在那里，或许能查到包括燕大叔和山爷死亡的原因！

后面的柳衡不可能把车开得像肖炘杰那么疯狂，渐渐地随着肖炘杰的加速，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柳衡的脸上却露出一丝笑容，开始通知队里取消疑犯逃亡方向的拦截，只做做样子就行，然后她开始思考要怎么写好这份报告。

前几天在警察局，她不止在肖炘杰身上安装了微型窃听器，还有一枚定位仪，无论他逃到什么地方，她都有把握将肖炘杰找出来。

这个或许是唯一的活线索的家伙，或许会带给自己一个极大的惊喜。她窃听了肖炘杰和山爷的对话，已经多少揣摩到了肖炘杰此时想凭借个人的努力而找到真凶的想法，毕竟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逃亡，都说明了他在朝着她预想的目标在迈进。

这个神秘的连环案子已经困扰了她许久，自从主动请缨要破获这个案子以来，她就没有真正有放松下来的时候，肖炘杰这个愣头青的介入，却让原本完全没有线索的案子变得有些柳暗花明起来。放任他的逃亡，实际上却未尝不是另一种迂回取胜的战略。

柳衡和肖炘杰的距离越来越远，从最开始的几十米，到后来的近一公里，等肖炘杰开车经过都江堰后，柳衡和他的距离已经有三公里的样子。

这样的情况终于开始令柳衡担心，毕竟就算有跟踪定位的装置，可她也不敢保证肖炘杰会不会以为摆脱追踪而选择换装易容。那样一来，只要他换掉装有定位仪的衣服，她便失去了一切追踪的手段，而逃亡中的肖炘杰，只要一停下来，换装的可能性几乎高达九成。

但他毕竟不可能无止境地跑下去，从对讲机里和同事的联系中她已经知道，肖炘杰开走的那辆警车，油箱并没有加满。按照他目前的速度，他到达汶川境内后，肯定会停车或者想其他办法。

一路紧跟着信号源，肖炘杰逃亡的方向不出所料，是想要到茂县的方向。前面的许多路段都在几年前的地震中损毁，重修修复后早已经恢复了交通，但是这条路车辆不在少数，很多都是开往川西的旅游区的，再要像之前那段路一样亡命狂奔已经不可能了，在还有二十公里就进入汶川县城时，柳衡已经从追踪器里发现对方离自己不过一公里。

她刻意放缓了一点速度，但是再向前开出一段距离后，却突然感觉不对，在她的印象中，肖炘杰虽然是个并不多言的地摊报记者，可是能在戴有手铐的情形下能轻易击晕三名警察后夺车跑路，这样高明的身手以及决断，都不似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应该拥有的。

就算他最初的目的真的是茂县，可是经过这几个小时的狂奔和思考，再冲动的心态也应该冷静下来，这一路为了给他放行从而获得关键的线索，所有的拦截都不过是做做样子，一次两次还没什么，这样的事多了，难免他不会怀疑。

想到这里，柳衡加快了速度，半个小时后，在快要接近汶川县城公路上，她见到了被遗弃在路边的警车。

她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希望那个肖炘杰不要做什么傻事，如果那三个同事真有什么事，就算肖炘杰最终为破获这起诡异的连环凶杀案立下什么功劳，也远远不足以抵消在这个过程中犯下的罪过。

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却发现里面是被绑住手脚的三个同事，其中孙苛和一名警员的衣服被人扒下，身上披着的，竟然是肖炘杰的衣服！

“怎么回事？”一边为三个同事松开绑住手脚以及赛在嘴里的布条，柳衡一边瞪了眼睛没好气地问。

孙苛一脸的阴沉，没有说话，显然作为一个深受还算不错的刑警，却被一个犯罪嫌疑人这样对待，这让一向以自己职业作为骄傲的他有些接受不了。

“那小子换了我的衣服跑了！”旁边那个警服被扒下的刑警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换的警服？这么明显的目标，他到底想干什么？”柳衡深深地皱起眉头，肖炘杰如果真的想深入大山，穿普通人的衣服要比一身警服隐蔽得多。

“那小子很狡猾，他抢了小孙的配枪，然后穿着警服拦了一辆车，估计是想伪装警察到他的目的地……”

“方向？”

“还是往汶川的方向走的，不过不知道他最终是会到茂县还是理县……”

“他还带走了什么没有？”

“那叠从他手里缴的文件，全是鬼画符一类的复印纸……”

柳衡心中大体有了计较，肖炘杰的目标，应该依然是茂县境内的龙门山脉，不过他怕是只知道那个叫赵老三的遇害人死亡的地点的村落名，对于一个成都来的外地人，要想在绵延数百里的龙门山脉中找到那样一个小村落，沿途光是问路留下的线索就足够她以及其他同事追踪了。

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去寻找一个村落中的线索，甚至不想死不惜袭警逃亡，这个人，还真是疯得可以！

肖炘杰停下车，在树丛中将身上的警服换下放进后备箱里，然后穿上孙苛那套便服。

现在他终于稍稍轻松下来，其实在路途中，当他轻易地度过一道道关卡后，他便明白自己身上一定有什么追踪装置，所以那些警察才有恃无恐地想要通过跟踪取得破案的契机。

他并不知道柳衡手上有能证明他清白的证据，这样的证据不仅能让他在法律上获得清白和自由，甚至可能打消山爷手下的报复。如果他清楚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不会选择这条最冒险的道路的，毕竟袭警，抢警车警服甚至配枪逃亡，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大罪。

可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留下，要么是一起冤假错案，要么被山爷的手下逮住受三刀六洞的酷刑。这两样都不是他愿意选择的，而另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对那个脾气古怪，一直只以大叔相称的师傅的死，心中还是莫名地有着愤怒和亲手复仇的欲望。不管造成那些诡异死亡情景的是什么神秘力量还是有人在搞鬼，亲自去揭开谜题，或是揪出幕后主使都是他希望得到的结果。

放弃这辆车他多少有些不舍，这辆仗着警服和手枪硬抢下来的越野车性能远比刚才那辆警车要好，最关键的是油箱是加满了的，足以

支持他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可是为了迷惑警方的视线，他却不得不在离汶川县城仅两公里的地方就开始徒步前行。

他的确是想前往茂县，不过他并不准备经过汶川后就直接沿龙门山脉前去，而是要绕极大一个圈子，经理县和317国道，最后从黑水县折返回来。

这样以来原本一天的路程被拉长到了好几天，但是最大的好处却是可以混淆警方的判断。

茂县那里是连环凶案的第四起，前面分别是广汉、郫县和北川，自己经过这个方向逃亡，就算警方用猜也会知道他的目标很可能是茂县，至多不过是茂县东北方向的北川。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居然会在汶川就乘坐长途汽车前往理县！这是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办法，只要警方的判断出错，一定会把精力放在茂县，可是如果他们将自己的照片和通缉令发往各地的安检点，乘坐长途汽车无疑是自投罗网。

第四章　眼球崇拜

肖炘杰的运气还算不错，柳衡对于他的目的地判断，几乎没有任何疑问地把搜查的重点放在了汶川前往茂县这段路程，而有意无意的放水，也让他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前往理县时一路上的安检。

在理县，他重新从地摊上买了一身廉价衣服在公共厕所里换上，然后将警察的衣服放在一个大的黑色垃圾袋里，随手扔进了一个垃圾桶。算了算手中的现金，怕是只够这一路上的车票就没什么剩余。尽管肖炘杰卡里还有一万多块钱，可是此时的他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用银行卡取钱的，能否取出来不说，那无疑是在告诉警方自己身在何处。

在理县稍稍休息，坐车了开往黑水的长途大巴。路途遥远，他买的是卧铺，下午五点开车，到晚上时行程还走了不到五分之一。肖炘杰迷迷糊糊地睡去，朦胧中，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站在巨大的青铜神树下，神树的顶端，是一个如同眼球般的巨大青铜器，和山爷曾给他看的文件中那件被他们二十多年前卖出的青铜器照片一模一样，等他恐怖的发现自己眼眶中有血泪流出来惊醒时，才发现外面已经黑透了。

虽然身在成都，也到广汉的三星堆去看过几次，那些造型独特的青铜器也曾给过肖炘杰巨大的震撼，他无法想象几，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怎么运用最原始的工具创造那样的金属奇迹的，可是这些几千年前的青铜器一旦因为某些原因变得诡秘起来，在面对他们用现代审美来看奇怪的造型时，肖炘杰本能地感觉到一丝畏惧。

就在他胡思乱想时，旁边却隐隐传来说话的声音。如果是平常的声音也就罢了，偏偏说话人的声音他依稀有些印象，并且他们讨论的

内容让他一下睡意全无。

他很快抓住了其中的关键词：青铜神树，眼球崇拜，圣山，巴蜀图语……

肖炘杰的心猛地提了起来，接着车内昏暗的灯光，发现说话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他的脑子中闪过一个人的身影，老头的轮廓似乎明朗起来，白天他就觉得这个老头有些面熟，只是最近高度绷紧的神经让他一时没想起在哪里见过。

“沈教授？”迟疑着，肖炘杰轻轻地喊道。

声音一下停了，老头似乎抬头朝这边望了一眼，“嗯”了一声，问道：“是我。这位先生是？”

果然是他！

肖炘杰没有猜错，这个人就是一直致力于古文明研究的沈万年教授，一个在世界上都十分知名的考古和历史学家，而他最丰富的研究成果，正是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等古蜀文明的！

奇怪，以沈教授的身份，不管他要到什么地方去，都应该有专车才对，怎么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坐长途大巴？

“我曾在川大听过你的课。”肖炘杰并不打算透露自己的身份，不管怎么说，沈教授都算是一个大人物，谁也不知道，到达黑水后，会不会有当地政府部门的相关机构前来迎接。

沈教授“哦”了一声，压低了声音，继续和旁边的年轻人讨论，这下肖炘杰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在黑暗中笑了笑，像沈教授这样的大人物，能搭理一声就算不错了，他也不指望对方就因为有过一面之缘便

表现得如何热情。

只是再度翻身睡下的时候，肖炘杰摸到了文件袋中的那叠拓印的巴蜀图语。

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冲动，他知道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如果要他自己去破译，很可能一百年的时间也不会知道这些文件中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对于沈万年这样的古蜀文明专家，虽然完全破译这些拓印本有些困难，若只是从中找到一点有用的线索，却并非没有可能。

但是如果把这些资料给沈教授，会不会暴露自己？肖炘杰狠狠地挣扎着，最后终于下了决定，低声问道："沈教授，听说你是研究巴蜀图语的专家？"

沈教授"咦"了一声，犹豫了一下，终于说道："略有研究，这位先生有事吗？"

"我这里有一些拓印本，想请沈教授帮忙看下……"

对面传来翻包的声音，然后一束灯光亮起，显然是沈教授刚才在找手电筒。

车内发出一阵轻微的抱怨声，肖炘杰犹豫了一下，还是分出一半的拓印件递了过去。

电筒的灯光很快移在了文件上，先前和沈教授对话的年轻人也凑了过来，借着灯光，肖炘杰看清楚了那是沈教授的助手苏从云，一个十分优秀的年轻人，据说是沈教授的关门弟子。

有些紧张地等待，过了十多分钟，沈教授才抬起头来，一脸严肃地问："小伙子，这些东西，你从哪来的？"

“沈教授，这里面到底写的什么？”肖炘杰忽略了他的问题，道。

“具体的这么短的时间我也看不出来，只能说着是一篇祭祀用的祝文，应该是古蜀蚕丛王时期，对待罪大恶极的渎神者的诅咒……”

听到“诅咒”两个字，肖炘杰没来由地心一紧，难道，难道说真的有诅咒这回事？

“诅咒，应该是古蜀国的先民们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自然现象无法完全理解而臆想的吧……”肖炘杰小心地套问着。

“中国有句俗话，‘子不语怪力乱神’，三星堆的文物是否真有什么神秘力量，我想87年的那次考古挖掘的工作人员是最有说服力的，他们之中从来没有人遭遇什么诅咒……更何况，这些诅咒是针对渎神者的，什么才是渎神者，这在三星堆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一旦谈到专业上的东西，沈教授一下就来了精神，哪怕面对的，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

“纵目现象呢？沈教授对此有没有研究？”心中一动，肖炘杰想到所有在连环凶杀案中死亡的人，都有双目极端凸出的情形。

“《华阳国志·蜀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蚕丛，也就是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可能正是因为当年的先王蚕丛双目凸出，最后这个形象就成为三星堆青铜人像的一个标准，经过艺术化的夸张，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纵目人像。不过，也有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在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现在，这个地区依然严重缺碘、要靠国家推行的加碘食盐才避免甲亢病的流行。你应该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有不少学者都认为，蜀王蚕丛很可能是甲亢病患者……”

“如果是因为患病，那似乎无法解释古蜀国的眼球崇拜！”

沈万年再次露出惊讶的表情，他实在没有想到，即使是在旅途上偶遇的一个年轻人，对古蜀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都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地步。古蜀国最著名的是太阳崇拜，从三星堆出土的高大青铜神树所表达的意象，以及其他相关文物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了解古蜀国太阳崇拜，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可要知道极少有人知道，甚至在学术界都存在争论的眼球崇拜，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就十分了不起了。他突然对这个偶遇的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联想对方曾在川大听过自己的课，算算时间那应该是三年前，也就说这不过是刚毕业一两年的学生。

“古蜀国文明对于眼球的崇拜，一说是因为蚕丛王‘目纵’，而另一个说法，却涉及到古蜀国的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习俗。蚕丛部落作为华夏先民的一个分支，传说是黄帝之孙颛顼家族的一个旁系被分封到现在的蜀地做侯伯，然后才在蜀地渐渐建立了古蜀国的前身，作为黄帝子孙的一个分支，对龙的崇拜和中原地区的先民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不同的，便是古蜀国崇拜的是‘烛龙’！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烛龙和中原地区流传的‘青龙’相比，形貌十分奇特：人面、蛇身、赤色，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生得特别——直目！晋代郭璞注云：‘直目，目纵也。’所谓‘纵目’，就是眼睛凸出于眼眶。因此，古蜀国先民将对龙这一部族图腾的崇拜，进一步提炼为单纯地对‘纵目’现象的崇拜，从而有了蚕丛王时期三星堆青铜文明那几乎无处不在的纵目神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沈万年两眼放光，一说到他最感兴趣的领域，旁征博引，丝毫不在意自己现在躺着的，是一辆长途客车上的软卧。

本来他渐渐提高的语调引起同车人的不满，但是大家听他说的都

是些神秘的上古之事，竟然都没了睡意，甚至还有人催他继续说下去。

只有个身子矮小但是看着很是精悍的羌族汉子，嘴角露出不屑的笑意，听了一阵后就重新闭上眼，不再理会上铺的这些书呆子说些什么。

肖炘杰暗叫不妙，这样下去，只要车到站后这些人中无意间向周围的人说漏了嘴，警察很容易就联想到自己根本就是准备绕一圈后前往茂县。

“沈教授，你们怎地会挤这趟车？按理说你们的研究，和这条路线没什么关系才对……”

“因为我们得到消息说，在理县和黑水之间，有人发现了一座……”沈教授刚说了一半，却突然住口，警惕地盯着肖炘杰，随即看了看手里拓印本，很是犹豫了一阵，像是考虑到对方就算知道了也不一定能找到那个地方，终于低声说道：“有人发现了一座古墓，里面出土的文物，初步断定，有可能是和比三星堆时期还早几百年的。如果被证实是真的话，那将弥补古蜀国一个文化断层，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来我们是打算走茂县进入黑水的，可是刚到汶川就得到消息，汶川到茂县的路被泥石流冲毁一小段，正在紧急施工，至少要两天才能恢复，只能从理县这边绕了。”

车里的人显然不明白这样的话语意味着什么，倒是先前闭眼的羌族汉子，却竖起了耳朵，显然沈万年这句话，让他十分感兴趣。

肖炘杰暗叹自己幸好没有在汶川直接坐车去茂县，不然就被堵在半路了。他不再多问，他知道这种事如果再多说，就显得自己别有居心了。

“那么，关于这些拓印件中提到的诅咒，会在现代人身上出现

么？”

“你说的是最近发生在茂县，还有成都的几起离奇死亡案件？”不等沈教授回答，他旁边的助手苏从云已经抢先问道。

肖炘杰点了点头。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这样的讨论再继续下去，自己暴露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可是，能遇到沈万年这样对古蜀文明有深厚研究，甚至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教授，这几乎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

“不管外表看来有多么诡秘，但就我多年从事古蜀文明研究来看，所谓的诅咒，完全是无稽之谈！”沈教授很是肯定地说。

肖炘杰稍稍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能得到一个权威人士的这么肯定的回答，他心中对那个诅咒的恐惧都淡了许多，剩下的，也就是如何寻找线索，最后找出幕后的凶手！

接过沈教授递过来的拓印件，看着他依依不舍的样子，肖炘杰几乎就想主动要他到理县后复印一份，只是考虑到警察可能对自己的关注，不得不把这个念头打消。这些东西若真的能让沈教授进行研究，想必很快就能找出关键的线索。

沈教授想了想，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件已经残破不堪的青铜器，有点像是人的眼睛，长度仅十来公分，透着神秘和诡异的造型，更布满的符文，出现最多的符号很像是一个小写的“d”。

“这个是？”肖炘杰心跳突地加快，这个东西他太熟悉了，这是山爷当年卖出去的那件文物，他在山爷那里看到过同样的照片，不同的是山爷处是一张老照片，而沈教授手上这张，明显是才拍摄不久的。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收藏的文物之一，刚才没有注意，现在才想起上面的符文，竟然和你给我看的拓印本有八九成相似……”

肖炘杰心跳得厉害，这么说，沈教授的朋友，或许就是当年的买家？

像是一道闪电在心头划过，他将一条条线串联起来，分布成都以及周边的数起离奇死亡，二十多年前的血案和文物买卖，还有刚刚在理县和黑水县之间发现的上古墓葬……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古蜀文明以及纵目青铜器进行的，它们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

“难道说我手中的这些拓印件，就是当年从沈教授朋友搜藏的那件文物中得来的？”肖炘杰故作惊讶地问道。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不过，我朋友手中的那件文物，其实是赝品，真品我至今也没有见过。我想，这或许是上面的符文有少许差异的原因所在！”沈万年唏嘘道，当年即便是为了看看那件赝品，也是求了那位好友许久，对方说上面记载的符文事关重大，就算有一个地方理解错了，对古蜀文明传承的一个重大秘密的挖掘就可能出现偏差。

赝品比之真品，本身就有了些许的差异，而最关键的符文，沈万年万万没有想到那件赝品会出现那么明显的错误。如果说这个年轻人手中的拓印件是拓自真品的，那么对于研究那件重要的祭祀青铜器，甚至是整个古蜀文明的宗教习俗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想到这里，沈万年的眼神中散发出一丝热切的光芒，只是在昏暗的车灯下，肖炘杰完全没有发觉。

“这件文物的真本，也不知道现在落在谁的手里。要说我得到这件文物的符文拓印件也是偶然，对这些也不是很懂，这些鬼画符式的东西，如果沈教授觉得有用，干脆送给你好了。”肖炘杰说道。

“真的？”沈万年一下直起身来，却不料碰到汽车顶棚，但他顾不得疼痛，一把抢过肖炘杰手中的拓印件，开始从头到尾地仔细研究。

“不过我有个条件，希望沈教授如果真的研究出什么东西，不要忙着向外界公布，至少……至少也要等上一年半载，并且我要优先知道这些研究成果……”

“区区一份分不清真假的拓印件，居然还提这么多要求，你不嫌过分了么？”沈万年还没来得及回答，他旁边的弟子兼助手苏从云已经冷冷地说道。

苏从云不过才二十五六岁，却已经取得首都大学历史硕士的学位，目前正在沈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可以说是年轻一辈中极为杰出的人才，加上不错的家世，让他对于肖炘杰这个半路遇到看不出来路的家伙，很是看不起。

现在对方只凭着一份拓印件就要求如此之多，按照他的性子，只是冷冷地嘲讽几句，已经算是十分客气了。

“那……算了吧，这些要求，的确是过分了些……”肖炘杰像是满不在乎地说道，他知道自己越是表现得热切，这对考古师徒上当的可能性就越小。

沈教授看了弟子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如果你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个要求，也不是不可以……”

肖炘杰淡然地一笑，道：“其实很简单，给我这份资料的人，其实也是对于三星堆文化极为痴迷的，我答应过他，一旦，知道拓印件中秘密，一定要让他先于天下所有人都知道。不过可惜，我学识粗陋，光是凭着自己的一知半解去研究的话，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什么成果。沈教授是古蜀文明研究中造诣最深的，我相信以沈教授的学识，这些符文的秘密迟早会被揭开，我只是想拿着这个秘密告慰我那名死去的朋友，两位不用担心我是想抢夺这些研究成果……”

“难，太难了！”沈万年摇头道：“小伙子，你不要以为老头子我听

起来是对古蜀文明深有研究的教授，就以为我对这个神秘莫测的文明有着远超常人的了解。实际上，对于三星堆、金沙等古蜀文化来说，所有人都只是小学生！那个赝品中的符文我仔细数过，一共是三百五十多个，而这些拓印本中的符文比赝品还要多上大概十来个。那件文物的真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刻蚀有符文最多的祭器！但是真品的下落恐怕已经不可考了，这些拓印件就成为解开通往古蜀文明之门最重要的钥匙之一……”

“多上十来个字符，就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肖炘杰问道，对于古蜀文明的了解，除了图书馆的资料外，他大多是从大叔那里得到的，他知道这种被后世称为巴蜀图语的符文，迄今都是一个未解之谜，沈万年居然说因为这份拓印件，就有可能解开古蜀文明的秘密，这实在有些夸张了。

“你不知道其中的关系这可以理解，除了这件祭器外，在三星堆发现的刻画有最多符文的祭器，也不过是一百五十多个。而对于一种语言的破译，最低限度都需要掌握八百个以上的词汇量，可是到现在为止，世上发现的巴蜀图语符文一共才两百多个，我勉强能掌握的还不到一半，甚至连不成十分之一有意义的句子！有了这三百八十多个字符的加入，结合其他零散的字符，只要花些时间找到字符之间使用的规律或者是排列的密码，破译巴蜀图语的把握，将至少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肖炘杰喃喃地重复道，他原本以为沈万年教授这么自信满满，是有着八九成的破译把握，没想到就算有了这份拓印件，把握也还不到一半的一半！

“不要小看这百分之二十，比起以往完全是瞎蒙来，这在考古界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了！”

“那也不对吧？你先前说赝品上的字符也有三百六十多个，现在

不过是增加了十多个，怎么突然一下就成了关键了？”肖炘杰突然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赝品上虽然只是少了十多个字符，可是这些字符的排列顺序却是可能被打乱了。要知道对于古文字的破译来说，顺序的排列是十分重要的，要不然光是拿着独立的单个字符，就算是有全部的超过两千的常用字符，也不一定能找到其中正确的语法联系！”

肖炘杰点点头，很是诚恳地说：“好吧，沈教授，不管结果是怎么样的，我都希望这些拓印件在你手里，发挥应有的作用！”

沈万年重新接过那些拓印件，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电话和邮箱，只是在向对方要手机号时却被拒绝了。肖炘杰这样一个明显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居然说不喜欢用手机，将来一定会主动联系他。

真是奇怪的年轻人，对古蜀文明有一定了解，却又固执得连手机这种现代化的通信工具也不屑使用。沈教授有些感慨地想到。

这一点莫名地赢得了他的好感。实际上，他也是极端厌恶使用手机这样的现代化工具。好在除了一些学术活动外，他的工作都都在野外完成，经常深入到一些没有信号的地方，手机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一个摆设，让他少了许多烦恼。

第五章 黑水墓葬

在拓印件送出的一瞬间，肖炘杰知道自己是在进行这一生最大的赌博。

警方终究会通过这条线猜到自己头上，而只要自己什么时候主动联系沈万年教授，那么沈万年和警方只要以提供拓印本的研究成果为理由，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诱捕自己入网。

他赌的是沈万年教授拿着那些资料，绝对不会轻易地泄露，因此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落入警方视线的可能。同时，他也赌沈万年教授能尽快破译出那些资料中秘密，为他揭开那六起连续死亡案件提供有用的线索，并最终借此为自己洗刷掉冤屈。

不管是哪一种赌博，实际上肖炘杰胜利的可能都微乎其微。沈万年这样的名人，又可能马上接触到一个重要的古墓，这个新闻线索媒体绝对不会放弃，而一旦曝光，只要他言谈中涉及到这部分拓印件，终归会让警方怀疑到自己头上。至于破译巴蜀图语找到六个人死亡的原因，这恐怕是需要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

唯一可以欣慰的是，自己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到连绵数百里的龙门山脉，这个多地震的不稳定山脉，就算出动再多的警力，也不一定能搜索到自己。

想到这里，肖炘杰除了害怕之外，更多的却是微微地兴奋。

很早以前他就幻想着什么时候一个人进入到原始丛林中，不借助任何现代化的工具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只是没想到这一天真正到来时，却是以一个逃犯的身份。

只是偶尔在心头闪过父母的苍老面孔，肖炘杰心头有过一丝后悔和茫然。

或许这个时候最伤心的，就是正被警察“了解情况”的父母了吧！

他脑子里又闪过那个叫柳衡的女警冷漠的面孔，他知道这个女警在自己身后追了数个小时，最终虽然成功甩下她了，但是，似乎总有什么地方不对。

那个女警坚毅冷漠的面孔下，总像是藏着一丝不为人知的狡黠。

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就像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被那种狡黠所算计一样。

不过，这应该不可能吧，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连自己这个当事人都完全没有预料到事情会糟糕到现在这个样子，那个一脸冷漠的女警，又怎么会提前布置什么呢？

唯一可能在算计自己的，或许正是和二十二年前的血案相关的人吧！不管是那三个屈死的土夫子的后人，还是神秘的买家，以及山爷口中的另外两个同伙，如果是出于一个能获得更大利益的目的，算计自己这个小人物，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肖炘杰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也没听清楚一脸兴奋的沈万年教授，到底在和他的徒弟苏从云在嘀咕着什么。

等到长途大巴达到黑水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点了，肖炘杰下车后，也不准备在黑水多加停留，而是想等到六点半的第一班车前往茂县。

虽然这么做有点冒险，可若去旅馆补足瞌睡的话，因为要检查身

份证，暴露的可能性无疑会极大。

在候车厅等候的时候，肖炘杰又看到了沈教授师徒。

沈教授看到这个有些特别的年轻人，立刻走过来打招呼，在交谈中肖炘杰得知，他们是要等早晨前往黑水边缘一个镇子的班车。

这让肖炘杰多了几分兴趣，毕竟先前在长途大巴的时候，沈教授提到过他和徒弟苏从云要去的是一座可能比三星堆时期还要古老的墓葬。

随着对巴蜀图语的了解渐渐深入，肖炘杰对三星堆前后时期的古蜀文化，都突然有了强烈的兴趣。这让他多少有点明白燕大叔生前为何会对那些青铜制品如此着迷，在看着它们的时候就像看自己的孩子，甚至还隐隐透着狂热。

对于任何一个了解了巴蜀古文明的人来说，那些几千年前的青铜工艺品，独特的造型和高超的工艺，都是透着令人痴迷的光芒的。

沈教授似乎犹豫了一下，最终，他还是发出了邀请：“小伙子，如果你时间不紧张的话，和我们一同去看看那座古墓怎么样？”

肖炘杰一愣，他没有想到沈教授会发出这样的邀请，毕竟对沈教授而言，那个新发现的墓葬一定是有巨大的价值，才会顾不得省文物局安排的专车和器械，也要连夜乘长途大巴赶过来。换了是普通的墓葬发现，就算等上一两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就是这样明显十分重要的墓葬，他居然邀请一个只见过一面，甚至双方都谈不上什么了解的年轻人，这简直是让人看不出这老教授是心思太过单纯还是热心过度了。

如果肖炘杰是别有用心的话，邀请他前去甚至可能给整个探险队带来危险，更不用说沈教授自身了。

这些年随着国际买家热炒国内文物，不少文物都被炒到了天价，比如一件元代的青花瓷，就被炒到了一亿多的天价；还有清代的十二生肖兽首，不过区区一两百年的历史，工艺也一般，居然价值数千万。这让人惊叹疯狂的同时，也让国内再度掀起了一场盗掘古墓的热潮，而网络上的一些盗墓小说也应运而生，着实火了一把。

按理说，在不清楚肖炘杰底细的时候，沈教授是绝不应该贸然邀请他一同前去的，肖炘杰甚至能看得出来，沈教授绝对是完全出自真心的，没有半点客套的成分。或许唯一有点不高兴的，便是他身边的底子苏从云。

这个长相远比肖炘杰高大英俊的年轻人，身上似乎似乎有一股贵气和傲气，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对于半途结识的肖炘杰，也始终带着一点戒心。

对于他的身份肖炘杰其实万分好奇，不管怎么说，依对方表现出的穿着和气度，应该是某个富商或红色贵族的后代，而不应该是在山野间东奔西走的考古学家的弟子。

“我倒是想一起去见见世面，只是这样，合适么？”肖炘杰小心翼翼地问道，其实他心中早就心动，俗话说大隐隐于市，现在他真受通缉，如果能和考古队一起研究那座墓葬，恐怕警方就是想破头也不会想到要找的嫌疑犯，居然会和一位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在一起考察一座新发现的墓葬。

“按理说是不合适的，不过是作为我特邀的客人，想必也没有人会反对。”沈教授微笑着说道。不过他说这话也完全不是夸张，以他在国际国内考古界的地位，别说是要带一个特邀的客人，就是再要带几个，恐怕也没人敢说什么。

国内的考古学家很少走出国门，在国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有沈教授算是一个异类。虽然他主攻的方向是古蜀文明和巴蜀图语的

解密工程，但是除此之外还他还根据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帮助发掘了南美的一处玛雅遗址和中亚地区的几个墓葬，可以说硕果累累，国内考古界或许有人资历比他更老，学识也比他更丰富，可说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却很少有能出其右者。

国人向来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习惯，一个在国外挣得了声名的学者再度回国，就会无形中得到不少的尊敬和好处，也不知这算是悲哀还是什么了。

“老师，这个人底细不明，如果带他前去，我怕万一……”苏从云在一旁皱眉说道。

肖炘杰眉毛一扬，刚要反驳，沈教授已经呵斥道：“不要乱说，我看这位小兄弟绝不像坏人，何况，能轻易拿出那样一份价值巨大的拓印件的人，也不可能对那个还说不清里面有什么的墓葬起什么坏心。再说，我们是无意间在车上遇见，难道你还当人家早有图谋不成？”

苏从云张了张嘴，终究不再多说，肖炘杰苦笑一声，这对师徒倒是有趣，一个直接说他可能是坏人，而另一个居然也当着他的面分析他到底有没有图谋，难道做学术的人，对于人情世故都是如此不通么？这些话，应该是背着他再来讨论的吧？

最终，肖炘杰还是和这师徒俩一起坐上了开往那个小镇的班车，这一路上苏从云很少和他说话，他也懒得搭理这个高傲的年轻人。好在一路上沈教授极为健谈，从沈教授身上，肖炘杰对于古蜀文明和巴蜀图语的了解，又多了一层，这也让他在佩服沈教授博学多才的同时，对古蜀文明有了更大的兴趣。

或许在那个小镇的墓葬之行，会带给自己意想不到的好处吧！

到了小镇后，和早已经等候多时的年老向导以及两个民夫会合，

肖炘杰才得知要前往那个墓葬，还要骑两三个小时的马到达一个山村外面，然后再走至少五六个小时的山路。

这让肖炘杰吃惊的同时又开始佩服起那些考古工作者，他早知道野外考古极为辛苦，却也没有想到居然辛苦到了这个程度，要知道一个连公路都不通的地方，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很少了。

何况考古工作者都不是轻装前行，还需要大量的设备和物质跟着一起，就算能动用专门的挑夫或民工，但是自己的身体素质若跟不上，这一路上还是会累得够呛。

好在肖炘杰自小身体就很好，加上长期练习国术，身体的爆发力和耐力都远远超过一般人，这让沈教授吃惊的同时，也让苏从云加深了戒备。

这年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到处都是，但是身体素质像肖炘杰这么好的，却绝对不多见。

到了墓葬已经是当天下午四点了，沈教授到了后直奔现场，那里已经有两个工作人员和四个民夫在，设备也运送了一批最简单的前去，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挖掘，但前期的探查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看到沈教授的兴奋劲儿，肖炘杰有些咋舌，这一路走来，就算身体底子不错的他都感觉有些累了，就更别说是沈万年这个年近六十岁的老人。至于羌族向导纳杰达虽然年纪和沈教授也差不多，可走惯了山路，这点路程根本就不算什么。

反倒是那苏从云，一路走来气息悠长，看起来竟然游刃有余。

高手。肖炘杰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两个字，这个苏从云，绝对不简单，也难怪他年纪轻轻就如此自傲，本身就一副将上至八十下至八岁的女人通杀的帅气形象，看上去家世也绝对不差，再加上很可能十分

不错的身手，每一样都让这个年轻人金光闪闪，自傲一点，也在所难免。

“娃子，这个墓，可是不该开啊。”喷出一口水烟，纳杰达老人在肖炘杰耳边轻轻说道。

“哦？纳杰达大叔怎么不直接告诉沈教授？”

“不行咧，村长亲自交代了要配合沈教授工作，不然明年的村提留，就不给我免了……”纳杰达憨憨地说道。纳杰达是羌民，其实在黑山县，除了汉人外，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是藏族，羌人之占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羌民都是分布在汶川、北川和茂县一带。

“这个墓，有什么不对么？”肖炘杰心中一动，问道。

他观察这个墓已经有一阵了，发现这个墓葬的确有些奇怪，周围的泥土很新，最多也就十天左右的样子，看来很可能是被盗掘过的。

等肖炘杰说出自己观点，纳杰达却只是摇摇头，然后看了看忙碌的民夫和几个考古工作人员，有些神秘地说道：“这个墓，是受了天神的唾弃，是被诅咒的弃民之墓！”

肖炘杰听到“诅咒”二字，心里突然打了个突。如果说当初燕大叔死得有些莫名其妙，他还有些怀疑是有人为了燕大叔的仿制青铜器而下的毒手，那么发生在山爷身上的诡异死法，却让他这个曾经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开始仔细地思考诅咒这种看似毫无根据的事。

当初山爷当着他的面那诡异到令人心颤的死法，如果说和诅咒没有半点关系，他简直找不到其他的因由来解释了。

而现在，这个羌族老人，一直对那个墓畏畏缩缩地不肯靠近，本来他还以为是对方敬畏死者，本想到居然是这个缘故。

“大叔，你怎么知道这个墓是被天神放弃的诅咒之墓？”肖炘杰问道。

被天神放弃，也就意味着灵魂得不到安歇，是失去庇护受到诅咒的罪民，这样的人，或者是生前犯了渎神的罪过，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死得太过蹊跷。

“羌人的墓葬形式有不少，主要的却只有三种，火葬、土葬和岩葬。一般五十岁以下死的才土葬，五六十岁以上死的被认为是寿终正寝，是大吉，通常选择火葬，死后被埋入火坟场。只有婴儿早死才进入岩洞进行岩葬，此外还有一部分生前具有神力的巫师，死后也会进行岩葬。凶死或传染病死者虽然也必须火葬，但不能进火坟场。你看他们取出来的泥，没有半点火烧过的样子，也就是说这是在其他地方烧了尸体后将残肢埋在此处的。墓的外围也不遵忌讳用白石垒砌，白石上还刻画有不少镇压鬼怪的符文……墓的原主人明显是大凶而死，要是没有诅咒，我这双眼珠子就挖出来给小哥你。” 纳杰达一本正经地说道。

“是凶死的古羌人的墓？既然尸体都被烧了，难道还能作怪么？沈教授又知道这些么？”

“沈教授是有大学问的人，比我们寨子里的释比知道得还多，怎么可能不晓得？不过你要是觉得凶死之人只要烧了尸体就无法作怪，就大错特错了。” 纳杰达抽了一口水烟，说道。他口中的释比，就是羌族的巫师一类的人，是传说能沟通鬼神的大神通者。这些释比头戴猴头帽，腰挎羊皮鼓，没有文字传承，但对于口耳相传的释比经典，却能背得一字不漏。这样的奇异的传承方式，也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可是最终还是找不到这群神秘而稀少的老人传承的方式。

每个羌寨都有自己的释比，没有释比的寨子，那是不完整的，纳杰达将沈教授和寨子里最受崇敬的释比相提并论，对于沈教授的推

崇，也大大出乎肖炘杰意料。

“既然沈教授都没说有什么不妥，纳杰达大叔你还担心什么？”肖炘杰淡淡地说道。

“你这娃子懂什么？如果真的是被天神唾弃的罪民之墓，就算当初烧了尸体，但是这样的罪民的灵魂还是可能作怪。沈教授正因为学问太大，所以才不信这些，我也是看你感觉有缘，才告诉你，总之，你小心一点没有错。” 纳杰达冷哼道，看那样子，好像有一点不高兴。

“纳杰达大叔，别这么小气啊，怎么会看我感觉有缘的？”肖炘杰毕竟是做了两年记者，变脸挺快，立刻笑嘻嘻地追问道。

“你的眼睛，看上去像我们羌族人的很像，纯朴，睿智，眼眶突出……” 纳杰达有些凝重地说。

肖炘杰一愣，他在报社混了几年，若说眼睛里还有纯朴二字，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或许唯一还算优秀的品质，应该是坚持吧。

坚持燕大叔的恩情一定要还，坚持要自己找出洗脱冤屈的证据，坚持着心中那颗不安分渴求冒险的心……

至于眼眶突出，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眼眶，然后突然愣住了，冷汗顿时流了出来。

他知道自己的容貌虽然算不上英俊，可也是中上，对于自己的眼眶，他自然熟悉无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摸上去感觉到微微的突出。

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燕大叔还有山爷死后的诡异表情，双眼极度突出，脸上却带着诡异的微笑……

他打了个寒战，心中一片茫然。

诅咒，真的存在么？并且还找上了自己？

第六章 册封还是封印

肖炘杰对于民间一些神秘的传言和忌讳，虽然不完全相信，可还是知道有些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毕竟这世上有许多东西都无法完全用科学道理来解释清楚。如果换了以前他对这种事最多是将信将疑，可是亲身经历了山爷之死的他，对于诅咒两个字，就分外敏感，心中的惶恐顿时升了起来，再看向那个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的墓葬的时候，眼神中就有了些畏惧。

沈教授似乎交待完了什么，独自朝这边走过来，对肖炘杰道：“怎么，感觉有些枯燥无聊？”

“哪里有，我和纳杰达大叔聊得正愉快。”肖炘杰努力挤出一个笑容说道。

“那就好，我还有些后悔带你来，不是怕你心性不好，而是怕你这样的年轻人，耐不住寂寞。”沈教授的语气中带着点可惜。虽然现在考古和文物收集都被媒体炒得很热，但实际的考古操作，其实是一件非常枯燥非常辛苦的事，绝对不是看看风水走势然后打个洞取出墓葬中的陪葬品那么简单。

考古工作者和盗墓贼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一个是只希望得到墓葬里的珠宝盒值钱文物，另一个却完全是带着保护性发掘的目的，对于一切有文化和历史价值的东西都不放过，整个挖掘过程会极为缓慢，就算是清理出的泥土，也要细细筛选后，确认没有任何价值才会倒掉。

这个过程对于现在浮躁的社会风气来讲，很少有年轻人能吃下这

个苦，因此沈教授这么一问，也未尝没有道理。

“怎么能这么说，你那个弟子，不就是既能吃苦又有耐心么？”肖炘杰笑笑，望了望还在挖掘现场指挥着几个民夫忙碌的苏从云说道。

“那小子的确是肯吃苦，不过他之所以这么愿意这么做，是有原因的。爱好仅仅是一个方面，你应该看出来，从云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培养出来的，这样的弟子，虽然极端优秀，但要继承我的衣钵，却几乎不可能。早晚有一天，他会按照家里的安排接手那一笔庞大的财富，现在的一切，不过是到时候值得回味的磨练意志的经历罢了。”沈教授淡淡地说道。

对于这个弟子将来的路，他几乎已经能够看清楚。或许不少人都会羡慕苏从云的家庭，可是对这些富二代官二代来说，虽然生活上什么都不缺，起步点也比同龄人高了十倍百倍，但是得到这一切，却无疑会损失作为一个普通人选择未来道路的权力。

时间在枯燥的前期挖掘中不知不觉地过去，现在出土的已经有十来件打磨粗糙的石器，还有两块碎掉的玉石。但是那个盗洞的发现，还是让沈教授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心都沉甸甸的，现在光是夯土层上方的发现，就已经让人惊讶了，更不要说被那些盗墓者偷盗走的东西了。

“沈教授，你感觉这墓中有价值的东西还在么？”肖炘杰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个谁知道？希望来盗墓的人眼力没有那么高明吧。”沈教授有些无奈地说道。其实他何尝不知这完全是一个奢望，既然敢吃倒斗盗墓这碗饭，打下这个盗洞的人如果没有点眼力，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不然的话，怕是宝贝没有找到，却连裤子都赔进去。

纳杰达过了晚上后就变得有些神神叨叨的，不时地拿出家传了不

知多少代的白石护身符，一遍又一遍的抚摸祈祷着。他祈祷的话都是当地的羌语，除了沈教授能依稀听懂个别单词外，肖炘杰只感觉是在叽里咕噜的连一个字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鬼神，弃民，天罚……”沈教授听了一阵，摇了摇头，说出这样几个词汇。

“这是什么意思？”肖炘杰十分好奇，同时对于先前纳杰达说的那些话，又有些警觉。或许这个羌族老人，真的知晓些什么连沈教授也忽略的东西。

“纳杰达的祈祷辞里的部分音节。他念得太含混不清了，我的羌语又不是十分精通，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沈教授皱眉说道。

“先前纳杰达大叔给我提到过，说这墓有些不对劲，可能……可能有不干净的东西。”

“就算有，也是最初打搅墓主人的人受到惩罚吧？这个墓被盗掘的痕迹太明显了，实际上，如果不是被盗墓者发现，我们也不知道在理县和黑水之间，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墓葬。”

“这墓是先被盗墓者发现的？这里荒郊野外，你们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你这几天应该看新闻吧？前几天在茂县，曾经出现了一个离奇的死亡事件，有个人死在茂县的一个山村外，死状极为恐怖，据说当时看见的人都心悸不已。”

“是不双眼极度向外突出，但是脸上却挂着诡异的微笑？”肖炘杰感觉身上的寒毛都竖了起来，这个墓，竟然真的和诅咒，甚至是和燕大叔以及山爷的死有关？

世间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吧？难道说，是因为冥冥之中有什么联

系，所以才得到指引前来这里？肖炘杰很快把这个念头强行挤出脑子，然后听沈教授还会说些什么。

“你知道？”沈教授有些惊讶。

肖炘杰回忆了一下当时山爷对这件事的描述，然后有些不确定地说道：“我还知道在茂县死的那个人叫赵老三，是一个土夫子，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盗墓贼，他干这一行至少都有二十多年了。”

“想不到你知道的倒是挺多。这个墓，就是被赵老山发现并盗掘的。我也是听一个省文物局的朋友说起来才得到消息赶过来。”

“如此说来，赵老三的死，和这个墓也许有着联系？”肖炘杰紧张地问道，如果能解开这个谜题，那么不管是燕大叔还是山爷的死，或许都会有个解释，而他身上杀了山爷的冤屈，也可以洗刷了。

“我可不相信，一座几千年前的墓，会有诅咒。赵老三的死，要么是人为，要么是感染了墓中的某种毒术，总之，诅咒这种东西，太过虚无缥缈了。我宁愿相信人死之后在一些特定的幻境下会留下一些执念影响到心绪不稳的人，也不相信这些诅咒之说。真要有诅咒，老头子我参与的重大考古事件也有几十起了，早就不知道被诅咒死多少次了。”沈教授爽朗地笑着说。

“当时是怎么发现他和这个墓穴的联系的？”肖炘杰换了个角度问道。

“赵老三有记笔记的习惯，在他的尸体上，警方搜出的笔记，详细地记录了他是怎么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到这个墓葬的所在，然后从这里面拿出了那些文物，其中一个青铜鎏金面具，恐怕价值不在三星堆博物馆的黄金面具之下，是属于无法用金钱估量的无价之宝。”

肖炘杰心中一动，问道：“那个鎏金面具呢？找回来了？”

“没有，据说后来还发生了几起同样的事件，死的人多多少少都和文物走私和赝品制作有关，所以现在警方怀疑这是盗墓集团内部的纷争，只是故意弄出这么诡异的死亡现象来混淆视听。”

肖炘杰亲身经历了山爷的死亡，知道事情绝不会是如沈教授所说的这么简单，至少，对于山爷的死，他可不相信只是简单的被人暗算杀害，而从沈教授口中得到的这些内部信息，也对肖炘杰十分有用，不管自己能否在这个墓葬中发现大叔死亡的原因，光是这些消息，就值得他继续冒险跟在沈教授身边。

他甚至能够想象，在这只简陋的考察队开始准备回成都的时候，沈教授的关系网已经足以让他知道案件的最新进展，那个时候沈教授有八成以上的可能会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和目的。

时间已经不多，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快打开这个墓葬，看看里面还剩下什么东西，又是否对找到燕大叔和山爷以及那个倒霉的盗墓贼找老山死亡的线索。

时间一点点过去，可是工程的进度依然十分缓慢，到了下午四点过的时候，墓葬上方的夯土层终于被一点点清理出来。按照沈教授的解释，在最初的时候，其实这个墓的外围原本不过是人工夯土堆筑的一个小土包，土包上应该有竖立木桩祭祀遗迹，周围是一圈罕见的白石垒砌成的防护栏。这一点也是最让纳杰达感觉忌讳的。在羌族传统的丧葬习俗里面，几乎没有人会这么做，就算是几千年前的古羌人也是一样。

可是现在，墓葬表面的土包和木桩都已经随着岁月消失不见，这个墓只剩下埋在地下三米多深的墓体。在墓体周围，有人工挖掘的壕沟，现在壕沟已经被后来土层填满，但是通过周围泥土的分析对比，还是能依稀看出一点当年的痕迹。

墓葬为长方形，葬式为单人葬，周围是石制墓室。墓室的顶早已

经被暴力打开洞，依稀露出中间焦黑的木棺，木棺有焚烧过的痕迹。沈万年猜测当年下葬的时候是直接在墓内焚烧棺板及人骨，这种火葬方法烧得不透彻，里面应该还有残肢，且贵重陪葬品也和棺木一起焚烧过，恐怕会受到较大的损坏。

不过，从赵老三能得到那件青铜鎏金面具来看，怕是值钱的东西已经被全部拿走，现在只希望还能剩下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

现在考古队已经出土的文物，大多是价值不大的石器，墓葬的顶部已经有打开过的痕迹，明显这是被赵老三等人盗掘过的通道。这些盗墓贼的手法十分老练，在三米多深的地表，居然能准确地找到地下墓葬的位置，然后开一个仅仅容一人通过的小洞就敢下去，连墓葬顶端的石板，也能够选最薄弱的地方开一个能容忍进去的洞，是在匪夷所思。

不过盗墓作为民间江湖三教九流中的一支，传承的时间也已经有几千年，几千年的时间，就算这是再下作的一项职业，也足以发展处一套沿袭多年极为有效的方法来。

“该死的盗墓者，他们只要听到一点风声，就会立刻赶过来，这个墓中值钱的东西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估计就算开了墓室的顶，也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了。”沈万年有些忿忿地感叹道。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墓中的东西真的有价值的话，自然有那些按捺不住心中贪欲的人前来。再说，如果不是他们，这次沈教授又怎么可能知道在这大山深处，居然还有个古蜀早期的墓葬呢？”肖炘杰说道，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说不清好坏的，如果不是赵老三发现这处的墓葬，并且试图将其中一部分文物出手，也不会挖出这条线索让考古队得知这里有古蜀墓葬出现，肖炘杰和沈教授也不可能在长途大巴中相遇。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注定对古蜀文明都有所关注的两代

人，会在这个地点会合在一起，然后共同找出其中隐藏的秘密。

“等明天从省城运过来的器械到达，就开墓吧。今天晚上大家都轮流守夜，免得到时候还有盗墓者想要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文物。”沈教授最终叹了口气，有些萧索地说道。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五点过了，眼看再过两个小时就天黑，经过了连续的乘车和奔波劳累之后，沈教授其实已经疲乏到了极点，只是见到这座可能很有价值的古墓的时候，一股精神支撑着他，这才没有的倒下呼呼大睡。

墓室的顶部都是厚厚的石材，没有专业的器械，如果仅靠人力的话，这里的几个民工很难将之完成地开启。如果使用炸药的话当然另当别论，可惜这是考古发掘，不是如同民国时期开启慈禧墓的军阀土匪一样能完全靠暴力去破解的，那样一来，里面就算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恐怕也会在爆炸中尸骨无存。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几个民夫也停止了手头的工作，开始搭建帐篷。帐篷是野外探险队专用的，虽然只是几根合金金属杆支撑起防水耐磨的帆布，但是极为结实，除非是倒霉遇上大型猛兽，否则住在里面还算安全。

粗略地吃了些带来的速食食品后，所有人几个一组，分头钻进帐篷中。每个人都分了一条睡袋，人钻进睡袋里面虽然外表看上去像是一条粗短的蚕，却极为暖和，根本不用担心黑水山间的夜晚温度降低。

肖炘杰和沈教授、苏从云还有纳杰达大叔一起分在一个帐篷里，这让他极为满意，毕竟这里的人都是他比较熟悉的。现在他唯一祈祷的就是明天上山运来设备的考古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外界关于他的消息，否则到时候他肯定要被误会是倒霉者的同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和沈教授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巴蜀图语，还有这座墓葬可能的发现之后，肖炘杰开始将话题引向白天纳杰达所说的被神遗弃的罪民。虽然夜里讨论这样的话题很是有点渗人，可是帐篷里的几个人除了纳杰达外，好像对这个话题都不感觉到害怕。

“任何宗教，包括原始宗教中都有人生而有罪，需要得到救赎的传说，古蜀文明的祭祀活动，也有这样的原因在内。这个文明是神权统治的文明，部族甚至是王国的祭司，在整个权力体系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若说有人是被神唾弃的罪民，不如说是得罪了祭司，因此才被打击的政敌。”苏从云听着两个人津津有味的讨论，突然插嘴说道。

“这也未尝没有道理，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神权一直是占有重要的位置。即便是到了商周时期，一切国家大事，都需要通过占卜吉凶来进行决定，与其说是当时的先民愚昧，还不如说即便是到了国家占据世俗统治地位的时期，神权依然有着让人敬畏的魔力。”沈教授想了一下，赞同自己弟子的观点。

肖炘杰想着纳杰达所提到的诅咒，还有燕大叔和山爷的离奇死亡，突然问道：“那么，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古代之所以神权一直存在于世间，直到商周后才开始消退，是因为在商周时期之前，神都存在过？包括当时的占卜、巫术，在最晚到商周的时候，曾经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这怎么可能？”沈万年和苏从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师徒俩对望一眼，最终沈教授笑道：“如果说古代，嗯，就按你所设想的商周之前，巫术这一类东西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世界各族的历史都要改写，至少，属于神话传说那一部分，要被认为是真正的，值得历史学家研究的东西。”

“那你还不如说是神话时代止步于商末周初，毕竟周灭商，刚好

对应神话时代的封神榜，商灭亡后所有的妖魔鬼怪神仙修士都被封为神灵，之后几千年甚至无神可封，最终才会出现帝王以圣旨册封神灵的可笑举动。”苏从云冷冷地说道。

“其实我要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如果传说中有一部分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到商周时期，或许是出了某件事情，比如封神这个传说，最终导致神灵的消失……”

“就像某些无聊学者所说的，封神榜不是册封神灵的，而是封印神灵的？”苏从云被气乐了，在他看来，眼前这个年轻人明明就是只懂得一些粗糙的概念，对于历史文化，其实完全是个一知半解的普通人，偏生口才还算不错，颇能牵强附会强词夺理。

“封神榜，封神……到底是册封神灵还是封印神灵？这些，真的只是无聊学者口中的无稽之谈么？”肖炘杰小声地喃喃自语道。

他的脑子中像是闪过了什么东西，但是正当他想要拼命去抓住的时候，却偏偏只能干着急，什么也抓不住。

第七章　夜半邪降

最终讨论因为陷于僵局无疾而终，肖炘杰精神高度紧张了一天多，这个时候能够睡觉了，原本应该很快就睡过去，可是他却总感觉像是有什么大事发生，怎么也睡不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等他迷迷糊糊地睡过去的时候，在朦胧中，他发现自己正在一个烟雾缭绕的地方，他四处寻找，却怎么也找不走出迷雾的出路。强烈的孤寂和恐惧袭来，他在浓雾中漫无目的的奔跑，却是没有尽头，只是感觉迷雾的深处，有一双冰冷的巨眼，在盯着自己。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那股冰冷的气息，却一直从皮肤渗透到骨子里去，让他情不自禁地感觉到彻骨的寒冷。

那是站在食物链最顶端的生物，面对最低贱的食物时才会有的不屑目光。肖炘杰知道自己在那道目光下，只是微不足道的蝼蚁，这样的威压让他心中的恐惧无处发泄，甚至连大声的喊叫也办不到。

黑暗中隐隐地露出半张脸来，像是用青铜所铸就的，不，那本身就是青铜……

高七八米，宽五六米的青铜人像，让肖炘杰看着那鼓起近两米的双眼就感觉心中发怵，而青铜人像嘴角勾起的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的表情，更是让肖炘杰想起那六个离奇死亡之人的面孔。

他们，都是因为渎神而受到诅咒的！神！这个戴着巨大青铜面具的不明生物，高傲，冰冷，带着对人类的不屑，让肖炘杰感觉他正面对的，正是一个高高在上，理所应当享受众生膜拜的神灵！

你，终于来了！

一个威严的声音在他的心中响起，就像是来自远古的记忆被唤醒，这个声音已经存在了千年万年，只等着他的到来……

肖炘杰猛地惊醒过来，周围的浓雾渐渐退却，但是心中却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呼喊着。

你——终——于——来——了！

肖炘杰的背上全是冷汗，他无法形容自己在刚才的梦中遇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怪物？神灵？或者是其他什么不知名的生物，总之，那高高在上的冷漠眼神让他感觉十分不爽，但同时又带着万分的畏惧。

在那个家伙的眼里，他不过是不屑一顾的蝼蚁一般的存在，是被作为食物也应该感觉到庆幸的低劣生命，在那个戴着巨大青铜面具的生物面前，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所有自尊都似乎被无情地践踏，狠狠地踩在脚底，找不到能翻身的理由。

那真的是神灵一般的生命，肖炘杰敢肯定在今晚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类似的生物，即便是在好莱坞的电影里也没有看见过，可他偏偏在梦境中看清楚了这个生物所显露部分的每一个细节，虽然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头颅上戴着的青铜面具。

面具完全使用青铜所铸造，只是在眼眶的位置，有一圈斑驳的黄色，像是镀过金但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已经脱落斑驳了一样。面具上的双眼位置上方，密密麻麻地刻满了他既感觉熟悉但又不认识的符文，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符文和他在山爷给他的拓印件上看到的符文依稀有些相似，也就是说，这些符文应该是巴蜀图语无疑，只是上面的字符，明显比拓印件上的多得多，只怕最少都有几千个。

肖炘杰感觉到无比的荒诞，自己一定是白天对于那些拓印件太过

专注，所以晚上才会做这样一个奇怪的梦吧？不管怎么说，梦中出现的那个奇怪的巨大生物，未尝不是因为自己精神太过紧张的缘故。

是自己在害怕么？在害怕那几乎无孔不入的通缉于搜查，还是害怕山爷的手下的报复？不管哪一种，都可能化身梦中那个巨大的生物，或者，那生物只是一种意象，代表了自己心底最害怕的东西？

肖炘杰毕竟是学过一些简单的心理分析，当他开始剖析自己的梦境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已经醒了这么久，可是还没有看见纳杰达大叔。

对于这个向导，肖炘杰可以说很有好感，毕竟这一路上纳杰达大叔光是给他讲的一些羌寨的趣闻，就让他放松了许多，再也不是先前那样像一张上紧了弦的弓，绷得紧紧的，随时都可能因为外界的刺激而折断。

离他清醒过来已经二十多分钟了，纳杰达还没有回来，这样的情况绝对是不正常的。考虑到纳杰达大叔的年龄，今天晚上的守夜根本就没有安排他，基本都是几个民夫和两个工作人员轮流进行，纳杰达大叔现在都没有回来，就算是晚上起夜，也不可能这么久。

肖炘杰从睡袋中钻出来，没有惊动沈教授，想要轻轻走出去，但是脚踝却突地被人抓住了。他一惊，转过头，借着依稀的月光，发现时苏从云。

“到哪去？”苏从云低声问道，声音冷冷的。

“纳杰达大叔去了快半个小时还没有回来，我出去看看。”肖炘杰心中有些生气，这个苏从云对人一只冷冰冰的，好像对他很是不满，因此强压着被怀疑的怒气，语气有些不愉地说道。

“好，我和你一起去，稍等。”犹豫了一下，苏从云说道。

肖炘杰等了两分钟，苏从云已经穿好衣服，他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从睡袋旁边取了一根拐杖，这原本是沈教授的。

两个人走出帐篷，四处巡视了一圈，都没有发现纳杰达的踪迹，最后走到墓葬坑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守夜的那个民夫居然昏睡了过去。

肖炘杰走过去，想要推醒这个不怎么负责的民夫，可是手刚一碰触到这个民夫，却忽地一惊。

这个民夫的身体僵硬冰冷，明显已经死去了多时！

他骇得接连退了几步，苏从云冷冷地扶住他，问道：“怎么？”

“这个人，已经……已经……死了！”肖炘杰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手下意识地朝后腰摸去，那里有一把抢来的92式手枪。里面八发子弹一粒也没有用过，他用了很大的毅力才忍住没有将枪拔出来，要不然到时候恐怕会真的引发误会。

苏从云听了他的话，明显呆了一下，最终走上前去探了一下那人的鼻息，然后脸色阴沉地望着肖炘杰，最终说道：“叫醒所有人，都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被叫醒的人中那几个民夫有些骂骂咧咧，白天他们忙了一天，好不容易晚上可以睡觉，却被突然叫醒。人在熟睡当中被叫醒时脾气一般都比较暴躁，这些民夫自然不会例外，不过，当所有人听说有一个守夜的民夫已经死亡后，却都一个激灵清醒过来。

死人了，居然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死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还是第一次遇见。

沈教授也被吵醒了，这个时候的沈教授完全没有了睡意，他经历的考古活动大小不下百次，在考古活动中有人意外受伤或死亡也不是

没遇到过，可像这次这样，一个白天还完好无损的健壮民夫，到了晚上守夜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亡，这不得不说是生平头一次。

“还差两个人，你们帐篷内的导游纳杰达，还有另一个叫赵东的民夫！”一个工作人员清点了一下人数，然后说道。

“你怀疑是纳杰达大叔和那个赵东杀了这个民夫？”肖炘杰有些不悦地说道。

“我当然没有资格怀疑他，不过，所有人都到齐了，就差他们两个，那就说明了状况只可能是两种，要么他们是凶手，现在潜逃了，要么就是……他们也可能遇害了！”

“现在不是讨论凶手的时候，在找到真凶之前，我们这些人怕是都有嫌疑，现在谁也不许单独离开，大家都聚在一起免得给了凶手机会，等明天送器械的工作人员来之后再让他们下山报警。尸体不要轻易移动免得破坏现场。”沈教授考虑了一下，说道。他不是不想马上就打电话报警，可是这里是大山深处，离最近的村子都有至少五个小时的路程，周围根本就没有基站，没有备海事卫星电话的他们，现在基本上算是与世隔绝。

“死的人叫钱陶，是三天前我们在附近村子请来的民夫，身份没有可疑的，是当地老实本分的农民。”一个叫孙科的工作人员补充道。

就在众人犹豫的时候，另一个考古工作人员李昀突然指着一个方向说道：“你们看，那边好像有烟。”众人心中都是一凛，这里山高林密，墓葬本身是在半山腰上，一旦着了火，他们这些人就算想要逃也无处可去。

“去看看，所有人一起。”沈教授当机立断。

“可是，这里的墓怎么办？”孙科有些犹豫，他知道有些盗墓者手

段多动作快，怕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没关系，冒烟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就算有什么动静，我们也能马上赶过来。”苏从云说道，然后带头朝那边赶过去。

毕竟这里是死了一个人，众人心中多少都有些发毛，立刻一起朝冒烟的地方赶去。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等众人到了，却突然被眼前的状况给惊呆住了。

赵东被人钉在一根木桩上，双手合十抱在胸口，脑袋歪向一边，眼睛中和嘴角都有血丝不停渗出，脸色异样地苍白，虽然胸口还在微微起伏，可明显已经是出气多，入气少了。

这还不算，在他的身前不远处，有一堆柴草正在燃烧，只是因为现在是深夜露气太重，那堆柴草才一直没有燃烧起来，只是不停地冒烟。

众人先前看到的浓烟，也正是这堆柴草冒出来的。

这还不算，地上有两堆枯骨，被人摆放成两个相反的符号，两个符号和木桩形成品字形，中间是以鲜血洒在地上画了个繁复的阵图般的图案，看上去诡异异常。

“这，这是怎么回事？”众人打了个寒战，虽然都明知道赵东没有死，可是谁也不敢上前去解救，就连和赵东比较谈得来的孙科也是一样。

现在的情形，太诡异了，诡异得完全不像是一般的凶手能够做出来，道像是某种邪灵的祭祀仪式，而赵东，明显就是那个可怜的祭品。

没有谁会和自己的生命过不去，没有人会想要像赵东一样，成为下一个被钉在木桩上的可怜虫。

“邪……降！”沈教授咬着牙，最终吐出这样两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字。

肖炘杰心中一动，想起白天纳杰达对自己说的话，说这个墓是受到神灵唾弃的罪民之墓，难道说，是因为他透露了天机，才让古墓中的怨灵苏醒出来作怪，还是有人故意在以这样恐怖的方式，在隐藏什么事实的真相？

“沈教授，你见过这种情形？”肖炘杰问道，现在的纳杰达胸口已经不再起伏，看来随着血液的流出，这个名叫赵东的民夫，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十多年前听一个老人提起过，不过以为那是无稽之谈，就没有注意，想不到今天居然看到真的有人中了这种邪降。”

“邪降……听起来好像是南洋一带的降头术，应该是用来诅咒某个人的吧，怎么现在看起来，更像是在举行某个祭祀的仪式？”孙科有些不解地问。

“邪降是一个统一的称呼，确切地说是指一切以黑巫术、血咒或毒物设诅邪术，并不单单是指南洋一带流行的降头术。比如在台湾就流行灵降和蛊降——蛊降其实就是我国湘西一带的流行的蛊术的变种。在香港，则一般是药降、声降和符降，至于马来西亚、泰国等南洋一带的降头术，一般是药降和飞降。药降仅仅是入门而已，飞降才是真正高深和危险的降头术，一共有十二种，其中最著名的飞头降，让人的脑袋连着脏器无端离体，这也是‘降头’这个名字的由来。”肖炘杰脸色有些古怪地说道。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钻研世界各地的灵异事件，对于流行于南洋和港台一带的降头术，倒是知道得不少。

孙科的脸色顿时变的苍白，虽然他身为一个考古人员，对于各种奇形怪状的死尸都见惯不惊了，但是听闻这样邪门的法术，还是禁不住有些害怕。

“也许，这不过是有人故意摆成这样子让我们害怕的吧？什么邪降，完全都是些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李昀脸色也有些发白地说道。

“这种东西，也不完全都是无稽之谈，至少我在香港的一个朋友，在谈到邪降的时候都深信不疑，他认识的人中，还真的有人中过仇家设下的降头，后来还是请了香港一个十分有名的风水师，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化解掉。”苏从云也是一脸的凝重。

“难道不可能是那个风水师和人串通好，来骗取那人的钱财么？”孙科反驳道。如果刚才这话时沈教授说的，他自然不敢多说什么，可若只是他的弟子，双方身份就算还有差距，但是却不至于到连反驳也不敢的地步。

“这种东西虽然在大陆很多都被视为迷信，但是港台地区，你可以去打听一下，完全不相信的到底有多少？既然你这么自信眼前的情况不过是有人在搞鬼，那为什么不将这个民夫的尸体取下来？”苏从云冷笑道。

孙科顿时哑口无言，眼看着当前的情况如此诡异，谁知道去碰触被钉在木桩上的尸体，倒地会不会将这诡异的邪降引到自己身上？有时候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而是这些未知的邪门法术，如果人真的有灵魂的话，这样的邪门法术会不会让人就算是死也得不到解脱，要永生永世地受到邪降的折磨？这样的情况，让人想想就感觉可怕，就算是不相信这世上有如此诡异的事情，可也不敢轻易去拿自己的小命尝试一下。

肖炘杰转过身来，对着有些失神的沈教授说道：“沈教授，你既然看出这是某种邪降，那你知道解救的办法么？难道说，我们几个要在这里等待明天送器械的人上山，然后再找人下山去报警么？这一来一回，恐怕至少都要一天，这几天天气炎热，恐怕到时候这些尸体都

腐烂，更是查不出到底是有人行凶后故意弄成这样子吓唬大家，还是真的有什么邪降一类的事情存在。”

“不，这不是南洋一带的降头术，也和湘西的蛊术没有任何联系，这是西南地区古巫术的一种。其实这世上大多数邪术，还有国内古代流行的茅山术和天师伏魔术，都是出自一个最古老的流派——巫。”沈教授脸色稍微回复了些，有些感慨地说道。

“巫？传说中的巫，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外，在汉族的传承里，在国家层面已经有两三千年没有巫的存在了吧？最多也就是在一些偏远山区，还有一些巫婆神汉搞些骗钱的勾当。”肖炘杰皱眉道。

“巫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只是些巫婆神汉以驱鬼治病来骗钱那么简单，在几千年前，巫师是一个国家权力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国家大事，都要事先让巫经过请神仪式后烤炙龟壳或牛骨来进行占卜后才能执行。在当时，巫的地位仅次于国君，而在更早的部落时代，巫的地位甚至比部落的酋长更高。”

“这个问题，我们几个小时前还讨论过神权和在国家演变中的变迁。沈教授说得不错，巫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个时间也许是几千年甚至更长，或许在人类文明开始启蒙，面对天地自然的无穷威力却无法理解而只能心怀畏惧的时候，巫就已经产生了，这个时间，就算说是自石器时代以来有数十万年，也毫不夸张。”肖炘杰补充道。

“不管是古代的巫，还是现代可能残留的一些分支，所进行的活动无非是几种：一，沟通神灵进行祸福吉凶的占卜；二，治病；三，采用某些特殊的方法设置诅咒。第一种延续发展成为今天各种五花八门的占卜术，第二种就是利用草药治病的最原始的中医，自古巫医都是不分家的。而第三种，其实就是当今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巫术，包括邪降、蛊术、茅山术、湘西赶尸术在内的各种匪夷所思的法术，

归根溯源都不过是原始巫术发展到现在的各个不同的变种而已！”沈教授在研究古文明的时候，对于古代的神权和君权的关系、原始宗教体系以及各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巫术邪术等，都有过系统的了解和研究，现在说到这些，完全是信手拈来，却将其余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当然，古代的巫术延续到今天到底还有多少灵异的成分，谁也不敢保证，我唯一能够告诫大家的，就是这些东西部可全信，但也不可完全不信。”沈教授继续说道。

“但是这和眼前这两个人的死亡有什么关系？赵东死得如此蹊跷和诡异，我们若明白背后的凶手到底想要表达什么，那么剩下的人恐怕还会遭遇不测。”肖炘杰苦笑道。他现在简直是骑虎难下，发生了这些事，他要是想要单独逃走几乎不可能，就算被他仗着那把枪逃走，但是这个罪名八成都要栽在他的头上了，可若是不走，明天送器械的人一来，知道情况就会马上下山报警，最迟后天，最快明天晚上，警察就有可能赶到，到时候他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明天警察赶到的时候找出真凶，而在这个过程中还得小心自身不要被这些诡异的事情缠上，否则就追悔莫及了。

“这个邪降，看上去应该是讲究以血肉为引，以灵魂为媒，沟通鬼神，让鬼神赐予力量，保护不该受到打扰的事物，同时这应该还具有一定的继承功能……似乎是上一代巫，传授巫力给下一代的仪式。”沈教授考虑了一下，说道。

“保护不该受到打扰的事物……是那个墓吧？这么说来，那个墓……恐怕真的有问题！那个盗掘出青铜鎏金面具的赵老三，不也像是受了某种诅咒而死的么？至于继承，就太不可思议了，这里似乎没有谁有成为巫师的潜质。”肖炘杰道。

“但就算是墓中的什么东西闹事，但是那东西可能将一个大活人钉在木桩上，然后再在人下面点上一堆柴草么？”孙科还是有些不相

信地说道。

“可如果是墓中的什么东西，控制住某个人的思维，然后这个人才不得不按照墓中的那东西的意思办呢？”肖炘杰反驳道。

“越说越邪乎了，不就是想说那墓里有鬼么？先不说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鬼这回事，鬼能控制一个大活人的举动，那也未免太扯淡了。”孙科忍不住嚷道，这样的气氛本就诡异异常，可偏偏这几个讨论的东西，更是让人打心底里感觉到一股寒意。

“鬼神之说，一向都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如果一个人坚信这墓中有什么东西，也相信这东西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那么被这东西所控制，也不是不可能。”肖炘杰越来越感觉到这件事蹊跷至极，并且脑子里总是会晃过那巨大的戴着青铜面具的生物的身影，那完全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你的意思是说，纳杰达大叔相信那墓里有鬼，所以才可能受到控制，并做出这些事来？”孙科皱眉问道。

“总之，如果是一个人做的话，他总要有作案的动机，若大家都找不到动机，加上确定这是某种邪降的仪式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是墓里的某些东西，不希望我们打搅到它。”肖炘杰淡淡地说道。

他有一种感觉，那个墓绝对不能开启，尽管这只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墓葬，除了一个长方形的墓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附属的结构，更不要说一些帝王大墓的复杂地宫了。可是，这个墓现在给他的感觉，却分明是里面有着某个了不得的东西，这东西如果一旦出世，最终带给他们这群人，甚至这个世界的，都将是一场谁也不愿看见的灾难。

那究竟是什么灾难他现在还完全没有头绪，但是再强烈的好奇心，也被他死死地压制住，要知道好奇不仅仅是能害死猫的，害死人

更是轻而易举。

“不好，我们这么多人都集中在这里，那个墓甚至没人看守，会不会如我们先前猜测的，这根本就是调虎离山之计？”孙科突然大声喊道。

众人一个激灵，然后快速商量了一下，分成两组，肖炘杰和孙科以及两个民夫留在这里，而沈教授师徒和李昀以及另外两个民夫，则赶去墓葬处。

第八章　血色咒文

沈教授他们刚走，剩下的四个人不由自主地往中间靠拢了一点。

在面对未知的力量的时候，相互靠拢一些就算没有实际的作用，可总会自我感觉到多了一些安全感。

“孙先生，你说这到底是咋个回事哦？这趟活路，钱没有挣到几个，连命都要丢球老。”一个和赵东同村子的名叫赵大壮的民夫有些心虚地用当地方言说道。

孙科苦笑了一声，没有回到。现在的状况他也完全搞不懂，他能够如何回答。

肖炘杰望着地上以鲜血画出的图案，还有渐渐燃烧起来的火堆，一咬牙，说道：“先把尸体前的火堆灭了再说，要不然尸体被下面的柴草给完全烧掉，如果真的是人为，就什么线索都没了。”

两个民夫对望了一眼，却是谁也没有动。肖炘杰一呆，这样的山区民夫，如果遇到毒蛇猛兽的话恐怕胆子还大，但若是这种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巫术诅咒，山民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思想，却让他们两个谁也不敢动手。

肖炘杰望向孙科，孙科脸色一变，摇了摇头，虽然他也不太相信巫术诅咒什么的，可是要让他自己动手取下挂在木桩上的尸体，却绝对不干。

就算没有诅咒，去碰触这样一具外表看上去就很诡异的尸体，也不是什么好事。

肖炘杰暗骂一声，然后深吸一口气，快步上前。

他在地上捡了一根还算粗大的树枝，试图将慢慢开始燃烧起来的柴草挑开，可是指挑了几下，就感觉树枝碰触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

他心中一动，几下将冒险的柴草拨到一旁，露出里面掩盖着的东西来。

那是一口造型极为古朴的箱子，看材料竟然是青铜所铸，长有三十多厘米，高和宽都差不多是二十厘米的样子。

“这是什么？”孙科眼睛一亮，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他对于古董文物的认识自然极深，马上就看出这口铜箱很不简单，光是外表看就有些年头，而且箱子的造型也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外表的简单古朴的花纹，有着古蜀时期特有的粗犷神秘的风格。

只稍稍犹豫，孙科就大着胆子上前，似乎看上去，那些诡异的符号，还有这些摆设这么久没有动静，应该没有危险才对。

在他快要接近铜箱的时候，肖炘杰却阻止了他：“这里给人的感觉很不对劲，这口箱子，似乎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如果贸然打开，鬼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孙科点了点头，但是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口铜箱，就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地吸引着他一样。

他想扭过头去不看那口箱子，却又实在舍不得。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是嘴唇，却怎么也压制不住将那口箱子据为己有的念头，就像是这箱子在无时不刻地散发着致命吸引的魔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怎么会为了一口箱子着魔？难道说，这口箱子竟然像是西方传说中的潘多拉魔盒，对人具有无法抵御的诱惑？

肖炘杰这个时候也是一脸的古怪，他能够感觉到箱子中散发出来的诱惑和呼唤，这种呼唤和几个小时前在半梦半醒的时候听到的呼唤极为相似：

你——终——于——来——了！

他的心一下慌了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敢肯定现在的自己处于绝对清醒的状态，绝对不是在睡梦当中，而在睡梦中听到过的呼唤，现在却清晰无比的刻印在自己脑子里，世上还有比这更诡异的事情吗？

肖炘杰伸出手，想要去摸那口箱子，可是手去生生地停在了半空中，强行用意志控制住不要去听那似乎发自血脉深处的诱惑。

突然一股大力袭来，是孙科用肩膀将他撞开，他一下清醒过来，刚要发怒，却看见孙科一脸的狰狞，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扑向箱子，嘴里还不停地嚷着："我的，我的……这箱子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

肖炘杰大惊，孙科现在的状况，明显不正常，可他却似乎被某种力量定在原地，竟然无法阻止。

孙科迫不及待地要将那口铜箱打开，但试了几次也没有成功。最后他一发狠，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朝锈成一团的铜扣砸去，砸了几下后箱子终于松动，他打开后露出里面一个看上去无十分精致的青铜面具和一把造型奇怪约有一尺长的青铜匕首来。

孙科两只手分别拿着面具和匕首，肖炘杰看着这个面具的造型，却忽地呆住了。这和梦中看到的那个巨大的生物戴的面具几乎一样，甚至连上面刻画的和巴蜀图语很像的符文也完全如出一辙，只是缩小了数倍。

那个梦，竟然和眼前的诡异景象有联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肖

炘杰想要从眼前的景象中找到和那个梦的关联，除了这个缩小了数倍的青铜面具外，却一无所获。他开始心里打鼓，不会下一个受到诅咒而死的人，就是自己吧？

孙科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嘴里也不知道在喃喃自语些什么，他几乎没有犹豫，一只手拿着青铜面具，一点一点朝自己的脸上贴去。

等他将面具完全戴在脸上，整个人似乎呆滞了一下，然后用一种怪异的腔调，一字一句地说道："你-终-于-来-了！"肖炘杰一惊，虽然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戴着面具的孙科又是否会带来什么潜在的危险，可是这句熟悉无比的话，怎么会突然从孙科的嘴里冒出来？

"你是……什么东西？"肖炘杰最终还是按捺住心头的恐惧，问道。

这个时候孙科已经将面具完全戴在脸上，这让他看上去像是远古时期戴着面具的巫师，神秘、诡异、肃穆，仿佛高高在上的俯视众生的神祇的代言人。

这很可能是巫师的继承仪式……

肖炘杰想起沈教授刚才的话，心中一动，难道说孙科就是被选中的继承之人吗？可是，若刚才没忍住诱惑的是他，或者说他没有被孙科撞开，那变成这副鬼样子的，会不会是自己呢？

肖炘杰打了个寒战，不再深入想下去。

"汝可愿，为吾主而战？"孙科依然用刚才那种怪异的腔调说道，只是说话时比先前流畅了许多，不再是一字一顿，像是每个字都要仔细斟酌才能说出来。

肖炘杰有些呆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孙科又重复了一遍，那怪

异的腔调，让肖炘杰百分之百地肯定现在说话的绝对不是孙科，而是被某种未知的东西所控制着。

会是墓的主人么？或者说是某个不知名的存在？

“你是谁？”肖炘杰再次问道。

“吾乃神使，汝可愿……为吾主而战？”孙科的身子开始了微微的颤抖，脸上的青铜面具的口鼻眼耳部位的孔洞，也开始朝外渗出血丝。

很明显，孙科只所以会表现出被人控制住的样子，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这个面具的缘故。而这种控制，也明显会给被控制的人带来极大的危险。

“怎么回事，它出来了，它真的出来了！连镇压邪灵的神之面具也被污染，邪灵的力量，竟然真的到了如此可怕的地步么？”肖炘杰的身后，一个带着恐惧的声音幽幽地响起，声音让肖炘杰熟悉，是纳杰达。

肖炘杰看了看树桩上的民夫，还有像是木桩一样立在原地，但是身体不停颤抖的孙科，脸色阴沉：“纳杰达大叔，这一切是你干的？”

“不，不，怎么可能是我？我早跟你说过，这墓是受神灵唾弃的罪民之墓，可是你们偏偏不听，现在什么都晚了……”

“那你这段时间到哪去了？”肖炘杰的声音开始转厉，不管怎么说，现在看来纳杰达的嫌疑都最大。

“我是去为大家向神祈祷去了，但是可惜，邪灵还是出来了……不，应该说邪灵早就出来了……我不是寨子中的释比，只能得到神灵一点点启示，却对邪灵没有半点办法。”

“邪灵？什么意思？”肖炘杰心一紧，如果说先前他还对巫术、诅咒一类的还有所怀疑的话，现在却没有丝毫这方面的疑问了。

纳杰达的脸上不停地变换着色彩，最终像是下了狠心，突然冲过来，那股气势甚至让肖炘杰也忘了阻止。

他却并不是针对肖炘杰，而是冲向了孙科。他飞速地将孙科手上的匕首夺下，然后在肖炘杰目瞪口呆之中。猛地插向孙科的心脏位置，在肖炘杰的惊呼声中，孙科的心头热血飚出一米多远，刚好喷溅在地上的血色符文上面。

吸收了孙科的血液，地面上原本有些变黯的符文，似乎一下鲜活起来，肖炘杰一个趔趄，被这副景象骇得跌坐在地，手撑在地面上，感觉到湿漉漉的。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孙科胸口的血液像是不要钱似的不停喷溅出来，将整个地面都染得一片殷红。

纳杰达拿着拔出来的匕首，手却一直不停地颤抖，他的嘴里喃喃地自语着：“不是我想这样的，不是我想这样的，寨子中的释比说过，神是不能醒过来的，否则世人都会受到神罚……”

两个民夫恐惧地尖叫一声，赵大壮旁边的民夫腿都几乎吓软了，呆在原地连逃跑都已经忘记。

“可恶！”一个带着愤怒的声音冷冷地传来，但是夜色当中却找不到那人的所在。

肖炘杰不可置信地望着纳杰达，感觉地面上用血液画的如同符咒一样的图案似乎在蠢蠢欲动，惊叫一声，想要站起身来，却已经晚了。

地上本来已经凝固的血色符文刻画的阵图，像是突然得到某个信号似的，突然亮了一下，原本的开始渐渐变得暗淡的颜色，一下鲜红起来，如同刚刚放出血管。

那个叫赵大壮的民夫胆子明显要大一点，看到这副诡异的景象，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死活拖着同村的同伴，跌跌撞撞地朝沈万年他们赶去的方向逃去，而纳杰达却像是看见了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最后匕首掉落在地，只是跪下去不停地祈祷着。

肖炘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被恐惧填满了心头，那些符文，像是完全活过来了一般，如同蛇一样不停扭动，然后争先恐后地朝他的身上爬来。

是的，爬过来，活过来的血色符文，像是有生命的蛇，在饿了一个冬天后突然面对一只簌簌发抖的老鼠，每一个符文都用尽了全部的力气想要附着在肖炘杰的身上。

他一下从地上蹦了起来，不管怎么跳动，拼命地在身上擦来擦去，想要将那些血色的符文赶走，可是没有用，那些符文似乎认定了他一般还是不停朝他身上涌来，不过是二十几秒钟的功夫，符文已经完全从地上转移到肖炘杰的身上，布满他身上的每一寸皮肤，让他看上去像是穿了一件斑驳的血衣。

肖炘杰感觉皮肤像是着了火一样刺痛，那些符文附着在他身上还不够，似乎正朝他的体内钻进去，要一点点渗透进他的皮肤，永远地埋在他的身体里面。

他恐惧得想要尖叫，但只能发出“啊嗬”的低沉声音，完全叫不出来。

等到那种灼热的感觉渐渐消失，他的神智才渐渐恢复，试着叫了几声，总算能正常说话了。“第七个祭品，仪式，完成！”孙科的喉咙里咕噜着，说出这样一句话，然后仰天倒了下去。

第七个祭品，什么意思？肖炘杰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看看身上，却完全没有找到那些隐没的血色符文，他疑惑地看向纳杰达，纳

杰达却只是惊慌地看着他，一时间也说不出话来。

也许，世上真的有邪灵这种东西吧，毕竟，地面上那些原本已经快要变干的血液，突然活过来一般涌向他并完全隐没在体内，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呢？换了其他人早就已近惊惶不知所措了，也是肖炘杰胆子一向很大，加上意志坚定，这才没有当场崩溃。

“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肖炘杰站起身来，几步跨到纳杰达面前，抓住他的衣领吼道。

“被神唾弃的罪民，最终灵魂上不了天堂，也入不了地狱，都会变成游荡在世间的邪灵。所以在这些罪民下葬的时候，必须封住他们的墓室，然后将肉身在墓室中焚化。如果是普通的罪民，只需要焚化的过程中请释比来主持，然后遵循一套严格的仪式，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可是我错了，这个墓，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罪民……”纳杰达无意识般喃喃地说道。

“不是普通的罪民？那是什么人？”

“祭祀！这个墓的主人，原本是一个祭祀！”

“什么？”肖炘杰有些懵了，古蜀时期的祭祀，不就是巫师么？这个墓的主人，居然是一个几千年前的巫师！

“既然是能和神沟通的巫师，怎么会变成神眼里的被放弃的罪民？这一点，说不通。”

“因为这个祭祀看到过神的真面目，这是渎神的大罪，自然会被神惩罚。可是他太强大了，连神也只能让他死亡，却无法彻底抹杀他的灵魂，这就让他在这诅咒之地，慢慢地转化成为邪灵。”先前隐藏在黑暗中的声音冷冷地说道。

“谁？”肖炘杰和纳杰达几乎是同时问道。

一个同样戴着青铜面具的人从黑暗中走出来，只是这人的面具眼眶、嘴唇和双耳的位置，明显是鎏过金的，带着灿烂的金黄色。而这个人的身体周围，更是隐隐约约地像是有一团不停变换的烟雾，怎么也看不清楚他的真实面貌。

如果肖炘杰在几天前有幸出现在赵老三死亡时的那个山村旁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人和赵老三死后突然出现的人影，完全一样。

“这一切是你造成的？”肖炘杰捏紧了拳头，不管怎么说，让一个人几乎是被钉在树桩上，还有一个守在墓边的人莫名地死亡，甚至连孙科到现在都看不清是生是死，这样的人，绝对不能被原谅。

他的手悄悄地伸向后腰，将那把92式手枪握住，顿时多了几分底气。猛地将枪拔出来，打开保险，对准了来人，大声吼道：“乖乖呆在原地不准动，否则一枪打死你。”

那人轻笑一声，突然猛地前冲，肖炘杰只呆了不到一秒就立即开枪。他的枪法不算太好，其实只希望能震慑住这人，但是，明明感觉子弹是射向那人，却枪枪都落空了。

子弹完全从那人的身体穿透过去，而那人却一点事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肖炘杰的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震撼神色，那人的脸上挂着嘲讽的笑意，最后轻轻地说道：“这一轮的祭品已经奉献完毕，虽然事情出了一点小小的纰漏，可是，神选者，希望你不要再让我，以及我主失望！”

“神选者？”肖炘杰心头一跳，开始明白似乎有什么不妙的事情找上自己了。

“每一代的神选者，都是七个，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神的复生做准备。在神灵远离凡间的现在，神灵的力量已经被极大地削弱，邪灵和渎神者的力量暴涨，他们会随时阻止神灵的复生。”

七个？肖炘杰听着这个令人心跳的数字，想起孙科最后一句话中的“第七个祭品”总感觉到有哪里不对。

自己是神选者之一，也就是说，应该是和隐入身上的血色符文有关吧？那么其他六个人呢，会遇到什么情况？神选者的挑选标准，又到底是什么？还有从这个墓里拿了青铜鎏金面具最终离奇死亡的赵老三，是否也经历了同样的“神选”的过程？这一连串的疑问，顿时让肖炘杰头大如斗。

“还有你，死老头，居然提前杀了我主的祭品，差点就让仪式无法完成，这让我主很不高兴。”神秘人转过头来，冷冷地说道。

“不……那不是神，那是亵渎神灵的邪魔，如果让它复生，这个世界就完了……”纳杰达结结巴巴地说道，但是眼神却不停闪烁，看上去对这个神秘人害怕至极。

“神的心思，尔等俗子怎有资格揣度？”神秘人不屑地说道，“等真身重新降临人世，就是建立新程序之时，这个时间，已经不远了，最多，也就两年！”

第九章 神选者

两年后？肖炘杰心中一动，两年后，不就是2012年么？自从那部同名的好莱坞大片上映后，就算是普通人，也在热议2012年后世界是否真的会毁灭。

2012年12月22日，是玛雅纪年中第五纪人类文明的终结之日。玛雅历将人类文明划分为五个太阳纪，第一个太阳纪是根达亚文明，属于超能力文明，毁于大陆沉没。第二个太阳纪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饮食文明，毁于地球磁极转换。第三个太阳纪是穆里亚文明，为生物能文明，同样毁于大陆沉没。第四个太阳纪是亚特兰蒂斯文明，光的文明，是火雨的肆虐下引发大地覆灭。现在的人类，已经在所谓的“第五个太阳纪”，这也是最后一个“太阳纪”，将于2012年12月22日前后终结。

在玛雅历的预言当中，对于这一天的到来人类文明会如何毁灭并没有详谈，这虽然给了好莱坞更大的创作空间，却也让多数学者对此争论不已。不过，其中的两句预言肖炘杰依然有相当深刻的印象：1、地球并非人类所有，人类却是属于地球所有。2、这是我们的终结之日，也是重生的开始。

其实玛雅文明的预言从来就没有明确地说过这一天世界会毁灭，只是说人类的统治会终结，那这是否意味着，这一天到来后，那一个或者说一群所谓的神将醒来，重新获得世界的统治权？

甚至有报道称，就连还幸存的玛雅人后裔，也发言表示玛雅历从来没有说这一天是世界末日，这只是一个新纪年的诞生，指的应该是人类在精神与意识方面的觉醒及转变，从而进入新的文明。而对于精

神、意识等无形的存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宗教，比神的降临更能带来这方面改变的？

这个想法实在太疯狂了，肖炘杰想要将这个念头赶出脑子，却怎么也做不到。这个念头就像是在肥沃土壤里滋生的杂草，拼命地吸收思维的养分，不停地疯长着。

肖炘杰的心中不停地思考着，现在的情况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却并非没有头绪。

似乎在远古时期，有某个统治着巴蜀大地的神灵，这个神灵和世界各地的其他神灵一样，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在它的手下维护其统治的，是人类中被选出来赐予力量的祭祀。但是这些祭祀之一，也就是这个墓的主人，或许无意间发现了神灵的什么秘密，因此被神放弃，最终成为罪民而被火化后安葬在这里，但他的灵魂却因为不甘成为邪灵。

现在可以推断出来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统治巴蜀王国的神灵已经死亡或者沉睡，而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秘人，明显是为了复活神灵的信徒。纳杰达似乎知晓一些关于这个神灵的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因此才试图在关键时刻杀了孙科阻止仪式的完成。

真正的祭品并不是表面上挂在木桩上的民夫赵东，而是孙科！

摆出这个诡异阵图施展祭祀巫术的神秘人，不过是故意设置的掩人耳目的陷阱，真正的触发仪式的道具，就是铜箱中的青铜面具。

而肖炘杰自己，似乎因为血脉中的某种深沉的原因，因缘际会地来到这里，并且吸收了咒文附带的力量，让神秘人的某个图谋破产。

“纳杰达大叔，虽然你刚才杀了孙科是为了不让仪式完成，可你既然早知道这里有着什么阴谋，为何还甘愿当我们的向导？为何刚才又不出现提醒我们？”肖炘杰依望着簌簌发抖的纳杰达，有些恼怒地

问道。

“不……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不要问我……”纳杰达慌忙地摇头说道，那样子似乎十分紧张。

肖炘杰望了神秘人一眼，深吸一口气，一步一步朝他走近。那人微微冷笑着，任凭肖炘杰将手伸过来，直接穿透他的身躯。

“真的没有实体……”肖炘杰干涩地一笑：“你究竟是什么？邪灵？鬼魂？还是幻影？”

“确切地说，是借助神灵的意念，在你心灵的投影。”神秘人淡淡地说道。“不要多想了，你会慢慢见证神的伟大，作为神选者的一员，将为神的复生，做出必须的贡献！”

就在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原本应该已经断气的孙科，居然开始了缓慢的移动，肖炘杰有些惊讶地看着他如同牵线木偶般的动作，脸色苍白地倒退了几步。

孙科的嘴巴不停地张合着，像是想要说出什么，但是他发出的声音，肖炘杰却完全无法听清楚是什么意思。最终，纳杰达战战兢兢地在一旁翻译道：“他说的是，神-不-能-被-汝-等-复-生！”

孙科说这话的时候腔调虽然依然怪异，可是和先前却有了很大的区别，甚至，从他身上传递过来的气息，也感觉很不一样，如果说刚才的气息是诡异中带着庄严肃穆，宛如神灵的代言人的话，那么现在的孙科给人的感觉就是鬼气森森，是世间邪魔的化身。

他打了个寒战，这种感觉也未免太诡异了些。能见到邪降仪式已经是万分诡异，近乎不可能的了，现在死人复生，而且这世上还可能有“神”这种生命，那即便没有展现任何神迹，光是这个消息就足够让人震惊。

肖炘杰感觉到身上再次升起被符文附身的灼热感，就像体内有某种力量在流动着，他能够感知到那股力量极大，可是却无法控制。

“咦，巫力？”神秘人的脸色顿时阴晴不定，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肖炘杰身上居然会有巫力流动，这是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失传的法术，这个时代的人最多能借用一些道具施展低微的巫术诅咒，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具备巫力。这是在上古时期，也只有部落里最高等级的巫师，才能够具备的可以与神灵沟通的力量！

“还以为你都浪费掉了，没想到你这么走运居然吸收了大部分，不过可惜，虽然身上有巫力流动，在没有学会神之文字之前，却不会运用的法门。邪灵虽然已经醒过来，甚至驱逐了神使的思维，可是就凭一个已经死去几千年的祭祀，就想挡住神灵的苏醒么？”神秘人冷冷地说道。

他将手举起，然后手指快速地变动着，凌空刻画着优美而诡异的符文，最后食指的部位突然在孙科的眉心一点，孙科的身子僵硬了一下，那股给人的诡异阴森的感觉一下消失，肖炘杰甚至能感觉到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尖叫着离开了孙科的身体。

肖炘杰本能地后退，可是那神秘人的手像是穿透时间和空间，立刻孙科的头后再次准确地点在肖炘杰的眉心。

“想不到你们三个神选者都会来到此地，看来下一步，是应该让七个神选者全部汇聚了！”神秘人再肖炘杰的耳边说了一句，肖炘杰只感觉脑袋里轰地一声响，某些来自血脉伸出的记忆似乎被唤醒了，他看见一幅宏大无比的祭祀场景，在一座三十多米高的梯形土堆上面，是他曾在梦中看见过的巨大生物，生物的身子隐没在浓雾之中，它大大的脑袋上依然戴着那个斑驳的青铜面具，只是眼睛的部位，高高地鼓起，像要把世间百态都看个清楚。

神灵，这一定就是那个人口里所说的神灵！肖炘杰心乱如麻，却

不知道如何形容现在看到的景象，他就像匍匐在地上的千百个参与祭祀的原始先民一样，对那高高在上的巨大生物，心中只有敬畏之感。

等肖炘杰清醒过来，那个人已经消失不见，而纳杰达也没事，只是跪在地上不停发抖，似乎看见了无比恐惧的景象，任凭肖炘杰怎么问，也说不出话来，只是一直胡言乱语着。

肖炘杰愤怒地看向四周，可是没有那个人的影子，他就算心中充满愤怒，却也无可奈何。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是朝哪个方向逃去的。

刚才的枪响，已经引来了沈教授等人，他们过来看到这样一副景象，都是大吃一惊。

肖炘杰看着疑惑的众人，苦笑着说："刚才是我开的枪，但是造成这一切的人……已经逃走了。"

"小孙怎么回事？"沈教授毕竟见多识广，也没有问肖炘杰为何手中会有枪支，要知道在禁枪极为严格的国内，除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外，私人是绝对禁止拥有枪支的，真要继续追究下去，如果惹恼了对方反而不好。

现在沈万年也有些后悔如此轻率地让肖炘杰来这处考古发掘现场了，对于一个不了解底细的人做出这个邀请，实在是不是一向谨慎的他会做出的举动。不过，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唯一期望的是，对方如同他的第一直觉一样，并非是贪图文物之人。

"他戴上面具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肖炘杰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又说了一遍，除了那个诡异的梦境。其他的东西想要瞒是瞒不住的，除了纳杰达看见了一切外，逃走的那两个民夫，也亲眼看见他被符文布满全身，到时候如果问起来，他根本就无法解释，至少现在在纳杰达的证明下，还可以推给那个自称是神的代言人的家伙，不管那个家伙的目的何在。

“赵大壮和他的同村的民夫跑了，这荒郊野外的，也不知道有事没有……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实在太过诡异，我们最好还是不用搬动他。”最终，沈教授叹了一口气说道。

他们几个在墓葬那边，虽然遭遇没有肖炘杰奇特，可是也经历了一点诡异之事。

先前已经死亡的民夫，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站立了起来，然后朝墓顶已经打开的盗洞跳下去，就再也没有了声息，让人不寒而栗。

这个墓葬中有邪灵存在，这几乎是被先前得到的线索所肯定事了，至于邪灵和那个神秘人的真正目的，却谁都没有把握完全看透。只知道那个神秘人是要复活他心中的神灵，而墓中的邪灵，却要阻止那人的企图，其余人不过是卷入其中，或者成为施展某种邪术的祭品，或者像肖炘杰一样，似乎是为了下一个即将实施的步骤打下基础。

“神选者在我们当中有是三个，听那人的口气，我也应该是神选者之一，那么最后一个会是谁呢？老师，还是李昀研究员？”苏从云听了肖炘杰的话，冷静地分析道。

“应该是我吧，毕竟李昀研究员虽然是省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可是说到对古蜀文明的了解，老头子我还是自认很少有人能超越的。”沈万年教授脸色平静地说道。到了他这样知天命的年纪，心中已经只有研究，对于生死，反而看得淡了。

“神选者，是为了让神灵复活的人么？只是不知道最终是作为神灵的祭品，还是什么。不过这次的事情看起来虽然诡异，但是只要证明背后有人在推动，总比完全没有头绪要好。”苏从云嘘出一口气说道。

“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人，还是未知，至少，我从来没有见过能让

子弹穿透，但身上完全没有伤势的人，他给人的感觉，就像……就像根本就不是实体组成的！”肖炘杰喃喃地说道。

所有人都禁不住心头一跳，如果说那个神秘莫测的家伙也不是人类，那应该是什么？没有实体，难道他本身也是鬼怪一流的不成？

几个人讨论了一阵，最终认为现在的事情已经无法用常理来解释，那么还像普通的刑事案件一样保存现场等待警察到来已经没有意义，因此将木桩上的赵东的尸体放了下来。肖炘杰注意到这个叫赵东的民夫身上的血已经完全被放干了，顿时脸色大变。他马上就联想到刻画地上的符文的血液，很可能就来自赵东和孙科，那岂不是说，对方身上的血已经化为符文跑到自己身上来？

想到两个死人的血被自己所完全吸收，他顿时有了强烈的想吐的感觉，但干呕了几声，却什么也吐不出来。

将赵东平放在地上后，也不知道是否是错觉，肖炘杰总感觉这个民夫并没有完全断气，相反，对方的一双眼睛的焦距，似乎一直锁定着他。这让他毛骨悚然，又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感觉对方的血进入自己体内带来的心理错觉。

过了大概有十多分钟，一直没有任何动静，本以为已经死去的赵东突然动了一下，口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叫唤，沈教授脸色古怪地听了一阵，最后轻轻地说道：“古蜀时期的祭祀咒文。”

肖炘杰看了纳杰达一眼，他记得白天的时候，纳杰达也以羌语念诵过的祭祀咒文，当时还被沈教授发现并翻译出了个别的词句。但是现在的孙科在无意识状态下念诵的咒文，发音却和纳杰达的发音有极大的区别，似乎这完全是另外一个语言体系的。

“往生之桥，亡者乘坐的灵舟，夜色中的邪魔，巨大的雪山……魔兵！”沈教授皱着眉仔细听孙科到底说的是什么，最终却只能得出

这么一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的句子。

“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肖炘杰问道。

“是以古代巴蜀地区的语言念诵的祭祀文，确切地说，就是巴蜀图语的正确读音，融合了古羌语、古彝语以及部分古汉语，复杂程度是我见过所有语系中最高的。”沈教授解释道。

“复杂？原始的语言体系，都不过是些简单词汇的表达，怎么可能和现代语言的复杂程度相比？”

“或许对于其他的语系来说，这样的说法没有错，但是巴蜀图语，绝对是个例外。”

“哦？”

“巴蜀图语已经问世的字符并不多，最多也就几百个，可是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每一个巴蜀图语字符所表达含义，都可能是一大段话。不同的字符之间不同的组合，甚至可以引申出更多的意义，也就是说，单个巴蜀图语所包含的信息量，远远比现在的任何语言都要多！”

“这么复杂的语言，在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就产生？这简直是神迹。”

“是的，神迹，所以很早以前就有学者说过，巴蜀图语并不是人的语言，而是神语，神之文字，因此也是最适合作为神赐予的巫术的咒文字符！你刚才说那个神秘人将我们三个称之为神选者，这似乎更加说明了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是当时被称为神灵的东西，帮助创造了这门艰深到极点的语言。”

神之文字？肖炘杰心中一动，那个神秘人说自己虽然身具巫力却无法使用，就是因为没有学会神之文字，既然巴蜀图语就是神之文

字，那么学会这门语言之后，是否意味着自己也能释放一些简单的巫术？

两个人在一起又讨论了一阵，却没有任何结果，最后也便都沉默不言。赵东似乎完成了某种嘱托，说完这句话后就没有任何声息，让肖炘杰等怀疑，或许刚才听到的，或许只是一场幻觉。

还不等他们笑话赵东说的这句话的含义，这个时候孙科的尸体却渐渐开始了异变，他的心口位置开始流出墨绿色的液体，渐渐地几乎将胸膛都完全包裹进去。这个时候肖炘杰才看出那液体，竟然像是铜锈一样的青灰色，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这是那把匕首造成的吧？也许，这把匕首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肖炘杰这样想着，趁着其他人不注意，悄悄走上前去，大着胆子将掉在地上的匕首拣了起来。

匕首看上去十分锋利，但肖炘杰并没有被外表所迷惑。毕竟是青铜制品，就算加入了什么不知名的金属，再锋利也最多和普通的铁制匕首差不多。但这也是他的估计而已，或许古人在其中加入了什么未知的金属，有此成为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器也说不定。不过肖炘杰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他又试着去掀孙科脸上的青铜面具，却惊讶地发现，面具居然纹丝不动，就像原本就生长在对方的脸上一样。

听那个神秘人的口气，这是受污染的神之面具，上面附着有邪灵的力量，难道说，这个墓中死亡的祭祀，既然在几千年前就掌握了和神灵对抗的力量？这也未免太夸张了些。

如果巫术从一开始就是来自于神灵的恩赐，作为学会巫术的祭祀们，又怎么可能凭借此和神灵对抗？难道说在几千年前的某个时间点，这些祭祀发现了神灵的弱点，最终才让商周之后，神灵都只存在

于传说之中？

孙科胸口的墨绿色液体涌出得越来越快，终于让肖炘杰心中也升起浓重的不安，捏着匕首开始拉着沈教授等人后退。

孙科胸口流出的墨绿色的粘液，很快就布满了他的全身，和他脸上的青铜面具完全连成一体，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干瘪的绿色怪物，或者说是穿了一件铜锈斑斑的破烂铠甲的古代战士。

不等肖炘杰反应过来叫醒沈教授他们，原本血液被放干的那个民夫赵东，突兀地从地面上站立了起来，身上的血肉开始朝内塌陷，最后竟在短短十几秒内便得如同骷髅。

而在几百米开外的墓中，却发出震慑人心的嚎叫，就像里面困着某头野兽。

这声叫声终于将所有人都惊醒，看着场中的两个神色不善的怪物，都感觉心头发毛。

在一阵轻微的晃动之后，墓葬的方向轰然倒塌，然后沉重的脚步声传过来，不到半分钟，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个浑身赤红的怪物。这个怪物就像是被拔了皮但是嘴巴张合到极点的猿人，全身的青色的血管和经脉却如同枯枝一样死死缠住皮肤，猩红的舌头不停舔舐着嘴唇，看上即恶心又恐怖。

这个怪物还勉强保持着人形，但是一双眼睛，却极度朝外鼓出，比山爷和燕大叔死后的眼球鼓出的程度还要高得多，看上去只有一些筋络和神经在勉强维持着不让眼球掉落。

肖炘杰倒吸一口凉气，这个景象让所有人连多余的话也没有，立刻开跑。

只有纳杰达还呆呆地站在原地，口里喃喃地说了一句：“夜色中

的邪魔……天神啊，你要抛弃你的子民了吗？”

那个血色的怪物冷冷地朝这面望了一眼，却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直接朝肖炘杰追过来。

肖炘杰暗暗叫苦，看上去最恐怖的一个，居然找上了他。会是因为自己是神选者的缘故么？这么说来，另外两个怪物找的应该是沈教授和苏从云？

微微回头，发现自己的猜测果然没错。沈教授的身后，追着的是穿着青铜铠甲的孙科，而苏从云的身后，却是全身枯萎如同骷髅的赵东。

这他妈算什么事，肖炘杰暗叹一声晦气，慌不择路地朝前跑，很快就隐没在茫茫的山林之中。

可他总感觉到有些不对头，这些怪物一样的东西原本就是几具尸体，为何会突然发生变化，如果墓葬中真的有古蜀时期的祭祀所化的邪灵的话，早在赵老三和人盗掘这座墓的时候就应该彻底缠上他们，怎么也轮不到现在才来。

身后窸窸窣窣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肖炘杰没有时间去过多的思考，但是前方的路越来越难走，他不知道若是被那个没有皮肤的怪物抓住到底会有什么下场，唯一可以想象的是那个时候，有求于他的神灵，是不可能突然大发慈悲的。

那个祭祀当年能和神灵对着干，肯定也是万里无一的超级牛人，就算死了几千年，可是若对方真的会巫术的话，岂不是如同神鬼传奇里的那个埃及祭祀，死亡之后会变得更加强大，那对付自己这个小杂鱼，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脚下突然踏空，好不容易稳住身形，肖炘杰却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跑到了悬崖边上，要不是见机得快，恐怕刚才就一头栽下去了。

怎么办，难道要学电影里的主角一样跳下山崖？他可不敢奢望自己会有主角的幸运，跳下去要么遇到一条河，要么就是被一条横生的树挂住还顺带发现一个由宝物的山洞。

那个浑身刺红的怪物已经出现了，一点一点朝这边毕竟，肖炘杰甚至有种错觉，对方冷漠得没有一丝感情的眸子里，甚至隐藏着某种戏谑的成分，就像是猫逮住了老鼠，却要戏耍一番而不那么快吃掉一样。

第十章 地下暗流

看着渐渐逼近的怪物，肖炘杰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就算是掉下山崖摔死，也比落在这个怪物手头要强得多。他的脚朝悬崖边稍稍挪动了一下，正要跳下去，却无意中从那怪物的眼中，捕捉到了一丝期待和不屑的目光。

不对！它一直就没有主动发动过攻击，它根本就是希望我跳下山崖！肖炘杰身上隐没的血色符文似乎亮了一下，让他的心中猛地闪过这个念头。一直以来纠缠在脑子的迷雾猛地退散开来，心中更是坚定了一个念头：不管是什么邪灵，都不可能有实体，它们只能影响人的精神意志而已！

想通了这一点，肖炘杰不再后退，反而朝前跨了一大步。怪物的眼中闪过惊异的光，很快做出更加狰狞的样子，快速地逼近。肖炘杰闭上眼，只是不停的朝前走，怪物似乎突然扑过来，但是肖炘杰除了感觉到一股阴风拂面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被扑咬的感觉。

果然如此，赌对了！

肖炘杰松了一口气，睁眼，才发现自己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孙科和赵东所在的地方，而两人的尸体，也一动不动地摆放在地上，没有丝毫动静。

匕首还握在手中，一只手也碰触到孙科脸上面具的边缘，可是背后的冷汗却告诉肖炘杰，这根本就是不是噩梦或者幻觉，这是实实在在地在精神领域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的搏杀。

是这面具的作用么？肖炘杰打了个寒战，慌忙将手缩了回来。

转过头看沈教授和苏从云，也是一头的大汗和惊惶，显然也经历了类似的精神攻击，只是没有他直接接触到面具那么强烈，更像是一场普通的噩梦而已。

邪灵的力量果然不能着用于实体，只能影响人的思维，可是在那情景中若真的跳下去，自己的大脑肯定会以为是真正坠崖，恐怕会一直成为植物人再也无法醒来，活着被邪灵困在某个精神世界里吧？

自己身为神选者，而邪灵明显是和那所谓的神灵作对的，如果能眼见自己等三人死亡，想来那死了几千年的祭祀会十分乐意，毕竟听神秘人所言，自己等人可是神灵复生的希望。

几个人下意识地离孙科远了几十米，然后开始围拢成一团，却是谁也不肯再多说话了。

天色渐渐放亮，在确定周围没有危险之后，一群人匆匆掩埋了昨天刚挖掘开的墓葬，然后结伴朝山下走去。他们甚至等不及今天下午送设备的人到来，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

快走到山腰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先前逃走的赵大壮和另一个民夫。这两个民夫本来看见他们十分欣喜，可是一看到肖炘杰就立刻变了脸色，毕竟他们是亲眼看见那些符文涌到肖炘杰身上的。

六个小时后，众人出现在山村里，四个民夫连工钱也没有来得及要，就一头扎进村里，再也不肯和他们一起。而死人的两个民夫的家里人，却死活拦住这支简陋的考古队不许走，直到下午经过村干部的调节，才放简单的梳洗后的几人带着神志不清的纳杰达骑马回到镇上。

在镇子和带着设备赶过来的两个工作人员汇合后，也没有谁提议再去那诡异的墓葬看看，而是直接坐着面包车朝黑水县城赶，而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六七点了，等面包车上路，还侥幸活着的人才终于

松了一口气，为了逃脱那个诡异的地方而庆幸着。

终于回到文明世界了，再也不用担心山上那个墓葬里可能存在的邪灵！

几乎所有人都忍不住倦意开始打盹，肖炘杰迷迷糊糊地撑了一会，最后也睡了过去，在梦中，他再次看到了那盛大的祭祀场景，还有数不清的一脸虔诚的远古先民。

唯一和这副景象格格不入的，就是一大群的祭祀当中，有一个双眼中带着审视意味的年轻祭祀。

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肖炘杰曾看见过一篇科普论文，说人的梦境一共分为七层，通常普通人做梦只会进入第一层梦境，那显意识的记忆碎片的组合；在深度睡眠或者在催眠师的引导下，有可能进入到第二层的潜意识梦境层，了解本我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如果是大师级别的催眠师，甚至有可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指令，自我催眠进入第三层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人类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

至于更深的第四层，能通过人类之间梦境的共鸣，做出对未来的粗略预测，或者至亲之人突遭灾难时有所感应。这已近涉及到玄学领域，用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说已经无法进行完美的解释。

最后的三层被称为神之领域，是解开人类灵魂、大脑等最深层最本质机密的钥匙，一切都不过是推论其存在，但情况未知。

现在这副状况，到底是第三层的梦境，属于整个古蜀王国后人的集体无意识，抑或是远远超过第三层的，而是五层以往的神之领域？

渎神者，该死！

一个声音如同炸雷般响起，打断了肖炘杰的思考。自云雾的深

处，一条粗如汽车的巨大尾巴，突然伸了过来，横扫在那个祭祀身上。祭祀当场就被击飞，肖炘杰也似乎感觉到全身上下骨骼全部断裂的痛楚。一个念头隐隐在脑中成形，像是血脉深处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那就是我的先祖，我的基因甚至意识深处，都有他存在的痕迹……

可是还不等他仔细地思考，回味这种感觉，一道长长的黑影再次从迷雾中横扫过来，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蛇，这次被横扫的对象，是他这个隐藏在一旁的看客。

肖炘杰的整个腿都软了，他的意识告诉他应该赶紧躲开，可他这么也躲不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影扫在自己身上。那巨大的力道让他感受到如同被火车所撞击，猛地朝迷雾深处飞去。原本还是平地的地方，却突地变成了悬崖，肖炘杰觉得自己在半空中拼命的翻滚，但是身子不时被嶙峋的怪石或者柔软的草甸所碰触，可是不管碰触到什么地方，都感觉到剧烈的痛楚。

然后，他醒了。

可是他恨不得自己还在那个梦中。

现在，他已经知道自己还在车内，可是翻滚和疼痛却在加剧。周围还有大声的咒骂和尖叫哭喊，那不仅仅是梦，现实中的面包车，似乎遭遇了车祸，撞上了一辆行驶的客车，然后后面不远处的一辆悍马H3也来不及踩刹车跟着撞了过来，三辆车挤成一团，从盘山公路靠近悬崖的一侧，朝下不停地翻滚！

等肖炘杰的意识想清楚这个问题时，面包车已经滚到到山谷中，然后，一头扎进冰冷的水里。

整辆车的支架都已经变形，车窗玻璃也基本破碎的客车随着冰冷的河水的灌入，缓缓沉入水底。

还有清醒着的人从车窗玻璃艰难地朝外挤去，但是倒灌过来的河水却让他们的一切挣扎都成为徒劳。而更多的人，却是在昏迷中渐渐失去了意识。

直到面包车全部沉没，肖炘杰才憋着气从一侧的车窗游出去，长期的锻炼和强烈的求生意识，为他的逃生举动提供了充足的体力。

就在他离开车体刚刚上浮的瞬间，借着月色，依稀看见似乎还有几个人影也从客车中游出来。悍马中也飞快地钻出三个人，看样子这三个人的水性都还算不错。可是很快，这三个人就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了影子。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即便是有月亮的晚上，这条山谷中的河道却看不到尽头，只能按照和水流呈直角的方向，凭感觉想要朝岸边游去。可是这条不知名的河流，水流的速度是那么湍急，他甚至还没有横游超过一米，就被河水冲出十几米开外。

这时和他同乘面包车的人也浮上水面，其中一个明显已经昏迷出去，他旁边的人拼命地拉扯着，当发现旁边不远处还有人时，开始呼喊着要他过去帮忙。这个时候他才看清楚救人的是苏从云，那昏迷的人，应该就是沈教授了。肖炘杰只稍稍犹豫了一下，就拼命游过去帮忙，可惜的是，很快他就发现在河流中所有的逆行举动都显得徒劳。旁边一个从客车里爬出来的人却是看也没朝这边看上一眼，只是自顾自地朝着岸边的方向斜斜游过去。

这无疑是最省力最正确的方法，在湍急的河水中，只有沿着一定的角度，才有可能最终游到岸边，如果只想着按照离岸边最近的方向游过去，却反而会花掉加倍的时间和精力，而在这样冰冷的河水中，没有多少人有这个体力和技术完成这样一个艰难的任务。

肖炘杰放弃了救人的打算，也学着那个冷静而冷漠的人一样，开始以一定的角度斜着向下游的方向，一点一点朝岸边靠近。

大概四五分钟后，肖炘杰隐隐看到一点岸的影子，心中却突然闪过一片绝望，那是光如镜面的峭壁，即便是靠岸了，也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他停止了挣扎，开始伸展身子保存体力，只是双脚不停地踩水免得沉下去。现在，他只希望在自己的体力完全耗尽之前，河水能带着自己到达可以上岸的地方。

这个时候四个人已经完全失散了，或许那个冷漠的人影还要好点，他不敢想象那个带着一个昏迷人影的好心人，是否能逃过一劫。

就在肖炘杰咬着牙试图多坚持一会时，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人使劲推了一把，差点一头载进水里。水流猛地加速，然后是悬空和下坠的感觉。

瀑布！这下完了。希望，这也仅仅只是一个梦……

这是肖炘杰最后一个念头，然后，他彻底昏迷过去！

肖炘杰强忍着身上的酸痛，睁开像是糊在一起的眼皮，四周是无边的黑暗。

而身下的冰凉，让他明白自己半边身子还浸泡在水中。

到岸了？这样的惊喜让肖炘杰鼓起最后一丝力气站了起来，摸索着朝前走去。这里没有月光，隐隐有滴水的声音，这种声音让他意识到这里已经不在那条河里了，而是一个山洞中。

很显然，掉下瀑布后，河底的暗流将他冲入某条地底暗河中，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带到了这个山洞之中。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他朝身上摸去，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湿淋淋的钱包，一些很

可能暴露身份的证件，还有取下卡的手机。钱包里面仅剩的百十块钱已经黏成一团，就算晾干也不能用了，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帮上什么忙。

他有些失望，因为不抽烟，身上连打火机也没有，而在水里浸泡了不知道多久，手机早就不能用了，要不然借着屏幕微弱的光亮，处境也要比现在完全抹黑好一点。

忍着痛开始挪动脚步，脚上的疼痛提醒着他，不知道是车祸发生时还是掉下瀑布后，总之左脚有着不轻的伤势，每走一步都带来钻心的疼痛。

移动了大概二十来步，显然这个洞穴极为宽广，这样的距离也没有让他找到边际。第一次身处这样完全漆黑的环境中，即便是以肖炘杰的胆大，也在孤寂中生出一丝害怕来。

他开始唱起歌来，然后一个人大声地自言自语，可是不管是歌声还是一个人的说话声，只在这空寂的洞穴中带来一点回音。这多少让他欣慰，于是说话的声音更加大了，即便是明知道这样会更快地消耗本就所剩无几的体力。

“白痴！你再吵下去，我就宰了你！”一个微弱的声音很是不耐烦地响起。

肖炘杰先是吓了一跳，等确定这不是自己的回音，而是另外有人在说话时，立刻惊喜地问：“谁？还有活着的人吗？”

“不是人，难道是鬼？”那个声音冷冷地说道。

鬼这个字，在这漆黑的环境中让肖炘杰莫名地有了一丝心悸。心中暗暗恼怒，这样的环境，大叫几声给自己壮胆是再正常不过了，没想到却被人听到并且耻笑了。

应该是那辆客车里逃出来的人吧，很可能是那个冷静的人影！

不过，遇到同伴的喜悦，最终还是压倒了恼怒，这种完全陌生的漆黑环境，给一个人的心理压力是极大的，肖炘杰不敢想象，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就算有充足的食物和水，可能也不出几天就会彻底发疯。

可是现在不同了，总算有一个同伴，即便对方明显不喜欢自己，还是一个看似冷漠自私的人。可这，总比一个人身处这黑暗的环境要好得多！

肖炘杰朝着声音的方向走过去，但刚挪动了几步，突然听到另一个方向传来水声，然后是一个人的咳嗽声，接着微弱的灯光亮起，有人打开了电筒。

肖炘杰惊喜地朝那边看去，接着电筒光发现那里竟然有两个人，看上去都有点眼熟。

他突然想起和自己一起逃出来却一直在一起的两人，其中一个甚至不顾自身安危也要救助另一个人，很显然，这两个人也无比幸运地躲过了突如其来的灾难。

而现在，他终于看清楚了，这两个人就是沈万年和他的弟子苏从云。

他突然对一直以来就有些看不起他的苏从云有了相当的好感，在那样的情况下，还不忘救助自己的老师，这样的年轻人，比大多数人都值得信赖。

尽管在他微微自私的人生观里，他认为救人可以，但前提是不让自己陷入到危险的境地中去。如果救人的条件是有可能搭上自己的性命，他就要开始犹豫了。他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很难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救助另一个人，但这也不妨碍他对一个具有如此品质的人的佩

服。

和这个高傲的年轻人相比，肖炘杰第一次感觉到有些脸热，虽然当时天色太黑，他并没有看清楚这两个人就是沈教授和苏从云，可他最终放弃救人，却是不争的事实，隐藏他试图马上走上前去的脚步，就缓了一缓。

“灭了灯光！”那个冷漠的声音再次响起，现在肖炘杰已经忘却了先前因为孤独而带来的害怕，听出说话之人的口音，应该是汶川一带的当地人。

苏从云搀扶着沈教授，灯光朝四周照了一下，并没有依言灭掉，最后将灯光停留在肖炘杰身上，微微犹豫了一下，吼道：“现在没危险了，还不过来帮忙！”

很显然，先前在河流中肖炘杰在最后的折返，让这个年轻人非常不满意。

肖炘杰连忙拖着受伤的腿上前，那是暗处的声音，却依旧沉默。

帮忙搀扶着沈万年，一步一步朝洞穴里面走去，这似乎是人的本能，一旦在水中蒙难，就会在离开水后尽量朝远离水源的地方走去。

走了大概有十来米，后面突然传来一声更加巨大的水声，难道还有人？肖炘杰抱着疑问回头，可是如果还有人的话，声音不该这么大才对。

但是瞬间，他的身子就变得冰冷。不是因为身上的衣服完全湿透，而是发自骨子里的彻骨寒意。

他转头的看见的，是一头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的怪兽！

那是一头直起身来有两米多高，浑身暗红的怪物。怪物的长相极

端丑陋，如同鳄鱼一般的大嘴，嘴里的利齿在手电筒昏暗的光线中闪着寒光；布满暗红色鳞甲的粗壮身躯，细长的下半身还拖在水里，筋肉虬结，且覆盖着比身上小一号鳞片的前爪撑在地面上，爪上的指甲甚至探出来足足有十多厘米，让人一望就可以想见其中的锋锐程度。

苏从云手中的电筒也朝后射了一下，正对着怪兽鸡蛋大小，朝外鼓出几乎要爆出眼眶的双眼。

或许是常年不见光的缘故，怪兽被电筒灯光一照，几乎要消失的瞳孔收缩了一下，居然停下了动作。

肖炘杰尖叫一声：“跑啊！”然后和苏从云一起，扶着沈万年一起朝洞穴深处狂奔。刚才电筒灯光漫无目的的一照，已经让在场的几人清楚，地下暗河和这个洞穴是呈“T”字型交汇的，也就是说，连接着地下暗河的洞穴，这里是它的尽头，只是不知道另一头到底通向何处。

可是手中扶着一个人，再怎么狂奔的速度，也不会太快，何况肖炘杰的腿还受了点伤。

其实肖炘杰心中闪过丢下这对师徒独自逃生的念头，可是他知道，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那么这辈子都可能会生活在愧疚中。这和先前在河水中的有心无力不同，他明明是能够帮上一点忙的。

如果几个人能逃过这一劫，那么先前的不快很可能会就此烟消云散，重新回到赠送沈教授那些研究资料并在山中墓葬出共同患难后的融洽中去。

沈教授早已经醒了过来，在岸边是咳出水来也让他稍稍恢复了一点体力，可他的年纪毕竟大了，虽然在两个年轻人的搀扶下能勉强挪动脚步，却不敢回头看看后面到底是什么会让一向镇定的弟子也大惊失色。

后面的出水声再次传来，接着是某种粗壮的生物在地面爬行的声音，或许是心理原因，三个人像是已经闻到后面的怪兽喷出来的腥气，更加激发了他们逃生的欲望，连沈万年的脚步，也快了不少。

“一群笨蛋！关灯，趴下别动！”冷漠的声音再次响起，然后是石子破空的声音。

怪兽怒吼一声，显然那人竟在黑暗中用石子打中了怪兽，只是这怪兽皮粗肉厚，这一下肯定伤不了大，反而激起了他的愤怒，舍弃了三人，朝丢石子的方向爬去。

洞穴在这个和地下暗河交汇的地方极为宽大，刚才电筒灯光的照射，让黑暗中的人看清楚洞穴的宽度至少有上百米，这也给了他引开怪兽的回旋余地。

怪兽转身后，苏从云趁机灭掉电筒，然后认命似的和肖炘杰一起，拉着沈万年趴在地上。

虽然三人都不知道黑暗中的那人是为何会这么肯定只要他们灭灯后趴下就不会伤害他们，可是这时候，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姑且试上一试了。

怪兽在地面爬行的声音渐渐远去，很快就消失不见，就在三人以为危险过去时，却听见耳边有人小声说道：“不要出声，更不要开灯，慢慢朝前面爬！”

第十一章　守护兽

三个人像是中了某种魔咒，按照声音主人的指示朝前爬去，直到爬行了有二十多分钟，所有人都感觉到手脚被碎石磨得皮开肉绽时，身后的声音才如同天籁般响起：“好了，应该可以站起来了。不过，还是不要再大叫大嚷的……”

肖炘杰脸上一红，似乎先前叫得最大声的，便是他了。

“那是什么东西？”一边站起身摸索着朝前走，他一边心有余悸地问道。

“你问我，我问谁去？”黑暗中的声音冷冷地说道。

“那你怎么知道它的生活习性？”肖炘杰不可思议地问，如果对一种生物完全不了解，怎么知道声响和灯光会吸引对方？

“这有什么难的？黑暗中生长的生物，视力会慢慢退化，因此对突然出现的光源会十分敏感。而它们的听力会更加强大，你当初那么大的声音当然会吸引到它……”

“那为何要我们都趴下？”苏从云也忍不住问道。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传说。”

传说？无论是肖炘杰还是苏从云都忍不住有想抽人的冲动，就因为一个莫名其妙不知道真假的传说，就让他们爬了接近二十分钟。

“什么传说？”休息了一阵，体力又得到了一点恢复的沈万年教授一听到传说，精神立时好了些。

“传说守护古羌圣山的守护兽，是靠闻着人气来辨别敌人的。人趴在地面朝前爬的时候，口鼻对地，呼出的人气守护兽就无法闻到。”

“古羌圣山？守护兽？什么乱七八糟的！”苏从云低声嘟哝道。突然，他像是被黑暗中的蛇给盯住，从心底开始感觉发毛。那是黑暗中那人的杀意。

很快，杀意消退，苏从云绷紧的神经才慢慢松弛下来。可就是这样，他也感觉到一丝恐惧，刚才那人，是绝对对自己起了杀心的。而对方光是凭借这种杀意和气势就能让黑暗中的另一人产生危险的错觉，也难怪能引开那怪兽后还毫发无伤了。

“从云，不要乱说！”沈万年呵斥道，顿了顿，对黑暗中的那人道：“这位小兄弟……请允许我这样叫，听声音，你年纪也不大吧？就当老头子我倚老卖老姑且这样叫着吧。先替我这个不争气的徒弟向你道个歉！小兄弟你，是羌人吧？”

黑暗中的声音沉默了片刻，终于道：“是的。”

“那就难怪了，羌人对他们传说中的圣山，都是无比尊敬的，从云，还不赶紧道歉！”

苏从云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言谈中的不妥，他虽然高傲，可也不是全不讲理的人，加上是对自己的老师尊敬有加，马上朝那羌族青年说了声对不起。

“羌族圣山？”肖炘杰微微愣了一下，总觉得这个词语有些耳熟。很快，他想起来了，那是山爷临时前对他的几个告诫之一。

不要招惹圣山的人。

这山爷慎重其事的告诫之一，眼前这个羌人，难道是圣山中的人

么？羌族神话中的圣山，居然真的存在？

“羌族的圣山，是传说中羌戈大战时期，白衣女神抛下三块白石阻挡三方魔兵而变成的三座庇护羌民的大雪山，也由此造就了羌族人延续至今的白石崇拜。不过圣山崇拜中可从来没有提到过什么守护兽，那到底是什么生物？”沈万年很有兴趣地问道，虽然他是搞考古的，可是对于这些不明的异种生物，尤其是各个名族传说中的生物，却是无比赶兴趣。

要知道能被各名族当成守护兽的生物，要么是完全虚构的，要么是对本族有着重大帮助最后形成民族图腾的，像刚才那种怪物却和守护兽扯上关系，可以说完全出乎这个老教授的意料。

如果说羌族真有什么动物会被看做是和图腾崇拜相关的守护兽，那么最可能的就是羌族传说中被奉为神物的动物——金丝猴，另外白山羊的可能性也不小。

在传承羌族文化的“释比经典”中，金丝猴是帮助释比祖师木纳的祖先神，即便是到今天，释比法师们做法时，依然会沿袭几千年头戴猴头帽，手敲羊皮鼓的古老习俗。

像沈万年这样长期研究古蜀文化的老教授，对于和古蜀文化有着莫大渊源的古羌人，自然最熟悉不过，他们的一切文化习俗，他或许比不上羌族中最受尊敬的释比，可也自信比一般的羌族人要了解得多，却从来不曾听说有什么守护圣山的怪兽，肖炘杰他们描绘的那个样子的生物，完全像是一头鳄鱼和蟒蛇的混合体，就算是在整个考古界和生物界，也从来没有听说有这样的怪物！

他当然不是怀疑肖炘杰等人看错了，毕竟先前巨大的声响，还有那种发自本能的危机感，是做不得假的。

“在羌族的一些隐秘传说中，天神阿爸木比塔派管家、巫师也是

后来的释比先祖木纳下界，协助天神的女儿木姐珠及她丈夫羌民斗安珠一起清除人间妖邪，维系天规秩序，建设羌寨。木纳在清除妖邪以及各种害兽的过程中，发现当年战败的戈基人试图毁坏羌人视为生命的三座圣山，于是木纳释比就用天大的法力将三座圣山隐匿起来。再施展招魂归穴之术，用以前捕杀的各种妖邪害兽的躯体，一起组成了十二只守护兽，分别镇守三座圣山的四方。若有凡人临近，这些原本是妖邪害兽所化的守护兽就会用锋利的牙，尖锐的爪，将所有试图接近圣山的人撕成粉碎……除非，来的人是羌族中能和鬼神沟通的释比！”黑暗中的声音淡淡地说道。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刚才遇到的怪兽，就可能是这个羌族隐秘传说中守护圣山的守护兽？”沈万年不死心地问，他觉得考证远古传说实际上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最不应该的就是凭借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言就将之当真。

虽然那怪兽是来得蹊跷了点，和就这样和古羌圣山扯上关系，也未免太巧合了点。

最关键的是，在古羌传说中的三座圣山分明是三座大雪山，现在已经大体找到这三座大山的位置，大概就是位于汶川的西北部，和目前所处的位置，恐怕隔了上百公里。

“因为我的外公，是一个羌寨中的老释比。守护兽的传说，也只在这些老释比中口耳流传，从来没有记载于文字！”

“羌族本来就是一个有语言没文字的民族，口耳相传的传说，就更加不可信了！”苏从云突然插嘴道。

“这可不一定。”肖炘杰总算找到插话的机会：“我曾经到汶川采访过一个老释比，八十多岁的高龄，却依然记得释比经典中的每一句话。而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个老释比对于其他的东西，记忆力却没有这么好。释比的这种奇特的传承关系，像是能把那些传说和经典刻进

下一任的脑子中去，想要出错都很难。”

“只要头戴猴头帽，敲起羊皮鼓，羌族的释比们就能自然而然地记起一切经典！这，不得不说是羌族文化中的一个神秘现象！好了，从云，你听这位羌族小兄弟说下去。”苏从云正要开口反驳，却被沈万年教授打断。

“因为那些守护兽是木纳释比用各种妖邪和害兽的部分躯体拼合而成，所以最终守护兽的形貌，就成了拥有蛇的身，鳄鱼的头，山羊的角，豹的爪，鱼的尾的怪物……刚才我们遇到的那头怪兽，虽然和这个只在释比间流传的隐秘传说有些出入，可是相差也不大了！”

“这么多种动物的组合，我还以为，你说的是龙！”苏从云冷冷地道。刚才那股让他感觉害怕和憋屈的杀意，令他只要抓住这个救了自己和老师的羌族青年的话的破绽，就忍不住开始嘲讽。

“你说得不错，我说的就是龙！”

“烛龙！”肖炘杰脑中灵光一闪，想起那个怪物凸出的双眼，又想起沈万年教授在长途客车上所说的古蜀人对于纵目现象的崇拜，有可能是源自龙图腾崇拜中的烛龙这个分支。

短暂的沉默后，黑暗中那人淡淡地道：“你知道的倒是不少！不过这些汉人学者的牵强附会之谈，对于羌族释比传人来说，也就只能当当笑料了。”

沈教授喃喃问道：“传说中的烛龙直目，按照郭璞注解直目也就是纵目，刚才那怪兽，是人面蛇身纵目的么？”沈万年一直背对着怪兽，即便是电筒关闭的瞬间惊鸿一瞥，也只看见一个黑影。

“刚才我已经说了，是鳄鱼的头，蛇的身，却又生有双爪……”黑暗中的羌族青年语气中已经有了些不耐烦。

“烛龙在中原汉族神话中，也只是一个传说，何况在《山海经》中，烛龙还是居住在大荒北部的章尾山，这和古羌圣山更是八竿子打不着！既然都是传说，两个不同的民族又怎么可能完全一样？”肖炘杰笑道。现在看起来已经暂时脱离了威胁，在这里又不用担心警方的追捕，他也就恢复了一点本来的性子，开始开起玩笑来。

“这倒是，传说的东西，作为研究的资料线索尚可，本就不能完全当真！”沈万年很快从痴迷中清醒过来，现在这时候，最应该考虑的是怎么从这个洞穴中出去。

“羌族传说中有关于龙的崇拜，可到底是不是烛龙，谁也说不清。不能就因为烛龙直目，就说它和蚕丛王有关系，而古羌族又和古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推论出羌人崇拜的神兽是烛龙吧？守护兽，看上去是有几分烛龙的影子，但在羌族释比看来，这是恶兽，而非神兽！”最后，黑暗中的羌族青年解释道。

古人对于守护圣地的动物，一般都分为两种，恶兽和神兽。神兽是拿来祭拜的，而恶兽，则大多是因为畏惧而不得不给予好处进行“贿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每年的重要日子以各种牲畜甚至人进行血祭。恶兽也不是全然无用，至少放置在重要地点，可以防止外人的潜入。

这个怪物怎么也没有神兽的影子，说它是恶兽，倒也相当。

四个人不再争论，开始继续朝前。原路返回肯定是不行，先不说在昏迷中，几乎没人知道被带入地下暗河究竟有多远，期间又经过了那些岔道，光是那条一看就不好惹的守护兽，传说中像是烛龙一般的恐怖生物，就让四个人起不了回去的胆量。

前面，到底通往何处？又有没有可能遇到那条可能是传说中烛龙原型一般的生物？或者说是其他的怪兽？

“后退不可行，那就只有前进了，既然已经落到了这一步，朝前闯闯或许会找到出路！”最后，肖炘杰豪气干云地说道，毕竟到了这步田地，再退缩也不可能就让情况变得更好。

不管是腿上先前的伤，还是这一路爬来的细小伤口，如果不尽快处理，在这该死的地方还不知道能撑多久。

他突然有些后悔，自己干嘛要逃呢？山爷是不是自己杀的，警方虽然会怀疑自己，可既然不是自己动手，那这起连环杀人案前几起自己都有不在场证明，怎么也不可能将屎盆子栽在自己头上。只要熬过山爷小弟的报复，自己就又是自由之身，没有理智的逃窜，想凭一己之力在茫茫的龙门山脉中找到线索，现在想来实在天真得可笑。

即便真让自己找到什么线索，能让六个人神秘死亡的人或者势力，又岂是自己能对付的？这片连绵无尽的大山之中，随随便便都能遇到古墓中的古代祭祀所化的邪灵，还有上古烛龙这样的生物，还不知道有多少恐怖的存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要想保住性命都不容易，至于线索，就更是痴人说梦了。

至于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什么神选者，还有涌向自己体内的神秘血咒，这更是让他欲哭无泪的遭遇。

胡思乱想着，肖炘杰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决定是一个错误。他向来是遇事冷静的人，现在想来，自从进了山爷的房间，似乎自己的思维就在被什么东西影响着，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钻进牛角尖里，然后按照潜意识里最疯狂的举动去行事。

他激灵灵地打了个寒战，却听苏从云开始埋怨自己不该这么冲动，不然也不会在那座墓葬中遇到如此众多的诡异事情。这样冲动的情形，在以往是极为少见的，不管是沈万年还是苏从云，都是小心仔细的人，不管是从事什么野外的探险挖掘活动，事先都要做好周详的准备。只是这次，似乎那里有着什么东西在深深地吸引着两人，竟是

一刻也等不及，最终的遭遇，却是让两个人都后怕不已。

原本以为已经坐上了去县城的车，应该远离危险，谁料却来到这样一个更加神秘诡异的地方。

肖炘杰心中一动，问道：“这位……羌族兄弟，你是怎么想起来黑水县的？”

那个羌族青年沉默了一阵后，说道：“我也不知道。本来是不应该着急的，可是在英国的时候，我总感觉家乡有什么东西在召唤着我，所以就回来了。”

“英国？”其余三个人都吃了一惊，心中升起荒谬至极的念头。刚才听着这个羌族的年轻人说到古羌的习俗以及和释比相关的传说，他们都以为他肯定是某个羌族山寨的有为青年，实在没想到对方竟然还出过国。

不过想想也就释然，这个念头，出国的少数民族同胞不在少数，怎么别人就不能是从英国回来的？

可即便如此，三人心头还是感觉有些怪怪的，最后，肖炘杰低声说道：“我本来一不一定非得走这条路的，可是像有什么东西，在脑海里一直提醒着我，只有经过这个方向才能……才能获得我想要的东西……”

气氛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

这是一个无比奇怪的组合，声名显赫的考古界师徒，从国外归来的羌族青年，说不清来历却身揣古蜀时期青铜文物上符文拓印件的神秘青年，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和理由，现实聚集到黑水县附近，最后又一起莫名其妙地遭遇车祸，最终来到这个充满了危险不知道前路的洞穴中。

而最恐怖的，是四个人都是因为被某种力量推动着，身不由己地来到这里。再加上先前肖炘杰和沈教授师徒三人在那座墓葬旁被那个神秘人称之为“神选者”，以及那个墓葬的诡异经历，这无疑让他们三个更加感觉震惊。这一切，是冥冥之中有人，或者说真的有神在安排么？

四个人的呼吸一下变得沉重起来，甚至忘了先前经历的危险。

“沈教授，你学问最高，这算是怎么一回事？”肖炘杰苦笑着问道。

“我那点学问，在外人眼里还可以唬唬人，可是面对这些神秘莫测的古蜀、古羌文化，却显得微不足道了。甚至，我所知道的东西，还不一定有一个羌族释比知道得多……”沈万年自从经历了山中墓葬的诡异事件后，对许多原本有把握的事情，都不敢说满了，因此只能感慨地这样说道。

最开始和肖炘杰相识时，他还信誓旦旦地给肖炘杰说这世上没有诅咒一类唯心的东西，可是现在，他自己经历山上的一切不说，还因为某种未知的神秘力量来到这里，还见识了和传说中略有差异的“烛龙”，他那坚持了一辈子不变的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也因此有了严重的动摇。而对于古羌释比和羌族文化的尊重，让他知道或许这些头戴猴头帽的老人，真的知晓许多凡人不知道的秘密。

“在我们羌族的释比经典中，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个羌族年轻人轻轻地说道。

“什么？”肖炘杰和苏从云都惊呼道，随即想到那个听觉敏锐的烛龙很可能还在附近，立刻掩住嘴压低了声音。

“圣山召唤！相传那三座被木纳用法力掩藏起来的圣山，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有缘人发出召唤，这种召唤对象一般都是对天神信仰

最为虔诚的人……”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当然，这件事过后，或许我会有所保留……”肖炘杰当先道。

至于沈万年和苏从云，一直以来的表现，以及从事考古这样的工作，就更谈不上什么天神的信徒了。

“我只知道羌族的文化中，祭祀活动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而在每年的祭祀中，最完整，最盛大的莫过于每年春秋两次的‘祭山会’。这和圣山召唤，有没有什么关系？”沈万年教授缓缓问道，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他可以理解宗教和信仰，可对于几座山能召唤远在世界各地的人一起会合，却还是心存疑虑。

“祭山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在祭祀圣山！我们羌族以白石作为神石，在每个羌寨后面，都有消灾躲难的‘神林’，在神林的坝子里，往往用白石垒成一个塔形石堆，在上面矗立着巨大、雪白的白石作神祇供奉。你们也知道，在羌族神话中，当年白衣女神是用白石所化的圣山阻挡魔兵，因此白石就代表了圣山，也代表了天神和山神。每年的祭山会到了最后，都要抬着白石在寨子中转一圈以驱走阴邪污秽的东西。”羌族青年淡淡地说。

对于他这种甚至出国在外多年的人来说，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民族文化，却是永远无法被磨灭的印记。

“至于圣山召唤，这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能响应这种召唤的，要么是最敬神的释比，要么是最纯洁的少女，而其他能获得圣山召唤的有缘人，是圣山认定会对羌人带来巨大利益的朋友，即便是各位不是羌人，也不信仰天神，可只要是有缘人，还是存在被圣山召唤的可能！”

“我们？给你们带来利益？”肖炘杰觉得这件事越来越荒谬了。自

己只不过是恰好因为山爷的死亡，而被迫流亡到这个地方，虽然期间有不少巧合的地方，可要牵强附会说成是被圣山召唤来的，那么圣山为了让他来此，就得杀一个活生生的人么？

“我说过，这些都只是传说，至于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谁也不知道。也许我们能带来的，只是对召唤我们的神灵的利益，而不一定是给羌人带来好处。至于到底如何，还是等我们走出这个洞穴再说吧。”

“我倒是希望你说的是真的，因为那样，圣山就不会把我们留在这里，而是会放过我们以便带给你们或者那个幕后的家伙好处！”苏从云冷笑着道，他越来越觉得这个羌族青年有着装神弄鬼的潜质，如果不是对方刚才引开怪兽以及教导他们爬下躲开怪兽的追击，光是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就足以让他立刻冷嘲热讽。

在拿出黑水墓葬的时候经历虽然诡异，可毕竟不像肖炘杰那么被符文附身的恐怖，因此还没有被视为神选者带来的切身感受，对于神灵、古蜀传说什么的，依然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我再说最后一遍，如果你再侮辱我的信仰，我不介意拿你去喂那只守护兽！”羌族青年同样用冰冷的语气说道。对方的语气里，对于他视若性命的圣山，依然是带着万分的不尊敬和不相信。

那可是所有羌人心中的圣地，任何侮辱，哪怕仅仅是言语上的，都是对他这种信仰坚定的人的藐视，为此他会不惜以血的代价来洗刷这个耻辱以及纠正对方对圣山的不敬。

如果不是对方很可能是感受到圣山召唤的有缘人，他会十分乐意用在地下拳场学到的几个新的招式，让这个嘴巴阴损的家伙尝尝彻底闭嘴。

苏从云淡淡地一笑，没有接话。他对自己的身手十分自信，在他

眼里，这个小个子的羌族男子，未必是自己的对手。

第十二章　前往圣山

“说了这么半天，还不知道这位羌族兄弟怎么称呼？”肖炘杰眼看着两人似乎又有争执起来的意思，连忙岔开话题。

“你们可以叫我‘丹木’。”那个羌族青年淡淡地道，对于肖炘杰，他明显要稍稍有好感一些。

“丹木？是羌族名字，没有汉族的姓么？”肖炘杰笑着问道。

“有，我跟着我母亲姓谢。谢丹木！实际上，我是羌汉混血儿！”

谢丹木这个名字，给了肖炘杰异样的熟悉感，他总觉得自己似乎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至少，是十分类似的。

可是想了半天也没有头绪，也就不再费神了。

“光是朝前走不一定有出路，我们不会迷失在山腹中吧？”好半天，沈万年教授才小心地问道。

现在对于那个诡异的墓葬，他已经不是之前那般急切了。不是因为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中没有心思去想，而是在山上的诡异经历，让他感觉神奇的同时，对于神秘莫测的古羌圣山更加感兴趣。

古羌族和古蜀文明有着割舍不断的天然联系，研究羌族最根本的圣山，未尝就不能为多年来已经陷入停顿的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而在这个环境中，似乎天生就对这里的一切有着某种熟悉的谢丹木，应该是他们能最终找到出路的关键所在。

有时候就是这样，明明知道前方不一定有出路，可是只要有人站

出来能用简单的逻辑分析出一个看似正确的结果，那么其余的人，都会有意无意地开始相信这个人，哪怕他对方的学识再高也是一样。

现在的谢丹木，就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这样一个引路人的角色，不管是他羌族人的身份，还是刚才一半是胆大一半是幸运利用那个怪兽的弱点，带领大家有惊无险地逃离到现在的位置，都不知不觉地让周围的人开始相信他，哪怕他说的话，是如此的没有根据。

或许只有天生带着几分叛逆的苏从云，对于这个身份可疑的羌族青年有着本能的敌视，在他看来，这个从一开始就不是很愿意救助自己的家伙，远不如肖炘杰这个总算是共患难过的小白脸可靠。

这是个孩子气的想法，尽管他早已经不是孩子，可有时候还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第一印象。

“这个谁知道，我们现在什么也看不见，就算敢开电筒，你以为那点电够用多久？不过是凭感觉在走，到底能走到哪一步，谁也不知道。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很快就会因为缺乏水和食物，以及充分的休息而体力耗尽。在那个悲惨时刻到来之前，大家还是尽量少说废话吧。”丹木说完这段话，就再也没有开口。

肖炘杰摇头苦笑，这家伙是故意打击大家的士气的么，本来还沉浸在先前那些震撼的传说中，还没有感觉到饥渴和疲累，可是被丹木这么一说，他才感觉自己早已经饥肠辘辘，虽然在河流中喝了一肚子水暂时不会感觉到口渴，可是受伤的小腿以及身体的疲累却不时地在提醒着他，不可能再支持太久了。

也许，就这么解脱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吧，至少没有落在怪兽嘴里成为食物那么悲惨，也不用担心山爷的小弟把自己乱刀砍死，只是可惜……可惜自己到最后，还是什么线索也没有查到。燕大叔，山爷，还有其余四个莫名其妙死亡的人，加上墓葬处戴上青铜面具后死亡的孙科，一共是七个人。他们的死亡真相，那个冷漠而执著的女刑

警，会最终找出来吗？

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会想着那个脾气不好的女人！

肖炘杰差点给自己一巴掌，这真是一种怪怪的情愫，明明自己是个逃犯，对方是誓要抓住自己的警察，自己却还在起着不该起的念头！

他心中突地一惊，似乎越是往洞穴的深处走去，心中纷繁杂乱的念头就越是压制不住。就像当初发了疯似的只想着朝这个方向逃跑，在长途车上时他稍稍冷静下来，还以为自己是在慌乱下怕被在警局说不清那个误会，也怕山爷的小弟们报复才慌不择路地逃窜，可是现在想想，那时的心情，竟然和现在有了几分相似，似乎真的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着自己的思维，就像在墓葬的最后一个小时时一样！

他眼前又闪过山爷死时的诡异表情。

以前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也就罢了，那时即便是山爷死在他面前，他也以为那是中了什么能导致幻觉的毒药，没有想到灵异的方向去。可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又发现这里真的有什么能影响人思维的东西存在，那么，山爷和其他死法类似的几个人，会不会也是因为这种影响人思维的东西而产生幻觉死亡的呢？

圣山……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圣山！可能让人诡异地死亡，又让其他人莫名其妙地来此，还有那现在也说不清的车祸，这一切的一切，都似乎因为一个又一个的疑团而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我们，都是有缘人么？被神选中的神选者，将为了神的苏醒而战斗？那么丹木也应该是神选者之一吧，既然如此，那会真的如方才苏从云所质疑的那样，不会如此轻易地死亡吧？

他突然想到同样出车祸的悍马中掉出来的三个人，心中更是没来由地一紧，那三个人，不会就是剩下的三个神选者吧？若真是如此的

话，似乎一切都有了解释。

被诅咒而死，或者说成为祭品的人一共是七个，而神选者，同样是七个！

神，或者说那个鬼鬼祟祟的神使，以牺牲七个人的性命为代价，挑选了他们七个作为候选人，这个图谋，必定不会太小。

想到这里，肖炘杰突然有了前行的动力，既然“圣山”，或者说圣山上的某种东西，希望自己来此，那么，自己就如它所愿好了。它真的要杀死自己的话，只要也影响自己的思维去主动跳崖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朝里面走走停停，偶尔才使用一下电量所剩无几的防水电筒。经过了四条岔道，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丹木全都选择的走最左边的道路，对此他也难得解释。

大概两个多小时后，除了丹木，其余的人都没了体力。沈万年自不必说，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肖炘杰腿部受伤，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奇迹。而苏从云，在水流中一直固执地抓着自己的老师没有放手，即便是掉下瀑布时也是一样，那时的举动就将他的体力耗得七七八八，加上后来在岸边的惊险经历，以他跆拳道黑带三段的身体素质，这个时候也是累得不行。

几个人找了一块还算是平整的地方脱了外衣晾在身边，然后倒头睡下，也不去想那头怪兽是否会顺着洞穴的方向追过来。

肖炘杰和丹木都睡得尤其香，一个是因为想通了，一个却是因为对圣山的深信不疑，知道对于一个羌人来说，这种召唤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肖炘杰是被一声惊呼吵醒的。

发出惊呼的是苏从云，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这个时候像是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

肖炘杰揉揉眼睛，突然意识到自己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对方跳起的身影。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附近有光源，虽然离得远，可再也不是昨晚那样黑得如同浓墨了！

顺着苏从云手指的方向，肖炘杰真的看到一点光，那是这个充满了岔道的洞穴的出口，现在已经是白天了，光源就是从出口处射进来的，只是离那里大概还有两三百米远，这里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对面的人影。

肖炘杰喜不自禁，似乎连腿也不疼了。但他刚走了几步，这才发现好像除了苏从云和刚站起的沈万年外，这里似乎还少了一个人。

“丹木呢？”肖炘杰问道。

“谁知道呢？我醒来后就不见了这家伙，可能是早已经提前走了！”苏从云毫不在意地说道，他对那个羌族青年，实在没什么好感。

沈万年摇摇头，不再数落他，对于这个才华横溢但是既高傲又有点心胸狭隘的弟子，他是既欣赏又头疼。苏从云什么都好，就是这个性格将来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

三个人相互搀扶着朝光源走去，两三百米的路，又不像昨晚那样伸手不见五指，三个人却走了近十分钟。

洞穴的出口只能容一个人爬着通过，肖炘杰刚爬过洞口时，就被眼前的景色震惊得呆住了。

这是一个仿佛只存在于梦中的仙境般的巨大峡谷，明明外面还是萧瑟的秋天，可是这里却依旧春意盎然，绿草遍地，花香袭人，数不清的高大古树更是连成一片看不到尽头的森林，而远处，三座呈品字形巍然耸立通体雪白的大雪山，比肖炘杰见过的任何一座山川都要高大壮丽，就连号称四川海拔最高的四姑娘山，在这三座大雪山面前也相形见绌。

圣山？这便是羌族传说中的那三座圣山？

他从来不曾知晓，在四川，居然还会有这样的三座雪山的存在！这样呈品字分布，又高达至少五千米的雪山，在黑水县也有，那便是被藏族同胞视为神山的三奥雪山，可是羌族传说中阻挡魔兵的三座圣山，却一直没有定论到底是哪三座。

随着他爬出洞穴，后面出来的使徒两人也是一副合不拢嘴的惊讶表情，最后，五十多岁的老教授，颤颤巍巍地对着圣山的方向，无比虔诚地跪了下去。

“释比之祖木纳，以天大的法力隐藏起三座圣山……这个传说，是……是真的……”苏从云感觉嘴里有些发苦，他再怎么不愿意承认，可是那三座高大的雪山却像是刻意要和他的疑惑作对似的，在远处的云端里招摇。

“怎么可能……那条地底暗河，究竟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方，四川阿坝境内？西藏……不，整个中国境内都不曾发现这样三座高山存在。它们太高大了，光是目测，海拔高度都至少有五六千米，这样的山峰，就算人在地面上发现不了，可是天上的卫星绝对能够拍下来……”肖炘杰朝草地走去，他的步子很轻，生怕这一切都是一个幻梦，而脚步太过沉重，就会把这个梦惊醒似的。

不远处，一群野生的山羊悠闲地走来，像是纯白的云朵悠悠飘过，它们好奇地盯着这三个不速之客，却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

甚至有一只小羊跑到肖炘杰面前，盯着他看了好一阵，然后伸出粉红的舌头，舔了舔他的手心。

手心上传来的湿漉和麻痒之感，才让肖炘杰感觉到这不是在做梦，而是看到了最真实的画面，在梦中也不可能看到的画面。

“我说过，我们是被圣山召唤过来的，你们偏偏不信！”一个声音煞风景地响起，是丹木。

小羊吃了一惊，有些慌乱地跑开，回到羊群后，又伸出投来朝这边好奇地看着。这个正从树林中朝这边走过来的人，让它着实吓了一跳。

沈万年从地下站起，眼睛中充满了神往。

“不管我们是否是被圣山召唤来到这里的，我想，前往圣山一趟，大家应该不会反对！”沈万年严肃地说道，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奇迹，坚持了几十年的世界观都开始动摇，如果不去看个究竟，恐怕这辈子都难以心安。这个时候，他早已经把走出去回归人类社会这个念头抛之脑外。

肖炘杰和苏从云都点头，他们这个时候才看清楚丹木的样子。这个年轻人从外貌上看不出和汉人有太大的区别，不过比他们两人看上去要大一些，大概二十七八的样子。丹木长得十分结实，外衣脱了下来，露在外面的皮肤呈健康的小麦色，微微有点透着粗犷的黑红。可是他整个人并不高大，也就一米六五的样子，甚至比接近一百八十公分的苏从云还要矮上半个头。可是肖炘杰毫不怀疑，这个仿佛一头安静的豹子般的羌族青年，一旦爆发起来，自己和苏从云加起来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终于直观地感受到丹木的精神气质，苏从云对他的轻视才渐渐收敛了起来。他并不是狂妄之大的笨蛋，一旦确认对方并非是自己能够

招惹的，就不会再自讨没趣。

丹木的双手都背在背后，反手拿着自己的外套，似乎里面包着什么东西。

“就算要去圣山，但总归要吃点东西才行。”丹木淡淡地笑着，然后将包着东西的外套打开来，里面是十来个个或青或红的果子。

“这些是什么果子？”肖炘杰问道，他对对方能这么快找到野果十分佩服，要知道丹木和他们一样，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可是这个只有一半羌族血统的年轻人，对这里却熟悉得像是自己家里一样。

“反正能吃就是了。”丹木把这些果子扔过来，然后道：“不过小心，这些果子比较酸，味道虽然不错，可吃多了牙会软的。”

肖炘杰接过后选了一个青色的果子咬了一口，感觉像是在啃青苹果，只是比市场里买的青苹果更酸，但果味也更浓，有一股买来的水果所没有的浓郁的清香气息。

他一口气吃了三个不同的果子，除了有个微微有些涩口外，另外两个味道真的还不错。

他佩服地看向丹木，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可以食用的果子，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事。

“吃饱了？那出发吧！”丹木对着圣山的方向，轻轻说道，但是谁也听得出来，他的语气中有了一丝颤抖。也是，不管是谁，面对信仰中的圣地，还能像平常一样完全保持平静，那反而是显得不正常了。

几个果子就想完全吃饱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些性情温顺的山羊虽然看上去很好捕捉，但在这仙境一般的地方，却是谁也兴不起捕捉山羊然后烤来吃这种严重破坏气氛的念头。

圣山的距离，看起来不过十来二十公里，可是真走起来，却耗费了四个人半天的时间还走了不到一半。一路上四人都带着或虔诚或卑微的心态沉默着，很少开口说话，毕竟像现在这种如同朝圣般的心态，即便在此之前不存在圣山崇拜的肖炘杰等人，也心怀畏惧不敢多言。

在通过那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时，一声沉闷的枪响，却突地打破了平静。

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这里还有其他人？

丹木的目光中射出冰冷的寒意，在羌人心中的圣山附近开枪，不管是为了猎杀动物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都是对圣山的大不敬。

羌族崇拜的众多神灵几乎皆无偶像，而统统以白石为象征，供于屋顶塔子上，屋角神龛上，火塘里，田地中，山头上，神林里。而“白石崇拜”，实际上就是“圣山崇拜”的一种外在形式而已。

在羌族的传说当中，圣山是被释比之祖用法力隐藏起来，凡人不得靠近，所以日常的祭祀只能用白石来替代。可现在，羌族传说中的圣山就在眼前，却居然有人在附近开枪，这样的行为对于自认是一名羌人的丹木来说，是对天神的大不敬。

第十三章 故人重逢

丹木立刻行动起来，朝枪声响起的方位跑过去，他微微弯腰，跑动的动作犹如一条敏捷的豹子，腿部的肌肉有力地带动全身朝前安静而快速地窜去，只是短短十几秒，就消失在茫茫树海中。

肖炘杰一呆，低声对苏从云说了声“照顾好沈教授”就立刻跟了上去。对方手里有枪，就算丹木的身手再好，面对枪支还是显得苍白无力。

他摸了摸藏在怀里的那只六四式手枪，在背过苏从云他们后，他悄悄把枪拿出来。抢夺警察枪支是大罪，即便是事后证明了在山爷的死上面自己的无辜，可是这条罪名是跑不掉的。

可是面对那个看似冷漠，实者热心的羌族汉子，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自私地任凭对方去冒险。

何况，开枪的不知道是什么人，偷猎者？盗墓贼？亦或是偶然找到这里的探险家？在肖炘杰的认识中，在对枪支管理极为严格的国内，持枪的除了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关的人外，一般就可以和重大犯罪分子联系起来。

当然，他自己这个暂时拿着枪支防身的人，被本能地排除出“坏人”的范畴了。

只是，对方到底有多少人？他相信不管是偷猎还是盗墓的，都绝不可能一个人来此，现在唯一期望的，就是对方也是乘车流落于此的乘客，不过恰好是一名携枪的犯罪分子而已。

他猫着腰轻捷地向前，苦笑着，说起来，在所有警察的眼中，他自己才应该是一名顶着谋杀嫌疑，然后袭警携枪逃跑的武装危险分子！

就在他以为自己几乎快要跟丢丹木时，一声女人的尖叫过后，又是接连的三声枪响，再接着是某种生物惊天动地的怒吼。

开枪人的枪法似乎很好，三次连续的点射，中间的差距都不到半秒。

冷汗从肖炘杰的额头留出来，握枪的手也微微湿漉。尽管他也在射击俱乐部锻炼过一段时间，可是枪法还是只能算是业余水准的，最多只能说会用枪而已。和这种把连射控制到如此精确程度的人相比，他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可是这个时候没有退路了，想到对方那可怕的枪法，如果双方一旦碰上，自己生还的几率很小，还不如趁机看有没有机会干掉对方。

只是，刚才那声女人的尖叫让他稍稍放心，对方的团队中有女人，那么想来多少会有点顾忌。

就在他快要接近枪声响起的地方时，对面突然跑过来一个棕色头发微微发福的老头。

肖炘杰明显一愣，他实在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这个地方，遇到一个外国人！

老头看见他的时候也是一呆，手本能地垂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滑进了手里。

两个人就这样对望，然后一个身穿白衣的美丽女人从密林中跑出来。她似乎是一名东西方混血儿，惊慌失措的神情却掩不住美目如画，身上的衣衫尽湿，又被乱石树枝挂得支离破碎，若隐若现的雪白

肌肤让定力极好的肖炘杰，也有了一瞬间的失神。

混血美女看见肖炘杰也怔了一下，然后大声叫着：“叔叔，这位先生，快跑，后面有怪物……”然后拉着那外国老头一起，朝肖炘杰这边跑过来。

混血美女的汉语说得很好，这多少让肖炘杰有些意外。可他没有动，任凭两人从自己身边跑过。他还没有看见丹木，对于这个外冷内热的羌族青年，他不能说放下就放下。

不料混血美女跑出几步后，又转过身来拉肖炘杰，神经高度紧张望着前方的肖炘杰一个趔趄，露出藏在袖子中的手枪来。

混血美女放开他，然后警惕地后退，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后终于小心翼翼地道：“先生，前面还有一名女士在掩护我们，你能……帮帮她么？”

肖炘杰鄙夷地看了外国老头一眼，虽然是老头，但看上去着家伙身子骨还是十分结实，居然让一个女人在前面阻挡怪物，自己却最先跑出来。

他突然想起来了，当时是三辆车一起掉进河里，这两个人和里面那位女士，很可能就是悍马车上的乘客。

他没有再犹豫，捏着枪朝密林里面走去。如果丹木遇上他们口中的怪物，在这么空旷的地方，怕是不太可能像昨天晚上一样轻易地躲开。

他们口中的怪物，想必就是圣山的守护兽了吧？那种似鳄非鳄，似蛇非蛇的生物，在从来没见过这种生物的人类眼里，的确称得上是怪物了。

前行了不到一百米，肖炘杰背心寒毛一炸，像是感觉被什么东西

给盯住了。他猛地转身，但看见的却是丹木似笑非笑的脸。

他吓了一跳，有点恼怒地道：“你什么意思？”

丹木淡淡地道：“没想到，你这家伙手中居然有枪！”

肖炘杰握枪的手本能地一紧，可是枪口却没有对向这个有着相当好感的羌族青年。

“别紧张，你能跟上来，至少说明不是那么不讲良心。对于敌人，我们会骄傲地扬起手中的弯刀，可是对朋友，我们羌人一向只会用美酒招待！”丹木朝前望了望，接着道：“前面还有个持枪的女人，她枪法很好，甚至打爆了守护兽的一只眼。不过手枪的威力有限，守护兽的鳞甲，用手枪根本射不穿！”

“你似乎对守护兽受伤，并不怎么愤怒？”肖炘杰有些诧异地问道。

“守护兽并不是羌族的神兽，只是释比之祖木纳用妖邪的魂，各种害兽的身体拼合而成的护山恶兽而已。它们不分敌我，只要有人靠近圣山就会撕咬，对于这样没什么头脑的动物，用得着为它们而愤怒么？”丹木云淡风轻地笑道。

这个时候，随着两人的前进，已经能够看见一条从头到尾总长五米多，立起的身体部分也超过三米的守护兽昂起上半身，张着血盆大口的面孔左摇右晃，右眼中有暗红色的血液流出，即使是远远看去，也说不出的狰狞。

丹木抽了抽鼻子，压低了声音说道：“那个女孩子真不简单，隐匿的功夫很到家，守护兽居然没有发现她！”

肖炘杰心中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连看起来对于守护兽十分了解的丹木也佩服不已。按照丹木的说法，那女人手中的枪对守护

兽的伤害应该不大才对，可她竟然能在慌乱中击中守护兽的弱点之一眼睛，这样的枪法和实力，放在国内怕是只有女子特警队出来的人才能办到。

想到在全国都非常有名的四川女子特警队，肖炘杰心中闪过一个很不妙的念头，不会，是那个叫柳衡的女警吧？

他知道当初这个女警一直跟在自己车后，而且自己的衣服很可能被对方做了手脚才一直没有跟丢。在汶川换过那警员的衣服后，他自信自己突然的转向一定扰乱了对方的视线，可如果对方还是这么快就跟了上来，那这女人能力，未免太可怕了些。

前面的草丛，突然鼓起一个包，然后一团绿色的物体，缓慢地朝这边退来。

肖炘杰惊讶地张大了嘴，在这个方向，他已经能看出那是一个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的人影。女人美丽的曲线被贴身的牛仔裤完美地勾勒出来，在上半身作为掩护用的杂草和树枝，却更为那个弯腰倒退的美丽身影增加了几分诱惑。

这样好的身材，难道，不是柳衡？肖炘杰稍稍松气，不管怎么说，在这样的环境下都能遇到那个冷漠的女人，那他实在没话说了。就算被对方抓回去，也算是认栽了。谁会料想到，自己会在逃过车祸那场劫难后，无意间进入这古羌圣山的所在呢？

那头守护兽咆哮了一阵，然后开始在附近游走，试图找出伤害到它的胆大人类。这个时候肖炘杰能看清它的全貌。

那是长五六米的粗壮蛇形生物，但没有蛇的那种细长的感觉。它的整个身子和常人差不多粗细，分成三段，前半段的两米多直立朝上，中间的近两米贴在地上似乎是行走的主要肢体，只有尾部的两米多渐渐小下去，不时地摇晃一下，展示着一看就知道的不菲攻击力。

守护兽全身的鳞片散发着暗红色的光泽，无足，无角，两只有力的爪子在游走时垂在身体旁边，随时准备着致命的一击。

肖炘杰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这个怪兽的头部不是鳄鱼般的形状，而是换成一颗人头，那么看上去也不会像什么人首蛇身的烛龙，而更像是某些游戏中有手无足的“蛇人”。

果然不愧是恶兽！用恶兽守护圣山，以免凡人靠近，这在各族的传说中都有记载，只是形象不同罢了。

不过，如果是现代人携带犀利的重型武器前来呢？既然手枪能打爆守护兽的眼，那换了反器材狙击步枪呢？亦或再夸张一点，用穿甲弹！想来不管是什么恶兽，都会被炸得稀烂吧？

肖炘杰摇了摇头，赶紧把这个有些渎神的念头挤出脑外。这里可是羌族的圣山所在，自己莫名其妙地来此，还有那六个人的离奇死亡，都似乎和三星堆在二十多年前出土的文物有关，而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学术界中大都认为和古羌文化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要说这其中没有什么超自然的现象存在，这个时候他反而不会相信了。

他几乎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由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而今后，随着可能遇到的诡秘事情越来越多，肖炘杰几乎能预见到将来必定会朝虔诚的信徒转化。

现代的火器或许的确能轻易地射杀这些对古人来说厉害无比的守护兽，可是再犀利的武器，面对那种能让人离奇死亡后面目还保持笑容的超自然力量时，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到了这个时候，肖炘杰心中已经八成相信那六个人的死亡，并不是什么复仇或者哪个隐秘势力的阴谋，而很可能是这某种延续自古蜀文明的神秘力量！

那个女人已经退到离肖炘杰和丹木所在的方向约二十米的方向了，这个时候她才抖掉身上的的草叶，露出美丽却带着冷漠而坚毅的脸。

肖炘杰心中暗暗叫苦，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就在他生怕击伤守护兽的女人是来抓自己的女警时，却偏偏发现最坏的情况才是最真实的。

那个女人，不是柳衡还能是谁？脱下了警服的柳衡显得稍微有了几分女人味，可是一直拿在手中没有放下过的枪，却也让她身上的威严丝毫不减。

柳衡很快发现了躲在树后的两人，她看见肖炘杰时，也是吃了一惊，枪口自然地对准了他。

肖炘杰心中一片紧张，不知道是应该同样举枪，还是乖乖地投降。

举枪的话，不说他没有真正伤害一个警察的胆量，光是对方犀利准确的枪法，他就没有多少胜算。可是投降……难道自己真的要因为某个诅咒而背上牢狱之灾？以前他认定凶手是当年那三个土夫子的后人或者买走那件文物的神秘人，就算这些人都很难找，可终究是有形的凶手，总会留下什么线索。可是现在，凶手很有可能是无形的诅咒，这种冤屈，要他如何去洗刷？

旁边的丹木目光一寒，不管是谁，用枪对着自己刚刚认定可以成为朋友的人，都是他的敌人！

似乎感觉到这个耿直的羌族青年身上淡淡的杀气，柳衡明智地退开几步，枪口微微朝下，淡淡地说：“不想引来那个怪物，就都暂时放下恩怨，一切出去再说！”

对于这个提议，肖炘杰自然是毫不保留地说好。他看了丹木一

眼，这个身份神秘的羌族青年微微点头，身上那丝杀气收敛不见，柳衡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她看了肖炘杰一眼，冷漠的脸上绽放出一丝难得的笑意："你倒是会逃，不过我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这里见到你！"

丹木眉头一皱，问道："你们认识？"

柳衡哼了一声，道："不知道别人的底细就想帮着出头，真是……"

她没有说下去，因为她突然发现对一个看上去意志坚定的男人说这些，实在是无用至极。

肖炘杰苦笑着，一边和两人一起缓慢地朝沈万年他们所在的方位退过去，一边朝丹木介绍道："这位是柳衡警官，好像是成都刑警大队的一名分队长，严格地说，她应该是来抓我的……"

丹木"嗯"了一声，对于这句话中的潜台词，并没有多说什么，似乎自己的朋友很可能是一名逃犯，以及自己刚才对一名警察起了杀心，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位……是羌汉混血儿谢丹木，不过丹木一直认为自己是羌人，对于羌族文化，也十分了解。别看他不爱说话，实际上他还在英国留过学……"

"是到过英国，不是去留学。"丹木纠正道。

肖炘杰尴尬地柳衡笑笑，丹木说到出国，他自然而然地就想到留学，谁知却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他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个女警时，他总是会毫无保留地说出一切："实际上我们也才认识不久，具体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柳衡叹了口气，问道：“肖炘杰，你何必要逃？”

“不逃，难道等山爷的人来监狱砍死我？”

柳衡眼中闪过一抹异色，先前她只以为肖炘杰的逃跑是为了洗刷自己的冤屈，却没有想到其中还有这样的缘故。也是，一个地下教父般的人物突然死了，还死得如此奇怪，续任者如果不为山爷报仇，那个位子又怎么可能坐得稳？

她的心中微微后悔，当时如果自己早点说明，似乎对方就不用落到现在这般被通缉的境地。就算这件事他能立下什么功劳，可是袭警逃窜，强抢警服枪支的罪名，却足够毁掉他一生的。

“其实，我在你身上装了窃听器。”柳衡低声道。

“这个我多少猜到一点……什么，是窃听器，不是跟踪器？”肖炘杰一呆，他可知道这期间的区别很大，如果是窃听器的话，自己的冤屈要洗刷，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毕竟在山爷的房间中，因为没有影像资料，来自警方的录音，将是最有力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

“为什么不早说？”肖炘杰的脸色阴沉下来，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逃跑显得太过莽撞，或许只要进入到警察局，只要这个女警拿出那些证据，自己不久就能堂堂正正地出来。

“你给过我机会说么？再怎么样，也要把你带回警局做一个调查再拿出那些证据吧……”

“算了，或许这也算是天意吧。”肖炘杰看着那头守护兽消失的声音，想到自己和沈万年教授等四人莫名其妙地因为一些冲动的情绪坐上那趟车，知道有些事是避免不了的。即便是当时自己没有冲动，很配合的跟着警察回到警察局，可是那股力量还是会采用其他手段，召

唤自己来到这个地方。

要搞清楚一切，或许只要进入圣山就能得到答案！

他对柳衡的那一丝恨意，因为这个想法而消失了，随即想到，他们是为何会来到这里的？至少他能够肯定，柳衡和刚才那两个外国人，都没有和他坐同一趟车。

“没什么，我搭乘一个国际友人的车，但是没想到突然遇到泥石流，把我们的车子和前面的客车一起冲下悬崖……”柳衡脸色突然现出古怪的神色来：“你们，不会就在那辆客车中吧？”

见两人都开始点头，柳衡轻轻地问道：“其他的人呢？”

“一起被地底暗河冲到这里，除了我们就只有一对考古的师徒，至于其他人，很可能都遭遇不测，就算有生还的，在昨天那个环境下暂时也找不到了。”

客车上至少可以坐二十多个人，面包车上也还有两个民夫和李昀以及司机，总共加起来那可是近三十条人命啊！柳衡感觉心中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这算是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了。所幸的是，自己和那两个国际友人的越野车虽然也翻下山崖，可三个人竟然都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只是在不久前被那个怪兽追击时，倒是被吓得不轻，好在柳衡常年的严格训练发挥了作用，让一老一弱两个外国友人先走，自己在后面开枪引开那头怪兽。

“你倒真是胆大，一个女人，居然也敢去惹守护兽！”眼看着要和沈万年教授师徒会合，丹木说道。

“女人怎么了？”柳衡眉毛一杨，随即听明白过来，那是什么守护兽，这个羌人，知道这个怪兽究竟是什么！

当她询问时，丹木已经懒得开口，还是肖炘杰还是详细地把关于

守护兽的传说，以及他们几个讨论时的推论说出来。

听说自己开枪打中的是守护圣山的恶兽，柳衡看了看手中那把对怪兽来说实际上威力不大的手枪，轻轻地摩擦了一下，将它收进枪套中。

第十四章 神秘符号

和沈万年师徒汇合后，这才发现那两个和柳衡一起的外国人，已经提前和两人在一起了。这么大的森林，四个人居然会汇聚在一起，这不得不说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什么在指引着众人。

七个人汇合后，先是一番客套的身份介绍，那名微胖的外国老人叫萨迦德，今年五十五岁，是一名犹太商人，同时也是一名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景色的中国通。

这次萨迦德带着侄女西玛一起自驾前往阿坝的黑水县，据说是要到东拉山大峡谷去旅行，路过汶川的时候，正好遇到突然福至心灵，怀疑肖炘杰是从G317国道逃跑的柳衡。于是柳衡就搭乘萨迦德那辆性能极好的悍马H3，重新开始追击之旅。至于茂县方向，则由她的同事进行布控。

从成都到汶川，这一路上在柳衡强势安排下故意对肖炘杰的放行，让她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如果不能接近肖炘杰找到那些连环死亡案件的线索，等待她的肯定会是刑警大队严厉的批评。可是对于她异想天开的怀疑，局里终于不再毫无保留的支持，她也就有了在国道上拦车的壮举。还好，她遇到的是古道热肠的萨迦德，如果换了旁人，难免会怀疑这是稽查黑车的“钩子”在试图“钓鱼”。

汇合后的七个人明显地分成两个小圈子，只是萨迦德和沈万年教授似乎有点一见如故的味道，兴致勃勃地聊得起劲。萨迦德的学识十分丰富，不管是对于中国四川的古蜀文明，还是对于自身民族的闪族文化，亦或两者的相互变迁，都有着很深的理解，这让沈万年教授大起知己之感。

“萨迦德先生，请问，你是什么原因会选择前来黑水县的？按理来说，经过茂县那条路应该更近才对？”面对肖炘杰的问话，萨迦德似乎一时间没有听清楚，本能地回了一句：“什么？”

肖炘杰又重复了一遍，萨迦德有些感慨地说：“这个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主的指引吧，也只有我主的无上威能，才会指引着我来到这个天堂般的地方！”顿了顿，他又幽默地补充道：“当然，进入天堂前，我们得先应付偷偷从地狱跑上来的恶蛇！”

但是他的幽默并没有赢得周围人的笑声，尤其是沈教授师徒，脸色都露出诡异的神色来。这个老头，竟然也是神选者之一？一个来自以色列的犹太人？

“柳警官，你不会告诉我，是因为你在没有追踪器的情况下，凭逻辑分析我要走这条路才追过来吧？”肖炘杰把头转向柳衡，又问道。

仔细思考了一下，最后茫然地摇了摇头，道：“严格地说，我的确是凭一个女人的直觉……女人的直觉往往都很准，不是么？”

肖炘杰点点头没有回答她的反问，而是再次把问题抛给了沈万年：“沈教授，‘7’这个数字，在羌族文化，或者古蜀文化中，代表了什么？”他再次想起那神秘人口中的所谓的“第七个祭品”，现在这里的人数正好也是七个，而他们都是莫名其妙地受了莫种直接针对心灵的召唤而来，这就让他对七这个数字，更加地感觉到警惕了。

他跟在燕大叔身边，曾经学了不少数理学说，知道这个数字在各族的神话传说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数字崇拜许多民族都有，至于羌族，我只听说过有对‘3’的崇拜。比如白石所化的大山是三座，同时3又是象征多的意思。至于古蜀文化中么，对于‘7’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倒是对于‘5’，有着

相当多的应用。比如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有一组图案，人头上戴着五齿高冠；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也是头戴五齿高冠，同时出土的类似车轮的青铜太阳轮形器辐条均为五条，而整个古蜀国的历史也由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五代组成……不过，按照古代数理学的解释，‘7’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比如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就认为，7为‘阳之正也，从一微阴从中出也’。另外，在古代，中国人把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7’在民间，最主要是人死后讲究‘头七’，同时也表现为时间的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结……”沈万年说到这里，突然发现周围的人神色都显得有些不自然，这才猛然间惊觉，这里的人数加在一起，正好是七个！

“之前，有六个人因为曾经和三星堆的某样文物有过关联，都带着如同那些纵目青铜面具的表情离奇地死亡……”肖炘杰轻轻地说道。

“也许不止是六个，已经是……七个了！就在昨天我们掉下山崖前半个小时，我接到电话，在金沙遗址附近，又发现一具有着相同死亡特征的尸体……虽然表面上看那人是死于心肌梗塞，但是他的面目表情，依然是带着诡异的笑容，且两眼极度突出几乎要爆出眼眶。”柳衡的语气中也透着古怪，作为一个刑警分队长，经她手办的人命案子也不在少数，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异的连环死法的。

所有人都打了个寒战，七个人离奇地死亡，然后他们七个像是被某种力量召唤着来到这里，这之间的联系，太过诡异了。

“嗯？这么说，多了一个？”肖炘杰有些诧异。

“怎么会多一个？”

“沈教授，还记得孙科么？”

“当然，虽然和他相处了不到两天，可是他死得如此诡异，怎么可能不记得？”沈万年苦笑着答道。

“按理说，他才应该是第七个，因为我听那个神秘人说过，孙科是第七个祭品！”

“这么说来，在金沙附近死亡的人，很可能是被人以类似手段嫁祸的？”柳衡眼睛一亮，这倒并非不可能，一旦什么事情成为社会热点，就肯定会有人模仿这种手法，除了群体性共性诱发这种手段外，也是转移警方视线的好办法。

“沈教授，刚才你说，‘七七’，为终结之数，这又代表着什么？”肖炘杰没有回答她，而是继续朝沈教授问道。

“死亡的七人，和险死还生的七人，由生到死，再由死到生，完成一个七七之数的循环！可能是终结，但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似乎真的是被某种超然于天地间的意志所选中……”沈万年的语气有些颓然，要他完全相信圣山中的种种奇迹还要好一点，但这种数理之说，他向来是作为笑谈的。可是偏偏他曾当做笑谈的东西，这个时候反而能勉强解释目前的状况。

“大家情绪这么紧张干什么，或许这根本就是一个巧合。”肖炘杰牵强地笑了笑，只是这话，连他自己也不是那么相信。他对于数理之说，同样有着很深的造诣，这一切都归功于燕大叔这两年对他的教导，甚至，在某些数理学说方面，他自信不会比沈教授的成就要差。

“那个什么圣山，还要去么？”望着那三座高大的雪山，混血美女西玛细声细气地问道。

“为什么不去？既然那里有什么力量想要我们过去，如果我们就此折返的话，说不定反而会被什么怪兽断了退路，还不如朝前闯上一闯。”肖炘杰豪气干云地说道。

“对，我倒是觉得，那些所谓的守护兽，其实根本没有阻挡我们的意思，反而像是一直在把我们往圣山的方向追赶。它们只是在阻挡我们原路返回而已……”丹木喃喃地说，对于只在羌族释比间流传的圣山守护兽，他知道这些恶兽的力量绝对不止表现出来的这么简单，要不然当初木纳释比就不会选中它们了。

可是，这些守护兽一路上似乎从来没有真正伤害哪个，如果说是他缺乏足够的实力或者凶残的信念还说得过去，可是对于这样的恶兽来说，不管哪一样，都是最不可或缺的。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圣山中的某种东西在召唤着在场的所有人，这种召唤都是从心灵或思维的层面发出的，甚至是跨越半个地球的以色列甚至英国，都能感应到这种召唤。也就是说，圣山对于某些特定人选，有着完全跨越空间的心灵传导能力。这即便是在玄学领域，也是一种很难解释的现象，可现在却偏偏在几个人中出现了，以各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是找到我们七人之间的共同点！”肖炘杰开始调动所有的脑细胞开始推理，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可是抽丝剥茧下来，总会找到一些线索。

“我们可以做第一步推论，先从死去的那些人开始。七桩离奇的死亡案件，最大的共同点有两个：一，死亡后都出现纵目现象，并且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二，七个死亡的人，或多或少都和二十多年前的一次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买卖有关……”对于肖炘杰所说的第二个共同点，在场的人反应各不相同。这话只有柳衡能够完全听懂，毕竟当初山爷向肖炘杰说那些话时，她正好在利用窃听器偷听。

“你说什么？文物买卖？”沈万年教授一下抓到了关键点，稍稍推算了下时间，发现那正是三星堆文物开始大规模出土的八十年代中后期。

而萨迦德，闻言却是微微一震，眼中闪过惊喜的光芒，却并不说

话，静待下文。

西玛美丽的双眼中有一片冰蓝若隐若现，这个时候紧紧地盯着肖炘杰，似乎他说的话里，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至于丹木，一听到二十多年前的文物买卖，眉头开始深深皱起，久久不见舒展。

“或许有人不知道二十多年前那桩的文物买卖到底是什么意思，柳警官，要不你解释一下吧？”肖炘杰笑着对柳衡道。

“有什么好解释的？不就是四五个刚出道的混混，杀死了当时的三个土夫子，从他们手中抢走了一件在三星堆档案馆也不曾有记载的珍贵文物，然后倒手卖到国外么？”柳衡冷冷地说。

肖炘杰一愣，他不明白为什么柳衡提到这个，声音会一下冷下去。

“其实这件事我很早以前就想查个究竟了，只是时间太过久远，什么资料也找不到。如果不是因为你上次和山爷的对话，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的仇人，就在我眼皮子底下逍遥了那么多年！”柳衡继续说道：“我两岁那年，就失去了父亲。别人都说他是可耻的盗墓贼，死了也活该。可是只有我和母亲知道，他不过是一时的贪念，才参与了那次的文物挖掘，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那次，竟然会失去生命！”

肖炘杰张大了嘴，傻傻地问：“你的父亲，是当年的三个土夫子之一？”

“这不是什么光彩的家世，我为什么要骗你？正因为要洗刷父亲从小带给我的冤屈和白眼，所以最后我才报考了警校……”说道这里，柳衡的眼眶有一点湿润，但她很快坚强地道：“其实我真希望，那些人的死都是报应！只是我不明白，那股可能存在的神秘力量让当

年躲过警方追捕的凶手死去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让其余的人卷进来……”

“神意难测！如果古羌圣山真的代表了某种天意或者神意的话，以我们凡人的思维，又怎可可能猜透神的想法呢？”萨迦德有些激动，似乎多年的夙愿，很快就能完成了。

神……这世上，真的有神存在么？这是宗教和科学都相互争论了几百年的话题，最终却是没有一个完全肯定的结果，不过有一点能够得出结论的就是，在宗教领域，有时候的确是存在一些无法用常理或科学解释的现象。有部分学者将这些现象归功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所产生的共鸣，在一些重大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这种共鸣会达到定点，并最终成为某些活动中的部分信徒能够声称获得神启的原因。

这些所谓的神启，其实很可能是人类的先祖，集体曾经历的某些情景，只是在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沉淀中，隐藏在基因和人类心灵的深处，只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在一些宗教仪轨的形式下才被引发出一点。

而这也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在人类的远古时代，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会有如同受到“神”召见的景象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莫非在那个年代，竟然真的有“神”存在？

“好吧，接下来进行第二条推理：我们七个之间的共同性！刚才柳警官的身世给了我一点启发——是否我们最终一起汇聚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和当年的事件有关呢？我可以先透露一下，我实质上的师傅……是当年的血案参与者之一，只是他当时是望风，没有亲自动手而已……”不理会众人心中的疑虑，肖炘杰继续分析道。

“我就不用多说了，三个士夫子之一的后代。”柳衡恢复了镇定，说话的语气古井不波。

“我的舅舅，叫谢丹森！”

谢丹森！肖炘杰脑中猛然闪过山爷的话，谢丹森，也是当年和山爷一起干下那件大事的人之一，后来听说出国后就再也没了踪迹。

怪不得，丹木最初报出自己的全名时自己会感觉有些熟悉，原来是因为他的名字和他舅舅谢丹森十分接近。

“现在可以证明赵老三，我师父燕学斌，道上的人物山爷，丹木的舅舅谢丹森，这四个当年曾参与了那次事件的当事人都死了，还有谁，和他们也扯上了关系？”

“当年我有一个徒弟失踪，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尸骨……”沈万年很是感慨地说：“如果我没用猜错，我那不成器的徒弟，应该是三个土夫子之一，也只有他跟在我身边多年，对古蜀文明了解甚深，才能帮其他两人找到那个民国的墓葬吧？”

“我的一个朋友，是……当年的买家！那次交易，其实我也在旁边做了见证人……”萨迦德的话更加石破天惊，和二十多年前那次买卖的人，差不多都凑齐了！

“接下来，该我说了吧？”苏从云苦笑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有个姓赵的不成器的三舅！”

“赵老三？”肖炘杰和柳衡几乎同时发问。

苏从云点头，然后把目光投向了美丽的西玛。

“我已经去世的父亲，就是萨迦德叔叔的朋友，当年的买家……”西玛怯怯地说道，仿佛有那么一个收藏了别人国家重宝的父亲，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

肖炘杰长长舒了一口气，道：“那么，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所有

的人，都多多少少和当年的人或事有关。现在，还有谁补充的？比如说这些年，尤其是最近，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除了这次莫名其妙地要突然感觉你是要走G317国道，然后在黑水通往茂县逃走外，我似乎都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不过，我可以提供一点线索供大家参考，我同事在几个小时前曾给我发过一条彩信，是关于那些死者的，法医在每个死者眉骨上，都发现了一个符号！”柳衡说道。

“符号……看来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萨迦德低声说着。

西玛眼中好奇的光芒，也闪了一闪。

“能把符号画出来吗？或许西玛会对这些符号有些了解。”萨迦德突然说道。

西玛羞涩地笑了笑：“我的父亲实际上只是一个业余的古董收藏者，他的真正职业，是密码学专家，在他培养下，我从小就对密码学很感兴趣……”

众人不禁高看了这个美丽的混血女子一眼，原本觉得她除了漂亮外，在这个队伍中似乎没有什么作用。但是现在，一个密码学专家的后人，对于解密以及前往圣山的过程中可能遇到什么晦涩难懂的提示，无疑将起到极大的帮助。

手机在水中泡了那么久，早就不能用了，柳衡找了一截树枝，凭着超强的记忆，开始把那些符号一一在地面上画出来。

那一共是七个符号。第一个符号像字母“×”；第二个符号像缺损的几何三角图，只是左斜线下少了一小短横；第三个符号像大写的字母“D”；第四个符号既像鸟又像人眼；第五个符号是内外结构，里面的图型，接近中国的古篆“且”字，只是比且字多一横，外部用一个大“∩”包起来；第六个符号为上下结构，上部为一个弯弧形“（”，下

部为一个奇怪的“Ω”形上添加有对称的四条小横线；第七个符号为左右结构，左面一个图形与字母“S”十分一致，右面图形是一个“┓”式大直角，尤为注意的是向下的一竖又向外横出一下，这样就构成了两个直角，即一个内直角，一个外直角，而“S”则画在内直角里。

这些符号都显得古朴而神秘，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还比较陌生，但是在场的，却有四个人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巴蜀图语！”

这四个人分明是沈万年苏从云师徒，肖炘杰和西玛。

四个相互对望了一眼，然后大起知己之感。只是肖炘杰随即想到隐入自己体内的血色符文，顿时感觉到浑身上下都很不舒服。

沈万年和苏从云本就是研究古蜀文化的，肖炘杰是历史系毕业，又和经常仿制古蜀青铜器的燕大叔一起呆了两年，而西玛，是半个密码学专家，对于巴蜀图语这种至今未能破解的神秘文字，有着了解也十分正常。

“你们都认识这些符号？”柳衡不禁有些吃惊，本来她以为，这么怪异的符号，像沈万年这样的老教授能够勉强有点印象就不错了，却没想到这里大半的人居然都认识！

不过想想这些人，包括她自己，都隐隐和三星堆的那件文物有着一些联系，她也就释然了。反倒是她，居然不认识这些或许造成二十多年前她父亲死亡的青铜器上的符文，说来才是最不可原谅的。

“沈教授，这些符号代表了什么？”柳衡问道。关于巴蜀图语的问题，这里可能再也没有人比沈万年教授知道得更清楚。

“这是古蜀国中最神秘的七个符号，具体代表着什么，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几年前更是曾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从不同角度来解读归纳的起来，有5种解释：1、藏宝密码图，2、权力象征图，3、祭墓仪式说，4、“外星文明”论，5、千年信物说。抛开这些奇谈怪论不

谈，在学术界，目前最主要的观点也有两种，一是古彝文专家阿余铁日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巴蜀图语和古彝文一样，是主语在前，宾语在谓语之前，形容词、指示代词、数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语之后。这样的语言特点几乎和古彝文一样，而已经面世的两百多个巴蜀图语中，也的确有一小部分和古彝文十分相像。按照阿余铁日学生的翻译，这七个符号对应的古彝文意义是‘阴阳结合的面容。’也可译为‘男人女人结合的面容。’还有个版本是李兴隆先生版，他认为这7个符号所表达的信息非常丰富：符号1代表女人或女娲；符号2代表男人或伏羲；符号3代表太阳；符号4代表崇拜鸟的部族，也就是少昊族人；符号5是指从峡谷中乘船到达远方——有点符合我们目前的情形；符号6是指‘从遥远的地方翻山越岭来到这里’；符号7是指‘内有弯河的巨大城市’。李兴隆先生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伏羲女娲是太阳神，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沈万年教授一口气说完这些，似乎有点累，摸出从不离身的行军水壶，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

“我比较倾向于李兴隆先生的解释。对于李兴隆先生的版本，前面三个符号的理解，我没有什么意见，巧合的是沈教授提供的两个学者的解释观点也基本一致。但是从符号4开始，我的观点却不一样。我认为符号4应该解释为崇拜眼睛的部落；符号5是指从乘坐灵舟到达彼岸；符号6我更倾向于象征天穹；至于符号7，我觉得更应该是代表中国文化中太极的阴阳顺逆……不过，这些也是我以前没事时瞎猜的，也许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西玛低声说出自己的看法。

沈万年吃惊地看着她，本来他以为，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就算对密码学比较感兴趣，但限于学识，能力也肯定有限，一般也只是对数字类的解密比较擅长，通常这样的所谓密码专家，都要借助电脑的强大运算能力。

他实在没有想到，对方在破解符号文字时的功力，竟然已经深到了可以和专业学者媲美的程度。

“柳警官，你是说，这些符号都刻在受害人的眉骨上？”肖炘杰不再理会这种冗繁的学术争论，开始直接朝柳衡发问。他总觉得，与其现在去猜测这些符号到底代表着什么，还不如从其他的角度，早点找到让大家都顺利走出这个看似天堂，但实际上却总隐隐感觉不对的地方。

“你不要岔开话题，我觉得，只要我们能解开这七个符号的秘密，或许所有的真相也就一清二楚了……”丹木突然说道，这七个符号，他从来没有见过，即使当年在身为释比的外公家里生活了六七年，可是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羌人中有使用这七个符号的。这让他异常的烦躁，羌人的圣山，什么时候和这些刻在死者眉骨上的神秘符号扯上关系了？

总的说来，丹木是一个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极端尊崇的人。这次因为叔父的去世回到四川，除了完成叔父的遗愿外，也是想回到外公身边，以便继承他的释比之位，更深入更完整地了解羌族释比文化的传承。

对于他这样在国外流浪了多年，最深刻地感受到“根”的重要性的羌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更好地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更加迫切的了。

“哪有这么容易！”不等肖炘杰说话，苏从云已经冷笑着插嘴道：“从这7个符号问世直到现在，数不清的专家学者都试图破解其中的秘密，有的在多年研究未果后，甚至只能恼怒地说这是什么外星人的文字……就算我们中有老师这样的古蜀文明泰斗，还有西玛小姐这样的解密专家，可是一时半会，又怎么可能破译这个几十年没有任何进展的秘密？”

丹木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既然短时间内破译不了，那我们似乎就更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肖炘杰点点头，招呼大家站起来，然后边走边说，开始再次朝圣

山所在的方位进发。

第十五章 排列组合

等众人走到第一座山的山脚下时，已经是当天下午。

这一路上虽然对于是先破译那些神秘的符号，还是先到达圣山后再看情况应变，发生过两次规模不大的争执。

丹木是力主一切先到圣山再说，甚至不惜所如果其他人不同意他就会独自前往。毕竟，在他的心目中，圣山似乎是具有某种魔力，这一生能去参拜一次，就算马上死了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至于那些所谓的神秘凶杀案件，他没有半点兴趣。

如果真的是和二十余年前的血案有关，那么那股力量似乎没有必要放过叔叔才对。

可是他的叔叔赵丹森，却是在四年前就已经因为车祸死亡，虽然那场车祸来得有些古怪，有着一丝隐藏得极深的人为痕迹，可那毕竟给了丹木追查的线索，不像这个女警口中的连环死亡案这么诡秘莫测。

看得见的原因，总是比看不见的缺乏杀伤力，也更容易让人对未知的恐惧降低到最低点。无知者无畏，恰恰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到达圣山山脚后，所有人都停住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接下来到底是应该做什么。

到底是接着往上爬，还是寻找一个路口，抑或要把三座相连的大雪山都走通才能获得某种认可？

就连一向激动地要以最快速度前往圣山的丹木，也有些发呆。

以往，圣山只是一个抽象化的符号，每次祭祀，都是在寨子里的释比主持下，祭拜神林里的白石。白石作为圣山的象征，被羌人们视为镇压一切妖邪的神物，可是当他真的到达有可能是羌族传说中的圣山时，却反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西玛犹豫着，像是想到了什么，只是一时间不好开口。

“西玛，你想说什么？”似乎因为首先发起那场推理运动，而无形中成为这个小小的队伍暂时的领袖的肖炘杰，察觉了西玛的异样，转头问道。

“我是在想，那七个符号所包含的信息，就一定是单独的七个意象么？”

“你的意思是说……”肖炘杰眼睛一亮，猜到了西玛想要说。

“是啊，我是说，如果把分开的七个符号所要表达的意思，重新分拆组合，或许会得到有用信息！”

“西玛，你真是太聪明了！我们都陷入一个思维的雾圈，在文明世界时几十年都得不出结论的东西，就以为在这里即便是再费脑筋也是白搭，可是我们竟然都没有想到，用不同的意象进行组合，或许会找到进入圣山的真正入口！”肖炘杰拉着她的手，兴奋地说道。

“这没什么。字谜间信息的不同组合，其实是密码学中最基本的东西。更复杂的是解码方式，也就是这七个符号最正确的排列方式。只有找到正确的排序，最终得出来的结果才可能接近最后的谜题，否则，我们只会因为一个地方的细小错误，而最终去往完全不同的方向！”西玛不动声色地抽出手，脸红了红，对于一个拥有正常身份的混血儿来说，这个聪明的中国小伙子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伴侣选择，

只是，她的身份，决定了两个人绝对不会有任何看得见的美好未来。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要在这个小团队中用柔弱把自己伪装起来，还真是不太习惯。而一向被誉为组织中最优秀的年轻人之一，居然这么容易就对一个异国的男性产生好感，这实在是一件太不可思议的事情。她曾受到过这世上最严苛的训练，男女情爱早就被那些训练锻炼出的坚定意志完全地压制在心底，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她能够通过自我催眠部分控制体内荷尔蒙的分泌，而所谓的爱情和“来电”，无非就是正确的时间地点，让分泌荷尔蒙的腺体你兴奋的感觉而已。

难道说这所谓的圣山，对一个人的思维的影响，已经大到了这个程度？

西玛有些惊觉，同时又带着迷茫，她无法分清楚这种好感是发自本心，还是因为圣山把一个人心底潜藏的想法都有技巧地勾起，如同中国文化中佛道两家所说的“心魔”。

她摇摇头将这个荒谬的想法甩出脑外，深深的呼吸，告诫着自己或许可以试着和那个叫苏从云的年轻人多多相处，至少从表面看来，那个微微高傲的年轻人，应该比这个看上去普通的肖炘杰优秀多了。有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年轻人的反衬，自己对肖炘杰的那丝莫名的好感，应该很快消失才对！

这次的任务真是太过不顺利了，本来只是想去成都的送仙桥古玩市场找那个姓燕的赝品制造者，可是刚到成都才几个小时，就听说那个赝品制造者在前几天就神秘的死亡了。而他的死亡原因，却引起萨迦德的高度重视。随着黑水县那个四千年前的墓葬的出现，萨迦德的目光也投向了那个新发现的墓葬，于是才有了想要装成游客开车前往的举动，只是无论如何他也没有想到，脑子一时发晕，竟然鬼使神差地载了一个便衣女警要去追捕一个逃犯！

可是现在，西玛竟然和这个曾被柳衡暗中抱怨了无数遍的“逃犯”呆在一起探讨如何解密，这不得不说是人生中最难以想象的际遇。而命运，或者说那股隐藏在暗处看不见的力量对人的作弄，也可见是多么的具有讽刺意义！

“可是，什么才是最正确的排列组合呢？”肖炘杰十分苦恼地自言自语，“看来，只有再请假沈教授了，毕竟对于巴蜀文化来说，他才是真正的专家。”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沈教授的。”西玛微微一笑：“七个字符，其实并不算多。就算把它们一一重新排列，其组合方式，也不过才几十种而已。这在密码学中的解密手段，已经算是极为简单的了……”

肖炘杰有些咂舌，几十种不同的排列方式，这还是少的？那更多的呢？如果没有找到解密的“钥匙”，光是靠完全机械的自主排列，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数字？甚至字符每增加一个，排列方式就会翻上几番，解密的过程也难了无数倍。

他突然有些佩服这个看似柔柔弱弱的混血美女，这种枯燥乏味的事情，在她看来却似乎完全是不值得提起一样。

换了肖炘杰自己，像这种需要经过几十种乃至更多的排列，才能得到一个可能的答案，恐怕刚进行不到多久就会因为完全厌烦而放弃，即便是他对于中国古代的数理学，也同样有着让人惊讶的潜力。

密码学本是就是一个除了考验智力，更多的是考验耐心和运气的学科。没有能静下心来反复验证的心态，要想获得正确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肖炘杰对于数字其实已经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也有着相当的灵性和想象力，却偏偏缺乏一点耐心。

最终，沈教授还是参与到这场不断变化的排列方式的解密中来。

不是因为这个老人不怕麻烦，而是对于这些字符的解释，这个老

人毕竟是真正的权威。或许西玛能因为自己解密的经验提供一定的思路，可是巴蜀图语并不是完全的密码，它更多的还是一种包含有丰富信息的古文字，不是对古蜀文明有着相当了解的人，也休想凭着现代的解密技巧，就轻易地获得这些几千年没有解答的秘密。

肖炘杰、西玛和沈万年师徒开始不厌其烦地进行枯燥的解密活动时，从开始的兴奋变得有些沮丧的丹木却和萨迦德、柳衡一起，开始为大家的食物和水而奋斗。

说起来这真是一个天堂般的地方，树林之中，果树的数量就占了十分之一的样子，其中可以食用的果子虽然不到其中五分之一，但是有了丹木这个天生对丛林生存法则有着相当了解的羌人来说，要获取足够的食物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

期间萨迦德几次兴致勃勃地想要猎杀一头山羊作为晚餐，却被有些不忍心的柳衡给阻止了。

这个敢朝守护兽开枪的坚强女警，面对那些温顺的羊儿时，却露出了女性本能的善良柔弱的一面。

因为柳衡的阻挠，还有丹木也不是很愿意在圣山这样的地方沾染血腥，最后萨迦德只好感叹失去了吃烤全羊的大好机会。对于这个五十多岁的胖子来说，一顿丰盛的烤全羊，自然比或青或红的果子要让人有胃口得多。

水的问题远比食物还好解决。圣山本就是大雪山，下面的山谷四季如春，在山脚下，雪化后的冰冷而清澈的溪水，让大家一时间不会为了水源而发愁。

在这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不愁食物的匮乏，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而和山谷总大家见过的唯一的大型食肉动物——圣山守护兽的两次相遇，甚至没有人受伤，这多少让众人放松了警惕。

夜色很快降临，就在肖炘杰和西玛开始对第十六中排列进行翻译时，所有人才意识到一个问题，除了食物和水，大家似乎还缺乏一个能安静住下的地方。

昨天夜里将就在山洞中睡了一夜，今天起来已经是让人腰酸背痛，如果不是初见圣山的喜悦冲刷了这种痛苦，可能到最后谁也不可能坚持干完大半天的路来到山脚下。

可是现在，无论是探路寻找食物的丹木还是喜欢四处逛逛萨迦德，都没有发现四周有适合住人的山洞。

最后，不得已，大家收集了柴火，开始点燃篝火。幸运的是，无论是沈万年还是萨迦德，背包里竟然都带着防水打火机，这也省却了大家钻木取火的痛苦。

夜里的山谷温度很低，肖炘杰猜测最多不超过五度，这样的温度让七个人不得围坐在点燃的篝火四周，一边烤火一边把今天的见闻发现细说一遍。

打猎三人组自然没有太多的事迹可以炫耀，只是丹木最后有点无奈地说如果明天想要告别啃果子的生活换成吃肉的话，他可以试着去溪水里抓鱼，听说在雪水中长大的鱼儿，肉质细嫩肥腻，就算没有油盐等调料，用火烤出来的味道也足以馋得人流口水。

这个提议得到所有人的无条件赞成，丹木在众人间的形象一下高大了许多，就连对他不怎么看得惯的苏从云，嘴角也露出一丝微笑。

这一刻的气氛是十分融洽的，在危险不曾到来的时候。

柳衡和西玛依偎在一起不知在嘀咕着什么，很快声音就小下去。萨迦德的鼾声早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响起，似乎这个犹太胖子并不把未来的出路放在心上。而苏从云在照顾好自己的恩师后，也靠在沈万年旁边躺下，对于这个明显是富二代出身的年轻人来说，沈万年不仅

仅是他的老师，更是半个父亲般的人物。

肖炘杰和丹木却各自望着天空躺下。他们能看到即便是黑夜，天空中也没有一丝云彩。肖炘杰微微奇怪，这样好的天气，应该是繁星满天才对，怎么会看上去只是一片带着黝黑的深蓝？

他再次想去羌族传说木纳用法力遮掩起了三座圣山，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按理说，在四川境内，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三座高大的山峰的，难道说，这三座山峰，还有这个狭长的山谷，真的是被木纳，或者说其他某种力量隐匿起来的么？要不然，依现代科技的发达，人们几乎踏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就连喜马拉雅山和南极都不曾例外，没有理由不发现这样三座巨大的山峰！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所在？有夜晚和白天之分，但是却看不到月色和星空，就像真的是被上面力量给完全隔绝在世外一样。

肖炘杰想起仙侠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这个地方，就像是那些仙侠门派专门开辟出来的山门，只有修行的人才能看见，至于凡人，只会在附近绕圈子，却怎么也不可能闯入进来。而按照科幻一点的解释，这应该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多维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时间的流速或许或外界相比完全不同？

肖炘杰胡思乱想着，最后感觉眼皮越来越沉重，终于迷迷糊糊地睡去。

又是那个充满迷雾的梦境！

肖炘杰一惊，他上次做梦时是昨天在面包车上，那个梦境之中，自己被一条如龙般的奇异生物击中，而现实里却是客车遇到突然爆发的泥石流被冲下悬崖。

这次，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噩梦当中，可是怎么也醒不过来！

他在迷雾当中行走，试图找到出口。

可是总有魑魅魍魉般的身影，在迷雾中一闪而逝。

这是个奇异的世界，仿佛所有的人或生物都在和他捉迷藏。

终于，前面的雾气稍稍散开了。

他大喜，走上前去，然后看到了无比震惊的画面。

那是一个巨大的祭祀场景，数以万计身披兽皮或粗麻衣，头发披散的土著，正在朝三个巨大的土堆进行叩拜。

这些土堆比他之前的梦境中看到的那个头戴青铜面具的怪物所盘踞的土堆还要高上两倍，每一个都有近百米高，也不知道这些土著是怎么被泥土和碎石垒砌得这么高，这么结实的。

最令肖炘杰震惊的不是土堆本身，而是土堆之上三只接受祭拜的巨大生物。

一只是像鹰又像传说中凤凰的巨鸟，一只是长有双翅的巨蛇，而最中间的是一只长着人脸的暗红色蚕状奇异生物，它冰冷的双眼正贪婪地注视着祭台下的土著。

那条长着双翅的巨蛇，让肖炘杰感觉到无比的熟悉，随即他想起曾看到过玛雅人所崇拜的圣神羽蛇神的图片，这个巨大的生物现在怎么看都像是羽蛇神的化身！

至于那只像鹰和凤凰中和后的巨鸟，双目中的神光甚至无法直视，难道说传说中的太阳神鸟？

至于中间那条长着人脸的蚕状生物，更是让肖炘杰想起传说中的烛龙，以及曾出现在梦境中戴着巨大青铜面具的神秘生物。

这个生物的旁边，七个体格雄壮的奴隶，正一脸神圣地让它吐出的无尽丝线将自己重重包裹，直到形成一个巨大的茧，每一个茧外都有一个符号——与白天时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排列，同时也是那七个受害人眉骨上的符号一模一样巴蜀图语！

肖炘杰看着这一切，却没有丝毫的陌生之感，就像眼前的情景已经经历了千百遍，已经深深融入到他的血脉中，现在，只是这情景中他血脉中醒来而已。

那只蚕一样的巨大生物，突然微微转头，两只鼓出的眼睛，盯了肖炘杰一眼，就像是透过重重的时空迷雾，发现了他的观察。肖炘杰一惊，然后猛地从梦中醒来。

果然只是一场梦！

他看看四周，还好，其他人都睡得极为香甜，没有人发现他的异样。

这个梦，到底是说明了什么？

那三个巨大的生物，又是什么来头，凭什么受到那么多土著的祭拜？

想着那七个神秘的符号，肖炘杰心底多少猜到那些看上去像是土著的人类，到底是谁了。

除了古蜀国时期的先民，还能是谁？

他猛地记起，那些形成巨大的茧子的奴隶大汉，漂浮在巨茧外的符文，似乎是按3、7、5、6、1、2、4的顺序进行排列的。

肖炘杰灵光一闪，连忙记下这个顺序。他甚至有一种冲动，立马叫醒西玛和沈万年教授，然后要他们翻译出来这个排列的意思。不过

最后，他还是强行忍住了这个念头。这一天的经历，让大家都太过劳累了，换了谁也会好好休息。

那么，就再等一个夜晚好了，反正也不差这一夜。

肖炘杰刚要合眼，突然感觉到一阵彻骨的凉意。

他抱紧了肩头，正要往只有余烬在燃烧的火堆里添加柴火，突然发现黑暗的四周，多许多成对的红色星星。

不对！不是星星，是某种生物的眼睛！

肖炘杰大惊，连忙摸出手枪，打开保险。但他不敢马上开枪，谁知道在夜晚开枪还会引来什么东西！

他轻轻推行旁边的丹木，这个对圣山有着一定的了解的羌族青年，或许是唯一能帮助大家度过这种情况的人。

醒来的丹木压低了声音道：“今天到底怎么回事，我竟然会昏头到忘记留一个人守夜……还好，你小子睡得晚！”

肖炘杰闻言苦笑，谁说自己睡得晚来着？他可是已经做了一大堆噩梦来着！

两人分别推醒其余熟睡的同伴，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

在搞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之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即使是叫醒其他人的举动，也小心翼翼。

所有人望着四周密密麻麻的血红色眼睛，都感觉心里有些发毛。

有着血色眼睛的生物，一方面固然可以说对方不是善茬，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意味着对方有着红外般的夜视能力，就算想逃，在晚上也

是逃不过去的。

那些数量众多的不知名生物似乎完全把这里围起来，说明了这是一个完整而数量庞大的生物群落。如此庞大的数量，白天大家却没有发现端弥，也说明了这种生物的习性就是晚上才出来觅食。

觅食对于这些生物来说或许只是一种本能的行动，可对于他们这群人来说，却无疑增加了逃走的难度。夜晚对于人类来说，本就是卸下了伪装，而变得更加脆弱。无论身体还是精神。

尽管他们中有着至少两把先进武器在身上，可是当这种生物达到一定的数量级，区区两把手枪，就算持枪的两人都是神枪手，也对大局没有太大的作用。

“这是些什么东西？我们怎么办？”西玛有些恐惧地颤声问道。

所有人都把目光瞄向丹木，丹木轻轻干咳一声，苦笑道：“各位，我既不是谷歌，也不是百度，你们不要指望我对这里什么都了解。这个地方，我和你们一样，都是第一次来！实话实说吧，这种生物，我没有见过！正因为我们大家都没见过，所以才显得有些害怕，或许，他们根本不堪一击……”

话音未落，那些黑暗中的生物突然发出一声尖叫，然后争先恐后地朝他们这处小小的营地扑过来！

第十六章　纵目猿

接着微弱的火光，众人总算看清了跑过来的红眼生物，到底是些什么！

那都是站起来达到人的腰部的猿猴，只是和一般猿猴不同的是，所有跑过来的猿猴双眼都是通红并极度外凸的，血红的眼球离开眼眶，大概有2-3厘米，看上去极为恐怖。

纵目现象！

肖炘杰和沈万年都惊呼道，这种现象在古蜀文明中太常见不过，甚至连最近那七起死亡案件，也无一不和纵目现象有关！

“短尾纵目猿！原来真的有短尾纵目猿！”沈万年低声道。

所有人都站起来，背对背围成一个圈，或是慌乱地拿着树枝，或是举起手中的武器。

柳衡和肖炘杰手中都是拿的枪，而丹木，手中却是一把尺许长的锋利短刀，也不知道这种管制刀具他是如何带上车的。

萨迦德犹豫了一下，竟然拿出一直没有出现在众人视线中的捷克CZ83型手枪。他身边的人诧异了看了他一眼，即使在面对守护兽，这个微胖的犹太老人也选择了逃跑而让柳衡抵上去，却没人想到他竟然也是身携枪支。

柳衡的脸色更是一下沉下去，一个外国人，却在严厉禁枪的国内拿着一支世界名枪，对方的身份看来远不是他自己所说的犹太商人那

么简单！

尽管这个危机的时刻，她没有笨到询问萨迦德的来历，可是心底却暗暗开始留意他的一举一动。这个看似没什么本事的外国老头，或许是一个差点连她也瞒过的特工！要知道在全球的特工组织中，以色列的“摩萨德”一直是排在前几位的，越是这种经历了几十年风雨还没被抓住的老狐狸，才越是危险，连她也没有完全的把握能够在与之对阵中取胜！

至于其他的人，除了沈万年手中有一把可以伸缩的合金拐杖外，其余的就只能拿着树枝微微发抖地看着即将逼近的纵目猿们！

柳衡快速地变换了下方为，这样，三个拿枪的人各自守着一个方向，而看上去身手极好的丹木，守着剩下的方向。几个人默契地一点头，然后开始射击。

凄厉和沉闷的枪声传出老远，可是这些猿猴却似乎根本不怕这种来自文明世界的杀伤性武器，只是吱吱尖叫着不停上前，仿佛这个小小营地的人群中，有什么东西，正强烈地吸引着它们。

不管是柳衡还是萨迦德，每一次射击，就有一对红点消失。只有肖炘杰的枪法要差得多，一连开了四枪，却只打中了一只纵目猿。

眼看他这个方向的纵目猿越来越近，他旁边的西玛突然抢过他手中的92式手枪，然后一连串的点射，六发子弹顿时让六对红点消失！

肖炘杰惊讶地睁大了眼，他从来不曾想象，这个看似柔弱的美丽混血女孩，竟然还有这么好的射击实力。西玛微微喘气，红着脸低声解释：“我曾是德国校园射击大赛的亚军呢……”

肖炘杰茫然地点头，突然感觉这把92式手枪放在西玛手里，发挥的作用要比他大上十倍。四分之一的纵目猿被消灭，可此时，剩下的也已经离他们不到十米了。丹木方向因为没有远距离火器的压制，这

个时候更是已经有七八个纵目猿悍不畏死地扑过来。

他冷笑一声，手中的短刀猛地辟出，冲在最前面的一只纵目猿顿时被削掉半边脑袋，他旁边的沈万年教授脸色苍白地开始呕吐，很显然，对于这样血腥的场面，老教授很不适应。

接下来似乎是丹木的个人表演，在他这个方向，没有任何一只近身的纵目猿能够伤害到他或者他左右的人，连续不断的挥刀，劈斩，丹木就像是一台精确而不知疲累的机器。很快，他的脚下就倒下七八头纵目猿，浓重的血腥气让那些红着眼悍不畏死的纵目猿开始害怕和退却。

趁这这个机会，三个持枪的人，又留下六七具纵目猿的尸体，然后开始换弹夹。肖炘杰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唯一一个备用的弹夹，递给西玛，面对西玛熟练的动作，不禁有些目眩神迷。

不过现在毕竟不是心猿意马的时候，看着丹木脸不红气不喘地连续斩杀多头纵目猿，肖炘杰佩服之余，也微微懊悔没有带上一把短刀。对付这些畜生，如果距离被拉进了，手枪的作用就很小了。

很快，纵目猿愤怒地尖叫着退回到手枪的射程之外，众人微微松了一口气，开始掩着鼻子将四周的猿尸远远抛开。那股浓烈的血腥味，不止是沈万年，就是西玛和柳衡两个坚强的女人在神经放松下来后，也开始无法忍受。

那些红色的光点并没有因为大量同伴的死亡而消失，而是依然围在四周不肯离去。

“沈教授，它们到底在找什么？”肖炘杰低声问道，猿猴等灵长类生物，都是有着一定智慧的，识得进退，不是什么深仇大恨，不会这么疯狂地进攻。

“不知道。”沈万年脸色苍白，刚才的疯狂情形，的确让这个老人

惊吓不小。他活了大半辈子，多数时间都是在野外度过，也不是没有见过野生动物的危险，可是像这么多猿猴突然围攻过来的情形，却还是第一次遇到。

“纵目猿？有意思的称呼，和那些三星堆中出土的青铜面具表现出来的纵目现象的确有几分相像。这便是它们名字的来历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西玛也是一脸的疑惑，想要把手枪还给肖炘杰，肖炘杰却苦笑着摇头。

“这原本只是一种推断，在古蜀文明的一些贵族墓葬中，曾经有人发现过一些奇怪的头骨。这种头骨原本以为是祭祀用的奴隶小孩，但后来证实全都是猿猴。这些头骨的眉骨位置朝外凸出了约两厘米，通过电脑复原技术显示，如果按照这种头骨的特征复原后的猿猴，眼球至少要比一般猿猴凸出两厘米左右，这和三星堆等古蜀文明中的纵目青铜像十分接近，只是那些青铜人像更加夸张罢了，有的纵目甚至达到十几厘米。正因为头骨的眉骨外凸现象，有学者将这种猿猴命名为‘纵目猿’，普遍认为因为古蜀时期的大量捕杀以作祭祀的这种猿类，已经灭绝，但是没想到在这里，我们会遇上它们……”沈万年道。

“那么，它们攻击我们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在它们从祖先传下来的记忆中，人类就是大量捕杀它们的仇敌。将这些闯入的仇敌尽快消灭，也可以理解它们的发狂举动……”西玛看着那些又开始隐没在夜色中，只留下些红点的纵目猿，说道。

“有什么样的生物，居然会记仇长达几千年？”肖炘杰不同意地摇头，“就算当年纵目猿被大量捕杀，可是这里大概几千年没有人烟了吧？就算有像我们这样受到圣山召唤或者无意间掉入地下暗河被冲到这里，都不过是极少数人而已，这些纵目猿就算再有智慧，也不会因为几千年先祖的仇恨攻击咱们！”

“可是我们之中，有什么值得它们注意的呢？肯定不会是食物问题，这里果林众多，对于这些猿猴来说，食物多的是，没必要因为这个攻击我们。我估计，还是可能因为我们之中的人携带的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这件东西，应该和是和古蜀或者古羌文化有关，也可能是和圣山这种飘渺而神秘的存在有着联系……”

丹木的的脸色变得有些古怪起来，看着那些红色光点，突然想起身为释比的外公说的话。

在羌族的释比传说中，猴类一直是作为神物供奉的。当年释比之祖木纳下凡帮助羌民灭邪除害，中途休息时身边的经文被山羊所吃，是金丝猴提醒他将山羊的皮做成鼓，只要一敲羊皮鼓，经文自然就会浮现在脑海中。

羌族有语言，无文字，千年的文化，都是通过口耳相传，而金丝猴在释比文化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传承作用，所以到现在，释比都有头戴猴头帽的习俗。可是在猴类当中，却不是所有的都受到尊敬，在远古时期有一种双目外凸的猿猴，释比们却认为是妖邪魔兵的化身。

这种猿猴，自然就是眼前的这些纵目猿！丹木没有想到，自己刀斩的这些纵目猿，竟然会和羌族传说中的妖邪魔兵联系起来！

这种从魔兵退化成的短尾纵目猿，据说原本并不是猿，而是人。

这个种群的人在羌族的各个传说中其实都有记载，到现在为止，羌族的祭祀活动中都能找到和这个种群的人相关的情形。

这便是羌戈大战！

在羌族的传说中，戈基人高颧骨，短尾巴，双目鼓出，身体矮小但强壮，三天狩猎，两天休息，不识耕作，在羌人眼里懒惰憨笨，是魔兵的化身。戈基人占据着岷山和今天汶茂一带物产丰饶的地区，让从西北不远万里迁居而来的古羌人无法这这块他们选中的地方立足。

一个民族的兴盛，往往代表另一个民族的衰亡，这是历史的必然。

为了生存，为了食物，也为了还停留在野蛮文明未开放状态的戈基人居然残忍地偷食羌人的子女为食，羌族和戈基人的战争，就在石器时代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战争的时间太过久远了，在那个年代，他们甚至还没有发现和使用金属！

戈基人人数众多，又占了地利之便，加上性情野蛮，凶悍威猛，在战争初期，一直处于上风。

可是和戈基人不同的是，已经进入文明状态的羌人有着自己的庇护神，他们用最好的食物和物品供奉天神，因此取得天神的信任和指引，于是在和戈基人的三个回合中，都大获全胜。

在羌族的英雄史诗《羌戈大战》中，完整地记载了羌人和戈基人的战争：第一回合，羌人手持黑木棒，戈基人持麻杆，羌人获胜；第二回合，羌人手持石头，戈基人用雪坨，还是羌人获胜；第三回合，羌人抱溜索过河，戈基人用嘴咬住溜索过河，爬到中程，天神开始问话，戈基人一答话，就立刻掉进河里……

最后九支戈基魔兵进犯羌寨时，天神甚至亲手扔出三块白石，化成三座圣山阻挡了魔兵。

战胜的羌人四处搜查山洞，把搜出来的戈基人装进牛皮口袋里，按照天神的吩咐，用绳子吊在大树上下边堆好柴火，点着火，用火烧，用烟熏。

大部分戈基魔兵都被烧死熏死，可是，有少数怨念极重，且偷食过天神神牛的戈基魔兵，只是鼓出的双眼被烟熏得通红并更进一步外露出眼眶，并没有死亡。

当初这些戈基人偷食了天神放牧的神牛抱财角牛和扬权角牛，具

有了神牛的力量，所以烟熏不死。

天神震怒了，惩罚这些短尾魔兵们失去本就不多的神智，把它们赶入深山中再也不许出来。

这些残存的戈基魔兵在山林中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本就身材矮小有尾的他们，最后退化成了双目更加凸出的猿类！

这些猿类还保持着对羌人的仇恨，一有机会，就会趁机攻击落单的羌人。而蚕丛王朝建立后的古蜀贵族，也以派人猎杀这种纵目短尾猿陪葬为荣。

蚕丛王的双眼外凸，那是能看透世间邪恶的神眼，据说蚕丛王的眼睛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睁眼代表了白天，闭眼代表了黑夜，掌管着天下光与暗的交替，是太阳神的化身。

而短尾纵目猿的“纵目”，却是天神惩罚戈基人留下印记，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丹木自己有羌人的血统，而身边的其他同伴，也无一例外地和古蜀文明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这些戈基魔兵所化的纵目猿攻击他们，似乎合情合理。

但是，将一个只剩下身后短尾，已经快要进化成人的种群重新变成猿类，怎会有如此荒谬的事情，这真的是神的力量造成的么？

所有族群的英雄史诗，都无一例外地抬高自己民族，而贬低敌对族群。或许真实的羌戈大战，是无法想象的残酷和诡谲，至于那三个如同儿戏般的胜利，不过是将神性抬高后的简化版本而已。

只是在这些传说的背后，总会有一点和真实的历史相关的影子，至少，这些短尾纵目猿对人类的仇恨，的确是历经千年也没有改变过！

将这些隐秘的传说用最简洁的语言向身边的六个同伴告知后，所有人脸色都现出古怪的表情。这些猿猴，竟然可能是当年的戈基人魔兵的后裔？

这种事太不可思议，只是看着那些带着嗜血光芒的红光，不管这种说法多么的让人怀疑，现在要面临的危险，却是真实的。

剩下的手枪子弹已经不多，而一旦这些猿群近身，可能出了丹木之外，在场的都不敢说有自保之力。

即便是身为警察的柳衡，在失去了枪支后，光是靠对付空手歹徒采用的格斗擒拿什么的，不可能是这些身手敏捷的猿猴的对手。

而这里没医没药，一旦被这些野生的纵目猿抓伤咬伤，即便当时没有生命危险，会感染什么样的病菌，却是谁也不知道。猿猴和人之间的共同感染菌不在少数，在这个似乎独立于世间的地方生活的生物身上，有什么样的病菌，更是无法想象的。

何况，这些猿猴的先祖，甚至可能是被称为“魔兵”的戈基人！

要获得这样的称呼，除了说明他们曾经的强大和对敌人的贬低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或许有着不可思议的诡异地方。

经历了圣山召唤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又得知那七个人的离奇死亡或许真的和几千年前的古蜀青铜器有关，逐步陷入到一个未知的秘密中众人，再也不敢认为这些神秘的古蜀文化中，没有什么诅咒一类的存在。

“它们还是不肯走，怎么办？我们的子弹，最多还能坚持一波进攻！”柳衡将目光投向了刚刚解释完毕的丹木，对于战斗上的事情，刚才丹木的表现已经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就连她这个警察也承认，如果是靠冷兵器作战的话，她绝对不是这个羌族汉子的对手！

而在失去子弹后，依靠冷兵器的丹木，将是众人中最大的仪仗和希望！

“我不敢肯定。这些纵目猿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杀我们以报那千年的仇怨，还是为了其他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些猿类只要真的和当年的戈基人有关，那么它们会害怕曾阻挡过戈基魔兵的圣山，害怕圣山上出产的白云石才对！”

“那我们，朝圣山的方向退去？”

“不是退，是冲出去！我在前面开路，萨迦德先生，你用枪掩护我。其余人在中间，柳衡和西玛两位女士，剩下的人中只有你们的枪法最好，麻烦你们断后击杀追赶我们的纵目猿！”

这样的分配方式，虽然不尽合理，毕竟在场的大多数是男人，最后却要两个女子断后，但是考虑到其他人惨不忍睹的枪法，似乎也没人比这两个女子更加合适断后的位置。

“那么，准备好了，就开始冲吧！我们就赌一把，赌这些纵目猿不敢真的靠近圣山，如果赌错了，也不过一死而已。想来圣山不远万里将我们这么多人召集在一起，不是让我们来送死的！”

所有人都点头，然后开始做冲出去的准备。默默地调整了阵型，丹木深吸一口气，挽了个刀花，然后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开始积蓄力量。

那些红点似乎意识到他们这里有什么动静了，开始蠢蠢欲动起来，猿群中的某处发出凄厉的尖叫，那些红点都动起来，朝这边再次围拢过来。

第十七章 机会

“冲！”丹木大叫一声，然后奋力冲杀！

以一往无前的气势，朝那处的二十多对红点扑去，在他还没有冲到猿群中去时，萨迦德的枪已经响起了，最前面的几个红点应声而灭，等丹木扑到时，每一次刀光闪起，都带走一条纵目猿的性命。

丹木在这种冷兵器的格杀中似乎也红了眼，甚至不管不顾那些纵目猿张牙舞爪的狰狞状态，只是简单的挥刀，前进，再挥刀……

后面试图合围的猿群，在柳衡和西玛的高速射击下被打懵了头，一时半会间也赶不过来。众人没命地朝圣山的方向艰难地移动着，但是偶尔逼近的一两个纵目猿，还是在大家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口。多是抓伤，这些猿类似乎知道自己对这些人造不成太大的伤害，因此即使是拼着死亡，也要在临时前爪对方一把。很快，七个人中就没有一个完好的，尤其是萨迦德，因为要跟在丹木后面为他击杀有威胁性的纵目猿，有时根本顾不上自己，很快，身上就留下数道血淋淋的伤口。

就在众人以为快要突破时，猿群中突然出现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一个高大的身影，以极快的速度从后方赶来，西玛和柳衡沉着地朝那个黑影射击，但是接连的四发子弹，都打空了！

那个黑影有着和高大的身子不协调的灵活，每一次奔行，都在变换着方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恰好躲过那些速度极高的子弹。

柳衡感觉手也开始颤抖，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竟比守护兽还要难对付！

丹木也似乎感觉到后方的不对，再次拿刀抹过两只纵目猿的脖子后，大喝一声，“你们到前面去！”然后一个转身，几次跨步，开始挡在两个女人面前。

肖炘杰被丹木的举动激得热血上涌，他是自尊心极强的人，虽然从某种程度说丹木是他的朋友，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在两个美丽并有着好感的女子面前，怎么会一直龟缩在中间寻求保护呢？

他怒吼一声，手中举着粗大的木棍，开始顶替丹木先前的位置。

他没有回头，放心地将队伍的后方交给丹木，他也深信这个新认识的朋友面对任何的危险，都能从容地应对过来。

很快，他就感受到先前丹木所面对的压力，而和丹木不同的是，他此时的武器，甚至只是一根杀伤力不大的棍子！

或许是平时的锻炼起了作用，这根棍子在肖炘杰的爆发中，竟然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威力，每一次举起又落下，都让冲上前来的纵目猿筋骨断裂，就算一时不死，也失去了再度上前的力量。

但是这样大力的挥舞木棍，却是极消耗体力，很快，肖炘杰就感觉体力流失得严重，只得咬着牙坚持。

只要丹木能解决后面那个大家伙，或者在不断的前进中冲进圣山所在的范围，一切就解决了。

他也相信，既然大家是圣山召唤来的，只要到了圣山，这座山里隐藏的力量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这个时候丹木已经和后面赶上来的猿王战在一起，这是一个身高

超过普通纵目猿两倍还多的巨大猿猴，如果不是面目狰狞身上披散着长长的体毛，更像是一个肌肉虬结的壮实大汉。

猿王如同怒目金刚，那双蒲扇般大小的爪子如果挨上，就不是像它的同族那样留下几道血印那么简单，那几乎是要立刻重伤或者要人命的。

面对这么一个气势汹汹的怪物，柳衡和西玛本能地后退，然后帮助肖炘杰和萨迦德继续开路。不是她们不想朝这个猿王开枪，而是这个大家伙太灵活狡黠了，往往枪才一抬起，不等子弹射出，就已经有变换了方位。如果不是丹木神出鬼没的刀法牢牢缠住它的话，可能它就能轻易绕过后面的人，直接攻击队伍中间这个薄弱部分。

在这头猿王面前，两个兰心蕙质的女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猿王身上暂时节约子弹，将方才的失手发泄在前方挡路的几头纵目猿身上，同时替换下伤痕累累的萨迦德，将之护在中间。

苏从云低吼着，手中的木棍也疯狂地砸向试图绕过丹木攻击他们的纵目猿们。中间的三个人中除了他都是老人，如果他再不有所动作，恐怕队伍中就真的有人会被这些纵目猿所抓死咬死。

前行的方向被纵目猿所阻挡，甚至有狡猾的纵目猿，从旁边绕过去，然后挡在前面，肖炘杰和两个美女顿时压力大增，这些身手敏捷的猿猴，似乎无穷无尽，它们的手段也无外乎抓咬而已，但是却十分有效，一时间队伍行进的速度，已经慢了下来。

而最后面的丹木，更是到了险象环生的境地。

他所面对的是纵目猿中的王者，不管力量、速度还是智慧，甚至是凶蛮的程度，都远远超过它的同类。丹木甚至觉得，自己面对不是一头未开化的野兽，而是一个身手矫健的高手。这样的高手，即便是他在地下拳坛以及笼中斗中，也没有遇到过。

这仿佛是一个披着猿皮的上古怪兽，丹木每一次挥刀，都被它机敏地躲过。但是它凶猛的攻势，已经让丹木开始感觉吃力。如果不是因为他曾修炼果瑜伽，每次都在最危险的时候躲过攻击最凶猛的地方，恐怕早就不止是受点轻伤这么简单了。

可是纵目猿王要想越过丹木袭击其他人，却也办不到。

丹木的刀法太过诡异和敏锐，即便是以灵活见长的纵目猿王，面对这样的刀法时，也无法完全躲开。只要这头猿类中的王者稍稍不慎，就会被刀锋带走一小块皮毛血肉。虽然对于它强健的身体来说算不得是什么大伤，可是疼痛感，却是实实在在的。

纵目猿王低沉地怒吼着，进攻的速度再次加快，丹木终于被利爪的尖端抓中，被带起一溜血痕，出刀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我缠住它，快开枪！”丹木大声地吼叫着，他知道这个时候不逞英雄的时候，用手枪近距离对付这个猿王，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在中间一边艰难一动，一边喘息调养的萨迦德猛地抬起头，然后珍而重之地冲衣兜里取出一个小盒子，犹豫了一下，打开那个盒子，然后拿出里面的一颗子弹。

盒子里面的子弹一共只有三颗，外观上和普通子弹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在弹壳的尾端，用极细腻的工艺，蚀刻了一个蝎尾菊花纹。而在子弹头部顶端，除了两道交叉的划痕外，还有一圈细小的虎纹。

如果沈万年教授的眼力能好到看清楚这些不易察觉的纹路，一定会惊呼出声，因为这种花纹的制式，竟然是三星堆文明中，专门刻在兵器上以产生镇魂和增加杀性作用。

这种纹路的使用，即使是在国内，也是一个难以找到对应解码的特殊而生僻的领域，可是这个外国老头的背后，却似乎有一个专门从

事各国古文明研究的机构，对这些连国家力量也很少涉及的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萨迦德神色凝重地把这枚子弹压进弹夹，然后瞄准纵目猿王，开枪。

捷克产的CZ83型手枪性能极好，枪火喷出枪管有七八厘米，只黑暗中能看到明显的闪光。

这枚特殊的子弹，呼啸着，以800米每秒的初速，射向纵目猿王。

这只几乎通灵的猿王似乎感觉到了威胁，冒着被丹木砍伤的危险，本能地一偏，子弹错开它的胸膛，钉入它的左边肩膀。

凶横强悍的纵目原因明显出现了一瞬间的呆滞，被丹木抓住机会，朝它的脖子狠狠挥去。

纵目猿王及时地反应过来，可是左肩的剧痛让它的反应比预计中慢了许多，脖子顿时出现一道学痕，虽然躲避及时短刀仅仅只是切破它脖子上的肌肉，没能完全划开血管，可是这个部位的伤势，还是让它感觉到了恐惧。

而真正让它开始打退堂鼓的，却是左肩的伤势。

那枚子弹砍伤去和普通子弹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一进入体内，高速旋转的弹头更是因为头部的交叉十字而产生极强的破坏力，只是零点几秒的时间，就让它的肩头出现一个鸡蛋大小的洞，而肩头内部的肌肉骨骼，甚至整个都完全被搅得稀烂！

更让它感觉恐惧的是，一种带着杀性和能直接伤害到它神魂的诡异力量，让它的整个左臂都失去了再战的能力。

那颗钻入它肩头的子弹上的符文所附带的神秘力量，似乎唤醒了它记忆深处的远祖们对它们的畏惧，纵目猿王尖啸一声，然后身子一晃开始后退。

所有的纵目猿听到这声尖啸，没有半刻犹豫，都开始跟着纵目猿王的身后，狼狈而仓惶地逃窜。这些人给整个猿群造成的伤害都太大了，如果不是猿王一直震慑住场面不肯后退，即便是天生就对人类带着仇恨的纵目猿，也早就萌生了退意和害怕的情绪。

因为担心猿群再次围上来，所有人顾不得疲累，开始拼命朝圣山上奔去，知道在丹木的带领下，找到有大量白云石的山坡，这才稍微放心，然后除了丹木和柳衡、肖炘杰三人，大多都累得瘫软在地，半天不想起来，连身上被纵目猿抓伤的伤口，也懒得包扎。只有西玛在喘息了一阵后，立刻撕下裙角，为叔叔萨迦德包扎起来。

柳衡看着几人中受伤最重的萨迦德，张了张嘴，最终打消了在此刻问话的念头。

这次站着的三人再也不敢轻易地全部睡去，稍微商量了一下后，决定两人一组，轮流守夜。

丹木因为体力消耗过大，被安排先休息，第一轮守夜的是肖炘杰和柳衡。

西玛正要把手枪还给肖炘杰，不料肖炘杰却笑了笑，接过丹木手中的短刀，随手挥舞了几下，自信地说：“你用枪比我合适，我还是用丹木兄弟的宝刀好了。”他说丹木那毫不起眼的短刀是宝刀，其实一点也没有夸张。这把羌刀是用羌寨中最传统的工艺打造，又受了释比的祝福，上面刻着让肖炘杰依稀觉得熟识的符文。刀身黝黑无光，但是砍杀了十数个纵目猿，刀刃竟然一点也没有起卷，依然锋利若斯。

西玛淡淡地点头，反正这把92式手枪里的子弹也不多了，留在最关键的时候使用，或许效果会更好。

等众人都带着疲倦睡下后，肖炘杰和柳衡走出十来步，然后在一块还算平整的大石上坐下。

一时无言，柳衡首先打破了沉默：“你对萨迦德和西玛，怎么看？”

“当初，你们不是一块出现的么？”

“是啊！本来以为不过是搭乘便车，却没有想到冥冥之中似乎早就注定了，我们必然会在此相遇！”

“怎么？开始相信命运了？这可不像一个长在红旗下生在新中国的女警官应说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说？经历了这两天的古怪事情，如果还要我保持冷静，那不是理智，而是麻木。”柳衡淡淡地说道。

“算了，反正我们找到进入圣山的路，一切的谜题或许都会解开。那两个人身手都相当不错，出现的时机又那么巧，应该不是普通的商人！”肖炘杰压低了声音，在这个距离，就算萨迦德他们听力再好，也不可能知道他们两个到底在讨论什么。

“这个还用你说？西玛承认说当年他的父亲参与了那次文物收购，但我比较怀疑的是，当年的买家如果只是正当的普通商人或者收藏家，怎么会将那件青铜器隐藏这么久？而且这一路上，也没有听西玛提起过那件青铜器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最关键的是，我感觉她和萨迦德名为叔侄，但相处时却总感觉外表的亲切下，带着几分陌生。当然，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直觉……”

“女人的直觉，往往会很准啊。就像你的直觉告诉你我会走G317

国道前往黑水，实际上真相居然被你的直觉给猜中了！”

“不说废话！根据这两个人的民族和国籍，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两个以色列的特工！”柳衡的眼中闪过一丝冰冷，尽管她对西玛还算比较有好感，毕竟整个队伍中就她们两个女人，相互间自然要亲近一点。可是，如果确定这两人是外国的特工，是要来窃取中国的情报或者搞什么破坏，那么再好的私人友谊，也会在国家大义面前也铁定会被放下。

从小受到的教育，让她在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会有半点犹豫！

“如果他们真是特工，你会怎么办？”

“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但肯定要盯紧一点，不管圣山中隐藏着什么秘密，这个秘密都是中国人的，不得让外国人，尤其是有预谋的外国人给带出去！”柳衡严肃地说。

“这个自然。不过我倒是觉得，他们的表现，的确有几分特工的风范，可从常理上推断，应该不会是以色列或者中情局一类的政府特工。我更倾向于他们是隶属于某个组织，只是这个组织恰好对三星堆等古蜀文明赶兴趣！”

“为什么这么说？”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不外乎利益二字而已。这两个人如果真的是特工的话，哪个国家会把这么优秀的两个特工人员，派来调查另一个国家的文物走私情况……”

“这倒是有点道理。可是如果说一个国家不可能派遣这么优秀的特工人员为了几件文物来中国，那其他的什么组织就更没有理由了。培养这样的两个精英需要多少金钱，那几件文物在国际上又能赚到多少？他们隐藏了二十多年的文物没有在市面上流通过，不会仅仅是为

了钱而已。缺乏金钱这个共同联系的纽带，我不相信世上还有什么组织能保持至少二十多年的活力而延续至今……”

“如果是因为……宗教呢？”肖炘杰盯着柳衡的脸，尽管在这个无星无月的夜里，两人离这么近也只能看到一个很模糊的轮廓。

“宗教……”柳衡细细地回味着这句话的意思，身子一震，声音甚至不由自主地抬高了几个分贝：“不错，宗教组织，这是可能性最大的了！就算是不为了金钱或其他利益，如果是因为宗教，维持一个组织二十多年的长期稳定和高效，也不是不可能！对，一定是因为宗教，古蜀文明，眼球崇拜，圣山召唤……这些，每一样都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气息，难道说，这世上竟然有一个对古蜀文明心存怀念，并以此为宗教的组织？”

“有没有这么夸张我不知道，但是一个外国的组织，却都对三星堆文明感兴趣并可能对其有着相当的崇拜……老实说，虽然我经常YY一样国家会怎么怎变得更加强大，可是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肖炘杰夸张地张大了嘴，却不知道柳衡的这个假设，已经离事实非常接近了。

“那么，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一个神秘的宗教组织在后面操控着这两个人，而他们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寻找古蜀文明中的什么东西，也许是隐藏在巴蜀图语中的信息，也许是某件被他们视为圣物的文物，总之，和古蜀文明应该脱不了关系。”

“不错，只要知道他们的目的，事情就好办了，他们的身份已经算是暴露了一半，盯紧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你能在接下来的日子中，配合我的行动。”柳衡非常认真地说：“你要知道，虽然我可以帮你证明，山爷的死和你关系不大，可是你抢警车逃跑，又打晕警察并抢走警服和手枪……这些哪一条都是大罪！除非你想逃出这里后在监狱里呆上十几

年，否则就最好是能在这个案子里立下功劳，这样你的逃跑才显得有意义。如果能因此拔出在国内的特工网络，那么基本上可以保证你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一笔勾销！”

“听起来，倒是挺诱人的，不过这事大概你说了不算吧？仅仅是可能而已啊……不过我本来就是良善市民，这次也是鬼使神差地因为那个什么圣山召唤才流落到这里，配合国家机关的行动，我是义不容辞……”肖炘杰笑嘻嘻地说，好几天了，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现在得到一个承诺，终于松了口气，甚至开起玩笑来。

“很好，希望你能说到做到。记住，千万别中了别人的美人计。他们，不管是为某个国家还是某个组织服务的，都不是普通人招惹得起的！”

肖炘杰突然感觉这话里有一股微酸的味道，是错觉还是什么，他一时说不清楚，总之想到那个平时娇滴滴的混血女子，在关键时刻居然能沉着冷静地进行射击，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怀疑和感觉遗憾了。

一夜无事，肖炘杰直到凌晨三点多才换下苏从云和丹木守夜，两个人各怀心事，最后迷迷糊糊地在冰冷的石头上睡过去。

第十八章　新的意象

第二天众人一一醒来，简单地打整了一下后，肖炘杰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找到西玛和沈万年教授，把昨天夜里遭遇纵目猿袭击前的那个梦境有选择地说了出来。

他说得最仔细的，是那些奴隶大汉形成的巨茧上的符号排列。

按照这种排列，西玛很快就将7个符号重新标注出来。

3、7、5、6、1、2、4！

沈万年和西玛一起，开始是对每个符号的单独意思进行论证，然后选出最可能的。最后，按照这组数字将单独符号的意思连贯起来，形成一段有实际意义的话。

因为每个符号都存在表意、本意、引申意和深层潜在意等众多意象，比如第二个像是左斜线下少了一短横的符号，它的表义指“男人”或者“阳刚”，本意指“伏羲，而引申意是指太阳或八芒太阳纹，深层潜在意却可翻译成金字塔塔尖、圆矩等。要想在如此众多的密码含义中找到最正确的七个组合起来，这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经过反复的排列和思考，其中一组翻译出来的东西，引起了沈万年的深思和注意。

结合那七个符号的各种意思，翻译出来是这样一段奇怪的话：太阳落下山谷的时候，在光与暗的阴阳交界处，乘坐神树制作的灵舟，沿着蜿蜒的河岸逆行。绕过高大的山脉，找到前往巨大城市的通天之径。有着眼球图案的地方，男人和女人，在天空下仰望神祇！

“第一句很好解释，进入圣山的时间，必须是日落之时。我们昨天恰好错过了，不然也不会在晚上遭遇纵目猿……”西玛轻轻说道，她有点后悔，如果是昨天就得到这段信息的话，那么大家出去的时间就可以提前一天了。

“光与暗的阴阳交界处，应该是一个特定的地点！”

“乘坐神树制作的灵舟，那应该是有水的地方，很可能是地下暗河！”

“第四句和第五句也很好解释，乘船逆行绕过山脉就行了……然后，是要寻找一条通往巨大城市的路……难道，在圣山之中，还有城市的存在？

“先暂时不管后面的，等到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找到光暗交界的地方再说！”最后，沈万年教授一锤定音，结束了这次讨论。

圣山极为陡峭，众人从昨天开始就转悠了半天，却没有找到任何通行的道路，现在能得到一点提示，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真要一点一点去寻找入口的话，恐怕非得派上上百人搜索几个月不可。

但这对于只有七个人的临时团队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的。

现在所有人的心思，都是尽快找到圣山的秘密，然后带着这些秘密回归人类的文明世界！

或许刚开始来到这里时，还会被这里的秀丽风光和迷人景色所陶醉，最后拜倒在突兀出现的圣山这样的神迹面前，可是诡异的到来方式，以及沿途屡次受到守护兽、纵目猿等的攻击，已经打消了众人这是世外桃源的念头。

在这里，根本就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所在。恐怕除了非洲或南美的原始丛林外，世界上已经很少有这种看着风光绮丽，实际上却危机重

重的地方！

等待无疑是最为漫长的，丹木的体力稍稍休息后，如约前去山脚下的一跳小溪抓鱼。毕竟连着吃了两天野果，连牙也吃酸了，所有人对于美味的烤鱼，都生出了热切的向往。

因为缺乏工具，丹木的抓鱼更准确说是在扎鱼。他把自己的短刀绑在一根细长的木棍上，制作成一把粗陋的鱼枪，然后挽起裤脚跳进小溪里，开始寻找肥美的鱼儿。每一次快若闪电的出手，几乎都能扎起一条尺许长的不知名白色鱼儿，他好整以暇地将鱼儿挑向岸边，那里自然有肖炘杰和苏从云乐呵呵地接住，然后西玛和柳衡开始拿着小刀就地开始挂鳞剖腹，而其余的人，则收集干的柴火去了。

扎起十来条鱼儿，算计着一人有两条还略微有剩，丹木终于从冰冷的溪水中跳上岸来。四处活动了一下让血脉化开，然后钻入草丛中像是去寻找什么。

就在众人搭好支架，点燃火堆，准备把拿树枝串好的鱼儿放入火中熏烤时，丹木却带着几种草药树皮一类的东西回来。

他朝众人笑笑，然后把这些植物按照一定的比例搭配后，塞入鱼腹中，这才吩咐可以开始动手了。

所有人都不曾想到，七个人中除了丹木烤得一手好鱼外，最擅长的竟然是沈万年老教授，最后老教授不得不透露说常年在野外考察，早就练得一手烧烤的好手艺。至于其他人，都很少有在野外生活的经验，像柳衡虽然有过野外生存训练，可是那些训练只教会了她如何保证获得食物，却没教她在食物的味道上要怎么处理。

丹木带回的植物不知是些什么科属的，沈万年教授也只认得其中几种，说是一些野生的食用香料。这个结果让大家大受鼓舞，没有油盐，但有一点天然的香料，烤出来的鱼味道自然会更好。也因为这个

原因，丹木在队伍中的地位，开始有条不紊地提高。

一群同样落难的人，在这个没有发生利益冲突，也暂时没有危险的时刻，总是容易满足和高兴的，这样的气氛冲淡了不少柳衡对于萨迦德和西玛身份的警惕，而其他中国人，虽然对于两个携带枪支且枪法极好的外国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但昨天两人同样是拼死搏杀，也让有些话说不出口。

烤鱼陆续做好了，西玛和苏从云做的有点惨不忍睹，肖炘杰、柳衡和萨迦德的虽然味道不怎么样，但至少还可以下咽。只有丹木和沈万年教授烤好的两条鱼，让西玛和苏从云有点虎视眈眈。

丹木淡淡地笑着，把烤好的鱼递给西玛，而苏从云，则只能郁闷地啃着半生不熟的烤鱼，毕竟沈万年教授作为他的导师，还没有老人让晚辈直接享受成果的道理。

接下来丹木仿佛成了众人的专业烧烤师，他手中的烤鱼只要一出炉，就立刻成为众人哄抢的对象。肖炘杰有幸抢到一条，但看着皱着眉头对着自己烤的那条鱼难以下咽的柳衡，还是无奈地将抢到的烤鱼递过去。

这个举动惹来其他人会意的微笑，两人也懒得解释。从某种程度说，两人还是兵和贼的关系，只是这个贼，正在兵的指导下，试图戴罪立功！

太阳很快偏西。

这是一个奇异的地方，晚上无星无月，但是白天，却有太阳。

肖炘杰猜测着是个独立于世界的空间，就像神话传说中那些神仙们开辟的洞府一样。

在这个空间里，有着自己的法则，只是这种法则的规律，不得而

知。

空间的入口应该是那条地下暗河的某个地方，或者那个连接地下暗河的洞穴。

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通过地下暗河，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昏迷了过去，最后才在洞穴的岸边苏醒过来。

这个猜测让所有人都打消了原路返回的念头，也只有进入圣山，才能看是否可以通过圣山中的某条通道，重新折返文明世界。

等待无疑是漫长的，丰盛的烤鱼作为午餐过后，接下来众人开始为傍晚可能的探险做准备。

介于昨晚的教训，丹木用他的短刀砍下许多结识的木棍，然后把头部削尖做成投枪的样子。

而所有用木棍做武器的人，也将木棍改造成木枪。

即便只是最粗陋的武器，经过一番加工，也比以前稍微增加了一些威力，只是除了敲击外，还多了一项刺的功能。

在丹木的建议下，所有人都绑了一小块白云石在身上。按照羌人的说法，白云石本身就是神物，能够起到庇护的作用。

不管是否相信这个说法，没有人拒绝这个提议。

受伤比较严重的萨迦德一直是西玛在照顾，但现在要出发了，这个微胖的老头却不是西玛这样一个女子能扶着一直爬山的，所以照看他的任务就交给了肖炘杰。

而身体不是很好的沈万年，自然有他的弟子苏从云照顾。

子弹被重新分配，柳衡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分给西玛一个弹

夹。毕竟只有她和西玛手中的枪是一个型号，子弹也是通用的9mm，而萨迦德手中的CZ83所用的子弹和国产的92式略有不同，但好在他携带的子弹好像量比较充足。

让组织通过最隐秘的渠道，把这把用惯了的枪从泰国边境带到中国，萨迦德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自然不会出现关键时刻子弹不够的情况。

而那种珍贵的符文子弹，他只剩下两枚。

萨迦德淡淡地笑着，这里没有人发现那种符文子弹的不同，也不会有人知道昨天的纵目猿王之所以后退，是因为那颗珍贵的符文子弹。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仅仅是在子弹头上刻画下精密的花纹，竟然可以凭空增加意象不到的威力。

组织中的狩猎队，在埃及的时候，甚至用这种子弹杀死了一只连炸弹也干不掉的不死怪物，可见上面的符文在镇魂方面的效果，是多么强大！

由此也可以想象，那个存在与三年多年前中国西南的青铜文明，在符文的运用上，已经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文明，依然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原本以为不过是人祸，但看到这三座本不应该存在的圣山，萨迦德隐隐地感觉到了，这背后似乎真的有“神”的影子！

萨迦德相信除了他所信仰的“神”之外，这世上不应该还有神的存在。神性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同一片大地上，是唯一而排他的！

三星堆青铜文明的陨落，未尝不是因为一次失败的神战。

只是这种战争，“神”永远是隐藏在幕后，绝对不会亲自出手。就像羌戈大战一样，只会对信仰它们的子民做出一点在它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引导。

而在以“蝎尾菊”为代号的组织中，却试图对或许并不存在，或许无所不能的“神”进行研究，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

世界各国关于神的传说都被他们研究遍了，最终，在二十多年前，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也欣喜若狂地从几件青铜器中找到了神迹的影子。

后来被称为巴蜀图语的神秘符号，是古蜀人和天神沟通的神之文字！这是一个极为了不起的发现，也让组织毫不犹豫地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抽调出来，开始全力研究这个一直掩埋在中国西南地区几千年，被发现仅仅几十年的古老文明。

也正是那个时候，他被派到中国来，然后九死一生地带着最重要的一件祭器返回总部。

二十多年前的那次事件急速提升了他在组织中的地位，甚至连蝎尾菊这样的庞大势力，也不过是核心组织的三大外围势力之一而已。现在他只差一步就成为手掌大权的核心成员，能够和蝎尾菊领导人这样的高层平起平坐，但是这些年来的安逸生活，也让他几乎失去了当年的锐气。直到，上个月那个人的出现。

他知道在这片土地上，他还有未完的事业，所以，他又回来了。

一回来就卷入到同样神秘莫测的事件中，危险，但是刺激！

这种感觉真好。萨迦德想着，其实他骨子里依然是渴望冒险的人，那不是因为肾上腺素的过量分泌，而是心底知道只有冒险时带来的刺激，才能更好地让他忘却一些恐惧的东西。

我的主，我知道你会保佑我，哪怕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这里有着和你同样强大的气息的生命存在……

太阳渐渐偏西，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发现有光暗交接的地方。

肖炘杰脸上还保持着笑容，但是心底却暗暗担心起来，毕竟那个数字的排列组合，是他根据梦境提供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提法，他却因为深信不疑而坚持。

最终沈万年和西玛一起经过数小时的翻译工作，才最终确定了那段文字。

可是，只要他提供的数字排列有一个错误的地方，那么这种翻译就完全白费功夫！不同的排列，或许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虽然那些符号只有区区七个，但每一个所包含的信息量，却不是现在的文字能够比拟的。

而二十二年前那件据说刻有三百多个符文的青铜器，不同的关联组合所包含的信息，恐怕相当于上万字的文字量！

肖炘杰盯着太阳的方向，离落山的时间，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他突然想起那个梦中的场景，所有的祭祀，除了那三个高高在上的怪物外，都无一例外地在怪物前摆放了一株5米左右高的青铜神树。

那些神树惟妙惟肖，和他曾在三星堆博物馆里看到的几乎一样，只是要高上一些。肖炘杰脑中闪过一道灵光，像是突然想通了什么似的，抢过丹木手中的一把投枪，然后狠狠扎在地里。

“沈教授，如果把这根木棍看成是青铜神树，那么太阳的位置应该是哪里？”肖炘杰急急地问。

“当然是顶部，怎么了？”沈万年奇怪地问。

“你还记得三星堆博物馆中的青铜神树么，它的底座和分层，是什么样子？”

“底座？那应该是一个圆环上的三山相连造型……圆环，三山相连……这是说，如果把神树倒过来，那么把圆环看做太阳，就是太阳到达三座圣山山脚的位置……”

“对，入口应该是在山脚下！至于具体位置，同样可以从神树上获得信息。”

“青铜神树分为三层，每层都是三个分枝，每个分枝下有一只象征太阳的神鸟，一共是九个……这些都是简单的数字，能代表什么？”沈万年有些茫然，虽然他是研究古蜀文明的专家，但对于这些纯粹的数字所代表的隐秘含义，或许还没有西玛这个外国人知道得多。

“在数理意义中，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五行之中，又讲究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一、三、五为阳数，其和为九，故九为阳极之数。阳为天，阴为地，数字九，也就代表了天！”肖炘杰想起燕大叔的教导，脱口而出道：“古人眼里的天，就是这世上存在的最根本的‘道’，是宇宙间主宰一切的意志，所以皇帝称为天子。古蜀文明是太阳崇拜盛行的文明，青铜神树的分枝一共是九个，除了暗合‘天有十日，一日巡地九日歇’的典故外，也很可能是用神树来代表了整个‘天’！”

“这和我们要寻找的道路有什么关系？”西玛问道，然后低声念叨：“你刚才说的数理，应该是你们中国传说中大禹治水得到的河图吧？在我父亲影响下，我也曾研究过河图！河图中说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九为金之成数。你们中国古代的‘金’最初就是指的青铜，古蜀先民用分枝总数为9的青铜神树作为祭祀的最重要礼器，也暗合了对

数字九，也就是对天的崇拜！可是这种崇拜只是原始信仰上的，和寻找入山的道路，没有半点关系！”

“怎会没有关系？不过这个问题我稍后再解释。”肖炘杰道：“先说另外一个理由。我们来到这里，实际上很可能都是因为那股神秘的力量所影响，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那股力量把我们七个聚集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善意，还是恶意。不过，从之前那七个人的神秘死亡来看，恐怕恶意的成分居多才对！但不管那股力量的目的是什么，都和古蜀文明的原始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古蜀人真的对‘天’也是有着同样的信仰，那么一切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了：你们仔细想一下就可以发现，从那七个符号推论出来的答案，一共是九句话！”

众人仔细一数沈教授和西玛破译出来的那几句话，果然一共是九句！而最后一句，恰好是代表了“天空”这个意像！

“九是阳极的和数，我们把这段翻译出来的话抽出1、3、5这三个组成阳极的奇数句子，这三句话的主要意象分别是：太阳，神树，山脉。组合起来，可以重新翻译为：‘太阳神树是山脉’，或者‘山脉即太阳神树’！”

“奇怪，你们所说的青铜神树，怎么和我们羌人祭祀时的神树听上去差不多？”一旁的丹木突然插嘴道。

肖炘杰正要说话，沈教授已经惊喜地说：“不错，岷江上游羌族巫师释比，传承着原始古老的大型祭祀，好像是被称为‘刮白尔’。其中最重要和最多用的是神树！羌族释比的神树与三星堆神树，在不少方面很相似……不过古蜀本就可能就是传承自古羌，古蜀的开国帝王蚕丛，就是氐羌族人，有这种相似，也很正常！”

数理他插不上嘴，但是对于古蜀和古羌文化，却正好是沈教授的专长。

“那么，丹木，‘刮白尔’在羌族中，是代表了什么？”

“在羌人的‘刮白尔’大型仪式中，神树是号令群巫、臣服各路首领的大纛；是万物、人、鬼的共敬之物，也是新一轮大释比、大‘刮特母’、大首领的地位的确立标志；最神秘的，是又一轮时间、宇宙次序的新的开启……”

“如果，按照我的推论，我们把三座圣山看成是分成三段的神树，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

看着众人中除了沈万年和西玛好像听明白了一点外，其余人都是一片茫然，肖炘杰继续解释道：“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出土时就已经断裂，它的整体分为3层，树枝上共栖息着9只神鸟，显然是‘九日居下枝’的写照。出土时已断裂尚未复原的顶部，据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我说得对吧，沈教授？”

“不错！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神木‘扶桑’，也就是通天的‘建木’，建木上应该是有十个太阳，一阳在天，九阳居下，这符合古代传说中对于太阳崇拜和神话传说中的描述！”

“现在我们可以来推论，如果说神树的顶上应该有一个太阳，那么底部的圆盘是象征了什么呢？刚才我将底部的圆盘也看成太阳的话，从其底部的造型，推理出是太阳落下山脚的位置是入口所在。那么，如果把圣山看成是青铜神树本身，每一座山相当于一层神树的枝节，也就是三个枝节。之前我们认为，如果要从神树的底部进入圣山，就是相当于要沿着神树的底部朝最高处攀登——当然这只是个比喻，若只需要向上攀登的话，也不需要找什么入口了，直接朝上爬就是了。所以我的意见是，进入圣山根本不是说攀登到圣山顶上，而是绕过圣山，前往其他的地方！我记得青铜神树上还有一条蛟龙沿盘旋在树干上，龙从水，这条蛟龙，或许就是接下来那句密码中的‘蜿蜒的河岸’！”

“那乘坐神木制作的灵舟怎么办？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从哪里找青铜神树去？就算找到了，要如何将它制作成灵舟还是一筹莫展吧？”柳衡皱眉道。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而肖炘杰所说的一切，却大大超乎她的意料。与其这样，还不如一点一点地慢慢搜山，说不定仔细一点，入口早就找到了。

“青铜神树，并不是真的树木，而是一个象征了太阳崇拜和天崇拜的两种意象！密码中所说乘坐神木制作的灵舟，其实并不是要我们去坐物质形态的船，而是说到达圣山的方式，要从神树所象征的意象上去找！之前我们的思维都走入了两个误区，一是我刚才提到的认为进入圣山就是要到达山顶，二是认为要乘坐一条船一样的工具才能进入圣山。要坐船前去，那么那条‘蜿蜒的河道’，肯定会很大才对，就算表面看不见那条河道，也可能是和我们来时一样是一条暗河——至少，是应该在里面行船的。可是整个圣山脚下，除了那条仅能没腰的小溪，还有什么是和水相关的？”肖炘杰微微笑着道。

众人都是一呆，续而回过味来，如果乘坐神木制作的灵舟，仅仅是指找到入口的方法，而不是要去真的乘船，那么这么解释，也并不是不可以！

“好吧，就算你说的有道理，那为什么要等到光暗相交的时刻？这个时间点，有什么意义？”柳衡追问道。

肖炘杰看了看即将落山的太阳，一边往溪边跑，一边大呼道：“快来不及了，先到溪边再说！”

其余六人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稍稍犹豫就跟上了肖炘杰的脚步。

好在中午为了捕鱼，再加上方便取水，众人的新营地离溪边并不远，只是几分钟，就连跑得最慢的沈教授也到了溪边。

三座大雪山都在西边，这个时候的太阳已经落到了山顶，天边的晚霞红得似火，眼看太阳就要完全落下去。

清澈可见底的溪水真实地倒映出这幅美丽的图画。

第十九章 夜色再临

如果把圣山看成青铜神树，这个时候正好是“一日在天，一日藏地”的景象。

三座圣山，也相当于是中间休息的九个太阳。

日在天为阳，日坠地为阴。

山为阳，水为阴。

山南为阳，山北为阴……

山顶的雪反射着最后的阳光，万道霞光再折射进小溪，让整条小溪都散发着璀璨的金黄色光晕。

就像是一条自山间探出身子的金龙！

这便是光与暗的阴阳交界处，而不是什么生死交界，原来有时候道理是这么简单，可是所有人都因为圣山的神秘而忽略了！

所有人都振奋起精神，开始相互扶持着，沿着小溪前行。

这条小溪是山顶的雪水化开后形成的不同支流或山腹中的缝隙渗水形成的。而三座大雪山虽然均是高达4、5千米，占地面积却不大，目测出来的每座山的周长不过才二十来公里，小溪在三座相连的大山中穿行而过，形成一个大大的“S”形状，而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第一座山的前面，也就是说，只需要绕过半匹山的距离，就能到中间那座大山的背后！

不过，若是算上不甚平整的山路，加上各种意外所耽搁的时间，赶在明天天黑前到达最后一座山脚下，也就是小溪的尽头，或许能找到答案。

至于尽头，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最多还能再走一个小时，就不得不歇下了。好在白天众人都准备了不少的食物，应该能坚持到明天到达第三座山脚下的时候。

因为担心晚上再遭遇纵目猿的袭击，众人确定目的地后离开开始赶路。越是朝里面走，应该离这个群落的纵目猿就越远，安全性相对也高了许多。毕竟这些猿猴，像是畏惧山里的什么东西似的，到了山脚后，就死活也不肯前进一步。

走了大概有接近两个小时，天色完全被夜色笼罩时，大家停了下来。

虽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光源，还是能依稀看到一些，可再要赶路，就太困难了。

“绕过高大的山脉，那么下面，就是找到通天直径了么？”丹木看着肖炘杰，静静地问道。似乎这个时候，肖炘杰成了众人中临时的先知，能带领他们最终找到那个密码中所说的巨大城市，去仰望神祇！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一旁的西玛皱着眉喃喃地说道。

“有什么不对的？天色已经暗下来，如果大家不想晚上再次受到纵目猿的攻击，最后再往前走一段路，找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柳衡说道。

“时间点，我们先去所推论出来的时间点，似乎根本没有必要。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发觉‘乘坐神树制作的灵舟’这句话是指按照青铜神树的造型，把圣山看成是神木直接前行的话，那么其他的话都似乎没用了。这些传承了几千年的密码，不应该留下这么大的破绽，也不应

该这么轻易就被破解。我总觉得密码中说‘太阳落下山谷’这个时间点，有特定的涵义！”

“这个问题我一直也在思考。”肖炘杰脸色有些异样的苍白，先前的数理推算，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望着已经暗下来，看不见星星和月亮，但是却明显有着一定亮度的天空，肖炘杰道：“丹木曾说过，对神木的祭祀，是时间、宇宙次序的新的开启……而这个地方，白天能看见太阳，晚上却无星无月，加上这三座谁也没见过的突兀圣山，都充分说明了这是个和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空间。不管古羌或者古蜀的人为什么能开辟这样一个独立的空间，或者说这个空间本就存在，他们只是恰好找到了通往这个地方的通道并且成功出去，从而有了关于圣山的传说。光是从古蜀青铜神树以及古羌神树所共同代表的意象，都说明了至少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对于时间、空间的理解都已经到了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高度。站在他们当时的层面，对于时空的这种理解，会自然而然地反应在祭祀活动以及任何和‘神’相关的事情上。我们要进入圣山，就必须理解到其中的时空观，而密码中关于阴阳分界的文字，可以解释成是对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的描述——这本就是个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世界！”

“这种说法，太玄了吧？”苏从云淡淡地道，对于沈教授的高材生来说，一向只相信合情合理的东西，这种说法甚至牵扯到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宇宙间最根本的秘密，在几千年前的古代，又怎么可能呢？

“什么才是合理的？难道说，你认为这三座巨大的雪山的存在，是合理的？除了成都附近的贡嘎雪山，四姑娘山，在四川哪个地方你还能看见这样三座连绵的雪山？而山谷里面的动物，又大多是已经灭绝或者存在于传说中的？”丹木毫不客气地反问道，不管是谁，否定他心目中的圣地，都无法让他还能心平气和地说话。

“先不说合理性的问题，我们就先假设羌族传说中，关于对神木的祭祀，是开启了一轮新的时间点这种说法成立，根据这个世界的存

在方式，以及羌族传说中神树能能开启新一轮的时间和宇宙次序，对神树的祭祀，很可能就是我们开启另一个世界大门的钥匙！那么，我们能不能重现这种祭祀呢？”

“怎么可能？别说各种祭神的道具不全，就算全部都齐全了，我们当中根本没有释比，无法和天神沟通，这种祭祀也是徒有其表而已！”丹木回答道。

“先不管这么多吧，这个空间，并不是很大，就算走到小溪的尽头，也只需要最多一两天的时间！大家不如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明天继续前进！”萨迦德突然说道。

想到昨天晚上纵目猿袭击时的悍不畏死，众人都是从心底打了个寒战，然后放弃了继续争论，加快步子朝前行去，要在天色完全暗下来前找到休息的地点。

不知道否在昨晚的厄运过后，今天终于迎来了幸运之神的降临，十多分钟后，竟然被在前面探路的丹木发现一个干燥的山洞。

说是山洞，不如说是在山谷底部发现的一块凹进去的巨大岩石，只是岩石空出来的地方呈葫芦形，洞口只有两米的直径，里面却至少有四五十个平方的面积，高度也在五六米，丝毫不会感觉压抑。这个山洞易守难攻，典型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要有两个人守在洞口，就能杜绝大部分的危险。

用沈教授带的防水手电筒四处查看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也不像是有动物居住，众人这才放下心来。然后丹木将手电筒关掉还给沈教授，这个东西在今后的日子中或许还有用，没人敢一直浪费本就不多的电。

“今天还是我和肖炘杰守上半夜，丹木和苏从云下半夜，其余人，休息！”柳衡淡淡地说道，肖炘杰心头微微一荡，不知道柳衡这

么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西玛立刻开始抗议：“不行，昨天晚上你们就没有睡好，沈教授和我叔叔年纪大了可以不守，今晚怎么也轮到我了。柳衡警官你还是需要注意休息……”

柳衡看了她一眼，道：“那这样，今晚我们三个人一起。毕竟我们两个女的加起来，也比不上丹木一个人的战斗力！”

西玛嘻嘻笑着点头，很显然对于丹木的强大武力，还是十分认可的。

丹木暗中朝肖炘杰翘了下大拇指，而苏从云，却不知为何，脸色忽地变得难看起来。

肖炘杰有点尴尬地走出洞外，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可是这种暗并不是绝对的黑暗，在这个空间，虽然看不到月亮和星星，但是晚上的亮度，却和有月亮的夜晚差不多。

这是个很奇怪的物理现象，看上去没有发光体或反光体，但是却有一定的光线，传说中的世界，或许本就在荒诞中显得神奇。

肖炘杰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蹲下，然后仔细去听不远处溪水的水流声。

小溪在山谷谷底的中间，而这个山洞却是靠着山崖的一侧，距离小溪有二十多米的距离。

这二十多米都是大小不一的岩石，肖炘杰想了想，借着微弱的光线，拣了一些碎石抱回山洞口，然后往返了几次，很快，一堆鸡蛋大小的石头就被他堆在了洞口。

“要这些东西干什么？有危险时，用石头砸么？”西玛看着那堆石

头，好奇地问。

肖炘杰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在地上用一枚尖锐的石头画出经纬，然后将石头按照一定的顺序和图案排列起来。

这种排列，更像是在一个人用单一颜色的棋子在下棋，即便是西玛精通密码学，也只隐隐看出和河图有关，至于柳衡，完全是看得一头雾水。

“九宫戏？”偶然走出山洞想要呼吸点新鲜空气的沈万年看到了这个图案，有些惊奇地喊道。

肖炘杰微微一笑，道：“沈教授也认得这个游戏？”

“游戏？”沈万年哑然失笑：“这么高智商的游戏，倒是难得一见。现在流行的所谓九宫戏，不过是中国九宫围棋而已！另外，象棋中以太极为‘将’，以两仪为‘士’，棋盘也是按《周易》中描写军旅的《师》卦设置，说起来也算是九宫戏的一种。不过，古代所指的九宫戏，应该是一种复杂的数字推理方式，据说是世界上最锻炼智商的方式之一。真是奇怪，这种古老的游戏都快失传了，你怎么会？”

“谈不上会，只是懂一点规则而已。那七个神秘死亡中的人，就有教我这些的那个师傅，虽然我从来就没有正式拜师！”

“你的师傅，是位高人呐！怪不得你年纪轻轻，就对数理变化如此精通！”沈万年感叹道。

“高人？若真的是高人，也就不会那么莫名其妙地死了！”

“佛家讲因果，当年种下的因，注定了有今日的果。但你焉知这种果不是为他日的因打下伏笔？”

“沈教授不是说自己是唯物论者么，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佛家的弟子了？”肖炘杰想起在长途大巴时初见沈万年时这个老教授说的话，不禁打趣道。

“连传说中的圣山都见过了，就算偶尔唯心一把，又有什么奇怪的？”沈教授大笑道，然后问：“我听说会九宫戏的人，这世上不超过二十个，但能推演到三十步以后的，却是一个也没有。现在你能推演多少了？”

“惭愧，因为学得晚，加上资质愚钝，我现在不过是能推演到二十七步而已……”

“二十七步？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沈万年叹道：“当年我有个朋友接触九宫戏时，能推演到二十二步，就已经是极限了，就算到现在，也不过才二十九步而已！二十二到二十九，短短七步，他用了接近三十年的时间！”

“九宫戏到底是什么，这么难？”一向冷漠的柳衡也被勾起了好奇心。

“严格地说，这只是种数字游戏，西玛你应该还是有所涉猎吧？”肖炘杰心中微动，对于一个密码学家来说，居然不知道东方的九宫戏，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我爸爸或许知道，但我学密码学只是受爸爸的影响业余进行的，实际上我的正式学位，是英国帝国理工的计算机硕士！”

肖炘杰“哦”了一声，然后开始解释：“九宫戏的来历同样很奇特，相传是根据河图洛书的推演变化而创立的一种游戏，它看似简单，但每一步推演和变化，都包含着时间和空间的演变，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出错，这种推演就会被打断！”

“光是几条线，几块石头，就能推演时间和空间？”柳衡不可置信

地问道。在她看来，和时间与空间相关的推演，都是要动用直径数公里的粒子加速器之类的先进设备，或者是一堆科学家在数台超级电脑面前不停地演算几周乃至几个月，从来没有想到能凭借这么简单的道具，对时空这一最复杂的物理命题进行推演。

“这有什么奇怪的，羌族的神木祭祀，不也同样能开启宇宙新一轮的时间么？而八卦、河图，这些古代的东西都是用简单的几个符号，代表了宇宙、人类、环境都诸多因素。即便是我们一直试图破译的那七个巴蜀图语密码，也是在七个符号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信息！”

“你是想借九宫戏对于时空的描述，推算出我没在这个时空中，要如何去找到‘光暗交界’这个时间点？”西玛眼前一亮，问道。

肖炘杰点头，随即有些无奈地说：“线索太少了，反正闲来无事，就当是消遣一下，玩玩好了。”

沈万年沉吟了一阵，说道：“其实小肖你的思路也不是不对，古羌、古蜀和古华夏，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和传承，而九宫八卦和河图，都是那个时代传下来的。或许，通过九宫戏的时空描述，真的能找到打开这个时空节点的大门钥匙！”

“只是闲着无聊时试试罢了。这个地方处处透着古怪，我总有一种感觉，如果我们不尽快找到进入圣山的方法，今后只会越来越危险。”

“怎么这么说？”西玛一脸的疑惑。

“你们想想，我们来的第一天，遇上守护兽，但是守护兽看上去样子可怕，可行动迟缓，感官也似乎比较迟钝，要避开它十分容易。第二天晚上我们遇到纵目猿，虽然实力不强但数量众多，动作敏捷，几乎消耗掉我们大半子弹！今天是第三天，我觉得，今天晚上大家最好惊醒一点，或者会遭遇比昨晚的纵目猿更可怕的攻击！”

“肖炘杰你不要乱说话，这几天大家神经已经绷得够紧，哪里有那么多怪兽的！”柳衡皱眉道。

“不是我要乱说，而是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还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呢，圣山就算对我们发出召唤，你敢肯定这一路我们遇到的一切，不是它或者它里面的什么力量对我们的考验？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考验也无法通过，又怎可能到达目的地呢？圣山要我们来，不会仅仅是来观光而已！”肖炘杰淡淡说道。

“召唤，考验……这在所有宗教里面，都是一个必定会经历的过程。先在人的心中种下神性的种子，然后再求道的过程中设置重重险阻，考验信徒的忠诚和意志，小肖的这个说法，倒是有可能！”沈万年有些忧心忡忡地说道。

“可是我们并不是什么信徒啊。”西玛小声地嘀咕道，她和柳衡对望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了忧虑。其实最危险的事，就是明知道危险会来，却不知道危险时什么，会何时来。

“先不要给休息的人说吧，免得大家担惊受怕。只是等会换班的时候，给丹木提个醒。”肖炘杰见气氛有些沉闷，笑着道：“也许，根本就是我自己多疑呢？”

“不用提醒了，我现在还睡不着，也出来逛逛。”丹木出现在肖炘杰身后，如果不是晓得这家伙一直走路就轻得像一只狸猫，这种情况肯定要被他吓一跳。

“你都听见了？”肖炘杰没好气地问，这个家伙总是这么神出鬼没的。

“嗯，也不是什么大事！天黑下来后，我这一路上都有危险的感觉！”丹木淡淡地说。

“危险的感觉？你也觉得不对劲？”

“是啊，这地方，的确给人阴森森的感觉，不是山谷里吹的那种正常的寒风给人的冷，而是浸入骨子里的森寒。用老人的话说，这里阴气太重！或许你的想法是对的，这里虽然是三座大雪山，外面也有古羌传说中的守护兽在游荡，但这里却不一定就是古羌的圣山，而是另外近似的地方。”

听着丹木的话，两个女人都感觉骨子里真的冒出一股寒意，不由自主地裹紧了本就不多的衣衫，又朝肖炘杰微微靠近了点。再大胆的女人，遇到什么阴邪之类的东西，总是要显得胆小一点。

“阴气？这东西说起来就更玄了！”肖炘杰笑道，虽然经历了圣山召唤这么离谱的事情，也见识了守护兽和纵目猿这两种文明世界绝对看不到的怪物，可是这两种怪兽毕竟都能看出是某种生物，不像阴气那么听上去就感觉到瘆得慌。

“不过没事，我手中可是有羌族老释比亲自祈祷求来的镇魂符，而且只要心中没鬼，就算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面对阳刚正气，也近不了身！”丹木见在场的几人除了沈万年教授外，都多少有点不自然，于是鼓励道。

“你还不如一开始就瞒着我们，自然就不会去乱想了！”西玛有些不高兴地埋怨道。她和萨迦德一样，都是地道的中国通，又是中西混血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比多数中国人还要理解得透彻。

“现在不说，等遇到的时候再提醒也就晚了！”丹木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珍而重之地打开，一层又一层，知道八层之后，才从里面拿出六颗穿有红线的雕刻有符文的白色石头。

“你不要告诉我们，这东西能镇压住不干净的东西？”肖炘杰接过其中一颗，笑道。

西玛和柳衡迫不及待地把石头挂在脖子上，仿佛这东西真的能保

佑自己不受阴邪的侵害。

“到底有什么用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连同我身上这块石头在内的七个护身符，是我外公临死前，亲手交到我手上，告诉我，总有一天，我和我的同伴能够用得上。当然，我自己的这枚护身护和你们的有些不一样，准确地说，这并非是白云石，而是一枚真正的玉石，说起来要珍贵得多。”顿了顿，丹木像是陷入到某种回忆，沉默了好一阵才接着道：“那还是十五年前我外公传给我的，本来我一直以为我这一生都不可能用到它们，可是这几天的经历让我明白，是时候了。我今天所要经历的一切，我外公作为寨子里唯一的释比，早就预见到了！”

众人都是一阵沉默，最后都郑重地说了一声谢谢，只是柳衡看着丹木自己留下的玉石符，像是想起了什么，最终却一句话也没有多说。

西玛将剩下的两个石符拿进去，分别交给苏从云和萨迦德，苏从云接过石符的时候咦了一声，然后笑着说他家里还有一块更好的，可惜忘了带在身边。

这两位也没有完全睡着，最后加入到围炉夜话的行列中来，只是这所谓的炉，不过是在洞口点燃的一个小火堆而已。七个人又聊了一阵，不过都刻意地避开一些禁忌不再去提，只谈一些自己的基本情况和有趣的经历。轮到丹木时，这个羌族汉子只淡淡地说道：“我虽然是羌汉混血儿，只是一向自认为自己是羌人。自小父母双亡，跟着外公长大，外公死后和舅舅在一起，十四年前出国，舅舅病死后我进过黑帮做打手，当过雇佣军，也打过地下黑拳……”

短短的几句话，众人突然鸦雀无声。

他们不是没想过丹木肯定有非同寻常的经历，但是还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这么生猛。

进过黑帮还没什么，在国外，雇佣兵和地下黑拳，都是死亡率最高的两种地下职业，可以说完全是在拿命换钱，可是一旦熬过几年活出来的人，经济上自不必说，光是那一身杀气，就足以教许多小国的正式军人胆寒。

还好，现在大家都算是同伴，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可是，下意识地，众人面对丹木时，说话就微微轻柔了一点，只有肖炘杰没有任何变化，他知道这个羌族汉子一旦认定是朋友或同伴的人，就算是要他两肋插刀他也不会皱下眉头。

第二十章 幻觉

一个多小时后，没有放哨任务的四个人，终于带着一丝紧张和疲倦去山洞里睡下了。肖炘杰与两个美女一起，守在洞口。他手里拿着丹木那把锋利的短刀，而两个美女，却是人手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只是两人手枪中的子弹，都已经不多。

肖炘杰叹了一口气，有一句每一句和两个美丽的年轻女人闲聊着，柳衡还是不怎么说话，即使偶尔搭一句话，也是保持着一贯的冷淡。西玛却似乎对这个神秘的地方，以及肖炘杰的数理学说很感兴趣。对于这个精通解密的混血美女来说，所有和数字相关的东西，都显得非常有吸引力。

对于西玛稍微有点过度的热情，肖炘杰却没有头脑发热，他知道这个混血美女或许有着不简单的身份，不管她是真的如她所说只是一个密码专家的女儿，还是有着某种特殊的使命，与这样一个带毒的玫瑰太过接近，都不是什么好兆头。虽然他答应过柳衡要在这件事上争取立功，可他也知道，自由的生活固然重要，但是生命同样重要，如果真的因为过度走进而知晓了某些不该知晓的秘密，那么一旦西玛和萨迦德的计划败露在自己手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势力，恐怕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一个能将两个可能是特工的人用正当的手段送入国内，最关键的是还走私了枪支进来，这样的组织是很可怕的。要知道国内禁枪极严，就算有间谍或特工混进来，也只是窃取情报而已，没有人敢随身带着枪支到处跑的。而萨迦德敢用枪，除了说明他的狠厉和大胆外，也昭示了他背后的组织有着庞大的能量，甚至有把握影响到某些地方

政府。

“肖，你的九宫戏，能教会我玩么？”西玛见柳衡只是强打着精神，眼珠子一转，问道。

“可以，这本来是个入门简单，但是精通很难的游戏。只是在推演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会感觉枯燥，并且到了二十步后会觉得太难而放弃，所以真正喜欢上它的，并不多。”

接着门口的火光和先前画出的纵横各十五道条线，肖炘杰开始从头一步一步推演其中的变化，并进行详细的讲解。

九宫戏和后世的围棋，都是起源于河图，蕴含着阴阳两极的对立与变化，同时也是用俯视图表示立体的宇宙观。除了一个人的推演外，更可以像围棋一样，双方各执一色的棋子相互攻克。所不同的是现代围棋棋盘是纵横各十九道线，共计361个点，更偏向于布局与胜负，和纵横只有各15道线的九宫戏中的数理天地推演大不一样。

此外和河图齐名的洛书，在文化界中普遍的认定洛书其实就是九宫，所以九宫戏一般被认为是中和河图与洛书这两种远古时期最神秘的数理变化图谱而成的。

但无论是九宫戏还是围棋，其棋子都是由河图中的阴阳点演化的，以白点为阳，为天，为奇数；黑点为阴，为地，为偶数，两者的变化与对抗用来代表宇宙中相互消长的阴阳势力；纵横各十五道的棋盘是在河图宇宙观的基础上制成的，用来代表宇宙。

这种阴阳对立与变化，以点、线、面的俯视图来描述整个宇宙的游戏，可以说是集成了记号文化的最高代表作，在伏羲氏时代就被看成神物。由于河图的影响，这种直观而简洁的宇宙观在华夏早期文明中被广泛地应用在许多事物的发明上。九宫戏和围棋仅是其中两种最形象的直观表达，只是围棋在战国后大肆风行起来，再到后来而更高

深更难精通的九宫戏，却在历史的传承中渐渐隐没了踪迹。

肖炘杰一边讲述九宫戏的来历，以及另一个河图数理文化的分支围棋是如何变化直到大放异彩，一边手中不停，很快就布下一个白点在内，六个黑点在外的开局。西玛对于围棋稍微有所涉猎，但看到这只有225个点的如同缩小版围棋的棋盘，却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肖炘杰口中的推演。

“简单一点，从最基本的七个点开始。这是玄武布局，主北方之位，五行为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为水之成数。水为太阴，故六也为阴之极数。在九宫戏所代表的宇宙观中，阴数左旋。我们知道，银河系等各星系俯视皆右旋，仰视皆左旋。顺生逆死，左旋主生。生数居于内，成数成于外，你可以根据‘二、四相合’这个原则往左方内添加二枚白色棋子，外添加二枚黑子。左东，为青龙位，加二白子为三，加二黑子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则北方玄武推演转化为东方青龙……”

一连串的术语下来，西玛由最开始的好奇，渐渐变成了疑惑，然后全部化成了茫然，最后，肖炘杰总算讲完了第一个布局和推演变化，西玛抓住机会，很认真地说：“你真的确定，这只是一个很简单，很基本的布局？”

肖炘杰一愣，然后点头，在他看来，这个开局本身就没有什么挑战性，只要熟悉河图、洛书的数理变化，再辅以周易八卦的推算和阴阳五行学说的转化，实在没有太大的难度。只是，这个难度对于一个不完全是中国人的混血儿来说，会不会太难了点？

当肖炘杰小心翼翼地问出这个问题时，西玛已经有了哭笑不得的冲动，这个九宫戏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了一点，而是超级难！就算她对于数学，对于解密都有着非凡的天分，可是面对这种完全涉及到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根本最神秘的文化时，没有相应的基础和文化氛围，却

无异于是在听天书。

西玛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学习九宫戏这种表面看上去很有趣的游戏，她想与其去学习这个东西，还不如早点把围棋学到手，至少用这个去忽悠人，也比那些完全听不懂的天书要好。对于阴阳五行等学说，因为涉及到一些解密，她曾有过粗略的研究，但这种研究也仅仅只限于数学上的范畴，至于其中的文化底蕴，她了解得也不比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更多。

面对两人间无聊的对话，柳衡早就听得昏昏欲睡，现在看到他们能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学习，顿时精神一振。

“我觉得肖炘杰你越来越有当神棍的潜质！”柳衡淡淡地嘲讽道。

“为什么？”

“先是用古蜀信仰中的太阳神树来确定我们的路线，接着现在又异想天开地要把古代的河图洛书九宫戏一类的代入进去，将来你是不是还可以到九眼桥下给人算命呢？”

“你这样想就错了，河图、数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宝贵的部分之一，不说别的，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同样是根据阴阳学说中对立统一的阴、阳引申出1和0.，有和无，与和非等对立概念而创立的。光是这个就说明八卦、易经乃至更神秘的河图洛书都有着相当的科学依据，只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其中的奥秘而已。把不了解的就说成是非科学的神棍，这样未免太过武断！”肖炘杰正色道：“何况，光是这个空间的存在以及我们的到来方式，就足以说明这世上还有太多我们无法了解的神秘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也只有从同样神秘的古代文化中去寻求答案！”

“好啦，我的意思其实是说，你这么年轻，整天却神神叨叨地一点也没有年轻人的样子，要是这些话是沈教授说出来，我还觉得没什

么，可换了你，总有点不靠谱的感觉……”

“你这是以貌取人！”肖炘杰怏怏地说道，但他不敢再争论。先不说这个女人掌握着自己是否清白的关键证据，光是作为男人却要和一个女人去争论这些神秘文化，就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你说，丹木给我们的护身符，有用么？”柳衡显然也意识到一点，避开了这个话题。

“这个谁知道？不过既然是老释比交给他的，而羌族释比本身就有着神秘而古老的传承，我想那个老释比既然能遇见到今天，多少还是有些法力的，戴着这个护身符，就算用处不大，想来也绝对不会有害！”

“如果遇上纵目猿或者你们口中的守护兽那样的东西可能还真的危险，但如果是所谓的阴邪或者说其他没有实体的东西，一定没有问题。我这除了丹木的白石护身符外，还有神父赐给我的受过祝福的银十字架！”西玛突然说道。

“神鬼一类的东西，一向难说得很，到时候，也只能寄希望于丹木的护身护有用了！”肖炘杰叹了一口气道。

“放心，我主一定会保佑我们的！”西玛自信满满地说道。

“你信的是西方的上帝，他对中国的阴邪，却不一定管得着！”肖炘杰打趣道。

西玛看着他，很是认真地说：“肖，我主无处不在！”

柳衡心中一动，西玛口口声声说信仰“我主”，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上帝保佑”一类的话。她真正信仰的，会是基督教么？她是犹太和汉人的混血儿，信仰基督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也许，只是她更习惯这样称呼自己所信仰的神，是自己想多了……

“好了。不过是开个玩笑，丹木那家伙就是爱大惊小怪，他说的话，也不一定作数，那家伙也真是的，搞得大家紧张兮兮的！”肖炘杰笑道。

“我不这么看，至少，丹木自己手中的那块玉石，我敢肯定还是有着相当的用处。”

“怎么说？”肖炘杰奇怪地问。

“我的家中……也有一块差不多的玉石，只是上面刻画的符号有些不一样而已。

“这个，大概是巧合吧。也许这些都是你的父亲和丹木的舅舅当年在墓中找到的。毕竟，既然那座墓葬中有古蜀时期的青铜器，再出现一些刻画有符文的玉石，也是再正常不过……”

“可能吧，也许，是我多心了。”

“肖，我想这个队伍中，就只有丹木说话时，才从来不会乱开玩笑吧？”西玛盯着肖炘杰，很是怀疑地道。

肖炘杰打了个哈哈，掩饰过去，但心中的忧虑却没有远离。

丹木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阴邪一类的东西，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这种感觉，肖炘杰也有。

肖炘杰从小就能感觉到周围不正常的事物，这曾让他一度生活在惶恐中而性子孤僻。后来长大了，这种能力渐渐消失，他才明白那是传说中能通灵的能力。当他怀疑自己小时候是否真的具备那种能力时，却再也找不回那种感觉。

可是来到这个地方后，似乎从小就具备的这种特殊的能力，又开始了复苏，尤其是在睡梦中，似乎总能看见一些在远古时期才有的景

象。

那宏大的祭祀场景，还有血脉中无比熟悉的敬畏感觉，以及那三个小山般庞大接受那些土著祭拜的奇形生物。

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地方绝不简单，就算出现什么诡异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

何况，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从太阳落山众人走入山谷后，这种带着一点阴森的奇异感觉，就从来没有远离过。

不是他们选定的休息之地有着阴冷的气息，而是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带有着这股气息。

那些看不见的，却很可能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一直跟着他们！

他盘腿坐下，闭上眼，以鼻观心，然后开始深沉而缓慢的呼吸。脑中一片清明，可是周围环绕着的阴寒，却只是越来越浓。

仿佛又进入那个一直困扰着他的梦境，在那三个巨大的土堆上，三种不同形状的巨大怪兽，冷冷地注视着他。

天空中有狰狞的阴魂在飘舞，它们不时地试图降下，却又似乎害怕土堆上的三头怪兽，最后只能在渐渐升起的阳光中，尖叫着消散。

可是更多的阴魂躲在石块的阴影或者洞穴中，然后咬牙切齿地留存了下来，等待着天黑后再度出击。

体型像放大了数万倍的蚕，双目鼓出的怪物轻蔑地看了肖炘杰所在地方位一眼，然后张开长满了锋利小齿的大嘴，深深一吸，无数躲藏着的的阴魂被它吸入口中，一阵痛快地咀嚼后，心满意足地将口中的阴魂吞入腹中。

肖炘杰隐约地发现，这个长得像蚕的巨大怪物，在吞食那些阴魂

后，身体不易察觉地长大了一小圈。冷冷地和它对视着，他几乎能从它睁大的双眼中，看到自己的倒影。

周围泛起浓厚的雾气，雾气中带着森冷的寒意，仿佛完全是由阴魂凝聚的。很快，巨蚕状的怪物隐没在雾气中，只剩下瞪大的通红双眼，在雾气里偶尔闪现，让人知道它的存在。

肖炘杰猛地睁眼，周围的雾气如潮般退散，四周一片沉寂，西玛和柳衡，都静静地看着他。

“怎么了？”肖炘杰问道。

“这话，应该是我们问你吧？”柳衡悠然说道，“刚才，你在干什么？入定？冥想？说你有神棍的潜质，你还当真了啊？”

“可以说，是……”肖炘杰想起在入定状态下看到的景象，和梦境中的是如此的相似。尤其是那三个小山般的怪物，连身上铜饰上的符文，都和梦中一模一样！

他突然感觉身上有一点冰冷，就像是衣服湿了后贴在皮肤上的感觉，仿佛那些浓雾曾真的出现在身边并让衣衫沾染上的湿气，可是看看西玛和柳衡，身上没有任何变化。

“我入定了多久？”肖炘杰问道。

“不多，就几分钟而已，要不然我们早叫醒你了。”

肖炘杰估算了一下在入定状态下大致度过的时间，在他看来，时间怎么也有半个小时，也就是说，梦境，以及入定状态中经历的时间流速，和外部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空间的时间流速，和文明世界是一样的么？如果差距太大，那会不会等我们出去时才发现时间只过了几个小时，或者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但是身上如同在浓雾中沾染的水汽，却来得古怪，肖炘杰打了个寒战，仿佛这些雾气中凝聚的，真的是什么冤魂似的。

西玛的嘴角，突然勾起一丝笑容，肖炘杰正要开口说话，却发现这丝笑容是如此熟悉。

等到她的双眼开始变得通红，并且微微鼓出时，肖炘杰一下明白了，这是那七个神秘死亡的人脸上的诡异表情！

“西玛！”肖炘杰大声喊道。

“什么？”西玛一惊，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凸出的双眼也缩了回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哦，没……没什么……”肖炘杰结结巴巴地说道。他不敢说出刚才自己看到的，因为旁边的柳衡还保持着平静，像是什么也没看到。

“肖炘杰，你的精神状态好像有点不对，要不换丹木或苏从云出来，你先休息……”柳衡一脸古怪地看着他，好像他的举动，完全是白痴一样。

“不，不用，为什么要换他们出来？”肖炘杰没来由地感觉到恼怒，心中不禁对丹木生了一丝怨恨。这个家伙，好像什么事都想抢走风头，真是太可恶了……

他一惊，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

脸色苍白地转头往往四周，万籁俱寂，除了石壁，什么也没有。

他下意识地裹紧了衣衫，把刚才那个荒唐的念头挤出脑子外，这不是自己应该去想的。

“这里好像……真的有些不对劲！”他看了两个女人一眼，小声说道。

“刚才你还不是在劝我们说，不要多想么？”柳衡微微皱眉。

“是，可是，我刚才看到一些不妙的事情发生……”

“是不是这样？”西玛开口道，然后，她的眼睛，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强行从眼眶里扯出来，还连着血管经络，却爆出眼眶四五厘米远。

可她脸上还保持着神秘的微笑，就像在向人展示最心爱的东西。

柳衡惊天动地的尖叫响彻了整个山谷，然后毫不犹豫地朝着西玛开枪，肖炘杰一下扑了过去，肩膀撞到了柳衡的手，正好将她的手撞得一歪，射出的子弹立刻偏离了轨道，擦过西玛的脸颊射入石壁。

第二十一章 执念

山洞里的人一下惊醒，丹木反应最快，立刻赶了过来，接下来是苏从云和沈万年，而萨迦德，则最后才出来。

“你疯了，干什么？”西玛一脸愤怒地盯着柳衡。这个时候她的眼睛早已经恢复了正常。

“我……我刚才明明看见……”

“看见西玛的眼睛快掉出来了？”肖炘杰打断她的话道。

柳衡拼命地点头，西玛愕然地望着两人，最后才在他们肯定的目光中，惊慌地取摸自己的眼睛，但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你也看见了，那景象好恐怖……”柳衡心有余悸地道，就算她的心理素质远比一般人高，可是看到那样的景象，还是忍不住心悸不已。

“这是我第二次看见了。”肖炘杰摇头苦笑。

“是幻觉！”丹木突然说道。

“嗯，我猜也是。阴邪入体产生的幻觉！”

“这里，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丹木，你给我们的护身护，怎么不起作用？”

“这个地方很古怪，那些白石护身符，本就不过是求个心理安慰。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恐怕最好的护身方式，还是大家互相信任

和帮助。”不等丹木回答，肖炘杰已经抢先说道。

“那些护身符，真的有用。否则你们也不可能这么快清醒过来了。”丹木摸着挂在胸口的玉石肯定地说。他这枚护身护的档次明显比众人要高出不少。

“这里应该存在某种生物磁场，能影响人的思维波，这在一些地方被称为阴邪入体，凡是这种地方，一般都是著名的闹鬼圣地。”苏从云冷冷地道。

“下半夜我和从云来守吧，以前我们经历过类似的情景，有经验了。”沈万年教授突然说道。

“哦？那次是怎么回事？”肖炘杰眼睛一亮，应付没有任何形体的所谓阴邪，实在是太过困难的一件事，而这里没有会降妖除魔的法师或道士，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身边的其他人了。

可是这种能使人产生幻觉的地方，最不可依靠的，也可能是其他人，因为你拿不准对方是否已经受到幻觉影响，将自己看成是必须要立刻除掉的敌手。

“那次是在考察一座战国古墓的时候，一个贵族的墓葬坑，有天晚上我和从云就在墓葬旁边守护，因为我们都拿不准到了晚上，是否会有盗墓贼闻风赶来，趁夜盗走有价值的文物。那天晚上月色很亮，我们守到下半夜，都以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可是就在迷迷糊糊地准备睡去时，却发现从云举着铲子，着魔似的在挖掘什么东西……”

“老师，我自己继续吧。”苏从云轻轻地道：“当时的情形很诡异，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给迷住了心智，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挖出地底的宝贝。可是我不知疲倦地挖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找到的，却是一件残破不堪的铜戈，上面一共有三个奇怪的符号。”

苏从云把三个扭扭曲曲的符号画出来，众人中却没有认识的。

“这是巴蜀图语中的符文，是按照虎纹的样式刻蚀在铜戈上的！除了这三个符文外，丢失的残片上应该还有一块，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找到。我推测另一块残片上，还应该有两个不同的符文，这些符文组合在一起的意义，其实无非是增加兵器的杀性，同时起到震慑灵魂的作用。”对巴蜀图语最有发言权的沈万年解释道。

四川地区出土的西周和战国时期的兵器，有相当一部分都刻有这些符文一样的图案，不少学者将之也归为巴蜀图语的一种，根据多年的研究，一般都认为这些符文的意义是增加兵器的锋锐度和安抚被杀的灵魂。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符文能将被杀死者的灵魂力量吸收进兵器中，增加兵器对敌的力量，让敌人一看到兵器就心惊胆战。

不过，这些说法却没有得到更多的科学支持，毕竟即使按照现代工艺完全复制的花纹刻画在冷兵器上，似乎也没有任何变化，因此学术界更多的是将这些花纹当做一种装饰，或者是当时的工匠留下的符号记录。

不过，当沈万年说出这些的时候，丹木却有些不屑。

他手中的短刀上，同样也有这样的符文，虽然样式不太一样，但是他几乎可以肯定，被释比巫师祝福过的武器，的确是比一般的兵器威力要大上不少。

“我在墓地旁挖掘的声音惊醒了老师，但他赶过来时，却怎么也唤不醒我。不管他是在我耳边大吼还是使劲摇晃我的身体，当时我都至少抱着那块兵器的残片，仿佛正身处千军万马的战场之中。直到后来，老师发现了兵器上的虎纹以及三个符号，才突然明白过来，我是被兵器上的杀性和当年战争中不肯消散的执念给魇住了！”苏从云继续说道。

“有这样的事？一件残破的青铜兵器，居然能让一个正常的活人丧失神智？”肖炘杰问道，不过想想刚才的幻觉，又对这样的说法，

有了几分相信。

“当时的情况已经十分危险，因为兵器上附带的符文力量的影响，从云的双目已经有被来自两千年前的杀性侵蚀得转红的趋势，我估计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恐怕他会把自己当成几千年前的古战士，用那把残破的铜戈杀死身边的一切活的生命。情急之下，我只能用防身的棍子趁他还没有完全沉浸在铜戈中符文附带的杀性前将他打晕。”

“后来呢？那苏从云是怎么摆脱那种状态的？”西玛看着苏从云，眼中闪过一丝好奇。

“其实不用摆脱，那只是残存了几千年的杀性和执念，这种执念如果埋在所谓的绝阴之地还能保存下来，可是只要见了阳光，很快就会消散。要不然的话，这世上早已经是被古往今来无数的执念所充斥了！天亮之后，从云就醒过来，却什么也不记得，只是精神极度萎靡，后来休养了一段时间，也就没有什么大碍。”

“沈教授，我还是不太明白，你们所说的执念，到底是什么？鬼魂还是怨灵？”柳衡问道，刚才她和肖炘杰双双看见西玛的变化，却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因为西玛已经受到那股力量的影响而起了变化，还是自己和肖炘杰两人受到某种蛊惑？

“鬼魂这种东西，我是不太相信的。之前在客车上我就和炘杰说过这个问题。就算现在到了这个奇异的空间，我的观点依然是认为，这不过是多维空间理论上的一个小的平行世界，就像在百慕大三角，同样由飞机和船舶莫名其妙地失踪，但是多年之后，却可能神秘地完好回来，只是里面的人不见了。在考古界，一般都有可能遇到一些神秘的事件，不过除了极个别的极端事例外，这些事件都只是当时有些怪异的现象，过后就什么事也没有。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认为这是鬼魂一类的东西在作祟，而是过去的执念，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保存

下来，比如说当时的地理环境，磁场变化，这些都可能将人临死时最强烈的念头暂时保存下来。然后在特定的环境下释放出来，影响到人的神经系统……”

“就像一战时期在巴尔干半岛雾气中神秘消失的英国军队，在多年后却有人看见他们在云雾中重新出现，但转眼又消失不见？”西玛问道。

“可能吧，也许他们早就死了，也许是到了一个犹如现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平行的空间，但十多年后人们再度看见的，不过是他们当年消失时留下的一些影像信息一样。比如在古战场，有些意志比较薄弱的人，夜间往往能听见厮杀的声音，这并非全然是幻觉，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些在某方面的感知敏感的人，能接受到来自几千年前的执念信息。”沈万年苦笑道。

“那些符文，又怎么解释？”肖炘杰敏锐地问道。

“没有办法用很科学的角度解释，那些符文，我的一个研究生物物理学的朋友推测说，可能是因为某些线条的组合，具有暂时保存执念磁场的功效……一般有奇异事件发生的考古现场，都会有不同的符文出现，通过对这些符文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代表着镇魂的含义。但是所谓的鬼魂，我想更应该是一种被特定的环境下磁场所包裹的执念吧？人体本身就会散发出一定生物磁场，因为意志，也就是执念的坚定，加上那些又有镇魂功效的符文，才有可能在特定的埋藏环境下得以保存下来，可只要墓葬被挖掘开，太阳一出现，阳光中的各种波长，能很快综合掉这种微弱的磁场现象！”

“什么都能用科学来解释的话，这个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神秘事件了。光是我们之前那七个神秘死亡的事件，就不是科学能够解释的！”肖炘杰看了沈万年一眼，淡淡地道。

“你的意思是说，刚才让你们产生幻觉的，就是某种鬼怪或阴魂

一类的东西？”

“丹木先前不也说过，他感觉到进入山谷后，就一直有萦绕在我们周围的阴邪气息么？如果真的是这种不干净的东西，能影响到人的感官产生幻觉，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是影响我们思维来到这个地方的那个东西？”柳衡出于一个刑侦人员的敏感，突然发现两件事之间的联系。

肖炘杰双目一亮，点头道：“这不是没可能，或者更进一步说，促使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那股力量，就是在这三座雪山之中，所以我们一进入山谷中，就能隐隐感到它的存在。只是这个股力量很可能是呈阴性的，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和民间传说的鬼魂很相似！”

“这种解释，听上去似乎合理一点。”沈万年叹了一口气道，不管怎么说，要他这个信仰了一辈子唯物论的老教授，突然去相信这世界其实是有鬼神这种唯心的东西存在，都不是一件太过容易的事情，如果有一种说法能完美地解释那些唯心的东西，他几乎会本能地选择相信。

“就像你傍晚提到的宗教中的受难学说？这是它对我们的考验？”西玛想起肖炘杰傍晚的话，说道。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或许它是在考验我们，是否能在见到它之前，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意志完成它可能要交托的任务！”

“像神话传说，神要召见他的信徒，必定要给信徒磨难并会在关键时刻得救以坚定他的信仰，最后交托给他神不方便完成的任务？这种说法，倒是有点道理。”萨迦德喃喃地说道：“可是连神自己都会感觉棘手的任务，想来要完成也绝对是九死一生吧？所以他才会给我们这么多的考验，其实也是想看看我们是否具备完成他将要颁布的任务的资格。如果我们无法再考验中挺过来，估计它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我们……”

其余几个人都是微微一呆，这个说法的可能性，的确相当高。

“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全力熬过去，绝对不能抱着我们是受那股力量的感召而来到这个世界，它一定不会坐视我们有危险而不理的念头！”肖炘杰接过萨迦德的话头道。

“如果只是实体存在的怪物，不管是守护兽还是纵目猿，我们还可以与之拼命，但是，无形无质的某种影响人感官和神经系统的念头，又要如何去熬过去呢？”西玛苦笑道，她对于自己目前的状况十分担心，毕竟是肖炘杰和柳衡看见她身上发现了什么，而不是自己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可这一点也不算是幸运，虽然有可能是身上的银十字架起作用没受到影响，但也可能是预示着自己身上将发生某些事情……

这是个很令人烦躁的念头，西玛看着四周，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

但那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等她再次清醒过来时，没有人发现她的不对劲。

“好了，既然肯定是能影响到人思维的东西在作祟，那么，都把能伤人的东西收好，不然我们可能因为幻觉而杀了身边的人！”肖炘杰提议道。

七个人讨论了一下后，想到柳衡刚才差点射杀了西玛，没有人反对这个提议。在肖炘杰的建议下，没有人再去山洞内部睡觉，而是在洞口围成一个圈，圈中间是一堆小小的篝火，不疾不徐地散发着微弱的光热，随时都可能熄灭。

西玛、柳衡和萨迦德都把手枪的保险合上，然后退出子弹，将手枪放在身前两尺多远的地方，一旦真的有事，都会在最短时间内拿回

手枪装上子弹。

丹木从肖炘杰手中接过短刀，微微沉吟，在西玛和柳衡的惊呼声中，用短刀划破了中指，然后均匀地把鲜红的血液涂抹在刀锋上。

然后，他把刀锋放进火堆炙烤，直到鲜血完全被烤干，刀身也像是被漆成了红黑色。

他拿出自己的那块玉石护身符，虔诚地放在身前，再把短刀插在离护身符几厘米远的地方，然后闭上眼睛，一动不动。

西玛将银质十字架从怀里逃出来，双手合拢，将小巧的十字架捏在两手之间开始祈祷。肖炘杰敏锐地发现，西玛拿出的十字架，和他在教堂中看到的有细微的不一样。

十字架上本来应该是受难的耶稣，可是这个小巧的银十字架上被盯住了，却明显不像是人形，更像是某种长着翅膀的怪物。

肖炘杰心中一动，几乎肯定了西玛和萨迦德，的确是来自于某个神秘的教派。

这个教派或许不一定是什么邪教，但是具备强大的实力和势力，却是毋庸置疑。

再看其他人，现在都是一脸忐忑地屏息静坐，不敢再大声喧哗。

七个人的血气和生机连成一片，一时间那种阴冷的感觉，似乎突然淡了许多。

肖炘杰再次闭上眼，虽然他知道这个举动十分危险，因为只要他闭眼后让精神处于一种朦胧和空灵的状态，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三个怪物，尤其是中间的巨蚕状的怪物，似乎对他非常感兴趣。尽管巨蚕从来没有伤害他的举动，可那冷漠地目光，却让他不寒而栗。

那便是三座雪山中隐藏的东西么？或者说，梦境那三个高大的土堆，其实就是以这三座大雪山作为原型的？

肖炘杰不再乱想，这样的闭眼举动是害怕那种能造成幻觉的能力影响到大家，毕竟所谓的幻相，一般都是依靠视觉和听觉进行的，而视觉，又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渐渐地，在介于沉睡与清醒之间，肖炘杰又似乎身处那种浓雾中的环境，他一惊，猛地睁眼，四周的浓雾如潮退散，又回到这个有着微弱火光的山洞口，六个人围成一个圈，都没有半分移动。

他松了一口气，但随即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六个，怎么会是六个人？

他瞪大了眼，可是数过去，包括之间在内，还是六个人！

少了一个？到底是谁？肖炘杰额头冒出冷汗，再次一个一个确认，但是却记不起到底少了谁。他拼命地回忆，可是回忆中只明确地记起在一起的人肯定是七个，只是回忆到连同自己在内的第六个时，就怎么也想不起第七个人到底是谁。

“醒过来，都醒过来！”他大声地叫着。

“怎么了？”

“什么事？”

“你看见了什么？”

甚至有两个人，几乎条件反射地去抓身前的手枪，但还好，被身边的人制止住了。

“肖炘杰，怎么回事？”丹木一睁眼，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慌乱，而是直接问他这个造成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

“我们之中，少了一个人！”

众人已经，开始一一数过去，但很快都是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没少吧，七个。难道？你竟然忘记数你自己？”有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

“对的啊，是七个！”丹木也很疑惑地道。

“我知道，我们中的人，一共是七个。可是围坐在这里的，连同我在内，只有六个！最关键的是，我根本记不起，差的人是哪一个！”

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有人又数了一遍，然后像见鬼似的看着他道：“是七个，没错！一定……一定是你又受到那股力量的影响……”

“不，我也感觉，我们这只有六个人！”丹木突然冷冷地说道。

“你什么意思，别吓唬大家！”

“我的意思是说，我七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只是虚幻的存在，或者说是什么东西在我们心灵上的投影。只是除了肖炘杰外，其余人都看不破这个影子，肖炘杰不能看见它，但受它的影响，却也无法记起到底谁是那个虚影！”

“这还不简单，我们都分别碰触一下身边的人，如果是幻觉造成的虚影，应该是没有实体的……”

“我们已经分析过了，那股力量能影响我们的感官，能让虚幻的东西凭空生出，也能让我们以为这种虚幻的景象和现实中的其实别无二致。人的感觉其实是神经带给大脑的反射，就算我们碰触到的只是空气，可是如果神经传递了错误的信号，还是会以为接触的是实

体！”丹木将手伸向了那把淬血的短刀，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警惕地盯着他的动作，生怕他会做出什么伤害大家的举动。

“可是有一个办法能够分辨虚实，那就是用这把羌刀，这上面不仅刻有镇魂的符文，还有我用火焰炙烤过的阳刚血气，就算是什么鬼怪阴魂，这把刀虽然不能像释比或汉人中的驱魔道士的法器那样有效，可也能起到一定的伤害作用！”

见他已经捏紧了刀柄，有人连忙道：“你所说的分辨，是什么意思？用这把刀去砍么？”

丹木微微点头，“也不算是砍那么夸张，只是用刀轻轻划一道口子，刀身上的符文和里面的阳刚血气，遇到幻化出的虚影，自然会有不同的异象出现！”

“你怎么能够证明，你就不是那个假的虚影呢？”有人冷冷地问道。这句话，顿时让大家更加警惕，身前有枪的三个人，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将手枪拿在手中，然后利索地上了子弹，打开保险，然后瞄准了丹木。

丹木一呆，脸色的肌肉抽动了两下，然后叹了口气，缓缓放下手中的短刀，重新插进地面，握枪的三只手这才慢慢放下。

“我可以证明，丹木绝对不是那个虚影。”肖炘杰突然说道，“因为他身上传来的生机是最为强大的，这可能和他具备强大的体魄和精神意志有关，这样的体魄加上他手中那把具有煞气的短刀，我相信已经足以让多数邪魔阴魂一类阴属性的东西不敢靠近！”

“可是，你连你自己都无法证明！我们这么多人都感觉人数是对的，就你一个人觉得少了一个，或者我们可以认为，那个所谓的虚影，或者说在影响我们感官神智的东西，就是你本人？”

肖炘杰反问道：“如果是我们本人，我们为什么要引起你们的注

意？”

“或许，你这么说，本身就是要我们互相猜忌！刚才丹木放刀的手只要再缓上一缓，恐怕他就会被握枪的几个人在精神紧张的状况下误杀！”

肖炘杰一时没了言语，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巨大的逻辑怪圈中，他知道除了自己外的六个人中，有一个看不见也记不起的人，肯定是假的，却又不知道是谁。其他人能看见所有人，却又不知道这种看见，是真实还是虚幻。

“我们报自己的名字吧，肖炘杰你一个一个数，然后一一和我们的位置对号入座，如果谁少报了，或者哪个位置上没有人开口，那个人，就肯定是我们共同产生的幻觉！”

肖炘杰还是隐隐地感觉不对，但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

名字从他右手边起开始报，一轮转下来，肖炘杰的额头已经满是汗珠，他还是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声音只响了五声就转到他这里。还是只有六个人，可是对于消失的那个，却偏偏记不起是谁！

说出自己的疑问后，几个人又是一片让人心慌的沉默，最后，终于有人说道：“你刚才听到的声音中，有几个男的，几个女的？”

肖炘杰眼睛一亮，很肯定地回答：“两个女的，绝对不会错！”

“很好，我们队伍中只有两位女士，也就是说，少了的声音是男的，那么消失的人，也肯定只会是五个男人中的一个。而丹木既然能够排除，就是我们剩下的几个人了！”

“丹木、西玛、柳衡，你们三个基本能证明没事，不如先坐在一边，剩下的人当中，肯定有一个是那东西幻化的！”

西玛和柳衡对望一眼，然后拿着手枪，小心翼翼地坐到丹木身边。丹木斜眼看了她们一眼，手又放在了刀柄上，不过这次再也没有人阻止。

“好了，那我们继续使用排除法，剩下的人当中，你听到几声年老的声音？”西玛道。

“无法分辨！”

“什么？无法分辨？怎么可能？”

“是的，当几位男士各自报名字时，我脑子就会在那股力量的影响下出现片刻的眩晕，我只知道你们三个男的的声音，肯定是我熟悉的，但是无法分辨谁是谁！”

“你走到他们三个面前，然后分别说出他们的名字，我们三个被排除的人在一旁看着，你没有说出的那个，就是幻化的！”柳衡轻轻说道。

“好办法！”肖炘杰刚要站起来，突然剩下的人中，有人说道：“这不对，如果排除的人当中，是那股力量故意让你产生有两个女人声音的错觉，或者让你先入为主地认为丹木绝对没有问题，那不是反而先把那个幻化的东西放过了么？”

肖炘杰盯着那人，没有管他，只是念道：“苏从云！”然后他看向丹木等三人，见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点头，然后他走到剩下的两个人，不，在他眼里只是一个人的身前。

第二十二章　心魔（上）

这是一个老头，慈眉善目，给肖炘杰无比的熟悉和亲切之感。他刚刚想念出老头的名字，突然从山洞的一角，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这个山洞空间并不是很大，枪声的回音甚至和本来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声音比在空旷的地方加倍强大。

这声枪响吓了所有人一跳，然后，他们看见萨迦德脸色灰白地从山洞中走出来！手里拿着枪。

似乎一下就明白了谁是假的，丹木纵身站起，抓住短刀自上而下地朝肖炘杰面前的那个“萨迦德”劈斩，对方诡异地笑了笑，短刀完全没入他的身体，然后自上而下一直划入地面，和石质的地面碰撞，激起一连串的火星。

那个人影开始变淡，然后像是在空气中起了一圈涟漪，微微停顿后消失不见，而一旁的萨迦德，却还是端着枪对着这边。

“叔叔，你干什么，快放下枪！”西玛对这萨迦德喊道。

“你们当中，还有假的！”萨迦德低喝着，枪口不时地平移，像是要瞄准哪个，却又像是拿不定主意。

“什么意思，那个假的，不是已经消失了么？”西玛忍不住问道。

“没有，这里，还是只有六个人……”肖炘杰脸色苍白。

“沈教授？”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一只没有说话的沈万年。

“我？”沈万年茫然地看着大家，然后笑了笑：“怎么可能是我？”

“肖炘杰，所有人，你都数过了，除了沈万年教授……”柳衡也把枪口对准了沈万年，颤声说道。

“不，不是他！”肖炘杰看着沈万年，心头突然升起一丝明悟。“我知道是谁了，这个人，一直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西玛小姐，我想，你应该除下那层伪装了面具了吧？”

西玛一愣，不可置信地盯着肖炘杰，结结巴巴地道：“肖，你怎么会以为是我？刚才点名时，你听到过两个女人的声音来着……”

“是，我是听到过，但是当时我们都在你的引导下走入一个认识的误区，以为只要一一点名，再让其他人看着应答的人，就会分辨出我们之中缺少的那一个人，可是，既然你能够影响这里所有人的思维，同样也能影响我的——当然，或许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你对我的影响有限，做不到像其他人那样能把虚无的存在完全当真，只会让我遗忘掉一个人。而这种遗忘，一旦没有被人揭露出来，可能等我们明天出发时，被我遗忘的人肯定就会真的消失，而你却会取而代之。同样，当我开始‘点名’时，你知道我有可能用这个方法揭露你的存在，所以再度影响其他人说先排除两个女士！而你对我的影响，虽然达不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但光是声音的幻觉，还是能够做到！”

“可这也不能说明我就是虚幻的存在啊？刚才冒充叔叔的家伙，已经被揭露出来了，按你的说法是这里有六个人，既然少了一个假的，剩下的就都是真的才对！”

“老实说，如果不是萨迦德的突然出现，我或许还不回想到是你，可是你当时并不知道你的叔叔其实一直躲在一边，而你身边这个是假的，可是当枪声响起时，你却一点奇怪的地方也没有，并且对丹木扑向假萨迦德时，也没有半点惊慌。作为把你从小带大的叔叔，当侄女的你，会如此没有情义么？”

“可是，为什么那东西，只选择了我和叔叔作为替身？而不是你

们中的任何人？这不是更容易被发觉么？”西玛争辩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我现在基本能够肯定，你不是我的侄女！”萨迦德将枪口对准了西玛，脸上带着病态的潮红，显然是突然从意识的牢笼中醒转过来，耗费了大量的体力。

“叔叔……”

“不要这么叫我！你这怪物！”萨迦德大叫着，显然在刚才的昏迷中，他被困在意识的牢笼中，经历了极为恐怖情景！

“如果我能解释你的存在，你是否会放过我们这一劫？”肖炘杰突然说道。

众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有把握揭穿这个可能是假西玛的面具，却也不希望就此示弱，毕竟已经找到了对方所扮演的人是谁，这么多人还怕对付不了她一个？

不过肖炘杰的想法却大出大家的意料，他静静地看着西玛，然后很严肃地说：“我是说真的，如果我说破你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人的原因，请你，放我们一马！”

“肖炘杰，你这没骨头的家伙，为什么要向她求饶？”柳衡愤怒地叫道。

“因为，我不想大家这么快就死在这里！”肖炘杰淡淡地说：“好吧，就算我们揭穿了这家伙的面具，可是，我们能拿她怎么样？用枪射击？用刀砍？还是手脚并用去拳打脚踢？要知道，这个家伙是没有形体的啊！她是比守护兽和纵目猿加起来还要难对付一百倍的东西，她根本就没存在过，也无处不在，因为她，根本就是我们的——心魔！”

最后两个字一出口，所有人都打了个寒战，被称为魔的东西，从

来就不是好惹的。而心魔这个概念，原本是出自佛教的心魔贼。在佛教的典籍中这样注释心魔：心魔者，烦恼魔也。烦恼之恶魔，能贼害世出世之善法，故曰心魔贼。

降伏心魔的方法，在佛教中有多种，断集，披戒定铠，善知诸界，伺察诸行无常等，都能降伏住心魔。可是对于普通没有修行佛法的人来讲，能降伏心魔唯一的方法，就是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执念。尽管执念有时候也是心魔的一种，可是如果偏执地相信自己能降伏心中一切烦恼念头，在心理学上的这种自我催眠同样能起到压服恶念的作用。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存在恶的念头，心魔，也就是受这些恶念的催发而凝聚，本来就是无形无质的存在，可藏于意识的最深处，也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展现出来，这个地方阴邪气息这样重，影响人的思维，引发人心中的恶念从而形成心魔，这的确是最合逻辑的解释！”丹木看着西玛，握紧了手中的羌刀。这把刻有符文和沾染了血气的短刀，就算是对无形的阴魂魔头，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这么说，你们大家都愿意相信肖的话？叔叔，难道你，也要看着侄女去死么？”西玛幽幽地说。

“还在装么？”肖炘杰冷笑：“我说的心魔，其实也就是一种能很好让大家理解的描述，其实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们都是那些执念和心中的恶之花凝聚成的，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对付你们的办法，只是，我们还要经历至少四道考验吧？我可不想让本就人数不多的队伍，在这个地方就有人伤亡，并且还是以自相残杀这种严重打击士气的方式！”

“那你倒是说说，我们是这么会选定叔叔和这个女孩的？”西玛口中用了“我们”这个语式，在提到自己时，却又用的“这个女孩”，很显然，这已经算是间接承认了她并不是真的西玛。

“第一，傍晚时我们在山洞门口，我在教你九宫戏时就感觉到不对。九宫戏虽然对于许多人来说都难学难精，可是对你这个精通密码学的高手，应该没有那么困难才对，可是你那个时候，居然表现得对于九宫戏没有任何天赋，这和你的身份是极为不相符的！

第二，我在山洞口入静时，几次都轻易再次进入到那个梦境中去，而每次进入和出来的时候，都感觉到周围阴寒的雾气。这种冷是一直到骨子里去的，或许烤火没有任何用，可是人还是本能地想要离火焰近些。可是你，本来就穿着不方便行动的连衣裙，又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划烂了多个地方。设想连我这个身体素质还算不错的大男人，以及柳衡这样经过严酷训练的刑警战士都能感觉到其中的寒意，而你却至少像个没事人似地摆弄那个破十字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也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中，只有你和萨迦德被那股力量选中来冒充！那就是，西玛和萨迦德，都不是你们的本名！你们两个的护照根本就是假的，或者护照不假，但是你们在国外的资料，你们的身份，却很可能是假的！”

“前面两点倒可以算是不小的破绽，但是最后一点，原本身份的真假，和现在这种作为人的真假，又有什么联系？”

“因为除了你们之外，所有人都是能坦荡地公布自己的身份，就算是我作为一个潜逃的嫌疑犯，丹木曾加入过国外的黑帮并当过雇佣兵，没有谁会刻意地隐瞒。没有隐瞒，心怀坦荡，心魔也就完全无机可趁。但是你们不同，因为你的现在拥有的身份，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空壳！一个人心中有鬼，自然也容易撞见鬼！你的力量并不是万能的，不管是对我，还是其他人，都有着影响的极限！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你几乎完全无法影响到我，可我能看出，你对气血强大，意志坚定的丹木，影响也极其有限。作为两个可能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西玛和萨迦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应该都远比沈教授师徒强才对，按理说最可能的假冒对象应该是他们，可是正因为西玛和萨

迦德心中藏着见不得人的秘密，所以反而会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你假冒的对象！”

“真是精辟的分析，不过正像你所说的，我们不过是你们心中的恶念幻化出来的影像，这些影像，实际上不过是你们受到影响的中枢神经给你们的错误指令。对于没有实体的我们来说，只要这个山谷里还有阴性能量存在，只要有人心中的恶念不消，就永远无法消灭我们……”

“是么？如果我们念头坚定，你能耍的花招并不多！”

假的西玛并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冷笑着，然后像刚才的假萨迦德一样，很快消失在空气中。

“它是处于隐身的状态，还是已经走了？”柳衡一脸的苍白，毕竟作为女人，对于鬼怪的恐惧几乎是天生的。

“我想，它有一点没有骗我们，那就是我们或许可以躲避它的攻击，但是永远无法真正消灭它。因为它是这个山谷里所有阴性能量，在我们的恶念和猜疑中凭空诞生的特殊生命体！”

“可是，如果它要攻击我们，应该十分容易吧？”

肖炘杰没有说话，因为他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周围的雾气，似乎在不停的聚集。

可是那些雾气完全是无形无质的，用肉眼看不见，纯粹是一种发自心底的感觉。

他现在已经知道，这些雾气实际上就是山谷中的阴性能量，也丹木口中的阴邪之气，所有的幻觉和假象，实际上都是在这种阴性能量的操控下才产生的！

“大家小心一点，不管看到什么，都可能是假象！记住，只要守住心头的清明，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也不要轻易拿手中的武器去攻击幻像中的怪物以免造成误伤……或许，我们马上就要面临单兵作战的困境，坚强的意志，才是最有力的武器。各位，明天见！”

周围涌起的雾气越来越浓，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到肖炘杰的视线，他说完这段话后，只隐隐约约听到两声极低的回答，就什么也听不到，也看不见了。

他盘膝坐下来，知道在这场浓雾中，如果到处乱走反而会落入什么危险的境地，还不如就在原地以静制动，否则在浓雾中或许走了几公里，但是现实中却可能一直在原地打转。

四周的浓雾涌现得更加多了，甚至能感受到期间凝聚的水汽，肖炘杰甚至不能看见两米外的任何东西，就像整个天地都已经被浓雾所覆盖，没有留下半点空隙。

又来了！

肖炘杰心中闪过一个念头，然后，在无边的浓雾中，看到一个隐隐约约地模糊影子。那是一条在雾气中翻腾的巨蟒一样的东西，它每一次呼吸，都有数不尽的雾气被它吞进去，然后再呼出来时，白色的雾气就变成了淡淡的赤红色。

正因为它在牵动着雾气，肖炘杰才能偶尔在雾气涌动时，看到它若隐若现的一鳞半爪。

肖炘杰麻木地在雾气中走着，这里的气息让他十分不适应，太过湿润，也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诡异味道。

他不是不知道那条看影子像是巨蟒一样的生物肯定蕴藏着危险，可是前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呼唤他儿时的小名，让处于朦胧状态的他无法拒绝，迈着沉重的步子朝前慢慢移动，即使明知道前面是刀

山火海，还是升不起停止的念头。

所有的理智都似乎在这一刻远去，肖炘杰迷迷糊糊地，忘记了自己原本想坚持的信念，甚至忘记了在不久前，还说过这一切不过是幻觉而已。

终于，走近了，他来到那条巨蟒一样的生物面前，可是那不是蟒，而是蛟，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总之，那是一条长着爪子的蛇形怪兽，而它的脸，却明明是人脸的的形状。

“卑微的人类，奉上你的灵魂，吾赦免汝擅闯吾国之罪……”那个人脸蛇身的怪物双眼紧闭但似乎还是能看见肖炘杰，用异常轻蔑的语气，对着肖炘杰吼道。

它的身体隐没在雾气中，看不到尽头，仿佛完全无穷无尽，比卡车子还粗的身子，全身暗红色的鳞甲闪烁着幽暗的光芒。它的脸和人的十分相似，只是双目鼓出，正是肖炘杰这段时间已经习惯了的纵目现象。

“烛龙！”肖炘杰脑子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这是《山海经·海外北经》中的原话，而眼前的这头怪物，和海外北经中的描述，除了身长无法测量外，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烛龙突然把上眼睁开，眼睛就像是太阳一样放出万道光芒来，漫天的黑暗开始消退，连雾气也很快被驱散。

这个时候，肖炘杰才算是真正看清了这个高高在上的存在。

双眼睁开代表了白天，双眼闭上就是黑夜降临，这条看似恐怖的

怪物，难道真的是神话传说中那天有着天大威能的烛龙？

肖炘杰的神智开始缓慢地回转，似乎光明不仅驱散了黑暗，也驱散了缠绕在他心头的困扰和阴霾，那些迷雾一样的东西，再也无法影响他的思维。

可是，他总感觉到有什么不对。

烛龙的存在，不过是一个神话传说而已，这世上怎么可能真的有烛龙这种神兽一般的生物呢？眼睛一睁一闭，就代表了整个世界的白天和黑夜，要让一个在科技昌盛的时代长大的年轻人相信这点，无疑比要他们相信鬼怪的存在还难无数倍。

也许，它能控制的，只是这一个小千世界的昼夜交替？

几乎所有人都一致承认，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特殊空间，用佛家的话说，就是世上不仅有三千大千世界，也有着无数小千世界，这个地方，无疑就是三千小千世界中很不寻常的一个！

可是，还是不对，只能控制一个小千世界的烛龙，就算它是这个世界的主人，那么现实世界里的人，怎么会知道它的形象，还能那么准确地描述出来呢？

这头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应该根本就是上古先民根据一些动物的形象捏造出来的东西，如今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便只有一种办法能够解释，这个所谓的烛龙，根本就是冒牌的假货，它不过是山谷外的守护兽放大了无数倍，并把鳄鱼状的头部，换成了人脸而已！

肖炘杰静静地盯着这个不听咆哮的存在，眼中闪过坚定的光芒来。

“如果你真是烛龙，那么，我愿意奉上我的灵魂作为代价，但前

提是，请让我看看这个世界的本质！”

“愚蠢的人类，神国的本质，岂是汝等凡人能窥见的……”人脸中发出威严的怒吼。

“不敢，是么？”肖炘杰冷笑：“那是因为构成这个世界的，实际上根本就是我自己的记忆！如果我不是见过圣山外的守护兽，又本能地曾把它们和烛龙这种神话生物联系在一起，在我的意识里，烛龙，就是你这个样子！可是，一条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神兽，怎么可能和我心中所想的烛龙完全一样呢？”

烛龙愤怒地咆哮着，然后，开始朝肖炘杰长长地呼气。夹杂着雪花的狂风迎面而已，肖炘杰几乎能感受到其中可以把人骨髓都冻僵的刻骨寒意，可是他没有动，只是迎着肆虐的寒风，艰难地想要固定住身子。雪还是毫无症兆地下起来，很快就没过了他的膝盖，再然后是大腿，最后甚至连腰部以下的部位，都被大雪所覆盖。

“卑微的人类！你，忏悔么？”

“你不过是我心中所想的幻像而已，就像我在黑水的那座墓葬边的时候，你们就玩过同样的把戏！第一次我没有上当，第二次就更加不会！”肖炘杰冻得直打哆嗦，腰部以下甚至已经冷得没有感觉了，他心里很清楚，即使明知道这不过是幻觉，可是持续的时间长了，就会给大脑皮层错误的信号，让大脑错误地给出身体相应的反馈，从而整个下肢都完全失去感觉而瘫痪。

烛龙怒吼一声，变吹气为呼气，一股热浪袭来，腰边的积雪开始融化，可是上半身却感觉如同在一个大蒸笼里，又热又闷差点透不过气来。他拼命想要调动那些血色咒文形成的巫力来改变这种情况，可是所有的巫力就像完全隐没在血脉之中，怎么呼唤也不愿意出来。

甚至，肖炘杰已经开始被毒辣的太阳晒得头昏眼花，就像在沙漠

中独自呆了几天一样。

“你不敢说是么？因为你也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幻想和意识……我明白这是一场战争，不仅仅是人和神的战争，也是那些自诩为神的家伙，和当年封印神灵的人类祭祀的战争！那些古蜀祭祀的阴灵没有消散，想要阻止我们去复活神灵，可是他们想错了，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人，人需要神灵作为心灵的寄托，却不需要神灵的统治！你想把我永远留在自己的意识空间么？可是，我告诉你，这是做梦，不管你能进入我的第几层梦境，可这依然不过是做梦而已，我，肖炘杰，永远不会向谁屈服！不管是神，还是古蜀时代的先祖！”

肖炘杰发自内心地怒吼着，整个世界都仿佛在这种怒吼中开始颤抖，烛龙惊恐地看着大片的天地开始萎缩、崩塌乃至消散，到最后只剩下它孤零零地存在于天地间，而肖炘杰，整个身子都变得有数丈高大，手持一柄用意念幻化出来的巨大钢叉，然后毫不犹豫地朝尖叫着的烛龙幻象七寸插去……

坚定的信念，紧守着的本心，在危难面前也毫不改变……那么心魔，也只是一个笑谈吧？

第二十三章 心魔（中）

丹木睁开眼，手中的短刀已经不见了，拿着的，不过是一把小巧的匕首。这把匕首是那么熟悉，对了，是在杀手训练营时，教官发给每个人唯一的防身武器。

他必须带着这唯一的武器，在那座无人的荒岛中生存五天，除了要面对荒岛上的各种熊禽猛兽外，最主要的，是要面对来自同伴或明或暗的袭击。

这次考验，教官说只有三个人能活下去，其余的，都会被淘汰。而淘汰，意味着死亡。

丹木看了一眼手中的匕首，知道如果想要活命，在接下来的几天，就靠它了！

这是第三天了，前面两天，丹木都将自己隐藏得很好，没有遭遇到一个同伴。遭遇即意味着战斗和死亡，就算能够获胜，也要消耗宝贵的体力，与其早早地到达目的地，还不如在最开始的时候找个地方藏起来，然后以逸待劳，在最后的时间才出现在目标位置。

他像只敏捷而狡猾的豹子一样，悄悄没入树林中，然后小心翼翼地在里面穿梭，开始朝目标接近。目标是荒岛中心位置一栋废弃小屋里的金属铭牌，这样的铭牌只有三块，只有得到其中一块的杀手，才有资格活下去！

他仔细地计算着路程，如果保持这样的速度，从这条无人的小径过去，只需要大约四个小时。

他决定将这四个小时的路程分成两次来走，如果光顾着赶路，一旦遭遇到那些同样心狠手辣的同伴，他活命的机会并不比其他人更大。

在所有接受训练的少年当中，因为他是少见的亚裔，所以很受其他人种排挤，这也让他吃够了苦头，知道许多事情，都不能硬来，匹夫之勇，永远都只会沦为别人的炮灰。

可是他也自信杀人的技巧一点也不比其他人更差，而对于隐匿和追踪，自小生活在龙门山脉羌寨中的他，更是有着那些白人少年不具备的技巧。

一个小时后，当他在一个休息点趴下时，突然听见前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那是有人故意压低了脚步在树林间穿梭，可是那人的速度很快，似乎在躲避着什么。

很快，那人的身影近了，是同伴中的七号。

七号同样是一名亚裔，这个来自韩国的女孩，是整个训练营中时唯一肯和他说话的人。尽管大多数时候吗，他们的对话都只是以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等细小的肢体语言在进行。

丹木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出去。他不知道在面对生存与否的训练时，那点同是亚裔带来的微薄友情，是否值得信任。

利刃划破空气的声音传来，七号闷哼一声，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可她没有停止，抽出小腿上的利刃后，一步一挪地依然朝前奔跑，连回头的勇气也没有。

丹木眉头一皱，他看得出伤到七号的，同样是一把匕首，只不过被人以飞刀的形式抛出。而隔着这么远的距离还有如此准确性和力道，这样可怕的同伴，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然后，两个白人少年的身影出现在眼前，他终于看清了，那是三号和五号，两个极端种族主义者。在训练营，所有的少年都是以数字作为代号，没有名字，甚至在训练时没有性别的区分。

这两个人的实力再训练营中绝对能排入前三，两个人联手，这一届的学员，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他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将受伤的七号拉过来藏好。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三号和五号已经慢条斯理地赶到了，

“我……我可以给你们铭牌……”七号的声音有些惊慌，手在怀里摸索了一阵，然后拿出一根串着细银链的金属铭牌，上面一个交叉的符号

魁梧的三号狞笑着，似乎一点也没有把铭牌放在眼里，而相对瘦弱的五号，脸上的却冷漠得没有任何表情，连瞳孔也像是没有生机的死灰色。

丹木看着这两人，心中突然涌现出剧烈的杀机，仿佛这两人，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吓了一跳，对于这两个一起接受训练的家伙，讨厌是有了，就算现在为了那极小的生机要以命相搏，可是这种充满仇恨的杀机，是从何而来？

他看了看七号，心中却有掩饰不住的愧疚。

好像，有点不对！他使劲甩了甩脑袋，然后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三号已经走近了七号，他一把抢过铭牌，但是另一只手却没有闲着，掐住七号的脖子，然后轻而易举地将她提了上来。

作为一个现在还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三号的力量，的确显得惊人了些，就算是个身材和他一样魁梧的壮汉，也不一定能这么轻松地单手举起一个接近百斤的小姑娘。

七号眼中的寒光一闪，藏在袖子中的手猛地探出，然后狠厉而快捷地一挥，三号怪叫一声，一把将她扔出去，可是匕首的锋刃还是划破了他的胳膊，顿时血如泉涌。

“妈的，臭婊子！”三号大怒，深吸一口气，夹紧了肌肉，让血流的速度放缓，然后几步上前，毫无花巧地一脚朝刚从地上爬起的七号踢去。七号拖着伤腿后退，可是受伤的小腿毕竟是让她动作生滞了些，最后还是被扫中了腹部，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哇地一声，连胆水也差点吐出来，手中的匕首也几乎拿捏不住。

丹木屏息静气，躲在那个极佳的视线死角里，心里却不停地天人交战，理智告诉他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出去，可是另一个声音却在不停怂恿他，如果再不出手就会后悔一生……

三号再度上前，跌倒在地的七号倔强地在地上挪动着，眼看就要挪到丹木藏身的位置。

怎么办？怎么办？再这么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发现自己……

丹木心中的焦急甚至已经写在了脸上，这个时候，就算是不想管和自己有着淡淡君子之交的七号，恐怕发现了自己的那两个白人也不可能放过自己。这个三号还要好一点，不过是残忍好杀而已，可是五号，那个身上充满的了死气的阴翳少年，丹木根本就怀疑他有着严重的偏执症，那完全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冷血机器，就算是所有学员中排名第一的九号，面对这个疯子时也有几分惧意。

他或许不是一个擅长隐匿的好杀手，但他绝对是一个恐怖的杀人的机器，在这一期的学员中，已经有人偷偷地给他和三号起了外号：邪眼与熊魔，几乎没有人愿意对上着两个疯子。

逃吧？或许这个时候利用七号的牵制而突然逃跑，凭借自己的隐匿行踪的能力，他们不一定能追上自己。可是想想刚才那如同闪电一

击的匕首，丹木知道自己能顺利逃生的机会，不到三成。

七号已经挪到他藏身之处的边缘了，甚至，她的手已经按到了丹木布置的几个小陷阱的边缘，只要再进一步，就算三号熊魔不杀她，这里的陷阱也足以要了这个受伤的亚裔女孩的命。

“逃吧！逃吧，只要你能再逃过一次，我就给你一个留下全尸的机会，否者，我要用你手中的匕首，把你身上的嫩肉一片一片割下来……”熊魔舔了舔嘴唇，仿佛那样血腥的场景，让他一想着就兴奋得感觉干渴。

不能等了！

丹木突地冲草丛中像弓一样弹起，扬手撒出一把沙子，熊魔玩玩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居然还藏有人，一时不查，竟被沙子迷了眼。

七号眼睛一亮，手中的匕首毫不犹豫地捅向熊魔的腹部，尽管那里并不是要害，可是她现在斜靠在地上的这个姿势，这无疑是最快，最可能偷袭成功的部位。

但她未能如愿以偿，熊魔的手竟然及时地下探，一把抓住匕首，尽管手掌上血流如注，可他抓住匕首后，还是纹丝不动。

可是，向上弹起的丹木，已经悄无声息地用匕首朝他的脖子抹去，这一下无比的迅猛和狠厉，眼睛暂时无法睁开的熊魔，甚至来不及阻挡，只能尽量的后仰，争取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

那边的五号少年斜眼嗯了一声，灰白的瞳孔中散发出一丝兴奋的光芒，以脚蹬地，只七八步，就窜过了大半距离。

好快！丹木刚刚闪过这个念头，手中的匕首却是毫不停歇地朝前一松，这个时候熊魔后仰的角度已经到了极限，这个时候只能一低头，然后咬住了匕首的尖端。

他的咬合力相当惊人，只是匆忙之间，还是让匕首朝嘴里送出一大截，柔软的舌头和口腔避顿时被划伤，血顺着嘴角流了出来，还好，在匕首仅差零点几厘米就突入到喉管时，他及时地咬住了匕首，然后一记手刀，凭感觉朝半空中的丹木挥斩。

丹木放弃了匕首，凌空一个翻身，然后试图朝后逃走，在邪眼面前，他知道之间没有第二击的机会。

可是已经兴奋起来的邪眼却不会给他逃走的机会，只是短短的两三秒时间，他已经追了上来，这个速度，已经差不多快要接近世界冠军的爆发力！丹木瞳孔猛地收缩，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转身，提膝，狠狠地朝前冲之势没有消除的邪眼下体顶去。

可是一个非正常人类的打法却大出他的意料，邪眼只是微微弯腰收腹，卸掉近一半的力量后硬挨了这一击，然后双手猛地朝他协下砍去。对于邪眼这样优秀的杀手来说，就算是用手，他的力量也足以让丹木在这一下后瘫痪，丹木深深吸气，肺部扩张，然后释放，硬接了这势若奔雷的一击，换来的却是双手一合，牢牢地抱住邪眼，然后用藏羌一带的摔跤手法，将他掰倒在地，而他自己，也同样被带得摔倒。

这个时候，七号已经从熊魔的手中挣脱出来，只是熊魔充满愤怒的一拳，却砸在了她受伤的小腿上，脆弱的腿骨在巨大的力道下应声而断，七号差点痛得晕死过去，可她还是坚持着朝前爬行了几步，趁着熊魔揉搓眼睛的功夫，一把抱住了摔倒在地的邪眼的双腿。

“快爬！你快跑！”七号朝着丹木吼道。

邪眼冷哼一声，双腿一勾，已经反过来夹住七号的腰，但是他发力的同时，丹木已经放开他的脖子，然后爬起来，头也不回地朝前急冲。

身后传来骨骼断裂的声音，那是七号腰部的脊椎被邪眼的双腿夹断，可是她趁着还有一口气，竟然一下咬在他的大腿上，然后任凭邪眼怎么踢打，再也不肯松开。

丹木只回头看了一眼，正好看到气若游丝的七号，嘴角已经溢出鲜血，那是内脏受到剧烈打击而破碎喷涌的。她的嘴唇动了动，只是回头的瞬间匆匆的一瞥，丹木还是看清楚她说的是：“快跑！”

丹木低吼一声，双目变得赤红，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眼眶里挤出来。他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便什么也不知道……

等他再度清醒过来时，看到的，是满地的残肢断臂，不管是体型魁梧力大无穷的熊魔，还是阴翳冷酷速度惊人的邪眼，这个时候都只是一堆破碎的尸体！

丹木强忍着呕吐的感觉，麻木地看着四周的一切，然后从熊魔的尸体下，取出一枚亮晶晶的金属铭牌，又捡起了他旁边的匕首。

他走到七号的尸体前，手中捧着金属铭牌，跪了下来，心中涌起莫大的悲哀。

你，又要离开我了么？

又要离开我了么？丹木茫然地，低低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是“又”……为什么，会觉得这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已经是第二次了……

天空是灰蒙蒙的，已经是傍晚，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万籁俱寂的孤岛中，为了生存而彼此厮杀的一群少年。

他手中的七号尸体化成光点，一点一点开始消散，丹木拼命去抓，却怎么也抓不住。

不，不是这样子的，你的尸体，我明明埋在岛上最大的树下……

那些光点在半空中聚拢，然后化成七号的形象，她身上的伤，似乎完全好了。她静静地看着丹木，和以往一样，不说话，只是用眼神和微笑，向丹木发出友好和淡淡的几乎不可差距的爱恋。

然后，她伸出手，似乎等着丹木也同样伸手去拉住她。

你的尸体，我明明埋在岛上最大的树下！

丹木猛地抬头，坚定地摇头："不，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死去的人，不可能再死第二次……"

她伸出的手，没有移动，眼神中含着期盼。

丹木痛苦地看着那个影子，像是要把她深深地刻进脑子中去。他紧紧地捏着自己的匕首，然后低头看着它，轻轻地说："你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是我的刀，能斩尽一切邪魔、虚妄的刀！"

匕首的表面如水流般开始开始晃动，然后生长，最后变成了丹木一直不肯离身的那把刀的样式。丹木高高地举起它，朝着半空中的光影大喝道："你最不应该的，就是变幻成我记忆中，最珍惜的东西！"

然后，挥刀，下斩，带着汹涌的杀机以及破除一切执念的坚定和自信。

半空中的光影应刀而散，丹木几乎能听见那本不应存在的尖叫和痛呼声，他眼前闪过白色光芒，等他的视力再度适应光线能看见东西时，才发现自己还是大汗淋漓地提着刀，呆在圣山山谷的那个洞中。

放下心中的执，只有放下，才能最终得到么？

第二十四章　心魔（下）

苏从云恐惧地看着眼前的墓地，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行为不妥，可他还是停不下来。

他拿着营地中的钢铲，然后在机械地挖土，寻找，挖土，再寻找……

他很想停下来，可是身体仿佛不是自己的，只是不断地重复着这几个简单的动作。

怎么办？怎么办？再这么下去，自己就算不累死，也会因为长时间重复一个动作而致使肌肉劳损，最后或许会永远也无法恢复……

该死的，为什么会让我遇上这样的事情，下面到底有什么……

大概挖了有两个小时，下面已经出现了一个两米多深的深坑，他跳下去，甚至不知道怎么才能出来。

终于，钢铲碰到了什么坚固的金属制品，苏从云抛下钢铲，机械地蹲下身，然后用十指开始刨开那件金属东西上的泥土，这个过程带给他钻心的疼痛，因为手指不时碰到那件金属器具，好像是一面又刃的那件金属器具，已经给他的手留下了三四道伤痕。

可是十指连心的疼痛，却依然无法让他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他就像是被关在一个大铁皮罐子里，不管想怎么突围，都是白费功夫，至于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也仅仅局限于眼睛。

他能控制自己的眼睛去看，甚至微微地转动，但是对于身体其它

部位，却是哪怕连自主地钩钩小手指头也不行！

苏从云拼命地在心里大喊，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只是不停地扣挖地底那块不知名的金属。

很快，那块金属被完全挖出来了，是一件残破的青铜兵器，看样子，应该是一件铜戈。苏从云的手指早变得鲜血淋漓，血液流淌到铜戈上，竟然诡异地被铜戈吸收了一部分。

他转过身，拿着残破的铜戈，然后开始不停地尝试着往上爬。他挖的这个坑其实并不算陡，只是因为手中拿中铜戈无法使力，只能凭借双腿的力量往上，自然要显得吃力许多，跌倒又爬起十几次后，终于艰难地回到地面。

然后，他手捧铜戈，一步步朝白天挖开的墓地走去。

苏从云心中升起莫大的恐惧，这件铜戈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力量，居然能控制着一个大活人深更半夜挖起它，然后又走向墓地？

但是似乎有着某中邪异智慧的铜戈并没有回应他心中的呼喊，而是控制着他，迈着机械的步子，一直走到墓葬坑中去。

“从云，你在干什么？”背后传来老师沈万年的叫声。

救我，老师，救我……苏从云大声地喊叫着，可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沈万年拿着电筒走近了些，却在离他七八步的地方停住了，他紧紧地盯着苏从云手中的青铜兵器上被电筒光照射到的三个符文，长长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说：“镇魂兵器？是镇魂兵器！”

苏从云转过身来，冷漠地看着沈万年，但是冰冷的眼神中，却藏

着一丝惶恐和期盼！

沈万年退了一步，眼睛死死盯着他手中的镇魂青铜戈，没有说话，也不敢上前。

苏从云眼中的希望化成了绝望，老师也不敢救我，难道，就要这么死了么？不，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还年轻，还有大好的前程，考古只是我的兴趣，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接管家族庞大的资产，像我这样注定会进入上流社会的人，怎么会这么莫名其妙地死在这荒郊野外……

沈万年突然转身，然后快速跑回营地，等他再回来时，手中已经拿了一根粗大的木棍。

不，不，老师，你要干什么……

苏从云似乎看见了老师脸上的凝重，握住铜戈的手微微发热，似乎里面有不屈的灵魂在颤抖和哀鸣，那是渴望得到更多血食的激动。

苏从云在这股力量的影响下开始双眼发红，并且隐隐有鼓出来的迹象，沈万年再不敢迟疑，吃力地挥舞着粗大的木棍，然后猛地砸在苏从云后脑上。

机械而迟钝的苏从云根本反应过来，眼前一黑，顿时幸福地晕了过去。

等他再度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营地中，手中的铜戈已经不知去向，这让他异常焦虑。再看隔壁的帐篷，灯还亮着，走过去掀开帘子，自己的老师沈万年，正戴着手套在灯光下仔细地

捧着那块残破的铜戈在研究。

“那东西是我的！”苏从云看着那块铜戈，心中升起强烈的占有

欲，仿佛那并不是什么残破的文物，而是一件本就应该属于他的举世珍宝。

沈万年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这东西，你不能碰，暂时由我保管！”

“那东西是我的！”苏从云坚定地重复。

沈万年皱眉，然后摇头道：“你刚才被这东西带着的负面能量魇住了，在明天日出后用阳光消散上面的负面能量和残存的愿力后，它才能交给你研究……”

“我再说一遍，那东西，是—我—的！”苏从云偏执地继续说道，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几乎是咬牙切齿一字一句。

沈万年站起身，看看手上的铜戈，又看看苏从云，再度摇头：“你还在受他影响，不要多想了，赶紧睡觉去……”

苏从云缓缓从背后抽出取土用的洛阳铲，脸上说不出的狰狞，呼呼地喘着粗气：“那是我的，是我的……”

沈万年一惊，却只是本能地护住青铜戈，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

苏从云将洛阳铲高高举起，但是迟迟不肯拍落。

杀了他，快杀了他，只有他死，你才能拥有那件宝贝……

不，不行，他是你老师，你最崇拜最爱戴的古蜀文明权威教授……

两个声音不停在苏从云脑子里交战，他一会看看沈万年，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一会又看看他手上的铜戈，眼中的贪婪毫不掩饰。

他的目光终于被铜戈完全吸引，仿佛它正不停地朝他呼唤，等他再看向沈万年时，却发现他的脸色充满了嘲讽和不屑，似乎一副完全看不起的样子……

他在讽刺我，在讥笑我……苏从云感觉自己的眼睛又开始变得赤红，整个眼前都似蒙了一层血色的光芒，手中的洛阳铲开始晃动，似乎随时都会击下。

不，不对，我是老师最得意的弟子，他怎么会看不起我，甚至嘲讽我？他……他不是老师！是幻觉，这一切都不过是幻觉！可是我不能“杀”他，我杀了他，就会成为我一生最大的愧疚和心理负担……

苏从云手中的洛阳铲猛地拍落，却不是拍想沈万年，而是他手中的铜戈，铲戈相交，发出刺耳的金属碰撞声音，铜戈似乎发出一声哀鸣，然后跌落在地摔碎了，一道隐隐约约的黑气，从摔破的裂缝中飘走，然后消散。

眼前的红色光膜忽地消退，苏从云才发现自己正斜靠在山东的石壁上，手中紧紧握住的，不过是一根普通的树枝而已！

是幻觉，真的是幻觉，克制心中的贪欲，这便是我的心魔么？还好，总算是醒过来了……

地面突然传来剧烈的震动，沈万年感觉地面的颠簸简直是要把他甩出去，是地震？

隐隐地，前方有烟尘升起，然后是大块的山石从山顶滚落，带着惊天动地的气势，一路上压倒不知多少树木，然后轰然冲进山谷中，带起沉闷的巨响。

沈万年额头已经有清晰可见的汗水，幻觉，一定是幻觉，阴性的

能量就算能够侵入人的脑部影响到人的思维，可是绝对不可能真的造成天崩地裂的场面。可这一切如此逼真，仿佛正在亲历一场地震引起的塌方。

这是我心中最恐惧的点么？沈万年想起了去年的那场大地震时，他正在岷山一带考察一个汉代的古墓，那里虽然不是地震的中心带，但是强烈的摇晃引起的山体滑坡和塌方，依然给他和整个探险队带来极大的危机。

沈万年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地震，在摇晃的山体上，看着重达数吨的石块重天而降，甚至连山脚下停放的车辆也正好被砸成铁饼，在几个学生的掩护下躲在一块突起的巨石后面，沈万年真切地感受到死亡临近的恐惧。

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沈万年本以为能完全忘记那种紧张的感觉，但是在这个充满神秘力量的山谷里，却将心中那一点对地震的恐惧，无限地放大，甚至影响到他能看见真的地震的可怕景象。

磨盘大的石头，不停地砸在他的身边，他甚至能感觉粉尘四散时的土腥气，沈万年剧烈地咳嗽着，却还是坐着原地不肯移动。

这是幻觉，一定是幻觉！

他不停地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紧张，可是那种真实的感受，那种让人眩晕的颠簸以及灾难爆发时的恐惧，却时刻提醒着他，这不仅仅是幻觉而已，如果他真的在这场灾难中死去，那么现实中的他，或许会以同样的方式死去！

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念，沈万年终于有点坐不住了。当一条半米宽不知道有多深的裂缝朝他所在的方位开始延展时，沈万年猛地站起身，已经做了个奔跑的姿势。

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似乎感觉到胸口的某个地方，像是被

烙铁给烫了一下，热得发痛。

他咬着牙，低头去看时，却发现那竟然是丹木送给他的刻有符文的白石！

白石散发着幽蓝的荧光，就是这层光在不停地炙烤着他胸口的肌肤，让他在痛楚之余，还能保持着最后一份清醒。

他看着那条渐渐逼近的裂缝，看着裂缝下面隐隐闪现的岩浆发出的红光，心中突然无所畏惧。这是自然的伟力，不是那个邪恶阴性能量能够掌握的超强力量，它不过是能够将人心中最恐惧的东西放大后又反馈回神经系统，给人造成最难忘的恐怖记忆。如果在这些幻象面前惊慌、崩溃，那么代价很可能是让自己的意识永远陷入到这个虚汗的世界中去。

地面的裂缝很快延伸到他的脚下，可沈万年还是巍然不动，尽管脸色无比苍白，但是始终守着脑中的一点清明，任凭周围景象不停的变化，即使无数的巨石落下，甚至整个溪水断流，地面出现成片的裂缝或者隆起，沈万年的念头，都不再有半点波动。

在他的感觉中，他的身子掉入裂缝，然后被卡住，裂缝下是滚烫的岩浆在流淌，他甚至能感受到其中的热度。随着地壳的运动，岩浆不停地向上翻滚，沈万年几乎可以闻到自己的鞋子被高温烧焦的味道。整个小腿开始气泡，破裂，直到被高温烤得皮开肉绽。沈万年咬着牙坚持着，不管腿部传来的热度多么惊人，依然执著地不肯逃离……

在没有解开古蜀文明的秘密之前，我永远不会当一个逃兵！

就像这股意念突然阻住了那些危险的自然伟力，那些喷涌的岩浆开始乖乖地下沉，倒塌的山脉开始重新竖立，裂开巨大裂缝的地面开始合拢，直到完全看不到地底那些潜藏着的可怕力量。

沈万年看着脚下是正常的大地，感慨良多。他的小腿虽然还是有些麻木和灼热，但是没有任何灼伤。沈万年轻轻摇了摇花白的头，自己这把老骨头，至少还能奔波个十来年！

第二十五章 驱除

柳衡走在无人的小巷中，她必须尽快回家，不然的话，脾气暴躁的妈妈又要开始打骂。

这总是让她感觉委屈，从小到大，她就没有见到过父亲，听邻居说父亲在她一岁多那年就已经失踪了。

自从父亲失踪以后，妈妈的脾气就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躁起来，总是神神叨叨地说，这个没良心的，不知是被哪个狐媚子勾了魂去，要是敢回来的话，一定打断他的狗腿叫他再也不敢乱跑……

可是她总有一种感觉，自己这辈子，恐怕都再也无法见到父亲了。

小巷异常漆黑，九十年代末的小县城内，除了几条主干道，其余的街道能有一两盏路灯就不错了，像这种常见的小巷，除了住家户的房间里偶尔有灯光透出，却是连一盏灯也没有。

每次走这条路时，柳衡都感觉到异样的孤独和害怕。

不要说她这样的中学生，就算是胆子贼大的小青年，平时也很少一个人在深夜走。可是学校安排在晚上的补习课，却让她每天晚上都不得不十点以后才回家，而这条巷子，却是回家的必经之地。

她不是胆小的人，这条路也熟悉无比，可是每次走到中途时，她总会觉得后面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在跟着。这让她无比害怕，不管后面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不敢回头，只会拼了命地朝前跑，一直跑回家里，关上门，才在母亲的骂骂咧咧中开始写作业，然后躺在床上

辗转难眠。

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学校了补了什么课，她完全不记得，而她总隐隐有一个感觉，这座大楼将来要拆了重建，这栋厂房要改成街心花园，那间铺子以后是公交站牌，小巷入口将来会变成一条大马路的一部分……

这真是无比新鲜的预感，就像她在猛地曾见过这些变化一样，可是再要努力去回忆，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走到白家烧卤的摊子前时，柳衡清晰地记得今后这里会是一家网吧，自己有次回家探望母亲时，还曾在这抓过一个试图作案的小偷……

她突然感觉莫名地惊恐起来，“今后”怎么能用“记得”这样的语式，而抓捕小偷，虽然她一直梦想当一名警察，可真有实现的一天么？

白家烧卤的老板眯着眼，和蔼地朝她笑笑，但是他的笑容里，却似乎藏了一丝阴森。

这让柳衡毛骨悚然，她平时都喊白老板为白叔叔，毕竟作为街坊邻居，见得多了，也就熟了。

她不敢在这里多停留，开始加快了脚步朝家里赶去，可是没走出几步，却听见有人在喊：“前面的小妞，你站住！”喊话的是在烧卤摊上喝夜啤酒的几个“街娃”，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小混混。

柳衡心一紧，她在学校跟着体育老师学过散打，可她也知道，对于她这种身体还没发育完全，没有什么力量的女孩子而言，原本是以实战为目的的散打，发挥的威力并不比那些花拳绣腿更大，仅仅只能算是锻炼了下身体而已。

柳衡加快了脚步，但那些混混显然不准备放过她，已经有人跑过来，然后拦在她身前，猥琐地笑着："来，小妹妹，陪哥哥喝一杯酒放你走！"

柳衡怯怯地看向白叔叔，可是平日里和蔼可亲豪爽仗义的白叔叔，却似乎完全没有看到这一幕，只是无比仔细地继续切案板上的卤猪耳。

"小妹妹，别看了，白老板识趣得很，不会打扰我们的！"其余的混混都是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而柳衡寄予厚望的白叔叔，却用沉默来承认了这一点。

柳衡紧张地抱紧了书包，眼中露出恳求的神色，尽管她年龄还小，但是家庭的困难却让早熟的她知道，如果不想想办法的话，他有可能要面临女孩子最恐怖最害怕的事情。可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神色完全符合一个小姑娘突然遭遇混混的凄婉表情，但是她的心里，却似乎并不是表面上那么害怕，反而觉得，这帮混混完全没什么了不起的……

"求你们，我要回家……"

"小妹妹，不是都说了嘛？和我们耍一会儿，陪我们一人喝一杯酒放你走，难道你还怕我们说话不上算嗦？"混混头目有点不高兴地用四川话说道。

柳衡看着混混头目，然后强行被两个混混推到他身边坐下。

那个右边额头上纹有一个狰狞龙头的头目倒满一杯啤酒，然后啪地一声放在柳衡面前，命令道："喝了它！"

柳衡端着啤酒，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办，只是可怜兮兮地看着心目中的大人白叔叔。

可是这个中年老板却完全无视她极具感召力的目光，依然云淡风轻得像是完全没看见这不和谐的一幕。

柳衡终于死心了，强逼着自己喝下那一大杯啤酒，中途停了几次，但是在一群混混虎视眈眈的注视下，不得不硬着头皮喝下它。

杯子空了后，一群混混轰然叫好，然后混混头目从容地将杯子倒满，指了指身旁的一个兄弟，道：“好了，表现不错，再陪我几个兄弟喝完，你就可以回家了！”

几个混混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眼中都露出或戏虐或淫亵的光来，似乎这个小姑娘，已经手到擒来。

柳衡心中有一个愤怒的声音在不停咆哮，懦夫！懦夫！不过是几个小混混，为什么要向他们低头？就算是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就算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那个声音在脑子中轰然地响着，柳衡心头像是升起一股明悟，对于有些人，你越是退让，对方就越是嚣张，越是得寸进尺！

“我不喝，我要回家！”

还是“我要回家”四个字，但是语气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坚定中透着一丝决然。

“哟呵？小丫头骨头还挺硬的嘛？我倒要看看，敢这么跟我们老大说话的臭丫头，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其中一个混混疯狂地大笑后叫嚣道，然后伸手过来想揽住她，另一只手甚至不规矩地朝她微微隆起的胸脯摸去。

柳衡抓过一个啤酒瓶，然后在几个混混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狠狠敲在那个混混的头顶。

玻璃碎片四处溅开来，殷红的鲜血顺着混混的脸颊和脖子，不停地冒出。那个混混已经傻眼了，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刚才还温柔可人的小绵羊，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小野猫？

他摸了摸湿漉漉的头顶，这才意识到这些都是自己的血，他发出鬼哭狼嚎的惨叫声，慌慌张张语无伦次地说："血，血，好多血！快给我纱布，快叫救护车……"

"抓住那丫头！"有人大喊。

趁着众人发呆的时候，柳衡灵巧地一个转身，然后朝巷子深处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喊："来人啊，救命啊，抢劫了，杀人了……"

凄厉的喊叫声惊动了整条小巷，一阵沉静后，终于有已经关灯的住户重新把灯打开，甚至有些人开门好奇地张望，也有仗义的提着菜刀木棍什么的就冲出门来……

那群混混见势不妙，立刻扶着那还在不停呻吟的受伤混混匆匆忙忙地离开。

在巷子中奔跑的柳衡，突然撞上了什么东西，将她一下弹回去几步。她抬头看时，居然是刚才面对混混时毫无胆气的烧卤摊老板。

"白叔叔，你怎么在这……你，你想干什么？"柳衡警惕地又退了几步，警告道："你不要过来哦，你再过来，我就大声喊凶手是烧卤店的老白！"

老白闻言果然犹豫了一下，没有再上前。

柳衡微微松了一口气，很是认真地说："白叔叔，我要回家，今天的事，我不会给妈妈说的……"

"那个泼妇，你就算说了啥子，又有什么要紧？"老白冷冷地道。

“不许你这样说我妈妈！就算她脾气不好，也是因为我爸爸不在……”

“你知道，你的爸爸是干啥的么？”

“怎么？你晓得？”柳衡眼睛一亮。

“我不仅晓得，而且还对他佩服得很！”老白冷笑着说。柳衡就算年龄小，也听出这句话不过是讽刺的反话。

“而且拜你爸爸所赐，我和表弟辛辛苦苦得来的那件宝贝不知去向就算了，连我表弟也一起失踪了！如果不是前段时间我从一个道上的朋友那里知道消息，还真没想到会是你爸爸引来的买家，才最终害了他自己、表弟还有徐长峰三个人！你说，对于你那个这么厉害的爸爸，我应该怎么报答他呢？”

“今天那些人，是你故意引来的？”柳衡很快就明白了关键所在，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了，从来没有混混会在这个时候打单身女孩子的主意，今天的事，的确反常。

“可以说是，要怪，就怪你那个死鬼父亲！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父亲惹的祸……”

“等等，你说，我爸爸死了？”

“对。不过你父亲死之前曾留下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是那件宝贝中铭文的拓印件，还有一块造型奇特的玉石，如果你肯帮我找出来的话，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们母女，别想着报警，一个小女孩的话，没有证据，警察会相信吗？”

报警，我为什么要报警？我自己就是警察！柳衡脑中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

警察！我是警察！仿佛一道霹雳在天空中划过，一条清晰的成长轨迹在脑子中成型，这个身体，这个情景，只是十五岁时的我遇到的啊！

柳衡抬起头，望着老白，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体重近一百公斤的老白在一个小女孩眼里，无疑是如同巨人般的恐怖存在，可是柳衡面对他时，却无所畏惧，而是掏出枪，射击！

沉闷的枪响惊醒了柳衡，四周依然漆黑一片，但是浑身冒汗的她知道，这不是那条小巷，而是在那个山洞中！

原来我的心魔就是，如何认识自我！柳衡微笑着，再次为自己选定的职业而骄傲。

这里是1990年的战场！

萨迦德盯着枪炮，尽量把自己的身子压低压低再压低，然后像条游动的蛇，一点一点朝前挪动着。在他的身边不远处已经有不下十颗炮弹爆炸，可是不知道是他的运气太好还是敌人的准确性太差，那些炮弹，居然没有一个击中他的连弹片也是一样。

这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之所以说是战斗而不是战争，是因为双方投入的人力，还不到一千名。

可是在这个和平渐渐成为主流的年代，上千人的武装冲突，对于文明国家来说也算是骇人的。而作为一场重要的局部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斗的胜负对于那些个大人物来说，根本是无足轻重的。

萨迦德是组织中激进派中的中坚分子，因此作为一名雇佣军的身份投入到海湾战场时，他是带着全部的骄傲和激情的。

可是战场的残酷却给了他最震撼的一课，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最后在面对需要他投入的这场战斗时，才知道真正的战斗，永远不是激情的演说或者口号能够取代的。

他掏出一支烟，然后借着旁边一块刚刚飞过来插进地里，还灼热得冒烟的弹片上点燃，深吸一口，陶醉地吐出几个烟圈。这真是神灵一般的享受，如果能从这该死的战争活下去，我发誓，一定要买最好的雪茄来抽……

萨迦德看看前方的阵地，知道那些伊拉克军人一时半会不会冲上来，而他所在的这个连队，只需要等待到空军的支援，就很可能突破对方的防线。

他掏出怀里的一个护身符，合在手心里祈祷了一阵，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入怀中。他手里还残留着护身符的余温，那是在一个寺庙里求来的。他突然想起一年前那次中国之行，那次任务，虽然不过是护送组织中的一个大人物去中国西南地区秘密收购一批新出土的青铜文物，可正是那次的经历，让他对神秘的东方文化开始感兴趣，并最终决定再立下一些功劳，然后从组织的外围进入到核心中去。

也正因为这个念头，已经三十出头的他才加入到组织的雇佣军中接受最严酷的训练，而这次的战斗，组织下属的雇佣军部门，不过是搭乘海湾战争的东风，趁机将他们这批新兵蛋子推上战场接受战火的洗礼而已。组织存在了多年，已经用血和铁的事实与经验证明了，只有经历了战火洗礼的成员，才能最终成为组织内部最核心的信徒。

是的，是信徒，组织最紧密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极端严密的宗教！

除了组织中的骨干和核心成员，没有人知道这个宗教的信仰和教义是什么，有多少人，又是怎么诞生，并让外围的组织承担着什么样的世俗任务。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加入到核心的秘密教派中去的，无一不是跺跺脚就会让人类社会稍稍颤动的大人物，或者组织内经过严格考核的精英！

萨迦德不是什么大人物，所以注定了他只能用命去换取一个精英的评价成为骨干分子，然后希望能成为核心成员之一。

即便是之一，也能享受到组织内部那些数不清的大人物提供的无穷财力物力带来的方便。

如果说组织除了一些隐秘的生意外，还有什么最持久，最核心的举动，那么无疑是挑起战争和收购全球各国的古文明遗产了！

而从几年前开始，组织将目标瞄向了中国四川广汉的三星堆。

这个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初步挖掘，直到去年才有大规模惊世文物出土的古文明遗址，给了世人太多的惊讶，去年在广汉时，即便是对巴蜀古文明一窍不通的他，也能体会到那个璀璨的青铜文明带给人的巨大震撼。

那让他深深着迷，他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和那些开始对那个文明痴迷的组织内的研究人员一起，找出那个古文明的来源和消失之谜，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创造的灿烂文明！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取得晋升的台阶，而战斗中的淬炼，永远是组织考核新加入的骨干成员一个重要的指标。即便是没有战争，与索马里海盗交火，与南美的大毒枭枪战，在非洲一些部族间的战斗横插一脚……总之，如果要想在和平的世界中找寻一个不和平的点，实际上非常容易，只是萨迦德刚好赶上了海湾战争这场大戏而已。

胡思乱想中，己方的空军部队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赶到，在一阵隆隆地炮火中，敌方的军人，竟然悍不畏死地冲向阵地。这是一场罕见的白刃战，萨迦德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这样的战斗，他甚至曾经

以为战争的决定形式，不过是两国的导弹部队在空调房里摁摁按钮，然后飞机开始不间断的轰炸摧毁整个重火力系统，最后坦克等装甲部队发出集团冲锋。而像他这样的步兵，不过是跟在飞机坦克背后，去捡捡遗漏而已。

第一次面对缺少火力支援的白刃战，可是萨迦德的表现却让所有人都感觉意外，他微微肥胖的身子在战壕中却显得无比灵活，和身边的战友一起，面对蜂拥而至的敌军不停开枪，如果敌人近了就用上多功能匕首肉搏。

很突兀地，一枚弹片飞来，他旁边的战友菲力猛地把他扑倒，但是他自己却眼睁睁地看着弹片从菲力的肋下旋转着钉入身体。菲力的身子一僵，嘴里泛起血沫，然后连话也来不及多说，就直挺挺地倒下。

萨迦德一下呆住了，菲力和他的关系并不算是很好，只是很普通的交情，他甚至不知道萨迦德具有“贝塔”以及那个组织的成员这双重身份，可是在这危险无处不在的战场上，他却为了救一个关系一般的战友，而自己牺牲生命，这种震撼对于萨迦德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看着逼近的敌人，萨迦德眼中升腾的雾气很快被怒火蒸干，他拿着多功能匕首就冲上去，咬着牙，面目狰狞地数着，一个，两个，三个……

数到七个时，周围的炮火声似乎淡了下去，可是萨迦德心中的杀意却是丝毫没有削减。人呢？敌人呢？我要杀，杀死你们，就能给菲力报仇，就能进入组织的核心圈子……

就在他快要失去理智时，教官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

“无论任何时候，作为一个军人，都必须要记住两条：第一，相信你的同伴，那将是你的后背；第二，学会冷静，冷静地处理你们看

到、听到、甚至是感觉到的一切！怒火虽然会增添你们的力量，却会降低你们的判断，而作为一个军人来说，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正确的判断，远比强大的力量要有用得多……”

他总算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冷静，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几句话一直是他能在战场上生存至今的宝典，可是，什么时候起，自己竟然会让怒火主宰了整个人的行动？不，这不是我，作为组织这一带最优秀的特工，这场战斗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试炼而已，既然菲力救了我，我要为他报仇，但是，报仇更需要冷静。我记起了，当年我没有因为菲力的死而疯狂，尽管那个疯狂的念头一直在心底冒起来，可都被我压制住了！那……是我心中最大的愧疚和执念……

现在，我居然无法控制自己的念头，也就是说，有人，或者有什么力量在操控我的思维！

萨迦德突然抬起头来，将匕首对准了自己的手腕血管，不顾周围人的惊讶，狠狠地划去！

血流如注，可是萨迦德没有取管，他至少高高举起手臂，任凭血液不停地流失。

我知道你不是我，你是假冒的，是人心中的魔鬼，所以才能看到我心底最深的隐秘之事……

萨迦德猛地醒来，幸好，现实之中，他手上并没有匕首，只有一把上满子弹的手枪，而手枪如果扣动扳机自然会打死人，可是当成匕首在手上划，却最多不过擦破一点皮而已。

第二十六章 失踪

所有人一一醒来，借着沈万年教授手中微弱的电筒光，发现大家几乎都是一头的汗水，看来，在经历那些像是回到过去某个时间段的幻象时，众人都算是经受住了某种考验，至少这种考验带给所有人的，显然都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

肖炘杰首先感觉到身上似乎有什么不对劲，他吓了一跳，四下摸索时，最后终于在眉骨的位置发现一个很小的突起。让沈教授用电筒照射自己的眉骨，然后肖炘杰皱眉问道：“那里有什么东西？”

沈万年看着他眉骨上的突起，用手擦了下，没有擦掉，仿佛那是天生长在那里的一样。他打了个寒战，下意思地朝自己眉骨摸去，然后突然感觉到彻骨的寒意。

这个动作吓住了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朝自己眉骨摸去，换来的，是所有人一脸的古怪。

“沈教授，那到底是什么？”肖炘杰再次问道。

“符文……是那七个神秘的符文中的一个！”不等沈万年说话，掏出镜子自己看了一下的柳衡已经颤声道，这个发现，让她心中感觉到一阵恐慌，因为先前死去的七个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眉骨上都分别有着那七个符号中的一个！

肖炘杰这个时候也摸出来了，他眉骨上的符号，就是巴蜀图语中代表了太阳的第三个神秘符号。

众人在惊慌中沉默了一阵，然后开始清点人数，这才发现七个人

中这次真的少了一个——西玛不见了！正要四处寻找她时，才发现萨迦德举着的枪，并没有放下。

丹木眉毛一挑，轻轻挥舞着手中的短刀，却没有说话。肖炘杰看了丹木一眼，得到一个肯定有把握的眼神，于是淡淡地道："萨迦德先生，这个时候，你想撕破脸和我们为敌么？"

"当然不是！"萨迦德终于收起枪，然后露出老狐狸般的笑容，这和他先前一直保持着的憨直形象大相径庭。或许他并不是一个好的演员，但是这一刻变脸的把戏，却玩得熟稔。

他朝所有人都鞠了一躬，用无比诚恳的语气说："其实我的确还有其他的身份，但是我的本名，也真的是叫萨迦德！至于西玛，嗯，你们也应该猜到了，她其实只是我的搭档，并不是侄女！"

"你们来中国，不会仅仅是为了几件文物吧？三星堆的文物再值钱，也赶不上被国际炒家炒上去的元青花，不至于劳动你们这样的精英人员！"

"柳衡小姐，如果我告诉你，我们的任务，真的只是几件青铜器，你会相信么？"

"不会！""会！"柳衡和肖炘杰几乎同时答道，只是肖炘杰明显少了一个关键的字。

"聪明的肖先生，你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萨迦德脸上还是保持着微笑，这个时候的他，看起来更像一个绅士。或者这个样子也是他伪装出来的，但是比起先前沉默寡言的憨直老人形象，似乎更符合他的气质。

"不管怎么说，能得到圣山召唤的人，都一定是和三星堆土的青铜文物有缘之人。何况，你说过，西玛的父亲曾经收藏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件重要的青铜文物，我想，就算你不是西玛的叔叔，在这个问题

上，至少也有一半的真实性，至少那件文物，是和你有着莫大关系的！”

“你说得不错，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是和你们一样，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我只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特工，也不可能和诸位一样出现在这里！”

“那你和西玛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柳衡不动声色地问。

“我是犹太人中贝塔（Betar）组织的成员。”

“贝塔？那是什么组织？”肖炘杰奇怪地问，老实说，他的确是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组织。

“贝塔（Betar）是Berit Trumpeldor的缩写，中文全名应该是叫‘特鲁姆佩尔道联盟’，原是纪念早期犹太军事指挥官特鲁姆佩尔道的团体，后发展为世界各地锡安主义修正派的青年组织，致力于文体活动和军事训练。1929年和1931年，这个组织分别在中国成立了哈尔滨和上海分部，解放后取消，没有想到，已经几十年了，这个组织居然还在中国活动！”丹木冷冷地说道，他在国外生活多年，又曾做过杀手和雇佣兵，对于国外的一些特殊组织，自然如数家珍。

“这个组织，为什么要寻找三星堆的青铜器？这不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东西么？”肖炘杰感觉有些莫名其妙，甚至有些荒诞，如果说是什么文物走私集团还好说，可是换了一个曾经在中国作为犹太人避难组织，居然不惜派遣特工潜入中国获取一些青铜文物，这样的事情，实在太过诡异了。

“在部分羌族学者中曾经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古羌人很可能是从中亚地区的古闪族人移民过来的。所以在氐羌氏建立的古蜀文明中，才有那么风格和内陆完全迥异的青铜艺术品，甚至还有西方才出现的代表权力的黄金权杖，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羌和闪族人

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当然，这种观点至今未获得任何考古发现的证物支持，只不过是一种假说。”沈教授立刻说道。

“可是我们相信这种假说。”萨迦得神色不变，淡淡地说道：“甚至，在闪族的传说当中，当时远走东方的这一个分支，还带走了闪族的圣物，这件圣物关系到如何通往最后的彼岸，是沟通神界和人界的大门钥匙。或许你们早已经无数次地听说过这件圣物的名字——圣杯！在我们能找到的文献记载中，它是一件青铜器。”

“我想，我们还是先找到那位混血美女再说吧？这些破事，我们等会人齐了再争论行不行？”丹木冷冷地说道。

众人这才惊醒，开始在山洞内搜寻西玛的下落，但是整个山洞都找遍了，还是没有西玛的半点踪迹。肖炘杰带着柳衡开始朝洞口走去，可是走到洞口时，却意外地发现，原本洞口摆放成青龙玄武之阵的九宫戏棋盘，这个时候已经一塌糊涂，像是有调皮的孩子，故意把棋盘打乱，还在上面画了几道。

可是四周还是不见西玛的踪影，众人又两人一组在周围找了一圈，同样没有结果。

萨迦德原本一直保持着微笑的脸开始渐渐沉下来，直到半个小时后，天已经开始渐渐有了放亮的兆头，却是连西玛的影子也没有见着。

“怎么回事，按理说，她不应该独自乱跑的！就算那个能幻化成西玛和萨迦德样子的东西，也不可能真的带一个大活人走才对！”柳衡望着肖炘杰说道。

“你问我，我问谁去？”肖炘杰苦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美丽的女警，似乎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他的智慧。这两天，不管是凭借从燕大叔那里学来的术数变化，还是对于那些隐秘传说的颠覆式破

解，都开始让他在这个小团体中说的话，有了一定的威信。

所有人都开始信服他说的话，就连沈万年这样声名满世界的人，也不例外。虽然不是那种绝对的盲从，可是对一个二十多岁除了当了几年记者就没有更多经历的人来说，这种信服却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他并不是万能的神，在这个神秘的地方，他也只能凭借着一点学自燕大叔的微末知识，找到一条或许正确的道路。但他对这条道路也没有把握，如果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那种压力足以让他崩溃。

“如果，那股力量幻化成萨迦德先生的样子，然后欺骗西玛小姐，那会发生什么？”丹木见所有人都是一副身在局中的样子，不由得摇摇头提醒道。

“不过，那股力量既然能骗过我们，当然也会骗过西玛，如果他是幻化成萨迦德，或者直白一点说是在西玛的心中形成萨迦德投影，想来，她一定会跟着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影子走吧？”肖炘杰也很快想通了这一点。

“不过，只要不是被什么野兽叼走，我想还是能找到她的。她如果真的是在那股力量的指引下离开，很可能是那股力量希望她先完成什么任务，却又不方便我们在旁边……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测，但不管那股力量希望她干什么，我想，至少他现在不会有生命危险，毕竟要杀掉我们的话，太容易了！就算是这些磨难，那股力量实际上也每次都为我们预留了生机，关键就看你我们能否找到那唯一正确的答案！”

“那这次西玛的失踪，那东西会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呢？我们的大侦探！”苏从云冷冷地反问，对于这个一直在用夸张的语气，如同先知般寻找通往圣城道路的肖炘杰，他心中有一丝本能的嫉妒。

作为一个家世显赫，又是高等院校毕业的的高材生，再加上沈万年教授关门弟子的诺大名头，苏从云走到哪里，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是自从来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大部分光环，都被这个一看就是骗子，只会忽悠的家伙得去，而剩下的小半部分，也同样是被丹木这个满脑子肌肉的家伙拿走。

这对于他这种从小就是天之骄子的人来说，简直是莫大的侮辱。而最不可原谅的是，他暗中有些倾心的混血美女西玛，竟然也是一副围着这小子转的架势。虽然现在看来，西玛接近肖炘杰似乎是有着特殊的目的，很可能是和某件走私的文物相关，可即便是这样，揭穿了西玛身份，让他无法光明正大地接触那个失踪的女孩，他还是在心底怀着一丝怨愤。

如果是在现实的文明世界中，这丝怨愤或许根本不算什么，那只是一个骄傲的贵公子，不小心被一个泥腿子压下了一头，就算要报复，也要想着保持风度只会选择光明正大。

可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充满了某种阴性能量，能最大限度地勾起一个人心中恶念的神秘之处，那丝嫉妒自从发芽后就不停地生长，直到整个人都开始变得沉默和阴恨，只时不时地说上几句冷嘲热讽的话。

“洞口，地上！”丹木轻轻地提醒着。

肖炘杰走回洞口，那里还有他晚上画的纵横各十五道的九宫戏棋盘，只是凌乱的棋子，昭示着显然有人，或者有什么动物动过这里。

而肖炘杰暂借给西玛的那只手枪，正放在棋盘的旁边，肖炘杰毫不客气地捡起来，看了一下弹夹，还剩了八发子弹。

然后，他蹲下身子，仔细去看棋盘上的变化。丹木做着同样的动作，只是他观察的，是周围的痕迹，最后他还抽动着鼻子，像一条敏

锐的猎犬在嗅猎物的味道。

然后，丹木站起来，带着遗憾淡淡地说："这里只有你们三个人的气味，只是，不用担心是什么人或者怪物抓了她去！"

"也就是说，她可能是自愿离开的？或者说，至少是没有被强行带走，最多是被那种力量所诱惑走的？"

"是的。只是这个凌乱的棋盘，是她临走时不小心弄乱的，还是隐藏着什么涵义？"

"西玛在密码学上的造诣虽然赶不上她的父亲，可是相差也不会太远，如果是她因为某个原因匆忙离开，那么看似凌乱的摆放，实际上很可能是故意留下的线索，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能解读这种密码！"萨迦德看了地上的乱石一眼，提供了一点最基本的线索。

肖炘杰盯着乱石，没有说话。

这些石头的摆放可以说毫无规律，像是故意将他摆放的玄武开局，推演出青龙的棋式，横隔在中间放了一块长条状的石头，然后在棋盘的正中间位置，用尖利的石头刻画了一个大大的如同眼睛一般的符号。

"这是……这是那七个神秘符号中的第四个符号！"柳衡也凑过头来，一眼看出了棋盘正中的符号，正是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巴蜀图语中的一个。

"如果没有看错，这个符号，是我们六个人当中眉骨上都没有的吧？我想西玛的眉骨上应该出现的就是这第四个符号！加上它，正好凑齐七个神秘字符！"肖炘杰说道。

"我们早看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符号放在这里，到底代表了什么？"

“沈教授不是说，这个符号代表了具有眼球崇拜的部落么，而我们所遇到的既有眼球崇拜，又是部落的，就只有纵目猿群了。如果光是这个眼球符号的话，我猜可能是和纵目猿王有关。毕竟那个猿王给人的感觉，是已经有智慧的。如果它掠走了西玛，也说得过去！”

“那打乱的棋子，还有那块长条状的石头呢？还有先前我们不是分析说，这里的怪兽或者什么东西都有着很强的领地概念，守护兽不会离那个洞穴太远，纵目猿也不会接近圣山，如果是纵目猿王掠走了西玛，那么先前的推论，恐怕全部都要被推翻了！”

“是的，所以我最担心的，反而不是纵目猿王掠去了西玛，而是我们马上就要遇到另外的考验……或者说，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就像是在游戏中的通关一样，从开始的简单，到后来只会越来越难，在最终见到召唤我们的那股力量前，我们甚至有可能遭遇到极端危险的事情！”

“现在不要想那么远，先找到西玛再说吧，就算她的身份已经确定是某个组织派遣的特工，但是，大家毕竟结伴走到这里，就算要抓捕她，也先救出来再说。”

“现在除了这堆乱石和唯一的符号，一点线索也没有，怎么救？何况这个地方天黑后总会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分散的话，更容易被一一击破！”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见，我们继续朝前走，沿着小溪的这条山谷，应该是到达我们目的地唯一的道路，只要能肯定西玛不是被掠向山谷外，只要朝里面走，迟早有可能会遇见她或者掠去她的人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表决吧！同意先找到西玛再前进的举手。”最后，见意见还是不

能统一，肖炘杰只能无奈地说道。

表决的结果，是三票反对，两票同意，一票弃权。同意的是萨迦德和苏从云，弃权的是沈万年，其余人，都反对。

最后，无奈之下，苏从云和萨迦德只能根据表决的结果，和众人一起，继续前进。只是，苏从云看向肖炘杰的眼神，却越发开始不善起来。

等了大概有接近两个小时，终于，天开始亮了。这两个小时大家都没有怎么睡觉，只是偶尔闭目养神。那股阴性的能量还在，但远不如昨天晚上给人的感觉那样诡异和强大，似乎发动那么多不同的幻境，也让这股阴性的能量受损不轻。

第二十七章 嗜血狂蚁

一路无话，只是不停地前行，到下午的时候，终于绕过了中间那座大山，到达第二和第三座大雪山之间的山谷入口。

这个时候，站在最后一座，也是最高的那座大雪山山脚下，这才感觉到自身的渺小和大自然的伟大。这座山放在现实世界中，也是有数的高大山脉了，最突兀的是它像是在平地上突然拔起的，之间除了这相连的三座山外，几乎没有任何地势上的过度，五千多米的高度，完全是净高度而不仅仅是海拔高度。当然，在这个奇异的空间内，也谈不上什么海拔高度。

“还要继续向前么？不出意外的话，晚上我们依然会遭遇到什么考验，而再往前走，却至少还需要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我们的体力和食物，都不够支撑到达终点！”肖炘杰擦了一把汗，望着巍峨的山峰，心中升起由衷的敬意，不管这里是自然形成，还是真有什么大神通者能开辟这样一个世界，面对如此高大并突兀出现的山峰，心中都会对这鬼斧神工感觉到崇敬。

“我想问一句，西玛怎么办？”苏从云冷冷地道。这句话他很早就想说了，只是这一路走来，实在没有太多的机会，现在终于有了空闲，自然忍不住对肖炘杰这半个默认的领路人开炮。

“你觉得该怎么办？”肖炘杰同样漠然地看着他，心中也有了些怒气：“就算我们当初去找她，可是，要去哪里找？就指望那个至今还没有想出结果的棋盘上的线索么？我们的时间并不充裕，就是现在，我们也开始面临食物匮乏的窘境。这天独立的空间至少也有数千平方公里，就是我们一直沿着小溪走来的这条山谷，也有大概二十多公里

长吧？连同还没有经过的，那该是多少？要在这么大面积的区域中找寻一个人，你认为你是天生的追踪专家么？”

苏从云冷哼一声，不再说话，肖炘杰刚才说的虽然有点不近人情，却绝对是事实。

丹木看着巍峨的山峰，捏紧了手中的羌刀，似乎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正在觊觎着这里所有的人，而他们每一步的前行，都离那最终的危险越来越接近。

那会是什么呢？这里，到底是不是羌族传说中的圣山？从外观上，还有哪些传说中守护圣山的守护兽以及不敢进入圣山的纵目猿，都和释比传承中的某些经典不谋而合，可是圣山之中，怎么会有那种充满了危险和冰冷邪恶之感的强大意念？

我们都只是凡人，要对抗那种如同神一般高高在上的意念，或许根本就是挑战巨人的孤独骑士，可是，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力量或者说怪物占据了圣山的所在，那么即使付出再大的牺牲，也要赶出它来，还圣山一个清静！

“在附近找找洞穴或者其他什么能勉强住下的地方扎营吧，再往前走就完全到达最后一个山谷，山谷中的危险，我估计比山谷口要多得多！”丹木淡淡地说道，面对这个自小在羌寨中生活了十年的羌汉混血儿，大家自然不会有太多的意见，毕竟他对于这里，还是比其他人要稍微熟悉一点，好歹传说中是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过！

两人一组，分成三组在四周寻找能住下的地方，然后约定不管找到与否，一个小时后在这里汇合。沈万年苏从云师徒一组，丹木和萨迦德一组，柳衡和肖炘杰一组，这样的分配方式，自然没有人有异义，于是分头开始寻找。

肖炘杰和柳衡一起朝山谷内部进发，毕竟来的路上都找过了，这

个入口很大，两边都是山，要找一个像昨晚那样的洞穴，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只是希望这次找到的洞穴，同样是没有什么动物居住的。

很奇怪，进了山谷许久，都一直感觉到清净，这种清净甚至已经有了几分诡异的味道，仿佛，这里像是除了植物外就完全没有生命似的。

这个念头刚刚在脑子里闪过，肖炘杰就吓了一跳，先前的山谷，可以说说生机盎然，各种小动物来回穿梭，甚至根本不怕人，这也给丹木提供了大量打猎的机会，而那些五花八门的狩猎技巧，也让人大开眼界，这才让这一天不至于因为食物的匮乏而导致这个小团体崩溃。

可是这里，山谷内外，居然完全是两重天地，肖炘杰和柳衡朝前走了二十分钟的样子，居然也没有看见一只活着的动物。

“这里，好像有些不对劲……”柳衡也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拉了拉肖炘杰的衣角，说道。

肖炘杰点点头，和柳衡一起都把枪拿出来，这里的安静，让人感觉到发自内心的恐惧。

“回去吧？”柳衡有点担心地问。

“好！”肖炘杰早就有了这个打算，只是美女当前，不好主动开口而已。

两个人对望一眼，似乎都看出彼此心中的害怕和担心，会心地一笑，然后转身朝原路走去。

“你是不是怕在前面遇上什么东西？”肖炘杰打破沉默问道。

“嗯，我在想，要是遇上了狼啊熊啊什么的野兽，我们该怎么办。”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柳衡扑哧一笑：“你当是打游击啊。不过说到跑，我倒想起一个笑话。”

“哦，你居然还会讲笑话？”肖炘杰猛地停住了脚步，惊讶地看着柳衡，仿佛第一次认识她。

柳衡脸微微一红，说道：“我想起的也是一个两人进山的笑话，说的是两个在森林里走，遇到熊，然后开始逃命。跑得慢的人看见同伴跑那么快就抱怨说，你跑那么快，还是没有熊快，但那个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我只要比你跑得快就行！”

肖炘杰愣了一下，然后配合地笑了两声。

柳衡的脸更红了，似乎，自己真的没有讲笑话的天分，记得第一次听到朋友讲这个笑话时，还觉得不错，可是自己讲出来，却只会让人觉得冷。

“怎地会想起这个笑话？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现在的情况，也符合两个人进山探险？”

“算是吧，不过我想知道，如果真的遇上危险，你会是跑得比我快的人么？”

“肯定是！”

柳衡的心微微一痛，别个脸去不再说话，却听肖炘杰嬉皮笑脸地说道：“因为你是兵，我是贼，咱们之所以到这里来，也是我逃你追的结果，所以我肯定会跑在你前面！”

“鬼才会追你！”柳衡呸了一口，然后加快了脚步，把肖炘杰落在了后面。

但是，只走了不到三分钟，刚走过一个转角，就听见后面好像有人奔跑的声音，柳衡回头，却发现肖炘杰也站在身后几步的地方，转过头去张望。

奇怪，不是肖炘杰？不过，其他人都在前面山谷入口处寻找住处，这里怎么还有人？难道，是西玛？或者真的像那个冷笑话中一样，居然会遇到熊？

山谷的转角处，一个体格强壮，全身都长着两三厘米长的毛发，但是比正常人稍矮，大概只有一米四几的野人正朝他们跑来。野人的手里正拿着一根粗大的兽骨，一边挥舞着一边气势如虹地狂奔！

野人？！肖炘杰吓了一跳，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里居然会有野人出现！

那个野人快要跑近了，肖炘杰又发现两个重要的特征，野人的身后，居然还有根短短的尾巴，而它的眼睛，却是往外凸出的，还带着一点狂暴的猩红。

“戈基人！”肖炘杰和柳衡几乎同时喊道。

这个形象，和丹木对他们描述的戈基人，几乎一模一样！

那个野人听到他们的叫喊，愣了一下，然后急切地说道：“戈基，咯基噶急嘎戈祁……”

两人一头的雾水，但是那个戈基人没有管他们，而是像一阵风，从他们身边掠过，没有半点停留。

肖炘杰本能地感觉到不妙，听丹木说戈基人虽然脑子笨了一点，

但都天生是侥勇善战的战士，加上性情暴躁易怒，残忍好杀，一度被羌人称为“魔兵”，由此也可见戈基人的战斗力之强，实在不容小觑。可是现在，一个勇敢凶蛮的戈基人，居然失魂落魄地在拼命逃窜，那么后面追他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可怕存在？

正自想着，突然发现戈基人跑过来的地方，有一条黑色的影子，正像流水一样朝这边移动，而这些黑影中，还带着淡淡的土腥气息。

肖炘杰本能地感觉到这片两米多宽，十来米长的黑影不简单，二话不说，拉起柳衡朝山谷口跑去。

前面的戈基人动作灵活，跑得很快，眼看就要把肖炘杰和柳衡丢下，而后面的黑影，却已经离他们不过二十多米。

肖炘杰偶然地一回头，才发现那片黑影，竟然都是密密麻麻的蚂蚁，从这个距离还能分辨出那是蚂蚁，估计每只的个头，至少也有一厘米长短。

肖炘杰顿时头皮发麻，也终于明白那个看上去十分彪悍的戈基人，为什么会不要命地狂奔，任谁遇到这些大的蚂蚁群，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逃跑。

肖炘杰毫不怀疑，如果被这群蚂蚁追上，那么他和柳衡可能不出十分钟就会成为一堆干干净净的白骨。

他现在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进入山谷后，这里会完全感觉不到生命的气息，有这群蚂蚁的存在，它们足以让方圆数里的范围内，不留下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蚂蚁的移动速度很快，而凹凸不平的地面，也加大了肖炘杰和柳衡逃跑的难度，只不过向前跑了三四分钟，蚂蚁离它们的距离，反而已经缩短到十米以内了。

柳衡吓得魂飞魄散，如果光是死亡她一点也不害怕，可是被一群蚂蚁啃成枯骨，她想想就觉得恶心和痛苦。大概，就算是古代的凌迟酷刑，也比这样死要轻松点吧？

肖炘杰面色阴沉，突然举起枪，朝前面的戈基人开了两枪。但他的枪法实在够差，两枪居然都放空了。戈基人似乎被后面的枪声吓了一跳，不由加快了速度。最后，遇到一个山谷中的较窄的一段，陡峭的斜坡离它不过十几米的距离，上面似乎还有不少长在悬崖上树木和垂下的藤蔓。

戈基人似乎大喜，嗬嗬尖叫着拉着一根藤蔓，然后像一只灵活的大马猴，不停朝悬崖上攀登，往上爬了七八米的样子，还不忘回过头来，朝肖炘杰和柳衡做了个得意的鬼脸。

柳衡边跑还不忘了边问："它在干什么？你刚才为什么朝它射击？"

肖炘杰没有回答，看着斜前方正朝山崖上爬行的戈基人，再次举枪，口里还大喊道："还记得你讲的那个笑话吗？要想活命，就打下它！"柳衡还要争辩，但突然明白了肖炘杰的意思，不再犹豫，举枪瞄准了那个还在上爬的戈基人，然后扣下了扳机。

戈基人凄厉地尖叫一声，柳衡射出的子弹，正好射中它的一只手臂，它另一只手在藤蔓上坚持了几秒钟，就因为疼痛而消耗了体力，一下从十几米的悬崖上摔下。

本来它不过是手臂受伤，可是这一摔下来，却去掉大半条命，身下很快淤积了一大滩血，变得气若游丝。

身后的蚁群，像是闻到了血腥味，不约而同地改变了方向，朝戈基人落地的地方爬去。肖炘杰拉着柳衡，趁机加快了速度，没命狂奔着，像是要把身体内每一分体力都压榨出来。

等他们跑出山谷时，没过多久，就在商量好的汇合点遇到了沈万年和苏从云师徒。

见到两人慌张的样子，这对师徒立刻明白他们遇到什么危险，刚要打听，肖炘杰却已经停下，弯着腰拼命地喘气，等稍稍平静下来，才向后张望了一眼，说道："前面有食人蚁，我们最好再退回去一段距离。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觅食半径到底是多大，总之，我们必须在它们的觅食圈以外，不然的话，就算有十个丹木那样的好手，我们也会被啃得精光！"

两人脸色一变，但想到在这件事上肖炘杰没有欺骗的必要，于是开始朝丹木他们前往的方向一路搜寻而去，毕竟，如果不通知到他们会合后一起后退的话，万一他们一时不查遇上了，要想像肖炘杰他们这样好运的逃出来，可不是那么容易。

一路上柳衡都有些沉默寡言，显然刚才射伤那个戈基人，然后可想而知它的命运是被蚁群吞噬，这样的结果对于一腔正义感的柳衡来说，难免会留下一点心理阴影。

"别多想了，戈基人……或许根本就不算是人类。毕竟，谁见过浑身是毛还长着尾巴生活在原始状态的人？"

"话是这么说，可是，戈基人，他们是叫戈基人，不是戈基兽，戈基猿，好歹和人字沾边，我总有一种杀害原始人类的罪恶感，何况我们还是为了自己逃命而故意杀人的……"

"戈基人不是人，它们只是魔在世间的化身而已！"远处传来丹木的声音，显然，这个听力很好的家伙，听见了他们刚才的谈话。

等丹木走近了，他才疑惑地问："怎么，你们见到戈基人了？"

"何止见过，我们甚至打伤了一个，然后害得它被蚂蚁吃了！"

“后面一句才是重点吧？吃人的蚂蚁，食人蚁？我当雇佣兵时再非洲丛林里倒是见过，没想到，这个独立世界中的小山谷，也有这种难缠的东西！几只几十只都微不足道，可是这小东西一旦成千上万，那可是比狮子老虎还可怕十倍的捕食者！”

“那我们怎么办？它们的来路，就是山谷深处，我们如果真的要到达小溪的源头的话，就必须穿过这条山谷！或许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花上三、四天的时间，从最后一座大雪山的另一面绕过去。当然，另一条路会遇上什么，谁也无法保证！”

“不行，我总有一种感觉，越晚见到那个召唤我们前来的东西，遇到的危险只会越大！那个东西似乎已经有点等不及了，我想，我们的到来，对它来说或许很重要！至于这些蚂蚁，虽然很难对付，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倒是你们遇到的戈基人，有点麻烦！”

“戈基人还好点吧，至少用枪打得死，而那些蚂蚁，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了。如果有火焰喷射器就好了，那玩意儿对付起蚁群来，简直是大杀器啊！”肖炘杰打趣道。

“有什么好的？戈基人是群居生物，有一个，就证明附近至少有一个戈基部落。作为一个能将种族延续几千年的部落来说，他们的人数，不会少于两千人，否者光是近亲通婚导致的超高的畸形儿出生率，就足以灭亡这个部落了！你有枪又能怎样，打得死十个，二十个，但打得过两千或许更多么？当年他们就被称为‘魔兵’，尽管我们的史诗一度丑化、贬低戈基人，可是对于一个能被称为‘魔兵’的种族，它们的凶悍，也是可见一斑的！”

肖炘杰脸上顿时有些灰白，面对两千个那种速度奇快，看起来力量也不低的凶猛戈基人，想想就感觉可怕，那简直是一只威力强大的冷兵器时代的军队。不，或许说是原始时代的军队要合适一点，毕竟，它们手中的武器，都是粗大的兽骨或者木棍石块，最多也就新石

器时代的水平，还没有进化到使用金属武器的地步。

“先离开这里吧！离你们所说的那群食人蚁太近了，倒是有些麻烦。就算侥幸不死，被几百几千只蚂蚁咬上几口，那也难受不是？”萨迦德叹了一口气道，这次的中国之行实在太多的意外了。要找的那个赝品仿制者死了不说，最后还被卷入到神秘的圣山召唤中来，而组织派来历练的优秀新人西玛，也不知所踪。现在，还要面对食人蚁和什么戈基魔兵……这真是一个疯狂的世界！萨迦德想着，我主保佑，让您的子民尽快离开这个世界吧，虽然，这个世界里可能存有组织一直在寻找的秘密，以前的许多研究，都证明了现实世界，的确有通往某个神秘国度的通道，而这个独立的世界，很可能就是隔在中间的门户。

“那么，我们找的住处要放弃么？我倒是很看好那个地方……”丹木问道。

“你们找到可以安身的洞穴了？”沈万年一喜，说道：“我和从云查探的那边，几乎全是悬崖峭壁，连一个平整遮风的地方也没有，而且湿气很大，都不适合晚上暂住。”

“找到又怎么样，如果那些食人蚁趁机晚上攻过来，恐怕就是想逃都晚了。”柳衡终于从间接杀死戈基人的自责中回过神来，想起那些恐怖的食人蚁，心有余悸地说道。

“虽然不敢百分百地保证，但是，我还是有八成的把握，我和萨迦德先生找的那个地方，食人蚁应该不会来。”

“何以见得？”

“那个洞穴的周围，同样有蚂蚁存在。别担心，是普通蚂蚁。要知道，蚂蚁是一种领域观念很强的生物，如果洞穴周围有普通蚂蚁的巢穴，通常情况下就表示，食人蚁还没有把那一带纳入它们的觅食范

畴。只一晚的时间，应该没多大问题。”

众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决定先一同去看看再说。

第二十八章 打猎遇袭

这个洞穴比昨天夜里那个洞穴要小得多，大概只有四米的深度而已，更像是一个普通的不规则房间，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保暖性远胜昨天的洞穴，毕竟在这雪山底部的山谷之中，夜间温度一般都在七八度左右，对于还是一身秋天打扮的众人来说，显得低了一点。

在四周看了一圈，肖炘杰果然发现了两个普通的蚂蚁窝，还有其他的昆虫和小动物。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和山谷内部死一般的沉寂完全不同。

说了这里和山谷中的区别，其余人讨论了一下，最后还是觉得这里既然有这么多动物存在，应该不会遭遇到那些食人蚁的攻击，也就决定住下了。

安顿好大伙后，丹木提着那把刻有镇魂符文的羌刀，然后唤上肖炘杰一起，决定去一边的开阔地带猎杀几只动物做晚餐。肖炘杰对这个提议心动不已，他长这么大，还没有真正地打过猎，这次也算长见识了。

不过临行之前，倒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柳衡嫌肖炘杰的枪法太臭，执意不许他带上手枪以免浪费子弹。最后还是肖炘杰以安全第一为由，将那把手枪带上。不过，弹夹里仅剩的六枚子弹，也实在让肖炘杰提不起什么底气。

就算只遇到一个戈基魔兵的狩猎小队，这只枪用完了子弹就完全是一堆废铁！但这堆废铁还必须得带在身边不能乱丢，不然若万一有

一天能够回到现实世界，这把“抢”来的枪支，还真不知该如何还回去。

“你确定，那是戈基人？”两人走了一段距离，丹木突然问道。

“怎么，不相信我？”肖炘杰很是不满地道，不过他也知道，丹木是个仔细的人，什么事都要弄个水落石出。

“不是不信你，而是不信那些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魔崽子，居然还躲在这个地方逍遥！”

“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真的以为这是世外天堂，可是这两天的遭遇，也早证明了那不过是个美丽的误解。逍遥？怕它们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是十分不易吧！”

“不管怎么说，羌人和戈基人都是世仇，如果可能的话，能灭了它们自然最好！”丹木的眼中闪过浓烈的杀机。

“为什么跟我说这个？沈万年师徒就不说了，那个萨迦德，身手和实力，应该都远超我才对！”

“那个老狐狸，谁敢相信他的话，可能被卖了还要为他数钱吧！”

“这倒是，犹太人的聪明和狡猾都是出了名的。”

“再说，他的身份很不简单，至少，不仅仅是贝塔组织的成员那么单纯。那不过是成立于二战时期的一个组织，因为那个组织最大的建国梦想已经实现，就算延续到今天，凝聚力也应该没有当年大才对。而最主要的是，这个组织如果是要对付巴勒斯坦还说得过去，可是对于他国文物感兴趣，就奇怪到极点了！”

“想来他也知道我们对他的怀疑，可是不动声色地相处了这么久，却愣是让人不知道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不提他也罢，你先前说

戈基人至少有两千人，没这么夸张吧？真有这么多戈基人，接下来的麻烦可就大了。”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不然的话，它们的部落不可能延续到现在。但是这一点不用担心，毕竟只是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土著而已，我当雇佣兵的时候，曾经一只十几人的小股部队，创造过在有上千人的战场中来回穿梭却未被发现的记录。当然，从我们所处的方位计算看，这个空间的大小极其有限，最大也不可能超过五千平方公里，而我们从最初的洞穴中出来时所经过的地方明显没有戈基人活动的痕迹，也就是说，它们的活动圈子，应该就在这第二作山峰和第三座山峰之间的这个山谷，甚至连山谷周围，也没有它们的痕迹，这就是说，它们应该是被某股力量禁锢着，限制了它们的大量发展，因此人口数量，应该维持在两千上下，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可惜我们剩下的六个人素质良莠不齐，可不是你们当年的精锐雇佣军。真是奇怪，这些戈基人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还是像你们神话传说中的那样，不过是被阻挡在圣山外的那支魔兵的后裔。”

“这个谁知道？羌戈大战的年代太久远了，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战争吧？这么多年的流传，里面夸张的成分很多，当年的真相，被埋没得也差不多了，谁知道当年圣山阻断魔兵的故事，其真实情景到底是怎么回事！”

“奇怪，你不是对于羌族文化极端热爱，其信仰也无比坚定么？”

“有信仰不代表就需要全盘接受神话传说中的一切，有理智的反思，也不代表就不爱这些文化！像所有的西方国家的人都知道，人类是从猿进化来的，可这并不影响他们信仰宣扬人是上帝所造的基督教！”

“你懂得倒是不少，一点也不像个真正的羌民。”

“真正的羌民也不全都生活在深山对外世一点不懂的老古董，他们还是一样会和外界接触。不过也难怪，在许多人看来，羌民的生活都是简单和神秘的，他们和你一样，大都觉得羌族人还完全生活在以往的传统习俗中，却不知道世界的变化之快，早让羌族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和其他城市的汉人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倒是，老实说，最开始我听说你作为一个羌人却在国外多年，总是感觉怪怪的。不过后来一想，就连一些原来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也早就进入现代社会生活了，更何况羌族的聚居地，本就在成都、绵阳这类大城市不远的汶川或北川一带？现代文明生活，对古老的生活方式的冲击，也是如此巨大，倒是我的思维，还停留在影视书籍里对于羌族人生活的描述中去……不过，即便是受到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羌族中许多固有的习俗还是顽强地保留着，我想这也是一个民族之所以还能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的灵魂所在！”

“你说得对，现代社会的生活再怎么精彩，可是对于一个羌人来说，崇拜白石、圣山、金丝猴，传唱释比经典，每年的祭山会，甚至古老传颂的羌戈大战……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刻在羌人骨子里的东西，羌人在世俗的世界中走得再远，也不会忘掉。这是羌人文明的根啊！”

“羌戈大战……羌戈大战对于羌人来说，似乎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战争，而上升到一种远古崇拜的高度，在你们的民族中，从来不缺乏对这场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战争的歌颂和骄傲，也不缺乏对于戈基人的轻蔑和仇视。现在，在时隔几千年过后，却再次遇见戈基人，难道说心中的恨意还是不能消除么？想想我们可能要应对至少两千人个戈基人的部落，我就感觉有点犯悚。就我们这几个人，只怕还不够它们塞牙缝的！”

“这种仇恨已经化进羌人的血里，怎么也解不开了。羌戈大战，那是当年两个民族的生存与死亡之战！胜利的，能生活在岷江流域丰

美肥沃的土地上，失败的，就要被历史所淘汰！对于这场可能是开创了整个羌人生存基础的战争，就算再怎么去歌颂，也不过分！更何况，于勤劳智慧的羌人不同，戈基人本就是个凶残而懒惰的种族，它们不事生产，只想着掠夺，更可恶的，是它们的祖先曾经偷取羌人的婴儿食用！可以说，它们虽然具备一点人类的形体，智慧也介于人和猿之间，但是它们的性子，是完完全全的魔，称呼它们为魔兵，一点也没错。对于魔一样的生物，就算是杀了，也不应该有心理负担！”

“你这话，说给柳衡听听倒是不错。她此刻，正为间接杀死一个戈基人而愧疚着！”肖炘杰笑道。

“还是把这个机会留给你吧！”丹木哈哈大笑着，对于肖炘杰和柳衡之间若有似无的暧昧，根本瞒不过他这个感觉敏锐性子直爽的羌族汉子。

肖炘杰一阵扭捏，毕竟这个事情现在看来还是十分没谱，之所以接近柳衡，一来对方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美女警花，光是外表就够赏心悦目了，二来也是存在还需要对方为自己开脱山爷之死的念头。至于说到喜欢，也许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有有点淡淡的念头，可是谁知道出了这个环境后，柳大警官还会不会买他的账呢？

丹木突然停下了脚步，肖炘杰一呆，正要开口，丹木却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肖炘杰止住了滚到喉头的询问，朝丹木看向的方向瞧去，那里有一只肥硕的兔子正呆在一片草丛中。

肖炘杰一喜，这只兔子至少有五六斤中，就算去掉内脏，烤出来也够三个人的食物了，而在这荒山野岭，能有一只烤兔做晚餐，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足以让大家忘却食人蚁带来的心理恐惧。

他正要抽出手枪，却被丹木阻止了。丹木没有说话，而是从腰间取下一个褡裢一类的袋子，从里面掏出一个圆圆的，比鸡蛋略小的白色东西。肖炘杰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白色的石头。

丹木用手比划了一下距离，然后猛地一挥，将石头朝兔子扔去。

石子在空气中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兔子的头，那只兔子歪倒后蹬了几下腿，就不动弹了。

肖炘杰佩服地望着丹木，这一手飞石猎兔的绝技，不比他犀利的刀法要差。

丹木摇摇头，感叹道："要是我的飞刀没有掉在水里就好了，不然还可以找几只大型动物猎杀。"

肖炘杰没有理会他的感慨，几步跑过去，喜滋滋地捡起兔子，然后两人继续朝前搜寻。

"厉害啊！是不是羌人，都会用石子打猎？"肖炘杰带着一点夸张的语气，崇拜地道。

"过去几十年，会的应该不少，但现在还能直接用石子打猎的，大概就剩下老一辈的人了。其实这中打猎方式，也就对兔子狍子一类的小型动物有效，遇上体型稍微大点的，还是要靠陷阱投枪甚至猎枪！不过，我们羌人的先民当初战胜戈基人，其中战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羌人扔白石头，而戈基人只会扔雪坨坨！"

"哈，这个也是羌戈大战中的传说吧？"

"是传说还是史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几千年来，羌人都愿意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而羌人战胜戈基人这场战争，是所有羌人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也正是有了那场战争的胜利，羌人才能在岷江流域立足，再往后进入成都平原。按照沈教授的说法，甚至很可能其中的氐羌一支，还开创了古蜀的蚕丛王朝。可以说，没有那场战争的胜利，后来在四川地区成都平原及附属地的古蜀五大朝代，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

“想不到，你在国外多年，对羌人入蜀的这段历史，也有着研究？”肖炘杰一只手有些吃力第提着兔子的耳朵，感觉到这只肥兔沉甸甸的分量，另一只手还是小心翼翼地捏着手枪。

“研究？这个事情还是交给沈教授他们这样的学问人吧。我不过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杀手罢了，我手中的人命，一双手也数不过来！死在我手里的人，有为当初培养我成为杀手的黑帮清除的敌人，有当雇佣军时，在非洲为了争夺黄金钻石的一些局部部落战役中杀死的敌人，也有地下拳坛时活生生打死的对手……总之，我算是一个双手沾满血腥的人，至少我唯一可以骄傲地说的是，我骨子里还是留着龙的血，华人的血，羌人的血！到现在为止，我的手还从来没有沾染过一点同胞的鲜血！至于这些历史的了解，一来是我那不争气的短命舅舅灌输给我的，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听沈教授和你们几个讨论古蜀文明传承时听来的。另外，刚才和萨迦德那老狐狸寻找暂住地时，他也说了不少。那老家伙确实很狡猾，居然想套我的话，如果不是现在好摸不清他的真实来历和来意，我早就下黑手了！”丹木最后提到萨迦德时，神色一厉，眼中闪过一丝凶蛮的狠意。

“萨迦德和西玛，虽然承认的是贝塔组织的，但我和柳衡都估计他们更应该是某个隐秘教派培养出的宗教特工，甚至可能是属于为了心中的信仰而不惜一切的狂信徒。他们应该不是属于哪个政府组织的，而在国外民间的秘密组织或者教派中，居然有对古蜀、三星堆和古羌文化感兴趣的，这一点倒是有点奇怪！”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当初在杀手训练营时，我好像依稀记得有几个少年，是被某个组织特意送进来接受训练，他们最终没有像我和其他少年一样参加最终的考核，而是直接被送走。那些少年和我们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训练的同时，居然要学习汉语以及中国的文化习俗。因为我当时是所有学员中唯一的中国人，因此曾被特批和他们进行过一些语言交流。不过，每次都是在极端严密的监视下才进行的，与其说是交流，倒不如说是帮助那批少年锻炼口语，根本

不可能知晓更多的情况。”

肖炘杰微微吃惊，国外还有专门的杀手训练营，这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他来说原本就感觉遥远，可是居然还有人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的杀手，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于柳衡来说是否有用。

“这的确比较奇怪，不过，那批人难道是专门用来在中国执行任务的？与其那样，还不如从一开始就在国内购买一批少年去训练，那样取得的效果还有隐蔽性，都大得多才对。在国内，大城市还好点，像小县城一类的地方，出现一个外国人，绝对是一件十分稀奇回头率超高的事情。作为西方人，别说是执行暗杀任务，就是想隐瞒自己的行踪，都十分困难。”

“这正是我最怀疑的地方。很显然，那个组织对于内部的纯洁性要求很高，宁肯从小培养自己的骨干，也不放心培养一批异国的杀手出来。或许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需要优秀的杀手，只是想要自小培养的核心成员，具备一定的素质，而暗杀与反暗杀，对于培养一个全面人才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可以不像我这样具有一个杀手的冷酷和理性，但至少要知道，一个杀手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将来又需要怎样去防备。”

“是一个专门针对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的组织么？这倒是有些奇怪，你是怀疑萨迦德和西玛，就是属于那样一个组织的成员？”

“当然，这也不过是怀疑而已，不过若真是这样，那事情也未免太巧合了。至少我们七个能在这里聚集，本就说明了还算是有缘。现在对于萨迦德和西玛我倒不是很担心，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就算有枪也是一样。”

“你还是担心你们羌人的死对头，那些戈基人？”

“如果这里真的是镇压戈基魔兵的圣山，那么要绕开他们到达我

们的目的地，也不是那么困难，想来它们的活动半径应该十分有限。要不然的话，缺乏天敌的他们，就这不到五千平方公里的地方，几千年来早让它们占满了！我最担心的，反而是我们眉骨上的这些符号！这些个符号我总感觉是在哪里依稀见过，这绝对不是什么祝福一类的善意符号，加上你和柳衡口中所说了已经有七个人死亡，并且眉骨也分别出现了这七个符号，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不尽快找到召唤我们的存在，我们很可能是下一轮死亡的七个人！若真的是某种神秘力量在冥冥之中导演着这一切，身为凡人的我们，恐怕根本无法反抗。”

肖炘杰有些心烦意乱地摸了摸眉骨上的符号，似乎那里正散发着炽热的气息，烫得他连眼睛也无法完全睁开。

这真是什么诅咒吧，这样诡异出现的符号，本就是不祥的象征！

就在肖炘杰出神地想着眉骨上符号的事情时，一道黑影突然从树上荡下来，等他反应过来，那道黑影已经离他近在咫尺，他甚至已经隐隐闻到黑影中喷出的腥臭气息。

第二十九章 戈基魔兵

丹木“嗯”了一声，手中的短刀闪电般挥出，另一只手却没有闲着，伸手去拉肖炘杰。但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等他反应过来，虽然手中的短刀已经斩上了黑影的一段，可是它的头部还是已经到了肖炘杰身前。

肖炘杰慌忙之下，将手中那只肥硕的兔子朝黑影手中一塞，然后朝后倒去。

那道突然袭来的黑影，分明是一条尾巴挂在树上的巨蟒，身子最粗的地方有水桶般大，张开的大嘴，甚至足以将肖炘杰的脑袋一口吞下！

可是那只兔子也够大，刚好塞在它的嘴里，而巨蟒嘴里咬着了东西，立刻本能地上下颌一合。但是它的脑袋还是朝肖炘杰胸口撞去，只是肖炘杰恰到好处地向后一到，卸去了大部分的力道，只是感觉胸口被撞得隐隐发疼。

丹木匆忙中挥出的一刀，只是砍在了巨蟒的背上，巨蟒吃痛，身子一卷，巨大的脑袋折转过去，想要去咬丹木，只是那只肥硕的兔子正哽在喉头，竟然无法再次张嘴咬人。丹木冷静地一个翻身，倒退了一步，让身体处于更有利的攻击位置，手中的短刀朝它的七寸砍去。

巨蟒对于自己的要害保护得十分严密，尾巴用力，身子再次荡开，竟然灵活地在半空中躲了开去。

丹木冷笑一声，对于蟒蛇，他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就在巨蟒再次荡开的瞬间，他猛地朝后下腰，如果最优秀的新疆舞演员，巨蟒贴

着他的胸腹滑过，而他手中的短刀，却刀尖向上，插入巨蟒的腹部，然后借着巨蟒的游荡之力，划开一道三尺多长的大口子。

不等蛇血和内脏流出，丹木已经巧地扭身错开，然后一个翻滚，躲在了一旁。他知道，受伤蟒蛇最后一刻的狂性大发，就算身体强健如他，一旦被缠上，也会被那猛然的发力绞得全身骨骼尽碎。

背部和腹部的两道伤口，让巨蟒吃痛的同时凶性大发，只是腹部的伤口太过严重，连肠子里只消化了一半的一头小山羊也露了出来，场面即血腥又恶心恐怖。巨蟒身体扭曲着，从树上掉下来，然后昂起头，朝丹木扑去。

丹木开始倒退，他知道只要躲过这一扑之力，就有的是机会耗尽这条猎杀机器的体力从而获胜。

这个时候的肖炘杰已经稳定了心神，站起身来，看着巨蟒正朝倒退的丹木扑去，一时间大急，也顾不得许多，扔下手枪，一把抱住了巨蟒粗长的尾巴。

这个时候他才看出这条巨蟒，居然有七八米长，最粗的部位直径接近四十厘米，吞下一个人虽然勉强，但也不是办不到，怪不得看到他们这两个“食物”时，会凶性大发。

一条水桶般粗细，至少八米长的巨蟒，那个力道该是多大？肖炘杰抱着它的尾巴，几乎感觉自己抱着的，是一条力大无穷的机械臂，而巨蟒不耐烦地一甩尾，甚至差点将他带得飞起来。

肖炘杰不敢迟疑，突然扑倒在地，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巨蟒的尾巴上。他心里十分清楚，如果那头的丹木不能对付巨蟒，那巨蟒倒转回来，只要缠上自己，轻轻一绞，全身的骨头都会成为碎块，基本上就没救了。虽然这条巨蟒腹部的伤口极深，也肯定免不了死亡的结局，可在此之前它也算是为自己报了仇。

不过，丹木自然不会让他失望。在退到一棵大树前时，因为肖炘杰及时拖住了巨蟒的尾巴，让它暂时无法再快速前进，终于给了丹木一个缓冲喘息的时机，他这一回过神来，也发现了肖炘杰正舍命为他拖延时间，低吼一声，终于也拼命了，完全放弃了防御，而是双手反握住刀柄，看准巨蟒的脑袋，然后一下刺了下去。

巨大的力道，将巨蟒的坚硬的脑骨也完全贯穿，然后穿过脑子和下颌，深深钉如地面。巨蟒发出临死前最后的挣扎，肖炘杰被猛地甩了出去，直到被三米远的大树给挡住才跌倒在地，全身都酸痛得要命。

巨蟒的身子还在不停挣扎，但是脑部被整个刺穿，加上腹部的巨大伤口，就算神仙也难救，它越是挣扎，内脏和血液就越是从腹部的伤口中流出，最后终于奄奄一息地一动不动。

肖炘杰咳嗽着，感觉整个人都要散了架，刚才巨蟒最后的一甩虽然没让他受什么太严重的伤，但剧痛是免不了，而且撞击大树的部位，也显然出现淤血，也不知道有没有骨头断裂了。

丹木剧烈地喘着气，最后突然笑了起来。

肖炘杰慢慢地挪动到手枪的位置，将那把几乎没起到作用的手枪捡起来，然后苦笑着道：“靠，这个时候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死里还生，为什么我不能笑？”

肖炘杰想想也是，刚才真的感觉自己可能会死，于是说道：“这倒是，那么，我们应该是庆幸了？”

“当然要庆幸！在非洲时，我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巨蟒，可我还真没有想过，有一天居然会和一个普通人一起，用一把刀就干掉一条！”

肖炘杰有些哭笑不得，似乎这个羌族朋友一直在把挑战自我极限，当成是乐趣啊。不过刚才的情形也实在危险，只要两个人的配合稍微有一点差池，估计现在就不是他们在看着蟒蛇的尸体发笑，而是蟒蛇在开始大快朵颐享受丰盛的晚餐了。

“好像我们的打猎工作，已经完成了吧？这么大条蛇，够我们吃几天了……”肖炘杰看着蛇尸，虽然可惜了那只肥硕的兔子，但是蛇肉，似乎也是一种美味。

丹木从巨蟒的脑袋中费力地抽出短刀，估量了一下说道：“这条巨蟒恐怕快有两百多斤重，如果全部拖回去的话，的确够咱们吃上几天了，可是，是你拿还是我拿？”

肖炘杰本来想说当然是两人一起拖走，可是看看巨蟒那庞大的体型，和接近两百斤的重量，立刻知道能带走一半，就很不错了。

“这里不像山谷外感觉是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而是充满了各种危险，血腥味可能会引来其他野兽甚至是我们没见过的怪物，所以，如果你还能动的话，最好动作快点！”丹木一边说道，一边用短刀麻利挑出蛇胆，抽取蛇筋，又扒下蛇皮，然后挑选最好最细嫩的蛇肉，割下了一段七八斤的，一段十来斤的。

等肖炘杰终于休息够了，表示可以回去后，他把稍小的一块扔给肖炘杰，自己抱着那块大的。

刚走了几步，肖炘杰看着那条被扒皮抽筋的巨蟒，突然看到长大的嘴里两颗亮晶晶的牙齿，心中一动，心想这么大的蛇牙，倒是罕见，蟒蛇一般都无毒，取下来当成战利品把玩，将来在朋友间也有了吹嘘的资本。

他向丹木借了短刀，然后费力地将两枚七八厘米长的巨大蛇牙撬下，又割下头部的一小块蛇皮包起来，然后放进上衣的口袋。

丹木有些好笑地看着这一切，蛇胆蟒筋都是好东西，可从来没有听说这蛇牙还有什么用的。他接过短刀后摇头笑了笑，然后抱着那块大的蛇肉在前面开路

尽快身上疲累得要命，但因为担心这里还有什么危险，两人都不敢耽搁，抱着蛇肉朝沈教授他们所在的洞穴走去。

路过溪流时，两人洗了把脸，然后将蛇肉清洗干净，朝洞穴走去。

其余四个人看着这两块巨大的蛇肉，不由得面面相觑，虽然说是出去打猎，但是带回这么大两块蛇肉还是足够震撼的。他们无法想象，到底要多大的蛇，才能提供这么大块的肉，因此心中佩服的同时，也不禁为两人担心。

肖炘杰第一次猎杀这种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杀戮机器，本就有些激动。禁不住众人的热切眼神，开始眉飞色舞地讲述当时的情形，说到道惊险处时，所有人都一片惊呼，连萨迦德那个老狐狸也不例外。尤其是柳衡，不知是因为女人天生怕蛇的缘故，还是出于关心，看着这两段蛇肉，总感觉有些心里发毛。

好在肖炘杰和丹木出去的这段时间，其余人趁着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已经去拣了不少干燥的柴火，还升起一个小小的火堆。

丹木将蛇肉分成小块，然后串在树枝上，开始再次展示自己的烧烤绝技，而一身疲态的肖炘杰这次却找了到偷懒的借口，懒散地躺在一旁，什么也不想干了。

烤蛇的香味很快勾起了众人腹中的馋虫，尽管没有加任何调料，可是那股完全是自然的细嫩蛇肉，却别有一番风味。

香味飘出很远，正当众人吃得津津有味时，丹木却警觉地听见，四周似乎有许多不知名的生物，正在接近，听脚步声，那至少是体重

接近五十公斤的大型动物。

他脸色一变，扔下一串正在烤的蛇肉，低喝道：“有什么动物过来了，戒备！”

柳衡和萨迦德都第一时间抽出了手枪，疲倦到了极点的肖炘杰也不敢怠慢，拿出手枪，有些紧张地看着洞口。

丹木慢慢取出短刀，很显然，没有枪支的他，只要一刀在手，威力并不比拿枪的其余三人更差。

但是靠近的脚步声，却突地停住了，然后外面传来一阵吆喝声，其间还夹杂着诸如“咯即戈基”之类不知道语意的呼喊。

丹木脸色一变，戈基人！

他猛地朝外冲去，接着渐渐暗淡下来的天光，发现不少于二十个戈基人，或是手举骨棒，或是手拿石矛，也有的双手空空，但无一例外地，它们都用贪婪的目光，盯着空穴门口火堆上正烤着的蛇肉！

是烤蛇肉的香气把它们引来的！丹木微微后悔，早知道如此，那还不如去摘点果子勉强果腹，面对戈基人这种贪婪凶猛的生物，又是一大群的行动，这远比前天晚上面对纵目猿要危险得多！

“这里怎么会有戈基人？它们是怎么通过那条友食人蚁存在的山谷的？”柳衡看着二十多个已经跃跃欲试想要扑过来的野人一般的生物，显得有些惊慌，在她看来，这些戈基人很有可能是前来为同伴报仇的，而她自己，却无疑就是戈基人报复的对象。

她看了肖炘杰一眼，突然感觉到有点荒唐。以前，她曾是警队里人人敬畏的女分队长，尽管有不少下属的警员对她倾慕，但是面对她冷冰冰的脸且在工作上无比拼命的劲头，却愣是没有哪个敢找死去主动追求。可是到了这个地方，连一向自认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自己，

却总是时不时地流露出一丝小儿女情态，是因为那股力量的影响，还是因为自己追捕的这个“逃犯”？抑或，两者都兼而有之？

柳衡闭上眼，深深地呼吸了几下，然后睁眼，脸上恢复了以往的冷漠，再看向那些长相凶恶的戈基人时，也就少了几分害怕，多了些坚毅。

她曾是这上届新警员大比武中，以全省第三的优异成绩而进入刑警队的，那些小女人般的担心害怕，原本就不是她身上应该有的东西！

或许这些天一直面对未知的事物，已经让她在惊恐中蜕变到普通女人的状态，可是当真正的危险到来时，那种曾经在刑侦道路上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却又回来了！

“据我们羌族的老人相传，戈基人都是住在山洞里面。这三座大雪山我们一座也没有征服过，它们一定是住在半山腰，若是从山腰上绕过来，也说得过去！”丹木盯着那些戈基人，眼中的杀意尽显。

“这些野人一般的生物，如果能带一两只回到文明世界中去，怕是在科学史上都是重大的发现吧？”萨迦德看着那些似乎介于猿和人之间，同时又有着自己独特长相的矮小而强健的戈基人，不由得喃喃地说道。

也是，这种样子的打扮如果出现在文明世界，尤其是神龙架这样的地方，恐怕野人之谜，也就迎刃而解了。

可惜这些戈基人却不是什么野人，而是在几千年前就和羌人的祖先战斗过的魔兵。

“说它们是野人，其实也蛮有道理，从生理特征看，这些生物，应该是介于晚期猿人和早期智人之间，可以说很可能是那个过渡时代的遗留生物，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本应该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年

前才存在的生物，为什么会一直生活都现在也没有进化为智人或者人类！”沈万年看着那些已经开始低吼着慢慢弯着腰围过来的戈基人，脸上的疑惑远多过害怕。

“这么说，它们也算是人？”肖炘杰的脸色有些古怪，怎么说他和柳衡一起也害死过一个戈基人，对于杀一只珍稀怪物，和杀一个人，他还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心理反应。

前者可以说是为了保命而不得已而为之，后者却可以给人深深的负罪感。

他看了看柳衡，却只从这个美女警察脸上看到了这几天都没有见过的镇定和冷漠，与他最初在送仙桥市场时看到的柳衡，十分相像。

那个精明干练的女警官又回来了！他神色一凛，也就马上想开了。

这个时候，还管他是人还是兽，首先保住自己和同伴的性命，才是最要紧的！

“勉强算是原始人的一种吧？不过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人类，还是有着区别，我们和他们，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种族。人类从早期猿人、晚期猿人一直进化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并最终形成现代人类，可是这种被称为戈基人的生物，却在晚期猿人和智人之间的过度上就被卡住了，这种进化上的劣势，能持续到几千年前已经是奇迹，就算它们当初不在和羌人的战争中失败，也迟早会被其他民族所打败灭亡！至于对它们的定性，我这个搞考古的也说不上来，大概要请教古生物学家或古人类学家才行！”沈万年回答道。

他的话音刚落，那些戈基人已经按捺不住心中对于食物的贪念，开始逼近洞口，一直到在离洞口二十多米的地方，才停了下来。

其中一个个子在戈基人中明显高到一点的戈基人突然走出队伍，

朝前走了几步，嘴里嗬嗬地叫着，气势汹汹地挥舞着手中粗大的兽骨棒子，手舞足蹈了一番。

沈万年惊讶地看着这一切，然后低声道：“从肢体语言看，他在向我们挑战！”

丹木冷笑一声，握紧了手中的短刀，然后走出队伍。

他的个子并不算高，最多也就一米六五的样子，可是在这个戈基人面前，却足足高了大半个头。

只是，这个戈基人的强壮程度，却是和它的身高不成比例，如果按照比例放大的话，它的体型几乎能和健美运动员媲美。

这明显是这一队戈基人的首领，它用鼓出的双眼，轻蔑地看着丹木，然后怒吼一声，挥舞着手中的兽骨砸了下来。

丹木身子一晃，闪开这势大力沉的一击，然后绕到它的身后，手中的短刀毫不客气地朝后撩起，在那个戈基人首领后腰撩开一刀十多厘米长的口子。戈基人首领怒吼一声，飞快地转身，手中的兽骨朝丹木狠命地砸去，带起的风声，居然连地面的落叶也激得微微飘散，可见其力量之大，和古代军中的猛将也不逞多让。

可是丹木出身就是国外黑帮中刻意培养的杀手，后来又参加过雇佣军，打过地下黑拳，战斗经验之丰富，可以说连国内长风、利剑这样的顶尖特种兵也不一定比得上，这个戈基人首领只是一味地凶猛绝伦，比起技击的技巧来，却是差了丹木太多，丹木让开那一击后，挥刀下劈，削断了一小截兽骨，随后刀身顺着兽骨朝上滑过，戈基人急忙松手，可短刀还是在它左臂留下一道口子。

戈基人首领捡起兽骨朝后跳开两步，开始发出一长串的怒吼，丹木冷冷地看着它，发现对方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手中的短刀，顿时明白它是在表示两者之间的对决，武器上很不公平。

丹木看了周围虎视眈眈看着众人的二十多个戈基人，心中微动，知道只要能打得这个戈基人首领心服口服，或许这次的危机就解除了。

他将短刀抛给肖炘杰，然后活动了下手脚，竟然赤手空拳地扑向戈基人首领！

在众人不解的惊呼声中，那个戈基人居然也似乎懂得一点勇士间的战斗精神，也抛下手中的兽骨，然后挥舞着粗如人腿的健壮手臂和带着长长指甲的利爪，扑了过去。

它的动作极为敏捷，弹跳力也相当好，只是纵身朝上跳起，居然有两米多，就算是最好的世界跳高冠军，原地起跳也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

丹木面对自上而下扑过来的戈基人首领，屏息静气，然后在它的利爪快要抓到自己时，双手猛地探出，后发先至，抓住对方的手腕，就在戈基人首领的身体在重力作用下开始自然下落的时候，丹木的右脚猛地朝上踢出，正中它的胸膛，可是它是双爪还在丹木手中，这一脚瞪在胸膛上，巨大的力道并没有让它被踢飞，而是咯吱一声，手腕被扯得脱臼，胸口的肋骨，也不知道断了几根。

丹木大喝一声，收回踢出的右腿后，身子猛地在原地旋转，两圈过后。然后朝着戈基人群的方向突然放手，那个戈基人首领立刻摔了出去，砸在戈基人群中，一时间惊呼声四起，其余的戈基人朝着丹木呲牙咧嘴地怒吼，却没有一个敢再次上前。

这样短暂而暴烈的交手，也让其他人有些目瞪口呆，谁也不曾料想，就算是赤手空拳，丹木也能这么轻易地战胜一名一看就很不好惹的头领级的戈基人。如果换了其他人，就算是拿着刀剑一类冷兵器而不是现代枪支，恐怕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丹木冷冷地注视这那群戈基人，突然开始用一种苍凉的调子唱起一首雄浑有力的羌歌来，那些戈基人先是露出疑惑，然后眼中竟然显出一丝惊恐之色，最后抬起已经昏迷过去的首领，一阵风似的哇哇叫着逃走了！

第三十章 出去的希望

“这么简单，就赢了？”肖炘杰看着逃走的戈基人，对着威风凛凛的丹木发自内心的崇拜着。真是牛人啊，居然一个人就吓走了一群戈基魔兵，这放在古代，怎么也是阵前取上将首级的大将了吧。

“哪有这么简单，它们发现了我们的住所，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丹木走过来，接过他手中的短刀，插回皮质的刀鞘中说道。

“不错，这次只来了二十多，就算它们不被吓走，我们还可以靠剩下的子弹应付，可是，如果下次来四十个，八十个，乃至二百个甚至更多呢？”柳衡开始慢慢恢复了警花本色，冷静地分析道。

“那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沈万年犹豫着说道，老教授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还是有点心悸。

“往哪里换？来的路上我们都看过了，基本没有什么合适的山洞，朝前就是最后一个山谷，还有食人蚁把守，在网左边的密林地带走，我们根本没有深入就遇到巨蟒一类的生物，更里面还不知道有什么可怕的猛兽！”肖炘杰叹了一口气，说道。

“戈基人是一个善于记仇的种族，它们绝对不会这么容易放过我们，不过，同样的，它们也是一个善于记住对手的可怕的胆小种族，如果一旦确定无法战胜对手，就会不战而退了。”丹木淡淡地道。

“你这话是说，只要把它们打怕了，下次它们就不敢前来了？”肖炘杰眼睛一亮。

“算是吧，但前提是，我们能熬过下一拨袭击！并且在下一波袭

击中，让它们真正感受到恐惧！”

“你刚才唱的羌歌是什么？为什么它们一听你唱歌，就放弃了报复，马上跑了？”萨迦德好奇地问道。

“那是羌族的战歌，当年我们的先祖在和戈基人作战时，都会唱起这首战歌！其实我当时也是在赌，赌这些戈基人就是当年和我们的先祖作战的那些魔兵的后裔，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现实世界消失的戈基人，居然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难道说几千年前的战争，对于它们竟然影响如此大？过了这么久，居然也记得祖先死敌人的战歌是什么调子？还是说集体无意识这种学说对于戈基人也同样适用？祖先被羌人打怕了，乃至他们的遗传密码中都还记得当年战争的时候羌人所唱的战歌？我曾经看过一些玄幻小说，里面有一种套路，就是神魔作战时，战败的一方如果不被灭绝，那么很可能被封印在一个地方永世不许出去。难道说，它们真的是因为被天神封印在这三座大雪山之间，而那些远古的记忆才不致于被磨灭？”

“白痴！”不等丹木回答，苏从云已经冷冷地低声骂道。

肖炘杰没有管他，而是继续盯着丹木，希望他给一个回答。

“这样对比，虽然听起来是不可思议了点，不过还真的有这种可能。因为按照羌戈大战的记载看，当年天神用三颗白石化成三座大雪山，阻挡了三股戈基魔兵的主力，这才让我们羌人有了反击并最终战胜它们的可能。如果这三座雪山就是当初阻挡戈基魔兵的白石子所化，那么这些戈基人，恐怕真的有可能是被大雪山封印在此地的！”

“无稽之谈！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所谓的天神，也是应该真的存在了？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特殊空间，毕竟这用平行世界的理论解释得过去。可是那什么天神，也未免太夸张了

吧？”苏从云的语气十分的不屑。

“在羌人的心目中，天神是肯定存在的，就像是佛教徒心中的佛祖，基督教徒心中的上帝。可不管是天神还是上帝，或许他们会在天上冷冷地看着世间的一切，而不直接插手人间的纷争！只是，我们的先民可能会把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比如说这个空间的存在或者这三座突兀的大山，当成是天神赐福的神迹，我想这种传说各个民族都有，没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丹木重新在火堆前坐下，往里面添了几根干树枝，然后拿起一块串在树枝上的蛇肉，放入火焰上方慢慢地烤着。

其他人一边警惕地看着洞口外，一边也回到火堆前。现在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温度的下降，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彻骨的冷，就是刚才离开火堆在洞口外站了那么一小会，此时也纷纷在火堆前烤着有些麻木的双手。

“好饿，先不管这么多，吃了再说，不然要是再来一群戈基人捣乱，我们还没吃呢，就被它们给抢去了！”沈万年乐呵呵地说道，似乎想缓解一下自己的弟子和丹木、肖炘杰之间僵硬的气氛。他心里其实也明白得很，自己的这个弟子家世不错，又极端聪明，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所在，因此难免有些心高气傲。可是，在这个地方，他却一直没有能一展所长的地方，所有的风头，都似乎被肖炘杰和丹木这两个年轻人抢去。

这样的风头，对于他这样的老头子来说不过是呵呵一笑，最多感叹两句现在的年轻人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类的，绝对不会产生嫉妒之类的情绪。可是，对于处处落入下风的苏从云来说，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在一个短时间内形成的小团体里，居然有两个年轻人，分别在文武两个方面远胜过他。

即便是在昨天夜里，苏从云也度过了幻象考验，可是他心底的某

些负面情绪的种子，也在那次考验后，像是遇到了催化剂似的开始生根发芽。心境的变化，也随着越来越多的考验开始出现分化。这和柳衡在经历了这许多，反而从最开始进入这个世界后的柔弱，变回从前的坚毅恰恰相反。

不知道是沈万年教授的话起了作用，还是大家真的饿，都拿起已经烤好的蛇肉吃了起来。没有想到那条巨蟒虽然体型巨大，但是味道十分细嫩鲜美，就算没有油盐，六个人依然吃得津津有味。只是苏从云开始始似乎有些犹豫，毕竟这些蛇肉是肖炘杰和丹木带回来的，而他先前对两人的态度总显得不咸不淡甚至有些恶劣，此时却厚着脸皮吃他们带回来的东些，这样的举动未免有些尴尬。

还是沈万年最了解自己的弟子到底是怎么想的，不客气将一块烤好的蛇肉硬塞到他手里，苏从云讪讪地笑着，最后闷声啃起来，不再多言。

“刚才那些戈基人，算是今天晚上的考验么？”等吃饱喝足，萨迦德满足地摸着自己的啤酒肚，问道。这里就他一个外国人，虽然他精通汉学，可是对于古羌的一些隐秘传说，却知道得并不多。

“希望是吧。不过所谓的考验，也是我们推测出的，到底是否存在，却是两说。或许，我们每天遇到的一切危险，原本不过是些巧合，只是前段时间神经紧张，总是不由自主地和那股召唤我们前来的神秘力量联系起来。”肖炘杰懒洋洋地说道，现在他也算是看开了，这里危险重重，要从原路的水道返回，又基本不可能，只有一只朝前走了，至于会遇到什么，那不是他们这几个人能够遇见或阻碍的，也只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一步看一步了。

“你倒是会首尾两端，说是考验的是你，说不是的也是你！”柳衡白了他一眼，说道。

“没事没事，大家讨论一下嘛。我倒是觉得，这段时间大家的神

经都绷得太紧，这可对我们接下的行程十分不利，现在我们应该先统一一下意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或者说目的，究竟是什么，是想揭开谜底，还是仅仅是从这个地方出去？或者说是为了能找回西玛？”

其余五个人对视了一眼，然后丹木说道：“想出去这应该是每一个人的愿望，可是在出去之前，我还是想知道圣山的尽头，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只想知道那件连环死亡案件的真相，是否与这个地方相关。”柳衡板着脸说道。

“老头子我也活了一大把年纪了，这一辈子倒有大半的时间是在研究古蜀文明上，如果这里能给我多年的研究找到佐证或者提出新的方向，那自然最好不过，就算是多呆上一段日子，我也没有关系。”沈万年的语气中透着坚毅。

萨迦德看看四周，然后叹了口气说道：“如果我说我想捞几件文物走，你们大概会合起来杀了我吧？那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西玛后安全离开……”

“我和老师一起。”苏从云的话十分简洁。

“看来大家的意见，似乎都不想马上出去呢……”

“怎么，你想到出去的方法了？”柳衡眼睛一亮。

“算是吧，但同样只是推测，可能完全是相反的结果。”

“小肖，你真的想到了？”沈万年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这个地方透露出的诡秘似乎无处不在，要想出去谈何容易，老实说，就算是到了圣山尽头，最后到底要怎么出去，却是谁也没有把握。

“哪有那么快，不过，我倒是想到一点西玛失踪的线索，如果这

天线索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出去的希望，也就稍微大了一点。”

“什么线索？是西玛失踪前留在那个九宫戏棋盘上的符号么？”柳衡问道，当时就他们三个人在场，对于这个她几乎完全看不懂的棋局，自然印象深刻。

“是的，当时我就仔细推敲过那些凌乱的棋局和留下的符号，不过没有什么线索，但是现在，我却突然想到一点。”

众人听他突然提到西玛，都是精神一振，然后开始回想西玛留在棋盘上的符号是什么样子。那是一个和巴蜀图语中的第四个符号很像的符号，因为在场的六人中，眉骨上分别有其余的一个细小符号如同擦不掉的纹身一样出现，所以对那个缺失的，很可能是西玛眉骨上的符号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七个如同谜语一般的符号中的第四个，按照原本的解释，很可能是‘崇拜眼睛的部落’……”沈万年回想了一下，说道，说道最后几个字时，他眼睛一亮，道：“你是说，戈基人？”

众人都回过神来，戈基人，不正是双目鼓出，有着纵目现象么？先前大家曾猜测西玛可能是被纵目猿所抓走，可是后来想到，纵目猿肯定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可以无声无息地带走一个大活人。而戈基人就不同了，这种生物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可是也介于晚期猿人和早期智人之间，完全可以说是半个人，智慧比起人类来或许远远不如，可和一般的猿猴比起来，却还是要高上数倍。

“说到戈基人，我倒是有一个疑问。戈基人、纵目猿都是纵目，也就是说，它们或许在数万年前有着某种程度的淡薄亲缘关系，但是，为什么在古蜀文明中，居然会流行纵目崇拜？甚至连古蜀王朝的开国帝王蚕丛，都是纵目的？难道说，身为氐羌后裔的古蜀人，居然会崇拜他们最大的敌人戈基人么？”萨迦德突然说道，虽然在所有人当中，他算是最关心西玛安危的，可是对于这个疑问，却早在第一次

见到戈基人这种特别的生物时就存在了，现在也终于有机会问了出来。对于古蜀这个神秘的文明，他得到的资料越多，将来在组织中获得的筹码也就越大，甚至有可能进入到最神秘，也是权力最大的长老联席会中去。

“古蜀人的纵目崇拜，本就是三星堆文明中的一个未解的千古之谜。传说虽然说是因为开国帝王蚕丛就是天生纵目，可是根据现代部分考古学家的考证，包括我在内，我们都认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纵目崇拜，实际上不过是古人眼球崇拜的一种，甚至是和古代的龙图腾崇拜相关。中国的众多龙类之中，除了现在普遍意义上的青龙这种常见形态的，在远古时候，龙的形态可以说多种多样：长翅膀的应龙，有角的螭龙，无角虬龙，无爪的蛟龙，以及人面蛇身的烛龙。而古蜀文明对龙的崇拜，就是之前我们提过的烛龙崇拜。龙向来是天子的化身，烛龙纵目，所以在传说中，崇拜烛龙的蚕丛部落，将其首领塑造为纵目的形象，也就说得过去。至于戈基人，它们是眼球鼓出不错，可是双眼鼓出的人类，在现代社会依然会有很少的一些，但是他们眼睛鼓出的幅度，和真正的纵目比却还是有所不同。再说，从文化渊源上来讲，氐羌是最可能开创古蜀王朝的，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是古彝族，但是很少有考古学者会认为蚕丛会是戈基人的后裔。毕竟，仅仅从一个双目同样突出的相同特征，就推论出原本文化就处于极端落后状态的戈基人会是古蜀文明的开创者，这未免太过儿戏了一点……厄，不好意思，好像扯得太远了，小肖，你接着说那个符号，究竟和戈基人有什么关系？”沈教授一口气说完，然后拿过旁边竹筒中的清水连着喝了好几口，润了一下有些干渴的嘴唇。

“也不算扯远吧。沈教授你提到了眼球崇拜，要知道这在古代并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单独存在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有这种崇拜习俗的民族或部落，并不在少数。我们说戈基人和当年的古羌人是世仇，但仇人之间，却并不一定就没有一样的习俗，所以我觉得，戈基人很可能和当时具备眼球崇拜的蚕丛部落一样，都对眼球这

种独特的器官，有着一定的信仰。西玛留下了那个符号，我们可以确定是她眉骨上的符文，可是她为什么要在九宫戏的棋盘上留下那个符号呢？仅仅是因为要提醒我们，她身上出现了异变么？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我们都知道西玛是密码学专家，当时的情况一定很危急，她可能是被迫必须马上离开，但因为某种原因，又不能直接留下自己离开的原因以及去向，因此就只能用密码的形式告诉我们答案。当然，这种形式很隐晦，如果不是遇到戈基人，可能还要很长时间我们才能猜出来。”肖炘杰一边说着，一边拿过丹木的段单，重新在地面上画下纵横各十五道的棋盘。

画完了，他又模拟当初的样子，在玄武、青龙两个位置分别放上不同颜色的石头，因为一时间找不到黑白两色的石头，于是就折了几节树枝用以代表黑石，和其余的石头代表白石。一切都摆放好了，他在棋盘中央位置画上了一个眼球状的符号，和巴蜀图语中的第四个符号差不多。随后，他找来一块长条状的稍大一点的石头，然后横隔在玄武和青龙的位置之间。

第三十一章 通天之径

复原完这一切，肖炘杰指着棋盘说道：“这是河图中的玄武转青龙布局，中间横隔一道长条石头，这在原来的棋局中，完全就是一盘被外力突然打散的残局，看似随意，可如果我们从它们所代表的意象上，却可以推论出其他的东西来。玄武在河图中属水，但玄武的本体，却是龟蛇相交合相。我们可以把玄武方位上的这一粒石子看作是河图上的白点，而六截树枝，则是黑点。那么唯一的白点在玄武位就代表了龟，而连接的六个黑点就是蛇。在左边的青龙位，为三个内部的白点外加八个外部的黑点，代表了五行为木的青龙。但是这两个图例在我和西玛探讨时，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先有玄武，再根据一定的算法转化为青龙。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将横隔在中间的长条状石头，看做是拦腰斩断这种变化的一把刀，将所有的变化只取一半，比如只取黑点，那就代表了由‘蛇’化‘龙’的一层意思。”

“蛇化龙？这个结果好像对我们走出这个地方，或者找到西玛都没有什么帮助吧？”柳衡疑惑地问道。

“我这只是打个比方，是说这块石头在这里的意思，是将出现在这个残局中的数字，按照一半的原则来选取。我接着往下说吧。在河图的阴阳变化中，玄武的水属性为太阴，青龙的木属性为少阳，同样各取字面意思上的一半，就可以形成太少、太阳和阴少、阴阳四种排列。4这个数字的一半是2，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排列中，应该选择第二个意象，也就是太阳。我们再看棋盘中间的那个像眼球的符号，它不仅仅是西玛眉头出现的符文，同样是七个巴蜀图语中的第四个。当‘四’这个数字在这里有了一定的特定含义，四是阴数，同时在河图中代表了‘金’以及西方的白虎——西玛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有

个‘西’字。而相对于我们几个人，她和萨迦德先生一样，都是从西方国家过来了，因此在金或者白虎这个意象中，4就代表了西玛自己。如果加上这块长条状的石头所代表的摧毁原本固有的局面，以及斩断所有数字的意象，同样可以得到4的半数，数字‘2’。在河图当中，二为火之生数，代表了南方朱雀。当然，朱雀只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不一定存在，可结合前面得到的‘太阳’这个意象，以及在三星堆文化中比较著名的太阳神鸟这个崇拜对象，也就是说，朱雀即太阳神鸟。西玛所用表达的，是抓走她的，是太阳神鸟！”

“哈哈，我还以为你说了半天，真的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没想到全是废话！”苏从云终于忍不住大笑着嘲讽道。

“我想有一点你似乎忘记了，当时在现场，我们都没有找到西玛离开的痕迹，包括脚印，甚至，连我曾受过严格训练的鼻子，除了原地外，也没有在附近闻到西玛留下的气味。这只说明了两种可能，要么她是原地突然消失的，要么是被什么会飞的东西抓走。比起第一种可能来，我更愿意相信第二种！”

“好吧，就算真的有什么会飞的东西，难道就是太阳神鸟么？那种传说中的神兽怎么可能存在？”

“就像老祖宗把蛇以及其他几种动物的形象组合在一起形成了龙，自然也会把各种猛禽的特征组合在一起成为朱雀。作为一个考古学者，你似乎忘记了朱雀在远古时代，还有个特定的称谓：玄鸟。而玄鸟是远古时代少昊族人的图腾，和龙图腾一样，在至少八千年前，就已经受到原始人类的崇拜！如果说几千年前的戈基人能够生存在这个小世界里，那么，当年少昊族人所崇拜的玄鸟的原型，某种大型的猛禽，为什么不能生活在这个空间？更何况‘鸟’字的原型，就是一只巨大的眼睛下面延伸出身体，同时这个字的变形就是古蜀的‘蜀’字，也而蜀字的由来，则是‘蚕’。因此从字面的分析看，崇拜玄鸟的部落，和崇拜蚕，崇拜眼球的部落应该是同一个，就算不是，也应该是

有着相通的信仰。要知道在部落时代，大多数部落的信仰都不是唯一的，而是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图腾观念，也就是说，抓走西玛的就算不是太阳神鸟，也可能是信奉太阳神鸟的部族。”肖炘杰感觉自己越来越无法忍受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冷冷地说道。

于此同时，他脑子中也闪过了在梦境中所看到的，那三个大土堆上接受无数原始人类膜拜的三个怪兽之一，最左边那只和凤凰有几分神似的巨大猛禽，那只似乎身上的艳丽羽毛如同火焰的猛禽，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鸟么？

“不管是玄鸟也好，太阳神鸟也好，朱雀也罢，就算是她被这些神兽中的哪个抓走了，那你知道那只能悄无声息抓走一个人的大鸟到底跑哪里去了么？一个毫无逻辑的推论，居然也好意思说是找到了线索。”苏从云再次不服气地说道。

“从云！”沈万年终于有些看不过去了，瞪了苏从云一眼，低喝道：“西玛被抓走的时候，怎么可能知道自己会被抓去哪里？能留下一点线索，已经很不错了！”

苏从云看了老师一眼，嘟哝了两句，却不再说话。

“沈教授，太阳神鸟歇息的地方，是什么？”

“当然是西桑……嗯，我懂了，你的意思是，在古蜀的青铜神树中，太阳神鸟是歇息在神树上的，而之前我们把这三座大雪山分别看成是神树的一层，也就是说，太阳神鸟，或者说是像是太阳神鸟的某种猛禽，是歇息在其中一座山峰上？”

“不止是如此，刚才我也说过找到一点出去的线索，这同样和圣山崇拜有关。之前我们都认为，这三座大雪山是羌族传说中，天神为了替羌人阻挡戈基魔兵，而用三粒白石所化，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羌族传说中的圣山。但我却突然想起，在汉族以及古蜀的传说当中，也有

一座圣山！”

“汉族的圣山？昆仑？”沈万年马上反应过来。

“是的，昆仑！沈教授，你是否记得学术界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西昆仑，根本不是今天的昆仑山，而是岷山的主峰！”

“不错，学术界一直有这种说法，远古时期的昆仑，和今天新疆的昆仑山根本就是两回事。那应该是指岷山，确切地说，有可能是指岷山在茂县境内的主峰九顶山。当然，现在已经证实九顶山并不算岷山的主峰，可是在古人，尤其是古蜀人心中，此观念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最开始这种叫法仅仅限于古蜀国内部，后来圣山‘昆仑’这个概念传入中原，并传说昆仑山住的西王母有长生不老之术，才有了后来的周成王在梦中西去昆仑求不死药的传说。在古蜀的传说当中，茂县的九顶山山顶即‘天庭’，是‘上帝之下都’，因昆仑山分‘三成（层）’故又称‘成山’”，成山之顶为上帝的下都——也就是‘成都’，所以最早记载‘成都’名称的《山海经》中写道：‘有山名曰成都，载天’。古蜀圣山九顶山‘成都’，就是载天（即天庭）的圣山‘昆仑山’。而今天的四川省会成都，不过是古蜀文明从岷山地区进入成都平原后，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沿袭圣山原来的名字所取。当然，另一种说法，成都的来历是‘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个典故，至于到底是哪一种，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只是支持后一种‘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这种说法的，占了绝大多数！”

“这就是了，刚才沈教授你提到了蜀人以及汉人心中的圣山昆仑，也是分为三层，这和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分成三层的形象符合。可以说不管是当初的蜀人，还是今天的汉族和羌族甚至是彝族，在远古时期，应该是分别沿袭自两个亲如兄弟的原始部落，那就是太昊和少昊。那么，如果我们依然将这三座大雪山看做是青铜神树的话，最后一座山的山顶，就是神树的树尖，同样也是太阳神鸟栖息的地方，而

即便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讲，大型的猛禽，也喜欢把窝安置在高山山顶，不出意外的话，我们要寻找的太阳神鸟，以及西玛，很可能就是在山顶。甚至，就连我们一直头疼的出路，也可能通过最后一座山的山顶找到。我记得燕大叔在教我《河图洛书》的时候，曾反复念叨过这样一句话：‘岷山之精，上应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岷山的顶峰九顶山，是天神出入凡间的地方。而我们之前翻译出来的那段话，第六句是‘找到前往巨大城市的通天之径’，通天之径，也就是在最后一座山的山顶，那里是连接天界和凡间的地方——但是，我们最初身处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凡间’，而这个地方，明显并不是什么天界。按照这样的意义推算，第三座山的山顶的某个位置，实际上就算连接凡间、天界以及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中转点！”

“就算如你所说，那些典籍和神话传说中，通往天界的中转点，应该是茂县境内的九顶山才对，和这个地方，怕是八竿子也打不着！”柳衡皱眉道。

“这就涉及到我先前说的出口的问题。如果我们一旦登山这座山的山顶，那么通过山顶的某个位置前去现实世界，那么你认为我们会是在什么地方？是从五千米高空的位置突然掉下，还是在某个河道里突然出现？都不是，那只应该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位置，如果不出所料的话，那个位置很可能是茂县的九顶山山顶！”

“这样说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最初被发现双目凸出面带微笑的离奇死亡案件，就是在茂县……”柳衡点头道。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必再沿着山谷底的溪流前往尽头，而是应该直接攀登上最后一座高山？”沈万年沉吟片刻后忧心忡忡地问道。很可能五千米高度的山峰，这期间别说遇到什么怪兽，就算是这恐怖的高度，都已经足以让这个老人心生畏惧，何况，目前所有人身上都是单衣，在那么高的大雪山山顶，就算勉强爬上去了，谁能保

证在找到那个连接三界的通道之前，不被冻死饿死？

“山谷中的溪流其实依然是有一定的坡度的——如果没有任何坡度的话，溪流的方向又怎么可能一直朝山外延伸？我们这一路走来，已经差不多向上攀登了500-800米的高度。这条小溪的尽头，也许就是最后一座雪山的山腰开始化雪的位置！这里全是悬崖峭壁，恐怕就是擅长攀爬的戈基人，也难以直接上去吧？即便是我们有心从现在就开始朝山顶走，却也找不到合适的路，因此沿着溪流一直蜿蜒向上，才是最保险的办法。至于到了溪流的尽头后应该怎么走，就到时候再看好了。所以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如何绕过那些食人蚁盘踞的地方继续前进，找到溪流的尽头后，再直接上山，而不是像之前我们判断的那样，目的地就在溪流尽头！”

“如果山顶就是沟通天界和凡间的中转点，那么，召唤我们前来的力量，真的是天神么？”不等其他人发表自己的一件，丹木已经喃喃地问道。

所有人神色都是一凛，他们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是为什么才会来到这个地方的。

“管他是天神还是什么神鸟，先度过目前这一关再说！”萨迦德淡淡地说道。天界、太阳神鸟、通天之径……这些神话传说中的东西，似乎真的有可能以另一种面目存在，不管怎么说，组织中的那些绝密的研究，似乎都找到了佐证。那么剩下的，就是从这里出去后，对出车祸的那片山区，以及茂县的九顶山展开严密的探查。或许那些组织中的大人物，真的能从中找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

“还是老规矩，分组守夜吧，这次我和沈教授一组，萨迦德先生和苏从云一组，肖炘杰，你还是和柳衡一组。这样的分配，是保证了每一组中都至少有一个稍微具备战斗力的人存在。毕竟，不管是食人蚁还是戈基人，一旦被它们围上，就麻烦了。”丹木看看知道有了回

家希望，都是一副兴奋样子的众人说道。

“好吧，每次都是我和柳衡先守夜，这次，也该轮到你们了。”肖炘杰笑道，然后在火堆旁，找了个舒服的位置，下面早就铺了些没参与打猎的人找来的干草，也算勉强是一个可以睡下的简陋的窝了。

闭上眼睛后，四周还有轻言细语的说话声，是沈万年和苏从云，师徒两个好像是为了某件事发生了争论，不过后来沈万年似乎发了脾气，苏从云就不再开口了。

肖炘杰暗中笑了笑，对于苏从云这个明显带了点孩子气的同伴，他往往只能对苏从云的一些冷嘲热讽一笑了之，他知道如果真的要计较的话，才会真正激怒这个还算能吃苦的富家子弟。

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又是迷雾一般的地方。

是梦吗？或许不是，如果是梦的话，不可能每次都这么清晰，而且每次都似乎预示着什么事情快要发生。

又是那个充满了迷雾的奇怪空间，在这里，有数不清的古蜀子民，也有几个既像是怪物，又像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一般的存在，它们高高在上地享受着那些古蜀子民的供奉和献祭，却又用冷漠的目光注视着这些虔诚的子民，甚至可能毫不客气地一口吞下那些以献身给神为荣的古蜀人类。

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情景，肖炘杰无法想象，这些古蜀先民，为什么会对几个明显不是什么善类的巨型怪兽无限膜拜的。

是因为它们体型巨大，一旦发怒就会造成更多的人类死亡？还是这些怪物掌握着某种能一定程度控制人思维的方法，让这些人类欲罢不能？或者说，它们用最高明的骗术在冒充神祇，然后借神的名，行魔的实？

这次展现在他面前的，是那只像鹰，同时又带着凤凰般艳丽羽毛的巨大鸟类，它身高至少有五六米，站起来甚至超过两层楼，肖炘杰无法想象，它的两条细腿，是如何支撑这么庞大的身体，安然地站立在土堆上的。

那些艳丽的羽毛以火焰般的红色为主，每一次不经意地抖动，都像是它的身上有火焰在燃烧。

这就是朱雀，太阳神鸟的原型么？肖炘杰心中暗暗嘀咕着，如果说这只鸟是朱雀，估计很多人都会相信，至少身为四大神兽之一的南方朱雀，怎么会是吃人的魔禽？

还有，为什么只有我才能到达这个奇异的空间中？然后在醒来后给其他人提示？还是说，这本就是我心中潜藏的梦境，是我的臆想，完全与其他人无关？

肖炘杰不停地在心底追问自己，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答案。

他在这个空间中，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看客，其他古蜀人看不见他，他却能清楚地看见那些祭祀的每一个环节，但没有人会发现他的存在。似乎他站在那里，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隐身人。

只有高台上的三个接受供奉的怪兽，不，或者说神兽，会偶尔地将目光投向他，这只是一个极细微的动作，可肖炘杰知道这个动作中包含这警告语轻蔑，似乎它们早知道自己的到来，却也知道自己绝对无法对它们造成任何威胁。

为什么是我？要我来，是干什么？

肖炘杰不停地在心底反问着，但是没有人回答，似乎那股召唤他们来到三座雪山所在空间的力量，也在这一刻完全切断了和他的联系。他在这个特殊的空间中显得孤立无援，却又有着极端的自由自在。

但是，这是否也是一种幻觉？当我在幻想着自己能找到解开圣山之谜的钥匙时，你们就适时地在我的脑子里为我递上答案，而实际上，这种自由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你们在我心中投下的念头？

肖炘杰能够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在梦中行走，甚至知道越是接近圣山中沟通天界的地方，这种梦境中的真实感觉就越强烈，也许，自己真的与其他几个人有着不同的地方，是它们所选定要去面对某件事物的使者，只是在真正见到它们之前，自己无法去揣摩这三个高高在上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图。

这些被世人所膜拜的神兽，这些吃人的怪兽，一体两面地在梦境中展现着自己的强大与冷漠，以及对这个世间生命的不屑，肖炘杰能够感觉到，它们在看待下面无数祭祀的古蜀先民时，真的如同人类在观看蝼蚁一般。

第三十二章 悬棺岩葬

肖炘杰捏紧了拳头，不管这些怪兽到现在还是否存在，也不管它们这么急于召唤自己以及其他六个同伴来到这个地方到底是为了什么，总之，如果它们的意图是将人重新作为奴役的对象，那么无论什么条件，他都不会答应。

而一旦证明，燕大叔的死真的和它们有关，就算它们曾是高高在上享受万千香火的神兽，他也会为燕大叔讨回一个公道！

那些迷雾一样的东西开始翻腾，然后消失，渐渐地，在迷雾的深处，他能依稀看见一道光亮，那是太阳。像鹰又像是凤凰一般的巨鸟，突然振翅高飞，一直朝着太阳的方向飞去，似乎初升的太阳，对它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它艳丽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红色的光芒，如同燃烧着的流动火焰，它不停地在天空盘旋，仿佛天空是它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那是它的国，容不得其他生物肆虐。

这是古蜀传说中的太阳神鸟的原型吧？肖炘杰眯着眼，看着天空中骄傲飞翔地巨禽，心中默默地念着。

四周有无数的飞禽来朝，黑压压地遮满了天空，就像连阳光也要完全遮挡住。巨大的太阳神鸟带领着它的臣民，发出清越高亢的鸣叫，然后迎着太阳的方向远去，直到只剩下一个细小的黑点。

肖炘杰突然感觉身子在剧烈地摇晃，他一惊，从朦胧的梦境中醒来，睁开眼，却是丹木似笑非笑地盯着自己。

“该我了么？”肖炘杰揉揉眼睛问。

“嗯，你倒是睡得挺香的！”

“这段时间神经绷得太紧，白天又和一条巨蟒激战一番，回来后还进行了大量的推算，如果这样还睡不香，那身子早跨了。”肖炘杰撑起身子，然后站了起来，那边的柳衡也已经醒了。

接过丹木手中的短刀，他的枪法实在无法令人放心，用刀近身搏击，其实比拿着枪支乱射靠谱多了。

又往火堆中添了几根柴火，看着丹木和沈教授睡下，肖炘杰与柳衡一起走到洞口，因为这个山洞比较浅，实际上离休息的众人不过才七八步远，甚至还能隐隐地感受到火堆的热力。

这种枯燥的守夜其实是肖炘杰最不想干的活，可是在经历了第一夜的纵目猿袭击后，之后就没有谁敢大意。何况，这个地方可是有着食人蚁和戈基人的双重威胁，谁也不敢想象，如果大家都睡着了，然后被食人蚁悄无声息地如潮水般涌进山洞，然后第二天早晨，这里就只剩下几堆干净的白骨。

“你今天的变化，似乎有点大。”肖炘杰看着斜靠在山壁上的柳衡，说道。

“人总是要成长的吧。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个小团队里有着这么多男人，在这个团队真正遇到什么不可逆转的危机前，所有的危险都会有你们去抗。但是今天间接杀了那个戈基人，又在二十几个不知道是前来复仇还是被烤蛇味道吸引来的戈基人的包围下，我却终于意识到，我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警察啊，要说保护，也应该是我保护你们这些平民才对，而不是去指望靠着别人的智慧和力量，带领我走出这个地方！”

“这个……算是大女子主义么？”肖炘杰苦笑着问。

“如果你觉得算，那便算吧。总之，我是不希望靠着你们走出

去，而自己却帮不到你们什么忙！”

“但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啊，哪怕临时的也好。虽然我们之间还处处酝酿着分化的因素，身份背景不明的萨迦德和西玛，有着妒忌情绪的苏从云，年老体衰甚至需要人照顾的沈教授……要说真正能对逃出生天起到一点作用的，也就丹木、你、还有我这三个人了吧？可是我们三个当中，就只有你是女人。别那么看着我，我和丹木，其实都算半个大男子主义者，在我们还没有倒下前，是不会看着女人流血的，哪怕你是警察，哪怕论到格斗和枪械，你都远超过我也是一样！但抛开这些个人间身体素质的差异不谈，你、我还有丹木，甚至只是怀有其他心思的萨迦德等，我们现在都是一个不得不紧紧抱在一起临时团队，丹木的个人能力再强，如果离开这个团队，恐怕都没有生还的机会，所以，今后要做的不是谁去承担什么责任，而是在这个团队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最后相互扶持着度过一道道关口，直到出去那一天！”肖炘杰压低了声音，不让洞中的刚刚入睡的沈教授等听见，轻轻地说道。

“嗯，这个团队再怎么松散，但也好过一个人独自穿行在这个未知的世界当中，何况，如果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出去的目标而前行，就算是有其他想法的人，也不得不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吧。”柳衡也刻意地把音调降低。

肖炘杰望着远处深沉的黑暗，还有最后一座差不多四五千米高的大雪山那庞大得见不到山顶的影子，心中轻轻一叹，如果自己在梦境中所看到的都是曾真实存在的景象的话，那么自己这些人被召唤来到底是做什么的？和梦境中的那七个人一样，都是一群可以牺牲的祭品么？

一夜无事，在大概凌晨四点过的时候，肖炘杰唤醒了萨迦德和苏

从云，然后安然入睡。幸运的是，这次，再也没有进入到那个古怪的梦境中去。

第二天，所有人醒来，有些庆幸昨天晚上居然什么事也没有，这多少给了大家意外的惊喜，并且将每天会遭遇一场的考验的推断稍稍打破。当然，如果昨天遭遇食人蚁、巨蟒和戈基人也算是考验的话，这话自然例外。

匆匆在不远处的溪边梳洗了一下，又将竹筒装满了谁，塞上木塞。昨晚烤好的蛇肉，还剩了大半没有吃完，这个时候再在火堆的余烬里稍微烘烤了一下，就是一顿不错的早餐，不过味道比起昨天晚上来，还是差了许多。

丹木一大早就起来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候，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大堆药草，他在余烬中细细的烘焙直到干透，面对肖炘杰的催促，只是淡淡地说现在做好主准备，比到时候盲目地逃命要好得多。

估算着时间，差不多快十点的样子，丹木才将所有草药烘焙完毕，然后他按照一定的比例将草药混合在撕碎的布料里裹在树枝上，又将早晨时吩咐大家采来的桐油仔经过简单碾压后混在里面增加油性和持续燃烧性，这样的简陋火把一共做了二十多个，才把那些草药消耗完毕。

看着做好的二十多个火把，肖炘杰终于问道：“这些东西，是为了驱除食人蚁？”

“对，不过到底有多大的效果，我不敢保证。我只知道这些草药混合起来，对于普通的蚂蚁倒是有奇效，但是如果真的是如你所说，是长度有一厘米左右的大型食人蚁，还真不好说。不过延缓一点它们的进攻，应该还是问题不大。”

每个人拿了几个火把，最后才发现打火机的数量不够，还能够用

的不过是沈教授身上的和萨迦德身上各有一个。

最后，不得不将剩余的桐油仔一起包成三个大的火把，点燃后两人一组拿着开始准备进入山谷。大白天的却点着火把，这样的情形看上去说不出的滑稽，可是一旦想着要面对数不清的食人蚁，却是谁也没有笑得出来的心情。

那样的场景，就是想想也觉得渗人，比起什么猛兽来都来得可怕！

走到最后一座山谷的入口，看着幽静得不像话的山谷，想起肖炘杰和柳衡转述的关于里面食人蚁的描述，却是谁也没有勇气继续主动前行。最后，丹木和肖炘杰带头，才算面前挪动着脚步，但一路上还是风声鹤唳，生怕哪里突然冲出来一团由蚂蚁大军组成的黑雾。

在进入山谷后约五百米，在一面又不少藤蔓滋生的山崖边，众人看到一堆触目惊心地骸骨。这具骸骨很像一个人，只比人体型稍小，另外眉骨的部位，高高向上鼓起，牙槽也比常人更加突出，锋利的牙齿一看就不似善类。

这应该就是被柳衡用枪射伤后掉下来，吸引了食人蚁大军的那个戈基人了。柳衡只是远远地看着那具洁白得没有一丝杂质的骸骨，心中微微一动，但随即就恢复了平静。

这个鬼地方，如果自己还是抱着那种不必要的心软，那么不仅自己无法走出去，还会拖累这个小团体中的其他人吧？

六个人都默不作神地路过那具骸骨，心中对于食人蚁那恐怖而高效的猎杀手段深深震撼着，被一群嗜血的蚂蚁盯上，怎么都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情。

一直朝前走了又两公里，整个山谷中还是一片没有任何生机景象，仿佛这个地方，连飞鸟也不愿意经过。

就在众人提醒吊胆的同时，沈万年偶然地一抬头，却发出意外的惊呼。其余人吓了一跳，萨迦德几乎已经要点燃据丹木说能驱除蚂蚁的火把，却在肖炘杰的拉扯下，生生忍住了。他们往山崖上望去，看见的，却是一个造型古朴的石棺，伸出山崖外悬空放置着。

“悬棺？”肖炘杰盯着那座石棺，问道。

“羌族的墓葬习俗多种多样，从最古老的火葬，到后来的石棺葬，以及战国后期融合中原文化形成的土葬等。但是所有的丧葬习俗中，最神秘的却是悬棺葬，这是羌族人岩葬风俗的实证，在现实世界中，今天的雅安碧峰峡的山民中，仍有不少是羌族人的后裔，所以留有悬棺的遗迹。”

“我的家乡虽然没有悬棺葬，但是听寨子里的老释比们说过，羌族的先民是大禹的支裔，有一部分羌民认为将死者挂在绝壁的悬棺中，可以使肉身悬空，灵魂便能上天入地，获取神力，庇佑子孙。就像藏族人崇尚的天葬一样，岩葬是羌族人对神力的一种崇拜!”丹木也感叹着说道。

“不过悬棺葬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发现，也不仅仅是羌族独有，只是在这里居然能发现悬棺，那岂不是说明，曾经有羌族先民也在此生活过？至少，有羌民是死在这里后被埋葬，也就是说，生活的人不在少数，很可能是一个小部落或小寨子！”

“我记得我们破译出来的那七个符文，关于通天之径的描述，那句话的前半段是‘前往巨大城市’。也许，这里不仅仅是有部落或寨子，甚至可能是有什么城市存在呢！”肖炘杰说道。

“还是不要管这么多了吧？这个地方，安静得可怕，也就是说，这里依然是那群食人蚁的活动范围，还是赶紧离开才最要紧……”苏从云有些紧张地道，他平时也算胆大，可是真要面对食人蚁这样的存在，还是禁不住有些胆怯了。

“不行，我一定要上去看看，这个悬棺，不知道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又是这么奇特的地方，我总觉得，悬棺里或许会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沈万年看了众人一眼，坚定地说。

众人默然，如果是平时，或许还可以陪着老头子胡闹一番，可是在食人蚁还有戈基人都随时可能出现的山谷，却是谁也不敢冒这个险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

但是看沈教授坚决的语气和执著的神情，大家却也知道这个老教授一旦牛脾气上来，不达到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其实越是这种对研究认真的知识分子，一旦认定了某个道理，就越是认真得可怕，他们会为了心中的目标，而全然不顾外部的危险，就算是要付出生命，有时候也会毫不犹豫。这完全是抱着“朝闻道，夕可死矣”的崇高心态，虽然想反驳，但谁都知道哪些理由在范倔的老头子面前显得无比苍白。甚至，他可能会直接一句“你们先走，我搞清楚了再跟上来”之类的话把人给噎住。

丹木苦笑了一声，道：“沈教授，你这身子骨，要怎么上去？”

沈万年一愣，看着差不多六七十米高的悬棺，一时间也犯了难。这里虽然不是绝对的悬崖峭壁，可是如果没有专业的登山设备，要想从下面攀爬上去，无疑上痴人说梦。

“沈教授，还是下次来研究吧？这里的情形，光是我们几个人，加上没有没有专业的工具，怕是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说不定反而破坏了这个悬棺的原始风貌，让珍贵的资料或文物因为我们的贸然行动而消失。若真的那样，就得不偿失了。”萨迦德犹豫了一下，也劝道。

“下次？如果我们一旦出去了，下次还是否有机会前来，这完全得两说！”沈万年眼睛一瞪，开始耍赖。

“算了，要不，我上去看看？”丹木看了看争执的众人，一咬牙说道。

“你怎么上去？”肖炘杰看着坡度至少是80度左右，几乎接近垂直的悬崖，毫不客气地问道。

“你也未免小看我了。”丹木笑道，然后将手上的火把交给苏从云和萨迦德，然后将短刀含在嘴里，看准了一条藤蔓，利索地窜了上去。

藤蔓的长度不过才二十多米，等丹木到了根部，依然离石棺还有近五十米的距离。他一边踩着凸出的岩石块，一边利用长在岩缝里的植物，一点点艰难朝上。

众人在下面看得心惊胆战，沈万年呆呆地看着缓慢朝上攀登的丹木，最后眼中流出浑浊的泪水，朝丹木大吼道：“丹木，你快下来，我不看了，说什么也不看了，我们走，下次再说！”

丹木回过头来，因为嘴里含着短刀，没有办法说话，但他只是摇了摇头，然后继续往上。

柳衡狠狠地瞪了沈万年一眼，这个老头子一旦范起倔来，真是要命。随后，他和肖炘杰还有苏从云、萨迦德一起，开始在四周不停收集干的柴草和树枝，以防等会食人蚁大军万一真的闻到人气赶过来，竖起一道火墙多少还是能抵挡一会儿。

丹木往上攀登的过程没有借助任何工具，因此就额外多了几分紧张和刺激的气氛，甚至下面的人一度不敢往上望，只是不停地收集柴草后马上赶回来。这个过程中只有沈万年一直呆呆地看着悬崖上的丹木，苏从云偶尔路过他身边时会小声劝说几句，但是沈万年都摇摇头，其他人看着他眼中的泪光，心中对这个老头的谴责，终于稍稍淡了一点。他们相信，如果沈万年能够自己攀爬的话，肯定会毫不犹豫

地上去把丹木换回来。

眼看着丹木就要到达悬棺所在的方位，那是一具通体漆黑的石棺，或许之前是其他颜色的石头，可是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不管原来制造石棺的材料是什么石头，这个时候也只剩下黑色这唯一的存在了。在这个位置看去，悬棺实际上只是一个不大烟盒，也是因为沈万年教授常年研究巴蜀和古羌文化，才能敏锐地发现这个肉眼中的小盒子，实际上就是神秘莫测的悬棺葬习俗。

这个时候，丹木踩着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他脚下一滑，竟然下跌了几尺，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他却及时抓住了一颗斜斜生长出来的小树，然后另一只手拿出口中的短刀，然后奋力朝石缝插去，勉强稳定了摇晃的身子。

第三十三章 惊心攀爬

就在众人正为丹木捏了一把汗时，肖炘杰耸耸鼻子，他突然问到一股淡淡的腥味，这种腥味是如此熟悉，他顿时脸色大变，怪叫一声：“不好，它们来了，准备点火！”

所有人的心都是一紧，他们当然明白肖炘杰口中的“它们”到底是指什么，那是给人的感觉甚至远超过纵目猿和戈基人的食人蚁，会在短时间内将人连皮带肉啃得精光，只剩下一堆白骨的恐怖生物！

那是一片黑色的浪潮，蜿蜒着从山谷深处快速推进，淡淡的腥气，让山崖下的所有人都皱起眉头，这些黑色的小生物，每一个都不过才一厘米长短，可是聚拢在一起，却连接成了一条黑色的匹练，比一个普通人小跑的速度还稍快地朝这面流淌过来。似乎在这里，有它们最感兴趣的食物。

“节约那些含有药材的火把，不到关键时刻，不要丢出去！”肖炘杰一边和柳衡、萨迦德一将所有的柴草整理成几个圈子，把己方的几个人围在中间，只在靠着山崖的一面，留下一个出口，然后在出口处，洒下丹木所说的，能够驱除蚂蚁的草药。

那些黑色的潮水，只在柴草对外面稍稍迟疑，就立刻越过那条不高的柴草组成的城墙，然后继续朝里面的食物前行。空气中的土腥气已经浓烈起来，这样的距离，仔细一点的话，甚至能够看见这些蚂蚁有力的双颌在微微开闭，想来一旦落入人的身上，每一次闭合，都会夹起米粒大小的一块血肉吧。

“点火！”肖炘杰低喝道，萨迦德立刻将一个装有祛蚁草药的火把

点燃，然后扔在最远的那全柴草上。

火焰腾地燃烧起来，无数的蚂蚁瞬间被火舌卷入，然后烧成焦炭，这些蚂蚁或许是常年吃肉食的缘故，身体内的油脂成分十分丰富，被火焰卷入后，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而火势也越发地大了。很快，黑色匹练最前面约十分之一的一截，都被火焰所吞噬，而那个点燃的火把上散发出的黄白色的烟，也让附近的蚂蚁一阵慌乱，然后开始后撤。

但是这些嗜血的蚂蚁似乎知道这里有它们最想要的食物，只后退了大概两三米的样子，在感觉不到火焰的热度后就停下了。然后黑色的匹练开始变换着阵型，很快就由原来的长蛇阵变为新月阵，将肖炘杰等五个人团团围拢在山崖下。

沈万年盯着那些食人蚁，脸色灰白，喃喃地道："都怪我，都怪我，如果不是我非要看看上面的悬棺隐藏着什么秘密，大家就不会被困在这里了！如果因为我的这个决定让大家丧命于此，那真是万死也不足惜……"

"这个时候再自责，也没有用了，沈教授，你拿着丹木刚才丢下的火把，看着不对，就立刻点燃丢过去，应该能够支撑一会！"柳衡轻轻地道。

沈万年红着眼点头，接过火把，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道："带回丹木下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先冲出去，我为大家断后……"

"老师，我和你一起！"苏从云看了一眼沈万年，说道。

"胡闹，你还这么年轻，又是因为我才陷入这种困境，谁要你来负责的？"沈万年瞪了他一眼后说道。

"现在还是先不要为谁断后争吵吧，也许，事情没有我们想想的

那么危险？”肖炘杰回过头来说道。

“怎么，你有办法？”柳衡诧异地道。

“也不算是办法，看见那些垂下的藤条了么？如果我们向上攀登，未尝不是一条生路……”

“你我和苏从云或许还能勉强上去，可是沈教授和萨迦德先生怎么办？”柳衡瞪了他一眼，这个想法简直是太不靠谱了。

“我没问题！”萨迦德淡淡地说，虽然他到中年后有些发福，可是这种程度的攀爬，还是难不倒他，毕竟当年他也是组织外围的王牌特工之一。

“你们不必管我！老头子我常年在野外考察，这点坡度，还是不在话下！”沈万年看了看陡峭的悬崖，知道自己不一定能爬上去，可是，既然是自己把大家拖累了，那么就算是最后一个走为所有人抵挡那些食人蚁一阵子，也算是尽了一点心力吧。

这个时候，那些食人蚁突然动了起来，似乎是看出这些柴草的圈子红留出了一个可供人逃生的缺口，竟然开始朝那个缺口聚集。

“这些小东西，竟然像是有智慧似的！”萨迦德有些意外，原本是想留下缺口以便冲下去，但是却没有料到，竟然会被这些食人蚁发现，而成为它们进攻的通道。

“怎么办？现在去添堵那个缺口，已经来不及了！”柳衡脸上的汗水已经出来，不知道是被两米外的第一个火圈炙烤的，还是因为着急。

肖炘杰点燃一个塞有草药的火把，准确地扔在第一个缺口上，然后冲过去，将第二圈和最里面的一圈柴草的缺口堵上。本想从缺口进来的食人蚁像是前面被丢了一颗炸弹，轰地一下就散开了，一直朝后

退了一两米才重新聚拢，焦急地来回爬着，却是没有一只敢从那个缺口中冲过来。

“现在，我们只有孤注一掷，开始准备网上攀爬了！”

话音刚落，悬崖上突然出来微弱的呼喊，肖炘杰忍不住抬头，却看见不过是拳头般大小的丹木，正在朝众人挥手，空气中隐约传来丹木的呼喊，肖炘杰仔细听了一阵，他是在喊“上来，快上来！”

他发现了什么？是通道么？肖炘杰心中一动，丹木所处的位置，离这里太高了，他就算看到下面的火圈，也不一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是猜测那些食人蚁来了吧。可他居然叫大家都上去，可见在悬棺的上方，有什么值得所有人都冒险的东西！

“快上去，丹木肯定是发现了什么！”肖炘杰大吼道。

众人不再迟疑，萨迦德将一只火把插在皮带上，抛下打火机，然后和同样只带了一只火把的柳衡抓住垂在石壁上的藤蔓，开始想行攀登。

肖炘杰看着还在发愣的沈万年，和一旁有些不知所措地劝着老头子的苏从云，不由得大吼道：“你们两个还傻愣着干什么？再不上去，就迟了！”

“从云，你快走！”沈万年喊道。

苏从云看了老师一眼，跺跺脚，终于也有样学样地在皮带上插了一只加料火把后拉着一根藤蔓，开始攀爬。

“小肖，你先走，我为大家断后……”

“断，断你个大头鬼！老家伙，你已经害得大家够惨了，难道还要继续害下去么？说什么废话，还不快上去，是不是要我背着

你？”肖炘杰气得破口大骂，都什么时候了，这个老教授却还想着表现一下个人英雄主义。

这个时候，第一道火圈已经渐渐熄灭下来，那些焦躁的食人蚁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朝前推进，浑然不顾火圈中的余烬还带着高温，后面的踩着同伴的尸体，发出了不菲的代价后，来到第二个柴草圈的位置。肖炘杰看准时机，用萨迦德留下的打火机点燃火把后，准确地抛向那些易燃的柴草。

但是这次造成的杀伤力，却远不如第一次大，这些食人蚁像是都成了精，一见火焰腾起，马上飞一般后退，被烧死的蚂蚁，最多也不过几千字，相比数十万密密麻麻的蚂蚁大军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

而更恐怖的是，食人蚂蚁的触角在一阵对碰后，从蚂蚁大军的主体中分出两条触手般的黑线，竟然朝悬崖跑去，显然是想靠迂回战术来对付这几只瓮中之鳖。在蚂蚁大军的主体位置，更是飞快地隆起一个土堆，那是数不清的蚂蚁正在挖土，试图从地下攻进来。

肖炘杰和沈万年都是脸色灰白，肖炘杰死命地扯了沈万年一把，快速地吼道：“看见了吧，就算你留下，也拖延不了它们，只是更助长了它们的血性而已，快，快朝上爬！”

沈万年不再犹豫，转身扯住了一根藤蔓开始艰难地朝上，而肖炘杰则点燃最后一堆火圈，然后不时地装有草药的火把点燃，朝两边已经开始有食人蚁攀爬的地方砸去，至于那个隆起的土包，更是重点照顾的地方。

蚁群被点燃的草药发出的特殊气味暂时驱散，趁着这个机会肖炘杰也准备开始朝上追赶大家，可是脚边却突然传来一阵奇痒奇痛的酸麻，低头一看，不由吓得魂飞魄散，脚边不远的地面已经隆起一个小土堆，数不清的黑褐色蚂蚁，正从小土堆的的中间冒出来，就像洪水时堤坝发生管涌现象一样，那个小土堆越来越大，冒出黑色洪流的速

度也越来越快。

肖炘杰拼命地跺着脚，不知到踩死了多少蚂蚁，他慌乱地将最后一个火把点燃，然后在脚下绕了一圈，可是那些食人蚁似乎见到食物就在眼前，有好几只竟咬穿了他的鞋子，死死地咬在他的脚上就再也不肯松口。

肖炘杰挣扎之下，上衣口袋中的一件东西突然掉了下来，那些食人蚁见到那件东西，突然像是人见了鬼似的远远躲开，只在一旁爬来爬去，却就是不敢上前，竟然比那些草药的效果还要好上不少。

肖炘杰大奇怪，仔细看时，发现那是用蛇皮包裹住的两枚巨大的牙齿，那是昨天傍晚和丹木打猎时猎杀的那条巨蟒的战利品！

他脑中灵光一闪，一般有蛇的地方，老鼠虫蚁一类的生物都会远远躲开，所以南方一些胆大的少数民族甚至会家养蟒蛇以避虫蚁，这巨蟒对于蚂蚁来说，似乎天生有着克制的成分，尽管巨蟒已经死去十多个小时，可这两枚牙齿和蛇皮上的气息却没有完全消退，那些凶狠的食人蚂蚁，竟然摄于巨蟒的余味，不停的在周围徘徊，却不敢上前。

肖炘杰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个时候一定要更加镇静，可他的行动上却哪敢迟疑，犹豫了一下，捡起地上的蛇牙，可是蛇牙刚刚离开地面不久，那些食人蚁就蠢蠢欲动地想要重新围过来。

肖炘杰灵机一动，将两枚蛇牙尖锐的一端朝下插进自己的鞋子根部，然后不顾脚部的疼痛，也不敢再捡地下另一枚蛇牙，拉着一根藤蔓就开始朝上爬。等他风风火火地朝上爬了七八米时，才发现下方的食人蚁已经密密麻麻地朝山崖上进发。

这时先行往上的柳衡和萨迦德，已经爬到了藤蔓的尽头，正沿着丹木爬过的地方，艰难地向前。这个悬崖极陡，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些

鼓出的石块，以及部分生长在石缝间的植物，肖炘杰完全无法想象一个人要怎么才能爬上这种陡坡，更不用说将一具近千斤重的石棺，悬放在离地面七十米的高度几千年了！

但这个时候却容不得他多想，后面的食人蚁，已经离他不足两米了！

幸运的是，或许是那两枚蛇牙起了作用，下面紧追不舍的食人蚁，在离他还有半米的时候，就停步不前了。

肖炘杰微微送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斜上方，竟然是沈万年教授在不停地喘气，很显然，短短的十米高度，已经耗尽了老人大部分体力，再要勉强他朝上，已经不太可能。

怎么办？就这么放任他不管么？先不说那不是自己的作风，光是他隐隐地感觉到，要想出去或许必须得凑齐七个眉骨上分别具有一个巴蜀图语符号的人，就不敢丢弃其中任何一个。就算是西玛，他也是料定她前往的地方，很可能正是自己等人要去的溪流尽头和山顶“天庭”，才会那么不闻不问漫不经心的。

可是，自己的体质，怎么可能帮到沈万年？就算是丹木，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能够带着一个百斤左右的人在悬崖上攀爬吧？甚至，肖炘杰现在都不敢继续朝上，因为他一旦越过沈万年的位置，下面的蚂蚁大军想必马上就会追上来，将落后的老教授啃噬得干干净净。

正在着急时，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巨大的物体，是那具石棺，可这时谁也顾不得石棺到底是好是坏了，连沈万年也不再愿意为了一个死人，而让更多的活人冒险。

石棺在地面上的撞击发出巨大的声响，甚至有隐隐的细微震动传来，那些还在地面的食人蚁像是突然炸开了锅，竟然一个劲地朝四周

奔逃。只有爬上悬崖的部分食人蚁，依然对目标穷追不舍。

两分钟后，一根绳子从天空中垂下，刚好在肖炘杰身边，看样子绳子已经很有些年头了，但不知是什么材料做成的，他只空出一只手稍稍试了一下，就知道这根绳子万分结实。

他惊喜地抬头，发现离自己近六十米，相当于十层楼的高的峭壁上，丹木正探出半个身子不停招手和比划着，甚至还能听到他在大吼着“抓住绳子，我拉你们上来！”

肖炘杰大喜，离开抓紧了绳子，然后对斜上方的沈万年叫道：“沈教授，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有救了！”

沈万年脸色惨淡地看着下方的黑色蚁潮，摇了摇头，正要说什么，肖炘杰已经迅速朝上攀爬，最后到了大致和沈万年平行，只比他略低二三十厘米的位置。然后，他将丹木垂下的绳子绑在自己腰上，开始摇晃藤蔓，开始做着钟摆的动作。

“你……小肖，你干什么？不要过来，别管我，正要太危险了……”沈万年着急地道。

肖炘杰没有管他，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着靠近沈万年。终于，他荡起的幅度达到了最大，在快要接近沈万年所在的时候，果断地松开一只手，拉住了沈万年抓住的那根藤蔓。

稍稍休息后，他仔细地将绳子在沈万年身上系好，确定不可能掉下后，然后朝丹木挥手示意可以往上拉了。

看着沈万年的身体，一点一点上移，肖炘杰松了口气，也开始朝上攀登，而后面的食人蚁，始终和他的脚底保持着约半米的距离，让他心惊胆战的同时，又感觉万分刺激。

第三十四章 新的符文

很快，绳子再次垂下，这次拉走的，是柳衡，接着是苏从云、萨迦德，最后才是肖炘杰，等轮到肖炘杰时，他已经自己攀爬到了藤蔓的尽头，然后找了个稳妥且刚好容易抓住垂下的绳子的位置休息，而下面的食人蚁，却已经有了一丝躁动，可是发自骨子里对于蛇类的畏惧，却让它们再闻到蛇牙山散发的气息时，不敢过分逼近。

当肖炘杰也快速上升时，这些食人蚁终于开始不停地朝上快速移动，似乎想趁他没有贴近石壁的时候，赶紧绕到前面去。丹木和上面的其他人依稀看着这惊心动魄的追逐，却不敢过分用力，只是不疾不徐地用稳步的速度将肖炘杰拉上来。就在肖炘杰快已经看到丹木等人所呆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山洞时，那些食人蚁已经到了和他腰部平行的石壁上。肖炘杰大急，如果它们继续向上，自己还没什么事，可是这群同伴却已经先行倒霉了。

正要出声提醒，柳衡却探出身子对他做了个安心的手势，然后开口道："快闭上眼睛！"肖炘杰虽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手段，竟然可以阻挡刚才还整得大家焦头烂额的食人蚁，却依然依言闭上眼睛。

然后，他感觉到从上面有粉末状的东西撒下来，尽管上面的人尽量贴着山崖撒下，可是还是有不少飘飞到肖炘杰身上，此时他也明白了，为什么柳衡要他闭眼，如果这个时候他还睁着眼的话，恐怕食人蚁么有驱赶走，他自己就先瞎了。

到了山洞的位置，丹木和柳衡小心地拉着肖炘杰爬进山洞，然后丹木将包裹中的蛇皮取出来，在洞口围了一圈。这条巨蟒实在太长了，即便是整个洞口的边缘都围上了一圈，却也只用了一半。

“好了，就算还有些漏网之蚁，有了这块蛇皮，也能保证它们一时半会过不来。等它们过来时，我们却早已经走远了！”丹木哈哈笑道，然后向肖炘杰问道：“刚才你是怎么阻挡那些蚂蚁的？就是那两枚牙齿么？”肖炘杰从鞋底拔出蛇牙，苦笑着点了点头，实在是幸运，当初不过是想多一份战利品在朋友间吹嘘，没想到居然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奇效。

“知道你想问什么！这绳子，就是当初吊住悬棺的，而我之所以能这么轻易地把你们拉上来，却是全靠了这个绞车！”

这个时候肖炘杰才发现，在洞口，有一个青铜制作的绞车，如同他在农村深井看见的打水用的轱辘，只用用力摇动旁边的把手，绞车自然会将上面的绳子一圈圈绕住，将下面的中午提上来。这个绞车的设计十分精巧，竟然还有一组滑轮用以省力，不要说是一个人，就是几百斤重的石棺，只要有两个成年男人一起动手就能将石棺从山崖下抬上来。

绞车把手的位置下方还有一个可以卡槽，只要用脚将卡槽的位置稍微踢一点，就能将把手固定好，不至于力气不济的时候绞车的轱辘突然反转让重物掉下去，这样的设计就算是一些沿用至今的农村水井也不一定有。

“这东西，怕已经算是文物了吧？”肖炘杰摸了摸那个已经锈迹斑斑但依然牢固的绞车，感叹着说道。

“当然，不仅是文物，简直可以说是国宝级的文物啊！这个绞车的历史至少超过四千年，想想看，四千年前，我们的先祖就能制造出如此精巧的器械，还使用了滑轮组……这样高的工艺水平，就是近代也是罕见……”一旁的沈万年已经两眼放光地开始滔滔不休。

肖炘杰无奈地翻了个白眼，本来以为经历了这次的危险，这个对考古痴迷到走火入魔的老教授会多少收敛一点，没想到刚安全了十几

分钟，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本性了！

其他人也多少有点无语，不过面对这个学识渊博，但个性却如同一个老顽童般的教授，却是谁也说不出太多的责备的话来。

“你们刚才撒下的粉末，是什么？”肖炘杰又问。

“简单啊，硫磺粉嘛！大多数蚂蚁都受不了跌下去了，就算蚂蚁太小太轻摔不死，可要想再爬上来就难了！”丹木淡淡地笑着说。

“嗯？这个地方，怎么会有硫磺粉？”肖炘杰有些不解。

“石棺里的一个陶罐里放着的，这里还剩了半罐，应该是故意放在石棺中，以防止蛇虫鼠蚁损坏尸体，同时也起到干燥的作用。”

“不对，质量再好的硫磺粉，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光是缓慢的氧化反应，就足以让它变成另外的物质了！”

“通常情况下，的确是这样，别说是几千年，就是放上百年，也完全有可能变质。可是这里，情况不同，当然，最关键的，是我们怀疑放置硫磺粉的陶罐！”

“陶罐？有什么好稀奇的？”肖炘杰更是觉得摸不着头脑。

这个时候，已经有少部分食人蚁突破硫磺粉的封锁，开始爬上洞口的台阶，不过它们的数量太少了，虽然个头比起普通蚂蚁来还是算蛮大的，但在没有形成那种黑压压一片的震撼气势，众人也不是怎么害怕。甚至，柳衡这个最怕虫蚁的女士，还特意上前，恶狠狠地踩死了几只，然后抓住一只受伤的回到队伍中。

“那个陶罐上，同样有你们口中所说的巴蜀图语！”丹木淡淡地说道。

“什么？”肖炘杰、沈万年和萨迦德三个人，几乎是同时发出这样

的呼喊。

“这也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们不是自己也说，古蜀和古羌，本就是一脉相传么？就算是我们羌人自己，也认为我们是大禹的传人，在羌人悬棺中发现巴蜀图语类似的符文一类的东西，值得这么惊讶吗？”丹木有些奇怪地问。

“怎么不值得，之前我们说古蜀文明的开创者是氐羌，但是这毕竟是学术界的猜测，其余有人认为是古彝族，甚至是闪族，这些都没有得到证实，只是说氐羌的可能最大而已。虽然这种猜测是最接近真相的，但毕竟没有太多直接的证据来进行佐证。现在，如果能在具有羌族岩葬习俗的悬棺墓葬里发现代表古蜀文明的巴蜀图语，那这已经有力地证明了羌人和古蜀，本就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这么重要的文化证据，你说我们能不惊讶么？”沈万年甚至放弃了研究那可能是四五千年前的古老青铜绞车，兴奋地对丹木说道。

“厄，这我倒是没有细想过。我还以为你们奇怪的是，刻有巴蜀图语的陶罐，为什么能让里面的硫磺粉一类的东西，保存数千年也不起变化呢！”

沈教授一呆，喃喃地道：“你说的这个现象，我们还真没有仔细去思考，我们只知道巴蜀图语按照不同的排列方式，能形成不同的意义，所以就算是区区七个字符，所包含的信息量也要用一大段今天的汉语文字来描述，却没听说过巴蜀图语本身，似乎就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我们已经忘记了，在古老的传说当中，巴蜀图语本就是神人想通的文字，它们甚至不是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使用，而是转为祭祀、战争、礼乐所生的符文，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文字崇拜么？这种现象古已有之，就是今天西南境内的一些部族的巫师甚至是某些道家流派，依然相信部分文字，具有神奇的力量！何况我上次遇到的那个神秘人，更是直接将巴蜀图语称之为神之

文字，神使用的文字，自然有可能具有神奇的力量。”肖炘杰也点头道。

丹木像是在仔细回想着什么，最后说道：“嗯，因为我们羌族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是通过寨子中的释比口耳相传，但是不管这些释比经过了多少代，现在的释比和几千年前的释比所传唱的释比经典，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说整个释比的记忆传承都是一个很玄妙很神秘的东西，即便我的外公就是我小时候所在的那个寨子的释比，我也无法理解这种传承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因此，对于文字，在羌人中很少有人会形成崇拜，可如果巴蜀图语是只用于战争或祭祀这样的特定场合，那完全就是一种宗教文字，若说他们和古羌的先祖有关，却也说得过去！何况，我手中的短刀也是刻画了与你们所说的巴蜀图语类似的字符，所以才具有一些神奇的特性。”

“古蜀国的所有文字资料，也很少在民间出现，基本上都是在祭器、礼乐器和兵器以及铜玺上才会有，除了青铜器上的巴蜀图语外，出现得最多的就是玉棕、玉圭和玉璋等祭器上面。现在我们已经能基本肯定的是巴蜀图语的基本含义是这三个方面：出现在兵器上，是代表了镇魂和杀性，就像丹木你手中的短刀；出现在铜玺上是为了增加契约效力；出现在祭器和乐器上，是为了更好地与神沟通。可是陶罐，既不属于祭器，又不属于兵器或乐器，完全是一种生活用品，上面的符文，又代表了什么？”沈万年苦恼地说道，似乎不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晚上连觉也睡不好。

丹木不敢怠慢，拿出那个装有硫磺粉的黑色陶罐，赶紧递给沈万年。他不敢确定，要是再将这玩意儿藏在身后，眼前这个平时看似和蔼的老头，会不会为此发飙，要知道老实人生起气来，那是非常可怕的。

沈万年如同酒鬼见到了美酒，一把将陶罐抢进怀里，习惯性地去背包里掏放大镜，直到摸了个空才发现逃难于此，身上的装备几乎都

丢光了。

仔细地看着上面的符文，这是一组由二十四个符文组合而成的，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符文正好是那七个神秘符号中象征着太阳的第三个符号。但是二十四个符文连在一起，沈万年花费了许多功夫，却也看不懂上面到底写的什么，只能将这些符文的样子和组合方式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以便万一无法将这个陶罐带出这个世界时，能够凭借记忆进行研究。

正在沈万年咬牙切齿地试图快速记下这些符文时，丹木突然慢条斯理地拿出另一个没有符文的陶罐，然后从里面拿出一卷干燥的羊皮纸，和一个巴掌大小的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小巧青铜器，递过来后说道：“沈教授，不用费心去记了，这上面的说明，似乎详尽得多！”

沈万年不以为意地接过来一看，却忽地呆住了，小巧的青铜条似乎是某个更大的青铜器的一部分，连他也丝毫看不出来历和用途。而那卷羊皮纸上不仅有手中陶罐上的二十四个符文，还有不少画得简陋但十分形象的祭祀图，最下面是一副地图，标注了现在这个山洞的位置，以及如何进入山洞在山腹的迷宫中走出去。

对于沈万年来说，比这幅无比珍贵的地图更重要的是，羊皮卷上除了简陋的图画，还有其他认识或不认识的符文共计两百余个，这样多的符文同时出现，几乎有当初肖炘杰给他的拓印件的三分之二了。

想到拓印件，沈万年突然站起身，然后从胸口最贴身的地方，取出了一个油纸包，一层层打开来，里面赫然是肖炘杰以为出车祸时已经掉入水中，很可能被泡烂的那份拓印有三百多个巴蜀图语的宝贵资料！

他一脸郑重地将拓印件上的巴蜀图语和羊皮纸上的对照，又不时回想以前掌握或破译出来的，再结合羊皮纸上的内容和图画，推论出一个大概的故事。

羊皮卷记载了墓主人的一生，从出生到被选为祭祀，再到为王国主持各种重大活动，一直到某天突如其来的神罚灾难，然后祭祀和其他六个同伴一起阻止灾祸的蔓延，而因此失去神力的他们，在成功之后，却不得不带着加持了符文之力的私人用品，沉睡在悬空石棺中，等待巫力的恢复。

而那些硫磺，还有一些其他的生前使用的作法的东西，都被仔细地封存起来放入棺木当中。或许是担心沉睡的时间太长，这个祭祀在装有材料的陶罐上面，刻蚀着代表不同的意义的神秘符文，而这些符文联合起来的引发的力量，则无一例外地都是将陶罐内的时间流逝压缩到最慢的程度，以减少陶罐内的物质变质或者与其他东西发生反应而失去效果。

沈万年的翻译刚刚完毕，却发现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古怪起来，他有些紧张地抬起头来，问道：“怎么了？”

“按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悬空墓葬的主人，只是沉睡而不应该是死亡？”萨迦德打破沉默问道。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这世上有沉睡了四五千年的怪物么？”

“当然不可能有，古埃及金字塔中的法老王，他们在死前还以为自己不过是在地底沉睡呢，可是事实怎么样呢？几千年后被人挖出来，最后却只能被摆放在大英博物馆或卢浮宫里成为藏品！”沈万年难得地露出一个笑容。

“可我，总感觉有些古怪！”柳衡也说道。

“就算古怪也没什么吧，我刚才为了用这条绳子把大家拉上来，取出里面的东西后，已经把石棺连同尸骨摔下去了……”

“你……你这是犯罪!几千年前的石棺，还有一个祭祀没有完全腐化的尸骨，这是多么宝贵的研究材料……”沈万年突然醒过神来，这才记起刚才的紧张时刻，那声巨响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下激动起来。

“丹木，你还记得那个石棺上，是否也有符文？”

“有！我记得很清楚，不过我只看了棺盖，上面大概有四五十个符文吧，棺底和四壁好像也有，情况太紧急，我只来得及晃了几眼，其中有两个和我短刀上的符文很相似。”说完，他拿出短刀后指着其中两个符文说道。

“那是镇魂的符文，一般只铭刻在兵器上以超度对手的灵魂或者镇压邪魂用的。奇怪，这具石棺里不是祭祀么？怎么会刻上镇压神魂的符文？”沈万年瞪着丹木，气呼呼地说道。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几个陶罐上的符文都能保存里面的东西达到几千年，那石棺上的符文那么多，还不知道有上面奇怪的作用……”苏从云也突然感觉一股寒意从心头升起，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想说，那具石棺里的尸体，可能复活？”一心沉浸在巴蜀图语那纷繁复杂的意义中的沈万年，终于反应过来。

见所有人毫不犹豫的点头，沈万年正想斥责几句，却突然想见了鬼似的，指着肖炘杰的身后，手指哆嗦着，结结巴巴地道：“你后面，有……有……”

第三十五章 山腹秘道

肖炘杰看着他对面的三个人陡变的脸色，还有微微颤抖的身子，一下明白了什么，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但是他不敢回头，生怕一回头，就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而失了全部的胆气。

不怕，不怕，我为什么要害怕？经历了黑灰墓葬的一切，在梦境更是连那奴役古蜀先民的三个神兽我都见识过了，就算是活到今天的祭祀，又算得了是什么？

可说是不怕，他的上下牙还是禁不住轻轻碰触着，然后一下站起，朝前扑去。但是他没有扑多远，就感觉脚上一紧，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

旁边的丹木大喝一声，猛地挥刀，可是刀身却像是斩在金铁一样的东西上，不仅没有斩断抓住肖炘杰的东西，整个短刀向上弹起，甚至差点伤了他自己。

“快跑，朝里面跑！”丹木大吼道，然后奋起神力，再次朝那东西斩去。其实不用他说，其他人也有了逃跑的打算，毕竟遇到这种非人类的生物，逃走的念头已经成为本能，倒不是故意不讲义气。

不过沈万年的动作倒是让人在危难中也忍俊不禁，他在逃之前，居然还不忘了将拓印件和那张珍贵的羊皮纸塞进怀里，至于那个陶罐他也似乎有一起带走的打算，只是试了一下重量才无奈地放弃。

地上的肖炘杰感觉到小腿上彻骨的疼痛，这个时候才来得及回头，看见的，只是一只长着长指甲的乌黑的爪子，正如铁钳一般抓住自己的脚脖子，后面一张披头散发的乌青脑袋，双目的位置却深深的

凹陷进去，像是只有两个黑窟窿安在脸上面。

妈的，一直遇到纵目的怪物，没想到居然到头来回死在凹目的僵尸手中。

刀枪不入，肤色乌青，指甲细长，身体不少部位甚至长出长长的尸毛，这样的东西不是僵尸，还能是什么？

肖炘杰不敢再用力挣扎，因为越用力，小腿上传来的疼痛就越剧烈，他一咬牙，从腰间掏出手枪，打开保险，然后扭着身子，瞄准僵尸一般的祭祀的头部，毫不犹豫地开枪。

诚然，肖炘杰的枪法是不怎么好的，但是这样不到一米的距离，如果他还打不中的话，那么活该去撞石壁自我了断了。子弹嵌入到僵尸的额头，但愣是没有射穿，可子弹的巨大力道也让它口中发出凄厉的怪叫，然后松开了爪子，朝山崖下掉了下去。

丹木吓出一身冷汗，扶起小腿受伤有点一瘸一拐的肖炘杰，还不忘收走那块巨大的蛇皮，然后两人摸索着，飞快地朝洞内跑去。

“该死，忘记带两个火把上来！”黑暗中，肖炘杰后悔地嘀咕着，在山崖下的时候，为了掩护其他人先撤，肖炘杰几乎把丹木辛苦制作的所有带有驱蚊草药的火把消耗殆尽，可这个时候再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石棺中的祭祀？从七十米的高空掉下去也没事，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怪物？”肖炘杰终于感觉有点崩溃了，先前遭遇的一切敌人，从守护兽到纵目猿，再到巨蟒和食人蚊，还有戈基人，似乎加起来都没有这个打不死的怪物难缠。而根据那张羊皮纸上的说法，这样的怪物一共有七个之多，这倒是和他们的总人数相当。

不会，这个怪物般的僵尸早在几千年前就算定现在会有七个人到

这个地方来吧？难道，他们竟然是想找替身？

这个想法让肖炘杰不寒而栗，扶着丹木的手，也不由得紧了紧。

“我想那是什么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地图，也没有照明工具，可能很快就会迷路了……”丹木苦笑着道。

“什么？难道你没有记住那副地图么？”

“那么短的时间，你记给我试试！就算记住了，现在没有参照物，你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走？”

“你不会告诉我，这个山洞里有无数条岔道吧？”

“无数条倒不一定，但是七八条总是有的，至于分枝，那就暂时算不过来了……”

“你怎么不去死……”肖炘杰哀嚎道。

“呸，要去也是你先去！”丹木丝毫不觉得应该让着点这个伤员。

不过，一路上的笑闹，倒是让肖炘杰从刚才的惊魂状态下恢复了过来，他拍拍脑袋，突然记起自己是拿了萨迦德的打火机，连忙找出来后点燃，黑暗中顿时出现一团微弱的亮光。

就在这个时候，无数的黑影突然扑了过来。

肖炘杰惊呼一声，赶紧关了打火机，然后拉着丹木趴下，随着一阵振翅的声音不停响起，两人都意识到应该是惊动了山洞内的蝙蝠。

好一阵后，蝙蝠飞舞的声音才算停下，肖炘杰脸色有些发白，这么长的时间，刚才一共飞出去多少蝙蝠？怕怎么也有数万只吧？如果刚才不是反应快赶紧趴下，真要被它们缠上，下场不比被食人蚁给拦住更妙。

“越往里走越麻烦，怎么办，难道一直抹黑下去么？”

“那倒不至于，要不你再打燃打火机试试？”

“这次，还是你试吧？”肖炘杰将打火机递给丹木，然后捏紧了手枪，里面还有五发子弹，他决心再用四发后将坚决留下最后一发子弹，如果在这个山洞中再遇到什么可能导致痛苦方式死亡的怪物，真要自知不敌，就留一发给自己。

丹木手中的打火机刚刚点燃一会，就听见不远处有个女人的声音低低地说：“丹木，肖炘杰，是你们两个么？”

“柳衡？”肖炘杰也是一愣，这么多岔路都能遇到同伴，这运气看来并没有完全远离啊。

那边惊喜地“嗯”了一声，然后柳衡快步走了过来，但很明显，她也是落单的状态。

“只有你一个么？他们呢？”

“不，还有沈万年教授呢！洞里面太黑，又有岔路，我们失散后我却意外遇到沈教授。我怕大家到处乱跑到时候又失散，叫他在前面一个凹陷的石头后等我，然后我就折返回来找你们……”

“太好了，我们继续朝前，或许还能碰到苏从云和萨迦德他们！大家在一起，总比两个人安全得多！”肖炘杰道。

“地图在沈教授手中，找到他，只要确定了我们在山腹中的坐标，要出去就很容易了！”丹木道。

柳衡将自己身上唯一的火把拿出来，但是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暂时不用这个称得上是珍贵的东西，只借助打火机的微弱光芒，在柳衡的带领下一直向前，走了大概四五分钟就和沈万年会

合，然后才把火把点燃，仔细查看上面的地图。

其实这个山腹中的地宫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复杂，岔道也比刚才丹木信口胡诌的要少，实际上不过四五个而已。这个山洞原本是完全自然形成的，但是却似乎经过一些人工的修整，也将一些容易误入歧途的死路给完全彻底封堵，最后剩下的道路，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算运气不好一直走错，用两三天的时间还是有可能试出正确的路线。

看完地图后，肖炘杰提议道："我们先出去，赖在这里缺水缺食物不说，说不定还有上面未知的危险，而后面的僵尸，既然能在摔下去一次后爬上来，我相信再爬上来追踪我们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只有先出去，才有生的机会。我们出去后灯他们三天，最多三天，他们应该会找到出口，否则，三天过后如果他们还不能出来，要生还的机会就十分渺茫了！"

四个人对视一眼，然后默不作声地点头，这个办法，已经是在没有办法中最好的提议了。毕竟，谁也不想耗在这个暗无天日却又危机重重的地方。

"哪用得着等三天，我们一路上都留下记号，只要他们看到记号，自然会顺着正确的路线走出来。就算他们之前会走几条岔道，可最终仍然会回到正确的路线中来。这样算下来，最多一天到两天，他们就能与我们会和了！"柳衡瞪着肖炘杰，有些得意地说道。毕竟这么久以来，肖炘杰都扮演者一个智者的角色，能在这个领域小小地打击他一下，柳衡还是十分愿意的。

手头有了地图，然后只需要不停地前行，到了前面的一个岔道，再对照地图取得现在的坐标，然后由丹木用手中的短刀留下清晰的记号，因为怕苏从云和萨迦德在黑暗中看不见，肖炘杰还故意在山洞中捡了几块大石头，摆放在路口的醒目位置，并做好指示方向的标记。

大概五个多小时后，当饥肠辘辘的四个人看见前面有一点亮光

时，都无比欣喜地朝那个方向跑过去，但等到了之后，却忽地都傻了眼。

按照地图上的指示，这里应该是山洞的另一个出口，可是这个出口的设置也未免太过巧妙，下面是一片光滑如镜的悬崖，不想进来的洞口，好歹还有一点坡度以及藤蔓、植物等的便于攀爬的存在。

四个人望着离地面五六十米的山崖，最后斜躺在洞口边，任凭山风吹在身上，一动也不想动。

“要不，咱们飞下去？”最后，肖炘杰再次趴在洞口看了看高度，试探着问。

“飞？怎么飞？要是再饿一阵，的确就感觉人飞起来了……”柳衡没好气地说道。

丹木一下明白了肖炘杰的意思，扬了扬手中的宽大的蛇皮，笑道：“你似乎忘记了这玩意儿！”

柳衡和沈万年都是眼睛一亮，这张蛇皮展开来，差不多有近一米宽，去掉头尾部分有六米多长，稍微裁剪一下，也勉强够做两个降落伞了。

不过柳衡很快算了下高度，以及这个高度的重力加速度，然后摇了摇头道：“如果是两个人还好点，四个人，危险性太大了！”

“谁说是要四个人一起？”肖炘杰微笑道。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将蛇皮做成两个降落伞，每次下去两个人，至于其余的人，可以垂下一根绳子，先下的人将蛇皮绑在绳子上，拖上来后再接着下！”

“也不行，首先，我们没有长达五六十米的绳子，然后，如果按照这个办法我们都下去了，那苏从云和萨迦德怎么办？除非，我们必须拿一组人在这里等他们！”

“绳子的事情好解决，我这里还有一条蛇筋，差不多有七八米长。但是蛇筋的韧性非常好，扯一下的话能当十来米的绳子。另外沈教授身上不是有件薄毛衣么？拆下来的一段，就算不用这根蛇筋，凑齐六十米的样子页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下去的话，苏从云和萨迦德，却真的没有办法下来，看来，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等他们一天，只是我担心，一天过后，我们是否还有体力跳下去！”丹木冷静地说道。

“那你的意思是，不管他们？不行！萨迦德这个人身份不明，连他自己也承认是什么贝塔组织的特工，死不足惜，可是我的徒弟苏从云，是怎么也要救下来的！”沈万年摇头道。

“那这样吧，我们所有人都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我和丹木先下去，等把蛇皮降落伞吊上来后，我们再去寻找食物和水，然后由吊上来吃喝，以免体力消耗。你们等到苏从云他们以后再下来，这样就不会出现所有人都下山后，苏从云和萨迦德就无法下来的状况了！”肖炘杰道。

这已经目前的状况下最好的办法，其余人只有答应，然后丹木拿着锋利的短刀，整齐地将蛇皮裁成两段，再摊开来不停碾压揉搓，使之变软。先前在另一个洞口时，丹木已经在蛇皮上撒了几把石棺中防潮的石灰粉，这个时候再要揉搓，就容易了许多。

这个过程进行了近两个小时，两块蛇皮终于算是勉强制作好了，虽然效果远不如硝制来得好，可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能达到初步使用的条件，也就十分不错了。

最后，用那个早已经燃尽的火把劈成细小的木条作为支撑，又截

取了部分蛇筋牢牢地固定住，两个简单到可能随时破损的降落伞就那么成型了。

肖炘杰看着这三米多长，一米多宽的蛇皮降落伞，不由得十分心虚，脸色发青地问道：“你真的确定这玩意儿不会有危险？”

“这个我也不敢保证，要不你就不停地心理暗示，把自己当成怎么也摔不死的成龙吧！虽然常年在国外，我还是挺爱看成龙大哥的影片……”丹木话音刚落，就长笑一声，然后就截下一段蛇筋将自己的双手牢牢绑在撑开的蛇皮两端，然后深吸一口气，纵身跳下。

五六十米的高度，就算有一张蛇皮制作的粗陋降落伞，但从洞口直到落地，其实不过是短短十几秒的时间，可就是这十几秒的时间，却看得洞口的三个人心惊胆战，直到能瞧见丹木站起来，还朝着众人挥手，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肖炘杰也依样走到洞口，学着丹木的样子，用蛇筋将自己的双手和蛇皮绑在一起，犹豫了一下，终于咬牙朝下面跳去。

肖炘杰很想闭上眼睛，可他知道，只距离不到二十秒就到地面了，如果闭眼的话，很可能在到达地面时因为没有准备反而摔伤，因此不顾倒灌的风，艰难地控制着粗陋无比的“降落伞”的平衡，然后在快要接近地面时，微微曲起身子，集中精神，最后在到达地面后马上斜斜摔倒，再翻滚了几圈才卸去下坠的力道。

他的动作比起丹木来要难看得多，还幸运的是，除了上半身的衣服被刮破，脚稍稍崴了一下外，并没有太大的伤势。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瘸一拐地和丹木会和，然后抱着粗陋的蛇皮降落伞，朝山洞下面的崖壁走去。这里依然是一个小山谷的样子，只是没有先前的溪流，肖炘杰想起那副地图上画的路线，现在的位置，应该是最后一座雪山的两个分支山脉之间，他们在山腹的洞穴

中穿行了五六个小时，也不过是穿过了其中一个小的分支山脉，离主峰的位置，依然十分遥远。

到了洞口下方，丹木和肖炘杰的成功明显鼓舞了西玛和沈万年，沈万年已经在西玛的帮助下，将薄毛衣的一个袖子拆下，然后上面拴了一粒小石子，缓缓将毛线放了下去。

还好，五六十米的距离，差不多拆下一只袖子的毛线都完全够了，用不着拆第二只。沈万年无奈地盯着只剩下一只袖子毛衣，心想要是这幅样子被记者抓拍到，还不知道第二天媒体会怎么描述他。

两截蛇皮的重量并不是算重，最多也就一斤多点，可是丹木出于谨慎，还是要柳衡分成两次将蛇皮吊上去。完成这一切后，让他们按照约定在洞口等候苏从云和萨迦德，他自己和肖炘杰一起，开始去寻找食物和水源，劳累了大半天，他们早就感觉再不补充食物和水，肯定就难以坚持下去。

第三十六章　戈基祭典

“现在算是勉强放松了一点，唔，最开始将我们往山洞里面赶的，真的是僵尸么？到底什么僵尸这么厉害，大白天的也敢出来！”肖炘杰跟在开路的丹木身后，找了一根粗大点的树枝作为拐杖，用蛇皮降落伞着地那一样的反冲力太大了，像他这样从来没有经受过特定锻炼的人，只是崴了脚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如果从沈万年教授翻译出来的东西，还有那张羊皮纸上的符文以及图画看，那个悬棺应该是一个巫祭的墓葬吧！古蜀的巫祭，我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如果非要我说个所以然出来。那么我认为若古蜀文明真的是古氐羌人开创的话，那些巫祭，应该就是羌族释比的一个文化变种，他们所承担的职责，不外乎就是为生人祈福、占卜，为死人招魂、祭奠等等。他们应该是当年所处的部落或者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因为古代的原始宗教人员，同时也担负这文明传承的重任！不过那个墓葬形式，到的确像是羌人中的悬棺葬，但是这种葬礼习俗已经许久没有人实行过了，就算是我，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那是试图在这种悬空在山崖的葬礼过程中，得到天神和山神的庇佑，从而不停地吸收神力以盼望重生……”

“这么说，沈教授从羊皮卷中翻译出来的东西，还真的有道理？那个巫祭，竟然真的可以吸收所谓的‘神力’来不断增强自己！怪不得，竟然连近距离的手枪子弹也打不进他的头，原来是因为身体在这几千年里被极大强化的缘故……”

“这种东西，也就听听而已。若真要照羊皮纸中说的，如果我们不打断他这个吸收的过程，难道说再过上几千年，他们还能真的成神

不成？”

“那倒是，古代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都认为死后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就总有一天会复活，普通的君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他这种本身就是宗教祭祀人员，对于那套人死之后如何成神的说辞，想必自身就是深信不疑的！”

两个人边走边说，但是奇怪的是，在这个小山谷中搜寻了许久，除了一些还不够塞牙缝的小动物外，竟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猎物。

“奇怪，这个地方土地肥沃，草木丰美，又不是我们进山的入口那样有食人蚁群存在，各种猎物应该很多才对，怎么稍微体型大点的动物，竟然一个也没有？再走下去，差不多就到了这个山谷的尽头了！”丹木一边仔细观察地面的上各种鸟兽留下的痕迹，一边嘟哝道。

“不会是又闯入到某个大型生物的领地吧？这个地方的生物习性十分古怪，像是比现实世界有着更为严苛的领地观念，不同的种类的生物群落，尤其是站在食物链高端的，绝对不会发生领地的重叠！”肖炘杰也苦笑着回答。

“不错，感觉就好像……好像是有人，或者说有什么冥冥之中的存在故意安排的一样，为了就是不让那些食物链顶端的生物，因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群落而闯入其他生物的领地，毕竟这个总面积不到五千平方公里的空间，其严密而脆弱的生态圈，也禁不起哪个物种的飞速发展，如果这里有人生存的话，恐怕不出百年，就会占满每一个可以生存的角落！”

“不是有人了么？戈基人！”肖炘杰笑道。

“不管你们汉人怎么看待戈基人，反正在羌民心目总，戈基人就

是魔兵的化身，到底是不是人，估计连沈教授也会感觉头痛吧，毕竟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他们的进化阶段，似乎停留在了晚期猿人到早期智人的过度之中……”丹木一提到戈基人，还是抱着羌人特有的不屑。

“不过从历史上看，我们人类还真是幸运啊！在短短的几万年的时间，就从晚期猿人过度到了智人的阶段，甚至从出现最原始形态的国家，一直到创立现代文明社会，期间也不过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这样飞速发展的趋势，就算这世上真的有神，也会感觉嫉妒和惊叹吧……”

丹木猛地停住，肖炘杰正想问为什么，丹木却苦笑着摇摇头道：“算了，是我多想了……”

“到底想到了什么？”

“我在想你刚才说的，人怎么就那么幸运，能在短短数万年的时间，就突然从走过了几百万年猿人形态中，进化为智人，进而创造出今天的文明呢？”丹木说完这句话，又自嘲地一笑道：“说来真是奇怪，我不过是一个杀手，雇佣兵，虽然已经洗手不干了，可是我这个时候应该是找个地方忏悔，或者去某个乡下隐居才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对羌族的传承、信仰，甚至是来历感到莫大的兴趣，也不知道是不是我那个死去的释比外公，对我小时候的影响太大了！”

“你的这个疑问，早几十年就有科学家提出来了。不过，也许上帝真的会掷骰子玩吧，我们人类，恰恰是他老人家在众多分支的猿人当中，选好能够进入伊甸园偷吃金苹果的！”

丹木望了望天空，突然淡淡地说道：“我不信外国人的宗教！我非常诚恳地相信天神阿爸布比塔的存在，可是，我并不希望我们的由来，是因为天神偶尔的一次掷骰子后的结果！”

肖炘杰心中突然打了个突，心中像是隐隐想到一点什么，可却又把握不住。就像是在梦境中的时候，四周总是会泛起浓雾，能隐隐约约地看见那些神兽的一鳞半爪，也明白前面就有超乎想象的庞然大物的存在，可是因为被雾气遮挡，却始终看不真切。待到最后总算是看清了，事实的真相却总是令人震惊。

走到这个山谷的尽头，两人才意外地发现，原来这个山谷并不是唯一的，在绕过一个转弯后，眼前豁然是另一个更大的山谷。

那张来自祭祀悬棺里的羊皮卷中的地图，根本就是残缺不全的，只详细记载了那个山洞以及山洞附近的路径。

“按照羊皮卷中说的，和他一样的祭祀，一共是七个，难道说，到达前面这个山谷后，就有可能找到另一个祭祀的墓葬，从而获得下一份羊皮卷么？”肖炘杰皱眉说道。

“有这个可能，不过既然到了这个地方，还是继续朝前搜索吧，不然空着手回去，就有损我这个猎人的形象了！”丹木开玩笑道。

肖炘杰了点头，正要说要不分开来走，却突然发现，前面似乎有烟升起。

他揉了揉眼睛，没错，的确是柴火烧着产生的浓烟，只是离这里太远，只能隐约地看见一点。

他忙指给丹木看，丹木的眼力比他更好，很快确定了他的判断。

两个人对望一眼，疑惑中更多的是喜悦，有烟的地方，就自然有人！

萨迦德和苏从云不可能跑在他们前面，柳衡的沈万年还在洞口苦苦等候，难道说，竟然是西玛？

虽然西玛的身份成谜，可是抓是审，都是出去之后的事了，如果真的能在这里遇到她的话，那也是意外的惊喜！

两个人开始不惜体力快速朝有烟升起的地方赶去，但快要到达那里时，却猛地停下了。

丹木远远地就发现，那个位置，既然是一个粗陋的祭坛的样式，三米多高的土堆上架着上千斤木柴，但并没有点燃。离祭坛周围，是一堆堆的兽骨，再远一点约二十几米的地方，有三个将祭坛包围在正中的火堆在熊熊燃烧，每个火堆外围，都是起码上百个戈基人在围着火堆不停地尖啸或者发出晦涩的音节。这些戈基人似乎在庆祝什么伟大的胜利，不时抽筋似地在火堆边舞蹈，然后举着手中的兽骨或木棒、石斧朝着中间祭坛的方向大吼。

丹木和肖炘杰带着震惊悄悄地摸上上去，一直到接近这群戈基人七八十米的地方，才看清楚祭坛上面的确绑着一个人，却不是西玛，而是先前追杀他们的那个祭祀！现在的祭祀样子极为狼狈，不停地咆哮着，但绑住他的似乎是某种极为坚韧像是兽筋一样的绳索，他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确切地说，那或许已经不算是活人的祭祀，但是，比起传统意义上的僵尸来，他又似乎还带着一点残存的意识，并且看样子阳光只让他感觉到难受，而不是致命。

“这……这些戈基人居然抓了那个巫祭？这也太牛了吧？我记得你那么大的力量，配合你那把锋利的短刀也砍不开他的手臂，这已经是刀枪不入的境界了吧，这群猴子般的土著，居然能抓住他？太没天理了！”肖炘杰忿忿地说道。

“没什么好埋怨的，你不是用枪将他打下悬崖了么？六七十米高的悬崖，就算是铜皮铁骨，连着两次掉下去，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那些戈基人，不过是捡漏而已！”

肖炘杰轻笑道：“‘捡漏’这个词语倒是用得传神，在古玩街，这两个字是指花很小的代价，从不知情的人手里买到了真品文物。这些戈基人倒是好运，居然一捡，就捡了个几千年前的老东西！按照湘西那边的说法，这种上了年头的古尸，应该算是‘粽子’了吧！”

“老东西”并不是说那祭祀的年龄有好几千岁。在古玩街中，这三个字同样是代指古董真品，说明那是有很多年头的宝贝，用在这个不知算是复活还是一直处于假死状态的祭祀身上倒是合适得很。

“要是他们能斗个两败俱伤就好了！”丹木喃喃地说。

“戈基人太多，就我们两个，又和他们长得不像，想混进去浑水摸鱼都不成！”

“我的意思是，要不我们找个机会，放了那个粽子，这些戈基人明显恨这个巫祭恨得要命，想来他们之所以对羌人的战歌记忆深刻，和这些与释比差不多的巫祭几千年前对戈基人的战争有关。”

“你就不担心，那个巫祭就是你的先祖？”肖炘杰打趣道。

“羌人也分很多支啊！建立了古蜀文明的，只是其中氐羌的一支，除此之外还有羯羌，西南的白马羌，青衣羌，西北的戎羌等几十支，怎么可能顾得过来？而真要追根溯源的话，汉羌本是一家，我们都曾是黄帝甚至大禹的子孙呢，汉人算是继承了大禹建立的华夏的正统，而羌人也是认大禹为先祖，现在不是讲究民族大团结么，这个隔了几千年的老东西，谁知道他曾经是什么人？就算这个被绑在祭台上的古蜀国巫祭和古羌有关，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一个死人出头去管吧？如果能利用他做点什么，我倒是不介意！”丹木也忍不住笑道。

“可是那个‘老东西’被团团围在中间，就算想放他出来和戈基人斗，也没有机会啊！”肖炘杰压低声音道：“而且这些戈基人的智商，也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它们居然已经学会使用火，还会搭建祭台，也

就是说它们甚至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意识，如果再给它们几万年的时间进化，还真有可能进化到今天人类的地步！不过几万年后，人类的足迹估计已经遍布了整个银河系，起步晚了，就永远也追赶不上，不管是命也好，还是战争胜利了才换来这种领先也罢，走在前面的是我们，这些类人的生物，就注定了要被踩在脚下！”

“怎么，突然想通了，觉得这些戈基人其实本就该死？”

“不是该不该死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人类的进化道路中，谁是主宰的问题！我想这些戈基人如果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唯一的去处，就只会是各个生态保护区吧？人类的环保主义者，动物保护协会或许会不时地呼吁一下大家，应该给予它们更好的待遇，保护好它们的原始生态文化——可是，那是人类在已经取得了世界的统治权的基础上，才能高高在上的展现这种怜悯！如果戈基人真的威胁到人类的统治，我想各国政府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彻底消灭，只留下几个样本在实验室里以供研究或者关在动物园里供人参观！放在大的文明尺度上，在人类眼中，它们并不比一群猿猴，更高级多少！这么说或许不够人道，但人道是对于真正的人来说的，在法律上，没有一个国家会给予它们‘人’的主体判定，那有违既定的生物学定义，同时也有违目前人类的道德认知！”

“虽然我没有你想的这么多弯弯绕绕，可是我骨子里羌人的血液却在告诉我，戈基人是连人类小孩也要偷食的魔鬼，在上古时期，它们就是被我们的祖先所打败，不管它们是借着这个小世界躲避战火，还是真的是被圣山封印在此处，能削弱它们实力的事情，这个险值得冒！”

“好，那你说怎么办？动作要快一点吧，看样子，它们已经准备点火了，就算那个老东西是铜皮铁骨，可是毕竟还是算是有机成分组成的生物体吧？用火烧，时间一久，就算他这么些年真的吸收到一点所谓的神力，也得被烧成焦炭！”

这个时候，围着祭台的戈基人突然集体停止了动作，一个明显比其余的戈基人壮实许多的模样的家伙，搀扶着一个颤颤巍巍的连毛发都发白的老戈基人，走到祭台面前。

“是戈基人的头领和巫师！”丹木的神色一下变得凝重起来。

“戈基人也有巫师？”肖炘杰有些吃惊，在他眼里，这些戈基人完全就是个超级原始的部落，完全没有开化的野人，怎么可能有巫师存在？

“当年能成为羌族进入岷江流域的最大敌人，造成无数羌人折损的戈基魔兵，怎么可能没有巫师？没有巫师坐镇的部落，当年我们在释比的带领下能够轻而易举地收拾了他们，哪里还会需要天神的帮助？”

“这倒也是，虽然他们和人类文明差了几千年，可好歹也算是古猿进化到智人阶段的一只，只是他们远没有人类幸运而已。”肖炘杰感叹道。

戈基人头领放开那个巫师后后，恭恭敬敬地从另一个戈基人手中接过一个土陶罐递给那老巫师，然后带着人退下。

巫师颤颤巍巍地将勉强可以称之为手的爪子伸进陶罐中，然后不时地撒出一些灰白色的粉末，嘴里还叽里呱啦地念念有词。

肖炘杰心中一动，感觉到体内似乎有一股气息，随着这老巫师的念诵而被引动了。他的身上，隐隐闪过一抹血色，无数隐隐约约的符文出现在他的皮肤上，不停地流转。

肖炘杰感觉到有些不妥，可是又阻止不了那股力量在体内的流动，只感觉到皮肤似乎越来越热，却无处可以宣泄那股力量。

他身上的变故终于惊动了丹木，丹木大吃一惊，肖炘杰身上的气

势他不是没有见过，可那是在寨子里实力最强的老释比施法的时候，肖炘杰不过才二十多岁，此前几乎没有解除过羌寨和释比，怎么可能身上有着释比施法时的剧烈气息波动？

那个老戈基人巫师也像是感觉到这里的不妥，但是他施法的过程却似乎无法被打断，只是微微朝这里一指，那戈基首领一声低吼，五六个戈基人就立刻朝这边跑过来。

肖炘杰暗暗叫苦，可是现在却无法动弹，连他的脸上也涌起了血色，这股力量再要找不到出路，就算被它将身体炸裂，也并非不可能。

丹木暗叹一声，将刀头反转，一下击在肖炘杰的后脑勺上，肖炘杰感觉到流转的力量一下被打断了，眼睛一翻，晕了过去。

第三十七章 不死巫祭

丹木小心翼翼地接住他瘫倒的身子，然后悄悄地换了位置，继续观察。几个戈基人来到他们先前观察的地方，搜索了一阵，一无所获后便大大咧咧地返回队伍，然后和其他同类一起恭敬地跪在地上。

那老巫师的声音越来越高亢，撒出去的粉末，在空气中开始轰然燃烧，却是碧绿色的火焰，祭台四周的几堆兽骨，被碧绿色的火焰引燃，开始发出嗤嗤的响声。一缕缕黑色的烟雾，开始在从兽骨上升腾起来，然后连成一片，绕着祭台飘动，经久不散。

偶尔分出的一缕黑烟，被旁边的戈基人碰触到，这个戈基人立刻贪婪地一吸气，将黑烟吸入肚中，然后一脸的享受模样。

这些家伙不会是在吸毒吧？丹木恶寒了一下，然后继续找寻出手的良机。

过了片刻，等那些碧绿的火焰继续朝里面推进，不仅点燃了柴草，更朝那巫祭烧去。

巫祭似乎对这碧绿的火焰十分忌惮，挣扎的力度又增加了不少，可是被固定在祭台上，似乎注定只能成为祭品。

火焰将他坚愈金刚的皮肤也烧得千疮百孔，还在不停地朝体内烧去，而他身上冒出的烟雾，远比那些兽骨冒出的浓烈十倍，下面的戈基人顿时无比激动起来，争先恐后地朝前挤去，想要吸收那些黑色的烟雾。

那个首领站起来，高声怒吼了几句，戈基人才慢慢安静下去，然

后十几个一组地依次超前吸上一口黑烟，再退回去。

丹木注意到，这些吸收了黑烟的戈基人，顿时神采奕奕，似乎连身上本就结实的筋肉，也更加隆起了几分。

难道这些黑烟能够增强他们的力量？正自疑惑着，肖炘杰已经幽幽地醒过来。

他摸了摸后脑，甩甩脑袋，有些郁闷地抱怨道："虽然知道你打晕我是为了救我，可你就不能轻点吗？"

"我已经控制了力道，放心，最多就是痛一阵，但是脑子里不会有任何淤血。"丹木淡淡地说。

肖炘杰为之气结，可也没有办法，谁叫体内的那股据说应该是巫力的力量，好死不死地被这个戈基人巫师用这个仪式给引发了呢？

"我要动手了。"丹木突然再次说道，吸收黑烟的戈基人越来越多，再拖下去，恐怕那个巫祭就完全称了戈基人的补品，他可不想面对几百个如同打了兴奋剂的戈基人。

肖炘杰刚来得及"嗯"了一声，丹木已经像一只捕猎的猎食者，悄无声息地潜了出去。等丹木冲了出去，肖炘杰才惊喜地发现，自己崴了脚竟然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复原，甚至是捕猎时遇到的那一条巨蟒受的伤，也完全恢复。

刚才如同走火入魔般的经历虽然想象就感觉后怕，可是这样的结果，却无疑是让他心里更多了一层把握，同时对学会巴蜀图语的运用之法，彻底掌握巫术更多了一份期待。

这一带的的草长得极为茂盛，丹木俯低了身子，几乎整个人都贴在地上，然后如蛇一样游走，他对于全身肌肉的控制力，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在接近到那个祭坛约四十米时，那些戈基人依然

没有发现他。

可是整个祭坛周围，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任何杂草，很可能是被这些戈基人故意清除的，它们目前的文明水平，大概有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的样子，除了基本的吃喝外，最原始的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已经生根发芽，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它们似乎也明白，中间祭坛中的“人”，是数千年前曾大量屠杀它们种族的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在山谷中偶然抓捕了他之后，就立刻召开部族大会，然后准备等到日落之后就烧死他以告慰祖先。

可是它们简单的脑子怎么也不会想到，居然会有人独自闯进来，然后试图劫走它们的祭品阻止他们获得力量！

丹木在草丛中深深地吸气，然后猛地弹出，以最快的速度朝土堆奔去。丹木仿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眼中只有祭坛上的目标，四十米，只用了五秒钟，他居然就越过了四十米的距离，这样夸张的成绩，已经足以进入任何一家世界级的短跑队。

他在所有戈基人反应过来之前，已经蹬在了土堆的边缘上，然后手脚并用飞快地爬上去，发现一双凹陷的眼睛正幽幽看着自己的巫祭，面对自己的到来却显得更加愤怒，拼命地挣扎着。可是将他绑在粗大的木桩上的，是一些坚韧的藤蔓以及几条不知名的兽筋，他挣扎了许久，竟然只有两条藤蔓被挣断，那些兽筋的韧性实在太好，即便是以他的力大无穷，也挣脱不了。

丹木抽出自己的短刀，巫祭的眼中突然露出恐惧的神色来，似乎这把刀上面，有什么他所害怕的力量。

丹木有些奇怪，第一次在山洞的另一面见到他时，这把短刀可是对他造不成半点伤害，这个时候，他居然会露出害怕的情绪？不过他却已经顾不得想这么多了，因为下面的戈基人，已经吼叫着围过来，

其中一个甚至狡猾地将火把扔过来，试图点燃下面的柴草堆。

底下的戈基巫师也是大怒，那些碧绿的火焰，脱离了巫祭的身体，朝丹木扑过来，丹木原地一个打滚，躲过了第一波，他可是看见这些火焰的厉害，似乎是带着某种能直接伤害灵魂的属性。

第二波火焰再次袭来，速度更快，饶是以丹木的身手，竟然也没有躲开。

肖炘杰在下面看得大急，脑子中像是闪过一道光，竟然伸出手，然后念诵了一句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咒语。

身上的血脉似乎再次沸腾，然后他感觉到一阵虚脱，恍恍惚惚中，似乎明白了什么，又像是什么也不明白。

丹木的身上诡异地凌空出现一个符文，这个符文只现了一瞬就马上消失，可是与之一起消失熄灭的，还有那碧绿的火焰。

台下的戈基巫师哇地吐出一口鲜血，看上去更加苍老憔悴了。丹木知道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也顾不得到底是谁救了自己，将短刀插进巫祭双手被绑的地方，然后像使用锯子一样，上下拖动将兽筋割断，这个时候柴堆已经被引燃，火焰顿时腾起。

巫祭一脱困，怒吼一声，竟然不是向绑住他的戈基人报仇，而是一口朝丹木咬去。

我靠！丹木暗骂一声，然后慌忙从祭台上朝下跳，背后抓影一闪，背后的衣服已经被撕裂，甚至还留下三道轻微的爪痕！

在地上一打滚，扑灭身上的火焰，然后举刀杀入戈基人之中，那些戈基人不过是力大而已，尽管人数众多，但面对丹木这样的高手，却反而被砍伤了几个，它们却只在丹木身上留下了几个无伤大雅的伤口。

身后恶风袭来，周围的戈基人一阵尖叫，丹木不用回头也知道是那个巫祭，不由得暗暗叫苦，本来他打好主意是放了这个巫祭，然后让他和戈基人火拼，他才好在看热闹的同时拣拣便宜。谁知这个巫祭却似乎吃定了自己，不上当不说，还专门针对自己下手！

在戈基人群中不停地穿梭，利用戈基人来抵挡来自身后的真正威胁，而那些戈基人的智商，却显然把丹木和巫祭当成了一伙，就算巫祭紧追丹木不放，也只以为他们是要汇合在一起，哪里会让他们如意，于是有意地分隔开两“人”，甚至分出很大一部分兵力对付巫祭，毕竟这个巫祭的打扮和身上的味道，让所有戈基人害怕的同时也深深忌惮。

巫祭大声怒吼着，铜皮铁骨的他根本无视大多数攻击，很快就有二十多个戈基人被砸得皮开肉绽，甚至有好几个都被一击致死。这和当初在食人蚁山谷中捕捉到他时的衰弱简直完全是两样，这样生猛的战斗力，也让戈基人将大半的注意力放在了他的身上。可是有少部分拿着兽骨的戈基人，却每次攻击时都引起他的后退，这个现象很快被戈基人捕捉到，开始有意识地让那几个戈基人上前，将巫祭慢慢逼回到祭台前的火堆旁。

那个戈基人巫师更是像极大地生气的样子，突然将旁边一个侍从拿在手里的兽骨法杖取过来，倒转尾端，朝自己的手上扎去。鲜血一下流了出来，法杖的顶端羊头模样的兽骨，诡异地亮了一下，然后一股浓烈如墨的黑烟，猛地朝肖炘杰卷过来。

在这团黑雾当中，肖炘杰甚至隐约看到了无数嘶吼的猛兽和人类的虚影，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东西。可是他双腿像是被钉在原地，怎么也移动不了。他三魂吓出了两魂，正感觉自己快要完了，刚才那股灼热的感觉再次袭来，体内的符文诡异地在皮肤上流转，让他看上去如同一只熟透的大虾。

符文中的一部分，突然离体聚合在一起，然后猛地张开，就像是一张大嘴，将所有袭来的黑烟都全部吞掉。肖炘杰只感觉到无数的负面情绪袭来，冲击得他的脑袋快要炸裂，等他好不容易适应过来，眼前的符文和浓烟，都已经消失不见。

再看祭台旁边的巫师，身形急速地缩小着，最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周围的戈基人顿时炸了锅，许多都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有了如同疯了般嚎叫起来，更多的戈基人将丹木围困起来，肖炘杰再也顾不得躲藏，实际上经历了刚才的一幕，他想要藏也不可能了，那个戈基首领已经注意到他。

肖炘杰拔出枪，朝祭台反冲过去，在快要接近时停住，然后毫不犹豫地射击，不知道是戈基人的队形太过密集还是肖炘杰的枪法终于有了进步，一连四个点射，竟然有如神助地全部命中，更是直接击毙了三个戈基人！

突入起来的枪声，让失去了巫师，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新式武器的戈基人出现一瞬间的愣神，在戈基人的心目中，这样的声音，似乎只有天上的雷霆才具有，而雷霆，意味着暴雨，山洪，或者火灾以及毁灭。

趁着这个机会，丹木飞快地出手砍伤三个围住自己的戈基人，然后跑过去和肖炘杰汇合。可是那个巫祭却似乎认定了他们，摆脱了身边一群戈基人的纠缠周，直接朝这边冲过来。

肖炘杰注意到，这个巫祭的皮肤似乎在随着不断的打击而渐渐变得更加坚硬，甚至有了一点石头的纹路，而他每一次出手，都可能将一个戈基人的脑袋拍碎，如果遇上侥幸拍中肩头没死的，伤口的位置很快变成了青灰色，如同岩石一样。

肖炘杰和丹木对望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一丝恐惧，看来放了这个老东西，很可能是个极大的错误。

丹木不敢再迟疑，趁着巫祭被一大群戈基人缠住，和肖炘杰一起朝着山谷的另一边满是原始树木的方向狂奔而去。

他们不敢沿着原路返回，否则的话带着一大群戈基追兵，其他人干脆继续呆在洞里得了，也就不要想着下来。

或许是摄于那如同雷霆一般的武器，或许是想集中兵力消灭掉那个巫祭，戈基追兵只来了二十多个。对于当过杀手以及雇佣兵的丹木来说，别说只是二十多个戈基人，就算是二十武装到牙齿的普通军人，只要不是各国间的王牌特种部队，在丛林中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反倒是现在多了一个肖炘杰，拿着一把只剩下一粒子弹的鸡肋手枪，恐怕只会起到丛林猎杀时的反作用。

不过这话他可不敢说出口，进入丛林后，让肖炘杰先找了个地方躲起来，然后故意在戈基人面前现身把它们引开。

随后，丹木如同穿梭在丛林里的幽灵，或者突然转身，将跑在最前面的戈基人几刀料理掉，或者溜到戈基人的队伍末尾，悄无声息地在最后一个戈基人脖子上轻轻一抹。时而他会从树上突然溜下，然后将蛇筋当做套索，悄悄套进一名戈基人的脖子后轻轻吊起，要不就会在一堆看似无害的枯树中突然暴起，奋力砍杀一两个戈基人后马上远远逃开。

这种丛林游击战术，将二十几个戈基人整得草木皆兵，最后还剩下五六个时，终于崩溃着开始朝外逃。这个时候丹木哪里还会客气，追在后面，很快就将逃跑的戈基人一一料理掉。

肖炘杰躲在暗处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然后下定了决心，这辈子绝对不会和丹木做敌人！就算戈基人不算完全意义上的人，武器也

简陋得很，但是它们的力量丝毫不逊于一般成年男子，甚至犹有过之，常年生活在山林之间捕猎为生，动作也比人类要快，可以说论冷兵器的话，战斗力不会比人类更差。可是丹木居然凭着一把短刀，硬是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将二十多个戈基人屠杀干净，算算时间，平均一分半就要干掉一个！这是多么高的效率和多么可怕的实力？还好这家伙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要不然就算有九条命，也不够砍的！

“现在怎么办？”丹木看着坐在一个树桩上不停喘气的丹木，小意地问道。不管怎么说，看着这个家伙眼睛都不眨地就干掉二十多个类人生物，他还是感觉心里怪怪的，虽然他自己刚才也开枪杀死三个，还曾怂恿柳衡打伤一个。可那毕竟是用枪，扳机轻轻一扣就收割一条生命，这种没有直观感受的杀生方式，完全不能和冷兵器交战相比。

丹木翻了个白眼，道：“先休息够了再想怎么办！”

狂奔，被围，冲出，丛林猎杀，每一项，都是极端消耗体力的运动，何况到现在为止，两个人都是滴水未喝，粒米未进，即便是以丹木体力的强悍，这个时候也累得什么也不想动了。

等体力慢慢恢复，丹木将刀提在手中，肖炘杰也捡起一个戈基人遗留的粗大紫杉木棍，也不知道这些没有金属工具的戈基人是怎么打磨的，这个木棍竟然看上去十分光滑，而握手的部位，又仔细地用麻线缠了一层皮毛上去以防滑，肖炘杰试着挥舞了下，感觉十分顺手，比起之前借用丹木的刀砍下的树枝，要强上不少。

肖炘杰突然想起自己在那个墓葬的时候，还捡到一把青铜匕首，虽然匕首看上去并不是那么锋利，可是上面刻画的符文，却让他印象很深。甚至，被这把匕首杀死的考古工作人员孙科，最后伤口流出的如同金属溶液的粘液，更是让孙科成为一个披着铠甲般的怪物，这样的结果，无不说明了那把匕首很不简单。

他将匕首拿出来，找了一根鸡蛋粗的树枝，削去枝桠，然后做成

一把长枪的样式，最后将那木棍上的马绳拆下来，将匕首牢牢地固定在树枝顶端。

丹木看着他的忙碌，撇了撇嘴说道：“古董青铜的匕首？你还真是奢侈，不过青铜太软，怕是用不了几次。”

肖炘杰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地上其实还有些零散的兽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野兽才能有这么粗壮结实的腿骨。不过肖炘杰可没有兴趣做野人，挥舞着兽骨呼啸着前冲的情景，肖炘杰想想就感觉到恶寒，而木棒的杀伤力又实在太低，用这把匕首加木棍制成粗糙的长矛，总比单纯的木棍要好得多。

做好了这一切，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两个人的神经重新绷紧，丹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握紧了手中的短刀。

第三十八章 石巫

出现在两人眼前的，竟然是那个巫祭。

巫祭看也没看丹木，一双无神的双眼，却死死盯住肖炘杰，让肖炘杰心头有些发毛。

丹木将手中的短刀一横，冷哼了一声，也不管那么多，先下手为强。

巫祭能追到这里，很显然戈基人已经元气大伤，那个戈基巫师死后，剩下的戈基人似乎不足以再困住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老东西。尽管对方现在的样子看上去凄惨无比，可是丹木也丝毫不怀疑对方的战斗力。

现在他的体力虽然恢复了些，但是离巅峰还有不少差距，如果不是肖炘杰人品爆发，会莫名其妙地用浮现出符文的半吊子巫术的话，他现在要选择的是立马掉头就跑。

独自和一个或许杀不死的僵尸拼命，那是傻子才会干的事情。当然，若有彻底杀死这个僵尸免除后患的机会，他也不会完全放弃。

“神……之……力……给我！”巫祭突然开口，用极模糊的嗓音，以古蜀语言的发音方式说道。

如果不是这几天只要一有空就像沈教授请假古蜀时期的发音特征以及巴蜀图语，肖炘杰恐怕一个字也听不懂。

神之力？巫力就是神之力么？看来那个神秘人还真是不简单，居

然能通过一个简陋到几点的仪式，牺牲两个人就让自己拥有这样的力量。虽然不能运用自如，但现在看来，那些血色符文带来的力量，还真的非同小可。

可是当他有意识地想要调用这股力量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一无所获。

这根本就不是现在的他能掌握的力量，那个神秘人说得不错，在彻底学会巴蜀图语之前，他无法使用那股力量。这就像守着金山宝库的乞丐，明明富可敌国，可却忘记了开启宝库的钥匙在哪，只能在宝库门口暗自抓狂。

巫祭一步一步走过来，肖炘杰和丹木对望一眼，丹木大喝一声，猛地朝巫祭砍去。巫祭没有躲闪，甚至没有多看丹木，只是举起手臂，直接挨了这一下。

或许是他那坚硬无比的皮肤被戈基巫师的碧绿色火焰烧得差不多了，丹木感觉这一刀竟然砍了下去，只是最后卡在了骨头上无法继续砍下去。

他又惊又喜，只要对方不是完全的刀枪不入，他就有对付的办法。他可不相信，一个头都被砍掉的巫祭，还会到处跑着追杀他们。就算对方的骨头坚硬得可比钢铁，但骨头之间总还是有缝隙的，对于人体结构无比了解的他，至少有十树种不同的手法拆开这些骨头。

可是下一刻，他却突然呆住了。刀身接触到巫祭的地方，竟然诡异地变成了灰白色，看上去，就像是石头的材质一般。

他一惊，然后飞快地放开了刀柄，可还是晚了一瞬，手掌解除刀柄的部位，依然有一小块成为同样的颜色，硬硬的没有任何知觉。丹木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抽出刀扔在地上，飞快地后退，然后地从靴子中拔出一把匕首，将那块变色发硬的血肉削掉，咬着牙在上面倒了些

常年带在身边的云南白药，然后撕下袖子裹住。

石化！他的心中闪过两个字，面对这样的对手，自己和肖炘杰怎么昏了头会从戈基人的手里放他出来？

肖炘杰也是呆了一下，虽然他知道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可他还是没有想到对方的石化能力居然这么强，哪怕是丹木那把带有符文的刀砍在对方身上，也会受到石化的困扰。

不过庆幸的是，扔在地上的刀在渐渐地以刻画的符文为中心，慢慢复原，尽管复原的速度很慢，可只要仔细观察，还是能勉强发现。

想起那把匕首的神奇功能，似乎是能将一个人的伤口青铜话，肖炘杰一咬牙，直接朝巫祭刺过去。对方似乎对那把匕首有着深深的忌惮，这次竟然选择了躲闪。

巫祭退开几步后，没有继续上前，但是两只手却开始挥舞，以极快的方式结着各种或粗犷或复杂的手印，渐渐地，肖炘杰能够感觉到周围的风似乎在向巫祭流动，甚至连地面的石头，也开始了有规律的如同人呼吸一样的晃动，就算肖炘杰再没有眼里，也看得出是对方即将释放某种巫术，而看这架势，这个巫术的威力恐怕非同小可。

先前时灵时不灵的符文，这个时候像是感觉到了对方的强大，竟然隐没起来没有任何动静，丹木也早看出不对，弯腰捡起已经恢复原状的短刀后，一把拉过肖炘杰，开始后退。

周围的石头呼啸着朝巫祭的身边聚集，连无论大小，很快将巫祭包裹在其中，形成一个巨大的石堆。正当两人奇怪的时候，石堆开始了缓慢的蠕动和变化，就像每一块是都被坚韧无比的丝线所牵扯着，开始了复杂但是有序的排列。

丹木和肖炘杰几乎是目瞪口呆地看见这些大小不一的石块慢慢地组合成一个高大的人的形状，似乎一抬脚，就能将人给踩成肉饼。

不管怎么说，一个高三米多的石巨人，已经绝对不是人力能够对抗，两个人甚至没有半点犹豫，立刻转身就逃。

身后传来沉重到极点的脚步声，每一步都似乎要将大地踩出个窟窿。两个人没命地狂奔，如果不是因为这是在原始丛林之阻碍太多，恐怕早就被后面巫祭操控的石巨人追上。逃了大概有近半个小时，终于听不见后面那沉重的脚步声，两个人终于松了口气，不管不顾地躺倒在地开始剧烈的喘气。

所不同的是丹木只躺下了不到一分钟就重新站起，然后再四周缓慢地走动缓解心脏的压力，而肖炘杰比起普通人来体力还算不错，可先前接连两次使用不成熟的巫术，耗费了大量精神，再经过戈基人和石巨人的追杀，体力已经透支到了极点，这个时候就算明知道这样躺下对身体大大不利，却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丹木望了望四周，又扒开草丛看了一阵，最后小心翼翼地挖开一部分泥土查看，突然拉起已经没有一丝力气的肖炘杰，朝一个方向走去。肖炘杰几乎是被丹木拖着，但他没有抱怨，他知道这个不善言辞的同伴，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

果然，十几分钟后，在前面出现了一片湿地，几只水鸟惬意地在浅水中游过，时而悠闲地从水中捕捞起一条条还在挣扎的小鱼。

肖炘杰眼睛一亮，这个地方是湿地环境，淤泥自然不会太浅，对于两人来说虽然也十分危险，可是那石巨人若陷身期间，只怕更不容易爬出来。而失去石巨人外壳的巫祭，他们两人联手也并非没有战胜的把握。

丹木在湿地外围开始砍伐树木，很快就做了两副简陋到极点的水上雪橇，那不过是将一根圆木直接对剖成两半再加上两个树枝作为雪杖而已。

肖炘杰看着两幅简陋的雪橇，有些不解地问道：“这里的确是能克制那个石头怪物，可是现在要怎么引它过来？”

“这当然要靠你了。”丹木淡淡地说。

肖炘杰一阵郁闷，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问道：“你不会这么残忍吧？”

“要么在这里干掉它，要么一直被它追杀，就算侥幸逃脱也可能天黑后迷路，和他们彻底失散……”

“好了好了，我去引那家伙来！”肖炘杰受不了似的摇摇头，往来的方向，走了十几步。

丹木微微一笑，提醒道：“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只要想办法再度引发你体内的巫力，就有可能引来它。”

“我倒是想，可惜这力量就像是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的。”

“我明白了，你要在极端危机，威胁到生命的情况下才能激发潜能运用那股力量。”丹木点点头，深吸一口气，眼神忽地一变，原本平淡无奇的眼睛，突然一下精光四射，更是充满了深邃到极点的杀意。

这个杀意直奔肖炘杰而去，肖炘杰自从在黑水墓葬的时候吸收那些血色符文，体内具有了一丝巫力，精神上对于异种能量或者杀气的敏感，早已经不逊色于身经百战的军人，立刻就感应到这股犹如实质是杀意。

他也被吓了一条，这是手中要有多少条人命才能养成的杀意？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认定丹木是想真的趁机杀了自己，可处于对同伴的信任，他还是生生忍住了还手的冲动。

但他体内的符文明显没有他那么理智，很快，似乎是受不了丹木杀意的威逼，肖炘杰的皮肤上，出现了一圈又一圈的血色符文的纹理，虽然还不甚清晰，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他的身体表面形成一个巫力力场，隔绝着杀意对肖炘杰精神的伤害。

过了片刻，沉重的脚步声隐隐地传来，两人对望一眼，丹木眼中的杀意消退了许多，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了一丝欣慰。

很快，石巨人高大的身躯出现在两人面前，两人几乎不假思索地上了雪橇，然后在淤泥当中行走如飞，转眼间就干燥的岸边远去了三十多米。

石巨人笨头笨脑地冲了进来，丝毫不顾脚下踩着的是什么，不过短短十几秒的时间，石巨人陷入淤泥的部分，竟然已经到了腰部，再怎么挣扎，只是让它更快沉下去而已。

如果操控石巨人的并不是一具活尸般的巫祭，而是巫祭生前具有神智的时候，这么简单的陷阱，几乎不用看也知道。可惜现在操控着石巨人的，根本就是一个只残留了一点记忆和灵识的半人半僵尸的存在，是绝对不可能进行如此复杂的思维活动的。

石巨人在瞬间解体，露出里面的巫祭来，可是他也没有坚持多久，大腿以下的部位就陷入了泥中。肖炘杰和丹木滑着雪橇靠近过来，肖炘杰手中还拿着绑有匕首的投枪，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一枪扎向正准备再次结印施展巫术的巫祭的眉心。

他知道这种已经死过一次的活尸，除了脑部之外，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都不至于一击致命。

令人惊讶的情况发生了，看似只是青铜所铸，应该不那么锋利的匕首，却轻易得如同扎豆腐般，刺破了巫祭的头颅，将里面不知道还残留了多少的脑浆绞成一团。

巫祭的动作一下停了下来，甚至来不及反抗，以匕首扎中的部位为中心点，青绿色的铜锈和灰白的石质纹路开始了反复的争夺战，最后相持不下，两股力量轰然爆发，将巫祭的头颅炸成碎片，失去了头颅的巫祭尸体，终于慢慢地沉入到了淤泥当中。

残存的意识被禁锢在这样一具躯壳中，应该十分痛苦的吧！是因为不想死，才在当初选择这样的方式希图重生么？可是，这座山中能收集到的都是些阴性的能量，从来没有听说过，阴性的能量能够成就天神之体。原本是风光无限受万人崇拜的祭祀，死后却悬棺在天人交界之地的山崖上，试图成就神体。但是从古自今，所有人类试图成神成仙的梦想都破灭了，你，又怎么可能例外呢？

人始终就是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远比做一个稀里糊涂的神要好！就这样结束掉，未尝不是办法。肖炘杰的心底默默地念道。

丹木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切，最后一个“靠”字过了好半天才说出口。

离开了湿地区域，两个人继续朝前，按照丹木记忆中的地图，这里似乎应该有路能够绕回之前出来的山谷。而那名巫祭是被戈基人在食人蚁山谷发现的，戈基人却并没有从肖炘杰他们经过的山洞进来，这说明戈基人还知道另外的通往食人蚁山谷的道路，只是不知道在其他的墓葬里面，能否找到全副的地图了。

不过，发现那名巫祭的悬棺纯属偶然，就算再要有这么好的运气发现另一座，能不能刚好遇到一个容易攀爬的位置，却是谁也不知道的。

这个山谷的猎物，显然比上一个要丰富得多，很快丹木就以飞石绝技打了两只兔子，又捉了一条两米长的大蛇，后来想想在山谷中，不是太敢生火，以免引来还残存的戈基人，于是开始四处寻找可食用的野果，最后找到一种青色微酸的果子，还有一些松子，肖炘杰脱下

外套兜了一大包，然后两人按照记忆中地图的样子开始往回绕。

顺着那条分支山脉的山脚，肖炘杰和丹木一点点往来时的山谷走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开戈基人，虽然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但是安全，毕竟是最重要的。

精通追踪与反追踪的丹木，之前还一直故布疑阵，伪装出两人朝另一个方向逃去的假象，想来头脑比较简单的戈基人，也不会因为两条抓不到的鱼而大肆搜山到另一个山谷中去。

要知道那个小山谷几乎没有什么体型稍微大点的动物，估计已经被戈基人猎杀光了，是一个废弃之地。

三个多小时后，两人返回那个小山谷的洞口下方，喊话过后，柳衡探出头来，惊喜地说，萨迦德和苏从云都找到了，而且他们还在洞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墓葬，同样是石棺葬，但即未悬棺，也没有掩埋，只是放在洞穴里的一间明显有人为痕迹的石室里。

因为有了上午僵尸事件的教训，两个人都不敢乱动里面的东西，只留下记号就匆匆出来重新找寻生路，直到一个多小时前，才找到正确的路径，来到洞口与柳衡和沈万年汇合。

不料沈万年听说发现新的的墓葬，那执拗的脾气再度发作，不顾劝说，竟然非得和苏从云萨迦德返回，说是别的都可以不拿，但是如果里面有羊皮纸，涉及到出路却不得不拿。

这个理由让人无法反驳，于是萨迦德和苏从云一起陪着他返回洞中，而柳衡却只得留在这里等待肖炘杰他们回来。

丹木和肖炘杰都是眉头深深皱起，只有他们才知道石棺中的巫祭的恐怖，这些生前侍奉鬼神的祭祀，死后自己却长年累月吸收这个山谷中的阴性能量，而成为具有一定意识的活尸，那是比僵尸更恐怖的东西，甚至不怕阳光，还保持着生前的部分巫术力量，只是对于某些

镇魂的符文，有着天生的恐惧。所以第一个巫祭是等到石棺破碎没有符文的压制才活过来，闻到人气竟然能攀爬而上，但却不幸地被肖炘杰一枪轰下悬崖。

如果沈教授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在那间石室当中，可就危险得很了！

肖炘杰正要柳衡回去向他们说明情况，山洞中却突然出现人声，沈万年他们，竟然都完好无损地出来了。

随后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两个人一组，使用蛇皮降落伞跳下来，然后上面的人又再次将蛇皮吊上去，最后自己又跳下来。

除了萨迦德体重超标受了点小伤，以及沈万年身子骨不是很灵便差点就以头触地虚惊一场外，整个降落的过程都算顺利。而一着地就崴了脚的肖炘杰，已经算是所有人中“受伤”最严重的，如果不是那些巫术符文具有治疗伤势的作用让他在戈基人的祭祀场景中痊愈，这恐怕会让他感觉心里很是受伤。

汇合后的几个人，匆匆吃了些水果和松子后，却不敢生火将猎物烤来吃了，毕竟这里似乎离戈基人的聚集地比较近，万一有巡逻过来的戈基人看见炊烟，就算以丹木的生猛也没有信心单挑一个部落的戈基人。

吃饱喝足后，沈万年开始兴致勃勃地提起在洞穴中那个石室里的收获，除了同样一张记载不少信息的羊皮纸，里面也有一件小巧的青铜器，发最开始发现的那个相比，只是造型上有所变化，是一个方形的铜块上有一个圆形的凹槽。沈万年曾试着拼接，但是好像中间缺少了一到两个构件，完全无法拼合。

但是谁都知道这两个件青铜器肯定是有着相当研究价值的宝物，所以就让沈教授像藏宝贝似的一直藏在身上。

至于那张羊皮纸，同样是有数百个符文，一些大同小异的祭祀场面，和一副不完整的地图。

沈万年教授仔细地对比研究上面的符文，当他掌握的巴蜀图语越来越多时，要大致翻译出上面的意思，也就比第一张羊皮纸上的更加简单。只不过，巴蜀图语这种神秘的神之文字，一个符文并不是如同汉语一样只表达一个单音节的字，要字与字组合才能形成词，词与词组合才能形成句子。巴蜀图语每一个符文所表达的信息都极为丰富，一个符文，就是一句甚至几句话，而不同符文间的组合，要表达的句式更是千变万化，若只是认识部分的符文，而不懂得组合的顺序，那么最终只会得到一大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句子。

因此这个破译工作的轻松，只是相对于之前没有多少参照物时而言，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除了苏从云不停地虚心学习，肖炘杰也经常前来请教外，就只有萨迦德会偶尔关心一下。至于丹木和柳衡两人对这个枯燥到极点的破译和文字研究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趣，干脆负责起了警戒的工作。

第三十九章 羌歌招魂

熬到天黑后，整个破译才进行了一半的样子，而这样的进度，让所有人都开始着急起来。本来以为今天就能到达溪流的尽头，可是没想到因为食人蚁山谷，却不得不改道，还好发现了这条山腹中的密道，还无意中得到了两份地图，但是更多的的难题，却也开始困绕着大家。

山谷的另一边，很可能就是戈基人的部落所在，而从原路返回到食人蚁山谷已经不可能了，只能是在地图中找到另外一条进山的路。或许这条路戈基人知道，但是不通的语言，以及双方以血凝固千年的仇恨，都让找个戈基人带路成为幻想和笑话。

等暮色完全降临时，沈万年和肖炘杰召集大家一同坐下，然后开始宣布这几个小时的研究成果。当然，许多所谓的破译，完全是联系上下文在猜测，所以翻译出来的东西，最多也只有一个大概能够保证正确性，至于细节，就连沈万年教授本人，也不敢对此有所保证。

“要想找到出口，就先得找到七个墓葬！”沈万年突然大叫道，吓了周围的人一跳。

“什么，必须找到七个墓葬？你知道这是多难的任务么？前两座墓葬都是靠运气碰到的，我不认为，我们还会第三次乃至第四次第五次有这个运气！”萨迦德叹了口气说道。

“如果你们确定是要找墓葬的话，我想我可以提供一点线索。”肖炘杰突然说道。

“什么，你知道？”沈万年的两眼又开始放光，这个执著的考古研

究狂，只要听到任何有助于他研究的事，都会爆发不同寻常的能量。

“嗯，这个山谷，怎么说呢，虽然有可能是被戈基人清除了大型动物，可是不至于连兔子毛也没一根吧？反倒是戈基人部落所在的那个山谷，我们倒是遇到不少动物……”

“不会是，食人蚁的巢穴就在这里吧？”柳衡变色道。

“当然不会。食人蚁的巢穴如果在这附近的话，可能就不是没有大型动物了，而是像我们进山的山谷一样，完全是一片没有生机的死寂。这里的安静，仿佛是稍微有点灵性的动物都能感觉到，地下像是有什么东西，所以才不愿意在这个山谷安身……”

“墓葬在地下么？可是这个山谷虽然不大，真要一一搜索挖掘，没有十天半个月的也根本办不到！”

“那些巫祭的墓葬，一定都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吧？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只要在这个山谷中找到出现异常情况的点，我想在那附近，就应该是第三个巫祭的墓葬了。以沈教授的考古经验，如果到了墓葬附近还无法准确找出它的位置，那么我真要怀疑沈教授你的水平了！”

“好，那我们分头去找！”沈万年兴奋地说道，随即看着所有人都奇怪地盯着自己，然后才意识到现在已经是晚上，不说能不能找到，光是那个墓葬中可能存在活尸一类的东西，晚上去就够危险和令人毛骨悚然的了。所以沈万年眼中的兴奋光芒很快暗淡下来，呐呐地道：“那，明天吧……”

其余人没有多少，现在大家也早已经看出来了，只要提到有重大发现的考古研究，这个平时挺正常的老头子，会不停地在任性的老小孩和偏执的研究狂这两个角色之间转换。

这一夜罕见的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似乎离开了那条顺着小溪前行

的道路，反而变得安全起来。

第二天一早，六个人分头在山谷中寻找最有可能出现异常情况的地方，最后，在山谷西北角的一个未知，柳衡发现这里的植物，明显地比周围的要长得茂盛许多，最古怪的是，这种茂盛完全是局限在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圆圈内，若说这个圆圈里没有什么东西，反而让人无法相信。

接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摆在众人面前，对于唯一的金属工具就是丹木手中的短刀的队伍来说，缺乏挖掘工具的六个人只能站在这个圈外开始大眼瞪小眼。

“考古探险真是一个不轻松的活儿啊！”肖炘杰感叹着，现在，就算有一把锄头和铁铲，起到的作用也比丹木手中的短刀要强百倍。

“怎么办？”沈万年开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对于答案很可能就在脚下，却偏偏找不到的老人来所，这样的情形，也的确够让人郁闷的。

“不如，我们请人来挖！”苏从云眼珠子一转，想到一个主意，只是这办法危险得很。

“请谁？请鬼还差不多！这个鬼地方，除了我们还会有别人么？难不成你要请戈基人来？”柳衡有些郁闷地道。

“说他是鬼也没错，山洞中，不是还有一位么？”

“你……你是说，山洞密室中的那个活尸？你疯了，一个活尸都那么难对付，如果不是戈基人犯傻拿住他并削弱了大部分力量，你们两个人怎么可能利用湿地的地理优势消灭对方？只要稍不小心，估计你们两个都得玩完。有一个还不嫌够，居然还想招惹另一个……”

肖炘杰听着这话，怎么想都觉得最后一句，似乎有着别样的味道，可是看着柳衡，这话却绝对不敢说出口，否则的话这个警察丫头发起飙来，那也是很可怕的。

“对，肖炘杰你们不是说，那个原本以为是僵尸的巫祭，实际上还残存有少量的意识，所以才会对毁掉他修行用的石棺的丹木紧追不舍，还好运气好最终消灭了他。但正因为这种巫祭所化的活尸还有残留的意识，我们引他过来后，将其困在此处，你说他会不会招呼地底的同伴救他？”

众人打了个寒战，这个办法的确太阴损了，只要在这里布置好陷阱，现在已经知道这些活尸害怕镇魂的符文，而沈万年和肖炘杰对于巴蜀图语符文的认知和应用，已经越来越熟练，有了沈万年对巴蜀图语的理解和肖炘杰身上的巫力存在，要对付活尸显然就比之前容易得多。

“可是现在的关键，我们怎么回到那个洞穴中去？有那个力气，还不如一起用石块木棍一起把这里挖开！”丹木冷冷地说道。

大家转念一想，的确，这个山谷所在的洞口，完全没有办法攀登，下来容易，再要上去，可就难比登天！

众人鄙视地看了苏从云一眼，然后毫不犹豫地否决了这个完全没有可操作性的计划。

“不如，我们先去另一个墓葬吧？”肖炘杰提议道。

“你知道另一个墓葬在哪里？”沈万年从沮丧中抬起头。

“嗯，不过，哪里同样有危险！”

“我知道了，是那个土堆一样的祭台？那里就是墓葬之一！”丹木也叫道。

肖炘杰点头道：“昨天我就在奇怪，那个地方，怎么会突然隆起一个土堆，若说是戈基人的祭祀场所，可是为何原本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的巫祭，却被绑了一会后反倒更加生猛了？那个地方要真没有鬼，那才怪了！”

“还愣着干什么，我们赶紧去！”沈万年立刻来了精神。

“可是那是戈基人的领地，甚至那个地方，已经被他们霸占成为祭祀场所了！”

“没关系，昨天戈基人肯定损失惨重，我不信以它们那胆小怕事的性子，今天还会傻乎乎地守在那里！”丹木道。

不过为了小心起见，还是由丹木先去查探了一番，然后众人才开始离开这里前往昨天丹木和肖炘杰遭遇戈基人祭祀活动的地方。

经过昨日一战，这里到处都是污血，只是戈基人的尸体，都被收好，而整个祭台，也被柴火烧得一片乌黑，中间一个勉强保持着人形的东西斜躺在上面，已经被烤干了水分，成为焦炭。

肖炘杰和丹木小心翼翼地接近了看上去十分恐怖的焦炭状人形生物，却骇然地发现，这块已经快要崩溃的焦炭，竟然还在不停颤抖着。

丹木和肖炘杰看了半天，才发现者个焦炭状的生物，竟然是戈基人首领，因为其他戈基人，绝对不可能像他的骨骼这么粗大健壮。

丹木神色凝重地拔出短刀，只要这块看上去是焦炭的东西还想扑过来伤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斩下。现在对方被烧成这个样子，他手中本身就有镇魂力量的短刀，想来会轻而易举地结果掉他。

戈基人首领已经烧得变形的脸上，双唇上下张合着，露出被熏黑的牙齿。丹木在杀手训练营学过唇语，仔细地看着他张合的幅度，不

停地揣摩着，终于将他的发音确定后念了出来，然后看向沈万年。沈万年思索了一阵，最后轻轻地说了三个字：杀了我！

丹木举起短刀，然后决绝地朝已经被烧得脆弱的戈基人首领的脖子劈下，在刀身触及到他脖子的瞬间，他似乎从他早已经被火焰烧得爆掉眼球的眼眶中，看到一丝欣慰的光。他感觉刀身上传来一阵灼热，炙得他的手生痛。但是他更加用力地握住刀，不然颤抖的刀身有丝毫的颤抖。很快，灼热感消失了，刀身上的起镇魂效果和增加杀性的符文，却显得越发的神秘莫测。

所有人都似乎感觉到这个躯壳中悲哀的灵魂在消散，一时间气氛有些凝滞。戈基人的首领，似乎在故意求死，是因为先前的战役中折损了太多族人么？他又是为什么会被丢进火堆的？这一切都成为永恒的谜团，或许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老天爷了。

“要不，还是不要打开这些墓葬了……”好半天，沈万年才叹了一口气说道。

“不打开找到地图，我们怎么出去？”丹木收起所有的唏嘘，眉毛一扬说道。

“可是……可是这个地方，同样没有办法打开啊……”沈万年看着这个土堆，知道如果墓葬在土堆下的话，工程连不比先前的小山谷中的墓葬更小。

丹木没有说话，而是围着土堆转了两圈，然后选定了一个位置，用短刀割破手指，然后狠狠地将短刀插进土堆之中，用激昂高亢的声音，以羌语不停地反复吟诵着十来个短句。

末了，他朝肖炘杰问道：“都记下了么？”

肖炘杰点了点头，然后学他的样子，用匕首割破手指，然后将匕首插入土堆，再一字一句地跟着旁边的丹木开始吟诵那十来个短句。

重复吟诵了几遍，他的身上，再次闪现出血红色的符文，无数的符文带着巫力顺着他的手灌入木质的投枪，接触到匕首后传导进地下。

“是羌族释比经典中《下坛经》中的召魂歌……”沈万年低声对旁边的人说道，然后下意识地远离了土堆几步。

土堆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仿佛下面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先是土堆上面的木柴等杂物被甩下来，接着外面被烤硬的黄土层开始龟裂剥落，最后，所有表面的泥土都被一个向上升起的东西挤到一边，那是一口巨大的石棺，石棺的正上方，一滴鲜血停在棺盖上，然后一直朝下渗透，直到消失不见。

棺盖上的符文亮了起来，沈万年抓紧时间记忆这些不同组合的符文，试图找出其中的排列方式。巴蜀图语最特别的地方，除了用一个字符代表一句话甚至更多的语义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要正确理解一段文字，必须找到相应的排列组合。这完全是一种密码文字，仿佛是不应该产生于这个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特殊存在。

棺盖在隆隆的响声中打开，丹木大喝道：“拿出装有羊皮卷的陶罐！”

肖炘杰不再迟疑，立刻跳上前去，看准其中的一个和悬棺中的一摸一样的陶罐取出来，石棺中的人没有动，但肖炘杰惊鸿一瞥，还是发现那是个美目如画的美丽女人，即便过了几千年也丝毫不减当年的容色，也不知道是怎么保存的，难道，也是符文的力量么？它能将一坛硫磺保存数千年之久，更多更复杂的符文，要保存住一个人的容颜，应该也不是难事吧？

正自想着，棺盖已经重新合上来，然后缓缓沉入地底，接着轰隆一声巨响，以石棺上升方向为中心，方圆十数米的地方都朝下塌陷，肖炘杰和丹木措手不及，顿时摔落下去。肖炘杰紧紧地护住陶罐，不管是里面的羊皮卷还是那个青铜构件，似乎对于最终能否出去有着莫

大的干系。

地面差不多朝下塌陷了三米多，在柳衡等人的帮助下，肖炘杰和丹木灰头土脸地从那个塌陷出现的坑中爬起来，然后回头望着已经完全看不清原来的布局是什么样子的墓葬，微微叹了一口气，和其他人一起快速地离开。

这么大的动静，肯定很快戈基人就会被惊动而赶过来了，众人可不想落入戈基人的包围中，被数以百计的戈基人包围，就算是丹木当时冲出来也十分吃力，如果不是肖炘杰关键时刻有如神助的四枪的话，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后来那种在丛林中一把刀，一根蛇筋就杀死二十多个戈基人的神勇。

这次走的时候，苏从云和萨迦德等几个人，都默契地捡起了几块丢落在地上的尖锐兽骨，谁也不知道，在安静的小山谷中的那个墓葬中的巫祭，是否会这么轻易地自己就把想要的东西送上门来。

“丹木，你们刚才算是在招魂么？”终于，快要接近山谷中的墓葬时，沈万年忍不住问道。

“算是吧，我利用那个刚完全死去的戈基人头领残余的念头，以自身的血脉为引，念诵羌寨中的老释比传唱招魂经文，没想到竟然真的有效。不过光是我一个人也是没用，幸好肖炘杰身上的具有巫力，不然就算是放光了我的血，也不可能将那个女巫祭镇压住不让动弹。可再要我来同样一次，恐怕就力不从心了，因为刚才那个戈基人头领心中的怨念已经消耗光了，我可不是肖炘杰这个变态，居然有一身比我小时候呆的寨子里的老释比还深厚的巫力！”丹木苦笑道。他自己也有一些莫名其妙，不知道刚才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举动。

沈万年叹了口气，似乎有些可惜，最后接过肖炘杰手中的陶罐，取出羊皮卷青铜构件，仔细地对照参详，想要尽快寻出路径来。

可是三张羊皮卷上的地图，依然看不出整座大雪山以及山脚下的这些山谷彼此之间，到底是如何连接的，最后不得不将三张羊皮卷放在一起，只会了其他人后，利用兽骨、木棍都简陋到极点的工具，开始挖掘第四个墓葬。

光是清理表面的植物，就花费了许多功夫，好在下面的泥土比较松软，即便是工具并不趁手，但至少比用骨木带对付石头要来得轻松，三个多小时后，在一米多深的地下，沈万年已经能看到上方的外部的石板，这是完全以土葬的习俗下葬的巫祭，不知道他生前到底是负责哪一个方面的祭祀活动。

现在大家也发现了，似乎七个巫祭，分别是以其中不同的方式收敛。悬棺岩葬，石室葬，聚沙葬，或许，将来还会遇到水葬、火葬、天葬。

这样的形式让大家大起兴趣，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很可能和这七个巫祭所掌握的力量有关系。比如岩葬的祭祀，全身铜皮铁骨如同岩石，而聚沙葬的巫祭，则有可能掌握流沙的能力。眼前的这个墓葬的形式，看样子应该是土葬无疑了。

将石板上方的泥土都朝两边刨开，然后几个人一起，十分艰难才将上方的石板移动开来，露出已经开始朽烂的棺椁和内部的石棺。不管这些巫祭是以哪一种方式入殓的，最后都会在刻有符文的石棺中这一点，却是共同的。想来这七个巫祭生前，都是存着根据自己的祭祀方向，借助不同的神力让自己死后得以超脱的想法吧！

外面的棺椁虽然已经腐化，但是还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如果是平时，沈万年时最反对这种盗墓贼式的暴力拆解，这每一块朽烂的木头，对于一个真正的考古人员来说都有着其价值，或许就是研究几千年前丧葬习俗的重要材料。

可是，在现在这个危机的时刻，他却也顾不得这许多，破开外部

的棺椩后，然后让肖炘杰和苏从云一起抬起棺盖，丹木则在一旁手握刀柄以防万一。

打开后，除了意料之中的陶罐外，竟然只有一套看上去非丝非麻的衣服，根本没有的尸体的存在。衣服一遇到空气，很快就开始了氧化作用，在众目睽睽下褪去原本的艳丽颜色，最后变成一堆灰黑的粉末。

空的？是衣冠冢！沈万年有些吃惊，如果说里面有一个粽子试图扑上来，都比打开一个空棺要让他来得镇定。不过还好，里面的陶罐还在，这样众人就有惊无险地得到第四个青铜构件和羊皮卷。

第四十章　幻影之城

幸运的是，在得到七分之四的地图和青铜构件后，大家惊喜地发现，这里的地图有三张能够拼合在一起，而青铜构件，也同样有三个能相互完美地咬合在一起。不过组合在一起的青铜器，这个时候依然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看来必须得找到剩余的墓葬。

随后肖炘杰和沈万年开始在地上不停地画图和计算，根据古蜀国的安葬惯例，这七个巫祭的入殓，应该是按照七星的方位排列的，现在找到的四个墓葬，相当于斗柄的三颗和斗勺中斜下方的一颗，按照这个方位推算，虽然做不到十分精确，但足以在大概方向上寻找出其余三个墓葬的下落。

到夜色再次降临的时候，沈万年手中，已经凑齐了六张地图和六个青铜构件，仅差连接斗勺和斗柄的最关键的那一个墓葬，而墓葬的位置，却是在很可能有戈基人存在的山谷中！

短暂的商议过后，六个人不再迟疑，连夜往那个位置赶去，可是真正到了那个位置，却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那是一个地势比这里还低的山谷，他们站在比山谷高出几十米的支脉上，有些目瞪口呆。

下面的山谷中，分明是一个巨大的城市！

“‘绕过高大的山脉，找到前往巨大城市的通天之径’，原来并不是说要到达溪流的尽头，而是在进入最后一座山脉时就要开始绕道，沈教授无意中发现的洞穴，却是连道也不容绕的捷径，看来，真的是天意要让我们来此……”肖炘杰有些苦涩地说道，他、沈万年和西玛当

初的翻译没错，错的却是对那段译文的理解。

“这个城市里面，不会住的都是戈基人吧？”丹木神色有些阴沉，一直以来，作为羌人，他是最看不起，同时也是最仇视戈基人的。现在，在这个荒芜的山谷中，居然看到一座规模如此恢弘的石质建筑城市，怎么可能不震惊和感觉到愤怒以及不可置信？在他看来，戈基人本就是未开化的生物，连人都不算，只是只知道按照本能行事的魔兵而已。

“如果最后一个墓葬真的在这个城市的中间，那么我们要怎么办才能潜伏进去，要知道我们的样子，可和戈基人一点也不像！”

“没事，我和丹木去给他们添乱，引出戈基人之后，你们就快速冲到城中间的湖泊中去，最后一个巫祭应该是水葬的，不出意料的话，陶罐应该是完全密封好了后丢在湖底！”肖炘杰看了一眼神色不太对劲的丹木，说道。

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吧，要不然，或许还没有冲到湖泊中，就被蜂拥而出的戈基人给围住了。

“奇怪，这么大的城市，怎么没有士兵巡逻？也没有灯光？”萨迦德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众人都是一呆，这才发现他说的这两点，的确有些不合逻辑。

“也许，这个城市根本就不是戈基人建的，它们的智商，应该还不至于修建如此恢弘的城市！看这个城市的建筑风格，倒有几分像是南美玛雅的风格，我可我不太相信，戈基人已经聪明到了能模仿地球另一半的土著风格的地步。虽然，戈基人的历史，听起来比玛雅人还要长得多……”肖炘杰道。

“这么说倒是也有道理，或许，那些戈基人只是将这个空城当成是现成的住所，所以才会在这里随意出入？”丹木盯着城门的位置说

道。

就在他们开始从山崖另一边下山，然后走到这个山谷中去，准备按计划行动时，突然都激灵灵地打了个冷战。

那座恢弘无比的城市，竟然完完全全地消失了，连一块砖也没有留下！只有原本是城市中央的位置的湖泊还是如同水晶般镶嵌在大地上，散发着幽蓝的动人光泽。

“这是怎么回事？集体幻觉？还是海市蜃楼？但是晚上才出现的海市蜃楼，太吓人了吧？”肖炘杰苦笑着道。

“只听说过幽灵船，还没有听说过幽灵城的！”萨迦德也喃喃地说道。

“别管那么多了，先到湖边去，取得最户一个陶罐再说！”沈万年自动将想不明白的事情放到一边，然后摩拳擦掌准备等地图和符文凑齐，不仅一次性找到出去的路，更借助这些羊皮卷，将停滞了数十年是巴蜀图语研究一举推向巅峰。

“真像是一个阴谋啊，不过我们却不得不往下跳！”丹木轻轻说道，但是前往湖边的步子，却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其他人都带着一丝惊魂不定的感觉跟上，谁也不愿意去多想，刚才看见的巨大城市，到底是幻影还是再次到来的幻觉。

幻影是针对所有来此的生物，幻觉却是那个在山洞中历练他们的神秘力量，在他们意识上打开的一个口子。

但是同一座所有人都不曾去过的城市，将它的出现和消失看成幻影，无疑要让人好受一点。

半小时后，湖边，面对在夜色下也能看清楚的湛蓝湖水，所有人

都开始犹豫要不要跳下去寻找一个不过才脸盆大小的陶罐。这个湖并不大，前后不过是几百亩大小，可是真要把整个湖底搜上一圈，至少也需要两个蛙人小队忙上几天才行。

更何况没有任何潜水设备，没有任何水下照明设备，在只能微微感觉到光线的夜里，想在湖底搜寻东西，无疑是做梦。

“要不，放弃吧？”沈万年也似乎知道在这里寻找最后一个陶罐的希望，简直无比渺茫，终于叹息着说道。

“放弃？我们这么多苦难都走过来了，放弃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今后，我们用永远呆在这个地方，和戈基人抢猎物？”丹木斜了他一眼后说道。就算是对着沈万年，如果他觉得对方做得不对，还是不会给半点面子。

“我水性好，要不我去试试！”萨迦德突然说道。

众人诧异地看着他，尤其是柳衡，心里非常犹豫，毕竟萨迦德身份未明，她作为这个团队中唯一的警察，虽然很多事情上大都由丹木和肖炘杰在做决定，可是却也时刻提防着萨迦德，免得他趁机搞什么鬼。萨迦德露出无奈地笑容，道：“我光拿着一个陶罐，难道还逃得掉么？只是在出去之前，我们算是一条船上的人！”

柳衡轻轻地点头，这件事上有她首肯，其他人自然不好再多说什么。毕竟特工啊间谍啊什么的，离一般人的生活都太远了。或许丹木以前接触过，可是现在，他似乎更在乎这个小团体的友情以及如何复兴和宣扬羌族文化上。

萨迦德脱下外衣和长裤，在岸边活动了一下身子，然后一头扎进水里，过了五六分钟，他窜出湖面换了口气，刚准备再次扎下去，肖炘杰淡淡地说道：“这样找，到下个月都不一定能找到，先到湖心，然后以湖心为圆心，一圈一圈地找！”

萨迦德答应了一声，然后奋力朝湖心游去，可是刚游了二十几米，湖面上突然腾起雾来。这些雾带着如梦似幻的幽蓝，然后，无数的城墙开始凭空出现，肖炘杰眼睁睁地看着周围有巨大的宫殿拔地而起，然后自己似乎正置身宫殿前的广场中，广场的尽头，便是那个似乎亘古不变的湖泊。

是幻觉，这一切都是幻觉……雾，是起雾才看到这一切的，这么说，我们之所以会看见这个城市，全是因为湖泊的雾气？

他朝其他人脸上望去，除了丹木比较镇定外，每个人都是一副微微惊恐却极力表现出冷静的样子。

停留在湖边，是否会有危险？为什么感觉这个湖，像是带着生命似的，能按照一定的心意来随意塑造它心目中的形象？包括，一座完全凭空出现的城市？肖炘杰小心地摸着脚下的地砖，发现手根本穿不透，那是货真价实的地砖，似乎并不是幻化出来。

还可怕的环境，竟然完全无法分清楚真实和虚幻的区别！

肖炘杰信念一动，不停地在脑子中勾勒那个陶罐的形象，然后朝着湖泊的方向，接连不断地传达着帮助湖中的人，寻找这个陶罐的意念。湖面上的雾气发生轻微的翻滚，像是感应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如同一个小孩子找到了玩伴，然后，在湖面上，突然出现无数个由雾气凝结的陶罐虚影。

肖炘杰的汗水一下就出来了，整这么多出来，这不是添乱么？随后，他又在脑子里想着陶罐中的羊皮卷和还缺损的最后一块青铜构件的大致形状。因为那个青铜构件的具体形状他并不知道，只能从已经得到的六个中，组成的两个大型的残体中间缺损的部分来推算，这种模糊的想象，似乎让湖水的雾气凝聚有些力不从心。然后，不止是雾气，整个湖水都翻滚起来，肖炘杰正为萨迦德担心着，湖心不远的位置，突然浮起一具造型熟悉的石棺！

萨迦德没有时间去思考石棺是怎么会浮在水面的这个复杂的命题，他至少奋力地游到石棺面前，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掀开他，看着里面已经泡的发涨但就是没有腐化的尸体，捏着鼻子从里面掏出那个陶罐，摇了摇，确定青铜构件和羊皮纸都在里面，然后就一只手拿着它，一只手加上双脚开始划向岸边。

肖炘杰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个如同有生命般的湖泊这么容易沟通，总算凑齐全部的地图和构件，走出这里的希望，也就大了无数倍。至于这里的幻影城市和神秘湖泊，还是留待后人来研究好了……

似乎湖泊能感应到他的想法，那些雾气开始不甘的翻腾，城市突然出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真实和虚幻之间，雾的气态和石质的固态之间，但显然，整个幻影城市，都因为湖泊激动的心情，而摇摇欲坠起来。

一个仅仅几百亩大小的湖泊，突然掀起十几米高的浪头，肖炘杰和岸边的众人只来得及暗骂一声，就被浪头卷入水底，然后和原本就在水中的萨迦德一起，全部送入湖心的漩涡当中。肖炘杰感觉到似乎灵魂都差点被撕裂的痛楚，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四十一章 七图腾钉

肖炘杰醒过来时，发现丹木正一脸紧张地看着自己。他一惊，猛地坐起，问道："怎么回事？"

"谁知道呢？我们似乎被那个奇异的湖泊的浪头带入水底暗流，就像我们初次来到这个世界一样。现在，我们似乎到了另一个地方，可以肯定的是，和最初来的地方相比，这里要富丽堂皇得多！"肖炘杰正自奇怪他为什么要用富丽堂皇这几个字，但偶然一抬头，却差点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呆住了，这么大的空间内，石洞的顶端竟然镶嵌了不知道几万颗夜明珠，犹如满天星辰！

而夜明珠镶嵌的光带还一直呈螺旋状朝上延伸，肖炘杰甚至看不清到底延伸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去。

"如果现在你告诉我这里真是神住的地方，那么，我信！"顿了顿，肖炘杰问道："其他人呢？"

"没事，只是多喝了几口水，另外似乎湖底的漩涡，对人的精神压迫很大，所以才会迟迟没有醒来。"

"我第二个醒来，是不是说明我的精神和意志，仅此于你？"

"美得你！那是大爷我只对你施救了，至于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只要多休息一阵自然就会醒来，我懒得救而已！"

肖炘杰心中一暖，然后惊呼道："遭了，沈教授手中的羊皮卷，不会被水浸湿吧？"

“放心，听说要到湖边，他早就把他的这些羊皮卷宝贝放在油纸包里贴身收藏，就是那些沉重的青铜块，他居然也一个没丢！这一点倒是让我佩服……”

肖炘杰笑道：“那可得感谢他，说不定，没有那两样东西，我们要想出去，还真的有些困难！”

“出去？先想想怎么出这个地方再说吧！”

“通天之径，哈哈，我明白了，这里才是真正的通天之径！”身后突然传来沈万年如疯如魔般的笑闹声。

肖炘杰和丹木同时回头，正好看见躺在一边的沈万年精神奕奕地坐起，然后拿着最后一张羊皮卷，手舞足蹈地说着。羊皮卷自然是从萨迦德死死抱在怀里的陶罐里取出的，沈万年醒来后并没有搭理背对着他说话的丹木和肖炘杰，而是首先将萨迦德怀里的陶罐毫不客气地拿到手。

“是这样，原来有两句话我们都翻译错了！‘找到前往巨大城市的通天之径’，断句不对，应该是‘找到巨大城市前往通天之径’，而前面第二句‘在光与暗的阴阳交界处’，应该是在‘真实和虚幻的交界处’，呵呵，原来这么简单，那个湖泊，本身就是入口！”

肖炘杰和丹木面面相觑，本来以为被湖底暗流带到另一个地方，谁知道鬼使神差地，竟然撞入了入口？

“要不，沈教授，你在对照一下地图？那我们如此辛苦地寻找地图，岂不是都白费了？”肖炘杰问道。

“怎么会白费？”沈万年瞪了他一眼，道：“如果不是为了寻找地图，我们怎么可能推算出入口的真正位置？而这些羊皮卷中的地图，拼合起来除了是一份整个大雪山的地形图外，里面也暗藏这其余的两条线！”

“两……两条？”肖炘杰有些结巴了，在那些地图中，他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当然，不过要结合上面的文字说明，才能知晓要怎么看，实际上说来简单，你只要把拼合好的地图，当成三维以及四维的来看就是了……”沈万年有些得意。

“没听错吧？四维？说是三维的，还要稍微靠谱一点！”

“三维的看能找到这条真实的通天之径，而四维的线条，则是关于一个宝藏的藏宝图的！嗯，我们的眼睛的确没有办法在平面图上看出四维的图来，所以你只能充分发动自己的大脑的想象，把这些线条映入脑子中，然后想着自己的眼球鼓出，嗯，也就是纵目，除了平视、仰视和俯视外，鼓出的眼球最能以一定的弧度，从另一个维度看这些线条，就能形成四维的效果……”

这个时候柳衡、萨迦德还有苏从云也陆续醒来了，刚好听见沈万年的奇谈怪论，苏从云甚至有摸一摸老师的脑门，看他是否发烧的冲动。

“那么如你所说，如果我们依然按照原来推论的到达溪流尽头，是否就永远无法到达通天之径？”

“对，溪流尽头的水潭，同样通往一个地方，不过那个地方，叫入地之门！”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一个通天，一个入地，期间的差别有多大，自然一清二楚。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沿着这条通道，一直盘旋着朝上在？”

“是的，这条通道，直通到‘天庭’，所以才被称为‘通天之径’，到

了那个地方，我想一切答案都会揭晓，包括我们回家的路！”

“那还等什么，出发！”肖炘杰豪气干云地道。这条通天之径，是螺旋状的石梯，只要注意保持体力，按照山高五千米来计算，总长度不会超过二十公里，相信只要五六个小时，就算是走，也走到山顶的“天庭”了！

“等等！”萨迦德突然大喊道。

肖炘杰一愣，问道：“怎么了？”

“我……我，你们谁有多余的衣服，能不能借一件？”萨迦德哭丧着脸狼狈地道，众人这才想起，他自告奋勇地下湖寻找最后一个陶罐时，是脱了外衣裤的，却没有想到那个诡异的蓝色湖泊一个浪头打来，所有人都被卷入，他的衣裤自然也不能幸免，还好醒来后在水边找到了漂浮着的裤子，可是外套却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可惜现在所有人是浑身上下湿淋淋的，加上现实世界本就是秋天，身上穿的衣服并不多，加上萨迦德的体型特殊了点，竟是谁也匀不出多余的。

丹木灵机一动，记起包裹中还有两张立下大功的蟒蛇皮，连忙翻找出来，想了想，将其中段一分为二，又在腋下位置开了两个容手臂通过的孔，笑呵呵地递给萨迦德道：“衣服肯定是没有多的，不过真宗皮衣倒是有一件，要不凑合一下？”

萨迦德苦笑着接过蛇皮大衣，丹木想了想这样实在不够厚道，又把蛇筋取出来，让萨迦德当做皮带，如此一来，萨迦德耸着肩攀登石梯时，竟然给人如同大蟒在后面跟着的感觉。

除了水，大家什么连储备的食物也没有，而通天之径里，也没有食物来源，所以在六个小时后快要到达顶点时，除了丹木气息还算悠长外，所有人都是一副快要累倒的样子。尤其是沈万年和萨迦德两个

老人，一个是年纪实在大了缺乏锻炼，一个却是长得太胖，且身上的“衣服”实在穿得不怎么舒服。

肖炘杰也累得不轻，像这种光是枯燥的爬着石梯，虽然说起来比直接攀爬山峰要轻松得多，但是这种仿佛没有尽头的石梯，却折磨得人快要发疯。再说他的体力也是偏向于暴发型，耐力并不是他所擅长的。

而通天之径，完全就是考验一个人的体力、耐力以及坚韧的心性，否者光是那几乎无以计数的石梯，也会让不少人打退堂鼓。有这样的心性坚持直到最后到达顶峰的“天庭”，才能作为神选之人，前往神的国度。

越是往上走，大家越是发现一个心惊胆战的现象，那就是眉骨的铭刻着那个符文的位置，总是会不定时地传来一股热流，仿佛那里有人在用火柴划燃了轻轻地靠近了灼烧，却并不马上将火焰完全贴在脸上，而是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法，让人习惯这种灼热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

肖炘杰几次朝眉心摸去，但感觉到的都是一股冰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想起那些离奇死亡的人，他们的眉心，也有这样的七个符文之一，最后都因为各种离奇的理由惨死，脸上还保持着诡异的笑容，而眼睛，更是几乎完全爆出眼眶外。

他心中打了个突，也发现周围的人都沉默了，似乎感觉到眉骨间灼热的，并不止他一个。

虽然早就有了要到达圣山顶上，然后去会见那不知名的召唤者，或许是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最伟大的存在的打算，可是肖炘杰心中的恐慌感觉，却越发地浓厚了。

以七个人的死亡制造恐惧，以一场泥石流引发的车祸作为要他们

前来此处的手段，就算召唤他们前来的伟大存在真的是“神”，那也肯定是一名隐藏在幕后的邪神吧！

肖炘杰知道，就算是对圣山信仰最坚定的丹木，也早就对召唤他们前来的东西引发了怀疑，更不用说经常在梦中遇到那些怪物一般的奇异生命，以及那些充满了远古色彩的祭祀活动了。

渐渐地，肖炘杰在其他人眼中发现了一丝隐藏的血色，这更加剧了他的担忧，难道我们，真的会是下一批被诡异杀死的人么？可是，既然能将不同地域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轻易杀死，又为什么非得把我们召集到这个地方来？

“沈教授，你看了这么都新的巴蜀图语，有没有将这种图文语言重新归纳出来的把握？”为了缓解一下僵硬的气氛肖炘杰向沈万年问道，他知道如果是学术上的问题，这个有着老小孩性格的教授，一讲起来就没玩没了，倒也不怕这一路上太闷了。

“时间太紧张了，现在不过是还在收集整理资料的阶段，如果将这门深奥非常的语言完全破译出来，没有几年的功夫是不可能的！”

“几年？要这么久？”肖炘杰有些吃惊。

“小肖你也太心急了吧，这是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不是像翻译几篇英文那么简单就出结果的。别看我现在说几年可能会出结论，这话要是传出去，估计不少同行都会看老头子我的笑话，因为巴蜀图语已经有人研究了二三十年了，除了几个单字被破译出来外，整体上的进度不到百分之三！再说，巴蜀图语是一字表多意的复合文字，光是几个单独的字符，就算破译出来也没有什么大用。对于巴蜀图语而言，需要的是从整体上进行研究，除了掌握每个字符的不同含义，以及在什么地方应该使用哪种意思，同时需要知道它们的编码方式，不同的字符之间的排列，表达的意思也不尽相同，总之，巴蜀图语算是我干了一辈子考古工作，遇到的最神秘，最难学语种，但只要学会哪

怕一点皮毛，对于解开古蜀王国来历和走向之谜，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所以，我若是向同行的夸口说几年能出点成果，别人信不信倒是一回事，若什么也没做出来，我肯定就成了行业中的笑话了！”

“有这么多资料供你参考，不可能什么成就都做不出来吧？”

“是啊，要是换了以前，这个海口我可不敢夸。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你送我的拓印件，还有这七张合计上千个不同字符的羊皮卷，若我还不能研究点什么东西出来的话，那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那我们眉头上的字符呢？除了原来已经解释的字面意义上的含义，出现在眉头，还代表了什么特殊的含义不？”

面对这个问题，沈万年却突然沉默了，不再开口。

这下不仅仅是肖炘杰，连其他人感觉有点不对了，纷纷开始询问，眉头的符文，在这个位置突然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是不想增加大家的心理负担，毕竟对于这种说法，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沈万年熬不过大家的催逼，急道。

“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么都匪夷所思的事情，居然还承受不起打击，沈教授你也把大家的心理素质想得太脆弱了吧！”柳衡说道。

其他人轰然叫好，沈万年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说道：“先说好，这个结果不一定正确，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任何把握——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大家眉骨上的巴蜀图语符文，应该就是古蜀中用于惩罚犯有渎神罪孽之人的‘七图腾钉’，每一个符文，都代表了一种罪孽和由此应该承担的痛苦，比如说，小肖你的眉骨上的符文是代表太阳，那么符文的力量发作时，你会感觉到如同被太阳炙烤的热，在比如柳衡你额头上是第一个符号，那是代表阴性的力量，那么你在性格变柔弱的同时，会感觉头骨发生隐痛，畏寒畏冷……”

“这个什么七图腾钉，难道就没解么？”肖炘杰心中打了一个突，本不过随便问问，但沈教授说出的结论，却和自己经历的一模一样，难道说，这种图腾钉的说法，竟然是真的？

“除此之外，这种图腾钉还有一种叫法，叫做‘纵目咒’，是说一旦被种上图腾钉的人，日子长了不解除的话，双眼聚会慢慢鼓出变成纵目，最后甚至爆出眼眶……”

肖炘杰干笑两声，似乎这个地方，不太合适讲这样的恐怖故事，于是岔开话题问道：“难道这七张羊皮卷中，就没有提到古蜀国的什么大事么？

“怎么会没有？这七幅羊皮卷合在一起，其实都是指向一个当年的大事件，那便是：神灵的离开！”清了清嗓子，一边走路一边研究羊皮卷的沈万年突然说道。

丹木和柳衡两个完全对巴蜀图语不是很了解的人停下脚步，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于他们要寻找的回家之路，到底有什么用。

“神抛弃了人类，而神也没有完全抛弃人类，它为人类留下了这个最后的庇护之所，同时，这个庇护之地，也是通往神界或者说天界的大门——关于这个问题，昨天在没有得到羊皮卷之前，我们已经推论过了，这个写羊皮卷，不过证实了我的推论，只是在一些细节上不尽相同而已！”

“你是说，这个地方，真的是神建造的？”柳衡睁大了眼，要说真有什么力量能建造一个五千平方公里的世界且隐藏在现实世界之中，那么就算称之为神，也说得过去了。就是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不要说是开辟一个世界，就算是能腾云驾雾，会点小小的幻术，也有封建统治者将其视为神仙中人了！

“那我们就暂且先假定，这世界上有一种叫做‘神’的生物存在！也

许这个世界是‘神’建造的；也许是比我们高级了无数倍的‘神’，无意中发现了这个世界；也许，‘神’的国度，根本就是通过这个世界，连接到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的，我本人，更倾向于最后一种假设！而所谓的‘神’，也许只是另一个世界中，在进化上走到了我们前列的高级生物而已……”

“你的意思是，‘神’……其实就是外星人？”柳衡感觉这个世界太疯狂了，白天还经历了活尸的袭击这么恐怖的事情，晚上肖炘杰却告诉她，这一切或许是外星人搞的鬼。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神’的话，语气给它们一个那样神秘的称呼，我更愿意叫它们为异空间高等生物，我想，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它们，也绝对不可能是人类的形态。或许在我们的眼中，光从外貌上讲，它们更像是某些怪物！当然，就进化的等级看，它们肯定要比我们高级一点。”说这话时，肖炘杰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梦境里的迷雾，还有迷雾中的三个巨大的怪物。所谓的“神”，就是这些东西么？那么召唤我们来此的，也是你们了？

就这样一路胡思乱想着，一边和其他争论，石梯已经到了尽头。在尽头的位置，出现了一道高有六七多米，宽四五米的的巨型大门，这道门似乎完全是青铜所铸，上面的斑斑铜锈，述说着自己已经经历了无数年的沉默。

所谓的通天之径，实际上也就是最后一座大雪山内部，有一个直达顶部的中空竖井，只是竖井上有无尽的石梯供人朝上攀爬，而竖井的出现，显然是因为某种特意的安排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就像那些有着极强领域观念的怪兽，就算对伤害它们的人恨得牙痒，但只要越过自己的领地，就绝对不会再越界追击，这种明显带着人为痕迹的生物习性，同样在受着冥冥之中某种力量的控制。

在离大门越一米五高的地方，有个粗大的锁孔，似乎一只手都都

能放进去。沈万年看着那个锁孔，二话不说，拿出那七个青铜构件开始组装起来，很快就形成一个造型奇特如同铜璋一般的钥匙。他将青铜钥匙放进锁孔后，却发现无论向左还是右，都无法旋转半分，不由着急起来，这么远的路都走过来了，如果被一道大门拦在，就此断绝了通往天国或人间的希望那个，那也未免太让人郁闷了点。

丹木放下手中的包袱和短刀，也来试了试，可是同样地，青铜钥匙在大门里没有丝毫转动。

“是常年没有使用，锈住了么？”肖炘杰取出巨大的钥匙，望了望里面问道。

丹木摇摇头，道：“应该不是，这里面甚至还能感觉到有不知名的油脂进行润滑，说明外面的铜门上虽然免不了出现铜绿，可是这道大门的内部结构，依然是十分精巧耐用，不会因为锈住而打不开。

“难道是钥匙的组合方式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就根本组合不起！”沈万年在一旁嘀咕着。

“厄，那就怪了，不会是要念咒语吧，芝麻开门……”肖炘杰也上前将钥匙重新插进锁孔转动，可还是纹丝不动。

放下钥匙后，肖炘杰跑到沈万年身边，看他一字排开的七张羊皮纸。地图的部分应裁下来了，被拼在一起，可是不管是图还是字，似乎都没有找到说明要如何打开这道巨大的铜门的。

就在大家着急时，铜门的锁孔处，开始发出机械转动的咯嘎声，那枚铜钥匙朝锁孔里自动前进了一小节，然后开始变形，扭转，机械的响声持续了约半分钟，巨大的铜门开始朝两边分开。

原来这个大门的打开方法，竟然是直接将钥匙插入锁孔口不管，持续一分钟后它自然会推动里面的机械装置打开大门，这样精巧的设

计，就算是现代技术条件下不借助电子锁也很难以纯机械结构做到。

大门才打开了两三尺，一股凛冽的寒风就自门外吹来，更是带来门外面的白茫茫的冰雪世界。

本来就是从水潭中起来，又经过了近6个小时的攀爬才来到山顶的众人，顿时被这股寒风冻得开始哆嗦起来，很快，刚才在通天之径中还感受不到寒冷的六个人，有三分之二开始打喷嚏，并且湿漉漉的衣服，已经开始结起细小的冰渣。

大门完全打开，沈万年哆嗦着将钥匙取下，众人却迟疑着不敢走出去，现在外面的温度，差不多是零下十来度，如果就这么出去的话，可能要不了多久，真的会出人命的！

就在众人开始犹豫是先暂时保住小命要紧，还是出去拼一把，漫天的冰雪突然一收，然后脑子里似乎听到一声悠长的叹息。

你们，终于来了！

六个人有些失魂落魄地走到门口，除了肖炘杰咬紧舌尖，微微抗拒着这种突然间强大了无数倍的心灵呼唤，其他人都是丝毫不顾外面的冰雪和低温，一步一挪地朝外走去。

就在肖炘杰越发地担心时，四周的冰雪都开始融化，一股暖洋洋地气息照在身上，如同在阳春三月被太阳晒着一样舒服。

眼边闪过一抹艳丽的红，肖炘杰感觉眼前一晃，一只优雅与骄傲并存，外形像鹰又像是凤凰，体型硕大的大鸟，悄无声息地站立在渐渐合上的青铜大门旁，然后，慢慢地消失。仿佛刚才出现，只是一个虚影。

可是那似乎无穷无尽的光热，又做不得假，每个人都感觉身上暖融融的，即便是还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外面的风雪已久，却依然感觉

不到严寒。

太阳神鸟！

肖炘杰在心中干涩地叫着，可是去停不了自己的脚步，只能和丹木以及萨迦德他们五个一起，朝着山顶的某个方向走去。

可能是昙花一现的太阳神鸟为他们在寒风中提供温暖和庇护，这一路走过去，竟然没有感觉到有刚出大铜门那么冷了，甚至身上还有了几分暖意。

第四十二章　永生诱惑

这样机械地走了几分钟，肖炘杰感觉到自己似乎完全登上了峰顶。峰顶的景象，却突地一变，完全没有刚才那段路冰雪肆虐的情形，相反，这里四季如春，虽然所占的地方，不过才一两百亩大小。

丹木他们这个时候才清醒过来，想想刚才莫名其妙地走到这里，所有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毕竟，不管是谁，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这都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正要活动一下手脚四处查看时，一个白色的影子却从峰顶的一个山洞里跑了出来。

那是一个女人，白衣青丝，肌肤胜雪，突兀出现在这个仙境一般的地方，如同在此修炼的仙子。但是所有人，都只是用极其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她。

西玛！

这个跑过来的美丽女人，竟然是西玛？！

“你们，终于来了！”西玛说道，声音很轻，但是却像重锤击打在每个人的心上。这个声音的确是西玛的没错，可是那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语气，甚至是带着一点居高临下的藐视的冷漠神情，都不像是那个至少表明上温婉动人的西玛所拥有的。

萨迦德警惕地看着她，虽然同是组织的人，可在来到中国前，他并没有见到过西玛这个据说是本届最优秀的组织精英，但不管西玛有什么来头，面对他这半个前辈时，都不可能露出组织中长老会议长也

不具有的上位者的气势。那根本就是将在场的所有人，当成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蝼蚁！

西玛是怎么到这里的？虽然此前一直猜测，他是否会被属于南方朱雀那样的神鸟带到最终的目的地，但那也不过是为了安慰大家的情绪而已，没有想到，她竟然真的早早就到了山顶，还以一副异常冷漠的态度在等待着所有人!

“你是谁？”萨迦德厉声问道。他看着这个和西玛一模一样的女子，心中可以百分之九十九地肯定这就是西玛，可是她的神态、动作、语气，却绝对和那个可能是特工的女子没有半点关系。

西玛没有回答，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只是一眼，萨迦德就感觉到双目刺痛，不由自主地留下眼泪，然后眉骨的位置，持续地发热，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冲眼睛里鼓出来一样。

他捂着眼睛，大声地叫嚷着，所有人都可以清晰地从他的指缝间看见，这个老头的双眼，竟然如同纵目猿一样极力地朝外鼓出，形成特有的纵目现象！再配上他身上的蛇皮制作的简陋衣服，竟然带着几分阴森和可怕。

但是他并没有像那七个人一样带着诡异的笑容死去，而是瘫坐在地上，不停喘气。

“渎神者，吾以神之名，给汝宽容之惩戒！”西玛充满威严地说道。

“神……这神态和气势，果然是所谓的‘神’啊……”肖炘杰暗暗地在心里感叹道，不料西玛的双目，却雪亮地朝他瞥来。

他心中打了个突，怎么，连自己在想什么她也知道么？这可不妙了……它们既然能一定程度控制人的思维，那么，就算是知道我在想什么，也不奇怪吧……但是，如果她真的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就不会

只是瞪上一眼吧？对的，她如果能看透我们在想什么，就不会如此大费周章了！至少，自己心中充满了对神不敬的念头，她怎么也应该像对待萨迦德一样，给一个下马威才对！可是她没有，就算她心中怀疑，但是去不知道我们心理具体想什么，那么好办了，只要表面上对他们恭敬，满足他们作为“神”的虚荣就够了！

“神选者，你，还在茫然么？”西玛看着肖炘杰，严肃地道。

“我？神选者？神……吾主，为什么选中我们？请您给我们答案……”肖炘杰恭敬地说道。

“因为你们，都是接触过神器之人，或者，与接触神器之人有着密切关系！”

果然，是因为二十二年前的那件被盗卖的青铜器！肖炘杰脑中闪过一道亮光，态度越发地卑微：“那么，吾主，您召唤我们前来，是为了什么？”

西玛刚要说话，可她眼中的亮光慢慢暗淡了下去，很快变得一片茫然，最后，她的目光中潜藏着的一丝阴冷渐渐扩展开来，直到占据了整个瞳孔。

肖炘杰一直盯着她眼中的变化，小心翼翼地问道：“神，你还在么？”

西玛冷哼一声，漠然地扫视了四周一眼，然后用刻板但是带着阴沉的语气说道：“我们，都在！”肖炘杰注意到她的用词是“我们”、“都”这样的复数，也就是说，占据着西玛肉体的灵魂，可能远不止一个。

应该是两个吧？肖炘杰想起三个巨大的祭祀台上的三个造型各异的怪物，会是它们么？太阳神鸟就在不远处，那么，是剩下的两个了！

“神谕，一年之内，汝需释放吾等之神体！”

神体？是它们那副怪物般的本体吧？也就是说，现在的它们，是以灵魂或者说精神体的状态存在，只是依附在西玛身上而已！

“神，请原谅我等的愚蠢，请给我们明确指示！”

“吾族曾为此星之主宰……”西玛依然用刻板冰冷的语气，叙述着一个冗长的故事。

那无非是这些自称为“神”的种族，自它们的世界，找到一条通往现在这个空间的通道，然后从这个空间里，又找到通往人类世界地球的出路！

从此便有了神界、人界和天庭的划分。

神界是这些自称为神的种族所在的世界，人界就是自然就是人类所在的地球，而天庭，是目前这个沟通两个世界的独立空间。

没有谁能真正开辟出这样一个空间，即便是“神”，也仅仅是“发现”了这个地方而已。

这个奇异的，将两个不同世界相连的空间，完全是大自然的造化神奇而已，只是在“神”所在的种族降临这个空间后，才通过思维波的驱赶，让这里的原生生命，按照一定的地域圈子固定下来，以方便“神”的统治。

而它们在通过这个空间发现更广阔万倍的地球后，立刻发现那个未开化的星球，是它们猎食和奴役低等智慧生命的最佳场所。

它们开始干涉这个世界的文明进程，让占据了这个星球的主体的晚期猿人，开始飞速地朝着智人的方向进化。本来需要几百万年代进化时间，被它们缩短到了短短几万年，人类一举在同类生物中成为进

化的先行者和战争优胜者。

而它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因为能够直接以思维波的形式，影响到具有一定智慧的生物。而要形成智慧生物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脑容量必须要达到一个基本的点，这个点，实际上也就是有无智慧的分界线。对于已经有了一定智慧的种族，因为信仰而带来的忠诚，无疑也是附加的好处之一。

在它们最初出现的地方，位于中国西南的龙门山和岷山一带，甚至直接干预了部落间的战争，帮助其中一个种族，使用工具轻易地打败了另一个种族。随后，又将失败者的后裔，带到这个空间内成为生物收藏品的一部分。

那个失败的种族，就是戈基人！

而它们的其他同伴，也分散在世界，在各个地方以本体的不同面貌，演绎着无数的上古神话故事。

它们就是上古时候的神灵！

但是，随着人类种群数量和智慧的增加，它们渐渐感觉到开始不太好掌控这些奴隶和玩具，于是退居到幕后，开始挑起部落间的战争，甚至以自身强横的力量消融冰川，截断河道，然后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大洪水。可是，那些顽强的蝼蚁居然都挺过来了，战争在继续，部落开始融合成为国家，金属被开采冶炼出来，这些上古的神灵开始恐慌，却无法阻挡人类的迈向文明的脚步。

在它们的神谕下，忠于神的部落，开始对使用金属器械的国家发动战争，如果战争一旦胜利，那些祭祀用的青铜器将被野蛮地焚毁，虽然使用青铜器的国度，所祭祀的，也是他们记忆中的同一个“神”。如果战争失利，挑起争端的部落，则被吞并、融合甚至灭族。

终于有一天，神灵也开始陨落，躲过陨落的劫数的，也陷入漫长

的休眠，这一沉睡，就是数千年。可它们的代言人，依然在忠实地执行着神的意旨，试图将神的光辉，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是，在面对手持金属武器的更先进的军队时，这些最后的忠诚者相继失败，而关于神灵的故事，终究只沦为传说……

“怪不得，人类的进化，和当时的其他种群一样，一直是平稳而缓慢的进行着，可是在数十万年前由晚期猿人到智人这个阶段，人类的进化却飞速地加快，尤其是脑容量在短时间内的大量增加，终于使人在众多的亲缘种群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如果，不是这些神灵的话，或许人类今天的进化水平，依然停留在和戈基人差不多的阶段吧！”沈万年喃喃地说，经历了这么多，在通天之径上他和肖炘杰也根据巴蜀图语作出了类似的推论，没有想到事情的真相，竟然和他们的推论有着惊人的一致！

这世上，真要说有什么“神”之类的东西，沈万年这个尊重科学的老人怀疑之余，不相信的成分还是居多，可是现在明白所谓的神，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世界通过这个空间来到地球的高等碳基生物，这样的解释，完全在沈万年的理解之中。

不过，神灵到底是怎么陨落的？那些所谓的神战，以及几千年前，地球人突然昌盛起来的青铜技术文明，这期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神灵的话，也不尽详实吧，或许，它们根本就隐瞒了最关键的东西！

不止是肖炘杰，连沈万年和丹木、柳衡、萨迦德等人，差不多都抱着同样的想法！

“吾主，您占据的躯体，是否还能恢复自我？”

“此为吾选定之圣女，为吾等降临之用，吾等回归本体沉睡，圣

女将重新苏醒！”

“吾主，那么我们呢，要怎么才能释放吾主之神躯？”

“吾将赐汝以神器，开启蚕丛宝藏寻找吾族神树，打开逆神者封印吾等躯壳的大禹地宫之门！”

“吾主，若我们不答应您的要求，您，是否要抹杀我们？”肖炘杰心中虽然暗暗盘算着其他念头，嘴里依然用恭敬地语气问着。

“逆神者，杀；渎神者；杀；弑神者，杀！”西玛一连说了三个杀字，可是她脸上连半分杀气也没有，有的只是长久以来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由此带来的对生命的漠视。

还好，这并不是真的西玛，只是暂时胜放着两个神灵精神的容器而已。

“吾主，若我等成功解封神体，您，将给予我们什么奖励？”

西玛一阵沉默，然后用最平淡的语气，轻轻说：“吾将赐予汝等永恒之生命！”

所有人心跳都陡地加快，不管这个条件是真是假，这样说出来，都是极具诱惑力的。

尤其是萨迦德，他已经年过半百，可以说生命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永生，这个无数人都为之追逐的梦想，难道有可能在自己手中实现？

而组织之所以同意自己前来中国，不正是因为他们中的高层人物，一直在以永生作为终极的研究目标么？也只是在所有科技的手段都失效过后，他们才最终把主意打到神话传说上来，看似离谱，但实际上因为这次在中国的收获，可以说已经找对了方向，离成功，似乎

也不是那么遥远了！

萨迦德强忍着心中的贪念，没有说话。他知道，现在他并不占据优势，神选定的圣女虽然是西玛，但实际上，西玛不过是个供神降临的躯壳而已。而神选定的使者，竟然是看似没有什么专长只是会些数理变化的肖炘杰，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感觉郁闷。

但同时，和肖炘杰交好的丹木那强横的身手，又让他无比忌惮。他知道，就算是组织中最精锐的特工，或许在战斗这种事情上对上丹木，都不可能有太大的胜算。这个人，已经从骨头到血液都融入了本能的战斗和杀人技巧，差不多达到一个人训练的极限水平，真要能战胜他的人不是没有，但肯定是少得一双手也数得过来。

一旁的肖炘杰却对这个占据着西玛躯壳的神灵的永生承诺嗤之以鼻，都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想拿这一套来忽悠人，如果是面对古代的君王，或者什么贵族，永生的确是既有噱头又有诱惑的。可是对于他这样的小老百姓而言，多活几辈子，未必就是福气。

他暗暗地观察着，除了萨迦德不动声色外，其余人都多少加快了呼吸和心跳，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还是有着相当的诱惑性。而萨迦德，未免装得太过了一些，没有人能面对这样的诱惑时，居然完全无动于衷。就算是他肖炘杰对于永生十分不屑，可要说完全没有心动的念头，那绝对是假的。

还好，这些神灵现在正处于最虚弱的阶段，它们甚至无法用思维波来窥探自己的想法，不然光是这些大逆不道的逆神思想，可能就够它们把自己轻易抹除吧！

肖炘杰用更加恭敬地态度赞美着神灵，同时表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为神灵拿回躯壳。正当他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时，那个神灵已经借西玛的口冷冷地说道：“人类，善于欺骗，为避免吾等重蹈覆辙，吾在汝等身上下了纵目血咒，若一年之内不由吾等亲自解开，之前七

个逆神者的死亡，就是汝等之下场！”

肖炘杰大怒，同时那股恐慌的感觉再次袭来，他下意识地去摸眉骨上的符文，却感觉到那里热度的同时，一阵刺痛从眉骨传来，整个眼球，都似乎往外鼓出了零点五厘米。

“此为吾种下只纵目血咒，一年不解，汝等尽皆被血咒抹杀！此咒亦能给汝等黑夜视物之异力，望汝等善加利用！”

“吾主，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吾等要如何回到现实世界？”

“打开通天之径大门！”

“那不是又回到通天之径了么？”

“方向不同，门后世界不同！”

“如果，我们要到达神的世界呢？”

西玛眼中射出摄人的神光，肖炘杰浑身的冷汗一个劲地往外冒，但是脸上的表情却看不出半点变化，只是直直地盯着西玛的眼睛，没有半点退缩。

他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极少几个敢于和神灵对视的人！

“还是那扇门，方向，也不同。”

肖炘杰正想反驳说门就只有正反两个方向，却突然想起在通天之径时，沈万年教授发现将那些平面地图中的点和线，在脑子中延展成四维状态去看，就是一副藏宝图。

也就是说，神的发源地，实际上是比我高一个维度的地方？它们如果要就近观察我们的话，就必须以纵目的形象出现，才能进行四维到三维的视角转换？

想到那副涉及到蚕丛王时代的，可能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地的藏宝图，肖炘杰也禁不住有些心跳！

三星堆出土的各种文物和那个规模惊人的宝藏相比，恐怕只会羞愧得掩面而走吧。如果这批青铜器能够面世，可能全世界都会为之疯狂——在四千多年前，人类居然能够创造如此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这样的文明，还是产生在刚刚摆脱茹毛饮血状态的原始社会末期，那时的国家，也刚刚从部族争霸中被建立起来。

放弃了诱人的遐想，肖炘杰猛然间醒悟，那扇通天之径的铜门，竟然就是连接两个世界通道？只要返回，就可以回归现实？想不到，一直在追寻的答案，却这么简单！

西玛不再说话，她眼中的阴冷和肃穆全部都如同抽丝般消退，最后只剩下一片茫然，过了几分钟，才悠悠地醒过来。

她莫名其妙地看着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和所有人相聚，而其他人，此时正沉浸在纵目血咒的震惊下。如果一年内不解除眉骨上的符文的话，是否真的如这些据称推进了人类进化的家伙所说，血咒爆发让所有人都以纵目微笑的表情“正常”死亡。

尾声 回归

七个人站在那扇高大的铜门口，望着里面漆黑的通道，却是谁也不敢轻易走进去。因为谁也不清楚，踏入这扇门之后，到底要面对的，将是什么。

是真的如那两个仅仅以意识降临在西玛身上的神灵所说，连接着他们前来的文明世界地球，还是一进去就呆了神灵的本体所来的异世界。

或者，根本就是其他完全不知晓的地方！

肖炘杰看了看大家，来的时候是七个人，回去的时候也是七个。

七，这是个十分神秘的数字，但同时，或许是前面已经有七个人死亡的缘故，这个又带着点不祥。

他知道，就算成功回到现实世界，事情依然没有结束。不管是为了解开身上的诅咒，还是找到蚕丛宝藏所在，取得进入大禹地宫的钥匙，都将是无比艰巨的任务。

一旦这些任务失手的话，那么，或许永远都没有变回正常人的希望了吧？

肖炘杰终于踏出了那一步，他的身后，紧跟着丹木，然后是柳衡和西玛，接着是沈万年和苏从云，最后是萨迦德。萨迦德在踏入进去的时候，转动左手的戒指，悄无声息地将戒指上的一个小巧的金属颗粒碰掉。

刺眼的眼光扑面而来，肖炘杰好不容易才睁开眼，却发现周围似乎有许多人影，是柳衡他们么？他挣扎着站起身，却没有发现一个认识的人，周围全是些民众在指指点点。

他大窘之余，心中又是疯狂地高兴，这是现实世界，是在中国，自己终于又回来了。

可是，其他的人呢？难道说走入那道门之后，不是如我所预料的被传送到传说中的巴蜀圣山九顶山的天庭，而是随机传到某个位置么？

听着围观的人群中已经有人打电话开始报警，肖炘杰看着自己破破烂烂的衣衫，终于苦笑起来。希望，柳衡能够尽快归队吧，那样自己就能早点洗刷清白了！

目录

第一章 杀机涌动
第二章 巫术祸端
第三章 审讯
第四章 蛊毒
第五章 怨虫
第六章 绑架
第七章 谎言
第八章 线索
第九章 三星堆
第十章 蟯骨烟罗
第十一章 符文玉石
第十二章 双鱼玉佩
第十三章 准备
第十四章 出发
第十五章 八阵图
第十六章 鬼打墙
第十七章 破茧魔蛾
第十八章 神与羊
第十九章 石质灵胎
第二十章 无底深渊
第二十一章 吸血藤蔓
第二十二章 斩草除根
第二十三章 火烧食人藤
第二十四章 致幻太岁
第二十五章 嗜灵藤
第二十六章 巨茧
第二十七章 去向
第二十八章 诚意

第二十九章 古昆仑
第三十章 解谜
第三十一章 代谢抑制剂
第三十二章 焚心虫
第三十三章 符文烙印
第三十四章 嗜血药剂
第三十五章 古老的世家
第三十六章 幻象之门
第三十七章 青铜武士
第三十八章 青铜封人俑
第三十九章 九宫格
第四十章 四象九宫格
第四十一章 迷宫杀戮
第四十二章 天香玉露
第四十三章 幽影灯
第四十四章 青铜神树
第四十五章 蚕丛宝藏
第四十六章 逃出生天

版权信息

书名：巴蜀图语II：蚕丛宝藏

作者：鱼离泉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0月

ISBN：9787505426733

版权方：成都万有图书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杀机涌动

柳衡轻轻地关上电脑，揉着酸胀的眼睛，然后疲倦地躺进沙发里，再也不想爬起来。

这份报告比她想象中还要难写一百倍，毕竟，在古羌圣山所在的那个空间里经历的一切，如果都写进报告里，估计局长会直接把她送进心理辅导科。

而萨迦德和西玛很可能是特工的身份，更是让她感觉到头疼。

毕竟，一起经历生死考验不说，光是最后依附在西玛身上的，那个自称“神”的古老生物，给他们七人眉骨上所下的七个诅咒般的符文，就让她有了一分私心，不敢轻易地将他们两人的身份泄露出去。否者，一旦局里对两人实施抓捕，最后导致无法找到那个不知道在何处的蚕丛宝藏，达不到那个只依靠一分意念的投影，就将他们召唤到古羌圣山的“神”的要求，等待她以及其他六个人的，或许将是和之前已经死去的七个人一样的遭遇。

那七个人的死亡，尽管有了那个所谓“神”的解释，可在柳衡看来还是疑点重重，似乎事情，绝对不是它所说的那么简单。

而一个能在远古时期统治人类，并且活了上万年的生物，不管是柳衡还是肖炘杰，都丝毫不敢小觑对方的智慧。

如果是对方只是为了召集他们七个人一起到古羌圣山中转上一圈，然后不咸不淡地交代一个任务，那么实在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缘故，让那个古老的生物不得不如此做，

只是其中的原因，是柳衡这个警察，和肖炘杰这个临时的犯人想破头也无法知晓真实情况的。

之所以说肖炘杰是临时的犯人，是因为他此时还被关押在看守中。尽管柳衡留下的录音设备算是证实了他不是杀死山爷的凶手，可是在汶川的时候，他袭警、抢枪，就算是在无辜的状态下不得已而为之，可是从法理上讲，依然是犯罪行为。即便是现在有柳衡作证和担保，可是要出看守所以及完全洗刷掉罪名，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柳衡手头的报告，就成为一个比较关键的东西，可却偏偏无法记录真实的情况，还得费尽心思编排一个谎言出来，好在这个谎言的大概，在回到现实世界前，大家已经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什么，从那个空间出来的时间，和他们进去的时间，居然只相差了几个小时！也就是说，那个空间的时间速率，和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明明在那个空间中度过了好几天，但是现实中，却不过是过了五六个小时，这也让柳衡惊惧的同时，有了更多转圜的余地。不然，要完全用谎话说清楚失踪几天的行踪，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她心烦意乱时，电话铃声响起，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同样是刑警队的一个分队长夏磊。夏磊比柳衡大三岁，是三届前警校的精英毕业生，这三年来很是破获了一些大案要案，是局里重点观察培养的对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年就有可能再度升职，是接替刑警队大队长的热门人选。

夏磊除了在刑侦上卓有建树外，人更是长得高大帅气，据说还有不错的家世，而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优秀和完美的警员，身边自然不乏追求者。只是，这个眼高过顶的分队长，眼睛却始终盯着一向以女强人姿态出现的柳衡。在他看来，在整个刑警队，也只有他，才配得上柳衡这个雷厉风行英姿飒爽的女警官。

如果是换了没有经过古羌圣山那些事以前，或许柳衡在夏磊长时间坚持不懈的攻势下，还真有可能沦陷。可是在那个特殊的空间里和肖炘杰经历了那么多，彼此都有了些好感，只剩下最后一层窗户纸不曾捅破。

一个人的心是那么小，只要里面已经有了另一个人的影子，别的人再要想进去，就会分外费力，哪怕这个人比起肖炘杰来，要优秀得多。感情毕竟不是光靠比较谁优秀与否来做衡量的，因此对于夏磊的热情，柳衡只感觉到微微的厌烦。

夏磊对于人的心理状态把握得很好，仅仅是从柳衡前后语气的变化，就本能地感觉到了一丝危机。他不明白为什么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这个曾经和颜悦色面对自己追求的女警，为什么会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他不是没有想过有其他人的介入，可是一天的时间，似乎远不足以建立起会让一个意志坚定的女刑警倾心的地步。一见钟情这样的浪漫故事，是不太可能出现在柳衡这种经过严格训练，意志在那些可以说苛刻的训练中淬炼得无比纯粹，并且同样对心理学有所涉猎的优秀警员。

婉拒了夏磊的吃饭压惊的邀请，柳衡最后一遍检查了写好的报告，虽然严密的推敲下，还是能发现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但是，在不了解真相并且极度信任自己的局长面前，也许能够勉强过关了。

第二天，提交了报告，和局长长谈了半个多小时后，柳衡朝看守所走去。

肖炘杰已经被关押了二十个小时，按照规定，像他这样有着袭警、抢枪等恶劣情节的嫌疑犯，是不允许探视，但是柳衡是亲自陪同他来“自首”的功臣，又都是同事，行这样一个方便，看守所的同事还

是感觉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在级别上，刑警队的分队长，要比一个小小的看守所多数人都高得多。与其公事化地阻止对方，还不如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看着柳衡的双眼中明显出现了眼袋，肖炘杰突然裂开嘴笑了：“怎么，回答家里，反而睡不习惯？”

“如果不是要写那份头痛的报告并恰到好处地为你说话，姑奶奶我早就能睡觉了！”一回到现实社会，柳衡的性格仿佛一下就变回了从前的冷厉，连说话的语气中虽然带着几分调侃，但是听在肖炘杰耳朵里，却是有了几分漠然之意。

他尴尬地笑笑，道：“我这辈子还有希望出去么？”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我正在为你争取，不过就算最后出去，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允许你离开本地，并且要随时接受传唤。”

肖炘杰苦着脸道：“你可将我害惨了，要不是当初你要找什么线索，直接在我试图逃走时说清楚真相，我也不至于闹到为了自保而抢枪的地步……”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上面说明了，相信这对你这个案子怎么定性，还是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抓住那两个人，你至少可以算是立下重大功劳，可惜，那两个人现在还真不敢抓……”

“抓住他们？我想，不出所料的话，这两个人已经暂时隐藏起来了吧？或许那只老狐狸的相貌特点在成都还能很容易找出来，可是西玛只要稍稍化装，就和普通的中国人没有太大的区别，要找出两个训练有素的特工，恐怕也不是警察能办到的……再说，他们两个现在怎么说都算是和我们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真抓了他们，如果我们找不到解除诅咒的方法，到头来也害死了自己！”肖炘杰压低了声音说道，也幸好柳衡的听力够好，要不然这么小的声音，还真不可能听清

楚。

“小声点，这件事真要公布出去，恐怕我们所有人都不要想安宁了！”柳衡也低喝道。

肖炘杰微微一笑：“你这算是关心我，还是关心你自己的生活在将来受到打扰？”

柳衡对他翻了一个白眼，然后轻声说道：“算了，不和你胡扯，在里面自己小心，我争取尽快把你弄出去！”

“那当然，你以为这地方是好呆的么？”

“放心，我会嘱托在看守所的朋友多照看你的。只要你低调一点不要主动惹事，熬过这段日子就没事了。”

“你看我像是喜欢主动惹事的人么？”肖炘杰苦笑道。

“如果不是，怎么抢枪时会那么大胆？”柳衡眼珠子一瞪，肖炘杰习惯性地摸了摸鼻子，不再说话了。对于女人来说，和她们讲道理无疑是世界上最吃力不讨好的事。

等柳衡出去后，肖炘杰在几个看守所的警察带领下回到自己所在的房间，里面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惯偷，另一个据说是文物贩子，顺带还兼职做着盗墓的勾当。

对于那个惯偷肖炘杰没有任何说话的欲望，可是那个看上去无比憨厚的盗墓者，肖炘杰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和他搭话。这个盗墓者名叫楚汉，这个名字当初被那个叫赵源的惯偷取笑了好久。楚汉争霸，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挺有意思的，只是对于所有熟知那段历史的国人来说，用这个做名字却总感觉到古怪。

“老肖，你来说说，偷人的钱包是偷，盗墓也是偷，只是一个是

偷活人的，一个是偷死人的，为什么楚汉这样的家伙就容易出名，甚至在被写成书来吹捧，而我们就只有人人喊打的命运呢？”赵源看着肖炘杰走进来，吊儿郎当地说道，很明显，刚才他一定是和楚汉争论一些国际国内的大问题时输了。

“因为活人会打人骂人，死人不会。”肖炘杰淡淡地说，赵源愣了一下，最后不得不承认，这套强词夺理的逻辑，还真他奶奶的有点道理。

三个人在看守所里虽然只相处了两天，但是寂寞无聊的时光，也让他们在不停聊天打屁的过程中相互熟识起来，只是肖炘杰明显是比较偏向楚汉，对于盗墓者的生活，他还是比较好奇。尤其是在黑水县的那座墓葬，很明显里面的邪灵祭祀很不好惹，可是赵老三他们最终还是将最有价值的鎏金面具给盗出去。虽然说在最终他也死于七图腾钉的诅咒，但能安全离开那处墓葬，还是说明了这些看似下九流盗墓者，有着不为人知的本事。

再说他之前就是属于川大历史系的高材生，又跟着燕大叔一起学了好几年，光是在黑水墓葬和古羌圣山所在小世界里的经历，就让他对盗墓这个行当，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

当然，这不是说他今后就会从事这个听上很刺激，但是实际上没什么前途的地下职业，光是和柳衡那一丝若有若无的情愫，他就不可能干这种违法的事情。

只是，要解除刻在七个人眉骨上的诅咒符文，就必须要帮那个自称是“神”的异世界古生物找到解除它们封印的方法。而它给出的信息，是要在蚕丛宝藏中去寻找打开地宫的钥匙，这样的任务，也促使他需要多了解关于盗墓的知识，或许现在看来这些知识都不怎么起眼，但是在关键时刻，却很可能是可以救命的。

在古羌圣山的世界中拼接出来的那副地图虽然昭示了蚕丛宝藏的

所在，但要以四维的眼光去看才能得到一些零星的线索，将来如果要前往蚕丛宝藏，也少不得这方面的“专业人士”的指点。

像沈教授虽然在关于古蜀文明的学识上国内无人能及，但是说到到这些地宫宝藏中探险的经验，却未必及得上这些三教九流的人士。

蚕丛宝藏这四个字，听起来就知道是和古蜀国相关，但是那个万恶的神却没有给出具体的地址，只限定了一年的时间，要从这四个字以及和青铜神树相关这条信息里找到一个几千年前的宝藏，这种难度也不亚于要让包括他在内的七个人，必须在四川境内另外发现一个三星堆，甚至是比三星堆还要大，文物、宝藏还要多的奇迹之地。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为了七个人的小命，却谁也不敢不去努力完成。不管是先前七个人的遭遇，还是在那奇异空间里的经历，乃至最后西玛被什么东西附身，都说明了这不是一个玩笑，诅咒的事情，有九成的可能是确实存在的。

有了这个生死相关的原因，如今他还被困在看守所里，虽然仅仅才两天而已，可是他的心底已经开始焦急。

不管是谁，在被可能是引导了人类文明的神所诅咒，还能泰然自若的话，那心理素质已经好到了非人的境界了。

肖炘杰毕竟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他会害怕、担心，乃至焦躁，如果不是今天柳衡来看他的话，他甚至有可能在继续的焦躁情况下，在审问中露出关于那个世界的一丝马脚。

虽然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但是关于那个世界的消息泄露出去，肖炘杰知道那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

正自想着，那扇结实的铁门突然开了，两个警务人员，押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疑犯走了进来，指着还剩下的那张空床，露出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说道：“今天你睡这里，记住遵守规定，不许闹事！”

那个高大的疑犯点点头，但是嘴角边，却绽开了一丝不屑的笑意。

肖炘杰心理突然打了个突，有杀气！

杀气这东西说起来很玄，大多是武侠小说中的描写，在现实生活中，也有部分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军人，或者真的杀人无数的恶徒身上，会偶尔在杀念产生时，流露出一丝让人感觉心悸害怕的气息。在科学上讲这是一种人体生命磁场的变化所导致的异常，也不排除是杀人过多的人，在起了杀心时体内分泌的某种化学物质，让周围的人警觉。这就像是老鼠闻到猫的气息，就会感觉到害怕，有时候甚至会吓得无法动弹一下，这除了种族的天性相克外，猫体内分泌的某种物质，会让老鼠本能地感觉到生命的威胁。

肖炘杰这辈子只在两个人身上感觉到所谓的杀气，一个是新结识的好朋友丹木，另一个就是眼前的这个壮实大汉。

丹木身上的杀气，是源于他在国外当杀手和雇佣军时，手上本来就沾满了鲜血，只要杀念涌出，那股气息只要是周围的人都能感觉到。

而眼前这个大汉，之所以会让他感觉到一阵冰冷的寒意，固然是因为对方的杀意，完全是针对他自己，可更多的还是因为在古羌圣山的时候，丹木为了激发他身上的巫力，而长时间用杀意锁定他，令他久而久之地就锻炼出对杀气的微弱感应来。

何况，身具的巫力除了是一种暂时无法以科学来理解的不明能量外，本身也是源于一个人精神的坚毅和敏锐，这就更加让他对于针对自己的杀气十分敏感。

这个大汉，想杀他！

虽然只是一个阴冷的笑容里偶尔露出的一丝杀意，可还是被阴差

阳错对杀气能够感应到的肖炘杰敏锐地捕捉到。现在，他甚至有点感谢在黑水县的那出墓葬遇到的离奇遭遇，不仅仅在古羌圣山中救了他和丹木一命，更是让他具有了这种只有在生死战场磨练过的顶尖军人才有的特殊感应，不然的话，他现在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身上感觉到杀机的。

他本来想让那个已经远去的看守人员回来，但是那个大汉进来后就直接躺倒在自己床上，然后闭目睡去，连看也懒得看肖炘杰一眼，让他完全找不到要求换房的理由。

这更加让他惊惧，他知道这不是自己神经过敏，这个大汉，不管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分明就是故意混进来，专门对付自己的！

到底是什么人，会让一个人不惜混进看守所，也要除掉自己？

应该不可能是萨迦德所在的组织，毕竟在解开眉骨的诅咒前，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也更不可能是其他人。

肖炘杰看着已经熟睡过去的大汉，他的手臂上，明显有纹身的痕迹，隐约能看见是一头狰狞且气势十足的下山猛虎。这是许多看多了港台以及好莱坞黑帮电影的黑帮分子，认为最能标榜自己身份的必然举动。

黑帮……肖炘杰脑子中灵光一闪，难道，竟然是山爷的人？是他们的人认为自己杀了山爷，现在警察又主动为自己平反，只以涉嫌抢夺警察枪支的罪名羁押在看守所里，所以山爷的手下，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为山爷报仇？

肖炘杰苦涩地咽下一口唾沫，这个黑锅，貌似背大了！

当初他不顾一切地试图逃跑，就是害怕山爷的手下不明真相找自己报仇，因为以山爷的势力，就算是在监狱里，他的死忠分子也会混进来把自己大卸八块。现在，满以为洗清了杀害山爷的罪名，对方应

该不至于这么不讲道理，所以渐渐地就没有把山爷手下的报复放在心上，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只要再把袭警抢枪的事情让柳衡摆平，就能重获自由。

可惜他却忘了，如果世上的人都讲道理的话，这世上就不会有犯罪了。山爷手下的那些人，有一套自己的处世法则，就算是讲道理，也是讲那一套拳头至上，打了再说的蛮横道理。

怎么办？道理是肯定讲不清，身上的巫力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发挥出来，对方如果相信警察的调查结果的话，就不会派这个大汉混进来的了。在他开始动手前，要不要先发制人？对于一个身上充满杀气，又身强力壮可能是山爷手下的金牌打手一样的家伙，打，凭他肖炘杰学会的那点国术功夫，顶多就是比普通人体质好上许多而已。对于这样身经百战的职业打手甚至杀手，肯定打不过的。

这里是看守所，也不可能逃，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拖住他，然后静观其变。

肖炘杰琢磨着，这家伙一进来就倒头大睡，谁也不理，也是想养精蓄锐，等待合适的时机。

这天晚上，肖炘杰一直没有办法入睡，不是他不想睡，而是不敢合眼。他很怕只要一闭上眼，就被什么东西给捂住口鼻或者勒住脖子，然后一辈子也醒不过来！

第二章 巫术祸端

第二天，肖炘杰顶着两个熊猫眼醒过来，两个先前就认识的“室友”见了他的样子，很是吓了一跳。因为眉骨上的诅咒符文的缘故，肖炘杰的眼珠，原本就比以前要外凸了一些，现在差不多一夜没有合眼，里面充满了血丝，加上深深的眼袋，看上去竟是如同吸了几年大烟，有几分阴森的鬼气。

楚汉盯着他的印堂看了几分钟，最后终于叹了口气，摇头说道：“你印堂发黑，最近……可能会倒大霉，甚至，可能有杀身的祸事。”

肖炘杰苦笑着道：“到底是你真的会望气，还是被你给蒙对了，我自己最近也有大祸临头的感觉。”

楚汉说道：“不管你信不信，这几天小心点，总是好的。”

肖炘杰点点头，然后朝正在洗漱的那个新进来的大汉看去，对方一副镇定自若的表情，完全看不出昨晚流露出的那丝杀意。

但是肖炘杰敢发誓，他当时绝对没有感觉错，这大汉身上散发出的杀意，是针对他的！

那大汉洗漱好了后，开始拿过昨天的旧报纸，旁若无人的看起来，这里是看守所，毕竟不是真的监牢，所以里面也偶尔有报纸看。这些报纸，还是看守所的警员，在柳衡的授意下，拿给肖炘杰解闷的。他看完后就顺手放在一个凳子上，没想到这个想要杀自己的大汉，倒是很不客气。肖炘杰对于这个人充满警惕，自然不会傻到为了这个小问题和对方争执，然后给对方“失手”打死自己的机会。

终于到了吃饭的时间，肖炘杰趁那大汉不注意，拉过送饭的警员，悄悄说道：“帮我通知一下刑警队的柳衡分队长，就说我有急事，事后一定感谢兄弟……”

送饭的警员目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收回昨天的空碗，然后走开，既没同意，也没拒绝。

肖炘杰一上午都是在担心中度过，柳衡今天并没有来，很明显，那个送饭的警员没有通知柳衡。

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的柳衡，正被警察局里的夏磊缠住，根本就没有时间过来。

肖炘杰很想大声招呼附近的警察过来，却又实在找不到理由。很快，那个大汉审讯的时间到了，被两个警员带走，但是肖炘杰知道很快他就会被带进来。

眼看着大汉出去，和肖炘杰算是有几分熟悉的那个盗墓贼楚汉一脸懒散地斜躺在床上，肖炘杰走过去，然后对他轻轻说道：“这个新来的家伙有问题，如果他要对付我的话，到时候你帮帮忙。”

楚汉犹豫了一下，最后点头同意。他知道那个新来的大个子虽然看上去极为恐怖，但眼前的年轻人也不简单。至少，他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犯人进来后，还有个女警花不时来探望的。而且有消息说一个国际知名的教授也愿意为这个年轻人作保，他洗脱罪民，或者说被轻判为缓刑的可能性极大，要出去不过是早晚的事。

这样的人对于楚汉来说，多一个朋友自然是多一条路，何况对方对于古蜀时期文物的学识，也让他十分佩服。对于楚汉这样的盗墓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文物专家，他这次要不是被起了贪念的同伴陷害，也不会被抓进来，以他的身手，若不碰那些世所皆知的大墓，就以观山望水之术找些隐秘的墓葬盗掘，要想抓住他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

尽管得到楚汉的承诺，肖炘杰还是不敢掉以轻心，这个新来的大汉给他的压迫感太重了，对方肯定是手头见过血的家伙，对于他这样只习练过几年国术的人来说，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存在。

现在他唯一的指望，已经不是柳衡能及时出现救他，而是体内潜藏的巫术，能够在危机时刻用上，对于一个武力值明显超出自己许多的家伙，或许也只有这种未知的力量，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

对于身上巫力的运用，他回来前曾和沈教授讨论了许久，最后却不了了之。他唯一得到的消息，依然是全面了解巴蜀图语的意义，这种神之文字的正确发音，似乎才是释放巫术的根本条件。

不过这一路上他也跟沈教授学了有五十多个巴蜀图语，不仅能够完全辨认和知晓意义，连书写和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这些文字能串联成咒语的却不多，到现在为止，肖炘杰唯一掌握的，只是一个能勉强调动体内的巫力，让全身变得大汗淋漓开始发烫的咒语。他估计这个咒语应该是某个巫术的不完整版，只能完成前半段的引发巫力的阶段，后面的引文咒语不齐全所以没有任何用处。

当天下午，在少有的放风时间，那个大汉趁着值班的警察不注意，快速地靠近了肖炘杰。他旁边的 楚汉轻轻踢了他一下，然后顺着墙跟慢慢移开。楚汉并不是傻子，知道对方很可能要动手了。

肖炘杰本能地让了一下，可是对方如山的身躯，还是直接撞了过来。

他的身手还算厉害，并没有被对方撞上，但是身后的墙壁，却像是被大象撞击一样，发出沉闷到极点的响声，似乎连整面墙都摇了摇，连不远处负责监视的民警也惊动了。

八极，贴身靠。肖炘杰的脑中闪过五个字，冷冷一笑，对方果然

是练家子，能将八极拳练到这个程度的，恐怕在整个蓉城都找不出几个来，

“怎么回事？”两个正在聊天的看守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没什么，这个家伙自己想不开，要往墙上撞。”既然知道对方来着不善，肖炘杰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不客气地说道。

那个大汉冷冷地看着两个看守，直到两个看守都有些变色了，但又像是顾忌着什么，最终摇了摇头，低声说道：“别搞出事，否则就算看在张哥的面上，我们也不好做。”

大汉点了点头，两个看守装作不经意地朝另一个方向转身离开，而肖炘杰的脸色，却变得极为难看。

“看不出你还挺灵活的，再来！”大汉深吸一口气，完全不给肖炘杰解释的机会，一只手高高举起，然后猛烈地劈下，尽管手还没到，肖炘杰却能感觉到那一股惨烈的气息和巨大的风压。

肖炘杰心头有些惊讶，这人的力量之大，简直不下于国家级的拳击运动员，如果按照国术中对拳术层次的划分，至少都到了明劲巅峰，已经隐隐有进入暗劲的苗头，这样的人不管放在哪个帮派都是金牌打手，山爷的手下中居然有这样的高手，实在让他感觉意外。

这次他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在危机关头闪开了一些，但对方的手掌边缘，还是接触到了他的肩头。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卸去了一部分力道，可是肩头传来的火辣辣的感觉，还是让他知道，自己肩膀的骨头，怕是已经被这猛烈的一击震出了缝隙，而他整个人也因为这一击而半跪下去。

大汉没有停，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然后右膝猛地曲起，恶狠狠地朝他的小腹撞去。肖炘杰双手朝下一封，可对方的力道实在太过猛烈了，双手立刻被震得麻木，和对方的膝盖一起撞击在小腹上。

他感觉小腹像是被一头暴熊给狠狠拍了一掌，差点连午饭也吐出来。

大汉轻轻“咦”了一声，再次屈膝要来第二下，这个时候一声尖叫突然在他身后响起：“打架了，这里有人打架了！”

喊话的当然是楚汉，大汉回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样，然后两只手朝肖炘杰的双肩扭曲，看样子是想要废掉他的双手。两个看守极不情愿地现身，有气无力地喊道：“喂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大汉的动作没有随着他们的喊叫停止，一旁的楚汉有些急了，使劲地掰开地下一块有些松动的厚实地砖，然后远远地朝大汉砸去。

大汉反手一拍，将地砖击得四分五裂，这一手也彻底震慑住了楚汉，犹豫了好久，却不敢再有所动作。

不过他这一下偷袭，也给了肖炘杰机会，肖炘杰不停地回想自己在古羌圣山的时候使用出巫力的情形，还有不断地模仿丹木为了激发自己身上巫力而刻意释放的杀气，还在这个大汉身上的杀气虽然远远比不上丹木，可是毕竟是针对他，而现在的危险状况也是真实存在，最终让肖炘杰在心理层面，模拟出了现在正受到生死攸关的威胁，让隐匿在全身各处的巫力，在血脉中被唤醒，他的皮肤上闪过一抹淡淡的猩红，而他的眼睛，却在瞬间变得赤红，如同鬼魅。

大汉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可他的心理素质却好到极点，只稍稍犹豫，就决定彻底解决这个看起来有些不正常的家伙。

他的拳头捏起，不再试图捏碎肖炘杰的肩膀，而是拳头微微后扬，然后再朝前击出，看他的架势，是试图在这一击中将肖炘杰打得半死。肖炘杰的脑子中一片空明，没有任何杂念，只是用一种苍凉古老的腔调，轻轻念出了十二个字节。

其中有三个字节，都是象征七图腾钉的七个字符之一，而剩下

的，却如同灵光一闪，有沈教授教他的，也有在梦境中的祭祀主持的仪式中念诵的，本来十二个字节分开来念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可是现在被他连成一起，却调动了体内的散乱的巫力，形成一个有序的排列。

虽然这个排列是所有巫术中最为简单的，但是对付一个只是身体素质很好的普通人，却已经足够。

大汉击在肖炘杰胸口的拳头，像是落入了一团软绵绵的棉花，被一团看不见的起劲所托着，既前进不了分毫，也无法后退。若光是如此还不至于让他感觉到恐惧，可是那团棉花就像一只吸血的大嘴，让他的拳头在感觉酸麻难当的同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下去。

面对如此诡异的情况，大汉吓得亡魂皆冒，可越是拼命地想要缩回拳头，那只手萎缩的情况就越严重，不过是短短十几秒的时间，他的右手乃至整个右小臂，都已经失去所有的水分和肌肉，变得极度枯干，只剩下一层皮肤仅仅贴在骨骼上。

两个赶过来的看守也吓得目瞪口呆，几乎是本能地抽出枪对准了两人，可还不等两人有所动作，肖炘杰只感觉到脑子中像是被什么轰击了一下，突然晕了过去。

而那个壮汉终于能将手抽出来，如果，那还能称之为“手”的话。

他盯着那只犹如鬼爪的手看了几秒钟，终于步肖炘杰的后尘，也晕了过去。

等肖炘杰悠悠地醒来，却是被绑在一张床上，连嘴巴也被封住。

他呜呜地乱叫着，却没有人理会他。

他心下骇然，茫然无措地打量四周，可是除了洁白的墙壁之外，就只有对面占据了半面墙壁的镜子和头顶光线强烈的大灯。

等思维慢慢地能够正常的运转，肖炘杰开始思考目前的处境。

很明显，这不像是被人绑架了，而像是某个特殊的观察室。对面的那面镜子，肖炘杰有八成的把握肯定，不是有着众多的军警甚至某些神秘部门的人士，就是有摄像机的存在。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晕过去之前，是第一次在有意识的情形下使用了某种连自己也不知名的巫术，然后将那试图将自己打个半死的大汉一只手臂的精血吸光，当时看见自己动作的有两名看守和楚汉、赵源以及另外两个犯人，想要瞒是瞒不住的。

他几乎能够想象，如此灵异的事件发生后，就算不惹出上面的重视，也会报备给某些神秘的部门。

或许在前往古羌圣山之前，他不相信各国政府会真的如同电影里一样，投入巨资成立这些处理灵异事件的部门，可是在古羌圣山的经历，尤其是萨迦德那老家伙手里都似乎有杀伤力巨大的符文子弹，他就明白若说世界各国的政府对此一点没有研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曾看到过一些经过解密的消息，当年苏联为了和美国争霸，甚至还专门成立过异能者部队，不过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这只部队被解散了。而美国的51区，除了可外星人相关的传言之外，最多的就是各种神秘事件。

国内是否也有类似的机构？当两个超级大国都相续成立这样的机构之后，回想起八十年代的气功热，还有在罗布泊发生的灵异现象，他不相信国家会一点也不注意到这方面，因此当在看守所发生那诡异的一幕的时候，看守所的领导是绝对没有办法隐瞒和阻挠的，那最可能的结果，就是自己会被这样的部门给看管保护起来，要套出他隐藏的秘密。

当然，最坏也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那就是像一只实验用的

小白鼠一样，被一群变态科学家用各种方法来研究，最后还切片制成标本。

但是他很快就知道，这个看法是多么错误。

两个面无表情的军人模样的人进来，看见他醒了，手脚麻利地像他注射了一管绿色的针剂，过了两分钟，等肖炘杰渐渐感觉手脚开始酸软无力，他们解开了他身上的束缚，但却还是将他的双手反拷，嘴上的封口胶也没有取。

他被带到不远处的一个房间，然后被按在一把钢制椅子上坐下，并将他的双脚和腰部、颈部都用十分结实的软胶带固定在椅子上，同时将几根带着导线的磁极贴片，放在他的两边太阳穴和额头上。

肖炘杰心中苦笑不已，看这样子，怕是杀人的重刑犯，都未必有这个待遇。

那两个军人完成这一切，没没有说话，自顾自地走了出去。

过了有二十来分钟，就在肖炘杰的耐心都要消磨光的时候，门打开了，进来了两个穿便装的学者模样的人和三个军人。

肖炘杰对于军衔还是有些了解，发现这三个军人职位最高的居然是大校，另外两个分别是中尉和少校。

简章是中尉的军人是个看上去英气勃勃的女兵，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纸笔，看样子是做记录的。

肖炘杰心中暗自咋舌，连书记员都是中尉，这个大校怕是享受的将级军官的待遇，到底是什么人？还有这两个穿便服的家伙，身上总有一股让他很不舒服，就像是见到了某种天敌般的味道。

这些人，都不简单。

这是肖炘杰最终得出的结论，同时也知道自己在他们面前，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可是这些人再强，至少在短期内，还是比不过那所谓的神吧？在解除诅咒之前，肖炘杰也明白什么才是能说的，什么事绝对不能透露的。

好在在古羌圣山的经历，让的精神、意志都受到极大的磨练，而在黑水墓葬的时候继承的巫力，也一定程度上能够让他抵御大多数审讯的手段，就算对方用药物也是一样。

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切都是自己贸然使用巫术惹出来的祸端，不管对方是军方，还是某个特殊部门的家伙，现在这么大张旗鼓的要审讯自己，为了应该都是那个试图杀自己的大汉，被自己吸干了一只手臂的精血这件事。

当然，他还就此推论出来，对方对于自己的资料一定已经了解得十分透彻，至少，在黑水墓葬中发生的一切有太多证人，他抵赖不了。

心下有了计较，肖炘杰心中的惶恐不安就淡了不少，这让他一开始的紧张表情也缓和了许多，让做记录的那个中尉女兵，眼中也露出一丝好奇。

第三章 审讯

一个警卫模样的人，将肖炘杰嘴上的封口胶撕掉，然后站在门口，一只手摸着腰间的手枪，眼睛看着肖炘杰，一眨不眨。看样子，只要肖炘杰稍有异动，威胁到在场的这几个大人物，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拔枪射击。

那个看上去最多二十七八的少校拿起一份资料，漫不经心地翻阅了一阵，然后轻轻说道：“肖炘杰，男，1985年11月9日生，四川郫县人。2007年毕业于蓉城大学历史专业，同年10月进入蓉城周刊，并和燕学斌结识，跟其学习文物赝品制作。半个月前卷入城南大佬山爷被杀一案，不过已有证据显示当时虽然在场，却不是凶手。后来害怕报复劫持警车逃亡，路遇国际知名考古学家沈万年后前往黑水墓葬，当天晚上发生灵异事件，三人死亡，一人发疯，其余人逃生后除了几个民夫，全都遭遇车祸，失踪七个小时……肖炘杰，这些消息，没有遗漏吧？”

肖炘杰僵硬地笑了下，果然不出所料，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除了古羌圣山中的外，对方都了如指掌。而且看那资料的厚度至少都有几十页，看样子是连自己小时候什么时候去过医院，什么时候因为调皮被记大过，只要是有记录的东西，上面都应该清清楚楚。

当国家机器全面发动，要调查一个人的生平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对于这一点，肖炘杰深信不疑。

他点了点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么，你看样解释一下，为何你到达的地方，总是有人莫名其

妙地离奇死亡么？”那个年轻少校脸色一紧，厉声问道。

肖炘杰一愣，细细想来，似乎所有的离奇死亡事件，除了前面五个遭受诅咒而死的人外，都或多或少和自己有着联系，就算是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也感觉毛骨悚然，那么对方呢？几乎是一瞬，他有些明白对方为何会如此大费周章地要将自己牢牢地绑住了，原来不止是威慑吓唬他而已，而是对方对于他真的有所顾忌。

真他奶奶地冤啊。

肖炘杰心中暗叹一声，这个问题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再次报之以苦笑。

“那么换一个问题，在看守所的时候，你对那个山爷的手下做了什么？”这次问话的是穿便装的两个人中的年长者，很明显，对于肖炘杰的答案，他们十分期待。

“那个人想要杀我，无意之间，激发了我身上的巫力。”肖炘杰老老实实地说道。

“巫力？”那个中年人明显地神情有了点激动，连说话的声音也戴着颤抖。

中尉女兵埋头飞快地记录下这一切，她的眼睛中，却也有了某种期待。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巫力这种传说中的东西？

“是的，巫力。如果你们审讯过但是在黑水墓葬的民夫，并找沈万年教授他们了解过情况就应该知道，这些巫力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黑水墓葬的时候，我触动了某个巫术阵法，然后吸收了一些血色符文而具备的。”

“你将当时的情形，再描述一遍，包括你当时的感受，半点也不许遗漏。”

肖炘杰答应一声，然后将当时发生的一切，除了自己那诡异的梦境以及和神秘人的对话中涉及到神灵的消息之外，都详细地描绘了一遍。

过了良久，那个中年人问道：“没了？”

“对，就这些。我又没有撒谎，你们应该找到充分的证人来证明。”

那人向旁边的大校军官看去，大校点了点头，示意对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了，暂且相信你，那么你身上的巫力，是可控制的吗？如果我们要做相应的研究的话，能否对特定的仪器释放？”中年人继续问道。

果然是要做小白鼠啊。肖炘杰悲哀地想到，但这个问题却不能不答：“没有办法。我根本就不能控制巫力的使用，除非能完全破解巴蜀图语。”

“巴蜀图语？古蜀时期的语言？”

“是的，沈教授说过，这种艰深到极点的语言，可能包含着我们暂时无法破译的众多信息，而刻画那个巫术阵法的神秘人也曾表示，巴蜀图语是神之语言，只有学会了这门语言，才能彻底掌握巫力！”

“刚才听你所言，那个神秘人，似乎……不是人类？你能确定吗？”

“不能，也许对方依然是人类，只是能彻底地掌握巫术，他所表

现出的子弹会穿透他身体而自身毫发无损，也可能是某种巫术引起的幻觉，并非是他的本体。”

“你的意思是说，对方可能彻底掌握了巴蜀图语？”

“也许不够彻底，但是掌握得肯定不少，至少比起古蜀文明的专家沈教授都要多得多，不然不可能那么毫无阻碍地使用各种巫术，甚至通过一个法阵，将原本属于那个已死的古蜀祭祀的的巫力，传承了一部分给我！”

“很好。最后两个问题，你和沈教授他们，失踪的这七个小时，到底在做什么？你们在短短的七个小时内，又是怎么通过了重重检查回到成都的？”中年人继续问道。

肖炘杰顿时有了一些紧张，终于问道这个关键问题了。可是他的表面，却看不出丝毫不妥，而是用一种极为迷茫的语气说道：“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们出车祸落水后，被激流冲晕过去就什么也不知道，至于当时为何会出现在成都，这是连我现在也无比疑惑的事情……”

“测谎仪没有波动，他，应该没有说谎。”旁边的年轻人检查了一下桌子下的仪器，摇摇头说道。

肖炘杰对他微微一笑，幸好对于精神的掌握要高出常人不少，已经让他控制自己的情绪和部分脑波波动，不让这些仪器检查出他是否在说谎。

从先前那两个军人将磁极贴片放在他的脑袋上，他就猜出这就是传说中审讯犯人的大杀器测谎仪了。

这东西连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也未必能够对付，就更不用说他这种能一定程度控制自身精神力的怪物了。不过对方显然没有将他和特工相提并论，不过是以为他是个幸运和倒霉并存的普通大学毕业生而

已，也不清楚巫力的附带好处，会让这些先进的仪器也完全失灵。

那个大校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道：“这次算你过关了。不过，你身上的巫力，必须配合这两位同志的研究。”他指向那两个学者模样人，那两人对他笑笑，但看他的眼神，却俨然带着一丝狂热，明显是在瞧向一只小白鼠。

肖炘杰心中一颤，难不成今后的生活，就是在实验室里被圈养起来，让这些特殊部门的研究人员成天做研究？

他打了个寒战，如果是这样的生活，他宁愿死在诅咒之下！

“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身边发生了这么多灵异的事件，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否感觉到背后像是有什么人或者势力，在推动这些事一步步让你步入一个圈套？”那个年轻的少校突然问道。

肖炘杰眼皮跳了跳，这个人，到底知道些什么？

他最终依然是摇头，那茫然的样子，显得无比无辜，不过年轻少校的嘴角，却绽放出一丝冷意。

肖炘杰被两个一脸冷漠的军人带离这件审讯室，然后被押送上了一辆全封闭的车，看样子这车似乎是防弹的，而周围两个军人一直没有将视线离开过他，看守极为严密。

车子开了好几个小时，然后转为直升机，最后再次乘坐汽车，最终似乎进了大山深处。肖炘杰知道在成都的周围山区，有许多军事基地，大多数都是当年预防打核大战的特殊历史时期建成的，彻底贯彻了深挖洞广积粮的战略指导思想，后来国际形势缓解，这些山区基地，其中有一部分就作为一些秘密实验的基地，对于灵异事件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保密度最高的一项研究，会处于这样的山区也情有可原。

在进行了全面的体检，又抽取了超过三百毫升的血液甚至部分体液后，肖炘杰被不停在各种虚拟极端环境下让其释放巫力，最终的结果却很不理想，只有两次算是勉强成功，其中一次还是以一个催眠大师差点成为白痴的代价得来的。

对此研究人员看向他的眼神就有些不善，从一开始的有价值的小白鼠，一下就变成而来极端不配合的死硬分子，这让肖炘杰心头暗自恼怒的同时，却也无可奈何。

三天过后，或许是知道这样的研究没有太大的进展，最终带领他来到这个基地的中年学者，一脸古怪地将他领到一间房间里，在这个房间，除了上次见到的少校之外，居然还有苏从云。

肖炘杰有些意外，如果是在这里看到沈教授或许还不会这么吃惊，可是苏从云，他的身份怎么可能来到这个一看就知道保密级别非常高的地下科研基地？

苏从云见到他，冷哼一声，最终有些无奈地说道：“是老师让我带你走的。”

原来是沈教授的面子，可是沈教授只不过是一个国际知名的考古学者而已，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将自己这样一个无比重要的研究对象，从这里捞出去吗？

似乎看出了肖炘杰的疑问，那个年轻少校淡淡地说道：“我们从其他渠道已经基本上证明，你身上的巫力的确是和巴蜀图语有关，作为国内甚至国际最知名巴蜀图语研究者，沈教授已经被这个基地聘为特约研究员，作为沈教授的朋友，你能够享受到一定的自由，但前提是，不得随意出国，并且要随时配合沈教授的研究。”

肖炘杰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可是看着这个年轻得不像话的少校，还是感觉到好像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国内二十多岁的少校不是没有，但是这个少校给人的感觉，却是那种高傲而优雅的贵公子的感觉，远远大于一个威武的军人。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家伙难道是所谓的官二代？但是也不对劲，就算是官二代，身上也未必有这种让他有些自惭形秽的贵族气质。俗话说三代才出一个贵族，这个家伙背后的家庭底蕴，只怕远远不止三代。

国内，真的有这样的家族存在么？

带着深深的意外，肖炘杰朝苏从云望去，隐隐地，他似乎感觉到苏从云和这少校的气质有几分相似，而两人的样子明显就是认识，还相当熟稔，应该是同一个圈子的人。

看来，事情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是因为沈教授那么简单，肖炘杰几乎敢肯定，苏从云和这个年轻少校从中出的力，绝对不在少数。而看两人默契的样子，明显是达成了什么协议，或则说是有所图谋，而自己，或许不过是人家棋盘上一颗可以随时牺牲的棋子而已。能从可能是专门研究灵异事件或超自然能力的研究所中将自己弄出去，这样的背景和势力，也说明了这两个年轻人的身份，或者说幕后的力量，绝对不是表面上一个商人之子，一个小小的少校那么简单。

就算是那天见到的那个大校，也未必能将自己这样的特殊人物从这研究所里安然带走，光是那些研究员脸上幽怨的眼神，就让肖炘杰明白这里的研究者们，没有一个愿意看到自己就这么离开的。

他想起在黑水墓葬甚至古羌圣山的时候，苏从云的表现比自己对他的第一印象来，要差上许多，除了在对沈教授有危险时会真情流露，其余时候大多都表现的小气善妒，现在想来和他身上隐隐散发出的似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完全不相符。

就算是一个伪贵族，在保持贵族的骄傲的同时，也知道注意自己

的仪态和语气，不会像他表现得那般尖酸刻薄，唯一的答案，就是当时的苏从云在扮猪吃老虎。

看来，也是个有趣的人呢。肖炘杰暗暗冷笑着在心里说道。尽管来好了，只要你们肯方自己出去，那么等彻底掌握了巴蜀图语学会巫术，到时候是否会像现在这般任人揉捏，就值得商榷了。

在和苏从云的对话中得知，沈教授现在正在北京寻求治疗眼部符咒的办法，而苏从云处理好这里的事情后也要马上赶回北京。不过几天之后，若沈教授在寻求几个老友无果后，就会再度返回成都，然后为寻找那个虚无缥缈的蚕丛宝藏做准备。毕竟大家的时间并不多，只有区区一年而已，对于一个项没有任何线索和头绪的寻宝事业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充裕。

但是对于眉骨上的诅咒，苏从云却没有想象中担心，似乎他自信能找到化解之法，对于要去蚕丛宝藏找寻开启大禹地宫钥匙的想法，也不是那么浓烈。

肖炘杰和苏从云一起从这个基地出去后，却没有马上获得自由，而是再度进了看守所。他身上背负的案子还没有开庭审讯，又是犯的最然让执法部门深恶痛绝袭警夺枪，若不是柳衡和沈教授都双双作保，恐怕到时候的判决会十分不利。

返回看守所后柳衡来看过他两次，得知他差点被那个大个子给杀了也是后怕不已，最后直接动用身边的关系，一状将告到那两个看守的最高领导那里，直接导致了那两个明显是被买通不要多管闲事的两个看守被免职。柳衡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强势和对肖炘杰的在意，也终于让肖炘杰接下来的日子好过得多。

可是开庭前三天，肖炘杰突然感觉到一阵莫名的恐慌。

这种恐慌是如此的强烈，就像是有极大的危机即将降临，甚至让

他一直苦于无法调动的巫力，也能调用少许。

他知道在古代巫师是祭祀和占卜的行家，因此身负纯正的巫力，本身就对占卜和预知，有着一点作用，只不过不可能准确地预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而已。

不过，就算是这样，他至少知晓，在自己身上，很有可能发生什么未知的不好的事件。

果然，在晚上睡下后，肖炘杰迷迷糊糊地数着山羊试图睡去，却似乎听到了某种勾人心魄的声音。

这种声音就像绕开了人的耳朵，直接作用在人的大脑或者说灵魂，让他昏昏然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根据声音的暗示去做。

等一股突然涌起的热流，将那股声音带来的暗示驱散之后，肖炘杰才发现自己拿着一根折断的牙刷，尖锐的断口，正对着自己的喉咙！

这让他吓了一跳，如果不是危机关头身上潜藏的巫力让自己清醒过来，那么第二天就会传出自己畏罪自杀的新闻吧？

这样的被自杀掉，就算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侦探，恐怕也查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因为动手的的确是他自己。

第二天夜里，肖炘杰原本想拼着不睡觉，可是最后，那股突然袭来的困倦感觉，却让他很快昏睡过去。在睡梦之中，他似乎感觉自己到了地狱，无数的亡魂骷髅腐尸，争先恐后地爬过来，似乎他身上带着巫力的血脉，对这些阴秽的东西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如果换了其他人，肖炘杰可以肯定，就算不被这样的情形折磨的发疯，最终也会情绪失控或者烦躁不安，但是他在梦中却能清晰地知道这是在做梦，还是在别人的引导下，有意识地做着噩梦。

第四章　蛊毒

第二天醒来后，他还是感觉身上疲倦得很，这一天他也无奈地提出申请，希望能住回当初和赵源以及楚汉的房间。

毕竟，三个大汉在的房间，阳刚之气总会重一点，若真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在作祟，总会好上一点。至少，他相信楚汉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拿着一把破牙刷捅自己的喉咙。

看守所的人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将一只手已经完全废掉，最后连截肢都免了的那名大汉，调到了另一个房间。

那个大汉临走的时候看了肖炘杰一眼，眼睛里没有害怕，反而是一种深沉的怨毒。这中怨毒的眼神，让肖炘杰很不舒服。

就算是废掉你一只手，可前提也是你想要将我弄个半死吧？

而看守所的人受到某个特殊部门的警告，虽然对肖炘杰的力量无比好奇和恐惧，但是却被严厉告诫不许追问、谈论、传播这件事，即便是私下场合也不行，对于肖炘杰这个瘟神一般的人，他们完全是避之不及。

对于他的回归，赵源不置可否，而楚汉却是衷心地表示欢迎。

对楚汉隐约透露了一些东西后，楚汉立刻答应如果他身上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立刻提醒，并且要他尽快将消息传递出去，让高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高人？肖炘杰苦笑，他自己这个身负巫力的人都只能被动地接

受，还有什么高人能够比自己对付这些阴邪的东西更在行？

开庭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肖炘杰刻意地调整自己的状态，最后在一片空明之中安然入睡。

如果对方只会这些精神骚扰的话，那么是找错人了吧？拥有一个当年古蜀国时期最繁盛的时代的一个祭祀的巫力，虽然无法完全掌控和灵活运用，可这样的人对于普通人来讲，已经是超人一般的存在了，绝对不是一些三脚猫的诅咒能够干掉的。

而明天就已经开庭，自己虽然完全无罪开释的可能性虽然比较小，但是最终判处一年却缓期一年的可能性，却相当大。只要离开了监狱这个封闭并带着煞气的环境，对方还要想像现在这样以什么邪术来害自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肖炘杰曾听沈万年教授分析过，除了他这样身负纯正巫力的怪胎之外，一般的诅咒或者是邪术只会一些从古代传下来的咒文和符文，施术者自身是不具备巫力的，所有的巫术要想施展成功，都必须满足极为苛刻的条件，对于天时、地利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好还必须知道对方的生辰八字以及有一件诸如毛发或者常用之物作为媒介。

看守所虽然比不过监狱里面的晦暗和煞气，但是也是人间略带阴煞之力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本身人的情绪、精神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在心理学上也是被证明了的。也正因为如此，对方的巫术才有可能影响到肖炘杰的梦境和部分情绪，如果不是他体内更加纯正的巫力以及渐渐变得强大的精神的话，换了一个普通人，很可能就在噩梦连连之下，被自己的幻觉所生生吓死。

可一旦离开这个环境，对方要对自己重新进行定位，毕竟巫术的施展，对于距离也有严格的要求，肖炘杰曾观察过看守所周围的环境，知道周围的民房中有不是用来出租的，对方很可能就躲藏在这些出租房中，如果距离过远，对方也不可能施展这些邪术。

只要明天开庭之后，他能离开看守所，不管对方是什么来头，要想重新找到他再次施展巫术，获得了自由的肖炘杰也有十足的把握找到对方藏身所在。

有柳衡在外面配合，要抓获这样一个施展邪术的人，肖炘杰不认为是太大的困难。

而且他心下还有一点小心思，如果将这个家伙也送到那超自然力量的研究所里，会是什么结果呢？他可不相信对方会像自己这么好运，因为两个年轻人的关系就被放了出来。

不过，苏从云和那个年轻少校的真正身份，还真是让人期待啊。这次的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肖炘杰感受着心脏大力的跳动，骨子里那股渴望冒险的精神，再次被引发。

不管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也不管面对的是什么人，总之，找到在黑水县时赋予自己巫力的年轻人，然后杀了或抓住他为燕大叔报仇，这是他对燕大叔两年教导之恩最好的回报。

至于那个自称是神的生物，不管它在原始时代有多么强大，面对文明已经昌盛的现代人类，肖炘杰从来不认为是什么大的问题。

这个世界真的有神么？或许吧。但神也不过是力量更强大的生命体而已，当年能够被那些人类祭祀联手莫名其妙地封印，到了今天，不至于没有对付它们的办法。

第二天，开庭之后，一切和肖炘杰推算的差不多，他最终不过是被判刑一年，并缓期一年执行。这期间柳衡的证词和担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肖炘杰也怀疑或许苏从云和那个年轻的少校也出了不少力。

既然这么帮自己，那一定会有所求吧？中国毕竟是一个人情社会，别人帮了自己，自然会在关键的时候帮别人的忙，只希望到时候

的要求，不要太过分才好。

不过肖炘杰也隐隐地感觉到，这个人情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还的，很可能是和蚕丛宝藏甚至是最终要去的大禹地宫有关，这两个年轻人只晓得秘密，很可能比他想象中还要多得多。

从庭审现场出来后，柳衡不动声色地走过来，低声说道：“恭喜。”

“谢谢。这次若不是你和沈教授师徒帮忙，怕是不会这么顺利。在国内这可是大罪。”

“没什么，你本来就是被因为一个误会才不得不逃跑的啊，再说，前几天那个打手进看守所，不也正好说明了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么？如果不是你在黑水的时候无意中得到那股力量，当时你就算不死，恐怕也要残废。”柳衡嫣然一笑，让肖炘杰看得有些呆住了。

见到肖炘杰呆呆的神情，柳衡的脸色微微一红，随即恢复了正常，一本正经地说道：“你是否在怪我前几天没有来看你呢？”

“没有，怎么会……你有七小时的行踪无法向上面交代，这一点我还是理解的。”肖炘杰慌忙说道。

“是啊，事情比我们想象的的还要复杂，如果不是我的一个同事帮忙，恐怕我的麻烦也不会小。不过光是他的关系，还不至于让你我都轻易脱身，我总感觉上面还有人对此事打了招呼，不然的话……”

肖炘杰点点头，说道：“我也有这种感觉，现在我已经有了怀疑对象，不过对方既然帮我们，想来是没有恶意的吧？”

“但愿如此。”柳衡微微皱眉，这种未知的情况，哪怕是帮助，也让她感觉到一种无法把握事情全部带来的烦躁。

肖炘杰的心一紧，正要说话，那种心悸的感觉又再次袭来。

他神色一变，离开了看守所那种阴煞的环境，还会在大白天有这种感觉，他几乎能够肯定对方是有自己身上的某样物品在施法，而且下一波的攻击，会比之前两次都猛烈得多。

乘柳衡的车回到看守所，肖炘杰拿了自己的随身物品，正要离开，一个警员却带信说曾和他同一个房间的赵源，似乎有事找他。

带着些许的疑问，他在看守和柳衡陪同下，见到了楚汉。赵源朝那个看守望了一眼，却迟疑着不说话。柳衡微微一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负责监视的警员聊起天来。柳衡毕竟是刑警队的分队长之一，首先职务上就大大高过这个普通的看守，再加上是成都警察系统内部有名的警花，能和这样的美女聊天，自然让看守受宠若惊，对于赵源和肖炘杰的低语，也就没有心思去注意。或许是注意到了，却被分了心也没听清楚他们到底在聊些什么。

“我最近总感觉到那个被你废掉一只手的大汉有些不对劲，放风和吃饭的时候，他似乎总是神神叨叨地，眼中也不时闪过凶光，而且我盗墓多年，对于死气还是能感觉到一点，在他的身上，我居然感觉到了那些千年大墓中才有的死气。” 赵源压低了声音说道。

肖炘杰一凛，这几天他都受到那个施术者的困扰，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注意周围的人。

“我怀疑他像是中了某种邪术，或者是被什么人控制了心神……”

“世上会有这种邪术或者说人？”肖炘杰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

“如果是别人或许不会相信，但是那天你用那诡异的方法对付那个大汉，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再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本身就是对鬼神之事宁信其有，要不然说不准哪天就冲撞了哪个大神小鬼，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说得倒是有理，不过那人要对付的，应该是我才对，怎么会反过来对这个大汉下手？”肖炘杰皱眉说道。这个大汉既然想要害他，就算对方被被什么邪术害死，也不会让肖炘杰感觉到有什么心理不安。可那个施术者要针对的应该是自己才对，怎么会反过来对付这个打手？

和那名看守通融了一下，最终肖炘杰和赵源一起，再次回到那个呆了一个多星期的牢房，将赵源送进去后，肖炘杰和柳衡进了隔壁单独的一间囚室。

那名大汉见到肖炘杰的时候，眼睛一亮，但很快就强行扭过头去。

肖炘杰注意到，他的眼中的确有一抹不正常的红色，而额头和还完好的手上微微凸起的青筋，也让让他的样子看起来少了几分猥琐，多了些狰狞。

看来，情况的确有些不对。

对方处心积虑用某种方法控制住这名大汉，到底是为了什么？自己今天会庭审的消息应该早就传出去了，要对付自己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就算自己不被获释而是直接判刑，也不会继续呆在看守所内，而是被押往监狱，控制住这名本来就是想对付自己的大汉，似乎伤害不了自己才对。

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肖炘杰也没有强求，和是深吸一口气，走近了这个打手。

随着他的走近，大汉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起来，肖炘杰看得出来那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像在极力克制着什么。

“最近你是否感觉到总是受到什么呼唤？或者看见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在对方面前三步远的地方，肖炘杰停住了，开口问道。

大汉没有说话，但是喘气的声音却越来越大，胸口不停的急剧起伏，双拳捏紧，似乎快要控制不住出手。

肖炘杰皱眉，一只脚稍稍后移，他的身手自信对付一般的小混混没有太大问题，但若是这个至少都是明劲巅峰的大汉被什么控制住失去理智，却未必能够对付。

看来亲自来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些冲动了，只要自己离开看守所后，不管对方因为自己的缘故受到过什么诅咒或被施了邪术，总会渐渐地因为缺乏持续控制而被解开，但现在自己过来，却很可能让潜伏在他身上的某种力量被提前引发，从而威胁到自己。

大汉的身子突地一僵，然后嘴巴张开，在肖炘杰和柳衡以及看守惊讶的目光当中，一直张大到了极限，能够清晰地看到还在不停颤动的扁桃体和口腔内部。

肖炘杰脸色微变，再次朝后退了几步，隐隐地将柳衡护在身后。

柳衡和那个看守，则是一脸紧张地将配枪拔出来，打开保险，瞄准了大汉的四肢。虽然不能因为他的异状而马上开枪射杀，但是若他真的伤害到在场的人，打断他的手脚防止伤人是必须的举动。

直到他的嘴角都开始被撕裂出血，几乎能够轻易容纳下两个成人拳头的夸张大小，才停止了这个既恶心又恐怖的动作，但是他的嘴里，却探出了一对长长的触须，至少有六七公分长，在柳衡脸色大变的惊呼声中，肖炘杰能清晰地看到从赵源的嘴里，爬出一只宽估计有五六公分的巨大蜈蚣来。

这样恶心的场景不仅是柳衡，就连肖炘杰和两个看守等三个大男人，都差点忍不住吐了起来。肖炘杰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那个施展邪术的人最后的攻击手段了，但是他前算万算，却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从赵源的嘴里，爬出这么大一条蜈蚣。从蜈蚣的宽度来看，这条

可怕的毒物应该都有二十来厘米长。

而一条活体的蜈蚣从人的身体内部爬出来，这怎么看都是万分诡异的事情，就算蜈蚣的生命力再顽强，能够爬进人的嘴里，可进入人的肚子后也应该被分泌的胃酸给杀死，却不可能像现在这般活蹦乱跳的。

蜈蚣爬出来后，在肖炘杰等人的倒吸气声中，又出来一只长满黑色绒毛，但背部有一张诡异的人脸，约有拳头般大的蜘蛛，接下来是一条酒杯粗细的蛇，一只通体赤红的蟾蜍和一只长满斑纹的蝎子。

五毒？！

肖炘杰心中刚闪过这个念头，大汉的嘴角已经留下恶心的涎液，整个皮肤都渐渐开始出现各种颜色，最后形成诡异的五彩斑纹。

已经截肢掉的那只右手，断裂的部分，甚至长出了一条鞭子状的长长触手，触手灵活地挥舞着，轻轻一卷，就将五只毒物圈到了一起。

柳衡再也没有犹豫，直接朝地上的第五开枪，可是沉闷的枪声后，那些毒物却是什么事也没有，反而子弹被弹开或是射入地下。

肖炘杰敏锐地观察到，这并不是这些毒物的外壳已经达到弹开子弹的夸张程度，而是这些毒物，和当初在黑水墓葬的时候遇到的神秘人一样，似乎只是一个虚影。

他的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一个流行于湘西苗家一带的诡异事物：蛊术！

在湘西的苗族聚居区，还有云南一带的少数民族，一直传言当地人祖祖辈辈都会一种不可思议地邪术，那便是养蛊。

养蛊在苗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湘西有名的赶尸术齐名，甚至一度被一些影视剧给搬上荧幕，并成为无数文学创作尤其是武侠仙侠类的灵感，可不管是那一种，对于蛊术的描写，都透着神秘、诡异甚至邪恶。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说道：“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本草纲目·虫部四》中解为由人喂养的一种毒虫，“取百虫入翁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此即名曰蛊。”

蓄蛊者多为妇女，是妇女的专长。《滇南杂志》中就这样写道：“云南人家家蓄蛊……人家争藏，小儿虑为所食，养蛊者别为密室，令妇人喂之，一见男子便败，盖纯阴所聚也。”周去非《岭外代答》也说：蛊毒为“妇人形披发夜祭”。刘南也曾在《苗荒小记》中写道：“苗之蛊毒，至为可畏，其放蛊也，不必专用食物，凡嘘之以气，视之以目，皆能传其毒于人；用食物者，蛊之下乘者也。”

通常对于蛊术的理解，大多认为是一种以毒虫作祟害人的巫术，和肖炘杰掌握的巫力不同，这门巫术必须要各种毒虫豢养许久来作为载体才能释放。

蛊的种类很多，通常有：疳蛊、癫蛊、肿蛊、泥鳅蛊、石头蛊、篾片蛊、蛇蛊、蜈蚣蛊等等，但最可怕的，还是五毒蛊和最神秘的金蚕蛊了。眼前五毒俱全的状况，几乎不用多想也应该是五毒蛊了。

第五章 怨虫

传说养蛊的条件十分苛刻，就算是单一的蛊虫都不是那么容易养出来，养蛊人还要冒着极大的被反噬的风险，就更不用说五毒蛊这种需要同时养殖五种不同毒物的可怕蛊术了。

蛊术和用毒有着一些关系，毕竟所有的蛊归根到底就离不开各种毒虫，但是又和用毒不完全相同，养蛊前要斋戒沐浴，焚香祷告，养蛊的过程中每天入夜临睡前也要祷告，这本身就是混合了原始巫术的奇术，已经远远不是用毒那么简单。

何况这些毒虫被放置在一个瓮中少则四十九天，多则一年，相互厮杀吞噬，按照严密的逻辑推算就算这些毒虫再怎么顽强，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存活这么久，所以对蛊的理解，已经脱离了生物的范畴，而是一种怨虫。

蛊是怨虫，像人如果临死前怨念极强，就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冤魂恶灵一样，这些毒虫生前经历了无穷无尽的黑暗和厮杀才最终产生，这样的怨念，甚至会远远地超过人的怨念。

正因为是怨虫，所以才没有形同，大家看到的，不过是残留的怨念而已，柳衡的枪法比肖炘杰精准十倍，但也没有办法用枪支来击杀这些怨虫。

那条触手将这些蛊虫卷在一堆后，蛊虫相互之间却没有任何争斗，而是按照一定的方位排成一个梅花的形状。大汉的嘴已经恢复了正常，只是因为先前撕裂了一点比正常人稍大。但是他脸上挂着的诡异笑容，却让人知道这人目前应该还是受到某种控制。

地上的蛊虫排成的梅花形状之后，就像是遇到火光的蜡一样，开始融化，它们融化的速度很快，不久便成为一摊半透明的溶液。

四个方向的溶液连成一片，最后纷纷伸出一条流动的细线，缓缓朝中间的蟾蜍所化的赤红色溶液探去。等五团溶液融合成一堆，最后形成的，却是一条半透明散发着淡金色光芒的蚕一样的生物。但肖炘杰知道这绝不是什么生物，而是一条看起来更加了不得的蛊虫。

是金蚕蛊么？原来五毒蛊融合到一起，就是金蚕蛊！

传说金蚕蛊形状像蚕，通体金色灿烂。唐代人认为金蚕蛊“屈如指环，食故绯锦，如蚕之食叶”，故又称之为“食锦虫”，这种蛊一直以来就被誉为最神秘最厉害的蛊，几乎没有任何解救的办法。连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也将华山派掌门鲜于通夺自苗疆女子的金蚕蛊毒，誉为无药可解的奇毒。

金蚕蛊虫形成之后，微微扬起头来，然后朝那大汉喷射出了一团丝絮一样的东西，这团东西一接触到那名大汉，立刻缠了上去，而这看上去不过十几厘米长的金蚕，体内的丝线却像是无穷无尽一般，很快就将对方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下头部还依稀露在外面。

金蚕微微一动，从原地消失，下一刻却出现在那巨大的人茧的头顶，一双墨玉般的小眼睛，高傲地盯着肖炘杰，似乎这根本就不是没有生命的怨虫，而是一只有智慧的生物。

肖炘杰突然明白了，当初自己的以十二个巴蜀图语的字节引发了巫力，抽取掉这名大汉一只手臂的全部精血，可也让对方身上残留了一丝微不足道的巫力。

但就是这丝巫力，却让他身上的五毒蛊进化成了金蚕蛊！

而这只本身不过是怨虫的金蚕，很明显将目标盯向了自己身上更加庞大的巫力。

肖炘杰额头的冷汗一下下来了，虽然不知道下蛊的到底是什么人，但是对方的手段，的确匪夷所思，强大到和那个黑水墓葬赋予自己巫力的神秘人也由得一拼。

他体内的巫力开始慢慢地运转，几十个已经完全掌握的巴蜀图语符文不停地在眼睛中闪现，最终形成无数种可能的组合方式。那个已近被证明能够吞噬人精血的十二个字符的组合是出现频率最多的，在肖炘杰的头脸等暴露在空气中的部位，甚至能隐隐发现那些符文出现在皮肤上，并散发着诡异和神秘的红色光芒。

那只金蚕突然尖叫一声，这声尖叫像是直接出现在人的灵魂深处，让在场的人都头痛欲裂。

肖炘杰知道不能在等下去，已经试验出来的那个符文组合再次从口里念出来，一股可以控制的巫力，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盘旋了一圈后，直接朝金蚕罩去。金蚕的脑袋上，竟然露出人性化的惊喜神情，直接扎进这团巫力中，然后它的身子像是吹气般胀大起来，看上去极为臃肿。

肖炘杰暗叫不妙，这只怨虫，果然能够以巫力为食，蛊术不愧是融合了古巫术的邪法，对于他身上的巫力，居然能够直接吞噬。

当然，这也可能是他还不会真正使用巫力的缘故，他相信，像这种不过是融合了巫术的邪法，一定无法和正宗的巫术相提并论，只要能像那个神秘人说的真正解开巴蜀图语的奥秘，找到正确的方法念出相关的咒语，对付区区一条金蚕，并非是什么难事。

但是，现在的情况，却已经容不得他在区区五十多个字符中找出新的咒文组合了，就算能找出来，他也不敢尝试这种组合是否对这只金蚕有用。

肖炘杰突然想起萨迦得临走前，曾送了一枚符文子弹给他，而他

将这枚子弹转交给了柳衡，顾不得眼前恐怖的情形，大吼道：“柳衡，用那枚符文子弹！”

柳衡一愣，使劲甩了甩脑袋，将那股似乎法子脑海深处的痛楚压制住，然后快速地从包里拿出那枚符文子弹，退下弹夹，将子弹压进去。

枪口对准了正慢慢消化那股巫力的金蚕，金蚕看着黑洞洞的枪口，似乎也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摆着臃肿的身子，控制着那名大汉张大了嘴，想要重新钻进去，但是它的速度怎么可能快得过子弹？一声枪响，火光闪现中，符文子弹准确地击中了金蚕，子弹击中金蚕的部分，爆起一团耀眼的光芒，在场的人脑袋中的痛楚消失了，然后看见那只金蚕被子弹给完全撕裂。

没有想象中的虫子内脏四处飞散的恶心景象，金蚕的被撕开的身体慢慢变得透明，最后完全消失了，甚至，连它吐出的丝也渐渐隐没在那已经没有气息的大汉体内，再也看不出任何端弥。

众人惊魂未定的吸气，只感觉到房间内一阵阴冷，这种发自骨子里的阴寒感觉，并不是因为气温降低，而是金蚕被消灭后，四散的怨念和阴邪之气给人造成的错觉。蛊本身就是至阴之物，也只能是女子才能豢养，阴气很重，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肖炘杰知道这个房间不能久呆，就算是他的体质，在这个幻境呆久了都会受到影响，更不用说两个看守和本身就身为女子的柳衡了。

好在连续的枪响，已经让看守所的警铃大作，大批的警员赶过来，虽然没有赶上最精彩的一幕，但是身体布满五彩斑纹的那名大汉，依然让这些赶过来的警员惊疑不定。

事情最后还是被压制下来，至于那名大汉的尸体，则被紧急送到了某个研究所中。肖炘杰深信以那个研究所的实力，能够从中发现什

么有趣的东西。

同时他的心中也有隐隐的担忧，这个大汉的状况，太过诡异，如果收没有巫蛊师参与进来，他死也不信。

另外一个有趣的灵感，也让他感觉到施展蛊术的人，很可能和那神秘人一样，对于古蜀文明来说都是有着联系的，不过和神秘人相反的是，对方的目的很明显是想杀了自己。

蛊术？古蜀？这其中，难道真的没有丝毫的联系么？

蛊，从字形上看，就是将虫子放在一个容器里，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可见流传深远。而“蜀”字，这是器皿下的虫被关起来一半，却又留下一半的出路。

而更有意思的是，古蜀国，本来就是丝绸的原产地，蜀字的本意，本身就是指“蚕”，要不然蚕丛王也不可能成为第一代的开国国君了。

而蛊术中最神秘最强大的金蚕蛊，同样是喂养的“蚕”！

蚕在古蜀国是被祭祀、崇拜的象征，所以纵目的蚕丛王的众多面具，也才会有大大凸出的造型，因此在当时，将蚕作为古蜀国的图腾物之一，也完全说得过去。

清张泓《滇南新语》曾写道：“蜀中多畜蛊毒，以金蚕为最，能戕人之生，摄其魂而役以盗财帛，富而遣之，谓之嫁金蚕。”可见在古代，四川地区就和云南、湘西一带一样，有养蛊的传统，而其中的金蚕蛊，正是最重要的蛊术。

图腾物往往被神化，想起梦境中那头小山般巨大的蚕，肖炘杰不知道那到底是自己梦境中拼合记忆碎片自动捏造的意向，还是那真的就是所谓的“神”的本体，至少，作为图腾物，蚕在古蜀人的心目中，

的确是和神无异的。

养金蚕蛊需要祈祷、供奉，信奉神灵或蚕图腾的，也同样要祈祷供奉，因此养蛊在民间又被称为养蛊神，而蛊神在某种环境下上，又是指游荡的怨魂。

作为怨虫，却能得到神灵一般的待遇，除了蛊虫能够害人帮助主人外，蛊的来历以及和“蜀”的关系，难道就真的这么简单？

肖炘杰知道，要解开这个秘密，恐怕光是查找资料是不可能的，要么找到这个手法高明的巫蛊师，要么就真的打开蚕丛宝藏，或许在那里，才有足够的资料。

现在他已经隐隐地感觉到，这个来杀自己的大汉，不过是一个牺牲品而已，只不过是山爷的手下派来的，而试图咒杀自己失败后，最终采用了蛊术的人，也八成是为了阻止自己等七人真的解封神灵的躯体，让神灵重回人间。

那么，事情真的会像自己之前所以为的那样，那七个人的死亡，都是为了引出还活着的七人的献祭吗？难道说，这不会是另一股人或势力，在其中搞鬼？

肖炘杰看摇了摇头，从纷繁的思绪中回归现实，然后转过身想要去弄点东西吃。

回到这处租住的房子已经一个星期了，再过一段时间，就能和沈教授他们会合，然后一起踏上前往蚕丛宝藏的旅途，而在此之前，还有些不信邪的沈教授师徒，正在北京试图找到医治眉骨凸出的办法。

他们应该是没有什么收获吧？毕竟，已经感觉自己越来越熟练地掌握巫力的肖炘杰，已经深深地感觉到刻画在眉骨上的符文的强大，那根本就不是现代医学能够理解和救治的。或许将来某一天他能够完全操控身上的巫力后可以试着解除，但绝对不是现在。

为自己泡了碗方便面吃下，肖炘杰百无聊地打开电脑，开始查询一切和古蜀文明、蛊术相关的资料，但是网上的公开资料却实在太说，而且大部分都是捕风捉影，很少能看到有价值的东西。

大概两个小时候，肖炘杰感觉有些困了，发短信和柳衡聊了几句后，就躺下准备睡觉，但是没睡多久，他就感觉到身上有些不对劲，肚子越来越痛，似乎吃坏东西了。

不应该啊，方便面是今天才买的，他看过生产日期，这个月初才产的，不可能过期。而康师傅的为了维护自身品牌，也不太可能加入什么能直接导致肚疼的添加剂，难道是……被人下了药？

这个想法让肖炘杰一头的冷汗，那个巫蛊师没有抓到，如果对方真的想对付自己的话，并非是什么困难的事。

他支撑着用手机拨打了120，同时不忘了给柳衡打了电话，柳衡听闻他可能是中了蛊毒，只说了一句“撑住”就挂了电话，看样子是要马上赶过来。

柳衡的举动让肖炘杰心下微暖，但是并不让缓解肚中的痛楚。

他试图调动巫力去探查，但对巫力的运用毕竟只是菜鸟的级别，这样复杂的操控在缺乏相应的巴蜀图语作为解码的钥匙时，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

不过欣慰的是，除了肚子痛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症状，肖炘杰最怕就是肚子突然鼓出来，然后从里面跑出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毒虫这么恐怖的事情。

应该是下的泥鳅蛊或者蚂蟥蛊一类的吧？不会立刻致命，或许对方并不想一次就杀死自己，而是想要先教训自己一下？

很快，120来了，两个医生在稍微问了下情况，其中一个中年医

生淡淡地说了句："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就将肖炘杰打发了。肖炘杰苦笑了下，一切等进了医院再说吧，只要不是金蚕蛊这么诡异的蛊术，一般的蛊毒还是有可能通过洗胃等现代手段解除。

肖炘杰刚被抬进救护车里，这个时候隔壁新搬来的一个叫赵国栋的邻居出来问了几句，最后热心地要陪他一起去医院。两个医生犹豫了一下，抵挡不住他的热情，无奈同意了。

但肖炘杰却总感觉到这个邻居好像有些不对劲。等到他被抬上救护车，才想起这个新邻居的举止，有一点军人的味道。

尽管他已经在刻意掩饰了，但是这种干练沉稳和刚毅的感觉，绝对是军人，或者曾经是军人无疑。

很明显，这是军方不放心自己，派来监视自己的。

肖炘杰心中闪过这个念头，却也十分无奈，自从在看守所再次出现超自然力量事件之后，送去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品也抵挡不了有些研究人员对他的兴趣。

估计他这个总是会不断遇到类似事件的家伙，已经上了相关的黑名单，就算是因为苏从云和那年轻少校的关系暂时不会将他当成小白鼠，也会对他进行监视。

这可不是好兆头，这样一来，将来要找寻蚕丛宝藏的时候，怕是有些不妥了。

国家虽然不会自行去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宝藏，可这个宝藏真的被人发现，还是在境内，那么毫无疑问会直接没收掉一切所得，如果想要从中留下有价值的东西，那会相当的困难。

而七个人身上的诅咒，实在是非同小可，若不得到解除，到时候很可能会像燕大叔和山爷等七个祭品一样，诡异地死去。对于这个结

果，肖炘杰已经没有任何怀疑。

第六章 绑架

路上，肖炘杰呻吟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似乎那阵腹痛已经得到了缓解，偶然的转头，突然发现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医生，手上的骨节粗大，皮肤老茧丛生，怎么看都不像是医生的手，更像是个常年劳作的老农。

肖炘杰心中一紧，这才注意到这趟120上面，只来了两个医生，居然没有跟车的护士。

那个中年“医生”似乎发现了什么，突然看向车窗外，很惊讶地“咦”了一声。赵国栋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朝车窗外看去，他旁边的另一个身体看上去比较强壮的年轻医生，猛地一拳朝他的后脑打去。

肖炘杰再反应迟钝，也意识到不对了，猛地朝躺着的担架上弹起，但是一只手掌已经按了他的胸口，是那个中年医生。

胸口传来沉闷的重击，他甚至感觉到肋骨都隐隐作痛，虽然没有断，但是肯定已经出现了细小的裂缝。如果能够运用巫力的话，这丝裂痕眨眼就会被修复，可惜对于这神奇到极点的力量，他至今依然无法随心使用。

他有些骇然，仅仅是这么近距离的发力，对方的一掌居然能打出让胸口肋骨出现细微裂缝的效果，这个中年人百分百是会功夫的，而且身手还不低，就算赶不上丹木，却也不会相差太远。恐怕连柳衡这刑警队的分队长，赤手空拳的状态下，都不会是他的对手，大概也只有丹木这样的高手，才能勉强制得住他罢？

肖炘杰被这一击重新打倒在座位上，半天爬不起来。

而那个年轻人趁机击向赵国栋的拳头很重，可是赵国栋很可能是有军人的身份，明显抗击打能力比较强，受到这样的突袭，脑袋只是晃了几下就展开反击。

躺在车内的肖炘杰几乎能确定了，对方施展的是部队里最常见的擒拿术，而那年轻人的拳头却刚猛中带着刁钻，很明显也是练家子。

中年医生冷哼一声，瞅准一个空子，突然一掌拍了出去，赵国栋刚刚封住年轻医生的拳头，这一击就没有挡住，何况在这救护车里施展不开，虽然身体侧了一下，可还是被中年人拍在的脖子上。他几乎是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晕了过去。

中年医生翻了下赵国栋的眼皮，确定没事后转过头对年轻人淡淡地说道："铜墙，我说过多少次了，出手就必须要狠，要快，被这人反应过来引来大批警察，到时候闯的祸就大了！"

年轻人嘿嘿地笑着，几下扯掉白大褂和口罩，恭敬地说："四爷，知道了。"

中年人摇了摇头，继续说道："看这人的身手，应该是军人，这小子不知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居然有军方的人保护。这下有些麻烦了，这人杀不得，军方最是护短，如果袭杀现役军人，军方的人就算掘地三尺，也会把我们找出来。"

那叫铜墙的年轻人点了点，然后用电话通知接应的人。

肖炘杰的脑子飞速地运转着，最近两天发生的事情都一一在脑子中回放，抽丝剥茧，终于理出一些头绪。

他渐渐地明白这是一个连环局，先让一个打手进来，本来想让这个打手让他吃些苦头，甚至直接废掉他，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身负巫力这么逆天的东西，最终打手功亏一篑，还赔上一条手臂。

等他从研究所被放回来后，赵源故意拖看守带话要见他一面，虽然他不是很喜欢赵源，但是两人毕竟同在一间羁押室中呆了一周多，也算是熟悉，再加上事情关系到那个大汉，自然没有不去看看究竟的道理。

接着大汉身上的蛊毒发作，那只金蚕蛊，想要吞噬他身上的巫力，但施展巫术的人显然没有想到，柳衡的身上居然会有一枚威力强大，专门对付邪灵的符文子弹。

将符文刻画在子弹上消灭邪灵，这是连国内的研究机构也没有办到的课题，如果不是萨迦得从那个神秘而强大的组织内部得到这样三枚子弹，并最终转送了一枚，现在就算肖炘杰被吸成一具干尸，也不是不可能。

金蚕蛊如此神奇可怕的蛊术，根本就不是他身上无法完全掌控的巫力能对付的。无法运用的巫力，对于金蚕来说只是最好的食物和养料而已。

赵源，要么是被山爷的手下所买通，要么就是被那个巫蛊师所买通。而山爷的手下和那名巫蛊师，暂时还看不出是否有联系，很可能那名巫蛊师本身就是山爷的手下请来的，毕竟第一次袭击不成功，他们自然会想到采用这种超自然的力量。

看来此行有些危险了，而最大的危险，自然是那名巫蛊师和山爷的手下搭上线，让他成为对反蛊虫的“食物”，不过想来金蚕蛊被破，根据民间关于蛊术的传闻，蛊术被破后会一定程度的反噬主人，那个巫蛊师想来现在应该没有复原吧？要不然，也不会以如此低劣的蛊术来继续对付自己，更厉害的蛊虫，想必她一时间还无法在不被反噬的情况下调用。

他唯一能肯定的，就是那个巫蛊师是一个女子，至于其他的，一无所知。

还有需要担心的就是山爷的手下对自己抱着必杀自己的决心，之所以会抓自己走，怕是会开香堂当众处决，以赢得其余人的尊重和支持。那么肯定不会介意为了抓住他，而在付出一笔不菲的金钱或者请来那名巫蛊师吧？山爷的生意只要接下一半，也足以让一个普通人一夜之间暴富起来。

“山爷的人？”肖炘杰干咳着，咳出来的痰，已经有了血丝，可见这个中年人那一掌的力道大到什么程度。

“不错。你害死山爷，大概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吧？”假扮医生的中年人淡淡地说。

“山爷不是我杀的，很快警察就会出具关键的证据。我的师傅燕学斌和山爷曾经是好兄弟，我有什么理由杀死山爷这个长辈？”

“这个就不是我能管的了，我和其余几个大佬商量的结果是，将你抓回去。如果带不走人，就带你的命回去！”

肖炘杰倒吸一口凉气，牵扯到胸口的伤势，刺痛让他更加清醒。落在这些人手里，似乎不会管他到底是不是真凶，他们只想有人能对山爷的死，做一个交代而已。

不过他也注意到对方的用词，“其余的大佬”，如此说来，这人在山爷的手下也不是什么小角色，也是那种跺跺脚城南都要震三震的狠角色。

“你们请了巫蛊师？”肖炘杰再次问道。

“什么？”中年人一呆，似乎没有反应过来。肖炘杰也是暗自吃惊，看对方的表情不似作伪，现在他在别人手上，对方也没有必要装出这表情，那就是说，对方对于巫蛊师的事情，完全毫不知情。

他的脑子飞快的盘旋着，最后不由暗骂一声，看守所的事情自然

不会公布出去，那么作为山爷手下的那名倒霉的打手一只手被废掉之事，自然会被传为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但是自己仅仅是吃了一包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方便面就肚疼如绞，又是什么原因？

“没有给我下蛊，怎么我的肚子会突然疼起来，而你们又来得这么巧？”肖炘杰问道。

“很简单。”中年人淡淡地说道：“你还记得下午你叫人送了一桶自来水的事么？送水的，是我们的人。”

肖炘杰暗骂自己想得太多，反而将事情复杂化了，原来对方不过是在水里做了手脚，自己却老是想到那名隐藏在暗中的可怕巫蛊师。

“你怎么会想到是被下蛊的？这年头巫蛊师可不好找，要对付你我们自己的人手完全足够，哪里用得着花这个冤枉钱？”中年人奇怪地问道。

“没什么，我只是猜想方便面也会让人肚疼，自然就想到巫蛊一类的东西，没有料到原来是那桶水有问题。”肖炘杰抽着气苦笑道。胸口依然沉闷无比，现在没有办法控制巫力流转，也就不能快速地治愈裂缝的肋骨和微微震伤的内脏。

中年人听他这么说，哦了一声，不再言语。只有那名叫铜墙的年轻人嘿嘿一笑，说道：“你这小子大概是网络小说看多了吧？还巫蛊师，怎么不是茅山道士？”顿了顿，他语气森然地问道：“我那名师弟铁臂，怎么进了看守所就失踪了？我们的线人说他曾和你有冲突，后来就被转走，他不过是故意打架斗殴进去的，关几天就放出来了，也会被转到其他监狱去吗？”

肖炘杰知道就算说出真相，他们也未必信，只能闭口不言。那个大汉是叫铁臂么？那沉重的拳头，还真当得起这个绰号，不过就算是

真的铁臂，也被巫力吞噬掉精血，现在整个人都快变成研究所里的标本了吧？

还有，那个巫蛊师看来是和山爷的手下无关，那么应该是独立对付自己的，看来今后的危机依然不小，就算是能从这群人手里逃出去，还是必须得有一些防身之技才行。

面对他的沉默，铜墙甚是气恼，看了看他口中的四爷，见中年人没有反应，哼哼了两声，也不敢有所动作。

车子很快出了三环，在一座立交桥下，车子突然停下，里面的医生快速地从车里将昏过去的赵国栋抬出来，趁着周围没人扔在草丛中，然后取下车顶的顶灯，和肖炘杰以及那个年轻人一起上了停在一旁的面包车，原来的车不动声色地往前开，而面包车却上了绕城高速，绕了一个大圈后又从另一个方向返回城区，在一家物流公司里停下。

肖炘杰被人带到了仓库里，然后仓库的大门被紧紧关闭，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在那个奇异的空间里都没有死去，没想到最后居然会死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没想过反抗，可是一路上这两个身手都算不错的假医生，却看得他紧紧的，没有任何机会。

被带到一间明显是冷冻室的地方，肖炘杰被困住手脚，用胶带封上嘴巴关了起来，然后直接甩在里面。中年人四爷和铜墙反锁上门，匆匆地离开。

幸运的是，这件冷冻室很明显许久没有使用了，这里的制冷设备没有开启，温度和外部一样，要不然可能不等这些山爷的手下回来，肖炘杰就已经被冻成了冰棍。

听着外面没有声音，肖炘杰蠕动着，用了二十多分钟终于来到几

米外的墙壁，然后靠着墙站立起来。他的双手双脚都被尼龙绳牢牢绑住，山爷的手下绑人的手法十分专业，肖炘杰试了几次，连松动都没有，更不用说挣脱。他想着在这间冷冻室里找到什么有着锋利边缘的东西磨断尼龙绳，可是这里面的金属状的东西显然都被仔细地搜走，他甚至连一块铁皮也没有发现。对方的手法十分专业，不会出在电视剧中看到过的狗血意外。

想要自己逃走，明显是不太可能，肖炘杰也明白要想挣脱用专业手法绑住的尼龙绳，无疑是痴人说梦，恐怕只有丹木的爆发力，才能完成如此不可思议的壮举。而他不管怎么挣扎，最后也就是白费力气，因此也不再徒劳的动作，斜靠着墙躺了下来，眯着眼开始休息。

过了两三个小时，他躺着的姿势都换了好几次，外面终于开始传来各种嘈杂的声音，显然，有不少人进入这个仓库。肖炘杰睁开眼，摇头苦笑，难道说山爷的手下，想要开个公判大会么？

不容他多想，门已经开了，肖炘杰被铜墙毫不客气地拎了出来，这个时候他才看见中年人和铜墙已经脱下白大褂，穿上了西装，看上去倒还真有几分黑帮分子的派头。

“山爷就是这小子杀的？”一个脸色阴翳的中年人冷冷地说道。

有几个混混模样的人连忙点头，这些人，都是当初在娱乐城的时候，看见山爷那离奇的死亡状态的。

“这小子和山爷有什么仇？竟然这么大的狗胆！”

“不知道，不过我听说这小子的师傅，在山爷死的前几天被杀了，难道他以为是山爷下的手？”

“燕学斌？不会，山爷一向很照顾他，要杀他，早就杀了，哪会有照顾了二十年，然后突然莫名其妙杀了的道理？我倒是听说，山爷的死法，和燕学斌有几分相似！”旁边一个中年胖子眼睛微微眯起，

捏着两颗精钢铁蛋，不停地转动着，手法极为熟稔，显然手中的这对铁胆时常把玩着。

“既然是燕学斌燕二爷的徒弟，说起来也算半个自己人，小子，给你个机会分辨！”

“山爷真不是我杀的……”肖炘杰苦笑道。

“不是你，难道是自杀的不成？兄弟们相信山爷会自杀么？”脸色阴翳的中年人冷笑道。

周围二十来个黑道分子齐声答道：“不会！”这种整齐划一的气势，让肖炘杰心中一颤。

山爷不愧是城南教父级别的大佬，他的手下，的确没有一个是好相与的，难怪能想出让人故意混进看守所吓唬自己，然后趁机买通赵源然自己装病，给他们光明正大从看守所中把人抓出来的机会。

“当时只有你们两个在那个房间，山爷不会自杀，除了你，还能有谁？”脸色阴翳的中年人逼近一步，突然抽出脚边的匕首，将匕首架在肖炘杰的脖子上，冷笑着继续道：“小子，承认了吧，看在燕二爷的面子上，我们给你个痛快！”

“如果我说，山爷是被怨魂索命，你们信么？”肖炘杰感受着脖子上的匕首传来的凉意，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思考着要怎么编织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谎言，冲口而出道。

“怨魂？真有怨魂的话，我张淮国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而且真有怨魂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大白天的竟然也敢出来！”自称张淮国的阴翳中年人冷冷地道，手上的匕首微微用力，肖炘杰的脖子上顿时出现了一条血痕。

肖炘杰吓得一动不动，他知道只要稍稍移动脖子，或许就会被割

断大动脉，这些认定了是自己杀了山爷的黑帮分子们，是绝对不可能那么好心给自己医治的。

“是真的，或许不是怨魂，是什么诅咒，不信你们找人去公安局内部拿到关于这个案子的资料，七个人，整整七个人都是这样死的！这个诅咒关系到一个大宝藏的秘密……”

听到“大宝藏”三个字，横在脖子上的匕首明显地微微颤动，然后稍稍松开了一些。

“哦，你这样说，我们就信了么？”那个胖子手中转动的铁胆一顿，眼中露出一丝精芒。

“是，绝对是，如果我说谎的话，就……就让我的主人，我最信仰的神遭受万劫不复的灾难……”肖炘杰发着誓，心底却暗暗地嘀咕着，自称是我主人的神灵，老子可是为了解封你的神体才受罪的，你这么神通广大，将来誓言应在你老人家身上，应该不关我的事吧？

扑哧一声，是个三十出头的美貌妇人忍不住发出的笑声，这个风韵犹存的成熟女人笑着道：“这小子还真有趣，发誓用的是他信仰的神灵，却不是他自己！”

“在我的心中，我信的神，比我自己要重要得多！”肖炘杰一本正经地说道。

“毒寡妇，别和他废话，让他说说，山爷的死，到底是和诅咒宝藏之类的有什么关系，说不出来的话，我亲手送他去见他的神！”张淮国冷冷地道。

被称为毒寡妇的成熟女人万分风清地朝肖炘杰电了一记，然后退开一旁，不再说话了。

第七章 谎言

肖炘杰脸上努力挤出一个笑容，用眼神示意这个叫张淮国的大佬将手中的匕首朝后移开一点，张淮国脸上的阴翳依然没有变化，似乎天生就是这么一副家里死了人的表情，冷哼一声，最终还是将匕首后移了一点。

肖炘杰组织着语言，看了周围的人一眼，小心地问道：“这么多人，我全说么？”

张淮国心中一动，然后朝那中年胖子、毒寡妇以及边上那个抓了自己来，关节粗大的中年假医生，还有个看上去十分粗豪的大汉望去，这几个人相互对望了一眼，然后各自让自己的手下退出去。

那个假扮医生的年轻人羡慕地看了剩下的五个人一眼，然后也和其余的小弟一起退了出去。

“好了，现在剩下的，都是山爷的心腹，你可以说了！”张淮国见手下的人都走远了，冷冷地说道。

肖炘杰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这才说道：“你们既然是跟着山爷的老人，应该知道，二十二年前，山爷发家，是因为得了一件出自三星堆附近墓葬的青铜器！”

那几个人惊疑地看了肖炘杰一眼，然后点头。这个秘密虽然不是太重大，可是也只有山爷身边最信任的老兄弟，才知道内情。当年山爷不过才出头没几年的新人，却突然在道上崛起，至于这个地下的大佬是怎么发家挣取第一桶金的，对于外人来说一直是一个极大的秘密。肖炘杰知道这个秘密，固然有可能是燕二爷燕学斌告诉他的，可

这也说明了肖炘杰在老一辈的两个人眼里，分量不轻。

“那件青铜器我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是什么，但是山爷当初拓印下了青铜器上的符文，这个山爷的身边的人应该都清楚，不信的话你们可以问山爷的保镖，还有公安局对这件事都有备案……”

“说重点！”中年胖子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肖炘杰点点头，道：“这就是重点！那些拓印件中的文字，是四川地区最古老的巴蜀图语，一共有三百多个，比迄今为止其他地方发现的巴蜀图语加起来还多，也正因为如此，当年那件青铜器，才卖出了上百万的天价。”

上百万放在今天不算什么，也就只当市中心区一套套三的房子。可那是八十年代末期，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至少相当于今天上千万了。何况那个时候的山爷算是白手起家，要不是突然得了这么一笔巨款，能否打下今天的基础成为蓉城地下世界最强悍的大佬，也未必可知。

“你是不是想说那个宝藏和那件青铜器上的巴蜀图语有关？我是最早跟山爷的老人，知道山爷对于文物这一行，还是十分了解的，跟了山爷这么多年，多多少少也学了一点，知道巴蜀图语这种最神秘的文字，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完全破译出来。如果说你知道那些文字是什么意思，就不会只是一个小小的记者了！”那个一直没有说话，抓来肖炘杰的中年人突然说道。

“奎四爷都这么说了，我想，这世上懂得巴蜀图语这玩意儿的，肯定不多，这些人中，不至于有你吧？”中年胖子冷笑道。

“当然不可能是我！不错，这个世界上破译巴蜀图语的人很少，但也不代表绝对的没有。沈万年沈教授，不知道这位大叔听说过没有？”

被称作奎四爷中年假医生脸色微变，沉吟了一下，才淡淡地说道："如果说是沈教授破译了那些文字，我想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其余人看了他一眼，又盯着肖炘杰看了半天，终于，毒寡妇媚笑道："如此看来，是沈万年教授破译出了那件青铜器中的巴蜀图语的秘密，这么说，那个宝藏地点，就在那件青铜器的文字描述中？"

肖炘杰连忙点头，有人这么配合，自然让他十分开心。

"可是，这和山爷的死，又有什么关系？" 张淮国冷笑道。

"和这件青铜器相关的人，都死了！"肖炘杰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带着恐惧的语气颤声说道，然后，他又报出一个又一个名字，每报出一个，眼前的五个人脸色就难看了几分，等除开山爷和燕学斌之外其余的五个人都说出来是谁时，这五个地下世界的大佬突然感觉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这些人中，除了那个考古工作者孙科还摸不清门路外，其余的竟然都是当年的参与了山爷发家之举的人，或者是与其相关的后人。

就算是有人在背后搞鬼，可也不至于在杀了这些人之后，再用同样的手法杀掉身边保镖无数的山爷。

难道杀害山爷的凶手，竟然真的是看不见的冤魂，抑或是这小子说的什么诅咒？可这也未免太荒唐了吧，只在电视和小说中才有的诅咒，居然会降临到一个从来不信鬼神，手中甚至沾染了数条人命的黑道大佬头上？真要有这么灵光的诅咒的话，这世上就没有坏人了！

但是那七条莫名其妙就消失的生命，却无一不在提醒着他们，或许，这诅咒是真的！

"这件事我们会找人去查，如果我们发现你说的话中有半句谎

话，那么山爷的仇，还是得落在你的身上来报！”

肖炘杰连忙点头，虽然他说的话全是半真半假，但这个时候，却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一切先答应下来再说。

自己双手双脚都被捆住，他们不仅人多，又个个都是敢玩命的主，要想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逃走，完全不可能，与其多受皮肉之苦，那还不如暂时忽悠住这些表面上讲义气，但实际上听到有宝藏就开始转变态度的大佬们。

“好了，继续说那个宝藏的事，地址是哪？”

“我只知道应该是在龙门山脉，至于具体的，必须等沈教授从北京回来。”龙门山脉这个地点，是沈教授运用四维视图法，隐约在那张地图中找到最可能的蚕丛宝藏所在，这一点肖炘杰倒是绝对没有乱说。

当时从古羌圣山中出来后，沈万年和苏从云回到成都后，第一时间不是去龙门山脉寻找那个所谓的蚕丛宝藏，而是马上乘飞机飞往北京，那里有最好的眼科医院，如果能用科学的方式将铭刻在眉骨上的诅咒解除，当然要比费尽心思冒险去找到宝藏，再到什么大禹地宫中，将那些不知道是从哪个空间来的古老生物解救出来要好。

不过，如果最后证明科学的手段实在是无法去除眉骨上的符文诅咒，不管是沈万年还是身为弟子的苏从云，都不得不重新回到成都，然后和肖炘杰等人一起，为那个自称神灵的古老生物开始探险的旅途。

但是沈万年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和弟子苏从云都还呆在北京的时候，远在成都的肖炘杰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已经不得提前拖他们下水了。

不过肖炘杰也是没有办法。他知道沈万年的身份非同小可，这些

人敢从看守所中明目张胆地骗过看守抓了自己出来，可是对沈万年这样国际的知名学者来说，抓他可以，但是绝对不太敢伤他的性命。他们如果真要敢这么做，相信很快就会被愤怒的当地政府连根拔起。这种事件的影响程度，太恶劣了！

何况，只要能够出去，不管是柳衡还是新结识的朋友丹木，相信对付黑帮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不会像他一样束手无策。甚至很可能是国外某个组织的特工的萨迦德和西玛，对上这群人都不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找到蚕丛宝藏必须七个人一起，缺了谁都不行，就算光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小命考虑，他们也不会袖手旁观。

更何况于西玛，肖炘杰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自信，在两人探讨数理学说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和西玛已经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友谊，而这种友谊随着时间不仅没有变薄，还在西玛被抓走的那段时间，悄悄地滋长。

“哪有这么容易？等他们回来？回来给你收尸么？”张淮国狞笑着，手中的匕首重新扬起。

肖炘杰仔细地观察他说话时肌肉牵动的幅度，还有他狰狞的表情下潜藏的信息，最终确定他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于是决定赌上一把，继续说道：“知道这个消息的，还有个羌族人，他对龙门山脉的了解，远在我们这些汉人之上！”

张淮国和那中年胖子都深深皱起眉头，这种事情，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不要小看那个羌人，他对于龙门山脉的熟悉程度，可以极大地节省寻找宝藏的时间，可以说，他将是最好的向导！”

几个人对望一眼，如果有了一个当地的向导，想来真要寻找宝

藏，把握总是要大一些。

“宝藏的所在极为隐秘，而通过那些半生不熟的巴蜀图语的文字描述，就连沈教授也只能猜出一个大概，所以要找到宝藏的话，离不开那个羌人，也离不开沈教授这样对于古蜀文化有着极深造诣的人。实不相瞒，那些宝藏中除了各种青铜文物之外，还有大量的黄金和玉石，可以说，整个古蜀王朝开国的全部财富，都在那个宝藏之中……”肖炘杰趁热打铁，又为这些黑道的大佬加了一把火。

“我知道了，你是说的蚕丛宝藏！”奎四听了一阵，突然轻轻说道。

其余的人奇怪地看向他，然后转过头来，听肖炘杰的解释。

肖炘杰惊讶的同时，也不得不点头。他的心中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蚕丛宝藏这个说法，他在那个古羌圣山所在的奇异空间里，还是第一次听那自称是神的生物借西玛之口说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现实之中，居然也有人听说过这样一个宝藏。

几个人双眼放光，看样子，居然都是听说过这个宝藏的！

“原来是蚕丛宝藏，山爷一辈子都对这个宝藏念念不忘，本来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想不到竟是真的！或许，你真的和山爷的死无关？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除了沈教授、你和那个羌人外，还有谁？

肖炘杰心中一动，表面上却做出回想的样子，然后说道：“还有沈教授的徒弟，那个女警察，应该也知道一点，因为我和山爷的谈话，她最初放在我身上的窃听器，应该都听到了！”

几个人都瞪了他一眼，大感头痛，如果这件事被警察部门的人知道了，那可就大大的不妙。

“不过她从来就不相信这个宝藏是真的，所以我估计她的报告

里，不会写进去这么荒诞的事情，就算顺带提了下，上面的人也只会以为是无稽之谈，不会采信的。哪个领导，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宝藏，就发动大量的人手，去一座方圆数千平方公里的地质情况极不稳定的大山里去搜查？这样的风险，就算收益再大，他们也承担不起！”肖炘杰连忙解释。

几个人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背着肖炘杰盘算了一阵，最后还是决定在沈万年教授回成都之前，暂时将肖炘杰关押起来。

“好，就暂时相信你一回。不过，千万不要试图耍什么花招，不然到时候，就算是你师傅复活，也保不住你。”张淮国沉着脸说道。

当天晚上，肖炘杰就被送到成都郊外的一栋别墅里，虽然没有重获自由，但是毕竟没有再像捆粽子一样地绑住他，只要不离开别墅的范围，把守在别墅里的打手们也就不去管他。

在别墅的这几天，肖炘杰一直被好酒好肉地伺候着，甚至那毒寡妇走之前，还隆重地向他推荐她夜总会中的头牌，被他狼狈地拒绝，这才吃吃笑着离开。

三天后，被派往北京探听消息的人很快得到沈万年即将返回成都的消息，几个大佬一级的人物开始密谋要怎么做，才能将这个在国内国外都久负盛名的学者给不声不响地“请”过来，最后商量的结果，居然是要肖炘杰去当勾住鱼儿的饵。

肖炘杰佯装推迟，最后才不得不屈服在威胁下。这些山爷的手下也不知道是哪来的神通，最终居然在他腰间安放了一枚可遥控引爆的微型塑胶炸弹，这枚炸弹被绑在肖炘杰身上时，他的脸都绿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群无法无天的家伙，做事居然会这么滴水不漏且带着疯狂，看来这次，很可能真的会让沈教授陷入危险。

算着沈教授上飞机的时间，肖炘杰在沈万年上飞机前一个小时给

他打了电话，那边对他会前去双流机场接机略带意外，顺带对他这么快出狱表示恭喜。

肖炘杰惊出一声冷汗，自己被关进看守所之前，沈教授也是知道的，最后还写了一封署名信，说自己掉入河中是肖炘杰不顾生命危险救了他的性命，以他的社会影响力，怎么说都会让法院最终判决时稍微考虑一下。

毕竟，从主观的作案动机来讲，肖炘杰不过是一时慌张害怕被报复才逃走，并不是想要抢夺枪支后去做违法之事。

这中间的差别，很可能是缓刑和被判处好几年劳教的差距。

肖炘杰苦笑了一下，然后在几个明显身手不弱的黑帮分子严密看守下，等待沈万年到来。

接到沈万年后，肖炘杰带着他坐上了由张淮国的一个手下假扮的出租车司机开的车上。

还好，苏从云因为家里生意的缘故，要等两天才会来蓉城，沈教授上出租前给他打了电话，相信当他接到沈教授失踪的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柳衡，从而让柳衡知道是自己和沈万年在一起，不至于太过担心。

唯一期望的是，看守所的人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试图越狱，否者结束了这次的事件，他可能离牢狱之灾也越来越近了！

路上，肖炘杰有意无意地将话题往蚕丛宝藏上引，沈教授一旦谈到和古蜀文明有关的话题，就立刻变得话多起来，安装在肖炘杰身上的窃听器将他们的对话传往那几个大佬的耳中，更增加了他们对那个神秘宝藏的可信度。

毕竟他肖炘杰只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可是沈万年教授，却是在国

际上都十分知名的考古教授，如果连他都这么肯定那个庞大的未知宝藏存在，看来至少是真的有几分希望了。

当初三星堆文物的出土，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虽然也有一小部分文物流了出去，可是因为这个考古发现太过重大，最后也引得国家极为重视，加上当地民众的配合，不少散入民间的陪葬品和玉石器又重新回到政府手中，因此在收藏界，和三星堆有关的古蜀文物，价格就更是高昂，用价值连城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因此如果肖炘杰口中的蚕丛宝藏是真的，就算最终没有取得整个宝藏，只是随便拿出了几件青铜器，如果转手卖到国外，那也是至少是上亿的入账，这个数字就算是这几位黑道中的大佬，也颇为心动。

现实中的黑道远不如影视中看起来那么风光和好混，在国内，政府掌控着军警，不管是什么黑道人物，只要最终暴露出来或者影响太过恶劣触怒了政府，只需一声令下，成百上千的警力出动，管你是什么大佬都架不住上千人的武装队伍。所以，国内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如同国外的黑道家族一样的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有的，也不过是一群武力稍强一点的混混的而已。能搞到几只仿六四的手枪，就已经算是不错的，所以肖炘杰才对那几个人弄来可遥控的塑胶炸弹那么惊讶。

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纯入账，对于这些年收入最多也不过千万左右的大佬来说，已经是一个极为心动的数字。何况，如果运气够好，带出的文物够多，这个数字，还可能几倍几十倍的翻番。前几年在欧洲的一个拍卖行，两个清朝的青铜兽首都被叫到上千万美元的高价，虽然有炒作的因素，可这也能大致估算出，一堆几千年前的古蜀文明的青铜文物，其价值绝对不会太小。何况那是倾古蜀国举国之力汇聚而成的宝藏，到底富有到什么样子，光看三星堆已经出土的文物，就可以大致推算到一点。

在后来的言谈中，肖炘杰开始有意无意地示意，自己所处的境地

十分危险，但是不知道是沈教授坐飞机太累，还是提到蚕丛宝藏时太过兴奋，居然完全没有听清楚他的暗示。

最终，当汽车开始朝郊外驶去时，沈万年才发现了事情有些不对。

当他用疑惑和不可置信的目光敲向肖炘杰时，肖炘杰苦笑着，将外衣脱下，露出了里面还闪烁着红光的塑胶遥控炸弹。

沈万年身子一僵，虽然他是搞考古的，可也很快看出了这是什么东西，也明白了肖炘杰的无奈！

第八章　线索

“小肖，到底怎么回事？”

“还记得我以前跟你们提过的七个死者之一的山爷么？他的手下设计将我从看守所中抓了过去，为了保命，我只好说出关于蚕丛宝藏的秘密了，而且……我告诉他们，你是研究古蜀文明的最杰出的学者，又和我认识，要找到宝藏离不开你的帮助，所以他们才……沈教授，是我太怕死才害了你，要打要骂，都由得你吧！”

沈万年淡淡一笑，然后道：“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们早一起经历了生死的考验，难道我这一把年纪的老头子，还会怪你这个救命恩人么？如果用老头子的命，能够换回你的命，那他们尽管拿去好了！”

肖炘杰一阵惭愧，和沈万年的心胸比起来，自己的确是太过小气和没有担当了。说起来，沈教授不仅仅是同伴、长辈，也算是一个忘年之交的朋友，将朋友陷入到这样的危险境地，不义这样的罪名，是肯定没有办法摆脱了。而对方明知道是自己不义，却还出言宽慰，这样的胸襟，的确不愧是一代文化大师，和某些只会吹牛发表点奇谈怪论的所谓专家，实在强得太多。

不管怎么说，现在他们是不会杀自己和沈教授的，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为了那些宝藏，他们肯定会很快就会催促自己和沈教授一起行动，而沈教授这样的名人突然失踪，加上自己从看守所中“逃出”，想必柳衡他们很快就会猜到其中的联系，到时候，如果能在龙门山脉中和柳衡丹木等汇合，自然最好，即便是不能，他们也肯定会想办法救自己和沈教授的。

何况他事先还留下了一个尾巴，说出了丹木也知道宝藏的秘密。这些人为了在龙门山脉中顺利寻找到宝藏，肯定会要自己带着他们再把丹木引出来。

其他人肖炘杰还不敢保证，可是对于丹木的身手和义气，他还是非常有把握的。

像丹木那种当过杀手，在地下黑拳中格杀过，还当过雇佣兵参加过小规模的战役，这样的经历用来对付一股黑帮分子，甚至有点大材小用了，到时候只要有丹木在身边，自己和沈万年教授的安全系数，起码加强了一倍。

还有萨迦德和西玛，这两个人虽然身份神秘，甚至和国外的某个特工组织也可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可即便是为了解除刻在眉骨上的诅咒，他们也应该会不惜一切地营救自己和沈教授吧？

计议已定，肖炘杰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将话题再次扯向蚕丛宝藏，一边却又用只有两个人才懂的暗语，向沈教授隐晦地表示着他心中的盘算。

沈教授不置可否，对于自己的处境，他似乎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要能解开古蜀文明的秘密，就算是牺牲自己，他也不会在乎。虽然那个自称是“神”的生物借西玛之口，说古蜀文明乃至人类文明都是在它们的引导下发展起来的，可实际上不管是肖炘杰还是沈万年，对于这样的说法并不十分相信。

他们相信人类文明虽然有其隐秘的突然加速发展的原因，但不一定就是如那个远古的异世界生物所说，是由它们来引导的。在没有充分的证据前，像沈教授这样对于文明怀着近乎虔诚的严谨态度的人，是绝对不会轻易下结论，或是相信谁说的话的。至于肖炘杰，是本能地觉得那个古生物的话有问题，其中肯定潜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阴谋。就算是解除眉骨的诅咒无比重要，可他也不甘心只当一枚受其操

控的棋子！

“对了，沈教授，你和从云的北京之行，怎么样？”

“没有任何结果，北京最好的眼科专家，都说不出我们的眼部有什么问题。从云现在还没有过来，他说的是家里有生意要他再留几天，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托人联络美国和欧洲的几个著名眼科医生。不过现在我也想通了，这东西是诅咒也好，还是其他什么神秘力量也罢，总之不太像现代科学能够解释的，就算治好了眼睛，那也是治标，不能治本，要想找到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或许还真的只能暂时被它们利用一回……”

沈教授说的它们，当然是指那些来自异世界的古生物，可是在开车的司机听来，却以为他是屈服在了几位大佬的胁迫下。

很快，出租车绕了几个圈，中途又转了两次，最后出了成都，终于停在了蓉城周边的一个石材加工里。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表面上正常无比的石材加工厂，里面居然别有洞天。

“沈教授？非常抱歉，让你受苦了，这位小兄弟说只有你才能破译巴蜀图语，找到前往古蜀宝藏的道路，所以，今后的日子只有委屈你了。不过，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不仅不对你有半点伤害，而且一切学术的东西都归你！我们不过是为了发财，而沈教授你，却可以扬名，我想我们之间的合作，还是有着很大的余地的！”张淮国大马金刀地坐在布置得十分豪华的地下室的沙发上，看着肖炘杰和沈万年走进，淡淡地说。

“你们要做什么我不想多过问，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真的找到宝藏，挖掘的时候，你们要听我指挥。我可不想你们这群人为了里面最不值钱的金银珠宝，而到处乱挖乱炸，将真正有研究价值的东西，

都给破坏掉！”

张淮国阴翳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丝笑容，最后哈哈大笑道：“好，好，文化人不愧是文化人，连提出的要求，都这么个性。这个要求，我做主答应了，到时候怎么挖掘，都听你的，我相信有了沈教授带路，一定会很快找到那个宝藏的！”

“先别高兴得那么早，现在我们只是确定有这样一个宝藏在龙门山脉中，但是具体位置，我们根本就一无头绪，除非等我解开那件青铜器上的密码，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不用急，我们等得起……”那个一直笑眯眯的胖子说道。

“等？彻底掌握一门远古时期的语言，或许是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你们真的等得起么？”

张淮国一愣，但随即明白这不过是沈万年在调侃自己而已。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怒气，但最终还是硬生生压制住了。他知道这类文化人其实最认死理，骨头很硬，如果来硬的，说不定他一不高兴，就完全不配合了。

“算了，沈教授，你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可是时间上嘛，就麻烦你老人家快一点了。我看，一个星期的时间，应该够了吧？”毒寡妇妙目一转，腻声说道。

“我试试吧，这么短的时间，还真难研究出什么东西来……”沈万年嘀咕着。

草草吃过接风的晚宴后，肖炘杰和沈万年，都被客气地请进了各自的卧室，当然两个人的房间完全相邻，只是通往外界的窗口，有好几个人看守，要想逃出去，除非是具备丹木那么强大的个人实力。

当天晚上，肖炘杰和沈万年讨论了一阵后，然后各自睡下，对于

一周后如果还没有头绪会怎么办，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思考。

第二天，两个人开始了艰难的破译工作，沈万年教授从那份还保存住的拓印件，以及在古羌圣山所在空间里新得到的羊皮卷的字符，相互印证推敲。一旁的肖炘杰在打着下手，在两个脸上面无表情的人员监视下用网络搜查资料，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控着，尤其是使用网络时，那两个人几乎是连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他，生怕他通过网络向外界联系。一旦资料查完告一段落，另一间房子的人就马上断网。

此外，肖炘杰还根据自己所学的数理变化，和沈万年一起推敲那些字符的不同组合方式所要表达的含义。巴蜀图语本来就是图形文字的结合体，看上去是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含义却可能要用一段话来翻译，信息含量极大，也最容易出错。往往仅是两个字符的位置出现偏差，所翻译出来的结果，就差得十万八千里，这也给彻底翻译这些巴蜀图语的含义，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不过，不管是肖炘杰还是沈万年，都没有指望真的在短短一个星期里，完成或许几年都不一定完成的工作，只要能从中找到一丝蚕丛宝藏的线索，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直到第五天的时候，两个人还是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而这个时候的外界，却早因为沈万年的失踪，而闹翻了天。

蓉城警方几乎是倾巢出动，可是最终得到的消息，却十分诡异。国际知名的沈教授，竟然和一个在逃嫌疑犯一起乘车离开，之后的线索就完全断了，再也没有任何痕迹。

可是这世上不可能会有两个人凭空消失，让肖炘杰无比郁闷的是，在刚刚摆脱通缉后不到半个月，他就又上了被通缉的黑名单，这次的罪名是越狱和绑架！

不过被严密关押起来，连上网查资料也有两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对于外界的一切，他却是一无所知。

只有柳衡隐隐猜到其中的关系，然后立刻通知了苏从云和已经回到老家的丹木，可是有些事，却不适合上报。她毕竟是存了一份私心，不管是为了那个所谓的诅咒，还是避免因为穿梭两个空间而成为实验室的小白鼠，她都不希望在那个奇异空间的经历，被其他人知道。

苏从云解决了家里的事情后，确定联络的那几个国外医生也对自己和其他人的眼睛没有办法，也从北京赶回了成都。对于这个骄傲的年轻人而言，和肖炘杰的数次敌对，本来是没有什么好感的。可是这次自己的老师被他“绑架”，说什么也要先找到两人再说。

他当然不会相信肖炘杰会真的绑架沈万年，虽然对于肖炘杰没有好感，可是并不妨碍他佩服对方在某些方面展露出的能力，他一直想着打败这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小记者，可是那也是要靠实力，而不是在关键的时刻落井下石。

所以，作为沈教授在国内唯一比较亲密的人，他在警察局留下一些含糊其辞的口供后，私下却和柳衡一起，发动自己的关系展开调查。

而对于一些暗地里的牛鬼蛇神，非官方的调查，总是能在不经意间，得到更多的消息。

鉴于柳衡对山爷的手下的怀疑，很快，苏从云和柳衡就将目光盯向了山爷的几个曾经的手下，这几个人最近虽然都老老实实没有任何举动，可正是因为太老实了，这反而显得有些反常。

在和肖炘杰的两个一同关押的人赵源和楚汉接触过后，柳衡几乎已经确定下来，肖炘杰有八成是被山爷的几个属下抓走，只是不知道

到底被关押在哪里。而沈万年教授，无疑是因为某个原因，而被他们盯上，现在看来，应该是和二十二年前的青铜文物有关。很可能他们知道了那件文物的价值，对于传说中的宝藏，也就自然而然地垂涎三尺。

柳衡开始调动手中的资源对山爷的几个属下进行布控，虽然警方的举动十分隐秘，但还是让山爷的几个属下嗅出了其中味道的不寻常之处，几个人暗中商量了一阵，最终决定不再等了，

“还没有查出来，那个宝藏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张淮国脸色阴沉，心中已经明显有了几分交集。如果警方已经开始怀疑是他抓了沈教授，最终为了平息国际上的影响，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打击他的生意，就算他和警局中的某个领导有着相当密切的接触，可是这个时候，对方显然是不敢触碰雷区的。

甚至，那位领导还打来电话再三确认沈万年没有在他手上，最后还警告他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沾手。虽然最后都被他给糊弄过去了，可是他也知道在耽搁下去，事情迟早要败露。

“如果真这么容易的话，我们走就过去了，还用等着你们抓我们过来？”沈万年淡淡地说。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会让你们很快早到答案的！”那个中年胖子慢吞吞地说。

“王胖子，到底什么办法？怎么不早说？”曾假扮成医生的奎四爷大大咧咧地说道。

王胖子突然从腰后拔出一只枪来，打开保险，然后一下顶在了肖炘杰的脑袋上，冷冷地说：“我从一数到一百，如果你还是没有答案的话，那么，也不用找答案了！”

还不等肖炘杰说话或挣扎，王胖子已经开始数数：“一，二，

三……”

肖炘杰突然感觉到莫大的压力，这个一直和和气气的胖子身上，竟然有着让人感觉到疯狂和心悸的杀气，这个胖乎乎地中年男人，是真的想要杀死自己！

肖炘杰毫不怀疑，如果这个王胖子在数到一百的话，他还说不出一些有用的线索，那么，可能真的会死啊……

冷汗瞬间浸透了衣衫，肖炘杰感觉时间仿佛一下慢了起来，耳边只能机械地听到王胖子数数的声音。全部的血液都涌向脑袋，最终让他感觉到这些血液似乎要从眼眶中流出来。

眼睛剧烈地胀痛着，可是脑袋却开始无比清晰起来，身上的血色符文也隐隐现出一些，只是他穿的长袖其他人并没有看见。

那些平时完全看不懂的巴蜀图语字符，像是活了一般在眼前不停地晃动，自己的双目开始不由自主地开始对焦，然后将平面的字体，看成是具有长宽高的立体的，然后加入时间的维度，形成一个四维的时空观，最后重新进行排列和组合。

最终，肖炘杰的眼前出现了一串很长的数字，他快速地将这串数字所对应的巴蜀图语画到桌面上的白纸上，眼神中一片茫然，只是微微血红的眼睛，能看到明显的外凸，看上去有一种带着诡异的恐怖。

看着这双眼睛，王胖子持枪的手一抖，肖炘杰几乎是本能地，手一格挡，然后敏捷地抓住了枪柄，然后硬生生地从他的手中，夺下了手枪。

肖炘杰一呆，然后从那种奇异的状态中退了出来，这时旁边的人，不管是沈教授这个自己人还是那几个黑道上的大佬们，却都用看鬼似的目光，紧紧盯着自己。肖炘杰手中的枪，下意识地指着王胖子的脑袋，然后颤声说道：“谁也不许动，否则，一枪打爆他的头！”

场面出奇的安静，没有人说话，好半天，沈教授才苦笑着摇头说道：“算了，小肖，就算你挟持了他，我们也逃不出去的！”

肖炘杰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放下手中的枪，不放下，只要对方不顾忌胖子的生死，那么自己肯定是死定了。可是放下，他不可不敢保证暴怒的胖子，到底会用什么方式来平息他的怒火。

毕竟，在这么多人面前，被他这样一个菜鸟突然把枪给夺了，这样的奇耻大辱，谁也不敢保证王胖子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疯狂举动。

“你再不放下枪，我保证下一刻，你的脑袋上就会多出一个洞！”张淮国冷冷地说道，不用他吩咐，周围中只要有枪的下属，都不约而同地将打开保险的枪指向了肖炘杰。

肖炘杰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刚才……完全是本能反应，我并不想事情发展到这个样子。可是我放下枪，你们会给我一条活路么？”

“那个宝藏，还需要你带路？”

“我要的是切实的保证。”

“好，我们保证，王胖子绝对不会杀你或者重伤你！”一旁的奎四爷和毒寡妇，还有那个长相粗豪的大汉，相互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张淮国见此，立刻作为代表说道。

王胖子眼中的怒火似乎已经能将肖炘杰的衣服点燃，不过这个时候，当头被人用自己的手枪给指住时，他却不敢有任何反抗的举动。

对于张淮国的保证，他十分无奈，如果对方不代他做出这样的保证，天知道这个混小子，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发疯。

他微微地点头，然后张淮国脸上露出阴沉的笑容来：“看到了

吧，臭小子，王胖子答应不会再找你麻烦！”

肖炘杰点点头，然后很缓慢地，将手中的枪慢慢偏移了王胖子的头，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最后他将手枪远远朝张淮国抛去。

张淮国接过枪，走过来，然后一枪柄砸在肖炘杰的后脑上，肖炘杰一下瘫倒在地，王胖子犹自不解气地在他胸口狠狠踩了一脚，呸了一口，从张淮国的手里接过枪，气呼呼地走了。

以王胖子在道上的影响力，居然被一个毛头小子在这种情况下下了枪，这样丢面子的事情，让他再也呆不住。

肖炘杰现在还在晕晕乎乎，不是因为枪柄砸的一下和王胖子那一脚，而是刚才进入那种状态的后遗症。他可以肯定在刚才，自己的肾上腺素一定在大量分泌，而现在也正像是在战场上的肾上腺素分泌过量的士兵一样，全身在兴奋过后，开始感觉到酸软和头脑昏沉，就连肌肉，也才不听地颤抖着。

张淮国蹲下来，在肖炘杰的耳边轻轻地说：“我只答应王胖子不找你的麻烦，可没说你这样做，我就完全不采取措施，那样岂不是显得我很没有面子？你的身手很好，看来，今后看管你时，要格外注意了！”

“受教了。”肖炘杰摸了摸后脑的血迹，眼中射出复杂的光芒。

这个张淮国，不管是心志还是狠厉的程度，都远超其余几人，看来就算找到宝藏，他也不会让自己和沈教授继续存活，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柳衡和丹木他们了。

第九章　三星堆

“我想，我已经找到其中的一种组合方式了！”肖炘杰挣扎着站起身来，不管是张淮国用枪柄敲在后脑上的一下，还是胖子转身离开前那狠命的一脚，都让他受伤不轻，何况先前胸口本就被奎四爷击中，曾受过伤，这两天才稍稍恢复了一点。不过，先前进入到那种特殊的状态时带来的奇异感受，还是让他希望尽快将那组数字和对应的字符联系起来，以免事后被遗忘。

沈万年奇怪地看着他，在那个独立的空间中也是这样，肖炘杰总是在最不可能的时候，突然得到什么东西的提示，或是梦境，或是现在这样在生死关头。总之，这个幸运儿身上充满了神秘，似乎每到这种需要解密的危机关头，他脑子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想要的答案。

他看着肖炘杰比他还要微微外凸的眼睛，心中一凛，是因为那个诅咒的力量么？除了让眼部产生的变化外，里面还包含着关于宝藏信息的密码？可是，为什么这个密码只有肖炘杰掌握着？而其他人，却从来不曾从中找出什么规律？

沈万年静静地去看肖炘杰写出来的没有规律的巴蜀图语符文，然后按照他提供的顺序，重新开始编码解密，两个小时后，沈万年喃喃地念诵着翻译出来的文字：月光挥洒的河道，耸立的古老祭台在火焰中燃烧；火光照耀下的神之脸谱，看穿一切秘密所在；天帝故居之南，有地底的恶魔咆哮；封印七窍的天启之石，在乾坤中倒转指引方向……

他和肖炘杰神色怪异地互望了一眼，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广

汉三星堆！”

三星堆在广汉南兴镇，那里古老的马牧河在一个小村子形成一月牙般弯道——月亮湾，河南岸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与之相望，这三个黄土堆，就是举世闻名的三星堆！

这段话中的开篇“月亮挥洒的河道之南”，除了用月亮湾的南岸来解释，几乎找不到其他合理的地理环境了。只是后面的几句，除了祭台很好懂外，神之脸谱似乎是指青铜面具或者黄金面具外，其余的，都显得诡秘而深奥。

当初赵老三是在黑水墓葬中盗走了鎏金面具而受到神罚诡异死去，孙科也是在那个墓葬的巫术阵图中因为那口箱子中的青铜面具的诱惑而走向死亡，这些面具，都可以看做是神之面具。

在古蜀文明当中，这样的青铜面具不在少数，但是具有让人受诅咒而死的效力的，却只有这两个。

或许还有一个面具也有着神秘的力量，那就是三星堆博物馆所珍藏的黄金面具。

青铜，青铜鎏金，黄金，这三种面具一种比一种珍贵，若说黄金面具不具备什么特殊的力量，肖炘杰反而感觉有些假。

当然，这些力量，很可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会被激发，否则的话，当年发现三星堆中黄金面具的考古学者，就可能和赵老三与孙科一样，受诅咒而死。

按照那个神秘人所言，两年后，神就就会降临，而所谓的神给肖炘杰他们七人的时间，却只有一年。这说明了要引发神之面具上的附着的力量，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越接近2012这个特殊的时间段，神之面具上的力量可能就越容易被引发。

当然，这或许还缺乏一个引发的点，那就是巫力。赵老三是被自邪灵之墓中直接取出来的鎏金面具依附的力量所诅咒，而那面具的原主人，却是古蜀国当年受到神罚的巫祭，要说上面完全没有巫力，那根本就不可能。

而孙科的死亡肖炘杰在场，当时他甚至诡异地融合了地上的巫术血咒，自身也具有了一点巫力，只是不会运用而已。

现在，若自己真的能拿到那珍贵至极的黄金面具，在巫术的激发下，是否也会同样让这面具的力量，被引发出来？到时候这样的举动带来的结果，又到底是福是祸？

不过不等肖炘杰细细的思考其中的联系，张淮国脸色已经变得更加阴沉，最后冷笑着道：“搞了这么半天，难道就给出一个这样的答案？如果宝藏就是三星堆，那要你们来干什么？就算不是已经挖掘出的那个三星堆，可是在那么敏感的地方，要想重新展开新的挖宝，恐怕就算是山爷自己，也没那么大的胆子！”

“宝藏不在三星堆，我们可以肯定，是在岷山山系的龙门山的某个位置。只是，开启宝藏的钥匙和具体的地图，却和三星堆有关！”肖炘杰擦了一下顺着脖子流下的血迹，淡淡地说。

“哦？那也很难办，在那个地方，没有谁有那个胆子去偷盗那里的文物！再说，如果能偷出三星堆博物馆收藏的文物，那还找什么宝藏，直接联系海外的买家卖了不就得了！”一旁的奎四爷冷冷说道。

“为什么非得偷盗出来研究？我们的沈大教授，不是可以明目张胆地研究那些东西么？”毒寡妇眼中闪动着异样的光芒，提醒道。

“可是沈教授突然出现的话，我们就完全暴露了！”张淮国道。

“不一定，沈教授，我听说，你有一个心爱的弟子，对吧？如果是通过他去三星堆博物馆，寻找一些你需要的东西，你认为有把握

么？”毒寡妇的情报，十分灵通。

“开什么玩笑，三星堆里真正有价值的文物，都在北京。博物馆里面的文物，几乎都是仿制品或者不那么重要的没有研究价值的小玩意儿！”

“什么？博物馆里居然没有几件真品？不太可能吧？”这次连肖炘杰也感觉惊讶了，虽然他跟随的那半个师傅燕学斌制造的赝品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要花上几十大洋才能进去观看的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文物居然会大多是假的摆设。

“三星堆的文物，任何一件都是国之重器，怎么可能轻易示人？”沈万年有些不屑地说道，对于这个考古界公开的秘密，一般人自然是觉得有些不甘心。

“那你们得到的消息，是和三星堆的什么东西有关？”毒寡妇不死心地问道。

“黄金面具！这样珍贵的东西，我几乎可以肯定早已经不在博物馆内，而是被运到北京严密保护起来。”

“那怎么办？如果真品真的是被运到北京，那么岂不是没希望了？”张淮国眼中闪过一抹戾气，如果说对于宝藏连半点希望也没有，却又受到警方如此重大的关注，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虽然真品不在，但是三星堆博物馆里，还是有不少珍藏的资料，这些资料，比起真品的面具来说，意义一点也不少。你们总不能指望，宝藏的具体地址，会是刻在面具的背面那么简单吧？”沈万年冷冷地嘲讽道。

几个人转念一想，的确是这样，如此说来，只要能拿到三星堆中关于黄金面具的研究资料，很可能就能从中找到宝藏的线索。

“这些资料，要怎么找？”毒寡妇有些郁闷地说道：“要不，还是让沈教授的徒弟去拿？或者我们抓来他的徒弟，让沈教授自己出现……”

沈万年眼中闪过一抹愤怒：“如果你们把从云也抓来了，休想我还会继续和你们合作！”

“我倒是有个办法！”张淮国淡淡地说：“既然不能去拿，那就直接偷好了！我相信，三星堆博物馆的保卫力量，一定都集中在博物馆里那部分真文物附近，对于研究资料这种纯文化性质的东西，保护反而不会比文物区的严格。任何保卫系统，只要不严格，就一定有漏洞。只要有漏洞，找专业的人士进去，就一定能将资料搞到手！”

“你的意思，是直接派人去偷？”

“不错，上个月我刚认识一个叫赵源的惯偷，这个年轻人身手不错，很适合做这个工作！”

听到赵源的名字，肖炘杰眉心一跳，正是这个家伙，奉劝自己装病，然后，自己就被莫名其妙地被人劫持，再次成为通缉犯。而他本来就怀疑赵源是被奎四他们买通才出卖自己，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本来想了结上次抢枪的事，从此以后堂堂正正地做人，可是没有想到，不过刚刚过了几天，自己竟然又被卷入到越狱绑架和寻找宝藏的事件中来。

也应该行动了吧，眼睛已经外凸了一点，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像已经死去的七个人一样，眼睛几乎完全暴出眼眶，然后神秘地死去，就算是身上潜藏的巫力，也帮不上忙。甚至，肖炘杰还怀疑那神秘年轻人的真正目的，他可不相信对方会那么好心通过一个血色阵图白送自己连古蜀祭祀死后都为之动心的巫力，被称为神之力的力量，可不是那么好得的，如果说这之间没有什么阴谋，他死也

不会相信。

可是他真的不想死，和柳衡的关系不过是在那个奇异的空间里有一丝丝暧昧，还没有最终成为情侣，而且他突然发现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未知之谜没有解开，这样精彩的人生和世界，他又怎么舍得现在就死呢？

“赵源？那个惯偷？我倒是有点印象。”毒寡妇眼珠子一转，淡淡地说道：“这家伙是色鬼投胎，我手下的那些小公主们，见了他像是见了鬼似的，谁也不愿意接待。”

“我担心的是一个人没有弱点，既然有如此明显的弱点，事情就简单了。事成之后，不仅会给他一笔钱，还让他在你开的夜总会里痛痛快快地玩上三天，想必他会十分乐意！”

肖炘杰没趣地听他们继续讨论如何让赵源为他们卖命，最终还是一致决定先将赵源从看守所里捞出来再说。

两天后，当赵源和楚汉都出现在肖炘杰面前时，他不得不感叹，山爷的这一群手下，还真没有人是吃素的。虽然这两个人犯的都不是什么大罪，可是要将两个人捞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后连张淮国自己也连称实在是侥幸，只是对于其中的过程，却不肯多提。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当天晚上，赵源和楚汉就连夜赶往广汉，这两个人虽然之前从来没有合作过，但是两个人之间平时相互看不起，做事时却又极有默契，实在是一对令人奇怪的搭档。

在楚汉走的时候，不停地在肖炘杰面前，有意无意地敲打桌子。肖炘杰开始没有注意，后来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套以八卦卦象为密码本的摩尔密码，等楚汉走后，他悄悄将这份手工“电报”翻译出来，得到的消息居然是一个易经中的乾卦卦象：初九，潜龙勿用。

也就是说，那是要自己不要轻举妄动，静待时机？

除了已经死去的燕大叔外，知道自己会九宫八卦等古代数理的人，就只有一同去往古羌圣山的其余六个人了，而能够和楚汉联络上的，无疑就只能是柳衡一个人，只有她这个刑警分队长，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是联系上楚汉！

肖炘杰感觉精神一振，果然，这个女人并没有放弃自己，她居然还利用这次张淮国试图接出赵源的机会，将楚汉这个和自己关系还不错的“室友”送了进来，想来也是对他做了只要立功就会说服法官减刑一类的话。

盗墓可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罪民，真要坐实了，楚汉可能会面临至少一到五年的刑罚。如果能在这件事上立下功劳，光是救出沈教授这一点，就有可能将他的刑期从轻判决。如果态度再好一点的话，只判个拘役半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对于这样的条件，楚汉当然没有不干的道理。

而对于楚汉这个人，肖炘杰一直是有着相当好感的，虽然他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盗墓者，不过这几年随着盗墓小说的兴盛，这一原本属于下九流的行业却越发地显得神秘和受人吹捧起来，因此像肖炘杰这样也看过几本盗墓小说的年轻人，对他并没有什么排斥的心理。

更何况这个人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连初中也仅仅是勉强念完，但是对于文物鉴别和这方面的学识，其功力一点也不比肖炘杰逊色。甚至，在实际的应用中，还比肖炘杰要出色得多，毕竟他是经常见过摸过真品的人，不像肖炘杰只是整天跟着燕大叔捣鼓赝品，真正有价值的文物，也就在博物馆里见过几样。说起来，在那个奇异的古羌圣山见过的几件青铜器，也算是这辈子唯一亲手触摸过的文物了。

出发的时间定在两天后，因为要利用这两天的时间，从三星堆的资料库里，偷出和黄金面具相关的资料。这几天公安的盘查越发严格了，像沈万年这样的知名人士在蓉城出了事，相关的公安负责人脸上

无光不说，这样的状况也足以影响到他们的升迁。

这两天，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张淮国他们从全国各地运来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工具，有的是沈万年要求的，还有一部分，则是楚汉要求的。

两天后，铜墙带着赵源和楚汉，还有一个外号叫“大头”的司机回到厂房下的地下室。

赵源的脸上明显是一副惊魂未定的表情，而楚汉，则是一脸的淡然，两个打手倒还算沉得住气，只是脾气似乎变得比以往更加暴躁了点。

“怎么回事，没有带回来？”肖炘杰小心翼翼地问道。

一旁刚赶过来不久的张淮国阴沉着脸说：“带倒是带回来了，不过刀疤留在那了！”

肖炘杰听出了这话的潜台词，一个外号刀疤的家伙，很可能死在了三星堆。

他吃了一惊，三星堆的警卫虽然不少，可是也不至于让一个打手死在那吧？要知道张淮国他们都算是蓉城道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连塑胶炸弹都能搞到，可以说这样地头蛇，在成都和成都附近，其潜在势力已经不容忽视。他们手下的打手，虽然和丹木那个怪物差得远，但是和一般的警察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比他们更敢拼命。

虽然说这次行动为了保密和生怕惊动了警方都没有带枪，如果仅仅是被捕还想得过，最后居然死了，这样的结果，连肖炘杰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

“怎么死的？”肖炘杰不动声色地问道。

“妈的，那鬼地方……有鬼啊！”赵源尖叫着说！

“鬼？有鬼的话，这样知名的旅游景点，谁还敢去？”

“不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人死后形成的鬼，我是说，那地方很古怪！”

“还是我来说吧。”一旁的楚汉突然说道。赵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似乎对他打断自己很是不满。从那个地方回来后，似乎几个人的脾气，都变得比以前暴躁起来，由此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经历绝对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

肖炘杰暗暗奇怪，也不知道赵源在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竟然被吓成了这个样子，离开广汉都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居然还是这么惊魂未定的样子。

“那地方，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赵源在进那间资料保管室之前，我就提醒过他要小心点，但是最后，出现的情况却大大出乎我们意料！”

楚汉开始详细讲述他们遇到的一切，肖炘杰一直在仔细听，旁边的沈教授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可最后，神色却越来越凝重。

那天，楚汉、赵源和三个在张淮国等人的帮会联盟中也算是比较厉害的角色大头、铜墙和刀疤一起到了广汉。几个人商量着白天风险太高，最后决定晚上行动。

楚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三星堆博物馆的建筑草图，这让几人大为兴奋。行动的主力是赵源和楚汉，在场的五个人，只有赵源的偷窃技术最为高明，楚汉这个盗墓者次之。而刀疤等人，确切地说更像是去监视他们以及提防一旦发生冲突抢人的。

赵源和楚汉白天时就买了门票进入博物馆中，在里面四处逛了一

圈，和得到的建筑图一一对照，最后偷偷地观察红外和监控设设施的位置。

还好他们要去的地方并不是藏品区和挖掘现场，而是管理人员所在的资料室。和藏品区相比，管理人员所在的资料室，反而没有什么人把守，只有一个老头带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到了晚上，两个人偷偷摸了进去，因为绕开了藏品区，根本没有去打那些文物的主意，因此反而无比顺利。大头等人开了一辆面包车等在附近，随时准备接应两人。

后来，约定的时间到了，两个人还没出来，在博物馆旁边不远处望风的刀疤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又不敢给两个人打电话怕万一暴露了目标，也没多想，就找了过去。只是他的身手虽然不错，一个人能单挑好几个身体健壮的普通混混，可是作为一个在帮会中以能打形象出现的中层骨干，对于偷窃这种不是很看得起的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却是不怎么懂的。

但是不知道是他的运气还是不幸，最终，几乎是误打误撞中，竟然被他闯进了一个挖掘坑，而这个挖掘坑似乎并不怎么重要，周围甚至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只是每过一两个小时，会有保安过来巡逻一趟。

在这个曾经的挖掘坑中，曾出土了不少的玉石器，现在不过是一个保护起来的挖掘现场，其实也没什么，关键就在于刀疤找人心切，最终在遇到有人巡逻时，本能地跨过护栏，然后朝坑里躲进去。

这个坑并不深，就两米多还不到三米的样子，也不过一间房子大小，刀疤跳下去后，满以为等巡逻人员走过了，很快就能出来，可是在跳下挖掘坑时，他却不小心崴了脚，最终只能忍痛在里面拨打了大头他们的电话，向他们说出自己所处的地方。

可是电话刚到了一半，刀疤刚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突然轻轻“咦”了一声，然后就完全没有声息了！

这样的情况让大头和铜墙大为吃惊，两个人猜测刀疤在里面遇到什么时，赵源和楚汉居然已经回来了，手中除了拿着那个拍照用的高清数码相机外，还有一叠像是影印的纸张。

当他们知道刀疤失陷在里面时，也非常意外，最后楚汉提议回去找找，赵源有些同意，但见其他几个人都坚持，也就没说什么了。

最终的结果是大头继续留在车上，而铜墙这个高手和赵源与楚汉一起，沿着记忆中的博物馆区域，朝刀疤电话里所说的那个挖掘坑摸过去。

似乎今天连老天都在跟他们作对，月色居然比十五还要明亮，天空中更是一丝云也没有，几个人猫着身子时而停下躲避巡逻的保安，时而会绕一个圈子躲开监控，还好赵源对于这一套已经十分熟稔，更是带着野兽般的直觉，不用眼睛看也知道哪里可能设置有监控。

用他的话说，做贼久了，就自然而然地赶得上半个安保人员了。

最终找到那个挖掘坑的时候，刀疤正斜躺在里面。和刀疤关系还不错的铜墙连忙跳下去，接着是赵源。楚汉在大坑边缘守着，免得有人过来，并且还可以等下面的两人救了刀疤后拉他们上来。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赵源刚刚碰到刀疤的身子，就感觉到一哆嗦，然后转过头来，对着铜墙阴森森地笑着。

铜墙还顾着去探刀疤的鼻息，丝毫没有看到赵源的古怪样子，但是坑边上的楚汉却看得清楚，似乎有什么丝絮状的东西，不停地从刀疤的身上，朝赵源的身上转移，而随着那些东西渐渐缠绕上赵源，赵源的表情，就变得越发地古怪起来。

最后，他举起手来，然后朝着铜墙的脖子狠狠掐去！

楚汉打了个寒战，鬼上身？不对！这地方都被挖开起码都二十多年了，要有人被鬼物俯身，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遭殃了，不至于偏偏等到今天，更倒霉地让他们几个给遇上！

铜墙终于醒悟过来，看着赵源脸色铁青的样子，心里也是一阵发毛。

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刀疤怕是已经没救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救了自己再说。

他一个大耳光抽在赵源的脸上，赵源的脸顿时肿了起来，可是脸上的笑容，却丝毫没有改变。

最恐怖的是，他的眼睛，开始变得外凸起来，就像是吊死鬼一样。他朝前轻轻平举着手，似乎想要抱住什么不存在的东西，偶尔看向铜墙的眼神，却是充满了凶狠。

“铜墙，赵源有些不对，快上来！”楚汉抛下一截绳子，事先他们在车上装备了足够的工具，后来听说刀疤是掉进了坑里，就由他背上了一圈绳子。

铜墙冷笑一声，突然一拳打在赵源的脑袋上，他的手极重，曾经有过一拳将人打成脑震荡的不良记录，可是这一拳，却只是让赵源朝后仰了一下，然后又傻呵呵地笑着，口角留着恶心的涎水，重新扑了过来。而看他的样子，竟然是想咬住铜墙的脖子，然后吸他的血！

第十章 蟯骨烟罗

说到这里，楚汉突然停了下来。

屋子里的人诡异里看着赵源，而赵源红肿的脸上更是阴晴不定。众人虽然知道他最后肯定是没事的，但是听到这里，还是下意识地想离这个要吸人血的家伙远一点。

赵源快快地道：“这能怪我么？还不是那该死的东西！”

“你是说，他当时的表情，是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而眼睛，却在朝外凸出？”肖炘杰突然问道。一旁的沈万年眼睛一亮，这样的情形，很像是也中了纵目的诅咒啊？难道说，三星堆那个被挖掘开了几十年，除了现成的文物，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研究价值的地方，居然还是有着给自己和其他几人带来诅咒的东西存在？

楚汉继续说道：“当时的情况说不出的诡异。在我的老家湘西，当地的人对付被鬼迷了心窍的人，往往会在他嘴里塞上一大把敬过神的香灰。据说这样可以避邪。可是这个时候，从哪里去找香灰？后来我突然想起，在三星堆的旅游手册中介绍说，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曾有一个祭祀台，那里是古蜀人献祭的地方，当时还挖出过不少被焚烧的青铜器，还让学者争论了好久这些青铜器是被献祭还是故意破坏敌对部落祭祀礼器。我想只要有些残留的草木灰，也算是敬神留下的残烬，想来和民间拜祭鬼神用的香灰，也差不多吧？于是，我马上起身，去了几百米外的祭祀台，希望能真的找到一把几千年前的草木灰。”楚汉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这次连他自己，都似乎感觉到了一丝恐惧。

按理说那个祭祀台，经历了几千年的地底深埋，又出土了二十多年，是不可能有什么草木灰还在，可是楚汉慌不择路的情况下，居然被他在祭台下面，掏摸到一把像是黑色的泥一样的东西。

他也顾不得这许多，捏在手里就跑。如果抛下两个人自己独自逃走，或许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这个心结却可能一辈子也解不开，这不是他的为人，也害怕张淮国随之而来的报复。

他拿着那团黑泥到了挖掘坑边上，这个时候，从刀疤身上涌起的白色烟雾，似乎越来越浓，仿佛没有尽头似的。这些烟雾大部分都被赵源吸收，也有很少的一部分，朝铜墙飘过去，铜墙警惕地看着那些烟雾，知道这东西有些不对，可是不管怎么躲闪，对于这种没有形体的东西，最终还是吸入了少许。

烟雾的比重，似乎比空气稍重，所以一直没有溢出大坑和地面平行的地方，最后，一间房子大小的坑的底部，居然像是起了浓雾一样，只能看见一个隐隐约约的大概。

楚汉大急，这东西的名字他渐渐想起来了，他以前隐隐约约地听师傅说过，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东西，本以为这不过是存在于传说之中，没有想到世间竟然真的有这玩意儿存在！

这东西叫做蟯骨烟罗，据说只有心中充满了怨念而死的人，死在充满阴煞之气的地方，才会吸收月华凝聚出来。这种烟气的最可怕之处，就是里面的怨念会缠绕附近所有接触过的人，最终让所有人都对彼此充满怨恨，直到自相残杀而死。

就算是只有一个人吸入了这种烟气一样的东西，最后也会双眼凸出，脸上却保持着神秘的笑容，然后死得像一摊烂泥。

这样的东西，不管是放在哪朝哪代，都算是既可怕又珍贵无比的害人利器，但是这东西太过稀有，一般是用在一些王公贵族的墓葬之

中。

也不是所有的王公贵族能捕捉到蟯骨烟罗放在自己的墓葬中当成守护的利器，也只有在机缘巧合之下，才有可能将这些充满了阴煞之气的东西，导入一个同样是至阴之体的人体内，然后将全身封闭在陶俑或铜俑中，不泄露一丝精气，才有可能最终带到自己的墓葬之中。

这东西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真是生在什么大凶之地，还说得过去，可是这三星堆虽然在几千年前死过不少人，但作为一个曾经是祭祀神灵的地方，多少都因为长年的膜拜的信念和香火沾染了一些天地正气，像蟯骨烟罗这样的东西，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在这个地方的！

明白了这是到底是什么，楚汉已经不对救出赵源和铜墙抱什么希望，只是简单地将那一大团黑泥摔进去，然后转身就跑。

那团黑泥碰到白色的雾气，却像是一滴水进了油锅，整个雾气都开始翻腾起来。楚汉一呆，随即大喜，不顾一切地再次跑向两百米外的祭台，然后再次朝祭台下面可能是焚烧祭品的地方掏去。

但是这一次，刚摸到一团软腻的泥土，手指却突然一僵，然后是彻骨的奇痛。

楚汉几乎是本能地将手拿了出来带，除了带出一小团黑泥，手指上还有一个酒杯大小的蜘蛛。这个蜘蛛的颜色也完全是黑色，而且黑得透亮，就像是皮肤下面的油脂，都要通过黑色的表皮渗出来。

但是它的一双绿豆大小的眼睛，却是完全是赤红的。

楚汉脸色大变，知道这东西不比刚才的蟯骨烟罗要好对付，虽然对于蟯骨烟罗来说，玄枭蜘蛛除了剧毒外没有那么诡异，可是中了这种蜘蛛的毒虽然不至于马上死去，要想彻底根除，却非常不容易。玄枭蜘蛛最大的特点，就是中了毒后会让人长时间产生幻觉，至于在幻

觉中到底会看到什么，却是因人而异。

楚汉忍着痛，小心地收回手指，然后用另一只手拿出包里的一个空瓶子，然后一下朝咬着手指的蜘蛛扣去。这只蜘蛛十分贪婪，即便是整个身子都被空瓶子扣住了，还是咬着楚汉的手指不放，疯狂地吸食他手上的一切流质的东西，血液，以及渐渐软化的肌体组织。

他小心地将瓶子塞上盖子，然后朝那个墓葬坑跑去，手指开始麻木，肿得像一根粗壮的萝卜，眼前更是已经开始出现幻觉，短短两三百米的距离，他却感觉像是在茂密的丛林里奔跑了几个钟头，而且周围都是阴森森地盯着他的各种野兽和怪物。

他闭着眼睛还是驱除不了这些景象，知道这不过是神经中枢被蜘蛛的毒液侵袭，然后将脑子里最深沉的恐惧放大出来，这个时候只要保持冷静，不要乱跑乱动，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然后等到下次幻觉的重新到来，如此反复几次，一般一两周后，蜘蛛的毒素就被体内的循环系统自动慢慢地排除，然后除了身子虚弱一段时间，就没有大碍。

这种蜘蛛虽然害人不浅，但是却也是有着大用。尤其是对付蛲骨烟罗这种既可能是某种阴煞之气的集合体，同时又带有某种微生物特性的神奇存在，却有着特殊的作用。就仿佛是为了验证天地万物之中，乃一物降一物这条道理。

在楚汉的感觉中，像是读过了几个世纪那么漫长，终于磕磕碰碰地赶到了那个挖掘坑旁边，他将瓶子的木塞拔掉，然后顺这坑口，将玄枭蜘蛛，放了下去。

蜘蛛黑色的身子在雾气中一闪，就消失不见。

楚汉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他已经感觉到森林中的鬼魅在撕扯自己的血肉，可他也知道这不过是些幻觉，但那真实的疼痛却是实实在

在的传来，最后，居然痛晕了过去。

等楚汉再次醒来时，已经在车上了，令他无比惊奇的是，铜墙居然没有什么事，而赵源，却是面色干黄，人也像是瘦了一圈，一看就是大病初愈的样子。

还不等他问怎么回事，铜墙已经语带侥幸地说道："还没有开始找宝藏，就遇到这么晦气的事！还好我有一件祖传的玉器，不然这次就真的完了！"

楚汉留意到铜墙说道祖传玉器时，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神色，不过他并没有多想，在国内，不少人家里都有代代相传的玉器，但这些玉器的价值，却不一定都高。

不过铜墙身上的玉器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玉石通灵，有时候的确是能够避邪，可是对于蛲骨烟罗这样的邪气凝聚而成的东西来说，光是通灵的玉石似乎并不是那么有用，就算是最后放下了玄枭蜘蛛，也不过是能利用物种天生相生相克的道理，快速驱散那些雾气而已，真要想救下他们，尤其是已经中毒甚深的赵源和自己，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些雾气，最后突然开始消散，接着我看见有一只黑色的虫子一样的东西，似乎在不停地吞吃那些雾气。而赵源运气实在不好，被那虫子咬了一口，后来才发现是一只黑色蜘蛛，样子十分可怕。"

"依我说，赵源是运气太好才对！"楚汉悠然说道，然后说出了蛲骨烟罗和玄枭蜘蛛间的隐秘联系，最后笑道："如果不是玄枭蜘蛛这一口，恐怕赵源已经去见阎王爷了。"

说完，他的脸色又变得阴沉起来，赵源的确运气好，吸入的烟尘，刚好被咬了他楚汉一口的玄枭蜘蛛再咬了一下。这个时候的玄枭蜘蛛已经毒性不强，居然刚好能够解除部分蛲骨烟罗的毒性和阴煞之

气。当然，这中间可能也有铜墙那枚据说是祖传的玉器的功劳。

楚汉心中稍稍安定，说道："铜墙老兄，能将那件玉器，给我看看么？"

铜墙有些干涩地笑了笑，然后地从脖子上取下一根红绳挂着的玉器。那是一件像是鱼骨形状的玉器，造型很简单，雕刻的技法也十分粗陋，一股古朴的苍茫气息，却迎面而来。楚汉微微吃惊，他也算是见过不少的古玩，可是这样的玉器，还是第一次看见，可以说，在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具有"势"的玉器。

古玩玉器的把玩，除了材质、产地、年代、雕工以及原本的藏家等因素外，起到决定作用的，是这枚玉石是否具备一定的通灵的"势"。这里的通灵不是说通过这枚玉器就能和鬼神互通，而是指戴着它，就有凝神，静心，驱邪，防病等作用。

俗话说，玉养人，人也养玉，一枚古代的玉器只要有了些年头，又不是常年在墓葬中不见天日光是吸收些阴气，那么几千年把玩下来，就算是材质普通的玉石，最后也能养出一种通灵的大势来。看玉首先是看材质，但真正懂玉的人却能通过这枚玉石的"势"，瞧出其内在的好坏来。对于真正的行家而言，一块材质绝顶的和田美玉，不一定就比一块材质普通，但已经被人养的晶莹圆润，透着丝丝灵气的普通玉石要贵重。

前者或许还要人消耗精气去"养"，后者却是驱邪避灾的不可多见的宝贝。

铜墙的这枚玉器就是这样一枚宝贝，虽然材质一般，但是居然已经被养得有了一丝通灵的大势，而在鱼头的部位，一个大大眼睛一样的符号，却更给这枚玉器增加了一份神秘。以楚汉的眼光，这枚玉器至少也有两三千年的历史，虽然因为材质的关系说不上是价值连城，但是光是能养人且历经千年这两点，只要运作得当，卖出去怎么也会

有百八十万的价格。

他是一个想到就做的人，几乎是第一时间问铜墙，这块玉卖不卖。

这些年，楚汉在地下文物界这一行干的是无本的买卖，同时加上倒腾一些真品，暗中也很是攒了不少钱，要买下这块玉器，也不是不行。

铜墙一把抢过那枚玉器，眼中露出抑制不住的喜色，放在嘴边轻轻亲了一下，然后慎重其事地重新挂在脖子上，最后正色道：“那可不成，这可是我们老童家传了不知道多少辈的宝贝，怎么也不能在我这一辈儿给卖了！”

铜墙的真名其实叫童强，只是他身子长得比较壮实，像一面墙壁，大家开始是开玩笑这样喊着，可是时间一长，都知道他是铜墙，却没有人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到底是什么。不过还好的是，不管是真名还是绰号，听上去都是一样，所以他也不是很介意。

小心地抚摸了一下这件玉器，铜墙不再提关于它的任何话题。

“对了，刀疤最后怎么样了？”楚汉看到车子中还是少了一个人，已经感觉倒有些不妙，问道。

铜墙的脸色一沉，手抖了一下，然后过了好一阵才说道：“死了！”

虽然只是两个字，可楚汉也知道刀疤死得一定不怎么痛快，被蟯骨烟罗缠绕着当成容器的，最终的死法就是双眼凸出，然后脸上还带着神秘的笑容……

说到这里，肖炘杰和沈万年终于都忍不住了，肖炘杰朝楚汉问道：“你刚才说，刀疤死的时候，是双眼凸出，但是脸上还带着神秘

的笑容？”而沈万年则是问：“你说那枚玉器上，有一个像是人的眼睛一样的符号？”

肖炘杰顿时明白他为何要这么问，因为当时的丹木身上也有一枚玉石，据说远比给他们的白石护身符高级，让他们羡慕了好久。虽然上面雕刻的花纹字符不同，可是听说这字符的形状之后，沈教授和肖炘杰都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巴蜀图语的符号。

而且，虽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方向，那就是蟯骨烟罗的出现，好像和三星堆等古蜀文明，有着莫大的关系！

楚汉苦笑着摇头道：“是隐隐约约看到是这样的，后来玄枭蜘蛛的毒性发作的时候，我几乎真的以为我是在被那些鬼魅啃吃自己的血肉。那样的痛楚，我没有在幻境中活活啃死变成植物人，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能够昏过去什么都不知道，我想也是祖上烧了高香或是积了德！”

“铜墙，将你那枚玉器，给沈教授过下目！”张淮国眼睛一亮，转头对着身后的铜墙说道。

铜墙老大不愿地将那枚玉器取下来，然后依依不舍地递给沈教授。

张淮国笑骂道：“别做出了那副死了爹娘的鬼样子，能让沈教授这样的国际知名专家为你鉴定一下，你占了大便宜！”

他说这话其实也算是有着道理，普通的人，就算是得了什么宝贝或文物，要想请沈万年这样的知名教授检验，光是鉴定费，也在几万保底的基础上，至少还要收个文物价格百分之五到十的抽成。这样的数额，如果遇到鉴定的文物是赝品，那么可能其价值连鉴定费的一半都还不到，可以说是赔到姥姥家去了。

第十一章 符文玉石

沈教授接过那枚玉石，然后取出高倍放大镜仔细地查看，十几分钟后，他抬起头来，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不错，这是一枚出自古蜀国的玉器，时间大概在四千至五千年之前。但奇怪的是，这块玉并不是出自四川或与之相邻的云南，而是新疆的和田玉。从玉的材质和历史渊源来看，最终的价格至少都是七八十万的样子，如果遇到爱家，可能卖上百万，都不是问题！”

玉石、翡翠、鸡血石等高档珠宝，其实说穿了就是珍贵的石头而已，再珍贵，依然改变不了石头的本质，所以在不同的人眼里，它们的价值就有极大的区别。对于普通人来说，它们不能吃穿，和河边的鹅卵石相比没有本质的区别，可对于爱好这些石头的收藏家来说，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无价之宝。若是喜欢上这样一块石头，往往会不惜重金购买，所以有时候明明一块玉石的估价不过十万左右，但若遇到卖家惜售而买家喜欢，就算愿意为此花上三四十万也是常有的事。

一百万这个数字明显让铜墙心脏大力跳动了几下，呆呆地看着沈教授。显然这个远远超乎他预料的价格，已经让他完全惊呆了。这个时候，他甚至在考虑是不是要把这个玉佩给卖了，虽然说是传家宝有些不舍，可像是戴了一块普通石头一样戴在身上，哪有拿着实实在在的上百万现金随意花销要来得实在？

他的呼吸都有点加重了，最后沈万年继续说道：“最关键的是，这枚玉器上刻有巴蜀图语的符文，代表的是鸟、眼睛，以及少昊族人。而在巴蜀的祭祀文化中，它又是七图腾钉中的第四个符号，具有神秘的力量……”

“具有神秘的力量……世上竟然真的有通灵的玉存在么？看来，正是因为它，昨天晚上我们才逃过一劫！”一旁的楚汉说道。

“七图腾钉中的每一个字符，都有着神秘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更偏向于是负面的，但是通过一些符文的转化，还是能起到护主避邪的作用的。老实说，这枚玉器的价值的确不菲，但我不建议你卖掉他。这枚玉器已经因为符文和上千年传承的原因而养成了通灵的大势，如果转手给别人，它的灵气说不定会慢慢散掉，最后变得一钱不值……或许还是值一点钱吧，但那也仅仅是历史久远的缘故了！”

铜墙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但是想到这枚玉佩上的符文居然具有不可思议的保护力量，又咧开嘴笑了。像他这种在江湖上混饭吃的人，有时候得到这样一块通灵的玉佩，那是比对着神佛烧一百次香还要管用。

“好了，我想知道，死去的刀疤，是不是真的是双目凸出，然后脸带笑容？”肖炘杰地问道。

张淮国和毒寡妇等人眼睛一亮，他们都听肖炘杰说过，山爷当初就是这么死的，现在死者如果又多了一个，是否意味着新的一轮杀人游戏就要上演？同时，这也是否在间接证实了，被神秘力量保护的蚕丛宝藏，只要有人敢打它的主意就会发生不信的传言，是有着相当的依据的？

“我没有看清楚刀疤的脸，不过既然赵源和铜墙都这么说了，我想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吧？但恕我直言，在那个挖掘坑，是不应该出现蟯骨烟罗这样的东西的，我总觉得，这其中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哪会那么巧，二十多年了，那地方都从来没有出过事，我们刚刚去，就遇上这样的情况！”楚汉打了个寒战，说道。很明显，昨天晚上的经历，让他这个不信鬼神，却又最忌讳一些鬼神之事的盗墓者，也感觉到了一丝惊惧。

“我看清楚了的，当时刀疤的脸上，的确是你们所说的那样，双眼凸出，但是嘴角却又挂着诡异的微笑……”铜墙想了想，说道。

“奇怪，虽然都是和古蜀文明，和三星堆的文物有关，可是造成那七个人死亡的，不是……它们……么？怎么又突然冒出一个什么烟尘来了……”沈教授喃喃地说道，也算他比较警醒，说道那个似乎具有神秘力量的异空间古生物时，立刻含混过去。其他几个人，还沉浸在震惊之中，除了肖炘杰，也都没怎么听清楚。

楚汉又解释了一遍什么是蟯骨烟罗，然后说道：“那种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三星堆这种风水极好的地方。除非是风水中的绝阴之地，还有一丝可能产生。就算是过去的某些墓葬中曾经有它的存在，可那也是精通借天改命之术的顶级风水师，将蟯骨烟罗通过‘人俑’移植过去的，并且还必须要在那个墓葬中人为地设置出一个孤阴绝脉，让其可以长期吸收那些风水秘穴中淡薄的阴煞之气。三星堆那个地方，我去看过几次，不管是从易理还是风水，甚至是现代提倡的38度神秘文化圈来讲，都是充满了正面的能量场，那种阴煞之气，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存在！”

“你是说，那种东西，可以被人为的‘移植’过去？”肖炘杰眼睛一亮，问道。

“对……难道你是怀疑是有人前不久故意移植了那东西过去？不会这么巧吧？那地方没有孤阴绝脉，就算移植过去，也不长久。这东西虽然恶毒，却也异常珍贵，没有人会这么奢侈，将它移植到一个不适合其生存的地方。何况要移植它，那就必须得搭上一条人命，现在不是古代，用搭上一条人命的代价来移植一种守护陵墓的东西，这样的买卖，我不相信有人会做。难道你要告诉我，是有人已经算定了我们昨天晚上会过去么？我虽然相信风水命数，但是对于能将计算精确到某一天哪些人会做什么事，我相信就算是鬼谷子或东方朔附身，也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是针对你们昨天的行动，但如果是哪里的人，本来是想对付其他人呢？或者，产生这什么蟯骨烟罗的，是什么不知道的未知存在？”肖炘杰淡淡地说道，同时将主意打到了那块玉石的头上，自己和沈教授等人都中了诅咒，如果那块玉石能够一定程度上克制蟯骨烟罗的侵袭，那么对于曾进入过古羌圣山的七个人来说，是否也具有延缓甚至是解除诅咒的作用呢？尤其是丹木的表现，更是加深了他对于这枚玉石的怀疑，当时的丹木是所有人中对诅咒最不担心的，看样子似乎因为身上那个类似的护身符，让他极为自信。

作为刻画有巴蜀图语七图腾钉符文的玉石护身符，现在不管是肖炘杰还是沈教授，都本能地相信其实具有相当大的抵抗诅咒侵袭的作用。

虽然很有可能到最后什么用也没有，但是试一试，终归是没错的。他想到这里，连忙向沈万年教授打了个眼色。先指了指自己的眉心，然后用眼神示意再次借过那块玉佩。

沈万年很快会意，不动声色地对铜墙说道：“这块玉看来真的有些古怪，能给我再看一下么？”铜墙知道他也跑不掉，再加上能给沈万年这样的权威人士多做评测，虽然平时里装出一副不鸟那些所谓的专家教授的样子，可是在这种文化大师面前，还是不由自主地带着一丝谦卑，于是连忙把那块玉佩递了过去。

沈万年接过来后，先是仔细地用放大镜看了许久，然后缓缓地，一点一点地朝眼睛的部位靠近，最后，将印有符文的那一面，轻轻地贴在了自己的眉骨上，然后嘴里吐出了七个晦涩的音节。

这些音节都是单音节的，但是不管是发音还是语调，都和现代汉语甚至是不少地方语种有极大的差别，就像完全是另外一门语言。

沈教授朝肖炘杰看了一眼，然后将玉佩递了过去。肖炘杰接过玉佩后，点了点头，依照沈教授的发音，开始依样画葫芦地念出这七个

音节。

这七个音节每说出一个，那枚玉佩就亮了一点，等七个音节都说完，玉佩上的光芒，甚至连肉眼都能瞧见，尤其是那个字符，仿佛一下变得立体起来，竟然在光晕中有漂浮起来的迹象。

肖炘杰再次按照沈教授的发音，将这七个字符重复念了一遍，当他念完七个字符的时候，玉佩上突然射出前所未有的明亮光芒，等到光芒散去，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桌面上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玉佩。

玉佩居然在这瞬间，从一个变成了两个，沈教授面对这个结果，也是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你们刚才念的是什么？能把一件东西变成两样？有这样的本事，只要买一两样黄金钻石，岂不是能复制出无限多的来？”铜墙一脸的羡慕和贪婪。

“不会这么简单，这根本就不合常理，怎么可能因为一句咒文，就可以复制东西？应该是玉佩本身就比较特殊的缘故……”沈教授想了想，说道。

他将两块玉佩相互比较了半天，却愣是没有看出有什么区别。要知道玉石毕竟是天然的石头经过打磨而成，不同于人造的物品，世界上再相似的石头，也不可能出现材质纹路等没有任何区别的两块。何况刚才在那片光晕之中，这块玉佩先是出现重影，然后重影渐渐变为实体，成为一块新的一模一样的玉佩，这样的过程在场的人都看见了，自然更不会怀疑是肖炘杰在变戏法，而是能肯定是因为他念出的咒文，将玉佩复制了一个出来。

“沈教授，你注意看这玉佩的形状。”肖炘杰突然脸色有些凝重地说道。

“形状？不是有点类似于鱼形的么？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沈教授皱眉说道。

肖炘杰将其中一块玉佩反了一个方向，然后将两块玉佩拼合在一起，其中一快玉佩凹起的尾部，正好对应另一块因为反了方向二凸起的头部。也就是说，两块鱼形的玉佩，一正一反恰好形成了一个还算规则的圆。

“阴阳鱼？太极？”沈教授有些呆住了，这两块玉佩的形状，还真有些太极的味道。

“不止是这样。”肖炘杰叹了一口气，继续道：“沈教授你虽然对西南的古蜀文明比较精通，但对于其他地方的考古发现，也不会全然没有了解吧？”

“这个当然，基本上国内比较重大的考古发现，我都还知道一些，甚至，对于一些涉及到战国时期的文化变迁的重大考古活动，我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参与。”

“那么，沈教授对于在罗布泊的一次考古发现涉及的灵异世间，想必也听说过。”

“罗布泊？是楼兰出土完整女尸么……不对，你……你是指那件事？”沈教授突然惊呼起来。

“什么事需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张淮国冷哼一声，皱眉说道。

“双鱼玉佩！”肖炘杰和沈万年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

“看起来，还真有点像是两条鱼，但也不过两块玉佩而已，你们的样子未免太夸张了些。”张淮国不悦地说。

“不，对于这个东西，不管怎么夸张都不过分，因为这涉及到整

个考古界或许是最灵异的事件。”

“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东西对找到蚕丛宝藏到底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其余的，并不是我们想关心的。”张淮国脸色阴翳地说道。这样直白的表示，让沈教授的呼吸差点为之一窒，和这种人谈考古发现，简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对方的眼里，可能只有金银珠宝这些俗物，却不知道真正值钱的，或许反而是那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瓶瓶罐罐。

“双鱼玉佩其实不是玉佩，而是一个古代的装置或者说宝物，也可能是某种仪器，总之，叫它双鱼玉佩，不过是因为一个实验而已。”沈教授没有理会张淮国，而是对肖炘杰说道。

“看来沈教授对此还是有所了解，就让我向张先生你们扫扫盲好了，如果证明了这件事是真的存在，那么对我们之后的计划大有好处。”

张淮国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虽然只是些发生在罗布泊的事情，和他们几个要寻找的蚕丛宝藏八竿子也打不着，但并不妨碍他多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让这个一向镇静的老教授如此惊讶。

“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在罗布泊发生了一件灵异现象。确切地说大概是57年到62年，有牧人向当地政府报告发现出现这种情况：天气发生异常，地表环境有短时间的重大变化，随即又会恢复原状……但是后来发生了文革，国家的行政机构实际上处于瘫痪，此事就搁置了。文革一结束，军方首先就提出继续调查，但是，出人意料，探险调查的结果有些匪夷所思——在罗布泊找到了一个基本保持完整的工程设施，设施里有大量设备，大部分都失效了（或者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个别设备的功能被甄别出来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双鱼玉佩’。”

“就是这两块一模一样的玉佩么？”张淮国眼睛一亮，问道。

“当然不是。”沈教授否定，然后继续说道：“这块玉佩的形状和突然被复制成两块，才让我想起这个传言而已。”

“传言？”

“是的，传言，这件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据说是将之列为绝对机密，就算是我，也没有资格查看相关的资料。”沈教授有些遗憾地说道。

“这玉佩的功能就是复制？”

“其实当初叫这件被带出来的仪器为‘双鱼玉佩’，其实不是因为它的外形，而是因为研究人员初次发现它的功能，是在实验室里，用一条鱼做实验的时候，玉佩突然启动，一条完全相同的鱼被复制出来，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块玉佩虽然外形和功能都和传说中的双鱼玉佩吻合，但和传言当中的相比，我可以肯定不是同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也绝不可能落在铜墙手里。”

铜墙嘿嘿地笑着，点了点头。

张淮国沉思了一阵，最后问道：“这么说来，这块玉佩，很可能是和罗布泊里的那件仪器有着联系，或者说，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理论上是这样，和田玉的产地就在新疆，而和田和罗布泊地区相连，当初都是发生灵异事件的地方，这块玉出自和田，若说和双鱼玉佩真的有关系，也不是什么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当时发现的东西，有传言说是玉器，也传说是青铜器，但更多的依然认为，那应该是一件仪器，总之，最后科考队将这件东西带了回去，而相关的科学家，也对此做了实验。实验在一开始没有任何进展，直到有一次，一个研究人员无意间将一条鱼放到仪器的照射下，奇迹却发生了，那条鱼，

变成了两条。两条都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连给鱼做记号扯掉的一片鱼鳞涂抹上的墨迹也完全一样，这也是那台仪器最终被称为‘双鱼玉佩’的原因。”

“这么说来，那条鱼也像这块玉佩一样，被复制了？”铜墙在一旁问道。

沈万年点了点头，说道：“不错，这条鱼被复制，或者说克隆了。这本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后来科学家再次做了一个实验，将一条鱼注射毒药，另一条鱼刚开始没有反应，但是七个小时后，却同样中毒而死！”

第十二章 双鱼玉佩

“这是怎么回事。”这次连张淮国也起了一点兴趣。

“后来这个实验经过反复测试，终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根本就不是复制出来的鱼，而是同一条鱼在不同的时间轴处于同一时空的不同状态。而实际上，不管是被复制的物品还是生命，并没有从一件变成两件，从头到尾，都是一件，只是处于不同的时间线的同一物品，却被仪器的某种力量，强行拉到同一个世界中来，也就是我们能发现有两件甚至更多完全一样的被复制的东西出来。这个时间的差额，就是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又是‘7’这个数字啊……”肖炘杰喃喃地说道，他想起了被受到诅咒的是七个人，巴蜀图语中的七图腾钉也是七个，甚至在古羌圣山内，大家明明呆了几天，可出来后的现实时间，也仅仅只过去了七个小时！

“还有一些传言更加耸人听闻，据说在八十年代，发现那处设施的罗布泊地区周围，出现了出现了不少牧民、考察队员的复制体，这些复制体和本体相比，力量更大，速度更快，也更具有攻击性！”

“他们……他们都是被复制出来的？”张淮国心中一动，突然想到了什么，若这件仪器对人也适用，还真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是的，他们被‘复制’，虽然击杀其中一个，每过七小时就会有另外一个人也消失，可是复制体本身却也被复制，最多的时候，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甚至能看见七个完全一样的人。而当紧急投入的军方也被大规模复制之后，上面终于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极端措施？”张淮国的历史并不好，但也知道国内对于一些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事物时，会采用极为强硬的手段。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哪里爆炸的？”沈教授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

“这还用问，当然是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这连小学生都知道……”铜墙忍不住炫耀道。在这些黑道分子当中，他因为块头大，但是脑子不够灵光经常受人暗地嘲笑，这次能说出点自己知道的东西，立刻忍不住开口。

“说得不错，可所谓的罗布泊，其实就是那沙漠的一部分……不止是第一颗原子弹在那里爆炸，后来的数次核试验，都选在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肖炘杰补充道。

“你是说，为了防止复制人无限制地出现，因此……因此故意在那里做了核试验？”这次连张淮国都倒抽一口凉气了，不过想想若这件事是真的，在想不出办法对付越来越多的复制人的时候，采用这种极端到极点的手段，也并非不可能。

“还好罗布泊内的那处设施被彻底摧毁后，复制人成批出现的现象总算是解决，可是科学家得到的那件宝物，却也失去了大部分作用，被列为绝对机密封存起来。后来有人推论说新疆罗布泊是平行宇宙的交错点，也有传言说所谓的复制，是当地一种生物病毒植物造成的，但到底是哪种，却是不得而知。”

“传言仅仅是传言而已，当不得真。”张淮国干笑道。

“本来，我也以为如此，可是你能解释这块玉佩为何会在我们几人的眼皮子底下，由一块变为两块吗？”沈教授悠悠说道。自从出入过古羌圣山，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确是存在于独立或者说平行这个世界的空间，而时间的流速也大不一样，再回过头来看罗布泊的神秘事

件，却未尝没有道理。

或许，在罗布泊也存在一个类似古羌圣上的入口，只不过那里通往的，是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沈教授是研究古文明的，并不是物理学家，但是长时间的研究，却也让他对古人的智慧充满了敬畏。他知道古人在对天、地、人相互关系的理解和领悟，其实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尤其是一些世界观和宇宙观，隐隐地和当今最前沿的宇宙学和物理发现吻合。

甚至，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太极、阴阳鱼的观念，正是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理论基础。而易经八卦，更是能够通过八个卦象的不同组合来描述宇宙山川人文，其复杂度和高深的哲理至今依然无法完全解析透彻。

也正是全球各地的古文明总是透着神秘和神奇，沈教授这一生才将此选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还好几十年的研究，总算取得了一些成绩。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上半辈子几乎没有太大进展的神秘学研究，却在最近突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这一切相对于可能存在于身上的诅咒来说，不知是悲还是喜了。

“现在大概过去了半个小时，那我们就等六个半小时，看这块玉佩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张淮国看着有些出神的沈教授，淡淡地说道。

虽然眼前的情形诡异无比，但是他却并非全无准备，毕竟连三星堆祭祀坑中都有那么诡异的事情发生，现在不过是多出一块玉佩而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这不得不说这个黑道大佬的神经极为粗壮，或者说是一心只钻在钱眼里，缺乏相关的常识，如果让相关的研究人员知道这个情况，恐怕就是拼了命也要弄清楚其中的真相。

六个半小时后，多出来的一块玉佩，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先是变为虚影，然后虚影朝本来的玉佩移动，最后两块玉佩重合，然后凭空消失了。

所有人都有些目瞪口呆，张淮国摸了摸脑袋，最后嘟哝一声，突然想起先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肖炘杰按照沈教授的发音，念出了七个音节。

当他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到了肖炘杰的身上，肖炘杰苦笑一声，开始排出心中的杂念，然后将玉佩重新拿在手上，开始念出当初的七个音节。

现在他已经知道，这七个音节，正是刻画在他们七个人眉骨上的七个巴蜀图语字符的正确读音。

这些读音晦涩难懂，据说和古彝文的读音有几分类似，却又不完全一样。同时他也发现，只要有一个读音有细微的偏差，那么就无法调动身上的巫力，更加无法让玉佩有所反应。

最终，沈教授突然想起之前能够成功，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就玉佩贴在了眉骨的符文上面，难道说，这枚玉佩的力量要被引发出来，也必须要眉骨上出现的符文作为引子么？

肖炘杰犹豫了一下，最终将玉佩放在了沈教授的眉骨上，想来这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吧？

当他试了好几遍后，终于再次按照完全正确的读音，将七个巴蜀图语的字符念出声来。玉佩开始发光，但是这次发光过后，却并没有另一块玉佩出现，就在众人奇怪的时候，沈万年教授突然发出一声惨叫，玉佩上的光晕突地一收，然后什么异象都看不见了。

沈教授捂着眼睛摔倒在地，肖炘杰连忙扶起他。沈万年喘息了许久，在终于缓过神来，这才缓缓拿开捂着眼睛的手，这个时候肖炘杰

才惊讶地发现，他的眼睛比起刚才，有了明显的外凸，眉骨上的那个字符，也更加明显，只要稍微仔细一点，就能够看得清楚。

肖炘杰脸色苍白，心中充满愧疚，虽然是沈教授自己提议试试这个玉佩的力量的，却是他运用身上的巫力来念出这些咒文，从而使玉佩内潜藏的力量受到激发，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那个诅咒的力量比起玉佩来，竟然要大上不少。最终不仅没有让诅咒的力量降低，甚至提前引发了恶果。

那个自称是来自异世界的古老生物说过，当眼球的外凸程度，达到了极限，也就是受到诅咒的人死亡的时候，本来是想试试解决的办法，但没想到却是害得沈教授离死亡又近了一步。本来将他拉入自己这摊破事中就够对不起这个老人，现在居然又让他的诅咒加深，肖炘杰面对还在不停颤抖的沈万年，几乎有了一头撞死的心思。

好半天，沈教授终于缓过神，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却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担心，反而是充满了惊喜。

不过这个时候铜墙却突然冲过来，然后一把抢过玉佩，最后双目圆睁，盯着沈万年吼道：“妈的，死老头，你对我的传家宝贝做的了什么？怎么……怎么现在变得像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众人这才注意到，收敛了光芒的玉佩，这个时候竟然变得毫不起眼，不仅没有丝毫玉石应有的莹润光泽，反而色泽暗淡，别说比不上上好的和田玉，就连档次一般的，也稍嫌不如，这种玉就算在古玩街的地摊上都能买到，价钱也最多值几百，就算铜墙对玉石再不懂行，可是这个玉佩前后的巨大差别，还是能够发现。

就算是再外行的人这个时候也知道，这块玉，算是彻底废了！也难怪铜墙从刚才的一脸恭敬，突然变得撕破脸皮大吼大叫了、

沈万年却没有管他愤怒的表情，而是一脸兴奋地抓住肖炘杰说

道："我知道一点关于蚕丛宝藏的消息了，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可是最终，还是和纵目现象有关啊。蚕丛王本就是以纵目作为最大的特征，我们不从这方面入手，却要跳过最基本的信号去研究黄金面具，这本来就是本末倒置……"

"我说，我的玉……"铜墙还要再说，旁边那个被人喊做奎四爷，一直不知道本名的中年人，已经冷冷地说道："好了，铜墙，沈教授帮我们找到宝藏，就算你想要十块这样的古董玉石，也不是难事！"

铜墙一呆，不过仔细想想，的确是这个道理，只是那个宝藏，真的能找到么？想着刀疤还没有开始找就已经莫名其妙地死了，这样的情形，让人不寒而栗，真要找到那宝藏，也必须要有命享受吧？

铜墙呐呐地嘀咕了几句，大致是那可是我的传家宝一类的话，他可亲口说过值上百万之类的，可最终，却还是不说话了。

沈教授带着感激和几分惭愧看了铜墙一眼，虽然上百万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太困难，他家里几件私人收藏的文物，也远远不止这个价格。何况在他的学生当中，也不乏苏从云这种家世极好的，真要肯拉下老脸，要筹齐一两百万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枚鱼形玉佩上的字符，是属于巴蜀图语中七图腾钉中的一个，除了具备诅咒的作用外，七图腾钉还是祭祀用的神之文字中最重要的七个字符。这枚玉佩上的字符是一个人眼睛的符号，同时也象征了鸟和少昊族人，刚才肖炘杰在引发上面符文的力量时，我无意间得到一组信息，这组信息，居然是和你们几个昨晚经历的事件有关。"

"什么？昨天晚上的事情，不是偶然的？"张淮国的脸色更加阴沉，昨天失去一个得力的手下也就算了，现在看来，要得到宝藏，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在寻找宝藏的过程中还要继续这样莫名其妙地

死人，那么为了宝藏去冒险，是否值得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要知道古蜀时期的文物，算是国之重宝，是最不好出手的了，要卖也只能卖给国外，他虽然对文物的行情不是很了解，却也知道这些青铜器要想走私到国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至少在成都的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运输线，被查出来的可能性也极大。

不过他倒是听过一个传言，那就是在国外有一个势力庞大到极点的组织，在世界范围内不停地收集各种古文明的文物，时间最少都要三千年以上，更是以带有文字信息的东西为主，或者将来联络上这个组织，才有可能将宝藏中大批的文物给倒卖掉。

“是偶然，如果不是的话，这枚玉佩中怎么会记录下当时的一点信息？这位叫楚汉的先生，你是盗墓者，对吧？虽然我们搞考古的，最恨的就是你这类专门破坏墓葬的盗墓者，但是从公正一点的角度讲，你们这群在国内都算是下九流的江湖人，却也有不少自己的门道。”沈教授说道。

楚汉有些郁闷地说道：“沈教授，你提到我干什么？难道你以为，这件事和我有关？”

“当然不是那个意思，光是你被玄枭蜘蛛咬了，就说明这事和你无关，因为你要想度过下面的几次幻境，可不是像当初又蛲骨烟罗时能中和一部分毒性那么容易了。”

楚汉脸色微变，对于蛲骨烟罗和玄枭蜘蛛，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这两种即便是盗墓界也是传说中的东西，居然都被自己碰上了，也不知是幸运还是倒霉了。

“刚才我把铜墙先生的玉佩贴到自己眉心时，加上让肖炘杰念出我在那卷羊皮卷上看到的得自古蜀国七大祭祀之一的咒语，最后发现铜墙先生的这枚玉佩，竟然是七枚名为‘天启之石’中的一块。这不得

不说是一个极让人不可思议的巧合。我想若不是我曾经历过更不可思议的事情，简直要怀疑你们找我来寻找那个宝藏，根本就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阴谋。”

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看着他，地下室的空气质量并不怎么好，虽然有通风口，但是上面的工厂毕竟是做石材加工的，为了隐秘，周边环境就不是那么空气清新，地下室里就更不用说了。

沈万年看了看铜墙手中的玉佩，继续说道：“这块玉佩上面除了有七图腾钉的第四个符文外，上面也残留了一丝信息，虽然我至今无法理解，那样的信息，是怎么留在一块无生命玉石上的一个符文的，可是这并不妨碍对这些信息的解读。这段信息大体的意思是说，像这样的天启之石一共是七块，每一块都具有一个能对应上七图腾钉的符号，同时每个符号中都有一段信息，将这些信息拼合起来，就是最终找到宝藏所在的地图！”

“中国这么大，铜墙这小子手中的玉石纯属巧合，其余六块，要我们上哪去找？或许其余的根本就没有出土，还不知道被埋藏在哪个地下，甚至有可能流出国外或者湮灭于战火，你这么说，也太扯蛋了吧？”王胖子气呼呼地说道。手中的钢胆转得飞快，说着话时，还有意无意地瞥一眼肖炘杰，显然几天前肖炘杰趁他不备夺了他的枪，至今依然耿耿于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燕大叔的遗物里，好像有这么一块刻有符文石头，只是不是鱼的形状。不过，那块石头也已经完全没有莹润的光泽，看上去就是一块劣质的玉石……”肖炘杰突然说道。

沈万年脸色古怪，然后犹豫了一下，终于也说道：“我的弟子苏从云家，也好像有这么一块，同样是没有光泽了，只当是普通石头，所以虽然有点年份了，但都没有在意。”

“真要说起来，山爷的收藏中，好像也有呢，不过造型有点不同

罢了……”毒寡妇眉头微微皱起。

“造型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关键是字符！”沈万年连忙说道。

“那什么七图腾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画出来我看下。”毒寡妇笑道。

沈万年没有犹豫，立刻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那七个记载和隐藏了无数秘密的巴蜀图语符文。

等七个符号都画完了，毒寡妇眼睛一亮，然后指着第六个符号，十分肯定地说：“对的，我可以肯定，就是这个！这个符号我映像很深，因为前些年我还跟山爷开玩笑时，还在笑他拿了块劣质玉佩也就算了，上面雕的花纹，居然都这么古怪！

张淮国有些傻眼，原本以为要找齐其他六块玉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现在看来，竟然如此简单，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三块了，连同铜墙手中的一块，那就是四块。只需要找齐剩下的三块，就能找到宝藏所在！

“太简单了吧？”那个粗豪汉子犹豫了一下，终于说道。

“不是，是太不简单了才对！你不觉得奇怪么，这些东西，怎么会都在我们这几个和死者有关的人手里……”肖炘杰冷冷地说。

铜墙打了个寒战，突然觉得手中的玉佩有些烫手，哭丧着脸，呐呐地道：“他奶奶的，我还以为捡了个宝，没想到居然是一块烫手山芋？”

“你的玉佩是捡的？不是祖传的？”楚汉眼睛一亮，几乎是和肖炘杰还有赵源，异口同声地问道。

铜墙脸上现出一丝尴尬，然后点了点头，有些心悸地说：“老实

说，这块玉佩是……是刀疤捡的，昨天晚上我跳下那个坑后，趁你们不注意，从他身上摘下来的……”

王胖子大怒，一脚踹在他的腿弯，铜墙一个趔趄，却不敢还手。

第十三章 准备

所有人对望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恐惧，这枚玉佩原本是刀疤的，而刀疤却在昨天夜里，掉下那个挖掘坑后莫名其妙地被蟯骨烟罗吸去了全部的精魂血魄，死得无比诡异。也就是说，这些玉石以及刻在上面的符文，实际上是具有相当危险性的东西，有着一定的诅咒的效力。

肖炘杰看着沈万年，微微摇头，他和沈万年都是知道内幕最多的，这个时候都想到了这和自己身上所中的诅咒，或许有着某种联系。也许，他们七个人眉骨上的诅咒，也是通过如同蟯骨烟罗一样的东西来实现的。

既然蟯骨烟罗能通过玄枭蜘蛛化解毒性，那么眉骨上的诅咒，是否可以从这方面来入手呢？就算找不到玄枭蜘蛛，从万物相生相克的角度，很可能也能找到其他替代的生物或其他东西，如果是用现代科学无法医治的“病症”，那么尝试一下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巫道之类和诅咒相关的方法，也未尝不可以。只是要找到这种懂得诅咒和接触方法的人，在现代社会实在太难了。可能也只有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具备勉强传承了这些异术的老人吧？

“听说，丹木是回他生长的寨子，找一个老释比去了？”沈万年轻轻地问道。

肖炘杰点头，的确，丹木走之前告诉过他，不要把身上的诅咒想得太严重，或许羌寨中的释比，会有办法。和大家分开后，丹木也回到自己小时候生长的寨子中，在羌人的聚居地，现在的释比虽然难找，但只要肯下功夫，总有些寨子还是有传承了释比经典的老释比存

在，对于上中下三坛经，无论是祈福消灾，预测吉凶，疑惑是沟通鬼神消除诅咒，那些传承了几千年的经文里，都有着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

“沈教授，你们口中的丹木，是那个肖先生之前说过的，知道宝藏内幕的羌族人么？”张淮国敏锐地问道，之前肖炘杰提过几次关于丹木的事，本来就有意拉他当向导，现在既然连这诡异的诅咒石头也谈到那个羌人，他本能地联想到，在丹木身上，是否会有第五块玉石？

“你是想说，第五块玉石在他身上？不要猜了，我几乎可以可能地告诉你们，很可能丹木的身上的确有这样的玉石存在！”肖炘杰道。

“你怎么这么肯定？”

“还记得那个山洞么，那天夜里，丹木试图用刻画有符文的白石来抵挡那东西，他拿出的一堆白石中，就有一块刻有符文的像是很有年头的样子，这块玉石是他自己带着！”

沈万年一下想到了遇到幻境的夜晚，他也依稀记得，那天丹木的确是说过白石是羌人崇拜的神石，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他自己身上的几块石头中，其中有一块材质像是玉的白石，上面的确有个熟悉的字符，只是当时没有想到其他地方去。

张淮国等人听得一头雾水，不过也从这些对话中，知道两人之前的确有着不错的交情，也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于是沉声道：“那太好了，现在至少有五块玉石的下落都有了着落，只要在找到剩下的两块，就完事大吉！”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这些玉石的分布都和当年的事有关，我没有猜错的话，其余两块玉石的下落就很清晰了，柳警官身上应该有

一块，萨迦德和西玛两个人中的某个有另一块！”沈万年淡淡地说道。这次几乎和在那个神秘的古羌圣山所在的空间一样，所有的线索，都分别在不同的人身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和弟子苏从云，萨迦德和西玛，居然被那股神秘的力量准确地分到了一组，这四个人身上，线索只会有两条！

“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疑问，如果是和当年相关的人手中才会有这种玉石，那么，山爷和铜墙，不，应该说是和已经死去的刀疤，为什么是例外呢？”肖炘杰问道。

“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两个例外的，都同样死了！”

“七死其二，是谓五。五为极尊之数，所以才有九五至尊之说。而死去的两个人代表了死亡的阴暗面，活着的五个，或者确切地说是五组、共七个人里，代表的是暂时的生，这是否预示着，这次我们中间，会有两个人出事？”肖炘杰皱眉说道，不过他说这话纯粹是在瞎掰，想要让张淮国他们心怀畏惧，这样到时候遇到什么灵异现象，逃跑的几率就大上一点。

“哪有还没出师就先咒大家出事的？你他妈的不会算，就不要乱说！”铜墙刚才挨了王胖子的打，却不敢还手，只好把气撒在肖炘杰身上。

“住嘴！”曾和他一起行动抓了肖炘杰来的奎四爷低喝道，然后转过头来，淡淡地说道：“山爷生前，就对我们提过那个传说中的宝藏，据说消息是燕二爷提供的，也就是你师父。本来我们是不太相信这些传说的，可是现在连国际知名的沈教授也说的确是有宝藏的存在，我们不想信也信了。今后寻宝工程中需要的是大家紧密的团结，不然还没有找到宝藏，大家的心就已经乱了，那我看这趟寻宝之旅，也没有必要参加了！”

几个大佬先是沉默不言，然后不由自主地开始点头。奎四爷很少

说话，但他说的话，却绝对是说到了点子上！

“好了，先不管诅咒的事情，找齐七块玉石，才是当务之急。现在成都的警察都像是吃了兴奋剂，一个个精力好得不得了，我们的生意已经大受影响，如果再不找到宝藏，光是各位的损失，就已经让这一年白干了！”

“丹木那边我可以联系，但是那个女警官……”肖炘杰故意卖着关子。“我和她也认识，要不，还是让我去接应她？”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主动了？”张淮国眼中精芒一闪，怀疑地问道。

“很简单，因为，我和沈教授，也早就受到过诅咒了！”肖炘杰指了指眉骨，淡淡地说道。

其他人吓了一跳，谁也不曾想过，肖炘杰居然会爆出这样大的一个秘密。

沈教授沉重地点头：“我们几个出了车祸后，掉进江中，然后被冲进一个山洞困了几个小时，在那里，我们都中了诅咒，一共是七个人！”沈教授这种学者，平时几乎是不会撒谎的，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撒起谎来，却是能轻易骗到所有人。

张淮国阴沉着脸，事情似乎越来越复杂了，最开始不过是为了给手下人做做样子，不然外人还说堂堂城南山爷被人杀了居然手下都不敢找仇人理论。再后来是想找到那笔山爷一辈子都念念不忘的巨大宝藏，可是现在看来，寻宝的过程绝对不会如同想象中那么简单，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未知的危险。

像他们这种本身就是过着刀口舔血日子的江湖人士，本来是从来不会害怕危险的，可是若这危险是诅咒、鬼怪一类的，却怎么也感觉到有点毛骨悚然。

但是想到自山爷死后，日益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和其他几个地下世界的大人物虎视眈眈的态度，张淮国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朝其他几个人望去，除了毒寡妇有点犹豫外，其余三人都是缓缓地点头。

张淮国沉声道：“好，由你来联络那个女警官。不过我警告你，别耍花招，如果你是想借此引来警察的注意，那么你和沈教授的性命，可能都会因为你的错误决定而丧失！”回过头来，他对着沈万年，道：“沈教授，虽然你说过不让我们碰你的弟子，可是这次……”

“他手中的玉石，我会说服他交出来！”

“很好，那么毒寡妇，山爷的遗物大多由你保管，他那枚玉石，要尽快找到！”

毒寡妇点了点头，心中却闪过一丝阴霾。山爷，刀疤，似乎都是因为那枚玉石而离奇死亡的，那枚玉石，难道真的如眼前这个老教授所说，很可能不是避邪的，本身就是会招来诅咒的不祥之物？

通过这种不祥之物找到的宝藏，是福是祸，真的是很难说了！自山爷死后，他们这五大山爷的手下日子过得分外艰难，看来不管是张淮国还是其他几个人，都把寻找到宝藏当做一场惊天豪赌，赌赢了，固然可以凭借出卖文物珠宝的经费让山爷的势力重新凝聚起来，输了，付出的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命！

到了晚上，山爷遗物里的那枚玉石，终于被毒寡妇找到，同样是绕了数个圈子来到这家石材加工厂里，然后带着玉石到了有近千平方大小的宽敞地下室。

说是地下室，实际上几乎相当于一个微型的地下基地，里面有数十个房间，有发电机组，先进的通风设备，还囤积了大量的粮食饮食等物资。武器虽然不多，除了十几支仿六四手枪和少量雷管炸药外，就只有两把微冲和七八支双筒猎枪算是勉强上得台面，其余的就全是

砍刀、匕首、三菱军刺一类的冷兵器，至于铁棍一类只能勉强称得上是武器的东西倒是不少。

这样的力量比起港台黑帮影片中匪徒的装备来简直显得无比寒酸，可是在一个省级大城市中有这样的力量，已经足够骇人听闻，差不多是山爷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最终的底牌了，也是山爷和几个主要手下定期会面的秘密所在。

不过这个时候的肖炘杰等人完全是在休息区，所以并不知道这个微型地下基地，设施竟然如此齐全。而山爷这些年一直是抱着小心谨慎的态度在发展势力，到了晚年甚至有漂白的迹象，因此那些武器其实很少用上。

这年头毕竟不是解放前的四川，当时袍哥横行，势力盘根错节，比起上海滩这些地方来虽然繁华不如，但是复杂程度却毫不逊色。现在，许多事都不是打打杀杀能够解决的，因此枪支也大多是作为一种威慑性的存在。就像大国间的核武器，不到万不得已的最后关头，谁也不肯轻易动用。平时就算有争端，也最多是通过砍刀钢管等武器解决。如果哪一方一旦动枪，会引来对方的疯狂报复不说，最关键的是惊动了警方，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

真要发生枪击的恶劣事件，作为全国七大军区之一的四川，山爷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这点力量，还不够军警派出一支小分队一个冲锋的。

不过这次的寻宝之旅，张淮国和王胖子、奎四，还有那个粗豪大汉周铨商量了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必须带一部分武器，因为谁也不知道会在寻宝的过程中遇上什么危险。

等毒寡妇到了后，将那枚玉石小心翼翼地交给沈万年，沈万年研究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点头道：“不错，是它！不过它里面的养出来的精气，或者说能带来诅咒的效力，似乎都和先前

铜墙的那枚一样，已经消散了！看来只有把其余五枚收集齐全，才有可能解开其中的秘密。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我的弟子打电话！”

沈万年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似乎消散了精气的玉石，往往都意味着有一个人被害，暴露刀疤，他的死不能说完全和这枚玉石无关，只是最后铜墙却靠着这枚玉石的力量最终脱险，倒是有点奇怪。不过也幸好玉石都是在所有的知情人手中，不然玉石变得看上去极为普通，也无形中加大了寻找的难度。

张淮国皱眉，然后点了点头，说道：“好的，沈教授，至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想你也十分清楚才对！”

沈万年苦笑了下，道：“难道我还与选择的余地么？”

张淮国摇了摇头，还是不放心，让手下拿来沈万年的手机，打开机抄了苏从云的号码，却并不让沈万年亲自打，而是吩咐那个手下到地下室的门口去用另一张新卡给苏从云打过去。这里是在地下十几米深的地方，什么信号也没有。

张淮国转过头来，对肖炘杰冷笑道：“肖先生，看来接下来需要你通知那位警察女士、羌族人、以及你口中的那两个外国人了！”

“柳警官和羌人丹木那都没有问题，但是那两个外国人，老实说，和他们分散后就再也没有联络过，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找到他们。”

“那就画出他们的样子，我吩咐手下查。在成都，如果要找两个同样是华人的可能很困难，可是既然是外国人，那就好办得多！”

肖炘杰点头，心中却不以为然，那两个人很可能都是某个势力培养出来的特工，虽然在古羌圣山中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是表演了一手漂亮的枪法。可是作为特工人员，最重要的就是隐藏自己，连公安、

国安这些系统要找到他们都很困难，何况是一个本地的地下势力？

想了想，他又道：“不过，我虽然没有办法找到他们，但是可以引出他们来！”

张淮国眼睛一亮，道：“什么办法？前提是不能引起太大的注意。”

“我和他们中其中一个密码学的专家，曾经探讨过关于中国数理和密码学的关系，如果我们花费一点钱在报纸上连续登载含有我打乱了的手机号的加密信息作为寻人广告，她看到后，一定会主动与我联系。只要我们在广告中暗示找到解除我们七个身上的诅咒的方法，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拒绝这个诱惑！”

一旁的王胖子拍手道：“好办法！不过，你这小子我可信不过，你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出卖身边的朋友的！”很明显，王胖子对于肖炘杰竟然人品爆发，曾夺下他手中的枪还反过来指着他的头一直不能释怀。

肖炘杰淡淡一笑，如果让这些家伙知道他邀请的人中，丹木是个世界上都罕见的杀手、雇佣兵和地下黑拳的霸主，而萨迦德和西玛都是精锐的特工。就连看似柔弱的柳衡，都在警队中号称“辣手玫瑰”……恐怕到时候，这几个在蓉城地下世界都是大佬一级的家伙，就算是想哭，都哭不出来了吧！

报纸上的广告很快登载出来了，连续三天，这其间张淮国的手下已经联系上了沈万年的弟子苏从云，苏从云让自己的父亲紧急派人将玉石送来成都，然后放在了指定的位置。

他没有把接到匪徒要挟的事情告诉警方，毕竟沈万年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虽然舍不得那块玉石，可是他也知道，如果不按匪徒的要求做，到时候自己的老师吃的苦头，可就大了。

唯一令苏从云感觉到有些不解的，反而是父亲在得知这个要动用那块玉石的时候那热切的态度。对于整个家族早就移民国外，这些年来才返回国内投资的父亲来说，这样的事情，怎么都透着几分诡异。

不过对于他们不要钱，居然是要一块不起眼的、自己都快忘记的古董玉石，苏从云更是怎么也想不通。很明显，告诉匪徒自己手中有这样一块玉石的只能是老师，难道说是老师突然发现了这块玉石的不平凡之处，而那些匪徒，对这种不平凡居然也起了觊觎之心？

他最终还是把这个消息暗中通知了柳衡，毕竟柳衡和他们一起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虽然交往不多，但也算是共同患难的战友，又要共同面对如何破除身上诅咒的事情，这点信任，还是有的。

令他料想不到的是，柳衡的家中，也有这么一块玉石，只是上面刻画的符文，有所不同罢了。两个人都不是什么菜鸟，加上苏从云本来就是沈万年最看重的学生，无论是智商还是学识都不会太低，很快就断定这些玉石，加起来肯定是七块，并且刚好是能和七图腾钉一一对应。

柳衡听了这个分析，马上意识到，可能他们下一个要联系的，就是自己。这个时候她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队长或局长？不说的话，现在的局长正为沈教授的失踪而焦头烂额，说了，这些玉石肯定最终会成为证物，要想再拿出来，就困难了。如果这些玉石真的和解除诅咒有关，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它们长眠在证物科，而自己等七人，却要错失时机只能等死。

对于那个诅咒，柳衡还是十分上心的，在古羌圣山的经历，让她知道这世上有些事情，的确不能用常理来解释，如果真的当成是幻觉或者眼疾，那么最终的解决，很可能就和已经死去的七个人一样！

不过是过了半天的时间，肖炘杰终于打来电话，一开口就说的是你不需要说话，只需要“是”或者“不”就行。她马上意识到肖炘杰一定

是处于被威胁的状态，电话也被监听着，立刻机警地应了一声。

果然，肖炘杰先是问她家里是否也有这样一块玉石，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刻要她放在指定的位置并且以朋友的身份，郑重地要求她暂时不要通知警队。柳衡犹豫了一下，最终出于对诅咒的畏惧和对肖炘杰那一丝还无法确定的好感，答应了。

电话这边的肖炘杰松了一口气，旁边的铜墙立刻接过他手里的电话，生怕他再多说，然后带着他重新回到地下室中看管起来。

第十四章　出发

张淮国看着眼前一字排开的五枚玉石，轻轻地敲击着桌面，然后闭上眼睛，像是心里在急剧地挣扎什么，最后猛地睁开眼，淡淡地说：“已经收集齐全其中五块玉石，虽然它们都来得十分简单，但越是简单的，就越显得诡异——这些玉石传承了不知道多少年，最终居然都落在了一群相互结识的人手里！还剩下最后两枚，肖先生，结果如何？”

“丹木那里我已经通知到了，他会在汶川到茂县的国道上等我们。至于那两个外国朋友，很遗憾，不知道他们是是根本没有看到连续登载了三天的寻人启事，还是太过小心谨慎根本不信任我这个已经是挂了号的通缉犯，总之，没有任何消息！”

他当然知道以那两个人的警觉度，肯定会留意当地报纸，不可能没看到那则寻人启事。不过，这些匪徒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解释出的密码信息，是要他们像苏从云和柳衡一样将玉石放在某个位置等人去拿，但是在这层表面的信息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却是大概指出了自己的所在，要他们和柳衡等会合后，偷偷跟上。

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计划，不过他相信以西玛的解密能力，一定能看出其中的潜藏的含义，不至于轻易就被那层浅显的表层信息蒙骗。

“也是，苏从云是沈教授的弟子，老师有难，他当然会立刻按照我们的吩咐做。柳警官为了立功，也可定是会在当时放玉石的地方设下埋伏想找到我们的所在，不过她没有料到我们中途安排周密，早就将玉石转移走，拿玉石的人，更是带着那些便衣去了外地旅游……可

是这两个外国人，和你非亲非故，要让他们乖乖听话，还真是不容易。但是，就算玉石没有筹齐，我们也必须得出发了，现在我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味道有些不对！”张淮国冷冷地说。

肖炘杰耸了耸肩，无所谓地道：“我倒是没有关系，只是缺少了一块的话，我们可能只能找到一个大概位置，最终的准确所在，会花费大量时间！”

“没关系，王胖子和周铨，已经提前带着人手和大部分武器、补给去了汶川，明天，我们就出发，他们会接应我们！”

肖炘杰心中微动，怪不得这两天都没有见过胖子和那个粗豪的大汉，原来是早就过去了。这个张淮国心思慎密，其余几人也隐隐以他为首，看来今后要加倍小心了！

“真的不等最后一块玉石了么？如果缺乏了最后的指引，我们要找到蚕丛宝藏，可能会加倍困难！”沈教授皱眉道。

“沈教授，我尊敬你，所以也请你尊重我。当初你说宝藏的信息在黄金面具中，所以我不惜派出手下的得力大将，又冒险从看守所捞出了楚汉和赵源，让他们去三星堆窃取和黄金面具相关的资料，可是结果呢？我最得力的一个手下莫名其妙地死了！现在你又告诉我缺少一块玉石就无法找到宝藏，你唬谁呢？进了龙门山脉，就算是警方发现了，也暂时奈何不了我们，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说过，我们之前的判断可能有误，蚕丛宝藏除了可能是在龙门山脉外，还有可能在岷山山系的其他山脉当中……可不管是哪座山脉，都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一月两月能够搜寻完毕的！要不然，就算没有藏宝图，那些宝藏也早就被人无意中发现了！”

张淮国突然暴怒起来，一把抓住沈万年的衣领，朝上拧起。肖炘杰大急，怒吼道：“干什么？放开沈教授……”可是不等他扑过去，旁

边的铜墙已经一把抓住他，然后用力反拧着他的双臂，让他无法挣脱。可怜肖炘杰也是学过一些散打，还稍微接触了一点形意拳，但是毕竟功夫不深，遇到铜墙这个张淮国手下的第一打手，立刻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张淮国没有理会肖炘杰，而是满面狰狞地对沈万年道："妈的，死老头，你知不知道老子的场子最近多了多少便衣？我们已经被警察盯上了！如果找不到那该死的宝藏让我扭转局面，我他妈的就彻底完了！如果找不到，那就一起去死吧！"

沈万年淡漠地看着他，冷冷地说："老头子活了一把年纪，就算死了能拖上你们这些社会的渣子，也是赚了。有本事的，就杀了我！"

张淮国一呆，他威胁过不少人，也受人威胁过，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被威胁的人，居然能表现得这么淡漠。他好不容易说服自己冷静下来，放开抓住的沈万年的衣领，还给他胡乱整理了一下，然后干笑一声，尴尬地道："不好意思，这几天，我也是被那帮警察，逼得糊涂了……"

沈万年冷笑道："只要关键时刻，不糊涂就好。最后一枚玉石，必须找到。不过你可以放心，那两个外国人也不是普通人，到时候他们自己就会出现的！"

"不是普通人？"张淮国眼中闪过警惕的光，这个时候铜墙放开了肖炘杰，肖炘杰诧异地看着沈万年，却听沈万年说道："不错，他们其实是一个国际文物走私组织的成员，如果真的能找到宝藏，你甚至可以通过他们出手！"

肖炘杰立刻佩服得五体投地，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啊，沈教授平时很少说话，可是关键时刻冒几句似真似假的语句，却是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也想分一杯羹？”

“不错。不过他们更想的是怎么收购你们找到的宝藏。我想，你们虽然有渠道走私进来塑胶炸药，看来和国外的某些势力也有联系，不会不知道‘蝎尾菊’这个组织吧？”

“蝎……蝎尾菊！”张淮国一怔，眼中明显闪过一丝恐惧，虽然仅仅是听说过，完全没有见识过这个组织的实力，可是只要是稍微上一点档次的地下势力，但听说过这个行事狠辣，实力超强，身份却万分神秘的组织。

“这也是我的猜测，因为我曾经在那个叫萨迦德的犹太人身上，看到过一个很模糊的蝎尾菊的纹身，你应该知道，这是蝎尾菊组织的标志之一！而蝎尾菊组织除了杀手业务外，最大的就是文物走私，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文物通过他们，散布到世界各地或者是一些富豪政要的秘密储藏柜中！”

张淮国的心剧烈跳动着，他听说过的那个收购文物的国外黑帮组织，其实不过是蝎尾菊控制的众多势力中的一个，哪怕是和这样的势力有交情他已经大喜过望了，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全球地下世界的霸主之一的蝎尾菊有牵连。

像山爷经营的这个组织，或许在蓉城的地下世界都称得上是具备呼风唤雨的能量，甚至白道上也有一定的势力。可是真要说起来，也许一次针对他们的严打，就能让他们七零八落一蹶不振。可是像蝎尾菊这样的国际组织，财大势雄不说，无论是武力还是影响力，都不是他们这样的国内组织能望其项背的。如果能和这样的组织攀上关系，哪怕是成为对方在国内的代言人一类的外围势力，可以说有不仅可能让山爷留下的势力得以保存，还有可能进入跨越式的发展阶段，不用像现在这样为了一笔虚无缥缈的宝藏，就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赌注。

“说得倒是简单，如果引入了蝎尾菊这条狼进来，我们只不过是

会沦为他们的附庸！”奎四爷冷冷地道。

张淮国稍微清醒了点，想了想说：“也不能这么讲，国内的形式不比国外，这种国际性的组织根本不可能渗透进来，能派几个精英进来，就已经顶天了！”

“不错，所以你们大可放心大胆地去寻找蚕丛宝藏，蝎尾菊不仅不会抢你们这笔大买卖，反而会尽数收购。到时候就不是你们想到仅仅是几个亿的金额了，就算他们开出的是低价，那些东西只要能带出去十分之一，那也是数亿美元！不过事先说清楚，蚕丛宝藏中有一些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东西，必须归我们！”肖炘杰也顺着沈万年的话说道。

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沈教授的话里半真半假，实际上是早就开始怀疑萨迦德和西玛的身份，后来他们才发现竟这两个来自德国的人，是真的和蝎尾菊组织，有着一丝联系。蝎尾菊组织本就不过是萨迦德幕后的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各种传说和文物而建立的外围组织罢了。

这个组织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黑帮，而是有着自己深沉目的的强大势力，就连意大利的黑手党，也对这个组织幕后的势力极为忌惮，还好双方几乎没有什么生意上的冲突，多年来也就一直井水不犯河水。

张淮国点头道：“放心，我说过的话，肯定算数！只是按照沈教授的说法，我们是要等蝎尾菊的人，主动联系我们！”

“是的，不找到最后一块玉石，我绝对不放心开启寻宝之旅，你们也应该知道这趟旅途的危险，不仅仅在于过程的艰难，而是有可能遭遇到超自然现象或者灵异的诅咒！我考古多年，这种事情，也是第一次遇到，对此没有任何把握！”沈万年冷冷地说道。

肖炘杰淡淡一笑，之前一直把沈教授当成一个一心扑在学术上的考古痴迷者，没想到他生活中的智慧，也一点不比他的学识差，看着他一点一点将张淮国引入一些思维的陷阱，肖炘杰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管怎么说，如此一来，张淮国等人因为忌惮蝎尾菊组织，又知道自己等人和那两个外国人有着相当的联系，至少暂时是安全了。等会和了丹木和柳衡，要想脱身，就有了八成把握，之后在一同去寻找到蚕丛宝藏，从中找出打开大禹地宫的钥匙，也就有了解除诅咒的机会。

正当肖炘杰用暗语轻轻和沈教授交流时，一个奎四爷的手下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然后喊道："四爷，不好了，厂里……厂里有工人突然晕倒……"

"这么小的事情，慌张什么？晕倒了就让他们休息……"奎四脸一沉，低喝道。

"不是，是整个车间的人，都突然晕倒，然后……然后车间的切割机上，用绳子挂了一块小石头，就是你们正在找的那种玉石……"奎四爷和张淮国都是身子一震，然后示意手下看住肖炘杰和沈万年，两个人带着七八个小弟，拿着武器出去了。

十几分钟后，一群人重新下来，奎四和张淮国都是脸色阴沉，只是张淮国的手上，正拿着一块刻有符文的石头！

沈万年接过石头，几乎不用细看，也知道正是大家要找的最后一块天启之石。

"蝎尾菊的实力……真是不敢小觑啊，仅仅是两个人，就有这么神出鬼没的本事？"张淮国倒吸了一口凉气，语气中还是有掩饰不住的震惊。

“怎么回事？”肖炘杰问道。

“车间里的人，都被一种速效麻醉弹击中，只是昏睡过去。虽然没有什么事，但是他们这次可以用麻醉枪，下次，也可以直接换成真枪！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吧？要我们老实一点？”张淮国的眼睛中闪过一抹疯狂，无论是谁，面对这样的结果，都有掩饰不住的愤怒。他拿回来的挂在车间的那枚石头，简直就是别人施舍的一样。

“我说过，蝎尾菊的实力，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就算警方找不到这个地方，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地下组织的事情，就没什么是秘密。在国外，这个组织甚至已经渗透到一些国家的议会当中，甚至能够操纵一些小国的选举，就连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大国的部分州或城市选举，也有他们在背后活动的影子！这样的组织，是不会看上那点宝藏的，他们这么做，也不过是想让你们明白，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沈万年立刻趁热打铁地说道，利用萨迦德和西玛在刚才造成的短暂恐慌，让这些人更加投鼠忌器，不敢对自己和肖炘杰轻举妄动。

“那么，今天我就可以通知我那个羌族朋友准备与我们会和，明天就可以出发了！不过，到底怎么让我和沈教授顺利出成都，以及通过路上的安检，就是你们的事了。要知道我们两个现在都是警方一力想找到的人！”

“放心，这点小事如果都办不好的话，我们也不用在道上混了！”奎四爷淡淡地说。肖炘杰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样，知道这个曾假扮成医生，身手非常好的大佬，很可能比张淮国更难对付。

“人手呢？到底要去多少人？少了的话，对于那样庞大的宝藏来说根本不可能进行发掘，多了，补给又十分困难，且目标太大容易被发现！”沈万年又提出一个关键问题。

“人数不多。连同已经去打前哨的王胖子他们，我们在场的几个和那个羌族向导，还有赵源、楚汉等，一共也就十来个人！这个数

字，够了么？”

沈万年沉默了一阵，最后点点头道：“带好我要你们准备的工具，就算是去挖掘宝藏，也不是光靠蛮力的，那些工具非常有用！”

第二天，一行共九个人，隐藏在众多游客中，坐上了开往汶川的旅游车。九个人分成两批，张淮国、沈万年、赵源以及大头和一个身手很好的小弟一批；奎四、肖炘杰、楚汉、铜墙四个人一批。

张淮国不仅找人给肖炘杰和沈万年、楚汉、赵源和自己化了装，做了几可乱真的假身份证，还在他们身上都分别安装了微型的遥控塑胶炸弹，确认万无一失后，这才真正出发。

一路上虽然也经历了安检，但是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所谓的安检只要是确认没有什么可疑的，一般都很快放行。尤其是旅游车，因为很多都有身份证登记，所以路上的安检人员，也没发现什么不妥的地方。

肖炘杰和沈万年，自然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冲到到要向那些安检人员示意什么。

到了汶川之后，九个人在一个假导游的带领下，装作是同一个旅行团的，悄悄脱离了大队，然后消失在县城中，很快又陆续前往在县城外通往茂县的国道上，分批坐上了王胖子等人早就安排好的几辆车，然后朝茂县方向驶去。

第十五章 八阵图

刚出汶川不久，在约定的一个路口，肖炘杰看到了面色黝黑的丹木。

丹木的眼睛上带着一副墨镜，但身上的衣服，却明显是羌民最常见的蓝色褂子，边缘还有完全手工的刺绣花纹，隐藏这个形象说不出的怪异。铜墙确认这是他们要找的人后，下车走进丹木，然后蛮横地要去摘掉他的墨镜。

丹木脸色一冷，然后啪地一下打掉了他的手。铜墙一愣，再次试图抓去，丹木冷哼一声，一只脚朝前跨了半步，右肩微微晃动，格开他的手，一记崩拳直接朝铜墙胸口击去。

铜墙的身体极为壮实，他的绰号除了自身名字的因素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说他的身体像是铜墙铁壁一样的结实，他跟着奎四爷还学了几年八极，八极贴身靠也有了几分火候，在一群混混当中，身手算是最好的。但是，眼前这个看上去十分干瘦的羌人，只是一记崩拳，就将他击得朝后连续退了四五步，这样的状况，还是第一次出现。

感受着胸口的憋闷和火辣辣的疼痛，铜墙大怒，跨出一步，就要再次上前，可是这个时候车中的奎四爷已经看到了两人交手的全过程，眼睛微微眯成一条缝，心中闪过一丝警兆，这个人，是绝对的高手，铜墙肯定不是他的对手！甚至就是自己，对上这个身材矮小的羌人，也不一定有胜算。

“住手！”奎四爷大喝道，然后打开车门，几步赶过来，一把拉住铜墙的手，低声道：“没用的东西，回去，你不是他的对手！”

铜墙犹自不服气地嘀咕着，最后还是不敢违逆奎四爷的意思，只得快快地摸着发疼的胸口，回到车上。

“这个时代，居然还有人能把半步崩拳，练到这个程度，了不起！当年郭云深大师靠着半步崩拳，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中，居然还有人也将这门易学难精的绝学练成了！”

“那又怎么样？武功再高，也怕菜刀，何况这世上不仅有菜刀，还有枪，有炮，就算是花上几十年把什么金钟罩铁布衫练到了顶峰，也不过能抗住钝器的击打，一把小手枪近距离发射的子弹，都抵挡不了！”丹木淡淡地说道，他的脸上完全没有任何表情，但是说出来的话，却惹人发笑。可所有人又无法真的笑出声来，场面显得格外诡异。

不过他这样说，更多的是希望对方将他定位于一个对于武术时代没落而新生感慨的武者，从而忽视了其他的，这样如果一旦事态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他只要能抢到一把枪，以他的身手和枪法，区区十来个人，已经足够他救出两人了。

不过，眼前的这个中年人，骨骼粗大，步履沉重，显然在武技的修为上，也不是弱者。只是这种人看样子也是旧居高位，肯定已经数年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杀戮，别说是实力比他稍微差上一筹，就算超过他，没有经历过战场和黑拳擂台生死搏杀的，到最后也肯定会被他杀死！

奎四爷也是一呆，在山爷的所有手下中，他的身手是最好的，不过这个时代的武技国术毕竟都已经开始没落，剩下的不过是些选秀般的擂台赛，至于号称武学发源地的某个寺院，也完全商业化，里面的武僧更像是搞商业表演的。

这对于他这种自幼就开始习武的人来说，无疑是个极为悲哀的时代，而现在突然发现一个羌族人，居然也有着不错的身手，不禁起了

一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练武，在这个时代不过是强身健体以及锻炼意志，如果真的是想当成对敌的手段，那还不如一些军中特种部队的格斗术管用。好了，既然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上车吧，你的朋友，可是早就盼望着和你会合。”

丹木点了点头，然后目无表情地上了其中一辆面包车，肖炘杰就坐在这辆车上，看到丹木走过来，脸上终于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丹木给所有进入过古羌圣山的人最大的感觉不是他的冷漠，而是安全。只要和他在一起，这个身手强得不像话的同伴，就总是能让人化险为夷。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古代，要么是直捣黄龙的大将，要么也是荆轲那样敢于刺杀帝王的死士。总之，这是一个在武力值已经无限接近人类极限的怪胎。虽然绝对不可能像是武侠小说中一样飞檐走壁或是会内功什么的，可他坚韧的心志，一流的格斗手段，只要有丹木在，这队黑帮分子，最后很可能是沦为寻宝途中的炮灰。

丹木坐下后，还是没有摘下脸上的墨镜，肖炘杰心中一动，有些紧张地问：“你的眼睛……难道是，诅咒已经开始发作了？怎么会这样，不是说一年么？”

丹木点了点头，然后苦笑道：“这怪我自己太心急了，本来想让寨子里的一个白衣释比用下坛经中沟通天地鬼神的奇术为我解除那个诅咒，可是我和那个白衣释比都没有想到，那个诅咒居然强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发生反噬而让纵目现象变得严重起来！”

“看来，我们真的不能再胡乱尝试自己接触诅咒了，沈教授的眼睛，也开始外凸，那是因为他将一枚玉石贴在了自己的眉骨然后念动那七个字的咒语……我的情况要稍微好一点，仅仅是因为在生死关头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眼睛微微外凸，只要不仔细看，还是察觉不了。”

“是啊，那东西的力量，还真是强大！也不知道其余人，怎么样了。可能只有萨迦德那个老狐狸要好点吧，我看得出来，他一路上虽然不怎么和我们交流，但是对于古羌圣山和古巴蜀文明的了解，一点也不再沈教授之下！他和那个西玛，根本就是为了巴蜀古文明来的！”

车上的匪徒都竖起耳朵听他们谈话，不过丹木没有丝毫避讳的意思，因为肖炘杰也在电话里跟他说了要前往的是蚕丛宝藏，而按照那个异世界古生物的意思，似乎前往那个地方，必须聚齐他们七个人，相信柳衡随后会带着苏从云赶过来，对于这一点，肖炘杰从不怀疑。

至于她和苏从云会怎么赶过来，肖炘杰知道楚汉一定会想办法，毕竟这个盗墓者，很可能是柳衡故意布下的一枚暗棋。

至于萨迦德和西玛两个，如果这两个能神通广大到找到张淮国他们老巢的特工会跟丢的话，肖炘杰相信他们背后的蝎尾菊组织，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召回去枪毙。

对于这两个人，肖炘杰也感觉到他们身上的谜团越来越多，似乎还不仅仅是如沈教授猜测的那样，是蝎尾菊组织的特工。这两个人对于古蜀文明的了解的深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特工人员的需要，甚至和多数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比恐怕都不会逊色。

这样优秀的人员，专门被派遣到四川来进行针对古蜀文明的活动，唯一的解释，就是蝎尾菊从那间流失出去的文物上面，找到一点关于异世界的东西，或许这些东西，才是他们最终觊觎的目标。

至于宝藏什么的，按照蝎尾菊幕后的势力之强大，其实根本不会放在眼里。在这个年代，一个势力庞大的组织所拥有的是雄厚财力，即便是什么都不做仅仅用来投资，所攫取的财富也远比寻找到一个宝藏要多得多。

“下面的路，应该怎么走？现在七枚石子都汇聚齐全了，我们要怎么开始？”奎四爷皱眉说道。刚才肖炘杰和丹木讨论的东西，许多都不懂，只是其中关于“诅咒”、“古羌圣山”什么的，突然让他有点心烦意乱。

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什么时候突然变得如此泛滥了？

“这个我可不知道，只有问沈教授了，先到了茂县再说吧，我估计沈教授很可能要先带着我们去九顶山。如果运气好，说不定宝藏就在茂县，若不好的话，可能我们还要另外再确定一个可能的地方！”肖炘杰笑道，丹木的到来，让他一下放松了不少，也有心思开玩笑了。

奎四又问道：“为什么一定要先到达茂县和绵竹交界的九顶山？现在七块石头已经齐全了，何必还要先去茂县绕上一圈？可以直接从成都出发经什邡一样能到，路还要近得多，如果最终得出结果不是在那附近，不是反而耽搁时间么？”

“岷山山系太大了，横跨甘肃、四川两省，现在我们将范围缩小到岷山山系的的龙门山脉中，最后又能定位到茂县境内，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不过，龙门山脉自古就多地震，前两年的地质变化太大，真要想找到宝藏，那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在茂县的九顶山上才开始启用那些玉石，是因为……天庭啊，传说中的天庭，就在茂县的九顶山！而且传说中九顶山也是羌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这个地方启用那些玉石，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至于要绕一圈的问题，如果不到汶川那边，难道要丹木直接过去等我们么？”

“如果不是那地方呢？”

“回过头去，去茂县的叠溪镇。”肖炘杰毫不犹豫地说。

“那又是什么地方？”张淮国感觉一个头两个大。

“最有可能的蚕丛墓葬的存在。蚕丛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部族名，让蚕丛部落强大的，除了蚕丛部落的开国君王外，还有蚕丛氏中的雅鲁王！雅鲁王享受人间香火的地方，就在茂县的沟口山的岐山庙。而那个先于雅鲁王的传说真正的蚕丛王，其故居就在要茂县叠溪镇，据说这个地方以前不叫叠溪，而是被称为‘蚕陵’，只是那些遗迹，早在1933年8月的叠溪大地震中就被毁坏了！在茂县较场干海子处的巨石上，至今也还刻有‘蚕陵重镇’的四个大字。也就是说，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传说，茂县，都有可能是蚕丛王长眠的所在。蚕丛时期陪葬的习俗还没有后世那么夸张，因此我们推测的蚕丛宝藏虽然不一定是在蚕丛王的陵墓，可是在他的陵墓所在的地方，应该有可能多少得到一些消息！”肖炘杰展示着自己的博闻强记，不过他说的这些，大部分都不过是一些史料中查得到的东西，和真正的蚕丛宝藏到底有什么关系，恐怕就只有鬼知道了。

奎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不再说话，而是盯着前面的路发呆，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肖炘杰也不会没趣地主动继续解释什么，只是在一旁和丹木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问他一些关于羌族中的有趣风俗。

三四辆车相互拉开一些距离，分别到了茂县后，没有丝毫耽搁，然后又朝与绵竹、什邡交界的九顶山风景区开去。到了九顶山之后，一行人可不是怀着旅游的心思，在风景区外围停下车后，找了个旅馆住下，准备第二天略过风景区的优美风景不看，直接前往此行的目的地高山八阵图。

只有一个张淮国的手下带着两个司机留下，也随时留意着外界的消息，其余十五人都一起上山。

之所以会选这个地方，是因为之前两个人找到的线索中，翻译出来的话最后一句是“封印七窍的天启之石，在乾坤中倒转指引方向”，再加上前面的“天帝故居”这四个字确定了是九顶山，这句话里的符合“乾坤”的地方，在整个九顶山就只有八阵图一处景点。

传说八阵图是因高山山峰崩塌而成，在一山顶平缓处，无数巨石无状而立，分布复杂，人进入里面如入迷宫，如遇大雾，根本无法走出来。

不过不管是山峰崩塌造成，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个地方，在九顶山之中绝对是一个比较神秘的所在，如果是有雾的天气，一般也很少有游客敢到这里。

到达八阵图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这附近也没有住的地方，一行人甚至来不及休息，沈万年就急急忙忙地带着人进入这个据说是天然形成的八阵图之中。

下午的天气很好，没有起雾，可是在这个乱石堆积的地方，转来转去的还是感觉到如同迷宫一般。沈万年不时在八阵图的一些位置留下标记，然后肖炘杰将这些标记的位置一一记录下来，最后纳入到一个复杂的以八卦方位为基点的计算体系中去。

这里毕竟不是真的按照八卦的方位在分布着乱石，所以要找到乾和坤的交界点，也就分为困难。直到在八阵图里转悠到了傍晚，这个点总算是找到了。

不过当所有人都终于安静下来不再感觉是被折腾，再看向沈教授时，似乎怎么看都像是笼罩了一层神棍的光环。而看向肖炘杰的眼神，也有了一丝异样，尤其是楚汉，因为盗墓的缘故，他对于风水、八卦都知道得不少，知道这些东西既难学，更难精，因此对于肖炘杰这么强悍的计算能力，完全敬佩得五体投地。

最终，等到月亮出来，在子时，沈万年再进行了一番虔诚的祷告后，开始了他主持的召唤仪式。

那些苍茫中带着点神秘的咒语，让所有人都不敢发出声音，似乎一身休闲服的沈万年，这个时候突然被几千年前的巫祭所附体，这个

时候在念诵咒语的，根本就是另一个人。

张淮国吩咐大头和铜墙带着四个小弟在四周警戒，他和肖炘杰、丹木，以及赵源和楚汉等一起，拿出了那七枚玉石，选了七个人出来，每人手中拿着一枚。

念完咒语后，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沈万年却侧耳像是在倾听什么，最终，他看了众人一眼，拿出赵源和楚汉从三星堆博物馆里盗来的资料。他将那些资料一一摆放在桌子上，然后对张淮国说道："你以为我上次要你们去做黄金面具的资料是在耍你们么？老头子还没有无聊到这个程度！如果不是这些资料，就算我们最终凑齐了七枚玉石，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才能找到宝藏！"

张淮国冷哼一声，没有说话，只是示意他赶快。

沈万年从包里找出一张完全复制自黄金面具的纸张，拿出事先要张淮国等准备好的朱砂笔，开始不停地在影印了黄金面具大致轮廓的纸张上面写写画画。

他写的都是连笔的符文，有点像道家符咒中的云纹，但是更多的还是巴蜀图语那种字符画。血红色的朱砂加上这些看不出意义的连笔符文，看上去有种惊心动魄的神秘美感，同时却又带着几分诡异。

等那些遍布脸颊和额头的符文都花好了，这个时候众人才发现这张影印的面具纸张上，还留下了七个小小的空处。

"七窍？"奎四看着那七个空处，问道。

沈万年甩了甩长时间画符有些酸软的膀子，点了点头，然后有些感慨地说："这些符文到底能不能召唤出蚕丛王的残念，就要看运气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张淮国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

“沈教授，我真的发现你越来越有神棍的潜质了！”肖炘杰笑着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不是我想当神棍，而是最近发生的事，彻底颠覆了我以前的认知……”

肖炘杰知道他指的不仅仅是那七个人的死亡，还有前几天刀疤的死以及玉石上的力量加强到了诅咒的效力，还包括在古羌圣山中经历的一切。

这些经历，已经足以把一个坚定的无神论的学者，开始朝虔诚的信徒转化。

越是学识修养到了一定程度的人，知道得越多，就越是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面前的渺小，也越发地对那些未知的秘密充满了敬畏。能够心怀畏惧，这不是什么胆怯，而是对于这个世界存在的一切秘密的尊重。也只有心怀这种尊重，才能最终解开这些谜团。

“是这里么？糟糕，我们都忘记把车上的工具带上，怎么挖？”王胖子赶了一天的路，终于有点不耐烦，喘着粗气说道。

沈万年没有理会他，而是先朝着那些石头形成的天然迷宫恭恭敬敬地拜了一下，然后将那张画满符文的纸平摊开来，放在墓前。再将那些玉石，一个个取出来，按照眼耳口鼻的顺序，一一放在空出的七个空洞上。

两枚鱼形的玉器放在眼睛的位置，两枚泪滴形的放在耳朵，两枚小小的菱形的放在鼻孔，剩下最后一枚圆形的，放在嘴上。

这七块玉石刚刚安放完毕，沈教授立刻让肖炘杰按照他先前的咒语，再次复述了一遍。这段时间肖炘杰因为巫力的缘故，精神越来越好，连记忆也跟着大幅增加，几乎没费什么心神，就将那段咒语给记下，然后毫无障碍地复述。

随着他的念诵，空气中突然产生了一股谁也说不清看不见，但是偏偏能够依稀感应到的气息。

这让所有人都打了个寒战，不敢有任何动作，只是等待肖炘杰在沈教授的指导下继续。

肖炘杰嘴里不停地喃喃低吟，有点像是羌语，又像是古彝语和四川话的混合，带着无尽的苍茫却又听不清到底吟唱的是什么。

“居然有上坛经的内容！”丹木突然说道，苏从云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而是拿出了事先沈教授要他准备好的纸笔。

肖炘杰吟唱咒语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但所有人都已经听出来了，他是在反复地吟唱同一段如同歌谣也如同咒语一样的东西。这段话最多也不过就一百来个字，但是在肖炘杰从开始的低吟到最后的大吼般的咆哮，抑扬顿挫的声音却让人感觉每一段又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此时正值新月，原本月色并不甚亮，天上的月光却突然自云间洒了一束下来，正好落在摆放了七枚玉石的黄金面具轮廓图上。

那原本没有任何生机的玉石，突然变得晶莹剔透，就如同最开始铜墙手中的那枚一样，一看就是充满了精气。它们在月光的照射下，开始轻微但是坚定地颤动起来，然后缓缓朝上漂浮，直到离纸张有二三十厘米的地方，才停了下来，不借助任何的东西，就那么悬浮在半空中。

七道依稀的光束，朝上方反射出，但是纵横交错下，又和原本分别置于面具的七窍位置有了细微的不同。沈万年连忙从包里拿出在古羌圣山中得自那些祭祀的羊皮卷，放在光束的上方。

被光束照亮的字迹，开始一一显现，旁边的苏从云连忙会意地将那些字符，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记录下来。沈万年缓缓地按照一种极

为神秘但又似乎有着自身规律的方位移动着羊皮卷，然后苏从云不停地将新出现的字符用一张纸记录下来，同时将这光点的位置，按照一定的顺序在另一张纸上标记。最终，形成了一版写满了一百多个字符的纸张和一版满是光点的纸张。

肖炘杰停止了吟唱，然后神色疲倦地瘫软在地，他并不是古蜀的祭祀，巫力也没有完全掌握，没有那些能够和鬼神沟通的祭祀们的力量，仅仅是念诵最后的这次咒语，就让他已经耗去了全部的精力。

等到月光再次隐藏在云层中，那些玉石，像是突然失去了能量供应，一下跌落在地，散乱得到处都是。那那种用朱砂画满了符文的黄金面具轮廓图，却突然开始碎裂，最后成为一堆灰黑色的粉末。

这样诡异的过程和解决让气氛一时有些清净，竟是谁也不想先说话。

第十六章　鬼打墙

“差不多了，走吧！”沈万年忙碌了一阵，毕竟年纪太大，也有些累了，虚弱地说。

“就这样就差不多了？宝藏呢？怎么不挖了？”铜墙瞪大了眼，他还等着沈教授陪他十块八块能和得知刀疤的玉石价值相当的，但是这么快就完了，那不是什么也没得到么！

“哪有这么快，现在才刚刚开始呢！”肖炘杰冷笑道，然后将苏从云手中那两张纸收好，再小心翼翼将七块玉石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小袋子中。谁也说不清楚，这些玉石是否还有能派上用场的机会。

“下一步怎么办？”

“先回住处吧，等沈教授醒过来，再破译这百来字的内容，不过我可以大致告诉你们的是，看来事先我们估计没错，宝藏有八成的可能性不在这里，而是在其他地方！”

“妈的，怎么不早说！”铜墙不满地嘟哝道。

“早说？如果不到这个地方，谁知道宝藏的具体位置到底是哪？”

“好了，别争了，回去再说。”张淮国沉声道，他心中却没有那么多患得患失，刚才发生的事情虽然显得无比诡异，可也正好说明了关于那个巨大的宝藏，的确是有着无数的隐秘，并且还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保护。

这一方面固然是增加了寻宝的困难，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宝藏

的存在，的确是真的，不像他以前担心的那样，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

往山下走的时候，因为沈教授已经虚弱到了连走路都困难，所以最终是由铜墙和丹木轮流着被他。铜墙一开始对丹木十分不服气，毕竟在和丹木会和时，是这个小个子一拳打退他，因此言语之中，就很不客气，随时都想要再和丹木较量一番找回场子。

不过丹木对于他的挑衅，却完全是不屑一顾。对于这样的莽汉，他实在提不起争斗的兴趣，如果是那个八极功夫明显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奎四爷，那还差不多。

走了有半个多小时，众人终于发现了事情有些不对。

按照下午时的速度和对比所处的位置，半个小时，足以让众人走出去，可是这个时候，却还在乱石堆里转悠。

“我们……好像是迷路了！”最终，肖炘杰不得不无奈地宣布这个消息。

“八阵图，八阵图，传说中的诸葛武侯，用八阵图连千军万马都能困住，何况我们这点人手？这地方就是白天单独来都可能迷路，现在大半夜的，不迷路才怪！”奎四冷冷地道。

“要继续走么？不如，原地休息，等天亮后自然就走出去了！”肖炘杰向大家征求意见。

“必须……出去！”沈万年在丹木的背上醒过来，听见争执，立刻带着一点惊恐说道。

“怎么？”

“如果是平时，走不出去就在这将就歇一晚上，只要注意着不沾

染露气感冒，就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今天，绝对不行！”

“为什么，你总得给我们一个理由吧？”铜墙在一旁嚷嚷道，这个地方到了晚上只看见怪石嶙峋，感觉无数的妖魔鬼怪要扑面而来，就连他这个意向自诩大胆的人，也觉得有些心里发慌。

“因为那个仪式……那个仪式在古蜀文明里，是用来沟通鬼神，以便最终得到想要的答案的启示。古蜀人认为这种启示是在虔诚的祷告中由上天提供，所以那些石头才叫做‘天启之石’。但是，这种仪式除了沟通天上的神之外，还有可能就是连地下的魔鬼也能听见，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如果不离开这里，可能会遇到一些灵异的事件！”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连丹木，也不有自主地点了点头。这个动作没有瞒过一旁的肖炘杰，他压低了声音问道：“怎么，你觉得沈教授的话，有道理？”

“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吟诵的咒语中，有一段正好是和羌族释比吟诵沟通邪魔恶鬼的咒语类似的，所以今天晚上，还真得小心了！”

肖炘杰的脸色顿时就绿了，虽说经历了在古羌圣山中的一切，对于一些灵异现象也有了天然的免疫力，可真要有邪魔恶鬼什么的，这深夜之中，还是怪渗得慌。

他突然想起之前自己和沈教授翻译出来的那段话中唯一没有找到对应的：天帝故居之南，有地底的恶魔咆哮！

天帝的故居，很好解释，就是九顶山的峰顶，传说中在现实世界存在的“天庭”，和那个空间中同样高五千米的古羌圣山上的天庭相对应，按照那个古生物的说法推断，九顶山的“天庭”，应该是他们出入两个世界的大门，而天帝故居之南，很可能是指之前路过的水伊南天门。

地底的恶魔咆哮，这句话如果是对应在念完咒语后可能召来的不知名东西，那麻烦可就大了！

“这东西，是不是已经来了？不然怎么会遇到……鬼打墙？”

鬼打墙是民间一种通俗的说法，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明明是无比熟悉的地方，可是转来转去的就是转不出去。迷信的人说这是鬼使了障眼法，但也有按照科学一点的解释，是说人体大脑的某个部位，突然发生的空间感缺失。

不过不管是哪种，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一直无止境地转下去，最后不是累死，也会在真的遇到什么危险时无力反抗。

“让大家都聚拢吧，千万不要分散开来！”张淮国果断地下令，在这个队伍中，隐隐还是以他为首。

一共是十五个人，肖炘杰，沈万年，丹木，山爷的五个直系手下中除了毒寡妇留守成都没来，其余的都在。再加上楚汉、赵源以及铜墙和四个同样身手不错的社团骨干。

清点了一遍人数，还要，没有一个人走散。

“方向感好像真的消失了！怎么办？就算我们是认定一个方向走，在这个八阵图中，最终还是可能不多时就转入其他方向而不自知。哪怕我们留下记号，这样的天色，也不起什么作用！”

“日登九顶山，夜闯八阵图，今后给后人说起来，未尝不是一段佳话！”楚汉笑道。对于他这样的盗墓者来说，粽子僵尸都见识过，也不怕什么鬼怪。干这一行的，如果怕鬼，也不可能长久。

“先不说这么多，大家先保存体力要紧，休息好了，再朝着一个方向走，肖炘杰，你能算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方位么？”

“这个阵图太大了，老实说本来这里的确是天然的乱石形成，后来被认为地改动了一些，居然借天成势，有了几分真正的八阵图的味道，可毕竟和真的有所区别。要明白这种区别所引起的生克变化，没有十来天的时间绝对不可能。那还得是在白天视线不受影响的情况。现在，可能神仙都没法！”肖炘杰摇摇头道。

就在众人开始休息时，突然发现一个让人变色的问题，这个地方，居然起雾了！本来就是晚上，今天的月光又不甚强，在这个地方凭着几只手电瞎闯，至少还是能勉强看清楚路，可是现在突然起了夜雾，这样的情况除了有点诡异外，也带来了更多的不便。

张淮国的心开始渐渐下沉，最终还是轻叹一声：“原地休息，等到早晨再说，大家再靠拢一点，不要落单……”

话音没落，在外围警戒的一个社团成员，突然一声惨叫，然后在浓雾里发出剧烈的挣扎声和呻吟，再往后，就没有任何声音了。

丹木微微变色，看了肖炘杰一眼，和奎四爷一起扑了过来，两个人都是不动则已，动起来的速度几乎可以赶得上猎豹扑食。

可是等他们赶到发出惨叫的地方，地面上除了一摊鲜血和一只摔在地下的狼眼手电，什么也没有。

丹木抽抽鼻子，然后朝前走了几步，这个地方，有一些血迹，是拖动的时候留下的。

“是什么东西？”奎四神色凝重，这个地方是旅游区，不太可能出现什么猛兽，而且就算是猛兽，也没有这么快拖着一个大活人离开的道理。

“不会真的是如沈老头所说，是召来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奎四冷笑一声，又说道。

“那种东西就算是能迷惑人的心志，可是不会将人咬出血来！”丹木淡淡地道，以他的经验，居然还是没有发现是什么拖走了一个大活人。但不管是什么，对方的凶残、嗜血，还是让他深深警惕。

手一滑，那把从不离身的短刀到了手中，一旁的奎四爷脸色微动，之前居然没有发现他的刀时藏在哪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愿意偷袭的话，可能自己现在已经身首异处了。

奎四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看来这个丹木，还真是不简单，而能让丹木这样的高手甘心情愿做事的肖炘杰，似乎也不是自己知道的一个小记者那么简单。他的阴阳八卦等数理知识，还可以说得自燕学斌，可是能结识丹木这样的高手，也说明了他本身就不是一无是处的人物。

又是一声惨叫响起，然后传来铜墙的怒喝声，两个人对望一眼，然后同时消失在原地。等他们赶到出事的地方，发现铜墙满脸的狰狞，而他的一只手，似乎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不说，伤口中，还带着一些黄绿色的光点，像是被撒上了荧光粉。

“看清了么，是什么东西？”奎四问道。

“没有，就黑乎乎的一团影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东西，有翅膀，会飞！”

所有人的脸色都陡地变了，陆地上的猛兽还好说，如果会飞，那到底是什么？而会飞的怪物，要应付起来，也难了几倍！

“大家背靠背的围成一圈，手中都拿着武器！”张淮国拿出一支藏着的消音手枪，因为这里是风景区，检查得严格，除了他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带枪。本来这是作为压箱底的武器存在，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用上了。

丹木一直盯着铜墙的受伤的手臂，最后终于问道：“你的手痛

不？”

铜墙愣了一下，下意识地说：“不疼啊……”

奎四脸色大变，谁都知道，这么严重的伤如果不痛，那只说明了一件事，咬他的东西有毒，他的手臂已经完全被毒素麻木了！

丹木叹了口气，然后走到铜墙面前，转过头来，对奎四说道：“帮个忙！”

奎四点点头，然后走过来，一下按住了铜墙。铜墙有些纳闷，干笑着说：“四爷，干嘛啊？真的不疼……”

“干嘛？人家是想救你的命！”

“谁要这小子救……啊！”铜墙说了一半，突然发出一声惨叫，那是丹木手起刀落，将他沾染了那些发出黄绿色微光的粉末的伤口烂肉给削掉，没有了这些毒素的存在，铜墙立刻感觉到钻心的疼痛。不管怎么说，先被咬了一口，然后又被人用刀活生生削掉一片肉，这样的经历不是人人都有的。

不过铜墙也算是坚强，叫过一声后就不再哼哼，只是用带着一丝怨毒的目光，看着丹木。

奎四将他的表情收在眼里，啪地一声，轻轻给了他一个耳光，淡淡地说：“那东西有毒，不削掉你一片肉的话，轻则这条膀子彻底废了，重的，连命也没了！”

铜墙眼中的怨毒转变成了一丝带着古怪的尴尬，最终张了张嘴，还是没有将那个谢字说出来。

现在剩下的十四个人都围成一个圈，不过因为夜色和浓雾的关系，所有人最多能看清楚左右的人，在旁边的，就只能看到一个大概

的影子，也就是说，所有人看见的，最多是四个人。

报了一圈数后，良久没有人说话，但新的袭击也没有发生。那东西会飞，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大家注意四周的时候，还要分神留意天上，谁也不知道，那东西会不会突然从天上冒出来。

肖炘杰看着被丹木扔在不远处的还带着一点微弱亮光的肉，回想着那东西伤到铜墙时鬼魅的一闪所留下的依稀形象，眉头深深地皱起，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总感觉像是在哪见过？

丹木将短刀的锋刃在鞋底擦了一下，看着那些发光的粉末，同样所有所思。肖炘杰就在他的旁边，另一边是沈教授，在这个团队中，也只有这两人才值得他真正用全力去保护。

“丹木，你觉得会是什么东西？虽然会飞，但我感觉不像是鸟类！”

“废话，什么鸟会一口就差点将人的膀子咬断？”肖炘杰左手边的楚汉说道。

“你有眉目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东西，是一只虫子！”

“虫子？”旁边能听到这话的人都惊讶地重复了一声。

“嗯，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只蛾类。当然，我也至少猜测，毕竟刚才那东西从天上飞下来，突然袭击铜墙时，展开的翅膀我依稀看见是两对，并且不像是鸟类的翅膀。而那些黄绿色的，会发光的粉末，有点像是我们这一支盗墓流派中，偶尔会用到的酥魂香配方中的一个重要药引，而这个药引，就是一种剧毒蛾类翅膀上的发光粉末！”

蛾类？！肖炘杰终于明白刚才那个惊鸿一闪的影子，为什么会有

熟悉的感觉了，在那个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进入的噩梦里，他曾依稀看到一些被一只巨大的蚕喷吐出的丝包裹的茧状物，这些茧状物里面，肯定是有某种生命的迹象。而这些生命，虽然没有出世，但一只给他以一种暴虐、杀戮、嗜血等强烈的负面感受。那些形成巨茧的丝线近乎透明，因此在一次火光照耀下，他依稀能看见里面的东西，似乎是一只人和蛾类的结合体，确切地说，有点像是长着蛾类的翅膀和头部，但是身体看上去又勉强保持人形的怪物！

那还是没有完全成熟破茧而出的怪物，或许真正出来后的怪物，形象比他推测的还要可怕。不说别的，光是铜墙手臂是那个触目惊心的伤口，就让人知道，那东西绝对不好惹。

第十七章 破茧魔蛾

“我们不能一只这样下去吧？”一个声音哆嗦着问。九顶山风景区的气温本来就低，现在正值凌晨，气温正是最低的时候，一群人虽然都紧紧挤在一起，可是神经高度紧张下，半天却不见新情况出现，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嚷道。

“不这样，或者说你愿意出去当那东西的诱饵，然后让我们杀了它？”王胖子冷冷的声音响起。

“各位，其实诱饵很简单，只需要把手电打开就行了。”肖炘杰淡淡地说。

“你什么意思？”

“难道大家刚才没有注意到么？受到袭击的，都是拿手电的人。现在我们集体都把手电关了，那东西就暂时不过来了！”

“你是说，那东西，是靠视力寻找猎物的？没有光它就看不见我们？”

“不，应该说那东西的天性，就是见了光便会不要命地扑过来！”

丹木心中一动，突然说道：“给我一个手电筒。”

“你干嘛？现在可不是逞能的时候，那东西到底是什么都没搞清楚，你的身手虽然好，可也是相对于人来说，要是换了其他非人的怪物，你那点身手可能就什么都不算了！”

“没事，先给我一个再说，我有办法干掉它！”

众人精神一振，张淮国犹豫了一下，让王胖子递过去一个没有打开的手电。丹木接过手电后，轻轻地说道：“你们自己小心，我干掉它就马上回来。我总觉得，雾气里的怪物，好像并不只一个！”

所有听到话的人都是深色一凝，但是还不等有人发问，丹木已经身子一闪，隐没在几米外的雾气中。

他离开众人大概与十来米的距离，隐隐能看见那一圈团团围住的人。那个古生物说得没错，虽然说被下了诅咒有千般不是，但是至少有一个好处，那便是黑夜能够视物。即便是这样充满了雾气的夜晚，也能勉强看出十来米远。

找了一个容易伏击的位置，又侧耳倾听了一阵，打开电筒，倒插进几米外的一处石缝中，让光线对着天空，然后迅速后退到准备伏击的位置。

狼眼手电的光照度已经算是很强的了，在夜色昏暗的浓雾之中，却只能照出几米远。但是丹木一点也不担心，只要确定那东西是一个蛾类般的生物，就逃不了趋光的本能。

等待无疑是漫长的，只是作为一个曾经的优秀杀手，这样的等待根本不算什么，相反是围成一个圈子的十来个人，在经过二十几分钟没有任何动静的等待过后，有些蠢蠢欲动起来。不管他们之前的身份是黑帮分子还是赵源这样的惯偷，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虽时都有可能受到不明生物袭击的恐慌当中，已经被这种压抑的气氛整得有点疯狂的味道。

只有肖炘杰等有了古羌圣山中种种离奇经历的三人还是一片冷静和淡然，和在那个奇异空间中的遭遇相比，现在的情况，也没有这些人想象中的坏。

雾气突然一震搅动，丹木的耳朵微微一动，感觉到到有风压流

动。接着，一道灰黑色的身影，字天空降下，然后奋不顾身地朝插在石缝中的狼眼手电撞去。

丹木的眼皮猛地急速跳动，这样的东西，别说是看见，之前就连听也没有听说。它张着如同蛾类的巨大翅膀，展开来足足三米多宽，翅膀上还有在散发着黄绿色微光的粉末，不必细看，就知道那是沾染在铜墙的伤口上，引起他伤口没有知觉的那种有毒粉末。

它的头很像是昆虫和人类的混合体，鼻子以上的部位像是人脸，但是自鼻子一下，却突然变成了虫类的巨大口器，还不是深处淡绿色的石头，快速地在脸上晃动一下又马上缩了回去。

额头上有一对不是碰触在一起的触角，长一尺多，不注意看还以为是两条长长的眉毛。

身体的腹部以上，是个干瘦得能看见肋骨男人躯体，只是上面长满了寸许长的绒毛。腹部以下，却像是一只放大了无数倍的蚁后的身体，连屁股的位置也朝后延伸差点拖在地上，巨大的腹部还在不时蠕动着，像是在消化什么，每蠕动一下，它的口中就喷出一股带着恶臭的气体。如果楚汉还在这里的话，一定会发现这种气体，竟然有几分蟯骨烟罗的样子。

它的手粗短，但是强壮，上面的肌肉盘根错节，手掌的部位的五根手指有四根已经连在一起，最后形成了钳子一样的带着甲克的肢体。丹木毫不怀疑，如果被这对钳子扫中或者夹住，恐怕就算是铜皮铁骨，也会变得粉碎。

胸腹之间还有软绵绵地搭在一边的，像是退化了的小腿的东西，只有一双一看就健壮有力的腿，看上去勉强有点人形。

这的确是一个怪物，半蛾半人，如果放在过去，怕是谁见了都要喊一声“妖怪”。丹木深吸一口气，趁着这个蛾人还在好奇地查看石缝

里的狼眼手电的时候，猛地朝前扑出，手中的短刀凌厉至极的挥舞，直取那个怪物的首级。

丹木相信，不管它是怪物还是什么妖怪，只要被砍下了头颅，就一定死得不能再死。

那个怪物头上的触角晃动，像是感知到了危险，翅膀忽地一震，就要纵身飞起。丹木凌厉的一刀已经斩出，他的速度又快到了极点，虽然那怪物的双脚已经离地，可是最终还是被丹木砍中。

因为它已经飞起了二十多厘米，所以这一刀最终没有砍中它的脖子，而是将它的右前爪直接砍断，然后丝毫不顾墨绿色的腥臭血液溅射出来，继续朝超它的肋下位置挥斩。

怪物哇地一声大叫，所有人都面色大变地摔倒在地，这一声叫喊，竟然像是带着某种奇异的声音频率，让人耳朵一痛的同时，整个小脑都似乎不受控制，失去了平衡感。

这是次声波？丹木的身法顿了一顿，很快意识到。但他没有停留，抽出的刀再次扬起，这次的目标，是怪物那硕大的翅膀。

怪物又是一声大叫，十几米外的众人中有的甚至已经开始痛苦得呕吐了，丹木咬紧牙关，丝毫不顾耳朵里传来各种杂七杂八说不清的声音，手中的短刀，毫不客气地将它的半边翅膀刺啦一声斩破。

这只蛾人大怒，也从惊慌之下试图逃跑的状态中回过神来，另一只完好的左爪，猛地朝丹木砸来，丹木一只手抓住这只爪子，感受到那如同洪荒巨兽的怪力，另一只手再次扬刀，这次却改斩为刺，直接朝蛾人的眼睛刺去。不管是什么生物，柔软缺乏保护的眼睛，都肯定是要害之一。

那个蛾人巨大的口器突然张开，一股腥臭迎面而来，丹木身上的寒毛猛地一炸，不假思索地放弃了攻击对方，然后缩身，朝辞侧面闪

开。

一团浓绿色的液体，从蛾人的口中喷出，如果丹木再慢上半秒钟，这团液体几乎可以喷得他一头一脸，就算没什么威力，也会被恶心死。

可是这团液体却绝对不是没有威力，相反，这似乎是这只蛾人的杀手锏的手段，威力竟然还不小。液体一直朝前喷射了十几米才停下，但是无巧不巧地，刚好沾染在王胖子带来的一个手下身上。

那个黑帮分子惨叫一身，突然在地上翻滚起来，旁边的人想去拉他，却很快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那团绿色的液体，居然像是高浓度的硫酸一样，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不过是短短几秒钟的时间，这个运气极坏的黑帮分子，沾染了绿色液体的身体部位，就已经隐隐看得见白骨。而那些液体还顺着腐蚀出来的孔洞不停朝身体内部流去，连内脏也不能幸免，这个黑帮分子的喊叫和呻吟越来越弱，最后终于连半点声息也没有发出，除了衣服和骨架外，其余的身体组织很快就成为一滩散发着剧烈恶臭的黄绿色液体。

赵源妈呀一声，转身就想朝另一个方向跑去，旁边的楚汉连忙拉住他，可是赵源的力气，却像是突然变得很大，楚汉竟然拉不住。再旁边的奎四有些看不过去，冷哼一声，一记手刀砍在他脖子上。赵源哼都没哼一声，就晕了过去。

奎四看了地上那滩完全看不出人形的脓水一眼，跺跺脚，抽出腰带，轻轻一抖，腰带顿时被抖得笔直，众人这才发现竟然是一条通体漆黑的软剑。

奎四没有说话，凭着感觉，直接朝丹木和那怪物大战的地方跑过去。虽然黑夜和雾气的因素不能视物，可是奎四毕竟是长期练武，就算是闭着眼，听力和感知的敏锐程度，也比普通人能强上太大。刚才那边那么大的动静，足以让他找准位置。

等他到了丹木所在的位置，看到的却是一幕难以置信的画面，丹木手中拿着短刀，短刀的一头，却插入了一个半人半蛾的怪物的腹部，在它的腹部拉开了一道大口子，从口子中，竟然依稀能够看见一只腐蚀了一半的人手！

这只人手上还带着一枚铂金戒指，奎四记得很清楚，正是那个被什么东西抓走的下属的。

也就是说，这个怪物那臃肿肥硕的肚子里，装了一个人！

奎四的眼睛一下就绿了，对于自己的手下，他一向护短得很，看着一个还算忠心的下属居然死得这么惨，他大吼一声，飞身扑了过去，手中的短剑如同毒蛇一般吐出，只取那个怪物的喉咙。

怪物的肚子猛地收缩，那只露在外面的手，也跟着收了进去，怪物地口器刚刚微微张开，丹木就低喝道：“闪开！”

奎四一个扭身，手中的软剑去势不变，依然点在那怪物的喉头。蛾人口中再次吐出的绿色液体，只有一小滴粘在奎四身上，不过奎四知道这液体的厉害，刺中对方要害后，软剑缩回，然后毫不犹豫地将那块皮肉削掉。

眼看着那一块足有一两的血肉在一滴绿色液体的腐蚀下变成脓水渗入地底，奎四手中的黑色的剑花一闪，再次朝蛾人的双眼刺去。

这个时候丹木得了帮手，也没有闲着，手中的短刀再次狠狠下划，将蛾人腹部的伤口扩大了近一倍。哗啦一声，那个倒霉的奎四手下，半边身子滑了出来，场面说不出的恶心恐怖。

丹木小心地避开蛾人腹腔中的各种黄绿色的液体，短刀抽出后再次上挑，直接朝蛾人的头颅砍去。那个蛾人似乎已经知道这次不能幸免，不由凶性大发，完全不顾腹部严重的伤势和喉头正洞洞冒出的血液，用剩余的一只手架住丹木的短刀，头上的触须却直接缠上了奎四

的软剑。有一根触须似乎太过用力，又刚好缠在锋刃上，竟然断了一半，不过那蛾人丝毫不顾，头猛地一甩，紧捏着软剑的奎四顿时觉得一股大力涌来，身子竟然不由自主地朝前跨了半步。

虽然仅仅是半步，可对于那个蛾人来说，却似够了。它软软地垂在身体两侧的四只短脚，突然一下缠住了正朝它怀里撞过来的奎四。丹木一下明白了这四只看似无用的短脚的用途，那是这个怪物在天空中飞行时，用来抓牢猎物用的。

眼看奎四就要被这个蛾人抓住，虽然这蛾人肯定是飞不起来，但是谁也不知道它在拼命之下，会否直接将奎四杀死。

奎四脸色有些苍白，他这一生对敌无数，也算是见惯了风浪的江湖汉子，却从来没有和这样半人半蛾的怪物交过手。要是普通人，光是看到这幅恐怖的形象，就已经骇得手脚发软，他能和丹木一起鼓起勇气去作战，不说身手，光是胆子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具备的。

可是现在，整个身子被这怪物的四只短脚紧紧箍住，要说一点害怕的情绪也没有，那也显得太过虚伪了。他奋力地挣扎，可是那蛾人似乎知道自己也快死了，竟然开始拼命，丝毫不顾他手中的软剑在身上乱捅乱刺，只是蛮横地想要勒死这个敌人。

奎四只感觉血气不停上涌，手中的软剑也越来越无力，在速度不够的情况下，软剑本来就不适合用刺的，这个时候对蛾人的伤害，反而变小了。

丹木的心里剧烈地挣扎着，现在没有其他的黑帮分子过来，只要眼看这个所有黑帮分子中身手最好的人被这怪物杀死，然后自己只要杀了这怪物，不仅其他人不会怀疑，救出肖炘杰和沈教授的几率，也大了不少。可以说这么多黑帮分子，在他眼中完全是土鸡瓦狗一般的存在，也只有这个奎四，让他稍稍忌惮。

可是犹豫只持续了几秒钟，丹木的心就沉静下来，然后手中的短刀，若奔雷般快速挥斩了四下，蛾人的四条细腿被斩断，随着奎四有些体力不支倒地的声音，丹木再次一刀刺出，刚后刺中先前奎四在蛾人脖子上造成的伤口上。这一刀将伤口扩大了两倍，顿时血流如注，可是丹木还没有停手，刀子在手中灵巧无比地一旋，将它的半边脖子划开。尽管这个蛾人凶残无比，可是这么重的伤，终于让它喉咙里咕咕地冒着墨绿色的血泡，然后倒了下去。

丹木剧烈地喘着气，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扶起了地上的奎四。

这个时候的奎四悠悠地醒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丹木，然后淡淡地说：“为什么最终还是决定救我？”

“因为你过来，是为了帮我。”

“错了，我只是想帮我手下的兄弟而已。你我如果都是一个人的话，杀不了它！只要这东西还活着，今天晚上我们就消停不了，只会一个一个被它杀死，然后当成食物储备起来！”

“不管怎么说，现在也算是一个战壕里的吧？将来的事，将来再说。”

奎四静静地看了他几秒钟，然后点点头，轻轻地道：“好，在我们最终分道扬镳或是要达到彼此的目的前，我们是一个战壕的！”

丹木淡淡地笑笑，以自己的身手，难免引起他的怀疑。还不如挑明了说，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出肖炘杰和沈万年。

奎四挣扎着站起，然后朝众人呆的地方慢慢走过去，刚走了两步，他突然回过头来，轻声说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差你两个字：谢谢！”

说完，头也不回地回到还战战兢兢围成一个圈的剩余十一人中。

丹木无声地笑了笑，没有将这两个字放在心上，无论如何，要想安然救出肖炘杰，最终还是会和这个有点意思的黑道大佬交手。

见到两个人安然归来，所有人都是一阵欢呼，浑然忘记了已经有两个人遭遇不测。他们看向两人的目光，也像是对待英雄一般，就连一直试图挑战丹木的铜墙，这个时候也忍着手臂的剧痛，翘起拇指对他做了一个赞赏的姿势。

丹木淡淡地笑着作为回应，然后走到了肖炘杰和沈教授的身边，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将战斗的经过简短地说了一遍。

最后，丹木朝沈教授问道："教授，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既然是和古蜀文明有关，你大概知道一点吧？"

因为没了顾忌，又刚从一场大战中逃生回来，他问话的声音就比较大，而这个问题也是众人都想知道，也就安静了下来，听沈万年解释。

沈万年尴尬地笑笑，然后无奈地说："我是搞考古的，不是搞生物研究的，这东西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我见过的所有典籍和资料，都没有提到过在古蜀文明中，还有这东西的存在……"

众人一阵失望，却听肖炘杰突然喃喃地说了四个字："破茧魔蛾！"

"什么？"沈万年本能地反问。

"是破茧魔蛾！对的，一定是它们！"

"你竟然知道它们？"沈万年有些奇怪，不禁对这个年轻人再次刮目相看。上次用这种惊奇的眼神看他，是因为肖炘杰在古代数理上的惊人造诣。

“不……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这东西在上古时候其实很多，可以说，它们其实是……是神统治世间万民的使者！不过，有一支在后来反抗神灵统治的部落，也将这些使者称之为恶魔！”

“天帝故居之南，有地底的恶魔咆哮……”沈教授突然重复了一遍这句翻译出来唯一没有找到答案的话。

肖炘杰一呆，发现刚才出现的东西，还真的印证了这句话。

所有听说了那段翻译出来文字的大佬都是心中一寒，没有想到，这几天的经历，居然在几千年前的无数字符之中，就已经记录下来了！

第十八章　神与羊

“破茧魔蛾，究竟是什么东西？不会真的只是什么狗屁使者吧？”一个张淮国的手下大大咧咧地说。

肖炘杰奇怪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淡淡地说道：“现在的浓雾还没有解除，而我们谁也不敢保证那东西只有一只——任何生物族群，要延续下来，可能都不会是一个两个那么简单。这样的话，平时说说还可以，但是在沈教授开始念诵召唤蚕丛王的神魂残念的咒文之后，最好都不要提什么轻视鬼神的话语！”

那个人脖子一横，似乎想反驳，可最终还是被周围压抑的气氛所感染，只得摇摇头什么话都不说了。

“来自地底的恶魔，不会是真的这么恐怖吧？如果真的是恶魔的话，也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我们斩杀！”丹木突然笑道。一直以来，他都是戴着墨镜，板着脸，别人都以为他是既不喜欢说话又总是装酷，却没有料到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竟然充满了阳光，似乎连这片浓雾都能冲淡，然后化开来。

“恶魔只是一个称谓，就像对妩媚的女人，我们一般都叫她们‘妖精’。前面一句已经得到解释了，天帝故居之南，也就是指九顶山的南天门。至于地底，说不定这东西时居住在某个洞穴中，只是恰好被咒语召唤出来。”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物种要想延续到今天，总会有一个族群吧？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变异的生物，只此一个？”张淮国问道。

“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具体的数量，谁也说不清，也许是几个，也有可能是成千上万……”

“开什么玩笑，这样的东西，捕食量巨大，又有着趋光的生物特性，有一只在这深山之中还能勉强说得过去，如果是一群的话，恐怕早就被人发现了！不说别的，只要连续出动在居民区捕食几个人，就足以造成全国范围内的轰动！”

“我刚才也说了，它是某些神灵的使者——当然，或许那些神灵，原本就不过是自封的！这些蛾人，在远古时代被称为破茧魔蛾，那是因为他们曾经都不过是愿意虔诚为神灵献出一切的人，只是某封印在一个巨大的蚕茧之中，然后与里面的一些寄生的东西相融合，也许几年，也许几十年后，当它们冲破蚕茧出来后，就是这幅样子！”

“既然是上古时候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哪些典籍中有这样的记载？”这次，连沈万年教授也不是那么相信肖炘杰的话了，毕竟这话的水分听上去似乎很大的样子。

“很简单，是我‘看’到的。沈教授，大概你不会忘记，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我能看见一些东西吧？还有对面的王胖子，当初你用枪支指着我的头，真的把我的潜力逼了出来，也才由此看到那段充满了预言意味的话，难道这还不能证明，我能看见一些你们无法想象的东西么？”

众人都沉默不语，毕竟这种充满了预言性质的话，谁也说不清楚是真是假。

“我相信他的话！”丹木突然说道。

“你是他朋友，当然相信他！”王胖子冷冷地说道。

“就算他不是我朋友，在这件事上，我一样相信他！”丹木淡淡地说道：“我的外公是寨子中的老释比。小的时候，外公经常将各种隐

秘传说当成是故事讲给我听。我记得他说得最古怪的一个故事，就是比羌戈大战发生年代还要久远的古代，世间的确是有会飞行的使者。这些使者是最虔诚的神之子民所化，但这些原本虔诚的人在成为使者之后，却抵挡不住诱惑，经常偷吃神的贡品。后来，神为了惩罚他们，就用神力将他们和妖蛾的身体混在一起。那个时候，人们开始怀疑神的存在意义，可是当这些使者再出现时，因为自身的形象太过恐怖，却很少有人敢违背神的命令……”

“这样的传说我也听过不止一个，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神和羊的预言。传说最开始时，人是神圈养的羊，后来牧羊的猎犬不小心放走了一部分羊，神在震怒之下惩罚了那只猎犬，却再也无法将散落在四处的羊重新圈养起来。不过神很聪明，最终想出了法子，那就是提高还继续被圈养的羊的待遇，然后让跑出去获得了自由，但是也失去了安定环境的羊心生羡慕。有的羊挡不住诱惑回来了，大多数却越跑越远。跑远的羊中，有的中途因为缺少食物饿死了，但也有许多找到了更加丰美的草原，然后开始繁衍生息，直到将种群的数量发展到连神也为之吃惊的地步……”沈教授说道。

“这算是什么故事？不会是哄小孩子的吧？”王胖子摇头道。

“不，我倒是觉得，这是世上最深刻的寓言。想想看，我们都是神豢养的宠物或者说……食物，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你是不知道那群自称是神的家伙的嘴脸，如果知道的话，你还以为完全是无稽之谈么？”沈万年淡淡地说道。

一旁的肖炘杰打了个寒战，在古羌圣山之上，那个自称是“神”的家伙，即便借用的是西玛的躯壳，那高高在上的姿态，依然不容侵犯。而肖忻杰在梦境里看到的那些神本来的模样，还有它被封印了肉体后精神上所表现出的漠视众生的意念，都说明了这些自称是神的家伙，从来没有把人，当成是值得尊敬的生命在看待！

不过，神高高在上，又怎会尊敬只是一味崇拜他们的卑微的人？

“我接着往下说那个寓言般的传说故事吧。神知道了羊圈外羊群的壮大，除了贪图那些羊儿肉体的鲜美外，也忌惮这些羊儿联合起来的力量。羊儿的力量虽然小，可是所有的加在一起，不仅能冲破羊圈的桎梏，连神的居所，也会被毫不犹豫地推翻，踩烂。神开始后悔了，后悔当初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之后，不应该开启这些羊的智慧，更不该让他们逃走获得自由和更多思考的空间。开启智慧之前的羊，温顺愚钝，虽然笨了些，但是不会一天到晚思考自身的存在意义。再要让神来选择的话，他一定会一直将这些羊儿圈养起来，除了给他们吃草喝水，绝对不会再为他们开启智慧。可是智慧的大门一旦开启，却不是神自己能够再度控制的。神开始宣扬只要足够虔诚，就能获得救赎，羊圈中剩下的羊儿中，有许多虔诚的，被神赐予力量，同时也失去了作为羊的资格。神的力量代表了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法则，这些法则强大且残酷，违背这些法则的在野外的羊儿们，往往被残酷地处死。野外的羊一方面固然羡慕这些拥有了强大力量的神使，另一方面，也在反思神的对错，并且最终拉起了反对神的大旗……”沈万年悠然说道，这是一个世上最无稽，但同时也带着一丝丝阴森气息的寓言，如果这个寓言是真的，那人类生存的意义和尊严，曾经在数万年前，在他们最崇敬的神面前，受到过最严重的践踏。

“要让羊儿们懂得听话，懂得自己去寻找食物养活自己，然后再靠自己来养活神。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什么？我们就是那群野外的羊，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些所谓的使者，就是魔蛾吧？可是所谓的猎犬，又是指的什么？”肖炘杰发出一连串疑问。

“这个寓言我虽然没有听说过，不过在羌族的传说中，羊的确是能够通灵的生物。传说当时天神派遣了使者，羌族最古老的释比到人间引导羌人走向文明，但是半路上，这个释比使者休息时，他怀里的经文却被羊偷吃了。后来还是一只金丝猴告诉他，将羊的皮做成羊皮鼓，每当敲起羊皮鼓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经文……”一旁的丹木

淡淡地说道。

“这只是一个寓言，那条猎犬，在西方被塑造成另外一个神的形象，他的名字，叫普罗米修斯！”沈万年说道。

“普罗米修斯？盗火者？这世上的传说，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看来还真是有共通之处，就比如各个民族都有的关于大洪水的传说……不过，到此为止吧，现在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探究神话时代这么遥远的问题，而是怎么从这里脱身。”奎四冷冷地说道。

沈万年苦笑着道：“难道你在这样的夜色和恶劣的天气里，竟然还分得清方向？”

张淮国看这灰蒙蒙的天空，这里的雾气虽然浓烈，但是却不高，就像这些雾气很沉，只在离地面两三米的地方漂浮，再往上，就是一片清冷的天。

“我们带的定位装置虽然都失效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小心一点，也许真的能走出去！”奎四说道。

谁也没有想到，奎四所谓的办法，竟然是一种梯队前进的方法。他将在场剩下的十三个人分成三组，两组四人的，一组五人的。A组先往同一个方向前进五米，然后最后面的C组马上超过第二B组和第一的A组，直接到达更前方五米处，然后原来的B组自动成为最后一组，重复C组的动作到最前方……

这无疑是一个笨办法，但是笨办法的一个好处就是通过中间那组人的前后观察，始终能让前进的方向，大致上不会发现太大的偏离。当然中间也遇到过不少次的巨石拦路，不得不绕过去的情况，可是最终，在这种近乎游戏的不停前进中，竟然隐隐有了要脱离八阵图的迹象。

分组的时候，奎四多长了个心眼，他很细致地将肖炘杰、沈教授

和丹木三人分别放置在不同的组之中，这样三个人就没有机会逃走。在和那个魔蛾搏斗的过程中，他也清楚地知道像丹木这样意志坚定的家伙，是绝对不会接受胁迫，他一定是在等待机会救援沈教授和肖炘杰，可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打消丹木的念头。

来硬的明显不现实，沈教授和肖炘杰都似乎对这次的寻宝之旅有着相当的信心，同时也具备相应的能力，因此剩下的，就只能是小心防范他们几个中途别下自己等人开溜了，而将他们分割开来，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奎四的小心思并没有隐瞒住三人，三个人却觉得完全无所谓，毕竟在这个鬼地方，首先是要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活着走出去。谁也不敢保证，脱离了大股部队的人，会否活着走出这神秘莫测的八阵图。

这次轮到肖炘杰所在的一组殿后了，和他同一组的，是王胖子、铜墙以及楚汉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黑帮骨干分子。不过后来听铜墙叫他小刀，也就跟着这样喊了。

小刀是个面相羞涩的年轻人，不过听铜墙的口气，这个年轻人似乎玩刀很有一套，曾经用一把小巧的手术刀，连续放翻了三个远比他强壮的混混。肖炘杰对此不过是淡淡一笑，他深信，若论到玩刀的话，这个队伍中，如果丹木不说话，恐怕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第一。

丹木那一手短刀搏杀之术，完全是杀人的刀技，没有任何所谓的招式，只有快和狠这两个字作为诀窍。肖炘杰曾经看过丹木出刀，只是一片灰蒙蒙的光影闪过，地上就多了几只失去翅膀的苍蝇。

这样的刀术，已经可以用神乎其技来形容，已经不再是一般的武技，而是接近于“道”一般的存在。由刀技晋升为“刀道”，这是日本的武术流派一直追求的目标，可是在肖炘杰看来，能达到这个境界的，至今也只发现了丹木一个人。

过了近一个小时，还是没有走出这片乱石阵，队伍中有人开始小声的抱怨起来，毕竟不是那种规矩森严的家族式的黑帮组织，只要连续的不顺，就会有人口出怨言。队伍中不少大佬的手下个人实力都还不错，也能在各自的大佬带领下，暂时听从张淮国的号令，只是在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后，迟迟不能走出这鬼地方，难免心浮气躁。

张淮国一向被认为是内定的接班人，可是自山爷死后，他的资历、威信尚不足以完全服众，压制不住那些渐渐有些不满的人后，他的脸色，也越来越阴沉。

“歇会吧，我实在走不动了！”王胖子抹着头上的汗水，喘着粗气说道。

张淮国看了他一眼，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这个王胖子虽然成不了什么大事，但是人够阴险，一向有笑面佛陀之称，暗地里却是心狠手辣，手下的势力也不小，能得到他的认可和支持，张淮国最终接替山爷的位置，也就少了三分之一的阻碍。

这里的四个人，都有机会，但是他张淮国的机会，无疑最大。至于还留守在成都大本营和各方势力周旋的毒寡妇，身为一介女流，手中掌握的实力不够强，根本没有机会。

众人在一块稍微平整点的石头上，坐下，十四个人，会合后围成了一个大圈子。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半，虽然谁都知道再等几个小时，就能够脱身而出，可是却都想着早点走出这个该死的迷宫。

这是一种极为奇怪的强迫心理，就像是都知道还呆在这个地方，一定会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样。

休息了二十多分钟，张淮国站起身来，用一种略带意见征求的语气问道：“还走么？”

王胖子摇摇头，这个时候他身上依然还在冒着汗水，可见的确累

得不轻。

“反正我是不想走了，要走的话，你自己带上自己的人。我就在这里等待天亮……”王胖子的话音还未落，在他的身后，突然传来喀嚓喀嚓的声音，就像是什么东西，在一点点裂开。

王胖子吓了一条，一个激灵从石头上弹起，然后朝后反脚踢出，但是他凌厉的一脚却像是蹬在了石板上，巨大的反作用力将他自己朝前推出几步后，转过身来，竟然看见刚才斜靠着背的石头，已经裂开了一条极大的缝隙。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然后拿起一切能拿的武器，经历了先前的破茧魔蛾的袭击，还死一个伤一个，现在不管对于什么动静，他们都充满了警惕。

那块有一人多高的巨大石头还在继续开裂，就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正在挣扎着出来一般。众人都脸部变色地朝后又推出几米，直到周围都是其他的石头，找不到退路，这才停了下来。这个时候的雾气已经淡薄了许多，虽然夜色还是深沉，但再也不想一个多小时前那样完全看不清一米外的东西了。

第十九章 石质灵胎

那块巨大的石头，这个时候终于完全裂开，在石头的里面，现出一个人来！

石头里面居然有人？众人都感觉到极端的不可思议，如果是一块混泥土里有人，还可以看成是被谋杀后浇灌在里面，可这明明是一块石头，在这里不知道存在了几千几万年的石头，这里面，怎么会有人？

丹木和肖炘杰大着胆子朝前迈了几步，接着是一脸研究欲望的沈万年和胆子同样不小的奎四。四个人走近了些，这才发现这哪里是什么人，分明是一个石质雕像！

沈万年凭借着纵目诅咒带来夜间视物的特性，看得远比奎四清楚，他发现这个石质雕像居然和真人的比例一模一样，连肌肤的纹理，都似乎活灵活现。

这就怪了，如此完美得可以让无数雕刻艺术家汗颜的石像，怎么会存在一块大石里面？而雕像上的人的造型，完全是一副原始人的感觉，头上的发丝随意地披散着，有着一种粗犷的原始美。这个雕像，也不知道是几千年前留下来的，更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被封在石头里，却在今天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后面的楚汉这个时候也赶了上来，他眼中露出惊讶而痴迷的目光，走上前去盯着那石头雕像和看了大半天，最后眼中却闪过一抹恐惧！

“怎么？你竟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沈万年也是一辆的惊奇。这

个石质雕像的雕刻手法太过逼真了，就像是用模子将人的形象记录下来，然后往模子里浇灌水泥铸出来的一样。可是这浇灌出来的雕像又不像是水泥那样的死板，而是充满了活灵活现的灵气，就像随时都可能活过来一般。

“不是，我只是听说过，这世上好像有这么一种东西，但是不敢肯定……”楚汉喃喃地说道。

“什么东西？”

“石灵！”

“石灵？根据万物有灵的理论，推论出来的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时间长了都会拥有灵气，并且最终会像人这种万物之灵的形态生长变化的各种器物灵？我以前倒是听说，有的植物，比如槐树、桃树，还有一种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拥有块茎的藤蔓植物，如果年份久了，内部就会产生带有木质纹理的人形灵胎，这种灵胎是天生的药材，虽然不敢说是生白骨活死人，可一般的重症，还是难不倒它们……不过，不管是灵胎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的精华凝聚也罢，还从没听说过石头里也会孕育出人形来！”

“怎么没有？那个人还十分有名，全国甚至东亚地区都知道！”肖炘杰笑着说。

沈万年仔细地想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离奇的事情，而自己却不知道，最后却听后面的铜墙哈哈大笑道：“这么简单，不就是孙悟空么？”

沈万年一呆，然后也哑然失笑，的确，从石头中孕育出的生命，在神话传说中早有记载，齐天大圣孙悟空，不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么？怎么越老越糊涂，却连这个三岁小孩子也知道的故事，也给忘记了？

“这东西，不会真的是像孙猴子一样，会来个大闹天宫吧？”肖炘杰突发奇想。九顶山是古蜀先民心目中的圣山，最高峰的山顶，也被称为“天庭”。那是“天帝”曾居住过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远古时期，那些自称是“神”的古老生物，可能最早就是出现在这个地方。那么，如同孙悟空一样的石质灵胎，是完全的天生天养，还是那些神培养出来的？不过，若传说中的孙悟空真的是有其原型，那么他真是那个反抗“天庭”统治的无畏斗士？

他突然没来由地想起了沈教授说过的羊群理论，如果这石质灵胎真的是代表着一种反抗的精神，那么岂不就是羊群理论中的那只放走了大半羊羔的猎犬？

摇摇头将这个荒唐的想法挤出脑袋，然后凑近了，去看那灵胎的造型。

这个雕像般的灵胎完全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形象，身体表面看不出有什么体毛，只是随意披散的头发显出了一丝特别。它的双眼紧闭，也不知道是生来如此，还是真的在思考什么。

“这东西如果运出去，该值不少钱吧？”铜墙忍着痛，居然也从后面挤了进来。

“如果遇到对奇石敢兴趣的收藏家卖出去，相信几千万甚至上亿，都不是问题。但问题是现在我们要从这里走出去都困难，一个一两百公斤重的石人，到底要怎么才能弄走？”肖炘杰翻了个白眼道。

就算能勉强抬下山去，可是这里毕竟是旅游景区，只要天一亮，游人蜂拥而至，这个石质灵胎的秘密，能够保守多久？而风景区管委会还有驻扎在山下的派出所，会让他们将这个宝贝悄悄地抬出去？

“这东西，可是我先发现的！”王胖子也挤了进来，看着石质灵胎，眼中射出贪婪的光。

很明显，几千万，上亿的价格，已经令他心动。

“没关系，如果你真的喜欢它，叫你手下的人抬走就是了。不过如果耽搁了我们寻找蚕丛宝藏，本来该你的那一份，请恕我们没那个好心了！”张淮国的脸色阴沉下来，这东西若真值个几千万上亿的价格，就连他也有些心动，可是在这种重点风景区，要怎么运出去，却是个大麻烦。这里不是省城以及周边，他们的势力，完全没有延伸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

再说，肖炘杰说的话，其实推测的成分居多，像张淮国这样的人，虽然跟着山爷也见过不少世面，可是真要他相信有人会花几千万收藏一块石头，还是感觉不可思议。如果这块石头是翡翠原石，或许他还会觉得比较靠谱，可是一块看上去很普通的石头，还不知道里面的石质人形到底是真的天然形成，还是被人雕刻后封在里面，要为了它而冒险放弃即将到手的宝藏，这笔生意，明显不划算。

王胖子还想说什么，突然脸色怪异地看着石质灵胎，用手指着它，连说话也结巴了：“它……它在流血……”

几乎所有人都朝石质灵胎看去，接着昏暗的手电筒的光芒，的确能够看见，这个灵胎的七窍，正在缓缓地往外渗着殷红的鲜血，看上去说不出的诡异。

楚汉倒吸一口凉气，喃喃地说：“神使逢难，石胎流血……这，是大凶之兆！”

肖炘杰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拉着楚汉和沈教授，接连朝后退了几步，嘴里说道：“大家最好还是离远一些……”

可是对于那几个还呆在石质灵胎周围好奇地看着的人来说，已经晚了，最先遭殃的是王胖子，他的手上溅了一滴石质灵胎眼睛里流出来的血液，他突然杀猪般叫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手开始一

点点变成了石头的样子，上面虽然带着肌肤的纹路，但是可以清晰地看见，那的确是石头的质地。

他大声地叫嚷着，可是却迈不动步子，就像整个人都有千斤重，被定在了原地。铜墙见机得快，也没有去管王胖子，直接连爬都摔的朝肖炘杰所在的方向跑去，最终在那个灵胎七窍中流出来的血液爆散开来时，躲过了一劫。

红色的血液四溅，凡是沾染到的人，最后都一点一点变成石头人的模样，众人也终于明白了那个石头中的雕像，为什么除了质地外，外形居然和真人一模一样了，那根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所化！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力量造成了全身石化的离奇效果，但很明显，与那个雕像的头部流出的血一样的液体有关！

这哪里是什么实质的灵胎，分明是一个在不停传播能让人石化的毒素的毒源，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像它一样变成一个石头人，然后等待合适的时机出来，再传染给更多的人……

被那些血一样的毒素溅射到的人，除了王胖子外还有两个，一个是王胖子之前就带到汶川准备接应其他人的亲信，还有一个人，是那个一直不怎么说话的，和王胖子他们一样是五个大佬之一的粗豪大汉周铨。

不过，这个粗豪大汉却也是意志坚定之人，在别人都在不停惨叫却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已经从腰间掏出一把腰刀，然后毫不犹豫地将溅射到那血一样的毒素的地方狠狠削掉，那块足有二两多重的血肉还没有掉在在地上，就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红色的露珠状的液体缓缓从石头的肌理理渗出来，然后凝结回一滴殷红如血的毒素。

他只看了一眼王胖子，突然再次出刀，刀光在空气中只一闪，就将王胖子石化了一半还多的左手斩断，他不敢有丝毫停留，也顾不得那个还在地上翻滚尖叫的王胖子的亲信，拉着王胖子肥硕的身子，就

开始朝外跑。

这个时候，那块巨石中的雕像，竟然像是活了一般开始了移动。它每动一下，都发出刺耳的喀嚓声，像一台放置了多年零件早已经生锈，缺乏润滑的机器。

那个雕像很快从困住它的巨石中挣脱出来，一直紧闭着的双眼猛地睁开，但是里面却没有瞳孔和眼白，只是一片茫然而妖异的血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边跑，肖炘杰一边心有不甘地想着。这东西的出现，太过突兀，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巧合大家才会在这块石头旁边休息，这样小的概率居然还会遇到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看来所有人，都应该去买彩票试试运气了。

丹木、肖炘杰和楚汉、沈教授四人，一直是聚在一起朝同一个方向跑，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张淮国、大头、铜墙和奎四。这两对人算是一组，一共是八个，占了所有人中的一半还多。

奎四似乎有点阴魂不散的感觉，居然丢下他的几个兄弟，却一直跟着肖炘杰四个，摆明了像是不信任他们的样子。

丹木淡淡地笑着，现在人数在急剧地减少，这个被称为八阵图的乱石滩，其实并不大，只是在里面反复转悠才耽搁了不少时间。其他人都走散了，要想对付剩下的，除了奎爷比较麻烦，其他人，都不在话下。

他看了肖炘杰一眼，嘴角动了动，肖炘杰知道他是在询问是否需要动手，不禁有些犹豫。对于自由，他渴望已久，在燕大叔死之前，他一直以来都算是在清清白白做人，从来没有料想到自己也有成为通缉犯的一天。尽管这是由于许多阴差阳错的误会造成的，可是对于重新堂堂正正地生活在蓝天下，他还是抱着相当的憧憬，只是他也知道，随着在这件事中越陷越深，那几乎是一个遥远的梦罢了。

现在是逃走的好机会，在八阵图里，其他人的视线都受到严重影响，而他和丹木、沈教授三个却能勉强看到一些东西，这也多亏了眉骨的符文带来的诅咒效力。或许在平原地带还会有所顾忌，但是这里到处都是隐藏的乱石，而且一旦失散要想再找到对方，就完全是一件凭借运气的事情。

可是最终，他还是摇了摇头，不说沈教授现在的身体十分虚弱，光是要想继续找到蚕丛宝藏，似乎缺了这些黑帮分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已经有了最重要的线索，但是看着那些线索所指示出来的方位，他就知道这是一件无比麻烦的事情。

而柳衡和萨迦德、西玛等人，这个时候也还没有和他们三个会合，他知道既然那个神最终是选定了七个人，去为它们找到打开封印的办法，就说明了要想真正找到那个宝藏，或许必须要七个人凑齐才行。如果现在趁机甩掉张淮国等这些黑帮分子，会惹来他们的疯狂报复不说，再要想安安静静地寻宝，就更不可能了。

丹木轻叹了一声，不再说话，这些事他也考虑过，不过就算放弃了这次的机会，他也不是十分担心。毕竟以他的身手，要想制服一群散兵游勇般的黑帮分子，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他心中想着要平安地将肖炘杰和沈教授救出去，光是受过的神出鬼没的杀手训练，就已经足以让这十来个黑帮分子陷入崩溃和噩梦当中，就算是奎四的身手再好，也无济于事。他练的是国术，虽然也是杀人用的，可那是指正面对敌。对于刺杀之道，还是不如丹木这个几乎自幼就在接受这方面训练的“人才”出色。

一行人没命地往前狂奔，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等他们最终停下来时，才发现竟然无意中跑出了那片乱世堆砌的八阵图。这让所有人都欣喜若狂，对于那个迷宫一般的地方，在场的人，几乎都是充满了说不清的胆怯情绪。

那个地方有不知道从什么年代流传下来的破茧魔蛾，还有藏在石头里的，会将其他人变成雕像的石质灵胎，已经漫天的大雾让人完全找不到方向……

这一切，似乎都说明了这个不祥的夜晚，因为沈教授的召唤仪式，而让一些可怕的东西相续出现。

不少人都想通了这一点，再面对沈教授时，就少了那一分本就不多的尊重，眼神中却多了几分敌意和警惕，当然，还有畏惧。

一个能通过咒语，让玉石浮起来，并且让那个咒语引来不少致命怪物的老教授，怎么看都有点像是邪恶的科学怪人，试图在推行自己的某个控制世界的阴谋。

如果沈教授知道自己现在正被几个黑帮分子如此腹诽着，估计以他的脾气，肯定会马上不干了。

第二十章 无底深渊

“其他人呢？”张淮国赶了过来，这个时候他也和手下的人一样，完全跑得脱了力，在场情况稍微好点的只有丹木和奎四，就连铜墙这个身体一直强壮无比的大汉，也因为被那个破茧魔蛾咬伤而体力大降，这一番奔波，更是让他已经凝固的伤口重新崩裂，开始不停地沿着纱布朝外渗血。纱布是放在一个背包里以防万一而带上的，他们的准备，不可谓不齐全，只是想不到才出来两天，居然就用上了。

“不知道，可能跑散了，没有跟上来……那鬼地方，只要跑岔了一条路，要想再找到就不可能了……”铜墙喘着气，还有点惊魂未定。

“那我们怎么办？等他们么？”奎四淡淡地朝张淮国问道。

张淮国的脸上阴晴不定，过了良久才说：“等吧，但是天亮前如果等不到，我们就走。我们身上都多少受了伤，如果天亮被这里的管理人员发现，那就麻烦了！”

见众人都没有什么意见，张淮国给奎四使了一个眼色，要他看好肖炘杰他们，然后自己带着大头，朝他们跑来的方向回去。他要在八阵图的出口处等待，免得王胖子和周铨他们出来后，却找不到人。

等张淮国他们走后，肖炘杰背着铜墙，然后在一小堆乱世后，用石块画了三个符号。

这是他和柳衡商量好的暗记，三个符号，分别是刻在他、沈教授、丹木眉骨上的，代表了他们三个人。他一直深信柳衡他们跟在身后，所以一路上，只要有机会，就会留下这些符号。

“这是什么东西？”脖子上一凉，被一把软剑架住，肖炘杰一惊，微微侧头，发现奎四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身后。

“放开他！”丹木低声喊道。他在离奎四三米多远的地方，按照他的实力，也就是一个纵身飞扑的动作而已，要不了一秒种。他没有拔出刀来，但是站在奎四的身后，却给了奎四莫大的压力，仿佛是被毒蛇给盯住了一样。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要不然我一紧张，万一手一抖怎么办？”奎四淡淡地说。

“没关系，我的手一直很稳，你要不要试试？”丹木笑了，这种场面，对于他来说的确不算什么。他甚至有信心，只要奎四的手一动，他立刻出手，也来得及救下肖炘杰。只是肖炘杰的脖子上留下一点伤痕，却是免不了的了。

“你干什么？想造反啊？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后面的铜墙摸出枪来，这次为了隐秘，虽然也带了武器，但是枪却只带了几把。他手中的这把枪，还是张淮国临走时交给他的，就是害怕出现现在这种三个人试图逃脱的状况。

按照张淮国给的指示，如果这三个人能顽冥不灵，那么就算是直接开枪打死，也是活该。一枪在手，铜墙心中忽地涌起天下我有的豪情，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许多，还带着些许的嚣张。

丹木微微回头，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却没有丝毫害怕，反而咧嘴一笑：“这位兄弟，手要拿稳，要动手的，似乎不是我呢！”

不说别的，光是这份胆魄和豪气，铜墙突然对这个曾击败了自己的小个子男人产生了一丝好感。但是想到自己的职责，他还是沉声道：“你们老实点，就不会对你们不客气！”

奎四摇摇头，然后收起了软剑。肖炘杰感受着脖子上的凉气收

走，终于长长吐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又算是在鬼门圈里走了一趟，只是有了丹木这个超级保镖在，阎罗王却是不敢收他的性命。

“你们这些小动作，是做给谁看的？”奎四厉声说道。

不管怎么说，留下这些看不懂，但是依稀又有点熟悉的符号，奎四几乎本能地想到了这个家伙不过是故意和他们在一起，实际上却是为了收集罪证以便将来交给警察。

其实肖炘杰还真有些这个心思，只是不知道从何入手而已，现在留下的记号被奎四发现，今后要想再给柳衡他们留线索，就更加地困难了。不过他也没有多想，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与他们会合，那个时候就算这帮黑帮分子完全汇合在一起，也不可能是加入了一个女刑警分队长，两个训练有素的特工的队伍的对上。

到时候，或许事情会完全反过来，这些黑帮分子，到时候很可能还要看他们脸色行事！

这个时候的众人，已经分成两个明显的圈子各自呆在一起。肖炘杰他们四个相互依偎着取暖，楚汉对于他们几个人居然相互认识大感兴趣，毕竟这三个人，从各自的身份看，是不太可能彼此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但是事实既然摆在了眼前，肖炘杰他们也偶尔透露一点关于巴蜀图语和蚕丛宝藏的事情，虽然不过是冰山一角，却也听得楚汉两眼放光，深深觉得这次听从了柳衡的建议冒险出来，实在是一件十分英明的决定。如果是还老老实实地呆在看守所，虽然时间一长还是会因为证据不足而出来，但是若错过了这或许是史上最古老最大型的寻宝活动，他铁定会后悔一辈子！

轻轻地楚汉叙述着柳衡是如何找上他，并让他帮忙，肖炘杰心中一时百感交集。柳衡一出那个封闭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以前那个精明

干练英姿飒爽的女刑警分队长的状态。随随便便一步棋，就已经为未来的胜负手埋下了伏笔。

或许张淮国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本来不过是为了捞一个惯偷出来，却不料竟然连真正的盗墓者，也给一起捞出来了。

当时不过是想到若要寻宝的话，多一个了解怎么挖掘坟墓或地宫的人在一旁，总比一个老头子单独一人指挥要来得省事，不曾想，最终却可能为他们自己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不过这层关系，在没有到关键时刻的时候，是不太方便立刻暴露出来，楚汉自己也不希望像肖炘杰一样，在将来还要应对无穷无尽的报复。

过了一个多小时，张淮国和大头沉着脸从山谷中出来了，他们的身后空空如也，没有跟着其他人，也就是说，他们连一个人都没有接到！

“快四点了，我们先离开！”张淮国到了后，也不休息，直接说道。

“离开？到哪儿去？”肖炘杰问道。

“宝藏在哪个方向，我们就往哪个方向走。先回到车上吧，要寻宝所需要的工具，都在车上！”肖炘杰他们点了点头，却也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还留在八阵图中的人，也不知道能否逃过那个石质灵胎的追捕。如果能，又会不会遭遇到新的怪物？如果这个晚上他们都出不来的话，一旦明天有人发现破茧魔蛾以及它肚子里的死人，这样的状况，他们留下的人就算还活着，也绝对脱不了干系。而这件事一旦闹大，被媒体或者政府知道，最终的结果不仅是他们的地盘要被反复扫荡，被逼从原本隐藏在地下的状态中浮出水面，甚至会和肖炘杰一样，成

为被通缉的对象。

走过南天门，快要天亮的时候，一直小声骂骂咧咧的铜墙，突然踩到了一滩软泥，一个趔趄，顿时摔倒，然后翻滚着朝下面滑去。所有人都是一惊，旁边和铜墙关系不错的大头本能地想要去拉他，却被他带得一起滑了下去。幸好前面的奎四爷手快，一把拉住他铜墙的衣领，虽然也带得他朝前奔了几步，可终究是稳住了身子，没有继续下滑。

试图救铜墙的大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嘴里恐惧地大叫着，不停地想要抓住什么东西，可是这是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之时，山中的雾气极重，竟是什么都没有抓住，或是抓住什么花草藤蔓后，也也被巨大的动能带得连根拔起，没有起到任何减缓速度的作用，反而将他的手划得鲜血淋漓。

那个家伙尖叫一声，突然从原地消失了，然后传来沉闷的声音，接着是惨叫声渐渐远去，似乎有什么东西，掉进了无底深渊。

这个的黑暗比之半夜时还要深沉，山上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上山到达八阵图所在的时候有沈教授带路，这个老人虽然是七八年前来过一次，但是对于这座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似乎记得很清楚，可身体本就在主持那个仪式时极度虚弱的他经过了一番奔逃，现在只能趴在丹木的背上，能够大致指一下方向，就已经很不错了。

“大头掉下去了？”张淮国的声音传来，在这样的夜晚，如果摔下山去，就算还留了半条命，可是找不到人也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何况在这样的深山之中，危险随时都有，就算是当地的居民，也很少有敢晚上上山的。

“是大头，他为了救我，反而自己掉下去了！”铜墙惊魂未定的说。

“笨蛋，到底怎么搞的？”张淮国阴沉着脸，现在时间本来就无比紧张，如果为了搜索大头而在这耽搁几天，要是这里的居民看见不对报了警，就什么都完了。

何况听刚才的声音，大头分明是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他，几乎是不可能。

沿着大头一路摔倒的痕迹，众人很快找到了一个隐秘的洞穴，洞穴周围本来是有防护栏的，可是不知道是被大头掉下去的时候撞烂的，还是之前就被什么东西破坏了所以大头才会掉下去，总之，看情形大头是有点性命不保了。

就在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是该找人下去看看，还是直接不管了继续前进时，下面却传来微弱的呼救声。众人大喜，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条生命。

奎四看着肖炘杰等几个，突然犹豫起来。这里他们的人数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在所有的成员中，就他身手最好，可是失去了他的压制，有着丹木这个高手的肖炘杰等人，几乎是有八成的把握制服张淮国以及受伤的铜墙逃走，为了救一个大头冒这样的险，似乎有些不值得。

丹木似乎看出了他心中的犹豫，淡淡一笑，道：“奎四爷，我们一同下去吧？”

奎四心中一动，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可是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这个洞在露天草丛中，犹如一口天井，周围的草长得十分茂密，几乎遮住了小半个洞口。就算是白天，如果不注意都有掉下去的危险。不过周围有告示牌，白天的话，游人看见告示，也不可能接近这个洞口，只是现在已经是凌晨，他们又是从山上下来的，大头摔进去

又如此突然，看不看见那个告示牌都没有关系了。

看着这个洞穴，沈万年教授苦笑着说：“有点麻烦，这是九顶山附近有名的高山洞穴，一共是两个，一个在山岩上，一个就是这个露天洞穴，据说这两个洞都深不见底，曾经有一头野牛无意间闯进了岩中那个，几天后都只闻叫声，不见出来！”

丹木和奎四的眉头深深皱了起来，可最终，还是决定下去看看。

铜墙的背包里不仅有急救物品，还有一根百米长的尼龙绳子。丹木看了奎四一眼，知道他对自己十分戒备，什么话也没说，将尼龙绳的一头拴在自己腰间，试了一下强度，然后嘴里衔着一支电筒，攀附着洞口的边沿缓缓下降，并且让洞口的人慢慢放下绳子。

过了六七分钟，丹木下估计着已经下了五六十米的高度，到了一个凸出来的平台上，手电筒朝下照去，居然还是深不见底。他心中一动，这样的高度，一个大活人摔下去，怎么可能还没事？难道下面是水？也不太可能，这个洞并不是笔直的一条通道，完全是怪石嶙峋崎岖不平，摔下来的过程中，恐怕就有可能碰触到凸出的石头和严重受伤，如果这样还叫唤得出来，也真不知那个叫大头的家伙，是运气太好还是有神灵护佑了。

他解下腰间的绳子后，在下面使劲地拉动了一下，上面的人将绳子收起，几分钟后，奎四也下来了。

站在平台上，奎四也发现了事情有点不对劲，看向丹木，丹木点点头说道：“这样的高度，他存活的几率很小！”

“那，叫喊的人，又是谁？不可能这里还有人这么巧也掉下去了吧？”

“不管是谁掉下去，能活下去的希望，都很渺茫！”丹木冷静地说道。

“今天的事情的确有些不对头，再往下一点，如果还是没有找到大头，我们就返回！”

丹木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里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放绳子的办法下去了，周围又黑得不见五指，丹木还可以因为纵目诅咒的缘故，凭借电筒的微弱光芒看见一些周围的情况，可是奎四，却不太可能了。

“跟着我往下！”丹木将电筒塞给奎四，然后开始纯粹依靠指力，开始一点一点扣住石壁上凸出的石块朝下，奎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将手电筒绑在脖子上，重复着丹木走过的路。越是往下，奎四心中的惊讶就越是重，丹木似乎在这无法视物的地方，也能看见周围的情形，不然不可能每次选的落脚点，都这么准确。

到了最后，奎四心中甚至对丹木起了一点隐隐的敬畏，这个年轻人如果要在黑暗中和自己交手，本就不多的胜算，恐怕又直接降低了大半！

他所修炼的，一般是外加功夫，也听说过一些练内家拳的，到了极高的境界后能换血洗髓，身体机能无比强大，五感敏锐，黑夜视物如同白昼。虽然对于传说中的国术到底能达到什么境界心存怀疑，但是这个年轻人黑夜视物的境界，似乎真的达到了，对于他这样联系过数年功夫的人来说，达到这一境界，那无一不是一些宗师般的人物。

不过他也知道，国术中借丹道修人道，许多术语都不过是一种比喻，实际上能达到那种传说中的境界，就算突破了人体生理极限也不可能。而这个叫丹木的家伙，很明显是个常理之外的怪胎，就像那个在雾气中突然出现的魔蛾，抑或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带血雕像一样，都不能用惯常的思维模式去度量！

下降了不知道多深，洞口一转，竟然到了底，并且有三条通往其他方向的分岔。而最触目惊心的，是地上、周围的石壁上有一些经开始微微发干的血迹和一些拖拽的痕迹。可是附近，没有大头的影子！

两个人都是心中一紧，几乎是同时拿出自己的武器，一人短刀，一人软剑，都不是常用的兵器，可是在两个人手里，却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通常十来个同样手拿冷兵器的大汉，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第二十一章 吸血藤蔓

朝着有拖拽痕迹的那个洞口慢慢走去，过了几分钟，隐隐地听见了前面似乎有呼救的声音。

两个人在黑暗中对望一眼，奎四根本看不清丹木的脸色，可是却能感觉到丹木的呼吸，也似乎沉重了一些。

如果大头上从上百米深的洞口掉了下来，肯定是摔得如同一滩烂泥，怎么可能还保持着完好，还被什么东西拖走了并不停地呼救？

前面的一个转角，眼前黑影一闪，横着扫过来一根手腕粗细的藤条，两人一直保持着高度紧张的状态，见机得快，几乎同时蹲身躲闪。手中的刀剑，带起一阵劲风，直接朝那根灰黑中带点暗红的藤条砍去。

奎四手中拿着的毕竟只是软剑，对付人或许还没有问题，但是对付这种不知道在地底生长了多少年的老藤，却作者不大，软剑只砍进去一厘米多，就被卡住了。而丹木的短刀，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所铸，坚硬，锋利，还带着隐隐的杀性，竟然只是一刀，就将那根藤条斩断，暗红如血的汁液四处飞溅，两个人经历了那个石质灵胎的恐怖，都不敢让这些汁液溅在自己身上，躲闪间就少了几分从容，显得无比狼狈。

那根藤条，像是一条受了伤的蛇，一端掉在地上还在扭曲着，另一头却飞速地缩了回去，随后洞子的深处传来阵阵惨叫。

两个人的脸色都有些发白，真是见鬼了，藤条能攻击人就已经够夸张了，受了伤居然还会发出惨叫？这到底是藤条还是藤妖？难道是

和倩女幽魂中的槐树精一样，已经修成了人形？

不等两个人多想，随着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十几根比先前的藤条稍小一点的蔓藤，已经朝这边快速延伸过来，丹木和奎四心中一凝，然后马上背靠背地站在一起，快速地向来的方向移动。可是在后面，竟然也伸进来几根蠢蠢欲动的藤条，这些藤条像蛇一般蠕动着，还有的昂起了尖端，轻轻地晃动，如同在窥视着猎物的弱点。

丹木倒吸一口凉气，这样的东西，别说是看见，就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就算是亚马逊丛林中的食人花，食人树，也只是等猎物走近了才能突然用叶片、枝条攻击猎物，哪像这东西，竟然像是动物一样，懂得进退不说，还会包抄，动起来的速度，也不下于毒蛇。

刚才丹木虽然砍断了一根藤蔓，可是对于这种藤蔓的韧性，还是深有体会，如果不是仗着刀身锋利，还有着增加杀性的符文，若换了普通的刀，要想砍断它们还真不容易。

“大头八成是被这东西拖走了！”丹木低声说道，奎四没有说话，这个可能性，的确很大，这东西看着像是某种植物，但动起来比起任何动物都毫不逊色，加上数量众多身体坚韧，要想对付它们还真是不容易。

“可惜手头没有开山刀，对付这些藤条，那玩意儿特管用！”丹木喃喃地说道，一旁的奎四暗自点了点头，他手中的软剑，比起丹木的短刀来，还更加不趁手，如果有一把厚背开山刀，以两个人的实力，相互配合之下，这十来根藤条还真不一定能奈何他们。

扬起的藤条晃动了一下，然后一起飞扑过来。半空中好像是出现了十几条不知道身长多少的毒蛇，无论丹木和奎四的防守有多么严密，可是在十来条长长的毒蛇面前，都还是有着一定的漏洞。

很快，奎四就被一根藤条缠住了小腿，那条藤条山传来的力道，

竟然像是另一头有着几头牛在拼命拉动一样，一下就把奎四拉扯在地。

丹木大惊，再次斩断袭来的两跟藤条后，立刻伸手去拉奎四，但是四周继续攻来的藤条，却让他刚刚抓到奎四的衣领，就不得不放弃。

奎四大声地怒吼着，手中的软剑朝藤条山死命地砍去。可是不管用，软剑的韧性非常好，但是轮到要砍断同样韧性出众的藤条，就显得太过无力。

不过是犹豫的瞬间，他又被往洞穴深处拉了几米，那些进攻丹木的藤条，不停地纠缠着他，似乎有智慧一般，竟懂得拖住他不让他救出奎四。

直到将周围的藤条尽数削断，丹木才发现奎四竟然已经不见了。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顺着奎四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不管里面到底是藤妖还是藤仙，既然来到别人的地盘，总得要过去看看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朝前走了有一分多钟的样子，在奎四最终发现挣脱无望，刻意用软剑在地面上留下的痕迹的指引下，丹木在众多的细小的岔道当中，找准了拖走奎四的藤条到底是出自哪一条。

前面的路突然变得开阔起来，等丹木从一条岔道的洞口进入到一个葫芦型的地方时，才骇然地发现，这个地方竟然堆满了动物和人的枯骨，而每一具枯骨的头顶上，都破了一个大洞，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吃干净了这些动物的脑子，然后从头顶冲了出去。

这样的想法更加让丹木提高了警惕，这里的危险，似乎并不止一个！

再往前走了少许，越过这个葫芦形的溶洞“腰部”较细的部位，前

面的空间更加大，但是里面的情形，也让丹木有些手脚冰凉。

在那里，一头野牛，两条狗，还有两个人，正满脸是血地斜躺在一个土堆上。他们都没死，可离死，却也不远了。包括两个人在内的每个动物的头顶，都长出了一株小小的藤蔓状的植物，那条野牛头顶的藤蔓最长，大概有三米的样子，至于其他动物和人，最短的甚至不过才十多厘米。

丹木终于明白外面那些枯骨上，为何头顶都会有一个大洞了，感情那些倒霉的动物，竟然大都是被从脑子里长出来的藤蔓，撑破了头顶！

仔细向那两个人瞧去，其中一个正是大头，而另一个，却明显是一个西方人。

奎四并没有在这里，这让他稍稍放心，同时又开始感觉奇怪，明明这里就是那些藤蔓的老巢了，被藤蔓抓走的奎四，怎么会不在？

正自想着，那些舞动着的藤蔓，似乎发现了丹木的存在，纷纷朝他所在的方向移动过来。可是这些藤条明显都是新长出不久，还显得十分稚嫩，长度和韧性都不够，有伸过来的，很快就被丹木斩断，其余的见机不妙，又纷纷缩了回去。

大头这个时候只剩下一口气了，他腰间深深的勒痕，也然丹木明白了他为什么没有被摔死，很可能是他摔下的瞬间，就被守在洞口的藤条接住，然后拖进这里做了那些新长出的藤条的养分。

这些藤条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灵性似动物，形态却更似植物，完全是一种可怕的未知生物，竟然靠寄生在动物活体上吸取养分为生，这样的东西，也不知道守在洞底，祸害了多少无意间掉下的人或动物。

那个外国人显然被寄生的时间要比大头长一些，他头顶的藤条差

不多有接近两米，藤条的颜色也从最初的绿色变成了土黄色，依稀带着点暗红。这个西方人看到丹木，早已经无神的眸子突然亮了一下，上下嘴唇轻轻地动着，作为曾经的杀手之王，丹木对于唇语十分精通，知道他这个时候是用德语说的“杀了我！”

德语？丹木的眉头深深皱了起来，看来这是个德国人，当初他进入训练营时，为了适应各种情况下的刺杀任务，对于欧洲各国的主要语言都学过一些，这个西方人口型的动作，明显是用的德语说要自己杀人了他。

丹木没有犹豫，走到这个西方人面前，先是一刀砍断了这个德国人头顶试图朝丹木卷过来的藤条，然后在这个不知名的西方人的脖子上轻轻一抹，结束了他的性命。这个西方人眼中的光渐渐淡下去，但是丹木还是能从中看到一丝感激的情愫。

德国人的眼睛，最后看向的是落在脚边的背包，丹木将背包捡起来，发现里面除了一些常用的小型考古工具和急救药品、干粮外，还有一个黑色封面的笔记本，此外，还有个造型古朴的青铜小盒子，和一个十寸屏幕的上网本差不多大小。

丹木心中一动，没有拿其他东西，而是留下了那个青铜盒子和笔记本。他粗略翻看了一下笔记本，还好，上面的字，却是英文。对于这种几乎可以说是世界通用的语言，自小被带到伦敦的他自然无比熟悉。

这个笔记本的主人，名叫詹姆斯，是德国的一个业余探险家。但说是业余，实际上他却在全世界许多有名的险地都留下了足迹，但是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最终，他会在中国西南的一个风景区的石洞里，默默无闻地死去，而死之前，还承受着脑子里长出一株植物这么恐怖的事情！

笔记本上面记载的东西，大多是他的探险日记，前半部分几乎都

是在世界各国转悠的经历，丹木也没有细看。可是到了后半部分，却笔锋一转，突然提到他得到一件来自中国珍贵文物，从而知道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曾有一个伟大的青铜文明出现过。

本来这并不足以引起他的兴趣，可是他在德国研究希特勒曾组织的一只东方考察团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希特勒一直想要寻找的最后的归宿地香格里拉，竟然在搜寻西藏无果后，指向了四川的西北地区，而这一地区，又以岷山山系为中心，并隐隐向成都平原辐射的龙门山一带。

这是一个很让他感觉震惊的发现，他所得的那件文物，不过是一件低价购得的残次品，他本来也不指望从中研究出什么东西，但是随着对德国境内那些关于希特勒的东方探险队的深入了解，他越来越肯定，希特勒最终想要的寻找的香格里拉，似乎就在四川的岷山山系之中。

这个发现极为有趣，岷山山系虽然孕育了古蜀文明，可是其富饶程度和生存条件，远比不上后来的迁移地四川广汉，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存在仙境一般的香格里拉？

可惜最终，希特勒得到香格里拉可能在四川西北部的消息时，离德国战败，已经只有几个月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内外交困，就算他有心，当时的局势也不足以让他派出又一只考察队到达岷山进行最新的考察。

关于希特勒一直想要寻找的地方，以及那个地方藏着的关于这个世界本源的秘密，却让詹姆斯大感兴趣，他知道自己停滞已久的激情，已经被这个消息所重新点燃，因此在匆匆准备一番后，根据那些希特勒时期留下的，几乎可以认为是梦呓般的杂乱资料，找到了四川的岷山。

一无所获之后，他把目光盯向了有古蜀圣山之称的九顶山。位于

龙门山脉的九顶山，同样是属于岷山山系，但是在这个地方，一般都认为只是个风景秀丽的风景区，从来没有人觉得，这地方真的和传说中的“天庭”，有着什么关系。在许多人看来，这就像是峨眉山的“金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称呼罢了。

不过很可惜，詹姆斯在考察完水伊和南天门后，不死心地来到有高山洞穴之称的这两个据说深不见底的洞中，不料刚刚进洞不久，就遇上了一种行动迅速，力大无穷，一旦缠住人体后就立刻带回这个洞窟的诡异藤蔓。这种藤蔓像是有灵性有生命般将一粒种子，强行喂进他的嘴里。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是在第二天，头痛欲裂之下，才发现脑子中，似乎多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像活的一样，不停在脑子中钻来钻去，最后竟然顶开了头盖骨，从脑门上生长出来。

但是詹姆斯却并没有因此当场死亡，那粒种子，似乎会分泌某种麻醉的物质，不让他因为脑子中长出一根藤蔓而马上失去生机。

可是这样一来，反而让詹姆斯几乎要发疯，却又无力改变。那种藤条一类的生物，简直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因为其藤条般的形态，又是寄生在动物体内吸取养分，最终詹姆斯在日记本中将这种生物称为吸血藤。

笔记本的内容，写到这里就嘎然而止，丹木知道是这个时候的詹姆斯，已经无力继续书写下去，只能躺在那里等死。

他又走到大头面前，大头已经陷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显然从那么高的洞穴中摔下来，就算最终被藤条接住，整个人也去了半条命。加上那些藤条可不是什么善类，抓住他之后又拖又拽，能坚持活到现在，已经是需要非常强大的身体素质才可能的了。

大头的头其实并不大，只是那个犹如锅盖头的发型，让他的头看起来比常人大一点而已。对于大头和铜墙这样的莽汉，丹木心中并没

有多大的恶感，毕竟在国外，他的经历比起一般的黑帮分子，都要复杂百倍，因此看到大头变成这个样子，看起来多少还是有一点心酸。

“给他个痛快吧！”丹木轻轻地对自己说道，然后将手中的短刀高高举起，眼看着就要一刀劈下。

大头的眼睛突地睁开，看到这必杀的一刀，尖叫一声，周围的藤蔓都呼啸着扑过来，丹木的短刀改下辟为挥舞，只是在空气中轻轻一旋，那些还处于生长状态的藤蔓就纷纷被削断，掉在地上的部分还在不停地扭动，像是壁虎断掉的尾巴。

丹木心中一阵悸动，这种藤蔓，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生命力竟然如此顽强！大头努力地睁大了眼睛，傻傻地看着丹木，但是眼中却充满了疯狂和怨毒，似乎在憎恨着一切正常生活的人。

这种微妙的心态被丹木把握住，他心中无喜无怒，一个人变成丹木这鬼样子，要是还能保持正常人的思维，那才真正见鬼了。这个家伙一直在社团中厮混，本就不是什么好人，这次能下来救他，也是看在勉强算是同伴的份上，既然这个人已经救无可救，这个地方又如此危险，丹木也不准备多呆，转身就要试图离开。

大头头顶的那根细细的，微弱的藤蔓轻轻摇动着，似乎在向周围的其他同类发射着什么信息，丹木心中一凝，看着大头充血的双眼，冷冷地说道：“你自己不小心掉下来，又能怪得谁来？怎么难道还想找个垫背的？如果你想要解脱，我可以帮你，可是打着其他主意，就不要奢望了，你头上的这东西疯长起来，恐怕要不了两天，你就彻彻底底地成为它的养料了……”

大头明显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还是能够勉强听懂丹木在说什么，他的嘴角绽出一丝笑意，可是这笑意却无比诡异，带着森冷的寒意。

丹木微微皱眉，捏紧了手中的短刀，这带给了极端的自信和镇

定，这不过是个被一种藤蔓寄生的残废罢了，见识了古羌圣山中的一切，难道还会怕这么一个玩意儿么？

第二十二章 斩草除根

大头的脸颊和身上突然变得浮肿起来，然后又马上塌陷下去，整个脑袋看上去就像是贴了一层皮的骷髅，可是他头上的藤蔓，却如同打了兴奋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长起来，很快，原本不过几十厘米长的藤蔓，就生长到三四米长，颜色也由最开始的翠绿变成了带着一丝暗红的墨绿色，这种颜色的变化，似乎是藤蔓成熟的标志。

丹木仔细比较着最开始袭击自己和奎四的藤蔓的颜色和粗细，知道这中快速增生出来的藤蔓，比起那条力大无穷，同时无比坚韧的藤蔓来，还是差得太远。不过他不敢有丝毫大意，能将丹木，这个叫詹姆斯的外国人，甚至还有一头野牛拖到这里来的，肯定是那根早就成熟甚至像是成了精一样的藤蔓，现在眼前的这些不过是它的子孙，只是不知道它繁衍一个后代，是否就意味着一个大型动物被当成了养分。

这倒是和一部叫做《异形》的电影中有些相似，只是《异形》中的怪物是外星生物，而在这个无底深渊中生存的怪物，却不过是一种不知名的能够自动捕食的植物一样的东西。

大头头顶的藤蔓快速地卷了过来，攻势竟然凌厉无比，虽然看样子强度和韧性比不过刚才的藤蔓，但是力道，居然毫不逊色。丹木一个翻身，然后劈击下斩，那条藤条灵巧地躲闪着，以一种如蛇般的敏捷躲开了这自信满满的下斩。丹木心头微惊，看大头眼中的疯狂的神色，竟然像是在控制着它！

丹木深吸一口气，不去管现在到底是藤蔓控制着大头，还是大头用自己的念头控制着藤蔓，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一起干

掉。他快速地抢步上前，对于这样的东西，只要从根部砍断，就算再厉害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大头早就已经站立不稳，可是这个时候却像是被藤蔓的力量支撑着，歪歪斜斜地站起，蹒跚着主动朝丹木走过来，他每走一步的距离，身子都剧烈地颤抖着，皮肤中不时有绿色的黏液渗透出来，看山去如同恐怖片中的丧尸。只是这丧尸头上还顶着一条三四米长的不停飞舞的藤蔓，这副模样看上去既诡异又滑稽，只是丹木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丹木在地上一个错步，已经抢如藤蔓飞舞的防御圈，藤蔓此时已经没有先前的嚣张，似乎很怕丹木手中的短刀，这把刻画了增加杀性的符文，又被释比祭炼过的短刀，虽然谈不上什么神兵利器，但是对付这种天生就带着一丝妖邪气息的藤蔓，却是无往而不利。

那条新生的藤蔓似乎也知道这把刀的厉害，试了几次后，开始采取守势，只是大头的心中，似乎有着太多的怨念，竟然不顾一切地想要把丹木也留在这个地方陪伴他。在他还残存的简单意识中看来，既然是大家一起来寻宝，没有理由只有他必须得永远待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洞穴中，而其余的人却起出宝藏无比奢华地过上一辈子。

这种强大的怨念和憎恨，让他头顶的藤蔓也似乎激动起来，再次开始试图绕开丹木的刀势守护，要将这个看上去有些可怕的生物也一并留下。

周围的几根细小的藤蔓，开始朝丹木的小腿卷去，丹木冷哼一声，让那些藤蔓卷住自己的小腿，然后猛然地使出了千斤坠的功夫，任凭那些细小的藤蔓如何拉扯，却都奈何不了他。

但是他也被拖住无法再前进，手中的短刀更是被几条不要命般的藤蔓缠住，一时无法完全斩断，在大头的头顶不停盘旋的那根急速生长出来的藤蔓找到机会，“嗖”地一声窜来，直接朝他的脖子卷去。

丹木空着的左手突然伸出，就像是抓蛇的七寸一样，一下抓住了了藤蔓的头部，这条藤蔓剧烈地挣扎着，丹木简直感觉自己抓住的，是一条巨大的蟒蛇，或者正和一个强壮无比的大力士在角力，似乎手中的藤蔓，随时都有可能挣脱一般。

大头还是不紧不慢地缓缓前进，几乎是每走一下步，就要在身下留下一滩粘稠的痕迹，像是身体内的组织，正在不停地化为脓水，身上已经薄薄一层的皮肤，已经包裹不住身体内部流质化的组织而渗透出来。

他骷髅般的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伸出手来，朝丹木抱去，想要把他永远留在这个地方。

丹木大吼一声，手中的短刀剧烈地震动起来，刀身上的符文发出隐隐的亮光，用朱砂点过的符文透着妖艳的红色，那些缠着刀身的藤条突然冒起一股青烟，然后纷纷枯萎，丹木只是轻轻地抖了一下短刀，这些枯萎的藤蔓就全都断裂成几截掉在地上。

丹木冷笑一声，右手的短刀斩下，左手抓住的藤条像是感受到无边的危机，挣扎的力道，几乎大了一倍，丹木再也抓不住它，甚至连整个左手，都被磨破了皮。可是右手的刀势不停，只是一转，就直接劈向已经接近的大头。

“住手！”随着电筒的光束照过来，一声愤怒的大喝传来，听声音，竟然像是奎四。他竟然没死？

可是丹木怎会放过这个机会，手中的短刀不停，依然朝大头的脸上砍去，这幅带着诡异笑容的脸，让他怎么看都觉得讨厌，又像是心底在本能地害怕着什么，所以必须将这张脸连同他的主人一起毁去。

背后传来尖锐的劲风，丹木知道是奎四恼怒之下，发动了攻击。奎四的软剑或许对于这些藤蔓来说并不太趁手，但是若用来对付人，

就算是丹木比奎四要强上一点，在背对对方的情况下，还是有着相当的危险。

刀身已经砍在了大头的脸上，只划开了一道小小的伤口，就不得不朝后转去回防，若再晚上一点，丹木敢保证奎四绝对不会介意杀掉自己以除去最大的威胁，从而可以完全控制住沈教授和肖炘杰。

刀尖和剑尖快速地撞在一起，短刀在这个时候明显占了便宜，奎四的软剑弓起一个弧度，丹木接着软剑再次弹出的一点力，朝前跨了一大步，暂时脱离了软剑的威胁，然后毫不犹豫地朝大头的头顶斩去。

随着大头惊恐的大叫，他头顶的藤蔓，被连根斩断，可是丹木的挥斩十分有技巧，虽是齐根而断，竟然连他的头皮也没有伤到。不过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一个人从脑子里生长出一根藤蔓来，光是那些无数个分岔的根部，就早已经将大头的脑子搅得一团糟，最终支撑着他能够站起的，一方面是脑子中的带着憎恨和怨气的残念，另一方面也是这根藤蔓的驱动。

这个时候奎四才看清楚丹木斩断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那根藤蔓并没有完全死掉，而是像蛇一样扭曲着试图逃跑，奎四也缓过神来，顾不得再攻击丹木，手中的软剑点出，将那根藤蔓牢牢钉在了地上。

“你没事？”丹木看着双眼中慢慢失去全部的光芒，不管是增恶还是怨气，都随着生命的完全消失而渐渐不见，这个或许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好事的社团分子，终于完全地断了气。

奎四也醒悟过来，眼前的丹木并不是想要杀掉他的下属，而是在帮他解脱，他刚才也是惊险万分地才最终侥幸逃出，加上手中只有一个光线昏暗的电筒，他又不能像丹木肖炘杰等人一样能黑夜视物，有那样的误会，也情有可原。

地上的藤蔓还在挣扎，被斩断的根部，试图朝丹木和奎四的脚边扎去，却被两人一前一后

踩住，失去了根源的支持，这根藤蔓的力量一下小了许多，连挣扎的幅度，也连带着变得微弱起来。

原来这东西也不是没有弱点，离开了吸取养分的寄主，就没什么值得害怕的！丹木冷峻的脸上终于出现一丝笑意，看着有些尴尬的奎四，摆了摆手，说道："走吧，继续呆下去，还不知道会遇见什么！"

"我总觉得，这地方这么多古怪，一定是藏着什么……"

"哦？你以为宝藏就在这个洞里么？可是这个洞往下根本就不见底，周围的岔道又无数，别说是找什么东西，只要我们再深入一点，记不得回去的路，恐怕光是在里面无止境地瞎转，就足够让人崩溃了。"

奎四眼看着那条从大头的体内长出来的藤蔓越来越无力，终于拔出了软剑，正想回答，不料那条无力的藤蔓，却突然朝外窜出，两人是猝不及防，竟然被它挣脱，等反应过来，已经不见了身影。

两个人面面相觑，都是感觉一阵荒唐，没想到两个大活人，居然被一条藤蔓给耍了，这事要是传出去，恐怕也没人会相信。他们对望一眼，几乎同时决定，这事就算是对最亲近的人，也不会再提起。

"你怎么逃出来的？"丹木一边翻看那个倒霉的德国探险家詹姆斯的遗物，一边问道。

"纯粹是运气，我被那东西拉入到一个像是无数动物尸体堆积着的地方，然后趁它不注意，斩断了两条横在中间的藤条，然后逃出来的。"奎四有些悲伤地合上大头的双眼，这个时候的大头，因为身体组织大部分都化成水了，头部就更显得畸形的大，但是奎四眼中没有丝毫的害怕的情绪，只是感觉到一阵深沉的悲哀。

都是过着刀口舔血生活的人，虽然知道这辈子很难善终，可是当真正面对这些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确定的兄弟死去时，还是禁不住会有细微的伤感。正是这种明明具有强大实力，但是心中还保持着一点武者的尊严和护短的脾气，最终才不是他接山爷的班，而是换了心机深沉的张淮国。

“斩断？”丹木看了看奎四的软剑，语气中有了几分疑问。

“不是这把剑，是一把在一具尸体上得到的匕首……”

“哦，怪不得！”丹木恍然大悟，如果用那把软绵绵的软剑能够斩断那些不知道吸食了多少动物的生命而成熟的藤条，简直没有天理了。

“走吧，出去再说，虽然大头死了，但是这一趟，也不算白来，至少知道这世上还有吸血藤这种诡异的植物，竟然比毒蛇还要难缠。”

“那条老藤，还没有死吧？”丹木淡淡地问。

“你想干什么？那条老藤，可不是刚才逃走的新藤，它的力量，十分可怕！”奎四脸色微变道。

丹木回过头来，紧紧地盯着奎四，他知道奎四这个时候不一定能看见他，但是一定能感应到他的注视。

“难道你竟然不想为大头报仇？”丹木语气中带着微微的调侃。

奎四感觉心中似乎有了一口闷气，他大口地呼吸着，终于将这口闷气统统呼吸出去，最终定了定神，很认真地说道：“如果你都不怕，我就更加没有理由怕了！”

丹木笑了笑，他当然不会去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社团成员报仇，

只是本能地感觉，这些食人的藤条，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原路返回，说不定更好落入对方的包围，最终在力量耗尽后只能作为对方繁衍后代的寄生场所或者食物。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自然都不是丹木能够承受的。

而要消除威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威胁连根拔起，那条老藤虽然厉害，可是并不是杀不死的，至少对方害怕自己手中的短刀，而短刀上的符文，似乎的确是对它们有效，这就已经让丹木又足够的本钱敢主动挑衅。

顺着那条新生的藤蔓逃窜的痕迹，丹木和奎四仔细地朝前一点一点搜寻。这条新生的藤蔓明显没有什么智慧，或许就算是老藤也不可能有智慧，只是顺着生物捕食的本能在行动而已。

转过了无数个拐角，渐渐来到一条满是泥泞的洞口，这些泥泞却不像是真正的泥土，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滑腻的触感几乎让两人就此停住。不过不管是丹木还是奎四，都是心志坚定之辈，最终还是屏住呼吸，一路坚持过来。

到了这个岔道的尽头，丹木朝里面望去，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在这里面，竟然相互纠缠生长着无法计数的藤蔓，就像是进了一个蛇窝，不，那是远比蛇窝还要可怕的东西，这些仿佛半是植物，半是动物的藤蔓，连科属都看不出来，也没有牙齿嘴巴，可是一旦钻入人体，就风释放出某种毒素让人或者其他动物的身体组织渐渐软化并最终成为流质的营养液供它们吸收，而要最终养出这么多藤蔓来，因它们而死的动物数量，已经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

奎四不像丹木看得那样清楚，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藤蔓是否具有感光的特性，所以一路走来，根本不敢开电筒，只有丹木接着打开手机的一点微光在寻路，现在他能勉强看见前方无数根纠缠在一起的藤

条，可是对于奎四来说，只能听他转述，却没有直观的印象。

“既然这么多，你还坚持必须除掉它们么？”奎四皱眉道。

“当然！如果只是一两根，放过了也就算了，可是这么多吸血的藤蔓，真要放任它们生长，恐怕不出多久，这片美丽的旅游景点，就变成了鬼蜮……”

“看不出来，你还有一点当英雄的潜质？”奎四带着淡淡的讽刺说道，对于这种实力不够却硬是要充英雄的做法，他一向是嗤之以鼻。

“英雄？我不过是不想它们的存在，伤害到我的朋友而已！”丹木冷冷地说道，然后问：“带打火机了吗？”

“带了。怎么，你觉得它们应该怕火？”

“不错，凡是植物类的东西，不管进化到了什么程度，就算是退一万步说真的成了妖怪，也都应该怕火才对！”

奎四将打火机拿出来，却并不急着点燃，苦笑着说：“就算有打火机又怎么样？这里根本就没有能够点燃的东西，要想烧死它们，简直是痴心妄想……”

“谁说的？”丹木接过打火机，淡淡地说说道：“那边的墙壁，有不少老化死亡的藤蔓，它们就是最好的点火材料。这些藤蔓既然是吸食动物的血肉为生，那么体内的油脂成分肯定很重，只要能想办法点燃那些已经自然死亡枯萎的藤蔓，要引燃剩下的，简直轻而易举！”

奎四不说话了，既然丹木已经计议已定，他就算再说什么，也不过是徒劳。

“不过，这样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现在应该是地底一两百米深的地方，空气本来就无比稀薄，如果不是我们这样肺部功能

十分强大的武者下来，换了其他人早就因为供氧不足开始头晕了。一旦我点燃那些老化的藤蔓，燃烧会消耗掉大量本就不多的氧气，这样我们出去的路就分外艰险，或许不会被这些藤条纠缠住，但是有可能遭遇到缺氧的尴尬……”

“不用多说了，这东西的确是个天大的祸害，早点除去，也算是给自己积点德……”

“那么，你先后退一点吧，我能看见这里的一切，要逃走的话，比你这个睁眼瞎容易得多！”

等奎四退开后，肖炘杰悄悄地朝那一排明显已经死去多时，但是还没有完全腐化掉的藤蔓摸过去，他的动作极轻柔，就像是一只即将发动偷袭的豹子，一切都是那么小心翼翼，生怕猎物听到动静逃走。

第二十三章 火烧食人藤

不过是五六十米的距离，他却走了足足有七八分钟，这其中的小心程度，简直比他当年在非洲刺杀一个部落的酋长还要夸张。

离老化的藤蔓生长的地方还有七八米时，丹木停下来，试了下打火机，确定无误后，才又继续朝前。这个时候的奎四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对于丹木，他是既敬佩，又带着几分警惕，他知道对方其实一直想着救出肖炘杰和沈教授，只是缺乏机会而已。现在，只要他搞出什么动静，或者大吼几声，离丹木已经很近那些的藤蔓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包围住他，而还处于外围的自己，一定能安然脱身。

可是最终，他还是强行压下了这个诱人的念头。他是社团成员没错，但在江湖上混，还是要多少讲究一点义气的，还没有到如此卑劣的地步。当然，如果在现在的处境上，换了是张淮国的话，他却不敢保证这个隐隐有了几分山爷遗风的家伙，做起这种事来会不会有所犹豫。

丹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口气像是巨蟒吞丹一样，连胸膛和腹部也鼓了起来，等渐渐平复后，丹木将打火机再次点燃，然后扯下袖口的一根线固定住按钮，轻轻地朝那堆已经死去多时的藤蔓抛去。

打火机在半空中画出一道弧线，然后掉在了老化的藤蔓堆上，先是没有什么反应，只是静静地燃烧，但是不多久，周围的藤蔓被慢慢点燃，接着，更多的藤蔓因为周围的火焰而燃烧起来。很快，熊熊的火焰开始在老化的藤蔓堆上燃起，丹木也顾不得会不会惊动那些活着的藤蔓，马上转身朝外跑去。在火光的照耀下看见丹木动作的奎四也不再犹豫，立刻顺着来路返回。

丹木刚刚跑了十几步，里面那些还活着的藤蔓就已经反应过来，而燃烧的火焰，却将无数还活着的藤蔓也一并引燃。这些藤蔓常年吸食动物身上的血肉，其中的脂肪，是最容易被它们分泌的毒素分解为流质的身体组织，因此这些还能动的藤蔓，含油量也颇高，十分容易就被大火点燃。而这些被点燃的藤蔓带着惊慌和本能地挣扎，却让更多的藤蔓遭殃，无数的藤蔓甚至拔起了深深扎在某个动物上的根须，试图冲出去，但唯一的下场却是被洞口的大火引燃，然后自身又成为一个新的火源，引燃更多的同伴……

这是一副极其诡异的情形，那些蛇一样的藤蔓，在火焰中挣扎，即便是偶尔有一两条逃了出来，也被守在葫芦地形腰部的丹木几刀砍成碎片。这个时候奎四也反应过来，立刻转身，用一把锋利的匕首同样将已经受伤不轻的藤蔓斩断，直到它们再也没有战斗力。

如此过了十来分钟，火焰渐渐小下去，在丹木视线所及的地方，已经看不到活着的藤蔓，只偶尔有一两根还在本能地抽搐一下，但却掀不起任何风浪。

丹木和奎四面面相觑，都有些不敢相信，如此可怕的藤蔓，居然用这般简单的方法就彻底解决，但事实摆在眼前，却由不得他们不信。

丹木提着刀上前，在那些藤蔓大量滋生的地方，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地蠕动着，就像刚才的火焰，对于那东西来说也不过是稍稍打搅了一下它的沉睡。

等走近了，丹木这才发现，蠕动的东西，竟然是一个看不出头尾的大肉块，长有四五米，宽和高也接近四米，简直比一间房子还大。它的部分表面皮肤已经因为刚才的火焰成为焦炭，有的地方皮肤烧得裂开了，露出惨白色的肉。这些肉上还牵连了一些根须，大部分藤蔓，都是从这个超级大肉块上生长出来的。

“这是什么东西？”接着残余的火光，奎四满脸戒备地走过来，看着这奇怪的东西，好奇地问道。不管是谁，乍一看这肉山般的东西，都会感觉好奇。

“不知道，但是我想，这东西能长成今天这样子，不知道是祸害了多少动物！”

“不错，看样子它不能移动，我估计是那些活动的藤蔓在外掠夺捕食各种动物，然后其中一部分用于培育新的藤蔓，而另一部分除了维持自身的消耗和营养外，大多都是喂了这个肉山般的大家伙。这家伙的体型这么大，就算一天像死猪一样躺在这里什么事都不做，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消耗的能量，依然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先不管这么多了，杀了它，然后我们回去！”

“杀？这个大家伙，应该怎么杀？我甚至找不到它的头到底在哪里！”

“找不到就不用找了，我就不相信，将它周身都刺一个遍，会找不到它的弱点所在！”奎四冷笑道，然后手中的软剑一抖，直接朝一块被烧焦了皮肤裸露出里面血肉的身体组织刺去。

软剑很轻易地尽根没入，在使劲一划拉，一块足球大小的肉块，就被削了下来。但是没有任何血液一样的东西流出来，似乎生长在这个大肉团上的藤蔓，早就将这不知名的生物所有的流质和养分吸收干净，剩下的，不过是木头一样的粗糙肉质而已。

丹木仔细地看着被削掉的那块肉团，最终还是大着胆子伸出手去捏了捏这块肉团到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那种软乎乎的滑腻的触感，就像是捏住了一大块肥肉，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不过这块肉却没有真正的肉质纤维具有的韧性，只是稍稍用力，竟然像是腐朽的木块一样，彻底地成为岁末。

丹木呆了呆，随即想起一样东西，只是那东西竟然会长到这么大，实在是罕见。

“怎么？有何发现？”奎四淡淡地问道。

“这东西，似乎不是动物……”丹木的脸色古怪，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说道：“或许它的另一个名字你会感觉熟悉……太岁！这东西是一个巨大的真菌团，用你们汉人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动不得的太岁！”

奎四也满脸的不可置信，太岁这种东西自然是听说过，他曾经还见过两次，只是最大的也不过才百来斤的样子，像这个巨大的肉团一样的东西，先前还真没有和“太岁“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怪不得砍它也没有反应，原来不过是一团真菌组合而成的特殊生命罢了，不过，这东西上面，怎会长满了会动会吃人的藤蔓？”看着这个已经有三分之一的面积烧焦了的“太岁”，没有被火烤到的地方，有一些拳头大小的斑点，这些斑点有的还在不时冒着浓血，显然这些地方，都是先前生满了藤蔓的。

“毁掉他！”丹木坚定地说道。

“什么？”奎四有些惊讶，虽然他平时里不信鬼神，可是对于太岁这种东西，还是有些忌惮。在民间，都有太岁头上不能动土的说话，现在要让他亲手来毁掉一个这么大的“太岁”，还是多少回感觉有些古怪。

“这些吃人吸血的藤蔓既然都是从它的身上长出来的，保不齐今后还会继续生长出来，之后彻底毁掉它，才能杜绝后患！”

“现在已经没有引火的东西，要毁掉它，只怕不太容易。”

“这个简单，这东西虽然只是一大团真菌组成的，只要将它砍得

支离破碎，要想再长出那些藤蔓，可就不太容易了！”

奎四看着这个房子那么大的巨大肉团状的东西，最后还是点了点头，这东西身上生长出来的藤蔓实在太过恐怖了，他先前也不过是被其中一个根抓住，就差点变成了对方生长的养分，如果不是运气好捡到一把锋利的匕首，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像大头一样，头上长出了细小的藤蔓，人却还有一定的意识，还试图抓住其他的人垫背。

这中情形光是想想，都让他这个习武多年，意志坚定的人心中打了个寒战，像他这样过着刀头舔血生活的江湖汉子，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诡异无不的死法。

丹木开始带头卖力地一刀一刀将这个房子一样的巨大的太岁的“肉”削，他的动作很快，几乎每一次出刀，都有一大块肉团被削掉。旁边的奎四动作明显要慢得多，他手中的软剑用来伤人的话绝对没有问题，是一件兼具隐蔽和锋利的好兵器，可是不管是对着藤蔓还是现在的巨大太岁，过于绵软的剑身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还不如手中的那把小匕首管用。但匕首的效率，远远赶不上丹木手中两尺来长的短刀。

丹木接连出了百来记，却也不过削掉了三分之一的肉块，这些肉块都是死白色中带着点腊黄，看上去和真正的肉有几分相似，但实际上，却不过是一些没有意义的真菌团。只是看着这些连躲闪都不会的巨大肉山，丹木已经消耗掉了最后一丝耐心，开始停下手中的刀，开始找寻这巨大的肉山，是否有什么可以一击致命的所在。

奎四拿着匕首满脸阴沉地胡乱在太岁的身上砍着，也不管效果如何，这副样子，看上去有几分搞笑，一下又一下地在太岁身上胡乱刺着，如同面对的，是一个练武的靶子。

丹木终于发现了他的神情有些不对，他看着那团肉山，脑子中居然也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可是手中短刀传来的一阵微弱的热流，却

让他马上苏醒过来。他一把拉过奎四，奎四被他带得朝后退了几步，可是手中还保持朝着空气虚刺的姿势。

丹木脸色微变，一下打掉他的匕首，然后用左手毫不犹豫地朝他的后脑上狠狠一击。奎四眼睛一翻，昏了过去，丹木将匕首捡起后插在靴筒中，然后扛起奎四，朝外退去。

这个地方似乎有些不对劲，如果还继续呆下去的话，难免变得像奎四一样。这里似乎有某种迷惑人心志的东西，如果不是手中短刀并非凡品，那是被羌族的释比巫师祭炼过并刻上了符文的利器，和一般的法器也有得一比，不管是什么邪魔，在这把刀面前都有着被斩杀的可能。

“迷惑人心志的东西？难道是那肉山一般的太岁？怎么可能，那明明只应该是一个真菌团而已……”丹木一边飞速地朝外奔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可是走了不过一两分钟，刚刚转了两个弯，却突然停了下来。他将奎四轻轻放在地上，然后右手拿着短刀，仔细地倾听那股若有若无的呼救声音。

从最初下到这个洞底，就一直有呼救的声音出现，难道说，这里竟然真的有什么人被困住？经历了大头被那些可怕的藤蔓造成的诡异情景，丹木此时对那些会动的藤蔓已经抱着极大的戒心，这东西只要有新鲜的动物尸体，哪怕只剩下一粒种子，都能重新活过来，实在让人头疼。现在下到洞穴的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上面的肖炘杰他们一定等得焦急，自己这些人在这个景区中时见不得光的，只要天一亮，要想安然离开就不得不和这里的景区保卫人员冲突，那样一来如果惊动了官方，再要想找到这么好的机会找到蚕丛宝藏的下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在寨子中的时候，他也试着让寨子的老释比来解除眉骨上的诅咒，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让他的眼睛鼓出了近半厘米，老释比甚至

受到反噬差点丢掉半条命，这么可怕的诅咒，最终连老释比也感觉到了一丝恐惧不敢再次尝试。

现在，跟着沈教授和肖炘杰找到蚕丛宝藏的秘密，是解除诅咒的唯一办法，如果这个时候为了不相干的陌生人而在这个洞穴中耽搁太久，是否值得呢？

丹木心中犹豫着，可是最终，好奇心和心中重新燃起的善念还是占了上风，决定带着奎四一起去看个究竟，毕竟那些藤蔓的老巢都已经被自己铲除了，就算还剩下一些零散的，也肯定成不了大的气候！

重新扛起奎四，丹木竖着耳朵不停地朝呼救的方向钻进去，这个时候的地下洞穴已经纵横交错，复杂得如同迷宫，每走过一个路口，丹木都用短刀刻下一个符文作为记号，每七个符号，作为一个循环。不是他不想刻其他的符号，只是这个充满了灵异事件的夜晚，他最相信的，还是那七个可能包含了诅咒的符号。

在他看来，那个自称是“神”的家伙既然需要他们去寻找解除它们身体封印的方法和钥匙，那么肯定是不会故意去制造太多的障碍，虽然遇到的这一切都可能是沈教授念完那些咒语召唤来的，但其中未尝不是因为另有缘故，总之要想找到其中的秘密，也不急在一时，先救出那些不停呼救的人，或许还能得知一点这个地下洞穴的秘密。

在地下的洞穴中转悠了有十多分钟，凭借着超常的方向感和记忆力，最终丹木还是找准了到达呼救之地的道路，等他到达那条地下洞穴时，才惊讶地发现，呼救的人，竟然是赵源和王胖子！

他在心中苦笑了一下，如果半途丢下奎四，自己一个人上去，这几个黑道分子都会不知不觉地死在这地下洞穴中，要救出沈教授和肖炘杰，就会变得无比简单，可惜，一时的心软，竟然让今后的救援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看着在洞口不停穿梭的两个明显很有些年头的年老藤蔓，丹木再次犹豫了，这些人到底救还是不救？

还不等他走出决定，里面的人已经借着微弱的光亮发现了这里还有人在，赵源大喜，立刻喊道：“是谁？快就救我们，他妈的，这几条蛇太狡猾了……”

感情赵源他们在黑暗中看不清楚，还以为那些藤蔓是蛇。丹木心中好笑，应了一声，那边的人听出他的声音，不由得一阵欢呼，听声音，里面竟然有四五个人，“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别提了，我们下山时，因为后面那个流血的雕像一直在追赶，结果误入一个洞穴，后来慌慌张张地就走迷了路，最后被几条怪异的蛇困在这里……”王胖子有气无力地嚷道，不管怎么说，少了一只手臂，只用衣服纱布等简单包扎了一下，失血过多，能支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

“那不是蛇，是一种会吃人吸血的藤蔓！”丹木淡淡地说着，然后开始小心地朝前移动着，既然他们说这里有几条“怪异的蛇”，那么很可能不止自己看见的两条，在这地方，小心一点，终归是没有错的。

“这东西怕火，如果你们能点燃一堆衣物，它们暂时不敢攻击你们。”丹木想到如此可怕的藤蔓被火焰点燃时的只能眼睁睁地被烧成灰烬的景象，知道只要手头有个火焰喷射器，实际上这东西一点也不难对付。只是现在，别说是火焰喷砂器，就连一堆可以用做燃料的木材，也显得异常奢侈。

最后，赵源、王胖子和那粗豪的大汉周铨一起，脱下身上的外套后，用匕首划成细条，然后用打火机点燃其中几条，然后不疾不徐地开始往里面添加布条。

见底的洞穴里一下亮了起来，那些藤蔓似乎感受到火光的热度，

果然开始后退，最后竟然渐渐地消失不见。

但这只是赵源等的感觉而已，在丹木那异常的双眼中，却发现这些藤蔓只是暂时找了个黑暗的角落的栖身，只要那团火光熄灭或是这群猎物想要逃走，恐怕它们立刻就会发动最凌厉的攻势。

第二十四章 致幻太岁

丹木背着奎四，朝那几个人的所在走过去，路过一条将身体蜷缩成小小一团的藤蔓时，丹木先是装作没有发现，等近了后才突然弯腰，出刀。那条藤蔓不过是凭掠食的本能在行动，根本不具备智慧，就算表现得再凶残诡异，也不过是植物而已，自然不可能有思维知道丹木这个“猎物”会突然主动攻击，竟然被他拦腰斩断一条。

这中藤蔓虽然厉害，但是弱点却也不少，怕火就自不必说了，只要一段斩断，除非是根部的藤蔓还有可能继续生存，尖端断裂的都会很快干枯腐朽，失去生命力，所以只要看准时机，伤害越是贴近根部，所起到的效果也就越大。

剩下的藤蔓一下窜起，像是被踩住了尾巴的蛇一样，可是它的窜起却给了丹木更多的攻击机会，手中的短刀不停地挥舞，一段又一段藤蔓被彻底斩断，直到只剩下最后小小的一截。

丹木这才发现，这一截藤蔓，居然寄生在一个头颅里面，从头颅的脑袋顶长出来，无数的根须甚至已经将整个头颅包裹在一起，除非是像他这样具有在黑暗中凭借一点微光就看清楚一切的变态视力，还真不容易发现藤蔓根部那黑乎乎的一团，竟然曾经是一颗头颅。

藤蔓不完全是植物，却也不是听说过的什么动物，总之这东西似乎既具有植物中藤蔓的形态，但同时又兼具动物的活动能力，这株藤蔓，明显是带着它的“家”在到处乱跑，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很显著的生活习性，那就是喜欢寄生在人和动物的头颅中，那个巨大的太岁身上的无数藤蔓，似乎仅仅是它们最初生长时的温床而已。至于那个巨大的太岁身上怎么会长出如此众多食人藤蔓，这个问题也只有留待沈教

授他们去考证了。

最后剩下的一点藤蔓，再也没了继续进攻的本钱，只是这藤蔓的生命力极为顽强，还在不停地挣扎，那颗被无数根须裹住的头颅开始在地下翻滚，发出奇怪的撞击声音。

丹木看着这副情形，并没有被吓住，而是将手中的短刀，一下朝地上翻滚的头颅插去，头颅一下被固定住，被短刀插住的地方，不停地朝外冒着黑水，直到在地上留下一大滩，才微微摇晃了两下，再也不动弹了。这个时候，从头颅的眼眶、鼻孔等七窍中生长出来的根须开始枯萎收缩，最后也纷纷腐朽。这些奇怪的生物体新陈代谢的速度极快，一旦失去生命力，光是无法满足自身的消耗，就让它们的机体开始在短时间内块数地腐烂掉。

虽然仅仅是解决掉其中一根藤蔓，只隐隐看到这边战斗情形的众人都是一片欢呼，等和丹木会和后，他们看着丹木背上的奎四，却是纷纷变色地问道：“四爷怎么了？他这么好的身手，也受伤了么？”

“四爷是我打晕的！”丹木淡淡地说道。

“什么？”周铨脸色一寒，虽然刚才丹木算是救了他们，可是大伤山爷的几个手下中身手最好的奎四，那也等于是在打他们所有人的脸面。

“我们在一个洞穴中遇到一个巨大的太岁，这些藤蔓，最初应该就是从太岁的身上生长出来的。虽然我们最终一把火将那里的藤蔓烧干净，可是在消灭那只太岁的过程中，奎四却像是突然中了邪，不得已，我只好打晕他……”

众人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些，最后赵源奇怪地问道：“那些蛇……哦不，藤蔓好像很怕你，这是怎么回事？”

“它们怕的不是我，而是我手中的短刀上的符文，这些被我们寨

子中的释比加持了神鬼之力的符文，似乎能一定程度地克制住它们。”丹木淡淡地说道，并没有隐瞒真相。对于这些人的实力，他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就算救他们出去，或许最终对于救出肖炘杰和沈教授这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有些困难，但若只是他自身的安危，却是从来没有操心过的。这些人，还伤害不到他！

周铨的眼睛亮了一下，却最终没有说什么。这一切没有逃过丹木敏锐的眼光，他暗自冷笑一下，如果是想要从他手里抢走这把珍若性命的武器，似乎这个周铨还完全不够格。

斩杀了那条藤蔓过后，其余的藤蔓似乎已经被震慑住了，居然没有继续进攻他们，不过丹木猜测，这些没有智慧的奇异生物不可能是被震慑住，除了短刀上符文的力量外，更多的是那一株被斩杀的藤蔓死亡后流出来的黑色液体中的某些成分，让其余的藤蔓感受到了危机。

在大自然中，有不少的植物都是通过这种靠化学气味的方式传递信息，同一个族群中，只要有一株植物受到伤害，通过分泌某种带有信息的化学物质弥散在空气中，其余的植物也会在接收这种化学物质后做出一点相应的对策，虽然这种改变极为轻微，但有时候却很管用。而在动物界中，比如老鼠，其中一只老鼠的死亡，临死时发出的气息往往会让其它老鼠警觉，现在这些藤蔓不敢再次攻击的情形，和动植物的这种化学信息的传达方式，似乎有些相像。

带着一群人开始朝出口的位置走去，这次下来，虽然没有救出大头，但最终却救了王胖子、周铨、赵源和另一个周铨的心腹，可以说也算是有不小的收获了。

几个人轮流带着奎四，然后跟在丹木后面，按照丹木留下的记号，开始朝那个从地面笔直通向地底的洞穴入口走去。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丹木带着众人转来转去，最后突然有些惊讶

地发现，自己竟然是在兜圈子！

他马上停住，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其余人都是一脸的惊慌和绝望，在地面的八阵图迷失方向，还有可能等到天亮后雾气散开走出去，在这不知道多深的地底，岔道和支路无数，氧气也不是很足，最重要的是缺乏水好食物，如果一直走下去，恐怕很快就会累死饿死。

“混蛋，你带的什么路？他妈的要是害老子走不出去，老子一枪崩了你！”王胖子有些气急败坏地吼道，所有山爷的五个手下中，就属他最沉不住气，完全不符合心宽体胖这条铁律。

丹木回过头来，冷冷地盯了他一眼，虽然是在黑暗中，王胖子也感觉到这一眼的冰冷和杀机，还有淡淡的警告意味。

王胖子几乎毫不怀疑，如果真的惹恼了这个年轻人，对方会毫不犹豫地杀掉自己。这是一种很意外，也很让他感觉憋屈的感受，就像当初在地下别墅中，肖炘杰这个一直表现得十分懦弱的年轻人，突然翻身用枪指着他的头的屈辱感觉。王胖子心开始沉下去，他突然感觉自己真的老了，没有年轻时候的锐气，反而开始感觉到了害怕到底是什么滋味。曾几何时，他还是山爷手下小弟的时候，他王胖子就以打架拼命闻名，被称为山爷手下的疯狗，可是现在，年龄到了，养尊处优多年，居然连一个年轻的小子，只一眼就能让他感觉到危险。

他突然闭嘴，没有再多少什么，赵源震惊于他突然从强势变得软弱，而在一起替山爷卖命近二十年，对于王胖子到底是什么人无比了解的周铨，这个时候突然也感觉到一丝警惕和心悸，这个年轻人，太不简单了，能让被称为疯狗的王胖子老老实实的闭嘴，除了山爷外，他还是头一个看见！要知道，王胖子可是连实力最强的奎四，还有威望最高的张淮国，都不太买账的！

“老是这么转悠下去也不是办法，丹木，你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周铨突然问道，他对这一带的洞穴更不熟悉，也不得不请教这

个原本很不喜欢的年轻人。

“我想，也许是遇到什么东西了！可能是让奎四中邪的东西！”丹木看了一眼还处于昏迷状态的奎四，突然说道。

赵源打了寒战，赔笑道：“丹木老弟，这话可不要乱说，这里有那些古怪的藤蔓已经够恐怖的了，再要多来点什么让人撞邪的东西，那还要不要人活了？”

“我总感觉，造成这种让我们迷失方向感的原因，还是在那个巨大的太岁那里！”丹木喃喃地说道，然后带头朝记忆中太岁所在的方位走去。

这次的运气实在不错，居然在走错两次后，被他找准了通往太岁和那些藤蔓老巢所在的洞穴。

同样是度过那层让人闻之作呕的淤泥层后，他们来到那个巨大的洞穴中，那个太岁还是稳稳当当地在一个烧焦的石阶上，没有丝毫的移动，只是它身下的近三分之一被砍下来的“肉块”，这个时候有黏在一起的趋势，就像原本看上去毫无生机的肉块，竟然还有活力一般在努力地生长在一起。

丹木看到那些黏在一起的肉块，边缘的地方已经融化了，然后紧密地结合着，就像原本就是一整块，只是这种结合在这个时候还显得有些生硬，还看得出来是有不同部位不同形状的肉块拼接而成的，最终形成了一个长近四米，宽和高有两米多的大型太岁，和一个长两米，高和宽一米多的小型太岁。

这两个太岁看上去完全不相干，但是偏偏却都是从同一个更大的太岁分裂出来的。

“这玩意儿即使你口中说的那个太岁？”周铨用狼眼手电不停地照射着太岁的各个部位，最终还是发出一声感叹说道。他也见过不少所

谓的太岁，但是这么大的，还真是头一次看见，而被砍伤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自动愈合，更是前所未闻。

“嗯，当时奎四本来好好的，可是就因为我们试图宰了这个大家伙，后来他的样子就变得有些不对劲了！”

“这东西就算是宰了也没有用，没看见它能够自我愈合么？”

丹木看着那巨大的太岁一样的东西，缓缓地道：“可惜没有足够的藤蔓或其他燃料，如果有个火焰喷射器的话更好，只不过是十几分钟的时间，不管它到底是什么怪物，也能烧成飞灰！”

“你说他能够导致奎四变得如同中邪？是因为具备某种神秘的力量，还是它有毒？”

“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这种事情，谁说得清？我个人原本偏向于让人中毒，但是可惜，我自己却没有太严重的中毒症状，而我手中的短刀，似乎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工具，其中到底是什么状况，我总感觉要回到这里才能真正搞清楚！”

“既然如此，你还带我们来？”赵源小声地抱怨道。

“我没叫你们来，是你们硬要跟过来的！”丹木淡定地说道，对于赵源这样的小人物，他连应酬的心思也懒得起。

赵源吃了瘪，可又不敢发作，毕竟他和王胖子这样的黑道大佬不同，他不过是一条小杂鱼而已，对于丹木这种实力超强，连王胖子也不放在眼里的人来说，无疑是极端危险的。装一回孙子也不会掉块肉，没有必要惹上这个煞星。

“或许，我手中短刀的力量，并没有我想象中大，这东西似乎不止是能滋生那些吸食人血的藤蔓，还能分泌出某些致幻的成分！”丹木看着那团似乎完全无害的太岁，心中突然一动，说道。

“你是说，是这些能够一定引起人幻觉的成分，在让我们不停地在地下洞穴中兜圈子？”

“很可能，这是我第二次遇到能让人造成幻觉的东西，不过上一次，是一种雾气，而且令人产生幻觉的力量比这次更加强大，甚至会完全让人沉浸在对过去的某些难忘的回忆中去！”丹木想起了在古羌圣山的那个夜晚，那个晚上的幻觉考验，远比这次给人的感觉还要来得真实，那些能让人感觉到心底最深最恐惧的东西的雾气，是带着怨念的某种阴性的能量，和今天遇到的这个太岁分泌的某些看不见的成分，看上去像是两回事，但隐隐之中，却又有着联系。

“既然如此，那还过来干什么？离这东西越近，不是给人造成幻觉的效果就越明显？”赵源大着胆子反问道。

“不解开其中的秘密，我们就不要想离开！之前对这些超自然的力量也不怎么相信，可是最近倒是越来越感觉到，寨子中那些老释比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丹木淡淡地道，然后紧紧地盯着那块肉山一般的太岁，走上前去，高高举起了手中的短刀。

两尺长的刀锋在狼眼手电的照耀下闪烁着寒芒，丹木紧紧地握住刀柄，然后猛然间一刀劈下。仿佛空气中闪过了一道惊雷，这一刀竟然有着劈开一切黑暗与桎梏的惊人气势，周围的景色突然间一变，原本充满了腐烂气息的石室眨眼间消失，那些被烧焦的藤蔓也不见了，剩下的，紧紧是一个巨大的茧一样的东西，横放在一块祭台般的石头上。

丹木睁开眼，盯着那个巨大的茧，深吸一口气，然后走上前去，对着巨茧依然不光不顾地砍去。可是他的力量虽然大，面对这个巨大的茧，却显得微不足道，刀身完全被巨茧的表皮弹开，就像砍中的，是一块坚韧的牛皮。

看了看四周的景色，这个祭台是在白茫茫的雾气中，而这雾气，

却是那么熟悉，和在古羌圣山中见过的让人产生幻觉的雾气几乎一模一样。

他和其他六人眉骨上的诅咒就是因为这种雾气产生的幻觉后出现的，现在再次看见这种诡异的雾气，也由不得一向无比胆大的丹木，心中有了一丝悸动。

这个地方，到底是心中产生的幻觉，还是真实的存在？只是和古羌圣山一样，和这个世界在不同的空间之中？

第二十五章 嗜灵藤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那个巨大的茧却慢慢地破开了一道缝隙，巨茧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地蠕动着，似乎要挣扎出这坚韧的束缚。丹木心中一动，在八阵图中的时候，遇到的魔蛾，听沈教授和楚汉的语气，似乎就是从茧子中出来，难道说，这巨大得不像话的茧里面，竟然是又一个体型更大的破茧魔蛾？

他神色凝重地后退了几步，地面上冰冷坚硬的触感，让他有一种踏实的感觉，这和先前在石室中踩着各种腐烂的动物混在一起的滑腻的淤泥的感觉大不相同。

可是这种极大的反差，却反而让他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除非先前遇到的一切都不过是幻觉，否则环境的变化，不可能这么大。而现在身边没有其他跟着的人，也就是说是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幻境之中，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不过是假象而已！

那巨大的茧慢慢地被从里面撕开，然后爬出一个长相丑陋的生物来，这个生物有着人的形体，可是背上却有两对残缺的灰黑色的翅膀，翅膀上有大块的黑斑和一些散发着黄绿色微光的粉末一样的东西，而它的头部，上半截像长着触角的人，下半截却明显是昆虫的口器一样的狰狞。

这副造型，和在八阵图中的遇到的魔蛾有七八分相似，只是体型，却比那个破茧魔蛾要大了两三倍，和眼前的魔蛾相比，先前遇到的不过是个小孩子罢了。

丹木倒吸一口凉气，尽管知道现在遇到的，不过是一个幻像而

已，可他也知道如果在幻像中被杀掉，那么现实中的自己，很可能也会出现相应的死亡症状。这种通过伤害一个人的心理或者说灵魂，从而让身体出现相当的伤害或者假死现象，各国的一些秘密机构都曾做过一些相应的实验。

比如纳粹的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告诉被蒙住双眼的人，说要划破他的手腕动脉血管，但实际上只是用冰块在手腕上轻轻划过，旁边不过是用用竹管模拟滴血的声音，可是几个小时候，做实验的人却真的死亡，死亡的原因正是出血性休克引起的。这个实验虽然简单，却也说明了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受到伤害，那么大脑是会接收到错误的信息而做出错误的判断，真的以为身体出现这种伤害而最终造成死亡。

就算现在是在幻境之中，可是如果被眼前这个比八阵图中的那只魔蛾还要大得多的怪物给伤害到，可能大脑会自动判定自己的死亡吧？还有那群山爷的手下，是否就靠得住？如果自己的身体被他们所抛弃，而被洞穴中其他的生物伤害到的话，就算战胜了眼前这个怪物，恐怕也不一定能安然回到现实中。

那只巨大的魔蛾，用赤红色的巨大复眼紧紧地盯着他，最后突然张嘴发出一声尖啸，这种啸声远比在八阵图中的那只魔蛾发出的啸声更加具备伤害性，丹木猛然间感觉心头似乎被一柄大锤撞击了一下，然后全身的毛孔，都渗出血液来。

他吃了一惊，就算是幻像，这样的威力，也未免太强了点，自己在厉害，也不过是个人而已，如果不是手中的短刀上的符文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恐怕连那只八阵图中小了几号的魔蛾都不是对手，更不用说眼前这个大家伙了。

怎么办，再这么下去，肯定是死定了！丹木趴在地下，艰难地抵抗着这声还没有结束的长啸，虽然趴在地上没有再直接被尖啸的余波

击中，可是整个人还是十分难受，脑袋像是要炸开一样。

那只巨大的魔蛾的尖啸突然停住，它扇动着背后的巨大翅膀，缓缓飞上天空，在天空中飞舞着，正要鼓起腹部喷吐出腐蚀性极高的液体，突然自丹木的眉骨中，射出一个符文。

这个符文是七个神秘符文中的第二个，是和大写字母“A”相似的八芒太阳纹的图形，这个符号从丹木的眉骨中射出，不停地变大，最终成为一个悬浮在空中的足球大小的符文。

这个符文看上去竟然像是立体的，半空中的魔蛾看着这个符文，怪物般的脸上居然出现了人性化的呆滞模样，它再次大吼一声，只是这声大吼再也没有带着什么能让人受伤的气息，纯粹是一种发泄式的吼叫。

它使劲地扇着翅膀，然后越升越高，最后完全消失。

悬浮在丹木身前的符文渐渐隐没，直至最终消失不见，丹木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它的消失，甚至还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周围的雾气开始剧烈地翻腾涌动，最后连因为眉骨上的符文而能黑夜视物的丹木也完全看不见四周的景物，雾气渐渐将他笼罩住，然后在原地，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丹木大叫一声，睁开眼，还是在那间石室之中，周围的赵源、周铨以及那个心腹小弟，都是一脸诧异和戒备地看着他。

丹木看了看四周，确定自己已经回到现实中来，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放下了高高举起的短刀，然后有些艰涩地问：“刚才……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你不知道？”周铨有些犹豫着问。

“我似乎进如一个幻境中，你们刚才在看见我在做什么？”

“你一直维持着这个举刀的姿势，已经整整十分钟！”周铨小心地说道，既然知道这里超自然的事件发生，他说话的时候，就更多了几分顾虑。

“还好，当初奎四爷中招的时候，是不停地重复着一个劈砍的动作！”丹木苦笑着说。

“你在幻境中看见了什么？”犹豫了一下，一旁的赵源问道。

“没什么，就是一个比八阵图中出现的那个魔蛾一样的怪物，只是体型更大而已。”丹木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本来以为要单独面对那样巨大的一个怪物，肯定是会死在幻境之中，没有想到对方却突然因为眉骨中的符文而放过自己。难道说，是因为这所谓的魔蛾真的是那些所谓的“神”的使者，知道有这个符号作为诅咒的人，是在为它们曾经的主人在办事？只是，这魔蛾是怎么将自己拉进那个幻境中去的，和眼前这个太岁，又有什么联系？

“还要继续么？我总觉得，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这个地方比较好，你刚才的样子，太邪门了！”赵源看了周铨一眼，说道。

“我想，我多少明白这里是怎么回事了。”丹木淡淡地道。

“哦？你在经历的幻境中，找到了答案？”周铨问道。

“可以这样说，那个幻境中我除了遇到了巨大的魔蛾，还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让人产生幻觉的东西，是一种雾气，和我前段时间遇到的那种雾气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这里并没有雾！”赵源道。

“是的，可是我们曾经经历了有雾的环境！”

“你是说，在八阵图的时候？”

“不错！早在八阵图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被幻境的力量所影响，我们看见的，经历的，或许，并不都是真实……不管是那只被我和奎四爷一起斩杀的魔蛾，还是后来从石头中突然蹦出来的流血的天生石胎，这些，其实很可能都是我们心中的集体幻像而已！”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死去的人，很可能没有死？而我们目前的位置，说不定是还在八阵图之中？”周铨眼睛一亮，如果大头还有那几个倒霉的同伙并没有真的死亡，这次受到的惊吓，也似乎不算什么了。

“不，死了的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真的死了。而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也是地下洞穴中没错，我只是提出这种猜想，因为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看见的一切到底是现实还是幻境！但是在幻境中的死亡，肯定会延伸到现实中来，在现实中造成同样的死亡情形。”

丹木语气平淡地将一些实验室曾经做过的类似实验说了一遍，周铨听到后只是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然后道：“那么那些藤蔓呢？那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还有若我们都还分不清现实和幻境的话，那股力量只需要将我们朝悬崖的方向引导，我们就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就是为何只有我和奎四爷最终进入到幻境中去的最大原因，那股力量的引导只能是在我们的心头投下某个恐惧的种子，并不能最终将悬崖变成我们眼里的平坦大道从而失足掉下去。只有我和奎四两个人比你们更容易陷入幻境，因为我们斩杀了八阵图迷雾中的那个破茧魔蛾——魔蛾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但它对我们造成的攻击，却会在现实中如实地反应出来。可是，这只本来不应该被斩杀的魔蛾，却偏偏被我和奎四爷一起联手给宰了，所以我们两个会在那股力量的

刻意引导下来到这个地方，而这头太岁，很可能是产生一切幻象的源头。至于那些藤蔓的存在的确是比较奇怪，从它们是从这个太岁身上滋生出来的这点看，也可能是它们需要吸收某个关键的物质才能最终生存下来……”

“你把我搞糊涂了，如果那只八阵图中的魔蛾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当初你和奎四又是怎么斩杀它的？它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对于幻象，居然也能斩杀，你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周铨冷冷地说道，虽然短短的几个小时经历的一切足以让人发疯，可他毕竟是山爷的五大手下之一，并非是省油的灯，对于丹木话中的明显的破绽，还是一下机抓住了。

“这很简单，因为我们所有人当中，只有我和奎四爷两个人是真正习武的，而修习国术的人，除了锻炼身体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凝神、静气，修炼精神。这在国术中，也是一种听起来十分玄奇的修炼方法，常年累月的锻炼，不过是让人的精神更好，五感更敏锐，此外却也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但是，这种修炼方法，其实和一些释比巫师或者道士、和尚不停地念诵一些咒语经文一样，只要足够虔诚，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会有任何作用，可是对于一些阴邪的负面力量，却还是会产生伤害。当然具体的过程，我也说不清楚，可是也只有这个状况，能够解释为何只有我和奎四能伤害到那个幻象中的魔蛾。也正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除了身体机能远比一般人强大外，连精神也比你们更强，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只有我们能一定程度接触到那个幻境，从而被那个幻境所左右。你们看不见那个幻象的真正面目，只是会受其影响，所以最终，也只能和我一样在这个地下洞穴中兜圈子。”

“我的意见倒是恰恰相反，除了那些你口中的雾气造成幻觉外，最关键的，我想还是那只被你们杀死的破茧魔蛾！”赵源突然说道。

“怎么讲？”

“我总感觉那只魔蛾翅膀上发亮的粉末，有些奇怪。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那只魔蛾其实并非如你所说只是一个固定的幻象，而是的确有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只是为何只有你和奎四爷会在这里进入幻境，我想更多的可能是你们身上沾染了那些发亮的粉末，亦或是你们在砍杀这个太岁的时候，才让这太岁分泌出的东西将你们带入到幻境中去，反正我是不太相信有什么幻境会这么厉害，会让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无比的真实！”

“这么说也有道理，不过我之所以提出在八阵图的时候我们就因为那些雾气陷入到幻境中，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我捡到了一个老外的笔记本，里面虽然没有关于八阵图和破茧魔蛾的记载，却也没有说是在这里会遇到幻境，也就是说，我们只可能是遇到幻境在先，并且一直在受到幻境的影响，才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兜着圈子找不到出路！”

“笔记本？什么笔记本？”所有人都是精神一振，周铨更是马上问道。

“一个叫詹姆斯的外国人留下的，他把那些藤蔓称为吸血藤，其实这东西不止是吸血，连人体的一切营养物质都不放过，血肉、内脏、脑浆、骨髓……除了骨头和牙齿，没有什么人体组织是那种藤蔓无法吸食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笔记本，我才认为我们遇到的幻境是在八阵图的时候，而不是这个充满了杀机的地底洞穴。”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老一辈的人曾经讲过的一种东西！”赵源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恐，定了定神，最终还是说道：“詹姆斯把它叫做吸血藤，其实不太准确，除了你说的这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才是它疯长的最大养分——充满怨念和憎恶的灵魂，才是它真正需要的养分！这种藤蔓只有在死人最多，怨念最重的地方，才会吸收无数惨死之人的怨气而生长出来，这是和我还有铜墙、楚汉遇到的蟯骨烟罗一样，都是在阴煞到极点的地方，才会生长出来的东西……”

“怎么会，这里好歹是曾经传说中的‘天庭’所在，应该是聚集天下正气的所在，就算有什么怪物，也应该是阳性的吧？怎么会生长出这种阴邪的东西来？”丹木微微惊讶地道。

“本来我也以为我师父说的都是些酒后的鬼话，可是现在看来，这东西还真的存在！”

“到底是什么？”

“嗜灵藤！这种蛇一样的藤蔓，很像是我师父给我讲过的嗜灵藤！这种藤蔓除了生长在阴煞之地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繁殖，必须吸食一个充满怨念的灵魂，为了造就这种灵魂，它们会给予抓住的人或动物极大的痛楚，可是这还不够，于是一般生长有嗜灵藤的地方，都伴生有一种大型的太岁，刚才我看到这个太岁的时候就在怀疑了，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才明白这个巨大的太岁，就是伴生嗜灵藤才出现的！”

“嗜灵藤，姑且这样叫吧！它的确是生长在这个巨大的太岁上的，可是，这和我们遇到的幻象有什么关系？”

“这种太岁其实不是一般我们认为的真菌的集合体，它其实是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一种特殊生命，在我师父发酒疯的时候，才会神神秘秘地透露一点说，它是神的使者栖息的地方，是需要吸收无数的怨念，才最终生长出来增加神使力量的温床。”

“神使……不就是那个破茧魔蛾么？可是神使的所在，怎会是如此充满污秽和怨念的地方？”

“这个问题，可能只有沈教授才能解释吧？不过我对于所谓的‘神’，倒是知道一点，那东西，根本就不像是神话传中的那样，说白了，神和魔，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东西，都不过是为了奴役人而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份而已！”丹木听到“神”这个字眼，就不由得微微皱眉，

他又响起了当时那个自称是“神”的异世界生物，投影在西玛身上时那装腔作势令人作呕的言语，不过它的实力，却是摆在那里的，在过去的数千年里，那些来自异世界的古老生物所展现的力量，的确是有被称为“神”的资格。

不过现在，人类的技术进步已经到了一个连这些上古时候的生物也畏惧的地步了吧？恐怕高技术的手段和兵器，对于这些所谓的“神”的本体，也能够轻易地伤害到！

第二十六章 巨茧

“八阵图中的魔蛾，如果完全肯定地说是幻象，却也不见得，世上哪有如此真实的幻象？而且幻象也应该是根据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怎么会让我们都同时看见同一个东西，还感受到它的威胁？”周铨皱眉道。

“如果不是幻象，又怎么解释作为一个古来的生物，是如何延续到今天的？这种生物如果一直因为某种原因陷入沉睡还勉强可以解释，但是若要生活到今天，恐怕附近已经多了不少怪物抓人吃人的传言了，但是这么多年来，在九顶山附近，可曾听说过类似的传闻？”

“因为某种原因而一直沉睡？这个可能性，倒是不小！”丹木喃喃地说道，他又想起那些自称是“神”的古老生物，似乎一直以来，它们都是以沉睡的方式，在延续着自己的生命。那么，作为这些神的使者魔蛾，也和它们一样沉睡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等待苏醒，也完全说得过去。

“不知道眼前这个巨大的太岁对人精神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如果是身在这里却能影响到八阵图中的我们，那就太可怕了！”赵源感叹道。

丹木心中一动，他记得在古羌圣山时，按照西玛和萨迦德的说法，他们在地球的另一端，都同样受到某种力量的召唤而最终来到中国，也就是说，这种影响精神的力量，是完全无视空间的距离。如果说那个“神”对人的这种影响能够延展到地球另一端的话，那么它的使者有着直径几公里的影响力，也完全说得过去！

“如此说来，若这东西影响人精神的距离足够大，有可能我们在八阵图中经历的一切，都是这东西造成的了？”丹木问道。

“不错，只要眼前这个太岁真的是影响到一切的源头，那么我们在八阵图遇到的破茧魔蛾，很可能就是它释放出的某种信息造成的，只是这种信息只有你和奎四爷这种经常练武，并且在练武的过程中对意志不停的磨练而让精神和五感都变得远比普通人强大，这才能在幻境中斩杀那只魔蛾。这种幻境的产生，我想应该不是随心所欲的，要不然它只需要在幻境中制造一出山崩地裂的景象，就足以让我们全部在幻觉中死去。也就是说，它们能在幻境中使用的手段，都是现实中可以实现的，那只破茧魔蛾的真实实力，和你以及奎四爷斩杀的应该相差无几，那只魔蛾的本体，可能就在这个洞穴之中！”

丹木细细地回味着斩杀那只魔蛾时的一切，现在想来自从那些雾气产生后，自己的感觉的确有些不对头，如果是按照赵源的解释，似乎原本总感觉怪异和不可思议的东西，都说得通了。

“既然那个怪物还在这里，又不可能离开这地下洞穴，那么最可能躲藏的地方，肯定就是在这个太岁的内部——这个巨大的太岁，根本就是一层躯壳一样的东西，那个怪物，很可能包裹在其中！正因为你和老四不停地劈砍这巨大的太岁，才让它最终惊醒而将你们这两个感官远比一般人敏锐的人拖入幻境中却不自知！”周铨眼中放光地道。

“那还等什么，我们一起劈开这太岁，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丹木也说道。只有王胖子躲在一边，看向奎四的目光中却隐隐充满了怨毒，如果在八阵图中的一切真的不过是幻觉而已，那么自己的一只手，岂不是白白被砍了？

不过这个时候没有人看到他眼中露出的恨意，所有人集中到一起，纷纷抽出随身携带的武器，然后认准一个方向，不停地朝石台上

的太岁劈斩，人多力量大在这里完全体现出来了，不过才十多分钟，众人就隐隐看见这太岁的内部，竟然真的裹着一个约有一米直径的巨大茧状物。

众人小心地将茧状物周围的太岁肉质剥离开来，最后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高一米三、四，最粗的地方直径一米的茧子，这个巨茧是半透明的，用狼眼手电照去，甚至能隐隐看见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呼吸。

茧状物的一头，有一根脐带似的东西，连接在太岁身上，仿佛是不停地自太岁的身上吸取营养物质。

“这东西……就是破茧魔蛾？不对，应该说是还没有完全孵化出来的魔蛾，它还在茧里面，没有出来！”周铨看着这个巨大的茧状物，一脸的惊奇。

“应该是了，赵源，想不到这次居然被你说中了！”丹木也有些意外，一直以来，他都有些看不起赵源这个惯偷，在肖炘杰的描述中，也是这个惯偷参与了张淮国他们骗出肖炘杰的计划，才让自己新结识的好友落在这些匪徒手中，对于赵源，他一直都是带着点偏见的，以为他不过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却没有想到，这个小人居然还有点真材实料。

“不对，里面的东西，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在八阵图中看到的魔蛾的样子，里面的东西，更像是一条巨蟒！”拿着狼眼手电不停地朝半透明的巨茧中照射的周铨，突然嚷了起来。

丹木微微惊讶，也走了过去仔细查看，果然如他所说，里面的东西，更像是一条粗大的巨蟒。不，蟒蛇不可能像里面的东西这样几乎身体都是一样粗细，还有绒毛一样的东西，确切地说，这东西更像是夸张了无数倍的家蚕。

蚕？丹木的脑子里轰然一炸，自己一行人要寻找的，不正是蚕丛宝藏么？蚕丛王朝是古蜀国的开国王朝，蚕丛部落当时自岷山中来到今天的广汉一带建立了蜀国后，其部族最大的特点正是栽桑养蚕，所以这个部族以及部族首领才以蚕丛命名。

难道说，这个巨茧中的生物，竟然是一条无比巨大的蚕？

“魔蛾也好，神使也罢，蛾类的东西，最初形态，岂不是都是这种蚕一样的生物？”丹木一下反应过来，这条像是还在茧中孕育沉睡的巨蚕，迟早有一天会成为那种在八阵图中看到的魔蛾吧？

“怎么办？趁着它现在没有反抗的能力，杀了它？”赵源问道。

“谁说它没有反抗的能力？一直以来，我们不都是被它耍着玩么？”周铨冷冷地道。

赵源正要说话，奎四这个时候却已经悠悠地醒了过来，他摸着当初被丹木击中的地方，深深地皱起眉头，当他意识到周围还有不少人时，一下本能地从地上站起，等看清楚了周围的形势，这才略带惊讶地问道：“王胖子，周铨，居然是你们？”

“怎么，不欢迎么？难道你以为，我们已经被那个石头里蹦出来的虚假怪物，全给害死了不成？”王胖子脸色苍白，毕竟失去了一只手，只勉强地包扎了一下，失血过多的他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只是见到奎四醒过来，想到自己莫名其妙地少了一臂，语气中就忍不住带着点尖酸。

奎四微微皱眉，但随即又舒展开来，淡淡地一笑说道：“你们没事，那就好，这地方有些不对劲，我们赶紧离开！”

“要你说，我们早发现这地方不对劲，你面前的这玩意儿，就是罪魁祸首，奎四爷，你老人家神通广大，给兄弟们指条道吧！”王胖子继续挖苦道。

奎四脸色一沉，看着王胖子，又看了看那个巨茧，微微叹气说道：“王胖子，当时的情况，我若不动手，你的命可就完了……”

“完个屁，他们都已经证实了，当时我们遇到的不过是幻境而已……”

“是推论，不是证实。”丹木淡淡地道：“何况，就算是幻境，我也说过了，在幻境中经历的一切，你的大脑会记录下来，然后真实地反应在身体上，所以如果你在幻境中被那个石胎流出的强腐蚀性的血液而消融掉血肉，那么在现实中，你的大脑同样会以为身体的血肉被消融掉而最终出现功能性休克死亡。那样真实的幻境，和真正地经历了石质灵胎的追杀，并没有他太大区别。”

王胖子脸色微变，冷哼一声，不再说话，奎四深深地看了一眼丹木，对他点了点头，然后问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感觉，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没什么，你就当成是一场噩梦好了。”丹木简单地将刚才发生的事，以及大家的推论说了一遍，然后用短刀轻轻地敲击这巨茧的表面，淡淡地说道：“现在大家表决吧，是彻底清除这个祸患，还是就这么离开？”

所有人的脸上都涌起古怪的的神色，对于这个诡异的巨茧，大家都是带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固然希望彻底清除这个祸患，但另一方面，又有些害怕在消灭这个巨茧的过程中，遭遇到什么不幸。毕竟，这东西似乎真的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能够影响人的脑部，让人产生感觉极度真实的幻觉，这种幻觉甚至能在身体上留下相应的伤痕，可以说是已经将真实和虚幻的界限变得极为模糊，比起那种藤蔓单纯的攻击人来，要厉害许多。

“既然你们都不肯发表意见，那么，就让我来做决定好了！”丹木的脸上闪过一丝狠厉，不等众人开口，手中的短刀猛地用力一刺，短

刀只不过是被坚韧的茧壳阻挡了一瞬，就完全捅了进去。

丹木双手握着短刀的刀柄，然后用力朝下一划，随着一阵如同割断布匹的声音响起，巨茧被拉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从巨茧的立面，流出不少黄绿色的粘稠液体，有了在八阵图迷雾幻境中的经历，所有人都立刻识趣地退开。丹木也不例外，在这些液体溅射出来的瞬间，立刻朝旁边跳开，不让这些很可能是有毒或者带有腐蚀性的液体，沾染到自己身上。

从巨茧立面，很快爬出一条人的脑袋粗细，身长却有三四米的巨大的蚕一样的东西，这条比平常的蚕大了上千倍的巨蚕蠕动着在石台上挣扎，最后掉了下去，沾染了一身的腐烂淤泥。这条巨蚕的眼睛始终闭着，仿佛是因为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来不及睁开。

“八阵图中的一切，那是你的梦么？”丹木喃喃地问道，这条巨蚕给了他极大的压力，看来在八阵图中的经历，真的和这条巨蚕有关！

众人的脸上的神色更加古怪，如果说，这条蚕会做梦已经够稀奇了，可要是它的梦能把人带入到如同真实的幻境中去，那么这条巨蚕的能力，也太可怖了些。

巨蚕扭动着身体，但是却没有攻击人的意图，众人微微松了一口气，至少这东西并不像是八阵图中遇到的破茧魔蛾一样，总是会主动地攻击人，而且杀人的时候，还无比冷酷犀利。

“别以为做出这幅样子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德性，想留下我们继续陪你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想得真好。不过可惜，今天注定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们所有人为你陪葬，虽然在最近的一个梦境里，我要感谢你放过了我……”丹木继续呢喃着，像是因为什么着了迷。

不好！奎四猛然惊醒，这条在地上不停扭动，看似无害的巨蚕，又开始反动那可以给人制造幻觉的能力！

他从腰间抽出那柄软剑，随手一抖，然后毫不犹豫地朝地上那条巨蟒般的蚕双目刺去，那条巨大的蚕像是知道遇到危险，动作一下变得迅速而猛烈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提前来到这个世上而全身缺乏力气。

但是奎四的剑术修为却明显比它本能的挣扎来得要快，等它意识到眼前的生物远比它想象中要强的时候，一直眼睛已经被奎四挑破，流出黑绿的液体来。

巨蚕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声，谁都能听出其中的蕴含的愤怒，周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无数的蛇在地面爬行。

但这些人都知道所在的地下洞穴中肯定不存在蛇类，因为地下洞穴中所有的动物，都已经成为那些四处猎食的嗜灵藤的养分。在这个地方，能发出蛇一样的爬行声音的，只有那些比蛇还灵活，但也比蛇更凶残的藤蔓。

“它果然能控制那些嗜灵藤，大家小心！”赵源有些惊慌地喊道。

丹木深吸一口气，如果只是嗜灵藤的话，或许还没有什么，就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很快，从这个洞穴的是入口处，爬过来十多条藤蔓，这些藤蔓的末端，都是连接着形形色色的动物头颅，这些头颅在地面摩擦发出的声音很小，但是正因为这些声音，让藤蔓的爬行给人的感觉像是有一大群响尾蛇游了过来。

丹木的双目微微外凸，将这些藤蔓的移动方位看得清清楚楚，他让脸色有些苍白的众人一边防备着地面上不停扭动挣扎的巨蚕，一边开始朝四周易守难攻地方移动。如果一旦被这些藤蔓围上，恐怕就算能侥幸保住性命，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这些嗜灵藤这次的攻击，竟然比哪一次都猛烈和疯狂，就像是完

全不顾忌自身的性命一般，这已经超越了它们掠食的本能，而是出于一种癫狂的不正场状态。连丹木也感觉到了一丝吃力，在斩杀了三条藤蔓后，他转头看见其他人，除了奎四要好一点外，其余人的情形都十分危急。王胖子现在只剩下一只手，本来体力就大量流失，虽然还保留着悍勇但攻击却总有点力不从心，周铨被两条藤蔓围攻，有些自顾不暇，而他的那个忠心的手下已经被一条藤蔓缠住了手臂，藤蔓的尖端正不停地沿着他手臂的动脉朝身体里面钻，他的手臂上已经隆起一条狰狞的像是青筋一样的东西，再过上几分钟，他恐怕就要步大头的后尘。而赵源这个惯偷，这个时候居然脸色苍白地躲在丹木的身后，竟然比谁都要清闲。

再斩断一根藤蔓后，丹木叫喊着让所有人都重新聚拢在一起，所有人一边退一边摆脱试图纠缠自己的藤蔓，然后聚在一起面朝外围成一团。只有周铨的手下已经浑身抽搐着摔倒在地，一条细细的藤蔓，已经近半没入他的身体，他身上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迅速迅速地干瘪下去，像是里面的血液在瞬间就被吸干。藤蔓还流在空气中的部分，迅速涨大起来，根部连接的一只山羊的头颅，还不时有乌黑的血一样的液体流出来，看上去无比的诡异。

藤蔓的进攻异常凶猛，而不远处的那条巨大的蚕，这个时候昂起了上半身，用还剩下的一只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围成一团的众人，尤其是伤到它的奎四，仿佛恨不得一口将他吞下来。巨蚕的腹部鼓动着，突然喷出一团白花花的东西，这团东西遇到空气后就猛地散开，像是一张由无数的丝线交织成的大网。

外围是疯狂地纠缠过来的藤蔓，他们几乎避无可避，就在丹木近乎绝望地挥动着短刀想要将这张迎头罩下的巨网撕开一个口子时，外面的洞穴入口，突然传来一阵人声，还有火把的光芒。

第二十七章 去向

巨蚕远远地望着火把，仿佛知道那是自己天生的克星，焦躁地在地面上盘旋了一圈后，缓缓地从沉入地下两尺多厚的淤泥中，带起一道隆起的弧线，然后不知道游向何处去了。原本疯狂的藤蔓似乎一下失去了力气，进攻也缓了下来，丹木他们虽然被那张带着极度的粘性的网罩住，彼此受到牵扯不能趁胜追击，可是勉强地应付着这些藤蔓，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肖忻杰？是你们！”丹木有些惊喜地喊着，刚才的情形，他真的以为会死掉，虽然自小受过严酷训练的他并不怕死，可是死在这种能够吸食人体内部组织的藤蔓下，这种死法还是让他有些感觉到古怪和心悸。

肖忻杰举着火把走了过来，在他的身后，竟然是柳衡和西玛，丹木只是微微沉吟就明白了，一定是这两个女人和萨迦德，甚至还有苏丛云和肖忻杰他们会合，久久不见自己从这地下洞穴中上去，所以才找了进来。

看着肖炘杰身后的两个女人，奎四脸色微沉，那个带着一点异国风情的漂亮女人虽然没有见过，可是作为城南道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对于市刑警队这个警花，分队长柳衡，还是知道一些的。

他们这次要做的事说得好听是寻宝，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盗窃国家文物，一旦和警察，尤其是刑警扯上什么关系，到头来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再说他不相信张淮国会那么好心放肖炘杰下来寻找丹木，对于肖炘杰，张淮国多少还是有些防备的心思，现在他在两个女人的陪同下来到这地底洞穴中，岂不是说地面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

王胖子和周铨也看出了情形有些不对，肖炘杰盯着还在地上抽搐的那个匪徒，轻轻地说道：“谁给这个小兄弟一个痛快吧！”

柳衡微微皱眉，正要说什么，可是看着那个人在藤蔓的折磨下痛苦的样子，也知道是肯定救不回来了，于是将头转向一边，并不说话。

奎四心中一跳，看来这个女警察，也不是完全不同情理，或许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就算失去了对肖炘杰的控制，至少还是有一点合作的余地。

其实早在丹木这个绝对的高手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对能否继续控制住肖炘杰和沈万年有所动摇，现在又多了一个女警和一个神秘的漂亮女人，或许地面还有他们的同伴，如果还想着占据主动去绝对地控制肖炘杰他们，也未免太不识抬举了。

周铨冷着脸走到那个手下面前，看着手下痛苦得近乎狰狞的表情，抽出匕首，在他的脖子上轻轻一抹。他的手法十分专业，只一下就挑破了这个手下的颈部大动脉。可是没有多少血流出来，这个手下全身的血液，已经差不多被这条嗜灵藤吸收得差不多了。他有些厌恶地看着还在扭动的嗜灵藤，匕首一滑，然后忽地下切，在嗜灵藤上拉出一道口子，黄红想间的液体，一下就留了出来，但是这条嗜灵藤却没有马上死亡，这一下仅仅是让它受了些伤而已。

它的挣扎越发的猛烈，似乎想要摆脱原本的山羊头颅，另外换一个躯壳居住，一旁的丹木微微叹气，几步上前，手中的短刀斩出，顿时从根部将这根藤蔓完全斩断。

失去了根部的藤蔓，居然从尖端的位置，重新长出一些根须一样的东西来，这些根须在地下已经断气的男人的头部滋生着，有一些通过口鼻生长出来，然后将他的整张脸都紧紧包裹住。他的头部天灵盖的位置，开始一鼓一鼓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冒出来，饶是柳

衡和西玛都是胆大包天的非一般女人，看到这幅情形也禁不住心头发毛。

“扑哧”一声，一块还带着点血丝和脑浆的头骨盖，从地上那个男人的头上被顶了出来，摔在一尺多远的地方，一根两三米长的藤蔓，飞速地从那个破开的洞里生长出来，原本在他身体里蜿蜒扭曲的藤蔓迅速地干瘪下去，似乎是让位给这条新生的藤蔓。

众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诡异的景象，这种藤蔓寄生在人体内也就罢了，居然是以如此残忍的方式寄生并掠夺人体或其他动物的营养物质，这样的手段，简直是如同传说中的妖兽一般的怪物了。

丹木再次上前，只是几刀，就将这条新生不久的幼藤完全斩成几截，直到看样子是绝对无法复活后，才罢手。

周铨神色黯然地看着地上的手下，叹了一口气说道：“走吧，小武死在这里，也只能怪他的命不好！”小武是死去的那人的名字，对于周铨来说，虽然他有数十个手下，可是像小武这样的心腹，却也不过一两个而已，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就已经折损了多个人手，这趟的出行寻宝，真不知道是否值得了。

众人生怕那条巨蚕去而复返，虽然也不见得会怕它，可是如果它在制造出逼真的幻境，却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趁着它不知去向，这个时候赶紧离开才是正经。

半个小时后，当最后一个人也安然爬出洞穴，所有从下面上来的人都躺在地下，不停地喘气。

这个地下洞穴，要放出六七十米的绳子才能勉强有可以供人攀登的地方，也就是说，不管是上面拉绳子的人，还是下面不停的攀登的人，这个时候都累得够呛，如果再不休息一下，恐怕连下山的力气都

没有。

现在天已经蒙蒙亮，看时间已经快五点了，清点了一下人数，原本上山的十五人的队伍，这个时候只剩下肖炘杰、丹木、沈万年、张淮国、奎四、赵源、楚汉、王胖子、周铨、铜墙十个人，有五个人都已经在一夜之间留在了这座大山上，有的是在八阵图中死得莫名其妙，还有的是在地下洞穴中被那些嗜灵藤所杀。

不过，地面上除了张淮国他们几个外，还多了几个人，那个高大帅气的年轻人是苏从云，而旁边身体微胖的西方老人，不是萨迦德还能是谁？加上柳衡和西玛两个年轻美女，最终的人数是十四人，不过王胖子断了一条手臂，铜墙的手也被破茧魔蛾咬伤，虽然周铨和赵源一再表示那个魔蛾可能根本没有存在过，但是铜墙却捂着伤口呲牙咧嘴的绝不相信。那一口咬得太狠，这怎么可能不是真的？

奎四出来后和张淮国交换了一个眼神，张淮国的脸色比之之前死了人还要可怕，显然两个美女以及萨迦德、苏从云的到来，让这个道上的大佬十分不爽，可是他们表现出的实力，却又让他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张先生，其实我们早应该见过一面，在你的那家石材加工厂里，我们可是送了一份礼物给你！”这是萨迦德出现在张淮国他们几个面前时，面对用枪指着他和西玛的张淮国时说的几句话。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句话，就让张淮国感觉到莫大的压力，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老头和旁边似乎一捏就会出水的娇滴滴的美女，居然就是那两个传言中的特工？但是人不可貌相这话实在太有道理的，他在看着西玛的时候不过是微微愣神，手中的枪居然瞬间就不见了，等他在反应过来时，那个一脸和气的外国老头，已经在开始把玩那把陪伴了他十几年的勃朗宁。

这样的身手立刻打消了他全部的怀疑，所以当两个女人要和肖炘

杰一起到地下洞穴中寻找丹木的时候，他连屁不敢放一个，形势比人强，在两个据说是世界顶尖特工不声不响的威胁下，如果反对他们的提议，想来和找死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不过是一个城市中在边缘地带用暴力和魄力讨生活的人而已，虽然挣的钱不干净，可是表面的嚣张霸道还是让所有知道他的人都感觉害怕。但是面对两个可能是某个世界级组织培养出来的特工，先不说对方的背景究竟如何强大，光是他们自身的实力，就已经足以让他不敢声张了。

奎四也看出了张淮国的难处，他暗中衡量了一下双方实力的对比，最终还是叫住了肖炘杰等人，小心翼翼地说道："肖炘杰，还有其余几位先生女士，之前我们经历的危险，已经足以拉进我们的距离，现在有些事，是否应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了？"

"我想，关键在于你们的诚意。"现在七个人重新聚齐，肖炘杰心中没来由地升起一股豪气，连说话的底气，也足了许多。

"好了，之前的事，我对大家说一声对不起！我只希望今后我们能精诚合作，对于那个巨大的宝藏，我们平分，你们觉得怎么样？"一旁的张淮国也终于服软说道。

"我们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对里面的金银珠宝没有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另外的一些具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可以说，在寻宝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彼此的目标，并不冲突！"肖炘杰淡淡地说道。

"那好，从现在起，我们就是盟友了。我也不奢望这个结盟能维持多久，但至少在找到宝藏去，我们这支队伍需要短暂的稳定，还有信任，你们觉得呢？"张淮国很认真地说道，他说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朝着柳衡看去，对于这个刑警队的美女警察，他也是有着一定的了解，知道这是个雷厉风行绝不徇私的女强人。

不料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他大跌眼镜，柳衡一直紧绷的脸上居然露出一个阳光的笑容，虽然不像西玛那样充满了风清和魅惑，但是却别有一股英姿飒爽的干练味道。

“你们不用顾虑我，这次我是以私人身份出来度假的！”柳衡轻轻地说道。那个眉骨的诅咒一天不解除，她就一天无法完全安心投入工作，虽然和这些家伙合作有违平日的原则，可是若能因此早点找到那个据说是有着打开地宫大门钥匙的蚕丛宝藏解除诅咒，这一趟也不算白来了。

张淮国和奎四对望一眼，都是松了一口气。只要这个警察不从中作梗，那么许多事都方便了许多。

不过两个人同时又对肖炘杰充满了疑惑以及淡淡的佩服，这个不管从哪方面看都十分普通的小记者，居然在这七个人之中隐隐有一点领袖的味道，虽然不是那种完全领导众人的架势，可是其余六个人，除了那个看上去帅气高傲的年轻人外，对于他的话，一般都会默认和支持。而两个队伍中难得的养眼的美女，对于这个普通的年轻人，竟然都似带着点淡淡的暧昧情愫，这七个人都可以说是各行业的罕见精英，居然会对一个普通的记者如此信服。难道说一直以来都以为不过是个胆小如鼠，为了性命甚至连朋友也会出卖的小人，居然只是在装成那副样子一直等待到这个解救的机会？若真是如此的话，这个人的心机就实在太深了，而蚕丛宝藏到底有没有，可得两说。

心中存了这个疑惑，张淮国和奎四的脸都微微阴沉。作为一名警校的优秀毕业生，柳衡的观察力自然不是一般的强，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细节，结合之前发生的一切，多少有些明白这两个城南道上也算比较有名的大佬到底在想什么。

不过她没有声张，让他们误会也好，至少能压制住他们暂时不敢轻举妄动，在寻找到蚕丛宝藏之前，这些人还是有其用处的，至少对

于寻找蚕丛宝藏的途中会遇到的各种威胁，有了这些人的存在，总会提高一点安全系数。

他们赶到会和的地点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七点过，头一天住在附近农家中的旅客，甚至已经有人大清早地起来。这一群人狼狈的样子，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众人抄小路避开可能遇到的巡山人员后，众人分批和留守着看护汽车接应众人的三个人汇合，然后发动车子，朝着下一个目的地而去。

半路上，沈教授一直皱眉不语，肖炘杰看着他的样子，知道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麻烦得多，可他最终还是问道："沈教授，接下来的行程，很困难么？"

"是啊，很有可能，这次我们要前功尽弃了……不过也说不准，一切看运气罢！"

坐在这辆商务车最后一排的张淮国终于忍不住了，沉声问道："沈教授，你什么意思？"但他问话的时候，眼睛却死死地盯着肖炘杰，毕竟当初是这个家伙怂恿他去寻宝的，也不知是鬼迷了心窍，还是山爷死后留下的诺大势力有着摇摇欲坠的风险，让他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次的寻宝之旅，死了好几个人，如果不能成功的话，估计回去后也威望尽失，还想坐稳目前的位子，都成为一个奢望。

"在八阵图中通过召唤仪式得到启示，下一个地点应该是茂县的叠溪，但是叠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经经历过七点五级的特大地震，整个蚕陵都在那场地震中倒塌，而那个地方，是最有可能埋藏宝藏的，如果已经被地震破坏得面目全非，就算我们现在得到地图，也无济于事了。总不能出动大量的工程机械，去挖开当年倒塌的山体吧？"

叠溪大地震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震惊中外，破坏强度之大，对于四川地区来说仅次于几年前的汶川地震。龙们山脉是地震多发地

带，凡是位于这个山脉中的古代遗址，都多多少少曾被地震破坏过，蚕陵在叠溪这个地方能够存在几千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如果毁于地震之中，也没有什么太值得惊讶的。

不过当时的蚕丛王死后是否就埋在这个茂县的叠溪，目前在考古界依然是一个常常引起争议的问题，不少历史学家都倾向于这里埋葬的，不过是蚕丛王朝其中的一个王而已。在古蜀有蚕丛“神化几百年不死”的说法，民间说古蜀的开国帝王蚕丛活了几百年，而现代考古研究发现已经证明，除了第一代蜀王是叫蚕丛外，其余的王，也继承了“蚕丛”这一称号，也就是说，每一代古蜀王，都叫“蚕丛”，一直延续了几百年，加上古蜀文明的宗教体系中，蜀王在取得世俗权力的同时，也是神权的化身，所以民间才会有“神化不死”的说法。

而现在他们要找的蚕丛宝藏，自然不会是其中某一个王的宝藏，而是开创了古蜀王国这个伟大君王留给后世的遗产，而这遗产之中，除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和各类价值连城的文物外，还有着解开那些古生物身体封印的关键所在。

这些关键的东西到底是如何落入蚕丛宝藏之中，肖炘杰和沈教授都无从考证，或许只有进入到宝藏之中，才能够找出其中的关联。可是从那些自称是“神”的古老生物，似乎对宝藏之中的某些动物也十分忌惮，附身在西玛的身上时，完全不肯多说，生怕说漏了什么。

这让肖炘杰和丹木等人在快要离开古羌圣山的时候，都隐隐地猜到或许蚕丛宝藏中不仅有能救出那些古老生物的东西，但同时也有可能拥有彻底消灭掉它们的东西存在。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猜测，至于蚕丛宝藏中住了价值极高的珠宝文物还到底有什么奇特东西，不管是史料还是已经破译出来的部分巴蜀图语，都从来没有过明确的记载。

“这么说来，我们最终是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张淮国的语气越发地阴沉，甚至已经带着几分暴虐的情绪。如果不是见过了丹木

和新来的两女一老头那高强的实力，他几乎忍不住就要当场爆发。

第二十八章 诚意

“出发之前我就说过，这次的寻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做的准备工作远远不够，很可能是完全在凭运气去寻找一个未知的宝藏，可是你们一意孤行，我一个老头子，能有什么办法？”沈万年淡淡地说道，对于这帮完全对考古挖掘工作半点不懂，只想着怎么寻宝发财的人来说，他着实没有什么好感。

如果说之前的配合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现在自己这方微微占了上风的情况下，老头子的语气，也就不如之前客气。

张淮国没有说话，再次狠狠地瞪了一眼肖炘杰，如果不是这个臭小子，现在何至于要如此狼狈？

就在他盘算着怎么在不惊动丹木的基础下，好好教训一下肖炘杰这个一手将他们拉下水的家伙的时候，在道上混了近二十年的对危险犹如野兽般的直觉，却突然让他的心猛地一跳。接着，尖锐的警报声响起，他回过头去，发现后面有两辆警用汽车，还有三辆警用摩托在紧跟着。

张淮国还来不及思考怎么会有警察跟着的，前方的道路上突然出现大批路障，旁边还有几辆警车守护着。这下张淮国几乎不用有任何怀疑，都能确定这两批警察都是针对自己这一行人的。是谁走漏了风声？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然后将目光狠狠地盯向了坐在前排的柳衡。

柳衡看着那些接近的警车，眉头深深地皱起，却不像是装出这幅样子。

这些车柳衡哪里敢让他们仔细搜查，据肖炘杰说，车上除了少量的枪支外，还有数十公斤C4高爆炸药，预备是在地宫的的大门打不开时，采用暴力炸开的方式来用的。不管怎么说，张淮国他们骨子里还是有着一点亡命的倾向，并且并不是如肖炘杰他们想象着那么依赖沈教授提供的寻宝路线，还盘算着在找到大致的地点后，用自己的方式，也是最野蛮最直接的方式，炸出一条通往宝藏的通天大道。

既然知道这一点，柳衡知道这事是无论如何也要隐瞒下来，否者别说是肖炘杰，就连自己也会被牵连进入。不然这事儿要怎么说？要求休年假的女警，和一群犯罪嫌疑人一起到达某县，车中还有大量枪支弹药……

这样的情况，如果人柳衡自己遇到了，可能也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些不好的联想，更不用说是其他人了。

“看来我们有点麻烦了，你们不要轻举妄动，我先试试！”柳衡轻轻说道.

张淮国微微眯眼，心中不知转着什么年头，最终却抽出手枪，藏在袖子里，然后悄悄对准了肖炘杰。他的眼睛很毒，虽然只是短短的接触，却已经看出这个美丽的女警和肖炘杰之间，似乎有那么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他故意将手枪露出一角给柳衡看到，淡淡地说：“那我就不陪着柳警官下去了，希望柳警官能顺利解决这个麻烦！”

柳衡看着他袖子下的手枪，又看了看被抢指着的肖炘杰，他的脸色还算镇定，至于丹木，只是微微点头，示意没有事。毕竟，这么短的距离，以丹木的神经反应速度，他甚至能在张淮国开枪之前，就迅速地制服对方。

车停稳后，柳衡迅速地下车，然后和一直跟在车队后面的警察交涉，最终拿出了自己的警员证，对方似乎还是坚持要搜查车上到底有

些什么。

柳衡微微皱眉，虽然说不是一个地方的，她这省城某片区的刑警副分队长管不住对方，可是从警衔上讲，还是要大对方一两阶，现在居然如此不给面子，怎么说也让她有些不高兴。在警队的时候，不管是个人的能力、职位，还是因为自身的美貌惹来不少人的觊觎，总之，大多数同事对她都是一直客客气气的，在茂县这么一个小县城中，却有人完全不吃这一套，这多少也激起了她的一丝傲气。

柳衡拿着手机，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拨通了夏磊的电话。

这个电话，如果不是这样的关键时刻，她是绝对不愿意打的，毕竟夏磊一直都在追他，对于夏磊这样本身就十分优秀，家世更是十分显赫的同事，一直以来她都是尽量地回避着，避免有太多的接触以免不好脱身，但是现在，如果不借助一点他的力量，一旦被这些警察抓住先行，别说是寻宝之旅肯定是泡汤了，光是肖炘杰逃出看守所还和一群黑帮分子呆在一起，这件事简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编了个和朋友出来游玩却遭遇茂县当地警方拦截的理由，然后在电话里拜托了一番后，柳衡合上手机，然后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等待。

对面的警察也看出了事情有几分不对，虽然他们奉命在这里拦截一批据说是贩毒的黑帮分子，已经检查了不少过往车辆，却不料在遇到这三辆形迹可疑的车时遇到了状况。

如果是平时，面对一个已经出示了证件，并且还主动要他们打电话给省城的刑警大队核实身份的同行，这个时候肯定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了，但是这次，上面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要他们严查每一辆过往的车辆，不管是谁的都不能放过。

两分钟后，眼前的警员的电话响起，对反的神情一下变得恭敬，

然后不停地“嗯嗯”，额头也冒出了汗水，最后这警员用一句“局长，放心，一定不会出错的”结束了通话，然后朝柳衡努力挤出了一个有些僵硬的笑脸。

“唔，柳队长，我想……这期间可能真的有什么误会，对不起，我不知道车上的都是执行秘密任务的同志……不好意思，我们马上放行……”

柳衡心底多少有些惊讶，给夏磊打电话，不过是在说了半天对方都不肯让步之下的无奈之举，她知道夏磊家有着深厚的背景，却也没有想到这背景竟然深厚到这种程度。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个离程度几百公里的的偏远小县城来说，就算是市里的高官，却也管不到这里。县官不如县官，如果夏磊家的关系仅仅是市里，恐怕眼前这中年警察未必会买账。

对方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前倨后恭的姿态，很显然刚才打给他电话的，是他们的局长，而能在短短几分钟内让一个县的局长亲自对一件案子做出指示，这样的能量，至少都得是省一级的才行。

她心中突然闪过一丝阴霾，这次实在是孟浪了，欠了夏磊一个大大的人情，今后再面对他的邀约，恐怕不是那么好拒绝的。而对于夏磊这样家庭有着深厚背景且极为骄傲的年轻人来说，一旦今后发现自己心中没有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却是很难预料的。

她叹了一口气，和眼前警察寒暄了几句后握手道别，回到车上，车上的人都用诡异的眼神看着。很明显，能够三言两语让一个需要接受检查的车队放行，这样的关系和官面上的能量，都已经达到了让人不得不正视的角度。

张淮国缓缓收起枪，朝她点了点头表示了谢意，毕竟这群人若都要被抓的话，他们这几个有案底的头目无疑是最危险的。

柳衡回了他一个淡淡的微笑，只是这笑容有些牵强，这一切被肖炘杰看在眼里，突然大胆地伸出手来，在她抚在椅背上的右手背上轻轻拍了拍表示鼓励，柳衡心中一惊，手闪点般缩了回去，一丝淡淡的红晕，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她的颈脖，又被生生地压制了下去。

肖炘杰现在的五感都十分敏锐，早就听出电话那头的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又是一个有着深厚背景的年轻人，那人声音中的沉稳、自信和淡淡的高傲，让他想起了在研究所时的苏从云和那名年轻少校。

这些人年纪不大，但是身后的背景却极为骇人，而自身却只是以一个只比普通人略高的身份作掩饰，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目的，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想着一和众人会合就再次装出那副带着点小气纨绔感觉的苏从云，肖炘杰就有些头疼，这个家伙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将这个看似团结的小团体，给炸得粉碎。

他不是不想提醒沈教授，但是沈教授和苏从云至少都有五六年的师徒情意，而苏从云也的确曾冒死救过沈教授，比起自己这个外人，沈教授无疑会相信自己的弟子一些。或许在沈教授眼里，苏从云的表现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

车队放行后，众人也感觉到这么多人一起，目标未免太明显了。最终，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张淮国等将武器炸药什么的集中在了柳衡所在的车上，然后另外两辆车只载着几个人和一些水、帐篷、食物什么的。

对于柳衡的举动，张淮国和奎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明白，似乎这个女警察完全是和他们一伙一样。他们不是没有见过无法坚持原则的警察，可那毕竟是极少数，这个女警在省城中都小有名气，知道是个铁面无私的家伙，这次会破例帮了大家一个大忙，难道说那个宝藏的

吸引力，居然大到了如此的地步？

或者说，那个宝藏中有什么东西，是这群人不得不取到的，所以他们才会这样热心？

在茂县县城里，夏磊看着眼前的两个西方人模样的男子，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好半天才说道：“史蒂芬，对于你和你父亲的合作提议，我以及我背后的家族都很感兴趣，可是你说的那个宝藏，未免也太荒唐了些！”

被他称为史蒂芬的年轻外国人淡淡一笑，说道：“夏，我们也算是有着一点交情，你认为，我会编造这样一个完全荒诞的谎言，来损害我们的关系么？”史蒂芬说的竟然是一口流利的汉语，就算比起许多国人，他的普通话也要标准得多。

“不能这么说，我们的交情，不过是我在新加坡反跨国犯罪交流的时候，见过几面而已，这样的交情用这事关两个家族的大事上，什么也不算！”夏磊淡然地说道。

“刚才是那个女警察打来的电话吧？”史蒂芬旁边的中年男人突然说道，他的汉语就不是那么标准了，带着浓重的伦敦口音。

“你知道她？”夏磊的神色一厉，整个人都像是绷紧了弦的一张弓，似乎随时都会将自己当成是搭在弓身上的箭支，然后一遇到任何不利的征兆都会发射出去。

那两个西方人脸色微变，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后仰，史蒂芬的手，不动声色地按在了腰间。

夏磊的气势慢慢收敛了起来，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幻觉而已，但是这两个西方人明白，刚才那浓烈杀机，和如同野兽一般的

狠厉，却绝对不是什么幻觉。如果他们有什么异动的话，眼前这个年轻的中国男人似乎真的会出手。尽管他的手上没有任何武器，但是他们相信夏磊一旦发动攻击，那凌厉到极点的攻势和拿着武器也没什么区别。

“夏，我想你误会了，对于柳衡小姐，我们一直就在关注中！你应该知道，他也是当年签订盟约的某个古老家族的后人，虽然柳家早已经没落了，但是对于当年的约定，我想谁也不会主动去破坏！”

“我倒是觉得，你们现在的做法，和破坏盟约没有什么区别！”夏磊冷笑着道。

“夏，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按照约定事先提出了约谈的许可，我们再次来到这块土地上，完全没有违反当年的盟约……”

“可是你们派人监视我们这些古老家族的后人，难道是盟约的一部分？”夏磊的眸子中闪烁着寒芒。

“那是因为在我们之中，有一部分人不甘心当年的失败，所以派出了两个特工要继续当年未尽的寻宝之旅……这是一把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我们不能让他们成功！”

“守护是我们的责任，还轮不到你们来操心。至于你所说的那两个特工，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想，你最应该解释的，是你怎么知道刚才的电话，是柳衡的？”

“很简单，那两个特工在经历了前段时间那不可思议的旅程之后，已经将报告提交给长老会。对于组织来说，即便我们早已经全面撤出中国，可要查出这两个特工和其余五人的身份，这不算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他们现在就在这个县境内，而柳衡小姐两天前突然请了长假，对她的跟踪显示，她和沈万年教授的弟子苏从云一起来到茂县和那两个特工汇合，而我们最终不惜暴露出一颗重要的棋子，好不容

易让这里的警察拦截他们的车队，可是几分钟前，我却收到短信说那些警察得到来自上层的压力……夏，你是当着我们的面给你父亲打的电话，我想如果连这么简单的结论都无法得出，组织早就把我给清除掉了！”

“苏从云……那也是一个有趣的家伙啊，当年的盟约的签订者，也有他们苏家！你说得倒是轻巧，我真没有想到，已经二十多年了，你们居然还有棋子隐藏在国内！当年说的全面退出，也不过是明面上的退出吧？”夏磊冷笑道。

史蒂芬微微尴尬地道：“夏，组织和贵国的古老家族的协定是否要遵守到什么程度，我们这些小角色是不可能参与的，一切，不过是依照组织内部的命令行事而已。我想，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隔膜，贵方和我们也是事后重新展开合作了。尽管，上一次的合作给我们双方都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以至于耽搁了彼此的发展，并影响到现在的关系……”

“就像你所说的，我们不过是些小角色而已，或许在这个省城之中，我的家族还能稍微说得上话，但是再远一点的地方，或者范围再大，我们就无力可使了。你们组织的力量已经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按理说你们的强势我们早就领教过了，现在居然会如此低声下气地和我们谈什么合作，如果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你认为我们还敢重蹈覆辙么？合作之类的事，也不是你我就能做主的！”

“当然，我们不过是前哨而已，真正的谈判和条件，都是幕后的大佬们在进行。可是，只要我们能达成一些意向性的东西，试探一下双方合作的诚意和相互的底线，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妥吧？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但是却有着永远的利益。这是一件有着巨大利益的合作的，我不认为贵方会因为一段二十多年前的仇恨和对抗，而放弃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

“你错了，在我们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人大多是耻于谈利的，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劝导我，不是起反作用么？”

“我从来不认为夏你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尽管你自小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古老到可以追溯到部落时代的家族！夏，你所在的家族和那些具有同样经历的世家一样，都是这个世界最古老最根本的秘密的守护者，我想，无论如何，你也希望知道，千百年来，你们守护的到底是什么吧？”

“好了，废话就不多说，还是那句话，先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诚意！”

“没问题，夏，我想很快，你就能知道我们的诚意到底是什么！”史蒂芬自信满满地说道。

夏磊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没有说话，但是心中却闪过一个女人美丽的影子。但是那个影子，却很快被一个看上去无比普通的记者模样的人牵走，这让表面没有任何动静的他的怒火，开始熊熊地燃烧起来，似乎要将脑子里一切关于柳衡和肖炘杰的情报，都统统烧成灰烬。

第二十九章 古昆仑

“柳衡，那些警察，为什么会放过我们？”肖炘杰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憋了许久，趁着其他人转移武器的当儿，他压低了声音轻轻地问。

“没什么，是我一个朋友帮的忙，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一个系统的吧？他们卖我一个面子，也说得过去。”柳衡当然知道这些人不可能是卖她的面子，可是不知道为何，她却并不是很愿意再肖炘杰面前谈起夏磊。或许是刻意的回避，或许是不想眼前这个男人多想，总之，这一次，她撒谎了。

肖炘杰点点头，对于公安系统内部的事情，他也不是了解，柳衡作为省城内的刑警队的分队长，就算管不到这里，可是当地的公安卖她一个面子，却也说得过去。只是对方从一开始的大张旗鼓，到后来的突然撤离，总让肖炘杰感到哪里不对劲。那些当地的公安，当时明显是奔着他们这群人来的，虽然因为柳衡的缘故撤离了，可是这些当地的公安，当初是为什么会直接想要拘捕他们？

我们的行踪暴露了！肖炘杰脑子里最开始闪过的就是这个念头，毕竟这是一群十多人的队伍，而且一大早的从景区方向过来，怎么看都觉得古怪。何况肖炘杰身上还背着通缉令，一般是不太敢和警方朝面的，当时的情况，只要有一个见过他通缉令的警察朝车里望上几眼，可能他就无法走脱了。

柳衡虽然心底是向着他，但却绝无可能为了他而和当地警方冲突。而这件事如果被捅出去，可能柳衡本身的位子，也很难保。

看来必须要尽快把这件事解决，老是背着一个嫌疑人的身份，许

多事都放不开手脚，还得提心吊胆的。

“我们分散进入那个地方吧，我怀疑，我们之中有内鬼！”一旁的丹木皱着眉走过来，压低了声音说道。

肖炘杰心中一动，内鬼？一些线索开始穿起来，这很好地解释了当地的警方，为什么会直接在先前的位置拦截他们，如果他们之中没有内鬼的话，又怎么可能暴露行踪？

“张淮国他们不会同意的，可是我们七个人分散了和这些人在一起，又不太安全。”肖炘杰说道，他知道现在他们这七个人，和张淮国一伙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阶段，尽管从纯粹的武力上讲，丹木、西玛、萨迦德和柳衡四人吗，绝对不会逊色于拿近十个匪徒，但是他们却无法保证沈教授、苏从云以及他的绝对安全。毕竟和这四个身手都非常不错的人比起来，年事已高的沈教授，和只会一点花拳绣腿的苏从云、肖炘杰二人，都不怎么够看。

这个时候张淮国等已经将武器转移完毕，他和奎四一起走了过来，看看在小声嘀咕着的三人，冷冷地道：“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有内鬼这种事情，顾忌你们也猜到了，可不管是我们几兄弟的手下，还是你们七个人中某个，想来将来还会源源不断地发送情报出去。所以，我的意见是，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的手机都必须关机后统一保管，我们双方各出一个人，一个人拿着手机，另一个拿这卡，这样就算那个内鬼还想要留下我们的坐标，也只能采用最原始的用暗号的方式了。只要相互盯紧一点，他的机会不大！”

肖炘杰看了丹木和柳衡一眼，这两个人都微微点头，在不知道内鬼到底是谁的情况下，这无疑是最稳妥的办法。

“既然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想来我们的目的地，警方也应该猜到了，如果，他们在叠溪镇等我们怎么办？到时候，岂不是自投罗网？”丹木问道。

“叠溪，谁说我们是要去叠溪？”沈万年教授也从车上下来透气，听到这句话，立刻奇怪地问道。

“我们不是去叠溪么？当初你不是说那里是埋葬蚕丛王的陵墓，难道我们要去的位置，不是那里？”肖炘杰也有些疑惑，叠溪这个地点，是他根据历史上的线索，和先前沈万年教授的分析而得出的最可能是蚕丛宝藏的埋葬地点，没想到沈教授居然自己否定了这个结论！

“我是说过那里是蚕陵，可是我也说过，蚕丛宝藏，和蚕陵是两回事。那是当年第一代蚕丛王留下的至宝，而叠溪埋葬的蚕丛王，确切地说已经是第二代了，是属于追封为王的，和蚕丛宝藏，根本就是两回事！不过我们要去的地方，倒是的确会从叠溪路过，如果你们想去叠溪看看蚕陵的话，倒是可以去瞧瞧。虽然自35年的地震之后，那里的蚕陵早就倒塌，现在的不过是近代重新修缮起来的……”

肖炘杰看着张淮国等人杀人的目光，又看看彼此搜查确定了身上再也没有手机等通讯工具的众人，尴尬地笑了笑：“那正好，我们之中就算有人是警方的线人，也来不及再把消息发送出去。沈教授，那就由你带着我们走，想来我们还有机会。”

周围十来个人脸上都没有出现什么失望的表情，那么那个内鬼，会是谁呢？张淮国一行人自然怀疑是柳衡，毕竟她自己本身就是警察，莫名其妙地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若是为了朋友的安危，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我可不认识路，先上车，我再告诉司机先去哪里。”沈教授淡淡地说，对于那个宝藏，他是无论如何也要找到的。不管是官方愿不愿意，蚕丛宝藏的吸引力，都已经超过了对自由的向往。虽然依照他的身份，只要向官方提出这个想法，想来也会得到一些支持，可是那样的慢的效率，却是他无论怎么都不想再等待的。何况还有时刻悬在头顶的诅咒，如果不尽快解除的话，恐怕他们这七个人又会布之前死去

的七人的后尘。

虽然心中都有着怀疑，看着每一个人都像是警方布下的线人，或许唯一不可能的，就是沈教授本人以及两个特工，还有几个山爷最信任的手下。至于柳衡，无疑是所有人中嫌疑最大的，毕竟她的身份摆在那里，虽然之前是她解除了危机，可谁知道是不是为了尽管融合到这支临时的队伍之中？

柳衡面对张淮国等人有些不善的怀疑目光，也不多说什么，这个时候越是解释，就越是掩饰。反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当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线人，始终是会露出马脚的。不过柳衡却希望这个人永远不要被发现，不管怎么说，彼此都算是一个系统的，要是那人被发现，她可不敢保证张淮国他们会怎么对付这个潜伏得很好的同行。而那个时候，她肯定是要救人的，这就必定和张淮国等人发生冲突，这和她想要尽快找到蚕丛宝藏中的某样东西，解除诅咒的想法，无疑是相违背的。

沈万年为了安全起见，低声在司机耳边说了几句，然后司机脸色古怪了盯了他一眼，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而是专心地开车。

在茂县县城外的一处加油站，司机加满了油，然后掉头朝着黑水县的方向开去，肖炘杰心中一动，记得当初初遇沈万年教授和苏从云的时候，他们也是要前往黑水县，这个地方，还有什么秘密不成？当时沈万年教授说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古蜀时期的墓葬，难道这个墓葬，竟然和蚕丛宝藏有着联系？这个墓葬沈教授还没有去过吧？就算是有关系，他又是怎么能够肯定的？

这一连串的疑问，憋得肖炘杰有些难受，可是这车里满满当当地挤了七八个人，其中的奎四和张淮国，却显然都有些神色不善，这些问题，是怎么也不可能问出口的。

后来车又转入前往岷山山脉的方向，六个多小时后，车队在沈万

年教授的指挥下，驶入了一条小路，又艰难地前进了两个多小时，当所有人的胃酸都快颠簸出来的时候，三辆车终于停下了。这些路显然不常有人开，这三辆汽车的性能也只能算是普通，对于这里几乎还是原始的泥石路而言，能够开这么远已经算是运气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居然连路都没有？怎么办？难道要我们走路么？”王胖子气急败坏地从第二辆车中跳下来，一出来就气冲冲地嚷道。由于身体的缘故，他原本就不喜运动，现在断了一只手，整个人的命都去了小半条，如果不是因为长年拼杀身子骨还算结实，光是这样的伤势，已经足以让他倒下了。

“难道你会以为，宝藏会在闹市之中么？”沈万年冷冷地问道。

王胖子一呆，宝藏宝藏，自然是藏得越严密的，才越是可能有宝物，如果宝物都在闹市之中，恐怕这些年的大肆建设，不管是什么宝藏都给挖掘出来。不说别的，就是成都市区的金沙，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但是就因为身在市区，却被动工兴建某座大厦时被挖出冰山一角，对于这么大的考古发现，后续的工作自然马上开展，甚至不会给任何得到消息的人或势力偷偷挖掘的机会。

也只有像这样还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宝藏，才会避免被后人挖掘到的机会，若蚕丛宝藏是在什么显眼的地方，可能就算没有任何藏宝图，也会被人无意间发现。

当初第一代蚕丛王为何会留下这样一个巨大的宝藏，现在已经无史可考，或许只有真正进入到这个宝藏中，才有可能解开谜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宝藏既然是和远古时代自称是“神”的异世界生物扯上关系，就说明了这个宝藏中蕴含的秘密肯定不止是一点金银珠宝和青铜文物那么简单，那可能是迄今为止任何人都无法料想到的重大发现。

“走吧，如果顺利的话，再过两三天，我们就能看到一点宝藏的

影子了！”沈万年淡淡地说。

“两三天”这三个字，让多数人都感觉到一阵无力，步行一天或许还能承受，可是要他们背着大量装备、水和食物步行两三天，这样的距离可以说已经足以让人崩溃。

“这次比上次好多了，要知道上次我们还要自己找食物呢！”肖炘杰笑道，这次准备得还算充分，帐篷，睡袋，食物，水，武器，可以说之前就做好了野外生存的准备，比起上次突然跌入河流，然后冲入那个独立的空间中的几天历险，这次无疑要幸福许多。

“是啊，为了那个传说中富可敌国的宝藏，步行两三天，这已经不算什么了！把车藏在附近吧，我看这里也没有什么人烟，留一个人看守就是了，其余人，统统一起进山！”张淮国看着茫茫不见尽头的山脉，最终下令道。

“这是什么山？看上去虽然不高，但却像是没有尽头似的。”奎四问道。

“岷山！这里是羌人的发源地岷山，整个岷山山系，别说是两三天，就算是两三年，光靠步行也不可能走遍，所以你们还是感激一下沈教授吧，没有他，你们永远不可能接触到宝藏！”丹木神色淡然地说道。

“岷山？我们绕了一个大圈，最终还是到岷山来了？为何一开始不来？”王胖子愤怒地叫嚷道。

“一开始？一开始我们只是猜测而已，就算到了岷山，你能从上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么？”沈万年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在九顶山八阵图中得到一点启示，你以为我是神仙，能直接带你们到这个山脚下？”

王胖子嘟哝了两句，自知理亏，也不和他争辩了。

“这就是远古时候传说中的古昆仑么？看上去，倒是和普通的山脉没有什么区别。”肖炘杰笑道。

“昆仑？你小子发疯了吧？昆仑山明明是在青海，离这里几千公里，什么时候跑到四川来了？”铜墙眼见自己这方的人吃瘪，听到肖炘杰话里的漏洞，连忙说道。虽然他没有读过几年书，可是昆仑山在青海的常识，还是知道的。

西玛“扑哧”一声笑道：“我不算是纯粹的华人，可就连我也知道，在远古时期，中国的古人的确是人物，昆仑山并不是今天我们普遍意义上以为的‘昆仑’，很有可能是今天的岷山！”

“不错，《海内西经》对昆仑的地理位置作了这样的描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河水出(昆仑)东北隅，以行其北’。这说明昆仑当在黄河之南。《大荒北经》中说：‘若木生昆仑西’，这说明了昆仑不仅是在黄河之南，而且是在若水上源之东。若水即今雅砻江，雅砻江上源之东、黄河之南的大山——昆仑，当然就舍岷山莫属了，由此可知，《山海经》中的“海内昆仑之虚”就是今四川西部的岷山。”沈万年摇头晃脑地说道。

张淮国等人听得有些头大，只有苏从云和肖炘杰还有西玛，知道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们也懒得替沈教授解释，肖炘杰当先说道：“不管这是昆仑也好，岷山也罢，既然沈教授从七枚天启之石的指引中，带着我们到这里，姑且先相信着去吧，总比我们什么线索都没有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的好。而且这地方还有个好处，就是不管我们之中的内鬼是谁，信息恐怕都不容易传递出去，至少暂时我们不用担心会被警察追上了！”

张淮国等想了想，的确是这个道理，虽然是彼此间还是弥漫着不

信任的情绪，可是这种完全的深山老林之中，就算留下了什么线索，也不是那么容易被追踪到的。

或许是山林间雾气大比较湿润的缘故，地面踩上去有些滑，沈万年没走一段路，就会拿出七枚天启之石，嘴里念念叨叨地重新确定方向。面对他的这一举动，众人心中都有一种极为古怪的感觉，毕竟这群人中就他的学历知识最高，可这样一个原本应该是严谨学者的老人，此时却在借助着某种神秘的力量的指引来寻找路径，这多少都有些让人感觉到一丝毛骨悚然。

如此走了两天，渐渐地沿途完全看不见人烟了，之前还偶尔会看见一点有人行走过的痕迹，或是一两个采药的山里人，可是在这里，却似乎完全是人迹罕至的蛮荒地带。这两天的行程虽然辛苦，可是对肖炘杰等人经历了在古羌圣山中的凄凉探险后，却也算不得什么了，毕竟不说其他的，光是晚上睡觉能躺进暖暖的睡袋，就比之前睡在山洞中要强了百倍还不止。现在肖炘杰都不敢想象，当初他们几个是如何熬过来的，又是怎样一种幸运，才没有在那样的状态下大病一场。

第三十章 解谜

到了第三天，这只十来人的队伍中终于出现了一丝不和谐的音符，有一个张淮国等人的手下出现了痢疾，这样的病在山野中几乎是致命的，如果不解决的话，恐怕只能看着他死亡。他们也不是没有带药品，可大部分药物，都是包扎治疗伤口，此外就只有一些长备用，其中的几盒治腹泻的药品对于痢疾来说，却明显有些不够。

这个病人的出现，严重拖慢了整个队伍的行程，这天清晨一起来，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突然有个人失踪了。

失踪的人是一个叫杨开的司机，这个人一直没怎么说过话，所以肖炘杰等人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如果不是这个司机是王胖子亲自找来的，可能连张淮国都对他没有印象。

王胖子的脸色很难看，这个失踪的司机既然是他找来的，现在却不见而来，结合之前队伍中讨论的关于内鬼的事，几乎有八成的可能可以断定，失踪的司机，很有可能就是大家一直想找出来的内鬼。

“这个人一定是返回去通知警方了，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是先抓回他，还是先将宝藏找到？”张淮国将烟头狠狠地掐灭，问道。

“他走了已经有几个小时了，而且为了防备我们追击他，很可能没有完全按照原路回去，在岷山山脉之中，要找到一个人无疑是大海捞针，所以我建议我们还是继续前进！”肖炘杰淡淡地说。不管怎么说，那个内鬼不过是按照上司的命令在行事而已，既然他和几个朋友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事，那么没有必要非得致这人于死地，否则以丹木当过数年杀手的经历，就算是在原始丛林中，要想追踪一个人也不

是办不到。

张淮国点头道：“其他人呢？有不同意见么？”

肖炘杰刚才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柳衡等和肖炘杰一边的人自然不会有所意义，在张淮国一方唯一和肖炘杰等不对付王胖子，这个时候却有些憋屈地无法说出话来，最终他们放弃了追踪，而是加快速度往前赶路。

当天晚上，患了痢疾的那个手下，已经虚弱到了需要两个人抬上的地步，就在张淮国甚至已经下了决心放弃这个人的时候，失踪的那个人却追上来了，他的背包里，还有一大包草药。

虽然不知道这个司机是如何懂得在大山中寻找草药的，可是这个人古怪的性子，还是让白担心了一场的王胖子十分冒火。不过，这人的行动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了大家，如果要想在这茫茫大山中平安找到宝藏并走出去，其实远比原先想象中还要困难。

晚上，燃起篝火后，所有人都围成一团，此时的气氛还算融洽，毕竟那些草药，暂时保住了一人的性命。不过张淮国等人对那个司机还是心生怀疑，毕竟他的举动太诡异了，作为一个新加入他们才几个月的家伙，居然懂得这么多草药知识，还能最终在采集了众多草药后追上他们，这样的人自然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司机。

而王胖子尤其是感觉到有些不解，当初要找三个司机时，这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家伙可以说是自告奋勇接下这趟苦差事，他当初也没有多想，谁料到这家伙虽然救一条人命，但是却并未洗清嫌疑。

“杨开，你要去找草药，我们也不是不同情理，可是为什么独自前去，居然都不给我们说一声？”王胖子看着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厉声说道。

“我说了能够在这大山中找到治疗痢疾的草药，你们会放心让我

离开么？救人如救火，这个时候，哪里顾得到这么多？”杨开淡淡地说道。

王胖子不怒反笑，道：“好，你倒是挺讲义气的，既然这么讲义气，今后那生病的小子，就由你来照顾了！”

杨开沉默地点点头，没有多说话。他也知道，这一去肯定会惹来众人的怀疑，但是要救人，实在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

“沈教授，你说的宝藏，真的在这个地方么？”张淮国望着拿着那张写满了巴蜀图语的纸张，不停地推敲其中的细节的沈万年，有些不耐烦地问道。已经是第三天了，再这么下去，恐怕不等警察赶到，或者是遇到其他什么危险，光是大自然自身的威力，就足以让这支十来人的队伍自然而然地覆灭了。

“大体的位置，肯定是没有错的，只是具体的地点，还需要研究一下。”沈教授头也没抬地道。对于这几个巴蜀图语的见解，他刚才和肖炘杰发生了争执，他更倾向于从历史典籍中找寻相对应的事件来解释着写似文字非文字的含义，而肖炘杰，更多的是希望从数理变化上找出其中内在的联系。而西玛明显是偏向于肖炘杰的解释，她也认为巴蜀图语并不是纯粹的文字，除了担任祭祀的符文外，还是一种密码文字，不同的编码方式，总会得出千奇百怪甚至完全相反的意义，将人引入歧途之中。

“这鬼地方，不会像在九顶山上一样，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吧？”王胖子心有余悸地道。在九顶山的八阵图的时候，先是遇到破茧魔蛾，后来又是会喷溅出强烈的腐蚀性液体的石质灵胎，再后来又在南天门附近的高山洞穴中遇到嗜灵藤和致幻太岁，以及破茧魔蛾真正的本体，一条像是蚕一样的生物。虽然后来那条生物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可是他们都知道那绝不是什么善茬，如果现在还呆在九顶山中，恐怕这群人已经又被玩死了好几个。

“多嘴！”奎四冷哼一声道。对于这个世界上村子的一些超自然的现象，现在他们这群人几乎都是深信不疑。这群人的组成十分奇怪，此行说是探险和寻宝，可是也未必没有一点试图盗墓的成分，而其中还跟着考古学教授和刑警，就更加显得古怪了。谁也不知道这个小小的队伍之中，在暗地里已经经历了多少次的交锋，却又因为特殊的环境，陷入一个微妙的状态中，维持着短暂而脆弱的平衡。

“奎老四，你他奶奶地凭什么吼我？老子这只手，就是你斩下的，这笔账，我还没有跟你算呢……”王胖子脸上的肥肉不停地抖动着，眼中闪着凶光，还完好的一只手悄悄摸向后腰，那里有把他最钟爱的勃朗宁手枪。

“叫什么叫？都是自家兄弟，居然会吵起来，没的叫外人看了笑话！”张淮国脸上阴沉地说道，然后跨前一步，挡在了王胖子和奎四之间。

“懒得和你计较，要不是我当即立断，你失去了就不仅仅是一只手了！”奎四冷哼一声道。对于王胖子这样睚眦必报的人，算是白救了。

“丹木不是也说了么，我们在八阵图中看到的那个怪物，不过是我们的集体幻觉……”几天的野外生活，已经让王胖子渐渐失去了常人的理智，心中积郁已久的怨愤，一下子发泄了出来。

“丹木说的话你信，我说的你就半点不信么？”奎四冷冷地道。

王胖子没有答话，只是恶狠狠地看着他，手指尖已经碰到了后腰上别着的勃朗宁手枪。

“有什么话好好说，现在可不是内讧的时候！”萨迦德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到了他的身后，胖乎乎地手随意伸了一下，一晃眼的功夫，王胖子后腰上的勃朗宁，已经到了他的手上。

“枪倒是好枪，可惜主人不怎么爱护，现在这枪的膛线都已经开始磨损了吧？有效射程至少少了零点三米，弹头的散步，也大了一点。可惜，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太配使用这么经典的手枪的。”萨迦德轻描淡写地说道。他前方的王胖子的身体，一下僵住了，不管是什么人，自己的枪支突然跑到了别人的手上，而这个人现在正站在你身后，这样的感觉都不会太好。而这种情况，已经是第二次，上一次从他手中硬生生地抢过了枪支的，是肖炘杰。

萨迦德将王胖子的枪重新插进他后腰的枪套中去，然后淡淡地说：“不管当时你们看到的是实体也好，幻觉也罢，只要当时你们被那些怪物致死，那么现实之中，你们的死因会和幻境中的死因一模一样，而且还是那种谁也无法救治的伤势。这种致幻体验造成的伤害，我所在的组织已经进行了无数次实验，那是比实体伤害还要难以治疗的精神损伤，你应该感到庆幸只失去了一只手才对。”

王胖子刚想发怒，可是枪在对方手上，而且他随即想到了在石料加工厂的时候，将当时看守的人员全部击倒，却连鬼影子也没有看到一个的超强身手。如果肖炘杰认识的那两个特工朋友就是眼前这个胖子和那个美丽的混血女人的话，很显然，在他们这群人中，唯一能和对方勉强一战的，正是被他所针对嫉恨的奎四。

萨迦德将手枪还给他，王胖子的脸上阴晴不定地变换着神色，好半天才长长吁出一口气，将手枪重新插进后要的的枪套中，不再多说话，也不多看奎四一眼。

“这片山脉太大了，别说是短短的几天，就是多给上十倍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够走通，现在我们之所以能找到这里，也是因为地图指引，至于真正的入口，我还要再参详一下。”沈万年说道。

“地图？哪里来的地图？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张淮国脸色一沉，问道。

“地图是我之前从另一个地方得到的，原本以为是那个地方的地图而已，但是在八阵图完成那场召唤蚕丛英灵的祭祀之后，我才明白原来那副地图，不仅仅是当时我们要寻找的那个地方的所在……”

“沈教授，你是说，我们一同去的那个地方？”肖炘杰一下就明白了沈万年言中所指，也想起他所说的“地图”，其实就是当初从七个祭祀墓葬中找到的七副羊皮卷。当时羊皮卷的秘密不过是解开了一小部分就找到了通天之径的存在，到达了古羌圣山所在的天庭，也遇到了那个自称是神的古老生物的精神投影，后来七人返回现实世界，又忙着想要用现代科学手段解除所谓的诅咒，不曾想无果后，又鬼使神差地因为肖炘杰被绑架而重新聚在一起。

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股力量在推动着众人的命运，一步一步地按照那些在远古时期无比强大的存在的指定的道路去走，就算路途中会遇到无数的艰难险阻，但是最终却都指向它们早就设定好了的地点。

肖炘杰将这种带着严重宿命论的想法甩甩头抛出脑袋，然后轻轻问道：“那七个祭祀，和蚕丛宝藏有着关系？”

“原本我也没有想清楚其中的关系，可是在高山八阵图的时候，这条线才渐渐穿连起来。当初我们在七个墓葬中分别获得了一份羊皮卷和一个青铜构件，七个青铜构件最终组成的，是一把打开通天之门的钥匙，而那七份合在一起能够成为完成的地图说明的羊皮卷，却自始至终显得鸡肋了点。按理说，记载了数百个陌生字符的巴蜀图语的羊皮卷，其珍贵程度，要远比一把青铜钥匙重要才对，怎么会仅仅是指出那个地方的一条道路就没有其他作用？真要如此的话，山顶上的那东西就没必要费尽周折见到我们，却只是要我们帮忙找到蚕丛宝藏。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个过程能让我们拿到对找出蚕丛宝藏有用的东西，仅仅是想要召见我们的话，不如直接在那三座山间标注出前进的方向得了！”

“你们都在说些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难道说，你们竟然还发现了另外的宝藏？”张淮国的眼中闪动着阴冷的光芒，其中还有一丝热切和期盼。

“我考察过的墓葬和遗迹，起码有上百处，每一处若用金钱计算的话都是宝藏，难道你每一个都想要？”沈万年冷冷地说。对于这个动不动就将寻找宝藏挂在口边的道上人物，他可没有什么好感。

“张先生，就算之前我们找到过其他的宝藏，好像也和目前我们要进行的合作，没有半点关系吧？”西玛眨眨眼睛，有些好笑地说道。

“嗯，是我太冒昧了，沈教授，那你还是尽快吧，在这样下去，我们的补给不够不说，光是在这大山里再有人继续生病，就足以坏事了。”

“这个我自然知道，西玛，肖炘杰，你们两个过来，看看这段话的意思。”

借着篝火燃烧的微弱火光，沈万年将一张明显是缝合在一起的羊皮卷打开，他手里还拿着一张影印的黄金面具的半透明纸张，在双眼、双耳和口鼻的位置，依然是留下了七个大小不一的小孔。

按照当初发现的墓葬的顺序，沈万年将这张半透明的纸张相续在七块羊皮上移动，而西玛则负责记录每次移动，七窍的位置显露出来的巴蜀图语字体和一部分路线图。当七个地方都进行了一遍这样的字符选择，将所有的字重新拼合起来，得到的巴蜀图语文字数量一共是六十四个。

沈万年开始对比之前已经翻译出来的巴蜀图语，然后不停地将每一个单字的意义，记录在另外一张纸上。似乎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翻译工作需要安静的环境，竟是谁也没有说话，就连一向爱吵吵嚷嚷的王

胖子和铜墙，这个时候也老实得很，只是既好奇又无聊地不时朝正专心破译的三个人望去。

这样的方式得出的字符大多都是毫无意义的，用同样的方式，又将自部分得自三星堆资料库和黄金面具相关的部分给重新找出来，然后试图从中找到相关的联系，但是一个小时很快过去，却是完全徒劳的。

肖炘杰看着那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字符，闭上眼想要进入在古羌圣山中那种境界，在之前找不到答案的时候，那股神秘的力量总是能给他提示。虽然他也隐隐感觉到了其间有些不妥。可是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能用这么简单直接的方式找出别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答案，这让他对这种方式像是吸毒一样有些上瘾，最终不使用这种方式，甚至已经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但这次，结果却让他失望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离开了古羌圣山所在的空间，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方法明显不那么灵光，闭上眼的最大结果，就是差点睡过去。

第三十一章 代谢抑制剂

“六十四个字符，平均每张羊皮卷为九个，还剩下一个字符多出来的，这到底代表了什么呢？”西玛轻轻地皱眉念叨着，像是这一组数字中，带着某种明明可以把握，却总是抓不住其中的精髓的秘密。

“六十四，九，一……”肖炘杰也喃喃地念叨着这组数字，越念，脸上的疑惑神色越重。

“肖炘杰，你也发现这组数字有些不对了？”西玛问道。

“嗯，六十四，应该对应的是八卦衍生出来的六十四卦；‘九’是阳极之数，为金之成数，代表了天；‘一’是阳之始数，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三，三生万物’，在古代的哲学思想中，‘一’代表了世间万物的开始。之前我们在描述太阳神树的时候，曾经说过太阳神树代表的意象是一阳在天，九阳居下，这是一种地在上天在下的逆向宇宙观。‘九’已经是所有数字中最大的，现在还要加上一个‘一’，十虽然代表了圆满，可也因为圆满而缺乏了变化，是一个稳定的数理结构。所以在数理学中，我们的先祖很少取整十的数作为极限的象征，因为不管是在数理变化还是万物的衍生，到了一个极数后，都会盛极而衰，不存在永恒的圆满的结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九在前，一在后，实际上就是代表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到了阳数的极限‘九’，所以才会转变出阳数的始数‘一’？”

“不对吧？对于数理变化我虽然不太懂，可是古代的哲学体系中，除了盛极而衰的辩证思维外，更讲究的是‘阳极阴生，阴极阳

长’的转换。在阴阳学说中，还有‘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说话，更讲究的是阴阳调和，无论是以‘九’为极数的至阳，还是以‘一’为始数的独阳，虽然都是阳数，可是‘九’加上‘一’，两个阳数相加，不一定就会得到一个圆满的‘十’，而是会因为两个都是同样性质且同为两头的极端的数，最终会造成这个数理的循环中成为一个死结……”沈万年皱眉说道。

“我明白了，这两个数在这里的意义，其实就是要这个循环走向崩溃！”西玛微笑道。

还在计算着其中的变化到底蕴藏了什么玄机的肖炘杰一惊，忙问道：“怎么说？之前你虽然对解密很有一套，不是对中国的数理学说也感觉头痛么？”

“感觉头痛只是因为对这些学说不太了解。这大半个月我可是一直都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数理学说，发现虽然它们的规则十分复杂，还带着不少的哲学思辨思想，可是说到底，也是一种密码学的体现。你们中国有句俗话是一法通万法通，既然两种学问的本质是想通的，那么只要我对中国的古代数理哲学有了一定了解，要想理解复杂的数理学说，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这里‘九’和‘一’的意义，在道家学说中，有‘遁去的一’的说话，也就是说，这个多出来的字符是最关键的，只要找出多出来的那个字符，作为一个独立的连接词，就能重新划分这六十四个字符所代表的意义。”

“西玛小姐倒是好学，只希望将来不要将这些学到的东西，用在四处寻找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上面！”沈万年教授突然不高兴地冷哼道。他早已经了解到西玛的身份，对于这种属于国外的某个组织，明显是奔着国内的古蜀文物来的特工人员，他突然感觉到十分厌恶，即便是之前共同患难的经历，也无法压制住这种厌恶的感觉。

肖炘杰看着他的神色，心头一惊，他现在的心中涌动的，却是对

沈教授的态度的厌烦，他使劲一咬舌尖，稍微清醒了一点，连忙喊道：“大家小心，好像离真相越近，我们的思维就会渐渐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会产生对周围人的不信任情绪。先前是王胖子，现在似乎换成了沈教授和我，其他人也自我回忆下，有没有对周围的同伴产生过不利的想法？”

“他这样一说，不说人都惊出一声冷汗，的确，在这一两个小时中，好像多多少少，心头地周围积郁的怨愤，都似乎被放大了无数倍，有的不仅产生了打骂人的冲动，甚至有几个心志不坚定的，像王胖子一样几乎要付诸行动。

“看来没多少时间了，我们要快一点。我也明白西玛的意思了：‘九’加‘一’固然是一个走向崩溃的圆满的‘十’，但是减一，却是一个阴数‘八’。而前面的六十四，恰好就是‘八’的极限衍生，将六十四个字符按照八阵图的方位重新排列，不再局限于原本的七块羊皮卷，并且将多出来的字符逐一的添在每一个卦象上面，这样就得到一个有七十二个字符的新的一段话。而每个‘八’补全一个字成为‘九’，也符合了缺少一个‘遁去的一’的意境。”

“说得不错，排列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原本的七块羊皮卷，分别减去最后一个字符，这样形成七块各有八个字符的新排列，再将减去的字符加在一起形成第九个，最后分别加上多出来的一个字符，就能完成这次组合了！”

沈万年被刚才对西玛突然产生的厌恶感觉吓了一跳，他并不是那么古板的人，在西玛露出真正的恶意前，光是之前一起的经历，就让他对这个混血美女还是有着不小的认同，就算是会最终讨厌她和萨迦德，那也是他们切切实实地做出了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过后。

他开始按照西玛和肖炘杰两个人分析出的结果将那些字符重新排列，最终得出的是九句长短不一的话：

王的国度，在真实与虚幻之间；王的财宝，在幻象之门背后。赞美吾主，在石头中提炼出神器；恭喜吾主，将神性的光辉如阳光挥洒。恐惧吾敌，在黑暗中收割性命；诅咒吾敌，在神眼下暴病而亡。巨石下封印着恶魔的躯壳，洞穴中埋藏着通往彼岸的灵舟，一切在世间崩坏后重归平衡的轨道。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除了第二句有个大概的方向外，哪里和宝藏有关？”张淮国沉默了许久，最终得到的却只是这样几句听上去毫无意义的话，差点就抓狂了。

“如果我们能这么轻易就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的话，恐怕就不用如此纠结于怎么寻找到那个宝藏了。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离宝藏的位置，已经越来越近了，因为那里的某种力量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除非是在一定的距离内，否则那股力量再强，也不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的。”肖炘杰冷冷地警告说，或许这些人在九顶山的时候已经初步尝试到了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物的力量，可是这还并不足以给他们足够的教训，很明显，为了能最终找到那些传说中的财宝，他们会不惜一切地铤而走险，如果不是有丹木这个表现出强横实力的家伙的压制，以及在九顶山找到他们的柳衡和西玛、萨迦德三人不时表现出的同样超凡脱俗的身手，可能张淮国这群人，早已经不耐烦地要逼着沈教授尽快带路了。

就在众人准备再休息一下就马上离开这个感觉有些危险的地方的时候，两声轻微的破空声后，杨开和另一名完好的司机两个人猛地睁圆了眼睛，然后倒下。他们的脖子上，都插着一支细小的麻醉针。

丹木最先反应过来，带着肖炘杰趴下，然后像是蛇一样朝后倒退，很快就消失在草丛中。

接着萨迦德和西玛，随后是柳衡以及奎四，这几个人的身手是众人中最好的，几乎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联手将旁边一块防水防燃烧的

帐篷扔进火堆，最大限度地将火光照耀的范围减小后找到隐蔽的位置。

只有沈万年还有些茫然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黑暗中的人似乎知晓他的身份，竟然没有将麻醉枪对准他。

张淮国和王胖子等人面色大变，翻身卧倒后立刻抽出枪打开保险，可是四处瞄准的枪口，却不知道敌人到底在哪里。

过了几分钟，大概是这深沉的沉默终于让人沉不住气，早前患了痢疾的那个司机突然从原地站了起来，手中的枪支胡乱地朝四周射击着，嘴里大叫着：“他妈的，谁啊，有种的出来，老子都是差点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你们……”

他的话还没有喊完，一声尖锐但是细微的呼啸，他的胸口溅起一朵血花，然后软软地倒地。这次，对方使用的是安装了消音器的真正的子弹，不是刚才的麻醉针。

高手！看着倒下的那名可能不算是好人的司机，丹木心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隐藏在黑暗中的人或许不止一个，但是刚才出手击毙这个大叫大嚷的司机的，绝对是一个罕见的高手。对方对时机的把握，还有在黑暗中冷静的心态，都是超一流水准的杀手才能办到的。这样的高手，在他之前呆过的杀手组织中，也不过才寥寥可数的两三个而已。

如果论徒手和冷兵器格斗的话，丹木自信可以稳稳胜过这个人，但是若比起枪法，他却不得不承认，这个人比起他来还是胜过一筹。

他呆在草丛中，身体不敢有任何的大动作，他不知道对方这样的高手，是否已经注意到了他。只要是被对方锁定，哪怕仅仅是一瞬间，恐怕就没有机会活下去了。现在天色太暗，就算枪火在黑暗中比较耀眼，可是对方只开了一枪，自己还来不及看见对方的大体位置，

装了消音器的枪声就再也没有响起过。

“道上的哪位朋友要和我们过不去？”奎四的声音突然响起，但是回答他的，只是一声枪响。不过奎四也算是机警，在他发话的瞬间，他整个身子都已经绷紧，话音未落，他已经朝旁边滚了过去。

“看来对方是打定主意要将我们消灭在这里了，甚至连交谈也是免了，不过最开始，他们怎会是用的麻醉枪？难道说，用麻醉枪的人，和那个拿着带消音器手枪的人，不是一个人？”肖炘杰躲在一个凹地中，一动也不敢动，虽然有了这样的想法，却也不敢传递给其他人。毕竟现在这情况，太危险了，似乎谁露头，谁就会有生命危险。

不过想到这一点的，显然也不知他一个，不管是丹木，还是西玛和萨迦德，都算是经历了无数次这种危机状况的老手，就连柳衡日常的训练课程中，也有在黑夜中受到突袭的经历，因此初期的慌乱过后，这几个人都开始小范围地移动，并且不时地抛出一些东西引诱那个杀手开枪，从而确定对方的位置。

但是对方好像是一个稳妥的猎手，对于抛出的东西，除了最开始开过一枪后，就再也没了声息。不过他一共开了三枪，已经足以让丹木这样的高手彻底找到他的所在，就算他也在不停地移动位置，可是一旦运动的大体轨迹落入丹木的计算，还是能找到他的所在。

丹木像是一条潜伏在黑夜中幽灵，他在林木中穿梭的时候，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当那个持枪的杀手反应过来的时候，丹木已经从一棵树上悄无声息地吊下来，嘴里叼着短刀，手中捏着的，却不过是一段三米多长的尼龙绳。尼龙绳的头部打了个活结，然后绕过一根枝干轻轻地套进对方的脖子，猛地收紧。

那个杀手的反应不可谓不快，完全放弃了普通人立刻用手摸向绳子的本能反应，而是毫不犹豫地举枪朝上方呈品字形连开三枪。可是丹木见机实在太快，在得手之后将已经顺着树干滑下，对方开枪的时

候，人已经到了他的脚边。

三枪全部落空，等他发现丹木就在脚下的时候，已经晚了。丹木使劲一扯手中的尼龙绳，尼龙绳这个时候刚好横过枝干，在下面扯的时候，将杀手真个人都吊了起来，这个杀手拼命地挣扎着，手枪掉在了地上。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一只手竟然朝腰间的匕首摸去，试图割断绳索重获自由。不过丹木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手中的短刀挥出，在黑暗中没有带起任何光亮，但是森森的寒气还是让杀手感觉到了恐惧，只是那点恐惧很快随着喉头出现的伤口而渐渐从瞳孔里消失。

丹木没有再管这个杀手，身子一闪，重新消失在黑暗中，还有至少两个用麻醉枪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如果想要攻击他们，这个时候也只有先抓住或者杀了才能解除危机。

前方突然传来一声惨叫，是陌生人的，丹木的听力很好，知道这不是队伍中的任何一人发出的。等他小心翼翼地赶到的时候，才发现萨迦德好整以暇地从一具尸体身上拔出一把匕首，而尸体的旁边，明显是一把自动步枪。

萨迦德发现了他，友好地笑笑，然后捡起自动步枪看了看，没有说话。可是，当他的目光盯向旁边掉落的子弹的时候，神色却突然变得极不自然起来，甚至隐隐地有一丝恐惧。

这丝恐惧没有逃过丹木的眸子，毕竟那个古老的生物虽然让他们时刻背负着诅咒，可是也赐予了他们黑夜视物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在现在的环境中无疑是极为有用的，有时候甚至会让人多处一条命来。

“这种子弹有什么特别的？”丹木突然问道，他知道等战斗结束，萨迦德恐怕就再也不会吐露分毫了。这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老特工，远比那些热血沸腾的菜鸟更难对付。

“这他妈的根本不是麻醉弹，里面的绿色液体，是PCR2速效代谢抑制剂。”

“PCR2？什么东西？没有听说。”丹木皱眉，然后轻轻地说：“应该还有一个或者两个人吧？”

“放心，有西玛配合柳衡，还有奎四那个有趣的家伙，一两个人，跑不掉。”萨迦德开始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连忙顺着但目的话将话题岔开。

“这种抑制剂到底是干什么的？”丹木并不死心。

“这是抑制一个人的细胞新陈代谢速度的东西，最初开发的目的，我想是因为要实现——长生吧？不过是一种失败的产品，后来被发现这也是一种速效的毒药，所以才被用在武器上面……”

“长生？现在还有人在研究这个？不过，萨迦德先生，你知道的东西，好像比我想象中还要多一点！”

“这件事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秘密。蝎尾菊一直在寻求长生的契机，这并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必要！”

“那么我可以认为，你这样说是间接的证明，这些杀手是蝎尾菊派来的？”丹木眉毛一挑道。

“我可没这么说，背叛组织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做的。”萨迦德淡淡地说道。

丹木若有所悟地点点头，然后也上前从尸体中，收集而来两支PCR2出来，然后小心地放入怀里。

“如果我是你，就绝对不会将这东西放进怀里，万一不小心破碎了，你的新陈代谢会慢到所有的仪器，甚至你的大脑都以为你是个死

人，到时候会引起脑死亡而成为真正的死人！”萨迦德冷冷地说道。

丹木不置可否地笑笑，他喜欢这种略带挑战的生活，可以说，这根本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第三十二章 焚心虫

等西玛和柳衡一起抓住第三名杀手，奎四将第四名杀手的喉咙一剑刺穿的时候，丹木和萨迦德飞速地到周围巡视了一圈，没有发现再出现新的敌人，于是召集其余惊魂未定的人重新聚拢。不过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再生火了，毕竟在火光的照耀下，所有人都是些活靶子。

被先前以为的麻醉针击中的两个人，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心跳和呼吸，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但是他们的瞳孔，却对强光还是有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掉的反应，这样的情况，又不敢将之完全判定为死亡。可是如果不找到解药的话，在十二个小时之内，这两个人却是必死无疑的，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大脑已经完全判定这个身体已经停止了新陈代谢而彻底地宣告了死亡。

被西玛和柳衡抓住的杀手，这个时候也被用极为专业的手法，用多出来的尼龙绳绑住，嘴里还塞了他蒙面的面巾防止自杀。将这个人带到一边，然后萨迦德自告奋勇地要去审讯。隐隐猜到这些杀手和蝎尾菊有些关系的丹木，自然不会同意他单独审问这唯一的活口。

杀手冷冷地看着丹木和萨迦德，没有说话，也没有求饶，仿佛被抓住，完全是一件事不关己的事情。

“你这样看着我们，是什么意思？你里想的大概是，不管有酷刑你都能够承受吧？嗯，看你的表情，的确如此，说不定你还在期待着我们会用各种酷刑折磨你的肉体，那样，你反而有可能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愉悦……别露出这幅吃惊的神色，我知道你并不是受虐狂，只是经受了严格的训练，能够用自我催眠的方式，将外界施予你的痛苦，通过大脑皮层分泌的安多芬，带来身心上的逾越……”丹木看着这个

杀手，也没有用刑，只是缓缓地说道。

杀手的眼中终于露出一丝异样的神色，虽然他掩藏得很好，但还是没有逃过丹木的眼睛。

“你一定奇怪我是怎么会这么清楚你们的把戏吧？”丹木轻轻地问着，不等对方回答，他又接着道：“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很久以前，我也曾经和你们一样，是某个杀手组织的成员。承认这一点这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你看我现在还能够这样和颜悦色地和你交谈，就知道这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你本来应该可以和我一样，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丹木顿了一顿，语气忽地转冷道：“但是晚了，你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回头的机会，既然你运气不好落在我手里，就只能多多祈祷我这个同行，能在掏出我想要的话后，给你一个痛快。”

“我知道你是谁了？释比战士，你是释比战士丹木，在国际上排名在前五位的顶级杀手之一，已经俨然成为年轻杀手心目中偶像的传奇般的人物！”杀手终于回过神来，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

“真是糟糕，你应该明白，杀手最忌讳的，就是被人认出真面目。你说，我应该怎么样才让你保守住这个秘密呢？”丹木面无表情地说道。

杀手明显有了一瞬间的慌神，换了其他人说这种威胁的话，他肯定是嗤之以鼻，可面对一个成名比自己早了五六年的行业内的“传说”而言，这样的话怎么都会让人有些心悸。

“你什么也问不出来的，组织既然敢明目张胆地派遣我们来杀你，丝毫不用顾忌你们知道是组织干的，这不过是一个试探而已，后续的报复，会让你们后悔出生在世上……”这个杀手突然疯狂地叫嚣起来，然后双颌一错，似乎要咬碎嘴里的某种东西。

但是丹木的出手却快过了他的反应速度，他一把捏住了这个杀手的颌骨，然后轻轻用力，立刻让他的下巴脱臼。丹木皱了皱眉头，忍着恶心，从这个杀手的牙槽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枚假牙，从假牙里倒出一粒绿豆大小的胶囊来。

“组织的特工或杀手必备的自杀胶囊，里面的毒药在进入血液后，五秒钟就可以到达心脏致死，是所有被抓的杀手和特工被抓后确定熬不过刑无望逃脱的终极手段。”萨迦德的声音缓缓地响起，对于蝎尾菊的一切，他自然是无比熟稔。

“你的口中，是否也有这么一粒自杀胶囊？”丹木笑道。

“当然，但是不一定在口中，如果我要自杀，你没有机会拦住我。”萨迦德的声音中藏着隐隐的骄傲。

丹木无所谓地耸耸肩，虽然以萨迦德的身份，将来是敌是友谁也说不清，可是毕竟是共患难了两次，如果将来一旦敌对，或许为了自己或值得结交的人不得不对付萨迦德，对于这样的人他也只会给对方一个公平战斗的机会，让对方有尊严的死去，而绝对不会因为逼供让他找机会自杀。

丹木灵巧地用短刀挑开杀手的上衣，然后在他的皮肤上用刀背轻轻地滑过。这个轻微的动作让强自镇定，但是神情中还是显露出一丝丝紧张的杀手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丹木嘴里啧啧地赞叹道：“真是天生适合做杀手的体质，肌肉匀称而极富韧性，同时又不缺乏爆发力，只有通过最严格的训练，才能将这种潜质完全发挥出来。可惜你还太年轻，如果再给你两年时间磨练，恐怕有希望晋升一流杀手的水准……”

丹木一边说着，手上的刀却不停，微微用力，已经划开他胸口的皮肤，鲜红的血一下顺着刀锋流了出来，滴滴答答地滴落在地。可是

丹木还是没有停下，也没有多说话，认真的神情，仿佛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在刚才的刀口呈九十度的方向，他再次划下一刀，形成一个十字交叉的图案，然后刀尖刁钻地钻进交叉点的皮肤内，轻轻向上一挑，极度灵活地将一小块皮肤分离了肌肉。

杀手痛得冷汗直冒，可是这样的痛苦还不至于让他大叫起来，他想要说话，可是他的颌骨已经被卸下，发出的只是沉闷的呜呜声。丹木脸色漠然地看了他一眼，接着道：“皮肤下面就是你那天生适合当杀手的强韧肌肉，你想不想要试试，用刀锋切断这些肌肉纤维，到底会是怎么一副情景？”

对于刑讯逼供，当过杀手和雇佣兵的丹木自然是行家里手，他知道一个高明的刑讯高手，不能给对方造成身体上的残缺，那样的话对方有可能会一心求死，也不能一味上刑，意志坚定的会逐渐适应身体上的疼痛，反而觉得只要能保住心中的秘密就自然能够保命，反而不会松口。

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刑讯，几乎无一不是从攻心入手。丹木回忆着当年的教官教给他的方法，猛地出手，将杀手的颌骨重新复位，但是手中不停，再次挑起一块皮肤，整个胸口，约有半个巴掌大小的肌肉，已经暴露在空气中，周围刺鼻的血腥味，连萨迦德也忍不住微微皱眉。

丹木猛地刀身下沉，恰到好处地切断了他的一条肌腱，杀手恐惧地叫了起来，他是受过严格的抗刑讯训练的人，可是在面对丹木的时候，明明只是简单的肉体伤害，但是配合他如同催眠一般的言语，却总是带给他极大的恐惧感，连带着连痛楚，也被放大了几倍。

他毫不怀疑，如果自己不说出点什么的话，这个杀手界的前辈，会一直这么慢慢地用刑下去，直到将每一寸皮肤都挑开剥离身体，并

切断每一根肌肉纤维，而那个时候，他可能只能不停地哀嚎，却连死都是一种奢望。

丹木将短刀移开，又在他另一边胸膛比划了一下，杀手强忍着痛，大喊道：“给我个痛快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接到任务，要在这里杀掉一帮来自蓉城的黑道分子，好方便你们尽快找到目标……”

丹木脸色微变，对方这样的做法，明着似乎是在帮他们，但是很明显，是打着黄雀在后的主意。可是，蝎尾菊这么做是什么目的？为什么不等到他们找到宝藏开始火拼后才开始行动？那个时候的成功系数，一定会大得多吧？

他将疑惑地目光看向萨迦德，萨迦德也是一脸疑惑地摇头，对于组织的决定，哪怕是他这样的中层人员，也只能在接到任务的时候，才明白眼前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他是主动请缨来中国，虽然是那件仿真度很高的赝品文物给了他出发的理由，可是更多的，未尝不是想要一圆二十多年前的遗憾。这是一个有着点私心的目的，他本来没有指望组织会批准，可是他的联络人，却最终带来了长老会的好消息。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么？”丹木的短刀不停地下移，最后停在了杀手下身的要害部位，这个杀手的脸已经有了点扭曲，可他的嘴里还是大叫着道：“真的，绝对是真的，杀了我吧，快杀了我吧……”

丹木一愣，他可不认为自己的威胁，居然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个杀手此时的情景，就像是在忍受着某种不可思议的痛苦。

“快，给我个痛快，要不然，像刚才那样狠狠给我几刀也行……”杀手的额头已经渗出了大颗大颗的汗水，喘息着道：“我……好难受……”

他剧烈地挣扎着，能够承受上千斤重量的尼龙绳也被崩断，他的手上原本束缚的绳子，将手臂勒得血肉模糊，有的地方，甚至能看见白森森的骨头。可就是这样的痛楚，也似乎完全及不上他正经历的某中可怕的事情，他解放出来的血肉模糊的双手使劲地捧着胸口，然后不停地捶打，似乎胸口的心脏位置，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啃吃他的内脏。

丹木和萨迦德神色戒备地开始后退，现在这样子，就是白痴也看得出来似乎有什么不对，这个杀手的胸口，很显然是有着什么活体的东西在蠕动。虽然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能钻入一个人的胸膛，让一个人产生痛不欲生的情绪，甚至寄希望于用酷刑来解脱，这足以说明他胸口里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可怕。

杀手一声凄厉的大叫，胸口猛地往上一挺，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这口气中带着一点血色。他在呼出这口气之后，胸口开始微微塌陷，而瞳孔中的神采开始散开，很显然，他的生命已经在最后那一下的挣扎中完全消失。不多久，胸口被丹木用刀割破皮肤的地方，一只比苍蝇略大的虫子，从里面咬开肌肉组织爬了出来，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

这里的动静早已经惊动了其余人过来，众人带着畏惧看着胸口血肉模糊的尸体，已经正不停朝外爬的虫子，知道这些血红色的虫子爬出来一百多只，大家才反应过来，这虫子肯定不是那么好招惹的。看这情形，这些小家伙，是吃人为生，甚至是将一个人活生生地吃掉内脏，死法凄惨无比。

慌不择路地开始奔逃，这些虫子却已经盯住了众人，有两个逃得慢的，已经被几只虫子扑中，然后这些血红色的小虫子，像是会钻洞一样，不停地朝他们的皮肤中钻去。但是他们并没有感觉到疼痛，反而虫子钻入的地方，有一种麻酥酥的舒服感觉。

可是心里没有人会感觉舒服，先前看到的景象太过诡异和可怕了，被虫子钻入的两个人，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而周围的人也像是见了鬼似的，立刻离他们远远的。

很快，飞出来的虫子，开始纷纷地掉落在地上，然后不停地挣扎，如果不是肖炘杰和丹木等七人的眼力在黑暗中不受影响，也完全注意不到这个小细节。

他们连忙招呼慌乱的众人停下，然后丹木和肖炘杰一起，大着胆子朝这些虫子掉落的地方走去。

等他们走进了，才发现这些看上去胖乎乎的红色小虫子，似乎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末期，在地面上的挣扎幅度正在放缓，最后，甚至一动也不动了。

这些红色的虫子的尸体开始萎缩，然后溶解，很快成为一小滩赤红色的粘稠液体深入松软的地下，就像是陈年的血迹一般。

其余暴露在空气中的虫子也差不多，众人顿时明白了，这中虫子虽然可怕，但是弱点也十分致命。显然，他们都不能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要不然就会完全老化死亡甚至化为一小滩血水。

看是看着还能活动，但是神情明显无比慌张的两个有虫子钻入皮肤的两人，众人的心又提了起来，这两个人，竟然是铜墙和周铨，此时两人的神色都十分难看，不管是谁，见了刚才那杀手如此诡异的死法，而自己也很可能遭遇这样的死法，脸上的神色都绝对不可能好看。

“他奶奶地，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想办法给我弄出来啊……”铜墙几乎是带着一点哭音嚷着，虽然不知道这虫子是什么时候发作，可是让它们长时间呆在体内，总不是一回事。

沈万年和苏从云两师生面面相觑，这两个人都在考古上有着惊人

的认知，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古怪的生物，恐怕就是任何一个生物学家到来，也说不清这虫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这上去很不起眼的虫子，其实是焚心虫！”一旁的楚汉突然脸色大变，惊叫道。

“焚心虫？这是什么玩意儿？”肖炘杰皱眉问道，不管怎么说，遇到这样的虫子，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我听师傅酒后瞎吹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凄江汉墓倒斗的时候，曾和我师叔遇见过这样一种长得胖乎乎，有翅膀的红色小虫子。本来他们没有注意，以为只是普通的虫子，可是后来有一只虫钻进师叔的身体，师叔一开始只是觉得有些古怪，十多分钟都没什么事，也没有多想，以为这虫子就像是一般的寄生虫一样，最多不过吸点血而已，回去在医院检查一下，就能做手术取出来。可是没想到一个小时后，师叔突然感觉身上火热，尤其是心脏的位置，就像是有一团火在燃烧，最后烧得他受不了，于是求我师父给他放血解热。谁知道伤口才一划开，从里面就跑出数十只同样的虫子来。我师傅知道这虫子不是凡物，于是头也不回地就转身跑开。好在这些虫子速度不快，离体后不久找不到活物寄生，很快就化为浓血掉入地下，直到下一次感应到周围有生人靠近，才会重新聚拢所有虫子的精魂，自然地孕育出一两只来……”

“焚心虫这名字，也是你师傅取的？”

“对，因为按照我师叔当时的描述，是心脏像着了火，不叫焚心虫，那还叫什么？”

“这东西，既然是出现在墓葬之中，这地方怎么会有？”王胖子看着周铨，突然升起一股兔死狐悲的悲哀来，他们几个虽然彼此间不是很和睦，可是在山爷手下毕竟最少都有十来年了，这个时候想到这个多年的老伙伴老对头要以这么残酷的方法死去，而自己也少了一条手

臂，顿时感觉这趟寻宝之旅，貌似并不是事先想象的那么充满了吸引力。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周铨也意识到自己这次恐怕凶多吉少，可他还是沉声问道。

“这东西本就罕见，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有生之年会遇到，这一次，也算是长见识了，见到了许多以前只听过，却从来没想过会真的存在的东西。”楚汉苦笑道。

“既然无解，那么，你们先走吧。”周铨淡淡地说。

丹木和肖炘杰都微微动容，对于这个不爱说话的周铨，他们印象并不深，甚至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家伙还有一点微微的忌惮，毕竟咬人的狗不叫，一直以来，他们都以为周铨是沉府深沉之辈，但在现在的生死关头，却一下体现出这个人，一不是完全的一无是处，只是关键时刻，还是有些担当的。

“别这样啊，不要走，救救我们……”和周铨相比，铜墙的定力明显就差了许多，慌张地叫喊道。

“好了，铜墙，这只能怨我们命不好，既然没有救治的办法，其他人留下，反而危险。难道你临死，也要连累别人么？”周铨淡淡地道，这种看淡生死的语气，连肖炘杰也隐隐升起一丝佩服，就算换了是他，表现也顶多就比铜墙好一点而已。

“呸，你想死，我可不想，我才二十多岁呢，还没活够，还有大笔的宝藏在等着我，怎么能这么快就死在这深山老林……我不管，我不能呆在这，就算真的要死，我也要死在宝藏里面……”铜墙有些蛮横地胡言乱语。

第三十三章 符文烙印

“楚汉，你说焚心虫的发作时间，是一个小时，对不对？”肖炘杰突然问道。

“我师傅的确是这么形容的，差不多就一个小时，我师叔当时就发作了……”

肖炘杰点点头，然后道：“刚才那杀手在被丹木你们抓到的时候，离现在不过二十多分钟，也就是是说，他是至少四十分钟之前，就被焚心虫钻入身体，那么这附近，一定是有什么墓葬，甚至，有可能是我们想要找到的宝藏的入口……”

众人眼睛一亮，既然这种虫子是要在墓葬的地方才有，那么蚕丛宝藏在附近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这么庞大的宝藏，就算并不是墓葬，可是要在岷山之中开凿出如此巨大的藏宝室，光是死掉的民夫，估计就不在少数，所以有焚心虫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离宝藏不远的埋葬民夫之处。”

“不一定，焚心虫和蛊虫有些相似，也是怨虫，只不过不像蛊虫那样是被人豢养供奉的而已。同时焚心虫也具备一定的生物特性，不像蛊虫完全是由毒虫的怨念汇聚而成。正是死者心有不甘，才会产生出这种带着极端怨念的嗜血的奇怪虫子来。要让尸体中生出焚心虫，起码要积累上千年的怨念，能持续这么久远的怨念，怕是只有极度冤屈而死的人才行。蚕丛王是古蜀时期的圣王，虽然不能和中原地区的尧舜禹比肩，可是在各个地方的王族之中，也算是最接近三皇五帝的王者，这样的王，不管是功绩还是德行，都不至于有所亏欠，他留下的宝藏附近，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怨念？就算开凿埋藏宝藏的石室需

要大量的民夫和奴隶，可是以蚕丛王的德行，也不会搞得天怒人怨造成连绵千年的怨念而滋生出焚心虫来……”楚汉说道。

“我们在三星堆的时候，不也遭遇了蟯骨烟罗么？按理说蟯骨烟罗和焚心虫一样，都是由怨念滋生出来的邪物，可是三星堆是当时古蜀国的祭坛所在，是古蜀祈求神灵降临祥瑞的根本所在，不管是风水还是地脉，都是上上之选，这样的地方就算是有怨念也会被自然地净化掉，可是最终，也产生了蟯骨烟罗这种邪瘴，如果不是运气好，恐怕我也在那里挂掉了！”赵源的声音在楚汉背后冷冷地响起。

“即便是最神圣的地方，也未必就没有污秽的存在，皇宫可以说是天下最神圣的地方之一，但是里面的污秽和邪恶，同样也是天下之最。几千年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现在还是想想是否有办法救铜墙和周铨。”肖炘杰连忙打圆场道。

“我们与其争论这些，还不如想想怎么克服眼前的困难，要不然，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我们还没有接近宝藏，就已经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半路。除了焚心虫之外，我们都被一股庞大的势力给盯上了，从表面看来，应该是蝎尾菊这个组织，他们的举动十分奇怪，似乎生怕我们不知道准备截杀我们的是他们，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隐秘才对。”柳衡说道，她的身份特殊，不管是张淮国一伙还是赵源楚汉，面对这个美丽的女警官的时候，都似乎有些尴尬，此时既然说话了，就算心里不以为然，可是表面上还是没有人反驳。

“对对，你们赶紧想想办法，看怎么能救我们，我可不想死得那么凄惨……”铜墙连忙回应道。

周铨无所谓地看了看四周，想了想，突然把腰间的枪拿出来，然后交给奎四，说道：“等会如果焚心虫真的发作了，不要让我受苦，一枪毙了我。”

奎四面无表情地接过枪，点点头。

铜墙的脸上现出极为焦急的神色来，还有深深的恐惧。他将求助的目光看向了沈教授，希望这个博学的老教授，能够马上想出解决的办法来。

“我插一句嘴吧，如果你们确定进入人体的焚心虫只有一两只，最后出来的又是一大群，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沈万年问道

“这意味着这些虫子很可怕，繁殖能力十分惊人，并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成熟期。”楚汉几乎是想都不想地就回答道。

“这是说，这种虫子的新陈代谢，十分的快。如果能制止住他们的代谢时间，那么他们的幼体就无法这么快繁殖成活，只要找到机会取出虫子，就能勉强保住一命。”萨迦德说道。

“新陈代谢非常快，我想我有些明白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你是想说，用那种原本是作为武器的抑制剂，只要分量不太重，可以让人停留在假死状态，只要熬过这段时间，然后等我们下山后再通过手术的方法，就可以取出那些进入体内的虫子？”丹木说道，这里只有他和萨迦德两人才知道那种代谢抑制剂的作用，萨迦德一说那样的话，他立刻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虽然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比起直接等死，总还算是有一线生机。”萨迦德缓缓说道。

“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得有你们所说的那种代谢抑制剂。”沈教授皱眉说道。

丹木和萨迦德对望一眼，然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道：“正好，我这里就有两支这样的药剂……”

“你们的药剂，是从那些杀手身上缴获的？”肖炘杰突然问道。

“是的，为什么这样问？”

“我不认为事情会如此简单。你们不觉得奇怪吗？焚心虫是最早从杀手身上飞出来的，代谢抑制剂也是从他们手上缴获的，他们既然有能暂时对付焚心虫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用？”

“或许是他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焚心虫所寄生，试问这样的情况，他们怎么会傻到用能杀死自己的药剂去驱除一种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的虫子？”萨迦德反驳道。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那就好办多了，可是这些人既然是来杀我们的，那用什么武器不好，为什么偏偏要用这种代谢抑制剂制作的枪弹？我想这样一支抑制剂，造价一定不菲吧？”

萨迦德犹豫了一下，最后道：“具体的价格虽然不清楚，但是这样一支药剂，因为产量不大，估计至少也要有一两万美元……”

“一两万美元一发的子弹，都快赶得上普通的防空导弹了，就算蝎尾菊财大气粗，也经不起真么折腾吧？”肖炘杰冷笑道。

萨迦德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既然对方是来杀这群人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没有和他以及西玛联系，可是从手段上讲，似乎完全不像是组织中雷厉风行的作风。只是自己一来就发现了组织研发的代谢抑制剂，再加上那些杀手的手法，和组织中训练的杀手也极为相像，甚至他偷偷地翻看了一个杀手的腋下部位，那里有着一副如同蝎子尾巴一般的菊花纹身，基本上就本能地确定，这些杀手一定是组织派来的，去没有想到，组织为何会使用如此拙劣的暗杀手法？

“是有些不对劲，蝎尾菊真的想要截杀我们，光是我和西玛在，就注定至少会出动一个六人以上的小分队，而且也不会使用代谢抑制剂作为武器，很可能一开始就是反器材狙击枪。虽然在中国这种武器几乎不可能被搞到，可是以组织的神通广大，可能除了真正的飞机坦克导弹，还没有什么轻型武器是他们带不进来的。”

“不错，虽然我并不是很清楚蝎尾菊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可是我也知道，一个组织如果想要对付有着自己特工的小股部队，优先射杀的目标，应该是你和西玛才对，毕竟对于你们两个的能力，你们所在的组织是最清楚的。至于为何会从一开始就射向两个圈子外围的两个对我们这个队伍来说并不重要的成员，说明了对方不过是想让被击中的人彻底因为新陈代谢慢慢停止而陷入假死状态，以此拖慢我们的速度。而那个拿着消音手枪乱开枪的人，甚至可能完全是另一个组织的！”

“这样说倒是有些道理，如果真想要杀人，在这个环境用狙击枪无疑是最理想的。就算没有狙击枪，普通的自动步枪甚至是手枪，威力也远比麻醉针一般的代谢抑制剂子弹大。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分别隶属两个不同的阵营。我们，已经被至少两个组织盯上了，一个想要拖慢我们的行程，还有一个甚至是想要彻底击杀我们中的某些人！”柳衡也开始发挥身为刑警的本色，微微沉吟后说道。

“他们的目的可能还不仅止于此，我甚至怀疑，那个死于焚心虫的杀手，其实根本不过是一个前来送死的饵，当然，他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派他前来的人，既然明知道要对付的是我们这一群人，也就是说对我们是极为了解的，不可能不知道我们这群人中几个身手都算是顶尖的人的实力，只派出那样的阵容，简直和让他们送死没有区别。”肖炘杰稍微理顺了一下思路，说道。

“如果说那个人不过是一个饵，对方的目的，其实是想要让焚心虫钻入我们的身体？这是什么意思？那些虫子虽然可怕，但是只要机灵一点，也不是完全逃不掉，光是这样一个人体生物炸弹，似乎完全不至于将我们一网打尽吧？”丹木道。

“所以，我才怀疑，他们是故意让我们得到这些代谢抑制剂，因为他们看出了我们中的人，肯定会分析出焚心虫的特性，并最终会联想到代谢抑制剂恰好可以针对焚心虫这种新陈代谢特别快的奇异生

物。这其中是一环扣一环，最终的目的，不过是逼着我们对被焚心虫钻入体内的人，使用这种代谢抑制剂！”肖炘杰说完这一切后，众人都感觉眼前一亮，一条清晰的线，一下串了起来，似乎对方的目的，的确是想要这个队伍中，被焚心虫钻入的人主动去注射那种代谢抑制剂。

“敌人要我们做的，我们偏偏不做，我想这就是最好的对付办法！”赵源笑道，反正被焚心虫钻入的人也不是他，所以笑起来也就有点没心没肺。

“可是……我和铨爷要怎么办？用那种药剂是死，不用也是死……不，我不想死，你们快想办法救救我……”长得五大三粗的铜墙，这个时候哭丧着脸，看上去竟然有了几分猥琐。奎四微微皱眉，一直以来，他都算是比较器重铜墙，所以经常把他带在身边磨练，还教了他不少八极中的杀招，说起来这也是半个弟子的交情了，却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人模狗样的家伙，竟然是如此的贪生怕死。对比一下旁边周铨的淡然，不管是谁，看向铜墙的眼光，都带了一点点鄙夷的神色。

“生死有命，出来混的大男人，哭号个什么劲？”奎四不满地说道。

“四爷，这不是我怕死，而是那种死法，实在是他奶奶地让人瘆得慌啊……”

“那好，如果确定救不了你，我亲自送你上路！”奎四冷冷地说道。

铜墙一呆，立刻怂下了脑袋，什么话也不敢说了。

“那怎么办？在这里干看着他们等待焚心虫发作？”楚汉也望向了肖炘杰，似乎能说出那分见解的他，也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你问我，我问谁去？”肖炘杰苦笑道，突然灵机一动，说道：“丹木或许有办法吧，毕竟你也勉强算是释比的传人，在你们羌族的释比文化中，应该有驱除邪魔的方法！”

“有倒是有，如果是真正的释比，或许还真的能想到解决的办法，毕竟这东西说到底，并不是一般的生物，而是一种怨虫。在释比经典的下坛经中，多的是这种化解怨气所生的生物的方法。不过可惜，我只是个自小就离开羌寨的杀手而已，也许我的外公会有办法，但是我，连模仿释比念诵经文也办不到……”

“你的短刀，是经过了释比祝福的，上面的符文，说不定有效，要不，试一试？”

“怎么试？”

“先前似乎是你在向那个被抓住的杀手逼供的时候，那些虫子才有了要出来的迹象，要不，你试着用手中的短刀，给他们放一点血试试？”肖炘杰转过头，对着铜墙和周铨说道：“不过先说好，我也不过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可不敢保证能一定成功，所以若是没有效果，甚至是像那个杀手一样让焚心虫提前出来，害得两位白白受罪，到时候可不要怪我。”

“既然没有别的办法，那就试试好了。”周铨说道，然后慢慢地将胸口的衣服拉开。

铜墙犹豫地看了他一眼，一咬牙，也将衣服拉开。丹木深吸一口气，手中的短刀朝上举起，然后快若奔雷的连着四刀迅速劈下，在两个的胸口分别划了一个十字。不过这个十字形的伤口比起那个杀手的来，要浅了许多。

鲜血从伤口里面流出来，可是过了七八分钟，还是不见有别的动静。

“似乎，不太灵光啊……”铜墙看着丹木手中的短刀，无比懊悔地说道。

“你刚才是说，这把刀上的符文，有可能有效，对吧？”周铨看了看过了这么久，已经自动止住流血的伤口，对肖炘杰说道。见肖炘杰点点头，他深吸一口气，对丹木说道：“把刀借我用一下。”

周铨这短短的半小时表现出的气度很是让丹木心折，因此没有半点犹豫，就将短刀递给了他。

周铨接过短刀后，仔细看了看刀身的材质，又用手指轻轻弹了弹，赞道：“好刀！”

他没有再多少话，而是走到二十几米外，还没有完全熄灭的那堆篝火旁边，将旁边的枯枝重新添加进余烬之中，很快，火光重新燃烧起来。萨迦德刚想要去阻止，却被丹木摇摇头制止住了。

等火势完全燃烧起来后，周铨将短刀有符文的一面，放在火焰上仔细地炙烤，过了三分多钟，眼看着刀身已经微微发红，周铨一咬牙，将刻有符文的一面，突然猛地贴向自己的胸口心脏部位，嗤嗤的响声，二十米外都能听见。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连忙赶过来，甚至顾不得周围是否还会有继续前来的杀手。周铨一脸苍白地将短刀从胸口拿下，众人这个时候接着微弱的火光，发现他的胸口出现了和刀身等宽，长有十多厘米的可怕烫伤，上面清晰地有三个符文烙印的痕迹。

第三十四章 嗜血药剂

“杀性，驱邪，镇魂……”沈万年看着这三个符文，终于明白为什么一直看着丹木手中的短刀，都感觉像是似是而非的巴蜀图语符文，原来这些符文，竟然是反着刻的，只有用这样的方式翻转过来，才能看出原本的字符到底是什么意思。

虽然早知道丹木的短刀上的符文和巴蜀图语相关，也可能是增加杀性的，但是沈万年并没有想到，能够这么直观地读出来其中蕴含的意义。要知道巴蜀图语是一种多意义表述的图形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随着字符连接的增多，每组巴蜀图语或许只需要寥寥可数的几个，就能表达现代汉字一大段话的信息量。

从信息储存的角度讲，巴蜀图语似乎远比现代汉字优秀，毕竟用同样的字符数，能够表达更多的意义，可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巴蜀图语的这种特性又是极端不利于推广的。毕竟要精通一门语言已经是难事了，要精通巴蜀图语这种多意义表达的图文，就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在岁月的痕迹下，这门语言已经接近于消失，并最终像蝌蚪文一样，成为上古时期难以翻译的艰深文字之一。

但丹木短刀上的这三个符文，沈万年却是清晰地读出了其中的含义，没有其他任何意义，这就让这三个符文显得更加坚定和深刻，仿佛除了这三个符文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如此清晰地表达出这三个词组的真正意义。换句话说，这三个符文，就代表了这三个词汇本身，是一种直指根本的表述，没有其他的道理可言。

这在意义指向极为不明确的巴蜀图语中，是极为罕见的，罕见到了沈万年差点忘记当前的处境，那股十头牛都拉不回的研究劲头又要

开始发作的地步。

对于沈万年在研究上的任性，和他一起进入了古羌圣山的几个人是深有感触，当时在遇到第一个祭祀所在的悬棺的时候，正是他的一意孤行，才在危险万分的同时，最终带来了一线生机。

这个时候，周铨胸口的符文，突然像是活了一般开始蠕动起来，等再定神看去时，却发现那些符文，又似没有任何变化。过了两分钟，那些符文再次动了起来，正当沈万年瞪大了眼睛想要上前去看过究竟的时候，丹木已经神色凝重地拉着他缓缓推开。

其余人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那并不是符文在蠕动，而是被烙上了符文的焦化皮肤下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似乎要挣扎着出来。

所有人都明白那是什么东西，立刻开始没命地散开，只有丹木和肖炘杰，离着七八米的距离看着他，随时都保持马上就会转身逃走的姿势。

被烫得皮开肉绽的焦黑皮肤，突然破开一个小洞，一只赤红色的虫子，无精打采地爬出来，然后滚落在地，很快化为一块血斑消失不见，接着是第二只和第三只。正当肖炘杰和丹木起了逃跑的念头的时候，却久久不见新的虫子爬出来，反而是那个位置，不时有紫红色的脓血流出，到了后来，流出的已经是正常的鲜血。

周铨皱着眉碰触了一下伤口，过度的疼痛让他有些龇牙咧嘴，可还是忍着没有叫出声。

好半天，他才有些疑惑地看着伤口，然后抬起头来，露出一个惊喜地笑容：“好像……没事了！”

柳衡和西玛一声欢呼，虽然对这群山爷的手下没有什么好感，可眼见一条生命就这么被挽回，心中还是忍不住有着一点喜悦。

丹木不置可否地微笑着点头，然后招呼逃散的众人回来。

铜墙捂着心口，看向周铨胸口上的符文，然后毫不犹豫地捡起地上的短刀，也伸进火里去炙烤。在保命还是忍受烙铁一般的剧痛面前，他很明智地选择了前者。

可是，正当他要将烤得炽热的刀身，也学周铨一样将有符文的一面贴在心口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黑影突然扑了过来，然后一下将他压在地下，拼命地撕咬。铜墙的力气在众人中绝不算小，就算是一只肩膀受了伤，可是另一只手依然有力，何况手中还拿着一把锋利无比的短刀，但是面对那个扑过来的黑影，他却像是连半点反抗的余地也没有。

周铨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了身后的不对，也不说话，直接撒腿就朝肖炘杰这边跑来，只有肖炘杰和丹木两人看清了，压住铜墙的，竟赫然是先前被PCR2速效代谢抑制剂制作的弹头击中的杨开。

不过这个时候杨开的样子，已经不能用人来形容了，他的疯狂地在铜墙身上抓挠撕咬的模样，竟然和那些吃血食为生的野兽，没有什么区别。

“怎么回事？不是说他和那名司机，都中了什么代谢抑制剂陷入假死状态，怎么突然变成这副样子？”肖炘杰一边后退，一边问旁边的丹木。

丹木脸露苦笑，连心爱的短刀也来不及去捡，跟着肖炘杰开始奔逃，毕竟刚才杨开表现出的巨大杀伤力，似乎不比那个破茧魔蛾来得简单。现在手上没有趁手的兵器，光是靠赤手空拳，恐怕很要吃些亏。而最关键的是，除了杨开外，应该还有一名司机也中了同样的代谢抑制剂，两个这样的人形怪物一起上的话，他实在没有战胜的把握。何况他们中的那种毒素也不知道是否会传染，如果一旦被他们近身伤到自己，万一也变成了这鬼样子，可就亏大发了。

“我怎么知道，或许萨迦德那老家伙，会知道一点内情。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抑制剂不仅没有让他们的新陈代谢减缓甚至停止，反而像是加速了一样，正常的人，哪有这么大的力气和这么快的速度？我自幼开始接受严苛的训练，已经快二十年了，也达不到这种程度！”

萨迦德那老狐狸么？还真是意外，本来以为他可以算是半个同伴的，但现在看来，貌似差点被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错误情报给害了。

铜墙的惨叫声还在身后响起，可是很快，这种惨叫就嘎然而止，然后是贪婪的吞咽声音，就像是有某种饥肠辘辘的肉食生物，正在狼吞虎咽的进食。这样的想法让肖炘杰有些反胃，毕竟正在吃东西的和被吃的，在不久前都是身边活生生的人。

和逃散的众人很快汇合，毕竟这座山上，能勉强供人通行的路，就那么一条。这条实际上不能算是路的小径，似乎常年没有人经过，路边都是杂草，几乎把路完全淹没。而所有人在奔逃的时候，几乎是本能地选择了沿着路跑，因为体力的不同，丹木、肖炘杰和周铨，很快追上了落在后面的沈万年师徒。

苏从云看了肖炘杰一眼，没有说话，只是扶着沈万年，不声不响地赶路。肖炘杰朝后面望了一眼，那两个突然间变得异常力大和敏捷的人，已经只剩下一个黑点，显然铜墙那么大一个人，已经足够填饱他们的胃口。

“到底怎么回事，那两个假死的人，怎么就突然活过来了，还变得这么残暴……”沈万年喘着气问道，所有的人中，也就他年事最高，身体条件自然不如身边的年轻人。至于萨迦德虽然也是五十左右，可是长年的特工生活，让他的体魄一直保持在巅峰状态，和普通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相比，也毫不逊色。

“应该是那种速效代谢抑制剂的缘故吧？现在看来，这种抑制，

恐怕只是暂时的，一旦药效过后，爆发出来的副作用反而会让新陈代谢大大加速，从而让人体暂时失去理智，变成需要不停进食的野兽，会狂暴地攻击身边的一切活物并用他们的血肉来维持突然加速了无数倍的代谢作用，不然他们就会被自己的细胞因为新陈代谢过快而杀死……”肖炘杰分析道。

“很明显，使用这种代谢抑制剂的人，非常清楚它的效果。他们之所以只选择了两个人下手，是因为知道这两个人早晚会成为这种嗜血的怪物，之后就算不需要他们，也能将我们剩下的人一网打尽。”

“也不尽然，他们应该是没有心思要我们全部灭亡，而是像要……驱赶我们！对，是驱赶我们，他们想驱赶我们到某个位置，这才是他们的目的！”肖炘杰眼睛一亮，说道。

等追上前面的人，才发现那两个想象中的嗜血野兽并没有追来，众人或跌坐在地下或是弯下腰大口地喘气，这样的经历，的确是让人有些心悸。现在还剩下十三个人，肖炘杰等七人外加楚汉、赵源。至于山爷的手下，除了四个头目都还奇迹般活着外，其余的人竟然都差不多挂掉，这样的损失，也让张淮国和奎四脸色越来越阴沉。

现在的人数对比已经反过来，对方又至少有四个人是高手，再要想对付他们，已经完全不可能！

周围的气氛突然变得微妙起来，丹木走到萨迦德面前，不等他开口，萨迦德已经举起双手道：“不要试图问我，现在连我自己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了，反正就我的权限，组织中是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不，组织的核心实验室，的确是在进行一些禁忌类的研究。”旁边的西玛低声说道。

“你说什么？禁忌的研究？难道刚才那种能让人变成野兽一般存

在的药剂，是你们的组织故意搞出来的？”柳衡一脸严肃地问。

“应该不是故意做出来，确切地说，只是实验失败的副产品而已。”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只要是知道蝎尾菊的，一定不会陌生这个秘密，那就是蝎尾菊是由世界各国的一些顶级财团在背后支持。蝎尾菊背后支持的财团圈子，形成了一个控制着包括蝎尾菊在内的三个庞大组织的超级幕后势力，这股势力不分国界、人种，除了在中国势力单薄外，在其他地区都称得上手眼通天。蝎尾菊除了为这些顶级财团形成的幕后势力服务外，也发起和提供一个重要的项目的基础研究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就是如何实现‘长生’！”

“这个说法，我也好像听说过，不过大家对这个研究，也只是处于将信将疑的阶段，并不是那么相信。据说除了蝎尾菊之外，那三个顶级组织还1991年就宣布解散的EO和X非人研究会。X非人研究会一直保持着神秘，据说是网罗了世界上大多数著名科学家，一些成果可能领先了当今科学体系十至二十年。而EO，虽然在将近二十年前就宣布解散，但实际上不过是隐入地下，成为控制多个安保公司和雇佣兵公司的庞大地下组织。”丹木淡淡地证实了西玛的话。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传说，在组织的内部，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价值体系。换句话说，整个蝎尾菊，其实就是为了实现‘长生’这一终极目的而存在和服务的外围组织而已。”

“组织的确是将寻找长生的方法当做最重要的工作，可是从来没有听说，是将这一目的当成存在的终极意义……”萨迦德的脸色，突然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那是因为，萨迦德大人你的级别，还不够高。”西玛淡淡地

说："除了我们参与的在世界各国寻找能实现长生的古老文明相关方法的小组外，蝎尾菊组织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某个设置在瑞典的遗传生物学研究机构。这个机构试图从现代尖端生物技术的角度入手，通过基因修复和调试的手段来最终达到长生的目的。可以说，曾经，他们已经无限接近于成功，可是实验体最终还是或死去或因为基因崩溃成为怪物。而代谢抑制剂，正是这种实验的产物。这种抑制剂最初的研发目的，是通过减缓部分细胞的代谢速度来达到间接长生的目的，可是最终研究人员却发现，这种抑制剂的致死率极高，即便是有少数进入假死状态的，也会让人在醒来后，突然出现新陈代谢急速加快而成为为了食物不惜一切的怪物。"

"这个组织，还真是够邪恶的，听起来就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某些科学怪人，如果让他们继续研究下去，或许将来出现生化危机中的丧尸，也不是不可能。"柳衡冷冷地道。

西玛没有管她的讽刺，而是继续说道："如果是那种代谢速度极快，需要不停地进食肉质食物的丧尸，我想他们已经成功了。很显然，那个人的状态，正是新城代谢急速加快后，身体需要大量食物和能量而沦为嗜血的怪物的情形，如果不小心被他抓伤咬伤，那么你们最好祈祷上帝，不要变得和他一样。被二次感染的人群，死亡的概率虽然只有百分之三十二，但是成为和他一样怪物的概率，却高达百分之六十七，也就是说，只有百分之一的生还率。这已经是一个理想化的的数字了，所以除了祈祷，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你先前说你们这一组人，是属于在世界各国中寻找能实现长生的古老文明？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古蜀文明的？我可从来没有听说，古蜀文明中有能实现长生的方法……"沈万年奇怪地问道。

"蚕丛、柏灌、鱼凫三代都有数百岁，皆神化不死。"肖炘杰在一旁提示道。

对于历史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的丹木笑道："开什么玩笑，蚕丛、柏灌、鱼凫这些称呼，其实并不是专指一个人，而是三个相续的文明部落名，说什么数百年神化不死，实际上是说这些部落，各自延续了几百年的政权，这在史学界已经早有定论，和他们是否长生，有什么关系？"

"史学界难道连我们去过的古羌圣山，也有了定论？"西玛反问道。

丹木一呆，摇摇头不再争辩，的确，现在他对于一些所谓的定论，也有了一丝怀疑。既然这世上有能从远古时期活到现在的异世界生物，那么蚕丛王这些有可能是在上古时期代替这些生物掌管天下子民的王者，活个几百年，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夸张的事情。何况在古羌圣山的时候，西玛被那个来自异世界的生物一丝精神附身，也明确地表示事成之后，不仅能为他们解除诅咒，更可以帮助他们实现长生。而长生，就算不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可是也是绝大多数人无法拒绝的诱惑。

那么蝎尾菊试图走世界各国的远古文明传说这条道路，似乎也隐隐有些道理，毕竟在上古时代，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又是否被什么生物统治着，现代考古发现也不是完全就能披露当时的所有细节。

第三十五章 古老的世家

“我们怎么会被这个组织盯上……如果西玛和萨迦德先生都是属于这个组织的话，我想他们更应该等我们找到宝藏后再出手吧？可是现在看来，他们的样子又似乎是不希望我们找到宝藏。”肖炘杰对于这一点怎么也想不透。

“首先声明，严格地说，我只算是这个组织的外围成员，虽然我非常想融入到组织的核心体系中去，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个机会……”

“你永远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的，蝎尾菊的核心成员，要么是这个世界最显赫的政要，要么是各个大财团的绝对掌控者，就算是被人羡慕的社会名流或者一些知名的科学家，也不过是和你一样处于组织的外围而已。”西玛淡淡地说。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又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肖炘杰的语气中带了一丝冷漠。

“很简单，我的父亲，曾经是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而我为什么会告诉你们这么多关于蝎尾菊的事情，姑且是认为我和你们站在一条线上吧。有些事我虽然瞒着你们，那是因为我不愿意对你们说谎，所以，请你们见谅，也不要逼我。”

肖炘杰感觉到呼吸微微一窒，也不再继续纠缠这个问题。

“当时拦截我们的车队，是蝎尾菊的动用的力量吧？”柳衡突然问道。

“我想应该是的，不过他们应该也没有想到，那些警察会这么轻易就因为你的一个电话而放过我们。”

“不是我的电话，而是我的一个朋友打的，他家里在省里有点关系。”柳衡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肖炘杰，却没有发现他的不妥，不由暗自松了一口气，续而脸色变得微红。

“不过那些警察会轻易撤退，也符合情理。虽然蝎尾菊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匪夷所思的力量，可是唯独在中国，他们的力量的最为薄弱。一方面固然是中国开放的时间仅仅才三十来年，比不过其他国家上百年来自几百年的经营，另一方面，也是国内存在的一些世家的影响。”

“世家？还真有这种家族的传承？之前我在天涯论坛的时候听人八卦说国内还是有一些古老的世家存在，还遵循一些古老的风俗，是文明社会中的贵族，当时我还以为不过是电视剧中毒的无聊腐女编织出来的豪门梦而已，没想到经历这么多运动，还真的有这种家族的存在？简直不可思议！”肖炘杰有些惊讶地道，但是私下，却马上将苏从云，柳衡的那个同事以及研究所中的年轻少校联系起来。

如果世家真的存在的话，那么这几个年轻人背后那庞大到极点的能量，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他们几个，很可能就是所谓的世家的传人！

“我们所说的世家，大概和你理解的有点不一样。这种世家并非一定是家世显赫的贵族之后，也许这些家族传承了几千年，到现在不过是一些普通人，可是只要一直遵循家族关于几千年前某些传说的守护，这样的家族，也是古老的世家成员……”

“或者换一种说法，就像是某些古老秘密的守护者家族？”

“嗯，这样的说法，的确要准确一点。这些世家的存在，其实很

有可能正是为了守护某些古老的秘密。这些秘密，据说关系到如何超脱这个世界，并最终到达彼岸……”

张淮国和奎四等几人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他们在讨论什么，只有楚汉，却是神色微动。这个细节被丹木无意间观察到，但他没有声张，如果世家的定义真的只是守护者的话，那么外公传承的这一脉释比，恐怕也勉强是西玛口中的世家成员了吧？毕竟，外公对于一些岷山一代的古老传说，了解的程度似乎远在一般的寨子中的释比之上，并且这些传说，多多少少能和古蜀文明对应起来，除了守护者这样的身份，简直是难以自圆其说。

“先不管这些世家不世家的吧，我想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找到宝藏的所在，要不然，很有可能被发现端弥的蝎尾菊捷足先登。”奎四沉声说道，自从发现那些杀手是蝎尾菊派出的人后，对这个神秘的组织有过一点了解的他，顿时感觉到心情无比的沉重。

这个组织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了，强大到了甚至超过了一些小型国家的地步，就算是一些中等国家，对其都会怀着忌惮之心。这个组织庞大的可怕的财力，更是能够操控西方一些“文明国家”的选举，这样的势力，已经超越了某些国家内部的财团政治，就算是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蝎尾菊这样的组织比起来，也会黯然失色。

“他们既然不想我们找到宝藏，那么肯定是会分兵自行寻找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更加小心了，如果遇上他们的大股部队，很可能有异常恶斗……”丹木说道，如果说在解密上这个七人的队伍多少有些迷信肖炘杰胜过西玛，那么在武力上的事情，大家似乎更愿意依仗他而不是柳衡这个警察。

“放心，就算是遇上的人数不少，也不可能都是蝎尾菊的精英。这里毕竟是国内，蝎尾菊的势力，不可能猖狂到这个地步。”柳衡自信满满地说。

“但是如果他们和本地的地下势力相勾结，能召集到的人手也不少。还有国际雇佣兵呢？如果是分批潜入然后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中汇合，你认为国安方便，会有多少线索一一盯上他们？”丹木反驳道。

“如果国际雇佣兵这么容易潜入，那么国内就不可能如此安定了。在这些方面，大家尽可放心。我可以保证，蝎尾菊的来人，最多也不可能超过五个，而且人心也不一定就十分齐，毕竟这是个由多名世界级政要和财团继承人组成的精英组织，里面的人虽然都有着长生这个共同的目的，可是也不是铁板一块，从他们能不顾西玛和萨迦德的安危就发动攻击便可以看出来。”柳衡肯定地说道。

“不错，因为长期没有研究结果，现在的蝎尾菊内部，已经远不如八九十年代要来得团结了。还有就是不要小看国内世家的力量，二十二年前，就是这些世家，最终将蝎尾菊的人赶出了大陆。双方甚至定下了城下之盟，只要没有获得半数的世家同意，蝎尾菊的人，是不能够同时有十人出现在大陆的！就连我和萨迦德到西南地区来，组织内部甚至都是像那些世家通报过……”西玛的语气中带着一分嘲弄，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被组织内部的某些人出卖的角色，任谁都不会感觉到高兴。而她作为蝎尾菊的核心层重点培养的对象之一，对方既然敢于牺牲她，就说明了所获得的利益，远比培养她和萨迦德这样两个优秀的特工要大上许多。

“我们倒是都想早点找到宝藏的所在，可是现在虽然知道宝藏就在这片大山中，但具体的位置，要怎么去寻找呢？这几乎是没有任何提示……”

“怎么没有，我们翻译出来的那段话，不是说‘王的财宝，在王的出身之地西北’么？这说明宝藏应该是在西北方……”一直没有机会开口的赵源说道。

“说得简单，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坐标点，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宝藏的西北面了？真要如此的话，我们往西北方找，不是越来越远么？”沈万年皱眉道。

“那么根据那段话，我们首先要确定蚕丛王的出生地和他所在的国度……但是这段话的表述的文字，肯定只是表面上的意义。真正的含义，应该从另一个方向去分析……”肖炘杰刚说到一半，旁边的丹木耳朵一竖，似乎捕捉到了什么不对的东西，突然趴到在地，将耳朵贴在地底开始倾听地面的动静。

几秒钟之后，丹木一下从地上弹起，然后对众人道：“我想，我们的麻烦来了，蝎尾菊的人，应该已经在我们之前发现了宝藏的所在……”

“你怎么知道？我们怎么什么都没有听见？”王胖子不合时宜地嚷道。

“那是数里开外，炸药在地下数十米深的地方爆炸的沉闷声音，不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不可能听见这种声音。”丹木一脸木然地说道：“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爆炸的地点，应该是在我们西面大概三公里远的位置。如果算上走山道耽搁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多小时，如果再不赶快，可能宝藏都已经被搬空了……”

“怎么可能，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地图？我们都是费尽了心思才最终走到这里，这些人远在国外，怎么一找一个准？这也太不符合逻辑了！”王胖子心有不甘地叫道。不管怎么说，自己的一条胳膊就是丢在了寻宝的路上，如果此行没有任何收获的话，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他。

“走吧，与其我们在大山中瞎转悠，还不如听丹木的朝一个方向过去！”沈教授当即拍板，他在众人中毕竟是考古学方面的权威，如果他都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那么其他人就更加不可能找出精准的

道路，这个时候丹木分析的路线，无疑就成为最佳选择。毕竟现在是深夜，就算是附近有人开矿，也不可能选择这个时候。而这里算是大山深处，人迹罕至，连车都不通，众人都是走了两天多才到底，谁会没事做跑到这不通公路的鸟不拉屎的地方开矿？

一个多小时后，众人转入西面另一座山峰之中，这座山峰比起先前所在的要险峻不少，几乎无路可走，最后还是靠着楚汉背着的一把开山刀大家轮着用，勉强算是开出了一条路来。

丹木丢失了伴随了他多年的短刀，有些闷闷不乐，虽然和刀比起来人命更加重要，可是失去了这最趁手的武器，他的杀伤力立刻下降了三分之一，在面对未知的敌人的时候，也就多了几分危险。

很快，在前面，发现了两个巡逻的男人，看他们的样子，的确不像是专业的特工或雇佣兵，更像是本地的黑帮分子。这样的巡逻队员，甚至不需要丹木出手，萨迦德和奎四悄悄摸上前，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这两个巡逻的，然后将他们手中的自动步枪拿过来，众人中也算是勉强有了一点火力稍强一点的武器。

很快就顺着足迹找到了一处巨大的石块，这块巨石来得十分突兀，就像是从天外飞来的一样直接落在山腰上，和周围的岩石的色泽和纹理甚至都有着明显不同的差异。

不过这个景象也只有肖炘杰等七人才能看得这么清楚，其余八个人，只能勉强看到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黑影巍然耸立，就像是中世纪的欧洲城堡。

在巨石旁白，还有两个人端着枪走来走去，和外面的两个哨探相比，这两个人就显得专业了许多，一看就知道是受过训练的军人。

西玛和萨迦德都微微皱眉，这样的人，实力和两个小时前在丛林中袭击他们的人差不多，现在他们明显是守护这块有几层楼高的巨大

石头，而那些脚印也在这块巨石下面消失，就算是傻子也看得出来，这块石头上有着什么古怪。可是这两个和可能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守在这里，要想像刚才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过去解决他们明显不太现实，但是一旦开枪，那么会不会惊动或许已经深入宝藏的人呢？

“强攻吧！”丹木突然说道：“都到了目的地，再要想悄悄进入已经不可能，还不如从正面过去。不过小心，除了这两个看守之外，在10点钟方向，三百米外还有一个狙击手。我去对付那个狙击手，你们看准机会，然后拿下这两个人。”

丹木说完，身子一闪就朝反方向窜出，很明显，他是要去包抄那个暗处的狙击手。

其余人都呆在原地不敢乱动，只有西玛、萨迦德、奎四和柳衡四人开始相互掩护着上前。他们所有人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恰好是丹木计算出了那两个人和暗处的狙击手的视线死角绕过来的，他们人数毕竟不少，再要想前进，势必会惊动那些留守的人员。

很快，在几百米外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点闪光，这是丹木事先约定的信号，西玛等四人再不犹豫，直接朝那两个军人模样的人发动了攻势，两个人负责其中一个目标，几乎是同时朝那两个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射击。

其中一个连中两枪倒下，而另一个，却在他们扣动扳机的时候奇迹般地朝外一扑，躲过了知致命的子弹，随后一蓬烟火自他怀里腾起，虽然将他自己完全暴露在光焰之中方便了西玛等第二次攻击，可是四周呼应的烟火竟然不下三处，这让几人终于变色了，谁也没有想到，留守的人竟然远不止这三个，在山峰周围未知的地点，还不知道到底藏着多少人。

在一个凹处观战的肖炘杰等人也蓦地色变，张淮国和王胖子打开枪支的保险，猫着腰正要朝一个点亮烟火的地方冲过去，肖炘杰却猛

地大叫："不对，黑暗中如果对敌人，应该是以隐藏住自己为第一要务，哪里有故意用焰火暴露自己位置的？"

张淮国的脚步一下停住了，这个时候，一声枪响，已经探出去一半身子的王胖子突然朝后栽倒，就在其余人以为他必死无疑的时候，王胖子却贴着地面慢慢爬了过来。

"怎么回事？还有狙击手？妈的，不就是一个古蜀宝藏么，又不是打仗，犯得着将这么大的阵仗也派上么？"胖子有些忿忿不平地念叨着，他的额头有一道焦黑的血痕，很明显，先前那枚子弹虽然没有击中他，但是贴着他的头皮飞过，还是让他的脸颊受到点擦伤。

"这些人都不像是国内的普通黑帮，张爷，以你们消息的灵通程度，这样多的武装分子到了四川境内，不应该丝毫每有消息才对。"肖炘杰道，听着凹处外面已经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肖炘杰知道他们这几个人就算冲出去也是徒劳，最精锐的五个人已经出手了，仅仅只是外面的这些虾兵蟹将，要解决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这些人看起来都像是国人，可是似乎受过最严格的军事训练，但没有那股子真正的军人的味道。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些人都是在国外经受过一些军事化培训，然后被送到真正的战场上锻炼过的。据说这是国内的一些古老世家挑选私人保镖的惯常做法，这些人就算和蝎尾菊没有什么关系，也很有可能是来自那些古老的世家。"张淮国犹豫了一下，说道。

"张爷似乎对世家的了解，并不在西玛小姐之下……"肖炘杰眼睛一亮。

"这有什么奇怪的，难道你不知道，不管是山爷还是你的师傅燕学斌，都是这种古老世家的传人么？只是你的师傅的家族破落了，而山爷却凭着自己的双手，硬是重新打下了一片家业……"

肖炘杰身子微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一直是处于懒洋洋地状态，嗜酒如命，甚至有点好色猥琐的燕大叔，居然会和听上去有着贵族体面的世家扯上关系。看来，这世上的人，终究不能从表面来衡量，而大叔这样的无良中年人，平时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过是一个落魄的赝品文物制造者，可是谁曾想这样的人物，居然也是一个传承了数千年的家族世家子弟？

第三十六章 幻象之门

十几分钟后，枪声渐渐稀疏起来，最后终于完全停下了，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苏从云趴在一块石头后面，看到过来的人是柳衡，连忙招呼其余人站起来。之所以选择让他担任临时的观察者，是因为只有去过古羌圣山的七个人能够在黑夜中视物，而沈教授毕竟年纪大了，视力就算再黑夜中表现得再好，也不如苏从云这样的年轻人。

至于肖炘杰，这个时候最注意的却是张淮国等人的举动，毕竟己方的几个能打的人都不在，万一张淮国和王胖子有其他的想法，对剩下的手中没有武器的几个人来说，也算是个不小的威胁。

不过看着柳衡能这么轻松地走过来，很显然，事情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剩下的，不过是在这周围找到入口而已。

众人都振奋起来，牺牲了这么大，又经历了如此众多的辛苦，最终找到宝藏，却似乎没有想象中的曲折复杂，看来上天毕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他们一起朝那块有几层楼高的巨大石块走去，这块石头出现得十分突兀，就像是从天外飞来的，和周围的环境极为不符。

丹木和萨迦德、西玛还有奎四已经在石头周围等着了，他们的手中还拿着几把枪，想必是缴获的那群看守在附近的蝎尾菊组织成员的。萨迦德的脸色有些古怪，这个大半辈子来一直服务于蝎尾菊组织的老人，这个时候却似乎在干着和组织作对的事情，不管是对他的信仰还是一生的追求来说，都是极为不协调的事情。

在场的人将缴获的武器分了分，几乎每人都分到一把枪，甚至沈

万年教授也不例外，大家的胆气也因此壮了许多，对于有可能要面对某个古老的世家，甚至是蝎尾菊的真正寻宝的力量，也有了些许的信心。

“既然走到了这一步，我想在场的诸位谁也没有退路，就算我们愿意放弃这次寻宝，可能死了这么多人的蝎尾菊，或者某个古老的世家也不会这么轻易绕过我们吧？所谓富贵险中求，愿意冒险的，这次就一起下去，至于想要保命为紧的，我想这个时候就可以转身离开了。”肖炘杰看着那块巨大的石头，心中已经有了计较，说道。

但是没有谁离开，沈教授的脸上，更是泛起了一丝激动的神色，刚才的枪战进行时，他有过害怕和彷徨，考古研究了几十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真刀真枪赤裸裸搏杀的场面，仅仅是短短的十来分钟，就有将近十条生命，在丹木他们几个手上消失，虽然他也知道如果丹木他们不出手，死亡的很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可他依然过不了心中那一关。

直到肖炘杰主动站出来劝人放弃，他在知道，自己有时候似乎想得太多，世间之事纷扰复杂，只要能做到无愧于心几个字，又何必在意这个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至少，身边的这些可以说是同伴，也可以算是朋友的几个人，还从来没有做过滥杀无辜或者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杀的不过是几个可能来自国外，也可能是某些世家子弟圈养的忠仆。

从某种意义上说，防止那些文物流出国门，现在的狠辣举动无疑是必须要做的，否者就有可能引来更多的是非。面对蚕丛宝藏这个巨大到许多人都无法想象的宝藏，是每一个寻宝者一生之中都梦寐以求想要见识一下的，这个宝藏的诱惑力，甚至足以让人丧失理智。

沈万年也不是完全的古板不知进退，如果宝藏里都是些金银珠宝等俗物，他也不介意张淮国他们拿走一些，可是对于青铜器或其他大

量有研究价值的东西，他却是绝对不会容忍有人试图染指。蝎尾菊这个神秘的组织中聚集了世界上近半的财阀，可以说在财力上甚至有了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自然看不上里面的金银珠宝，他们想要的，无非就是获得长生的方法，而这恰恰是和里面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那一部分物品相关的，从这一方面说，蝎尾菊和这行人有着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即便是萨迦德和西玛，对于蝎尾菊的真实目的来说，也是可以牺牲的，毕竟一个是外围的特工人员，另一个只不过其死去的父亲是核心人员之一，对于这个由财团做主导的组织，没有半点分量。现在，似乎对他们的利用也已经达到了尾声，因此要趁机清除他们，也显得有道理。不过沈万年的心中，总是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可是具体，却又说不出来。

但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了，面对这个几层楼高的巨大石块，众人围着它转了两圈，却没有发现有什么进入其中的入口。

“我记得我们破译出来的那段巴蜀图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巨石下封印着恶魔的躯壳，洞穴中埋藏着通往彼岸的灵舟’，眼前的巨石，是不是就是封印它们的躯壳的所在？”好半天，柳衡终于说道。

“是有这个可能，但前提是，我们要怎么进入巨石内部？他们守在这里，还设下了埋伏，说明蝎尾菊的人已经进去了，他们不像是我们一直掌握着进入此地的线索，又是如何找到正确的位置？”沈教授皱眉说道。

“你忘了刚才的爆炸声了？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试图用破解谜题的方式找寻进入的方法，而是直接用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丹木淡淡地说道。

“但是这个地方，分明是没有任何爆炸的痕迹，甚至连最基本的挖掘痕迹都没有，会不会，是蝎尾菊的人在故布疑阵？”张淮国沉吟

了一下说道，对于这个道上也只听说过一点名字，但实际上对这个组织没有半点了解，只知道可怕至极，同时又兼具着文物买卖勾当的组织，他有着源自本能的一丝畏惧。

“不可能，用九个人的性命布下这样一个疑阵，就算是蝎尾菊也没有这么大的手笔，这里毕竟是国内，是他们势力最薄弱的国度之一，就算他们有心，也不会舍得将好不容易潜入国内的人手，这么来浪费！”萨迦德毫不犹豫地说道。

“这些人，看面孔可都是国人，也许是某个帮会的，也许是临时招募然后训练过的，怎么能说都是潜入进来的？”张淮国反驳道。

“好了，不管他们是怎么来的，这都不重要的，我想我大概想到他们是怎么进入的了。”楚汉犹豫着说道。

“什么办法？”好几个人都同声问道。

“他们也许知道宝藏的所在是在这一带，但是却和我们一样，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和入口，所以不一定就是从这块大石这里进入，而是在确定位置后，从其他薄弱的地方通过炸出隧道的方式进去的。这是个笨办法，但是只要坚持去做，也无疑是在找不到入口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

“这个可能性的确不小，我记得蝎尾菊为了探测各国古文明中涉及到长生的传说，曾集中精力研发了一批可探测地下数十米岩石深处的便携式探测仪器，如果人手足够，只要确定了大概的方位，他们是有很大的可能通过这种仪器探测出最薄弱的地方，然后通过炸药强行闯进去……”萨迦德喃喃地说道。

“既然如此，那么大家分头找找吧。或许那个地方就在附近……算了，他们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是战斗人员，还是分成三组，每组都有一两名身手较好的人带队，这样会安全一点。”肖炘杰建议道。

“不用了，从这块巨石的方位进入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在巨石周围又走了一圈的丹木淡淡地说道。

“你找到了？”肖炘杰有些意外，虽然他对丹木的身手和战斗方面的能力都无比佩服，可是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看出这块巨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连学识渊博的沈教授都不例外，他却已经找到了进入的方法，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误区，那就是看到没有痕迹的地方，就以为没有人进入过，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们看到的景象，并不是真实的呢？”丹木淡淡地说道。

众人先是一愣，续而眼睛都亮了起来。对于幻象，大家都不是第一次遇见了，在九顶山的时候，当沈教授用对着七枚天启之石念出用巴蜀图语的古腔调念出上古时候的咒语之时，招来了破茧魔蛾，唤醒了石中灵胎。

虽然后来丹木他们几个在地下洞穴中的遭遇，间接地证明有可能他们在八阵图中遇到的一切不过是集体幻觉，而地下洞穴中那个巨大的致幻太岁以及那个后来逃走的蚕一样的巨大的生物，都有着影响人的脑部让人产生幻觉的能力，也就是说，和蚕丛宝藏相关的这些事物，都有着制造幻境的能力，那么，在蚕丛宝藏的真正埋藏地点，有什么理由，不存在任何的幻境呢？

“‘王的国度，在真实与虚幻之间；王的财宝，在幻象之门背后。’这是我们破译出来的第一句，怪不得我们总是觉得这句话摸不着头脑，也一直找不到准确的路线，原来这句话，只是在找到正确的地点之后，才有用！”沈万年喃喃地说道，其余人一细想这句话的含义，似乎也冥冥之中验证了这句神谕一般的话。

“你的意思是说，这块石头上，就存在一个幻象之门？只要我们仔细一点，就一定能找到？”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笨办法，大家分散开一点一点去试，幻象和实质上存在的石头，总是与区别的，大家一起，用不了多少时间！”

十几人分散开来，果然，不到五分钟，在一个方位传来了赵源的惊叫，这个惯偷，竟然是第一时间找到了入口。

众人赶到的时候，发现他的一只手，完全没入到石头当中，看上去诡异至极。可是这石壁的外形甚至纹路，都和周围的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如果不去试，光是靠眼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这到底是大自然造物的神奇，还是根本就是那个几千年前的文明的杰作？不管是哪一种，现代的所谓逼真的3D投影技术，简直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幼稚可笑！”肖炘杰苦笑着说道，看着赵源一闪身消失在石壁中后，也带头朝那面石壁走去。

他身后跟着的是心急如焚的沈教授师徒，然后是楚汉和柳衡，再接着是张淮国和奎四等四人，萨迦德和西玛紧随其后，最后才是丹木。

进入巨石内部后，众人感觉如同身在粘稠的胶水当中，正当有些骇然地不知所措的时候，却忽地一轻松，周围的景色突然一变，里面竟然不是黑漆漆的山洞，而是一个类似人工开凿出来的走廊一样的通道。

通道中有微弱的光芒，是通道顶部的珠子发出来的，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将夜明珠拿来当成是照明的工具，虽然过去了几千年，这些珠子的光彩已经大不如从前，以至于光线微弱，可是这么奢靡的举动，恐怕也只有蚕丛王时代一两千年后的秦始皇，才在搜刮天下财富后聚于骊山陵墓才有此魄力。

赵源立刻心痒痒地想要攀爬上走廊顶部撬下几颗珠子看看真伪，可是周围却没有借以着力的地方。楚汉看到这些珠子也有些奇怪，最终靠在墙壁让，让身体较轻的赵源踩着他的肩膀上去。

还好这个通道并不算太高，不过三米多一点，赵源踩在楚汉的肩膀上，伸长手能够勉强够着顶部。他从小腿上抽出一把匕首，然后用力去撬最近的一粒夜明珠，几秒钟后，珠子被他撬得松动了，啪地一声掉在地上，向前滚了几米远。

但是在滚的过程中，这粒珠子却渐渐暗淡下来，最后像是失去了全部光泽似的，在墙角一动不动，若不仔细查看，甚至发现不了。

赵源咦了一声，然后从楚汉肩膀跳下来，几步走到珠子前面，拿起来仔细观察，却看不住个所以然来。

楚汉走上前去，接过他手中的珠子，仔细看了半天，然后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担忧的神色，像是拿着什么烫手东西似的，赶忙将珠子还给他。

“怎么？这珠子有问题？”赵源问出的这个问题，却是其余人也十分关心的。

“不是真的夜明珠，确切地说，连普通的珍珠都不算，据说这种珠子，不祥。”

赵源吓了一跳，连忙将珠子远远扔出去，在空旷的走廊里带起轻微的回响。

“怎么说？这珠子有什么不祥的地方？既然如此，蚕丛王当初怎么会用它来照明？”赵源有些紧张地问。

“这中珠子，其实就是所谓的‘鬼珠’。是某种能发光的微小生物凝结成的，但是，这种微小生物，却是靠吸人气才能长大。过去有人将

事先准备的好的球形容器开一个小孔，然后填充这种在积年的棺材底才可能生长出来的细小生物，再放进新死之人的腹中，三年后挖开坟墓从死尸腹中取出来，敲碎外壳，就能得到这种外形极似夜明珠，在夜间也能发光的珠子。不过这种珠子据说是由怨气凝结的，本身就阴气极重，常年带在身边，总是会招惹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赵源打了个寒战，连忙将手在衣服上不停地蹭，笑骂道：“你爷爷的，这东西你直接扔了就是，刚才干嘛还还我？”

楚汉摇摇头不说话，似乎连他自己也感觉到有些晦气。

“鬼珠的传说，我也听说过，想不到还真有这东西？不过这位小兄弟你也不用紧张，这些鬼珠已经在这里放置了几千年，看它们现在的亮度，显然也是就算吸收有什么怨气阴气，也消散得差不多了。”沈万年淡淡地说道。

“不过我倒是感觉有些奇怪，按理说，蚕丛王是古蜀时期的圣王，不管是朝野中实力，还是民间的声望，都无比崇高，可是据说是他派遣手下的七大巫祭留下的宝藏，怎么会有鬼珠这种歹毒的东西？我本人是绝对不相信蚕丛王会做下这种事！”西玛突然说道，对于古蜀文明，在来中国之前，她就下了大量的功夫，对这个文明的了解，甚至比普通的四川人还要多得多。

“先不说这个吧，我想蝎尾菊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还是赶紧追上他们要紧！”丹木看着地面上一直朝前延伸的杂乱的脚印，淡淡地说道。

其余人一惊，也知道不是讨论头顶的鬼珠的来历的时候，连忙在丹木和奎四打头阵，萨迦德和西玛断后，其余的人在中间的阵型下，开始小心翼翼地前进。

所有人手中的枪支都开了保险，谁也不知道在遭遇到蝎尾菊的人

后，是不是又要面临一场真刀实枪的战斗。

第三十七章 青铜武士

循着那些杂乱的足迹，一直向前，走了约有五六分钟，却在一个岔道口停住了。

这个岔道口，躺着两具尸体！看其伤痕，明显是死于某种冷兵器下。地面上的血迹已经开始凝固，显然死亡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应该不会超过两小时。

这个时间，差不多就是众人当初听到爆炸声后不久的样子。

丹木和奎四对望一眼，然后走上前去检查尸体，奎四在一旁守护，其余的人有些紧张地将枪口对向了两个岔道，可是久久不见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几分钟后，丹木站起身来，沉声说道："和外面我们遇到的那群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应该是一伙的，不过这两个家伙死得很突然，似乎是被戈或者戟等长兵器直接从背心插入，当场就断绝了生机，然后高高抛起后落地才造成这个凄惨的样子。"

众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虽然只是简短的几句话，但是可以想见当时事情发生之时的残酷，即便是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的死法，恐怕也十分罕见。

"前面是岔路，分开走，还是大家选定一条？"丹木又问道。

"往左边的那条路走。"沈万年突然说道，不等有人发问，沈万年淡淡地说："这里是一个古蜀国的王留下的宝藏，古代以左为尊，作为一个王的宝藏，应该脱不了这个范畴。"

没有人多说话，只是提高了戒备，尤其是断后的人，既然知道了危险有可能来自背后，没有谁敢再大意。通道到了尽头，再次出现岔道，按照沈教授的方法，每次都选择了向左，到了最后，等到大家都以为是兜了一个圈子的时候，楚汉突然说道："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和山脚平行的位置了。"

看着众人疑惑的目光，楚汉笑了笑道："我这人对于空间的升降特别敏感，刚才我们通过的这些通道看似都是平整的，实际上却是有这个向下的轻微坡度，我仔细地计算过这些坡度，从我们通过的路程来看，现在应该是和山脚平行的位置。"

"这他妈的不是折腾么？早知道如此，直接在山脚下开一个洞得了。"王胖子抱怨道。

"你用什么开洞？用我们带的这十公斤塑胶炸药？这可是最后才能用的救命的家伙，再说这点炸药放在山脚，最多崩飞一块山石，想要从山脚炸开一个洞，恐怕就是蝎尾菊的人也不敢有此想法，需要偷运进来的炸药，已经足够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了。"丹木冷冷地说。

"别吵了，好像有声音！"奎四侧着耳朵，对他们说道。过了有半分钟，前面的方向，果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就像是一个人穿着重型盔甲在大步行走一样。

所有人都戒备起来，这个地方似乎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安全，至少在见到那两具被冷兵器杀死的死尸后，众人只要一想到重型盔甲，立刻就莫名其妙地和那两具死尸联系起来。

两分钟过后，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当中，前方出现了两个手持青铜长戈的，身穿青铜铠甲的武士，甚至，连他们的面目，也罩在镀了黄金的青铜面具之中。

这两个身穿青铜重铠的武士步调惊人一致地朝前走着，直到离众

人十多米远的地方，才突然停下。这个时候大家已经能看见他们身上重甲上的弹痕，不错，的确是弹痕，不管是丹木还是柳衡，都能一眼认出上面的痕迹，是因为各种型号的子弹近距离射击造成的。而那两把尖端微微发红发黑的长戈上，也让人感觉到其中蕴含的惊人杀气。

这两柄长矛，分明是见过血杀过人的，而前不久遇到的那两具死尸，起死亡的原因也似乎一下解开了！

“什么人？以为穿成这样子，就能吓唬住人么？”王胖子色厉内荏地问道。

两个青铜武士的头颅微微转动着，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让人心里一阵发毛。王胖子顿时失去了指责的勇气，缩在一边，打死也不肯出头了。

丹木也感觉到了不对，这两个身穿青铜重甲的武士，现在怎么看，都不像是人类。似乎，这完全是两个守护着这个宝藏的护卫，正试图杀死所有的闯入者。

丹木甚至敏锐地注意到，其中一个青铜护卫的额头上，有一个倒三角形又似乎缺少了一点的符号，这个符号，分明是巴蜀图语中七个最神秘，表达的意义最丰富的七图腾钉之一！

“这东西，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赵源结结巴巴地问旁边的人，可回答他的，只是肖炘杰一句没好气地话：“管他是死的还是活的，不干掉它们，我们都会从活的变成死的！”

几乎是所有的火力在同一时间开发，在两个青铜武士的身上溅起点点火花，虽然有不少青铜铸造的甲叶被打烂，但枪声仿佛也给了这两个武士信号，长戈向前，平平地端着然后直冲过来。

子弹打在它们，却似乎丝毫阻止不了它们的前进，除开丹木等寥寥几人外，以赵源为首的几人明显有些慌乱了，这么大的目标，可是

射出的子弹却屡屡落空。

“快离开，这两个家伙似乎不怕子弹！”赵源一声呼喊，然后率先转身就逃，不管怎么说，对待这种似乎是非人的存在，不止是子弹没用，恐怕就连丹木耐以自豪的拳脚和刀术，也更加没有什么用。

奎四低骂一声，突然心一狠，飞快地从背包里取出一块塑胶炸药，然后朝丹木做了个爆炸的手势。旁边的丹木会意，立刻开始后退，要其余人停火并马上朝后飞退，从王胖子背包里也拿了一快炸药后猫着腰冲了过去。

两个青铜武士的姿势不变，似乎带着一往无前的惨烈气息，地面上的石板也因为它们的大力踩踏而出现细微的裂缝，可是它们的双臂端着的长戈，却异常稳定。

丹木和奎四，几乎是同时一个翻滚，冒着被两个青铜武士踩死的危险，居然转到了它们身后，迅雷不及掩耳地将两块塑胶炸弹贴在它们腰间。

两个人对望一眼，然后没命地朝前狂奔，甚至顾不得前方是否还有其余的危险。他们仔细地计算着时间，然后在几秒钟后几乎同时扑倒在地。

两声接连的巨大爆炸连在一起，让众人的耳朵中一阵轰鸣，有的甚至顿时就什么都听不见了。这里毕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在爆炸发生后的十几分钟，众人的听力才慢慢恢复过来，这才有闲心来看那两个青铜武士到底怎么样了。

现代科技制造出来的高威力炸药毕竟是不同凡响，两个青铜武士，几乎是被拦腰炸断，其中一个上半身残余的一只手臂，还在徒劳地动着，但是一地的机械零件，却像大家昭示了一个似乎不可能的奇迹——这两个青铜武士，竟然是最古老的机器人！而他们刚才的两颗

炸弹，所炸掉的甚至可能是连现代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复原的某种古老的机器人工艺。

“这他妈的，太扯蛋了吧？早就听说少林寺的十八铜人厉害无比，可是没想到在几千年前的古蜀国的铜人，居然比少林寺的还厉害？”王胖子一脸的惊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两具青铜机器人的巨大价值，只是感觉到微微吃惊而已。

“这……这东西如果拿来研究，我们的机器人制造技术，怕是会直接进步二三十年吧？古蜀国的青铜文明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么？连机器人都能够制造？他们的动力是什么？有没有芯片一类的控制手段……这……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实在是不虚此行！”沈教授几乎要为这个发现而癫狂，神神叨叨地一直说着，丝毫不顾周围人的白眼。

楚汉也好奇地检查了一下地上散落的零部件，发现竟然都是些普通的青铜零部件，其中最多的，就是大大小小的齿轮、连接杆和铆钉，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但就是这么普通的东西，最终却制造成了两个能够杀死一切闯入宝藏的敌人的青铜护卫，这样的技术，的确是可惊可怖，让人有时空交错之感。

收集了其中一些青铜零件，准备拿回去研究，众人一直朝前，很快赶上了丹木和奎四，这个时候的两人，在一道青铜大门前，停住了脚步。

众人都是心中一喜，这里的地下通道似乎无穷无尽，就算遵循每次都左转这么简单的方式，也让人有些晕头转向，现在终于看见一点到达尽头的曙光，之前的辛苦，却也值得了。

“你们不觉得，这个门有些熟悉么？”见到大家眼中都有欣喜的光芒，丹木苦笑着说道，肖炘杰等几人闻言上前，立刻发现，这道大门的制造工艺，甚至是锁孔的形状，都和那次再古羌圣山中通天之径的

大门相差无几。

当时那道门，从里面打开后通往传说中的“天庭”，而再回来从外面打开，却又让他们返回现实世界，可以说这道门的神奇，已经让他们七个打心底里感觉到一丝害怕，门的内外，简直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似乎打开它，就又需要到达另外的空间。

“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带了那把青铜钥匙。”苏从云淡淡地说道。

其余六人眼睛一亮，然后看着苏从云将背包从背上摘下，然后从里面拿出一个明显是由不同的构件拼合而成的巨大钥匙。这个钥匙恐怕有近十斤重，也亏得苏从云一直背着它，甚至在最累的时候也一声不吭，众人顿时对这个这次显得沉默寡言了许多的年轻人有些侧目，这可不是光是体力好就能办到的，背着一块近十斤重的青铜器跑了好几天，这个年轻人从来也没有叫累，光是这份毅力，就教人佩服。

苏从云将青铜构架组成的钥匙缓缓插入匙孔，轻轻地转动着，然后在一阵让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中，大门，打开了。

里面有光线倾泻而出，在通道中见惯了鬼珠发出的微弱光芒，突然看到这样的强光，众人都有些不适应，等到好不容易习惯了，才发现大门的后面，根本就不是什么另一个世界，而是一个类似巨大的作坊一类的地方。

这个作坊的四周，都是明晃晃的火把，火把的背后都是一面透亮的铜镜，因此才将里面照耀得强光四溢，如在梦境。作坊明显是用来加工青铜器的，里面到处都是散乱的半成品，其中大半都是和先前遇到的青铜武士差不多外形的。

所有人都是一阵犹豫，光是两个青铜武士都显得那么厉害了，需要动用塑胶炸药才能最终解决掉，天知道这个制造出那样的青铜武士

的工坊，里面会有多少成品？这些成品，又会有多大的杀伤力？

张淮国等四人的脸上，露出不由自主地失望神色来，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些青铜器能保存到现在，每一样都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天价货色，可这也要有人肯买才行。他们几个最大的期望，根本就不是找到这种难脱手又很难搬运走私的青铜器，而是更小巧值钱的玉石珠宝等。

“这里……这里是生产刚才那种青铜武士的场所……”楚汉有些不可置信地叫道，刚才那样的青铜武士，不管是用机括零件还是其他什么方式驱动，在他看来，能有几个这样的宝藏守卫就已经不得了了，可是看现在的情形，似乎完全能够大规模的制造。

这些青铜武士的威力，刚才他们也算是领教过了，就连一般的小口径枪支，也拿它们没有办法，这样逆天的东西要是放在古代的冷兵器战场上，组成的军队恐怕能够横扫一切了吧？

“虽然早知道古蜀国的青铜文明已经发展到一个极高的境界，但是能将一种金属的功用发挥到如此登峰造极匪夷所思的地步，也实在太不可思议了。青铜的冶炼就不说了，光是能让这些青铜武士在时隔几千年后还能够驱动，其中的防锈以及能源技术，就是现在也不敢保证能够一定仿造出来。如果说三星堆的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话，这……简直就是世界第九大奇迹！”沈教授的嘴唇都微微哆嗦着，激动地说道。

“不管是青铜还是其他什么金属，都是从石头中提炼出来的吧？还记得那段巴蜀图语的话翻译出来的第三句么？青铜，应该就是被古蜀人所赞叹的，从石头中提炼出的神器！”肖炘杰的声音突然响起，将心思各异但是都带着点震惊的众人从呆滞的状态中惊醒过来。

“如此看来，那段一共是九句的话还是有着一定道路的，那么下一个地方，要应验的就是……在黑暗中收割性命的某个东西？”张淮

国也想到这个地方的宝藏，肯定不会是指仅仅一间青铜作坊，在更里面，一定还有着更多的好东西，当然，危险也会随之增加。

穿过这间巨大的有近千平米的青铜作坊，一直向前，一路上不时有人会碰触到一些散碎的零件，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这些响声在空旷的环境中不时地带起轻微的回响，让这一路走来，突然就感觉到了一丝寒意。

作坊连接的是一间规模少校的石室，在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这数百个站立着的铜人像，样子和外面追杀众人的青铜武士有几分相似，只是脸上没有黄金面具，但是面目也不知是用的什么工艺，竟然惟妙惟肖地纤毫可见如同真人。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放轻了手脚，生怕惊扰了这些青铜人像。谁也不清楚，或许在这里站立了几千年，身上已经是一层厚厚的积灰的青铜人像，是否会像那两个青铜武士一样复活。

“在三星堆中，一个比常人稍高的青铜人像，就已经是价值连城的国宝，而这里的青铜人像，就算没有一千，也至少有八百，真要能弄两个出去，就已经不虚此行了！”赵源两眼放光地对旁边的楚汉说道。在所有的人中，只有楚汉和他稍稍亲近，而对于肖炘杰这个有着一点“同窗”之谊人，当初赵源参与了张淮国和奎四的计划骗了肖炘杰，所以对他多少有点心理障碍，生怕他会追究当时的事情，因此一直以来之和楚汉要走得稍微近一点。

“青铜在古代可是国之重器，打国器的主意，你有几个脑袋够枪毙的？”楚汉小声说道。

“去你的，少装高雅了，你们倒斗摸金的，如果有机会，这样的东西你敢说会不拿？”

“有命拿，也要有命享福才对，这东西我劝你还是最好不要碰，

否者到时候，就不是你之前犯下的那点小案子能够相比的了。”柳衡在一边冷哼一声说道。赵源和楚汉都吓了一条，一直以来，柳衡都是表现得比较低调，就算有什么事，也一般是丹木和肖炘杰等人在解决，久而久之，自从柳衡一个电话让一帮警察当场放人表现出了一丝魄力之外，这些人还真的没把她再当成是刑警队的分队长。

现在她主动开口想要打消赵源和楚汉的贪婪念头，这两个人这才意识到，在这个构成奇怪的队伍当中，这个女警还是很不容忽视的一个人。

“不敢不敢，这不过是和想想而已，有柳警官在，我们怎么敢打这些大逆不道的注意？”赵源苦笑着说道。

“谅你也不敢。记得老实一点，如果立功显著的话，出去后，我会替你们向法官求情，至于现在，我的意见和沈教授一样，你们只能拿一些不重要的金银珠宝，其余的东西，谁敢哄抢，不要怪我翻脸。”

第三十八章　青铜封人俑

楚汉正要回答，旁边的赵源，却碰到了一个青铜立人像，铜像在原地摇晃了几下，然后似乎重心不稳，一下就摔在地上，发出金属清脆的声响。

一股刺鼻的恶臭突然自铜像碎裂的地方散发出来，让闻者欲呕。接着黑色的液体，从青铜像断裂的地方流出来，所有的恶臭，似乎都是这些黑色的液体中发出的。丹木和肖炘杰只是对望了一眼，就立刻掩着鼻子小心地后退，其他人也因为这股突然出现的恶臭纷纷掩鼻，但举止间，也就小心了许多。

楚汉小心翼翼地绕过这具青铜人像，可是刚走了两步，地上的铜像突然动了一下，所有人的心都是一紧，这些青铜人像的威力，刚才已经见识过了，可以说只要多上几个一起冲过来，他们这群人中恐怕没有几个能活得过来，不是每个人，都有丹木这么优秀的身体素质和敏锐的反应，即便是肖炘杰，也仅仅是在脑力和计算上超过比人一筹，这种严重考验运动神经的事情，他甚至不一定能够比得上柳衡。

可是青铜人像的动作，却没有继续下去，就像是一个被重伤的人，还在本能地抽搐，虽然一开始时看着有些吓人，可是时间稍长，就会发现它除了这种近乎本能的微微动作，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其他人还是快速地通过这片区域，然后试图朝更里面走去，在这个作坊的尽头，有一扇青铜大门，虽然不知道大门的后面到底是什么，可是这里已经是他们目前能在作坊里找到的唯一的出口。

就在他们开始逐渐聚集到门边的时候，周围的铜像，竟然都开始

一起震动起来，四周墙壁的不知道是燃烧什么燃料的油灯发出的火焰开始拼命的摇晃，而站在门边的他们，却没有感觉到丝毫有风的迹象。

张淮国想着外面遇到的两个青铜武士，脸色微变，连忙催促道：“似乎有些不对，赶紧离开……”

没有人回答他，因为这个样子，就算是白痴也看出了不对，这么多青铜人像，竟然都有了一丝复活的征兆。丹木和奎四抢上前去，想要推开那扇铜门，可这道门不知道是太沉重还是年代太久已经完全卡住了，两个人都是力量过人之辈，但这个时候用尽了全身力气，铜门还是纹丝不动。

和进来的大门相比，这里的大门要显得古朴简单许多，没有那么多繁复的花纹，但是要想打开它，却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这扇大门上，除了缺少借力的地方外，最关键的是没有锁孔，就算苏从云的背包里还有那把青铜钥匙在，也没有任何用处。

这个时候，有几个青铜人像，已经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它们一边走，脚下还留下粘稠而湿漉的脚印，似乎身体内有带着恶臭的黏液分泌出来。青铜这东西，怎么会有黏液分泌出来？

这毕竟是青铜的人像而不是什么生物体，虽然这个时代的青铜工艺已经到了让后世都为之惊叹的地步，可是在当时，也不可能让里面生长出什么生物体来。

“青铜封人俑！是青铜封人俑……”楚汉的声音有些慌张地传来，沈万年教授看着这些会移动的青铜人像，眼中也现出一丝惊恐，显然对于楚汉叫出的这个名字，也是有着一点了解的。

肖炘杰看着渐渐走近的青铜人像，这些人像身上散发的臭气，越来越浓烈，似乎里面的生物体，正在发生急速的腐烂。它们移动的幅

度很小，和先前炸烂的两个青铜人像相比，简直可以用龟速来形容，也正因为如此，才给了众人足够的准备时间。

所有能够堆积在前面形成障碍的东西，都被他们搬在了面前，用来阻挡那些摇摇晃晃，似乎整个身体都锈蚀在一起的青铜人像，这些人像冰冷的面罩中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谁都能从那漆黑的眸子中，感觉到一种冰冷的死气和对还活着的生灵的怨愤。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些破铜烂铁，会突然活过来？给人的感觉，竟然像是真的复活过来，而不是像外面那两个人像，完全是由精巧到极点的机括所操纵……”柳衡的声音听上去也有了一丝惊慌，她见过最凶残蛮横的罪犯，也在古羌圣山所在的空间中见过不少离奇的生物，可是面对这样的青铜人像，还是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

“它们是祭祀用的人俑！是将战俘或奴隶，活生生地浇注在青铜之中，然后作为祭品献给在神石中提炼出金属的神灵，古蜀国的一个分支认为，这种献祭，能够获得神的指引，以减少地震和洪水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沈万年哆嗦着嘴唇说道。

见大家还是一头雾水的样子，楚汉苦笑着补充：“也就是说，这些人像里面，封印着的，可能是几千年前的古蜀奴隶，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保持了他们的肉体几千年不朽，可是现在看来，里面的肉身，已经开始了严重腐烂，但还因为某种原因，将当时的怨念，准备发泄在我们这些闯入的活人身上……”

“其实不管闯入的是什么人，都会引发他们的攻击才对吧？这些东西已经死去几千年来，让他们能保持不朽，不过是身体和灵魂都封印在这些青铜中无法超脱而已，这些东西就像是披着青铜铠甲的活尸，如果心中的怨念得不到释放，就会本能地攻击一切靠近的活物……”沈教授喃喃地说道，对于巴蜀图语中关于古蜀文明祭祀活动的一些隐秘记载，在场的人中，除了楚汉这个对古蜀文明墓葬风俗同

样有着惊人造诣的盗墓者外，没有人对此的认识，比他更加深刻了。

“活尸？就算是活人我们都不怕，何况是活尸？”丹木这个时候反而冷静下来，不再徒劳地去推门，而是转过身，在一大堆青铜器具中，开始寻找趁手的家伙。很快，一根两米多长，像是青铜权杖一样的东西，被他拿在了手中，旁边的奎四不甘示弱，也找了一根一米三四长，造型如同一把巨大的铡刀一样的青铜器残剑，在一端缠上从身上撕下来的布条，然后紧紧握在了手中。

其他人也开始寻找趁手的家伙，而最先过来的两具青铜封人俑，已经越过了障碍物，开始朝这边扑了过来。丹木大喝一声，手中的青铜仗一记横扫，顿时击打在青铜封人俑的胸腹位置。沉闷的金属撞击声传来，实心的青铜权杖，竟然微微弯曲，而青铜封人俑的胸腔，也朝里面塌陷了约有几公分的样子，紫黑色的血水，不时地从裂缝的位置流出来。

丹木冷哼一声，权杖再次举起，然后狠狠地从上自下劈下，正好砸在青铜人像的脑袋上，咕噜一声，整个脑袋，竟然被这凶猛的一下给砸掉了。这也是因为整个人像并非是一个整体，头部和颈部原本就是分开的，全靠里面封印的人俑支撑着。被封住的人俑虽然被刻画在青铜像上的符文震住了魂魄无法脱离这个坚固的躯壳，可是肉身毕竟不能长久，这个时候不过稍稍接触到空气，就加速了腐烂。人俑的骨质更是脆弱至极，像丹木这种力量惊人的怪物，这一下砸下来，怕是有几百斤的力量，一下砸掉整个人像的头颅，看起来有些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人像一下定住了，颈部的位置，不时有粘稠的紫黑浓血冒出，这些浓血带着恶臭，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包括丹木在内的所有人都远远地朝后退出一点，不敢沾染上丁点。可是后面已经是那扇古朴的大门，却是退无可退，还好那些血水一样的东西冒出得不多，想是这具人俑的血液，已经凝固得差不多了的，这个时候还剩下的，不过是些

许残余的而已。

这还不算完，这具失去头颅的青铜人像，竟然只是呆滞了一瞬，就继续朝前，丹木的神色中也多了一分凝重，在他的世界观中，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在失去头颅后还活动自如的，这个几千年前的人俑，已经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

可是他的手没有停，青铜权杖像是鼓槌一般，一下又一下地接连敲击在那个失去头颅的人像胸口，然紫黑的血液不时溅射出来，直到整个人像的胸口已经完全凹陷进去，失去重心的铜像被他一下掀翻在地，其余的青铜人像，才摇晃着赶了过来，被丹木手中的权杖，以巨大的力道阻挡着当先的两个铜像，至于后面的，却全都拥堵在一堆没有办法上前。

另一边的奎四也没有闲着，手中如同铡刀一样的钝器，挥舞起来竟然毫不吃力，他面对的一个人像，甚至不多时就被砍得摔倒在地，已经失去了双臂和一条腿。

这样的战绩激发了其余人的勇气，似乎，只要能注意躲开这些不知道又何害处的紫黑色液体，这些青铜封人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手中有器具的，不管是捡着的铜刀铜剑，还是哪怕只随手拿了两个铜壶，几乎是不要命地朝接近的人像砸去。

地上的紫黑色血水越聚越多，被这群已经陷入疯狂的探险者砸倒在地的，更是不计其数。也有人被溅射出来的黑色血水喷到，不过在这种集体性的癫狂中，却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只是感觉到被血水溅到的部位微微麻痒，就没有在意。

等到这间大厅中能够移动的人像，几乎全部倒地，众人这才有些后怕地相互看了看，久久没有说话。

不等他们有喘息的机会，人群中传来一声惊叫，大家这才发现，地面上汇聚的紫黑色血水，已经快到了脚踝。这些在地面上的粘稠血水，却似乎没有什么大害，只是看上去，非常的恶心兼气味难闻罢了。西玛和柳衡两个女士脸色苍白地要往高一点的地方爬去，对于女人来说，或许她们会毫不留情地杀死一个敌人，但是很少会面对这些么恶心的事物之时，还能完全保持理智和冷静。

似乎是往一些器械加工装置上爬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墙壁的一处火把，那个点燃的火把啪地掉落，正好掉在已经流淌在了墙角边的紫黑色粘稠液体上。

一道幽绿色的火焰，突然腾起，那些紫黑色的液体，咕咕地冒着气泡，每一个气泡炸开，都是同样一小团绿色的火焰，然后在周围迅速地蔓延开来。

很快，除了几个站得高的，几乎所有人，都陷身在火海之中。

但是这火焰却像是没有温度，丝毫没有感觉到炽热，反而有一种冷森森的感觉，而被火焰烧到的地方，也是一阵酥麻，甚至有隐隐的快意。

“这……是传说中的冥火，用怨念点燃，燃烧的，却是人的生命……”楚汉哆嗦着说道，然后见了鬼似的，连蹦带跳地也到了一个台子上。

其余人更是慌了神，各自找合适的地方爬上去，但被火焰炙烤得有些手脚酸软，这个时候竟然连身手不错的奎四，也有些力不从心之感。

那些紫黑色的粘稠液体，这个时候，像是活了过来一般，开始了缓缓地蠕动，似乎这些火焰的燃烧，反而给它们注入了生命。它们像是某种粘稠的液态生物一样，开始伸出不少细小的触手试图移动、那

古朴的，布满花纹的巨大铜门之上，像是有什么吸引它们的东西，竟然争先恐后地朝大门上涌去。

大门上繁复的花纹，开始渐渐被紫黑色的液体填满，但是大门就像是一个在吸食食物的强迫进食者，不管涌过去的紫黑色液体有多少，却都永远填不满那些花纹。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随着地面上紫黑色的液体的减少，那些绿色的火焰，也渐渐消失，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有了转机的时候，大门似乎吸收够了需要的食物，那些符文般的花纹，开始沿着一种神秘的韵律开始一条条闪动着幽绿的光泽，然后是无数的和巴蜀图语有几分神似的符文，出现在青铜大门的表面。

“生死之门，打开它，将释放出恶魔。”沈万年看着那些符文，脸色古怪地念道。

“恶魔？这道门的后面，是封印恶魔的地方？”张淮国有些吃惊地问道，不管是谁，在经历了这么多离奇事件后，若告诉他这世上真的有恶魔这回事，他八成都下意识地选择相信。

“我想我终于有些明白，为什么这里即是祭祀神灵的地方，又是封印恶魔的地方了……原来所谓的神灵，根本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者确切地说，是两群不同的生物……”肖炘杰看着这些几乎是凭空浮动着的字体，脑子中一直以来的疑虑，渐渐串成了一条线。

“什么意思？刚才沈教授说这些青铜封人俑的存在，是为了获取神的指引，难道你是想说，这个‘神’，不是我们遇到的那个？”柳衡眼睛一亮，也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这样来解释或许会清晰一点：我们曾经遇到的那个自称是神的家伙，在古蜀先民，至少是其中一支的古蜀先民眼里，未必是真的神灵——你们在哪个地方见过，会吃人，要以人作为祭品和食物的神

灵？在这些古蜀先民真正崇拜的神里面，要吃人的神，可以说是恶神，也可以用另一个和神灵完全相反的称呼来命名，这便是恶魔。我们遇到的不是‘神’，而是古蜀先民印象中的‘恶魔’，被封印住的恶魔！”

“一会神灵，一会又是恶魔的，你到底还想说什么？这个鬼地方不管是有神也好，魔也罢，总之，既然来了，就要往里面闯上一闯，不然岂不是对不起那么多死去的兄弟？”王胖子恶狠狠地说道。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解成，帮助古蜀先民发展文明的，是善良的一系神灵，被古蜀先民们所崇敬，因此自发地祭拜，这类神灵是天神，是挥洒光明的太阳神。而将先民们当做食物储存起来，稍有不满，就直接给吃掉或是用其他酷刑折磨死的，尽管先民们嘴上畏于其实力的强大不得不也尊称其为‘神’，但这样的‘神’，是伪神，邪神，恶神，与恶魔何异？这几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想告诉我们，这扇大门的背后，是善意的天神，封印邪恶的伪神的地方！”

“那么这些青铜封人俑呢？又怎么解释？”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信仰邪神的人，都不在少数。尤其是在茹毛饮血，文明刚刚开始发端的几千年前，只要这些邪神展现一点点力量，就能收获无数的信仰和效忠。而青铜封人俑中的人体，应该就是信仰邪神的信徒，古蜀的先民怕这些邪神信徒在死后继续祸害人间，因此才将这些信徒封印在刻画有巴蜀图语镇魂符文的青铜人像内，让其永世无法超生。而我们的到来，应该打破了某种平衡的状态，所以让这些青铜人像中封印的力量开始觉醒，并且开始侵蚀这道可能是关押了恶魔的地方……”

“真是笑话，既然里面关押了有恶魔，区区一道铜门，能够挡住它们么？”张淮国冷笑道。

“不要忘记了，巴蜀图语不是一般的文字，而是一种主要用在宗

教祭祀上的神之文字，这些文字具有神秘的力量，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不同组合，甚至是刻画方式的不同，都可能造成这种文字的意义表达和起到的效果不同。这扇大门上，明着看是只有简简单单地几个符文字符，可是配合这些奇异的古朴花纹，却是有着各种不同的含义在里面，根本就不是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第三十九章 九宫格

“除了那个路口的死尸外，我们一直以来并没有遇到蝎尾菊的成员，难道说他们和我们所走的，不是同一条路？这里明显没有其他人来过的痕迹，这道不知道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的大门，我们很可能是第一批闯入者……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决定，真的要进去么？”肖炘杰笑道。

“走吧，都到了这里了，难道还要中途放弃不成？”沈万年叹了一口气说道，他有些恋恋不舍地看着地上的铜器，在他的眼里，就算这些铜器上面沾染了不少尸毒，可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物，尤其是其中能借助机括的力量让铜人在数千年后还保持正常运作的技术，就是放在现代工业社会，也是了不起的技术手段，如果能破解其中的秘密，就不仅仅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了，在自动化机械等先进技术上，也算是有着突出贡献的。

不过时间并没有让沈教授有过多思考的余地，随着这扇大门缓缓地打开，所有人都看到了其中闪动着幽光的石室。

所有人都是一呆，这里似乎除了里面的三面墙都刻满各种奇怪的花纹外，这间四四方方的石室，完全没有任何异样，也没有出口存在。

“这里面，封印着恶魔？看起来像是什么都没有的样子……”萨迦德喃喃地说道，到这个地方以后，遇到的东西虽然都离奇古怪，可是距他要找的东西，却似乎越来越遥远了。尤其是组织的一些做法，让他渐渐感到寒心，不管怎么说，作为组织中的一个呆了二十多年的年老特工，自己可以说是将一切都献给了组织，可是林到头来，在进行

最后一次出境任务的时候，却有可能被组织给误杀或者刻意地清理掉，这对于他来说，无论如何都不太愿意接受，因此自从猜测到在外围的人是蝎尾菊雇佣的之后，他就一处处于情绪低落中。

“还是不要进去了吧？这地方看起来诡异得很，要不我们退回去，蝎尾菊的人走的一定不是这条道路，也就是说，一定还有其他路可以通往宝藏的埋藏地点，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死磕……”赵源立刻附和着说道。对于他这样对于钱财看得极重，但同样对自己的小命也无比在意的人来将，宝藏虽然重要，可也要有命去享受才行。

再说这里的宝藏在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先前想象的诱人，三星堆和金沙等古蜀文明出土的文物，无非就是些青铜器和玉石器，这类东西虽然价格虚高，但很难脱手，且冒的风险极大，真要说起来，这件几千年前的青铜加工作坊，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了，如果就此打住不再前进，就算是随便拣取几样地上散落的兵器或零件，这辈子也吃喝不愁了。

这个蚕丛宝藏比三星堆的历史恐怕还要久远几百年，里面所包含的秘密，也非同小可，对于赵源来说，他对这些秘密一点兴趣也没有，这里如果没有能够快速变现的金银珠宝类的宝藏，要他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前进，还是多少有点不情愿。

“这地方，是感觉有点不对，要不，我们换一个方向？”王胖子也附和道。少了一条手臂的他，现在已经没有先前的凶悍，反而有些畏畏缩缩起来。

“及来自则安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蝎尾菊的走同一条道？是他们选的路更正确，还是我们就想要再和他们来一次正面的火拼？”肖炘杰冷笑道。

这最后一句话，立刻让所有人心中一动。不错，如果真选了和蝎尾菊同一条道路的话，那么等待大家的，势必就是一场不知道胜负的

火拼，至于他们这点人是否能够打得赢可能全副武装的蝎尾菊派遣的雇佣兵，这就得两说了。或许丹木和萨迦德等几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人没有问题，但其他，尤其是赵源和沈教授等，很可能在这样的火拼中最先就失去生命。

“再说，他们选的路如果是正确的话，这一路上就不会死人了！”肖炘杰继续说道，然后看了看房间中繁复的花纹，举着火把当先走了进去。

丹木和柳衡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立刻跟在他的身后，其余几个经历了圣山之行的同伴，也稍稍犹豫后跟在后面。奎四和张淮国等对望了一眼，只能无奈地跟上。

赵源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自然不愿意殿后，拉着楚汉一起慌忙进入这个看上去不过才三十来个平方的房间中。

“这里，似乎每一面墙上，都有一道可以进出的门！”西玛最先发现这个房间中的异样，除了他们进来的青铜大门外，这个房间剩下的三面墙，还有天花板和地板上，繁复的花纹都隐约地勾勒出一道门的样子。看起来就像这个房间，不同的方向都通向不同的地方。

等到最后一个人走进来，轰隆一声，这个房间的大门自动关上了。房间内的光线马上暗下来，所有人都是一惊，虽然早料到或许这里有什么变故，但能想到的，也不过是些机关陷阱什么，因此进来的时候都加倍小心，却不曾想前面的人已经发现了没事，等到人齐了后，这个房间的门，居然会自动关上。

难道说，这个地方竟然像是有人在控制，而且四周还安装了监控装置？大家很快就把这个可笑的念头给挤出脑外，无论如何，要在这荒郊野外的山腹之中安装监控系统，并且这些监控还能瞒过萨迦德和西玛这样的超级行家，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怎么办？我早说过这里有些不对劲的……”赵源带着一点郁闷说道。

“闭嘴！”丹木冷哼道，赵源立刻乖乖地闭上了嘴，连小声嘀咕也是不敢。这一路上丹木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他可不敢去招惹这个力量惊人的煞星。

“九宫格！”肖炘杰突然小声说道。

“什么九宫格？这个地方么？这里明明只是个奇怪的房间而已……”

“不错，是九宫格！”楚汉也点头说道，然后开始用步子丈量这里的大致大小，然后偏过头去仔细的计算中，最后说道：“我没有计算错误的话，我们是总离门进入的，现在九宫格应该已经开始变动，要如何走出去，关键就在于我们选择的门。”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赵源有些茫然地问道，刚刚问出这句话，立刻有些心虚地看向丹木，还好丹木也一脸疑惑地看着肖炘杰和楚汉，等待他们解释。

“你们看过一部叫做《心慌方》，或者说《异次元杀阵》的电影么？”肖炘杰苦笑道。

“什么，你说这个地方，居然是类似心慌方中的充满了陷阱的房间？”

“没有电影里那么夸张，这里看上去没有什么机关，而且的房间总数，一共只有二十六个，也就是说无论怎么画一条直线，除了有一条线上只有两个房间外，这条线上的房间都是三个。比起电影中数百个房间涉及的工程和运算来，这里完全就是天堂了。”楚汉在一旁说道。

“嗯，不错，九宫格，说起来就是长、宽、高各由三个完全相当的正方的房间组成。这些房间可以做小范围的移动，从而不停的改变位置，要想出去，就只有计算清楚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然后等待房间移动时不停地变换自己的方位，最终在另一头找到相应的出口……”

“最长和最短的时间，需要多久？我们带的食物和水，能否支撑过去？”丹木冷静地问道。

“食物大致不成问题，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就已经吃过不少东西，而且我们带的干粮基本都是军用压缩食品，热量很高，只是饮水有点问题，大家最好节约点。”张淮国立刻说道。说起来他也算是一方豪强，但是现在却在担当后勤的角色，这要是传出去，也没有脸在道上继续混了。

“这个时间，真的说不太清楚，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就两三个小时，如果不好……”

“不好怎么样，要几天么？”王胖子有些急切地问道，这里他最胖，消耗的食物也最多，别人能饿上一会也没关系，可是他要是多饿一会，浑身上下都难受得紧。

“运气实在不好的话，我们就不要想出去了。”

“都是你，当初不是你坚持进来，我们怎么会跟着进来？”听到可能出不去了，赵源一下跳了起来。

旁边突然飞起一脚，将他整个人都踹得向上弹起半米高，这才重重地落下。赵源趴在地上，不停地干呕着，如果不是肚子里没货，腹部受到的这一脚，几乎让他快要将肠子吐出来。

“别装死了，这一脚，顶多让你疼上一会而已。打人，我还是分得清轻重的。”丹木轻描淡写地说道。

抽搐了好一阵，赵源才艰难地爬起来，听肖炘杰继续说道：“当然这是指最坏的情况，虽然我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说能带大家出去，不过我和西玛还有楚汉连手，应该还是有五六分把握。当然，前提是大家继续相信我，毕竟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时刻面临未知的危险，如果我们彼此都不信任的话，那么这些危险足以将我们各个击破然后轻易地收割掉性命……”

“可是，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会带领我们逃避这些危险呢？”张淮国阴沉地说道。不管怎么说，眼前这个年轻人从最初唯唯诺诺的俘虏，到现在有些意气风发的半个领队，这其中的重大转变，一时间还是让他有些接受不过来。这一路上，死的人已经超过十个，但是所有的人，都是他以及几个同伴的手下，可这七个人中，老人和女人都有，但是偏偏连受重伤的都没有一个，这样的状况，不得不让他感觉到憋屈，从而对肖炘杰等人话，都充满怀疑。

无论肖炘杰说得怎么天花乱坠，在张淮国等的眼里，多少听上去都像是在故意陷害自己一帮人。被人当石头踩着过河的状况，可不是他们这帮心狠手辣的黑道分子所愿意的，如果不是忌惮丹木和萨迦德的手段，恐怕在找到这个宝藏埋藏点的同时，他就已经放冷枪打死这几个一直带给他们霉运的家伙。

“不凭什么，要不，我们举手表决？”肖炘杰狡猾地一笑说道。

张淮国差点气结，他们这边才五个人，而肖炘杰等却是七个，还有个楚汉也明显和他们穿一条裤子，自己这边就算加上赵源也才六个，六比八，这样的表决还有什么意义？

“不要自己人先闹腾起来，炘杰，你对这个九宫格，有把握走出去么？”沈教授皱眉问道。

“把握，倒是有一些，不过不是很高，需要西玛和楚汉你们两个帮我一把。”

“对你们中国的九宫数谜我倒是研究过一点，可是这个九宫格我却不太熟悉，我能帮的，最多就是帮你计算一些数字而已。”西玛笑道。

“我么，推算一下九宫之间的生克变化，还是有点把握的。”楚汉也跟着将自己的所长报出来。

“嗯，光是这一点就帮了大忙了。”肖炘杰也知道这两个人各有所长，现在由他统筹安排，未必不能走出去，毕竟九宫格最多也不过才二十七个房间，涉及的数理运算并不多，而且房间不像在电影中那样充满了各种千奇百怪的陷阱，这里更像是考验所有前来宝藏的人，不是为了虐杀，只要能解开这里运转的规律，要出去还是有着希望。

“九宫延自上古的河图，平面的九宫的数字构成，就是1到9九个数字每行三个，共计三列的排列，一般来说‘5’这个数字在中间，任意一条线的数字想加，其和是‘15’。”沈教授看着肖炘杰等几人不停地进行着复杂的推演，时而还有小声的争论，而其他人都是一副无聊的样子，于是解释道。

“说起来也挺简单的，就像我小时候做过的数学智力游戏，按照这样的推论，应该每个房间都有编号，而每个编号应该会重复三次，这样这二十七个房间构成一个大的正方体房间，每一面在理想状态都会有三个各重复三次的数字……”王胖子说道。

“不对，这样的话，你不觉得少了一半的房间么？”柳衡皱眉反驳。

“怎么，九个数字乘以三，不就正好二十七么？这是小学生都会做的数学题……”

“你可以排列一下，按照你的说法只给房间编号的话，大房间的六个面分别用ABCDEF六个字母来表示，比如A面由1、2、3号各三间

房构成，在理想状态下的排列，就是三个1，三个2和三个3。可是，A面的旁边B面，按理说应该是其他几个房间的编号，可是在B面的边缘，却同样是123号房，怎么可能每一面都是三个各重复三次的与其他面不同的数字？”

“嘿嘿，我倒是忘记了，正方体一共是六个面，如果一个房间对应一个数字三次，那么每个大房间的面应该只有1.5个，要不然6乘以3，最终的数字是18个才对……”

“你刚才说什么？”肖炘杰突然抬起头来。

“没什么。”王胖子的脸色沉了下来，对于肖炘杰，他比张淮国对他还要没有好感。当初的羞辱，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差点忍不住一枪毙了对方。

肖炘杰突然站起来，冲到他的面前，有些兴奋地道：“你刚才说，每个面对应的房间，是……”

“是1.5个。”柳衡帮王胖子补充道。

“这就对了！”肖炘杰惊喜地大叫，然后笑着对还一头雾水的西玛和楚汉说道：“看来我们都钻入了死胡同，这个九宫格，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复杂！”

“对不起，我……还是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西玛吐了吐舌头，有些俏皮地说道。

肖炘杰心中没来由地一动，赶紧将头转过去，不敢去看西玛眼中的笑意。

这个来自异域的混血美女，本身就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就算明知道对于她这样身份复杂的女人来说，越是靠近就越是危险，可是男人总是这样，对这种身上带着神秘韵味的女人，就越是容易生出征服的

欲望来。

第四十章 四象九宫格

感受到旁边有些责难似的目光，肖炘杰神色一凝，自己，似乎想得太多了点。

“很简单，这个所谓的九宫格，根本就不可能按照我们心中所想的如同那部电影中那样移动。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所进来的方向，只有这一个房间，并且是在进来后，这个房间才发生位移。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才在真正进入到九宫格的路程中。假设九宫格真是一个由二十七减一个房间构成的大正方体，那么我们这个房间是其中的一格，当这个房间补充进入大正方体的时候，整个九宫格系统开始运转。可是，要让二十七个房间真正动起来，就要一个‘空位’房间，所以就算加上我们所处的这间房子，整个房间的总数就只有二十六个。剩下的那个是‘空位’，看上去和其他房间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内墙壁，其实就是周围六个房间的各自一面的‘外墙’。”

“出现这个空位是什么意思？”

“这就涉及到数学中的进位了。通常所用的十进制数学，有0、1、2、3、4、5、6、7、8、9这十个基本数字符号。十进制基本数字符号中没有‘十’，十是1和0这两个数字组成，表示逢十进位、尾数是0。而在九进制数学中，有0、1、2、3、4、5、6、7、8这九个基本数字符号。九进制基本数字符号中没有‘九’，九就等于10，表示逢九进位、尾数是0。那么十进制的自然数列是：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而九进制的自然数列则是：1、2、3、4、5、6、7、8、10、11、12、13、14、15、16、17、18、20、21、22……凡是要遭遇到原本应该

是‘9’的地方，都以空位来取代，这空位也是哲学上所讲的遁去的‘一’。”

“可是这和我刚才说的话有什么关系？”王胖子有些不依不饶。

“我们只需要找到空位房间并呆在里面，这个不停运动的九宫格系统无论怎么运转，只要我们跟着动，只需要一圈，这个‘空位’就有几率移动到出去的出口一次。”

“你的意思是，二十六个实体房间加一个完全的空位房间所组成的九宫格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只能在停运动的简化魔方。但是，这个空位处于移动状态，是由其他房间填进来，然后造成新的空位形成的。如果我们呆在里面的话，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在第一次位移时就被挤成肉饼！”张淮国冷笑着说道。

“这就是我对刚才王胖子所说每一个面都只占了1.5个数字这么激动的原因了。你所说的情况，实现的前提就是这个九宫格的所有房间，都是能前后左右上下任意移动的，并且中间还不需要任何轨道或者动力装置……不是说造出来这样复杂的系统，可是在那个年代，我不认为当时的三星堆文明有这么先进的技术……”

“别忘了那两个可以活动的青铜人像，就算是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人，也未必能造成这样的效果……”

“你只是从科学的角度去推论，可是这个地方，已经脱离了一些科学的范畴吧？光是这些符文所蕴含的神秘力量，似乎就能驱动一些青铜构件做出一些活动了！”一旁的楚汉突然插嘴道。

“这个道理，我自然明白。”肖炘杰笑道：“同样的，驱动这些房间移动的动力，恐怕不是什么机括或者轨道——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非机械动力的机括，能够驱动几十吨重的青铜和石头构成的大房间，这些房间的动力，很可能正是你口中所说的符文中蕴含的神秘力量。”

“你的意思是那些花纹？”沈万年眼睛一亮，这群人当中，说道对巴蜀图语的了解，恐怕在场的没有人能超过他了，就算是肖炘杰，对巴蜀图语也是处于一知半解的境地，也不过是对数理变化以及古巴蜀文化中所涉及的数理，比较了解而已。

“对！不仅仅是花纹，还有隐藏在花纹中的巴蜀图语构成的符文，这些花纹可能更像是一根根的导线，将符文的力量，通过某种方式进行新的排列组合，然后传导出去，并且和周围的符文力量相作用，最后形成了这个神妙非常的九宫格系统。而王胖子刚才说道，这些九宫格若都看成一个个各重复了三次的数字，那么每一个面中的小房间所代表的分数字，只能是一点五个。三在数理中代表了万物，代表了包囊世间的一切变化的初始，三的一半所隐藏的玄机，实际上表达的是，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大，而是它的一点五倍减去三！”

“一点五倍减去三，什么意思？”这次连楚汉都有些疑惑了。

“我们现在所处的房间，其实根本就不是二十六个房间中的其中一个，而是一共占据了两个房间的位置，只是这两个房间拼合在一起，并且所有的运动也在一起，我们身处其中，感受不出来而已。”

“如果是连在一起的房间一起移动，我们推论中的这个九宫格系统就不存在了。比如我们占据了这个大立方体的其中一层的两个小格子，无论我们是在什么位置，我们的左或者右，都只有一个格子。而前或者后，也同样是只有一排，那么我们运动的方向就是限制死了的，只能左右一定一个格子的距离，至于前后，因为只有个空位，我们根本无法进行移动……”

“如果说，这里的一切房间，都是绑定好的，房间的总数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拥有二十六个房间的正方体九宫格，而是一个平面的，由十八个连在一起的稍大房间构成的平面的九宫格呢？”

“平面的？你是说，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上下移动的可能，所有的移动，都是在同一个水平面进行的？并且，房间的数量也远比我们想象中多，仅仅只有十八个，或者确切地说是十八稍大的房间，一共是三十六个小房间，分别由四组平面的小九宫构成，每一个边，应该是六个房间？”

“其实刚才张老大你将这个九宫格系统比作简化的魔方并不正确，这里更像是一个复杂度很高的七巧板，始终会有一个空位让出其他版块或房间移动的位置。那么再回到数理上来，二十六的一点五倍，就是三十九，减去一个代表了万物的三，那么剩下的就是三十六。三十六在数理中又被称为地煞之数，地，相对于水来说就是岸边，在这里所代表的，就是……彼岸！”

“彼岸，原本是佛教的用语，有三星堆的时候，恐怕释迦牟尼都没有出现吧？”张淮国冷哼道。

“我说的彼岸，并不是佛家所指的超脱这个世界的彼岸，而是指冥河的对岸……古代三星堆文明，除了崇拜太阳，崇拜眼球外，还有一种隐喻的崇拜习俗，那就是最古老的万物有灵观念中的祖灵崇拜。即便是到今天，国人中可能大多都不信教，但是你对于自己的祖先，难道说敢不尊敬么？这样可能被人戳脊梁骨的举动，我想就是不管你们杀多少人流多少血，都会感觉到害怕吧？”

张淮国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不过他还真不敢逞强来反驳，自己对于祖先敢有不尊敬的举动。实际上若有人辱骂到他的祖先，恐怕就算和对方交情再好或者再有利用价值，也有可能会忍不住动手打人的。

“这就对了，对于祖灵的崇拜习俗，让当时的先民开始相信彼岸的存在，也就是人死后会去的地方。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对于地下世界的描述，都有一条冥河，冥河这一边的游魂，可能还有被带回去还阳的机会，可是一旦过了河，到了彼岸，就算是神仙，也救不回来

了。而这里的地宫的布局，符合三十六地煞之数的四象九宫格，实际上就是为了隐喻这是个可以超脱到彼岸的所在……”

“这种超脱，还是不要也罢……”张淮国喃喃地说道，其实这种想法也很正常，不管是谁，要让他们到达只有死人才会去的“彼岸”，就算那里再多的金银珠宝，可能都没有心思去享用吧？

“现在的关键不是说这到底是个立方体的九宫格，还是什么平面的四象九宫格，而是怎么从这个封闭的房间中出去。”柳衡已经渐渐感觉到这里的空气开始变得稀薄，不由得说道。

“如果连这个基本点都不搞清楚，那么基于九宫的一切计算，都是错误的，难道你想要我们在这个迷宫般的地方，几乎无穷无尽的走下去？”西玛放弃了手中的计算，刚才的心思，算是都白费了，又得重头开始。

不过，她却没有多少怪罪肖炘杰的意思，反而是对柳衡的催迫，有些微的不满。

柳衡一怔，这是西玛第一次对她用这种略带敌意的态度说话，严格说来，虽然彼此的身份让她们两个队伍中唯二的女人相处得不是很亲密，可彼此也算有不少相互照应的地方，还不至于产生敌意，可是现在……

她略带忧心地看了一眼肖炘杰，这个家伙，平时不出声，但是到了这种需要数理推算的时候，却总是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存在，也难怪会吸引西玛这样的对于数字解密本身就十分热衷的美女了。

不过，作为一个很可能是受到通缉的蝎尾菊的成员，一个不知道有什么具体图谋的特工，想来她也不可能和肖炘杰走到一起吧？肖炘杰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不假，可是这个人太注重正常的身份和生活了，因此一直谋求“洗白”自己身上的冤屈，然后可以像个普通人一样自由

自在地生活。但是可惜，这件事情他已经越来越深地卷进来，不管他是无意还是有意，要想再像以前那样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记者，基本上是奢望了。

“别闹了，我已经有新的计算思路！”肖炘杰大声地说道，柳衡强行将想要说的话咽了下去，一转头，无意间发现这一路上几乎没说过话的苏从云眼中闪过的一丝嫉妒和怨毒。

柳衡心一惊，一直以来，她都将萨迦德和西玛看成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是比张淮国和奎四他们还要让人不放心的存在，毕竟这两个来自国外的家伙都受过最严格的特工训练，其破坏力比起几个黑帮头目来，要大上无数倍。

可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等七个人之间，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可是矛盾的种子，却早就埋下了。而这些矛盾，还是一些看上去很荒唐的理由造成的。事到如今，不管是怎么荒谬可笑的理由，既然已经造成了事实上的彼此猜忌甚至憎恨，那么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是否会像当初在古羌圣山中的一样，大家彼此精诚合作，最终一起到达目的地呢？

不等他多想，秦风和西玛在一起埋头对几个新的公式进行推算，不多时，就已经在一条条优美而又繁杂的数字组合中，寻找到最可能是正确的一组，然后再根据现在所处的方位，进行推算，最终锁定了房间左边的一面墙。

墙上的门饰花纹，和另外几面墙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不细看的话，绝对看不出其中的差别。不过无论是秦风还是沈万年，还有楚汉，都不是普通人，秦风跟着燕大叔学了几年制造赝品的高超工艺，沈万年将生命的大半都献给了考古事业，而楚汉，作为一个盗墓流派的传人，对于风水、阵势、数理乃至建筑都有不浅的涉猎，要看出这面墙在经过了反复计算后所产生的轻微的位移，还是不成问题。

“从这条路走？你确定？不会又进入什么迷宫中吧？”张淮国轻轻嘲讽道。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绝对会进入下一个迷宫！”肖炘杰冷冷地回敬道：“这个地方的房间，一共是小的三十六，大的十八，就算运气好到了逆天的程度，也至少要穿过三个大房间才可能到底彼岸，当然，这个过程中到底有多少变数，没有走到哪一步，连和我西玛联手也算不出来，如果你想这么轻易就得到宝藏的话，也未免太小看古人的智慧了！”

“那我拭目以待好了。”张淮国冷冷地说道。

“沈教授，现在需要你帮忙。”肖炘杰没有理他，而是转头对旁边的沈万年教授说道。

“什么忙？想不到老头子终于派上用场了。”沈万年为了活跃一下气氛，不由得开起了玩笑。

“很简单，你用古巴蜀语，念诵这几面墙上面的文字，然后我再重复。记住，这里一共六面墙，要按照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前再后的顺序来。”

“虽然有点难度，不过，这还真不是太要命的活，应该没问题。”

仔细地看着疑似大门上的花纹，以及无数的花纹间隐藏着的巴蜀图语文字，很快，沈万年教授用一种怪异的腔调，和几天前在八阵图中念诵的咒语一样的预言，开始念诵一段又一段的经文一样的东西。

他每念诵一句，肖炘杰就重复一句，身上的巫力也被调动起来，当念诵到第三扇门上的经文的时候，眼前的门上的花纹开始一条条亮了起来，沈教授知道这是咒文起效的预兆，不由得加快了语速。

等到六扇大门隐藏在花纹中的巴蜀图语，都念诵完毕，所有的花

纹，连同这扇门上的巴蜀图语，都亮了起来，周围的空气也似乎被这亮光烤得炽热，大家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紧紧地盯着这扇缓缓打开的大门，不知道要面对，到底又是怎样一个新地点。

门开了，里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场景，除了刻画在六道门上的花纹和意义略有不同的巴蜀图语祭文，其余的地方，简直就是刚才所呆房间的翻版。

这样的经历，一共重复了七次，到第八次的时候，就在所有都对这种计算几个小时，才最终能够确定要走拿扇门，又要以什么不同的顺序进行新的组合来念诵里面不同的咒语的前进方式感觉到厌倦的时候，突然感觉地面发生剧烈的摇晃，与之同时的是一声沉闷到极点的惊天爆炸，就像是在隔壁的石室中，有人在使用高爆炸药一样。

“不好，蝎尾菊的人，也在这个九宫格迷宫中！”萨迦德和丹木，首先反应过来。萨迦德是因为熟悉组织中那些雇佣兵的野蛮方式，而丹木，则是高强的实力，已经让他隐约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的紧张的危险气息。

“我们这么多人，如果遇上他们，只要一梭子子弹过来，这里大半都得完蛋。能不和他们碰面，最好。”丹木将耳朵贴在墙壁上，听着墙壁里面轻微的机械转动的声音以及距离这里约两个石室的那边隐约传来的喧哗人声，知道双方碰面，还有一段时间，除非是对方能直接炸开这连续的几道石室，否则按照对方的进度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肖炘杰和楚汉等几人加快了速度，这种自远古时代传过来的算法，虽然看上去极为简单，但是正因为简单，涉及到的元素少，却包罗万象，每一次运算所要寻求的那个唯一的稳定解，都极为难寻找。

这就像是八卦的相生相克能占卜世间万物的道理一样，八卦看起来只有八个方位，八个不同对象，可是真要一一组合起来，却能形成

六十四个卦象，进而衍生到万事万物都包含其中。这个九宫格虽然不完整，仅仅是一个四象九宫格，没有作为立方体的九宫格那么复杂，可是其中蕴含的生克变数，依然让肖炘杰在这几个小时中差点抓破脑袋。毕竟，虽然他对数理变化有着非凡的天分，可是本行毕竟是学文科的，要强行用大脑计算这些元素，也算是一种折磨了。

第四十一章　迷宫杀戮

三个小时后，剧烈的爆炸又发生了两次，等到众人进入第十间石室的时候，旁边传来巨大的响声，很明显，由于石室的位置起了变化，现在他们距离蝎尾菊的雇佣兵所在的石室，不过是只有一墙之隔。

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刚才进来的时候杀了那么多雇佣兵，可以说双方已经是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这些雇佣兵留在地面上的肯定不如能下来的精锐，在这种狭小的地方遇到对方的大股部队，除了丹木奎四等寥寥几人，其他人要生还的几率，可以说无限接近于零。

随着肖炘杰和西玛紧张的计算，肖炘杰计算中的最后一道大门，在沈教授晦涩音节的念诵下，花纹开始渐渐变亮，而这个时候，右边的墙壁大门的位置，已经出现有人在试图用工具在石质墙壁上打洞的声音。显然，对方也似乎察觉到了这里有人，正试图炸开这面墙壁，看看能和他们一起找到这里的人到底是谁。

巨大的铜门缓缓地打开，丹木和肖炘杰对望一眼，几乎是同时吼道：“大家赶快进入！”

所有人都朝打开一半的铜门拥挤而去，张淮国等几个冲在最前面，只有沈教授年事已高，也懒得去和他们拥挤，跟在最后，慢悠悠地出去。

就在肖炘杰和丹木也开始进入另一间石室的时候，轰隆一声巨响，肖炘杰几乎感觉脑子里瓮地一声，耳朵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剧烈的气流随踵而至，肖炘杰几乎是在瞬间被吹进众人进入的这

最后一间石室，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冰冷的地面上，感觉浑身上下都像痛得厉害，像是要散了架。

石室中光线很暗，只有几盏如豆的油灯在燃烧，也不知道这些油灯烧的是什么燃料，经过了几千年的时光，竟然还能提供一点照明的功效，而古人的智慧，总是让人在惊叹的同时，不得不保持着一丝丝敬畏。

肖炘杰在丹木的搀扶下站了起来，耳朵的听力虽然恢复了一点，可里面还是有嗡嗡的叫声，他知道这是鼓膜轻微受损的状况，不过这已经比预料中可能会鼓膜完全破裂要好得多了。

“走！”丹木扶着肖炘杰，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说道，烟尘散尽，两束强光手电照射过来，很明显，对方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专业。

两把飞刀无声无息地飞出，手电啪地掉在地上，接着石室中的灯光，陆续熄灭。对面传来一声惊呼，又是一把飞刀飞出，这声惊呼只发出了一半就卡在了喉咙上。

肖炘杰瞪大了眼，几乎说不出话来，最终只是满脸佩服地对丹木做了一个高高翘起大拇指的手势。

丹木淡淡一笑，没有说话，而是掂量着还剩下的七八把飞刀，不知道这样的敌人，到底有多少个。

三个作战人员的突然倒地死亡，立刻引起对面房间中的其他人的注意。可是这个时候，四象九宫格的机括再次开始了响动，房间开始按照一定的方位移动起来，每一面墙壁上的符文，似乎在传导着不知源自何处的力，推动着房间在机括的作用下缓慢但是坚定地错开位置。

对面房间的中的人很快发现了房间的移动，但是对面的强敌却太厉害了，竟然没有一个敢上前，只是几发子弹，刚好打在肖炘杰和丹

木先前站立的位置。

“对方中有高人啊！”丹木轻轻地说道，拉着肖炘杰追上众人的脚步，几乎是没有什么犹豫地，进了最后一个房间。不管那个房间里有什么东西，也比被一群训练有素的佣兵在如此狭小的地方给堵住要强。

“他们既然已经发现我们，想必很快就会追来，我们这这点人手，在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和他们对抗的，先不要管宝藏了，逃命要紧。”想了想，肖炘杰提议道。

“妈的，已经到了宝藏的门口，还要逃？干脆和他们拼了……”王胖子狠狠地说道。

“拿什么去拼？对方的训练、装备都比我们强上数倍，就算是我，也不敢说能在这种环境下还能保住自身的安全，更不要说你们这些普通人了。”

“胖爷我可不是什么普通人……”王胖子轻轻嘀咕着，不过还是不再争辩了，默默地被携裹在人群当中，涌入最后一个房间。

“他们的方位变化了，就算再使用炸药强行破开墙壁，也至少还要经历三个房间，我们应该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肖炘杰小心翼翼地看着墙壁上刻画的符文说道。这个房间明显比原来的房间多了几分厚实的感觉，应该是最后一个出口才对。

“那我们现在就要在除了我们进来的这道门外剩下的五个方位中做出选择，看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出路……”楚汉看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几面墙壁，苦笑着说道。

“不是最前面的一个么？”王胖子说道。

“在这里面，你怎么确定什么是前，什么是后？除了上下能够靠

着重力的作用分辨之外，其余几个面，都因为不停的平面运动，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就能找到出口的。”肖炘杰道。

“后有追兵，前有迷宫，真不知道我们来这个鬼地方寻宝是吃了什么豹子胆。”楚汉叹道，就算是他的盗墓生涯，也没有经历过这么窘迫的情况。比起现在遇到的状况，他还是愿意继续自己的独行大盗生涯。

肖炘杰没有理会他的感叹，而是仔细地举着手电查看墙壁上的花纹布局，沈万年教授不停的搜肠刮肚，将这些花纹中所包含的巴蜀图语的意义一一翻译出来，供肖炘杰以及西玛参考。

西玛对于数字的变化极为敏感，虽然不像肖炘杰那样继承了燕大叔的数理变化，对中国的数理文化也只是浅尝辄止，但是光是计算能力，已经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柳衡看着不时埋头交流的两个人，不知道为何，心中突然感觉到一窒，然后变得有些空落落起来，或许，是自己想多了？

大概七八分钟后，肖炘杰将钥匙插进左边的墙壁中，随着沈万年不停地念诵着墙壁上的咒文，那些线条同样开始亮了起来，而这个时候，上方的石室已经传来一阵巨大的震动和轰鸣。石头的导音能力远比空气要强，所有人都几乎在这巨大的轰鸣中有些耳鸣头晕的现象出现。

沈万年在震动发生的时候，咒文突然被打断，那些亮了一半的线条，突然开始以异常快速的速度消退，沈万年的口中，受到咒文的反噬，渐渐溢出鲜血来。而他的眼睛，更是诡异地朝外凸起，眼中布满了血色，看起来异常恐怖。

“诅咒的作用……‘诅咒吾敌，在神眼下暴毙而亡’”肖炘杰脸色一变，然后也不知道是福至心灵，还是早在那些祭祀的场面中看过类似

的情景，他突然咬破自己的食指，然后将自己和沈万年眉骨上的符文一左一右画在石壁上。

石壁上抽象的符文线条，又开始了发亮，就像是原本通了一半电，但是遇到电力不足的时候暗淡下去，现在电力补充完毕，比先前还要亮了几分。

那些符文线条遇到肖炘杰用自身血液画下的两个巴蜀图语中的字符时，血液突然蒙上了一层光亮，像是要燃烧起来。肖炘杰大叫一声，使劲地揉着眼睛，他的眼睛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用冲出来似的，使劲地将眼球往外挤压。

在外人看来，时间不过是过了几秒钟，但是肖炘杰却感觉过了大半天。那种痛苦，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承受，恐怕就算是丹木这种经历了非人训练的杀手，也不可能完全忍受下来。

沈万年这个时候却反而缓过神来，高高凸起的双目，也稍稍回缩了一点，终于有些正常人的样子。肖炘杰在众人关切的目光下，终于停止了挣扎，拿开双手后，虽然眼睛凸起的并不明显，但是整个眼睛，竟然带着诡异的红色。

所有人都是心头一跳，谁都可以看出，这种红色绝对不太正常。

大门缓缓地打开，肖炘杰沙哑着嗓子喊了一声“走”，就带头冲了进去，很快就带着一群人来到一道长廊中。

这里长廊不止一条，纵横交错，将整个地方划分成无数个方块。

“出来了！”王胖子喊了一声，哈哈大笑着，然后越过肖炘杰，带头朝前奔去。他知道那些属于蝎尾菊的佣兵随时都可能赶到，自然不敢多做停留。

可是，他肥硕的身子刚刚跑出几步，就突然停下了，一条绿色的

木棍一样的东西，从他的后脑中穿刺了过来，带着丝丝血迹，然后猛地回转，将王胖子的身子带倒，然后朝两条走廊交叉的暗处拖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丹木带着一柄从佣兵身上捡来的开山刀，当先没入黑暗中，可是很快，他又退了回来，脸色一片苍白，身上竟然有了好几条伤痕。

“什么东西？”肖炘杰关切地问道，现在他眼睛虽然还是隐隐作痛，但已经好了许多，只是看东西总是蒙上了一层淡红色的光芒。

“不知道，很大一个怪物，有许多触手。总之很厉害。快退……”

“退不了了，蝎尾菊的人来了。”赵源带着恐惧说道，后面已经出现零星的枪声，刚才丹木出手杀了两个佣兵，很明显已经让蝎尾菊的人极端恼怒，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就开始开枪，如果不是这里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走廊，蝎尾菊的人恐怕早就找过来了。

所有人都开始找地方躲避。丹木和肖炘杰对望一眼，带头朝前冲去，然后在拐角的地方转弯。这个举动提醒了剩下的人，和两人经历了圣山之行的五个人最先反应过来，跟在两人身后，边走还不时将身边不重要的小物件丢出去扰乱蝎尾菊佣兵的听力。乒乒乓乓地一阵乱想，将枪声也差点掩盖下去。

但是十来个人，要想在这个地下迷宫中藏起来，的确是不那么容易，很快，队伍中就有人受伤，赵源和那个叫周铨的粗豪大汉都被流弹擦伤，而那能够生出无数触手的怪物，却还隐藏在黑暗中，让人提心吊胆却又不知道何时它会重新出现。

“昕杰，如果不干掉那些尾巴，就算不被他们杀死，也可能被躲在暗处的那个怪物给一一击破。”丹木靠近肖炘杰，轻声说道。

“你想怎么做？说道杀人这种事，貌似你和柳衡还有萨迦德他们才更加拿手吧？我可帮不上什么忙。”肖炘杰苦笑道。

“蝎尾菊的人太多了，武器也很犀利，就算我们的身手再好，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地形下将他们一网打尽，所以就不得不借助外力。”

肖炘杰微微沉吟，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说，借用那个隐藏在暗处的怪物？不过现在谁也不知道它躲在哪里，要是能让蝎尾菊的人和那怪物火拼，倒不失为一石二鸟。”

“我能找到那怪物。”丹木轻轻地说道：“我引蝎尾菊的人过去，只是……如果我有什么不测，麻烦将我的骨灰，带回我老家的羌寨中……”

“说的什么屁话！”肖炘杰低声怒喝道：“你不过是个杀手罢了，这个时候逞什么英雄？那怪物既然是和宝藏有关，让沈教授重新念诵那段咒文，说不定就能引出它来。”

“你也说了，是‘说不定’。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风险，那就是那怪物如果被引出来不是攻击蝎尾菊，而是攻击我们的话，岂不是反而闹了笑话？”

“没关系，我有办法。”肖炘杰眼中闪过一丝决然的神色，很快凭着黑暗视物的能力，找到了沈教授的所在，轻声在他耳边嘀咕了一阵。

沈万年有些惊讶地看着肖炘杰，最红肖炘杰狠狠地点头，沈教授叹了一口气，也微微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计划。

在一个暂时无人找到的角落里，秦风暗中朝队伍中的其他六个人分别做着聚在一起的手势。他们这七个经历了圣山之行的同伴，虽然时刻都担心着诅咒是否会发作，可是这诅咒也带给他们一项在黑暗中视物的本领，反而给他们在暗中的交流带来了不少的方便。

沈教授重新拿出那份不知道看过多少次的记录了咒文的纸张，尽管这张纸上记载的咒文，他已经差不多能够倒背如流，可他还是习惯

性地拿出这张纸来，生怕念错了什么。用巴蜀图语写成的咒文是传说中的神之文字，就算念错了几个音节，也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那些生涩的，但是又隐隐透着一点熟悉的咒语，轻轻地在这个迷宫中回荡，这次没有什么惊人的异象出现，但是在黑暗的深处，却似乎有某种强大而凶残的生物，在沉重地呼吸着。

这种呼吸的声音很重，让周围的人几乎都能够隐约听见一点。肖炘杰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他知道暗处的那个怪物已经被咒文所惊动，随时都有可能跑过来，用那种诡异到极点的触手，袭击众人。

“走！”肖炘杰低喝一声，然后拿着还有些茫然的楚汉，带着剩余的六个人，开始按照一定的方位朝一条通道走过去。张淮国等人一惊，立刻跟上，可是肖炘杰等在黑暗中也如同白昼，这里的走廊四通八达，只不过是几次呼吸的功夫，七个人就已经消失不见。

张淮国奎四等人又惊又怒，可是他们在黑暗中伸手都不见五指，连自己人也分辨不清楚，哪里能够追上七人。他们不是不想打开狼眼手电，可是这样一来，马上就成了蝎尾菊的雇佣兵的活靶子，就算他们再恼怒，也不敢冒这个风险。

“该死的！”张淮国恨恨地骂道，心中没来由地升起一股惊慌，虽然早就料到肖炘杰等人会找个机会撇下自己，可他去没有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要知道蝎尾菊这个最大的外敌都还没有消灭，他们竟然丢下自己等人提前溜了，这实在是一件让人万分郁闷和愤怒的事情。

身边传来扑哧一声，一股温热的液体带着腥气溅射在自己身上，那应该是谁的热血吧？张淮国猛地一惊，然后几乎是本能地低头，缩身，然后狼狈不堪地朝地下一滚。他几乎能感觉到一股尖锐的劲风贴着额头扫过，就像是被鞭子急速划破的空气引起的。

是那个怪物！

张淮国立刻反应过来，也不敢去看到底是谁遭了殃，立刻猫着腰摸索着朝旁白逃去。

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一声惨叫，听声音，竟然是周铨的。他和周铨有着十多年的交情，知道这是个就算挨刀也不会皱下眉头的狠角色，就算是十几个小时前，在森林中第一次遇到蝎尾菊的袭击的时候，周铨一刀挖出体内的焚心虫，也不曾发出这样的惨叫，可想而知他现在受到的痛苦，是多么强烈，以至于连他这样神经坚韧的人，也忍受不了。

接着，赵源的哭腔又在身后响起，但是很快被剧烈的咳嗽所取得，虽然看不见但是张淮国几乎能够想象，一定是那怪物的触须，刺穿了赵源的肺部。

正当他强忍着恐惧朝前轻轻前进的时候，一束强光照射过来，他本能地俯下身子，然后微微转头，正好看见一条黄褐色的触须穿过赵源的胸膛，触须上的吸盘状的东西，正不停地将赵源体内的流体物质吸收进去，而赵源的脚下已经倒下一具尸体，不是周铨还能是谁？

第四十二章 天香玉露

这个时候照射强光的人也似乎发现了不对劲，立刻就是一梭子子弹射过来，那条触手敏锐地一缩，赵源已经干瘪的尸体啪地掉在地下，没有半分生机。

奎四这家伙不在？已经逃走了吧？这个老小子的身手倒是不错。张淮国有些嫉妒地想到，然后在墙角下缩紧了身子，尽量不让不远处的蝎尾菊佣兵发现自己。

能够用冲锋枪肆无忌惮扫射的，自然不会是肖炘杰等人，除了蝎尾菊的佣兵，不可能是别的人。

很快，十来个佣兵相互掩护着朝这边涌过来，那些触手似乎也发现这些人很不好惹，竟然识趣地缩了回去。

“跟着那东西！”佣兵的后面，看不见的黑暗中有人发号施令。说话的人虽然用的是汉语，但是发音很不标准，还带着浓厚的翘舌音，很明显并不是国人。

一群行动迅速的佣兵立刻朝触手退却的地方冲过去，张淮国趁乱闪身到了一根石柱后面，然后悄悄地离开，也不顾方向。他到处乱撞的时候，突然什么东西从上面滑下来，然后捂住了他的嘴，不让他发出声来。正当他想要挣扎的时候，耳边传来低低的声音：“别慌，是我。”

那声音，竟然是奎四。

张淮国大喜，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看着黑暗中的只有个很模糊影

子的同伴，低声问道："老四，能看见你……真好。"

"是啊，其他人，都死了。"奎四的嗓音中带着点伤感，同时心中升起不加掩饰的杀机："肖炘杰那群人似乎早有预谋，这一路上死的都是我们的人，他们那七个，连根鸟毛也没有掉！"

张淮国立刻赞同地点头，可是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

"先不管这些，你看见那怪物的模样了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胖子和周铨，可都是死在它的手上！"

"这个洞穴迷宫里太黑了，没有看清楚，不过比起九顶山无底洞中的嗜血藤蔓来，这个东西似乎更加难缠。肖炘杰那群人是怎么在黑暗中如同白昼的，我一直没有看见他们打开手电，但是听方向，却像是完全知道这里哪里是出口，哪里是墙壁。"

"也许他们早就有这里的地图，还背熟了的。"张淮国恨恨地说道。

"应该不是。真要那样的话一开始丹木就不会冒险去击杀那个怪物了。不过他的实力也真够强悍的，连周铨也被轻易杀死的怪物，他居然能够全身而退。"

"那些蝎尾菊的人，居然想跟着那怪物的触手，是想找死吧？"张淮国看着远去的灯光，周围这些连模糊的人影也看不见了。

"不一定。他们手中有炸药，说不定还有重武器。蝎尾菊的势力太庞大了，就算什么时候他们能搞来核武器，我也一点不会奇怪。"奎四淡淡地说道。

"妈的，这么强大的组织，居然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和我们这些小虾米抢食吃，也不知道这个组织的首脑要贪成什么样子才连这点财物都不放过。"

奎四摇了摇头，也不管张淮国是否能够看见，只是低声说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依我看，这里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文物而已，要不然蝎尾菊不会这么在意。这里毕竟是国内，和国外大不一样，要运送这么多武器，还有招募足够的佣兵进来，这其中涉及到关节，已经不光是钱能够做到的。如果只是一个充满了文物和财物的宝藏，还不可能让蝎尾菊冒这么大的险，而以肖炘杰为首的七个人，也似乎都经历过种种不同寻常的事情。这里的东西，很可能具有什么神秘莫测的作用，让人掌握强大的力量，让人长生？或者医治已经被判断是百分之百的绝症……这些都有可能，总之，有诡异的咒语，还有传说中的怪物，这些都预示着他们要找的东西，并不是寻常宝藏，而是世俗中不可能拥有的宝贝！"

"干！我就知道肖炘杰那小子不地道！说什么来寻宝，但八成是早就打定了主意拉我们下水，给他们几个做垫背的！不要让我遇见他们，否者我一定要将他大卸八块……"张淮国脸上一片狰狞，咬牙切齿地说道。但是他说这话时还是很有分寸，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可见这个人能做到今天的位置，除了够心狠手辣外，坚毅的心智和绝对的冷静，还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我们两个，我们的人几乎都死光了。他们七个中只要有那个丹木，还有两个神秘的特工在，我们还是先考虑怎么保全自己再说吧。"奎四阴沉着脸说道，这次他们的损失，可是大到了足以让山爷当年留下的基业，彻底被毁掉的程度。

失去了大部分的骨干和心腹不少，几个主要的大佬，也死了两个，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估计不用警察清剿，要不了半个月，山爷剩下的生意就会被道上对城南片区虎视眈眈的爷们儿给吞掉。

就在离两个人不到百米的地方，肖炘杰和丹木等七个人，已经找了一个可以暂时容纳几个人的凹处躲了起来。丹木拿着开山刀守在门口，这里是人的视线的死角，那些蝎尾菊的佣兵不像是他们能够黑夜

视物，丹木也顾忌对方仅仅是来寻宝的，不太可能带上红外夜视仪这么逆天的东西，因此被蝎尾菊发现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唯一要小心的反而是那个怪物的触须。虽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怪物，但是丹木和肖炘杰都推测那怪物长年生活在黑暗中，视力应该完全退化，反而是听觉和嗅觉，应该无比敏锐才对。它能在黑暗中准确地找准猎物，没准儿早就知道他们这八个可口的猎物正躲在这个凹处，因此再疲再累，门口也得有个人守着才行。

正当几个人趁机休息的时候，远处再次传来沉闷的爆炸，然后是激烈的枪声，还隐隐有人的惨叫，肖炘杰心中一喜，成了，一定是蝎尾菊的人碰到了那个怪物，自恃火力强大，虽然可能在爆炸中重伤了怪物，但是自身的损失，应该也是不小。

“再等等，只要他们两败俱伤，以咱们的眼睛占据的优势，有可能真的能扭转劣势。”看着周围的人有蠢蠢欲动的迹象，肖炘杰连忙说道。

“就你鬼主意多。”柳衡轻轻地“呸”了一口说道。现在他们都看出来了，造成这一切的，很可能是肖炘杰出的主意。

“我担心的是，那怪物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杀死的。”洞口的丹木突然说道。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你看清楚了没有？”

“虽然没有完全看清楚，但也看清了小部分。那是一头章鱼怪一样的东西，身上长满了触手，只怕有百十来根。它的主体部分有着厚厚的骨质化外壳，很坚硬，至少我用开山刀，在上面也不过是留下一些白色的印子，伤不了她。至于它的触手，也和章鱼的触手很像，上面掌握了吸盘，一旦被缠住，就算不死，也会被吸下一大块肉来。而且这些触手的韧性很强，我的刀也只能勉强划破一个口子。最可怕的

是，这个怪物的自我愈合能力不是一般的强，我虽然在它的一条触手上留下了伤口，但是我亲眼看见，不到半分钟，那个口子就完全愈合了！”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连丹木遇见了也尽处下风，如果说丹木手中的开山刀都伤不了对方，那么普通的手枪子弹，估计对那怪物本体的作用也有限。恐怕只有反器材狙击步枪，或者火箭筒，才有可能射穿那层坚不可摧的骨质化外壳。

枪声还在继续，但是从声音上判断，火力明显没有刚才强大了，时不时的惨叫和惊呼，让人头皮也有些发麻。看样子，竟然是那怪物暂时占了上风。

又是两声爆炸声响起，然后枪声渐渐停了下来，肖炘杰和丹木小心翼翼地听了一阵，确定那边没有什么异响过后，开始带着人从这个凹处中走出来，然后开始按照一定的方位，朝洞穴深处摸索过去。

他特意避开了蝎尾菊的佣兵可能所在的方位，虽然别的人不太明白，但是肖炘杰早就看出来而来，这个到处都是走廊交错的迷宫般的所在，其实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八阵图，这里的每一条通道，每一个隔断，其实都蕴含着深刻的数理变化，只要能够确定自己的方位，按照一定的规律，要走出去也不过是时间而已。

先前之所以不能按照那些特定的方位前行，一方面固然是已进入这里就遇到那怪物的袭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蝎尾菊的佣兵逼得太紧。

那个怪物和佣兵们火拼的地方，却好是这个小型的八阵图的死门，如果走那个方位的话，很可能真的是有死无生，不管是它们中的哪一方还活着，对于肖炘杰等八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危险。

方位选择正确了，要出去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不过是半个多小时

的时间，八个人已经从这复杂的迷宫中走了出去，而一直被肖炘杰拉着免得因为看不见走丢的楚汉，几乎都已经麻木了。

他见过的怪人、高人都不算说，可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谁能在黑暗不见物的八阵图中，闭着眼也能走出去的。在走出迷宫的那个刹那，底蕴也算深厚的楚汉，几乎有了向肖炘杰拜师的冲动，还好最后理智让他生生地止住了这个冲动，要不然当着这么多人被拒绝，那可就丢脸丢大发了。

没有了追兵的顾忌，可是前方的位置危险，还是让所有人都提高了警惕，但是一路行来，却是什么也没有遇上。

走到最后，已经只剩下唯一的一条通告，尤为让楚汉感觉高兴的是，在这条通道中，竟然过一段距离，就有一盏如豆的油灯在静静地燃烧。

虽然油灯发出的光线并不算强烈，可是相对于刚才那绝对的黑暗而言，这已经让楚汉足够开心了。

肖炘杰等七个人，加上楚汉，现在队伍中不过是剩下八个人，就算是张淮国和奎四都没有事，最终的人数还是在十个左右，这和来的时候总计近二十人，差不多折损了一半，应该说是非常高的伤亡率了。

但是不知道是肖炘杰等人的运气还什么，他们七个身负诅咒的人，竟然是都没有什么事，完全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段旅程。

这多少助长了他们心中的骄傲，就算是以沈万年的严谨，这个时候心中也升起一种感觉，或许在得到那所谓的神说的打开大禹地宫的钥匙之前，他们是不会遇到真正的危险的。就算有，那所谓的神，也会帮助他们化解。

可是，他们却太过高估了那神灵的力量，如果那个古老的生物真

的能让几个完全按照自我的意图逢凶化吉的话，恐怕早就找到合适的人选打开大禹地宫的大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需要经过数千年的等待，一直到他们七个的出现。

丹木和肖炘杰几乎是并排在前，西玛和萨迦德在队伍末端，柳衡则在中间负责和苏从云一起照顾年龄已高行动略有不变的沈教授。这样的队形是经过了精心的研究后确立的，不管是前面遇到敌人，还是后面被人追赶，这样的阵型都最大限度地保住了队伍继续生存的可能，在这个地方，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是死路一条。

越是往前走，走廊两边的灯光就越是显得明亮起来，众人的眼睛本就能够在黑暗中看到东西，也没有感觉有太大的不同，反而是楚汉，越是往前走，就越是感觉不对。

“停下！”楚汉终于发现是哪里不对劲了，满头都是冷汗地喊道。

“怎么了？”肖炘杰有些愕然地回过头来，问道。

“你们看……自己的影子。”

“影子？”

“影子怎么了？”

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但最终还是不约而同地看脚下自己或别人的影子。

没有任何影子，连偶尔出现的一块堆在墙角边的石头都有自己的影子，可是他们这几个人，却是一个人都没有影子。

一股凉气沿着众人的脊椎骨，一点一点朝上蔓延，最后一只沁入脑子里去，让人激灵灵打了个寒战。

什么东西才没有影子？那不是传说中的鬼魂么？可是大家都还好

好地活着，甚至连伤也受得很少，更不要说死亡了。

如果真的死亡，现在应该是通往奈何桥才对，哪会像现在这样，通向一个未知宝藏。

不管那宝藏里面是否有众人需要的大禹地宫的钥匙和到达的地图，这都应该是一个存在于人间的宝藏，而不是在幽冥的世界中。

当然，如果这条通道并不是通向地狱，那么就只有另一种可能了，那就是这些灯，有问题。

“先停下吧？”沈万年有些紧张地说道，虽然已经一把年纪，也见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在灯光下却看不到自己和他人的影子，这还是一件无比诡异的事情。

就算是当初看见自己的徒弟陷入到梦魇一般的状态中，也没有现在的状态更加让他心惊，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在灯光下会出现影子，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生活常识，除非那灯光是医院中做手术用的无影灯。

可这里毕竟不是医院，墙壁上的灯光也是每隔一段距离才有一盏，灯光不强，只是静静地燃烧，也不知道到底用的什么燃料。

丹木脸色凝重地独自朝一盏油灯走去，屏住呼吸，然后突然挥刀。

寒光只是闪烁了一下，那盏青铜油灯，就被齐根斩断。油灯是从墙壁中延伸出来的，像是下面的部分，都隐藏在石质的岩壁里，周围却没有缝隙，也不知道是怎么办到这一点的。

换了现在，如果不适用混凝土，要想在石壁上做到这一点，那工艺也是无比的复杂，就更不用说几千年前了。

不过，这个达到青铜文明巅峰的时代，既然能够制造出可以四处移动、护卫的青铜机关人，在某些工艺上达到一个今人都没有的地步，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青铜油灯被斩断后，油灯上的火焰闪了一下然后熄灭掉。丹木全身都崩得紧紧的，生怕有什么意外的状况发生，可是等了一分多钟，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只有岩壁中伸展出空心青铜灯臂的地方，在缓慢地流淌着粘稠的黄色液体，像是融化的膏状物。这种液体带着淡淡的甜腥味，丹木生怕有毒，不敢大口的呼吸，反而又退了几步。

很快，那些粘稠的黄色液体停止了流淌，看样子是溢出的部分，也就只有这么多而已。丹木用手中的开山刀轻轻地拨弄着地上的油灯，在灯臂的位置同样发现了一小滩这种液体，还有一根比筷子略细的淡紫色灯芯。灯芯原本应该是连接在墙壁里面的，至于有多深，却是谁也不知道的。

“很精巧的工艺。”沈万年好奇地走上前来，看着几乎严丝合缝地嵌入在墙壁中的灯臂，感叹道。

“还有这种油膏状的液体，能在这里燃烧几千年，什么东西才有如此高的效率？”肖炘杰淡淡地说道。

“这种液体……像是某种动物身上熬炼出来的油脂。”柳蘅皱眉说道，凡是女孩子，对于这种东西都似乎带着天然的厌恶。

后面的楚汉呆呆地看着这些油脂般的液体，最后有些犹豫地说道：“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些油脂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天香玉露。”

“哦？那是什么东西？”沈万年精神一振，饶有兴趣地问道。

第四十三章　幽影灯

“不是什么好东西。”楚汉定了定神：“这种东西我也只是听说过，一般都只有古代南方的巫祭大墓中才有少量出现，最多也不过一两盏灯而已，像这么多的，想都不敢想。”

“和南方的巫祭有关？”肖炘杰皱眉问道，之前和师傅燕大叔在一起学习的时候，燕大叔酒醉后偶尔会提到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其中就有小部分，是和南方的巫祭相关。原本不过是将这些当成燕大叔喝醉后的酒话听听，现在看来，这些话倒是有可能是燕大叔长期研究古蜀文明时所必须要涉猎的。在古羌圣山的时候，他和其余六个人，同样面对了古蜀王朝时期的几个巫祭的袭击，那些死了几千年的巫祭尚且有可能暂时复活，那么他们留下一些能够燃烧千年的油脂，也似乎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

“是的。这些油脂……其实是用亵神者熬练出来的……”楚汉低低地说道。

众人顿时感觉到一丝毛骨悚然，感情这些黄色的油脂，居然是人的尸油？几乎是下意识地，几个围观那油灯的人，都稍稍退后了一些。

“人死亡后分泌的尸油，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燃烧率。”西玛几乎是肯定地说道。作为蝎尾菊幕后组织中的高级特工，她对于这些传说中的东西同样有所涉猎，同时对于科学化验也不在话下，知道人类的尸油就算能够被点着，可是别说是燃烧千年，就是几个月也够呛。

“不止是尸油，里面还添加了数种名贵的香料，还有一些据说是

在祭祀是才会使用的神秘物质。最终还有经过一场复杂到极点的仪式，才会提炼出这种天香玉露来。说起来，别看这个名字起得好听，但实际上，这东西往往能杀人于无形。”

所有人都打了寒战，肖炘杰沉吟了一下问道：“有提到这种天香玉露燃烧下的灯光，会让人的影子消失么？”

“有！天香玉露最大的特点除了能保持千年不变的燃烧效率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制造幽影灯。幽影灯的来历，据说是为了测试亵神者而存在的，在幽影灯下，凡是亵渎神的人都不会有影子，因为他们的影子会像幽灵一样躲起来。如果长期被幽影灯照射，那么这个人的灵魂，就会渐渐衰弱，直到消失，被完全地净化掉……”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快跑吧？”苏从云听到这里，也感觉那诡异的灯光似乎正在不停地吞噬自身的精神力一样，感觉到了一丝不舒服。

这次，苏从云一直很少说话，基本上都是陪着自己的老师沈万年，似乎性子变了许多。不过也难怪，对于他这么心高气傲的富二代，是不太习惯这个队伍中，被肖炘杰和丹木分别占据了文武两个领导地位的。

不管这两个暂时的领导地位是否有权威或者管用，但是习惯了成为周围人焦点的他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不说话，也比冒然出头要好。

但是现在，事关生命，就算他再想要低调，也似乎不可能了。

“你是说，这种灯光是针对亵神者的？”肖炘杰突然问道。

楚汉局促地点了点头，然后苦笑着补充说道：“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这些都是我那死鬼师傅说的……”

肖炘杰不置可否，想了想，从丹木的手中接过那把开山刀来，然后朝前面快步走过去。

其余的人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可还是立马跟上。后面的迷宫中，或许那个怪物并没有真正死亡，蝎尾菊的人也未必全部完蛋，虽然这里的所谓幽影灯有可能会对人体有害，可是比起直接的死亡威胁来，这里的威胁毕竟是要虚无缥缈一点。

但是肖炘杰却并没有直接再砍掉一盏幽影灯，而是将开山刀狠狠地插在地面的一条石缝中，先是将用手握住刀柄一会，然后又松开刀柄，退开了两步。

等到其余的人赶过来，肖炘杰瞪着那把竖立着的长七十公分的开山刀，久久没有说话。

沈万年也盯着那把刀看了一会儿，然后才有些心悸地说道："只要人握住刀柄，这把刀也变得没有影子，可是离开了人体，刀的影子又出现了。炘杰，你是想说明这个吧？"

"不错，原本我还以为，所谓的幽影灯不过是给人制造一种幻觉，那就是在这种带着甜腥气味的环境下，可能会看不清一切带着黑色的如同影子一样的东西，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这些灯光，真的照不出人的影子，哪怕是和人有接触的其他物品，也是一样。"

"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往前冲啊，实在不行，回去也成……"柳蘅有些心急地说道。

"来不及了。"楚汉和肖炘杰，几乎是同时说道。

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在自己的脚边，有一团小小的如同墨迹一样的东西，就像是每个人的影子，在脚边浓缩成了致密的一团，所以才会显出这种深沉的黑暗来。这种黑暗，完全像是一个墨点，不仔细看，绝对看不出是和自身的影子相关。

“怎么回事？”不等沈万年等人反应过来，那个墨点一样的影子，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似乎要离开人体的样子。

“把这些灯都灭掉！”丹木果断地说道，然后冲上前去，抓起地上的开山刀，一刀砍掉最近的一盏灯。

虽然幽影灯滚落地面后很快就熄灭了，但是丹木的身子却晃了晃，显然是力气不济的样子。

“丹木！”肖炘杰叫了一声，伸手想要扶他，却发现身子越来越有移动困难的迹象。而其余的人，明显都是如此。

地面上的墨点，开始渐渐地变大，而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感觉身体内的力气，甚至是水分、精力，都在不停地流失，就像身体的力量和养分，在滋养了那个墨点一样。

“不可能，这完全没有……我宁愿相信这世上存在没有见过的怪物，相信真的有灵异的鬼魂事件发生，也不相信这个世上还有这样的灯具，居然能让人的影子吸收自己的养分而死亡的……”苏从云大声地吼道。

说来也是奇怪，随着他的吼叫，他脚下那团蠕动的墨点，竟然似乎微微一滞，他的力气恢复了些许，立刻抢过了丹木手中的开山刀，然后狠狠地朝那个墨点扎去。

墨点发出“吱吱”的声音，像是被人踩住了尾巴的老鼠，虽然没有收到实质的伤害，可是听那凄惨的叫声，似乎真的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刀给伤害到。

用刀可以砍中浓缩的影子？尽管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事情，可是苏从云这一下还是给了众人希望。丹木首先反应过来，开始学着苏从云，不去相信这个墨点能够吸收自己的生命力，以坚强的意志，一点一点重新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脚下的墨点拼命地挣扎着，就像是在不满他们几个的反抗，尤其是沈万年脚下的墨点，挣扎得尤为剧烈，而沈万年脸上的气色也越来越差，很明显，这里就他的年事最高，生命力也最弱，面对脚下墨点这种诡异的吸取生命的方式，就算想要学其他人一样，也有些有心无力。

接下来挣脱那种束缚和无力感的是西玛和柳蘅，再然后是肖炘杰，不管是谁，在刚刚脱离那种像是整个人的全部力量和生命都要被吸走的过程后，都是满头的大汗，就像是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剧烈运动一般。

这个时候，通道外围传来一阵零散的脚步声，还有手电的灯光，不时地朝拐角处射过来，很明显，是蝎尾菊还剩下的佣兵赶上来了。

肖炘杰等人脸色大变，现在他们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有些缺乏，再遇上这群凶神恶煞的佣兵，那不是给他们当靶子么？

很快，那些佣兵赶了过来，但是让他们都感觉到奇怪的是，那些佣兵竟然丝毫没有收到脚下的墨点影响，虽然不过是极为狼狈的七八个人，但手中的武器对准了这群暂时迈不开脚步的人，就连丹木这样具有超强身手的，也只有苦笑不已了。

“萨迦德先生，我想，你和西玛小姐都欠内务部一个解释。”领头的那个西方中年人，淡淡地说道，然后示意剩下的佣兵，立刻控制住在场的人。

这群佣兵的手法熟练，很快，所有人都被用高强度的尼龙绳牢牢地捆绑起来，就算是丹木在全盛时期，也不可能轻易地挣脱这些捆绑手法极为专业的绳索。

这个中年西方人，似乎对在场的人都十分了解，丹木和柳蘅受到了重点照顾，反而是肖炘杰和沈万年等人，几乎都只是稍微绑了一

下。

“我认为，需要向内务部解释的，应该是弗雷特你自己！”西玛看着走进的中年男人，冷冷地说道。

那个被西玛称为“弗雷特”的西方中年人没有理会西玛，而是走到肖炘杰的面前，很是诚恳地说道：“肖炘杰先生，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你的智慧很是让我佩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找到蚕丛王留下的宝藏后，诚恳地邀请你担任我们组织的顾问。”

不等肖炘杰回答，他又抬起头来，对旁边的丹木说道：“虽然我们的人被你杀了不少，可如果丹木先生肯加入组织担任教官的话，我想组织同样会不计价这些小事。”

佣兵当中产生了一些小小的骚动，可是最终，还是都沉默了。这个雇主的身份，根本就不是他们这些组织外围的佣兵能够撼动的。

“那个怪物怎么样了？”肖炘杰突然问道。

弗雷特的眼中闪过一丝愤怒和狼狈，最后收敛起脸上的笑容和伪善，阴沉着脸说道：“如果付出一半人手死亡的代价还搞不定一个怪物，那么蝎尾菊也早就该解散了。我们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非常规的怪物，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追寻各族传说的过程中，这不过是必要的牺牲！”

肖炘杰微微松了一口气，同时惊讶于弗雷特的话中透露出的信息，这些怪物并不是只有和古蜀文明相关的宝藏中才有，在各族的隐秘传说中，都有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怪物，虽然产生的形态千奇百怪，也不会形成大的生物族群，可是却无法否认它们的存在。

“那么，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吧，我相信，胜利就在眼前了。”弗雷特的眼中露出极端自信的神色来，旁边的丹木却问道：“你们为何不怕那些……幽影灯？”

“你们把它们称之为幽影灯么？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奇怪的气息组成的微生物而已，它们会分泌一定的迷幻成分，让你们的视线将看到的影子不断集中，然后在视网膜中只剩下一个黑点。由于这种致幻成为是直接针对人体的，所以只要你们接触的物品，就都无法发现影子，这不过是这个宝藏中众多诡异机关中的一个小把戏罢了，想不到你们最终躲过了最困难的机关，却载在这上面。”弗雷特唏嘘道。

“作为一个西方人，你对这个古蜀宝藏知道的东西，倒是不少。”沈万年眼中闪过一丝异样，说道。

“教授，或许你自己没有映像，可是我却至少听过你三次在国外的演讲，对于古蜀文明，我虽然了解得不比你深入，但比起一般的华人来，还是要强上不少。尤其是和古蜀文明差不多的人类古文明中涉及到的一些灵异现象，我敢说就算是沈教授你，也没有我遇到的多。”

“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找寻什么？应该不只是宝藏这么简单吧？能让蝎尾菊动心的，恐怕已经不是简单的财物了。”沈万年叹了口气，问道。

“我想你们多少应该也知道一点，毕竟在你们几个当中，有组织的叛徒。”弗雷特看了一眼旁边的西玛和萨迦德，冷笑着道。

“你胡说！”西玛虽然在解密上的天分极高，但是对于特工这个职业，却是第一次接触，经验上差了许多，理科忍不住喝道。

“是么？”弗雷特有些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如果你们不是组织的叛徒的话，怎么会不顾组织的禁令，执意要保护这些人？甚至不惜和他们一起杀害组织外围的佣兵？在组织的严密条令下，背叛组织，可是最大的罪过！你们的胆子可比我想象的还大。”

“弗雷特，何必吓唬一个小姑娘呢？你不就是为了取得这次寻宝

的功劳，然后增加自己在组织中的贡献度么？想来你在整个位置上已经呆了十多年没有什么建树，这已经是你退休前最后一次赚取大量贡献度，然后加入到长老会中的机会了吧？让我算一算，如果确定这个宝藏里真的有我们要找寻的东西，那些海量的贡献度会让你在长老会中拥有什么？是执事还是司祭？或者说是让你负责整个亚洲片区？”萨迦德淡淡地说道。

弗雷特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也没有因为这些话而透露什么，和那些全副武装的佣兵一起，带着八个俘虏朝里面推进。他们每前进一段距离，就有佣兵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型的喷雾器，快要靠近那些幽影灯的时候，立刻开始朝周围喷洒一种淡蓝色的雾剂。说来也奇怪，凡是被这些雾剂所喷洒的地面上，原本没有影子的众人只要踩上去，就会在灯光下出现人影，而被影子浓缩成的墨点控制住全身无法动弹的状态，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肖炘杰和丹木对望了一眼，都压抑不住心中的骇然，这些蝎尾菊的佣兵们，看来是早就有所准备，甚至对这里的情况，比他们还要了解得多。如果不是在迷宫中肖炘杰设计引来了那个怪物，打了这些佣兵一个措手不及，恐怕对这里的情况万分了解的蝎尾菊成员，很可能会避开那个怪物，保存住大半有生力量。

在这个蚕丛王时代的宝藏中，经过了数个小时的寻觅，或许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有效地阻止这些来自蝎尾菊的佣兵们。

但是肖炘杰心中还是一直有一个疑团。这些人对于自己等人的行踪，似乎一直都比较了解，到底是谁出卖他们？自己身边的几个人应该说是同仇敌忾的，除了萨迦德这个本来就属于蝎尾菊幕后组织的人有点嫌疑外，张淮国等几个贪财的黑帮大佬，都不太可能和蝎尾菊扯上什么关系。难道竟然是楚汉？这个盗墓者是肖炘杰唯一不太了解的，和他短暂的接触，也不过是在看守所的几天。

还有就是苏从云了，肖炘杰心中总有一种古怪的感觉，那就是这次见到苏从云之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态度，似乎和以前大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苏从云这个富二代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善妒、高傲并带着稍稍的嚣张，肖炘杰都能够接受，可是像这两天这样不管对什么事都一言不发，肖炘杰反而很不习惯。

第四十四章 青铜神树

这条走廊在原本肖炘杰等看来，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但是有了那一罐淡蓝色的喷雾器，要通过密布幽影灯的走廊，一下就变得十分容易起来。只要小心翼翼地计算好距离，提前喷洒那种不知名的液体，幽影灯的负面影响，就会降到最低。

经过这条一共有三百六十五盏幽影灯的走廊之后，这群来自蝎尾菊的佣兵带着八个俘虏，及其熟练地破去了剩余的几道在肖炘杰等人看来都无比恶毒阴险的机关，虽然最终损失了三个佣兵，可是如此效率，还是让肖炘杰等人咂舌不已。如果换了是他们的话，就算能顺利通过幽影灯的范围，在后面的这几道机关下，还是可能会有不少人受伤甚至死亡。

弗雷特似乎也知道他们中除了楚汉之外都对开启这个宝藏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破除那些机关的时候，并没有将他们当成炮灰，反而是楚汉出手了两次，或许是楚汉本来就地各种墓穴中的机关见识得比较多，也或许是这个盗墓者的运气实在太好，这两次竟然都是有惊无险地避开了在其他人看来足以致命的歹毒杀着，最后和蝎尾菊以及肖炘杰等一起，来到一扇巨大的铜门前。

“这扇铜门里面，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蚕丛宝藏了吧？那些守卫者呢？按照古蜀人的一贯做法，在宝藏之中，肯定是有守卫者的！”弗雷提并没有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头脑，冷静地说道。

“你还是先想一下，要怎么打开这道铜门吧。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里可不像你们一路上用暴力拆卸破坏的机关，如果你们使用眨眼的话……”肖炘杰指了指头顶遥遥欲坠的钟乳石，冷冷地说道：“恐

怕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活埋在这里。”

这个大厅般的地方，其实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溶洞，溶洞顶的钟乳石一条条如剑般向下生长着。这些钟乳石的造型十分奇怪，并不是通常的锥形，而是纺锤形。中间大，尖端和连结洞顶的两头反而很细小，如果用炸药的话，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铜门没有炸开，巨大的破坏性，却让这些形态奇怪的钟乳石连接岩洞顶部的一头断裂，纺锤形的钟乳石纷纷落下。若这支队伍一路闯过来，最终是这样覆没，也未免太搞笑了一点。

弗雷特看了看周围，然后把目光停留在了苏从云的身上，淡淡地说：“我知道钥匙在你那里，拿出来吧。”

苏从云的身后有一个佣兵用枪指着他，虽然他并没有像丹木一样双手被牢牢捆住，可是这个时候也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从背包里拿出那把由七个青铜构件拼合成的钥匙。

弗雷特接过钥匙，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将钥匙朝锁孔塞进去，正想要扭动钥匙，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退后了几步，踢了一旁的楚汉一脚，冷冷地道：“你去把门打开。”

楚汉看着后面的枪口，只能无奈地走上前去，然后开始用尽全力去扭动钥匙。

可是，那枚青铜钥匙像是锈在了里面，不管他用多大的力气，竟然纹丝不动。

弗雷特也看出了他并非是假装，立刻上前来试了试，可是结果没有任何改变。

沈万年看着这扇巨大的铜门，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来的路上突然出现了脚步声，弗雷特脸色一寒，立刻有三个佣兵

将枪口对准了那里。

很快，一个人有些狼狈地扶着墙脚走过来，看到黑洞洞的枪口后，立刻识趣地举起了双手。但是看他脸上的表情，似乎早就料到这个结果，并没有感觉到惊讶和意外。

进来的人是张淮国，几乎是看也不看肖炘杰等人，很明显，对于这几个人在迷宫中阴了他们一把，心中还是有着很深的成见。

“我知道他们有办法进去。”张淮国突然开口说道。

“哦？本来我还在想，俘虏未免太多了点，幸好你觉悟得还算及时。”弗雷特不经意地说道，似乎这些人命在他的眼里，随时都可能被牺牲掉。

“我们来此之前，曾经收集了七枚刻画有古蜀国的什么七图腾钉的符文的玉石，这些玉石上的符文和他们这些人中除了楚汉外的七个一一对应，同时也和人的七窍对应，如果你仔细一点看的话，就能从这扇铜门的花纹中看出一张人脸的样子，而在七窍的位置，有可能会找到镶嵌玉石的小孔。”

弗雷特往后退了两步，仔细朝铜门看过去，过了约半分钟，果然让他看见铜门的花纹走向，依稀地勾勒出了一张纵目人脸的图像。而在这副图像的七窍的位置，似乎有着七个微微的凹进去的地方。

拔出鞋筒中的匕首，将凹陷了一点的小孔中的灰尘和铜锈掏出来，最终出现的，果然是七个能够容纳石块的坑洞。

“玉石呢？”弗雷特的脸上洋溢起了笑容，满意地朝张淮国点了点头，问道。

“在那个老教授身上。”

沈万年闻言，有些无奈地从背包里拿出那七枚已经缺失了精气的玉石，在弗雷特的威逼下，按照一定的顺序，一一将玉石安放在正确的位置，然后吃力地拔出青铜钥匙，再重新插入锁孔。那些放置玉石的地方，发出轻微咔嚓声，然后玉石开始朝青铜大门里面收缩，最终消失不见。

“就这么容易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弗雷特呆了呆，对沈万年说道。

“你也说过，这个世界上对于古蜀文明的了解，比我更深入的人并不多。”沈万年斜靠在大门上，微微喘气，似乎刚才那小心翼翼的动作，耗去了他大部分精力。

两个佣兵过来将他扶走后，弗雷特深吸一口气，然后走上前握住钥匙的柄，然后开始转动。虽然还是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可是这一次，钥匙毕竟是开始转动了。

很快，大门发出刺耳的机括转动的声音，这扇不知道封闭了多久的青铜大门，终于一点点打开了。

所有人都戒备地盯着里面，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等大门内外的空气交换了一阵，一个佣兵熟练地往里面扔了一个点燃的火折子样的东西，确定能够在里面持续燃烧后，才押着九个俘虏朝里面走去。

周围有一股淡淡的腥臭味道，虽然不知道这种腥臭是从哪里的来的，可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警惕。

几乎所有佣兵手上的狼眼手电都打开了，但是对于这个空旷的大厅来说，这些手电的光束还是犹如萤火之光。

弗雷特正要说话，突然走在最后面一个佣兵，发出一声惊呼，手

电掉落在地，滚了几圈，然后停下。

空气中淡淡地腥臭，突然之间就被血腥味所取代。几个佣兵将俘虏们挤成一团集中看守起来，而剩下的，立刻朝失踪的佣兵跑过去。

那个佣兵是从原地消失的，但并不是无迹可寻，就像有什么东西，从天空中降下，然后将他给叼了去。

肖炘杰等人一下就想到了在八阵图中的破茧魔蛾，虽然后来一度怀疑在八阵图的迷雾中遇到的一切都是集体的幻象，但是那只魔蛾强悍的实力，还是给他们，有其是丹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安静的黑暗中，传来令人牙酸的咀嚼声，谁到知道，被咀嚼的，到底是什么。

有一个佣兵受不了这压力，举起枪疯狂地朝天空扫射，可是除了在这空旷的大厅里带起沉闷的枪响以及要担心跳弹外，没有伤到黑暗中的存在半点毫毛。

但是，枪口喷出的火光，也让人惊鸿一闪地发现了在这大厅的中央，在一个巨大的祭台前面，有一株布满铜绿的青铜神树。

神树和三星堆博物馆中的青铜神树造型很像，只是大小几乎是那座神树的七八倍，祭台前的青铜制作工艺，就算是今天，要铸造这株近二十米高的神树，恐怕也十分困难。

肖炘杰无法想象，要铸造中央一株桐树，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需要消耗多大的人力物力，那几乎是能让一个小国破产的地步。

周围慢慢亮了起来，似乎沉闷的枪声，惊醒了这里的光明。

但是肖炘杰很快就发现，这些光明，竟然是一只只体型硕大的萤

火虫带来的。

无数的萤火虫，朝这个大厅的中间的位置聚居，最周全部汇聚在中央的青铜神树的顶部，亮度在缓慢但是鉴定地增加，渐渐汇聚成一个小小的太阳。

不管是肖炘杰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体型这么大，尾部的荧光这么亮的萤火虫，每一只萤火虫发出的光亮，简直相当于一只接近10瓦的小灯泡了。

数以万计的萤火虫汇聚起来，即便这是一个直径有几百米，高有三十多米的巨大大厅，也被照得一片明亮。

也正是这个时候，众人才看清楚在青铜神树第二层的一根树枝上，一只似人似蛾的怪物，正津津有味地啃食着失踪的那个佣兵的尸体，而它的旁边，还有一条长两米多长蚕一样的东西，在贪婪地吸食这具尸体的流质。

是九顶山中见到的那只蚕一样的怪物！

肖炘杰和丹木立刻认了出来，而这蛾人，也明显比九顶山中遇到的要大了一号，虽然腹部反而要小些，但是健壮的程度，却要高上不少。

几乎不用人招呼，无数的子弹立刻朝这两只怪物倾斜而去，那只蛾人赤红的眼睛里闪过一抹凶光，突然振翅飞了下来，丝毫不顾子弹将身上击出无数小孔，无比凶残地将领头的一个佣兵的脑袋抓下，然后扑向下一个。

“快放开我！”丹木突然对身后的佣兵说道，这个佣兵也并非是没有见过类似怪物的菜鸟，可是这个，还是被吓得有些傻了，几乎是机械地，用匕首将困住丹木的尼龙绳挑开。

丹木获得自由后，马上给肖炘杰和西玛等几人解开绳索，弗雷特抱着头躲在一边，看到这一幕，正要呵斥，可是最终，还是没有出声。

不管怎么说，先对付大厅里的这两个怪物，才是正经。

但是让人绝望的是，无论这个蛾人身上出现多少伤口，本来以为下一刻就会被击杀，可是很快，那些伤口就又慢慢愈合，就像对方根本是不死之身一样。

不死之身！

弗雷特的眼中突然现出贪婪的光芒，这，不正是自己的目的所在么？

“动用B号方案，抓住它，一定要活捉它，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弗雷特大吼道。

佣兵们犹豫了一下，可最终，还是有大半都纷纷从行军背包了拿出一个坚固的不锈钢密封盒子，随后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支针剂，朝自己的胳膊扎了下去！

针剂里面的绿色液体，很快被分解，吸收，然后朝通过这些佣兵的血液循环系统，注入到心脏里面去。

仿佛是王心脏里打了一支强心针，这些佣兵的心跳，突然之间加快起来。

如果是正常人达到这样的心跳速率，恐怕早已经死亡，但是对这些本就身经百战体能远远超出常人的佣兵来说，却还不至于致命。

何况，这样的情况都是那支药剂带来，药剂中的某些神秘成分，本就会短暂地保护着佣兵们不受影响。

这个变故没有瞒过耳力极好的丹木，在他的感知中，注射了药剂的六个佣兵，就像是六个巨大的发光点，浑身的气血都变得无比强大，就算是他的巅峰时期，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药剂，副作用一定很大吧，在短时间内将人的潜力，完全压榨出来……”丹木暗自想着，可是手中却没有停，夺过那把已经勉强用顺手的开山刀，朝蛾人进攻而去。

“组织实验室里的产品，真是越来越多了……”萨迦德淡淡地嘀咕了一句，不管怎么说，这种药剂是他之前行动的时候也没有配发过的，很明显，应该是一种含有大量肾上腺素的能透支人体潜力的药剂，估计都是组织进行长生研究所取得的副产品。

六个面色变得狰狞可怕的佣兵，舍弃了手中的枪支，然后徒手扑了过去，和那只蛾人扭打成一团。

这些佣兵的样子看上去如同疯魔，眼睛赤红，口鼻中都不时有涎水留下，很明显是出于一种本能战斗的状态，但是那支药剂的力量也的确惊人，原本不过是被屠杀的食物，仅仅是因为一支药剂，这些佣兵的战斗力，提升了三倍还不止。而这个提升幅度，已经足以让原本的食物，变成可以抗衡蛾人的有力对手。

很快，蛾人身上出现了数道伤痕，虽然它的自愈能力依然惊人，但是架不住人多，伤害出现的速度，远远大过愈合的速度，不多久，它的翅膀也被扯掉了半边，另一半也是伤痕累累，至于身上，更是鲜血淋漓，看上去无比恐怖。

这边战斗正酣，一旁的肖炘杰却慢慢地朝生长着青铜神树的祭台摸过去。

祭台约有三米多高，简直就相当于是个监视的大铜房子，肖炘杰绕着祭台走了一圈，大致推算出这个祭台的周长是十八米多，也就是

说，祭台每一边的长度大概是四米多接近五米。

在祭台的中间位置，肖炘杰突然定住了，那里的一幅隐隐约约的图画，正是他在梦境中看到过的祭祀场面，无数的身缠兽皮或麻布的披头散发的古蜀先民，正在朝三个长相各异的怪物叩头祭拜。

这三个怪物分别是一条戴着面具的巨蚕，长着翅膀的蛇和像是鹰又依稀有点蛾人影子的飞行怪物。

这些怪物，就是所谓的神的本来面目了吧？在上古的时候，这些来自异世界的恐怖生物，曾经利用古人类当时的愚昧和无知，统治了数千年的时光。

直到金属工具的出现，人类才有了对抗它们的底气和力量，并且最终在一些神秘存在的帮助下，一举将这些所谓的神灵封印在大禹地宫之中。而这一切，都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就算是最资深的历史学家，也无法从字里行间寻找到真相的踪迹。

或许真相也曾被记载，可那是用巴蜀图语这种神之文字写成了，当今世上除了沈万年能够读懂小半外，其余能被人破译出来的，不过是寥寥可数的几个单独的字而已。

看着这幅图画，肖炘杰的心中没来由地再次出现那个宏大的祭祀场面，然后跟着里面一个祭祀模样的人，一字一句地念诵着古老的祭文。

这些祭文和沈万年在念诵巴蜀图语咒文的发音很像，但又有着些微的细小的区别，就算是沈万年，也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

巴蜀图语最大的神秘之处，并不在于这种文字已经失传或它的稀少，而在于这种文字介于文字和图画之间，但是每个单字包含的信息量，更是极大。

比如汉子，常用的也就几千个，就算算上一些生僻字，也不过才几万个，可是这几万个字，几乎能表达这个世界一切可以用文字表达的事物。

而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英文，虽然只有26个字母组成，但是要用文字将世界描述清楚，却需要几百万甚至更多的单词。

也就是说，单个的汉字说蕴含的信息量，要远远高于英文或其他拉丁文字。而巴蜀图语，现在发现的不过才几百个，就算还有未被发现的，估计总量也不过一两千而已。

用一两千个文字，就能表达当时的一切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甚至还有一些现代人类无法理解的神秘现象，巴蜀图语所蕴含的信息量，可以说是在现今已发现的文字中，绝对居于首位。

这中文字普通人并不能掌握，即便是在当时，也只有最尊贵的祭司，才能学习这种被称为神之文字的艰深文字。

现在肖炘杰在幻觉中听到的咒文，似乎是蚕丛王朝的大祭司，在获得真正的神启后，开始封印镇压邪魔而念诵的祭文，需要献出无数的牲口、财宝还有奴隶，才能最终完成这场几乎耗尽了整个蚕丛帝国国力的祭祀。

第四十五章　蚕丛宝藏

神树顶端由无数硕大的萤火虫组成的太阳，也似乎发出了更加明亮的光芒，地面上伤痕累累的蛾人口中发出尖锐的呼啸，随着地面的不停抖动，这个蛾人如同见到了生死仇敌一样，不管不顾周围的攻击，直接扑向肖炘杰。

旁边守护着的丹木一声冷笑，然后突然出手，干净利落地将蛾人的两条大腿卸下。

可是蛾人还是没有死心，两条巨大的前爪勾住地面，艰难地朝前面爬行。而它双腿被斩断的部位却有肉芽在如同虫子般蠕动。这么严重的伤势，竟然也在缓慢地自我修复。

丹木怎么可能再给它机会，猛地朝上跃起，开山刀刀尖向下，一下就从背心将蛾人牢牢地钉在地面上。

旁边的两个佣兵脸上还是一副痴傻的表情，涎水留了一地，可是绷紧的肌肉，还有通红的眼睛，无不说明了他们正处于肾上腺素大量分泌的特殊状态。

虽然他们暂时无法全部控制面部肌肉，可是自身的实力却在瞬间提升了三倍，这样的药剂，要说没有副作用简直是不可能，可在当前的情形下，却能起到关键的作用。两个佣兵放弃了一切防御甚至是武器，直接扑到还在不停挣扎的蛾人身上，然后奋起神力，不停地朝蛾人身体的脆弱部位击打。头几下蛾人仅仅是吃痛，挣扎得更加卖力，却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可是这两个佣兵的拳头却越来越重，到最后，几乎每一下都能让

这蛾人嘶哑着低呼一声，然后身上的力气，也开始消退。

青铜神树上那条缠绕的大蚕一样的生物，嘴里发出呲呲的叫声，然后肚子一股一胀，从嘴里喷出一股白花花的丝线来。这些丝线一看就带着极大的粘性和韧性，估计这个大家伙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捕食的。

一个佣兵正好被这束蚕丝喷中，这些丝线一样的东西，一下将这个佣兵裹住。

很快，就算是这个佣兵已经注射那种极大提升身体机能的药剂，甚至连痛觉也降低到一个最低点，可现在竟然止不住惨嚎起来。那些看上去白花花的，没有害的丝线，不停地朝他的肌肉中侵去，不时有淡淡的烟从侵入的地方冒起。那些丝线，分明是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这些丝线似乎要一直腐蚀下去，直到将这个佣兵的骨头都给勒断。

还有清醒意识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地离那扬起头，样子看上去无比凶恶的大蚕一样的东西远了点。

这怪物动作迅速不说，还能导致人产生幻觉，连近身的攻击，居然也如此犀利。

可是那怪物的样子，看山去竟然十分着急，很快，它将一对凶狠的大眼，对准了脸上出现古怪表情，但是明显意识还在模糊状态的肖炘杰身上。

丹木脸色骤变，找准那个蛾人颈部的关节位置，然后一刀刺了下去，蛾人发出拼死的嘶嚎，除了几个保持在本能战斗状态的佣兵，周围的人都脸色苍白地捂着耳朵退开，连丹木也不例外。这种嚎叫的声音，居然像是某种频率极高的超声波，对人体的伤害，却是连他这么强悍的身体，也不能避免，

不过他那一下选择的角度，实在太刁钻了，几乎一下切断了蛾人

头部和身体的神经连接，那几个脑子已经迷糊的佣兵，很快就让这个蛾人的嘶嚎低了下去，然后渐渐地失去了生命的气息。

丹木长吸一口气，然后提着刀朝青铜神树上攀登去去。

这株青铜树已经不知道存在几千年了，可是看上去除了底部有一些铜锈之外，竟然还像是新的一样，攀登的过程中感觉到金属的冰冷和光滑，不时需要躲避那巨大的蚕一样的生物喷涂的丝线，丹木几次都有惊无险地差点掉下去。

那生物极为狡猾，似乎知道这个曾在老巢的时候见过的人类能够伤害到自己，等丹木快要接近的时候，竟然灵活地向上窜去，很快到了神树的顶端。

顶端的巨大萤火虫“轰”一声，四下飞散，周围的光线暗淡了一点，可是四散的萤火虫，依然将这里点缀得如同梦幻的星空。

只是这副美景，配合地面上的人类和蛾人的尸体，还有一个连骨头都开始被腐蚀的佣兵，却怎么看都有些诡异。

肖炘杰的双眼一片茫然，突然开口，按照一种古怪的腔调和语气，开始吟诵一段古老的咒文。

这咒文和他在幻象中看到听到的那段蚕丛王朝大祭祀念诵的咒文，一模一样。

沈教授呆呆地看着他，他知道肖炘杰虽然对于数理无比精通，可是在巴蜀图语上，还不及自己的弟子苏从云。

他不可能将咒语念得比自己还要专业和流畅。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肖炘杰现在的状态，绝不正常，这完全是出于一种类似被什么东西俯身的状态！

当时的西玛会被那自称是“神”的东西俯身，在这蚕丛宝藏之中，作为封印了几个神灵的强大国度的宝藏，里面就算是有一些灵异的事情发生，也不是不可能。

何况一路过来见到的一切，都极大的颠覆了众人的认知，或许古蜀人在某些方面是极为落后的，但是在部分技术上面，尤其是青铜的提炼和合铸造上，或许不会比现代人差。甚至，在那巨大的工坊里发现的青铜机关人，就算是现代科学，也不一定能够复原制造。

而古蜀文明，自古以来就以神秘著称，其中关于巫祝方面的文化，更是带着几分灵异的色彩。其他人对此尚且没有太大的感觉，可是在古羌圣山上经历了诡异的旅程的七个人，却是知道这个古老的文明中，宗教、神学、祭祀等，都是带着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特质。

现在的肖炘杰，怎么看都是处于一种在宗教上被称之为“神降”的状态，作为人类的身体躯壳，临时性地被神灵或者其他超自然的东西俯身并且传达这些存在的意图。在一些特定的宗教场合中，或者是一些可以通灵的特定人群中，这样的现象虽然看山去无比神秘，但也并非是不存在，只是概率极低而已。

随着肖炘杰口中的咒文念诵得越来越大声，那只巨大的蚕一样的生物，开始表现出极端烦躁的情绪来，不停地在青铜神树的的顶端徘徊盘旋，巨大的口器中发出嘶嘶的声音，不时有淡绿色的黏液滴下来。

而那生物的眼中，更是人性化地显出一丝恐惧的神色来，对于一只蚕来讲，出现这样人性化的眼神，无疑是极端诡异的事情。

可是没有谁去在意这只巨大的蚕状生物身上的异状，因为祭台上传来和机械运转差不多的声音，还有开始朝外剥落的石质外壳，似乎在预示着，这里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上帝啊……研究所的专家们没有猜错，这个地方，真的有着让人长生的东西，这是神的恩赐……”弗雷特听着那些咒语，脸上突然现出激动的神色来。在和蛾人的战斗结束的时候，他就拿出背包里面的一个笔记本大小的仪器，小心翼翼地收集了一些蛾人的体液，然后放入仪器里面检测，仪器里面给出的生物活性的数值，大大地超越了他的认知。很明显，就算这个蛾人身上的提取物不一定能够真正让人长生不老，但是这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改善人的体质，让人的生命延长一些，却并非不可能。

何况，对于肖炘杰现在念诵的这些咒语，弗雷特也不是一点都听不懂，这十几年组织的主要研究方向，早已经从最初的西方或埃及、印度的古老传说，转变到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神话传说中来，由此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巴蜀图语作为中国西部最神秘的古蜀王朝中重要的语言文字，自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他能听清楚一点简单的字节，也在情理之中。

很快，随着肖炘杰的声音渐渐高亢起来，祭台的中心位置，缓缓地向上隆起，像是升起了一根粗大的柱子。

不过这根柱子只向上生长了一米三四就停下了，看柱子的顶端造型，居然是一个类似玛雅金字塔般的形状。

所有人都愣住了，在这里看到过无数的灵异事件，甚至是肖炘杰现在如同被附身的状态，大家的神经都多少有些麻木，可是在一个东方古老王国的宝藏里面，居然看到了一个和玛雅金字塔极端相似的造型，这多少都让人有时空错乱之感。

在金字塔的四面，分别雕刻着四副完全不同的图像，一副是蚕一样的生物，一副是像鹰又依稀有些传说中凤凰的影子的鸟，一副是长着羽毛的蛇。最后一幅，也是正对着众人的一副画，居然是一个带着黄金面具，有着圆柱形双眼的夸张化的人头像！

肖炘杰念诵的咒文，突然停止了，盘旋在青铜神树顶端的蚕一样的生物，发出嘶嘶的叫声，突然闪电般朝那金字塔形状的柱子顶端扑去。丹木冷哼一声，手中的长刀一闪，已经脱手而出，将巨蚕透体而过，巨大的力道，更是带着巨蚕的上半部分身体，狠狠地扎进后面的石壁中。

巨蚕发出凄厉的叫声，不停地挣扎，绿色的黏液顺着刀口流了一地，可是丹木这一下完全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那把合金长刀也足够坚固，那巨蚕挣扎的力道尽管很大，却也被牢牢地钉住，怎么也挣不脱。

肖炘杰双眼中一片茫然，机械地来到弗雷特面前，弗雷特脸上闪过一丝戒备，退后了几步，低声向还能站立的几个佣兵吩咐道：“拦住他！”

佣兵们扑过来，肖炘杰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只是口中吐出几个晦涩的字节。

这些佣兵颤抖了一下，就像是处于食物链末端的食草动物，突然间遇到了霸王龙这样的顶尖生物一样，几乎是本能地恐惧起来，不管他们的血管里注射了什么短时间内提升战斗力的药物，也无法抑制这种源自生物的本能恐惧。

就连弗雷特，也开始微微发抖起来，心中的恐惧，随着肖炘杰的接近而不停提升，就像走过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某种洪荒巨兽一般。

“钥……匙！”肖炘杰的口中，用一种完全不是他平常的强调，吐出这连个字。

弗雷特一呆，几乎是下意识地，将背包递了过去，背包里面除了各种小巧而先进的仪器外，还有那枚青铜钥匙。

肖炘杰看也不看那些或许无比贵重的仪器，拿起那枚钥匙后，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敏捷，窜到祭台之上，然后将手掌，轻轻地按压在金字塔的顶端。

血液一下流了出来，却诡异地被金字塔吸收，很快，金字塔原本的苍灰色，带了一点诡异的暗红。在机括的转动声中，金字塔的四个面，开始朝外散开，如同突然绽放的莲花，在莲花的中心位置，一个粗大的锁孔，正好能够容纳那枚得自古羌圣山的由七个青铜构件组成的钥匙。

肖炘杰没用什么力，轻轻地转动着，一圈过后，“嘣”地一声，似乎有什么弦断了。众人先是没有在意，可是仅仅是过了几秒钟，这个大厅，却开始震动起来。溶洞顶部的纺锤形的钟乳石，开始随着这震动的频率，开始不停落下。周围传来一阵阵惨叫，几十米的高度，就算是一颗小石子落下，也足以让人受到严重伤害，何况是这种重达百斤的巨大钟乳石？就算是丹木，只要一不小心被这些石头碰到，恐怕也是不死即伤。

不少人都惊慌地朝大厅的边缘位置逃去，毕竟在边缘被砸中的概率，要小得多，也有几个还保持着意识的佣兵躲到青铜神树下，可是青铜神树虽然坚固，却也抵挡不住接二连三的巨石落下，很快就被砸断了不少枝桠，然后将下面的几个佣兵压成肉泥。

只有沈万年稍稍犹豫后，便不顾一切地拉着身边的苏从云朝祭台跑去，很快就从台阶上了祭台，然后闭上眼，像是在赌什么。一起有过古羌圣山经历的几人，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跟了上来

地面开始出现裂缝，不仅有烟气升腾起来，甚至，还有一丝硫磺气息冒出来，周围的热度开始增加，就像这个溶洞之下，已经离岩浆极近一样。

来的入口被掉落的石块堵住了大半，要清理出来不是什么容易的

事。尽管顶部的钟乳石渐渐地不再掉下，可是要想在这种环境下存活下来直到有人救援，却不是容易的事情。

那有一人多高的祭台的地步，也露出一个大洞，里面金光闪闪，竟然像是有不少黄金物品。

周围的震动渐渐停止，如果不是满地的碎石和新增的几具尸体，还有受伤的人，谁也不会想到刚才竟然经过这样一场大难。奇怪的是，站在祭台中央的肖炘杰，竟然一点事也没有，似乎这个祭台的位置，是经过精心设计过，祭台顶部，并没有那种一看就十分危险的纺锤形的钟乳石存在。

而在关键时刻躲在祭台上的七个人，除了被掉下的钟乳石摔裂的碎石溅射到一点外，也幸运地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可是其余人就远没有这么幸运，楚汉被一块石头砸中了腿部，虽然没有生命危险，可若不及时处理，这条腿肯定是废了。

张淮国也是倒霉，一根钟乳石掉下来的时候，正好砸在他的头部，虽然他旁边的奎四及时将他推开，但最终还是被石头擦破了头皮，被砸晕过去。

在场还能完完整整站着的，就只剩下奎四、弗雷特和一个佣兵队长，其余人，非死即残。

“宝藏……果然是宝藏！”张淮国幽幽地醒过来，却顾不得头部的疼痛，只一眼就看到了裂开的祭台中，那些金光灿灿的黄金制品，还有隐隐约约能看到的玉石。

古蜀王国的宝藏，以黄金和玉石为主，现在看来同样珍贵无比的青铜器，在那个时代也不过是稍稍贵重的东西，对于王室来说，还远称不上是宝物。

祭台开裂的幅度更大了，在祭台上的几个人尖叫一声，掉了下

去，虽然被下面的宝物咯得生痛，但跌落在一堆小山般的黄金玉石中，却还是有种格外幸福的感觉。

第四十六章 逃出生天

这个时候，肖炘杰眼中的迷茫神色开始退去，渐渐恢复了清明，这一下跌落，更是完全痛得清醒过来。

周围的情况让他大吃一惊，很显然，刚才他从念诵咒语开始，所有的一切并不记得了。

弗雷特眼中也射出贪婪的光芒，不过不是对一地金灿灿的黄金制品，而是对一个约一米七高的青铜鎏金人俑手上拿着的玉瓶。

根据研究所的专家们多年对古蜀文明的研究推断，这个按照当年的蚕丛王塑造的青铜鎏金人像，就是当年的蚕丛王的化身，这个戴着黄金面具，双眼空洞的人像手中的玉瓶，很有可能就藏着长生的秘密。

组织自从成立以来，每年都投入天文数字的经费，进行各种能够延长人类寿命的研究，基因工程，意识转移，甚至生化病毒研究，都曾经是组织的重中之重。

可是后来结果表明，要通过基因工程找到长寿基因，或者进行优化基因的调试，这是个无比艰难并且投入数字不菲的研究，就算是组织再持续五十年的投入，也未必能看到成效。

这样的结果是渐渐着急起来的组织高层无法接受的，于是当互联网技术和脑科技术兴起后，意识转移的研究同样被提上日程，而这，还是二十年前。

可最终无数次的实验表明，这根本就是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至

少在百年之类，这项研究同样看不到任何效果，除非人类在对大脑和意识的认知上，能够取得革命性的突破。

至于生化病毒研究，这让大多数高层的委员所排斥，谁也不愿意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最终换来的是一副充斥着各种危险病毒的躯壳。

当组织将目光投向了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并最终将圈子一点点缩小，最终锁定了中国四川地区的古蜀文明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文明会给组织如此众多的惊讶。

从二十三年前开始，系统而全面地对古蜀文明，还有巴蜀图语的研究，成为组织的研究所的重点项目，为此组织甚至关闭了两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实验室，将里面的研究成果永久性的封存。那些成果中，有很小的一部分，无疑于是人类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尤其是基因和生化研究上的某些附带的成果。

可是这些成果，都比不上对于古蜀文明的彻底理解后带来的震撼，这个文明，居然是曾经向统治了世界的，高高在上的“神”挑战的文明！

最终的结果，竟然是这个文明在受到重创渐渐消亡的同时战胜了神灵，并且终究让其他地区的文明，得以顺利发展。

这些所谓的神灵，当然不是任何神话传说中有过记载的，而是只在一些口耳相传的古老部落中，隐隐有所提及的“古神”。

古神曾统治世界，古神曾引导人类文明，可是最终，古神被当时奋起反抗统治的人类英雄……杀死！

神死了，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一切。

可是神不会被真的杀死，它们只是被重创后封印，在沉睡中等待

力量的恢复，然后苏醒，重新降临。

神毕竟是有着某种奇特的力量，譬如赐予凡人永生。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就有不少人从神那里得到长生不老药，比如后羿，再比如号称数百年神化不死的蚕丛王！

在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中找出蛛丝马迹，无不说明了这具蚕丛王青铜鎏金人像手中捧着的玉瓶，无疑就是长生的希望。

得到它，然后交给组织的研究所，长生的秘密，就在眼前。

弗雷特激动了，由不得他不激动，金钱、名望，甚至长生，就在他眼前。

他朝前踏出一步，然后跌跌撞撞的朝那堆黄金器具走过去。其实他是想绕过去，直接去取人像手中的瓶子。

不远处的张淮国，眼睛突地红了，口中先是喃喃自语，最后大声地吼叫起来："我的……我的，都是我的，不许抢，你们都不许抢……"

他突然抓起地上的一把军刺，然后跃起，动作一点都不像是脑袋被砸伤，奎四想要拉住他，却被他挣脱。

那个佣兵队长眼色一厉，立刻上前挡在弗雷特身后，手中的一把匕首朝上挑起，只要张淮国继续向前冲过来，无疑是在自杀。

"找死！"奎四大吼一声，然后扑过来，手上没有任何武器，可是他的手，就是最犀利的武器。右手似乎突然间胀大了几分，然后朝那个佣兵队长的脖子捏去。

佣兵队长的身手，即便是一般的特种兵也不一定能战胜，自然感觉到这一下对自身的威胁。手中的匕首朝上一挑，朝奎四的手腕划

去，可是匕首还没到，却突然感觉背心一痛，是丹木将一柄玉石雕刻的小刀，用力甩出，尽管这名佣兵背部的肌肉在紧急时刻绷紧了，可是那把石质匕首，还是插入后心有两寸多。

奎四的手掌，毫不客气地切在他的脖子上，佣兵队长的脖子发出可怕的喀嚓声，颈骨竟然断裂，头一软，无力地垂下，眼中再没有半点生机。

“那是我的！”张淮国脸色狰狞可怕，手中的军刺朝后一挥，奎四完全没有防备到这一下，军刺竟然深深地扎进了小腹，还能感觉军刺残忍地搅动了一下。他脸上露出及其古怪的神色来，似乎怎么也不相信，自己刚刚救了一命的兄弟，居然这么没道理地给了自己致命一击！

奎四缓缓地倒了下去，腹部的军刺离开了伤口，血液顿时如同泉涌。他用手捂住腹部，可是军刺造成的伤口太过骇人了，根本捂不住，而且作为练武之人，原本能够控制部分肌肉收缩暂时止住流血的，但腹部肌肉本来就少，又被破坏了大部分肌腱，这种控制竟然起不了半点作用。

随着鲜血的流出，奎四的眼神渐渐涣散，只能迷迷糊糊地看着这个昔日的兄弟，像一匹饿狼般，再次朝弗雷特扑过去。

“白痴！”弗雷特低声骂了一句，飞快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类似吹管一般的东西，只是这东西似乎是用按压发射的，他在这东西的尾部旋转了一圈，轻轻一按，一支小巧的袖箭，立刻钉在了张淮国的肩头。如果不是他及时侧身的话，这支袖箭恐怕正好钉在他胸膛。

张淮国晃动了一下，想要继续刚才的动作，可是很快，他的动作僵硬下来，越来越缓慢，最终完全停止，像是凝固的雕塑。

而他的整个人，居然变得真的如同雕塑，皮肤上，甚至出现的石

质的纹理。

“能将人石化的小玩意儿，让大家见笑了。”弗雷特停住脚步，将那吹管一样的东西对准了裂开的祭台下的几个人，一对七，这个胜算可不大。

“当然，我最多能对付两个人，可是，变成石头然后死去，这种痛苦，到底是哪两个人愿意尝试呢？”他一边警惕地笑着，一边用手轻轻朝旁边的张淮国一推。

轰隆一声，像是巨石倒地，但是这石头的质地却很脆，很快裂成了几块。

张淮国裂成了几块！可是没有半滴血液流出，就像弗雷特推到的，本来就不过是一块质地脆弱的石头而已！

“果然是……可怕的东西啊，不过可惜，你也是白痴一个。”丹木冷冷地说道，弗雷特政要嘲笑着反驳，脚下却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一个趔趄，丹木抓住机会暗藏在手中的几枚金豆子，立刻射出，一枚正中他的手腕，另外两枚，分毫无差地射如他的双眼。

弗雷特惨叫一声，能将人变成石头的生物制剂掉落在地，用手捂住了双眼，可是指缝中不时有血液流出来，整个人都痛得摔倒在地不停抽搐。很显然，他这双眼睛，肯定是瞎了。

刚才绊住他的是断了一条腿，一只装死躲在一旁的楚汉，这个家伙早得到肖炘杰的的眼色，在关键时刻，好歹是没有让肖炘杰失望。

“好了，总算是暂时安全了，或许我们应该，清点下战利品？”西玛眼睛放光地说道，她的眼睛，同样是盯着那个人俑手上的玉瓶。

肖炘杰没有理会她的提议，马上跑下祭台，朝楚汉走去，撕下一个佣兵的背包，从里面找到了军用外伤喷雾器，然后用两把军刺作为

支撑物，将楚汉的断腿勉强用纱布包裹起来。

忙完了这一切，他才回到宝藏旁白，这个时候西玛和沈万年等，已经把那个瓶子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刚才弗雷特的表现，让他们就算不明白里面到底是什么，却也知道瓶子里的东西贵重无比。

“钥匙呢？”肖炘杰看着忙碌的众人，突然问道。

“钥匙不是一直在你手中么？难道还在锁孔里面？”丹木奇怪地问。

“不，不是那把青铜构件钥匙，而是……打开地宫大门的钥匙，它说过，钥匙就在蚕丛宝藏当中……”

“可是这里，根本就没有钥匙啊？”萨迦德也是一脸的冷汗，找不到钥匙，进入不了地宫，按照那个所谓的神的说法，他们可是全都得因为眼部的诅咒，而一一死于非命。

“我记得，我在九顶山的时候，好像捡到过一些东西，也不知道有用没有……”丹木心中一动，从怀里拿出了在九顶山无底深渊中，找到的那个探险者的遗物，一个笔记本，还有一个青铜盒子。

“很精巧的结构。”沈万年接过后看了半天，然后用一种复杂的语气说道。在那个时代，能够制造出这样精巧的盒子，简直让他叹为观止。

不过想想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说当年的青铜文明已经发达到能够制造完全靠机括之力推动的青铜机关人的地步，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根本就不再话下。

西玛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是类似密码盒一样的东西，找准位置解开盒子上面一层薄薄的铜板后，现出一个打乱的拼图。对于西玛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玩具，思考了一阵，开始以极快的速度拨动那些活动

的拼图。

大概十几分钟过后，盒子发出轻微的响声，打开了。

在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两件东西，两根圆柱形的铜棒，尖端的位置，稍稍圆润，还带着残留的镀金的痕迹。

“这东西怎么用？”看着这两截不过十多厘米长的铜棒，西玛有些头疼。

肖炘杰看着铜棒思索了半天，眼光无意间落在青铜鎏金人像上，身子一震，立刻想到了用途。

他飞快地将铜棒拿在手上，然后朝青铜鎏金人像走过去，将铜棒当成是两只眼睛，安装在人像的空洞的眼眶中。

换了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认为这两根铜棒和眼睛相关，可是这里是蚕丛宝藏，蚕丛王，目纵，十几厘米的眼球虽然夸张，可这本身就是古蜀文明表达眼球崇拜的信仰下的夸张化艺术造型。

等到两只眼睛都安装完毕，铜像上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波动。人像上的黄金面具，渐渐脱落，露出里面生满铜锈的粗糙脸部轮廓。

那似乎是正在一只睡着的洪荒巨兽的旁边，本来一切都小心翼翼地生怕惊动了对方，可这个残暴而强大的存在，不经意地翻了下身，自然是会吓坏众人。

这股诡异的波动传递过来无数的意念、记忆，大部分都是支离破碎，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和古蜀王国，还有最后的一场祭祀活动相关。

至于所谓的钥匙，其实不过是一段似通非通的咒文，完全由巴蜀图语构成的咒文，不管是肖炘杰还是沈万年，都一时间无法完全掌

握，只能死记硬背下来。

末了，脱落的黄金面具一下掉在地上，甚至出现了一些因为碰撞的凹痕。确定周围不再有超自然的因素，流了一声冷汗的沈万年心有余悸地说道："这些所谓的古神，到底是些什么怪物啊，几千年前留在这里的一股意念，居然都如此强大，如果真让它们复活过来，恐怕人类文明就真的完了……"

"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都能杀死、封印它们，过了几千年了，我们的武力提升了何止万倍，对付几个来自异世界的古老生物，应该不成问题才对。"萨迦德在一旁说道。

"不会那么简单，以前是我们太看轻他们了，以为有了现代武器，要对付他们就轻而易举。"肖炘杰深吸一口气，捡起地上的黄金面具，看着那个似笑非笑的面具，淡淡地说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如果那些古神没有半点把握的话，就不会等到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就要强行复活，它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这些发现，足以让它们觉得，它们有信心和力量继续生活在这个新世界上！"

肖炘杰的话音刚刚落下，这个大厅再次发生剧烈的晃动，肖炘杰等人一惊，顾不得那么多，立刻带着黄金面具和青铜钥匙以及插入人像眼中的两枚铜柱离开祭台的范围，萨迦德则是不要命地抱起地上的玉瓶，丹木抗起不远处的楚汉，这里也只有他才有这个体力带着一个人走。

沈万年万分不舍地看了一眼地上的各种宝物，他倒不是舍不得这些财宝，而是放不下对这些黄金和玉石器具的研究价值，最终，只能匆匆地和苏从云拿了几件明显是刻画有巴蜀图语符文的玉器，然后狼狈地跟在肖炘杰和丹木的后面朝外冲去。

地面的裂口更加大了，幸好溶洞顶部的钟乳石已经掉得差不多，不用太过担心最大的危险。溶洞中的热度越来越高，这已经不是里面

的机关力量能够达到的破坏程度，完全是自然之力在发威。

不过，随着地面的震动加剧，原本封堵了大半的入口，这个时候竟然松开了一些，众人正要从来时的原路返回，轰隆一声巨响，溶洞的顶端突然裂开一个大口子，一道匹练似的水柱，从上面冲了下来。肖炘杰脸色古怪，这个溶洞，竟然不是在山腹中，而是在湖底？

不过时间已经由不得他们继续犹豫了，水流不停地冲下，那个顶端的裂口也越来越大，不时有碎石随着水流掉下来，让溶洞重新变得万分危险。而最让人郁闷的是，随着流下的水灌进地底的裂缝中，和地下高热的岩浆接触，马上发出渗人的奇怪响声，大量的高温水蒸气，从地下蒸腾而起，让人犹如在蒸笼中一样难受。而四处弥漫的硫磺气息，也让人明白，这些地方的气体，肯定是带着毒素。

本来像是没头苍蝇一样再也找不到入口的位置，身上却忽地一轻，然后被一股大力推动，那是倾泻而下的水流，已经让溶洞中的水位上涨，并且带着众人朝地处冲去。

众人差点魂飞魄散，低处，那不是有熔岩的地底裂缝么？就算丹木这样的强人，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还是会死得不能再死吧？

不过，这种担心很快消失了，跌跌撞撞中，众人似乎落入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然后顺着水流，一直朝一个弯弯曲曲的通道冲去，就像第一次进入古羌圣山中的那个地底暗河一样。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肖炘杰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被冲到到岸边。

他使劲地咳嗽着，呛出不少水来，可是看着手中的黄金面具，还是多少露出些欣慰的笑容。黄金面具在三星堆博物馆中，怎么都是国宝级文物，而自己手中居然有一个更加完整和精致的，这样的收获，也不算小了。

但是他的笑容很快就僵硬了，还有几个人就躺在不远处，分别是丹木、楚汉、柳蘅和西玛，而萨迦德还有沈教授师徒，却是怎么也不见踪影。

他们，难道是被水冲到下游，还是在最后的变故中，根本就没来得及出来？肖炘杰的心头闪过一丝阴霾，拖着疲倦的身子，开始和几人会合。

目录

第一章 上古神话
第二章 白石寨
第三章 旺达释比
第四章 祭山会
第五章 驱邪
第六章 识海残魂
第七章 古堡迷踪
第八章 陷阱
第九章 冥婚
第十章 血魂晶
第十一章 血灵诞生
第十二章 派系
第十三章 血尸
第十四章 矿坑魅影
第十五章 丹木的野心
第十六章 玉髓妖灵
第十七章 意外
第十八章 混战
第十九章 目的
第二十章 研究所
第二十一章 枪声
第二十二章 黑雾
第二十三章 他们
第二十四章 大手笔
第二十五章 消失的时间
第二十六章 再聚首
第二十七章 最老世家
第二十八章 大禹故地

第二十九章 魍魉
第三十章 上古战神
第三十一章 意外收获
第三十二章 虫术
第三十三章 古蜀传承
第三十四章 泥石流
第三十五章 息壤
第三十六章 祭台
第三十七章 仪式
第三十八章 密议
第三十九章 地宫入口
第四十章 星空秘藏
第四十一章 洛书
第四十二章 壁画中的历史
第四十三章 黄雀在后
尾声

版权信息

书名：巴蜀图语III：大禹地宫

作者：鱼离泉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2月

ISBN：9787505429871

版权方：成都万有图书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上古神话

肖炘杰从帐篷里走出来，不由得苦笑不已。

大规模的搜索已经进行三天了，还是没有沈教授师徒和萨迦德的消息。

出了蚕丛宝藏后，他们联系上省公安局和文物厅，然后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寻找沈教授他们的下落。

那几件得自蚕丛宝藏的文物，几人商量过后最终选择了在文物厅的人介入之前藏起来。不是他们想要贪图这几件宝物，而是这些几件已经至少有几千年历史的东西，关系到他们能否找到大禹地宫，并最终解除几人眉骨上的七图腾钉诅咒。

在生命的威胁面前，这也是不得以而为之。何况，那些所谓的古神肯定是有自身的打算，这次花了如此大的心思来寻求重新复生苏醒，肯定还会有许多现在不知道的后手，而这些事就算上报上去，也不一定能引起重视，甚至可能被斥责为歪理邪说，蛊惑人心。

不管是所谓的神还是上天选中了他们，即便不是为了全人类这么崇高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小命着想，也容不得他们在这件事上有半点闪失。

等武警到来后，肖炘杰一直处于严密看管的状态，如果不是柳衡和楚汉为他作证，尤其是上面似乎有人在保他，恐怕早已经被直接当成犯人审讯。

在警察眼里，他可是有着“前科”的，再说当初是他“骗”走了沈教

授，沈教授的失踪引发的负面影响，让省厅也非常被动，对肖炘杰这个始作俑者，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丹木和西玛都在警察来之间就已经离开，西玛的身份可疑，丹木的手头有无数条蝎尾菊雇佣兵的人命，蚕丛宝藏里面死的人被垮塌的大山埋着还不用担心被发现，可是外面死的那些人，总要有个交代。

而在此地出现携带枪支的国际雇佣兵，其中有不少是有着双重国籍的，还有部分是来自边境的黑恶分子，尽管现在都变成了尸体，也让众多前来的公职人员捏了一把冷汗。

幸好是在这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如果是在哪个大城市中，到时候造成的恶劣影响怕是会让不少人的帽子被摘掉。可是现在，既然这些人已经成为了尸体，却很可能通过一些运作，让整件事情成为一笔不小的功劳。

“搜捕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看来要么沈教授他们是被压在宝藏中，要么就是和萨迦德离开了。”柳衡从隔壁的帐篷走出来，看着发呆的肖炘杰轻轻地说道。

“任何痕迹都没有么？如果在寻找大禹地宫的过程中少了沈教授，恐怕难度会提升十倍都不止。”

“没有，他们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搜索队甚至将搜索的范围的扩展到周围十多公里，还是没有发现他们三人的踪迹。”

“那下一步，是要回蓉城么？我可不想二进宫……”

柳衡“扑哧”一笑，捋了捋额角被风吹乱的头发，说道：“看来你对看守所有缘……不过放心好了，现在事情既然牵扯到国际雇佣兵，就已经不是你这个小人物能够左右的。上次山爷的案件，就已经将你的祖宗十八代都查清楚了，基本上没有人会认为是你勾结他们。何况山爷手下的那批大佬，现在就剩下毒寡妇一个人在蓉城支撑着几家夜总

会，也算是除了一害，你这次根本就不用担心再被抓进去。再说，苏从云似乎上次就为你的案子动用了不少关系，他为什么会这么帮你我虽然没有想清楚，但也能看出在国内现在有一股很强的势力，并不愿意看到你失去自由。不过，在找到沈教授之前，被限制行动，那是肯定的。”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有人希望我们做这个追寻那些古神踪迹的前锋吧？”肖炘杰淡淡地说，这几天他将最近两个月发生的事情串联起来，发现在幕后，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暗暗地帮助自己等人，帮他们解决一些可能出现的麻烦，而目的，就是让他们能顺利找到那些古神的躯体。

他也怀疑过苏从云，毕竟当时是他和那个年轻的军官一起将自己从研究所里保释出来的。而且那股势力还很可能和赋予自己巫力的神秘人有关，至于为何会选上自己等人，却是不得而知。

搜索再次进行了两天，终于得到了一些线索，在离这里二十多里远的一条乡间小路上，有山民看见过描述中的三个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几人，看起来那个老头和年轻人模样的，似乎很不情愿的样子。

是萨迦德挟持了他们？肖炘杰心中马上闪过这个念头，却又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按理说几件有价值的文物都在自己和丹木手里，沈教授不过是对巴蜀图语有独到的见解而已，如果不配合自己身上莫名其妙得来的巫力，更本就没有太大的用处，为何对方还要挟持沈教授师徒？

在得到线索后，搜索队将主要目标都放在了追查萨迦德的身份上面。在国安方面的配合下，这个身份多变的特工的资料，已经摆放在了负责这次行动的夏磊手头。

夏磊看着照片中笑得一脸安详的萨迦德，淡淡一笑。

他想起来那些来自西方的合作者对这只老狐狸的评价。

胆大如虎，狡诈如狐。

这个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曾经潜入国内，最终在各个世家的虎视眈眈下，陪着一名西方考古学者带着一件珍贵的古蜀文物扬长而去。

也正是那件文物上的资料，让国外的那个组织在对古蜀文明和巴蜀图语附带的神秘力量的研究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尤其是情报中的那些符文子弹，据说在埃及和南美丛林中的上古遗迹探险时，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根据家族得到的情报，那种符文子弹，甚至能够用来对付许多至今人类的科技无法理解的存在。

他当然清楚那个组织最终谋求的是什么，而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一些超自然的力量。

在研究出那些符文子弹和相关的符文武器之前，要想以现代火器对付那些超自然力量，每次都是要用数条人命去填，这不仅耗费惊人，也让捕捉非人类的强大生命体的行动无比困难。可是现在，这种在国际黑市上异常珍贵可以说有价无市的子弹，却被带到了国内。

不管是世家还是军方，对于这种子弹都异常感兴趣，可惜的是，柳衡手上的那枚符文子弹，竟然因为那个幸运的家伙而被消耗掉了。

“队长，要不要将那个小子拘留起来？不管怎么说，当初沈教授都是因为他才被劫持的。而且听我们审讯楚汉得出的消息，不管是他还是柳警官，和萨迦德以及另一个女特工的关系，都极为密切。”旁边一个心腹说道。

“不用了，他不过是小杂鱼而已，怎么可能是萨迦德那个老狐狸的对手？不过是他们放置的烟幕弹而已。”夏磊淡淡地说道，老实

说，对于肖炘杰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他完全是带着居高临下的不屑，即便是情报里显示，这个家伙很可能拥有在上古时期也受到尊崇的巫力也是一样。

现在毕竟不是当时神权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拥有巫力在那个时代或许会被看成是神灵的使者而受到各个世家的敬畏，但在现在，即便是被极大削弱后的世家，只要没有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而生存到了今天，在占据了现代社会的不少资源后对巫术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敬畏，并不感觉到有多么了不起。

肖炘杰的巫力再怎么强大，就算威力能相当于一般的枪支，可是对于他这样的世家子弟来说，能动用的能量，可并不仅仅是表面掌握了一个小小的刑警队队长的资源这么简单，他甚至能够动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搞来一些大威力的武器，这些武器就算是上古时候对付正式的巫师或祭祀都绰绰有余，更不要说肖炘杰这样只掌握了半吊子巫力的家伙了。

“可是柳警官和他……”心腹有些犹豫地说道。

“我说过不用！”夏磊的语气转厉，那个心腹一惊，恭敬地弯下腰，慢慢退开，不再言语。

“柳家虽然早就没落了，表面上看和一般的工薪阶层都没有区别，但也不是那个来自小县城的土包子能够觊觎的。现在他们走得近，不过是因为她还没有明白自己真正的身份而已。”

那个心腹额头一个劲地冒汗，他虽然也隐隐知道一点夏磊的身份，却以为这种身份是夏家的老爷子带来的，却没有想到出生在单亲家庭看上去没什么背景的柳衡，似乎身份也很不简单。

他知道夏磊以及和他交往密切的一些年轻人，都有着极大的能量，而和他们不太对路的另一批年轻人，似乎在各方面都不逊色他

们，只是显得更加神秘。

他们的身份并非是传说中的太子党那么俗套，在他们的背后，似乎总环绕着一层神秘的光环，这些光环所代表的势力都隐藏在暗处，平常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但是若需要的时候，哪怕是只露出一鳞半爪，也足够让普通人感觉到惊骇无比。

三个小时后，等萨迦德等人的踪迹再次被发现，已经是离这处山区百里开外了，可是那之后这群人就像失踪了一样，再也没有任何踪迹。

这让省厅大为震怒，如果负责这次营救搜索的不是夏磊，负责人不被就地免职才怪。

可即便是以他家的背景，回到省城后依然受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沈教授的身份非同小可不说，他的弟子苏从云，其家庭在首都虽然也不过是一个大商人，却也有着相当大的能量。

至少，他的不少知交好友，都属于京城里有名上层交际圈子，这个圈子外人要想融进去非常困难，他能以一个商人之子的身份加入其中，本身就说明了他的身份绝不简单。

而上次肖炘杰能顺利脱身，同样离不开他的帮助。苏从云的失踪，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是比沈教授失踪更加让人焦头烂额的事情，如果他被绑架出国，引发的地震甚至可能波及到一些隐藏得极深的古老家族和国际上一些同样庞大无比的古老组织。

肖炘杰和柳衡等人同样回到省城，被限制了行动的他除了偶尔和柳衡见见面外，偶尔也会和丹木打个电话，但却什么都不敢多说，他知道自己的电话九成是受到监控。

因此他唯一剩下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就只能是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和网络上搜集一切和世界各国上古时期传说相关的资料。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传说虽然都有着各自的民族特色，但却也有几个共同点。

第一，上古时期曾发生过一场几乎毁掉整个世界的大洪水；第二，上古时期曾发生过神魔大战；第三，上古时期是有不少非人形态的“神灵”在统治人类，比如玛雅的羽蛇神，中国的烛龙、西王母（山海经中记载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可见西王母原本是非人的形象，仅仅是“像人”而已，只是后来再流传过程中才渐渐女性化和温和化，成为面目端庄的王母娘娘），日本的八歧大蛇等等。这些神灵不同于人类文明觉醒后创造的宗教或神话中的神灵形象，而是被称为“古神”的亦正亦邪的强大生命；第四，各国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关于末世的预言，也都有关于“世界树”的传说……

这些共同点，让肖炘杰感觉到有趣的同时，也暗暗惊惧，很明显，如果那个自称是“神”的生命体没有说谎的话，这些共同点似乎有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只是这些历史被后人口耳相传，已经和本来面目有了不少改变。

如果说前三个共同点都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的话，那么如同玛雅预言的末世预言，是否也就意味着人类的末世真的即将到来？那些所谓的神灵若一旦觉醒，即便是对于拥有现代武器的人类来说，也不一定拥有战胜它们的实力。

不是说那些神灵有能超越人类现代武器的威力，而是它们能够蛊惑和改变人心，这是比核武器还要强大千百倍的力量。

武器的威力再怎么大，归根到底也是需要人来操控的。试想当这些神灵彻底觉醒，明白了现代武器的构成，然后控制某个掌握核武器

的国家元首，甚至不用它们亲自动手，就能将人类完全从这个世界抹去。

当然，如果它们真的觉醒，是不太可能运用这样的极端手段，毕竟在它们的眼里，人类不过是其统治下的奴隶，失去了奴隶的统治，也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将这些结论拿给柳衡和丹木分享，两个人惊叹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那个所谓的神所言属实的话，这样的推论已经无限接近于真实。

大概半个月后，肖炘杰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那边没有人说话，只有类似于摩尔密码的轻轻敲击话筒的声音。肖炘杰先是一愣，继而明白了，这是有人担心他的电话受到监控，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

不过对方敲击的频率，只不过是类似于摩尔密码，但实际上又似是而非。很快肖炘杰就找到其中的规律，发现这是一种二进制编码，以极速敲击两下代表0或者阴，敲击一下停顿片刻代表1或者阳，然后将这些阴阳变化组合成为八卦中的卦象，再通过易经作为密码本来进行提示。

能对密码学如此精通又知晓一些中国古代数理并和肖炘杰有关系的，除了西玛再也不会有别的人了。

敲击声持续了约有三分钟，等肖炘杰明白了其中的意思，立刻用同样的方式回答收到然后挂断了电话。

做了一些准备后，肖炘杰出门，然后打车朝人流最密集的市区而去。

他敢肯定自己这段时间一定受到严密的监视，这也是西玛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联系他的最大原因。

在市区兜了无数个圈子，最后到达西玛指定的方位，因为用易经作为密码本的关系，具体的地点根本就不可能知晓，肖炘杰可以说完全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肖炘杰回忆这电话中的敲击节奏，喃喃地说出易经中一句。

这句话是说极端状态是不可持久，要发生变化的，但是肖炘杰知道西玛并非是要暗示自己该怎么做，而是将地名直接隐藏在其中。

有些烦躁地四处逛了一阵，肖炘杰的目光，突然停在了一个商城的巨大牌匾上面。

这句话其实也是乾卦中上九的小象，亢龙有悔，上九……难道是眼前的这栋楼？

现在肖炘杰站在的，正是九龙大厦的对面，正好符合这个卦象的意象。

肖炘杰微微一笑，心中开始了然，本来萦绕在心都的疑惑，都一一解开。原来根本无需去琢磨其中的卦象，只需要按照字面的意思去寻找路径而已。

“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肖炘杰几乎是没有考虑，达到六楼后，背对走廊，走到第三个房间。敲门，门没有打开，只是过了一阵，从里面递出来一张小纸条。

上面是一个地址，肖炘杰看过后，开始转身下楼，然后在摄像头的死角，将纸条吞了下去。

按照上面的地址，肖炘杰找到了七百米外的一家小宾馆中，那里已经有人在等待。虽然肖炘杰不认识这个面无表情的男人，但也可以

想象一定是西玛事先安排的。

这个人先是拿出一个比手机略大的仪器，在肖炘杰身上来回扫描了几遍，然后从他的外套纽扣和衬衣衣领中取出两粒黄豆大小的窃听器。这让肖炘杰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开始打开房间内的一台小型收音机开始播放夹杂着电视背景的对话，而对话的声音虽然略微模糊，但还是能轻易分辨是肖炘杰自己的。

肖炘杰大为惊异，看来西玛所在的组织果然神通广大，居然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模拟出自己的声音。

做完准备工作后，这个人取出各种看山去千奇百怪的道具开始为肖炘杰化装。

这人的手法极为熟稔，不过是半个多小时时间，肖炘杰看着镜子中的干瘦中年人形象，几乎不敢相信镜子中的人就是自己。

换过衣服后，那人轻轻敲了下厕所门。

紧闭的厕所门打开，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对方飞快地穿上肖炘杰的衣服，肖炘杰才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个人和自己至少有八九分相似，很明显是也化装后一早就安排等在这里的。

化装成肖炘杰的年轻人带着微型窃听器离开旅馆后，等了十多分钟，那人带着肖炘杰出去。换过几次车辆后，将他带到了郊外的一辆车上才一言不发地离开。

从头到尾，这个人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样严密的保密过程让肖炘杰心悸不已。

开车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看身材竟然无比妩媚，肖炘杰暗骂

了自己一声，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想这些……

第二章 白石寨

他盯着开车的女司机，总感觉对方的身影依稀有些熟悉，终于，他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迟疑着问道：“你是……”

女司机扑哧笑了出来，清脆若黄鹂的声音响起：“看来我的化装技术还算不错，过了这么久才被你认出来！”

肖炘杰摇头苦笑，随即又升起一股疑问，严肃地说道：“西玛，我想知道，沈教授和苏从云，是不是你们组织掠去的？”

“如果我说不是，你会信吗？”西玛幽幽地说道。

肖炘杰摇了摇头，这的确是个很傻的问题，沈教授师徒的失踪，几乎有九成的把握都是和萨迦德有关。

“可是若我说这件事虽然和我所在的组织有关系，却和我无关，你信不信？”西玛一边开车，一边轻轻问道。他开车的方向，赫然便是往都汶一带。

肖炘杰闭目想了一阵，然后带着一点犹豫问道：“你要我如何相信你？”

“现在我也无法拿出我清白的证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组织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

“哦？”

“沈教授是现在对巴蜀图语研究最精深的学者，就算是组织的研究所能开发出基于巴蜀图语所附带神秘力量的符文子弹，但对如此艰

深的语言体系最本质的理解上，还是没有任何人能超越沈教授，所以他的安全你大可不必担心。至于苏从云，我想不用我多说你也应该多少感觉到他的身份同样也十分神秘，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富二代。组织对于这样的人，还是多少会有些顾忌的。”

“蝎尾菊会顾忌国内的一个富二代？就算他还有着官方背景，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些，除非他是部级以上领导的直系亲属还差不多……”

“你们的国家建国虽然不过六十多年，但是政府对国家的掌控却是全世界最稳固的，稳固到连西方一些传承了数千年的组织和任何新兴的财团势力，也无法渗透到内部的程度。何况，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大国，你以为一个无比古老的民族，真正的力量都放在明处么？”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苏从云的身份，绝对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当然，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你毕竟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不如等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好了。”西玛停顿了一下，说出一番让肖炘杰无比郁闷地话。

肖炘杰苦笑了一下，终究没有继续追问，如果西玛现在不愿意说，就算他强行要求也没有什么用，对方毕竟是那个强大无比的组织的超级特工，相信如果铁了心要保守住一个秘密，就算是任何威逼利诱都不会有用。

“对了，我们这是要往哪里去？已经开过都江堰了，难道你还想返回古羌圣山或者那个已经坍塌的蚕丛宝藏？”肖炘杰看着不停后退的车窗外景色，开始转换话题。这大半个小时的对话，带给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

当初他们进入古羌圣山似乎是受到那个自称神灵的生物的精神指引，完全是在无意识或者根本就昏迷的状态下被地底暗河带进去的，现在要想再去寻找入口，哪里会如此容易。

至于蚕丛宝藏，他们在离开茂县前赶来的地质专家就已经断定整座山坍塌了一小半，估计宝藏被坍塌的岩层埋藏在至少几百米深的地底，要想再进去要么完全不计成本花上几十亿资金和几年时间日夜不停地施工，要么就只能祈求老天开眼再度将山脉移开。

“怎么可能？你似乎忘记了，当时我是和谁一起离开的。”

“丹木那家伙？难道是他邀约我们去找他？他怎么不直接给我说？”

“你的电话现在还受到监控，怎么敢直接告诉你？不过柳衡现在也应该得到消息了吧，希望她到时候能够来得及赶过来。”

“难道说丹木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肖炘杰抛开对对先前那个问题的疑问，好奇地问道。丹木为人有些古板，如果没发现什么重要线索，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刻请他们去游山玩水的。

“是的，不过具体是什么，还要我们到了汶川羌寨在才知道。”

“他上次不是说他的家，在茂县么？”肖炘杰眉头一皱。

“茂县是他外祖父的老家，丹木的外祖父是茂县萨瓦寨里的羌人释比，而汶川的白石寨，才是他的汉人父亲曾经因为知青下乡生活过的地方。”

“看来这段时间你们交流得还算不少。”

“怎么？吃醋了？”西玛突然回过头来，手中的方向盘没有半点抖动，朝肖炘杰妩媚一笑。

只可惜现在她的面目是个普通的少妇，这个妩媚笑容的杀伤力，就大大降低。

“要吃醋，也应该是苏从云才对。”肖炘杰淡淡地说道。苏从云一路上都表现得对西玛有些意思，而西玛却因为肖炘杰在数理上的独到见解一直和肖炘杰走得很近，因此苏从云曾多次表露出对肖炘杰的不满。

而苏从云的身份，还有一直以来看似对肖炘杰有意无意的针对，似乎是故意要让人忽略他本来的背景和实力。对方低调的表现，不管是对肖炘杰还是丹木来说，心中都一直是存在疑虑的。

苏从云的身手就算比不上丹木，但比起他肖炘杰来，还是要高明一些，而一直心高气傲的苏从云这一路的表现，却太过平淡了些。苏从云显然是有意在掩饰什么，只是这种掩饰做过了头，反而留下了疑点。

“他？我可高攀不起！”西玛提到苏从云的时候眼中闪过一丝不自然，冷冷地说道。

她并非是什么纯洁得如同白纸的黄毛丫头，而是蝎尾菊的幕后组织培养出来的超级特工之一。论真实实力，就算是两三个肖炘杰加在一起，也不是她的对手，恐怕在他们七个命运连在一起的人当中，也只有丹木这个怪胎能够稳稳地压制住她。对于西玛来说，对苏从云背后势力的了解，远远在肖炘杰之上，因此先前才有肖炘杰和苏从云不是一个圈子的说法。

肖炘杰心中涌起奇怪的感觉，连苏从云这样优秀而又有着神秘背景的男子西玛都不屑一顾，那么她喜欢的男人，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肖炘杰没有自恋的想法，他可从来没有奢望西玛能够喜欢自己，像她这么外表几乎达到完美的美丽女子，又有着极高的智商，还是蝎尾菊这个庞大而神秘的组织的优秀特工，不管怎么不理智，都不可能爱上

他这样一个普通人。

“为何说高攀不起这样的话，以你的美貌和智慧，就算对方真的是哪个国家的王子，能娶到你也是最幸福的事情吧。”肖炘杰打趣道。

“也许现在跟你说这些会让你十分困惑和不解，但是你却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古老的国度，在表面的权力和经济体系之下，还存在着一股强大到可以左右世界力量，任何古老的家族能存在到今天，潜势力都是无比巨大的，在国内，一般被称为‘世家’！”

“世家？真的有这样的玩意儿？我听说一些捕风捉影的说法，当年清王朝覆灭后，不少王公贵族带着大量珠宝财物逃亡国外，他们带往国外的这笔搜刮了整个中国两百多年的财富增长到今天，已经成了可以和任何一个财团相抗衡的庞然大物。你说的世家，难道是指这些祖上有着正式爵位的贵族后裔？”肖炘杰知道这是西玛在故意岔开话题，也就顺着他的意说道。

“他们？”西玛不屑地冷笑道：“和真正的世家相比，或许他们掌握的财富也不算少了，但是却不过是一群土包子和暴发户而已！”

肖炘杰心一紧，连清末王族后裔都不过是暴发户，真正的世家，到底是些什么人？

“你们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话，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家族。其实这话不全对，真正的原话应该是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万年的世家！世家是从远古时期就形成的神秘家族，你们中国人对于家族一直有着远比西方还要严密的传承，就连孔子的家族传承到今天，也有了五百多万的子孙。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世家力量才为整个西方的隐秘势力所忌惮。”

“孔子的子孙虽然号称几百万，但是其中的水分也是不小，读书

人中姓孔的不知多少想要和这位先贤圣人拉上关系。何况这几百万人虽然都说是孔子后人，要想让他们盘根错节的关系完全拧成一股绳，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我拿孔子的后人的数量不过是做个比喻而已，一个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家族，到现在都有几百万人，如果真的是传承上万年的呢？”车已经进入高速公路，西玛没有回头，全神贯注地开车，但是语言却依然犀利中带着点慵懒。

“那是否是说我们现在的所有大姓，在万年前都源于一个祖宗……就算是一个姓有上千万人又如何，关键是没有人能将这些人依靠万年前同一个祖宗这层关系将人联系在一起。”

“你应该知道你们国家的家族传承，有嫡系和旁系的说法吧？不管旁系怎么开枝散叶，不管子子孙孙繁衍到现在已经有几百万还是上千万人，可作为嫡系，始终只有一支而已！”

“你是说，任何一个大姓，到现在都可能有存在一个传承自万年前的古老嫡系？而这个嫡系，就是所谓的世家？”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只是不少世家的嫡系都可能在历朝历代的战乱中死亡，现在还存在的世家传人，其实并不多。”

“但是听起来，似乎西方的地下势力们对此却十分顾忌。既然人数不多，又没有掌握太大的世俗权力，又有什么好顾忌的？”肖炘杰有些不解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掌握世俗权力？”

“在其他国家或许还有可能，但是在国内，是不可能让什么古老家族来掌权的，最多，他们也就能收买一小部分中低层的官员而已。”肖炘杰极为自信地说道，虽然当初他是靠着这些所谓的世家子弟的力量才没有被当成小白鼠关押起来，可若说国内的世家已经强大

到了如此地步，却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的。

“世俗的力量，不一定是指政权，很多时候，金钱、舆论、文化，这些东西加起来所拥有的力量甚至能颠覆整个人类社会的构成。”西玛顿了顿，轻轻地说道。

肖炘杰身子微微一震，如果说整个文化体系的传承，都是由那些世家来完成，而这些世家在国内外又掌握着庞大到可怕的财力并主导舆论的话，那么还真的可以说是具有一手遮天的强大世俗权力。

在一些以阴谋论来描述西方政治经济格局的小说里，西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掌握着世界上大半的银行金融业，甚至间接控制着欧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选举，这样的家族虽然不过才成立短短几百年，但光是金钱产生的影响力，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如果真的存在一些同时掌控着金钱、媒体和文化的家族，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其影响力都足以让任何人和势力不敢忽视。

甚至有一些小道消息，就连一战二战也不过是西方一些隐秘而庞大的家族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操控各国打响的。

“真的有这样的家族么？这怎么可能？从万年前的上古时代就有着传承，这样的家族，到底该是如何可怕……”

“确切地说，我所在的组织，就是西方的古老家族联盟建立的外围机构，而在东方，同样存在能与之对抗的古老家族，也就是所谓的世家。世家的存在让我们始终不敢轻举妄动。其实东方的许多隐世家族，在全世界都通过复杂到极点的股权结构，控制着极为庞大的产业。而人类历史的许多重大发明，你以为真的是那些科学家独立研究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控制和引导人类文明走向的古老家族的支持，许多技术的出现可能要晚几十年，上百年。同样的，为了最大限度的谋取利益，许多有着相当前景的技术都被封存着，不到榨干现有技术最后一分利润时，永远不可能放出来！”

“这个我倒是听说过，比如太阳能等廉价而清洁的能源技术，据说早就到了能够实用化的水平，可是一直被石油巨头压制着……还有当年特斯拉，本来是被誉为继达芬奇后最伟大的科学奇才，却因为和爱迪生公司的技术发展方向争端被一直打压最后落魄而死，不然的话，恐怕世界在几十年前就进入无线传输能源的时代了！”

“其实这不过是最表面的东西，这些古老家族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向全人类隐瞒了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你是说，上古时期和那些所谓的‘神灵’有关的东西？”

“是的，但这也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至于世家联盟到底隐瞒了什么，我父亲曾经通过破解巴蜀图语了解到一些隐秘，但却只得到一些很粗略的线索。后来他莫名死亡后，这条线索就断了，甚至没有来得及告诉我那些研究成果存放在什么地方。”

“二十多年前曾经收购了山爷和手下得到的那青铜器的西方人么？看来冥冥之中，我们还真的有着些联系呢。”肖炘杰喃喃地说道。当年的事情，恐怕就算是那几个被害的土夫子的后人也快忘记了吧，却谁也不曾想竟然在二十多年后，将这些隐秘延续到下一代，并牵扯出了自称是被封印的神灵的奇怪生物。

对话到了这个层面，让两个人都沉默了，接下来的行程有些枯燥，不管是西玛还是肖炘杰，都似乎谈到了某个禁忌的话题，竟是谁也不肯开口多说话。肖炘杰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给仅仅攥紧一样，有深深的疼痛和无力感。这让他有狠狠地扇自己几个耳光的冲动，明明自己心中想着的应该是柳衡才对，可是为什么在西玛面前，居然也会如此情绪失控？

不过说起来，无论是和西玛还是苏从云，他与他们都不是一个圈子的人。苏从云有着神秘而强大的背景自不必多说，就连西玛也是蝎

尾菊的超级特工，自己不过是个会点数理之学皮毛的普通人，就算能在解密上和西玛有些共同语言，可终究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这样的想法让肖炘杰蓦然一惊，自己这是怎么了，他承认无论是西玛的美貌还是神秘的背景气质都对任何男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可是自己不久前不是还在想着柳衡么，怎么这么快却当着西玛的面，反而在考虑自己是否可能和她在一起的事了？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竟变得这么花心，还是抱着吃天鹅肉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眼睛，脑子中一团昏乱，柳衡和西玛的样子交替出现，过了好久才渐渐平复下来。

两个多小时后，车到了汶川，穿过县城下了国道后，拐上了一条小路。汶川因汶水（汶水即现在的岷江）得名，在四川盆地西北边缘，县城威州镇，县城东北和西南分别是龙门山脉和邛崃山脉。著名的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就在汶川境内。其人口构成除了汉族外，主要是羌族和藏族，羌族人口占到接近27%，是国内四大羌族聚居县之一。

汶川被世人所熟知，还是几年前那场罕见的大地震，在此之前，除了一些喜欢旅游的人士和四川当地人，很少知道这个在古代具有重要政治军事地位的小县城。

即便是今天，汶川境内的羌族同胞依然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习俗，作为和汉族一样古老的羌族，这些古老的习俗中甚至有不少华夏初期的原始宗教行为的影子，甚至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在数千年前，羌汉本就是一家，都属于当时的太昊部落，并有着相同或近似的鸟图腾崇拜。

历史上的羌族的一支党项，曾在西北建立过一个强大的政权，可能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政权的名字——西夏。后来西夏被成吉思汗灭亡，部分侥幸得存的羌人开始融入到当地的各个民族中，只有极少数

一路朝西南迁徙。不过如今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族，大多数依然是远古时代的羌族遗留，就算混合了一些被蒙古灭亡的西夏羌人后裔，但所占的比例也不大，和数百年前的西夏政权，实际上关系并非一些学者以为的那么密切，反而是今天四川康定地区的木雅人，和当年的西夏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

可不管怎么说，汶川作为最大的羌族聚居县之一，羌人的根，可以说就有一部分在这里。丹木虽然是羌汉混血儿，但是一直自认为是羌人的他，更多的是喜欢在茂县的萨瓦寨。白石寨虽然是他父亲生活过的地方，可丹木对这里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上次也没有直接回汶川，而是绕过后想要前往茂县，却不知这次为何会在白石寨里等待他们。

白石寨所处的位置十分偏僻，汽车开进龙门山脉后，很快就没有了公路，在崎岖的土路上又开了四十多公里，最后甚至无路可走。西玛将汽车寄存在一家羌族老乡院子里，和肖炘杰一起骑着租来的马匹继续前行。

肖炘杰对于骑马并不在行，反而是西玛倒是乐此不疲，看样子是接受过欧洲的传统贵族教育，对于马术颇有心得。

这让肖炘杰再次感觉到有些自惭形秽，西玛的优秀完全是全方位的，如果她不是顶着一个异国特工的身份的话，简直就是传说中完美的公主。

和丹木会合后，肖炘杰惊讶地发现，丹木眉骨上的凸起，似乎比分开的时候要淡了一点。

这是个让他十分兴奋的发现。

一直以来，自从从古羌圣山中出来，知道自己等七人是中了七图腾钉，时时刻刻受到诅咒的威胁时，所有人都在想办法解除这个诅

咒。

可是不管是对巴蜀图语深有研究的沈教授，还是苏从云求助于京城的著名眼科医生，这些尝试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而现在，丹木眉骨上的凸起，在分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居然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不得不说是个十分可喜的发现，至少证明了他很可能找到延缓诅咒发作的方法，因此才找他和西玛前来。

“知道你有很多疑问，不过，一切等进了寨子再说。”丹木止住了肖炘杰的疑问，抢先开口说道。

肖炘杰苦笑不已，到底是什么事情，让西玛和丹木都变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进了寨子后，五六个十二三岁的羌族小姑娘一下涌了上来，她们身着羌族服饰，有的手里捧着酒碗，还有的拿着像是藏族哈达一样的绸子，只不过这些绸子并非是白色而是红色的。

在这些羌族小姑娘的后面，跟着不少的老人和孩子，反而是年轻人比较少。

肖炘杰微微吃惊，望向丹木，丹木轻笑道：“作为我的同伴、朋友，这可是羌人欢迎朋友的最高仪式，咂酒和献红！”

“厄，我倒是听说过羌人大多好酒，招待朋友会以咂酒为主，还有独具特色的祝酒歌。可是献红又是什么？看起来像是藏族的哈达……”

“不错，这就是哈达，不过是我们羌人特有的哈达，我们羌人一般称之为‘献红’或者‘挂红’。”丹木解释道。

一连喝了三大碗咂酒后，以肖炘杰的酒量也感觉到头脑有些发

昏。好在这些咂酒都是米酒，度数并不算高。

这个时候两个羌族小姑娘分别红色的哈达挂在肖炘杰和西玛的脖子上，然后用黄鹂般清脆的声音说道：“纳吉纳鲁，阿特依娜！”

肖炘杰不停地说谢谢，却不知道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丹木笑着翻译道：“‘纳吉纳鲁’即万事如意；‘阿特依娜’既一生幸福之意。其实羌族‘献红’的来历有一段传说：炎帝为羌人的始祖，炎帝又称赤帝，赤为红色。羌人为世代牢记自己是炎帝子孙，每逢盛大节庆或各种典礼仪式，均以红色为吉庆物，以示永远不忘自己的始祖炎帝。天长日久，这种‘献红’习俗逐步规范成羌族的最高传统礼仪。献红一般是用染成红色的布匹，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会用红绸。”

肖炘杰顿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知道这是丹木完全真心地接纳自己和西玛作为朋友，在羌人的传统习俗中，这意味着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就是可以互相为对方挡刀子甚至献出性命的过命交情了。

西玛也是兴奋不已，尽管她对羌族文化的了解还远不如肖炘杰，可是这些礼节的隆重，还是能看出端弥来的。

被一群人迎进寨子后，两个一路上竟然收获了不少红色的哈达。丹木在一旁解释说羌族的献红和藏族以及蒙古族的哈达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藏蒙的哈达一般只有一条，而羌族的则是人人都可以为客人献红，献的红越多，就代表着祝福越多。

丹木领着两人进了寨子中最大的石头碉楼，这是寨子中的老释比的居所，也是丹木的临时住处。从周围懂汉话的羌人口中，肖炘杰和西玛才断断续续地得知，这些年丹木在国外挣了不少钱，其中大部分都汇回了国内给白石寨和萨瓦寨兴建小学、道路等公益设置，因此丹木在两个寨子中的威信都极高，这也是寨子中的村民热情款待丹木朋友的最大原因。

果然是沾了丹木的光啊，肖炘杰暗暗想到，随即明白今天晚上，恐怕是什么事情也谈不成了。羌人好酒，尤其是喜欢和朋友一起不醉不归的传统，他可是深深明白的。

果然，还不等天黑，一坛坛的苞谷酒和米酒都已经搬了过来，看得肖炘杰头皮发麻，就连身为特工心理素质远比一般人高明的西玛，也暗中变了脸色。

“没事，我跟大家说过你们的酒量一般，他们不会过分灌你们的。”丹木在一旁安慰道。

仅仅是不会“过分灌”，可不代表不灌，在羌人的热情劝酒下，怕是连威望甚高的丹木，到时候也不可能挡下吧？

等到富含羌族特色的九大碗、十三花和羊肉汤端上来，面对丹木和羌民们的热情，肖炘杰知道今天怕是在劫难逃了。

“清凉凉的咂酒诶

伊呀勒索勒哦咿呀勒索勒呀

请嘬请嘬请呀嘬

咂酒诶

一也喝不完

再也喝不完的咂酒也

……”

当一首先是羌语、然后是汉语的清亮“咂酒歌”唱起后，肖炘杰和西玛很快放下心中的担子，什么也不去多想，不管是那些所谓的神灵，还是失踪的沈教授师徒，以及身负的诅咒，似乎在这一刻，什么

烦恼也被完全忘却。

院子里很快有羌民燃起篝火，一头肥嫩的羊羔已经剥了皮洗净后抹上香料，放在木架上，一个老羌民咧嘴笑着不停地转动。羊羔的油脂滴在火堆里顿时发出诱人的嗤嗤声响，不少热情的羌族姑娘已经开始围着火堆跳起舞来，有大胆的不时过来邀请他们一起参与。

这样的情景肖炘杰和西玛都是第一次经历，先还有些放不开，后来酒劲上来，也跟着一起唱啊跳的，这样的情形落在丹木眼里，那丝深深的忧虑终于被压制住了一些，嘴角露出一丝欣慰。

第三章　旺达释比

第二天肖炘杰醒过来后，感觉有些头疼欲裂，昨天晚上一开始他还能够推辞，但到后来却连推辞的话也说不出口，反正都是酒碗端过来，就昏头昏脑地喝下去。还好羌人自酿的米酒和苞谷酒度数并不算高，不然的话他现在恐怕早就躺进医院洗胃去了。

等他洗过脸后总算清醒了一点，走到碉楼外面，在院子里看见已经早早起来慢跑的西玛。昨天来到寨子中后，西玛就换回了原来的装束，本来的面目让周围的羌民都十分惊讶。不过她和肖炘杰都是丹木郑重其事款待的朋友，那些淳朴的羌民也只是奇怪了一下，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

这个寨子的位置十分偏僻，甚至没有公路通往外界，周围更是没有基站，没有手机信号，和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这座碉楼里面的有线电话，因此就算寨子里有人知道西玛的身份，也不可能那么快通知外界，何况这里消息闭塞，根本就没人知道这个看上去千娇百媚的美丽女子，竟然有着神秘而复杂的身份。

“怎么，某个懒虫终于肯起来了？”西玛看到肖炘杰，打趣道。

肖炘杰苦笑了一下，道：“我可不像你，能以是女人作为借口推脱掉不少，老实说，这些羌族同胞实在太热情了，我估计昨晚要是再喝下去，我恐怕今天下午也醒不过来。”

“我们大概还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看来你的酒量有机会得到锻炼了。”

这句话让肖炘杰一个踉跄，这样的宿醉经历有一次就好了，要是

天天来，那不整出胃病才怪。

“别听她胡说，天天像昨晚那样的盛宴，就算你想要继续，寨子里可没有那么多肥羊烤给你吃。”丹木从碉楼的另一头走过来，淡淡地说道。

“嗯，不过昨天晚上虽然酒喝了不少，但也难得放松了一下，这几个月来神经都绷得太紧，这样轻松一下也是不错。”

“总算你这小子体会到我的深意，要不然我可不想继续耽搁一天时间。”丹木微笑道。

“好了，既然都是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兄弟，就不说这些客套话了，这次叫我们来，到底是发现了什么东西？你可不要告诉我，你眉骨上的诅咒减轻，和这个寨子一点关系也没有。”肖炘杰忍不住问道。

“如果真的一点发现也没有，我就不会让你们过来了，吃过早饭后，跟我走吧。”

强忍着好奇，肖炘杰和西玛都以最快的速度吃过早点，或许是明白他昨天醉酒的缘故，今天的早餐比较清淡，但一大盆煮熟的土豆却让两人傻了眼。当看着丹木好整以暇地将土豆剥皮然后吃掉，两人才有些不情愿地照着做。

原本肖炘杰和西玛还以为这样的吃饭肯定难以下咽，谁知拨开一层皮才发现这土豆个头不大，却清香扑鼻，和在菜市场买的个头巨大外表光鲜的大棚土豆大不一样，蘸着佐料竟别有一番风味，西玛在连吃好几个后甚至差点噎住。最后两个人和丹木一起，用了二十多分钟才将早餐解决掉。

丹木带着两个人进入寨子后面的山林，这里的山并不算高，只有一千多米，白石寨就在两座大山中间的夹缝里。

寨子里的人将这两座山分别命名为白石山和萝卜山，一座是因为山上多白石得名，另一座则是因为形状像一个巨大的萝卜。

山上的植被十分茂密，还保持着比较原始的自然生态。不过这里的羌民经常上山采药或打猎，久而久之也开出了一些小道，现在丹木带着两人就在这些小道中来回穿梭，时间一长肖炘杰就感觉有些头大，如果要他独自返回，恐怕有八成的可能都会迷路。

走了两个多钟头，来到山林深处，前方隐约传来狗的叫声。前方有人家。

再往前走了十几分钟，肖炘杰和西玛几乎同时发现前方有一个简陋到极点的茅屋，在茅屋的后面，是一个两米多高的山洞，洞口用石头勉强堆砌成门，狗叫声就从里面传来。

丹木快步走到茅屋外面，在看上去破烂不堪的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恭恭敬敬地说："旺达诗卓，丹木带着朋友来看你了。"

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一些瓶瓶罐罐被碰翻到底的声音，然后门吱呀一声开了。丹木连忙地退到一边，恭敬地再次喊道："旺达诗卓，丹木向你请安了！"

这是一个看上去行将就木的老人，穿着土蓝色的羌族传统服饰，头上带着一顶看不出是何动物的皮毛，腰间是一个已经破损严重的羊皮鼓，手里颤颤巍巍地拿着半米多长的水烟。

"哦祖古那，吉珠咪，子革不热！"老人缺了几颗牙齿的嘴里吐出一句含混不清的话。

丹木连忙在一旁解释："旺达诗卓是在向你们说'早上好，姑娘、小伙们'。"

肖炘杰和西玛连忙回礼，但却不知道怎么称呼对方，看丹木的样

子，对这个老人恭敬异常，肖炘杰心中一动，从老人腰间的羊皮鼓和这身蓝色的衣裳，立刻联想到老人的身份，很可能就是羌族中最神秘的释比。

两个人几乎同声说道："你好……"

丹木向老人翻译过后，看了肖炘杰一眼，介绍说："这是白石寨的释比巫师旺达诗卓，旺达是释比大人的名字，诗卓是对他的尊称。"

旺达释比将三个人请进屋子后，众人才发现这里其实和一般的农家小屋没有什么两样，在墙角甚至还有沾着泥土的犁和锄头，看来旺达就算贵为白石寨的释比，一把年纪了日常还是坚持自力更生地干着农活。

"旺达诗卓今年已经一百零六岁了，他从二十八岁就成为盖卦受印的正式释比，到现在已经七十多个年头，就算是在四个羌族聚居县中，也是资历最深的释比之一。"

似乎听出丹木是在夸赞自己，旺达释比的脸上洋溢起笑容，深深的皱纹里除了羌人本身的淳朴之外，似乎还藏着无穷的智慧。

看着这个年过百岁的老人，肖炘杰心中升起深深的敬意，这不止是对老人本能的尊敬，也是对生命，对古人的智慧经验的尊敬。

他对释比了解不多，却也知道释比拜师学艺是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首先要看人，只有记忆力强，能吃苦，心无恶念之人方可拜师授业。挑个好日子，一遍一遍的教，传内不传外，传真不传假。羌族的唱经大概有几十万字长，没有文字，全靠师傅口授，学艺短则三年长则九年，拜师后能学成盖卦者屈指可数。

旺达释比能在二十八岁就成为盖卦的正式释比，除了自身悟性和记忆惊人外，更难得的是有着远胜常人的毅力。

何况，自从他掌握了巫力之后，对于在羌族中的地位和巫师无异的释比，就更多了一分神秘和期待感，他也想要看看，释比作为流传到今天最古老的巫祝，是否能给自己一些指引，让自己能稍微掌握一点身上的巫力。

还不等他开口，旺达释比已经叽里咕噜地说出一长串羌语。

丹木侧耳倾听了一阵，然后看着肖炘杰，轻轻说道：“旺达诗卓说，在你的身上，他闻到到了不好的味道。”

肖炘杰自然不会以为是昨天烂醉如泥没有洗澡而让身上有了异味，他明白这个老释比一定看出了自己身上的巫力，似乎不是那么简单。

一直以来，在那座古蜀墓穴时，那个神秘人诱导他继承了墓穴中的巫祭的巫力，他就感到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对方不可能平白让自己获得这些超自然的力量，不管他背后到底是什么目的，又和那些所谓的神灵有什么联系，自己身上的巫力，就算偶尔会帮助自己度过难关，但终究是一股无法完全掌握的力量，让他不得不小心对待。

旺达释比继续抽了一口水烟，继续说着，丹木在一旁忠实地翻译：

“神灵的力量，恶魔的力量，在你体内相互交织，如果不能守住本心，最终你会被自身的力量吞噬掉，成为力量的奴隶，那个时候，你将不再是你。”

“也就是说，如果我不能彻底掌握体内的力量，我的神智可能被吞噬，成为一具傀儡？”肖炘杰问道。

帮他问出这个问题后，旺达释比沉默了一阵，过了好半天才将手放在肖炘杰的额头。

他的另一只手时缓时慢地敲着腰间的羊皮鼓，嘴里念念有词。

肖炘杰只感觉到身上升起一股玄妙的感觉，体内原本不知藏在何处的巫力，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威胁，突然涌了出来，似乎在对抗着某种力量的入侵。

旺达释比的额头渗出了汗水，念诵经文的声音更加急促，枯槁的手颤动不已，肖炘杰的额头感受着他手掌的粗糙和冰凉，同时无数的图像和含混不清的声音似乎凭空出现在脑海之中。

丹木和西玛都吃惊地望着两人，却是谁也不敢说话，他们都明白旺达释比似乎正在进行某种能个仪式来查探肖炘杰体内的巫力，如果被打搅，后果不堪设想。

过了良久，旺达释比念诵的经文蓦地一停，手掌也停止了颤动。

他将手从肖炘杰的额头移开，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摇摇头，从墙角拿出一块带着尖角的石头，在地面的石板上不停滴画着。

地面十分坚硬，旺达释比的手指枯槁却有力，白石的石英石在石板上画出一道道简陋的线条，不多时，肖炘杰就看出这些线条组成的简陋至极的图画要表达的意义。

那是一个挣扎着要从一个巨大的茧中出来的男人，在男人的身后，一边是正常的人影，一边是长着一对弯曲长角，身上覆盖着鳞片，背后还有双翼的魔人虚影。

在不远处，一条蛇一样的生物，或者更像是蚕一样的生物，嘴巴里正不停地吐出丝线。

三个在蚕丛宝藏中经历了那诡异的历险的人，立刻认出了这条生物正是那种巨大的蚕，只不过从画面的比例看，图画中的蚕比蚕丛宝藏中遇到的要大上几十倍。

肖炘杰看着这幅图画，冷汗一下就冒了出来，从茧中挣扎出来的男子，还有远方的巨蚕，这些都是他在梦境中曾经出现过的画面。

那真的是逃不过的梦魇和预言么？这是否意味着冥冥之中，自己终究也会走到这一步，成为呈放在祭台上的祭品，作为那些巨大的生物的食物？

不，就算是自私地为了自己，这样的未来，也绝对不能接受！

肖炘杰的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戾气，不管那些自称是神灵的巨大生物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想解脱封印重新像上古时代一样统治人类，还是想要回到它们原本的空间，这些非人的存在，都不能让它们如意。

就算现在因为诅咒的缘故，自己以及身边的人还不得不一步步按照它的安排走下去，但是到了最后的关头，自己绝对不能让它们达成目的，那不仅仅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终结，或许更会像玛雅预言一样，这个世界依然存在，我们也存在，但世界却不再是我们的世界！

“你身上的力量，是诅咒的源泉，甚至，你身边所有人的诅咒，其根源都来源于你身上的力量。”旺达释比再次沉声说道，丹木一脸古怪地将这句话翻译出来。

“什么，是因为我？”肖炘杰的心一下沉了下去，如果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话，那这么说来，是他害了身边的这些朋友？萨迦德那老狐狸和身份神秘的苏从云也就算了，丹木、柳衡、沈教授甚至是西玛，都是他不愿意伤害的人。

“不用这么紧张，我想旺达释比的意思，是说你身上的力量只是提供诅咒的所消耗的力量之用，就算没有你，如果那个东西想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手脚，也不是办不到。”西玛轻声安慰道。其实她才是所有人中最恐惧的，在古羌圣山所在的空间的时候，她有很长一段记

忆完全是空白，时候萨迦德他们告诉她，她曾被那个神灵的精神控制，甚至以神灵代言人的身份，提出了对肖炘杰他们几人的要求——

在大禹地宫中揭开封印，让神灵的躯壳复苏！

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后果，就是所有人都会像之前的七个被诅咒者一样，成为一具面双目凸出，面带诡异笑容的尸体！

“我明白，如果说我们七个人身上的诅咒是一个连成一体的大阵的话，那么我就是作为阵眼的能量提供者。我不会自责到要自残的，因为就算我死了，你们身上的诅咒也不一定能够解除，相反因为我的死，还可能让你们身上的诅咒失去力量供应而提前引发。”肖炘杰苦笑道。

看来从一开始，诱导自己继承巫力的神秘人就知道古羌圣山，也知道自己等七个被选定的人会被接引到古羌圣山并成为神灵的使者。

那到底是什么人，是神灵的信徒，仆役，还是有着其他更深沉的目的？

这个念头在肖炘杰的脑子里盘旋了一圈就不再去多想，现在那个人的线索半点也没有，还是看看旺达释比还要说什么。

他有一种预感，这次丹木将他们两个人叫来，肯定是因为旺达释比有对付诅咒的办法。

一个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巫祝流派，一个有着七十多年祭祀做法经验的年老释比，就算获得的巫力比不上他体内潜藏的，也不会差得太远。

而在对古老巫术的造诣和了解上，肖炘杰相信这个世上能比眼前的老释比更精通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还记得我们在蚕丛宝藏中抢出来的那几件物品么？”丹木问道。

“怎么可能不记得，还不到一个月呢。你不会是想自个儿独吞吧？”肖炘杰从刚才的负面状态中缓过神来，打趣道。

“那些东西都保存在我这里，前几天，我将这些东西拿给旺达诗卓看过，旺达诗卓参悟了几天最终还是在那些东西上，找到了一些缓解诅咒的方法。”

“真的？”尽管他早就料到这个结果，可是肖炘杰还是有喜不自禁之感。

一直以来，那个诅咒都像是沉甸甸的大石，一直压在他的心头。不是他怕死，而是如此诡异的死亡，怎么也让人有些恐慌。

“你认为旺达诗卓有必要骗你么？”丹木横了肖炘杰一眼，说道。

“当然不会，只是，听到这样的好消息，难免有点激动。”肖炘杰嘿嘿一笑，强自压下心头突然涌起的喜悦。

“不过别说我打击你，这种方法，极端危险，并且不能保证完全成功……一切都看你们自己的造化吧，旺达诗卓的年龄大了，能够借用的天神力量已经不多，总之是否能缓解你们身上诅咒的症状，只能看运气了。”丹木有些黯然地说道。虽然旺达诗卓现在的身体还很硬朗，但是对于一个一百零六岁的老人来说，尤其是在连续施法后，肯定会大大消耗自身的精力，将来还能活多久根本就不清楚。

不过旺达诗卓似乎有自己的考虑，这个老人勤苦一生，膝下也有儿孙，但是年老后反而坚持住进白石山深处，就连儿孙一年到头也难得见上一面。可是这些年来，却反而让他悟透了不少上坛经中的高深经文，似乎已经能够触碰到一些禁忌的东西。也只有在精神上达到无限空灵，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这片似乎有灵性的大山，才能获得这样的成就，而这在现代社会，几乎已经找不到人能够做到。

第四章　祭山会

“线索是在那件黄金面具上发现的，旺达诗卓说，这件黄金面具，其实不止是象征王权那么简单，而是一件法器。”

“法器？”

“是的，法器。不管是现在的佛道或者基督，其实都有法器的说法。一般来讲，法器是指受到过神灵祝福，拥有法力的器具，或者说根本就是神灵曾使用过的某种物品，因此残留了神灵的部分意志气息，但不管是哪种，都说明了法器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东西，任何民族的传说中都有。”丹木缓缓说道。

“这点不用给你来说，可是大部分所谓的法器，其实都没有什么法力之类的，要么是具有历史意义或宗教意义，要么其实就只是举行一些宗教仪式所必须的道具而已……”

“拥有不可控制的巫力的你，难道不想使用这件法器？”西玛突然有些捉狭地笑道。

“不想，一点都不想。这件黄金面具诡异得很，如果让我戴上它，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它所控制。我敢打赌，这黄金面具，应该是带着某个强大存在的残留意志在上面。”

丹木低声用羌语翻译着，这破烂的茅草屋里，突然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鼓掌的是旺达诗卓。

老人用含混不清的口音开口说了几句，丹木马上翻译道：“旺达诗卓在赞扬你聪明，居然一下就说到了点子上。不错，这黄金面具上面，的确有某个强大存在的残留意志，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不过，这些残留的意志，却并非是属于那些让你担心的古神的，而是人类英雄

的。”

“蚕丛王？”肖炘杰心中一动，呼吸也有戏急促，问道。

“不错，蚕丛王……蚕丛王号称数百年神化而不死，其实不死的不是他的身躯，而是他的意志。蚕丛王残留的意志，就一直在这黄金面具上面，任何一个继任的古蜀国统治者，都会继承蚕丛王的意志，成为新一代的蚕丛。这，才是蚕丛王不死的真正秘密。”丹木冷冷地说道：“至于长生，西玛，你背后的那些大人物大概是想岔了，这世上怎么可能出现真正地长生？其实这不过是一场莫名的闹剧而已。”

“可是……那个瓶子呢？”

“我们在蚕丛宝藏里发现的，传说中里面有长生的琼浆玉液的瓶子。”

“是的，除了它还能是哪个？”

“瓶子早就被萨迦德带走了，我想他之所以那么着急将沈教授师徒带走，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以为自己找到了传说中的长生秘药，却不知道，这根本就是基于一个荒谬的认知。”

“荒谬？我看不见得吧？至少，蝎尾菊以及背后的组织，已经通过对古蜀文明的研究，尤其是巴蜀图语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那种符文子弹你也见识过，威力巨大，就算是现代轻型武器，也未必就赶得上。”

“那玩意儿根本就无法做到量产。”丹木的语气有些不屑。“如果说到对现代武器的了解，恐怕我和西玛都胜过你一百倍。那种符文子弹的确是威力巨大不错，但是说起来还是赶不上几百块钱一发的火箭弹，最多也就和枪榴弹的威力差不多。但是这种子弹的成本……西玛，我想你多少都会有所了解吧？”

西玛微微一笑，朝丹木点头道：“不错，这种子弹的成本，不是任何国家或组织能够承受的，只可能是用于小股精锐武装，绝对不可能扩大规模成为制式装备。”

“大概多少钱一发？”肖炘杰有些好奇，虽然他也知道那种子弹肯定非常珍贵，但是听这两人的语气，似乎比自己想想中还要贵得多，完全是一种奢侈的烧钱玩意儿。

“如果我没有记错，除开前期的研究费用，光是这枚子弹的造价，就高达两万五千美元一颗。”西玛慢吞吞地说道。

“不可能。”肖炘杰吓了一跳，本能地说道。一枚子弹两万五千美元，就算是黄金子弹也没有这么贵吧，难道是钻石做的？他暗中算了算，两万五千美元，的确有可能在南非等钻石产地买到一颗品质不那么纯的子弹头大小的原钻了。

“没什么不可能，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子弹本身是天价，而且制造极为困难，你以为组织对这样的好东西，才分给萨迦德三枚，而我连一枚也没有捞到？”说到这里，西玛的语气竟然有了些微的酸涩，显然是对这种符文子弹，也是眼馋得紧。

“好了，你们这些话扯远了。总之，组织的力量，比你们想象中还要强大，就算是你们国内也有一些古老的家族，可是这些家族太分散了，不够团结，如果这些家族能够联合在一起，或许是比组织还要庞大的怪物，但是分开来，这个世上几乎还，没有能威胁到组织的非政府势力。”西玛有些意兴萧索地说道，现在那瓶长生圣水被萨迦德这老狐狸拿到，组织虽然没有马上就抛弃他，可是各方力量和情报的倾斜，却无疑已经能够开始朝萨迦德靠拢了。再加上十年前开始，她就对自己父亲的死有着深沉的怀疑，只是这怀疑一直被压在心底，因为哪怕是当时才十多岁的她，也明白组织的可怕，在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准备前，要调查组织和父亲死因的联系，那无疑是自寻死路而

已。

旺达诗卓开始轻轻地敲击自己的水烟烟杆，竹制的微微由黄转黑的烟杆，在旺达诗卓的轻轻敲击下，竟然展现出一股另类苍凉的韵律，让肖炘杰和西玛都微微愣神。

“好了，继续说那个黄金面具。旺达诗卓发现，在黄金面具上面，残留了天神和魔鬼混合的气息，那个黄金面具，极度危险，如果是不知情的人戴在脸上，虽然不至于被上面残留的信息给吞噬掉灵魂记忆，从此变成另一个人，但也很有可能让一个人神魂受损，用科学点的话说，就是变成精神分裂的精神病患者……”丹木在一旁说道。

旺达诗卓似乎明白他在解释什么，暂时停止了那种敲击的节奏，等丹木说完，旺达诗卓又噼里啪啦地说了一通，丹木先是恭敬地听着，然后脸上的神色，越来越严肃。

等旺达诗卓说完了，丹木才缓缓地道：“旺达诗卓说，三天后会邀请你们参加祭山会，到时候他会吸取山川灵气，为你们减轻眼部的诅咒。”

“吸取山川灵气？这倒是个有趣的说法，山清水秀之地，都富含灵气，现代科学只能解释为负氧离子丰富，空气质量好，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山川，似乎天生就具有灵气，人长期生活在其中，真的可以忘记世俗忧愁，延年益寿。”肖炘杰喃喃地说道。

“祭山会？是山神崇拜的一种么？”西玛则是对丹木口中颇为看重的祭山会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祭山会，也就是祭山大典，羌语‘苏布士’，也叫还愿会、塔子会、山王会。一般在羌祭的神林中，祭祀坪中举行。祭山会是羌族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羌族的信仰中，没有一般宗教的概念，更接近于从几千年就传承至今的巫祭文化、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观念。

在羌人的观念里，山是有灵性的神灵，祭山会也是羌族的一大盛典，能够通过这样的仪式，来乞求神灵的赐福。不同地方的羌族，祭山的形式也不同，一般都以吊狗祭山、宰鸡祭山为主。”丹木有些严肃地说道。

肖炘杰和西玛对望一眼，心情突然变得有些沉重起来。如果光是压制住诅咒，就需要眼前的释比老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和精力，那么要完全驱除它，那到底会有多困难呢？尤其是西玛，在古羌圣山的时候失去了一段记忆，对于这种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比肖炘杰更甚的恐惧。

当晚几人再次回到羌寨中，悠闲地度过了三天时间，然后在第四天一大早就起来，发现周围的羌民都是兴高采烈地在准备祭祀的物品，让西玛奇怪的是一条大白狗被拴在寨子外面的树上，西玛本来看它可怜想要喂食，却被丹木给制止住了。

寨子中最终出动了三百多人，除了一些外出上学或打工的年轻人，整个寨子的人几乎都来了。

旺达诗卓颤巍巍地从山林间的小路上走了过来，也不知他这副样子，似乎随时都会被风吹到，是怎么走了两三个小时的山路下山来的。

今天的旺达诗卓装扮一新，头上戴着猴皮帽，身披豹皮法衣，脚下穿着羌人特有的刺绣云云鞋，右手拿着法铃，左手拿着法杖，只有腰间的羊皮鼓看上去依然十分古旧，但是带着无边的苍凉和古朴气息。

在寨子外和大山相连的一座白石神台前，旺达诗卓点燃了已经堆放好的柏枝，然后在杉树枝上缀纸花，又将纸旗插在神台上，口念咒词祈求天赐吉祥。

旺达诗卓让丹木将大白狗牵了过来，大白狗像是感觉到什么，开始不安地低声嚎叫，发出呜呜的声音。西玛脸色微变，轻轻在肖炘杰耳边问道：“他们是要杀了那条白狗用来祭祀吗？天啦，这太残忍了，狗是人类的朋友……”

肖炘杰翻了翻白眼，对于这些羌族的祭祀仪轨，他根本就不便评说。毕竟这是羌族的风俗信仰不说，旺达诗卓之所以会主持这场祭山大典，最大的目的其实是想借用羌寨附近山川的灵气，为自己和西玛减轻眼部的七图腾钉的诅咒。

如果这个时候西玛跳出去说用狗来祭祀是不对的，那么到时候就不仅仅是尴尬那么简单了，怕是会被打扰了祭祀的羌人给记恨，就算有丹木在身边也难免会挨上几块白石。

不过让西玛稍稍安心的是，整套仪式完成后，旺达诗卓将白狗装进一个大背篓内，寨子里的羌民一次给这条饿了大半天的白狗喂食，等到每家每户都喂了一点，将多余的食物也放进背篓之中，旺达诗卓封住了背篓口，然后和丹木一起将背篓高高吊在树枝上。

“这是干什么？”西玛悄悄桶了一下肖炘杰，担忧地看着高高吊起的背篓，显然还在为那条大白狗鸣不平，但是也知道现在不是捣乱的时候。

“别担心，这是羌族祈求来年丰收所举行的传统吊狗祭山仪式，旺达诗卓会在七天后派人上山取狗，如白狗安危无恙，便是一年吉祥的预兆；如白狗已死，意味着明年的灾害严重。也正是因为羌族中有这个习惯，所以在唐朝的时候，羌人也被称为‘白狗羌’或‘吊狗羌’。”

“那有白狗死亡的情况么？”西玛还是有些不放心，问道。

丹木犹豫了一下，然后缓缓说道：“有，两年前。”

肖炘杰心头一跳，他自然知道那一年，在汶川地区，的确是发生

过严重的地质灾害，引发全世界的关注。

接下来的仪式就简单多了，在旺达诗卓完成这些仪式之后，不少人都围着篝火跳起羌族的舞蹈来，而老释比躬身曲腿，时左时右，时退时进，带领着十二个身着蓝衫、头缠黑帕的男子，敲着十二面羊皮鼓。

这十二个男子都是一脸的狂热，似乎这种充满了古朴气息的狂野舞蹈，让他们进入到某种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中。

中间的那个年轻人，一边不停地重复着踮脚、摇头和挥手的动作，一边从缚腰带上，取出一根至少有六七寸长的钢针来。

“这是要干什么？”西玛被这根针的长度吓了一条，轻声问道。肖炘杰苦笑着耸耸肩，将目光盯向了丹木。

丹木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只是示意他们继续看下去。

很快，中间的那个年轻男子，右手拈着长长的钢针，然后很轻缓地朝脸部插过去，在快要接触到脸部的时候，他的动作突然加快，西玛和肖炘杰只来得及看见他的手似乎闪了一下，就已经重新垂下，开始新一轮的舞蹈。

西玛使劲地捂住自己的嘴巴，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就算她曾受到过最严格的特工训练，也见识过不少对疼痛具有高度忍耐的特种战士，可是对于这样在舞蹈的过程中，突然在脸上插一根长长的钢针，从右边刺入，然后从左边穿出的情况，还真是第一次看见，也难免会感觉到不可思议。

更让人感觉到惊奇的是，那个小伙子不仅没有半点痛楚的表情，他插着钢针的脸颊，竟然连一丝血迹都没有，就像这枚长长的钢针巧妙地避开了全部的血管，或者根本就只是贴在脸上的装饰，这个年轻人只是使用了障眼法。

可是肖炘杰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障眼法，而是对方以一种不可思议地方式，让钢针尽量避开了血管和神经，但是对方是如何在脸颊上找到这样一个没有血管和神经的两个点一穿而过的，却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在脸颊的部位，在一瞬间以银针刺入，要做到丝毫不留血迹，就算是有几十年的老中医，也不一定能够办到，因为脸部除了几个特殊位置外，很少有穴位，而这青年，明显只是在脸上稍微比划了一下就快速插上了银针，根本就没有对准任何穴位。

就在他们惊讶的时候，第二枚，第三枚钢针，再次相续从不同角度插入这青年的脸颊，可是这青年不仅像是没有痛觉似的，还非常享受这种连续三根银针刺入的痛楚。

“他们，完全不感觉到痛么？”西玛有些苦涩地问道。

“应该不会吧，我听说即便是在你们西方的基督教中，也有一些痛楚体验，在一些宗教仪式上，会故意以伤害自己的肉体来表明自己的虔诚，换取主的宽恕，而这个宗教仪式的来源，最初就源自耶稣受难。据说有的宗教人士，能够在这种对肉身的摧残之中，见到自己信仰的主，从而在整个过程中忘却全部的痛苦，甚至感觉到沐浴主的荣光而带来的身心愉悦。”肖炘杰淡淡地说道。

以钢针刺脸颊，也不是羌族所特有，在云贵一带的苗族或者彝族之中，在一些祭祀仪式上也有类似的行为，只是表现的手法或形式不一样而已。而这种在某种仪式上看似对于肉身的伤害，实际上参与仪式的人不仅感受不到痛苦，事后受到的伤害其实也非常小，几乎对正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而这个过程，光是看上去就震撼和神奇无比，能够让周围的人惊叹和膜拜，从而巩固信仰，因此被各个教派都借用。

现在正在跟随旺达诗卓舞蹈的十二个年轻人，几乎脸上都穿刺了

三枚钢针，除了其中有一个年纪很小，最多十七八岁的少年在穿最后一根钢针的时候手抖了一下，连接渗出一点血丝，其余的人脸上竟然都没有任何要流血的样子，直到整个舞蹈和仪式安全结束，又一一将这些钢针拔出，这些人的脸上，依然一如往常。

事后西玛甚至跑上前去在这些男子脸上看了又看，居然都找不到半点针孔的痕迹，这委实让她再度惊叹了一番。如果不是在蝎尾菊的时候，也见识过全世界各地不时会有一些神秘现象发生，而且有的是从根本上违反人类的认知，她恐怕早就大呼小叫了。这段时日在羌族山寨中的生活，似乎让她某种程度上忘记了自己曾身为一个神秘组织的特工的身份，而是像一个刚出门的小女孩一样，对什么都充满了童心和好奇。

肖炘杰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不适应，可是接下来就释然了，他能够想象西玛在小时候父亲去世之后，仅仅十岁出头就被带入蝎尾菊的特工部门接受最严酷的训练。根据丹木的说法，蝎尾菊从某种程度上曾控制过黑水、EO、MPRI、上帝武装等诸多佣兵公司，对内部的特工训练之严酷，肯定还在这些国际著名的佣兵组织之上，简直不亚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最精锐的特工培训，其中要经历多少残酷的训练甚至是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的他完全无法想象的。

第五章 驱邪

在旺达诗卓的茅屋里面，肖炘杰和西玛，都盘膝坐在房间的中央。

他们两人背靠背而坐，在周围点着三十六盏油灯，而每一盏油灯的灯芯，都被一根钢针固定。

这些钢针，就是白天参加祭山会的十二个年轻人曾插入脸颊的钢针，每个人三枚，十二个人加起来刚好三十六枚。

而白天参与祭山会最后的钢针穿刺的十二个年轻人，此时也一脸肃穆地站在茅屋外面，毕恭毕敬。

旺达诗卓颤颤巍巍地将清油烧沸装于一个蓝花碗内，碗中放一把汤匙。他的口中念念有词，用白石打火，点燃了早就准备好的火把，并盛了一碗冷水放置在一旁。

旺达诗卓的嘴里似乎在哼唱这来自远古的歌谣，曾经和燕大叔一起研究过羌族文化的肖炘杰听出来这正是下坛经中驱赶鬼神邪魔的的咒文。此事旺达诗卓舀了一匙热油浇在火把上，然后向上面洒冷水，火把猛烈爆旺并劈啪作响，然后向上面洒冷水，火把猛烈爆旺并劈啪作响。旺达诗卓手持火把在各间屋子里走一遍，最后来到门外。

“不要紧张，这是旺达释比在驱赶邪魔，如果你们感觉到身上不适，也尽量忍耐。”在一旁守护的丹木生怕两人对这陌生的仪式心怀恐惧，连忙解释道。

旺达诗卓从屋外返回，这次他没有太多的动作，只是一边敲打着

腰间的羊皮鼓，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如果肖炘杰和西玛也像丹木一样完全能听懂羌语，就会发现这些咒语其实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神秘玄奥，而是无比直白：

“嘿！　东方土地，南方土地，西方土地，北方土地，桥梁土地，庙门土地，二十四个路旁土地。释比油师，木匠油师，画匠油师，二十四个油师。释比不是非凡人，玉皇称我管鬼训，一脚踏在金刚里行……”

“阴死鬼，阳死鬼，古邪魔……东方来东方去，西方来西方去，南方来南方去，北方来北方去，吾师弟子在此。梁浆水饭，帛钱五张，将尔等送到高门大户、十八龙门，千年不相见，万年不回头……”

“吾师弟子口含三十六牙，手拿千根白玉棍，一不打天，二不打地，专打邪魔妖怪化灰尘！”念到这里，旺达诗卓突然高声问：“打着没有？”

丹木和门外的十二个年轻人连忙回答：“打着了！”

旺达诗卓又重复了一遍，接着再问众人：“阴死鬼，阳死鬼，死得不明不白的邪魔，打着没有？”

丹木等十几人连忙回答：“打着了！”

西玛的脸色苍白，这种仪式，让她感觉到鬼气森森，难道说在自己和肖炘杰等的眼眶里，居然是因为邪灵附体？

可是不等她多想，突然感觉从眼眶的地方，传来一阵刺痛，似乎眼眶里面，有什么东西要挣扎着出去。

那股刺痛越来越强烈，接着是无边的灼热，就像是有人拿着烧红的烙铁，放在眼眶上一般。纵然她曾经受过多种痛楚忍耐训练，这个

时候也感觉到难以承受，因为这种痛楚，并不完全是来自于眼眶，而像是自灵魂上发出的一般。

“好痛，好痛啊……”西玛的身子不停地颤抖，几乎忍不住要叫出声来，可她看向肖炘杰的时候，却生生地忍住了。

肖炘杰的脸上，已经因为过度的痛楚，变得无比狰狞，而他的眼眶，这个时候也高高隆起，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眼眶内部不停的钻来钻去，让他的一双眼睛都严重充血，看上去简直如同非人的兽类一般。

西玛能够想象，或许现在自己的表情，也不会比肖炘杰好多少，可是肖炘杰虽然看上去痛苦无比，但是他几乎变得血红的眼睛里，却依然一片平静。或者说是迷茫还要确切到一点，他的瞳孔完全没有焦点，似乎他的灵魂，此时已经远离了肉身，而不知云游到了什么地方去了。

实际上此时的肖炘杰，意识的确不在肉身之中了。

在那无比苍凉的下坛经中的驱邪咒语响起的时候，无边的痛苦就让他的意识渐渐模糊，然后似乎再次回到那个巨大的祭坛周围。

依然是是那三个硕大无比的生命，一条巨大的蚕，一条长着羽翼的巨蟒，还有一头金色的三足鹰，而下方，是无边的上古子民，在对着这三头巨大的生物膜拜不止。

但是这次，似乎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

在祭坛的一角，有几个同样是裹着麻布的奴隶一般的人，正在情绪激动地不停叫骂。

肖炘杰能够看出来，这些人和眼前虔诚祭拜的人，明显不是一个部族的，但是长相却没有什么差别。唯一的不同，或许只是他们的精

神气质。这些祭拜的人，一脸的虔诚和惶恐，甚至带着些许的狂热，而这几个看上去十分精悍的奴隶，却是面相凶恶和不屑，尤其是眼睛看向三个巨大的生命的时候，没有半点的敬畏，只有深深的仇恨。

似乎这三个高高在上，如同神灵一般的生命，是他们的生死仇敌。

其实这也完全可以想象，在远古时候，不同的部族之间，被俘获之后只有成为奴隶或者被杀掉祭祀这两条路可走，而这三个巨大的生物，明显是要吞吃人类的，这些奴隶所在的部族，有不少都是被这几头生物所吞吃掉。

一个部族的守护神，对于敌对部族来说，那就是最可怕的邪魔。不管这三个巨大的生命，拥有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多么巨大的力量，可在敌对的部族眼中，对这些巨大的生命绝对不可能带着丝毫的崇拜，只剩下刻骨的仇恨。

肖炘杰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其余的正膜拜三个巨大生命的人类部落，看到这几个人的时候，也是情绪激动，有的不停地吐口水甚至捡起地上的石头砸过去。

接着这几个破口大骂的奴隶，被无情地用石斧砍掉头颅，然后推入祭祀坑中。

那只拥有三只脚的金色巨鹰，突然之间飞起，然后抓摄起两具无头的尸体，重新飞回巨大的祭坛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吃大嚼。

肖炘杰看得心头发麻，拼命想要将这副景象赶出自己的脑海，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却还是办不到。

接着有几个巫师模样的人，将几捆包在破麻木中的东西，一并甩入祭坛之中。

麻木散开，露出里面的东西来，尽管肖炘杰离着那祭坛不知有几百米远，可奇怪的是，他只是微微动念，居然就能够看清那巨大的祭祀坑里散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那都是些锈迹斑斑的青铜器，其中大半都是兵器，青铜戈、青铜刀剑，还有几个青铜神像和大小不一的鼎。

那几个巫师模样的人，指着祭祀坑里面的青铜器，嘴里叽哩哇啦地不时说着什么，看上去情绪十分激动，而且似乎对坑里的东西，怀着深深的恐惧在不停咒骂。

很快，在场的其他参与祭祀的人，也跟着祭祀一起不停地咒骂，接着有人开始往祭祀坑里投下石头，还有人将柴草扔下去，任何再扔下火把点燃。

很快，那些青铜器有的在被石头砸坏后，又被烟熏火烤，变得乌黑不堪，再也找不到先前青绿色的影子。

周围的人一阵欢呼，他们开始不停地围着祭祀坑中的火堆舞蹈，在狂野的舞蹈之后，有的甚至就当众开始牝合，让肖炘杰顿时目瞪口呆。

而三个处于祭坛之上的巨大生物，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肖炘杰猛地感觉身子一震，再度回到现实，这才注意到眉骨位置传来的阵阵剧痛。接着感觉到眉骨一凉，似乎有一根根冰冷的钢针，刺了进来。

但是丝毫没感觉到钢针刺入眼眶带来的痛楚，只是感觉到一丝的清凉，在将那巨大的痛楚一点点逼走。

他能感觉到眼皮之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奔涌，接着眼前一暗，

好像有一条小虫子从眼角跑了出来。

“肖炘杰，想不到你比我还慢。”是西玛的声音。肖炘杰睁开眼，才看见一条约有一寸长的半透明的虫子，已经顺着衣服爬到了脚下。这条虫子似乎有些惊慌失措，想要快速逃掉，但是不管它怎么奔逃，每当遇见那个由三十六盏油灯组成的圆圈的时候，似乎冥冥之中的一股神秘的力量，让它立刻折返。

“这是什么东西？从我眼睛里跑出来的？”肖炘杰顿时感觉心中发毛，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里能跑出这样大一只虫子来，那之前受到如此剧烈的痛苦，也可以想象了，任谁的眼睛寄生了一只寸许长的虫子，不高高鼓起才怪。

不过他奇怪的是，一个月前苏从云和沈万年师徒，曾在北京找最好的眼科医生看过来，其中自然会照X光，却没有发现在眼部居然会有虫子在。

“这是怨虫。”丹木轻轻说道。

“怨虫？到底什么东西？”肖炘杰总感觉到这看似如同半透明的蚕宝宝一样的虫子，有些不同寻常，似乎光是听名字，就让人感觉到一股凉气直接刺激到背脊，让人不寒而栗。

“怨虫，怨气所化的虫子，没有实体。”丹木跨入三十六盏油灯组成的圈子，抬脚朝那虫子踩去。肖炘杰几乎能够想象在丹木的脚下，那虫子会发出“吧唧”一声，被踩成肉酱。

可是当丹木抬开踩下的右脚，肖炘杰却发现那半透明的虫子，居然半点损伤都没有！

“我说过了，它没有实体。甚至除了旺达诗卓和我们几个受到诅咒的人外，其他人根本就看不见这小东西。”丹木淡淡地说道。

“那要如何消灭它们？如果它们再度钻入我们的眼眶怎么办？还有当初它们是如何钻进去的……”肖炘杰脸色有些苍白地问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已经渐渐脱离了他的预想，他本来也承认自己，眉骨上的符文，是因为七图腾钉的诅咒，却没有想到，这其中还有一条没有实体，只有他们几人能够看见的怨虫。

“难的是如何让他们乖乖离开你的眼睛，至于要彻底杀死它们，却一点不难。”丹木说道，然后低声对旺达诗卓说了几句什么。

旺达诗卓干瘪的嘴上，露出一丝笑容来，他轻轻地站起身，然后开始拍打着腰间的羊皮鼓，随着他拍打的频率越来越快，那条被困在三十六盏油灯之中的半透明小虫，也似乎开始焦躁起来，不停地在原地爬来爬去。随着旺达诗卓最后咚地一声重重落下，那条小虫突然凝滞了一下，然后发出啪地一声，似乎是什么东西从内部破碎了，竟然渐渐地从原地消失，连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仿佛完全没有出现过一般。

肖炘杰脸色微变，这支虫子，果然是没有实体的。

“肖炘杰，看来你中的诅咒比我还要深，我都不过是折腾了十多分钟，眼睛内的怨虫就出来，你竟然过了差不多半小时才出来，差点让旺达诗卓累晕过去呢。”西玛一脸轻松地调侃道。

刚开始看着这样一条虫子从眼睛中出来时，西玛也是一脸的苍白惊讶，后来这条虫子被鼓声彻底杀死，眉骨也没有了那股剧痛不说，甚至连最初朝外凸起的形状，也似乎变得正常了些。

当然，只是比之前那种外凸的状况要好了不少，实际上和最开始相比，依然能看出一天凸出的痕迹，大概和几人刚中了诅咒的时候差不多，没有像后来那样再发生变化。不过这已经让西玛十分开心了，毕竟如果像是古蜀时期的蚕丛王一样，变成一个真正纵目的形象，那可比杀她还要感觉恐怖。

“嗯，有可能是我体内有巫力的缘故。毕竟对于这中没有实体的怨虫，说不定巫力也是一种很好的养料呢？”肖炘杰笑着说道，不过看着那虫子消失的地方，还是有着丝丝心悸。

他更加无法明白的是，为何所有人之中，就他会不时地回到那上古时代，看到数次不同的祭祀场景，而所有的先民膜拜的对象，都是那三个巨大的怪物，或许也正是那几个自称是神灵的家伙。

这三个怪物，在远古时代，如果真的能够操控人心的话，加上巨大的身体，还有运用巫力的方法，怕是真的有可能被那个时代的先民当成是神灵一类的存在。

不过和前几次都不同的是，这次是在羌族的下坛经驱邪咒文中渐渐进入到那个状态，而这次也终于让他看到了不少和以往不同的东西。

反抗！

之前的数次祭祀，都只看到了一如既往的膜拜和敬畏，可是这次，他看见了七个奴隶眼中的仇恨和不屑。

这七个奴隶，对于那三个高高在上的神灵，，竟然在没有尊敬的同时，还带着一丝丝不屑！

在他们眼里，这三个所谓的神灵，似乎就只是三个体型巨大的怪物而已，或许会有所畏惧，但绝绝对不会尊敬膜拜。

旺达诗卓疑惑地看着肖炘杰，等丹木将他的话翻译给旺达诗卓听后，这个百岁老人突然站起来，将手放在肖炘杰的额头，低声呢喃着什么。过了好半天，肖炘杰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清凉气息，似乎从脑子里的某处被释放出来了。如果他了解过一点道教养生术的话，就知道那处地方就是道教中所提到的泥丸宫，佛教中所讲的阿赖耶识，而如果用现代医学来解释，这个地方就是常说的“松果体”。

“是上坛经中的引导咒文，一般是用来沟通天神和凡人时才念诵的。”丹木在一旁解释道。在羌族的释比经典中，上坛经是描述天事，中坛经谈人事，而下坛经却是谈阴事。之前为肖炘杰和西玛驱除眼眶的诅咒，使用的是下坛经中的驱邪咒文和法事仪轨，至于现在，旺达诗卓似乎试图沟通肖炘杰体内的巫力，和天地直接的自然神灵引起共鸣，那么念诵的就是上坛经中的内容。

最后，旺达诗卓将手从肖炘杰的额头拿了下来，然后取过墙角的一个有些发黄葫芦，扒开塞子，然后倒出里面的一些微微带着碧绿的液体在手心，然后以另一只手的食指蘸了一些，在肖炘杰的额头画下了数个符文。

这些带着碧绿色液体的符文很快就干了，渐渐隐没在肖炘杰的额头，肖炘杰只感觉到自己的脑袋似乎变得更加清明了些，但却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变化。

旺达诗卓朝丹木说了几句什么，丹木立刻很是羡慕地翻译到：“旺达诗卓说，这次你们的运气还算不错，能够及时将其中的怨念以怨虫的形式驱除掉一部分，如果你们再来晚一些，怕是就来不及了。尤其是你，肖炘杰。”

“我？我的情况，比他们都严重么？”肖炘杰苦笑道。

“当然，因为你的身上，似乎背负着上千年的怨念！”丹木严肃地说道。

“千年怨念。”肖炘杰自己也吓了一跳。自己这一辈子才活了二十年吧，怎么可能背负千年的怨念？难道说，人真的有前世？

“前世？”肖炘杰不确定地问道。

“当然不是。连旺达诗卓也十分奇怪，说你是一个他这辈子见过最特殊的人，是属于被神厌弃，但却又被魔也忌惮的人。”

“神憎鬼厌，说的就是我么？”肖炘杰苦笑道。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旺达诗卓在你的身上闻到一股陈腐的味道，这味道，似乎来自于数千年前。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也许将来……你会比我们都危险得多。”

“危险么？”肖炘杰看了西玛一眼，低低地说：“从卷入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开来，我们什么时候没有经历过危险？何况时至今日，我们连命都朝夕不保，还谈什么危险？”

第六章 识海残魂

“也不是这么悲观。”丹木安慰道：“旺达诗卓也说了，你身上就像是笼罩这一层迷雾，让人完全看不透未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你的身上，隐藏着对付那些神灵或者确切点说来自异世界的远古怪物的秘密。”

“对付那些神灵的秘密？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会有如此大的担当。好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毕竟现在诅咒的力量被压制住，甚至还有一部分怨气被驱除出去，怎么说都是好事。现在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沈教授师徒的下落，如果找不到他们，纵然我们能够提前进入大禹地宫，找到那些怪物的躯壳，怕是也没有办法完全恢复。”

“放心，刚才旺达释比已经将你的体内的巫力释放了一小部分出来，现在的你，已经能够运用巫力了。”丹木有些羡慕地说道。

“运用巫力？”肖炘杰一呆，就连旁边的西玛，也是眼睛一亮。像旺达诗卓这样的百岁释比如果说具有神秘的巫术力量，那她还不会感觉奇怪，可是肖炘杰和他们一样，看上去都是来自现代社会的普通人，这样一个人离奇地拥有了巫力不说，可惜却一直不能灵活运用，现在既然能自发地运用，这怎么都是一件无比吸引她目光的事情。

“巫力，其实是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先民中的智者就掌握的一种力量，传承这种力量的智者，我们称之为‘巫’。而在不同的名族中，对巫也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为祭司，有的叫巫师，还有的叫萨满，比如我们羌族，对巫的称呼就是‘释比’。而巫力，可以说也是自人类诞生以来，所取得的最神秘最古老的一种力量，传承到今天，除了一些还生活在偏远地区保持着部分原始风貌的民族之外，这种力量几乎

完全断绝了传承。”丹木淡淡地说道，似乎对于释比和巫师，他也有着相当的了解。不过从他和旺达诗卓良好的关系，还有他的外公同样是一个释比这层身份来看，他了解这些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人不可能平白获取一种力量，我想，这一切怕是和所谓的‘神灵’有关吧？”肖炘杰冷静地说道。

“聪明。”丹木赞叹地说道：“实际上确切地说，在古代，会巫术的人中，女称巫，男称觋。这就是巫觋之辈这句话的真正由来。巫术通过一定的仪式，利用和操纵某种超人的力量来影响人的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这就涉及到对周围环境、天时、地利，甚至是某样特定物品的利用。巫术的仪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种据认为赋有巫术魔力的实物和咒语来得以施展。”

“这种力量的来源，不是人本身，而是外界，甚至很有可能是那些所谓的神灵带来的，对么？”

“也许从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那些所谓的神灵第一次带来的巫术。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本身也会利用这种力量，开发出更多的巫术。在漫长的巫术发展史中，巫术最终发展成为以气血、灵慧、预思、摄魂、阴媒、斯辰等拥有各个分支的一种系统的学说，而掌握这种学说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巫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现在还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利用你获得的巫力，我们能够凭沈万年或苏从文曾使用过的一件东西，来追溯他们的位置。”

“他们使用过的东西……你是说，那七枚玉石？”肖炘杰很快就反应过来。

“不错，那些玉石，都曾被沈教授碰触过，其中一枚玉石，更是苏从云的家传宝物，如果你能调动自身的巫力，从这些玉石上面感应到苏从云或沈万年的存在，要救出他们，就容易多了。”

“可是这种感应也是有一定的距离限制吧，如果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哪里，那么一切都是白搭……”

“你应该清楚，其实对于巫术来说，这个世界的距离是不成其为距离的。不然当初西玛和萨迦德，是怎么会从万里之外，被那个自称神灵的家伙给诱导过来的？”丹木淡淡地笑着说道。

“老实说这件事怕是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或许我和萨迦德的确是被诱导过来的，但也可能根本就只是一个巧合，毕竟我和萨迦德都是组织突然兴起之下，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才被派遣过来，说起来只和组织高层的决策有关。”西玛在一旁说道。

“有趣的东西？和巴蜀图语，还有那些古神有关的东西么？”肖炘杰问道。

“可以这么说，不过更确切一点，是一个人带着一件赝品找到萨迦德，然后才激发了萨迦德试图重新返回中国的念头，并最终上报给组织，奇怪的是组织居然没有多做考虑就同意了。而制作那件赝品的工匠，我想就是肖炘杰你的那位老师，燕先生。”西玛的神情有些古怪。

“是大叔……等等，那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带着大叔的制作的赝品，前去找萨迦德，他又有什么目的？”肖炘杰突然感觉到事情似乎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复杂。最开始以为大叔的死是仇杀，后来被证实很可能是死于那些古神的诅咒，但现在看来，又似乎不仅仅是诅咒那么简单，这里面，居然还牵扯了一个神秘之人。

“我只知道那个人可以肯定地说是个华裔，但是具体是谁，又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一无所知。或许组织的高层会明白一点，但你应该清楚，组织的高层都是些非富即贵的大人物，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够接触到的。”西玛有些沮丧地说道。她自从父亲死后就一直被蝎尾菊所收养，但是从她掌握的情报来看，蝎尾菊不过是组织的一个外

围的堂口，只负责一些需要动用武力的“湿活”。组织真正的核心，是对于经济的控制，以及对于一些古老文明或者前沿科技的研究。

听上去这两种研究似乎毫不相干，甚至是相反的，但实际上在组织数十年的研究中却发现，当今最前沿的技术，实际上和一些古老的文明，竟然隐隐地有着联系。而其中最让人有直观感觉的，就是当今作为计算机的二进制基础，也正是从中国古代的太极阴阳学说中汲取的灵感。在古老的数理推演变化中，二进制其实不过是最简单的一种转化，更加复杂的八进制，既八卦卦象，甚至能够用来推演万事万物，而这已经不是现代科学能够完全解释的了，只在理论物理学中的混沌理论和超弦理论中，有着一点提及。

“蝎尾菊这个组织，到底藏着多少秘密，要维持这样一个组织的运转，又需要投入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追求长生，就真的这么重要么？”肖炘杰忍不住感叹道。

“作为一个普通的小市民，你永远无法理解一个真正的大人物的心态。”丹木在一旁笑道：“自古以来，最求长生的帝王数不胜数，甚至有不少鼎盛一时的王朝，都因为这个虚无缥缈的梦想而最终走向衰亡，你说长生对于这些大人物而言，就不重要么？”

“这倒也是，历史上为了长生而最终变得昏庸的帝王的确不在少数，不管怎么说，长生的梦想，可以说是贯彻人类的整个历史，其实不仅仅是帝王权贵，就算是一些普通人，又有谁不想活得长久一点呢？”肖炘杰感叹道。

“说得也是，不过古代的帝王，只能将长生的梦想，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仙方术之上，可是如今，在科技已经发达到能够上天如海的现在，现在的大人物们，当然是优先将目光投向技术上，而一切的前沿技术的研究，却总是需要巨大的投入，那么控制整个世界的经济，对于这些大人物来说就是必须的。不过可惜，科技的进步毕竟是需要

长久的时间，或许让他们继续研究下去，组织终有一天能从基因技术或者其他方面找到长生的秘密，但这却不是短短几十年能够完成的，他们不敢去赌这中技术是否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所以最终，也只能和那些古代帝王一样，将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而这所谓的神灵，当然不是神话传说中的佛祖玉帝什么的，而是那些可能真正存在过的‘古神’，也是缔造了无数古文明的强大生物。”西玛在一旁补充道。

“古神？我看是远古恶魔还差不多，毕竟这些家伙当初很有可能是将人当成是奴隶甚至食物来统治，也正是推翻了他们，人类的文明才能够发展到近体的地步。”肖炘杰冷冷地说道。

“就算是神，也有邪神和恶神的说法吧？不管怎么说，至少在数万年前，人类还不过是处于真正的原始社会时期，文明的曙光离那个时候的人类先祖来说还太过遥远，或许正是这些恶神的降临，虽然让我们的先祖受到了奴役，却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明的进程。”西玛轻轻说道。

“你们说的这些都不过是废话，不管是几万年前的事也好，还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也罢，离现在都太过遥远，我们现在，还是想想怎么救出沈教授他们，毕竟到时候若真的要开启大禹地宫，怕是少了任何一个人都不行。”丹木摇头说道，对于他来说，涉及到整个人类文明传承的话题，实在太过沉重，杀手和佣兵出身的他，更多的是思考怎么在当下活下去，而不是对那么久远的事情耿耿于怀。

“不错，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肖炘杰，你试试用体内潜藏的巫力，看能否感应到沈教授他们的存在。”西玛也点头同意道。

“丹木，你们光是说我能够运用巫力，可是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应该怎么运用，你们这不是为难我么？”

“很简单，用你的心去感悟，巫力，虽然听起来神秘，但是上就是精神对异种力量的控制。”丹木缓缓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你似乎忘记了，不管是旺达诗卓还是我的外祖父，都是最为优秀的释比，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对巫力的本质有着最为深刻的理解，无疑就只是这些存在了几千年甚至更久远的民族中的祭祀了。释比，其实也就是羌人的巫师，曾经他们也曾拥有过这种让人羡慕的力量，只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渐渐失去，但直到现在，他们依然会一些运用巫力的法门。”

“比如说那些镇魂歌，还有为我们缓解纵目诅咒的仪式……”

“是的，但是这种运用，就必须借助各种冗长的咒语还有仪式，但是你不同，肖炘杰，你身上的巫力，是能够被直接运用的。用你的心去感悟身上的力量，哪怕这力量最早是来源于统治我们的邪恶神灵，但是灵活的运用，还是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消息。”

“用心去感悟么？”肖炘杰的脸色，突然微微变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在心神恍惚的时候，总是会回到那个离奇的梦境中去，在那个梦境之中，他会看到三头巨大的生物，那些古神的真正形体，或者说在远古时期的人类心灵中折射出来的巨大形体，还有当时的祭祀仪式，这些，难道说就是自己能够在那处古墓中得到巫力传承的最根本的原因么？或者说，真的如丹木和西玛推测的那样，在自己的身上，有着巨大的秘密，所以才会被当时那个神秘人所算计，并最终传承到连释比也无法直接运用的巫力？

这一系列的谜团，让肖炘杰陷入到深深的疑惑中，但是随即，他又将这些疑惑赶出脑外，然后开始按照丹木的描述，开始以一定的频率开始深深的呼气和吸气。

呼吸，在一般人看来本来不过是最本能的一种现象，是维持生命的运转最基本的动作之一，但是从几千年前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一定节律的控制呼吸，并且长此以往形成一种习惯，虽然不会

如武侠小说中那样炼成内力什么的，但却真的是有强身健体的效果。

而对于呼吸节奏的控制，在许多民族的修炼中，都是一门必修课，比如印度的瑜伽，佛教的呼吸禅法，道家吐纳术等等，都有着对呼吸的独特法门，从而让精神安定，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肉体状态。尤其是宗教，对于呼吸更加将就，许多宗教仪式除了一些固定的祈祷、动作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一些特定呼吸节奏，进入到一种极度安定的心理状态中，然后在这种状态，据说能够聆听到所信仰的神灵的声音。

现在丹木朝肖炘杰口述的呼吸之法，其实在释比传承中，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秘术，通常只有最终晋升为蓝衣释比的正式释比传人才能得到传授。这种方法是旺达诗卓考虑了许久，才最终决定由丹木传授给肖炘杰，毕竟这个年轻人学会的东西越多，那么最终找到彻底解除诅咒的办法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这完全是关系到七条人命的事情，就算是有违先例，却也顾不得了。

肖炘杰深深的吸气，然后按照一定的节律缓缓吐出，脑子中保持这一片空灵，而双手也不停地按照丹木的声音，做着一些看似千奇百怪的引导动作，随着他的动作越来越自然，呼吸的节奏也越来越接近丹木的描述，终于，肖炘杰似乎什么也不去想，但是无数的记忆碎片，却随之接踵而来，然后轰地一声，他似乎感觉到自己进入到一片朦朦胧胧的空间。

这空间不是当初在梦境中看到的远古时期盛大的祭祀仪式，而完全是一片被迷雾遮掩的地方，他的目力只能看到周围五六米的地方，而就是这五六米的范围，却是让他知道，自己已经触及到人类之前的科技无法完全去完全解释清楚的范围，道家所说的紫府识海，佛家的阿赖耶识。

这个如同被迷雾笼罩的地方，用传统宗教中的修炼说法，就是所

谓的识海，巫力来自于异世界，是那些当初降临的神灵所带来，但是人类储存巫力的地方，却是最为神秘莫测的脑域识海，周围团团的迷雾，实际上就是他无法完全控制的巫力。

　　这些雾气状的力量，只是在他出现的时候稍稍退散，然后就蜂拥过来，可是无数的雾气从他的身边经过，他甚至用力去抓，却像是用手去抓获真正的烟雾一样，只能眼睁睁看到它们溜走，却是完全把握不住。

　　他静下心来，开始按照丹木先前的嘱咐，去用心感悟这些雾气的存在。经过了无数次失败，这些雾气之中，终于有一丝丝微不足道的雾气，被他感知到，然后朝他眉心涌过来。

　　在这识海空间，他的身体不过是意念的投影，这丝雾气虽然进入的是他的眉心，但实际上，还是在他体内徘徊，但毕竟，这丝雾气是被他所控制，就算还带着丝丝生硬，却毕竟开了一个好头。

　　“俗子，你敢妄动神的力量！”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肖炘杰开始窃喜的时候，在雾气的深处，突然传来威严的声音，这声音似乎带着不容亵渎和质疑的高贵，居高临下，居然有着当头棒喝般的效果，那丝被肖炘杰小心控制着的雾气，一下就被震散，很快就融入到大团雾气之中，消失不见。

第七章　古堡迷踪

肖炘杰哇地一口，吐出一口血来，在现实之中，本来紧闭双眼的肖炘杰，嘴角也是溢出丝丝鲜血，西玛惊恐地看着这一切，脸色苍白地问丹木：“丹木，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突然吐血？旺达诗卓教的方法，到底对不对？”

丹木也是面色凝重地盯着脸上出现痛苦神色，甚至整个身子都在微微抽搐颤抖的肖炘杰，摇了摇头，这种情况，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就算是见多识广的旺达诗卓，这个时候也似乎有些束手无策起来，和丹木低声说了几句，最后丹木只能无奈地苦笑道：“现在连旺达诗卓也没有办法解释肖炘杰此时发生的状况，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他早点醒过来，要不然他就只能永远地迷失在自己的识海世界中，成为植物人。”

“神灵？你真的是神灵么？”识海世界中的肖炘杰，突然冷冷一笑：“如果是神灵，怎会在我的识海之中？如果是神灵，怎会赐予我力量之后，却又不许我使用？”

“俗子，这力量，是让你最终开启地宫，让我等回归身躯所用，你怎可浪费？”

“果然如此啊，我就说，我怎么会这么好运得到什么巫力传承，原来这些力量，最终也不过是为了在大禹地宫中找到你们的躯壳，然后让你们的神魂重新回归躯壳而复生的吧？这么说来，你现在就在我识海之中，你也不过是我识海中的囚徒而已？”

“神无处不在……神与你等同在。”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每个人的识海，都居住着神灵，或者确切点说，每个人的识海中，都有你们这些上古神灵的残魂存在么？”肖炘杰的嘴角虽然还挂着血丝，可是他的眼睛，却是前所未有的明亮，尽管这识海世界中的他，不过是一个意念的凝聚和投影，但是却和他本人的外貌无疑。

“你等本是无比卑微的爬虫，是神灵让你们脱颖而出，在你等身上，自然有神性存在。俗子，你身具神灵赐予的力量，只是想要妄动这力量才惊醒了我，方可与我对话，不要忘记你的使命，触怒神的唯一结果，只有死亡。”

“感谢你的提醒，我想，有些事，我终于明白了。”肖炘杰喃喃地说道，虽然他还是没有找到利用巫力感知那些玉石从而找到沈教授师徒的所在，可是这突兀出现的神灵的声音，却突然让他明白了一个长久以来都得不到解释的问题，这一次，可以说是错有错着，算是找到了一个他十分关心的答案。

“俗子，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回归你的躯壳，你还有更重要的使命，不要妄图抵抗，任何反抗神的存在，都终将化为齑粉。”

“也包括当年将你们封印的那些远古英雄么？”肖炘杰冷笑。

一阵沉默之后，那声音终于说道：“当年的事情，只有一个真相，可惜你们永远无法知道这真相究竟是什么。”

“那么，让我再瞻仰一下神的威严吧，我倒是想要看看，在我识海中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意儿。”

“俗子，你不后悔？”

“是的，我不后悔。”

雾气开始缓缓地散开，肖炘杰的视线，开始随着散开的雾气而一

点点增加，然后，他看到了一副让他无比震惊的景象。

这一条庞大得如同山一般的蚕身上，却连接着两个人类的头颅，而这两个人头，赫然便是西玛和柳衡的。

“心魔！”肖炘杰的脑子中，一下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不管是佛家还是道家，都有心魔的说法，这是修炼的过程中所必定遇见的障碍，只有战胜心魔，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心境更进一步，而他自然不会相信西玛和柳衡居然会是这些神灵的化身，那么这只说明了一点，眼前的神灵，不过是一个幻象，是心魔投递出来的幻象，目的不过是扰乱自己的思路。所谓心魔，不过是人心底潜意识最恐惧的东西，自己到底是在恐惧什么呢？恐惧这西玛和柳衡么？当然不是，自己不过是在这两个同样优秀的女子当中，不知道作何选择而已。

不过，先前和对方的对话，却无不在昭示着，在自己的识海当中，似乎的确是有着远古神灵的残余意识存在的痕迹，也许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有，但至少肖炘杰敢肯定，那绝对不是什么潜意识的恐惧的化身，而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一股意念，因此才能知晓那么多东西，甚至一直以来在影响着他的部分思维，让他一点点朝神灵所需要的方向靠拢，甚至从一开始诱使他和其他六个同伴一起前往古羌圣山的，都有可能是这股残余的意念在作祟。

“传说之中，只要凝聚了慧剑，不仅能斩断情丝，同样能够斩杀心魔，今天就让我彻底斩杀了你这不知是神是魔的东西，彻底还我的识海一片清净。”肖炘杰冷冷地说道，然后开始闭眼不停地试图凝聚周围的雾气，这次他算是轻车熟路了，不多时就有好几丝雾气被他的意念捕获，然后凝聚成一柄小剑，迎风一挥，竟然变得有十几米长，只是胀大的剑身看上去几乎接近透明，似乎随时都会消散。

这透明的巨剑，狠狠地朝那蚕一样的双头怪物斩杀而去，那怪物的口中发出嘿嘿的笑声，却并没有躲闪，只是在剑身触及到颈部的时

候，整个身体也如同剑身一样开始变得透明，然后化为一股青烟，消失不见。

肖炘杰脸色一沉，他知道那东西并没有真正消失，周围的雾气开始重新聚拢过来，甚至有越发浓密的景象，不过他能够调用的，始终是其中的几丝而已。

他在识海中微微叹气，然后开始回想那七枚玉石的气息，虽然他不过是只经过了短短的接触，但是和那玉石之间，似乎还是有着某种联系，甚至一些接触过这些玉石的人，都能够有着一丝微妙的感应。

当然，这种感应是现在才有的，丹木说得不错，巫力的确是世界上最为神秘的力量之一，哪怕是曾和那些玉石有过接触的人，都能通过巫力的玄妙感应而得到一些讯息。

其实这在世界上也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情，即便是在科学昌盛的西方世界，也曾有过不少人在经历大灾大难之后，突然之间得到某种能力，能通过一件物品感应到其主人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例子。而在中国古代的一些偏向邪恶的巫术中，甚至还有利用对方的一些贴身之物或者一根头发，配合生辰八字以银针设咒的方法，这种巫蛊之术，说穿了依然是依据巫力的神秘感应。

而现在肖炘杰要做到，就是利用这种神秘的感应，却感知沈教授的位置。这种感应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超越了空间的距离，从之前西玛和萨迦德等从万里外也被感召而来就可见一斑。

周围的景象开始如同快速播放的镜头一样不停地转换，似乎还有什么声音在耳旁呢喃，但是肖炘杰定下心神不去管这些，只是牢牢地记住当初玉石给予他的气息，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与之有过接触的人。

他最先感应到的自然是丹木和西玛，这两个人正一脸关切地看着

他现实世界中肉身，也不知在说着什么。然后感知开始辐射开去，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似乎看到了柳衡，然后似乎是无边无际的距离，最终，在一个模糊的的犹如地牢一般的地方，肖炘杰终于见到了沈教授和萨迦德。

他几乎要惊呼起来，可是最终，还是止住了心情的激荡，开始仔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但似乎这种感应只能以人为主，他并不能看清楚周围的陈设的细节，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犹如做梦，明明再睁大一点眼睛就能看清楚，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似乎远方沈教授所在的位置，始终是在镜花水月中一般，看不真切。

突然，沈教授似乎也感应到了什么似的，开始狐疑地朝四周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又埋下头去研究手中的一卷古老的书册，在这古老的书册旁边，有一些拓片，上面是模糊的巴蜀图语符文，还有一些散乱的青铜器在四周，却又看不真切到底是些什么形状。

他能察觉到我的感应么？肖炘杰开始试图呼唤沈教授，可是持续了十几声，对方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口中在喃喃地念诵着什么。

肖炘杰突然心中一动，顺着他念诵的口型，开始在心中拼写着不同的词汇，终于，在那几丝受他控制的巫力快要完全消耗完的时候，他的感知开始消散，然后退出了满是浓雾的识海，回到现实。

肖炘杰脸色苍白地睁开眼，声音沙哑地缓缓开口：“卡勒尔索古堡。”

西玛一脸惊喜地望着他：“你没事吧，什么卡勒尔索古堡？你……你是说沈教授他们，是在这座城堡之中……不对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卡勒尔索古堡！”

“是这个发音，我并不能完全确定，也许，我们需要查一下和这个音节对应相近的古堡，我想至少这个音节证明了，沈教授他们的确

不是在国内，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欧洲的某个国家的一座古堡里面。”

“的确，只有欧洲才有众多古堡存在，而蝎尾菊的发源地，本来也是欧洲，甚至连组织，在欧洲也有着极大的势力。”西玛点头说道。

“这么说来，我们必须出寨子一趟了，在这寨子中，却是没有办法去查询这些欧洲古堡的具体名字的。”

“不用，现在毕竟不是以前，就算是羌寨，也是有信号的，只是在这山腰信号不好，只需要到山下或者山顶，手机就有信号，能够查询我们想要的信息，毕竟这不是什么太大的机密，就算随便搜索一下也有可能得出结果。”丹木轻轻说道。

几人来到山下后，西玛谨慎地拿出一张新的手机卡，然后换在自己的手机上，她所使用的手机型号看上去是比较老款式的诺基亚，和现在轻巧的手机相比似乎有些笨重。但是肖炘杰在帮着换电池的时候却注意到，这手机其实和这手机实际上并不是那个已经渐渐被苹果挤压得开始衰落的牌子，而是一部明显经过改装，至少会比普通手机重上一半，似乎整个外壳都是金属的，而且里面有大量的电子元件。

“别看了，这手机是特制的，能够防止窃听，而且还有不少有趣的小功能。你应该清楚，干我们这一行的，这算是最基本的设备了。”西玛微微笑道。

肖炘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毕竟以西玛的身份，本来就是蝎尾菊培养出来的特工，父亲还曾是世界知名的解密专家，自然在通讯安全上十分注意。

“既然是特别定制的，那一定能够直接上网的，我想这样的手机一定是内嵌了保密号段，就算无需境内的电话卡，也能够通过卫星直

接联网才对。”

“原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和蝎尾菊的关系，似乎有些微妙，我已经将其中一些功能禁用了，要不然蝎尾菊的人，能够轻易找到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正朝他们绑架沈教授的地方赶过去。”

肖炘杰张了张嘴，却终究没有说话，西玛的身份，的确是比较尴尬的。对于他来说，西玛是蝎尾菊的特工，而偏偏因为这一连串的变故，她似乎和蝎尾菊的关系渐渐出现了一丝裂痕，虽然这和她父亲当年的突然死亡有一些关系。

蝎尾菊身为组织的外围，本身就是极为神秘的，而那个他们口中的“组织”，更是为了获得长生的方法而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整个世界的一切和远古文明有关的异象，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除了东亚地区成为组织的禁地之外，几乎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组织都是一个似乎无处不在的幕后阴影。

很快，在换好卡后，西玛开始搜索肖炘杰提供的古堡名字，其中还变换了几次相近音节的搜索词，最后一个古堡的名字，几乎同时引起了西玛和肖炘杰的注意。

“卡莱尔·索伦古堡！是它，就是这座古堡！”肖炘杰在看到这座古堡的一组模糊的内部照片的时候，几乎是肯定地说道。

“哦？怎么突然这么肯定？”虽然在音节上，卡莱尔·索伦和卡勒尔索十分接近，如果是以肖炘杰不是十分专业的读看唇语的能力，的确是有可能混淆，但是他如此肯定地说出就是这个古堡，却让西玛有些奇怪了。

“很简单，因为这章内部照片的上的一个符号，我见到过。”肖炘杰说的是手机上正刚显出来的一古堡的内部照片，在上面的壁炉旁边，刻画这一个不是很明显的奇怪符号，这个符号或许放在其他地方

并不显眼，但是对肖炘杰等人来说，却是无比熟悉。

这是一个类似巨大的眼球一般的符号，正是曾刻画在他们七人眉骨上的七图腾钉之一的符号，在巴蜀图语中属于一个有着极为特殊含义的符文，拥有者连沈教授也无法完全解释的特殊意义。

“巴蜀图语的符文！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西玛也看到了那个看上去已经十分模糊的图案，终于明白为何肖炘杰那么肯定了。

“查一查这座古堡的具体位置。”

“不用查了，如果是这座古堡，我想我应该知道它的位置。”

“哦？”

“卡莱尔·索伦古堡，位于英国肯特郡，修建于1432年，距今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古堡的名字是取自第一任主人，到现在，索伦家族已经经历了数十代，后来二战时期曾受到德国空袭损坏，在上世纪40年代末经历一次大修后易主，我只是没有想到，这座古堡竟然最终成为组织的产业。”西玛微笑着说道。

“看来就是这里了，我们是立刻动身，还是和柳衡会和后一起去？”丹木在一旁道。

“不用等柳衡了，她的身份，不适合和我们一起行动。”肖炘杰说道：“西玛，你有没有办法安排我们尽快出国，当然不是走正常的渠道，现在时间根本就来不及，何况我现在怕是也申请护照。”

“如果是以前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必须动用蝎尾菊的力量，而这次，似乎真的容易打草惊蛇啊。”西玛苦笑着摇头。

“炘杰，你似乎忘记了，我以前是干嘛的。”一旁的丹木说道。

“你……杀手？佣兵，还有黑市拳手……嗯，似乎都不是什么正

经勾当，的确会认识一些牛鬼蛇神之流的。”

“喂喂，你这是在赞扬我呢，还是讽刺？”丹木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不过那笑意的背后，却似乎有着一点恼怒的味道。

“我还以为你不会生气呢，不过开个玩笑而已。”肖炘杰笑嘻嘻地说：“姑且当成是赞扬吧，我相信你肯定有这方面的路子。”

“说得不错，不过路线有些复杂，我们必须先到云南，然后从中缅边境偷渡出境，再转道非洲过去。”丹木将手一摊说道：“这是我唯一能够确保安全的线路了，这一趟最终可能需要七八天的时间。”

“事不宜迟，再等的话还不知有什么变故，我们休息一下，明天就出山。”

第八章 陷阱

“丹木，如果早知道我们是要来这鬼地方，那我就算是拼着被组织猜出我们的意图，也不愿意听你的。”西玛低声抱怨着。现在离他们离开羌寨，已经是第四天了，两天两夜汽车，才让他们来到中缅边境，一个叫佤孟的小村子。对于有两千一百多公里的中缅边境线来说，这个小村子实在显得太不起眼，里面除了汉人之外，还有不少彝族和纳西族，缅族也不在少数，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混居的小村。

佤孟村在大山密林深处，离边境线不过十几公里，常有不少村民越过边境线到缅甸境内做一些简单的农贸生意，最对面不到百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型的玉石矿，偶尔也会有缅甸翡翠原石通过这条线流过来。

而丹木也是在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护矿队的金牌打手仓杰。缅甸因为错综复杂的局势关系，一些玉石矿并不完全安全，为了防止采出的原石被盗抢，这些小矿坑一般都有自己的护矿队，而那个护矿队的金牌打手，因为赌博输了钱曾不得不去参加一场黑市拳赛，结果正好遇见丹木，恰逢那次丹木似乎心情良好，击倒他后念在都是华裔的情分上，并没有施辣手，这才让仓杰捡了一条命，算是有了一些交情。

仓杰也算是一条汉子，虽然职业见不得光，但是这让手饶命之情，却是念得极重，这次丹木亲自联系上他，对于仓杰来说，那就是最好的报恩机会，自然是尽心安排。

不过当一行三人来到佤孟村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村子竟然比想象

中还要偏僻落后许多，可以说整个村子大部分人都是靠着贫瘠的土地过活，如果不是部分玉石走私会经过这个山村，村子里甚至可能连一条像样点的路都没有。

而到达云南后，又用了一天多时间才进入村子，并且不得不等到第二天晚上才能安排越过边境线的三人来说，或许这里的贫瘠还不算什么，但是夜里那些可怕的蚊虫，却绝对是噩梦一般的存在。或许唯一对此满不在乎的，就只有丹木了，长期严酷到极点的训练，已经身为杀手和佣兵时曾长期在丛林生存或者完成任务，这点小虫子，根本就是小儿科。

而肖炘杰却是一直生长在温室的普通人，就算是热爱户外运动，但也很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尤其是中缅边境的山林中，一些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蚊虫，也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而西玛，虽然也受到过不少特工训练，可她被训练的方向却大半是和解密以及电脑有关，在技击方面，也不过是枪法出众而已，这种丛林之中的生存，却反而是很少企及，最让她觉得心悸的，是在进入这个小山村之后，就总是会有阴森森的感觉。自从经历了古羌圣山中的事之后，她对于一些阴性的能量，就十分敏感，或许对于别人来说，这不过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感受，但是对于她来说，却似乎能够感知到，在这个小村子里面，似乎真的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既然你有可能被蝎尾菊盯上了，而国内的那些隐匿的家族，也有可能盯着肖炘杰，那么我们再走常规的偷渡路线，很有可能被人找出踪迹。这条线路很少有人偷渡，可以说只是存在少量的玉石走私，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安全的。”丹木淡淡地说道。

“但我总感觉，这村子中有些古怪。”西玛嘟哝了一声，然后下意思地抱紧了肩膀，似乎这里的夜里，总是她感觉到寒意。

“西玛说得不错，这村子中应该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如果真要

等到明天晚上才走，还真不知会不会出问题。”肖炘杰也沉思着说道。他现在能够微微运用极少的巫力，要让他靠着这丝巫力去伤敌几乎是办不到的，但是用来感知一些东西，却是和西玛在成为那些神灵的暂时代言人之后，还要敏锐。

“你们都感觉到了？”丹木问道。

“难道你也……”

“不，我没有你们那种能够直接感知到那些莫名的东西的能力，但是我在生死之间历练出来的直觉，却让我知道，这个村子中的确是有不少不干净的东西存在。而且，这里的人并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更何况，你们不要忘记了，我可是释比的外孙啊，在我身上，本来就有护身的神石，还有释比亲自赐予的战刀，这些都是鬼神辟易的宝物，要知道那些东西的存在，也不是难事。”

“既然如此，那为何来这里后，我们不赶紧一点？”

“一是时间上来不及，今天晚上据说在边境线附近又一次玉石交易，我们最好不要扯进里面。而明天白天据说会有边境的军队巡逻，所以最快都要等到明天晚上。至于第二点么，和我们临走的时候旺达诗卓告诉我的一个秘密有关。”

“什么秘密？”肖炘杰和西玛几乎是异口同声的问道，两人问完后对视了一眼，然后无声地笑了。随即肖炘杰又神色一凝，这种默契虽然谈不上是心有灵犀，但是在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柳衡的他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背叛，哪怕背叛的仅仅是自己的心。

“还记得我也拥有过的那块玉石么？”

“那又如何，你不是说，那块玉石是出自羌寨么……玉石，难道说，当初这些玉石的来历，和这里的矿坑有关？”

“确切地说，还真的有一点关系。”

“不可能，这些玉石应该都是当年蚕丛王朝时期的遗物，到现在已经好几千年，当时这里怕是还荒无人烟吧，怎么可能有玉石带到蜀地？”

“在蚕丛王的宝藏之中，似乎还有不少海洋贝类吧？”丹木轻轻说道。

肖炘杰为之一凝，不错，在蚕丛王的宝藏里，他们当时不仅看见了不好贝类，甚至还有血珊瑚等绝对是海洋出产的宝物，这些都说明了似乎在几千年前，蜀地的经济交流已经到了极为繁荣的地步，不仅仅是沿海，甚至有一些疑似中亚风格的器物，也曾在蚕丛王的宝藏中出现过，那么就算是古代缅甸的玉石会通过这些交流被输送过来，似乎也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

“这么说来，这些玉石真的有可能是在这矿坑出产的？不过在此之前，这些玉石想来就是你也不一定完全知道来历吧，怎么敢这么肯定？”

“很简单，因为当初我曾到过这里，也经历了一些当时觉得异常的事情，甚至……嗯，这些且不提，总之，我在这里见过材质十分相近的玉石，而且我那敏锐的第六感，似乎也提醒过我，当初我手里的那块玉石，的确是出自对岸。”

“那么，旺达诗卓告诉你的秘密，就是和这玉石有关？”

“对，旺达诗卓曾说，曾经在我手里的那块玉石，和其他几颗玉石一样，都不过是一块原石上的来的，而最终会蚕丛王朝的祭祀会选择这七枚玉石作为刻画符文的载体，是因为这当初的那块原石，就具备不可思议的力量，这力量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巫力运转的灵气，但却也同时沾染了一丝邪气。”

“邪气？你是说，挖出原石的玉石矿坑里面，有什么邪恶的东西？这东西这么厉害，隔着上百里，居然让这小村子也不得安宁？”

“如果说，那枚原石已经不在当初的矿坑，而是在这个小村子里面呢？”一旁的西玛突然插嘴说道。

肖炘杰呆了呆，然后看向丹木，丹木也是点了点头：“那个小矿坑，据说在很久前曾是一个挖掘过不少玉石的老坑，只是后来似乎里面的玉石采空了才被废弃，但是二十几千年在附近又发现了一个小的矿脉，才重新兴盛起来，但也绝对比不上当初了。要知道缅甸玉自古就大量流入中原，也许在几千年前，在这块土地还不属于中原王朝统治的时候，出自那个老坑的原石，真的有可能滞留在此地，或者是通过其他途径，总之，几千年的时间，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

肖炘杰不再反驳，不过对于那颗奇异的原石的存在，却也隐隐地感觉到了不安，他识海内的巫力似乎也感觉到了这种不安，雾气翻腾，只是在翻腾的时候，隐藏在浓雾深处的那头长着两个脑袋的蚕一样的怪物，在冷冷地笑着。

就在三人准备各自返回房间睡觉的时候，却看见门口，有一队人马经过，看上去人数还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最奇怪的是所有人穿着看上去都十分喜庆，甚至有一顶双人抬的轿子，轿子虽然看上去有些古旧，但是扎这大红花，还有一张喜字贴在上面。

接着依稀的月光看着这队人马走过，肖炘杰三人奇怪无比，看样子似乎这是迎亲的队伍，不过现在已经快要十二点，怎么会这个时候结婚？难道是这里的特有习俗么？

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让肖炘杰心里打了突，不过仔细一看，却是借宿的房屋主人，一个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伯，姓赵，祖父躲避战乱来到边境。

这里虽然免于战火，可是太贫瘠了，曾经在民国时期甚至一度种植鸦片为生，解放后才转为经济作物。老赵的父亲曾被国民党当成壮丁抓走，后来侥幸逃走来到这里，娶妻生子，然后在二十多年后有了老赵。

这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连老赵也已经五十多岁，在这个佤孟村里呆了一辈子，这一生最大的见识，就是去过孟兰县城几次。

“赵大叔，这些人……是怎么回事？”肖炘杰问道。

“结婚呗。”

“哪有晚上结婚的，而且看这样子，总感觉让人渗得慌。”

“你们莫要多问，这事，看看就算了。”

“什么？”不等一头雾水的肖炘杰再问，那些队伍，已经渐渐消失在眼前。

接着院子外传来摩托车的声音，在宁静的夜晚，发动机的轰鸣显得格外刺耳。

“老赵叔，还忙啥哩？我爹要你赶紧过去观礼。”发动机的声音停下，随后一个粗大的嗓门大大咧咧的说道。

本来就没有完全关闭的院子门被人推开，进来一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看上去十分精悍，但是头上缠着青蓝色棉布头帕，头帕的头端多成一尖锥状，偏鉴于额前左方，这就是被称为“英雄结的”的彝族“兹提”，看来进来的汉子，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彝人。

“布哲，你给你阿爹说，我安顿了几个客人，马上就过去？”

“是仓杰带回来的那几个客人么？我阿爹说了，人多热闹，要他们一起去呢。”那彝族汉子一脸热情地说道，他的目光已经看到了肖

炘杰等几人。

“外边的人去……不好吧？”赵大叔有些犹豫。

“莫事，阿爹说既然是仓杰带回来的朋友，就是自己人，仓杰可是村子里第一勇士，他的朋友不会胆小。”

“赵大叔，到底是什么事啊？”丹木问道。

“哦……好事，算是好事，布哲的弟弟布伦，要娶媳妇呢。”

“我那弟弟命苦，不过老天总算开眼，这桩婚事还是定了下来，远方的客人，前来观礼也是好的。不过，到时候不要太大惊小怪，赵大叔你待会多给他们说说，家里事忙，我还要赶紧回去。”

“成，等会我带他们过来，反正不远。”

“好嘞。”布哲答应了一声，然后出门，不过出去的时候，余光似乎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西玛，让西玛如此良好的心理素质，居然也被他那一眼看得有些发毛。

“看来，事情有些意思啊。”丹木微微一笑，轻轻捏了捏藏在袖子中的那柄锋利的短刀，稍稍放心。

“结婚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

“别提了，是阴婚。”赵大叔瓮声瓮气地说道。

“阴婚！”肖炘杰也吓了一跳，阴婚也被称为冥婚，是一方新人在婚前就不幸身故，但是依然会为死人和另一方举行婚礼的民间习俗，也有双方未婚夭折，然后彼此父母为两个已死的子女举行仪式结为夫妇的，在汉、羌、彝、苗等多个民族中，都有这种习俗存在。

不过到了现在，还举行冥婚的已经非常少见了，还是前两年在网

络上爆出来有人故意杀死流浪人员然后卖尸体给一些山村举行冥婚时，才渐渐为一般人所知。

他们却不曾想到，居然在这个小地方，也能见识到冥婚的存在，尤其是回想起现在他们几人都感觉到这里阴气汇聚，现在这个解释，也似乎说明了这场冥婚，有些不同寻常。

“今天，可不是举行冥婚的好日子啊。”肖炘杰抬头看了看天色，那轮明月的边缘，隐隐地透出一线血色，今夜明显是个大凶的日子。

他对于数理变化有一点研究，其中自然涉及到一些阴历中的吉凶祸福的日子，而今天即便是在民间流传最广的黄历中，也绝对是不易婚嫁的日子，而冥婚，从古至今对于日子的选择，却都是有着颇多忌讳，也不知哪家人是不讲究这个，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一般来说，能够接受名冥婚的偏远地区家庭，对于老黄历肯定是更为看重，现在即便是大城市的年轻人结婚，父辈也会选一个好日子，何况是这种对于传统更加注重的偏远地区家庭？

“年轻人，有些事，不好说，也说不得。”赵大叔将门虚掩着关好，然后对三个还一头雾水外来者说道。

“这其中，还有什么讲究不成？”丹木皱眉问道。如果是普通人，还可能因为根本不信这类东西而带着好奇去看看热闹，可是他们三个，在经历了此前一系列事件之后，对于这些天地之间存在的奇异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免疫力，之前三人都曾有些心神不宁，而且都感知到了这里的阴性气息的流动，隐隐透出大凶之兆，对于是否真的要去刚才那布哲的家里参加冥婚婚礼，就连在死人堆里打过滚的丹木，也有些不确定了。

“我能够看出来，你们都不是普通人，想来也不会如山外的人一样，认为冥婚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布哲家的人执意要在今天为他们死

去的儿子完婚，其中自然是有原因，只要你们不刻意去探查，也就不会有事。记住，好奇可不是什么好事。”赵大叔突然带着一丝诡秘说道。

“我们……可以选择不去么？”西玛看了肖炘杰一眼，有些怯怯地说道。如果她面对的是几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士兵，可能连半点畏惧都没有，但是面对鬼神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就算是有古羌圣山中的经历，也是感觉到有些毛骨悚然。

“不能，因为按我们这里的规矩，谁家若是要举行冥婚，是不会允许有外乡人在四处乱窜，免得冲撞了阴灵。”

“我们就呆在屋子里哪里也不去不行么？”看着西玛似乎真的有些害怕，肖炘杰问道。

“不行，布哲家在佤孟村里算是有权有势的家族，他们要较起真来，就算是你们的朋友仓杰的面子也不会卖。仓杰让你们住在我这里，我自然要对你们的安全负责，毕竟仓杰那孩子当初也曾帮了我们老赵家不少忙。”赵大叔淡淡地说道。

“看来我们还真是来得太巧了，偏偏选在今天，也许，这就是缘分？那就去看看吧，我就不信，连神我们都不怕，还会怕一个鬼？”丹木冷冷一笑。

赵大叔皱了皱眉头，最后迟疑着说道：“今天晚上，你们还是少提最后一个字。”

那是“鬼”字，他不说这话还好，本来已经被丹木的话激起一丝胆色的西玛，脸色却突然苍白了起来。

“西玛，这不太像你啊。按理来说，你好歹算是出自蝎尾菊，这个组织培养的人，会怕那东西么？”肖炘杰有些不解地问道。

“不，这和组织没有关系。我就是很怕它们……因为，据说我小时候就曾被它们侵害够，所以我至今没有五岁前的记忆，那是因为太过恐惧，而大脑保护性地选择了忘记。”西玛有些恐慌地说道：“我本来以为，这辈子应该都不会再碰见它们了，可是今天，我有一种感觉，它们，回来了。”

肖炘杰心里突然打了个突，正想开口说他们不去了，却渐渐地感觉到有些头晕。

这是怎么了，难道说真的是那东西来了？他已经开始觉得有些天旋地转，然后身子乏力，开始摔倒在地，在倒地的瞬间，他已经发现西玛和丹木比他更早晕倒，只是看似已经晕过去的丹木，却突兀地睁开一只眼，朝他轻轻眨了一下。肖炘杰顿时放心地晕了过去，看来，丹木似乎早就胸有成竹了，只是想想看看这赵大叔和那布哲家，到底想要干什么而已。

第九章 冥婚

等肖炘杰被一盆冷水泼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才发现自己竟然被人五花大绑在一根柱子上。使劲挣扎了一下，却发现绑住自己的是粗壮的麻绳，而且绑的人显然很有技巧，竟然连半点都挣扎不动。

过了有半分钟，他渐渐完全清醒过来，偏过头去，看见了同样是被绑住的丹木，只不过丹木的神色，看起来依然十分镇定，想来是有着自己的打算，这让肖炘杰稍稍安心。

不过，他转过头四处瞧的时候，却是没有看见西玛的影子，这顿时让他开始惊慌起来。

“别担心，西玛暂时不会有事，就算是她有事，我想那东西也不会坐视不理。”

“那东西？什么，那个布哲的弟弟的阴灵么？”肖炘杰小声道。

“他算什么东西？一个区区的阴灵鬼魂和那东西比起来，就像是一只毛虫和神龙的区别。”丹木冷哼道，很明显，他似乎是知道什么，只是现在还不便说出来而已。

“接下来该怎么办？你有逃走的计划么？”

“当然有，而且我还要留给敢算计我们的人一个终生难忘的礼物。”丹木的语气有些森然，虽然对方的算计最终被他识破，而且做了准备，不过以他之前杀伐果断的性格，这仇却是要立时报了心中才能爽利，要不然憋在心里着实让人气闷。

“那我们现在是……”

“等，你昏过去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加起来也不过半个小时，时辰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就快来了。”

果然，丹木的话音落下不到两分钟，布哲的声音已经在外面传来：“把那两个外乡人带过来。”

很快就有几个干瘦的蓝衣汉子进来，然后将两人从柱子上的绑缚中解下，但是拴在两人身上的绳子，却依然没有动。

两个人被那些蓝衣汉子推攘着带到一个大厅之中，这屋子虽然也是红砖瓦房，但是却比一般的村民家庭要大许多，中间那根大梁几乎是一抱粗细的巨木整根做的，整个房间有两百多平大小，完全就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大厅，能够容纳一两百人。

这大厅此时布置得喜气洋洋，但中间一个放置在火灶旁的棺木，却是让这喜庆的气氛中透着几分诡异，棺木的周围插着几根木杆，上面有五张两三米长的白幡竟然无风飘动。

周围的人神情肃穆，只有两个胖乎乎的老人，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张罗着。布哲就站在他们旁边，看样子这应该是布哲的父母。

“师公，可以带新娘上来了么？”布哲恭敬地问向一个透着几分诡异的老人。

“师公是彝族对寨子中的通灵人的尊称，其实这些师公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毕摩’，也被称为‘贝马’，地位和我们羌人中的释比接近，是村寨中的巫师。”丹木轻轻向肖炘杰解释道。肖炘杰点了点头，他知道丹木对于这些古老民族的了解，远在一般人之上，知道这些基本的常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等等，我先念完开路经，再带新娘上来。”那老毕摩说道，然后

以彝语开始念诵开路经。按照彝族的风俗，这开路经是先要赞颂死者的勇敢，然后为死者指引迁徙来的路线直到找到回祖地的路线，不过现在，这开路经似乎经过了一些变化，那是招引亡魂前来相会。

接着，几个乐师模样的村民，拿着长葫芦笙开始伴奏，周围的家属和一些亲近的村民，开始排成三行围绕着中间的棺材跳舞，边跳嘴里还唱着丧歌。

“这是在干什么？”肖炘杰有些毛骨悚然，这诡异的景象，怎么看都不太正常。

“不要紧张，现在不过是他们按照古老的风俗在‘脚踩舞’，本来这是送葬出殡才会经历的仪式，不过为了完成冥婚，我想是提前了吧。”丹木回答道。一旁看管两人的干瘦汉子惊讶地盯着丹木，似乎，没有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家伙，居然对彝族的风俗这么了解。

不过另一个就没那么客气，恶狠狠地在肖炘杰头上一拍，让他大怒的同时冷冷地说道：“你们两个给我老实点，要不然宰了你们祭祀恶灵。”说完，将两人绑在一根柱子上，然后和那几人一起走开，加入到跳脚踩舞的行列中去。

接着，那师公开始手持八卦铃，嘴里不停地念诵着什么，刚开始肖炘杰还没有注意，但是那师公嘴里反复出现的部分音节，却渐渐地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些音节中的一小部分，他敢肯定自己从沈教授那里听到过，那是沈教授在翻译巴蜀图语的时候，嘴里不经意地念叨出来的，很明显，这些似乎像是什么咒语的彝语，至少有部分音节和是巴蜀图语相同的。

“他在说什么？丹木，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吗？”肖炘杰有些着急地问道。

“你当我是百科全书么？什么都知道。”丹木没好气地说：“我可是没念过什么书，就算对彝族的部分风俗有所了解，那也是因为毕摩的存在和羌族释比很接近，我从外祖父那里听来的，可这并不意味着我连古彝语也懂了。要知道就算是现在的彝语知道的人都很少，更不要说这种如同天书咒文一般的古彝语了。”

“我想，我知道我们为何会被指引来此了，因为，这些古彝语之中，有一部分音节，大概五分之一的样子，居然是和巴蜀图语的发音十分接近。”肖炘杰苦笑着说道。

“什么？和巴蜀图语的发音接近？”丹木也惊讶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几人不过是因为他自己认识仓杰而选择的这个村子试图偷渡出去，却是发现念咒的古彝语，居然和巴蜀图语有着某种联系。尽管，这联系现在看来有些牵强，但从当初的玉石来源来看，其实也并非是没有这个可能。

“看来这个问题，只有等找到沈教授之后再说了，新娘就要来了，希望不会是西玛吧。”肖炘杰看着大门外又唢呐的声音响起，知道要嫁给棺材中的那个倒霉的新娘，已经快要到了。

丹木也是心里打了突，然后带着些微苦涩说道：“我很想说，希望你的担心不会被言中，因为彝族一般不愿和外人通婚，那样生下的后代就是‘假彝’，在一些传统的彝族聚居地甚至会被歧视，即便地位和辈分再高，在传统节日庆典里也不能坐上席。”

“嗯，希望如此，不过，他们到底抓西玛去是干嘛？”

“刚才我是装晕过去的，看见西玛被几个女人带走，我想暂时没有什么危险，就没管这么多，毕竟西玛有那东西的庇护，不会有什么事。”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和神灵有关么？”

“当然，神灵，也是会死的，只不过死了之后，也和人一样有魂魄而已，只是身为神灵，就算是死去，魂魄也比人的鬼魂要强大得多，不管什么阴灵，都没有办法和它们相比。”丹木喃喃地说道。

“这么说来，上次在古羌圣山的时候，西玛就是被神灵的魂魄暂时占据了躯壳，才会成为神灵的代言人的？”

“可以这样说，毕竟这些神灵的要求，是要我们释放出它们的躯壳，这就意味着它们从来不曾被真正杀死，而是等待灵魂和肉身重新溶为一体，然后彻底复活。”

肖炘杰正要回到，这个时候门被推开，肖炘杰朝那个方向努力转过头望去，却只能看到一个穿着大红嫁衣的女人，在一个老女人搀扶下，一步一顿地走了进来。

那个女人身材都隐匿在嫁衣之中，看不出好坏，头上也带着凤冠霞披，竟然是典型的汉人的嫁衣打扮。

“怎么回事，我想彝人的婚姻，不应该是这打扮吧？”肖炘杰瞪大了眼睛。

“很有可能，你刚才的担心，真的被我们猜中了……西玛身上有汉人的血统，他们是将西玛，当成了汉人来迎娶……”肖炘杰说道。

“不，不是，那是因为，真正要迎娶的，并不是那个彝人。他们，不过是棋子而已。”丹木突然有些沉重地说道。他现在已经感觉到了贴着手臂的短刀上，那刻画的符文正在开始发热，甚至烙得他生疼。那东西，也要近了吧。

“开棺！”那师公突然一声大喝。接着几个男子上前，将棺木中的尸身扶了起来。那是一个脸色苍白到极点的年轻人，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或许是为了掩饰尸斑，脸上涂了厚厚的粉让他显得异常苍白。几个男子将尸身小心翼翼地从棺木中抬了出来，然后放到一个事先准

备好的木架上，这样那男子就能勉强站立了。只是他的身子不自然地微微扭曲着，似乎他的脊椎已经因为某种原因而折断，看上去有些怪异。

那新娘被老女人牵着带到离尸身不远的地方，肖炘杰甚至能看到那新娘正微微发抖，她身边不远就是一张铺了红布的桌子，上面插有大红蜡烛，本来是十分喜庆，可旁边一个用来祭祀死者的猪头和水果、五谷，却是然跟着喜庆中平添了几分诡异。

这时一个神色肃穆的老人来到桌子前，他先是恭敬地朝师公低声说了句什么，见师公点头，这才开始接过旁边的人递过来的一个盘子，从上面的小盒里拿出一些白色的粉末涂抹在脸上，这是在抹粉，可是完成这一切后，却却是将自己的嘴唇用一只笔涂抹成了黑色。

“阴阳脸？这个老人，就是阴媒？”肖炘杰看着老人，脑子里闪过一个名词。

那老人略带威严地朝周围看了一圈，然后大喊道：“带新郎！”

大厅中的喇叭声和唢呐声响成一片，随后一个布哲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手中提着一只大公鸡。这公鸡似乎养得极好，看着足足有十几斤种，殷红的鸡冠有半个巴掌大，看上去极为精神。在布哲的身后，先前对肖炘杰动手的汉子手中捧着一块灵牌，灵牌上用汉子和彝语分别写着乃保布伦，那是死者的名字，名字下面还刻着生辰八字。

那老女人带着穿着大红结婚礼服的新娘上前，新娘的头上顶着盖头，这种古代汉人女子结婚才会用的道具在现在看来显得无比怪异，可是在场的人，却是谁也不敢说什么，似乎这景象，关系到整个村子的生死存亡，都不敢大意。

那阴媒手一挥，乐器的声音渐渐停了下来，然后举行拜堂的仪式，那对看上去有些臃肿的夫妇，乐呵呵地坐在上首，等待整个仪式

开始。

可就在这个时候，变故发生了，布哲抱着的那只大公鸡，突然之间挣脱了布哲的怀抱，一下朝新娘扑了过去，几下就将新娘的头巾抓落，然后一张尖利的嘴，恶狠狠地朝新娘的眼睛啄去。

新娘尖叫一声，但是身子却没有动弹，似乎她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就在所有人都惊呼地以为这看上去凄美绝伦的新娘子似乎逃不过这一劫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然后一把将大公鸡抓住。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然后突然人群中发出一声尖叫："诈尸啊！"伸出手抓住大公鸡的，赫然就是旁边那具应该已经死去多时的尸体！

人群开始蜂拥着朝门口冲过去，但是一声怒吼，却是止住了这种慌乱。

"慌什么，我还在呢。"那是师公毕摩的声音，老师公的声音透着雄浑，顿时镇住了整个场面。

"这是乃保家的小崽子知道要娶媳妇了，显灵了，他疼自己未来的媳妇儿，不被这替代的公鸡所伤，有什么奇怪的？"师公的有些声色俱厉地说道，刚想要奔逃的人群有些尴尬地转过身，不过有几个胆小的，还是偷偷地朝门口挤过去，似乎随时都准备开溜。

"冥婚仪式继续！"那阴媒看了一眼师公，见后者点头，立刻壮了壮胆气，让人小心翼翼地将不停挣扎的大公鸡从尸体手中抢了下来，那几人一脸的恐惧，毕竟一具已经死去两三天的尸体，居然会做出这举动，怎么都让人有些胆寒。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时候的肖炘杰，突然脸色苍白地吐出一小口血来。丹木关切地看了他一眼，心中一动，低声问道：“刚才是你做的？”

肖炘杰微不可查地点点头，有些苦涩地轻声说道：“心中一急就试着去帮她，而我现在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巫力，不过，我能调动的巫力太少了，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喂，你倒是想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动手，不会真的要这仪式结束的时候吧？这样就算最终救下西玛，她也会有心理阴影。”

“我不是神仙，这么多人，我手中只有一把刀，最多有把握自己逃走，你以为我能打赢这么多人？”

“也许不用打赢这么多，因为我可以将大部分人都吓走。”

“没用的，有那个毕摩在，一次他可能不会注意到你，可是第二次，他肯定会怀疑到你头上。不要小看这些毕摩，他们可能是和释比一样，都是掌握着神秘力量的真正巫师，就算没有你那么精纯的巫力，但巫力运用，你却是和他们相比都差得远。”

“用你的说法，神我们都不怕，还会怕一个人吗？”肖炘杰淡淡地说道，眼中居然不知不觉有了一点热切的渴望，似乎在刚才运用巫力的过程中，虽然他也受了点内伤，可是收获也不小。

“老实说，就算是对方有十几个身经百战的勇士，只要不是都拿着枪，我都不怕，可是对于具有神秘力量的毕摩师公，我却是有些心虚。如果你有办法对付那个毕摩，那么我们的把握就大多了。”

“好，等会我再控制着那倒霉催的新郎动一下，然后你趁乱挣脱绳索，这没有问题吧？”

“放心，他们并没有仔细搜身，我的刀还在，这绳子还困不住我。”

“那就行了。”

就在两人讨论的时候，那老师公已经疑惑地朝他们这边看了一眼，然后看看周围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对了，立刻喝道：“冥婚，继续。”

那个年老的阴媒示意布哲抱着那只大公鸡过来，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符纸，用一根红绳绑在公鸡的左脚上，低声说道：“男左女右，生辰八字绑缚在你左脚，从此刻开始，你就是布伦，布伦就是你……”

肖炘杰在一旁打了个寒战，开始闭上眼，试图去控制识海中更多巫力，可是他越是着急，这种控制却越不容易成功。

“不要急，西玛没事的。你静下心来，巫力的运用，需要绝对的专注才可以。”丹木在一旁教导道。虽然他完全不会巫术，可是自小在释比身边生活了好几年，对于这些神秘力量的运用，却是知道一些道理。

肖炘杰没有说话，微微点头，然后不再管大厅中发生什么，开始沉下心神，全力去沟通识海内的巫力。

此时那个阴媒已经开始唱喏：“天地分，阴阳立，人鬼殊途，冥婚为桥……一拜天地……”立刻有人强行按着西玛，和那大公鸡一起交拜天地。此时的西玛似乎是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竟然没有丝毫的反抗，只是动作有些僵硬。

交拜很快完成，但是周围却很快传来不和谐的声音：“布哲，布伦虽然过身了，但是他娶一个汉人女子就算了，这个女人看上去却不是纯血的汉人，为何还要行汉人的礼，你将我们祖宗的风俗，当成了什么？”

布哲冷冷一笑，抱着大公鸡的手微微动了一笑，然后森然说

道：“这是师公吩咐的，也要向你通报么？”

那人看了年老的师公毕摩一眼，畏缩地小退了半步，终究没有争辩。

第十章 血魂晶

这场诡异的冥婚婚礼还在继续，阴媒见交拜完成，若是活人的婚礼，此时就该送入洞房，可是这偏偏是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的冥婚，还有着接下来必须的仪式要做，而这仪式，才是冥婚最终完成所必须的。

阴媒从怀里掏出一把雪亮的刀子来，一步步走向新娘，而西玛依然目光呆滞，似乎完全就没有意识。丹木神色一凝，难道说这阴媒是要杀死西玛，然后这才算是让两人在阴间正式成婚么？

他手臂的肌肉轻微地颤动着，那柄短刀以细不可查的速度开始下滑，然后刀尖落入掌中。

轻轻在刀身上一弹，手掌的骨骼不可思议地开始扭曲蠕动，最后竟然诡异地将短刀反手握在了手里，然后不动声色地将绑缚双手的绳子割开了大半，又悄无声息地将短刀收好。

这一切看似简单，但却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绝技，甚至一些印度的瑜伽高手，也未必能将手掌和手臂的骨骼控制得如此炉火纯青，丹木的实力，可以说已经是人类能够将自身的肉身控制的巅峰，虽然还不能脱离人的范畴，但普通人在他面前，一对一的话的确是犹如蝼蚁了。

他甚至有把握，如果那阴媒真的对西玛不利的话，他能够第一时间将短刀当成飞刀掷出，随时取那阴媒的命。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暂时停止了异动，那阴媒居然将刀子放在了西玛的手中，然后喃喃自语般在西玛耳边嘀咕着什么。

一直搀扶着西玛的老婆子开始退开，失去了那老女人的搀扶，西玛变得有些摇摇欲坠，似乎正极力和体内的什么东西在抗争着，身子微微颤动。不过很快，这种颤动停止了，她木然地拿着刀子，然后一步步朝布哲走过去。

这副情景无比诡异，面对一个穿着大红嫁衣，但是脸色却被厚厚的粉所遮盖，只留下双眼和嘴唇涂成乌黑的颜色，在大城市中似乎颇为新潮的僵尸妆，这个时候竟然看上去十分合适，这分明就是一个僵尸新娘般的女人，而面对这样一个女人走过来，布哲却没有丝毫害怕，反而眼中泛起一抹邪光。

“去吧，将那只公鸡杀死，它的血将指引你丈夫的方向，也会融入你的血脉，从此你和你丈夫，就再也不会分离……”妖异的声音，从阴谋的口中响起，似乎带着某种催眠的魔力，西玛竟然真的一点点举起手中的刀子，然后朝那公鸡的脖子划去。奇怪的是原本精神百倍的公鸡，此时像是被法术定住了一般，没有丝毫动弹，这一刀顿时砍断了大半个脖子，公鸡的头颅，软软地歪倒在一旁，鸡血飚起足足有两尺多高。

布哲犹如变魔术般，手中多出一个瓷碗来，然后极为精确地接住了大半飚射而出的鸡血。

“新娘子，还不赶紧斩下公鸡的左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今后进将它的脚风干之后，挂在自己胸口，你的丈夫，就永远陪着你啦……”

西玛木讷地将公鸡绑缚着布伦生辰八字的左脚折断，然后用刀斩下，再取下自己手腕上的红绳，绑在还有些些血丝的鸡爪上，然后挂在胸前，像是在挂一件珍稀的宝石项链一样专注。而那只被放了血并且斩断了一只爪子的大公鸡，已经被布哲犹如丢垃圾一样丢在了地上。

“新娘子，还不赶紧用鸡血画在你丈夫的眉骨上，这样他在阴间就不会迷失方向，然后你将剩下的公鸡血喝了，让它的血和你的血融为一体，这样不管你走到哪里，他都能找到你。”阴媒尖声尖气地说道，西玛犹如牵线木偶一般，依言伸出食指在接了大半碗鸡血的瓷碗里蘸了一下，然后转过身，轻轻在已经脸色发青的尸体眼眶上画了几笔。

“咦，不是这么画的，你画的什么……”阴媒突然呆住了，因为西玛画的根本就不是如同血眉一样的简单两笔，而是一个奇怪的符号。

“这是……神纹！”那老师公突然瞪大了眼，惊呼道。

“神纹？这新娘子怎么会画神纹？她现在不是被药物……”阴媒也是不可置信地问道，不过他的话还没说完，却惊恐地发现，原本双眼紧闭的尸身，突然睁开了双眼，没有瞳孔，完全是一片眼白占据了整个眼眶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

“鬼啊，真的诈尸了，快跑，快跑……”有不少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这一次，就算是那师公毕摩再怎么呼喊，大部分人都奔逃了，最后只剩下布哲家的人和七八个大胆的后生。而利用这个机会，丹木已经趁乱挣脱了只剩下小半的绳索，然后飞速地将肖炘杰身上的绳子割开，见他依然双目紧闭，知道这不是打扰的时候，也不敢惊动他，于是守在一旁，但是双眼却死死地注意着西玛。现在西玛的状态明显有些不对劲，不管怎么说，造成这一切的很可能是那阴媒甚至那个毕摩，现在贸然上前，说不定反而会害了她。

“什么鬼东西，居然敢在我面前捣乱，还不现形！”毕摩从身后的包袱中摸出一面鼓，竟然也是如同释比一样，是一面羊皮鼓。这中羊皮鼓在彝语里被成为“格则”，是毕摩们使用的法器，有法力的毕摩，能够利用格则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随即毕摩又相续拿出一个鹰爪和一把神扇，在毕摩的法术体系

中，鹰爪是护法和神力的象征，神扇可用来驱鬼，这三样法器加在一起，在年老的毕摩看来，足以驱除一切鬼怪了。

“你又是什么东西，居然敢在我动我的炉鼎。”西玛呆滞的目光，渐渐变得锐利起来，不过这却不是她原本的目光，而是带着某种贪婪和凶残，却又高高在上，似乎是万物的主宰。

古神，这是古神才有的目光么？丹木心中一动，却没有上前，心中暗暗着急，不知道肖炘杰这个时候在搞什么鬼，看样子一时半会居然醒不过来。

“大胆！天圆地方，敕令九张，开天辟地到如今……开天门、闭地户，留人行，塞鬼路、宰鬼头，杀鬼脚，穿鬼心，破鬼肚……”毕摩嘴中念念有词，或许普通人看不见，但是若肖炘杰此时醒过来，就会发现天地之间，似乎有一丝丝奇异的力量，居然随着这些咒语的念诵开始汇聚，然后形成一柄无形的吓魔杖，带着一股凌厉的气势朝西玛碾压了过去。

西玛轻轻地挥手，嘴中冷哼道：“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

就是这样看似随意的一挡，那柄无形的力量凝聚的吓魔杖，居然立刻消散，那毕摩脸色剧变，喷出一口鲜血，再度念道：“吾奉天罡旋出门……阎君差我斩妖精，大金刀，斩邪魔，小金刀，斩邪精，弟子一斩，斩你邪魔化灰尘，斩斩斩……”

“阎君？那个食魂的家伙，就算还在也不敢和我作对，何况是你这样的蝼蚁，不过是学会了我们一点最微末的伎俩，居然也敢对我出手。”西玛冷冷地笑着，脸上的白色粉扑簌着下掉，看上去极为瘆人。

“是了，的确是那些古神，他们是一切传说的源泉，身为神，却是以食人为生，怪不得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地方阴气太重，原来是这里

居然有一头古神的残魂在。我明白了，那块原石，就是古神残魂栖身的地方，只要找到它然后将之破坏，就算是古神残魂，也经不起阳光炙烤！”肖炘杰突然睁开眼睛，说道。

“你总算是醒过来了，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可是先要让这家伙从西玛身上滚出去才是，要保证他毫发无伤，我可是没有半点把握。”丹木道。

“奴隶，你们两个身上也有我族的烙印，虽然不知是何原因开始变淡，还不帮我将这些食物解决掉！我终于找到了能够让我暂时出来活动的炉鼎，今天，是饕餮的盛宴，血的狂欢……”

西玛突然扭过头，对肖炘杰和丹木说道。

“怎么回事，为何吓魔咒和斩妖咒都对你没用？五雷三天界，雷霆百万兵，火光铜子箭，邪魔化灰尘，大得变小鬼，不得现真形……五方界上来，五方界上去，大神鬼，各归栏路，小神贵，各归棺木……”老毕摩似乎有些慌了，一边敲着羊皮鼓格则，一边开始以踏着复杂的请神的禹步，借此来调动天地之间更多的灵气。

“呱噪！”占据着西玛肉身的古神终于怒了，眼睛一瞪，毕摩挂在脖子上的鹰爪突然之间爆开，其中一根锐利的爪子，竟然插进了毕摩的左眼，毕摩顿时惨叫起来。

而一旁那具尸身突然直接跳了起来，在众人目瞪口呆中，已经到了毕摩的身前，然后一只手迅雷不及掩耳地卡住了毕摩的脖子，将他高高举起。

老毕摩手中的羊皮鼓和神扇掉下，左眼中不停流血，口中啊嗬叫着，却是发不出声来。

“够了。”肖炘杰突然踏一步，说道。

“嗯？奴隶，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占据西玛肉身的古神，饶有兴趣地看着脸上毫无畏惧之色的肖炘杰，偏头问道。

“你既然不过是这个偏远之地苟延残喘，看来也不过是古神之中一个不入流的小神，我们的身份，岂是你能够相比？我们奉的是真正的神灵的旨意，你这是在阻止我们迎回神王的身躯，简直该死。”肖炘杰威严地说道。虽然他不知道赌这一把是否有把握，但是此时看来，事情似乎没这么简单，至少对方能够轻松击败毕摩，光是这份实力，就是仅仅能调动一点巫力的他无法比拟的。

“是烛九阴那个家伙选的你吧……哼，它算什么真正的神灵，还不是和我一样，都是……”

“是么？”肖炘杰微微一笑，然后微微闭眼，一股巫力从识海中冲了出来，然后调动了周围的灵气，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然后这个漩涡开始渐渐扭曲变形，最后竟然变得如同一个无形的眼球。

“看来你也是知道神纹的，不过用我族的方法对付我，你不嫌有些多此一举么？”

“不，我只是想借此沟通那冥冥之中的存在，因为你们，也是会受到一些制约的，这制约，也就是当年击败你们的伟大存在。”

那尸身的手突然松开，快要闭过气的老毕摩剧烈地咳嗽着，大口喘气，脖子上已经出现青紫的勒痕，一双眼睛恐惧地望着西玛，知道这是他不可战胜的存在。

可是，自己不是受到指引才要成就这场冥婚么？难道说，这竟然无意间冲撞了什么了不得的存在……

“母尔木色……是母尔木色的力量！”老毕摩在万分恐惧的同时，却并不妨碍他对于周围异种力量的感知，那个变形成犹如一个眼球形状的灵气漩涡，他却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而这力量的核心处，却是

他所信仰的自然神灵才拥有的力量，最为精纯的巫力。

母尔木色，是彝人灵物崇拜中彝族人主宰大自然的神灵，毕摩认为这些神灵是有意志力的，自然界的各种自然灾害和自然现象的产生都是与这些灵物有密切关系，而巫术的本质，其实也是对自然之中的各种灵异力量的运用，自然也就会被这老毕摩认为是来自母尔木色的力量。

“巫力……不，不仅仅是巫力，还有那股讨厌的气息，奴隶，看来你背叛了我们，你们是他们的传人，我，一定要杀了你！”西玛的语气中，居然带着一丝颤动，很明显，这股巫力虽然最早是脱胎于他们这些古神的力量，但是在当时的某个时刻，却已经产生了变化，变成了连他们也会为之畏惧的另一股力量。

而这变化的源头，也就是当年的的古神们会失败并被封印住身躯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也是今日的人类能够得以发展并最终成为世界真正的主宰的基础，这是连神灵也会真正为之恐惧的能力，要在第一时间就杀死一切萌芽。

肖炘杰没有理会她的威胁，而是开始以一种古怪的腔调，念出一个个字节。这些字节的发音极为奇特，但是一旁的老毕摩却是浑身一震，因为有好几个音节，他都能够听懂，那是古彝语中极为重要的咒文关键字的发音，可是其余的，就连那毕摩也是一头雾水。看来这年轻人的身份真是不简单，那么在幕后委托自己的那些人，又是否知道这年轻人的身份呢？

还不等毕摩想下去，周围的空间，突然一下就就暗了下来，似乎整个世界都被拖入到深沉的黑暗之中，只有肖炘杰所在的地方，有微微的光亮。

“幻术？是的，你们这些所谓的古神，根本就不具备神话传说中移山填海的力量，你们最大的力量不过是影响人心，其次就是巨大的

肉身所拥有的在远古时期的生物中几乎无敌的肉体力量，而现在只剩下残魂的你，其实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影响我的心志。但你似乎忘记了，我们都不是普通人，幻境的考验也早就经历过，还有什么幻境，比得过直接面对自己的心魔呢？”肖炘杰的声音在黑暗中传来，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黑暗被一点点撕开，似乎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撕扯这层黑暗构筑的天幕。

就在从他周围发出的光亮快要照亮整个大厅的时候，大厅的门，突然被人踹开，接着一队打扮奇怪的人进来，一共十三个人，这些人的手上，都端着奇怪的武器。

说这些武器奇怪，是因为它们都勉强保持着枪的形状，但是却没有枪管，在枪管的位置，是一截犹如被精心雕琢的兽骨一样的东西，上面还刻画有红色的符文，但是其余的部分，却和枪支相比都没有什么区别。

“老家伙，看来你失败了啊，这女人的肉身，还是被那东西占据了。”一个冷厉的年轻人的声音传来，发声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

毕摩的身子微微一颤，这是曾要求他绑架西玛来作为这家人死去的儿子的新娘的人，也是在他的要求下，这场奇怪的冥婚典礼，才一反常态地没有采用彝族的仪式，而是和汉人中的冥婚仪式没有什么差别。

“对不起……它太强大了，我无法战胜……你能不能，放过我孙子，他才九岁……”

“当然……不能，我想，你孙子会是我的宠物很好的食物。”那年轻人冷冷笑道，然后冷酷地下令：“除了那三个有用的人，其余的，都不留。”

屋子中突然泛起数道阴风，这些阴风，都是从那些枪管换成了刻有符文的兽骨般的枪支上发出来的，不管是肖炘杰还是丹木，都是心中一跳，凡是被这些阴风击中的人，都是口吐白沫地扑倒在地，继而脸色变得铁青，双眼的瞳孔散去，完全被眼白所取代，死状竟然和那死去的新郎布伦差不多。而布伦突然之间暴毙的原因，也似乎因此而解开了。

“是你们杀了我弟弟。”明明被几道阴风扫中，但是布哲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倒下。

“很奇怪的体质，这个人，也抓活的。”领头的那个年轻人说道。

“阿斯巴哲，肯啃特姆尔，纳古雅酷，古力达……”从布哲的口中，居然也出现一连串的奇怪咒文，空气中似乎泛起了一阵阵波动，接着离他最近的两个武装人员，手中的枪支前端的兽骨突然泛起耀眼的红光，然后猛然爆炸，巨大的威力，竟让这两人一死一伤。

“该死，你知不知道这阴灵枪值多少钱一把？你又知不知道我培养这些能够操控阴灵枪的护卫，花费了多大的力气？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都死定了，就算你是来自世家的人，也救不了你！”领头的年轻人似乎气疯了，将枪支前方的兽骨拔下，然后换上了一枚透着血色的晶体安装在上面。

“血魂晶。”丹木的嘴角，似乎牵动了一下。

“什么东西？”肖炘杰奇怪地问道，同时对丹木以往的经历更加好奇了，这个可以算是生死之交的朋友，似乎对于这些古怪的东西，都知道不少。

“据说最早是从蝎尾菊的一支秘密部队中流传出来，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也只是听说，这次，还是第一次见到实物。”

第十一章 血灵诞生

布哲的嘴里，再度出现含混不清的咒文，似乎随着他口里的咒文念出，整个村子中存在的阴寒之气，还有那些之前让肖炘杰等人不舒服的气息，都一起被牵动了，开始朝这个巨大的房间中汇聚，甚至这屋子的上方，因为一些能量和磁场的变化，开始凝聚起大量的乌云，而在村子外的地方，却依然月朗星稀，看不出其他征兆。

“嗯？你是护神会的人？神徒？”那个领头的年轻人一愣，突然说道。

“守护神灵，使我们身为神徒的责任，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蝼蚁，忘记了是神灵启迪我们先祖的智慧，带来文明，现在，你们居然想要阻止神的复活！实在，罪不可赦！”布哲的嘴里，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叫嚷，接着那些汇聚过来的阴风邪气，居然全部都朝他的嘴里灌进去，不过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布哲的身躯，就如同是吹气的气球一样鼓胀起来，身上的衣服也被撑破，丝丝缕缕地挂在上面。而他身上的皮肤，几乎要裂开来，皮肤下面的筋肉，像是扭曲的蛇一样不停颤动。

“很好，我的信徒，你做得很好，这些亵渎神灵威严的人，都必须死！”西玛的嘴里，发出古怪的笑声，似乎已经看到了这些渎神者凄惨的下场。

“不一定。”肖炘杰的声音，突然在西玛的耳边响起，而他的手中，握着的是丹木那把受过释比祝福开光的短刀。短刀上铭刻的符文，这个时候再度亮起，从肖炘杰的眉心位置，有丝丝缕缕常人看不见的烟气，正被这短刀吸收，而肖炘杰的双眼上，也有一层烟雾似的

东西，这让他能够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就在布哲第二次念咒的时候，肖炘杰和丹木，已经趁着这个机会冲到了西玛面前，而这个占据了西玛身躯的神灵的动作，却还是无比僵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两人从背后绕了过来。

“是你在控制着她吧？我看见你了，你的样子，可真够恶心的。”肖炘杰淡淡地说道，然后手中的短刀，突然朝西玛的背后扎去，不过在离西玛的背心还有半尺的时候，那把刀却停住了，接着刀尖上有浓黑的烟雾腾起，似乎扎中了什么东西。

在肖炘杰汇聚了巫力的眼中，能够看到西玛的背上，像是有一条长长的鼻涕虫在不停扭动着，而她的整个背部，都覆盖着一层灰蒙蒙地东西，这层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吱吱……”空气中响起犹如被踩住尾巴的老鼠般的叫声，接着一股震慑所有心灵的波动，从刀尖的位置弥漫开来，似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被什么东西拨动了痛楚的弦，当即就有不少全服武装的人员蹲下，只有几个意志极为坚定的队员和那领头的年轻人一起，强撑着站住没动，但透过他们脸上带着强化玻璃的面具，还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也因为极度的痛苦而扭曲。

“你想要杀死我……你是想救这个女人，那好，我就让这个女人和我一起死好了……”西玛的的嗓子中发出阵阵尖叫，然后突然伸手，狠狠地掐向自己的脖子，不多时西玛的舌头就因为太过用力而伸了出来。

“可恶！”肖炘杰怒哼一声，然后开始按照之前旺达诗卓教的咒语，开始不停地念诵驱鬼咒，虽然这是神灵死亡后的魂魄，但是却和人一样都是属于阴性的能量，驱鬼咒正是对付这些阴性能量的，而在最为纯粹的巫力作用下，这驱鬼咒的力量被放大，甚至比一些正式的释比发挥的力量还大，渐渐地，刀尖下的黑烟越来越多，那条如同鼻

涕虫一般的灰色物事开始时收缩，然后凝聚成一团，突然之间朝肖炘杰的手臂延伸过去，而失去了那神灵魂魄附身的西玛，双手顿时停止了动作，轻哼一声软倒在地。

“不！”布哲的双眼一下变得通红，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信仰的神居然会这么轻易就被人从新娘的身体里逼出来，虽然，那不过是那个神灵的魂魄的一半，被称为“衣那”的附身魂。

“好机会。”领头的年轻人明显也不是常人，手中镶嵌有血魂晶的枪支突然发动，一道血色的光芒闪过后，从枪尖凝聚出一滴犹如血一样的液体，这滴液体以极慢的速度飞过去，布哲本能地想要躲闪，可是那滴血似乎有灵性一般，竟然捕捉到他躲闪的动作，然后准确地滴入他的眉心。布哲愣了一下，但是这滴液体就像是普通的鲜血一样，居然并没有什么后续了。

他稍稍放下心来，膨胀的身躯开始回缩，似乎感觉到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能撕碎一切的力量，布哲冷冷地说道：“看来你的这玩意儿不起作用啊，我已经得到神灵赐予的躯体，你们就算是有这什么鬼晶石，也不是我的对手。”他的脸色，开始变得狰狞恐怖，甚至在他几乎要裂开的的皮肤上，已经开始出现一层细密的青绿色鳞片，两枚獠牙也开始朝嘴里探了出来，整个人看上去犹如妖鬼一般。

“血魂晶的力量，岂是这么简单的。”那年轻人淡淡地说着，那枚血魂精的颜色，已经暗淡了许多，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几条细小的裂纹，很显然，这东西是消耗品，怕是最多不过是能使用两三次。

不过看上去，除了布哲的额头多了一滴鲜血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样子。

“走！”丹木突然毫不犹豫地挽起肖炘杰，还有失去了那鬼东西控制而昏迷过去的西玛，然后不顾一切地朝门外跑去。

“为什么？”快要出门的时候，肖炘杰突然问道。

“我听说过血魂晶，这东西一旦爆发，周围根本就没有生命能够存活，都会成为那一点血魂精血的食物。”

“可是他们也没有离开……”

“这些人应该是国内传说中的‘世家’的人，他们都是来自最古老的参与过当年的封神之战的家族，手中掌握有秘法，根本就不会惧怕血魂晶的侵蚀……”

果然，就在两人讨论的这二十几秒的时间里，那一滴鲜血突然之间化为一片血雾，将布哲整个人都笼罩在其中。而那血雾，像是有生命般，不停地侵蚀布哲的身躯，那层鳞甲很快就被腐蚀干净，露出里面血淋淋的肌肉来。

布哲怒吼一声，强忍着巨大的痛楚，双手有长长的指甲弹出，然后朝那年轻人扑了过去。可是两个护在他身边的战斗人员，已经抛下了手中的阴灵枪，然后抽出背后的长刀，同时迎了上去。他们的长刀是一种乌黑的金属所制，完全不反光，但上面却是刻满了扭扭曲曲的符文，然后用血色的朱砂灌注，看上去十分诡异。

“符文兵器，看来那个传说没错，国内的世家中，果然也在研究符文兵器。”丹木喃喃地说道，对于这样的符文，他自然不会陌生，释比送给他的那柄能够镇魂的短刀，也是有着相同的符文，只是释比送给他的短刀，明显是要比这种大量生产兵器要珍贵许多，只是几个简单的符文，起到的效果却比整个刀身都刻满了符文要好。

不过，就算是旺达诗卓，也不可能大量地制造这种短刀，因为每一次制造，都要用全副心神去刻画符文，对于如今没有多少巫力的释比来说，这些符文刻画所消耗的，其实就是他们的生命能量，没有任何一个释比会用这种折寿的方式来选择大量制造符文兵器。

可是这两个挥舞这符文兵器的战士，却是连一分钟也没有坚持住，就被已经被血雾侵蚀得不成人形的布哲给杀死，其中一个甚至半边身子都被撕碎。他们唯一的成果，就是掩护着那年轻首领趁机抛开，然后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从战术背包中珍而重之地取出一把枪，然后将一枚子弹压进了弹夹，瞄准了布哲。

“吼！”布哲这个时候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那片血雾，的确是十分了不起的恶毒东西，就算他吸收了周围大量的邪灵之气，被强化了几十倍的身躯，还是抵不住这血雾的侵袭，现在，他的身上不仅有蠕动的内脏露出来，甚至连胸口的肋骨和手臂的臂骨，都已经隐隐可见，连接着他们的，不过是一层薄薄的膜而已。

“果然不愧是神徒，普通人连十秒钟都坚持不了的血魂晶，你居然能够坚持一分多种，不过，已经够了。”临头的年轻人恨恨说道，然后扣动了扳机，一枚子弹呼啸着钉入布哲的眉心，布哲的身子僵了一下，然后整个头颅都爆炸开来，甚至连上半身都被轰碎了小半，犹如被反器材狙击枪给直接命中。

就算是神徒，在脑袋被轰爆之后，也不可能复生，而那枚子弹上带着的神秘力量，甚至连布哲的灵魂在刚刚离体快要被吸收的邪气吞噬的时候，就被附带的力量给绞得支离破碎。

“符文子弹！”对于这种子弹，肖炘杰和丹木都不陌生，当初的萨迦德手中也有三枚，其中一枚还是赠送给了肖炘杰使用。连这样的老狐狸，蝎尾菊中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手中都只有三枚，可以想象这种符文子弹的珍贵程度，怕是不会比那神秘的血魂晶小。

被爆头的布哲尸体开始急剧地萎缩，那青年长长嘘出一口气，突然说道：“不好！”里面几个刚反应过来的战士，刚要爬起来，却突然发现，刚刚将那萎缩的尸体吞食一空的血魂雾气，似乎有灵性一般，瞬间弥漫开来。

肖炘杰和丹木怪叫一声，再也不敢看热闹，连忙一起搀扶着西玛，飞也似的逃走。

而在他们身后，那青年首领也是狼狈不堪的紧跟在后面，这青年首领的速度极快，甚至很快就超过了他们三人，毕竟现在西玛还没有醒过来，需要他们搀扶。

那做大厅，突然之间轰然倒塌，而原本被布哲吸收的邪气，似乎并没有因为他的死亡而消散，而是和那片血雾相互纠缠，最后竟然诞生出一股无比凶横邪恶的意念。那股意念很快消散，化为两股血色雾气，钻入躺在地上的布伦的尸体鼻孔之中。

布伦的尸身一下坐了起来，只是原本已经是一片惨白的眼睛，这个时候完全是被血红色所取代，犹如在眼眶的位置，镶嵌了两枚红宝石一般，闪烁着深邃的幽光。

三个人很快就逃出村子，而在这个过程中，西玛也终于幽幽醒来，两人见到渐渐清醒过来的西玛都是大喜，只有这个可怜的女特工还不知道自己刚才是真的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只是双眼茫然地看着这两个搀扶着自己不断奔逃的同伴。

“怎么回事？”西玛虚弱地问道，被那东西寄生了这么久，就算是身体强壮的人，也会元气大伤，何况她不过是一个女子，身上本来就阳气不足。

“没事，我想我们很快就能逃到边境去了，计划改变，不用等那个护矿的打手了。”肖炘杰苦笑着解释道，然后将刚才的事简单地解释了几句。

“不是不用等，是我们要自己找上门去。”丹木冷哼一声，他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这次能找上仓杰，那是看得起他，以为他会真的知恩图报，却没有想到居然会陷入一场危机里。虽然他和肖炘杰都没有

遭罪，但是西玛这次却太危险了，尤其是差点被逼着和一个死人成亲，这样的事情他们甚至都尴尬地不好对西玛详细说。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除了布哲家的人和前面那个逃得更快的年轻人，最关键的就是仓杰了。因为信任他的缘故，他们三人才住进了老赵家，这才被人算计，然后莫名其妙地看到那场让人毛骨悚然的婚礼。

不过西玛似乎都不是十分在意，而且她的体质也好像十分特殊，仅仅是十几分钟后，她的体力就渐渐开始恢复，这让丹木这样对人体潜能十分了解的高手都感觉不可思议。

“三位，要往哪里逃呢？是要继续往前偷偷出境么？难道你们不知道，如果没有人带路的话，光是被对岸的军队甚至当地的非法武装逮住，不死也要脱一层皮？”那个年轻人的声音响起，他的手上，捏着那把手枪，样子看上去虽然还是有些狼狈，但却依然保持着风度。

“是你。”

“是的，是我，你们是不是应该感谢我解决掉那个小麻烦，然后跟我走呢？”

“我们需要感谢你威逼那个毕摩，然后非得要我们这位美丽的小姐嫁给一具尸体么？”肖炘杰冷冷地说道。

“嫁给那具尸体？当然，但那不过是个幌子而已，我的目的，可是抓住那神灵！抓捕神灵啊，啧啧，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事情！不过可惜，它的一小半灵魂，已经被你毁掉了，还好，剩下的大半灵魂应该依然在那村子中，我还机会。”

“抓捕神灵？你到底是什么人，又想要干什么？”肖炘杰戒备地说道。

“我知道你，你是穆家的人。”一旁的西玛，尤其无力地说道。

“呵呵，真不愧是蝎尾菊的特工人员，不过，你也不过是最外围的特工吧？蝎尾菊真正的核心机密，你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那年轻人嘻嘻笑着，他已经将头上的面具取下，露出一张还算阳光英俊的脸。不过他眉目间偶尔闪过的一丝阴霾，却让肖炘杰和西玛都十分不喜。

“你以为一把手枪就能威胁我们了？”丹木在一旁突然说道。

“丹木么？你的资料，在我的办公室里可是有半尺厚。杀手、佣兵、黑市拳王……当然，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重身份，妖灵猎人……”

“你知道的还真多。”丹木没有否认，而肖炘杰和西玛，对于最后那一重丹木没有提到过的身份，却只是微微惊讶后就不感觉有什么异样，毕竟一直以来，丹木对于一些异常事件的表现，都无比镇定，这不仅仅是心理素质能够解释的，完全是因为对方对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而丹木手中刻画有符文的短刀，本身也是一件法器，加上远超常人的身手，能够猎杀妖灵之类的灵异存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然，我们穆家虽然在国内明面上没什么势力，但是在整个云贵地区，却也有些产业，而且和蝎尾菊这样的大组织，也是有着交往，你们在云贵的一举一动或许能瞒过夏家的那小子，却瞒不过我。穆家这一代的少主，穆信佑，这个身份，或许肖炘杰你这小记者不知道，但是西玛小姐和丹木先生，应该是有所耳闻的吧？”

“当然，国内的世家都隐藏得很深，但这只是相对于普通人而言，世家的力量也不想蝎尾菊一样在世俗的层面上，而是守护。不过，和守护神灵的神徒不同，你们守护的是所谓的安宁和秩序，不过现在看来，世家到了这一代，似乎有些不安分了呢。”西玛已经快要完全恢复过来，虽然还有些虚弱，但是整个人的精神意识已经完全恢复，而身为蝎尾菊的特工，对于国内的世家更是重点研究和关注对

象，怎么可能没有听过穆家这个将根扎在云贵一代的世家呢？

要知道整个川湘云贵一带，在古代都是巫风盛行，甚至连现代道教，也是起源于巴蜀大地，甚至有不少道教咒语，都是出自古彝族和古羌族的咒语演化而来。而穆家，和巴蜀地区的张家、夏家一样，其先祖都是参与过那场几乎决定了后来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大战，最终将所谓的神灵击败，身躯封印在大禹地宫之中，直到近代其灵魂才开始重新聚集，并且开始挑选适合的使者来为其重新开启大禹地宫，重新复活。

穆家这样的家族，已经传承了数千年，经历了不知多少朝代的风风雨雨，由于在当年的大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又一直抱着不参与世俗权势的争夺，甚至在外人看来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对于世家来说，也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世家，说的，就是他们这样的古老家族。这样的家族就算不需要去刻意经营，这几千年的传承积累，已经让他们在各地有着可怕的财力和势力，纵然是那场打破一切旧秩序的十年运动，也不能将这种传承完全斩断，而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当然，这种传承过程中也有例外，比如柳衡所在的柳家，到了柳衡爷爷那一代，这种传承就几乎已经完全断绝了，从而沦为一个普通家庭，和世家的神秘世界，再也没有半分关联，直到二十多年前的血案，以及最近，她才重新和这些诡秘的事情牵连起来，而这不得不说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第十二章 派系

“那么，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听他们说，这一切都是你在幕后导演的，要我嫁给一个死人，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仅仅是为了抓捕这里的那个神灵残魂？这似乎不合你们世家的利益，你们是秩序的守护者，应该是最古老最古板的看守人，但是现在看来，你们的行事，似乎越来越高调了。”西玛盯着穆信佑的眼睛，说道。

“当然，这其中自然另有目的，可这都是因为你啊。”

“因为我？”

“是的，因为你，因为你的体质，是神灵最好的炉鼎，只有你才有可能被神灵的残魂暂时寄生，只要有你在，就能诱使这里的那个虚弱的神灵残魂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完成一个天大的计划。”

“要你说出那个计划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何敢肯定是我？”

“原本是不知道的，不过可惜，上次你们突兀失踪后又出现，尤其是在击杀了众多蝎尾菊的雇佣兵之后，就已经被世家盯上了，你们自以为掩饰得很好，也是也不过是逃过了官面上的追查，对于世家来说，我们有太多办法知道你们几个人的行踪和存在，而沈教授师徒之所以会那么顺利在重重封锁中被萨迦德带走，你以为其中没有世家弟子的帮忙？”

“这么说来，是组织出卖了我？还有萨迦德……”西玛深吸了一口气，马上明白了关键所在。

“如果你要这样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穆信佑微笑道。

“千万不要告诉我，这些千奇百怪的武器，就是你帮助他们离开国内，然后和蝎尾菊交换的。”

一旁的丹木突然问道。

“一部分是，比如那枚符文子弹，还有血魂晶，至于阴风枪，也算是十分珍贵的材料打造的东西了，不过那东西有些鸡肋，限制条件太大，虽然我们自己就能研究制造，但是数量并不多。”穆信佑神色凝重地说道。三个人中，他最为忌惮的就是丹木，他知道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年轻羌人到底有多么可怕，他的资料加起来有半尺多厚，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在地下世界的传言中，这已经是一个非人的存在，拥有常人无法想象的力量和果决。而他现在之所以还能这么气定神闲，那是因为弹夹中还有两枚符文子弹，只要能镇住丹木，其余两个人他都不放在心上。

“西玛的体质，的确是能吸引神灵的魂魄降临并短暂夺舍，这件事在古羌圣山的时候就已经证实过了，我们七人中，就只有她被夺舍，然后成为神灵的代言人，看来这穆信佑的话，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信的。”肖炘杰暗暗想道，对于这个用带有符文子弹的枪指着他们的穆信佑，他可是没有半点好感，别的不说，光是算计他们几个，让西玛差点就嫁给一具尸体，这样的事情他是绝对无法原谅。

第一次，他对一个人完全起了杀心，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会第一时间杀掉眼前这个看山去十分英俊的年轻人，哪怕对方是最为神秘的世家子弟，传说中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掌握了大量财富，甚至所有的世家加在一起，完全有可能超过传说中的罗斯才尔德家族的财富。

“那么，你就是想要凭着手中的这柄拥有符文子弹的枪，要强行逼迫我们为你引出那个神灵残魂了？”

“当然。这头神灵，不过是一个地方性的小神，当年的封神大

战，封住的神灵躯体可是有上百之多，像这头小小的地方性神灵，大部分都在当年的大战中灰飞烟灭，剩下的就只有残魂而已。作为来自异世界的特殊生命体，就算是一缕残魂，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无比重要的……”

“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藏着长生的秘密，是么？”肖炘杰突然轻声问道。

穆信佑一愣，他没有想到，对方居然这么犀利地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可就在他愣神的瞬间，丹木却动了，手指一曲一弹，一枚白色的石子，已经飞了出去，击在穆信佑的手腕上。

肖炘杰的脸色一冷，突然之间，一股巫力以意念凝聚成一支小箭，突然之间射向穆信佑的脑袋。

穆信佑大叫一声，手腕已经被石子击中，枪掉在地上，他也是决断之人，知道没有机会，立刻扔出一样东西，大吼一声：“爆！”你竟然是用过一次的血魂晶，不管是肖炘杰还是丹木，都见过这东西的厉害，立刻拉着西玛飞速后退，再也顾不得已经转身而逃的穆信佑。

就在几人退出了二十多米远的时候，才发现那枚血红色的晶体掉在地上，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上当了！”肖炘杰和丹木对望一眼，立刻无比沮丧地意识到，对方竟然不过是金蚕脱壳的伎俩，居然这么简单就将两人骗了。血魂晶似乎珍贵无比，但是需要那种枪支作为激发装置，直接扔出，似乎没有任何效果。

不过，血魂晶这样的东西，似乎很不错啊。肖炘杰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上前，最后确定血魂晶真的不会突然爆开，立刻上前将之捡起来，当然，那柄有符文子弹的手枪，自然更加不会放过。

“果然不愧是世家子弟，这个家伙还真是舍得，你知道一枚血魂晶在黑石被炒到什么价格了么？”

“多少？一亿？”肖炘杰眼睛也不眨地随便报出一个数，在他看来，一块破晶体能卖一亿，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哪怕这种晶体能够杀人于无形。

“的确是一亿，不过结算的单位，是美元。”丹木淡淡地说。

肖炘杰感觉自己被噎了一下，艰难地吞下一口唾沫，双眼放光地将晶体贴身收好。一亿啊，还是一亿美元，他就算是十辈子，也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钱，虽然使用过一次后卖相不佳，但至少总能值一亿人民币吧？和财大气粗的世家子弟果然没法比，不过这血魂晶连丹木都这么忌惮，就算不拿来卖钱，若是能找到激发的装置，至少在关键时刻也是一件威力巨大的诡异武器。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直接出境？”

“不，我们往国内走。”

“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

“既然我们的身份已经在穆家面前暴露了，你认为这条路还走得通么？”丹木反问道。

“但是整个云贵地区，都可能有穆家的耳目，我们又能走多远。”

“往西北方走吧，那里有穆家也无法企及的力量和家族存在。”丹木眼睛望着西北方，闪过一丝古怪的神情。

“西北方，你是说，藏区？”

“是的，在神秘力量的层面上唯一能和世家相比的，就只有藏区的密宗了。也只有他们能够短暂庇护我们……”丹木说道，在藏区，

也是一直被神秘的力量所笼罩，哪里曾出过不少高僧，其中有的也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完全是堪比世家的另一股势力。当然，这里所指的力量，是指这些密宗僧人的法力，而非世俗势力。

“但是我们要的不是短暂的庇护，而是尽快找到沈教授他们。”肖炘杰轻轻说道。

丹木一呆，的确，他们现在最大的目的不是逃亡，而是尽快找到沈教授，然后一起打开大禹地宫。

“如果穆家依然穷追不舍怎么办？”西玛问道。

“为何我们一定要想着避开世家？世家和我们的目的，其实归根结底，也是一样，为了防止神灵再度兴起吧？”肖炘杰略带不解地问道。

“之前或许的确如此，但是这些年不管是西方的组织、西方的世家联盟和国内的世家，都似乎在开始悄悄地变质了，指望他们组织神灵的复活，或许他们会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掉我们几人，然后就没人去打开那虚无缥缈的大禹地宫，也就不存在神灵复活的事情。”西玛冷笑道。

“难道说，在世家中，竟然还有人希望神灵复生么？”

“任何东西都死对立的，比如西方的世家联盟一共是十三个家族，这十三个家族对人类历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对当年关于神灵的历史部分，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了两个派别，分别称为‘密隐’和‘魔宴’。你们东方的世家到底有多少个我不太清楚，但唯一可能肯定的是，因为对历史的理解不同，应该依然会分为两个不同联盟，据说这两个联盟在你们的神话中曾有过记载。”

“神话？不同的联盟？难道是上古时期的黄帝和炎帝的大战？或者是黄帝与蚩尤的神魔之战？如果时间再晚一点的话，也可能是巫和

道的冲突……”

“确切地说，那应该是两个教派。”

“教派？佛道的争端？这也太扯淡了吧？佛道之争不过是最近两千年的事，和上古时期的神话完全扯不上关系……等等，我明白了，你说的商周时期的两个教派，阐教和截教！”

“不错。虽然那不过是神话，但是在阐教的教义中，主导思想是推动社会进步、强调社会道德、建立更加文明的人类社会。而截教的主导思想是保持自然形态、强调个人修行、漠视道德和生命……如果去掉神话的面纱，其实阐教和截教都不过是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信徒建立的教派而已。这也是你们国家历史上的许多名士的不同选择，在时代变迁的节点，要么成为山野中的隐者，要么就加入到王朝更迭中成为推动历史建立新秩序的推手。王朝的变迁，始终都有这部分万年世家的影子！”西玛说道。

“中原的商周时期，这也是和三星堆末期同一时代，如果说将神话传说中的神仙妖魔都还原为人的话，阐教和截教的争端，还真的有可能是对信仰的不同理解。阐，本身就有阐明，发展的意思，而截，则代表了阻拦，固步自封……难道说对于上古时代被神灵统治的时期，竟然有一部分世家抱着应该保留那种状态的想法么？”肖炘杰有些震惊地道。

“你总算是问到点子上了。”西玛淡淡地说道：“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古老家族，都有一部分人是抱着人类应该回归被神灵统治的时代的，这部分古老家族本身就是神灵最忠实的信徒，即便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信仰也不会改变。这也是你当初总感觉有人在背后帮你，但同时也有人在让你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这场危机当中的最大原因，只因为在你们国度的世家，同样是和西方的十三个家族一样，是分为两个不同的派系，有着几乎完全相反的理念。而到了近现代，这些世家

根深蒂固的理念，也在不停地受到冲击，在两大派系之间，开始渐渐地产生了第三个派系。”

“第三个派系？”

“是的，那就是开始接受现代技术，并且以现代技术来重新改造古老的法术以及其他神秘力量的派系，这些年组织之所以能够壮大，蝎尾菊的好几个研究神秘现象的实验室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除了在破译巴蜀图语这种神之文字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之外，和开始崇尚技术的第三派系的暗中帮助，却是分不开的。”

“你的意思是说，穆家，其实就是第三派系的人，崇尚技术，研究，因此才想要捕获一个神灵的残魂，来彻底研究神灵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不仅仅是如同其他希望守护的世家一样，只是简单地镇压，不让大禹地宫被重新打开。”肖炘杰立刻就联想到了之前穆信佑和他带领的十二个身穿作战服，但是却使用古怪的法器和枪支结合的武器的队员。加上穆信佑也曾透露，那些阴灵枪是他们穆家自己研制，那么这个答案就十分明显了。

肖炘杰甚至还想到另一层问题，沈教授的高徒，同样是七人小队之一的苏从云，从西玛先前对于世家的描述看，这个人还有那个军方的少校，很可能就是那些古老家族的传人，被称为世家的家族，只是目前不知道苏从云所在的家族，是站在维持文明进步的“阐”，还是希望人类回到远古神灵统治的“截”，抑或是如同穆信佑所在的穆家一样，是第三派系的家族。不过，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了苏从云的身份大不简单，之前许多事，这个世家子弟都在装傻而已。

不过，肖炘杰倒是估计苏从云所在的苏家，是属于第三派系的可能性大一些，毕竟他最终能够离开四川，并且一路平安地出国，这说明了是世家的人在背后帮忙，那么肯定这事苏家的人是知道的，也就是说，虽然不知道沈教授是否是资源还是被萨迦德蒙骗，至少苏从云

是自愿前去的，而这也意味着，当初那么在乎沈教授生命的苏从云，至少不会让沈教授有任何生命危险。

想通了这一点，肖炘杰心中想要赶紧找回两人的念头，顿时开始淡了。

不过就在这时，原本已经逃走的穆信佑，突然之间一脸惊慌地从原路返回，几人眼睛一亮，肖炘杰当即将枪递给了西玛，然后自己和丹木默契地分别堵住了最有利的逃生位置。

“快走，快走，那怪物来了……”穆信佑的语气有些慌乱，和之前犹如贵公子一般的镇定大不相同。

“怪物？世家子弟，还怕怪物？”肖炘杰刚要打趣，却是听见一阵沉闷的脚步身，开始传来。这阵声音来得极快，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经看到一具浑身赤裸，仿佛是全身的皮肤都已经剥落的血尸。

丹木微微皱眉，这样的东西，的确算得上是怪物，尤其是那怪物的双眼，带着诡异幽深的红色，似乎要将一切生命都吸进去。

“这东西，怎么给我的感觉有些熟悉？”肖炘杰深吸一口气，突然说道。

“当然，因为这就是差点成为西玛丈夫的那个家伙。他身上的死气太浓了，这可瞒不过我的鼻子。”丹木淡淡地说。

一旁的西玛脸色猛地一变，看向那穆信佑的眼神，就越发地不善起来。甚至有一种强烈的想要呕吐的欲望指使着她，如果不是强行忍住，这个时候怕是就会连胃液都吐出来。

“咳咳，不要紧张，西玛，当时这个家伙不过看上去是具普通的死尸而已，他为何会变成这样子，怕是和那血魂精有些关系。”肖炘杰连忙说道，不过对方的样子，却是让他对捡到的那枚血魂晶大为警

惕，这东西看来还真是有些邪门，怪不得就连一向胆大的丹木都对它有些忌惮，一看到有人使用这东西就立刻毫不犹豫地逃跑。

那血尸一样的东西微微张嘴，立刻有无数只透着红色的半透明虫子飞了出来，丹木等人脸色大变，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头血尸居然会使用这样的攻击方式。

在危机时刻，肖炘杰识海中的巫力一阵翻滚，一个莫名的咒文，似乎在脑海中不停重复回想，肖炘杰甚至来不及去思考这段咒语是怎么来的，又到底有什么样，立刻跟着这音节开始念诵，而识海内的巫力，第一次十分配合地随着咒语的念诵，涌出肖炘杰的识海，并在虚空中相互交织成看不见的符文，调动着周围的在古代被成为天地灵气的的异种能量。

最后，肖炘杰猛地睁开微闭的双眼，口中吐出七个音节，天地之间似乎都因为这七个音节变得晦暗起来，那些符文相互连接，一个无形的图腾在肖炘杰身前成型，然后那些纷飞的血色小虫，还来不及靠近，就被图腾上散发的光芒给照射到，然后化为一阵阵青烟散去。

第十三章 血尸

“这是……七图腾钉！”一旁的穆信佑瞪大了眼睛说道，不过这还没完，那道图腾在消灭掉无数的虫子之后，突然之间朝那血食倒了过去。那头血尸猛地跳了起来，绕开倒塌的图腾柱，然后一片血雾升腾而起，朝几人卷了过来。

肖炘杰正要控制着拿图腾柱重新朝血尸砸过去，但面对着片血雾，却不得不和几人一起再度后退，血雾的威力，他们都见识过了，这根本就不是他们现在的体质能够抗衡的。或许他能够依靠巫力坚持一会，但是西玛和丹木，都绝对不可能坚持多久，就算丹木在对自身力量的把握上，已经接近于人类能够达到的巅峰也是一样。这些未知的奇怪生命体，已经完全超越了人类自身能够达到的极限，甚至和神话传说中的精怪相比也相差无几了。

可是就在他们后腿的时候，肖炘杰却感觉到手上拿着的血魂晶，竟然开始发热发烫，就在他吓得想要扔掉这件虽然价值亿万，但是带着无比的邪恶和巨大威力的晶体时，却发现这枚血色晶体竟然已经沾在了手掌上，不管他怎么甩都甩不掉。

“怎么回事！”肖炘杰吓得差点魂飞魄散，连忙将巫力朝拿着血魂晶的左手涌过去，可是随着那些巫力的侵入，血魂晶只是颜色变得更加鲜艳，居然还有了进一步融入他手掌的趋势。他刚想要停止巫力输送，可是却已经来不及了，这枚血魂晶竟然像是一个饿极了的人遇到了美食一般，不停地吸食起他识海内的巫力来，而涌入的巫力越多，血魂晶上的颜色就越发地妖异鲜艳，融入他手掌的部分，也就多了一分。

肖炘杰突然僵直在当地，丹木用力拉了几下，居然没有拉动，似乎他整个人都生根在地了。

“肖炘杰！”丹木大吼一声，肖炘杰的身子微微动弹了一下，可还是无法将他从这种呆滞的状态唤醒，丹木强行将肖炘杰抗在肩上，然后大吼道：“走！”一旁的西玛不敢耽搁，但是在转身的瞬间，一枪朝那头血尸射去。

西玛的枪法，毕竟是经过训练，远比一般军人都要好上许多，而且现在她手中拿着的，是一柄装有符文子弹的手枪，那没符文子弹几乎是没有任何阻隔，就直接没入血尸的胸膛，那头血尸甚至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爆，爆开啊……”已经好几次看到过符文子弹的巨大威力，不管是西玛还是丹木，心头都生气一股希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那枚符文子弹仅仅是在血尸的胸口留下拳头大小的一个洞，居然就悄无声息了。

西玛骇然，符文子弹的威力，他们可以说是非常了解那，比起反器材狙击步枪来，都要强上不少，简直可以和威力弱一点的枪榴弹相比，而对于血肉之躯来说，就算是一头大象，被器材狙击步枪直接命中，也不可能活下去。

可是这头血尸，却真的无法用常理去形容，虽然看上去不像是有神智的样子，但是丹木和西玛都总感觉到它的邪门。

而最让人感觉绝望的是，这头血尸胸口的伤口，居然在慢慢地愈合，似乎，而他的犹如红宝石的双眼中，却是一阵邪异的光芒闪动，右手轻轻抬起，那只手竟然缓缓地裂开，接着一条长长的触手，像是捕食的蛇一样闪电卷了过来。

丹木手中的短刀猛然间挥斩，正好斩在那条触手的头部，上面的

符文闪烁了一下，却又很快暗淡下去。

“这东西能够抵消符文的力量！”丹木一惊，终于明白为何那符文子弹对这头血尸没有什么作用，缺乏符文力量支撑，那不过是一枚普通的子弹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已经朝另外一个方向逃过去的穆信佑，嘴里念叨着，可是刚跑出去不过二十多米的他，突然心口一痛，本能地低头，却看见一截布满了血管的触手，正从背心插入自己的胸口，还在胸前微微转动着。

“不，不可能，我怎么会死在这里？我可是穆家的少主，天之骄子，能够继承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财富和势力，怎么可能死在这个破地方……”穆信佑喃喃地说道，可是不管他怎么不情愿，那根触手却猛然间将他卷住，然后朝后拖动，留下一串触目惊心的血迹。

而射向丹木和西玛的触手，虽然抵消了符文的力量，但是丹木本身的力量，却也非同小可，最终还是在触手上留下了一道伤口，让触手本能地缩回。

血尸狠狠地瞪着丹木，他胸口受伤的位置突然一阵蠕动，最后鼓起一个大大的肉包。啪地一声，那个巨大的肉包炸裂，从里面钻出一个五六岁小孩大的头颅来，只是这个头颅除了口鼻之外，竟然没有没有任何器官，看上去犹如一张张开了大嘴的空白脸庞，这个没有耳朵和眼睛的头颅，加上它后面的血尸躯体，这副情形怎么都有些诡异，尤其是现在不过是后凌晨一点多，借着月光看到这样子，更是让人心里渗得慌。

那个小孩头颅一般的东西，突然之间探出头来，它的脖子竟然也如同是柔软的触手，居然让它探出了一米多远，然后绕了一个弯，来到已经拖近了奄奄一息的穆信佑脸孔前。

穆信佑的眼中，终于出现了恐慌的神情，就算是世家子弟，见到这样诡异的情形，生命更是危在旦夕，也不会感觉好过，更不可能保持以往的风度。

“救我，救我……我什么都愿意付出……”最后，穆信佑只能本能地发出这样的低语，可是他的口鼻间，已经渐渐有鲜血渗出来，显然是没救了。

那个头颅突然之间张大了口，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大口地吸食着他的血液，穆信佑的身子开始止不住抽搐，动弹了几下，就完全没有了任何生机。

而西玛和丹木，趁着这个机会，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地，已经快速地逃开，此时已经到了百米开外。

散发在外的血色雾气，却依然穷追不舍，只是隔着百米距离，这个时候已经变得淡薄了许多，只能看到一点粉色。被丹木抗在肩上的肖炘杰，突然清醒过来，只是他手心的血魂晶，已经完全消失不见，在他的手心的位置，只是留下了一个奇怪的血色符文。

“你终于醒了！”一旁看到的西玛惊喜地叫道，丹木连忙将肖炘杰放了下来，拉着他脚下的步子丝毫不停。

肖炘杰刚一被放下地，脚下一个踉跄，最终还是跟上了丹木的步伐，不过他回头看了看还在吸食穆信佑血液的血尸怪物，心中突然没来由地也涌起一阵嗜血的冲动。

他连忙将这种冲动强行压下去，他知道自己在融合了血魂晶之后，终究是有些不同了，只是到底不同在哪里，却是不清楚。

三个人这次再也不敢停留或是试图前往其他方向，在丹木的带领下，两人趁着夜色都开始朝边境线的位置移动，等到天已经开始蒙蒙亮的时候，他们已经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

“快到边境的河流了，过了这条河就是缅甸，这次我们算是勉强偷渡回来，只是没有仓杰的接应，我们要想找到蛇头转道到非常，却是十分困难。”

“没关系，那我们就去找仓杰，这个家伙欠我们的，我们当然要讨回来。”丹木森然说道，他在地下世界纵横多年，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这次若是找到仓杰，就算不杀了他，也会让他脱一层皮。

“这主意当然好，但前提是，我们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能找到他么？”西玛苦笑着说道。

“当然能，这里离那个矿坑不远，我想肖炘杰一定有办法感应到那块原石的存在。”丹木看向肖炘杰，刚才肖炘杰的奇怪状态，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虽然他不会任何法术，可也能看出来，现在的肖炘杰对于巫力的运用，似乎已经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如果说仅仅是感应那块原石的位置，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肖炘杰看了看自己的左手手心，微微点头道：“好，那我试一试，我想还是有四五成把握。”

休息了一阵，肖炘杰开始平息静气，让自己的心情渐渐平复，然后按照之前旺达诗卓让丹木传授的方法，开始以一定的节律呼吸，这种古羌秘传的呼吸法，很快就将他的意识带入到识海世界之中，比上次的时间快了五六倍。

他的意念刚一进入到自己的识海世界，就发现这里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围的雾气，竟然隐隐地带着一丝血色，就如同那具血尸散发出来的血雾被稀释了一样。可是他能够感觉到，这些雾气比起之前完全纯粹的巫力来，他能够控制掌握的量要多上许多。如果说之前他能够动用识海空间万分之一的巫力雾气，那么现在，他可能就能够自主动用千分之一，增长了十倍左右。

而除此之外，在识海世界的中心位置，一枚巨大的血色晶体，犹如一座高山毅力在地面上，在这巨大的血色晶体的下方，那条长着两个脑袋的巨大蚕形的生命体，也盘踞在晶体的下方，像是在守护这这枚晶体。

“你来了。”那怪物的一个头突然昂起来，是和西玛几乎一模一样的头颅。

“不要幻化成她们的样子，要不然，我会真的忍不住不顾一切毁掉自己的识海，拉你陪葬。”肖炘杰冷冷地说道，现在他已经明白在自己的识海空间，怕是拿这个怪物没有办法，毕竟这里充斥着巫力，虽然这巫力现在看来已经发生了一丝变异，可他能够控制的，依然不过是千分之一的样子而已，而这点微末的力量，或许能够让他对付世俗的人或者一些不强大的鬼怪，但是对于这个怪物，神灵的残魂，他却敢保证绝对是无能为力。

“你居然已经醒悟到，这里的一切，不过是投递在你心灵上的幻境。很好，其实就算是我，也不过是你心灵的幻象而已，若你连这也看不透，就永远无法真正掌握这里的力量。”犹如西玛的头颅说道。

“你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打开大禹地宫，取出你们的躯体，你们又要如何才能复生，又怎么保证我们七个人的安全？”

“就如同你们人类之中，当年也曾分成两派，其实神灵，又何尝不是如此。”另一个和柳衡几乎一模一样的头颅也似乎清醒过来，淡淡地说道。

“你是说，在神灵的内部，其实也是有争执的？”肖炘杰感觉自己终于开始触及有关上古时期神灵的核心问题，不由得跨前了一步问道。

“不是每个神灵都喜欢这个地方，其实更多的神灵都想……回

家，回到我们的世界。当然，也有一部分族人，他们是希望永远统治这个世界，将这个世界变成自己真正统治的领地，毕竟若是回到我们的世界，就算是在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神灵，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也不过是中上阶层而已。”

“那是个什么样的世界……神国，抑或是怪物的天堂？”

“你们对于那个世界有自己的称呼：昆仑、香格里拉、伊甸园……但不管是哪一种，其实都是错的，因为那个世界对你们来说更像是地狱，而不是天堂。”

“但人类的宗教和传说之所以会这样认为，那也和你们最初的教诲有关吧。”肖炘杰冷笑道。

“是的，当年我们统治世界的时候，你们不过是卑微的奴隶，而我们，就是你们的神。连神也向往的地方，对你们而言不是天堂又能是什么呢？不过，这种认知不过是你们一厢情愿的猜度而已。”

“那么，那场战争的真相呢？我已经看出来了，就算是你们的一点残魂的力量，也不是当时刚刚进入青铜时期的人类能够战胜的，甚至在现代科技文明发展到枪炮时代之前，我们都不可能是你们的对手，当年的人类，是如何战胜的？”肖炘杰沉默了片刻，突然问道。

“你认为，我会将我族的弱点，告诉于你么？那场战争的真相，你们终将得知，不过却无法复制，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听从我们的吩咐，让我们顺利找回躯壳，这样才能彻底解除你们身上的诅咒，要不然的话，就算你完全炼化了这个识海世界的巫力，要想驱除我族的王留下的精神烙印，也是不可能的。”

“你不是我意念的投影么？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为何不肯说出这个秘密？”

“很简单，任何人的意念中，都有我们的影子。我们无处不在，

因为对人类来说，我们就是上帝，我们永远与你们同在，每一个人的意识，其实都是我们的一部分，人类的智慧，终将是我们所赐予的啊……”柳衡的头颅，似乎进入到一种轻微的癫狂状态，几乎是后咆哮着说道。

“我有些明白了……只是，我怎么能够确定，你不是再一次骗我呢？还有你身后的这枚血魂晶，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是物质的东西，怎么会到了我的识海，识海世界不是一个人的精神空间么？没有物质本体，属于一种虚无的存在，怎么能有物质的东西进来？”

“很简单，因为你口中的血魂晶，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力量的来源之一，就像你们如今的文明中的电池。不过这对于你们人类来说，从来就是一种禁忌的物品，因为那需要牺牲众多的人命，才能凝聚出一滴精血出来，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何会将这种封存了许久血魂晶提炼方法重新研究出来，但是这种技术的出现，也和我族的神见之书的预言相符。”

“神见之书？”

“就如同西方人类宗教中的圣经，是一本指引我族前进的神秘预言，至少到现在为止，神见之书的预言，都被一一证实了，包括我族重新兴盛的时候，你们这些奴隶会主动将血魂晶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以牺牲人类而提炼的东西释放出来！”

“很好，今天得到的消息，比我想象中还要多，但是我依然有一个疑问，为何你会将这些告诉我？难道你不怕，我们打开大禹地宫不过是一个幌子，最终的目的，依然是消灭你们这些异类？”

“我族的王既然敢放心让你们七个去打开大禹地宫，自然是有应付你们的小动作的办法。你们身上的诅咒，不过是最不起眼的一个。或许换一种你们人类的说法，我们用的是阳谋而非阴谋，就算是摆明了要你们按照我们的意图做，但你们又能怎么样呢？”

“很好，那我们就看看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你们的阳谋得逞，还是我们会再一次取得彻底的胜利。”肖炘杰说道，然后不再去管这条有个两个美女头颅的怪物，而是开始集中精神控制巫力形成的雾气。如果说上次他能够控制的巫力，不过是几根头发丝，那么现在能控制的，却是几缕有小指粗细的绳索了。而在感应巫力的过程中，肖炘杰开始不停地回想那些玉石的气息，终于，在大概八十公里之外，肖炘杰感应到了微弱的回应，接着一股极为凶残的意念，顺着这条感应的通道传递了过来，在那块玉石原石所在的位置，果然是有一头无比强大的神灵残魂，先前附身在西玛身上的残魂和它比起来，简直是天地之别，只不过是强大一点的鬼魂而已。

第十四章 矿坑魅影

现实中的肖炘杰猛地睁开眼，见到一脸关切的丹木和西玛，微笑着擦了擦嘴角和眼眶溢出的鲜血，轻声说道：“你们猜得不错，我的确是能感应到那块原石的所在，只是，那个地方，也有着无比强大的敌人。”

“和那血尸比怎么样？”西玛问道。

“血尸？”肖炘杰苦笑着说：“血尸和那东西相比，简直纯洁弱小得就如同是刚出生婴儿和一个全副武装的成年人相比一样。”

两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不过却都没有害怕。

“那才是真正的神灵的残魂吧？附身在西玛身上的，其实最多不过是一缕残念而已。一个念头都能让我们手忙脚乱，真正的残魂，的确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强大敌人。”丹木道。

“可是我们不过是找仓杰而已，不一定是要去和它碰面啊？”西玛突然说道。

丹木和肖炘杰对望一眼，却突然间都明白这次去找仓杰，怕是没有原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有些东西，不是说你不想去碰触，对方就会避开你，甚至有可能主动找上门来，尤其是那东西已经记住了肖炘杰的精神频率，以它的力量，若是距离够近，要想找到肖炘杰不过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

不过现在，除了西玛因为之前的特工训练曾稍微接触过一点，其余两人都是完全不通缅语，三人身上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自己合法身

份的证件，西玛更是不敢动用蝎尾菊在缅甸的力量，最终的结果竟然比预想中要坏的多。如果不需赶时间的话，以丹木的野外生存能力，甚至有把握带着三人在山林之中穿梭，最终横跨整个缅甸达到港口，然后乘船离开。

不过，沈教授现在虽然在卡莱尔·索伦古堡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几人的心中，都有一种紧迫感，如果不快一点打开大禹地宫的话，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拖下去还会有多少世家卷进来，又有多少诡异的事情发生

至少，到现在为止，一个穆家的少主已经死亡，就算凶手不是他们，可是穆家追查下来，最终多少都会将线索落在他们头上。穆家虽然在缅甸不一定有什么势力，但是毕竟离这里太近，若是要派出暗中培养的精锐，又是携带那些诡异的武器，怕是一个极大的麻烦，甚至不会比那个未知的神秘古神残魂带来的麻烦小。

“走吧，八十公里，若是快一点的话，我们或许可以用两天时间赶到，如果能截获一辆汽车的话，这个时间还能提前。”最终，丹木说道，肖炘杰想想要徒步走八十公里，突然之间打了个寒战，长这么大，他最远的一次步行也不过就十多公里，看来找到公路然后截获一辆汽车，的确是最正确的选择。

四个多小时后，饥肠辘辘的三人在丛林中看到一线亮光，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早晨六点过，天终于要亮了。幸运的是，在半个小时前他们就找到了公路的所在，按照肖炘杰对那原石方位的感应在，这条泥泞的公路，很有可能就是通往矿坑的，虽然到了矿坑附近，还是有十多公里的山路。

在路边休息了有两个小时，一直到早晨八点过，才有汽车的轰鸣声传来。几人都是精神一振，虽然听声音应该是一辆老式货车，可这个时候有车坐总比没有要好。

果然，几分钟，一辆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卡车，载着被帆布蒙住的货物从对面开了过来。

“运气还算不错，看来是运送翡翠原石到大陆这边的车。”丹木看着车轮深深地压进泥泞的路面，立刻就猜到这辆车很有可能是运送翡翠原石的。

“那和我们的方向岂不是反的？”肖炘杰皱眉说道，“想来他们也不会卸下这些原石后就马上返回。”

“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没有货，他们就算想不返回都难。”丹木毫不在意地说道。肖炘杰为之一窒，他的思维，还是停留在搭便车上面，却没有想到在这里他们根本就不是合法公民，有时候稍稍过火的举动，只要不威胁到普通人的性命，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抢一辆车么，干了！”肖炘杰狠狠地说道，说这话的时候，就像是要马上就义了一样，让西玛莞尔，让丹木翻了翻白眼。

出去拦车的当然是西玛，毕竟在这边境路上，对方干的又是运送翡翠原石的勾当，两个大男人去拦车，怕是对方不仅不理会他们不说，还有可能直接一串子弹扫过来。

西玛的外形，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绝对算是最上乘的美女了，就算车上的人有些怀疑，却也还是小心翼翼地停下车，然后叽里呱啦地用当地土话说着什么。幸好这些人都会一点汉语，加上西玛的半吊子缅甸玉，连比带划，车上的四个大男人总算是明白过来，这个看山去美丽得不像话的女人，居然是想要抢他们的车。

等他们嘿嘿笑着想要反过来劫色的时候，丹木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身后，干净利落地打晕了两个，等其余两人反应过来，一个被西玛用枪指着头不敢反抗，另一个却是被肖炘杰敲了闷棍。

将这四人拖入旁边的丛林中，并将最后一个还醒着的也打晕，肖

炘杰等也没过多为难他们，将车上的原石往路边一倒，就大摇大摆地将车调转方向，朝矿区开过去。

这里离那原石所在还有七十多公里，不过这是直线距离，坐车过去的话，算上绕的路大概有有一百一十公里的样子。加上山间的这条道路根本就泥泞不堪，这一百一十公里的路程，居然开了四个多小时才到。幸好车上不仅有淡水，还有水果和罐头，这才让三人饱餐了一顿，要不然饿到现在，就算是很能打的丹木，怕是实力也会下降一半。

在车上三人发现了一把AK47和一把苏联时代产的托卡列夫手枪，此外还有三把砍刀，这些武器顿时让几人喜出望外。

估摸着到了矿场附近，三人就停下车，因为前面已经能隐隐约约看见哨卡了。缅甸的这些矿坑，虽然名义上是有人经营，但是限于缅甸的政治形势，实际上背后都是当地的大军阀在控制，为了防止被其他派系的人抢夺，一般都会派兵帮忙把手。除了缴获的几把武器，三人现在只有一把短刀和一把剩下一枚符文子弹的SIGP210手枪，自然不会傻到和半正规军去冲突。在七八个士兵拿着冲锋枪的前提下，就算是丹木，也有九成的可能被扫成马蜂窝。

当然，在矿场上这些准士兵一般都不会出现，矿场上都是一些负责开矿的矿主雇佣的打手在管理，毕竟对付当地的土人，将他们像奴隶一样役使却只付出很少一点工钱，是用不少那么多正规军人看守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仓杰这种能打的打手才会派上用场，要不然以他并非当地缅人的身份，是很难去矿上的。

凭着肖炘杰的感应，几人开始绕道，反正他们现在要去的是那个已经完全废弃的老坑，肖炘杰能够感觉到，那无比凶残的意念，正是从老坑的某块石头中散发出来的。

石头本身自然不可能有什么意念，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那块石

头中应该是封印还是囚禁了某个了不起的神灵残魂，数千年的囚禁生活，怕是已经让那个神灵残魂发疯，比世上任何厉鬼都要怨念深重。

三人自然不会以为凭借他们手中的微末武器，就能和那样的东西抗衡，实际上对于神灵残魂来说，他们几人中唯一能对对方造成一点影响或者产生微不足道的伤害的，就只有肖炘杰的巫力了，因此几人虽然是在向老坑靠近，可也不过是想要尽快确定自身所处的方位，然后丹木会通过老坑中的通道摸到附近新开的矿上去，找到仓杰后拷问出事情的真相，再趁机想办法从缅甸出去。

很快，几人就到了一座长满了野草的废弃矿入口，周围的东西看上去已经不知几百年没有动用过了，要不是肖炘杰对那块原石的感应，怕是三人根本就不可能发现这个隐蔽的矿场入口。

“你真的确定我们要从这个入口进去？你怎么知道这老坑肯定是和新矿场相连？还有，万一我们招惹到里面那个厉害的东西怎么办？我总有种感觉，我们这一次，是在走钢丝。”肖炘杰有些犹豫地对丹木说道。

“没事，这条矿坑，我并不是一无所知。”丹木犹豫了一下，突然说道。

“什么，你来过？”

“是的，只不过当时我们是从海路进入缅甸，走的另一条路，要不然也不会让你靠着对原石的灵觉感应找过来。”丹木似乎在回忆什么，脸上现出了一丝心悸的神色。

“是因为你妖灵猎人身份么？”西玛一针见血地问道。

“是的，几年前有人雇请我来这座废矿，想要捕获里面的一个灵体，当然，我们失败了，除了那个身份神秘的雇主之外，我是唯一生还的人。”

肖炘杰和西玛都感觉到有些惊讶，丹木竟然真的来过这座废弃的矿场，这么说来他的确是有把握通过里面的通道直接到达新坑，然后摸到新矿场的员工区，追查仓杰的下落。

“你也不知道雇佣你的人是谁？会不会是蝎尾菊，我记得他们搜罗灵异现象的身影，可是遍布全世界。”西玛淡淡地说道。

“不是，雇佣我的人，是一个华裔，虽然我有些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但我敢肯定他和蝎尾菊没有什么联系，有可能是世家的人，但我也无法确定。”

“只要不是护神派系的神徒就对了，毕竟他们的目的是捕捉，而不是帮助，有可能是传说中的第三派系。只有他们才有那个胆子去研究神灵的残魂，了解神灵的本质。”

“这个可能性的确比较大，不过，在他们之外，也有可能是曾赋予你巫力的人。肖炘杰，你还记得那人的特征么？”

“如果是让我再见到他，那么我肯定能认出他来，不过要我说特征，还真是有些困难。我对那人的印象一直十分模糊，不管怎么回想，似乎能完全记得他的声音和整个人散发的磁场气息，却一直想不起他的脸。这个人应该身上有特殊的力量保护，不管是谁，都不会去注意一个下意识都想不起长什么样的人，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个人才十分可疑。”

“的确，你和丹木都回想不起那个人的长相，看来这人的精神十分强大，甚至已经到了能够间接影响丹木这个级别的高手的判断的程度。这个人，怕是已经十分接近于上古时代的那些真正拥有巫力的巫师了。”西玛说道。

“那么，先不管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我们是现在就进去，还是先休息一下等到天黑？”

“现在吧，如果天黑的话，我肯不敢保证里面的那位凶恶的仁兄，是否会变得更加厉害。”丹木淡淡地说道，然后挽起了自己的袖子，在他的左臂上，有一条十几厘米长的伤疤，这伤疤扭扭曲曲，犹如一条扭动的蛇。“这个伤口，就是那东西控制着我的同伴在我身上留下的伤口之一，我的胸口还有一个伤口，比这个还要大一倍，那一次，甚至比我这些年出的任何异常猎灵的任务都要凶险，神灵果然不愧是上古时期的统治者，哪怕是一个没有进入正统的区域性小神，也不是当时的我能够对抗的。”

“走吧，既然已经决定，那么就算我们想要拖延，也无济于事。水来土挡，就算真的会遇上那东西，也不过是拼死一战而已，我就不信，能掌握整个‘天庭’的那些异世界来的神灵王族选中的我们，会不如这个偏僻地方的小神。”

用缴获的砍刀砍开将洞口遮住了大半的杂草和蔓藤，几人在外面做了几只简易的火把，加上在车上带下来的两个电筒，几乎是没有什么犹豫，就进入洞口。

这个废矿虽然是被顽强的植物封住了大半个洞口，可是毕竟还是通风的，加上玉石矿不像煤矿那样充满了瓦斯存在，只需要注意挖掘玉石原石的时候不要造成塌方就可以了，因此带着火把进去，要面临的局面居然不是缺氧，而是整个矿洞中似乎有风流动，让火把随时都可能熄灭。

在里面走了很长一段路，拐了不知道多少过弯道，还有好几条岔路，丹木都似乎对这里比较熟悉，居然一路带着几人走过来，都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唯一让肖炘杰被吓了一跳的，反而是矿洞中滋生的蝙蝠，当时黑压压地一片蝙蝠被惊动飞出，直到现在都让他心有余辜。

“咦，等等。”又走了有十多分钟，肖炘杰突然喊住两人。

“怎么了？”

“这个地方，似乎有巫术的味道。”肖炘杰现在对于巫力和血气都能运用一点了，刚走到这里，就感觉到了周围淡淡的法术气息。要知道在东亚地区的一切法术，其实都是脱胎于缘故巫术改良而来，并且形成多个分支，但归根结底，依然是对巫力这种异种能量的运用而已。而说到巫力，在当今世上能够完全掌握的，也不过是寥寥数人而已，就算是肖炘杰，也不过是机缘巧合下刚刚入门而已。

“不是巫术，确切地说应该是道术。”西玛在一旁凝视着火把照射下的墙壁说到。在墙壁上，以传统的道家云纹，书写着一段说明，这段说明似乎只有一半，到了下半截已经开始散乱，最后一个字，更像是一个临死亡的人无意识的乱抓。

“嗯，的确像是这两千年才兴起的道术，这里居然放置着好几件镇邪的法器。”肖炘杰开始四处打量，顿时发现这里除了符文之外，还以道家的三才阵的形状，放置着三堆石头，甚至一些破损的罗盘，还有朽坏的桃木剑，都散落在周围。而在矿洞的一处墙脚，他们甚至发现了残缺不全的骨骼，这些骨骼暴露在空气中似乎已经几百年了，只是轻轻碰触，竟然就已经开始像脆弱的泥胎一样破损。

“你们一定以为这些都是至少好几百年前的旧物吧？”丹木突然说道。

“虽然不全是，但也差不多吧。”肖炘杰犹豫了一下，说道。

“不，这些东西，最多也不过三四年而已。”丹木轻轻说道。

“不可能！”肖炘杰和西玛，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不过随即，两人又马上意识到，似乎来过这里一次的丹木，才是真正最有发言权的，并且以丹木的性格，实在没有和两人开玩笑的必要。

“这些人，是你几年前的同伴？”肖炘杰问道。

“是的，这具尸体是松鹤道长，是民间一位法力很高的高人，几

乎和旺达诗卓都差不多了，但是最终，他还是抵不过那个东西。当时我们整个小队的人都似乎疯了，在矿洞中居然为了区区几块祖母绿翡翠而大打出手，自相残杀，只有靠着身上的那枚玉石才侥幸逃脱，事后我细细回想，就记得当年死去的人中，大半都是因为自身意志不坚定，然后被那东西侵入脑子，再操控他们去激怒同伴，然后开战，当时我虽然还勉强保持着情形，却是没有办法阻止那场惨剧的发生，至于松鹤道长，他只来得及在这里布置了一个临时的法阵，封印住那东西不至于让它马上出去。”丹木说道。

“当年，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你们来这里？”

“那时这个新的玉石矿的挖掘，正是火得一塌糊涂，有一天，矿工无意间挖通了已经废弃了好近千年的这个老坑，本来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从挖开老坑的那一天开始，虽然无意间得到了不少品质上乘的原石，但诡异的事情，也从那一天开始了。几乎是每隔几天，就有矿工失踪，这样的情况延续了半个月，最终甚至没有矿工敢下矿了。这座矿藏并不大，根本就不敢用机械来采矿，要不然会伤到原石，采集翡翠原石都是靠的人工，这些工人不敢下矿，甚至因此打残废了两个工人都是如此，这也最终引起了矿主的注意。

第十五章 丹木的野心

矿主是缅甸当地的一个军阀的侄儿，为人贪婪，却也不信邪，他向自己的叔叔借了一队精锐士兵朝这老坑查探，最后虽然找到了失踪的矿工尸体，可是当那些人看到这些尸体的时候，却更加不敢再继续采矿了，因为这些尸体，都像是被人吸干了精血，只剩下皱巴巴的皮肤粘连在骨骼上，看上去十分诡异恐怖。”丹木回想着当时的状况，虽然这也是当时在接到这里的任务时听人转述的，可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却是让肖炘杰和西玛都是微微紧张起来。

“后来就传出这个矿里有些吸血僵尸的说法，矿主信佛，就请了当地的几个高僧来查探，还有二十多个士兵保护着这三个高僧，可是结果，你们猜到了么？”

“他们也像那些遇难的矿工一样，被吸成干尸？或者说，他们都自相残杀了？”

“差不多算是后者吧。就在这个废矿里面，那三个高僧，竟然在进去不久后就大喊大叫说见到了妖魔，然后疯狂攻击随行是士兵，从一开始就有三四个士兵被他们活活咬死，这样的状况也让剩下的士兵不得不对他们开枪，但明明看着他们中弹，可是这些高僧却像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控制，竟然对子弹都毫不畏惧，哪怕是死，也似乎要从这些士兵的身上扯下一块肉来。等到这些士兵手中的子弹都几乎消耗殆尽的时候，这些高僧才像是突然之间清醒过来，然后哭喊着央求剩下的士兵杀死他们。可是当时他们的身躯几乎被打成了筛子，甚至连一个被同样发狂的士兵砍下脑袋的士兵，依然在不停地哀求。”

“要打爆他们的头才行吧？”

“那些士兵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打碎了这三个高僧的头颅，最终却是从这三个当地高僧的脑袋里，爬出几条有二十厘米长前面脑袋大尾巴小的犹如缩小号的潜艇般的虫子来。这些虫子的动作极快，只是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等到其他士兵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已经伤亡过半。几乎精神崩溃的士兵连忙退出矿坑，本来以为噩梦结束了的，但是在接下来几天里，这些士兵都不停地做噩梦，然后一个有一个蹊跷地死亡，有的是七窍流血，有的是大喊大叫直到不停地咳出血来然后失血过多死亡，还有的精神异常想要杀死身边的人然后反而被同僚所杀，但更多的却是在噩梦之后一脸恐惧地选择了自杀。”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真的是那些神灵之一的残魂么？居然这么厉害，这么凶残！”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总归有一点是没有怀疑的，那就是在这矿坑的中的家伙，绝对不好招惹。”

“既然如此，你还带我们进来？”肖炘杰苦笑着说道。

“不是我一定想要带你们来，而是我……受到了指引。”丹木犹豫了一下，可终究还是老实说道。

“什么指引？你怎么知道这指引，不是那东西故意在影响你的神智？”肖炘杰反而警惕起来，听刚才丹木对那东西的描述，很明显它在控制人的精神意志方面，甚至不会比天顶山上的神灵要来得差劲，甚至更加霸道和凶残。

“还是听我说完吧。那件事之后，不仅是矿场主人，就连背后的军阀，也被惊动了。这军阀身边，其实也有真正的能人，其中一个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很有名头的降头师。”

“降头师？”肖炘杰问道。

“降头师是东南亚一带的邪恶巫师，源自国内四川、云南一带苗疆的蛊术结合当地的巫术形成的一种古怪和邪恶的法术。主要的手段，也是通过各种诡异恶毒的蛊术来害人，这种蛊术比国内苗疆的蛊术还要诡异许多，以药和虫来施法，比较出名的有蜈蚣降、飞头降等。降头术在整个东南亚一带受到极大的尊崇，当然这其中是畏惧多过尊敬。一般大人物身边，都会有一名或几名降头师，一方面是显得自己身份高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被敌人下降头。矿主的叔叔，也就是控制当地的军阀，身边的降头师是属于灵降流派中的高手，身份非同寻常，因为他自身就是真正会法术的人，所以和地下世界的一些灵异组织，也有着联系。”

“所以，他通知了你？”

“确切地说，是通知了妖灵猎人联盟。这是个极为松散的联盟，对会员几乎没有任何约束，一般只作为信息共享的平台，不过发起这个联盟的人，却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家伙，我怀疑背后有‘组织’的影子。”

“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妖灵猎人联盟最大的客户，就是组织。可以说在全世界的所有灵异事件中，只要有妖灵联盟的人插手，就十之八九是受了组织的暗中派遣。妖灵联盟的出现，让组织一度得到了不少试验品，也因此制造出了不少诡异的东西，就算最终还是没有完全找到长生的秘密，可是组织获得的好处，却是数不胜数。”西玛说道。

“组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可怕存在，居然已经庞大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地步，我想整个世界的，怕是都有一半是被组织所引导的吧？”肖炘杰不由得感叹道，越是去深入了解西玛背后的组织，他就越是对这个隐藏在暗中的庞然大物表示敬畏，组织的实力，实在太强大了，怕是连国内的世家，若是一盘散沙的话，根本就无法与之相比。

“好了，回到刚才的话题。”丹木继续说道：“我在妖灵联盟的信息发布台看到的资料，毕竟不多，于是就借着一场在缅甸地下赌场举行的黑市拳赛的机会，来到这附近，可就在我快要达到矿坑的时候，却已经听说那个降头师，竟然在进入矿坑后不久就被自身所豢养的蛊虫反噬，已经被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临时的时候那些蛊虫还杀死了附近好几个人，连那个军阀，也差点受到连累。”

“还是那东西干的？”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那个军阀踩才真正害怕了，最终通过国内走私玉石的一条线，请来了松鹤道长。松鹤道长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也参与过妖灵猎人联盟，和我有几分交情，之前我们曾有过两次合作机会，因此那次见到他，我就更加放心了。当时我们都自信满满，还以为要对付的，不过是一头千年僵尸之类的东西而已，谁都没有想到，这矿坑中的东西，居然这么难缠，我们一行一共有四个妖灵猎人，还有不少雇佣兵以及那个军阀军中的七八个真正的特种兵精锐，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只逃出了我一个。”

“那说说你先前所讲的指引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能确定那所谓的指引，不是那东西在影响你的心智？毕竟这一次，你身上已经没有了当时让你勉强抵抗它的精神侵蚀的玉石。”

“很简单，因为指引我的，是一个人。”丹木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古怪起来，说道。

“一个人，谁？”西玛和肖炘杰都是大惊，这一路来，他们和丹木几乎都是形影不离，他们可从来没有发现，有谁和丹木单独见面过。

“你绝对无法想到的一个人，夏磊。”

“夏磊？没听说过……这个人是干嘛的。”

“我知道，同样是世家子弟之一，而且这个夏磊表面上的身份，

可是柳衡的半个上司。”

“哦。”肖炘杰微微皱眉，可是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来，西玛紧紧地盯着他，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稍微松了一口气的同时，继续说道：“夏家在国内的世家当中，虽然不是排名第一的，但在明面上的势力，却非常大。”

“具体一点。”

“之前我也给你说过，世家的势力，其实不是在官面上，而是在经济以及拥有的一些非人的力量上，但是夏家不同，他们违背了当年世家的一些私下的约定，居然直接进入军界和政界。其余的世家虽然有些不耻，可是谁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就对付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许多世家中的年轻一代的想法，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甘在幕后当的守护者了吧？这倒也正常，不过在国内若是拥有一些官面上的力量，的确比较麻烦。”肖炘杰皱眉说道。

“其实你们国家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在那个十年当中，其实许多曾掌握了大量世俗力量的世家，都被打散然后没落。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太长了，拥有的古老世家，也是全世界最多的，整个西方都只有十三个家族，可是在国内，最多的时候，号称七十二世家。即便是到了现在，我想至少还剩下二三十个吧？”西玛感叹道。

“但是，人心不齐，不是么？”肖炘杰冷笑，他太明白自己的同胞了，如果是几个大世家还好一点，或许争端会少些，可若是至少有二三十个世家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都想当老大，各自为政。

“当然，人一多，各自的想法就不一样，可是夏家，还是不容小觑，他们的力量比起柳家来要强得多，不管是官面上的，还是背后

的。”

“那么这样一个世家子弟，为何会帮助我们呢？”肖炘杰有些不解地看向丹木。

“很简单，因为他喜欢柳衡，虽然我也不知道这种喜欢有多少可信的程度，但至少他给我的理由是这样。”丹木淡淡地道。

肖炘杰的瞳孔，猛地收缩，柳衡……

他的眼中，闪过那张透着英气的美丽面容，虽然在外貌上比西玛要稍差一点，可是在柳衡的身上，却似乎有一种奇特的气质在吸引着他，突然听说有一个身份十分了不起的人也喜欢她，顿时让他感觉到巨大的威胁，哪怕现在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个似乎依然有着暧昧的女人。有时候他甚至感觉自己就像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总是摇摆不定，不管是谁能让他更加感动一点，或是遇到危险，心中的天平就更倾向谁一些。这样的性格曾是他极为厌恶的，可是现在，居然连他自己也似乎有了这样的苗头。

“他喜欢柳衡，又和为何要帮助我们有什么关系？”肖炘杰问道。

“两个原因，第一，他已经知道柳衡身上的诅咒，既然喜欢她，就必须要保证她不会因为这个诅咒而死去；第二，夏家和柳家，似乎一直就有些不合的传言。”西玛在一旁说道，语气中带着微微的酸意。

“嗯，很强大的理由，不过，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如果他真的想要帮我们的话，要安排我们到欧洲去，也不是什么难事吧？”肖炘杰不解地道。

“夏磊似乎一直就在关注我们几个，尤其是你，肖炘杰。其实你几乎从来没有逃过夏家的眼线，他们只需要一直跟着你就行了。当然，我们从羌寨出来的这一路上，因为有我在，他们不敢跟得太紧，

最终被我发现后，夏磊就不得不出面了。”

“你和他认识？”

“是的，谈不上交情，但是有一次在湘西我帮夏家对付一头尸王算是合作过。”丹木老实地说到哦。

“那为何先不告诉我们？”肖炘杰微微不满地说道，不管怎么说，这些被隐瞒下来，都多少让他心里感觉有些不舒服。

“不是我不想说，而是在见到他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跟踪我们的是什么人。还记得昨天晚饭后我出去了一阵么？就是那段时间，他找上我，说是要我小心，因为可能有一个世家子弟在背后算计我们。然后，他提到了这个矿坑中的东西，并且说出了一个让我不得不前来的理由。”

“什么理由，居然会让我带着我们冒这么大的险？”西玛也是奇怪，不管怎么说，从刚才对这个矿坑的描述看，这里面的东西，可能是他们见过的最厉害的超自然的怪物，或许根本就没有形体，但是却能控制人心，并且十分嗜血，甚至会为了杀戮而杀戮。

“夏磊告诉我说，这个矿坑里面的东西，能够让人见到死去的人。”丹木用前所未有的低沉语调说道。

“什么？”肖炘杰和西玛都是一愣

“可以让我见到她啊，哪怕是一秒钟也好。”丹木说道：“其实即便是在上古时代，这些统治着人类的神灵们，其实也是各司其职的，在这个地方的神灵，据说便是掌管死亡、瘟疫、灾祸等等负面的恶神，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让我再看她一眼……”

“你说的她是……”肖炘杰心中已经隐隐猜到了一点什么，可还是禁不住问道。

“她是我七年前在杀手训练所遇见的同伴，和我是同一组。当年我参加的杀手组织，是按照每组两人，一个复杂刺杀，一个复杂观察——或者在刺杀的人失手被捕的时候，及时杀掉他。当年我们一起合作，在中东和非洲还有东南亚，也算是做了不少大事。但是有一天完成任务后，我们被人出卖，她为了掩护我而死，虽然事后我发疯地将整个出卖我们的杀手组织都连根拔起，可是那有什么用，她还是不能复生。后来我仗着身上的那枚玉石和释比开过光的短刀加入妖灵猎人联盟，其实也是为了能找到让亡者复生的办法。”

西玛和肖炘杰都是一呆，他们怎么都没先到看似冷酷的丹木身上，居然也有这么柔情的一面，而且他的想法甚至比蝎尾菊背后的组织中的大人物还要疯狂，组织中的大人物也不过是想要获得长生而已，而丹木，居然是想要让亡者复生。

“丹木，这不可能，就算是那些神灵，他们自己都曾经被杀死过，虽然有一些还保留了灵魂，可是就算是它们中最厉害的，也不可能让亡者复生……”西玛劝解道。

“不，我知道，有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就在大禹地宫当中。之前在没有人士你们，没有接触到古羌圣山的时候，我虽然不知道神灵的存在，但是却也从一些释比经典，还有一些有研究价值的资料中找到了答案，亡者复生的事情，曾经出现过，尽管那要求，十分苛刻。不过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做傻事，我之所以必须要来这里去面对我这一生中最恐怖的记忆，那是因为夏磊曾给过我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这头恶神应该有效……”

“但是夏磊，真的值得相信么？”肖炘杰狐疑地说道：“以我们的交情，我并不在乎陪你冒险，可是那夏磊的举动，怎么都透着诡异，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打算，甚至是打着河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想法。”

“这个我何尝不知道，夏磊这样的真正世家子弟，他的生活环

境，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甚至世俗的权力、金钱，在他们身上都根本不成其问题，他们追求的东西，也许和我所追寻的让亡者复生差不多，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存在。就算是有什么阴谋，从我们这段时间的经历看，也八成是和那些神灵有关系的。”丹木道。

“他给的是什么东西，居然让你如此有信心来面对这个神灵的残魂？”西玛好奇地问道。

“很简单，一页经文而已。”丹木从怀里摸出一页破破烂烂的布匹，似乎是某种丝绸制成的，只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霜，已经开始发黑，上面歪歪扭扭地写满了各种古怪的符号。

“巴蜀图语？”肖炘杰现在能够认出的巴蜀图语不过区区几十个，可是对于这种被称为神之文字的符号，却已经十分熟悉了，尽管不能认出这上面的符文组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却能认出这上面的文字，绝对是巴蜀图语无疑。

“这是写在丝绸上面的，嗯，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绢，看来至少都是几千年前的东西，你刚才说是经文，这么说来，有可能是古蜀时期的祭祀用的东西？”肖炘杰盯着这些符文，几乎是肯定地说道。

“它的来历我不知道，但是我能从上面，感受到一股力量，能够克制这里的神灵残魂的力量。”

“你……是如何感应到的？”肖炘杰奇怪地道。

“很简单，当年我逃出来的时候，也是这股性质十分接近的力量，帮了我。而这经文……在释比经典中我曾经看见过一些相近的，这中经文实际上像一些得道高僧以万分的虔诚书写的佛经一样，对于一些邪恶的妖魔鬼怪，有着相当大的克制。”

第十六章 玉髓妖灵

三个人继续朝矿坑里面深入，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形，简直是触目惊心，即便他们的手中只有几只火把，也能看到越是深入里面，就有越来越多的枯骨散落一地，还有不少黑色干枯的血迹，在述说着当年的血案发生时，这里的残酷景象。

就在几人的神经都绷紧了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丹木，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肖炘杰问道，然后握紧了手中的那把砍刀。虽然他背后还有一把AK47，但是他的枪法太差，现在拥有巫力之后，反而是整个人的反应提升了一大截，用刀还要感觉把握大一点。

“有东西过来了。”丹木警觉地说道。

果然，只不过过了十几秒钟，从前往的转弯处，现出一个圆圆的脑袋，光秃秃地没有一根头发，看样子虽然是一个人的样子，但是一双眼睛去而是幽绿色。

“什么人？”丹木喝道，但是那个人却似乎惊了一下，顿时将脑袋缩了回去。

“追么？”肖炘杰问道，手心已经不由自主沁出了汗水，不是说这是个废弃的矿坑么，怎么还有人在，而且那光秃秃的脑袋，还有一双犹如狼一样的闪烁着青绿色的眼睛，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的人类。

“算了，这个地方十分诡异，我们绝对不能走散了。”丹木说道，肖炘杰同意地点头，西玛也是深有同感，手中的那把从司机身上缴获

的托卡列夫手枪已经将保险打开，而装有符文子弹的SIGP210也是放在腰间，随时都准备取出来供最关键的时刻使用。

“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西玛有些狐疑地问道，可是就在她话音刚刚落下的时候，竟然从矿坑的深处，传来一声惨叫。

几个人一呆，对望一眼，并没有急着前去看个究竟，而是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前进。前方的惨叫声越来越急促，但却渐渐低沉下去，似乎有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丹木前进的步子再次停住，手一挥，一块石子突然飞出，击打在前方二十多米的洞壁上。从那方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显出一个人的身影来，只是那人的动作，竟然敏捷到了极点，而且在四肢贴在墙壁上，犹如一只能够变色的大壁虎。

“什么东西！”肖炘杰和西玛不由得骇然，西玛手中的托卡列夫手枪一个三连射，甚至加入了预判，居然都被那个敏捷的人影躲开了。

“没用的。这东西的神境反应速度很快。”丹木冷静地说道，在那个人影扑过来的时候，刀光亮起，顿时将那人影逼退。接着火光，肖炘杰和西玛终于看清眼前的是一个身上布满了细小鳞片的人形生物，只是双眼如同死人般没有任何光彩，而且手指之间似乎有膜一样的东西连接，似乎这层膜也是他能够攀附在光滑的石壁上的原因。

“生活在地下的暗族，我原本以为，这个种族的人已经被妖灵猎人抓捕光了，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居然还能看见。”丹木淡淡地说，似乎以前见过类似的生命体。

“暗族？”

“确切地说，算是一支进化失败的人类，或者说，是当年被那些所谓的神灵选中守护地宫的可怜虫。总之，这种类人生物见不得阳光，但在地下，却是绝对的王者，奔行如飞不说，皮肤还能在短时间

内变化得和周围的岩石接近，在神话时代，这可是比戈基人还要恐怖的东西，是居住在山洞中的恶魔。”丹木淡淡地说道，然后整个人猛然间扑了出去，那个暗族尖叫一声，也是悍不畏死地扑出，只是这次那只指缝间长着膜的手掌，已经大大张开，长长的指甲弹出，犹如五枚锋利的刀片，狠狠地朝丹木的脖子抓过来。

它的动作对于肖炘杰和西玛的反应来说，已经算是快的了，但是对丹木来说，还是太慢，丹木对于近在咫尺的爪子连看都不看，手中的短刀呼啸这依然朝对方的脖子划去。他手中的短刀长虽然不过一尺多，但是极为锋利，刀身漆黑，在这微微的火把光芒中只有刀锋的位置带起一点微弱到极点光芒，可对那暗族来说，这一点光芒已经亮如白昼，竟然险险地避开，然后身子朝后一翻，竟然以双脚脚趾扣住洞顶的岩石，然后倒吊着吐出舌头。它的舌头，像蛇一样开叉，而且卷在口腔里，吐出来竟然有一米多长，开叉的舌尖犹如尖刺朝丹木的双目刺来，逼得丹木不得不回刀防守。

可就在这时，枪声再度响起，暗族朝后移动了一点，居然能够躲开子弹。可是这一枪也彻底激怒了它，飞速地在洞顶攀爬着，只是几个闪身就来到了西玛附近，西玛慌忙调转枪口，可是已经晚了，那巨大的爪子，已经抓了过来。丹木怒吼一声，马上回援，却已经来不及了，眼看西玛就要被那爪子在抓掉半张脸，一道血线，突然之间贯穿了那只爪子，然后那只爪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着，不多时就完全萎缩，犹如先天不足一般。

“你……没事吧？”肖炘杰颤声问道，这个时候他才看见，那道血线竟然是从自己左手心中生长出来，另一端却是顺着自己的手臂，一直连接到脑部的眉心松果体，也就是识海的位置。

“这，这是怎么回事？”连肖炘杰自己都愣住了，他使劲甩了甩，那道血线一下缩回手心，然后重新化为符文的样式，只是比先前看上去要稍微鲜艳一点。

那暗族，也似乎被这诡异的景象给惊呆住了，居然没有躲过丹木含怒的一刀，这一刀刚好扎在它的背心，然后狠狠地一绞，将整个心脏都绞成碎片，可是丹木动作还是不停，抽出短刀之后，又在它的颈部一转，将整个头颅斩下，一脚踢飞了它的尸身，这才松了一口气。

“炘杰，刚才怎么回事？”西玛连忙问道。

“我也不知道，不过唯一能够确定的，应该是和那枚血魂晶有关。”

“你不说我们还忘记了，当时你捡到那枚血魂晶，整个人差点呆在当场被那血尸杀掉，这么说来，是你吸收了那血魂晶的力量？”丹木好奇地问道。

“确切地说，是我将那枚血魂晶搬运到了自己的识海中。”

“识海？怎么可能！”西玛惊呼道。虽然她也听说过识海的说法，尤其是在蝎尾菊中为了研究各个国家的上古文明，还有在世界各地追查灵异事件的线索，她对于识海并不陌生，却也无法想象肖炘杰把一枚晶体搬运到识海那个在脑部不过两厘米直径左右的松果体的位置内。

“这种事情的确是无法解释，那就暂时不要想他，我想，或许这次我们真的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至少上一次进来的时候，我们那么多人都没发现暗族的踪迹，这次算是有收获了。”丹木说道，然后等西玛再次将弹夹装满，然后三人继续前进。

可是很快，他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了，这里哪里像是一个废弃矿藏，简直就是一个屠宰场，周围四处都是散落的人或动物的零部件，几个和最开始遇见的那个光脑袋眼睛幽绿的人影差不多的人形生物，正一脸兴奋地啃食着地上的内脏和肉块，一脸的血污，看上去让人既恐怖又恶心。

“这些是……暗族，这些人都是暗族，我明白了，暗族的人可以附身在岩石上，让人看不出来，但是平时没有附身的时候，身体上的细小鳞片的颜色却只比正常人惨白一点而已，丹木，怪不得你说暗族是藏在岩洞中的恶魔，这些家伙，真的可以用恶魔来形容了！”肖炘杰有些厌恶地说道，似乎他左手心的符文感受到了他的这种厌恶，竟然开始蠢蠢欲动起来，然后七八道红色的血线，突然之间飚射而出，以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准确地射入在场的这七八个暗族的胸口位置，然后这些暗族甚至来不及反抗，整个身体就开始萎缩，就像之前的那个暗族的手臂一样。

肖炘杰的脸色，渐渐地也变得血红，丹木终于发现了不对，大吼一声，朝肖炘杰的手臂前面几寸的位置砍过去。可是那些血线，竟然坚韧无比，以丹木的力量，居然也斩之不断。

“肖炘杰，快醒醒，这样下去，你会也和他们一样，变成非人的存在……”丹木大吼道。

可是肖炘杰现在的双目都变得一片血红，似乎根本就听不到他的呼喊，就在丹木想要冒险朝他手心的符文刺过去的时候，突然之间脑子一痛，然后他看见了今生难忘的一幕。

他最心爱的女人，那个他当杀手时和他一起训练，一起出任务，然后为了他而死的女人。虽然她沉默寡言，两个人即便在一起的时候一天都说不上十句话，可是他知道，只要有她在身边，他的心就能够安定。

从看到她身中数枪死去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生存的意义已经失去了一半，唯一还剩下的，就是去寻找那些虚无缥缈的传说，哪怕最终只能在幽冥之地见她一面，哪怕一面也好。

他现在终于见到她了，但却绝对不是他想要看见的状态，那个在训练时即便遍体鳞伤的女孩子，在他的眼中，竟然是被绑缚在一根铜

柱上，然后四周不停有刀轮出现，从她的身上一遍一遍碾过，让她整个结实而曼妙的身子，都变得一片血肉模糊。可是如同奇迹般，每一次刀轮碾过之后，她身上的伤势又开始缓缓复原，然后等待再一次的千刀万剐。

“不，不可能，怎么会这样……”丹木几乎要发疯了，他拼命想要接近那周围都是森森鬼气，犹如地狱一般的地方，可是在他的面前，似乎总有一层看不见的壁障，不管他怎么用尽了力气，也前进不了半点。

“我知道了，这是幻象，这一定是幻象，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天堂地狱，有的也只不过是你们这些神灵的老家异界，那个同样是强者为尊的世界。我知道是你，掌管这个世界的死亡和疾病、恐怖的神灵，你一定在这里！出来，如果你不想堕了你身为神灵的威严，就给我出来！”丹木大声咆哮着，眼前的地狱景象渐渐变得模糊，然后他看到了全身的皮肤都变得一片血红的肖炘杰，手中的无数血丝已经收了回来，可是却依然跃跃欲试地试图刺向身旁的西玛。

“肖炘杰，不要被它控制！”丹木使劲甩了甩脑袋，将自己刚才的负面情绪甩出脑袋，然后慌忙从怀里掏出那一页经文，咬破自己的食指，然后按在了上面。

经文上开始吸收丹木的血液，血液滴落到这丝织物上面后，就马上扩散开来消失不见，过了片刻，经文上的字开始发出微弱的光芒来，然后一个个的符文，似乎悬空浮起，然后丹木的口中，开始念诵起镇魂经，这也是他唯一会念诵的释比经文。随着他的念诵，这些符文开始朝四周飞散，似乎四周的某些禁制也被符文所牵动，一股晦涩的波动传来，肖炘杰顿时被这股波动惊醒，强行控制着手中的血丝缩回手心，然后扶住了摇摇欲坠的西玛。

“怎么回事？”肖炘杰问道，可是看丹木的样子，似乎也无法回

答，因为周围的符文，已经有一部分开始进入丹木的身体，然后从另一头钻出来，然后统统朝一处石壁的位置隐没。

“这处石壁，有古怪。”西玛有些吃力地说道。刚才丹木陷入短暂的发呆的时候，肖炘杰在吸干了那些暗族之后，手中的血线变得越发粗壮，最后竟然控制不住地朝在场的她卷过来，而以她受到过严格训练的身躯，这个时候却偏偏被一股力量镇压得动弹不得，差点就像周围的暗族一样，被肖炘杰左手心的符文所化的血丝，吸成干尸。

肖炘杰点了点头，看着手持经文的丹木，突然之间福至心灵，控制这血丝将他手中的经文一把夺过来。似乎经文感应到他手中的血丝所拥有的血气比起丹木刚才要雄浑十倍，居然主动朝他卷了过来，那些原本是要穿透丹木后才没入石壁的符文，居然先是从他的身体里转了一圈才进入石壁。就是这一圈，让他的脑海中似乎响起一个声音，竟然在一字一句地不停翻译这些古树时期的祭祀经文，但是他偏偏无法完全想起这些翻译后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所有的经文都过滤了一遍之后，那处石壁上，开始出现裂纹，接着无数的符文，从石壁上升腾而起，让周围的整个山洞，都开始产生剧烈的震动。

“这里要塌陷了！”西玛惊呼道。这个时候丹木也清醒过来，脸色阴沉地望着那处石壁，冷冷地说道：“它就在这里面，我知道它就在里面。肖炘杰，这次我们一定要抓住它，因为这个家伙，根本就不值得原谅。”刚才石壁中的存在让丹木陷入幻觉中，虽然如他所愿是再度看见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可是那种见到的方式，却是最惨重的折磨，这让丹木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周围的石壁，开始朝这方挤压，肖炘杰突然之间拉着丹木和西玛，然后大吼道：“进去！”几个人猛地朝前一冲，明明前方是石壁，可是他们却像是通过了一层粘稠的液体一样，居然都钻了进去，只是

在这个过程中火把不可避免地熄灭了。

等他们眼前再度出现光亮的时候，却已经是在一间四周都似乎是珍贵的玉石组成的大厅，而大厅的中间，是一枚看上去毫不出奇的一人高的石头，上面带有绿色平行走向的蟒带，应该是一块巨大的缅甸玉原石，只是这原石的一角似乎已经崩碎，从里面能隐隐地看到一丝绿色。

就在几人感觉到惊异的时候，那一抹石头中的绿色，居然开始变换，就像是石头中有绿色的液体在流淌一样。

“玉髓妖灵？”西玛有些不可置信地惊呼道。

“是传说中有些大块的玉石原石生长的念头太久远了，若是里面有玉髓存在，又遇到合适的地理环境，周围有特定的磁场变化和异种力量，就会在里面生成的通灵宝玉么？”丹木也有些失神地说道，继而脸色一冷道：“我终于明白为何那东西在死亡后必须躲在这块石头里面了，因为这样大一块玉髓，的确是能够容纳一个神灵的残魂的。普通人的灵魂，哪怕是有一块玉佩大小的玉髓，就足以容纳，可是神灵的灵魂太强大了，哪怕是残魂，也不是普通玉髓能暂住的，也只有这样生长了不知几千年几万年的珍贵玉髓，才能让你勉强栖身吧？”

第十七章 意外

周围悬浮的符文，开始在这巨大的玉髓前开始排列，但是在场的除了肖炘杰认识其中很少的几个字节外，却是谁都不知是什么意思。就此几人一脸戒备地看着这枚巨大的玉石原石的时候，一阵鼓掌的声音，却突然响起。三人猛然间回头，正好看见一个年轻的警官模样的青年，正带着一队明显像是军警的队伍从他们进来的石壁中进入。

“厉害。真是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能找到这玉髓妖灵的存在，之前我也派出了不少人，可是都被这里的暗族当成了食物，就是你们最初看到了那些被撕成碎片的尸体。可是你们三人，居然毫发无伤地来到这里，而那些暗族，除了一个是被砍下脑袋外，其余的居然都变成了干尸，肖炘杰，我真的舍不得杀你了，因为我真的想要看看，若是解剖了你，能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呢？”夏磊哈哈大笑道，但是语气之中，却分明不是赞叹。

“夏磊？”肖炘杰问道。

“不错，是我。肖炘杰，对于你我可是久闻其名，上次如果不是苏家保住你，你早就死定了。”

“是苏从云那家伙，老实说，本来我对他印象并不算好，但现在看来，这个家伙还真是藏得深呢。柳衡现在如何了？”

“她已经先你们一步到英国去了，不管怎么说，沈教授都必须回国来，这样的人才，是绝对不能落在蝎尾菊手里的，哪怕蝎尾菊的背后，是那个组织也是一样。”

“组织的手的确是伸得太长，但是夏磊，你们身为世家子弟，不

是应该守护当年的秘密么，怎么会要参与到世俗中这么深？”

“世俗？你当现在还是几百年前，还有朝野之分么？现在连整个世界都有着一体化的趋势，虽然这种一体化的最终结果是被无数的经济寡头所控制，可是这样趋势，却是怎么都改变不了。全世界的世家并不在少数，加起来零零碎碎的总有近百之多，许多古老的家族都掌握这巨大的财富，我们本就和世俗有着最深的牵扯，又怎么可能置身事外？更何况，你们的举动让多数世家都感觉到了危险，而危险，必须在第一时间就消除在萌芽阶段，要不然整个世家的利益都会被触动，这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我很想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世家看来，到底是为全人类守护那个秘密重要，抑或是你们世家本身的利益更加重要？”

这个问题让夏磊愣了一下，是的，身为一个世家子弟，从骨子里似乎是留着高贵的血液了，毕竟他们的先祖，曾经为整个人类摆脱所谓的神灵的统治而战斗牺牲过，但是作为那些远古英雄的直系后裔，即便是几十代上百代之后，世家是延续下来了，可是当年为了族人而牺牲的精神，却已经渐渐地被世家自身的利益所取代。诚然在几千年前，世家的先祖们为了整个人类的命运流血牺牲，但这并不成其为这些英雄的子孙后裔，就能够连续几千年享受尊崇的理由。

“我现在感觉那位伟人在某些时候其实是对的，正是有了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是很合理的运动，你们这些世家大族才会被打散，然后只能真正转入幕后或地下。不管当初世家的力量有多么根深蒂固，可是国内的世家却最终没有真正发展到如同国外的‘组织’一样几乎控制一切的地步，想必你们的整个庞大啊经济命脉，其实都是在国外的吧？因此也免不了和‘组织’的交流接触，国内开放不过短短三十年时间，就算是你们的手伸得再长，也不可能是无所不在。”

“那次浩劫，甚至浩劫之前的几次运动，的确是让多数世家损失

惨重，有的甚至被彻底除名，比如柳衡所在的柳家，早已经沦落为普通家庭。可是，你以为我们会真的甘心只做一个富家弟子么？不，你错了，世家的血液，是无比高贵的，我们维护了这个世界的安宁，也注定了要成为这个世界幕后的主宰，并且永久地享受这个世界的一切。而这，需要寿命，很长的寿命，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大人物们在权力和财富之外，最想得到的就是健康和长寿，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这些来自异世界的神灵长寿的秘密，那么以世家的实力，就能够很快破译出来，然后彻底开启一个人类的新纪元。这些的，都是你们这些小市民所永远无法理解的，为了这个目的，就算是有一些牺牲，也是正常的。”夏磊冷冷地说道。

“可是我不喜欢被人牺牲，哪怕，你们是所谓的世家子弟也一样。为了一小部分人的所谓高贵而牺牲普通人，这是你们这些狂妄的世家子弟才会有的想法，对于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来说，能够健康固然是好的，可长生却不过是一种奢望，我们只不过想要让日子过得更好一点而已。”

“这就是凡夫俗子和真正有着高贵血脉的人的差别啊。当你们还在为生活而奔波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思考更高层面的东西。不过，就算你想要过普通人的生活也不可能了，你已经卷入了这场漩涡之中，何况你杀了穆家的未来继承人，就算是那些神灵，也保不了你。我知道你和西玛还有其他五个人都中了七图腾钉的诅咒，不过这没有关系，世家的一些古老的传承，应该是有办法解除柳衡身上的诅咒，这就够了，至于你们，就算我不碰你们，你们以为真的能够承受穆家的怒火？”

“穆家的那个笨蛋不是我们杀的，那是一头血尸造成的……”肖炘杰有些恼怒地辩解道，不管怎么说，招惹上一个不死不休的世家，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就算他和世家子弟的理念有天大的不同，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还带着一点小市民的自卑，可这并不代表着他会被刚能运用一点的巫力冲昏了头脑，而对这些暗中的庞然大物有丝毫的小觑之

心。

就算是他当初脑子一热袭警逃脱，也没有这件事麻烦。他甚至怀疑，以当时穆信佑展现出来的实力，不过是穆家的冰山一角，或许在穆家手里，还有更多比阴风枪甚至血魂晶更厉害的灵异武器，这些武器比起常规的武器来威力要大上许多不说，还更加诡异，就算是死，也有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我当然是知道是那头血尸干的，可是穆家的人，会信么？就算他们信，但是为了平息穆家的家主的怒火，或者仅仅是为了穆家的脸面，你们这些无关紧要的人，难道你以为会被穆家放过？”夏磊不屑地说道。

“那么你给了丹木这一页经文，又是什么意思？是故意让我们释放出来，难道也是为了这里的玉髓妖灵？”

“自然，只是我没有想到，本来以这一页经文的力量，应该是吸干丹木的精血才对，可是现在，看它吃饱的样子，似乎是吞噬了数十个体内都有灵脉存在的人类的精血，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夏磊冷冷地说道。

“果然，你一开始就不怀好意，我就说如此珍贵的祭祀经文，研究巴蜀图语的重要资料，为何你居然会平白无故拿来给我们……一切，都是为了这里的神灵残魂吧？不过，你就这么确定，这些经文能够克制住它？”

“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当然不可能知晓当年的封神之战的秘密，这些经文，是真正的神之文字，不是这些来自异世界的伪神的，而是当年帮助了我们的神灵，他们是真正的神灵，无比高贵圣洁，而不是那些体型巨大的怪物，是以肉身力量和精神控制来掌握古世界的统治权！”

“真正的神灵么？也就是说，传说中的伊甸，古蜀国先民的最后归宿，也是和他们有关？”肖炘杰西玛都瞪大了眼问道。

“是的，和这些真正的神灵相比，那些自称是神的怪物，不过是伪神和邪神而已，当年的战争，你真的以为凭借人类自身的力量就能战胜那些统治我们的怪物么？当人不可能，如果不是这些神灵的帮助，我们至今还会遭受奴役，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好了，我想要的信息也差不多了，那么，你可以走了，看在你曾帮过我们还有柳衡同事的份上，你用这页经文算计我们的事，我们就不和你计较了。”肖炘杰突然淡淡地说道。

夏磊突然之间笑了，他怎么都没有想通，为何眼前的年轻人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不是在刚才被这里面的残魂所影响，而傻掉了吧？

“开什么玩笑呢？要我们走，我们好不容易布下这个局，让你们当了先锋，现在，是摘果子的时候了，你居然让我们走？你知不知道，我们和蝎尾菊背后的组织已经达成了协议，只要我们能提供一个伪神残魂，那么他们就有六成的把握从它的记忆中找出长生的办法，而事后，我们夏家以及其他几家结盟的世家，都会参与到研究中来，共享最终的成果。甚至，就算我们依然无法找到让人长生的办法，可是研究一个伪神的残魂，还是能获得无法想象的附带成果，至少，这种一定范围内精神控制的方法，将来或许会是一种让所有组织和势力都为之忌惮的秘密武器！”

“你以为，玉髓妖灵会这么简单就被一页经文给镇压住么？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算是这些怪物已经成为残魂，可是也不是区区一页经文能够对付的。”肖炘杰说道，似乎在印证他的话，这件看上去似乎是完全封闭的大厅，竟然刮起一阵阵阴风，这阵风来得好没来由，一旦被吹到居然像是寒冬腊月的北风一样，竟然

遍体生寒，而且这种冷还是直接侵入骨子里似的，在场的所有人，脸色都是为之一变。

接着肖炘杰等人的眼前，开始呈现出种种幻像，渐渐地似乎脑海深处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教唆着他，身边的人都是怀着各种目的想要谋害自己的，甚至有几个意志不坚定的夏家子弟，一双手已经开始朝武器摸去，这情况若是再持续一阵，怕是这个大厅中就会像当初丹木进入废矿的时候，上演最惨烈的厮杀。

丹木深吸一口气，突然之间大吼了一声，肖炘杰的脑子稍稍清醒，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更不敢怠慢，嘴里缓缓地吐出几个音节。

这些音节，有的是佛家中的六字真言，还有的是他在沈教授帮助下勉强念诵的巴蜀图语中的祭祀符文。

这些音节的发声的同时，都有一股股巫力开始涌动，在周围形成一股股巫力漩涡，似乎不停地将一些看不见的东西绞碎。显然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原石中的古神残魂用来蛊惑所有人心智的精神攻击，而巫力以一定的节奏配合发音使用出来，却是能够干扰这种精神波动。

“果然没有这么简单啊，不过还好，我这次来，准备的东西也不少。”夏磊饶有深意地看了肖炘杰一眼，然后身后的人开始从背后的背包里，掏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些东西有的似乎是可以做古董的法器，还有的居然是一些电子仪器，看上去无比怪异。

“不要奇怪，其实不管是鬼魂也好，还是其他的阴性生命体，其实都是一种特殊的能量波动，这些仪器虽然不可能消灭他们，但是在探查上面，却也有不少独到的地方。”夏磊轻轻笑着说道，然后吩咐手下的人，开始用一些仪器测量，然后在不少的方位，开始放置一些法器，看样子竟然是在布置一个规模不小的法阵。

这种法阵，一般都是古时的祭祀巫师面临大型的祭祀活动才使用的，想不到这些世家对于法阵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地步，居然能够凭借一些现代仪器，精确地复制出当年的法阵，这也算是现代科学和这些灵异现象的最好结合了，只是不知道最终的效果怎么样。

夏磊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上满的指针，现在正在疯狂的转动着。很明显，这块表并不是什么世界名表，而是经过特制的，可以说是一个缩小化的罗盘。

夏磊皱了皱眉头，轻轻说道：“嗯，果然，那些经文只能暂时困住它。它快要挣脱出来了，你们动作快一些。”

夏磊手下的警员和几个明显是属于夏家的子弟，都加快了手中的动作。夏家的这些人，不像穆家那么嚣张，居然是全副武装地进入当时那个边境的小村子，这些人中有的是夏磊的心腹队员，也是警局中最为精锐的一批人，还有的则明显是夏家从小培养的人，素质十分高，而且对于这些和超自然力量有关的东西，完全是轻车熟路，看样子以前也见识过不少。

其中一个中年人更是一脸凝重地不停掐算着什么，似乎这个法阵，是以他的布置作为主导，看样子应该是夏磊之下最懂这些法阵的人，是整个法阵的核心人员，甚至有可能在夏家中占据着不轻的地位。

就在那些法阵快要完成的时候，一个警员手中的仪器，突然开始尖锐地叫起来，闪烁的红光似乎在述说着周围的环境，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

“怎么回事？”夏磊脸色微变地问道。这次他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不仅跟踪丹木这样的高手，然后冒险自己亲自与之接触，然后送上那页经文。要知道即便是在夏家，源自上古时代的巴蜀图语写成的经文

原本，也不过才几页而已。那些经文都是当时帮助人类的神灵亲自书写的，是真正的神文，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根本不是人类中的祭祀和巫师能够比拟的。

就算是当时人类中属于蚕丛王朝最厉害的衍月祭祀，和神灵亲自书写的巴蜀图语符文比起来，也是远远不如。

这么大的代价，就为了捕获这个伪神的残魂，如果不能成功，那就不是失去一页经文这么简单了，而是连他们这些进来的人，都会有这生命危险。他突然开始后悔自己的莽撞，以他的身份，这样的事情完全应该是静坐在附近的安全城市中，这种阴性的生命体对于人气十分敏感，若仅仅是几十上百个人，它会毫不犹豫地控制其中的部分，然后造成自相残杀，最后吸食因此产生的冤魂。可若是人数有成千上万，那这么多人身上的阳气连成一片，简直是坚如磐石，就算是是伪神的残魂，也不可能轻易靠近。这也是人怕鬼三分，而鬼却怕人七分的道理所在，这些阴性的能量生命体，只要人气达到一定的程度，其实是拿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的，自己这次居然鬼迷心窍地要亲自前来，放弃了在人群中的安危，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失误。

不过，现在就算是想要后悔，也来不及了，唯一的奢望，就是那些仪器和从家中带出来的法器能够有用，还好这次让夏三叔一起过来，这个夏家的旁支家族中的上一辈成员，在法术的修行上甚至能够和一些高僧以及得到高人媲美，可以说是夏家中少有的人才，有他在，加上带来的众多法器，就算不能成功，但要自保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想着，夏磊静下心来，继续问道：“这仪器出问题了？”

“不知道，好像是周围的磁场变化突然间开始加大，甚至……甚至……”

“甚至什么？”还不等那人回答，旁边的一个夏家子弟突然之间惊

呼道："这里的辐射水平达到了每小时2000毫西弗，是正常量的接近八百倍，而且这种辐射是突然之间增加的……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一个人接受4000毫西弗的辐射就可能致命，这样搞的辐射水平，最多半个小时我们就会有生命危险！而且，只要我们呆上5分钟，就有可能致病……"

"突然增加的辐射量么？很好，那东西，果然不是一些经文就能简单困住的！"夏磊却犹如浑然未觉，反而略带兴奋地说道，继而冷冷地下令："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停，一点辐射算什么，只要在半个小时内完成，人不死，夏家都有办法救治，就算夏家的能力不够，可是蝎尾菊的幕后组织，科技比我们先进好几倍，一点辐射是没有关系的。"

第十八章 混战

“白痴！我们快离开。”西玛说道，她虽然还是不完全了解蝎尾菊背后的那个“组织”，但是却也多少知道这些实验室，虽然在许多科技上都超越了现代社会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可也不至于将辐射视为无物的地步。核物理研究在任何一个大国都是属于尖端技术，就算是组织，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将资金投入到这上面。组织的技术储备主要在生物科技和能源上，对于核物理的应用研究并不算高，当初也不过是有一个很小的项目组，可目的也不过是通过放射性物质来探测超自然现象，而不是想着怎么消除辐射量。

现在，夏磊居然将受到辐射后的救治希望寄托在组织身上，这不得不让她感叹无知的人的确胆大外，心下就只剩下恐惧了，因此立刻提醒丹木和肖炘杰两人赶紧离开。

“磁场、辐射，还有这里的带电粒子的量，都是属于一个非正常值，看来组织的推论没有错，那些伪神的残魂之所以会存在几千年，是因为它们拥有远远超过人类生命磁场强度，这种强度甚至达到了在一定的密闭空间内，影响周围的环境的地步。”一个面色冷峻的中年人说道，他不听地观察周围的仪器，对于每一次细小的变化，都记录下来，很明显，这个人很可能是夏家中的研究人员。

这些古老的世家，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并不是全然的呆板守旧，他们既会使用那些古老的法器，同样对这些高科技仪器也好不排斥，甚至在某些研究上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尤其是生物科技上面，几乎已经超越了世界主流水平数十年。

这样一个中年人，就算是不为夏家服务，随便去往任何一个大型

研究所，怕是都能成为学科带头人的主要研究人员，几乎是能和科学院的院士比肩的人物。

不过，肖炘杰等人还来不及感叹，也来不及逃脱，其中几样仪器，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之后，驳杂的电流声响起，那些工作人员连忙将手中开始冒黑烟的仪器抛下，然后一脸惊恐地看着夏磊。

“这些玩意儿果然还是靠不住啊，看来这个时候还是老祖宗的东西管用。”夏磊淡淡说道，然后小心翼翼地从背包拿出一件玉器。

那是一件外方内圆的微型玉琮，只有十几厘米高，中间的圆孔约有七八厘米的孔径。和一般饰有兽面纹或勾云纹的玉琮不同，这件玉琮的外面的方形切面上，并非是完全光滑的，而是刻满了大大小小的不规则的符号。

肖炘杰对于这些符号自然不会陌生，巴蜀图语，曾一度被称为神之文字的巴蜀图语，甚至连那些伪神也能够短暂镇压住的神器文字，而且每一个图画的字符，都包含了大量的信息量，有时候几个简单的符文组合，如果要用现代汉语来描述的话或许需要好几百字。

郑重其事地拿出这件玉琮之后，夏磊开始凝神静气，然后又取出一把锋利的玉石小刀，狠狠地扎破了手指，将血液滴进玉琮中间的圆孔之中。

夏磊的口中，开始念起咒文，这些咒语和他的穿着打扮一对比，这副情形就显得无比诡异，不过在场的人没有人敢笑，因为隐隐约约地，似乎有什么东西醒过来了，虽然不能明确那东西的存在，却是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心悸和恐慌在萦绕着周围的所有人。

或许唯一例外的就是肖炘杰了，当这种恐慌刚刚蔓延出来的时候，识海中那些带着一点血色的巫力，就开始朝他的全身蔓延流淌，然后很快就将这些负面情绪驱逐出去。

巫力毕竟是对于这些伪神都有着克制作用的力量，或许从一开始，这些巫力是从伪神那里流传出来，被人类中的智者所学会，可是到了后期，或许是在那些神秘的存在帮助下，巫力的运用，却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够克制这些已经死去的伪神残魂。

摆放在大厅中间的那块玉石原石，开始出现冰裂的纹路，从中间的蟒带开始，朝四周延伸开去，而随着这些冰裂的范围在扩大，原石内部开始透出绿色的光芒来。

“卑微的奴隶们啊，你们……终于，来了。”一个声音似乎在所有人的心头响起，就在夏磊和肖炘杰两方都感觉到了不对的时候，那个声音继续说道：“欢迎来到我的国度，欢迎来到……地狱！”

周围开始闪烁起红色的光芒来，这种闪烁似乎带着一定的节奏，而磁场和辐射量都在不停地变化，似乎在寻找最合适的一种组合。那些工作人员手中的仪器开始不停地尖叫，然后有几台仪器突然之间冒起电火花，竟然完全被内部骤然变动的电磁流融毁。

夏磊不信邪地继续念动咒语，似乎从他手中恭恭敬敬捧着的玉琮中传来巨大的吸力，周围早先布置的法阵开始发亮，无数的符文线条开始闪现，那个中间的中年人一脸苍白地不停掐算着，然后用匕首划向自己的手腕，让手腕中的鲜血不停地滴落在法阵当中。鲜血很快就消失在地面上，似乎真的被法阵所吞噬，肖炘杰和西玛原本想要趁乱离开，可是那巨大的吸力，却让他们都动弹不得，只能三人手牵手勉强站在一起，似乎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被吸入那开口不过才七八厘米的玉琮里面去。

“进来吧，伪神。”夏磊停止了咒语，冷笑着说道，在他的耳边，传来一阵阴狠的笑声，接着他带来的那些夏家的精锐，双目渐渐变得血红起来。他似乎发现了不对，冷冷地吩咐道：“夏叔，他们已经没用了，杀了他们。”

中年的中年人微微点头，然后发动了开始做着一套复杂的手印，似乎有丝丝缕缕的神秘力量，随着他的这些手印散发到法阵中间去，本来占据着法阵的几个方位的工作人员，突然之间脸上露出惊恐和挣扎的神色来，似乎他们的体内有两个灵魂在争夺什么一样。

可是很快，从法阵上面，有不少符文像是活了过来一般，开始沿着他们的腿朝身上爬过去，这副情形无比的诡异，不过是短短几秒钟，这些人的身上，居然都爬满了各种符文，其中有极少部分，肖炘杰甚至能够念诵出来，只是无法和周围的符文联系起来，显得意义不明而已。

但是那些法阵伸出的线条，却像是故意漏过了他们所处的地方，他们三人没有被这些符文缠上，似乎暂时是安全的。

“动手！”丹木大吼一声，肖炘杰点点头，左手的符文，开始变得一片血红，接着数道血线，在他的控制下朝手心外迸射出来，这些血线有的射向中间的那个中年人，而剩下的，则是毫不客气地卷向那枚已经开始四分五裂的玉石原石，阻止里面的东西出来。

“这是神赐的力量，你居然想要用来阻止神灵？”那个声音冷冷地说道，射向原石的血线，突然之间萎靡下来，失去了原本的光泽。肖炘杰的脑袋一痛，可最终还是强忍着这种痛楚，不让意识涣散，让射向法阵的血线，开始渐渐地和法阵中的符文相互接触、融合。

无穷的精血开始被法阵所吸收，幸好先前的肖炘杰手心的血线吸收了好几个暗族的精血，本身就无比旺盛，要不然只是这短短的一瞬，他就有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过去。法阵中央位置的中年人有些惊讶地睁开眼睛，看着那些血线，脸色微微一变，接着青光一闪，一道绿色的影子从的背包中跳跃出来，直接朝肖炘杰激射过去。

丹木手中的短刀挥舞，顿时拦下了那一截青绿色的光影，那东西和丹木的短刀相交，发出刺耳的金属碰撞的声音。那竟然是一截锈迹

斑斑的长矛的矛头，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画着几个符文，看样子竟然是古蜀时期的青铜兵器。

“真是没有想到，借用这些符文的力量，你们居然能够将这些古蜀武器当成传说中的飞剑使用。不过，你要分心法阵，怕是这一截长矛，还伤不了我们。”丹木稳稳地站在肖炘杰身前，镇定地说道。

那股发自夏磊手中的玉琮的吸力，他们已经能够搞清楚了，那其实并不能将整个人都吸进去，那不过是专门针对灵魂的一件古蜀时期的法器，是当时需要很有名望的祭祀才能使用的。

夏家的先祖，明显是在封神之战中有着人类英雄，因此将当年的一些法器传承下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也是西方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十分顾忌国内的世家的原因之一。或许在经济实力上，世家最终还是没法和“组织”相比，可是在这些神秘的法器上，组织的积累依然远远不如世家，甚至，今年来的一些研究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选择和世家的合作后才渐渐取得的。

这件法器，能够吸收的只是阴性的能量生命体，也就是灵魂，刚才他们几人有被吸进去的感觉，那不过是灵魂快要离体带来的错觉而已。现在，当肖炘杰和丹木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作为一个神魂都和肉身完美融合的人，这件法器其实能够起到的作用就很小了。

不过夏磊本身针对的也不是他们三人，而是那个无形的伪神残魂，只是肖炘杰现在突然出手对付中年人，似乎已经激怒了夏磊和他口中的“夏叔”。

“这是……少昊玉琮？这件东西怎么会在你的手上，不可能……”那残魂的声音，突然有些惊慌地道，原本它对夏磊手中的玉琮并不怎么看重，以为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法器，毕竟上面只是传来淡淡地法力波动，并不比布置阵法的那些法器高明多少。

可是它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件玉琮，竟然是当年的少昊玉琮，带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是属于曾经帮助了人类打败了它们的生命体所拥有，专门克制它这样的灵魂体。

此时法阵的力量，也被彻底激发了，周围的空间，弥漫着各种既神圣，又显得诡异的气息，那些眼睛变得血红的警员和夏家的人，似乎随着那些符文的弥漫开始恢复正常，只是目光呆滞，没有任何的动作，应该是在他们的脑海中，那种影响他们思维的精神波动，已经被法阵的力量所抵消。

“你以为我们仅仅是拥有那些祭祀经文么？这次我带来了夏家最重要的少昊玉琮，对于你这上古时代的伪神残魂，可是势在必得。如果是几千年前，就算是人类得到你们这些伪神残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可是现在，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到微观物质层面的今天，将你进行最彻底的研究，必将获得不少信息，其中，就包括了对巴蜀图语的完全破译……”

“没有用的，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完全弄懂巴蜀图语，何况是你们……你放了我，我会配合说出我知道的一切，甚至，包括你们人类最想要的长生……”

“长生，或许之前还真的很有吸引力，可是现在，我们不仅仅是想要长生而已，我们想要的，比你想象中多得多……”

“夏磊，不管你想要什么，但是若你是想借着这次的机会放出这个恶魔，我们就算是死都不会放过你。”肖炘杰眼见自己手心的魂丝无法对付那残魂，相反，那残魂竟然被夏磊手中的少昊玉琮轻易克制，知道自己绝对不能让他们如愿，几根比先前粗壮了几分的血丝，直接朝夏磊席卷过去。

“放心，这东西对我来说无比珍贵，我怎么可能放了它？”夏磊微微一笑，脸色也因为过度地使用那些咒语开始发红，眼眶和耳鼻之

间，还有一丝丝血迹出现，似乎使用这玉琮的反噬之力，也是不小。

少昊玉琮上腾起一片清光，将那些血丝阻挡在离夏磊半尺开外，可就是这一瞬间的异动，那个一直在众人脑海中响的声音，已经咆哮着说道："该死的，你们这群蝼蚁一样的奴隶，居然敢这么对待神灵，你们知道我到底是谁么？我是掌管死亡、瘟疫和噩梦的魔神，你们这些奴隶原本就不应该被赐予智慧，要不然也不会爬到我们头上来……"

"呱噪。"夏磊淡淡地说道，也感觉到了那巨大的挣脱之力，于是咬破了自己的舌尖，将一滴血液滴进少昊玉琮内，少昊玉琮上的清光顿时变得更加耀眼，上面刻画的符文也隐隐浮现，像是随时都会飞出来一般。

肖炘杰注意到，夏磊的血液，殷红中却又带着一点淡淡的如同金属般的光芒，看上去极为妖异，可是这个细节却很快就随着鲜血的低落消失了，肖炘杰只能暗暗将之记在心底。

"他们再要敢干预的话，就不要客气，直接杀了他们。"夏磊沉声说道，现在正是关键时期，他绝对不容自己的计划出错，哪怕这几个人的存在，同样非常重要也是一样。就算是柳衡有可能因此而死，作为世家子弟，对于这一点孰轻孰重还是能够掂量清楚的，只要捕获了这伪神的残魂送到组织的研究所中加以研究，那么一切的难题，都有可能迎刃而解，这对夏家的好处，几乎是无穷尽的。

不过，当那枚矛尖再度开始浮空的时候，几声枪响，却将那一截长矛击向了一边，然后变形落地。

西玛双手持枪，看着落地的长矛，将枪口对向了中间的中年人，淡淡地说道："或许你的真的能够如同上古异人一样做到驱使这些长矛矛尖杀人，可是，这毕竟不是古代了，你的动作再快，快得过枪么？"那中年人的眼中，露出淡淡的笑意，突然喊道："爆！"

离他们三人最近的一个被符文爬满了全身的工作人员，全身都开始变得赤红起来，借着猛然间爆开，无数的血肉碎片，铺天盖地的打来，让前方的丹木脸色剧变，然后不停地挥刀，形成一片巨大的刀墙，在被打得连连后退的同时，依然成功地挡住了大半血肉。

肖炘杰左手的血丝，像是有生命般探入极快稍微大一点的肉块，很快就将那肉块中的精血吸收一空，连先前那几根萎缩的丝状物，也开始变得稍稍饱满起来。

可是更多的占据了法阵不同方位的工作人员被符文引爆，无穷的精血，都被地面上的法阵所吸收，让这法阵上的符文流转，变得更加流畅和快捷起来。

“这个法阵，居然需要吸食人血才能推动！这算是什么？难道说所谓的世家，所行使的也是魔鬼一样的手段么？”肖炘杰微微愤怒地问道，不管怎么说，就算这些人都是夏磊所圈养的人体炸弹，可是在这种时刻毫不留情地牺牲手下人，这对于肖炘杰的价值观来说还是无法接受，哪怕这些人先前还算是他敌人也是一样。

“他们本就是我夏家从小豢养的‘符人’，深受我夏家的大恩，现在为了夏家甚至整个人类的利益而牺牲，他们，死得其所。”夏磊淡淡地说道。

“其所你个大头鬼！”肖炘杰有些出离愤怒了，不管怎么说，这样将人命丝毫不放在眼里的人，却口口声声是站在全人类的利益高度，如此虚伪已经到了恶心的地步，这让他的手心符文，开始随着他的情绪变化产生了一丝异变，接着一滴殷红的血液从手心符文的位置渗透出来，然后开始变形、凝固，最后形成一枚菱形的晶体。

“这才是真正的血魂晶，肖炘杰，看来我们果然没有猜错，你的体质以及你所具有的巫力，的确是非同一般。”夏磊突然说道：“出来吧，穆信佑，你也该见见老朋友了。”

第十九章 目的

肖炘杰一愣，可是手心的那枚不到三厘米长的菱形晶体，依然一半像是镶嵌在手心里，另一露在手心外面，不过夏磊的话，依然让肖炘杰感觉有些荒唐，穆信佑，不是已经死了么？

从他们进来的位置，从石壁中再度来一个人，但是那人，却是一个没有皮肤浑身血红的怪物。是那具曾将肖炘杰等人追赶得四处逃窜的血尸。

血尸张开嘴，像是在笑，却因为没有皮肤，露出大半个牙床和已经开始腐烂的口腔，这情形就算是恐怖片中都不多见，但这血尸一般的怪物，居然用含混不清地声音说道："肖炘杰，我们又见面了……还有美丽的新娘，按理来说，你应该嫁给我现在这具身体的啊……"

"怎么回事？"肖炘杰和丹木等都是一脸的戒备，西玛手中的枪，也指向了这个新进来的血尸怪物。

那血尸一走进来，连看也不看肖炘杰等人一眼，直接朝中间的原石冲了过去，甚至丹木等要阻拦，却被中年人背包中飞出的数根青铜矛尖所阻挡。这个中年人竟然是在借助法阵的力量，能够同时操控七八根矛尖，这样的情形让肖炘杰和西玛等都是一阵手忙脚乱，西玛手中的枪子弹打空了之后，几人的处境，就显得更加艰难了。

那头血尸冲到原石旁边之后，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巨大的拳头，直接朝原石轰去，每一拳下去，那原石的裂缝就被扩大的一分，里面透出的绿意，也更加鲜亮。

一连十几拳下去，外面的岩石，终于彻底碎裂，露出了里面犹如

是绿色的凝脂一般的绿玉胎体，而一道影子，就在这胎体之中不停地游动，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你果然是在里面，现在，给我出来！”夏磊一步一步上前，然后将手中的少昊玉琮对准了绿玉，那股吸力似乎一下就变大了数十倍，渐渐地，一道灰蒙蒙的影子一样的东西，被强行从绿玉里面扯了出来。

那东西不停地挣扎，显然是在拼命了，所有人都感觉脑袋如同被人用重锤一下又一下的不停轰击，又像是有无数把钻头在脑子里面钻来钻去，这种痛苦简直比世间任何刑罚都要来得痛苦。渐渐地，在场的几乎所与人，除了旁边的血尸外，七窍都开始流出血液来，而且周围出现无数的幻象，竟然都是各种各样折磨人的酷刑。有的拔舌，有的油炸，有的石压，活生生就是一副地狱景象。

但是这些画面，有时候十分清晰，几乎能闻到那股浓烈到极点的血腥气，但有时候，却又模模糊糊，似乎维持这地狱一般的景象神灵，自身也在遭受重创。

在场的人中，渐渐地有几个没有占据阵图位置的工作人员开始崩溃，然后拼命地想要奔逃，甚至只要是挡在他们面前的人，都似乎一下就变成了各种妖魔鬼怪，然后开始拔枪四处乱射，局面很快乱成一团，却给了那血尸机会，狞笑一声，两只手都开始如同莲花一样分裂，然后好几根手指粗细的触手，四处舞动，比肖炘杰手心的血丝还要快的速度，将这些陷入混乱的人体内的精血抽空，变成一具具干尸。

一切渐渐平静下来，那个不停挣扎的影子，终究还是抵不过少昊玉琮的吸力，被完全吸纳在其中。夏磊小心翼翼地取出一页经文，这页经文和先前给丹木的那一页略有不同，上面的符文更多更密，很明显也不是凡物。

用经文盖住少昊玉琮的上端，然后以一条金色的丝线将其牢牢绑在少昊玉琮上，夏磊稍稍松了一口气，微笑着对肖炘杰等人说道：“介绍一下，这才是穆家的少主，你们当初在佤孟村见到的，其实不过是一个替身。你们以为当初穆家为何会将那么多人派过去送死，难道他们不知道那里有这个残魂的一缕分神么？这一切，其实都不过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在你体内，合成真正的血魂晶。”

“真正的血魂晶，是这东西么？你们怎么知道我能够用巫力合成它？”肖炘杰脸色阴沉地说道，被人如此算计，就算他脾气再好，这个时候也感觉到深深的恼怒怒。不过，他还是很快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将这丝恼怒强行压制下去，因为从夏磊和穆信佑的目的来看，居然就是要让他因为情绪的剧烈起伏而合成真正的血魂晶。敌人所希望的，自然就是最不能做的，只要不跟着他们的思路走，那么终究会知道其中的秘密。

“从你们第一次从古羌圣山回来，我们就已经知道你身上拥有了最为宝贵的精纯巫力。而血魂晶，是组织这些年来研究所得的最高成果之一，甚至比符文子弹还要珍贵，想必丹木和西玛，你们多少都是听说过的吧？”

“是的，所以当时的穆信佑，嗯，或者说穆信佑的替身使用血魂晶，我才会那么吃惊。不过，你们居然知道古羌圣山？”丹木淡淡地问道。

“是‘组织’透露过来的，很明显，萨迦德不愧是‘组织’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他这次前来国内打探到的事情，已经让组织停顿已久的研究，开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如果我们能够尽快将我手中的伪神残魂送过去，甚至有可能在短期内完成那项研究。而且，你们的行踪他也有向组织的长老会详细禀报，作为组织的盟友，我们早就无偿享受了这些关键信息。”

“那么，我手中的这一枚真正的血魂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肖炘杰空着着那枚小小的警惕完全脱离手心，在指尖上下翻飞着，沉声问道。

“它的作用，当然是唤醒我们体内的血脉潜藏的力量，然后制造出最强大的生物战斗兵器，这种兵器曾经在上古时代击败了这些伪神，而我，就是这种兵器的产物，只不过在实验的过程中，失败了而已。”穆信佑那张恐怖的脸上上下颌撞击着，用有些漏风的嘴说完这句话，甚至让他脸色的一些腐烂的筋肉开始掉落。

“你……是生物战斗兵器？”肖炘杰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堂堂的世家子弟，穆家的少主，穆信佑居然会自认自己是试验品，这怎么都让他没有想到。

“是的，确切地说，所有的世家子弟，都有成为这样的生物兵器的基础。还有一两年时间，就到了最后的日子，如果我们不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迅速强大起来，那么不要说什么拯救全人类这么狗屁的的话，就连我们自己的性命，都难保。”夏磊在一旁冷冷地说道：“你们这等凡夫俗子，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这些高贵的上位者在思考什么，你们以为我们真的只是为了长生这么肤浅的追求么？错了，我们一直在守护这个世界，只是因为不同的理念而在内部有一些分歧而已，但我们的理想和最终的追求，却绝对不是你们这等升斗小民能够理解的——实际上，我们也不指望你们能够理解，你们只需要在懵懵懂懂中继续自己的卑微生活就够了。”

“现在，将血魂晶交出来吧，这枚在组织复制出血魂晶之后，第一枚真正意义山的成品，可是有着重大的意义，至少会将实验的成功率提升百分之六十。既然你已经能够产生真正的血魂晶，那么你就还有继续生活的价值，当然，西玛，我的新娘，你也是一样。”穆信佑狰狞的脸上透着诡异的笑容，西玛看到这个笑容，突然之间打了个寒战，如果真要她嫁给这样一个怪物，不管是真的婚礼还是冥婚，都是

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疑问，那天你所化的这具血尸，不是因为意外么？怎么会是和什么理想以及西玛有关？”肖炘杰问道，他的脑子里再次回想起当时情景，尽管冥婚的过程十分诡异，可是当时似乎都坚持要举行这样一个仪式，甚至不惜绑架那个年老的毕摩的孙子逼迫他完成整个冥婚仪式，难道说，这其中也是有着什么目的？还有当时布伦的家人，除了布哲的身份神秘之外，其余的村民都不似作伪，穆信佑又是怎么顾代桃僵替换了布伦的尸体的？他将自己变成这副鬼样子，竟然是心甘情愿的么？

这一连串的疑问，让肖炘杰对于夏磊和穆信佑的话，都开始怀疑起来。不管怎么，这件事从他们进入中缅边境开始，就变得诡异起来，处处都透着世家的影子，却又让人看不真切。

世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他们最早猜测的那样长生，还是真的想要应对一两年后的那场所为的劫难？一两年后，按照时间推算，也就是2012年，这个时间点，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按照玛雅历，这一年的12月21日，是这一纪人类文明终结的日子。当然终结仅仅是人类的统治，却不是完全的灭亡，这也和那些想要将自身的躯壳从大禹地宫中释放出来的神灵的期盼十分接近，一直以来，他们都知道这些神灵的目的，可是对于这些世家，按理来说他们应该是尽量阻止自己等人而已，可是怎么看他们都有推波助澜的味道，而且对于他们能否放出神灵的躯壳，似乎一点都不关心。

反而，这些世家子弟更加关心的，是这些稀奇古怪的和组织有关的研究，比如伪神残魂，还有肖炘杰手心的血魂晶。当然，肖炘杰手心的血魂晶，和当初看见的穆信佑的替身拿出的那一枚大不相同，不仅只有后者十分之一大小，而且血色要鲜艳得多，仿佛是最新鲜的血液直接凝结而成的，看上去带着诡异而惊心动魄的魅惑。

“这个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了，肖炘杰，识相的话，就赶紧一点，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你现在对我们还有些用处，虽然我们不至于杀了你，但是要困住你让你身上的诅咒慢慢发作，还是做得到的。”夏磊有些不耐烦地看着肖炘杰说道，在他们几人对话的这几分钟时间里，来字夏家的还活着的工作人员一个个开始回过神来，在吃了一枚那中年人拿出的胶囊之后，似乎渐渐地恢复了正常。很明显，夏磊这次做的准备的确十分充分，连要遇到的伪神残魂有什么动作，都计算得一清二楚，就算不利用肖炘杰他们，也能够慢慢清理掉暗族，然后将经文的力量在这里引发出来，从而为捕获那只伪神残魂做好准备。

当然，因为他们不像肖炘杰一样身具巫力，更没有那些血丝一样的奇怪技能，要对付暗族的话要困难许多，怕是整个过程要牺牲不少人，而这个过程更有可能惊动那伪神残魂，给对方赢得时间，从而让所有人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因为幻觉而陷入到彼此的杀戮当中去。

穆信佑嘎嘎笑着，开始朝西玛走过来，西玛脸上苍白地掏出备用的手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但却是无比珍贵的符文子弹。

穆信佑的脚步，突然之间停住了，眨巴了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睛，然后说道：“我的新娘，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将剩下的符文子弹都使用光了。不过你应该清楚，这种子弹只能让我受伤而已，并不能完全消灭我。”

“我当然知道它不能消灭你，但是符文子弹的威力，总归是能让你难受吧？何况现在肖炘杰手中的血丝，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异，我想这种变异一定不在你们的计算范围内，你们还要想像原计划那样夺取他手中的血魂晶，怕是不那么容易。”西玛很快就恢复了镇定，尽管现在穆信佑的样子看上去极为可怕，但曾在组织的实验室里也见过一些长相奇形怪状的怪物，如果不是想着这怪物差点和自己拜堂成亲这一点有些恶心，西玛根本就不会在意。不过想到这个问题，她有些恼怒地斜了丹木和肖炘杰一眼，这两个家伙明明当时并没有完全受制，

却偏偏要等到最后关头才出手，以至于最后自己几乎走完了大半个冥婚仪式，如果是在古代，她可真的要算是这怪物的半个新娘了。

“真是聪明的姑娘，看来，如果我们不说实话，你是不会老实和我们合作的……”夏磊摇着头说道。

“我想，不管结果到底是什么，你们是要将我们当成实验体也好，是要利用我们也罢，可总得要给我们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不管这个理由有多么牵强，但只要不是什么为了全人类之类不着调的屁话，有些事情还是能谈一下的。”肖炘杰突然插嘴说道。

夏磊和穆信佑那可怕的眼睛相互对望了一眼，似乎都犹豫了一下，然后两人走开，在一个角落下面小声讨论什么。而那个能够利用法阵的力量控制刻画有符文的矛尖的中年人，却是一脸戒备地盯着三人，似乎只要三人有所动作，他随时都会使用同样的手段的，暂时阻止他们。

丹木顿时竖起了耳朵，以他的听力，这个距离还是能够勉强听到些什么。可是很快，他就失望了，苦笑着对肖炘杰和西玛小声说道：“他们说的是我听不懂的一种方言，根本不明白他们在讨论什么。不过，真的有必要和他们谈么？”

“当然有，就算是虚与委蛇，也必须先将这一关过了再说。丹木，你没有见到你心中的她，是否很失望？”

“不，我见到了，虽然她的样子看起来很惨，却也让我明白，我们这样的人，不知手上沾染了多少血腥，死后本来就该下地狱的啊。这所谓的伪神残魂，名义上是掌管死亡和恐怖的，但却不过是能引发一个人心底最深沉的恐惧而已。我对以前的杀手生活多少有些心理负担，也知道我们身上背负了不知多少冤魂，我能看见的，终究不可能是她在天堂安静幸福的生活，只能是她在遭受无穷的折磨而已。不过没有关系，我说过要让她复生，就一定会做到，哪怕是一分一秒也

好。”

“要复生一个人，没有这么简单的……”肖炘杰劝道，不管对于任何人来说，哪怕是见过了传说中的神灵，可是对于亡者复生这样的事情，那些巫祭办不到，现在科学也办不到，至于丹木，怕是更加办不到。

“我明白，但我不会放弃。好了，看样子他们就要商量出结果了，不管是要编造一个什么样的谎言来自圆其说，我们都姑且相信就是。那伪神残魂就在他们手中，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借助那个组织的研究所，我想，说不定我们能搭一下顺风车，很快就能见到沈教授他们。”丹木低声说道，不过情绪中还是有些失落。

肖炘杰拍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不管怎么说，丹木的这个希望，都太渺茫了。组织和国内的世家，这么多年来不知投入了多少力量和金钱人力去寻找长生的秘密，怕是光是耗费的金钱，都已经能够轻易引发一个大国的金融危机。可即便是如此巨大的投入，东西方的潜在势力联手，都没有找到真正让人类长生的秘密，何况是让亡者复生这样比长生更加夸张和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这个道理丹木未尝就不懂得，只是一个人活着，心中总归是要有些希望才是，哪怕这个希望无比渺茫，总比完全死心要来得让人好受一些。

“好了，我们决定，对你们透露部分。但是你们记住，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容许向普通人泄露半分的。”夏磊缓缓走过来，说道，脸色十分严肃。

“当然，我想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就算是告诉普通人，也只会被当成是神经病吧？”肖炘杰自嘲地一笑道。

夏磊点点头，然后开始讲述一个冗长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听在肖

炘杰等几人耳力，就算明知他有可能是在编造一个能够让他们相信的谎言，也感觉这谎言实在太惊心动魄了些。

这个故事的起源，是五千多年前，当时的古神，已经因为人类智慧的增加而受到质疑，渐渐地退居幕后，不再直接出现接受部族的膜拜。而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却是在古神之间，也产生了分化，一部分古神认为应该给予当时的人一定的权力，另一部分却面对人类零零星星的反抗要铁血镇压。

于是古神之间开始争执，然后各自扶植代理的人类部族开始了漫长的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共工祝融两个部落的战争和开创了后世话下文明的炎黄大战。

对于大部分古神来说都感觉的不可思议的是，在少数温和派的支持下的黄帝部落，居然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吞并了炎帝部落。

于是这些古神再度扶植了炎帝旗下的蚩尤部落，可是最终，蚩尤部落还是在受到天神帮助的皇帝部落手下战败，连蚩尤本人被五马分尸埋藏于天地五极之地，手下的无数异人，也被斩杀。

“在蚩尤部落中有一群异人，实际上就是一些实力低微的古神，还有的是被古神改造后的半人半妖般的怪物，其中有一个力量不强但是却很有名的你一定听过，它的名字叫做‘魑魅’。”夏磊说道，然后轻轻拍了拍手中的玉琮，继续道：“这里面就是魑魅，一个在众多古神之中，排名差不多都十分靠后的家伙，甚至进入不了古神的核心圈子，所以才会在这外围偏远之地，栖身在一个矿坑之内。”

“这里面是……魑魅！”肖炘杰有些被雷到了，魑魅魍魉，这是一个极为常见的成语，本来是用来形容诡谲人心，小人行径，想不到自己具有一天，会见到魑魅的残魂。

“现在想来的确有可能是魑魅，毕竟它最擅长的就是隐藏在暗处

蛊惑人心……”西玛对中国文化还是比较熟悉，也在一旁道。

“不过，这和穆信佑当时想要以冥婚仪式娶西玛，又有什么关系？”肖炘杰看了西玛一眼，继续问道。

“这就涉及到西玛的真正身份，难道你不觉得，她的身份，不仅仅是一名来自‘组织’的特工那么简单么？为什么当初你们七个人，却只有她被古神俯身，又为什么在那个小村子里，也只有她会被魑魅分出的一丝灵魂控制？”

“在佤孟村的时候，西玛会成为那个样子，是要问你们才对吧？当时那些彝人可是因为穆信佑的缘故，才举行那样的仪式，你们为了逼迫那个毕摩巫师，甚至不惜绑架了他的孙子。”肖炘杰冷笑道。

“很简单，我们想要抓获这只魑魅，就必须要找到它的真身所在，而魑魅作为古神之一，哪怕是最弱小的古神，但是也具有魅惑人心的力量，同时，它能够进行一种在常人看来绝对称得上是诡异而神圣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在西玛小姐身上，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什么？”

“神降！”

“神降？本来是一种请神俯身的仪式，却可以由这些古神的残魂主动发起……果然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它为何要这么做？”

“你认为，是呆在这个废弃的矿坑里的一块原石里面，身边只有几个暗族能够驱使，还是找一个合适的炉鼎夺舍，然后随意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之中走动，到底哪一样更有吸引力呢？”夏磊森然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它是将西玛当成炉鼎，甚至之前我们在古羌圣山的时候，西玛之所以会成为那个古神暂时俯身的对象，也是因为她的体质特殊？”

“是的，西玛小姐还有另一重可能连她自己都不清楚的身份，那就是圣女，祭祀用的圣女。她这样的体质，若是在远古时代，是会被用来献给神灵，作为神灵的代言人的。而你，肖炘杰，你的体质同样有着特殊的地方，那就是你是被称为‘神选者’的体质，是能够储存海量的巫力，并且利用这些巫力提纯血魂晶，最终每天为古神提供一定数量的血魂晶供他们的挥霍。”

“这么说来，你们是将西玛当成了诱饵，正是因为有了她的存在，那魑魅才会找上门来，分出一缕神识附着在他身上……果然是没安什么好心。不过，穆信佑，你要和西玛举行这场冥婚的仪式，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可不认为，你这样的世家子弟，会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只是有些玄乎而已。我需要西玛小姐身上的气运。”穆信佑沙哑着嗓子说道。

“气运？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你当我那么好忽悠么？”肖炘杰冷笑。

“魑魅这样的古神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存在过，就是几个月前跟说这件事，你会不会觉得完全是荒谬绝伦？你没见过的事情，不一定就不存在，之前你没有遇到过，那是因为时机不到，或者说，你的气运走向还没有到能接触这些东西的层次。”夏磊代穆信佑回答道。

“其实气运这东西，听上去的确是十分虚无缥缈无法掌控和捕捉的，但却也有迹可循。人们说时来运转，那是天时影响到气运，再比如风水的布局，也就是地利，也就、能影响到与之相关的后代的气运。比如原本一个很倒霉的人，仅仅因为突然在人指点下搬迁了祖坟到一处吉穴，就开始转运一样。而人和，同样能够对气运的生发产生影响，和一些特定气运强大的人有了关系，这个人的气运也会随之改变。西玛小姐的体质，在远古时代是用来祭祀的圣女，她的身上，其

实也秉承着极为强大的气运，若是能够一定的环境下和她牵扯上关系，穆信佑的气运，就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夏磊静静地说道。

“你说的一定环境下，就是指冥婚？”

“是的，一般来说有的人为了改变气运而结婚，那么这种婚礼被称为‘冲喜’，这在民间也多有发生，可是这种因‘冲喜’而带来的气运，是阳性的。穆信佑的身上，有一股性质阴寒的死气，如果是正常的婚礼所产生的阳性气运，不仅不会对穆信佑有所帮助，相反和他结婚的女人甚至有可能因为这种死气的牵扯而患病甚至死亡。可是冥婚，本来就是以天地鬼神作为婚礼的见证人，产生的都是阴性的‘喜气’，这本来是一些山区和少数民族为了让未完婚就死去的家人能在阴间得以安宁的方法，对穆信佑来说，也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渐渐地化解掉他身上的诅咒。”

“诅咒？”

第二十章 研究所

肖炘杰他们并不知道，远在英国古堡中的沈教授，突然之间放下了手中的资料，然后一脸古怪地望着东方。

“怎么了，老实。”苏从云问道，他的手中拿着羊毛毯子，轻轻披在自己的老师肩上，现在的英国已经有些偏冷了，尤其是这郊外的古堡中，温度比起城市内要冷上两三度，这个时间点又是一天之中最冷的时候，以老实的性格，沉下心进行研究的时候，是不会理会外界的一切的。

像沈万年这样的学究型的人，在个人生活自理方面完全是一个白痴，之前有他的夫人照顾，在苏从云跟着他之后，这些生活上的细节，反而是这个出生富贵的弟子在承担。

尽管沈万年早就猜到自己的这个弟子身份怕是大不简单，可是一直以来，他却也能感受到苏从云在对待自己的时候，尽管是隐瞒了部分身世，可是那边真挚的弟子之情，却是做不了假的。

“没什么，只是突然想起那些同伴。”沈教授犹豫了一下，说道。

“肖炘杰他们呢？老师，你放心，他们不会有什么事。”

“但愿如此吧，今天晚上，我有些心绪不宁，我总感觉，在东方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那明天叫萨迦德查一下，以组织的实力，就算是在东方世界的势力很弱小，可是有苏家的帮助，还是能查出不少东西。”

“从云，你跟着我，有多久了？”

“五年，已经五年了，老师。”苏从云低声说道，眼中闪过了一丝温馨。

“我从来没有仔细问过你的身世，你的父亲虽然表面上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家里的财富也不过几亿而已，可是我清楚，你的身份，不应该这么简单。你是属于那些古老家族的人，对么？”

“老师，这些果然瞒不过你。”

“其实这并不难猜，毕竟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都离不开这些古老的家族，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样。即便是今天，国外的古老家族联合组成的‘组织’，也在背地里统治着大部分国家，甚至，连一战和二战，不也是这些古老家族所推动的么？从云，你出生在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家族，可是你却没有被自己的身份所迷惑，而是选择自己的路，这一点，我很欣慰，上次肖炘杰出事，也是你暗中帮忙的吧？”

“是的，老师，虽然因为西玛的缘故，我和肖炘杰的关系并不算特别号，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眼睁睁看着他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受到牢狱之灾。何况，自私一点说，我们七个都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蚱蜢，不管是谁出事，我自己都不会好过。”苏从云老实地说道。

“这也包括和萨迦德达成的协议么？”沈万年的眼神突然一厉，问道。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埋在他的心间，只是这个时候，因为那股莫名其妙的烦躁和对东方世界感应，才让他终于问了出来。

“老实，你知道什么了？”

“我只知道，‘组织’的研究，似乎再度陷入了瓶颈，他们好像缺乏一种重要的原料。而刚才，我感应到肖炘杰他们，似乎出了什么问题。”

“什么？你能感应到他们？”苏从云瞪大了眼睛。对于自己的老实能够猜到目前隶属于组织的研究所的研究陷入困境，这并不奇怪，从这几天萨迦德过来的次数越来越少，还有脸色越来越难看就不难猜出这一点。可是，肖炘杰他们现在应该是还在中缅边境一带，居然能被自己的老实感应到，从什么是开始，自己的老实居然也有了这种超乎寻常的能力的呢？

他是知道自身的状况，由于身上是留着世家子弟的高贵血脉，其实是最为容易招惹到阴性的能量的侵害。现在的世家子弟，和几千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再说掌握着神秘力量的人类中的勇士，而是以掌握无穷的财富和资源、信息等为主的大型家族继承人，自身已经因为横流物欲而无法掌握那些神秘的力量，在法力上甚至还不如一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的巫师。

可是对于自己的老师沈万年，他也算是十分了解了，就算他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研究巴蜀图语的第一人，但是这个老师的身上，据对不像是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人。毕竟这样的人他不是没有见过，在苏家的一些秘密力量里，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人虽然数量也不多，却也并非是十分稀罕的存在。

而这种能够跨越空间距离的感应，本来是不应该出现在沈万年这样的普通老人身上的，哪怕他对巴蜀图语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也是一样。

“是的，我能感应到他们，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是我似乎看见，肖炘杰他们，正遭遇到异常危难。”沈万年脸色凝重地说道：“如果我没有看错，这场危难，很有可能是和组织正在研究的东西有关。”

“组织现在的研究所，公关的项目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带回来的那个玉瓶中的药丸，据说那很可能就是古代炼丹术中传说的长生丹，而另一样研究对象，则是那些那个从铜人脸上剥落下来的黄金面

具，老实你指的是哪一种呢？”

“也许两种都有吧，不管怎么说，那些东西，都是和古蜀时期的文明以及那些所谓的神灵有关，而肖炘杰他们目前经历的，就像是当初在古羌圣山的时候，我们一起面临神灵附身的西玛一样的感觉。他们，应该是见到了另一个神灵！”沈万年十分肯定地说道。

“沈教授，虽然我不明白你是如何感应到肖炘杰他们目前的状态的，但我可以很肯定地告知你，我们的合作方目前真的是在中缅边境去捕获一头神灵的残魂。这次代号‘猎神’的计划，蝎尾菊并没有在背后参与，可是委托了贵国的世家夏家和柳家。当然，柳家目前因为一些原因似乎暂时退出了这次计划，但以夏家的实力，还是应该有很大的把握成功，而肖炘杰他们，我们也对夏家提出过要求，不会过多为难他们。”萨迦德的声音传来，他整个人微胖的身躯慢慢走过来，但是深深皱起的眉头，似乎也说明了他现在的日子，并不是当初想的那么好过。

“是么？萨老头，如果你真的还念我们一起经历了两次生死考验的话，就不会将我骗到这里来了，你应该知道，这样的做法将会给肖炘杰他们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们是不会放弃寻找我的，不管是为了我的安危还是为了自身的诅咒。”

“是的，沈教授，你是对的。那些伪神的诅咒，的确没有这么容易接触，我们现在不过是能暂时抑制眼眶的血咒不至于情况变得更坏而已。巴蜀图语在上古时代是被称为神之文字的符文，被这样符文刻画在眉骨上的诅咒，用我们目前掌握的技术根本无法完全驱除，或许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真的按照那些伪神所说的一样，打开大禹地宫的门，然后寻找到他们的躯壳，让这些伪神复生。”

“我注意到一个名词，伪神。这是它们的正式称呼么？那么在伪神之外，是否还存在‘真神’呢？”沈万年敏锐地说道。

“当然，如果没有那些真神，当年的我们，又如何战胜众多如同怪物一般的伪神呢？”萨迦德诡秘地一笑，然后说道：“收拾一下东西吧，情况变化太快了，我们或许需要回国一趟。”

“你们的研究所到底发现了什么？”沈万年有些疑惑地问道：“组织如果真的想要通过我对巴蜀图语的研究找到长生的方法，那么就必须给我更多的资料，如果一直藏藏掖掖的，我可不敢保证我提供的研究结果是有效的。要知道巴蜀图语的破译工作一直就困难无比，我现在能够认识的符文，不过才三四百个，而且这些符文随着不同的组合排列方式，意义完全不同，光是我研究这些拓片，是不可能得到准确的结果的。”

萨迦德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说道：“还记得我们带回来的那个玉瓶么？其实在里面我的确是发现了能让人长生的丹药，可是这丹药的力量……或许你可以到研究所去看看？”

沈万年当然不会拒绝这个提议，几个小时候，他和苏从云被蒙上眼睛，然后坐了两个多小时车到了一座秘密研究所里面。他不知道这个研究所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或许是真的离古堡有两个小时，或许根本就在古堡不远处，只是为了不让他们发现真正的地址，才用这样的方法绕圈子。

在那处研究所里面，沈万年震惊地发现，里面居然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国的古老文物，最久远的，甚至能追溯到几万年前的新时期时代。其中有至少百分之四十的文物，似乎都是来自国内，其中以玉石器和青铜器为主。而这些玉石和青铜，又十之八九是自古蜀文明时期流传下来的，只有少部分是年份更近一点的战国时期，而战国之后，古蜀文明的青铜器几乎完全绝迹，那是秦灭蜀国后，整个古蜀文明终于完全断绝带来的影响。

这些文物的出现，让他痛心不已，这仅仅是组织控制下的一座研

究所而已，居然就有这么多古蜀文物，并且大多数都是他从来不曾见过甚至听说过的，很显然这些文物基本都是在30年代战乱时期就被组织以各种方式收集走的，甚至连国内的世家也没能保住它们。

“我想这里只要稍稍改造一下，就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博物馆了。”沈教授冷冷地对前面带路的萨迦德说道，不管怎么说，看到自己国家的文物居然如此堂而皇之地放在国外的研究所里面，而且研究的还不是其中的文化、历史价值，而是追寻一种古老的神之文字的真相以及由此带来的超自然神秘力量，作为一个纯粹的研究型的学者，这怎么都是一件让人很不爽的事情。

“如果你看到下面的东西，或许就不会这么说了。”萨迦德没有丝毫的恼怒，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拭目以待。”

经过了一些列苛刻到了极点的检查之后，沈教授的耐心在被消耗干净之前，他们终于乘坐电梯，来到了地下七层的位置。

这里是研究所的核心区域了，之前连萨迦德都没有资格前来，但是这次他带回来的那些重要到极点的材料，以及将沈教授骗过来之后，却是让组织的人满意到了极点，很快就破格晋升为最核心的成员，整个组织的预备长老，权限也比以前高了半级，已经能够接触到组织最核心的机密，甚至带着沈教授这个重要人物进来。

“这里……似乎像是一个生化研究所？”看着周围的人都穿着无菌防护服，而且四周所有的环境，都保持着绝对的整洁干净，似乎连空气中的粉尘数的控制都有严格要求。还有无数大型仪器以及在玻璃容器内的一些奇形怪状的生命体，都让沈教授感受到，这里最核心的研究是属于生化方面的。

“这一层其实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名字，超自然生命体实验室。”一

旁的萨迦德解释道。

“这里的研究，都是为了组织的最终目的，为了实现长生而进行的么？”

“不仅仅如此，确切地说，是为了实现新人类计划。长生，仅仅是新人类计划的一部分。”

“我明白了，你们实际上是想要制造出拥有无穷寿命，超过智慧，过人体能的超人？”沈万年虽然是老学究，可是不代表他对前沿科技完全不理解，看到这么多新奇的尖端实验设备，如果还没搞清楚这个研究所到底是干嘛的，也妄为国际知名的专家了。

“超人？不，我们想要实现的，不仅仅是超人那么简单，我们是想要……制造神出来！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要将人变成神！这就是组织的最终目标，长生，不过是这个目标之一罢了，有哪一个神灵，不是能够长久存在的呢？”萨迦德悠然说道。

“你们这群疯子！”

“是的，我们是疯子，或者说定下这一切计划的人都是疯子。可是，这个世界不本来就是只有天才或疯子才能有所成就的么？你以为人类的进化真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么？不，几万年之前的那次智力上的巨大变革，突然加快的进化进程，从百万年前的猿人到几万年前的智人中间巨大的智力差距，这些都说明了在这个过程之中，有神在幕后推动、干扰加速人类的进化。既然当年这些神灵能够做到，那么今天我们人类自己也同样能够做到，只不过是在那次神灵的基础上，做得更好而已。”

“你们成功了么？”

“可以说……成功了一小半。”萨迦德的脸色，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一小半？让我想想，最可能的是哪个方面。嗯，不可能是长生，毕竟这需要时间的检验，也不太可能是在智慧方面，因为若是如此，让一个智慧远远超过当今人类的实验体存在，那么反而有可能解决掉一些难题。看来，是在体能方面，你不要告诉我，你们制造出了一个体能无比强大的怪物？”沈万年的眼中闪过一缕睿智的光芒。

“沈教授，如果说我不是知道你是做考古的，真会以为你是做生物科学的……”

“这个马屁，拍得一点都不高明。”沈万年冷冷地说道。

“打开13号实验室的监控。”萨迦德没有接话，而是用英语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道。那个工作人员点点头，然后按下了标有数字13的按钮，输入一连串密码。

很快，前方的一堵墙开始亮起来，接着那堵墙开始变得半透明起来，最后完全能够透过墙体看到后面的景象。但沈万年虽然惊讶这里的技术水平，却也知道这不过是一种高明的投影技术而已，并不是这墙壁变得透明了，而是有人在墙壁上，投影了那13号实验室现在的景象。

13号实验室听起来是一间实验室，但是透过这以一面墙壁作为屏幕的显示器，却能够发现这竟然是一个占地有上千平米的小型自循环生态系统，如果不是盘踞在中间的那个怪物，这生态系统简直堪称是人类未来在外空间生存的循环系统典范。

“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啊！”沈万年一脸震惊地看着屏幕正中，在那里，一个身高有两米左右，全身的皮肤都似乎被剥离，浑身血红但是筋肉高高鼓起的怪物，缓缓转过头来。

那是一张同样没有面皮的红色脸孔，而最为醒目的，却是它的双眼。那是一双高高鼓起的双眼，凸出眼眶足足有5、6厘米的样子，这

让这怪物看上去更加狰狞，同时也显出了几分神秘。

沈教授的头突然之间一痛，脸色苍白地连连后退，萨迦德脸色微变，连忙示意旁边的工作人员按下了另一个标志有闪电的按钮。

突然之间，那处13号实验内伸出几个探头，接着这些探头上发出湛蓝色的光芒，然后一阵阵的电网在其中肆虐，中间的血红色怪物大声地尖叫着，可是双眼之中，却分明充满了恨意，那种似乎能将一切都撕成粉碎的恨意，恨不得和整个世界都一同毁灭。

不过，这些高压电枪最终还是显出了效果，那怪物在坚持了二十几秒后终于支持不住，开始瘫软在地，嘴角溢出恶心的红绿色泡沫。

第二十一章 枪声

沈万年感觉自己的情况好了一点，不可置信地问道：“精神攻击？”

“是的，精神攻击。这还是你没有见识到它的肉体力量，如果你看到了就会感觉惊讶，这个世界上真的生命体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居然超过了任何同体积的机械，这只能是神才有的杰作……”

“不，这是神的杰作，而是恶魔的产物。”沈万年冷冷地说道：“这个东西，为何会有纵目现象，也是因为你带走的那个瓶子的功效么？”

“嗯，那个瓶子里的丹药，含有不少奇怪的成分，而浸泡丹药的液体，更是包含着一些奇怪的生物基因编码，尽管不完整，可是以这种基因编码和人的基因混合，最终造出来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东西。它生长的速度很快，到今天，也才出生了一周而已。”

“如果不是因为它的灵魂太过微弱了，你知道今天的后果是什么吗？”

“什么？”

“我将被它控制，然后下死手杀死你。”沈教授淡淡地说道：“当然，不要看我只是个没用的老头子，如果这个生物精神力量已经强大到能够控制我的水平，它也能够彻底激发我的生命潜力，我相信即便我是个没什么用的老人，也能在瞬间爆发出几倍的力量，足以在淬不及防下杀死你了。”

“这个我倒是相信，不管怎么说，这东西都是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神灵而产生的失败品，不管它身上有什么奇异的能力，都不足为怪。因为神，本身就应该是万能的。”

“你们这是在玩火。”沈教授感叹道，看来不仅仅是搞科研的人是疯子，连眼前这个组织核心中的权力新贵，有时候竟然也是有着疯狂的一面。至少，到了萨迦德这个地位，应该是和其他长老一样隐藏在幕后运筹帷幄才是，可他现在的表现，实在太过热切了些。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我们能造出拥有强大的肉身申明，甚至这个时间并不需要多强，但是它们的存在不稳定，我相信这种肉身只要继续改良下去，就算不会让人成神的地步，可要从中提取出延年益寿的药物，也不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它的灵魂却无法改良，我们试验过了，它的智商，甚至还不如刚出生的婴儿，它完全是在按照生物的本能在行事。而且按照目前的数据观察来看，即便是后他熬过了基因的排斥，最终活下来，他智商同样不会提高太多。”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这个红色的大个子，不过是精神和肉身无法完全融合而已。他的大部分大脑功能，都被用于控制那过于强大的肉身，形成最基本的本能控制，可是他的灵魂，却太过弱小了，根本就无法和强大的肉身所匹配，这也是你们实验不成功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问题连你都能看出来，我们的研究人员又何尝不明白？只不过，要找到能够和它的肉身完全媲美的灵魂，这又谈何容易。除非，我们能有一个神灵的灵魂作为研究对象。”

“这怎么可能？或许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神灵，可是以它们的强大程度，是不可能被你们捕获甚至成为研究对象的。”沈教授摇了摇头说道。这些神灵就算是已经死去了几千年，可是它们的肉身依然没有腐烂，而是安然躺在大禹地宫中等待醒来。而且它们的神魂，也似

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创伤，这些年来不过是沉睡而已，只是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渐渐苏醒过来。

沈万年在古羌圣山的时候，已经充分见识到了那些神灵的灵魂的强大，就连萨迦德和西玛，也有可能是它们通过某种未知的方法，召唤到中国四川去的，这样的力量，的确可以说是神灵一般的能力了，若是人类中没有意志比钢铁还要坚定，或是拥有能够抵抗这种心灵入侵的法器，否则是绝对不可能与之对抗的，更不要说捕获了。

就在这时，萨迦德的电话想了，虽然这里实在地下上百米的地方，可是组织的科技，的确是超越了现代社会数十年之远，能够让信号很轻松地通过一个转发装置传递到地下来。当然，这个过程中或许免不了有监控，只是现在的萨迦德已经贵为组织的准长老，说不定哪天就成为正式的长老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研究所中敢监听他的谈话的人，怕是还不存在。

“不，沈教授，你错了，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有这样一个实验材料。”挂掉电话，萨迦德的嘴边，溢出一丝这些天难得的笑容。

“你们……竟然抓捕了一个神灵的灵魂！这怎么可能？”沈万年无比震惊地说道。

“不仅仅是如此，还有好几个我们的老朋友，这一次都会过来，而且抓捕那个神灵灵魂的过程中，他们也算是间接帮了些忙的。”萨迦德微笑道。

“谁？肖炘杰？丹木？柳衡？西玛？”沈万年一连报出这四个名字，他知道，若是参与到这件事中来的“老朋友”，就只会是这四个人中的一个或者几个。

“除了柳衡，这一次我们七人似乎都能够再度重聚。不过，我想我们七人全部聚首的日子也不远了，因为刚才那个电话的另一条消

息，就是告知我，柳衡已经通过一个境外旅行团到了英国，虽然她用的是几可乱真的假身份。”萨迦德一派智珠在握的神情。

“看来，我们几人最终还是都逃不过组织的算计，不过，若是国内没有人帮忙，这反而是不可能了。就是不知道，从云的家族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沈教授忧心忡忡地想道，并没有因为要马上见到那些老朋友而感觉欣喜。

实际上，这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想不到世家的力量，居然已经有了如此地步，连缅甸的国际航空公司，居然也有你们的人。”肖炘杰看着自己完全可以乱真的假护照，然后对旁边的夏磊说道。

“很简单，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在这个还处于动乱的国家，只要钱的数目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点小事还是不算什么。”夏磊淡淡地说道，他已经脱下了自己的警服，而是换上了便衣。给队里的申请外派出国也已经通过了，毕竟以夏家的力量要办这点小事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尽管队里一些不明真相的队员，有可能会以为他是趁机公款旅游去了。

十多分钟后，飞机终于起飞，肖炘杰转过头看了看已经微眯着眼睛的西玛，突然之间感觉自己做人真的很失败，原本不过是想要为燕大叔的死讨一个公道，可是到头来自己似乎在不断的逃亡，而且身上还背负着莫名的血咒，只要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双目鼓出脸色却安详地离奇死去。

那些古神灵，或者确切地说是夏磊他们这些世家子弟口中的“伪神”，原本是不可战胜的存在，可现在就在夏磊的背包里就有一个。因为事先买通了机场的检验员，只是简单地进行了安检，玉琮上面的经文并没有被打开。而这么重要的东西，夏磊自然要随身携带，这可是关系到夏家将来在组织的研究项目中的分配问题的关键，而一个古

神的残魂，不管怎么说都是极为有价值的，最低限度也会取得一些上古时代的符文技术，而这些很有可能让家族的那些灵异武器的生产，极大地超越其他国内的世家，让夏家在下一次的世家大比中脱颖而出，成为和公孙家以及顾家并列的三大豪门之一。

飞机的目的地并不是英国，而是新加坡，现在缅航还没有开通直接到英国的航班，而最近的一班，就是明天早晨从新加坡飞往英国伦敦的。而选择新加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国家主要是由华人构成，能在南洋如此形势下建立起一个大部分是华人的政权，若是这背后没有世家的影子，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实际上，世家中号称仅次于公孙家的顾家，在南洋一带就非常有势力，这种势力比起夏家在四川的势力来，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以夏磊如此尊贵的身份，要进入官方渠道，就算是有家族的帮助，现在才二十多岁的他也仅仅是一个刑警队长而已。在国内，官场的升迁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世家也很难渗透进去，要不然一个二十五岁的镇长，也不会在国内成为具有一定轰动性的新闻了。

肖炘杰和夏磊，并没有多少共同性语言，毕竟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就算抛开夏磊身上那一层隐含的世家子弟的光环不谈，一个是刑警，另一个却是在逃的嫌疑犯，这种组合本就无比怪异。

实际上对于肖炘杰来说，和夏磊在一起，最大的不爽，还是因为听说这个世家子弟，居然想要染指柳衡，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因此就算这一路夏磊开始在释放善意，但是肖炘杰还是表示得不冷不热。

夏磊这样的世家子弟心思何等敏锐，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懒得继续寒暄。

像肖炘杰这样的人，虽然之前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记者，可

夏磊知道，这世上会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数量极少，平时看起来都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普通人，但在一定的环境和压力下，却能够很快成长起来，然后要么成为大人物，要么也是能在自身的意志和认知上取得突破，从此之后思维模式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就算之后还是会继续甘于平凡，可整个人的精气神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肖炘杰，无疑正在朝后面的一条路上走，甚至隐隐地带给了夏磊一丝压力。

飞机很快就抵达新加坡，出了机场后，肖炘杰等被带到几公里外的一个酒店，离第二天前往伦敦的飞机还有大概八九个小时，这段时间几人却是能够休息一下。

夏磊让当地属于夏家的一个负责人早就定下了房间。夏家在新加坡有一家远洋货运公司，虽然资产不过几十亿，可也算是规模不小的企业了。

那个负责人一听是夏家的少主来了，几乎是推掉一切应酬，将这些事情办好。房间一共是三个，居然都是最普通的双人标间，夏磊和肖炘杰一个房间，那个操控阵法的中年人夏均一和丹木一个。至于西玛，则是和夏家的另一个女族人，算起来应该是夏磊的堂姐，一个叫夏笙的二十多岁的女人一起。想来这样的安排，也算是一种监控，不管怎么说，肖炘杰等三人，现在都算是半个俘虏。

不过，若是丹木诚心想要逃的话，和他一个房间的中年人，是绝对拦不住的。至于肖炘杰，他也算是有些功夫底子，身体素质很好，可对上一个普通的刑警队长都困难，就更不要说夏磊这样在暗中还有一层世家子弟的身份的诡异家伙了。夏磊能够凭借一件玉琮抓捕住神灵残魂，这份实力，实际上早就让肖炘杰忌惮不已了。

“其实我很想知道，穆信佑到底是要如何前往英国的？他那副鬼样子，怕是不管走什么线路，都会被人质疑的吧？”见气氛有些沉

闷，肖炘杰突然很好奇地问道。

“他么？当然是偷渡了。实在不行，他还可以直接坐穆家的油轮前去。记住，在真正的世家子弟眼里，即便他们的外表变成了怪物，可是他的身份表现出的实力，也会比一个普通人有能力得多。”

肖炘杰“嘁”了一声，虽然有些不认可这样的话，可是最终还是冷笑着说道：“你们在矿坑的时候，说是会将那仓杰找出来，可是都过了快一天了，却还是什么消息都没有，我想你们世家的能力也不是万能的。”

“仓杰虽然是我们买通的，但是这个家伙其实很狡猾，并不是一般的打手那么没脑子，我甚至怀疑，他和另一股势力勾结上了。”

“另一股势力？什么意思？”

“现在的地下世界，其实总共是有四股势力，这一点，你不否认吧？”

“对，西方的‘组织’，说白了其实就是西方的世家联盟，虽然分为‘密隐’和‘魔宴’，但实际上依然是一股势力而已。而国内的世家，不管怎么人心不齐都可以算成事一股；希望重新回到古神统治时代的‘神徒’，也就是当时控制着布哲的势力算一股；还有的，就是那最为神秘的势力，也就是赐予了我巫力的神秘人了，或者说是当初在伦敦忽悠了萨迦德的那个华裔。即便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想出这个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肖炘杰有些感叹地说道。

“那么你是否会觉得，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落入一个巨大的阴谋中，你我都不过是棋子而已？”夏磊语出惊人地说道。

“其实从第一次见到那古神降临到西玛身上后，我就已经做好了当棋子的觉悟。”肖炘杰低声说道。

“不，你错了，其实我们可以不当棋子，可前提是，你自己必须成为下棋的人。”

“说得轻巧，这话，就算是组织的首脑，也不一定能够保证自己就肯定是下棋的人吧？”肖炘杰淡淡地说道：“其实，我并不介意当谁的棋子，可前提必须是，我不能是那个被牺牲的炮灰。”

“难，太难了，只要是当棋子，就需要有随时成为炮灰的觉悟，何况，现在下棋的人……或者说下棋的神，即便是挑选炮灰，也会找身强体壮的，要不然的话，连成为炮灰的资格都没有。”

“那么，你说的这股敢将我们玩弄于鼓掌之上的势力，到底是什么？”

“是……”还不等夏磊说出口，突然一声沉闷的枪响，他的胸口，突然暴起一团碗口大的血花，然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身下很快就积了一大滩血液。

“狙击手！”肖炘杰一脸惊恐地喊道，在夏磊中枪的同时飞快地趴下，就在他趴下的瞬间，一粒子弹刚好越过他刚才站立的地方，钉入后方的墙壁，直接将墙壁轰出一个直径超过三十厘米的大洞。

“是符文子弹，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威力，简直比得上枪榴弹了……只是，为何夏磊中枪却只像是被普通子弹打中，如果真的是符文子弹的话，怕是半边身子都会被轰碎……”肖炘杰很快就意识到，对方所使用的，很有可能是珍贵无比的符文子弹，就算是对于世家子弟来说，符文子弹这种东西，也不是说有就有的，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组织中去换取，要不是现在组织和国内的好几个世家都处于蜜月期，甚至连换取符文子弹的门路都没有。

“是谁，到底是谁要杀夏磊和我？难道是组织？不会，这等于直接和国内的世家开战，而且如果是组织，绝对不会用符文子弹这么明

显的破绽。那是什么人呢？对了，刚才夏磊要跟我谈的话题，是关于地下世界的四大势力之外的第五股神秘的势力，难道，是和这个有关？”肖炘杰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他不知道那个狙击手有没有离开，或许只要微微起身，就有可能被人爆掉脑袋。

他虽然身具巫力，现在也能勉强自如运用百分之一的样子，可是这一点巫力，如果只是挡下一根比较远的箭矢或许没有问题，要挡下这种本来就附加了符文力量的符文子弹，那无疑是痴人说梦，根本就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其实，当时沈教授说得没错，古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算是他们复生，面对现在的人类掌握的先进武器，胜算根本就不到。就算一般的枪支比起符文子弹来远远不如，然而现代军队却不仅仅是拥有枪支而已，飞机坦克，航母导弹……哪一样，都不是这些体型巨大的生物能够以肉体力量抵抗的。

这些古神最大的依仗，其实是它们中的部分能够控制人心的力量。只不过这种控制，似乎是要针对一些特定的人才有效，或者确切点说就是需要经过某中国媒介。

开始肖炘杰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还以为这媒介应该是和古蜀文明相关的法器，只要有人和这些法器接触过，就可能通过这些法器的气息被那些古神感知到。要不然的话，就至于在极近的距离内，古神才有可能控制身边的人。只要距离一远，就最多是能在对方心上投递出某件事情的影子，影响一个念头，而不能完全控制。真要如此的话，几千年前的那次战争，它们就不会输得那么彻底。

“到底是谁呢？明目张胆地使用符文子弹，这样珍贵的东西，就算是从组织那里兑换，也肯定都是有据可查，组织只需要稍微清查一下，就知道这些武器的流向。还有谁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袭击我们，甚至非要致夏磊于死地？”肖炘杰暗暗想到，却是久久得不到答

案。

第二十二章 黑雾

“里面怎么回事？”门口响起那个中年人的叫喊声，很明显，他是感觉到了不对，而且已经听到肖炘杰那句“狙击手”，根本不敢怠慢。

“不要进来，狙击手可能没有走远，还有，他使用的符文子弹！”肖炘杰扭过头，对着大门吼道。大门外似乎沉寂了一会儿，接着一阵沉闷的声音响起，是有人在用利斧劈砍大门。

就在这个时候，夏磊身下流淌的血液，已经到了他的脚边，他刚想要避开，可是手心的符文，竟然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亮了起来，然后探出无数的血丝，直接汲取地面的血液。

夏磊的血液，开始朝他所在的地方汇聚，渐渐地汇成一条小溪，只不过是短短七八秒的功夫，竟然就被吸食一空，而他更是感觉到手心有些发痒，一枚血魂晶，竟然再度凝聚出来，比之前交给夏磊的那一枚还要小一半，但颜色却要深邃许多。

肖炘杰也已经意识到了，血魂晶是体积越小，颜色越深才越珍贵，要不然当初那枚十几厘米长的血魂晶，就不是在使用一次后被当成废品一样扔出去，然后被他捡到了。当然，这其中的过程，其实不过是穆信佑的设计，在这之前，他就已经算计好了一切，故意表现出那枚次品血魂晶的珍贵，然后在逃离后知道自己等人肯定会将之捡起来。不管是西玛还是丹木，那枚次品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作用，唯独肖炘杰因为识海内的巫力的缘故，只要血魂晶一到他手上，就会和识海内的巫力相互纠缠融合，然后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虽然肖炘杰至今不知道穆信佑等世家，是如何得知自己识海内的

巫力具有如此神奇的作用个，想来都是上古巫术横行的时代，有巫祭用过类似的方法然后被记录下来，可现在这枚新产生的血魂晶却让他意识到，似乎夏磊这个世家子弟的血气，竟然是平常人的十倍。

要知道他当初是吸收了好几个暗族的全身精血，几乎要被涨得爆体而亡，最后好不容易平息了气血，然后在情绪激荡下才凝结了那枚成品血魂晶，可是当初在废弃矿坑的那枚，却还是远远比不上现在手中的，可见夏磊的气血质量，竟然远在暗族之上，更不要说普通人了。

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往门口爬过去的时候，身边的夏磊，突然呻吟了一声。

肖炘杰被吓了一条，被符文子弹直接命中心脏，夏磊竟然没死？

转过头去，却看到夏磊的伤口位置的附近，正好以一条银色的链子挂着他最开始凝聚出的血魂晶，现在血魂晶上面沾染了夏磊的鲜血，生长出了无数细小的丝线一样的东西，这些丝线相互蠕动交织着，竟然是在修补他的伤口。

这些丝线一样的东西修补伤口的速度很快，肖炘杰不过是看了十几秒钟，就发现本来有拳头般大的伤口，已经到了只有一根手指大小，然后在他眼前慢慢消失掉。

夏磊胸口的出血状况，也已经完全止住了，流出的鲜血，也被肖炘杰手心的符文吸收，现在除了夏磊的衣服上还有些血迹之外，他的身上竟然已经没有受伤的痕迹，只是被符文子弹击中的胸口，新长出的嫩肉和周围的皮肤相比颜色有些区别。而那枚血魂晶，也缩小了一大圈，最后只剩下1.5厘米长的样子。

“好恐怖的恢复力！看来血魂晶真的如他们所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东西！”肖炘杰看着脸色有些苍白，但是已经缓缓睁开眼睛的夏

磊，喃喃地说道。

“肖……肖炘杰，你不要动，我能感觉到……那个家伙还在对面的楼上。我想已经有人通知警察了，只要再坚持一会，他就不得不离开。”夏磊断断续续地说道，很明显，虽然他胸口的伤势已经愈合了，可是失血过多还是让他元气大伤。

肖炘杰手中的那枚更加珍贵的血魂晶已经吸进了自己的手心，半点不动声色地点点头说道：“我知道，那个家伙，会是组织的人么？”

“不可能，组织的人，怎么会明目张胆用符文子弹刺杀我……幸好，我身上……嗯，肖炘杰，似乎，我们有麻烦了……”

肖炘杰刚要说话，却发现，从对面的楼上，竟然腾起一阵黑色的烟雾，这阵烟雾像是受人控制一般，竟然朝这边漂过来，就在他感觉到惊讶的时候，那一团浓烟，竟然已经透过被子弹击碎的玻璃钻了进来，这个时候肖炘杰才看清楚，这烟雾竟然是一群个头很小的黑色蜜蜂，每一只的长度都不到一厘米，只是数量太多了，相互之间又挨得很近，远远地看起来，就像是黑色的雾气一般。

“这是什么东西！”肖炘杰尖叫一声，然后扯过被单就要盖在身上，一旁的夏磊却是脸色骤变，不顾一切地朝门口冲过去。

很快，枪声再度响起，这一次夏磊却已经有了防备，在枪声响起前零点几秒，一枚玉石从他的怀中升起，然后挡在了身后。

砰地一声，玉石上面的符文一闪，然后炸裂，碎石击打在夏磊背上形成无数小坑，可是那枚新的符文子弹，却终究是被中和掉了上面的符文力量，剩下的最纯粹的动能，也因为石子的撞击而发生了便宜，钉入夏磊身边的墙壁里。

夏磊丝毫没有犹豫，拉开门，闪身出去，那团黑雾般的蜜蜂也不追赶，在屋子中盘旋了一阵，直接飞到一个保险柜旁边，在肖炘杰吃

惊的目光中，这些黑色的密封悍不畏死地不停地朝那保险柜喷吐着绿色的粘液，很快，那特种合金制造的保险柜，就开始腐朽融化，就像是普通的金属遇到了强酸一般。

接着那团黑雾钻入保险柜中，将一个长二十多里面，直径不过十来厘米的东西从中托了出来。这些黑色的小家伙们似乎力气很大，这一件至少重两三斤的东西，居然被重重包裹在中间，然后摇摇晃晃地朝窗户外飞了过去。

“这是那个伪神的残魂，不能让他们得到！”肖炘杰立刻醒悟到被这群黑色的蜜蜂偷去的，竟然是最为珍贵的伪神残魂，很有可能关系到组织的研究所是否会放走沈教授的东西，而且在这些残魂身上还有不少的秘密，能够拷问出当年的大战真相以及这些伪神的真正阴谋，不管怎么样都不容有失，哪怕在此之前，肖炘杰和丹木等人对夏磊等世家子弟的做法也不是很看得惯，甚至对穆信佑想要以冥婚的形式迎娶西玛抱有严重的敌意。

肖炘杰用床单将头脸包住，然后突然扑了出去，尽管那群蜜蜂的力量很大，但那只是相对于它们的体型而言，这些蜜蜂组成的黑雾带着几斤重的东西，飞行的速度大大受到影响，如果动作快一点，未必没有机会，只是需要冒很大的险就是了，连夏磊看到这东西都马上毫不犹豫地逃走，而这些蜜蜂居然能在短时间内将保险柜腐蚀掉，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些个头很小的生物，怕是一点都不好招惹。

就在肖炘杰扑出去的瞬间，枪声再次响起，肖炘杰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这人太嚣张，太狂妄了。作为一个狙击手，本来应该是像古代的杀手一样，一击不中，即远遁千里，但是这个狙击手，居然连续开了四枪，这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狙击手的心理，更像是一个为了目的不顾一切的疯子。

心里给对方安上了疯子的名头，可是肖炘杰却半点不敢怠慢，那

枚一直藏在手心的血魂晶，在感觉到一丝杀意瞄向自己的眉心的时候，就已经激射而出，虽然没有子弹的速度快，可是他对杀意的感知，却是在枪响之前，因此竟然像刚才的夏磊一样，做到了将身边的法器抛出去挡符文子弹。

当然，也只能是挡符文子弹，因为不管是先前夏磊抛出的带符文的玉石，还是肖炘杰这枚以夏磊的鲜血凝聚的学混结晶，本身都是属于法器的范畴，能够一定程度上感知到符文力量的所在，才能如此准确无误地撞上去，如果是普通的子弹，他们反而是没有任何办法，更不敢如此冒险。

在符文子弹撞上血魂晶的瞬间，一阵强光闪起，接着一团深沉的血色雾气，在房间中弥漫开来，本来已经到了窗口的黑色蜜蜂，被这阵血色的雾气一卷，竟然纷纷坠地，而裹在黑色包裹中的玉琮，在窗边摇晃了一下，就朝楼下掉去。

这里可是六楼，一枚玉器掉下去，就算它是一件能够将伪神残魂都收纳其中的玉琮，也会摔得粉身碎骨。就在肖炘杰惊呼的时候，楼下的窗户突然碎裂，接着半个身子探出来，然后一只手准确地接住了玉琮，然后马上缩了回去。

是丹木。肖炘杰在惊鸿一闪间已经看清了，可是这个时候却来不及招呼，因为同样是一阵杀意，再次朝他袭来。

肖炘杰知道，最多一秒钟后，第五枚子弹就会飞过来。还真是奢侈啊，一次性用掉五枚符文子弹，怕是连蝎尾菊这个组织最得力的外围势力，也不敢如此使用符文子弹吧？不过现在，肖炘杰身边却再也没有多余的血魂晶能够用来阻挡符文子弹，就在他拼命想要调集识海内的巫力到双眼，想要看清即将到来的子弹的轨迹的时候，几乎是同时两声枪响，然后在半空中对撞起激烈的火花，竟然是这栋楼中有人同样发射了符文子弹，而且还无比准确地击中了最具威胁性这枚子

弹。

是西玛。肖炘杰很快反应过来，他甚至没有时间去细想西玛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已经一个打滚重新卧倒。房间中的血色雾气盘旋了一阵，突然开始朝一个中心点收缩，而那些黑色的蜜蜂，几乎全部都死去，而且身上的血肉像是被抽干一样，变成了黑色的壳。

这些血色雾气重新朝肖炘杰的手心飞过来，然后凝结成一枚血色中透着一丝邪异的灰黑色的晶石，很明显，在吸收了那些黑色的蜜蜂体内的流质之后，这枚血魂晶似乎再度发生了变异，只是肖炘杰完全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这种变异又是好是坏。

对面终于变得平静了，很明显，那个狙击手知道是不可为，就算再留下，也不过是被抓捕的份。不管这个胆大包天的狙击手有多么自负，在面对夏家已经反应过来的高手和蜂拥而来的警察的时候，还是不敢再耽搁片刻。

“看来夏磊和那伪神残魂都没有事，到底是谁想要这件东西，还想顺便干掉我们？难道，是我和夏磊刚才讨论的第五股势力……”肖炘杰暗暗想到，然后爬起身来。过了片刻，宾馆的门打开，夏磊和几个夏家的子弟进来，夏磊手中紧紧地攥着那个装有玉琮的黑布包，阴沉着脸说道：“警察马上就来了，我的人只能敷衍十几分钟，我们先走。”

肖炘杰点了点头，他现在也知道，这里已经完全成了是非之地，再不走可见麻烦了，毕竟他们三人现在都是黑户，是以夏家那几可通天的能耐办理的假身份和假护照，这在缅甸的话还能糊弄过去，可是新加坡是一个极为法制极为严厉的国家，进出机场的时候，那几可乱真的护照还能勉强蒙混过去，但现在发生了闹市枪击案这么夸张的事情，他们肯定是被严查的对象，而自己几人是肯定经不起盘查的。

这个时候西玛的化妆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过是几分钟的时

间，肖炘杰等几人就如同完全换了一个人，然后穿上夏家的人新买来的衣服，很快就陆续出去，消失在人丛中。

很快就有车过来，陆续将他们接上，然后在市区绕了一大圈后朝港口开过去。

“坐船？”上了一艘远洋货轮，肖炘杰问道。

“嗯，坐船，现在最安全的方式，就是这个了。”夏磊有些郁闷地说道。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尤其，是那能够让人死上几遍的伤都要不了你的命，你应该欣慰才是。”肖炘杰淡淡地说，也委婉地表示出了自己对夏磊身份的质疑。

不管怎么说，就算他是世家子弟，可是那恐怖到极点的恢复力，简直可以用怪物来形容了，肖炘杰只在一个人身上见到过类似的恢复能力，那就是穆信佑，或者确切点说，是穆信佑所化的那具血尸般的怪物。和穆信佑不同的是，夏磊现在明显还是一个正常人的样子，光是这一点，就能看出他比起穆信佑的能力，要高明许多，只是不知道他的手手臂，是否能够化为那可怕的触手，或者是有其他的能力。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不错，我的确不是普通人。”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肖炘杰没有问他是什么人，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是穆信佑还是夏磊，都脱离了“人”的范畴，应该算是什么非人生命了。

“你一定听说过‘神徒’吧。”夏磊淡淡地问道。

“当然，前两天在缅甸的时候，那个彝人布哲，不就是一个神徒么？他信仰的神灵，甚至很可能就是你抓住的这个。就连我自己，也被那些古神称之为神使。那么，既然是作为和古神对立的世家的传

人，你算是什么呢？”

“戮神者，这就是我们世家的先祖真正的名字，因为在几千年前，现在的世家先祖们，曾在一些了不起的存在帮助下，真正杀戮过神灵……”

“很威风的名字，不过可惜，现在的世家大族，已经完全变味了。”肖炘杰有些不屑地说道。或许在几千年前，当时的那些大族先祖们，的确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而奋起抗争，以人的卑微力量去挑战古神的尊严，这之间不知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勇士、英雄，就算在青史中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的功绩却绝对不会被淹没。

“想来你也是知道这些古神的威力的，如果真的是普通人的话，就算是巫祭，也不可能真正和古神对抗，所以，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的选择选择了一条你绝对无法想象的道路……”

“什么？这和你的快速恢复能力有关？”

“当然，那些古神，其实也能够改造人类成为它们的帮凶，这种被改造过的战士，你也见到过。”

“那些蛾人？”

“那只是其中一种，还有被你手心的血魂符文吸收了精血的暗族，都是被他们改造出来的神战士之一。而要对抗这些古神，最起码都必须要拥有和这些神战士相当的力量，要不然甚至连近身都不可能。”

“所以你们也接受了……‘他们’的改造，‘他们’又是什么人？你们信仰的神么？”

“可以这么说，但是‘他们’是不需要人的信仰和膜拜的，甚至在帮

助我们的先祖之后，他们就飘然而去，没有半点留恋。‘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神，能够主宰一切，却拥有比古神更加强大的力量和智慧，在世家的心中，‘他们’的存在，才是真正的神灵，和伪神大有区别。”

“这么说来，所有世家的先祖们，其实就是第一批被改造的戮神者，也正是有了他们的牺牲，所以古神身边的蛾人和暗族等被改造赋予神秘力量的种族，才会被打败，然后连古神也被击败……想来在最后对上那些古神的时候，实际上是‘他们’起了巨大的作用吧？”

“当然，也只有‘他们’，才具有这样的力量。或许这一段经文有助于你认识他们的力量：突然空中响起巨大的轰鸣，接着是一道闪电撕裂天空，南边天空一股火柱冲天而起，耀眼的火光胜过太阳，被割成两半的天空——房屋街道及一切生物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这是一枚弹丸，却拥有整个宇宙的威力，一股赤热的烟雾与火焰，明亮如一千颗太阳，缓缓地升起在天空，光彩夺目照人……可怕的灼热使动物倒毙，河水沸腾，鱼类等统统烫死，水面飘着死鱼，死亡者烧的如焚焦的树干……”

第二十三章 他们

“古印度诗史《摩诃婆罗多》？”肖炘杰奇怪地问道。

“是的，是这场大战，你从中想到了什么？”

“古印度俱卢族与般度族之间的战争，死丘大爆炸，通古斯大爆炸，我国明朝王恭厂爆炸，以及……核武器！”肖炘杰轻轻说道。他大概明白夏磊要表达什么了，虽然他说出的这三次爆炸都和《摩诃婆罗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却都有着类似的情形发生，而且和现代人类造出的威力最大的终极武器，核弹爆炸的情形十分相似。就算是远古时代人类的青铜文明再发达，甚至能肖炘杰能够利用符文技术推动数十吨的屋子缓慢移动或是制造出今天的机械技术都叹为观止的青铜机关人，可是却绝对不可能造出核武器，这只可能是什么未知的神秘文明完成的，要么是玛雅预言中上一个文明纪的残留人类，或许根本就是同样来自地外的智慧生命体。

而且，从时间上看，《摩诃婆罗多》记载中发生在五千多年的大战，和古蜀时期的蚕丛王朝差不多都是在公元前三千多年的样子，虽然具体时间不可考，但是相差却绝不会太大。

有此也就能够得出一个看似荒谬却极有可能的结论，那就是当时，几乎是世界范围内，“他们”似乎对古神发起了战争，而且使用了这些在今天看来依然威力巨大的战略性武器，才最终杀死了那些肉体力量已经超越了人类能够想象的极限的“古神”们，然后从废墟中帮助人类文明重建，并在事后退居幕后，将这个世界留给各个古老民族中的世家去守护，却又不许太过干涉其文明进程。

肖炘杰突然想起当初在前往羌寨找丹木的路上，西玛曾跟他讨论过一些关于世家的话题，现在看来，这些世家，果然是不简单，甚至有可能是传承自五千多年前，并且和那些疑似地外生命或上一个文明纪的人类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

“你们先祖是接受过这种改造的，然后被你们继承下来？”肖炘杰问道，这似乎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

“不，我们的先祖之后，虽然世家中也会偶尔出现极度的天才或疯子，但是并没有再度出现能够和古神身边的蛾人对抗的戮神者。这种情形，直到最近，我们借助一些禁忌的方法，终于然那些沉睡在我们基因和血脉最深处的力量被唤醒，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伴随着这些力量而来的，却并不是一条绝对平坦的道路。”

“你是说，如果失败后，就会变成穆信佑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肖炘杰心中一动，问道。

“其实穆信佑还算是好的，至少，他还保有自己原来的神智，有不少世家子弟，甚至连自己的意识都无法保留，或者只残存了一点，最后完全变成了各种恐怖的怪物，这也是这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灵异事件突然之间增多的原因，也是妖灵猎人联盟得以建立的基础。”夏磊有些苦涩地说道。

肖炘杰有些发呆，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在他以为中，不是纨绔子弟就是真的以为自己有高贵血脉而看不起任何普通人的世家，居然在背后还有这么坎坷的往事，就算夏磊的话不完全真实，可肖炘杰也能感觉到至少有八成的可信度。

“为什么……为什么世家在拥有了如此大的势力之后，还要再度去接受这种改造，唤醒血脉中沉睡的力量？就算是想要对付那些试图复生的古神，你们也不应该会做出这样的牺牲才对，这不仅完全不是你们的性格，而且最重要的是，现代文明的武器和实力，已经足够来

对付那些古神……”

“你真的以为现代文明能够对付得了他们？”夏磊的嘴角，挂着一缕不经意的笑意，随即摇着头说道：“不可能的，就算先带我们能造出比当年的‘他们’使用的武器还要威力巨大的核弹，可是对于古神来说，这并不能保证它们被彻底杀死。就连当年的‘他们’，在面对古神的时候也只能说能将之打败、封印，却也不敢说就真的杀死这些来自异世界的生物！”

“可是你不是也用一件玉琮就将之封印了么？”肖炘杰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旁边那个黑色的袋子，他知道在那里面，或许是有这个世界最大的秘密之一，在等待组织去解密。

“不，这个玉琮的只不过是能暂时困住它，等玉琮上面的符文的力量耗尽，它就能够轻易出来。不过幸好，这些年组织的实力提升得很快，甚至从二十几年前的一件三星堆文物中找到了困灵阵图的绘制方法，只要能量足够，甚至能永远困住这种灵体。”

“那让戮神者重新现世，是为了再次拯救人类么？老实说，我可不相信你们有这么高尚。至少从你们先前的做派来看，你们根本就没降普通人的生死放在心上。”肖炘杰冷笑道。

“的确，我们是不会将普通人的生死放在心上，可是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死放在心上。每个人心中都有欲望，组织背后的那些老家伙想要永生，一些狂热的中坚分子甚至想要自己成为新时代的超人、神灵，你的朋友丹木想要让自己的爱人复活，而世家子弟……其实不过是想要剔除我们身上带着的诅咒而已，来自那些远古先祖的诅咒！”

“什么意思？不是说这么多年来，根本就没有戮神者产生么？”

“是的，可是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世家子弟，活过五十岁。也从来没有一个世家子弟的直系血脉，能够安稳地睡一个觉，因

为我们总是会进入到一个离奇的梦境中，回到几千上万年前的一个祭祀场景中，去感受那些古神恐怖的威压……”说到最后，夏磊几乎要吼起来，而听到这里的肖炘杰，脸色突然之间变得苍白起来……那个梦境，原来不止是他有，竟然是所有世家的直系血脉都有！

“难道说，我的身上也有这种血脉，我的先祖，也是世家子弟之一，只是后来没落了而已……”肖炘杰的脑子一下就乱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居然会和这虚无缥缈像是传说一样的世家子弟扯上关系，而他，不过是蓉城中的一个小记者而已，整天为了生活而打拼，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简直是天渊之别。

看着脸色连连变动的肖炘杰，夏磊不动声色的起身，然后走出船舱，看着外面有些阴沉的天空，突然之间感觉有些心悸，这一趟，不会再出什么事吧？

夜色很快来临，这艘货船已经走过了马六甲海峡，进入到印度洋中。肖炘杰没有心情去欣赏海景，反而是西玛，拉着他非得到甲板上去吹吹海风，说是这段时间几人的神经绷得太紧，必须要得到松弛。

到了甲板上，肖炘杰才感受到这艘货轮的巨大，两百多米的船身，上面装了数以千计的集装箱，这简直就是人类工业文明的巅峰之作，能让这么大一个钢铁家伙在海洋中以每小时超过十海里的速度前行，这在古人看来根本就是神灵才有的本事。其实所谓的神灵，无非就是力量和智慧都更强的生命，比如原始时代的人类看到今天的工业文明，看到这些钢铁巨舰和飞机坦克，同样会以为现代人类是神灵，同理，或许那些古神以及“他们”，并不见得就比我们高明多少，只是这两种似乎天生就是对头的生物，一个是不断地发展自身，不仅具有强大而夸张的肉身，而且精神力也增长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

至于夏磊口中的“他们”，很明显是和现在人类所走的道路一样，发展的是技术文明，甚至连那神秘莫测的巴蜀图语，也可以看做是当

时的巴蜀人在这种夹缝中产生的一种独特文字，一方面是继承了古神的力量，能够运用神秘而诡异的巫力，另一方面这些符文通过一定的方式排列组合，却能产生出类似密集型的阵图的作用，驱动机括，让数十吨重的房间或者青铜机关人都无需其他动力就活动自如。

这样的方式，其实现在或许根本就分不清孰好孰坏，可是有一点却是能肯定的，那就是这些巴蜀图语的基础，依然是来自于古神，其中又参入了“他们”的符文技术，又带着人类自身的特色，一种文化混合的产物。

见肖炘杰有些走神，西玛突然扑哧一笑，说道：“很少见你这个样子，到底是夏磊跟你说而来什么，居然让你一直打不起精神来？”

“也没什么，就是世家的崛起和没落，我在想，或许我自己也是某个没落的世家子弟呢？”肖炘杰半真半假地笑道。

“嗯，这也有可能啊，我可是听说，在东方中国，世家最辉煌的时候，可是号称七十二个家族，比起整个西方世界加起来都多。有不少大姓都是从那时延伸过来的，但是有更多的世家，似乎因为某些原因而没落了。不过没有关系，不管你是不是世家的人，难道会因为影响我们的……友情么？”西玛本来想将“友情”两个字换成其他的，可是最终，还是吐出了这两个字。她知道，在肖炘杰彻底明确他自己的心意之前，任何试图让做个选择的举动，都是不明智的。肖炘杰看似有些摇摆不定，但却是那种一旦认定之后就会不顾一切的坚持下去的人，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西玛都相信自己现在毕竟是有着一定的优势的，无需在现在就逼马上选择。

肖炘杰有些尴尬地笑笑，他自然知道为何西玛在说道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会稍稍停顿一下，于是没接这个话题，而是对着已经渐渐起浪的大海感叹道：“其实不管是什么世家还是古神，真要和大自然比起来，我们都不过是卑微和渺小的生命而已，除了大自然之外，又有

谁，敢妄自称‘神’呢？”

“听起来很有道理，不过可惜，神的力量，不是你们能够猜度的。”一个声音幽幽地响起，肖炘杰一惊，转过身去，却看见一个水手模样的男子站在船舷的阴影里。

“神徒？”肖炘杰开始暗中戒备，小心翼翼地问道，而西玛的也是不动声色的将手滑向了后腰。

那把瑞士产的SIGP210手枪并没有被夏磊没收，尤其是双方关系已经稍稍缓和的现在。对于夏磊来说，有西玛这个枪法极好的女人在，关键时刻也能帮上不少忙，比如上次在机场附近的酒店里，也正是因为西玛神乎其技的枪法，才在危机关头救了肖炘杰一命，也间接地抱住了玉琮不至于摔得粉碎，让里面的古神残魂跑掉。

不管是肖炘杰还是夏磊，都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东西突然之间到了一个大城市，到底会造成多大的破坏，或许要不了几天，就会让这个袖珍岛国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美丽的西玛小姐，我想你最好还是不要乱动，要不然，我也无法控制它了。我想，我的小宠物是不会介意吃掉这么细皮嫩肉的一位美丽小姐的。”

“宠物？什么东西？”就在肖炘杰感觉到疑惑的时候，却发现在阴影里面，无数的虫子在蠢蠢欲动，这些虫子都是黑色的，个子不大，但是这么多黑色的虫子聚在一起，怎么都让人心里渗得慌。

肖炘杰脑子中亮光一闪，道：“是你，那个狙击手！你居然也上穿来了？当时操控那些黑色蜜蜂的就是你……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知道夏磊手中有古神残魂的？”

“啧啧，可怜的家伙，被人利用了居然还在维护对方，难道你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其实不过是一个试验品，甚至在将来还可能成

为他们生产血魂晶的工厂。别看你现在能够利用血魂晶的力量获得一些特殊的能力，可是在组织的研究所里面，你什么都不是，他们甚至制造出了远比你现在的表现还要强大的怪物……”

“不管你是什么人，既然来了，这次就不要走了。”肖炘杰冷冷地说道，然后手心的血丝，突然之间编织成网状朝那一大团黑色的虫子罩了过去，而西玛的手，也已经摸到了枪柄，眼看就要抽出来。

可就在这时，轰隆一声，海水被破开，一条巨大的柱子，从海水里伸了出来，然后这根柱子一卷，就将西玛的腰身卷住，上面无数碗口大的吸盘状的东西，牢牢地将她吸住，然后这柱子继续上升，很快就在西玛的尖叫声中，升到了四五米高的半空中。

“忘记告诉你们了，我说的小宠物，是指它，保罗，还不出来和美丽的小姐打声招呼。”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两百米长的船身居然都开始摇晃起来，接着在船只的旁边，升上来一座肉山，长宽居然有将近二十米，就算是最大的蓝鲸，也不过比这个长度长上一半多点而已，可是在整个体积上，蓝鲸和这座肉山相比就显得太纤细瘦弱了。

而在这巨大的肉山上面，除了两个有桌子般大的巨大眼球之外，就让人震撼的，就是八根柱子一般的触手，这巨大的肉山，竟然是一只史无前例的庞大章鱼，每一条触须，差不多都有将近百米长，整个就是一个海中的巨无霸，估计这体型加上八根触手的力量，怕是在整个海洋中都没有什么天敌。

而这大章鱼保罗的出现，也让船上的人惊动了，继而是巨大的恐慌，不管是谁，突然看见这样大一只章鱼就出现在船旁边，而且其中一根触须上还卷着一个女人，显然不是说很么好惹的主儿，顿时让船上的水手开始惊慌失措起来。其中两个保安，更是慌忙拿出散弹枪，徒劳地朝巨大的章鱼的连开几枪。

虽然以这章鱼庞大的体型，完全不需要瞄准都能打中，可是它的

皮肤坚韧的程度却远远出人意料，子弹居然都无法穿透，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印记。

而那人脚下的黑色虫子，也开始陆续不停地爬出来，这个时候肖炘杰才看清楚了，这些虫子是三种虫类组成的，蚂蚁、蜘蛛和蝎子，也不知这人是怎么讲这么多虫子带上船的。这些

虫子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全身上下都是黑色，似乎不像是自然中产生的，而是带着很明显的人工痕迹。

“放下她，有什么事，我们可以谈。”肖炘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知道现在主动权暂时是掌握在这个人手中，而他并没有一来就杀人，明显是有所顾忌，并且是带着很强的目的性的。

“是么？可惜这次你做不了主，让夏磊出来。”

“他不会受你威胁，你认为他会将西玛的生死放在心上么？”

“不，他会的，一定会的，因为这个女人的身份，根本就不是你能够想象的。是么，美丽的西玛小姐？”那个声音冷冷地道。

西玛还另有身份？难道她一直瞒着我？那是什么在……肖炘杰有些疑惑，脸上却不动声色，深吸一口气，看着赶过来的丹木和夏磊等人，静静地说道：“你不是想要古神残魂么？好，我可以让他给你。”

“哦？你如果有这个本事，那我们的确可以谈。”那个声音笑道。

第二十四章 大手笔

夏磊刚好听见后面几句，他有些惊讶地看着那巨大的章鱼，以及在船舷阴影中的男子，冷冷地说道：“我知道是你，顾易秋，你这个世家中的败类，不要以为现在完全开发了自身血脉中的潜能，就真的自以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了。放下她，这次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甚至在新加坡的时候你狙杀我，我也可以既往不咎。”

“夏磊，你果然言语还是那么犀利。不过，这几年你当刑警当傻了吧？我现在手头有这么大一个筹码，为何要放下她？这个女人的重要性，想来你也了解，到底是要古神残魂还是这个女人的命，你自己选。”被称为顾易秋的男子有些羞恼地说道，而他脚下的黑色虫子，也似乎蠢蠢欲动，不耐烦地爬来爬去，似乎随时都会失控。

“在机场附近那家酒店的时候，我就怀疑是你了，果然，顾易秋，我们交手过几次，我可从来不知道，你的潜能居然是控制动物和昆虫。让我想想，这些虫子，是你根据云南一带的蛊术所养的吧？只是似乎养得不太到家，都是些普通的黑虫，如果你能更进一步，那就能让它们显示出各种不同的色彩来……”

“云南一带的蛊术和虫术，虽然听起来可怕，但是和我的能力比起来，又不算什么了。甚至，就算是最强大的蛊术师，在我面前也只能是俯首称臣的份……”

“穆信佑那家伙说得不错，你就是一个疯子，怪不得当时在机场的时候，敢连开五枪才离开。不过我很奇怪，你的底气到底是哪里来的，还有那些符文子弹，我想组织不会傻到将符文子弹到处兜售的地步。”

“想知道原因么，那就让你看看，我为此付出的代价好了。”阴影似乎开始动起来，接着一个全身都是黑色的人影，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旁边的无数的虫子像黑色的潮水一样涌动，他每走出一步，都与无数的虫子在他的脚下产生。

“这些虫子不是实体的？”肖炘杰眼睛一缩，立刻就发现了问题所在。这些虫子和昨天晚上的那些黑色的蜜蜂不一样，那些蜜蜂身上都有浓厚的精血，几十只蜜蜂加在一起，都差不多相当于是和一个人所蕴含的气血差不多了，而现在顾易秋脚下的这些虫子，却是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如果真要让肖炘杰找一个可以与之对比的，那就是在羌寨的时候，旺达诗卓从他眼睛中以镇魂歌和释比仪式驱逐出来的那只半透明的无形的虫子了。

“嗯，是我走眼了，这些虫子竟然已经脱离了实体，是蛊术到了极高境界才产生的怨虫，根本就没有血肉，只不过是一股深沉的怨念而已。”夏磊吃了一惊，原本是想要嘲笑这个被逐出顾家的世家败类的，可是现在，他的心却陡然之间沉下去。

他不是那种世家中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而是对于各种术法甚至是整个地下世界的灵异事件都无比精通的实干家，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应对将来的巨大危难的拯救者，自然知道如果蛊术到了能够直接操控这么多怨虫的地步，对方该是如何可怕。

“顾易秋，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居然会来时玩起狙杀的把戏，老实说先前我可是真的差点死在你手里啊……”夏磊皮笑肉不笑的说道，这个时候顾易秋已经完全走了出来，接着船上的细微灯光，能够看清楚对方的全部面貌。

“你……你的脸怎么成了这副鬼样子？”夏磊有些吃惊地说道，先前他已经猜到顾易秋肯定是唤醒了自己血脉中的戮神者的力量，却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也像穆信佑一样，似乎失败了，只是他的样

子，比起穆信佑整个人都如同血尸一般来，要好上许多，因为他只是半边脸长满了发黄的脓包，不时有腥臭黏稠的液体从脓包中流出来，而另外半边脸，却是完好无损，连皮肤也显得十分光滑。

只是这样子竟然比穆信佑全身都皮肤脱落，犹如血尸看起来还要恐怖和诡异许多，也不知在新加坡的时候，他是如何才隐藏起自己这半张脸的。

“看见了么？我真的唤醒了我体内潜藏的力量，我的理论没有错，我们都不过是神手中的玩具，即便当时是一种神去对抗另一种神……我们都是神的玩具而已，就算开启了这些神赐的力量，可这就是我付出的代价，那些东西，也不过是和古神们一丘之貉而已，又有什么资格受到世家的膜拜？”顾易秋的声音带着愤怒，似乎那海中的巨大章鱼也感受到了他的情绪，几条粗大的触手不停挥舞，溅起巨大的浪花。而被一条触手卷住的西玛，闷哼一声，显然这条章鱼只是稍稍用力，却让她感觉到犹如收紧的铁箍一样。

“你要古神残魂干什么？你就不怕这东西将你夺舍？或者说，你是有办法对付古神残魂？”夏磊问道，一直以来，国内的世家在法术研究上还有些进展，但限于现代能够调用的巫力等超自然力量已经越来越稀少，这些法术的威力比起几千年前来也笑了不少。而要说到这种系统的研究，却还是国外的“组织”更有经验，技术实力也强上许多。

“这东西对我来说当然不会有用，可是有人会感觉有用啊，在我的背后，还有无数战士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而你们，注定了是会成为历史车轮转动时的尘埃，因为从一开始，你们所选择的路就错了。”

“我连自己要走什么路都没有搞清楚，何来选择错误……既然你不愿放下这个女人，我也不强求，但是昨夜拜你所赐，让我的寿命至

少减少了两年，这一笔账，也是应该算一算的时候了。”夏磊冷冷地盯着眼前的顾易秋说道，而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他整个人却已经从原地消失，等他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顾易秋的身边，与此同时夏磊的身子发出轻微的爆响，似乎整个人看上去都高大了一圈，连身上穿着的衣服也被撑得严严实实，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裂缝，在那身原本看上去很得体的衣服下面，似乎有无穷的力量在苏醒过来。

“你的潜力，是力量和速度，不过可惜，这不过是匹夫的力量。”顾易秋冷冷地笑着，一条巨大的触手从天而降，直接朝夏磊所在的位置抽过去，夏磊灵巧的一闪，触手抽在甲板上，顿时将几厘米厚的特种钢材焊接而成的甲板抽得朝下深深地凹陷，像是从船只刚出船坞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了一样。

肖炘杰冷哼一声，手中无数的血色丝线飞出，他没有攻击顾易秋，因为他知道夏磊既然已经使出了真实的实力，那么就算不是顾易秋的对手，可是这个时候也至少能拖住对方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就是他救出西玛的最好机会。

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个无比恐怖的大章鱼在旁边，如果稍不注意，甚至连船都有可能被掀翻，这样大的章鱼，纵然是以前看电影的时候也很难想象，也不知是在多深的海底才有这样的怪物生存，这完全可以算是震惊世界的一种发现了。

那些血丝，如肖炘杰所料一样直接刺入章鱼的触须之中，他猜得没错，血丝或许根本无法穿透哪怕是一块薄薄的木板，可是对于这些气血旺盛的生命体，却是无往而不利，就算是章鱼的皮肤足以抵挡子弹，但在血丝面前却并不比纸糊的要厚实一点。

很快，无边的血气，顺着血丝源源不断地涌过来，这只大章鱼的体积，几乎相当于几百个人类，就算它的气血质量远远赶不上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但加在一起和一百个人相比，还是差不多的，虽然那

条被血丝刺入的触手很快就因为丧失大量精血而软下去，连挥舞的力气都欠奉，但这章鱼的体积实在太大了一点，其余的几根触手已经意识到了不妙，突然之间三根触手，直接朝肖炘杰所在的位置抽了过来。哪怕肖炘杰是被其中任何一根抽中，以他的身体怕是会瞬间被拍成肉酱。

而就在此时，寒光一闪，一截触手居然被一个高高跳起的人影斩断，那个人影看上去十分精瘦，但是身体中每一寸肌肉，都似藏着无穷的活力，而他的手上，也拿着一把巨大得夸张的大刀，和传说之中关公的冷艳锯，倒是有几分相似。

使刀的人，自然就是丹木，而他手中那把犹如唱戏的大刀，那是夏磊的收藏品之一，本来只是做摆设用的，但是此时却成了丹木手中的离器，只是一击，就斩断了一大截触手，腥臭的章血四溅，丹木却是丝毫不惧，将手中的大刀高高举起，然后朝另一根触手斩去。

而曾在矿坑中布置阵法的夏家中年人，这个时候也是一脸的凝重，第一次面对这么巨大的生物，要说心中没有半点压力那是绝不可能的，但他还是冷静地开始布置法阵，然后调用好几枚有符文标记的长矛，朝开始到处飞舞的触手刺去。

僵持了一阵，不远处的海面上，水花分开，渐渐地露出一截光滑的黑色舰船，那是一艘小型潜艇，只是静音设施极佳，在此之前货船完全没有发现。

“看来你输了，顾易秋，这次被顾家的人抓住，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夏磊冷冷地说道，他的话音还没落下，从那艘小型潜艇上，已经有两枚鱼雷射出，朝那巨大的章鱼发射过去。

这是人类现代武器和这巨大的海怪的第一次碰撞，章鱼在的触手只是灵巧地将其中一枚鱼雷卷起，拨偏的方向，另一枚鱼雷，却似乎带着遥控装置，在离章鱼的身躯还有几米的时候轰然爆炸。

上百公斤TNT猛然间爆炸的威力，直接就将这巨大的章鱼小半边身子炸掉，四条触手当即从根部断裂，其中就包括卷住西玛的那条触手。

肖炘杰在西玛落下的瞬间，就已经闪身上前，将她接住，而惊魂未定的西玛似乎因为被勒得太久呼吸有些不畅，好半天才缓过气来。

而鱼雷的威力，也让顾易秋脸色大变，不管怎么说，就算是符文技术制造出来的符文子弹再怎么神秘高明，面对这样直接以体型和爆炸威力取胜的鱼雷，都显得太过小儿科了。

而猛烈的爆炸，更是将货船的方向也微微偏离，其中四散的弹片还误伤了两名水手。

“是顾家的人，他们还真是大手笔，居然连潜艇这样犯忌讳的东西也出动了。不过也只有海外的世家有这样的能力，在前苏联解体的时候就趁机秘密购买一些海军故意淘汰的柴电潜艇，纵然是全球的世家加在一起掌握着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可是作为私人力量拥有潜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在非洲的有几个用来打掩护的私人保安公司，背后怕是都有这些胆大妄为的世家的影子。”丹木望着那只有五十多米长，在货船旁边仅仅相当于壮汉胖的小孩的潜艇背脊，将那看上去无比威武，但用了几下就开始卷刃的长刀扔在一边，感叹地说道。

随后他拔出自己腰间的短刀，然后朝夏磊和顾易秋走过去。还是这把一直陪伴着他的短刀用着顺手。

此时的顾易秋在夏磊的攻势下，已经渐渐显得狼狈起来，他毕竟不擅长这种直接战斗，反而是他身边的黑色的怨虫，给了夏磊不小的顾忌，有时候若不是为了躲避这些怨虫，怕是早就将这个有半边脸都肿烂不堪的家伙拿下。

不过过了片刻，肖炘杰却渐渐地发现了不对，因为在顾易秋的身上，他竟然没有发现半点生机。

生机这种东西，说起来有些虚无，但总的来说，是只有生物才拥有。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在其生长过程中都会有一种欣欣向荣的状态，这保证了生物的健康和成长。只有具有生长的机会，才能获得更好的进化和传承，这几乎是生物之间最本源的一种力量，也被成为生命力。如果一个人生机断绝，那也就意味着生命走到了尽头。

现在，肖炘杰对巫力的运用，已经越来越纯熟，除了知晓的操控巫力的咒语还比较少外，对于巫力的一些特殊的用途，已经被他摸索出来，其中一种就是对人生机的判断。

在场的，就算是那两个倒霉得被鱼雷单片轰中的水手，受伤严重，但是生机却没有断绝，只是比健康的成年人要衰弱许多而已。可是在顾易秋身上，肖炘杰发现连半点生机都没有感觉到。

心中微动，吸收自那条大章鱼的鲜血，已经在手心凝结成了一枚鲜红的血魂晶，然后手指微微一弹，这枚血魂晶就朝顾易秋射过去。

在快要接触到顾易秋的时候，血魂晶在肖炘杰的控制下轰然爆开，形成一片赤色的血雾，夏磊怪叫一声，连忙避开，然后对肖炘杰怒目而视。他有些怀疑肖炘杰根本就是故意为之，目的是让他出丑甚至趁机杀了他。

不过肖炘杰完全无视了夏磊可以杀人的眼神，直接控制着血雾朝顾易秋侵袭而去。对方身边的蛊虫倒是大片的死亡化为青烟，可是他自身，却在血雾中安然无恙。

肖炘杰早已经明白，这种由血魂晶而来的血雾，其实吸收的不仅仅是敌人的血液，确切的说是一个人的生机，生命力，或者中国民间传说中说的“阳气”。但是现在，这血雾面对顾易秋的时候，却是半点

用处都没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现在的顾易秋不过是一个死人。

死人当然不可能说话，也不可能动弹，唯一的可能，那就是对方以一种他们还暂时无法理解的方式，在操控着这具尸体，因此才从一开始就显出种种不协调来。甚至连他脚下的无数黑色的蛊虫，也不是用来对敌的，而是作为一种媒介来操控这具尸体。

“很有趣的家伙，不过，他能够操控尸体的范围应该很有限才对，这茫茫大海，他会躲在哪里？”肖炘杰喃喃地说道，也不再犹豫，直接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那些黑色的蛊虫上面。

果然，当这些黑色蛊虫被消灭一空，顾易秋的动作已经越来越慢，最后竟然完全停滞下来了，只是脸上还不时有脓水滴落，看上去十分让人反胃。

肖炘杰犹豫了一下，最后捡起被丹木扔掉的大刀，这把整整有六十四斤重的大刀在丹木手中还显得举重若轻，可是在肖炘杰拿在手里，却马上开始后悔自己的举动。

不过这个时候骑虎难下，他坚持着拖着大刀来到顾易秋身前，然后举刀狠狠朝对方脑袋劈去。

第二十五章　消失的时间

在场大部分人都惊呼一声遮住了眼睛，可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大刀劈开的虽然是一个头颅，但是头颅里面，却是一滴血都没有，只有骨骼和类似海绵体一样的生物组织，甚至连神经和血管都欠奉。

夏磊脸色微变，喃喃地说道："还是被他们研究成功了，不过，应该有破绽，要不然也不会半边脸还在流着恶心的脓水了……"

"你知道这东西？"肖炘杰问道。

"嗯，这是生物傀儡，确切地说，是一种容器。"

"容器？"肖炘杰奇怪地问道。

"灵魂的容器。如果有多余的灵魂，就可以放在这具容器里面。"夏磊说道，然后语气有些森冷："比如说我背包中的玉琮，里面的古神残魂，也可以被盛放进这样的容器中，只是这具躯壳太弱小了，怕是不到十分钟，古神残魂就会被迫放弃这具躯壳。"

"顾易秋是属于另外一个研究所的？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类人型的躯壳？"肖炘杰问道。

"是的，确切地说，这种研究也是长生项目中的一个，比如当时有的大人物曾经提出，可以将一个人的记忆和灵魂提取出来，然后放进更年轻，更健康的躯壳当中。当然，前提是这样的躯壳是没有其他的灵魂干扰，并且是能保证健康长寿的。"

“说起来，这也是个不错的长生方式……”肖炘杰感叹道。

“理论上是这样，只是，这个研究却出了点纰漏。”

“哦？是国内的实验室么？”肖炘杰有些疑惑了，难道说国内的世家中，也有类似的研究所，专门研究这些虚无缥缈的上古时代的神话故事。

“是世家在二十多年前和西方的组织在现代科技和超自然力量的第一次合作，但是最后却失败了，这些档案被归为双方的最高机密，可是后来，世家中的顾家却出了一个叛徒，偷窃了全部的资料然后飘然离开，成为整个东方世家的耻辱。”

“这个叛徒，就是顾易秋？这还真是个有趣的家伙，不过，我想他逃不远，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家伙，甚至有可能就在船上……”

“听我说完，那个联合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这种几可乱真的躯壳。当时西方的组织团队将其命名为‘puppet Seed’，而在世家所资助的东方团队，则叫这种躯壳为‘木偶’，意思是说这种躯壳一旦被自身的精神感应链接上，就会像听话的木偶一样随着主人的精神波动而有所动作。”

“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三星堆文物大规模出土的那一年吧？”

“是的，那一年许多沉寂了数千年的东西都重见天日，或许普通人不了解，但是作为世家却都知道，那些东西，曾经统治过远古人类数万年之久的古神，快要复活了，曾经有一个让在世家之中流传的预言，本来世家这几千年来根本就没有重视，可是现在看来，一切似乎似乎都被这些预言说中了，而一年多后的2012年12月21日，或许真的是人类文明终结，被新的物种所统治的日子……”

“我现在关心的是，我们在组织中和沈教授碰面后，是否能顺利地找到大禹地宫。虽然大禹的墓葬现在有好几个选项，但是要真正找

出来，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资料，除了一段据说能够打开大禹地宫的咒语。”肖炘杰淡淡地说，然后看着那具无头的傀儡躯壳，突然将手按在了这具傀儡的脑袋上，然后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你在干什么？”夏磊有些奇怪地问道。肖炘杰没有回答，而是静下心来，却感受这具傀儡上的气息。

“他在感应那个叫顾易秋的家伙到底在什么地方。”丹木在一旁懒洋洋地说道。自从发现肖炘杰具备通过一定的感应能力后，肖炘杰没少被他取笑说将来可以开家私人侦探所，专门帮人寻找小猫小狗。

“嗯？”夏磊有些意外，这可是一种极为有用的能力，而且这能力明显不比他们这些世家子弟用血魂晶配合那些禁忌的方法开发出的潜能差，只不过是属于辅助性质的而已。

肖炘杰突然睁开眼，大喝一声：“找到他了！”

然后也不管其他人，立刻带头朝船舱跑过去。

丹木和夏磊以及几个属于夏家的嫡系子弟，立刻跟了上去。肖炘杰快速地通过船舱，然后朝船尾的一个货柜跑过去。那是一个标准的集装箱，本来是运送一批高档玩具的，肖炘杰在货柜前停下，似乎仔细地聆听着什么，随后招呼夏磊等人过来，淡淡地说道：“他就在里面。”

“将货柜打开。”夏磊冷冷地对旁边的保安队长下令，保安队长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夏少爷，这些货柜如果私自开启的，公司会……”

“我会赔不起这点钱么？或者说，你是觉得今天发生的事情，还不够诡异，希望继续有人死亡或受伤？”

那个保安队长打了个哆嗦，突然发现这一趟出海实在是有些倒

霉，很有可能因为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东西而在事后被清算甚至直接灭口掉。

不过这个时候却是不敢再怠慢，让手下的安保拿过来一把消防斧，然后奋力朝货柜的锁扣的位置砍过去。

保安队长十分卖力，不过这货柜的质量也很是不错，直到夏磊的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来，那个锁扣才被砍弯了一半。

丹木实在看不过去了，一把推开他，然后从要带上取出一根柔软的银针，探入锁孔，不过摆弄了几下，就将锁打开，反而是已经变形的锁扣，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之分离。

所有人都一脸的戒备，西玛也十分恼怒地将那把威力不小的P10拿出来，将枪口对准了货柜。

几个保安有些心惊胆战地将货柜缓缓打开，一股恶臭扑面而来，所有人都脸色大变地后退，只有肖炘杰和丹木、夏磊三人一动也不动。

货柜被完全开启，接着肖炘杰看到了一副让他无比震惊地景象，在无数包装好的玩具中间，一个至少有几百斤重，如同一个大肉球上生长了不少小触须的畸形半人半章鱼的怪物，就躺在中间，而这怪物的一双眼睛，此时正冷冷地瞪着他们。怪物的旁边，却是一个相貌算是俊俏，但是眼神却十分邪异的三十岁左右男子，男子似乎一点都不对他们的到来感觉惊讶，只是轻轻转动着手中的一枚绿色的玉石。

肖炘杰看着这枚玉石，没来由地心一沉，这是一枚雕刻成四四方方的正方体的玉石，每一个面，都有四到五个符文，很明显也是一件不知用途的法器。

“真是难为你了，顾易秋，你身边的这个怪物，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货船，你是怎么做到的。”夏磊啧啧称奇地说道，似乎面

对的，是就不见面的老朋友："老实说，先前见到你控制的傀儡的时候，我还真以为你自己也变成了这鬼样子。拜你所赐，昨天我可是差一点就被杀死啊，不过还好，我福大命大，这次完全融合了纯正的血魂晶，属于戮神者的力量，也已经被彻底唤醒了。"

"夏磊，虽然我们之前有几分交情，可是这次你做的事情，太过火了，也难怪上面要求这次必须除掉你。你也真是狡猾，居然能说动顾家派遣潜艇为你护航，居然还让我损失了一头章鱼王。"

说道这里的时候，在顾易秋身边的那个怪物，一双眼睛恨恨地瞪着夏磊，身上的触须不停地舞动，像是愤怒到了极点。

"这个东西是……"

"我们研究出的新玩意儿，将人和章鱼的基因衔接在一起，然后不停地放大他的思维波，这样我就能通过控制他，来控制那些深海之中体型巨大的章鱼了。这样的技术，是不是很了不起？"

"哼，当年你反出顾家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做什么大事情，没想到却是加入到一个环保组织之中，怎么，这些年已经在这个环保组织中呆得脑筋坏掉了么，居然想要挑战整个世家的底线？"

"虽然人类促进委员会是一个环保组织，但是你应该知道，那不过是表面而已，我们的核心理念，这样混日子的纨绔是不可能理解的，我也不指望你能够认同我们的做法，反而是你身边的这位小朋友，我很看好，他非常有潜力。能够凭借那具傀儡找到我，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吸纳为会员了。"顾易秋的眼睛，看向了肖炘杰，他知道这些人能在好几百个货柜中将自己找出来，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居功至伟。

"对不起，我可没兴趣和一群怪物在一起。"肖炘杰淡淡地说道。人类促进委员会？这是什么玩意儿？

“想不到你是促进会的人。”西玛皱眉道，“我知道你们，组织和促进会的人可是交手了不止一次，这些年的不少生物恐怖事件，都是你们造成的吧？打着环保的旗号，却是做着反科学和反人类的事情，促进会也算得上是厚颜无耻了。”

“NONONO，促进会的真正宗旨，可是比这些虚伪的世家和贪婪的组织要高尚得多，是在这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小牺牲，而和我们最终的目的比起来，这样的牺牲，实在不算什么……”

“这话听着好耳熟啊……”肖炘杰似笑非笑地看着夏磊，因为同样意思的话，似乎夏磊也说过，看来这些世家子弟，哪怕是叛出了世家，但骨子里还是一样的。“别人的牺牲就不是牺牲了么？你在牺牲这些普通人之前，可曾问过一句‘你们是否愿意’？任何以为牺牲小部分人来拯救你们心中的大多数的做法，其实都是一样可耻的。”

“看来，我们之间的理念差距的确是不小，不过，你们想要抓捕我？这可是不妙了，如果我有什么问题，那么这艘船上的人，怕是都活不长呢。”

“你在船上做了手脚？”肖炘杰立刻反应过来，问道。

“如果我没有任何依仗，怎么敢一个人等你们前来？你们以为有潜艇随行，我就拿你们没有办法了么？错了，促进会的理念和实力，都不会比组织差，我们甚至得到了一些比你们想象中更为强大的盟友的支持……”

“是各国的政府吧？”西玛冷笑道：“之前我曾负责过对促进会的情报工作，知道你们网罗了这个世界接近五分之一的知名科学家和神秘学家，说起来也算是一个超级强大的组织了，还有无数的新兴财阀对你们的支持。当然，其中最大的一个支持者，是西方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出于回报，你们也帮助他们的制作出了不少超级生化武器，比如说，埃博拉……”

肖炘杰一怔，他实在没有想到，那种号称连艾滋病毒都相形见绌的埃博拉病毒，居然是出自这个促进会之手，那么促进会自身的技术实力，岂不是远远领先现在的时代，怕是真的能够和组织比肩了。

“促进会的表面宗旨就是人类应该重新回归自然，建立一个新的自然的秩序维持的社会形态，但是我们却并不希望像神徒一样还希望这个世界落在古神的手里，让它们再次成为世界的主宰者，我们是希望……”还不等他说完，西玛手中的枪已经想了，一粒子弹正好落在他的口中，然后血花从他脑后溅起，然后顾易秋带着万分的不可置信的眼神，缓缓地朝后倒过去。他身边的那个半人半章鱼的怪物，发出凄厉的叫声，然后身体开始分解，无数的浓腥的泡沫在它的体表形成，接着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似乎全身的基因都已经完全崩溃了一样，成为一摊黄绿色的粘稠液体。

这时肖炘杰等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不可思议地看着西玛，问道：“你怎么突然开枪杀了他？”

“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几乎所有人都在听他废话，而且，你们仔细看看自己的脚边。”西玛淡淡地说道：“我和促进会的人交过手，知道他们的把戏，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疯子。”

夏磊首先反应过来，一看手腕上的表百达翡丽，才发现他们过来的时间，居然已经超过了半小时，而在所有人的记忆中，就算双方有不少对话，可是也不过才七八分钟的时间而已。

也就是说，他们所有人的感知和记忆中，有至少二十分钟的时间消失了！

二十分钟，如果对方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恐怖组织的成员的话，已经足够将这些人杀死一百遍还多，所有人这才感觉到自己其实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如果不是西玛果断击毙了顾易秋的话，现在恐怕后果已经不堪设想。

夏磊更是马上将背上的背包取消，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迷你型的圆筒状金属保险箱，打开后确认了玉琮的存在，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还好，古神残魂还在，要不然他真不知今天的事情该如何收场。

事后，让肖炘杰和夏磊等更加震惊的是，船上的七八十个船员，竟然对今天的事情，什么都不记得了，似乎是有人彻底将他们的记忆给消除并改变了一样。

这让夏磊等更加惊惧，难道说这就是顾易秋的底牌么？

最后夏磊甚至亲自检查了顾易秋的尸体，确认了他的死亡，这才稍微安心了一点。不过他的心头仍然是有不少疑问，如果死去的真的是顾易秋，那么船上的人是否在他潜藏的这段时间，就已经被催眠了，然后下了事情结束后就自动忘记这一天的事的心理暗示？或者说，他早已经逃走，这里的尸体，不过是一具用来掩人耳目的替身而已？

夏磊相信，后者的可能，并非不存在。二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做许多事了，不少世家的少主，都是有自己的替身，要不然一旦嫡系这一脉因为各种意外和断绝，那么戮神者的力量，就无法传承下去了，这是世家豪门所完全无法接受的事情。

而顾易秋，在所有的世家子弟中，绝对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个，当年他反出家族，加入那个什么促进会，说是为了人类的进步而战斗，成为所有世家子弟的笑柄。但今天看来，那个促进会竟然已经成长到了极为惊人的地步，至少那么多符文子弹，还有控制深海中的章鱼王者这些技术，就算是一般的世家，也是拿不出来的。

而组织，虽然对于这些技术并不是十分在意，可是在组织之外居然会有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觊觎着这古神残魂，夏磊一下感觉头痛起

来。

走一步算一步吧，只要将这东西平安交到组织的手里，那么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在组织中有一大群专门研究灵魂力量的科学家，他们的手段，足以从古神残魂这里知道许多事情了。

接下来的几天，似乎一直风平浪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或许唯一让夏磊感觉到有些奇怪的，就是那一天过后，肖炘杰等三人和他的关系，似乎再度变得疏远了许多。这让夏磊多少都有些郁闷，不管是作为世家子弟的圈子，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时那屡屡破获大案的刑警队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他都如鱼得水，身边总是少不了人追捧。

但是现在，似乎他的一切光环在这三个人面前，都起不到什么作用，丹木完全就是一桩木头，若是没事的话一天连话都懒得多说。西玛的心思，一半在担心组织会如何对付她这个不听话的特工，另一半，却似乎已经放到了肖炘杰哪里，而对于这个传说中的圣女，他本身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可是作为圣女体质，他是知道对方的身上，肯定也是应该有着一些秘密，或许这秘密还不会比古神残魂身上能够得到的来得少，毕竟这名叫魑魅的古神残魂，即便是在当年也是古神中最为弱小的存在。

第二十六章 再聚首

船在南非海岸临时靠岸的时候，夏磊带着肖炘杰等人上岸，然后再度换妆后转乘飞机。这几天的时间，新的证件和护照也已经做好了，加上这些年世家在非洲的经营，转乘飞机显得十分顺利，当天晚上，肖炘杰等人就已经来到了古堡前面。

“欢迎，来自东方的兄弟，我们的联合，终将让这个世界震惊！”古堡门口，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的中年男人，以一口流利的汉语说道，而在他的旁边，站着的是萨迦德。

萨迦德友好地朝肖炘杰笑笑，却被肖炘杰狠狠地瞪了一眼，然后知冷哼了一声作为答复。

“这为是组织在英国区的负责人，长老会的正式成员，托玛斯·维纶。维纶的表面身份是一家基金会的执行总裁，旗下的掌管的资金规模，超过一百八十亿美元。”萨迦德在一旁介绍道。

肖炘杰有些生硬地对维纶点点头，一百八十亿，还是美元……他第一次感觉到组织的实力，的确是深不可测，怪不得能够影响到诸多西方国家的内政外交，甚至传言说是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手，原来组织的实力，已经强大到了这个地步，连区区一个英国区的负责人，表面上的身份都如此显赫，更不要说每一棵大树，在地下都有远比地面部分发达几倍十几倍的根系了。

简单介绍了下彼此，几人就进入古堡，维纶似乎是一个中国通，普通话甚至比一般的国人还要说得标准，对于这一点肖炘杰更加不敢小看组织的实力。

不过夏磊却似毫无压力，和组织的接触，夏家并不是第一次，二十多年前组织和国内的世家因为三星堆文物的大量出土而有了近现代的第一次激烈碰撞，结果却是世家占了地利而小胜了一场，这也是在西方世界无往不利的组织第一次吃了暗亏。

不过组织毕竟是一个空前强大的人类势力联合，很快就意识到和国内的世家这样不易掌控的势力交流，或许合作远比对抗要获得的益处更多。也是从哪个时候开始，以夏家和穆家等为代表的世家，和组织的交流逐渐频繁，并且利用手里的法器，同样开发了不少符文武器出来，穆家开发出来的阴风枪，不过是其中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一项而已。

“两位客人，你们似乎之前对组织有诸多误会，不过没有关系，那不过是我们未能协调好组织的外围蝎尾菊的策略而已，我可以保证，组织对于两位绝对没有任何敌意。当然，西玛，你对组织的一些做法，可能同样存在误解，这个之后特勤部门会对你做出解释，而你也需要写一份最为详尽的报告。”维纶笑着说道。

肖炘杰等人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只有西玛笑了笑，她知道就算是组织想要秋后算账，但这个时候也是不会有什么动作的，最低限度，都要他们进入大禹地宫之后，看看里面是否真的有什么神灵的躯壳再做决定。

何况，组织现在的研究方向，也不仅仅是长生而已，还包括各种强大的符文武器、生物战斗兵器已经最终极的研究——神灵！而这些，除了符文武器目前进展还算顺利外，其余的部都或多或少存在巨大的障碍，需要更多的研究资料作为参考，进入大禹地宫中找寻更多的实物资料，是组织所必须的。

“沈教授，想不到我们再次见面，居然是以这种方式。”和维纶一起进入古堡二楼的一个房间后，肖炘杰就看到了正皱着眉头研究一块

已经缺损了一半的玉圭的沈万年。

“肖炘杰，果然是你们。这些日子，倒是难为你们了。”沈万年的神色有些憔悴，放下手中的玉圭，抬起头来有些感叹地看着三人说道。

“我想真正为难的是你才对，毕竟你们被掠到此地，多少都会有些不自由吧？”

“不，炘杰，你错了，我和从云并不是表内掠到此地的，而是自愿前来的。”沈万年说道。

自愿前来？这倒是让肖炘杰有一些惊讶，他一直以为，沈教授是被逼迫前来的，却没有想到居然是自愿过来，这其中的差别，可就大了。

“有什么吸引你的东西，不得不来么？”肖炘杰心中微动，他知道能够让沈教授连招呼都不打就直接跟着萨迦德来到异国他乡的事情，绝对不会是什么小事，而最大的可能，就是能让他对于巴蜀图语的研究更进一步的东西。

“一些学者和科学家持续了八十多年的巴蜀图语研究资料，还有对于我来说几乎无穷的实物可做参考，以及最神秘的巫术体系下做出来的各种符文武器……这一切对于我这个老头子来说，可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肖炘杰点点头表示认同，不管怎么说，沈万年教授那种对于古蜀文明的研究执著的劲头上来，那可是什么人都阻挡不了的，在古羌圣山的时候，他就完全见识过了。

“老师，他们已经来了么？”苏从云的声音，从隔间里面传来，接着一阵翻找东西的声音之后，一个看上去有些狼狈的年轻人，从隔间里面出来，他的手上，还拿着一些古旧的羊皮卷以及两本看上去已经

有些年头的外文书籍。

“肖炘杰，果然是你们……好久不见。”苏从云说道，语气中竟然罕见地有一丝激动。

“还没有对你说声谢谢，上次我之所以能够那么快摆脱关系，也没有被官方的人纠缠调查，这些都亏了你。”

“嗯，小事一桩，不管我们是否看得惯对方，可是这都是小节，你真要有什么事，我自己身上的诅咒也无法解除啊。其实我也不过是为了自己而已。”苏从云罕见地对肖炘杰笑了笑，他自然知道自己身为世家子弟的身份已经曝光了，从他旁边的夏磊就能看出来。

而他对待西玛的态度，却不如以前那么带着一丝侵略性，反而像是看见了一个普通朋友一般。这更是让肖炘杰在心底感叹，果然不愧是世家子弟，表演的功夫比起演员来要强上十倍，之前怎么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因为西玛而和自己争风吃醋所以处处正对自己的小气男呢？

“从云，你找到我要的资料了？”沈教授在刚见到肖炘杰的时候似乎兴奋了一下，可是很快他的心神，就沉浸在了自己的研究中。

“嗯，找到了，古希伯来人和闪族人的文化变迁，还有就是当时可能和东方存在交流的文献证据，老师，你真的认为，在三四千年前，中亚地区的闪族，会和古蜀文明有过经济往来？”苏从云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

“当然，利润总是会促进商业的发展，在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的丝织业已经非常发达了，为了这些能让人疯狂的丝绸，我想今天的以色列人的先祖闪族人，会不顾一切地直接来到东方的。”

“是通过丝绸之路么？似乎三四千年前，丝绸之路还没有出现吧？”肖炘杰也有些好奇地插嘴道。

“可以说是丝绸之路，不过是南丝绸之路。从四川往南经过云南到缅甸，然后进入印度，再到波斯湾。这也是古巴比伦时期最重要的一条贸易线，古蜀国正是这条贸易线的东方起点。”沈万年淡淡地说道。

“我倒是听说过，国内有学者说三星堆文明根本就是闪米特人，也就是闪族人迁移过来建立的，难道说真有这回事？应该不可能吧？”肖炘杰问道。

“哼，简直胡说八道！”沈万年有些怒不可遏地说道：“这些狗屁学者就以为什么都是国外的好，连老祖宗的文明都是国外的传过来的，简直是放屁。三星堆文明的确是和闪族人建立的古巴比伦有一些联系，但那不过是最正常不过的贸易关系而已。当时的古蜀国，丝织业高度发达，还有璀璨的青铜器文明造就的金属冶炼业，这些都让当时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今天我们称为三星堆的核心地区成为东方最重要的一个贸易点，闪族人比古蜀国人更具有冒险精神是不错，所以一般都是这些闪族商人不远万里过来收购丝绸，然后将中亚和西亚地区的香料、宝石甚至黄金贩卖过来，两个文明之间虽然是有过交流和碰撞，但根本就是同时崛起的不同文明，何来的谁继承谁的说法？”

沈万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似乎有些渴了，拿起旁边的水杯喝了一口，润了润喉咙，继续说道：“而真要说是谁影响谁，当时的三星堆文明已经达到那个时代最巅峰的地步，不仅仅是在金属冶炼上，在意识形态上，也很有可能是整个亚洲地区的宗教中心，中东地区的闪米特人前来，除了商人趋利的诱惑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朝圣。”

如果是其他人说这种话，肖炘杰肯定以为是那种抱着自己国家文明胜过一切念头的愤青，可是这话从沈教授的口中说出来，却不得不让他重视了。尤其是他自己曾在梦境中看到过那规模宏大的祭祀朝圣的景象，知道这种说法，的确是有其道理的，毕竟在当时那数以万计

跪倒膜拜的人中，有一小部分明显不像是当地的土著，还真的与中东地区的人种有几分相似。

“好了，两位，这些东西，还是可以等等再谈，因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萨迦德见两人刚见面不久，就已经有要将这个让无数学者都疼痛不已的话题争论清楚的架势，连忙让两人打住。

“什么事情？”

“古神，或者确切地说，古神残魂。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聚首，不也是因为夏磊代表国内的世家，带来了一直古神的残魂么？”萨迦德盯着夏磊身后的背包，两样放光地说道。

“古神残魂……你们怎么做到的？”沈万年被彻底震惊了，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人，问道。

“以后再谈吧，还是先去研究所，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从这古神的记忆中，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

“对，对，如果真的是那些古神的灵魂，哪怕残缺不全，可是也能研究出不少东西，这可是真正的活化石啊……不，比活化石还要珍贵万倍，因为它们甚至有可能是存活了几千年甚至更久的能量生命体，是一种完全全新的生命结构，和一般人死后因为周围的环境关系形成的鬼魂，都大不一样。”

意见很快统一，然后一行人在萨迦德和维纶的带领下，坐直升机朝另一个城市飞去，路上还是按照惯例被蒙上了双眼。

第一次见到研究所中的各种即现代又到处充满了古朴诡异气息的工作环境后，肖炘杰和丹木都犹如有了进入大观园的感觉，不过还好，两个人现在见到的怪事已经很多了，心理素质也足够强大，对于在研究所中看到的一切都不觉得太过吃惊。

反而是西玛，之前只去过一些外围的研究所，对于组织的三大核心研究所之一，还是第一次来，当看到如此规模宏大的研究所的时候，还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西玛，你父亲的身份，其实比你想象中还要高上许多，这些本来早就应该让你参观了解了，可是之前你还在训练期，从来没有单独执行过任务，所以一直拖到现在。这次组织内部虽然对你的做法有些不满，但是看在你死去父亲的份上，组织决定不追究，希望你若是前往大禹地宫，到时候能够给组织一个满意的交代。”维纶在西玛耳边，小声说道，不过肖炘杰等人的耳朵何等锐利，这些话还是听得一清二楚，只不过维纶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用的古希伯来语，却是不知道维纶究竟在说些什么。

当他们见到实验室最底层的那个据说具有和古神差不多强大的肉身的怪物的时候，肖炘杰突然感觉这个怪物有些眼熟，那就是除了面部更加狰狞，眼睛更加鼓出之外，居然是和穆信佑的样子，一模一样。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肖炘杰和夏磊都一起喊道：“穆信佑！”

那个怪物没有理会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吃着一头刚刚放进去的羊，进食的样子极为血腥残忍，有工作人员通过摄像头在记录它进食的数据。

“穆信佑……你们是说，那个穆家的世家传人么？”维纶明显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问道，见几人都点头，不由得疑惑地问：“既然是世家的传人，怎么会突然喊出这个名字，你们不会告诉我，这个被关起来的家伙，和你们口中的这个人长得很像吧。”

“嗯，的确是很像，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是稍有些细节不同而已。”肖炘杰淡淡地说道。他算是看出来了，这个布伦应该也是一只老狐狸，比萨迦德还要难缠的老狐狸，如果一开始底牌就被他看光了，那么接下来肯定是会被吃干抹净。

“那么这位穆信佑先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快要到英国了。他的样子，怕是最高明的化妆师，也没有办法让他以正常的状态登上飞机。”肖炘杰说道。维纶欣慰地点点头，似乎为研究所中多了一个实验体而高兴。

“对了，萨迦德，上次你拿走的那些文物和那瓶药水，怎么样了？”肖炘杰突然转过头，不动声色的对萨迦德说道。

“你眼前的家伙就是那瓶药水的产物，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长生不死药，嗯，至少短期来说，不死是做到了，可是培养出来的，也只是一个只剩下战斗和进食本能怪物而已。至于那几件蚕丛宝藏中带出来的文物，现在都在沈教授那进行研究呢。”

见沈教授点头表示没有胡说，肖炘杰的心思，一下就活络开了。之前他和西玛还有丹木也藏起了好几件文物，其中甚至包括从蚕丛宝藏的青铜人像头上剥离下来的一个黄金面具，比起三星堆博物馆的那个面具来，这一个造型更加夸张，而且也显得更加完整，历经几千年还是栩栩如生，似乎没有经历岁月的痕迹。

如果沈教授能从中研究出什么，尤其是诅咒有用的东西，那么到时候几人如果真的要去大禹地宫，生存的机会将会高出许多。

“现在，夏磊先生，可以将古神残魂拿出来了吧？”

“当然，只要贵组织能够同意我们事先提出的所有条件。”

“夏磊先生放心，组织的这点信誉还是有的，虽然你们的一些要求十分过分，但我会尽量说服长老会，毕竟这个古神残魂，被你们称为‘魑魅’的家伙对于目前我们的研究来说，实在太过重要了。”

“那么，要如何将他释放出来？在正常情况下，我可是没有把握将之再度抓获。”

“没关系，这边请。”

在维纶引导下，肖炘杰和夏磊，很快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小房间。

很难想象，在英国的一个尖端的生物研究所里面，居然会有这样一个房间。

第二十七章 最老世家

这个房间完全是按照中国古代的用来囚禁邪物的囚室标准而建造的，长款都是一丈二尺，约合现在的四米多，也就和一件卧室差不多。

在房间的四周，似乎都贴满了各种符箓，这些符箓中有很小一部分肖炘杰能偶勉强认出一些单个的字词，基本都和镇祭祀等相关，可是绝大多数连在一起后，却是怎么都不可能知晓其中的确切含义了。

原本以为这些符文都是摆设，可这个房间中你浓郁得不像话的神秘力量的气息，却是让肖炘杰知道，这些符文其实无时不刻地在运转，为整个房间提供一些不可思议的力量变化。

看着这个房间，最终夏磊还是不敢冒险，将装有古神残魂的玉琮从背包和小型保险箱里拿出来，放置在房间的中心位置后，夏磊带着一丝不舍走出房间。

在房间外，维纶朝夏磊和肖炘杰带着些许自豪说道：“放心，这个房间不仅仅是有着你们东方的符箓法阵，最重要的是，还连接着一个强磁力约束装置，就算这只古神残魂的阴性生命能量比一般的人类灵魂还要强大百倍，在强磁约束下也无法动弹。”

“我可不这么看，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远古文明固然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可是过度迷信科技的力量，却未免不是另一个误区……”沈万年在一旁喃喃地说道，然后用眼神示意肖炘杰还是小心些。

夏磊深吸一口气，道：“那我打开玉琮上的经文封印了。”见维纶点头，夏磊划破自己的手指，然后在地下画下一个简陋的法阵，又拿

出几枚带有灵气的玉石放在法阵的几个重要的节点内，随后开始以古巴蜀语念动咒语。

很快，通过厚度超过20厘米的高强度玻璃幕墙，肖炘杰等发现放置在房间中央位置的玉琮，开始剧烈地震动取来，而玉琮口的那一页写满了巴蜀图语的经文，也有无数的符文从经文中浮现出来，和夏磊念诵的咒语一一对应起来，就像夏磊的咒语，是开启这页经文的密匙一样。

很快，那页经文卷曲起来，然后呼地一声燃烧起来，随着经文的燃烧，玉琮的震动停止了，然后从里面试探性地爬出一小截灰蒙蒙的东西。

那团东西爬出了一点后，突然之间变大，很快就形成一个半透明的鬼怪的形象，而它身下的玉琮，也啪地一声碎裂。

肖炘杰看着这个鬼怪，总感觉它脸上的笑容，有些阴森和古怪，可是又说不清古怪在什么地方。

“实验开始。”随着维纶淡淡地下令，房间中很快就开始了凄厉的叫声，这些年对于超自然生命体的研究，已经让组织的研究所掌握了一整套对付这些强大鬼怪的方法……

一周后，沈万年一边对比当初被萨迦德从蚕丛宝藏中拿走的一件文物，一边和肖炘杰小声地讨论着这几天对于那个古神残魂的研究。

组织的技术实力，加上世家和沈万年对东方文明的理解，这两者结合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为惊人的。几乎是每天，组织对于古神的研究，都在进步着，随之而来的是对以前大量研究资料的修正和重新确定研究方向。

如此快速的突破在维纶上报给组织的长老会高层后，大量的研究经费拨付下来，甚至一些处于高度机密状态的仪器，只有一些超级大

国的国家级实验室才能找到的器材，也通过各种途径被运送进来，让本来条件就极好的研究所如虎添翼。

而最大的突破，依然是沈万年教授通过比对魑魅的精神波长，来确定还未被认知的巴蜀图语的具体含义，而对于巴蜀图语的破解，更是让一些符文科技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至于肖炘杰凝结的血魂晶，也成为另一个分支项目的重点，不过这个分支项目主要是国内的世家借用这里的实验条件在进行，最让肖炘杰感觉到不安的，是夏磊似乎完全吸收了一枚血魂晶的力量，而这枚血魂晶，正是肖炘杰在新加坡机场附近的酒店吸收了那些黑色的诡异蜜蜂后凝聚出来的，他根本就不敢去想这是否会对夏磊造成什么后遗症。

不过，对于夏磊这个世家子弟来说，肖炘杰可以说和他之间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已，连合作都谈不上，当初甚至被逼做了俘虏，因此他明知有可能有些负面后果，却是装成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或许将来有一天，当双方那一层暂时合作利用的面纱也被撕开之后，兵戎相见之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也说不定。

这天晚上，肖炘杰和沈万年因为一个问题争执了很久，知道凌晨三点过才慢慢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肖炘杰正趴在书桌上睡觉，突然被沈万年的惊呼声吵醒。

“资料，我的研究资料……”沈万年像是最珍贵的东西不见了，用一种语无伦次的语调，不停地重复着。

“怎么回事？”肖炘杰一下睡意全无，要知道最近沈教授进展顺利，这些资料可以说是熬了无数个通宵一点点做出来的，尤其是对巴蜀图语的翻译和整个语系的重新定位，甚至是这门被称为神之语言的图文式文字，为何能起到咒文的作用，为何能靠着一定的排列组合以及特定的线条图案，形成诡秘的法阵，以及这门语言真正的来历到底

是古蜀国的先民自创还是来自古神本身，抑或是如夏磊所言，实际上是另一个帮助了人类战胜古神的地外文明带来的。

总之，这些天沈教授对巴蜀图语的研究，借助古神残魂，完全取得的突破性的进展，能够被识别翻译并确定无误的字符数，已经增加到了八百多个，而这个数量级，已经能够勉强读懂诸如夏磊等世家手中收藏的以巴蜀图语写就的经文原件。

可是现在，这些宝贵到极点的资料，居然不见了，连同沈万年平时用惯了的那台小巧的笔记本电脑。

“到底是谁？萨迦德，维纶，你们出来！”沈万年开始发飙了，老头子平时温温吞吞，但真的发起飙来，根本就不管这里是对方的大本营之一，里面无数的工作人员都在监视他们，直接开骂。

不多时，萨迦德赶了过来，听说这件事后立马开始调查，还通过保安调出了昨晚的监控。

可是，那些监控记录，却显示在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人进出个这个房间。

“不对，昨晚4点多的时候，我还出去了一趟，去厨房找了些宵夜吃，可这些画面上根本就没有我当时出去的景象。”肖炘杰突然在一旁说道，然后指着监控画面，道：“你们注意到了么，这些画面，从凌晨快3点开始，就几乎没有任何的抖动跳帧等现象，这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这些画面，实际上是静止的……有人入侵保安系统，调换了这些监控数据。”

相关的技术人员很快赶到，肖炘杰的分析立刻得到印证，这些监控画面，的确是有一个小时的空白期。相关的安保人员脸色一下就白了，这座古堡虽然不是组织防守最严密的总部和研究所，可也是属于B级重点保密区，因为肖炘杰和沈教授他们的研究，保密级别又上调

了半个，最终达到了B＋级，离研究所的A级保密只差半个数量级，这就意味着这里的安保状态，甚至比一些小国家的总统府还要严密。

但就是如此严密的安保状态下，居然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沈万年最为重要的笔记本电脑，而且监控里没有丝毫的发现。

这个人必须是一个电脑黑客高手，必须熟知沈万年和肖炘杰的作息时间，更必须对整个安保巡逻的路径了如指掌。最后，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在这古堡中还必须不低，并且需要有充分的时间。

符合这一切的人当然不可能多，当维纶气急败坏地赶到后，开始一一清查，肖炘杰和沈万年才突然发现，西玛不见了。

她不见了？是她？

这个结果让肖炘杰完全无法接受，一直以来，他都以为自己已经比较了解西玛了，可是现在，他知道或许之前似乎太过一厢情愿了一些。

维纶一脸的阴沉，最后只能是不停地道歉，以一个组织的长老，掌握至少一百八十亿美元基金资产的超级金融大亨的身份，却要像一个学者道歉，组织的魄力和对人才的重视，也可见一斑。

但是西玛盗走笔记本的过程或许能够推论出来，可是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

苏从云也在得知真相后表现得十分失落，毕竟在他心里，西玛是一个不错的值得交往的对象，虽然在古羌圣山的时候，他对西玛的迷恋有一半是装出来的，可另一半却还是事实。这个现在看来身份有些神秘的双面间谍，身上有一股十分吸引人的气质，苏从云对她的喜欢虽然半真半假，可毕竟有一半是真实的。

而肖炘杰，更是感觉无法接受，曾几何时，他一度在心中将西玛

和柳衡做对比，不知该如何选择，但是现在，似乎西玛的做法，帮他做了一个选择。

“她想干什么？又是谁指使她干的？”这个问题，让参与了古羌圣山和蚕丛宝藏探险的几人都困惑不已，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禹地宫还需要肖炘杰用巫力去念动咒语打开，而西玛一个人就算是拿到了全部的资料，在缺乏巫力的情况下，是绝对打不开大禹地宫的大门的。

三天后。

肖炘杰等一行人回到国内，不过他们是直接做飞机到的上海，然后再转车前往绍兴。呼吸着国内的空气，尽管这里的空气质量比起英国来要稍微差些，但是作为家乡的气息，还是让他感觉非常不错。

自从笔记本失窃之后，不管是沈万年还是肖炘杰，都感觉再继续呆着英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最终沈万年凭着记忆复原了一部分资料，可是他的年纪毕竟大了，大部分资料，都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何况对于巴蜀图语这样复杂的符文文字来说，任何细微的变化，都有可能引发最终的巨大歧义，不是完全确定的资料，沈万年甚至根本不敢写下来，怕反而误导接下来的研究。

而组织在自觉自身的安保以及人员审查上做得很不够，最终很大方地送他们几人回国来，并且提供了全套的探险设备，比起他们上次在蚕丛宝藏的时候，要精良十倍都不止。

而大禹地宫的位置，在魑魅的记忆中却找不到丝毫的答案，他们只能按照文献的记载，先来到浙江绍兴。

《帝王世纪》对大禹的功绩特别是最后记述详实：“十三年而洪水平。年七十四，舜始荐之于天。荐后十二年，舜老，始使禹代摄行天子事。五年，舜崩。禹除舜丧，明年始即真，都平阳，或都安邑。年百岁崩于会稽。”会稽山的所在，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正因为

大禹最终归宿在会稽山，所以千百年来，大禹在绍兴地区被奉为先祖。

在古史记载中，涂山与会稽山两次大会，也尽管事件与时间，有出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大禹肯定去过会稽山，大禹也是在会稽山终老不归。

《越绝书》称：在位十年的禹“禹因病亡死，葬会稽。”而《墨子.节葬》中记述：“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于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禹的葬式也相当简单，也就怪不得信奉禹的墨子，要提倡节葬之说。由此观之，“禹穴”也就确凿无疑，也就少了争论。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确定，大禹葬于会稽时为公元前2062年，距今已有四千多年。

而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大禹陵，由禹陵、禹祠、禹庙三大建筑群组成。

大禹陵座东朝西，入口处的大禹陵牌坊前，有一横卧的青铜柱子－－龙杠。龙杠之上有“宿禹之域，礼禹之区”的铭文。自古，凡进入陵区拜谒者，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至此后应得步行入内，以示尊崇。

而禹庙位于禹陵的东北，始建于南朝梁初。

经神道，过禹陵广场，跨禹贡桥，站棂星门下，可见高大肃穆的大禹陵碑。系明嘉靖十九年（1540）绍兴知府南大吉楷书，并勒石。碑后是禹王山，相传大禹即葬于此。

禹祠位于禹陵左侧，为二进三开间平屋。为夏王朝第六代君王少康，派庶子无余，到会稽守禹冢－－大禹陵时所创建，现为定居在禹陵，姒姓宗族祭祀供奉大禹的宗祠。

四千多年来总是俎豆千秋，古礼攸隆。自公元前2059年左右，大禹子夏王启开端，祭会稽大禹陵已有定例，夏王启首创的祭禹祀典，成为国家祭典的雏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碑廊中现存有秦始皇祭禹陵所留《会稽刻石》。

公元960年，宋太祖颁诏保护禹陵，开始将祭禹正式列为国家常典。

到明代，遣使特祭成为制度。有清一代康熙与乾隆帝又亲临绍兴祭禹。

1933年，禹庙再次修复并举行了隆重的祭禹活动。民国时改为特祭，每年9月19日举行，一年一祭。

凡是大禹行迹所至之地，无不大肆张扬大禹的丰功伟绩，其中又以绍兴为最。1995年4月20日比照公祭黄帝陵规模，开始公祭大禹陵，承续了四千年来尊禹祀禹的传统。公祭为五年一祭；地方民祭与后裔家祭则每年一次。

《史记·夏本纪》中，记述大禹颇为详细。从出生，到治水，最后一直写到“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其间固然大量引用了先秦古籍中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但司马迁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在《夏本纪》中，却用大量专门的笔墨，写到禹死后的所葬之处，并对其地名加以诠释，“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可见，太史公对禹死于“会诸侯江南计功”，并下葬于会稽，对此也是确信，并无异议。

也正因为如此众多的文献，在史学家几乎是对大禹的墓葬地有了定论，就在绍兴的会稽山，所以想肖炘杰和沈万年在暂时没有消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到这里来看看。

肖炘杰等几人到绍兴后，几乎是直奔禹陵前的禹陵村。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村落，看上去似乎和别的村落没有什么区别。但它也特别，且颇有别具一格的味道：

一是这村子里的所有的村民，都只有一个姓－－“姒”。

二是在四千多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姒姓家族自发地为大禹守陵，几经聚散，从没放弃过这个来自于悠远的历史责任。

三是在相当多的朝代，对守护禹王陵的禹王后裔政策优待，或封职，或免税。或给予补助。浙江绍兴禹陵村姒姓族人，已经在大禹陵前守护了数千年之久，这里的姒姓已传至146代，计数百人，主要就居住在禹陵村里。

相传最早的守陵人是越王，也就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世家，世代为大禹守陵。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则有载“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

无论是《吴越春秋》与《史记》，还是《竹书纪年》与《越绝书》，都认定越王世家，就是世代为禹守陵人及后裔。更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守陵的传统还保持一直至今。

现在的禹陵村，因为它传奇的历史，而被建成一处旅游景点，村里的百余户姒姓人家，也搬到了新公寓，但与大禹陵也只是一河之隔。

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家谱，也恰恰是这个执著的家族

所拥有。

它记录了禹陵村姒姓人家，从夏到清，绵延不绝的发展史。战争、瘟疫、自然灾害，家族在一次次衰败中苦苦挣扎，最为凄凉的一次，是在元朝，整个家族也只剩下父子3人，但他们仍然固守着守陵的职责。这样的家谱完全可以看作为一部家族的社会百科全书。

守陵，早已不再是他们唯一的职业，但他们仍然为大禹陵尽着各种义务，每逢农历正月初一，还有大禹生日六月初六，告慰祖先的仪式从未间断。

一路上听沈教授讲述这个传奇村子的来历，肖炘杰对禹陵村已经耳熟能详，可是真正站在了这里，还是能感受到一种历史的苍凉和厚重，对这个村子的人肃然起敬。

“姒姓也是世家之一？”肖炘杰最后朝苏从云问道。

“是的，而且是最早的世家，但是他们不参与任何争执或行动。不管后来的世家在理念上有什么偏差或斗争，可是姒家却是一个例外，他们用自己的执著赢得了所有世家的尊敬。就算有一天国内的整个世家都灭亡了，姒家不会也不该消亡，因为他们的存在，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得以传承的标志和脊梁。”苏从云用罕见的严肃语气无比恭敬地说道，很明显，或许姒家不像其他世家那样善于经营积累，可是在所有的世家当中，姒家的身份地位，无疑是最高的，完全是属于精神领袖一般的家族。

“看来要想找到大禹地宫，还真的得从姒家开始入手。”肖炘杰喃喃地说道。

“对，不过，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的姒家虽然不过区区上千人口，但是能知晓这些秘辛的，怕也是族长一级的人物了，而我们要去打扰他们的先祖沉睡的地宫，你认为他们会同意么？”苏从

云苦笑着说道。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说大禹地宫就在禹陵下方，那么要动这个最为令人尊敬的家族的祖坟，或者说是要动整个民族的先祖的坟墓，怕是在国内，还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吧？

而且千年的世家，当年的姒家能够在风雨飘摇中守护大禹陵数千年之久，要说手中没有一些拿得出手的法器或者说其他真本事，只怕这陵，还是守不住的。

第二十八章　大禹故地

就在肖炘杰等在这村子中住下的之后，当天晚上，肖炘杰刚要睡觉，却听见有人在窗户轻轻敲击了几下，然后窗外的人影一闪，就不见了。

肖炘杰犹豫了一下，也没通知隔壁的丹木，而是自己起身追了出去。

果然，刚刚出门之后，就看见前面有一个模糊的影子，似乎在等着自己。肖炘杰跟上那个影子身后，却发现这影子居然是朝禹陵的方向跑过去。

幸好这个村子离禹陵不远，可还是跑了十几分钟，他才渐渐地看见那个人影就站在前面，看那婀娜的身段，似乎是一个女人，而且依稀有几分熟悉。只是这女人站在阴影中，脸上更是带着一个大号的口罩。

“你是……”肖炘杰正要开口问，却听见那个女人说道：“肖炘杰，大禹地宫不在这里，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

“柳衡！”肖炘杰惊呼道：“当时夏磊不是说你到国外么？怎么现在在绍兴……为什么你不直接和我们联系？”

“你不要管了，反正这里不是大禹地宫的所在，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大禹地宫依然在四川范围内。那只是以大禹命名的一个地下宫殿而已，并不是说一定是这个传说中的伟大人物的陵墓所在。”

“我们知道，只不过在没有更多线索之前，也只能来碰碰运气

了……”肖炘杰有些惊喜，不管怎么说，能在这里遇见柳衡，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不要过来！”柳衡突然说道，还朝后退了几步。

“为什么？是因为……西玛么？”肖炘杰心头一跳，不知道为何柳衡会突然之间对他变得冷淡。

“不是，只是我不想……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柳衡的声音低沉了下去，有些不情愿地说道。

“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肖炘杰感觉心似乎被什么东西抓紧了一般，他想起夏磊说过的话，柳衡的先祖，曾经也是那七十二个世家之一，参与了和古神的战争的戮神者，也就是说，在柳衡的身上，其实也流淌着戮神者的血，拥有远超常人的不同潜力，只是一直没有被激发出来而已。

“不要问了，总之，你们尽快离开这里，有人要对付你们，因为，你们已经差不多没有利用价值了。”

“是组织还是促进会？”肖炘杰淡淡地问道，不过想想也不可能是“组织”。在英国的时候，如果组织真的要对付他们，那有太多的方法和机会了，甚至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们完全毁尸灭迹，就像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他们当时是以假身份入境的，在英国甚至没有他们真实身份的入境记录，就算被算计而死，怕也没有任何人知晓，国内说不定还以为他潜逃到了什么地方而已。

“不，不是组织，但却是一股比组织更可怕的势力。组织不过是想要得到长生的方法，最多也不过是想复制出神灵而已，但是那股势力，虽然远没有组织庞大，可是行事比他们还要没有底线。也不是促进会，他们不过是一群极端自然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而已，就算他们的能力也堪称恐怖，可是一群疯子就算有时候会造成麻烦，可绝对成

不了事……”

“我明白了，是那些人，当初赋予了我巫力的人，还有最开始暗示萨迦德应该前来中国的人……以及，很有可能是西玛背后的真正主使者……”肖炘杰突然想起在黑水墓葬的时候，那个利用诡异的仪式将神奇的巫力赋予自己的身影，他知道，这个神秘人的存在，绝对不是为了帮助自己等人，而是有着极为隐秘而深沉的打算。

肖炘杰突然之间朝柳衡跑过去，柳衡惊呼一声，一下将自己的脸捂住：“求你了，不要看……”

肖炘杰将她一把抱住，然后一点点将她的手从脸上拿开，说道：“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你以为，我会真的在乎外貌么？”

柳衡的身子微微颤抖，但听到这句话到时候却忽地一僵，紧紧捂住脸的双手开始松动，然后脸上的大号口罩被肖炘杰轻轻摘了下来。

纵然是肖炘杰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是看着柳衡双目鼓出，脸上还爬满了黑色的符文的样子，还是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我上次被派遣出国继续调查沈教授的失踪案件，但是刚到了欧洲不久，就被一群奇怪的人绑架，他们给我注射了一种粘稠的如同血液的液体，几天之后，我就变成现在这样子了。似乎……我眼眶的诅咒被这种液体引发。或许唯一附带的好处，就是我的身体素质比以前提高了几倍，不仅恢复力惊人，而且不管是力量还是反应速度，我想现在就算是全国武术冠军，也不是我的对手……他们的实力很强，而且有非常可怕的武器，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一群人存在……”

“好了，不用担心，我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回来就好，我想你脸上的诅咒，我们应该有办法控制的，而他们给你注射的血色液

体，应该是用来开发你身上的潜能的，这也是你感觉身手比以前提升了好几倍的原因……或许，这是他们故意用你来做实验，毕竟不管是神徒还是戮神者，都在那些古怪生物的改造下，走上了另外的进化道路……”肖炘杰开始一五一十地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向柳衡讲述，渐渐地柳衡激动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当听到组织中的一切时，不时发出一阵惊呼，而她也将这些天在那股神秘势力中知晓的一些信息说出来，组织、促进会、神徒、国内的世家，这些她以前闻所未闻的势力或人物，那些神秘人似乎并不在意她知晓，反而是有问必答。

那也不算是完全的绑架和囚禁，更像是为了取得她身上的实验数据，不过除了每天会抽取约50毫升血液外，那些人对她还算客气，并没有完全禁锢，而她在尝试了几次逃跑失败后，又见识到那股神秘势力的诡异手段，也终究打消了逃走的念头。

“他们就这么放心你出来？”肖炘杰突然感觉到不安，那股神秘势力既然让柳衡来警告他们，或者更确切点说是来故意指引寻找大禹地宫的正确方向，那么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走一个实验体吧？毕竟柳衡的真正身份，可是上古时候的戮神者的后裔，身上的血脉也潜藏有独特的能力，想来那股神秘势力也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才会连续几天抽取她的血液用来实验或者做其他未知的诡异用途。

“当然不可能。”柳衡苦笑着，然后挽起了自己的袖子，露出手腕上面一个乌黑的手镯。肖炘杰注意到，在柳衡戴手镯的位置，有一点血迹，而且手镯和手腕贴合得十分紧密，几乎差一点就嵌进肉里，也不知当时是如何戴上去的。

而手镯上，似乎有很细的细针，刺入柳衡的手腕，让手镯完全和她的手连为一体。这样的情形让肖炘杰又惊又怒，沉声道：“这个手镯，到底有什么用？”

“手镯内壁有一根极细的空心针管，如果我没有按照他们的吩咐

去做，那么他们就能遥控让手镯内部的生物毒剂刺入我的血管。而且这里面似乎还加入了一些符文阵法，那枚空心针和我的神经相连，就算我敢狠下心将整只手都砍下来，毒素一样会在手臂还没分离的时候发作。”

“好歹毒的心肠……他们敢这样对你，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不会放过这些人！”

“这些事以后再说吧，我……不要告诉沈教授他们我出现了，我不想太多人看到我这副样子。”

肖炘杰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不过约定相互之间不能离得太远，最后直到天快亮了，才依依不舍地和柳衡分开。

刚回到这个已经成为旅游景点的村子里的旅馆里，虽然他的声音已经很轻了，可是丹木的声音还是从隔壁刚打开的门处传来。

“回来了？难道你们没发生点什么？”

“我们能发生什么……嗯，你看见了？”肖炘杰尴尬地反问道。

“你们那么大的动静，柳衡大张旗鼓的来敲你的窗户，难道我是聋子么？怎么，她没跟你一起回来？是不好意思还是另有难言之隐？”

肖炘杰苦笑道：“你就不能装傻么？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个事情也瞒不了你，她身上的诅咒，似乎被人为地引发出来了大半，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那这次回四川后，我让旺达诗卓在成都等我们，好歹还是能够有所帮助吧。”

“好，不过柳衡给我们提醒说，这里不是大禹地宫的所在，大禹

地宫，依然在四川境内。地宫不是陵墓，不一定时大禹死后安葬的地方。”

“这个我也想过，不过既然来了，总是要彻底死心才回去吧。”

第二天，在沈教授的带领下，一行五人开始朝大禹陵墓前去。沈教授在陵墓内外看了一大圈，甚至连一些及隐秘的地方，也仔细查看了，最后却只是摇摇头回到村子里，然后和村子里做小生意的老人攀谈。

到了晚上，几个人的腿都走得又酸又痛，当然，丹木这个体力极好的怪物例外。大家望向沈教授的眼神，都带着点期盼，希望他能说出鼓舞士气的话来。

“这里没有地宫。”沈教授看着几人期待的眼神，最后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个我们也多少有心理准备了，不过，光是这么看一看，就能确定么？”萨迦德轻声问道。对于这个组织中的新贵，大家这些天对他都是不冷不热的，毕竟当时他算是骗了沈教授过去，而且沈教授这么多年的宝贵研究资料，也是在英国被偷走，偷走的人还很有可能是他们极为好感的西玛，这对沈教授的打击其实非常大，心中的怨气，也自然而然地发在了一开始和西玛一起出现的萨迦德身上。至于其他人，对这个犹太老狐狸，自然就更不感冒了。

“当然能确定，这里连盗洞都没有发现，怎么可能有地宫？”

“也许，地宫是在很深的地底，我们可以让组织偷偷运来探查仪器，就算是几十米上百米的地面或岩层，也能够探测清楚……”萨迦德犹自说道。

“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和这里的老人对话下来，心中已经有了六七成把握。”

“什么把握？大禹地宫确定不在这里的把握，还是找到真正的地宫地点的把握？”肖炘杰忍不住问道。

“可以说都是吧。这个村子里的人，除了少数外来户外，大部分土生土长的都是当年的大禹后裔，按理来说应该是对大禹的事情了如指掌，可是我和村子中的老人谈了一阵，却发现他们的了解，很多其实也很民间传说差不多。不过村子中一个叫姒东来的百岁老人，却对我提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排除神话的因素，大禹出生之后，他的父亲鲧，曾经发动大量民夫，利用治水的便利，打磨了许多巨型的石块，这些石块后来都被运走，谁也不知道去向。不过，这个老人曾提到说，相传鲧偷窃了天地的息壤这件事，在姒氏家族的族谱中，的确是有记载。”“沈教授，你的意思是说，大禹地宫，并非是大禹的陵墓或者由大禹修建，而是大禹的父亲鲧秘密建造的，只是以儿子的名字来命名？”

“还不能说事实就是如此，毕竟这只是推论，缺乏相关的证据。也有可能依然是大禹或者他的后人修建，只是使用了鲧所拥有的息壤而已。不过，那个姒东来也提到，传说中的息壤，虽然不能真的如同神话中一样生长不惜，可也能够一一小撮就膨胀到极大的体积，这个过程中，只需要不断加水就行了。”

“这么说来这息壤就像是压缩饼干，见水就使劲膨胀，这种说法，倒是新鲜。”肖炘杰笑道。

“不仅如此，如果鲧的手中，真的有这种息壤，那么加上那些打磨的石料，他要修建一座地宫，似乎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鲧修建这座秘密的地宫的时候，大禹似乎刚刚出生不久，因此我推断，大禹地宫很可能不再他的死亡地，而是在他的出生地。”

“是的，大禹地宫在四川，这一点，我也能够肯定。”肖炘杰想起柳衡的话，在一旁喃喃说道。

“哦？肖炘杰，你如何能够这么肯定？”沈万年顿时来了兴趣，对于肖炘杰这个忘年交，他知道对方虽然学识远远不如他，可是屡屡有惊人想法，有时候也能够给他以巨大的启发。

肖炘杰尴尬地一笑，昨天晚上才答应了柳衡，自然不可能这么快就反悔将她供出来，于是掩饰道：“没什么，或许是我那种玄乎的感应又出现了，仅仅是我的直觉而已。”

其余人哦了一声，只有丹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昨天晚上他曾跟了肖炘杰一阵子，自然知道肖炘杰为何会这么说。

“那么准备打道回府吧，我等会就叫人订机票。大家准备一下，时间确定后我们尽快坐车到宁波去。”苏从云淡淡地说道，以苏家的实力，这些小事自然不用麻烦其他人，只是一个电话的事情而已。

飞机订的第二天下午的，从杭州萧山机场起飞，因此他们有充分的时间。闲着没事，肖炘杰提议大家分头出去逛逛，然后第二天中午集合。当然他也是有私心的，这样就可以单独和柳衡相处一段时间，哪怕仅仅是几个小时。

和众人暂时分开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肖炘杰发现这个村子到了晚上宁静得可怕，他看了看窗子外面，似乎已经没有人在外走动，于是拿出电话来拨通了柳衡昨天给他的电话号码。

但是过了好一阵，电话也没有接通，这让肖炘杰心中很是担心，不知道现在柳衡到底怎么样了。

过了几分钟，又拨了一遍，还是这样的结果。肖炘杰终于开始担心起来，匆匆出门。

刚走出房间不久，就见到了正在外面凝神微蹲站立的丹木。

“你在干什么？”肖炘杰尽管心中有事，还是不得不打声招呼。

“站桩。叔叔当年教我的不仅仅是那些高效的杀人技巧，其中也包括一些国术，而站桩虽然看似简单，但配合一定的呼吸法，却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丹木睁开眼，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说道。

“你准备到哪去？去会你的小情人？”丹木难得地开了一句玩笑。

“什么小情人……老实说，柳衡的电话现在无法打通，我有些担心。”肖炘杰沉声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吧。如果万一有什么事，多一个人总多一个帮手。”丹木说道。

肖炘杰点点头，丹木的身手，他是完全信得过的，就算是他现在身具巫力并且能够运用一部分，可是正面对上丹木，他还是没有绝对的取胜的把握。由此也可见丹木实力的强悍。

两个人匆匆朝村子外面走去，一路上肖炘杰又打了两次电话，可是还是没有回应，直到他们走到大禹陵附近的时候，他再次拨打时，电话那边有一个声音“喂”了一声，然后又突然挂断。

第二十九章 魍魉

“不好，柳衡果然出事了。”肖炘杰大急，自从西玛连同沈教授的笔记本电脑上一起失踪之后，他本来摇摆不定的心，就已经开始渐渐向柳衡倾斜，这次居然能够在绍兴偶遇柳衡，虽然说是柳衡知道他们要来这里故意在这等他，可是他对柳衡的关心，却似乎在昨晚的一夜长聊中渐渐加重了比例，而心中的天平，也渐渐地倾斜。

现在，就在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见到柳衡的时候，她却失踪了，连电话都不接，刚才说话的人，明显是一个带着当地口音的男子，到底是什么人居然能够抓住她？

要知道现在的柳衡因为体内属于戮神者的血脉开始被强行催发觉醒，整个人的身体素质是普通人的好几倍，如果算绝对力量和速度而不考虑杀人技巧的话，甚至连丹木这样人类中罕见的变态体质都无法与之相比。何况柳衡身为一名极为优秀的女警，本身的实力也不容小觑，现在拥有了这样强大的力量，怕是真的能够和丹木这样的高手一战。

漫无目的地找了一阵，就在肖炘杰已经抑郁得快要发狂的时候，一个穿着红衣的小女孩却蹦蹦跳跳的从远处走过来，手里还提着一个大红灯笼当成探路的灯。

肖炘杰心中升起时空错乱的感觉，现在这个时代，除了逢年过节有的地方会挂着灯笼之外，平时还真看不到有人会用灯笼来做路灯的。

“红灯照，跳啊跳，姒村的人儿在睡觉，外婆说我是好宝宝，找

到真神会变俏……”那个小女孩一边朝这边走过来，嘴里还唱着不知名的童谣，但是肖炘杰的瞳孔，却突地收紧，因为从这个小女孩身上，他感觉到了一阵让他极为心悸的气息。

这股气息，虽然不是很强大，可即便是在那个废弃矿坑中，见到古神残魂也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小心。”丹木突然淡淡地说道，这个人类中的怪物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这是数十次上百的在生死边缘徘徊换来的直觉，已经成为丹木身体本能的记忆，比肖炘杰他们这些具有特色能力的人还要宝贵的本能。

“我知道，这个小女孩，大不简单。”肖炘杰微微紧张地说道，不管怎么说，在大禹陵墓外，居然三更半夜出现一个身穿红衣唱着歌谣的小女孩，这情景本来就极为不正常，如果真要没事，那反而是不可能的。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窥探圣女。”

“圣女？是你么？”肖炘杰冷笑道：“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有这么小的什么圣女。”

“当然不是我，圣女现在体内的力量快要觉醒了，你们若是再要敢打扰他，将死无葬生之地……”小女孩脆生生地说道。她说话的声音非常清脆动听，但是表情却十分认真严肃，这话的含义，更是透着丝丝的诡异，可是肖炘杰和丹木都不认为她是在开玩笑，现在这样子，她也不像是在开玩笑。

“都什么年代了，还这副装神弄鬼的样子，说什么圣女，不过是一个有点特殊力量的人罢了……小丫头，柳衡现在在哪里？”肖炘杰冷笑道。

“大胆！竟然敢直呼圣女的名字，你不想活了？”小女孩似乎十分

恼怒，而这种恼怒，看得出是发自内心的，根本就不是虚张声势。

“真是古怪，不管是西玛还是柳衡，似乎都有被当成圣女的潜质……”丹木在一旁喃喃说道。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那是因为这两个女人，似乎都是世家的传人，不过一个是东方世家，一个是西方世家而已。”

“好了，你们两个大男人就不要在这里嘀嘀咕咕了，现在圣女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神祇，过得很好，你们若是敢打扰她，哼哼……”

“会怎么样呢？”肖炘杰看着小女孩，虽然这个小女孩长得眉清目秀，像是一个洋瓷娃娃一样让人打内心里产生怜爱，可是肖炘杰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假象，在小女孩的身边，似乎还藏着另一个让他也感觉无比心悸的家伙，只是一时间，还找不出这家伙到底在哪里。

“看来你也是哪股势力的人了，不知道这股势力，到底是什么来头，到底是神徒还是曾绑架过她的？”肖炘杰突然喃喃地说道：“可是不管你们是什么来头，只要你们这些家伙是要和我们为敌，只要你们伤害过柳衡，就算你们是为了全人类这个崇高的目的又怎么样呢？我还是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连一个小女孩都不放过，都要让她成为被这些可怕的东西附身的傀儡，甚至是这一次可能发生的恶性恐怖袭击的主犯……可惜，你们就没有想过，这个世界已经强大到了出乎你们的神的意料，光是这种不甚紧密的宗教关系联系起来的势力，终究是不可能成大器的。”

“亵渎神的人，你们没有资格继续成为神使，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神灵的真正计划是什么。你们不过是工具和棋子而已，如果不听话，那我们就换一批棋子，照样能完成神灵的嘱托……”

“嗯，我明白了，你们不是赋予我巫力的那股势力……你们是神

徒！”肖炘杰总算反应过来了，绑走西玛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威逼她来传信，并且用那种特殊的血色液体激发了她身为戮神者潜能的神秘组织，而是另一股更为可怕的潜在势力——神徒。

这些神徒在平时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作用，甚至神徒组织里的大多数人，在这之前和之后依然会过比较拮据的生活，并不一定因为神灵的降临就会带来什么大的改变，可在小范围内，这些神徒依然是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根本就不像他之前想的那样松散。

对于神徒，肖炘杰已经不陌生了，在佤孟村的时候，村子中的布哲，就是一名神徒，而且他当时甚至还和穆信佑有过一点私下的合作，但是最终穆信佑却是棋高一着，居然是用他自己替换掉了布哲的弟弟布伦，然后举行了那场罕见的冥婚典礼。

不过可惜的是，最终冥婚典礼却因为肖炘杰他们的意外逃脱，还有对魑魅分出的那一缕神魂的低估而出现了偏差，也最终逼出了布哲的真实身份，穆信佑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改变自己的气运，还是受到巨大的反噬，成为血尸一般的东西。后来和穆信佑分头前往英国，似乎在组织中找到了一点能够缓和那反噬的方法，一直治疗到现在。

而神徒的手段和力量，其实不会比穆信佑和夏磊这样的戮神者差，而且在意志力和狂热上，更是犹有过之，是一群上古时候的宗教恐怖分子，他们的所膜拜的古神，虽然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统治大地，被当成真正的人类，可实际上本质依然是来自异界的怪物，即便有提升人类智慧的举动，也是为了更好的奴役奴隶而已，只是这些古神没有料到，智慧得到提升的人类，即便单个的智慧不算什么，可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类联合在一起迸发出的智慧，却远远超越它们最初的想象。

古神因为个体力量的极端强大，进化的方向是自身强横的肉体和更加强大的精神力，因此从来不曾也不需要去产生技术文明。本来这

是宇宙有可能存在的无数文明中极为普通的一种，或许长久进化下去，也有可能产生能够凭借精神力就控制陨石，肉身直接穿越太空的种族，之眼的种族怕是和真正的神灵比也没有差别了。

然后对地球来说是幸运也是不幸的是，古神所在的世界和地球之间，竟然存在一条隐秘的通道连接。这通道是一个密闭的诡异空间，被地球人类称为昆仑或香格里拉以及消失的伊甸的入口，肖炘杰他们七人曾去过的古羌圣山。

也正是通过这一条通道，古神在几万年前能够降临到地球上，成为当时世界的主宰。或许后来这条通道的能量稳定状况出现了变化，古神似乎回不去了，也没有新的古神能够进来，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地球上的古神，似乎是死一个少一个，然后在遭遇到帮助人类的地外文明后，渐渐衰落下去，直到彻底被打败，肉体被封印，灵魂四散到世界各地。

但是这些古神毕竟是长久统治过人类的先祖的，还是以神灵的名义，作为宗教而讲，从来就不缺乏狂热的信徒，即便是过了几千年，人类早已经成为世界的主人，甚至对于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来说，从来就不曾知道过自己的先祖曾被古神奴役，只是有无数的神话故事流传下来，也只是当成上古先民的想象力丰富，或者根本就是在对自然的敬畏中产生的幻觉。

可不管怎么说，神徒，这些由当年的古神的狂信徒们建立的组织，还是在古神彻底陨落后隐匿了下来，像世家一样，慢慢地发展，甚至策反了部分中西世家，形成一股隐藏在暗处的巨大势力，影响不会比组织这样的庞然大物差，而且对外更加严密。

组织的做法还有迹可循，终归不过是全世界范围内处理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灵异事件，然后寻找获得长生方法的契机，而对神徒来说，长生却并非是奢望，只要他们能够复活他们心中的神，神自然会

赐予长生，也正是这一点，在近现代的组织中，也出现了一些论调，那就是能够和神徒合作，毕竟那些上古神灵的威力，这些高位者并没有真正见识过，以为能够用现代武器威慑这些古神，甚至有的根本就认为古神不过是强大一点的不死怪物，总会有办法对付。

“肖炘杰，我知道你叫肖炘杰，你们是被神灵选中的使者，必须尽心为神灵办事才是。可是神徒们已经知道，你们竟然和神的敌人，那些渎神者走到一起，这是绝不容宽恕的罪行。但是，神是伟大而仁慈的，只要你们愿意忏悔，重新走到神希望你们走的道路上来，你们同样会在之后获得神灵赐予的永生……”小女孩继续严肃地道。

“可是神灵们也说过，需要我们七个人一起，才能打开大禹地宫，更何况，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大禹地宫的具体位置，我想作为神灵最亲近的神徒，你们，是否能告知于我呢？”肖炘杰戏谑地说道。

“不能，我们如果知道大禹地宫的确切位置，早就找上门去了，怎么还需要你们带路？”小女孩摇摇头说道。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丹木冷不丁在一旁问道。

“不用问了，我知道它是谁。”肖炘杰突然说道：“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

“你是魍魉！”肖炘杰突然大声说道：“你根本就不是神徒，而是古神之一，魍魉善于骗人，看来果然是真的，也正是你的存在，这些年神徒才能保持如此严密的组织吧？他们已经有真的神在指引他们了，自然会团结得如同铁板一块！”

“啧啧，了不起，居然这么快就看透我的身份。”小女孩白眼一翻，长长的秀发无风而动，身子突然缓缓地朝上拔起，在离地几寸的地方悬浮着，而她手中的红色灯笼，也忽闪忽灭，这情形看上去平添

了几分恐怖。

“哦？又一个古神，真是有意思。我想不管是世家还是组织，对于一个古神的灵魂，都是十分在意的吧？”丹木的眼中暴起一团精光，没有丝毫害怕的样子，反而是抽出了自己袖子中的短刀。短刀上的符文早就开始发热，将一股股力量注入到他身上，这是他最信赖的战斗伙伴，从来不会让他失望。

“渎神者，你们太让我失望了。”被魍魉占据意识的小女孩似乎气得发抖，不过肖炘杰却是从她的语气之中，听出了一丝惊怒的东西。

“我想，你就算失望也拿我们没有太多的办法吧？因为，你们还需要我们进入大禹地宫去为你们找到躯壳，恢复全部的力量。再说魍魉和魑魅不同，没有它那么强大的精神魅惑力，你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欺骗，不过可惜，在看透你的真实身份后，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么？来吧，古神，哪怕是和魑魅一样，属于最末等的古神，也应该有身为古神的尊严，就让我们看看，你们，凭什么被称为神。”肖炘杰沉声说道，而他手心的符文，也渐渐地亮起来，那一枚吸收了夏磊血液的血魂晶，悄然出现在手心的位置，微微旋转着，释放出庞大的精血力量。

被魍魉控制的小女孩舔了舔嘴唇，贪婪地望了一眼肖炘杰手中的血魂晶，对于它来说，那似乎是最好的食物，比以前还有身躯时直接吞吃人类还要美味千倍。

但是现在，魍魉不过是一个鬼魂一般的精神体，就算是面对血魂晶，也是无法使用。反而是那些世家子弟，如果有品质足够好的血魂晶，却是有很大的可能激发自身身为戮神者的血脉，获得不可思议的各种能力。

肖炘杰在血魂晶出现之后，突然想起，或许自己可以试试用血魂晶让丹木使用，毕竟七个人之所以会被选中，似乎身上都多多少少会

有世家血脉的影子，柳衡自不必说，就连他自己，身上的一些症状，比如总是梦见那盛大的祭祀活动，犹如同一个自己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以及拥有常人无法想象的灵觉，能继承巫力……这些，都说明了他自己的潜力，也已经得到了释放，只是没有直接表现在战斗方面而已。

如果自己凝聚血魂晶的能力暴露出去，肖炘杰估计所有的世加，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有可能找上门来。幸好，夏磊似乎非常乐意独享这个秘密，当然前提是每一年，肖炘杰都必须为夏家提供一枚品质上乘的血魂晶，如果有多的，夏家愿意按照每枚血魂晶一亿的价格购买。夏磊最初说能提供一些罪大恶极的死囚，甚至答应如果肖炘杰不愿杀人的话，他每年会送来一些诸如暗族一类的非人强大生命。

既然夏家表现得如此热切，那么血魂晶的价值，已经被证明无疑，将来有机会让丹木试试，或许激发了自身能力的丹木，能爆发出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说不定，到时候以他现在的力量基础，怕是上古时期的戮神者，也不一定就比他厉害多少。

想通了这一点，再看到魑魅那贪婪的眼神，肖炘杰冷冷地说道：“这是你们之中的贵族的食物吧？像你这样低等的古神，是没有资格享用的。”

“你……你怎么知道？”魑魅有些骇然地望着他，它确定这件事并没有透露出去，人类的先祖对于古神不是敬畏就是敌视，却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些异世界生命的习性，更不会知道血魂晶，是一些高级生命的全身血液和精气、灵魂凝聚在一起的精华，即便是在它们所处的异世界，也是异常珍贵的东西，只有古神之中的王族能够享用。

像魑魅魍魉这一类最低等的古神，即便是品质最差的血魂晶，也是一生都难得见到一两次，更不要说食用了。对它们来说，直接吸食

地球上的人类奴隶的血液，还要来得真实一点，而现在，身为灵体的魍魉，却是连着唯一的进食乐趣都没有了。

第三十章 上古战神

“让你的主子出来吧，魑魅魍魉，这一类见不得人的东西始终都不过是小角色而已，我能够在你身上感觉到让我都心悸的力量，可这力量不是你的。”肖炘杰沉声说道，他能感觉到那股力量的波动，很明显，对于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以及他和丹木展现出来的不肯服输的旺盛斗志，已经让那隐藏在暗处的东西心情开始波动了。

呼地一声，魍魉手中的红色灯笼，开始燃烧起来，接着一个模糊的影子，在火焰中显出形体来。

这个影子看上去极为魁梧而怪异，有八只腿，三头六臂，看上去带着无边的威压和战意，甚至连一旁的丹木都感觉到了深沉的压力。可是他忍住一步不退，眼中的精光更甚，却终究抵不过那股力量，吐出一小口鲜血才少了那股烦闷的感觉。

“我果然没有猜错，果然是你，见到魑魅的时候，我就在怀疑了，怕是在魑魅的背后，应该还有更厉害的古神在支撑大局，不过我还是不敢相信，我能见到你……蚩尤！”肖炘杰强自压住内心的恐惧和兴奋，缓缓说道。

“你很了不起，不过真要和古神相比，却差得远。”

“你已经不是当年的战神了，你比其余的古神还要悲惨，其余的古神大部分都还能保有全尸，可是你，被黄帝五马分尸，怕是大禹地宫之中，最多是有其中五分之一的尸身吧？就算你的灵魂能够逃脱又怎么样，就算我们开启了大禹地宫又如何？你还是无法真正复活……”

“我说过我指望你们来让我复活么？当然不是。还有，不要以为我杀不了你，就算我没有了肉身，哪怕是我的一股意志，也不是你能够抵抗的。”蚩尤低声说道，接着肖炘杰就感觉自己的脑海中似乎突然之间多了一种冰冷尖锐的刺，直接在他神经最密集的地方狠狠地刺着，让他抱着头大叫起来。

他的脑海中一阵轰鸣，似乎回到上古战场之中，无数的人和怪物呼喊着相互厮杀，还有不少疑似比现代还先进的武器，当时被称为法宝的东西在天空中你来我往，似乎人类的一边就要大胜的时候，突然涌起大雾，接着一头八脚三头六臂的怪物突然出现，铜头铁额，手中所持的巨斧几乎所向无敌，一股不灭的战意更是席卷四周，哪怕是和这个怪物对上一眼，也似乎能被吓得心胆俱裂。

这个怪物，自然就是蚩尤当年的形象，而这些战争画面，也是当年战场的重现，现在不过是被蚩尤以纯精神攻击的方式，传递到他的脑中。

周围不知不觉真的起雾了，但是只有几十米的方圆，和战场上笼罩数百里的浓雾简直没有办法比。不过从外面看去，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异常，只是在迷雾当中，蚩尤的形体似乎越来越凝实，可比起战场中的画面还是远远不如。

那股脑海中的刺痛渐渐消退，肖炘杰颤抖着抬起头来，果然，自己真要和古神争斗，还是差得太远。蚩尤号称是战争之神，同时也是九黎的共主，而九黎向来以巫术著称，作为仅仅是拥有一点巫力的肖炘杰，在这巫术体系的老祖宗面前，哪怕对方连灵魂都不是，只是一股不灭的一直，也根本就是蝼蚁一般的东西，什么依仗都没有。

“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能在你们帮助下复生，因为皇帝当年不仅是肢解了我的肉身，更是打碎了我的灵魂，我能留存于世间证明我存在的，不过是这一股不灭的意志而已。我们需要你打开大禹地宫，是为

了另外的东西……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古神，也不一定就全是你想象中的贪婪统治者。”

“那么，柳衡是怎么回事，圣女又是怎么回事？”肖炘杰不甘地抬起头来，望着眼前这个依然有些模糊的身影，对方可是每一个国人都听说过，连炎黄子孙的敬若神明的祖先黄帝都吃过大亏的真正战神。如果说在古神当中有谁能以如同怪物的形态却最终得到一些部落发自内心的崇拜和尊敬，那怕是也只剩下蚩尤了。

“你放心，至少，柳衡身上的诅咒，已经被我分出一丝意志压制住了，虽然她使用和自身并不十分相撑的力量时还是会让诅咒以及血脉中的符文显现出来，可至少平常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至于圣女……既然它们已经来了，想要摘取这枚我们悉心培育多年的果子，还成立了新的宗教组织，我们怎么能落后呢？”

“你说的它们，到底是谁？”

“它们就是他们，你听过的。”

“帮助人类击败了古神的地外生命？”肖炘杰眼睛一亮，他想起夏磊的话，知道他们的存在，是当年人类能够取胜的关键。

“是的，不过，你真的以为这世上有无缘无故的无私帮助么？他们之所以当时没有留下，自然是有不得已的理由，如果你以为是他们真的大度到了如此无私的地步，似乎太高看了他们一些。”

“当然，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世上不会天上掉馅饼……嗯，你可能不太明白什么是馅饼，那就天上不会无缘无故地掉血魂晶好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并不算难明白。”

“我虽然只剩下一个股不灭意志，但是和人类的神魂比也没有什么差别，沉睡了几千年，但在二十多年前终于苏醒过来，这些凡俗的东西，也了解一点。”

“怪不得说话都能听懂，不过，不管你是否真的是蚩尤的意志凝聚，这个时代，终究不是神灵的天下了，既然已经成为亡者，又何苦叨扰人间？”肖炘杰冷笑道，经过了一轮对话，似乎因为蚩尤意志表现得太过平静，渐渐地也就少了些畏惧。

“叨扰……真是好笑的说法……其实这个人间，也是我留念的故乡啊。我并非是一开始前来的古神，而是在这个世界出生的，在其他古神眼里无比重要的异界，对于我来说才是真正的他乡。”

“这也是为何九黎是发自内心地视你为神灵的原因么？那么，你让柳衡成为圣女，这其中的到底是什么目的？不要告诉我真的是因为‘他们’也树立了一个圣女出来。”肖炘杰说道，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们”所新树立的圣女，会不会是西玛呢？毕竟他已经不止一次听说，西玛是拥有最适合的圣女体质。

“很简单，两个不同的信仰之间的战争，从来就不曾停止，而圣女对于宗教、信仰来说，都是一个极好的维持信仰的人物……”

“那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现在的宗教主流，已经是近两千年才发展起来的三大宗教，缘故时代的原始宗教信仰，你以为还能俘获多少人心？”肖炘杰忍不住说道。

“我们要争取的并非是所有大众的信仰，哪怕仅仅是所需要的一小部分，也够了。至于目的……现在还不到时候。我这次亲自来，其实是要拜托你一件事。”

“我想，我和古神之间，除了那个诅咒逼着我们不得不按你们的意志去开启大禹地宫之外，唯一支撑我们做这件事的，就是对于这些上古时代的传说真相的追寻。我们之间应该是不存在什么可以利用的事情才对，你们需要我们七个人做的，当初在古羌圣山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肖炘杰小心翼翼地说道，他必须每一个字都经过思索，既要表达出自己的反对，又要不刺激到眼前的蚩尤意志。

虽然现在的蚩尤意志表现得彬彬有礼，似乎十分和气，可历史上的蚩尤，毕竟是身为战神，和那些自称为神的一些古神不同，这个神灵的确认，似乎是黄帝亲自追封并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同意的。可以说，蚩尤在所有的古神当中，都绝对是最为特别的一个。

可即便如此，肖炘杰还是不敢大意，谁知道这个在传说当中脾气不是很好的战神，会不会突然之间因为某一句话而发飙呢？

“它们是它们，我是我。我说过，我是将这个世界当成故乡的，和它们不同……我希望你进入大禹地宫之后，帮我取一件东西，蚩尤旗，然后将这面旗子毁掉。”

“毁掉？”肖炘杰一愣，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蚩尤的要求会是这个。

“是的，毁掉。”

“为什么？”肖炘杰有些不解。蚩尤旗他当然听说过，传说这是中国神话时代最为强大的魔器之一，和皇帝手中的轩辕剑并列，虽然仅仅是传说，可是在蚩尤意志亲口说出来，无疑证实了在大禹地宫之中，的确是收藏了这件宝物，只不过蚩尤旗的真正用途和威力，没有神话中那么夸张而已。

“因为蚩尤旗上的战神图案，是以我的血画的，旗帜上更有有我的神魂烙印，只有彻底毁掉它，我才会真正死亡。”

“你开什么玩笑？你以为这样说我们会相信你么？”肖炘杰大声说道，幸好这里已经被蚩尤以一片小范围的浓雾封锁住，声音传不出去。外面即便有人经过，看在眼里的也只是正常的景象，甚至会在迷雾之中绕过几人的身旁而不发觉自己走了一小段冤枉路。不过这个时候，似乎也没有人会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蚩尤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道：“这个问

题，总有一天你会得到答案。记住，如果你能帮我毁掉蚩尤旗，那么我可以向你承诺，我残存的意志，会帮你们彻底解除眉骨上的诅咒。不要相信其余的古神，就算你帮它们找到了神体，让它们真正复生，它们也不会依照约定为你们解除诅咒的，因为一直以来，你们的举动已经证明了，你们七个人都无法成为甘愿为神灵献出一切的狂热神徒。”

小女孩渐渐中悬浮中落下地来，手中的灯笼已经燃烧殆尽，周围的迷雾开始推算，在肖炘杰的感知当中，那股比魑魅的力量还要强横数十倍的力量如潮水般衰退，很明显，蚩尤的意志已经渐渐离开了。

“不能相信其他古神，那我又凭什么相信你？”肖炘杰对着最后一丝即将消散的意志，发出自己的质问。

“但你可以选择相信你的心。”

小女孩突然跌倒在地，很明显，不仅仅是蚩尤的意志，就连魍魉也消失不见了。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些灯光在远处出现，隐隐地有人在呼喊什么，丹木侧耳倾听了一阵，然后一把拉起肖炘杰说道：“快走，这个小女孩的家人找过来了。不想被误会成拐骗小萝莉的怪叔叔，就赶紧离开。”

肖炘杰本来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惊和疑问当中，被丹木这么一说，不由打了个寒战，拐骗小萝莉的怪叔叔……他摇摇头，赶紧和丹木一起溜走。还好两个人都不算是普通人，动作很快，总算在那些灯光靠近这里之前先溜了，绕了一圈随后回到旅馆。

刚一进入房间，肖炘杰发现在枕头下压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五个字，字迹娟秀中透着勃勃的英气：“炘杰，我没事。”

肖炘杰微微松了口气，可随机又有些恼怒地自言自语：“既然没

事，为何不来个电话或者亲自见面，却整这么多幺蛾子，不会是故意的吧？”

第二天，肖炘杰七点过就因为睡不着而起来，他以为自己够早的，可是刚一出门发现丹木已经打了一套拳准备回屋洗澡。他翻了下白眼，这个家伙也太勤快了吧？

“三天不练手生。倒是你，早该锻炼下了。”丹木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进入他自己的房间，丢下肖炘杰一个人发呆了片刻。

本来昨天晚上是肖炘杰提议要在这里逛一下，可是一个人出门，实在感觉没有什么意思，匆匆吃过早饭后，肖炘杰漫无目的地在村子中闲逛起来。

其实现在的姒村，已经差不多彻底沦为旅游景点，原来村子中的人大部分都搬迁到了河对岸的新村中去，留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做点旅游纪念品等小买卖的。而这些纪念品其实除了一些老人的手工艺品外，大部分在全国的的批发市场都能找到，因此在肖炘杰看来意义不大，真要买东西，还得找这里的老人，或者干脆自己上门去收购。

因为燕大叔的缘故，肖炘杰对于文物鉴定，也算是比较在行了，他突然响起这里可是有着几千年传承的中国最古老的家族，甚至比其余的世家都要古老，也就是说，这里的人即便是祖先传下来的一只土碗，到现在可也成了文物，既然现在暂时没事，是不是应该碰碰运气呢？

有了这个想法，肖炘杰立刻来到沈万年的窗户下，发现这个精神很好的老头也已经起床，悠然自得地开始了晨跑。

看来是该锻炼下了，要不然连老头都不如。肖炘杰暗暗告诫自己，之前他可是十分喜欢户外运动，但要他每天坚持早起锻炼，却已

经没有了这样的兴致。不过现在他的经历，已经能够用传奇来形容，有的时候甚至只要稍微跑慢了一步，就有可能命丧黄泉，重新拾起之前的勤快，倒是很有必要的。

和沈教授打了招呼后，肖炘杰说出自己的想法，沈万年自然深以为然，然后一老一少干脆取了些现金，然后开始打听哪里有老东西卖。以这两个人对于古董的鉴赏力，自然不用担心上当受骗，比起其他人要有优势得多。

在村子中转了一圈，得到消息说是这里就算有古董贩卖，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大禹陵前交易，因此这种交易一般都在一个临近的村子里。两人合计了一下，觉得路途也不远，肖炘杰给苏从云打了个电话通报了一声，两人就包了一辆面包车往隔壁村子过去。

开车的是一个当地小伙子，普通话说得不是很标准，幸好沈教授本身是研究语言学的权威，对于江浙一带的方言还是完全没有问题，有他在也不用担心什么。

不过四十分钟就到了那个据说有古董贩卖的村子，两人让面包车等在村子口，过几个小时就会离开。

第三十一章 意外收获

刚进村子不久，就有一个看上去十分憨厚的村民过来，小心看了看四周，压低了声音问道：“上毛子我翻修家里的猪圈，侬猜挖出了啥西？”

肖炘杰忍住笑，没想到才一进来就遇见这种骗钱的，不过要想在燕学斌这个文物造假大师的徒弟下骗了他，那造假的本事必须比燕学斌更强才行，然后这个世界上在这一项技能上燕学斌还强的，怕是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这些人无一不是这一行的前辈高手，就算是要金盆洗手隐居，也不会到这个村子来吧。

不过这个看上去憨厚的家伙还真有意思，说话的时候听着是北部吴语的发音，和绍兴话十分接近，但是却更偏向上海话的口音，和绍兴本地的其实还是有些不同，只是对大多数外地人来说，已经能够蒙混过去了。很明显，这个家伙不是本地人，很可能是专门来这里行骗的。

见肖炘杰和沈万年都不说话，这个看上去憨厚的汉子继续说道：“我和九十岁的牙牙一起，挖出木佬佬瓷器咧……”

见肖炘杰一脸困惑的样子，沈万年在一旁实在看不过去了，帮着翻译道：“他最开始说上次翻修猪圈的时候，你猜挖出了什么东西；现在是说他和他九十岁的爷爷一起挖出很多瓷器。”

“哦。这位大哥真是好运气。”肖炘杰不咸不淡地说道。

“怎么？侬不相信我，我赵昆说的可都是实话咧，侬知道不知道……”

“去看看吧。”肖炘杰决定直接揭穿对方的骗局，不由得笑道。

赵昆人大喜，一路不停地夸耀说保证都是老东西，一旁的沈教授不耐烦地道：“不要粘来粘去的，快一点，要不然伢找别家……”那人立刻闭嘴，更是加快了脚步。

“我是告诉他不要东拉西扯，要不然我们就去找其他人。”沈教授对肖炘杰说道。

肖炘杰点点头，突然感觉带上沈教授来看是否有机会收购古董，实在是太明智的选择了。在姒家村的时候，因为当地基本都变成了旅游景点，所以还不存在语言交流问题，就算姒家村的人说普通话还带一点绍兴口音，可也基本能够听懂，但到了这几十公里外的另外一个村子，像肖炘杰这样之前从来没有到过江浙一带的就只加抓狂了，怕是连问路到有问题，更不要说收购古董，怕是被人宰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到了赵昆的家里，这个并不是很高明的骗子果然拿出一大堆瓷器来，其中只有四五件是完整的，其余的要么是碎片，要么就多少有些破损。

肖炘杰咦了一声，他发现那几个完整的瓷器基本可以肯定是假的，但是这些碎片中，却有一小半是真的古董，只是碎成这个样子，除非是元青花一类的，也不值什么钱了。

倒是那几个有破碎的灌子，让他颇有兴趣，看底部的时候发现竟然真的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古董，但是上面的部分，却又像是同时代却又要稍微晚个一两百年的。

肖炘杰跟着燕学斌，练就了一双看文物的毒眼出来，不过是在手头过了一遍，他闭上眼睛仔细摸索，甚至能找到拼接这两件不同时代的陶瓷碎片的接缝到底在哪里。

“高手啊！”肖炘杰在心底感叹道，能造出这样的瓷器古董，可以说也不完全是造假了，这根本就是用相差一两百年的差不多的陶瓷碎片完美地粘合在一起，别说说用眼睛看，就算是叹14测定，也只会得出这个罐子是大致战国时期古董的结论。

“这个罐子，多少钱？”肖炘杰笑着问道。

赵昆一下来了精神，伸出一只手，摇晃着五根手指。

“五百？”赵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就算这东西拼接的成本不高，可光是碎片钱都不止这个数。

“一口价，五十万。” 赵昆的骗术似乎并不算高明，见人上钩，立刻露出了原型。

“你坑爹呢！”肖炘杰轻轻说道。

“这可是战国的东西，战国，两千多年前，懂不？”

“是战国的不错，不过可惜，这是好几块不同年代，不同瓷器的碎片拼合在一起的。”肖炘杰毫不留情地说道。

赵昆似乎被噎了一下，最后有些不可置信地迟疑着问道：“你能看出来？”似乎他太吃惊了，竟然连那四不像的口音也懒得装，直接用普通话问。

“当然，不过拼合的接缝处理得还有些问题，如果能注意一下，基本上能够糊弄一些省一级的所谓专家了。”肖炘杰一本正经地说道。

赵昆挠了挠头皮，然后开始沮丧地收拾起这些瓷器，嘟哝着说道：“既然都是道上的，你们早说呀，这不是坑人么……”

肖炘杰顿时哭笑不得，明明这个家伙想要骗他们，现在居然说他

们坑人，这还有天理王法么？

“看在工艺还不错的份上，我给5000吧，它就值这个数了。”肖炘杰瞄了赵昆一眼。

“不卖不卖，5000也就是个成本价，我不是白辛苦了么？我让那老头做出这罐子，不知求了多久，天天好烟好酒伺候着，连我棺材本都搭进去了……”　　赵昆顿时叫嚷开了，脸上哪里还有半点憨厚的样子。

“哦？那你开个价。”

赵昆咬咬牙，最后狠心说道：“既然被你们识破了，我就当交个朋友，两万，至少两万……”

“算了，按你说的，当交个朋友，我给八千八吧，也凑个吉利数字。”肖炘杰笑道。

赵昆刚要开口说什么，旁边的沈教授突然说道：“两万肯定不行，这样，我们给一万，但是这里的碎片，得任由我们选一部分。”

赵昆眼睛一亮，显然这个价格他还是多少有赚头的，只是元没有原本想象中多而已。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肖炘杰给了一万一，将这件粘合得极好的瓷器和二十几块碎片打包带走。

不过肖炘杰和沈万年也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见见这个骗子口中混吃混合的老人，赵昆似乎也不怎么在意是否会被找麻烦，索要了200元所谓的带路费后屁颠屁颠地带着他们过去。

那是一个年纪已经超过七十的老人，精神却极好，肖炘杰他们过去的时候，老人正在院子里打着太极，他的动作很慢，但是是有一种极为舒缓怀抱阴阳的意蕴，很明显是曾经拜过名师的，不是公园里那些老头老太太的花架子动作。

看着进来，老头子头也没有抬，知道几分钟后这一套动作做完，才抱元归一，吐气开声：“你们是谁？赵昆，你这狗东西，谁叫你带外人来的？”赵昆笑嘻嘻地在一旁不说话，显得极为油滑，明显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让肖炘杰简直以为先前看到的外秒憨厚老实的骗子和眼前的赵昆是两个人。

老人冷哼一声，继续说道：“两位有什么指教？”

“没什么，就是想来见识一下能将不同年代的战国瓷器碎片，粘合成一个整体的高人而已。”肖炘杰说道。

老人征了一下，双目猛睁，隐隐地似乎有精光放出，不过肖炘杰的经历，却是老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不仅仅是真正经历了心魔的人，还和魑魅魍魉的精神攻击交过手，甚至连蚩尤的战神意志，也曾在他脑子中肆虐过，眼前来人这一招“瞪虎眼”用来吓唬普通人还有效，可是对上现在精神修为已经是普通人数倍的肖炘杰，就完全是笑话了。

似乎对肖炘杰的表现有些意外，老人身上的怒气就渐渐消散了，毕竟有真本事的人，到哪里都受人尊敬。

不过旁边的赵昆就倒霉了，老人一脚踢在他屁股上，大吼道：“你还赖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滚，等饭吃么？”赵坤朝肖炘杰和沈万年拱拱手，还不在意地摸着被踢的屁股走了，似乎这样的经历对于他来说已经轻车熟路，并非第一次。

“两位，请！”对这两个不速之客，老人似乎又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变得极为客气，当然，也显得生分了许多。

“既然能说出这罐子的来历，想来也不是普通人，为何还要买下它？不是专程来打老夫的脸的吧？老夫姒国军，不过一个退居乡下的文物贩子，似乎不认识两位高人才对。若是那混小子得罪了两位，老夫就典着这张老脸给你们赔礼了。”说完，老人微微拱手，然后静待

他们要怎么说。

这样的情形让肖炘杰突然之间感觉到很温暖，之前他跟着燕大叔学艺的时候，尽管大多数时候燕大叔要么是喝酒，要么就是对他要求严格，可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关怀，却是能够体会到。现在老人和那骗子赵坤，怕也是这样的关系，因此尽管老人口头上对赵坤骂得凶，但是心中却未必没有爱护之意。

“老先生说什么话，我们和赵昆兄弟那是不打不相识，而且能结识老先生这样的高人，那也是莫大的荣幸……”

“你们这算是取笑老夫么？老实说，老夫造假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被人这么快识破。你们两个外乡人，应该是今天上午才到的村子吧？”

见肖炘杰点头，老人有些唏嘘地说道：“人老了，这手艺也就渐渐衰退了，可惜赵坤那狗东西不争气，我这一身手艺，还不止该不该传下去。”

“这些碎片，是哪里来的？”沈万年突然问道。

老人姒国军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有些是我早些年收集的，有的是各种途径淘来的残片，还有的是……是我年轻的时候和人合伙盗墓得来的。反正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就一股脑儿地送给赵坤那混小子了。”

沈万年微微皱眉，身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他对盗墓者向来是十分反感的，不过看着姒国军的神态，似乎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之前的经历，也不像那种为了挣钱而干这种勾当的人。

“姒老先生，你对这些残片有什么研究？”沈万年继续问道。

“也谈不上什么研究，总之还是多少了解一些。”

“这一块呢？你为什么要收藏它？这样大小的瓷器残片，根本就一钱不值。”沈万年从众多的瓷器碎片中，选出了一片只有两根手指并拢大小的残片。

肖炘杰注意到，这残片上的花纹，依稀有些熟识，似乎在哪里见到过。

“你要是问其他碎片我还未必知道，可如果说这件我却印象十分深刻，它的原件倒是一件极为精美的瓷器，是一个大瓶子，上面有饕餮纹。不过可惜，我年轻时在那个墓葬中看到这件瓷器的时候，本来以为发了大财，可这瓶子刚出古墓一见光，就碎裂成了大小百余块碎片。老实说，我干了大半辈子这种勾当，还是第一次发现有瓷器会在见到阳光的时候突然碎裂……”

“当时那个瓶子里面，是不是装有液体？”

“是啊，我还当是酒呢，不过没有半点味道，这东西在墓里埋藏了不知几千年，万一有毒怎么办？”

“最后那些液体呢？”

“当然全都漏在地上了，后来我听说，那个地方从此之后方圆十几米都是寸草不生，看来是真的有毒，还是毒性极大的。后来我见这件瓷器造型特别，就捡了些碎片留在身边，这些年来东奔西走，也失落了不少，也就剩下几片了……”

“几片？还有么，能否拿来看看？”沈万年一下站了起来，问道。他脸上的神情有些激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瓷器碎片肯定对他来说十分重要。

姒国军似乎也来了兴趣，说了声你们等着，就一个人到了屋子后，里面传来翻箱倒柜搬东西的声音，过了一阵，姒国军从屋子里面出来，手里还捧着几片比沈万年手中的碎片还要大得多的瓷器碎片。

沈万年激动地将这几块更大的碎片接过来，然后拼合在一起，最后发现这些碎片加在一起，也不过才三分之一多一点，不由大失所望。

见沈万年一脸埋怨地看着自己，姒国军也感觉有些脸热，拍拍沈万年的肩膀说道：“老弟，不要贪心，我年轻的时候还没现在的粘合手艺，要不然早就修好卖出去了。现在能留下这些碎片，也算是造化了。看你是真心喜欢，老哥我也不缺钱花，干脆直接拿去好了。”

沈万年眉头稍稍舒展，他本来以为自己的表现，对方会狮子大开口才对，正有些后悔。虽然他并不缺钱，尤其是和组织这个庞然大物算是有了一星半点的交情，如果需要钱的话，几个亿的金额估计组织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他已经做好了挨宰的准备，不料对方却是直接将这些碎片送了给他，反而让他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想了想，最终他还是说道：“姒老哥，你真的打算将它送给我？这东西的价值，你心里可有数？”

姒国军一愣，说道：“不就是一个破烂瓶子么？虽然时间看上去很早，我估计是商代的东西，但是碎成这样，也不值什么钱了，它再贵，还能贵过元青花去？”

元青花因为各种原因，自身工艺精湛、失传已久、有藏家故意推波助澜等因素，现在已经被炒到了一个天价，因此说道瓷器，尤其是贵重瓷器，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元青花。

“这个瓶子的全名，叫饕餮纹应龙螭耳瓶，从时间上讲，比商代更早，应该是夏朝的初期的。”

“不可能，夏朝的陶器粗陋不堪，怎么可能有这么精美的瓶子？”姒国军说道。

沈万年叹了一口气，道：“夏朝的大部分陶器，比起后世来的确

是十分粗陋，可是……如果使用这个瓶子的并不是普通人呢？”

“不是普通人，那还能是谁？当时的贵族？”

“可以这样说，因为使用这个瓶子的，很可能是启。”

“启？大禹的儿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创者……这更不可能了，那时根本就是蛮荒时代，甚至可以确定地说，当时只有陶，没有瓷，就算当时的启是帝王，也不可能拥有这么精美的瓶子，除非……当时有人穿越了！”很难想象，在姒国军的嘴里，居然最后冒出了“穿越”这个时髦的名词。

“有什么不可能的？比夏朝稍晚一点的三星堆时期，不也一样拥有在今天都让人叹为观止的青铜文明么？既然连金属工艺都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品，何况是陶器。”肖炘杰回想起三星堆文明辉煌，还有蚕丛宝藏中堪比今天的机器人的各种精妙机关人，突然发现或许在外来文明帮助下，当时的古蜀国似乎在技术上的确是超越了那一个时代的。

据说在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青铜武器，其合金的比例，已经非常接近近几十年才研究出来的最合理的金属成分比例，而除了三星堆之外，另一个达到如此高超工艺的年代，就是那以后一两千年的战国时期了。

“这……可是，这怎么可能呢……”姒国军喃喃地重复着，似乎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那么现在，你是否还会将这件宝物赠送给我？”沈万年似笑非笑地问道。

姒国军有些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这个其实已经非常残破的瓶子，最后脖子一扬说道：“我活了快七十岁了，也痴长你几岁，上半辈子做了不少缺德遗祸子孙的混账事，下半辈子修生养性，总算老天开眼

没有将我收走。可是我老姒，还没有说话不上算的时候。再说，说句难听点的话，老哥我这个年纪，说不定过几年两腿一蹬就翘辫子了，要那么多身为之物干什么？说送你就肯定不会收一个子儿，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那么多达官贵人死后风光大葬，可不也便宜了我们这些土夫子么？”

沈万年有些感慨地看了姒国军，因为自身工作性质的缘故，之前他一直对盗墓者，也就是民间喊的土夫子、搬山道人，史书上的掘金校尉看不习惯，现在看来，这些游走在地下干着缺德勾当的江湖下九门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

至少，眼前的这个洗手不干的土夫子，这份胸襟气度可是好多自诩为正人君子的人也达不到的。

“那好，我就承老哥的情，收下这东西了。”沈万年诚恳地说道，心中已经打定主意，回去之后，一定要将自己收藏多年的一件宋白瓷托人送过来，毕竟这份礼，本身就够重了，再加上他知道这件东西还有着特别的意义，因此用价值连城来形容都不为过。

本来姒国军是非得要他们吃过饭再走的，但无奈下午还要赶飞机，不得不呆了一个多小时，又仔细问清楚了这件瓷器出土地方的详细位置，两个人就匆匆离开。

两人刚离开村子不久，肖炘杰的电话就想了。

“你们再哪里？再不赶过去的话，就来不及了。”电话对面传来苏从云的声音。肖炘杰应了一声后，催促司机加快了速度。

第三十二章 虫术

登机的过程还算顺利，唯一让沈教授有些不舍的就是那些陶瓷碎片需要托运。飞机上，肖炘杰就坐在沈教授旁边，终于忍不住问了一个刚才十分想问的问题。

“沈教授，为何你会知道那件瓷器是启所使用过的？又什么什么那么重视那件残片的瓷器，难道说，这件瓷器上还有什么秘密？”

“本来夏朝初期是不会有这么精美的瓷器，可是你也知道，如果是王公贵族，自己所使用的东西总是要精美许多，这件瓷器能够烧制成功，中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又砍了多少个烧制瓷器不力的工匠和奴隶的脑袋。不过，这一切和这瓶子的秘密相比，又不算什么了。”“什么秘密？”

“传说在夏朝立国之初，就筑土为城，形成第一座城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座城市的诞生，本来是要经历数年的修缮，但是为何夏朝的都城，却是三年而成？”

“那是因为这座都城很简陋吧，再说是用的泥土堆砌城墙，比起后世用石材加上石灰、糯米浆、鸡蛋清等复杂而昂贵的筑城方式来，自然要快上许多。”

“不，不仅仅如此，其实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启的爷爷，也就是鲧。”

“鲧？在大禹之前治水失败，被尧赐死的鲧？”

“对，你应该听过鲧的传说，他治水的方法是用‘堵’，而到处堵截

河流，在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来说根本就无法想象，所以他治水的法宝就是头自天帝的‘息壤’。”

“这个我当然听说过，据说‘息壤’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泥土，正是靠着它，鲧在初期治水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只不过治标不治本，最后才让水患越来越大，最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个瓶子，就和这个传说有关。”

“息壤？”

“是的，饕餮纹应龙螭耳瓶，本来就是用来盛放息壤的宝物，只是在鲧和大禹去世几千年后的今天，几乎没有人知道息壤是如何存放的了。”

“那沈教授你是……”

“你一定不会相信，我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这个隐秘的记载。”

肖炘杰狐疑地看着他，突然想起沈万年在英国的这段时间可是天天都在研究国内接触不到的资料，这么说来……

“你是在巴蜀图语相关的文献上看到的！”肖炘杰脱口而出，见沈万年点头，肖炘杰突然感觉到一阵莫名的振奋，看来真的是连老天都在帮他们，偶然之间兴起，要去隔壁村子收几样古董，虽然最终在表面上看来不算成功，只是买到了一件工艺水准很好的战国陶瓷残片拼合的修复品，可是那件据沈教授说很可能是用来装传说中的息壤的瓶子，竟然就在他们的手中。而鲧作为大禹的父亲，拥有这个瓶子的启是大禹的儿子，这期间的关系，也注定了从这个瓶子身上，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不错，我在英国的时候，的确是从无数的巴蜀图语典籍中，找到一些和上古时代的传说相关的东西，这些东西初看时或许会认为根

本就是怂人听闻，或者都是胡乱编造的神话，可是当无数份证据都摆在面前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传说虽然许多都被夸大了，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还是有其道理的。”

“其中就包括息壤么？不过天下间又哪里有这么神器的土壤，能够不停地自己生长，这完全不符合能量守恒定理嘛。”肖炘杰开了句玩笑，用科学的理论来解释神话，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

“不过息壤，或许真的存在，只是我更倾向于觉得息壤应该是一种膨化粘合剂，如果有一定的石块，加上息壤在一定条件下的膨胀粘合，那么的确是会给人一定的错觉，那就是这是一种会自己生长的土壤。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观点会不停地被修正和神话，到了后来，就成了会无限生长的天帝重宝了。”沈万年感叹地说道。

“但是这和大禹地宫有什么关系？难不成大禹地宫，是用息壤建造的……等等，以那个时代的技术，就算是在青铜文明上已经有了端弥，可是要建造这样一座能将神灵的遗体都困住的地宫，如果没有你刚才说的这种性质的息壤的话，怕真的不太可能……”肖炘杰差点叫出来，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沈万年像小孩子一样嘿嘿笑道：“我在那堆资料还有无数的玉石器上的符文，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发现，息壤，怕真的是鲧从天神哪里偷出来的宝物，只是这个天神，到底是那些怪物般的古神，还是帮助人类打败这些古神的外来者了。”

“如过真有这么回事，那么我更倾向后者，因为很明显的，后则似乎更注重技术文明，而且我甚至怀疑古蜀文明那些隐秘的宝藏中之所有有那么多超时代的东西，也是因为这些外来者赋予的技术……”肖炘杰震惊地道，不过他也知道事关重大，因此特意压低了声音，只有他和沈教授两人才能勉强听见。

“是的，你想想，如果我们找到这个瓶子出土的地方，如果能收

集哪怕一点点息壤，再加上你的感应……你认为寻找大禹地宫真的会是一件难事么？”

“我的感应应该是主要针对有生命的人，如果是死物的话，怕还真的有些不靠谱。”肖炘杰苦笑道。

“没关系，总之如果能找到息壤的样品，再要找大禹地宫，总是要容易许多。”

犹豫了一下，肖炘杰突然低声问道：“沈教授，你既然相信有息壤这种神话中的宝物，那么对于那些神话人物，黄帝、炎帝还有……蚩尤的存在么？”

“当然，如果没有他们，又怎么会有今天我们的民族？只不过，这些人物和大禹一样，都是被神话了的而已。”

“如果我告诉你，我遇见蚩尤的意志了，你会怎么看？会不会觉得我疯了？”

“不会。”沈教授的声音很淡：“既然我们连古神的存在都亲自经历过了，那么蚩尤这样本来就存在的人物，留下一些意志，也不是不可能。嗯……根据传说中蚩尤的外貌来看，他应该不是人类吧，或者说应该不完全是人类吧？”

“是的，我遇见他了，你猜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希望？当然不会是再统治九黎和炎黄部落决战吧。这个时代，他就算是复活了，也不过是一个空有力量的怪物而已。”

“他想要死亡，彻底的死亡，不仅是肉身需要被埋葬，灵魂破碎，而且连承载他记忆的意志，也想要彻底消散在天地之间……”

这次沈万年有些动容了，不过他想了一阵，随机说道：“我知道

在人类之中，尤其是一些大人物，不少人都渴望长生不老。自古以来的秦皇汉武是如此，如今的‘组织’的幕后长老是如此，就连电视剧里的康熙，不也还想再活五百年么？但是长生，真的是人类最想要追求的目标么？对于古神来说，长生并不难，即便是最弱小的古神，怕是也有上万年的寿命，但是这么长的寿命，这漫长的一生如果没有几件有趣的事情做，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对生命而言，花开花落，这才是自然的真正规律，有生就应该有死，看来你口中的这个蚩尤是完全看透了的啊，知道对于他这样只剩下不灭的意志的怪胎来说，死亡才是最后的解脱，他的生命才会因此而完整。”

肖炘杰不得不承认，沈万年的话很有道理，可是这话对于那些大人物来说，却未免太酸腐了一点。权力和金钱的魔力都是无穷的，一旦彻底掌握了这两样，尝到他们的甘美，那么对于这些渐渐年老体衰的大人物来说，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比健康长生更加重要的了。至于模拟古神的基因制造出新的神灵，那更是人心贪婪的几种体现。

当天傍晚，一行人就已经回到成都，沈万年教授最先做的，就是先去公安机关备案证明自己回来了，且不关肖炘杰他们的事。加上夏磊和苏从云的联手运作，沈万年这个当事人又一口咬定自己探险时迷失在龙门山脉中，最后这件事也就被夏、苏两家的强大压力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夏磊很快就表现出极大的诚意，不多时，在夏家暗中和官方双重力量的帮助下，肖炘杰之前背负的案子和记录，基本都被消除，这么多天来，他算是第一次堂堂正正地走在成都的街头，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

肖炘杰不得不感叹，国家对于犯罪的震慑，还是十分到位的，像他这样实际上没有犯罪，只因为背负着嫌疑犯的名头，在国内看到警察都感觉心里有些犯嘀咕，现在一朝洗脱嫌疑，居然有了神清气爽之感。

“真是贱骨头啊。”肖炘杰感叹了一声，然后出去采购物品，毕竟他们这次要前去的，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的地质条件，还很不稳定。

那是龙门山脉，靠近北川那一带，而且当姒国军说出他是在北川龙门山脉发现的那处墓葬，然后找到了饕餮纹应龙螭耳瓶，沈万年就知道自己的推测应该没有错，因为北川很可能就是大禹的诞生地。

北川境内不仅有大禹居住过的禹穴，还有众多的大禹遗迹，这些遗迹大大部分都位于禹里羌族乡。

而大禹是否生于北川，其实史学家也早有过争执。在我国传世典籍中，战国《竹书纪年》最先有“禹生石纽”的记载。不管大禹是出生在汶川还是北川，大禹生于石纽山这一点，却是基本确定的。可历史上的汶山石纽究竟在何处，至今学术界尚有歧义，其中又以汶川和北川这两个县争论得最为厉害。

这本书是在晋代才从山西汲郡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竹简书，因而在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中只有“禹兴于西羌”的记载。直到西汉末期成都郫县人扬雄才在《蜀王本纪》中明确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三国蜀汉谯周的《蜀本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大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艺文类聚》卷11与《太平御览》卷 82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也。”《水经注》广柔县说：“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

而北川也同样有一座石纽山，山下就是石纽村，除了石纽山和石纽村之外，北川境内的大禹文化遗迹还有禹穴沟、“洗儿池”、“刳儿坪”、“禹母床”、“禹母池”、“血石”和相传为扬雄所书的阳刻篆书“石纽”等与大禹降生相关的遗迹，以及表达大禹故里人民世世代代崇尚

大禹的相关纪念设施“神禹故里”坊、“禹王庙”、“禹王宫”、“岣嵝碑”、“金锣岩”等。

其中又以禹穴沟被认为和大禹的关系最为密切，禹穴沟是一条长约数公里的峡谷。文化原生态保存十分完好，因沟内有三处“禹穴”石刻而得名。一处是在禹穴沟处有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所书“禹穴”碑刻；二是位于金锣岩崖壁上李白所书楷书“禹穴”，“径大八尺，仙才天放”；三是位于一线天崖壁上的虫篆体“禹穴”，相传为大禹所书。但根据近年考古发现的巴蜀古史新证——《东汉景云碑》考证，此处“禹穴”二字可能是禹后七世王伯杼回蜀寻宗所题。

可不管是哪一种，大禹是在西川羌人聚居地的石纽山出生，终归是没有人反驳的，而最终肖炘杰和沈教授决定先前往这里，依然是和姒国军的提示分不开，毕竟这个地方，有可能盛放有即便在现在看来都无比神奇的“息壤”。如果能够找到息壤，不说别的，就算是当今的建筑界，怕是都会引之沸腾不已，这完全有可能引发建筑界的一场革命。

两天后，当准备充分的众人，乘车来到石纽村，肖炘杰刚进入村子不就就感受到了一点异样的目光，正当他疑惑地顺着这目光的主人看过去的时候，却突然呆住了。

柳衡！

最让他感觉到惊讶的是，柳衡脸上的那些黑色的符文不仅完全消失了，而且凸出的眼球也缩了回去，或许与正常人相比还是微微凸出，但不仔细看却绝对没有办法发现。更加让肖炘杰感觉眼球都快瞪出来的是，今天的柳衡居然穿的是一身休闲运动服，头上扎了个马尾，看上去充满了青春活力。这种打扮，他可是从来没有在柳衡身上看到过。

“怎么，看傻眼了？”

“没，我只是在看这是谁家老姑娘居然还在这假装学生呢……”

“你敢说我老？”柳衡顿时柳眉倒竖，一股煞气从身上弥漫开来，如果眼神能够杀人，怕是肖炘杰现在已经被刺了无数个窟窿。

“喂，你们两个好不容易见上一面，就不要吵了好不好？很肉麻的。”苏从云吹了一声口哨，然后旁若无人地走开。

沈万年也是摇摇头说道：“唉，还是年轻好。”萨迦德则给了肖炘杰一个鼓励的眼神，而丹木，直接酷酷地走过来，朝他竖了一下大拇指，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

肖炘杰和柳衡顿时尴尬起来，不管怎么说，刚才两人那些对话和眼神交流，已经将两个人完全出卖了。

不过两人很快就释然，随既跟了上去，不过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两人故意掉在了最后面，和前面的丹木相隔都至少有二十米。

“你好像变得更漂亮了啊，我的圣女大人。怎么样，被人崇拜的滋味好过不？”肖炘杰打趣道，柳衡白了他一眼，低声道：“你倒是过的自在，却不知道这些天我到底受了什么苦。”

“你那有没有想过我？”

“鬼才想你。”

肖炘杰正要说什么，突然想起丹木的听力好得变态，又落后了脚步，小声地嘀咕道：“这个距离，他应该听不到我们说什么了吧？”

谁料丹木突然转过头来，很正经地说道：“你们放心，我就算听见什么，也会装成听不见的。”

肖炘杰和柳衡都不禁哑然，看着丹木照样一本正经地埋头继续赶路，两人却已经囧得说不出任何话来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附近的一户农家里，这次所有人都准备充分，带了不少东西。有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长期携带的，因此到了当地第一件事就是招募向导。

有钱果然好办事，不过是半天功夫，就让他们招募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当地向导，据说这人走遍了小半个龙门山脉，对这里的山山水水，眯着眼睛也能不会迷失方向。

另外他们还招募了大概七八个民夫，有了这些人一起携带装备，也就轻松多了。不过，人员一多，事先准备的食物明显就不够用了，大家罗列了所需要的，然后再度分头采购了一些回来。当然，在这旅游区附近，比起县城里要贵上许多，这个时候也顾不得了。

本来苏家和夏家都希望派遣自己家族中的子弟参加的，最后却被肖炘杰他们拒绝了，毕竟前往大禹地宫这件事，还是人越少越好，何况他们现在不过是一次常识性的探险，并不一定就能准确找到当年姒国军盗墓的那个墓葬。

当时在和姒国军交流时，这个昔年的土夫子曾说过那个墓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也不知墓主人是从哪里得到的装息壤的瓶子，然后在里面盛放了那些液体，最后姒国军知道他们要前去那个无名墓穴，还好心地画了一副简陋的地图。

不过肖炘杰算了算时间，姒国军去这个墓葬盗墓的时候是三十多年前，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当时知道文物价值的人还不多，旅游业更是没有发展起来，现在的周边环境和那时比，变化实在太大了。而龙门山脉这三十多年来，地质状况更是不太稳定，尤其是前两年的一次罕见的高达八级的大地震，更是让整个山脉变形，甚至连一些地下河流也改道，如果大禹地宫真的是在龙门山脉北川段中，那么被震垮或埋没的可能，也非常大。至于那个小小的战国墓葬，就更不消说了。

不过，就算希望十分渺茫，可总得试一试，那些古神对大禹地宫

也不过是有一些隐晦的提示，说得不清不楚，所有的线索，都需要他们自己去追查。

第二天，人员全部到齐后，一行人开始按照姒国军画的草图，朝龙门山脉的深处走去。前面两天的路还好一点，至少偶尔有人走过，也能不时看到山民人家，可是两天之后当他们深入山脉的时候，却发现有些路根本就是积年累月没有人经过，甚至根本就能称其为路。

这个时候丹木和那个向导一起，担当起开路的职责，丹木那一手漂亮的刀法，很快就让带路的这个中年羌民露佛基折服。

露佛基是羌族名字，露佛的意思就是白石，而基则是指男子、儿子，一般只有男子的名字末尾才会带“基”字。

当露佛基知道丹木也是羌人后，顿时兴奋不已，虽然丹木的话很少，一路上都是露佛基在叽里呱啦地说着北川的风土人情，可他也乐在其中。

招募来的民夫中，有三个也是羌民，其余的却都是汉人。北川是羌族聚居最多的县份之一，但是汉民也不在少数，不过现在的年轻羌族人差不多都是接受的新式的教育文化，老一辈的羌民中不少都感叹许多传统的手艺就要失传了，甚至连一些政府举办的大型歌舞活动，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羌族漂亮姑娘参加，有时候甚至不得不邀请音乐学院的学生。

一行人这一路走来，渐渐地发现，这几十年来似乎地面环境变化还是挺大的，或者姒国军画的地图本身就存在偏差，在第四天的时候，肖炘杰等悲哀地发现一个事实——他们迷路了。这附近长年被大山阻挡，不仅手机的信号时有时无，就连他们携带的GPS导航，也没有信号。而随着时间的推迟，就连备用的电池也开始耗尽，或许唯一没有让这只小小的探险队伍感觉到恐慌的，就是食物和水都暂时充裕。

盲目地在大山中又转了两天，还是没有任何结果，他们根本就找不到那个按照图示就在这一代的墓葬，最后，当萨迦德那部特制的手机终于连上了组织的一颗商业卫星的时候，他们才发现竟然已经偏离了最初定下的目的地七八十公里。

“正是邪门了，怎么会差这么远？”露佛基有些愤慨地说道，对于他这个当了快二十年向导的人来说，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不管你的事，或许是那个墓根本就不想让我们找到。”肖炘杰半开玩笑地说道。

露佛基打了个寒战，连着呸了好几声，最后没好气地说：“你这娃娃怎么这么不懂事，万一惹到了什么……算了算了，不和你多少，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县城要紧，再在这里瞎转悠，指不定会出什么事情呢。”

几个人合计了一下，最终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开始返回。

“肖炘杰，你觉得姒国军是故意骗我们的么？”回去的路上，沈万年的神情有些沮丧，不管怎么说，这次前来这里，都是他提议的，如果是因为这张地图从一开始就是错误了，那么花费的这些时间和精力，都完全是白费了。

“应该不会，姒大爷的性格极为豪爽，就算之前年轻时有些过时，但他绝对不像这样的人。”肖炘杰几乎是肯定地回答道，虽然他和姒国军见面不过短短两三个小时，可是对于他的为人，还是自认为比较了解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沈万年皱着眉头，久久得不到答案，这让他多少有些心烦意乱。

翻过一座山头之后，沈万年还在纠结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天色已

经开始变暗了，向导露佛基看着渐渐阴沉的天色，叹了口气说道："找个地方扎营吧，快下雨了，山里的雨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可一旦遇上泥石流，那是神仙也难救。"

众人都只能点头答应下来，毕竟现在也已经快六点，就算再要赶路，也赶不了多久，如果被大雨困住，那是实在是一件极为悲剧的事情。

扎营的地点其实并不是很好找，今天不同往日，看着天色马上就会有暴雨降临，露佛基寻找的扎营地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他事先探查了周围的环境，发现上方基本都是比较坚固的岩层，土壤含量很少，因此虽然这个地点有些差强人意，最终也只有将就了。

半个多小时候，等他们开始吃着打开后能快速加热的军用食品，暴雨已经说来就来了。看着帐篷被雨水打得噼里啪啦作响，所有人开始庆幸听从了露佛基的建议。

当晚上大家开始迷迷糊糊地在各自的帐篷里睡过去的时候，肖炘杰却发现自己很难静下心来，这样的状态让他极为奇怪。这些日子他都在按照旺达诗卓通过丹木教会他的呼吸方法在进行冥想锻炼，感觉识海中的那枚血魂晶，已经完全融化，和自己的巫力融为一体，而他对巫力的掌控，也比以前高明了几倍，再加上前些日子沈教授在英国的时候，找到了不少宝贵至极的资料，其中就包括一些有用的巫术咒语，他身上的巫力配合这些咒语，往往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不过，大部分资料，都存放在沈教授的那台笔记本电脑里面，那台笔记本电脑失窃之后，绝大部分以巴蜀图语这种神之文字写成的咒文，都无法调用。现在沈万年的年纪，毕竟是大了，记忆力比不上年轻的时候，能够记住一小部分，就已经非常不错，这让肖炘杰心中对于很可能偷走了笔记本的西玛感觉到更加痛心。为什么会是她？自己还有沈教授这些人，可以说不止一次地救过她，就算她是有着特工的

身份，但为其他的势力卖命，就算获得无穷的财富又怎么样，对于她来说，还会缺少这些东西么？

肖炘杰的呼吸节奏，因为他的思虑变化而开始改变，最终弥漫在四周的那些巫力，如同潮水般退入识海之中。肖炘杰叹了口气，正要起身，却突然发现，在自己的脚下，竟然不知什么时候拒绝了一大堆虫子，蚯蚓、蚂蚁、蜈蚣、蜘蛛……这些虫子密密麻麻地占满了整个帐篷，有的甚至已经爬到了帐篷顶部。

肖炘杰骤然看到这种状况，纵然是他一向心志坚毅，可也忍不住头皮发麻，强忍着没有叫出声来，最终却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不管朝那个方向走弯腰爬过去，都会碰到这些恶心的正在相互攀爬蠕动的虫子。他现在甚至有些痛恨自己受到诅咒的双眼带给他的夜视的能力，如果不是这这能力，他就不会在黑漆漆的帐篷中，还对这些恶心的虫子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虫子的出现，让肖炘杰想起了李易秋，那个本来应该是死在货轮上的叛逆世家子弟，促进会的中间分子。在肖炘杰见过的人中，似乎只有李易秋具有这样能够控制周围生物的能力，尤其是他在对蛊虫的控制上，已经达到了收集蛊虫怨念的地步。

何况当时在货轮上的时候，西玛虽然一枪打死了他，可是中间失去了二十分钟所有人都没有记忆的时间，却至今是一个萦绕在他心头无法解除的谜团。

而西玛，肖炘杰感觉到这个美丽的女人有时真的像是参合了毒药的蜜糖，就算明知道她的身份可疑，可是一想到大家并肩战斗的那些日子，还是会禁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

一道闪电划过天际，将已经完全漆黑的山头，照出一点亮光，肖炘杰猛然间惊醒，自己怎么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想她的？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脚下或者头顶的毒虫咬伤咬死，不管怎么说现在都不

是分心的时候。

肖炘杰的左手手心的符文，开始渐渐亮了起来，手心中有无数的半透明粉色丝线探出来。之前肖炘杰手心的丝线，都是血红色的，可是随着他最近对巫力的掌控越发得心应手，这些丝线中的血色，也渐渐消退，到现在已经变成了半透明的淡粉色。

肖炘杰相信，随着自己对巫力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掌握的巫术咒语越来越多，将来这些丝线，甚至有可能变成完全透明的，到时候就成为一件极为隐秘的技能，如果有心算无心的话，怕是比他力量强大得多的人，也有可能着到暗算。

这些粉色的丝线刚一弹出手心，周围的虫子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纷纷朝旁边退开来，但是已经迟了，这些丝线轻轻一扫，就有数十只虫子变成一具具干瘪的尸体，像是体内的所有液态流质，都被吸食一空。

随着这些血线的扫荡，不过是短短一分钟的时间，帐篷内已经没有一只还活着的虫子，只是在地下多了一篇干瘪的虫尸，看山去极为恶心。

肖炘杰强忍着这种恶心的感觉，弯下腰朝帐篷外走去，刚一出帐篷，就感觉到一道腥风扑面而来，他本能地朝后仰过去，随后感觉到胸口一痛，胸前的衣服和一小片皮肤，都似乎被什么东西刮走了一般。

他骇然地倒地后一滚，随后无数的半透明血线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巨大茧子，但是很快，这儿茧子被巨大的力道撞破，让肖炘杰飞出去十几米远。

现在依然暴雨如注，肖炘杰艰难地挣扎着从泥泞的地面爬起，四处望去，只能看到白茫茫的水幕，可还是不清楚倒地是什么东西袭击

了自己。或许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这东西绝对不是人类，而且力大无穷，以他受到巫力改造过的体质，差不多是正常人的两倍，虽然还是赶不上丹木和柳衡，但是也不算是弱了，可在那东西的袭击下，居然像是玩具一样被抛来抛去。

第三十三章 古蜀传承

“起来，大家都起来啊……”肖炘杰强忍着全身的骨头都似乎要断裂的痛楚，大声吼道，他的声音大半都被风雨声掩盖过去，可毕竟大家扎营的位置彼此之间都离得很近，还是很快就将众人吵醒。

尤其是丹木，其实在肖炘杰被抛出然后落地的时候，就已经惊醒，甚至来不及穿上外套，就从睡袋中爬出来，那柄刻画有符文的短刀已经出鞘，几乎是凭着本能，朝雨幕中一个动作极快的灰影砍过去。

那道影子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丹木的短刀，只斩中了一截尾巴，那东西似乎吃痛，飞快地消失在雨幕之中，动作快得只能看见一个大概的影子，是一只长三米多，但是看不清样貌的不知名怪物。

“山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怪物！”萨迦德一脸惊恐，他在组织中生活了数十年，见识过的不同寻常的生物也够多了，可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怪物出现过。

“应该不是这里原生的。”肖炘杰忍着痛在柳衡的搀扶下站起来，苦笑道。

“你看清了那是什么东西么？”柳衡在一旁问道。

“没有，那东西的动作太快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任何之前生物界已知的生物。”

“我倒是看见一点，那东西，似乎是一只虫子。”丹木突然说道，然后用短刀扎进被砍断的一截尾巴，带着一点疑惑说道：“确切地

说，似乎是好几种虫子和蛇、蝙蝠的混合体，反正，那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怪物，比我们之前遇见的破茧魔蛾还要可怕许多……”

见周围出来的民夫和打着伞出来的露佛基脸上都露出恐惧惊慌的神色，肖炘杰突然意识到，在他们面前讨论这些问题，似乎太不合时宜。

对其余几人使了个眼色，然后几人都明白地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只有沈万年也算是人老成精了，打了和哈哈说道：“没什么，也可能是丹木眼花了，说不定是一头出来猎食的豹子呢……”

将几个民夫和一脸疑惑神色的露佛基哄骗了回去，肖炘杰等五人聚集了到沈万年和苏从云合用的帐篷之中。因为他们带着众多仪器都在这个帐篷里，所以这个帐篷虽然只住了两个人，但却是一个3*4米的大型帐篷，在带着的帐篷中是最大的。

将仪器挪动到角落里，这里勉强被当成了一个临时的会议室，不过六个人在里面，还是显得有些拥挤。

丹木将那截尾巴举了起来，众人惊讶地发现，这截有手臂般粗，如同蛇一般的尾巴还在不停地摆动，就像是壁虎的断尾一样。

“沈教授，这东西究竟是什么”肖炘杰不由得问道。他对这怪物可以说是心有余悸，只要刚才的反应稍微慢一点，今天怕是就交代在这里了。

“不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而且古籍和传说中也似乎没有过这样的怪物。”沈万年皱眉说道：“不过这地方，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有什么怪物的，不是其他的，光是要形成一个生物群落，以这怪物的攻击性，怕是走就被山民们发现了。”

“嗯，你的意思是说，这怪物是人工培育的？不会是什么基因混合的变种吧？”柳衡问道。

“这个谁知道呢？不过最好问一问组织，因为组织这些年似乎也捕捉了不少强大的生物，其中有的是存在于传说中的怪物，还有的则是在任何奠基和资料中都没有记载过的未知生物，我想着东西很可能是属于后者。”

“但是如你刚才所说，这东西总会有来历吧，如果是一个族群，那么早该被发现才是。”肖炘杰感觉身上的痛楚减轻了不少，似乎自己的恢复力虽然没有夏磊那么变态，但是比起普通人来还是要强上好几倍。

“也有可能，是和它们一起来的……”沉吟了一下，沈万年说道。

“古神？”

“是的，古神们其实不止一次暗示我们，它们所在的世界，是和地球截然不同的异世界，甚至有着不同于这个时空的宇宙物理法则，即便是这些古神对于我们来说，也大部分都是形态怪异的怪物，更不要说那个世界的生物了。”

“可是，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生物出现？总不能说是因为异界入侵吧……”肖炘杰说道，说道这里，他的脸上突然露出奇怪的神色，柳衡连忙问道：“怎么了？”

“我想，似乎……真的有可能是异界入侵……”肖炘杰喃喃地说道。

“怎么说？”

“还记得两年多以前整个龙门山脉断裂带所经历的那次规模空前的地震么？”

“怎么可能不记得，正是这场地震，才让整个龙门山脉的许多地方因为地质状况发生变化，一些山区的岩层和表面泥沙被震散，一遇

到暴雨就容易形成泥石流，这种次生地质灾害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我们看见下雨才不得不寻找了这么一个头顶都是坚固岩层的地方扎营，要是继续前进的话，怕是遇上泥石流的可能性还不小，到时候纵然是以丹木的身上，也很难和这种自然的力量对抗。”柳衡感叹道。

“怎么要用我来做比喻？”丹木苦笑道。

“那是因为你身手太好，如果你都避不开，就更不要说其他人了。”肖炘杰笑道，然后继续分析道：“我想沈教授虽然是研究古文明和文字的，但是对于这个世界上一些神秘地区的传言，应该也不陌生吧？比如，百慕大三角……”

“似乎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普通的山脉吧，从来没有听说有飞机因为电子仪器突然受到干扰和失常而坠毁或失踪的报道。”柳衡一脸疑惑的说道。

“谁说这里只是普通的山脉？”沈万年说道：“这里有治水的大禹出生，是古代西羌的聚居地，产生了整个巴蜀文明，就连我们曾进入过的古羌圣山的入口，也是在这条山脉之中……我想我明白肖炘杰的意思了，他是想说整个龙门山脉因为地质条件异常，很可能是因为这里和百慕大三角一样，是一个连接异世界的神秘点。”

“百慕大三角洲是至今无法完全解释的特殊地域，龙门山脉虽然是地壳运动活跃地带，不过也不能就此说能够和百慕大相比吧？”

“或许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或许正是因为这里具有一个沟通异世界的点，所以才会成为地震活跃带的。”肖炘杰缓缓说道。所有人都感觉这说话有些骇人听闻，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至少古羌圣山就是沟通古神所在的异世界的一个点，这已经毫无疑问了，而古羌圣山也正好是在龙门山脉之中，龙门山脉的地质条件活跃，要说完全没有与之相关，却反而是说不过去的了。

“你的意思是说，或许真个龙门山脉因为那次地震，有可能和异世界之间的壁障，会变得更加薄弱，所以才有那个世界的生物跑过来？”沈万年沉声问道。

肖炘杰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有麻烦了……或者说，整个人类都有大麻烦了。”沈万年喃喃说道。

“怎么？”

“还记得那些古神的暗示么？它们曾说过，它们的时代即将来临，而在玛雅预言之中，同样有明年的12月21日，人类文明会被终结的预言……”

“沈教授，你的意思是说，2012年的12月21日，很可能是不是遇到什么地震洪水，而是……而是异世界和地球的壁障，会因为这个处于龙门山脉的薄弱点而被完全打开……如果当初只来了几十个上百个的古神，将能将地球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如果真的是和异世界能相互沟通，那么最好的结果，都是我们失去对这个世界的统治权，然后重新沦为奴隶以及食物……”柳衡不由震惊地说道，沈教授没有回答，显然是默认了这种说法。

不过苏从云很快发出自己的疑问：“但这无法解释，它为什么要袭击我们，而且袭击的人，是你……”

“其实在此之前，我曾受到另一次袭击，在我的帐篷里，之前爬满了各种各样的毒虫。”肖炘杰想到那些爬来爬去的虫子，感觉身上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不过这个时候将所有的状况都说清楚，让大家来讨论究竟怎么回事要比自己一个人苦苦冥想好上许多。

虽然说异界降临这种事情听上去有些扯淡，可连古神这样真正来自异世界的生命都已经见识过了，似乎这件事情，也不是想象中那么

遥远。

听完肖炘杰对那些诡异的虫子的描述，沈万年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最后有些迟疑着说道：“这么说来，你能够轻易杀死那些虫子？”

“嗯，是这样。不过有一点我还是十分奇怪，如果那些虫子要对我不利，在我将心神沉入识海的时候，它们有无数次机会能咬死我……”

“或许，它们的目的，就让是你把它们杀了。”柳衡突然喃喃说道。

“什么？”

“它们希望你杀了它们，是的，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而它们之所以找上你……我想你和我们在座的诸位，只有一点不同。”

“巫力！”肖炘杰脱口而出，在座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点头，如果说肖炘杰有什么和他们不同，那么也只剩下巫力这一项了。

“这么说来是肖炘杰身上的巫力，吸引了那些虫子，或者说，是吸引那些虫子前来自杀？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萨迦德不由得嘀咕道。不过由于萨迦德先前拐带着沈教授和苏从云前去英国的举动，着实让肖炘杰和柳衡都感觉十分不爽，因此直接无视了他的疑问，而是看向了沈教授。

沈万年脸色有些古怪地说道：“这样一来我似乎想起点东西，这和我在英国的时候研究的一些巴蜀图语的资料有关。”

“什么？”

“嗯，是关于当时的九黎族祭祀习惯的，相传九黎的一些分支，其实也在巴蜀文明所覆盖的确，也就是四川和云贵相交的地方，也是

有着现在的苗族、彝族等九黎一脉的祖先。而这些民族的祖先在古代除了崇拜蚩尤之外，最主要的宗教信仰还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葱崇拜。此外，九黎的后人一般都虔信巫蛊之术，更是将鬼神分为善神和恶鬼两大类，对被认为能造福于人的善神作虔诚的供祭，对那些被认为专门与人为祟的恶鬼，则采取躲避、驱赶和进行不得已的讨好或哄骗。但是在九黎一脉信奉的鬼神之中，有一个却是又惊又怕，那就是‘蛊神’。”沈万年说道。

“蛊神？也就是湘西一带的蛊术吧？这也应该是自然崇拜的一种，不过这种蛊神崇拜，怎么会被古蜀文明以巴蜀图语记载下来？”

“很简单，因为巴蜀文明在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和云贵一代的少数民族产生冲突，双方之间肯定有过小规模的战争，更何况在巴蜀文明更久远一点的炎黄时代，中原的黄帝和蚩尤九黎一脉的战争，也肯定是会涉及到九黎众多巫术中的蛊术。”

“你也说过，这是中原文明……”萨迦德似乎还是有些不信，毕竟古蜀时期的青铜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似乎在中原殷商时期也未必能够与之相比，可以说在同时代，整个古蜀国在青铜器的制造工艺上，怕是处于世界的巅峰。

“谁说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没有关系？”沈万年感慨地说道：“蜀，《尔雅·释文》：‘桑中虫也’。桑叶中的虫，也就是‘蚕’。野蚕经驯养成为家蚕，此为古代蜀人一大发明，故以蚕丛氏称之。在炎黄时期，当时的古蜀还没有形成后来的古蜀王朝，而是和中原一样由多个部族所统治，其中势力较大的是蜀山氏和西陵氏。”

“你这样说我倒是想起《史记》中的一段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肖炘杰在一旁道。

“不错，西陵，在今四川盐亭一带，是古蜀王朝成立前较早的一支古蜀部落。《华阳国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嫘祖和黄帝在若水生下第二个儿子昌意，据《水经注》，若水乃今雅砻江，是四川西部河流，为长江上游金沙江的支流。当时古蜀地区的不足，大多擅长养蚕纺丝，作为西陵氏族长之女的嫘祖，将栽桑养蚕的技术发扬光大，最后被称为蚕丝之祖。黄帝的身份当时在中原何等尊贵，但是妻子却是蜀地西陵氏的女儿，由此也可对当时蜀地部族的实力管中窥豹了，从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颛顼时代，中原正统王朝，大都是娶当时的蜀地部族族长之女为妻，这其中的缘故，实在耐人寻味。而后来的蚕丛王朝的建立，也是和颛顼帝的分封在蜀地的后裔脱不了干系，甚至后来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启，父亲就是生于蜀地西羌的大禹！”

“我想，这当然不仅仅是当时的蜀地部族实力强悍，其中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还记得之前我们去过的九顶山么？那座并不高的山脉却被称为‘天庭’，而古羌圣山也有另一个称呼，那就是古昆仑，这两处都是仙境而非凡山，这其中只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蜀地的这些山峰，当时是被当成宗教圣地来祭祀崇拜的。所以，当时的蜀地，很可能是一个宗教中心而非政治中心。”肖炘杰挠着头说道。

“这个说法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后来的兴起道教，也是吸收了四川一带的巫术仪式后，渐渐从蜀地发展起来，比如被称为道源圣地的鹤鸣山就在成都平原附近的大邑县，而青城直到今天依然是道教圣地。直到现在，道家一些施法仪式所常用的步伐，也是和释比巫师所用的一样，都是‘禹步’，而在上古神话中，禹步也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召唤降服山精神怪前来助阵的步伐。”丹木也在一旁补充道。

“这么说来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同样是高阳帝颛顼的后代伯益，在帝舜时期被赐姓嬴，我想这个姓，你们不会没有印象

吧？”苏从云说道。

“嬴？不会是秦始皇嬴政的‘嬴’吧？”柳衡有些惊讶了，以前看史书时只感觉到大秦帝国的强大，秦始皇在雄图伟略之余的残暴不仁，却实在没有想到，大秦帝国的先祖，居然也是这么大有来头。

“不错，正是这个嬴氏家族。而最为诡异的是，最终消灭古蜀文明的，也正是在数千年和他们有着同一个祖先的秦国嬴氏。当时是秦惠王嬴驷知蜀王好色，于是许嫁五位美女于蜀。蜀王遣五丁开山辟路迎之，返还到梓潼地界时，见一大蛇钻入石穴。其中一人掣住蛇尾，奋力拔之不出，于是五人齐力相拔，以致山崩地裂，五丁及那五位美女同时被压入山下。这便是李白《蜀道难》中‘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一句的来历。虽然这是传说，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历史的诡异，同样都是当年高阳帝的后裔子孙，却在数千年后让一方成为另一方的终结者。”

“但我看到的，却是另一面。身躯横贯整个山脉的大蛇，力气大得能将这样的大蛇扯出来以致山崩地裂的五丁。”苏从云喃喃地说道。

“你不会告诉我，这‘五丁’，其实在当年也是世家的子弟吧？”

“其实我正是想要告诉你们……五丁的先祖，在当年的封神之战中，的确是出了大力的。他们这一脉的能力就是力大无穷……”苏从云苦笑道。

众人一阵无语，想不到历史的无数偶然，最终却似乎成了一种必然。从古蜀王中最早的蚕丛氏，直到后来因为一个极为荒谬的理由而导致灭国的鳖灵帝后裔，这之间横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而在再度过了两千多年的今天，却似乎最终注定这几个人必须要去解开历史的真相。

第三十四章 泥石流

“好吧，沈教授，你们似乎扯远了，就算古蜀国和中原文明，的确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都是一个祖先下建立的不同文明而已，但是，这和肖炘杰刚才遇到的怪物袭击，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

“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但是我在对古蜀国的文献资料中却隐隐地显示，当时的古蜀部落，实际上帮助过黄帝进攻崇拜蚩尤的九黎一脉，因此对于九黎的巫蛊之术，有着详尽的描述。”

“九黎的巫蛊之术？你是说肖炘杰刚才遭遇的，其实也是一种巫蛊？”

“蛊，者，惑也。实际上说到底，是一种迷惑人心的东西。肖炘杰，其实你一开始就落入他们的算计，甚至是直接帮助了他们。”沈万年说道。

“怎么？”

“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杀死那些虫子，正是这些虫子几乎在同一时间死亡，这么庞大的怨气集中出现，你认为会出现什么呢？”

“蛊虫，也就是怨虫的化身，如果是同一时间产生大量的怨虫，那么就会出现……蛊王！你是说，袭击我的，是一头传说中的蛊王。可是，你先前不是说，那生物很可能是从异世界通过龙门山脉的断裂带这个两个世界的壁垒最薄弱的地方过来的么？”

“那么，第一个使用巫蛊的九黎人，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沈万年

悠然说道。

“是蚩尤……蚩尤也是古神之一，只不过是在地球上出生的古神，算是比较倾向人类的古神……巫蛊之术，最早的传承就是神赐予的异能，就是来自那些古神！”

“还有，蛊和古，你不觉得很接近么？”

“这两个字的发音，几乎完全一样！古神，蛊神，这两者，难道在上古时代是指同一个神灵？”肖炘杰感觉有些毛骨悚然，却又感觉似乎事实正应该如此，毕竟只有这个古神和蛊神本来就是指同一个上古时代的神灵，才有可能造成目前的局面，所谓的蛊神，不过是在上古时代古神统治时期的一名掌控虫术的古神而已……

“也就是说，或许刚才的一切，是一名来自异世界的古神在背后操控，而这名古神，其实也就是九黎所尊崇的‘蛊神’？”柳衡也有些震惊，继而有些不解地说道：“那么动机呢？就算是古神，也应该是需要一定的动机才会有所行动吧？它们目前需要我们去打开大禹地宫，为何会反过来袭击你？这根本说不通……”

“其实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古神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最开始我们以为是需要我们帮他们找出原来的躯壳，和它们的灵魂重新结合在一起然后复生，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表明，古神和古神之间，似乎并非是铁板一块，它们似乎彼此也有着不小的矛盾，有的甚至完全是有着相反的信念。即便是和古神们最为接近的神徒，似乎也从一开始就不希望我们复生古神，而是在不停地阻止。我想，柳衡，你这次从那个地方出来，应该比我们更多了解这一点。”肖炘杰道。

除了丹木之外，其他人都不太明白肖炘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柳衡。柳衡微微苦笑，点头说道：“是的，神徒，或者说曾抓了我的那一群神徒，的确是不希望我们将古神的躯壳找出来然后复活。”

“这是为何呢？神徒不是更应该希望自己的神灵复生吧？”

“这就像如今的各个宗教，在他们的创始人看来，其实都是基本违背了他们最初的意图的吧？信仰这东西，随着时间总是会慢慢地改变了，如果先进的神徒们已经有了一些既得的利益，那么真的当神灵复生，作为神徒中的上位者来说，下面的人到底是听古神的还是听他们的？如果古神认为他们这些神徒中的上位者不应该成为高层该怎么办？如果古神希望直接给他们的信徒通过精神链接来下令，那他们还有存在的必要么？我估计神徒之中肯定有不少是虔诚地希望他们的神复活的，但这些肯定要么是狂信徒，要么就是处于神徒的底层。”柳衡淡淡地说道。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算是那群古神的同类，怕是也不希望它们复活，也有可能阻止我们。我想，其中就有可能包括……古神口中的异世界！而在这个异世界和我们所处的地球这两个世界壁障最薄弱的地方，自然就有可能让一些神秘的生物越过这种壁障，然后聚集无数的虫子，用自杀的方式成为怨虫，最后形成蛊王。”

“可它的攻击方式，就像是一头凶猛异常的猛兽吗，根本就没有半点怨虫的特性，而是完全具有实体。”肖炘杰皱眉说道。

“我想，这东西真的有可能是蛊王的化身，怨虫凝聚而成。”

丹木突然说道，然后举起了手中的短刀，原本十分活跃的小半截尾巴，此时已经完全停止了动弹，而且尾巴已经变成了灰黑色，最诡异的是，这些段尾巴似乎正在瓦解。

“符文的的力量，对这截尾巴能够起作用，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变异的猛兽，的确是些怨灵一类的东西。”

肖炘杰灵机一动，突然冒险将自己的手朝那一小截变成了灰黑色的尾巴摸了过去。肖炘杰紧紧地闭上眼，然后开始感应这截尾巴的气

息，一股冰冷肃杀的意念，顺着这根尾巴传递过来，似乎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双冰冷而充满了杀意的眼光，正死死地盯着他，恨不得将他一口吞噬掉。

“肖炘杰，你怎么了！”丹木脸色微变，似乎看出了肖炘杰此时目光呆滞，正处于一种极为危险的状态。

肖炘杰整个精神，都似乎被这股充满了杀意的意念所包裹，只要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被完全淹没掉。

这种杀意就如同是有实质一般，不停地冲击着肖炘杰的识海，无数的巫力翻滚着朝这些杀意席卷过去，但是就像是缠住一柄利刃的丝线一样，总是被轻易斩断。

肖炘杰的眼中，出现了无数刀山火海的幻象，在这宛如地狱的景象之中，无数种虫子在出没，每一只虫子都千奇百怪，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带着一张人脸，无穷的怨气从这些虫子身上散发出来，这些怨气相互凝聚纠缠，隐隐地形成了一头异兽的形态。

这是一条长三米多，有着蜘蛛的腹部、蝎子的的巨钳、蛇的头、壁虎的尾巴、蟾蜍的背脊、蜈蚣的数十对细长的腿和蝙蝠的翅膀的怪物。除了蝙蝠和壁虎之外，剩下的这几样都是民间传说中的“五毒”，这一共七种不同的毒虫毒兽聚合成的怪物，在肖炘杰的眼中渐渐变得清晰，然后一双充满了杀机和怨念的眼睛，朝他的神识瞪了过来。

“蛊虫之王，这是蛊虫中的王者，是它们全部的怨念凝聚而成的蛊神，我明白了，所谓的蛊神，不过是怨念的聚集，而古神们只所以会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因为它们是一些强烈的念头的聚集。贪念成就了饕餮，征战成就了蚩尤，欺骗成就了魍魉……古神的本质，其实原本就是一种吸收精神和执念的生物，它们将人当成祭祀的食物，并不是因为真正享受这样的血食，而是借用这种途径，收集相应的念头以及吞噬信徒的灵魂……”肖炘杰大叫起来，随着他的这一

声大叫，那一道冰冷的杀意，似乎更加强烈，可是这个时候，在肖炘杰的眼光余角中，却隐隐地走来一个身穿极为古朴的丝绸长、头戴黄金面具，手持黄金权杖的祭祀模样的人。这个人的脚布极为缓慢，可是每一步走出，都似乎能引起周围的空间中的异种力量一阵震动，当他走到肖炘杰的视野中时，那股杀意却已经入潮水般开始消退。

从黄金面具两个眼眶的位置，射出冰冷但是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眼光，这眼光似乎带着无穷的希望和无穷的迷茫，可以说是肖炘杰这一生看到过的最为复杂的目光，他能感觉到这目光的熟悉，可是偏偏一时想不起到底是谁。

肖炘杰猛地惊醒，然后才发现自己正站在帐篷之中，而周围的人都一脸关切地看着自己。

“放心，我没事……”肖炘杰强忍着脑袋的痛楚笑道。

柳衡走上前来，将他眼眶两边的血泪擦干，然后将他的头轻轻抱进自己怀里，喃喃地说道：“是的，没事了，没事了……”

“你太莽撞了，那东西，根本就不是你目前这薄弱的精神力和意念能够追踪的，幸好这一次及时切断了这种意念追踪，要不然就麻烦了。”沈教授叹了口气说道。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其他的古神，你或许真的可以像你在缅甸的时候一样，直接追踪那些气息从而得到魑魅所在的玉石原石的位置，可是这头蛊王，并不是真正的古神，顶多是古神所豢养的宠物而已，但它毕竟是以无数的怨念所凝聚成的，根本就不是你现在的意志能够对抗。”沈万年说道。

“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么？”

“有，但是在我失窃的那台笔记本电脑中，我的年纪毕竟大了，记不住那么多，而那些方法和步骤，连一次出错的都不允许。”

从沈万年所在的帐篷中出来后，众人商议了一阵，让肖炘杰住进了最中间的帐篷中，其余的人则拱卫在四周。

不过好像那犹如怪物一般的蛊王已经知道今天晚上无法得手，直到第二天天色渐渐放亮，连暴雨也停止了，都没有再发现那怪物来袭的踪迹。

是运气好还是昨晚看到的那个戴着黄金面具手持权杖的人的作用？那个人，仅仅是我心中的一个意象还是真的存在过？如果是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他到底是谁，又为什么要帮我？

带着无穷的疑问，肖炘杰在接下来大半天都陷入了沉默，不过除了柳衡还不是关注地和他闲聊几句外，其余人在沈教授建议下，都怕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太多引发他再度沉浸其中受到那股意念的反击，因此也就随他去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一座山峰的半山腰，昨晚的瓢泼大雨，到现在已经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不过这依然带给他们不小的困扰。这条山脉除了外围之外，像这样真正的大山深处，完全就鲜有人烟，大部分山路都是无人问津，凭着他们的记忆和丹木硬生生开辟出来，因此速度极满不少，只要稍不注意，还是有可能滑倒。

在众人走到一个山坳里的时候，远处似乎又再度响起沉闷的雷声。“好像又要下暴雨了。”柳衡望了望山顶，疑惑地说道。

“不像是雷声。”丹木突然皱眉道。

“不，不是……绝对不是雷声……是龙王爷发怒了，是泥石流！”想到露佛基突然一脸惊恐地大吼道。

“跑！”所有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赶紧离开这个山坳，对于泥石流这样属于大自然的伟力来说，是绝对没有办法用人力去对抗的，别说才他们中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就算所有的人都像丹木一样拥有超高的身手，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也绝对只能是退避三舍。

不过现在，要逃走显然是来不及了，因为那沉闷的雷声已经接近，半山腰已经有无数的树木被滚滚而下的泥水、石块的混合物冲断，然后和这些混合物一起被挟裹着席卷而下，沿途的任何障碍物都犹如是螳臂挡车。

泥石流就像是一条从山顶俯冲下来的泥龙，龙头的位置无坚不摧，而龙的身子不停地延伸，到现在已经有而来三四百米的长度，而龙头，距离肖炘杰他们这些人已经不足两百米，并且还在以每秒六七米的速度不断接近。

“快走快走……”所有人都是不顾一切地朝下跑去，即便是明知道不可能快过这条夺命的泥龙，但是求生的本能，还是让他们不敢有丝毫的耽搁。

“往两边跑。”关键时刻，丹木镇定地说道，然后带头朝旁边的山坳的岩石攀登而去，他这是在赌博，赌他在攀登上其中一边的悬崖的时候，泥石流还没有到达他身边将他席卷而下。

“不，来不及了……”沈万年脸色苍白地闭上眼，他的年龄大了，不管是往山下还是山坳两边的悬崖，他都不可能有这个体力和速度。

“你们走。”沈万年淡淡地说道。

就在他们说这几句话的功夫，泥龙距离他们最近的位置，已经不足五十米了，一些石头还先于泥石流崩落而下，当场就有一个民夫被砸伤，惨叫着哭喊，可是他身边的民夫却是不顾一切地扔下那些总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珍贵仪器和探险的物资，开始哭喊着奔逃。

“前面有一块巨石！”肖炘杰眼睛一亮，大吼道。

“那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肖炘杰一边拼命朝那巨石跑过去，一边以这一生最快的语速吼叫着。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那块巨石能够抵挡住巨大的势能不被冲走，那么泥石流就会以巨石为中心分流成两股，肖炘杰的打算很简单，只要他们能赶在泥石流之前躲在巨石背面，命就算保住了。

大部分人都与此同时也看见了那一块高有五六米，宽三四米的巨石，那是一整块大体呈长方体的巨石，屹立在沟壑中间，像是一块突兀的巨大墓碑。

肖炘杰拉着柳衡，苏从云带着沈教授，萨迦德则是和向导露佛基一起，再加上五个还算精明的民夫，一共十一个人，几乎是拼了命地朝巨石狂奔过去，他们的潜力在死亡的威胁面前被发挥到了极致，尽管脚下全都是坎坷不平的山地碎石，可是这些平时都需要十分小心才能通过的路段，这个时候简直是如履平地，在这和死亡赛跑的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这十一个人中有九个都总算是几十躲在了巨石后面，只有两个倒霉的民夫，仅仅是差了不到0.5秒的时间，就惨叫着被如同奔涌的巨龙一般的泥石流携裹而走，不多时就连人影都看不见了，成为这条巨大的泥龙的一部分。

而其余几个民夫更是在此之前就因为跑的方向不对，或者想要学丹木朝两边的悬崖攀登却没有同样的身手，而早早地被泥龙卷走。

肖炘杰等人背靠着那块巨石，能够感觉到大地的颤抖，那是自然的怒吼，不是任何人力能够抗衡。仅仅是几秒钟后，肖炘杰等就发现事情有些不妙，背后的巨石纵然是重达近百吨，可是在如此巨大的力量下，还是摇摇欲坠起来。

柳衡的脸色剧变，深深地看了肖炘杰一眼，突然双手抵在了了巨石上面，然后双脚深深地踩进下方的泥土和碎石当中。

“你要干什么……”不等肖炘杰说完，以柳衡的眉骨为中心，无数的黑色符文开始显现，然后密布她的脸颊，很快，连她裸露在外的双手也显出符文，很明显，现在他全身都有这些符文出现，只不过其余的位置被衣服遮盖暂时看不见而已。

在符文的支持下，柳衡的力量被得到了近十倍的加强，可是相对于这巨大的自然伟力来说，还是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柳衡漂亮的脸上不仅仅是出现了无数诡异难看的符文，这个时候连青筋也条条变得粗壮而绽起，看上去极为狰狞可怖。

“我来帮你！”肖炘杰的双眼一下就红了，同样是双手抵住巨石，他的左手心一阵阵热流隐现，那是手心的符文，似乎得到了某种增强而开始发挥作用。

旁边的苏从云搀扶着沈万年的手也快速放开，叹了口气，喃喃地说道：“罢了，死就死吧……”在苏从云的眉心位置，似乎闪过一道光华，一只形似眼球的光斑，在他的眉心出现，接着无数道光华射出，也是照射在石头之上。

像一只大壁虎攀附在两边的岩壁上的丹木，呆呆地看着这一切，突然怒吼一声跃起，像一只大猿猴一样几步挪动到巨石的上方，然后飞身扑出，跳在巨石上面，然后将手中的短刀，狠狠地插在巨石的内近一尺，手心在还露在巨石外面的刀锋上一抹，顿时有鲜血顺着巨石流了下去。

让在场的向导露佛基和三个还残存的民夫惊恐的是，那些鲜血不停地流淌，却并不滴落，而是形成一个有一个诡异的符文，然后密布在巨石上面。原本摇摇欲坠的巨石，似乎一下被稳住了，但是在丹木短刀插下的巨石顶部，一条裂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产生，迅速弥漫到整个巨石的表面，似乎这巨石随时都有可能顺着这裂缝，裂成两半。

肖炘杰看着这条还在不断扩散的裂缝，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就这

样，就要死了么……

第三十五章 息壤

就在所有人都开始感觉绝望的时候，那巨石的裂缝却突然停住了，接着从巨石的底部，飘散出一些黄色的粉末。

“这是什么？”几人虽然是在巨石的背面，但是顺着那条裂缝，正好在裂缝旁的肖炘杰，还是看清楚了这些土黄色的粉末，正不停地飘向迎面而来的泥石流，然后融入到其中。

就在他万分奇怪的同时，奔涌而下的泥石流，似乎突然停顿了一下，接着在巨石迎着泥石流的一面，竟然开始生长起来，很快，这块原本只有五六米高，三四米宽的巨石，竟然飞速地长到了十来米高，七八米宽，甚至连厚度，也生长了一米多，将肖炘杰等几人生生地朝后推了一米多，许多人都脚都踩进了先前顺着巨石两边流过来一些的泥泞中。

轰然而下的泥石流，在不停疯长的巨石阻挡下，终于停住了前进的势子，除了巨石生长前已经有三十多米的龙头依然在呼号着朝沟壑下奔去，但是声势比起先前已经小了七八成，根本就没有那么恐怖的力量了。

而此时的巨石，已经生长到了十七八米宽，二十米高的样子，无数掉落的泥泞和被携裹的树木和石头，都被挡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似乎就是眼前最好的形容，不过这道就是代表了天道自然的泥石流，而魔，却成了正阻挡这种自然现象的巨石而已。

这这块巨石，已经在瞬间变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不管泥石流怎么凶猛，都不可能越过这道可以遇强则强的堤坝，只是在堤坝的

另一端，不管之前如何肆虐的泥石流，都动摇不了这坚固的堤坝分毫。

“这……这他奶奶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肖炘杰收回了自己体内的巫力，不过他现在能够调用的巫力，差不多也已经被消耗一空了，而柳衡身上和脸上的符文开始消退，最后似乎也因为脱力而昏了过去。只有苏从云的样子似乎要好一些，不过依然显得精神有些萎靡不振。

肖炘杰感觉自己的脑袋似乎要炸掉，可还是强撑着对苏从云说道：“想不到你也是高手，不过你的能力是……”

“老实说，向世家子弟打听对方的能力，这是十分犯忌讳的事情，不过，如果是我们这七人小队中的你，那么我不妨破一次例。”苏从云打起精神来，摇着头苦笑着道。

“我的能力，被称为真知之眼，据说到了最高境界，是能看透一切事物的破绽，直接找到其本质所在。”肖炘杰的脑海中，突然响起这么一句话，很明显这话是苏从云说的，不过他不太希望在场的其他几个向导和民夫听见，所以用了这样一个神乎其技的方法，类似佛教中的他心通，直接以精神在肖炘杰脑中说道。

肖炘杰点点头，对方能说到这个程度，他也算是非常开心了，这和之前一直扮纨绔隐藏实力的苏从云来说，现在的状况已经算是进步了一大截了。

“山神显灵了，这是山神显灵了……”露佛基看着这块突然出现的墙一般的石块，带着惊喜喊道。

“不，不是山神……”肖炘杰突然摇头说道。

“住嘴！除了山神，谁还能让一块石头突然变成一面山壁挡住泥石流？你这是在亵渎神灵，还不赶紧跪下向山神祈求原谅……”露佛基愤怒地说道，继而又马上跪下，对着石壁不停磕头，嘴里念念有

词，希望山神不要责怪他们中有人出言不逊。

沈万年也走上前去，呆呆地摸着这面刚形成的石壁，还用自己背包中仅存的那一个小开山锤，轻轻敲打这石壁，然后又拿出放大镜仔细观看，最后叹了口气说道：“这的确是如假包换的石头，不过型成的年代……仅仅是不到5分钟！”

“息壤？”肖炘杰突然想到一个可能，按捺住心中的激动，颤声问道。

“是的，息壤。我想除了这东西，已经没有任何宝物，能够造成目前的结果了。”沈万年肯定地点头。

“你们到底在胡说什么？”露佛基一脸的茫然，口里还是喃喃地说道：“这是山神造成的起价，是阿爸齐赐予我们的新生，你们怎么能亵渎神灵的恩赐……”可是，正当他不停地念叨着山神和阿爸齐赐予的新生的时候，突然从泥泞之中弹出一截枯木似的的东西，然后狠狠地扎进他的胸膛，最后将他高高举起，在肖炘杰等人反应过来之前，露佛基的身躯，已经如同被吸干了所有的流质一样，变成了只有皮肤贴在骨骼上的摸样，甚至连他还是乌黑的头发，也在瞬间变白和干枯，就像他的生命力，也在这短短几秒内被吸食一空。

“是那头蛊王！”肖炘杰终于意识到了露佛基被什么东西杀死吃掉，可是已经晚了，在巨石背后还有不少先前巨石生长前流过去的泥泞，现在那蛊王，就躲藏在泥泞之中，肖炘杰他们只来得及看见一个泥包，迅速地朝山下消失。

“这东西，果然可怕，肖炘杰，你先前能保住性命，到底是你运气好还是你实力够强？”丹木利用手中的短刀，一点点下到地面，他手心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作为一个光是靠训练就已经超越了人体体能极限的人形怪物，他的恢复力无比惊人，比起夏磊来都不会差多少。

“它还是阴魂不散，不过，我们总能找到办法杀了它。”肖炘杰淡淡地说道，继而转过头，对沈万年说道：“沈教授，如果你能肯定这是息壤，那么我们是否就已经找到了姒国军指引我们的墓穴？”

沈万年将自己背包中的地图拿出来处，仔细地比较，然后和之前走过的路做了对比，然后不是很确定地说道：“如果说这道沟壑之前是不存在的，这里是一片方圆数公里的山谷，那么我能肯定那个墓穴，的确是有可能在这附近。”

旁边一个差点被吓傻的民夫，突然颤颤巍巍地说道：“教授，我知道，这里，在08年之前，的确是一个小山谷，几年前我还曾跟着我爹来这采过药……”

“什么？之前快要到这里的时候，你怎么不早说？”

“因为……因为这地方怪得很，我爹曾告诫我说这地方是有山精存在，所以不许我再来，也不许我对别人说……刚才，刚才那东西，就是山精么？”

“不，那不过是一头……你姑且将它看成一头很强的野兽好了。”沈万年也不知道要怎么向这个山民解释刚才的蛊王到底是什么东西，只能苦笑着说道。

那个山民失望地看着沈万年，不知道这个他平日里十分尊敬的教授，为何这个时候会用如此敷衍的答案来回答他。

苏从云朝丹木使了个眼色，丹木立刻会意地带着几个山民离开。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几个山民都看得清清楚楚，不管是苏从云眉心的光芒，柳衡脸上的符文，甚至丹木的鲜血和那柄短刀一起，融合了肖炘杰、柳衡、苏从云三个人的力量最终浮现的血色符箓，并且让巨石迸裂，并且从中飘散出黄色的疑似息壤的粉末，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严格保密的，而在丹木的手上，却有着当初组织送的一些小礼物。

那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神经毒素，不过毒性并不强，如果使用得当的话，能够让人失去大概十二到二十四个小时的记忆。

这种神境毒素一般都是组织用于一些灵异事件的目击者，或者是对一些特殊目标实施抓捕之后，恰好被人发现。也正是这种微量的神境毒素的存在，才让组织的势力只存在于黑暗世界当中的，对于一般的民众甚至是官方势力来说，甚至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组织这样的独特存在。

即便是在国内的世家，其实也有类似的方法，不过一般是通过银针刺穴来实现，只有专业的世家人才才能够做到，至少对于丹木来说，这一点还是完全没有办法的，还是使用组织的神境毒素要干净利落许多。

三个民夫在被清除了十二个小时的记忆之后，还处于一种精神极度恍惚的状态，丹木不厌其烦地为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让他们以为大家不过是后遇到了泥石流，已经有好几人丧身，他们不过是前去寻求救援的。随后丹木就让这三人自行离开，而自己则返回去和肖炘杰等人会合。

此时肖炘杰和沈万年，已经能够肯定先前的巨石飘散出来的换色粉末，巨石息壤，因为当初那个从姒国军那里得到的瓷器碎片，沈教授并没有放那些民夫们携带，而是一直存放在自己随身的背包内，肖炘杰好不容易再度集中精神控制了一缕巫力，立刻就从中感应到了有类似的气息，就在眼前的石壁当中。

“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肖炘杰看着眼前这已经长到了三十多米高，同时有五十多米宽的石壁，有些傻眼了。按照这种速度继续膨长下去，这块巨大的石壁，迟早会长成一座新的大山，还是看上去无比光滑的那种。

“息壤的本体就应该在这附近，或许我们唯一能用的办法，就是

派大型工程机械来进行挖掘了。”沈万年也很是为难地说道。肖炘杰看了看四周的环境，别说是大型的工程机械，就算是一辆独轮车要想到这个地方来，也只能靠肩挑背扛。或许唯一的办法，就只能像九八年的抗震救灾一样，出动国家力量，租借重型直升机将这些工程机械运送过来。

不过，纵然是世家和组织都不在乎这点钱，可是息壤这样的东西一旦暴露，那么到时候怕是会引起全世界的疯狂吧，而这，不管是肖炘杰还是沈万年，都是不敢用这个去赌博的。

接下来几天，肖炘杰和萨迦德先是回到北川的新县城，然后通知了组织以及夏磊，希望这国内国外两股全世界最强大的暗势力能够想到办法。不过就算是组织，对于国内也完全是鞭长莫及，而夏家的势力虽然强大，可也没有到能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明目张胆的租用重型直升机进入龙门山脉的地步，在国内严格的航空管制下，纵然是世家，这方面也不可能乱来，何况还要携带工程机械，这要想不引起注意，简直是神仙都难以办到。

不过最终，组织还是相出了办法，那就是利用组织内部新研发的代号K7的塑胶炸药炸开山壁，然后用一种罕见的生物腐蚀剂腐蚀出他们需要的岩壁空间，然后再用一些小型的挖掘装置直接朝山壁下方进行挖掘。

K7的爆炸威力，是目前通用的塑胶炸药C4的3倍左右，可以说是目前能够投入使用的威力最大的塑胶炸药，只是由于其高昂的成本，是C4六十多倍，几乎和黄金同等价格，连组织这样财大气粗的势力都觉得完全无法忍受，因此只在实验室进行了少量的试产，并没有真正推广开来。这次为了支援沈万年他们的几个行动，居然一下就运送了二十公斤进来，这之间要打通的关节不知有多少，如果不是国内的世家也知道事关重大在夏家的一再要求下主动配合，这个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

即便如此，组织运送了这一批最新型的K7进来还是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这段日子龙门山脉一带，陌生的面孔明显一下就多了不少。这样的举动也让组织在国内多少留下些了尾巴，让国内警惕的同时，一些海外的秘密部门，也开始展开对组织的调查，却是一无所获，反而是隐隐地透露出了国内的世家的存在。

不过肖炘杰等人却是无暇顾及这些，他们的动作也算是极快，在K7到达的当天，就开始在夏家派出的专业爆破工程人员协助下，开始计算和安装塑胶炸药。还好这段时间天气晴好，不太可能有新的泥石流发生，而被息壤凝聚的山壁挡下的泥石流经过了这几天的沉淀和水分蒸发，现在已经开始凝固，即便是将整个山壁炸开，里面的泥浆石块也不会以下就再度奔涌而出，形成新的灾害。

山壁很快被爆破开，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夏家来的优秀工程师一共设置了127个爆破点，每一个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装药量也不尽相同，而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当初的石壁开始膨胀的源头炸开一个大洞，能够容纳那些小型挖掘机械安装。

这一切都完成后，那台被命名为“土拨鼠”的挖掘机械，开始了昼夜不停的工作，自然有人将大量的油料运送过来，这些日子肖炘杰和沈万年也同样是昼夜不停地忙碌，最终在五六天后，土拨鼠终于碰到了硬骨头。

根据损坏的特种刀片和取样上来的一小块石料，沈万年知道，自己等人或许真的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接着是大量运用那种生物腐蚀材料，虽然让土拨鼠都差点崩碎了牙齿的石料材质非常特殊，几乎能够和普通的钢材相媲美，可是在那些生物腐蚀材料下，却是渐渐变得如同豆腐般软，上面的土层甚至差点因此而崩塌掩埋住下方的一切，幸好当时使用这种腐蚀材料也是经过了最严密的计算才没有出事。

当那些特殊的石料被挖开一个两米直径的大洞的时候，肖炘杰和沈万年在确定下方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叫人把他们六个人吊了下去，最后发现这里竟然真的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墓葬，占地大概有六七十亩，差不多是按照战国时期王爵的规格在进行埋葬。

是的，让肖炘杰和沈万年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个战国时期的王爵墓葬，而且墓葬中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都被盗墓者席卷一空，从姒国军提供的图画和当年的经历看，这座墓葬就是他当年和同伙光顾过的，自然不会留下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不过姒国军显然不会想到，在他们看来很有价值的古董，或许在沈教授的眼里却未必就珍贵，而他们这些盗墓者看不上眼的一些东西，对于沈教授而言却是有可能藏着重大的线索，尤其是那一地散落的竹简碎片和陶瓷碎片，甚至还包括几件已经生锈的青铜兵器，沈万年从上面看到了巴蜀图语的符文，很明显这是古蜀文明时期的符文兵器，和丹木手中的短刀一样，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被湮灭，甚至成为当初的盗墓者也不一定稀罕的玩意儿。

用了三天的时间将其中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都搬走以待研究，但是在这墓葬之中，和大禹地宫相关的线索却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是战国时候秦国灭蜀时的一员战死的大秦将军墓，里面的陪葬品，有许多都是蜀王宫中的，或许当初被沈万年断定是用来装息壤的瓶子，也是击败古蜀国后的战利品而已。

第三十六章 祭台

这天肖炘杰和沈万年单独下到墓葬当中，他们尽管有许多之前没有想到的发现，可是关于息壤的，还是一无所获。

“还记得我们当初引发了息壤的条件么？”沈万年有些苦恼地说道：“当时有你、丹木、柳衡和苏从云，都各自动用了自身的能力。虽然从表面看上去似乎是丹木最后以自己的血为引终于符合了某种开启息壤的条件，不过，我依然怀疑这不过是一个表象，一定是需要你们中的一个或者几个的配合，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要不，我们再重复一下当初的情形。”肖炘杰皱眉说道。

“不太可能了，首先我们并不知道息壤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或许是在这个墓葬中的某个角落，或许是已经在最初的生长中就已经完全消耗殆尽，总之，这东西并不是简单的存在，我想就算还残存有数量也绝对不会太多，要不然怕是整个山脉都会成为它的一部分。”

“沈教授，息壤这样的东西，就算是古神的法宝，可是，你不绝对它的存在太不合理了些么？这个世界的基础是物质的，而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内，只要是物质，就会受到相应的物理法则的束缚，现在像息壤这种能够凭空生长的石头，简直是太可怕太违反常理了。我想就算是这个世界真的存在鬼神，也自然有一套相应的逻辑能够解释它们的存在，我们或许于无数未知的神秘事物，可这些事物不代表就能够违反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

“说起来是这样，可是这世上被人类掌握的基本物理法则，就真的一定正确吗？人类的所有技术和文明的进步，不也正是不断地推翻

之前被认为肯定正确的法则么？地心说推翻了天圆地方，日心说推翻了地心说，到近代天文望远镜出现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不管地球还是太阳，都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所处的位置不过是银河系四条旋臂中的一条，而在银河系之外，还有更加浩瀚无尽的星空，我们所处的世界相对于宇宙来说不过是一粒微尘而已。既然世界这么大，那么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其实从概率上说都是有可能的，何况像你先前说的，我们更诡异更诡异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都经过了，难道还会在意这一点小小的不合理么？”

“这话真的是我说的么？”肖炘杰苦笑道。

“当然。”沈万年也回答得义正言辞，不过两人相视一笑后，沈万年渐渐收起笑容，严肃地说道：“有把握么？用现在的石壁，去感应有可能大量使用了息壤的大禹地宫的所在……我想这个任务比你想象的还要困难，因为大禹地宫的所在，一定是非常隐秘的，不太可能这么容易被我们找到。”

“不管怎么样，总得试一试。”肖炘杰淡淡地说道。

肖炘杰慢慢地走到用仪器测定后很可能是最初飘散出息壤粉末的位置，现在他们是在石壁的下方，四周都重新用建设隧道用的钢梁支撑起来，这么巨大的工程却只用了短短一两天就完成，世家的潜在实力在国内表现出了一种异常的高效。

抬步走上准备多时的梯子，早有人在梯子下方的地面放置了气垫，那是防止万一肖炘杰在感应的过程中失去神智摔下来，毕竟他之前的几次感应的过程，都证明了这种感应有时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并不是想用就能用的。

对下方不远处的沈教授点了点头，肖炘杰将站在梯子上，然后将双手贴在在了墓葬的顶部，然后闭上双眼，沉下心神去感知曾经出现过的息壤的气息。

经过了这段时间的休息，肖炘杰识海内的巫力，已经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或许是上次在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将能够调用的所有巫力都使用一空，随着巫力的恢复，肖炘杰惊喜地发现自己可控制的巫力比以前又多了接近五分之一的样子。

不过这个时候，却不是去想巫力的多少问题，肖炘杰开始不停地回想当初息壤飘散出来的样子，还有感应过的那饕餮纹应龙螭耳瓶中的气息，随着巫力源源不断地涌出，肖炘杰闭着的双眼似乎能够透过石壁，看到石头的内部。

这些石材和普通的石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基本的化学成分都差不多，只是硬度堪比钢铁而已。随着肖炘杰的巫力的侵入，还是渐渐地发现了一丝不同之处。

纯粹，这里的石材，只能用纯粹两个字来形容，在石材之中，没有半点杂质，甚至比一些人造石的配比还要合理得多，每一寸石材所蕴含的分子量，只怕都相差不远，也没有气孔纹理什么的，似乎这墓葬之上生成的石壁，天生就是一整块。

肖炘杰无法捕捉到息壤的气息，却在巫力快要耗尽的时候，隐隐地看见了一个戴着黄金面具的穿着宽大的祭祀服装的身影，这个身影在走动之间现出一点曼妙的曲线，很明显这是个女祭祀。

她一步一步走向一个高大的祭坛，祭坛之上刻画这无数的巴蜀图语般的符文，高高的柴堆就堆放在祭坛上方，在柴堆之上树立着一根粗大的柱子，柱子的两边镶嵌有一对对牛角，顶端则是一个已经只剩下骨头的羊头，整根柱子就像一条倒立的千年蜈蚣，一个白衣女子就被绑缚在柱子下方的柴堆之中。

肖炘杰的心神不断沉下去，想要看清楚那个女子到底是谁，可是四周都似乎笼罩在诡异的迷雾之中，不管他怎么努力，却是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大概。

而下方的柴堆，似乎随时都会燃烧起来，这让肖炘杰无比着急，却又没有更多的办法。终于，就在肖炘杰感觉到绝望的时候，那个缓步朝祭台上方走的女祭祀似乎发现了什么，突然抬起头来。她的脸上完全被黄金面具所笼罩，根本看不到脸色，可是肖炘杰却在那个瞬间看到了她的眼神，那是一双似乎带着无尽的冰冷，又带着无穷的怜悯的眼神，而且那眼神之中，依稀有肖炘杰十分熟悉的气息。

那是西玛。肖炘杰敢肯定，那一定是西玛，这个戴着黄金面具的女祭祀，很于可能是西玛。她不是偷窃了沈教授的笔记本电脑么？怎么会打扮成祭祀的样子？而绑缚在柴堆中的女人，有到底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肖炘杰感觉到四周一阵震动，似乎要清醒过来，他赶紧将思绪朝四周横扫过去，试图找到正在举行这个仪式的地点到底是哪里。

可是四周都是灰白色的石头，连天空都是……等等，天空也是石头，那么，这一定是一个洞穴，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洞穴，因为肖炘杰能够感觉到，这个洞穴的高度至少超过五十米，有如此巨大的洞穴的地方，在全世界绝对不会太多，何况他能够将位置锁定在中国甚至四川范围内。

从入定感应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肖炘杰对一脸期待的沈教授说道："暂时没有息壤的消息，但是现在我需要确定两件事，第一，在四川范围内是否于高度超过五十米的洞穴；第二，我和丹木柳衡等当初藏匿的那些来自蚕丛宝藏中的宝物，是否被人取走。"

第一个问题仅仅是半个小时后肖炘杰就得到了答案，在四川范围内拥有五十米高度的洞穴还真不多，一共也就几个而已，并且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那便是四川宜宾兴文县，因该县石林溶洞遍及17个乡，因此被称为石海洞乡，是一个极为著名的风景旅游区。

肖炘杰自然不会认为那样宏大诡秘的祭祀活动是在风景区内举

行，唯一的可能便是在石海洞乡内，很可能存在还没被发现的秘密洞穴，这个洞穴因为某些原因被西玛以及背后所属的势力所暂时占据。

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肖炘杰和沈教授等几人马上就下山朝宜宾兴文县赶去，他们刚走出龙门山区不久，就传来消息，当初放置那几件蚕丛宝藏文物的地方，已经没有了任何宝物的踪迹，现场只留下了一封未开启的信而已。

虽然这个结果肖炘杰早就料到了，不过事到临头还是有些黯然，知道这处临时的藏宝点的人就那么几个，不管是他还是丹木，都没有去过，而柳衡更是不会做这样的事，唯一剩下的就只有西玛了。

再联想到在感应中看到的诡异的黄金面具，很明显，西玛脸上带着的面具，就是他们从蚕丛宝藏中带出来的那个。

一天后，等他们赶到兴文县，天色已经渐渐变暗，肖炘杰心中始终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如果不赶快的话，或许会发生让他后悔终生的事情。因此不惜要求夏磊和苏从云再度调用各自在国内的力量，让人偷偷地带着他们绕过景区从小路进入到附近最有可能的洞穴之中。

他们最先去的是周家乡的神风洞，这个洞穴在石海洞乡中时最大的，总面积甚至达到了20多万平方米，不过在神风洞内肖炘杰没有感应到任何和西玛以及那场不知有没有发生的祭祀相关的东西，因此不得不继续朝另一个位于兴晏乡的天泉洞赶过去。

天泉洞其实远比神风洞著名，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洞穴的景观更为丰富，更多的是因为天泉洞的入口之一就是直径650米，深度在200米以上的小岩弯大漏斗以及相隔不远暂未对游人开放的大岩弯漏斗，这两个天坑都远远超过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阿里西波大漏斗，也因此成为整个景区最吸引人的所在。

因为是晚上，景区溶洞内的所有的灯光都已经熄灭，肖炘杰等人

瞧瞧进入溶洞后，自然属于夏家的人打开干扰器防止监控摄像头偷拍，就算溶洞内的监控还在工作，也只会播放原本的静止画面。

在溶洞中的前行只有几盏探照灯而变得无比困难，尤其是在一些未开发的溶洞内，有些地下暗河甚至深达好几米，比当初他们进入古羌圣山时还要危险许多。

就算事先做好了准备，甚至还携带了充气就可使用的快捷式的橡皮艇，但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感受地下暗河，更加让肖炘杰他们几人感觉当初被冲入地下暗河后带入古羌圣山的入口并非侥幸，在这种绝对黑暗的未知洞穴里，人的恐惧本来就会被放大到极限，如果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靠自身的记忆辨别方向，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随着肖炘杰心中那股焦躁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却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这次的方向没错，在前后都是黑漆漆地一片，根本就找不准方向的地下暗河中，几个人似乎都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在了肖炘杰的感知上面，如果他的感觉失败，他们甚至有可能永远迷失在这纵横交错的地下迷宫之中，或许将来有一天开拓景区的工作人员会偶然发现他们腐烂不堪的尸体，那就已经是万分的幸运了。

很快，就在几人快要在沉默中爆发的时候，肖炘杰突然站起身来，地正在划船的丹木说道：“往左，再靠左大概五米。”丹木按照他的吩咐做了，肖炘杰像是在侧耳倾听什么，然后开始要求大家都尽量压低身子俯在橡皮艇中，并继续做细微的调整，可依然有好几次，体重已经超过一百八十斤的萨迦德，都差一点就因为比别人胖出一圈，被水道边缘的石块划伤。

现在他们几人所处的位置，已经是不知是离原本的天泉洞有多远，当初是从一个小溶洞中钻进来，又经历了好几次不停在地下暗河中划行再度进入其他的岔路，就算是最训练有素的警犬，怕是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鼻子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终于，下船之后，肖炘杰一直闭着的双眼，开始渐渐地睁开，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在感应息壤的时候看到的祭祀场面以及那巨大的溶洞，就在附近。再度朝弯弯曲曲的洞穴中走了有一公里的多的时候，眼前赫然开朗，竟然出现一个有近百米高，长六百多米，宽也有四五百米的巨大洞穴来，中间有十八根粗壮的石柱连接着洞顶，似乎在做着有力的支撑，不过洞顶那密密麻麻的石钟乳，让经历了蚕丛宝藏中的危机几人，都感觉到有些心惊胆战，生怕这些倒笋形的钟乳石万一掉下来，他们这些人就不一定有上次那个好运了。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看清洞顶上的无数钟乳石，居然是下方的灯光照射到洞顶上，显出日月星辰的光斑，这些光斑不停地从昼到夜的转换着，似乎每隔几分钟，就过去了一天一夜。

而在大洞的中间位置，一个宏大到极点的祭台，以乱石堆砌而成，祭台约有六十多米高，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座二十多层的高楼的高度，而在这之上，还有两三米的柴堆以及一根有近二十米高的木柱，整个祭台连同柱子，只差十几米就达到顶点和洞顶相连，也不知是这祭台无法修建得更高，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寓意。

围绕整个祭台的螺旋梯子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名垂首站立打扮十分怪异的男女，他们的手中或是拿着写有符文的旗帜，或是捧着兽骨或法器，看山去充满了苍茫古朴却又带着丝丝诡异的感觉。

肖炘杰粗略数了一下，这样的男女一共是三十六人，暗合地煞之数。当然这是根据距离稍微推算出来的数字，毕竟在螺旋梯背面的人，他是看不见的，不过这种推算大致是正确的。肖炘杰对于数字是十分敏感的，这里本来就是地底，而参与这个仪式的，也是三十六人的地煞之数，要说两者没有任何关系那完全是骗人了。

在祭台的中央位置，因为角度的关系，肖炘杰等人只能看见一缕白色的衣角，根本就无法看清上面绑缚着的到底是谁。

“终于找到了，似乎仪式，还没有完全开始！”肖炘杰望着那一群似乎口中念念有词的宗教分子，轻声说道。这群人在肖炘杰心中，已经被打上了某个邪恶教派的标签，他知道这些人或许是和古神脱离不了关系，但到底目的是什么，却不得而知，而西玛在其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更是不清楚。

终于，从洞穴的一头，一个在他感应中曾看到的祭祀身影，缓缓的走了过来。她行走的这一路两边都摆放着点燃的蜡烛，而且周围的照明，也基本是用的深海鲸油的火把，只有洞穴顶部模拟日月星辰的强烈光线，不知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光芒，总之不太像是灯光，而这样的环境以及肖炘杰等对这不知名的势力的了解，他们也能肯定拿绝非是以电能作为能源的。

穿着祭祀服的女人一步一步朝祭台上方走去，她的脸上依然戴着黄金面具，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拿着黄金权杖，这副样子俨然便是古蜀时代的祭祀打扮。

不过，肖炘杰却是从对反的步伐当中，隐隐地感觉这并非是西玛，难道说，当初的感知竟然出现了某种偏差？如果这个祭祀打扮的女人不是西玛的话，那么西玛又在哪里？难道……

肖炘杰突然想起，不管是世家还是古神，都不止一次地说过西玛的体质，本身就是传说中的圣女，是能够容纳神灵降临的容器，这么说来……西玛根本就不是祭祀，而是被祭祀的人。她就是被绑缚在柱子底部的白衣女子，而再过十几分钟，她就有可能被这祭祀打扮的女人烧死！

虽然肖炘杰不明白为何这场祭祀要将西玛的肉身毁去，这样做似乎古神根本无法将她当成降临的炉鼎。可他依然不敢就这么让西玛死去，别说沈教授的笔记本电脑必须要追回，就算是站在最自私的角度，他也必须要让西玛活下去，搞清楚她为何要这么做的疑问。

肖炘杰暗中盘算了一下，如果等这个女人走上祭台他们在行动的话，那么对方有充分的时间悠然自得地点燃柴火，然后完成整个祭祀活动。

朝丹木使了个眼色，丹木暗叹了一声，然后带着一根凯夫拉材料制作的只有两毫米直径的绳索瞧瞧从一边溜走，然后开始沿着山壁，悄无声息地朝洞顶爬过去。他的动作轻盈而快捷，甚至无需借助任何工具，就能在看似陡峭的山壁上行走如飞。

这个能力还是当初在激发息壤粉末飘散出来，然后丹木来了个大爆发的时候肖炘杰留心到的，不过这一来这样的有高度挑战性的工作，自然也就交给了丹木。

丹木的动作极快，当那个祭祀大概离祭台还有十七八米的时候，他已经到了洞顶。幸好这个洞顶有无数的钟乳石让他攀爬藏身，要不然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完成这个壮举。不过就算此时有任何一个人抬起头，也能看见他的在上面活动，幸好这些人现在都是一脸的虔诚和肃穆，想来不会有任何人会无聊到太头望望的。

凯夫拉纤维绳索很快吊了下来，肖炘杰将之拴在自己的腰间搭扣上，示意丹木可以将他吊上去了。他现在已经明白，丹木的能力，好像正是在力量和敏捷上远远超过常人，要将一个人拉上百米高空对于常人来说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是十米怕是都要使光吃奶的力气，可是对丹木来说，不过是稍稍吃力而已。

第三十七章 仪式

当肖炘杰也到了高空的时候，他手心的符文亮了一下，然后无数的接近透明的丝线探出，缠绕在最近的钟乳石上，保证他不会掉下去，虽然这些丝线在不断地消耗他的巫力，好在消耗的速度不算太快，就算快的话这个时候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一点点朝祭台的上方挪动，不敢发出丝毫的声响，万一功败垂成，那么面对三十七个实力未知的宗教狂热分子，肖炘杰不觉得他们这六个人有太多的机会。

至于其他人，沈万年年老体衰，长出在于脑子，根本就不可能上来，萨迦德那一身肥肉也是不用指望了，而苏从云的能力似乎是精神方面的，体力上并不比普通人强上太多，至于柳衡，如果实在符文遍身的状态下能发挥出相当于普通人十倍的力量，可是却无法持久，也不适合到洞顶潜伏这么有技术性的工作，因此也只能在肖炘杰发出信号后第一时间冲过去解决掉下方的宗教狂热分子了。

就在肖炘杰终于挪动到了祭台上方的时候，那个女祭祀，已经在走到祭台中央的柴堆前有两三分钟了，或许他们是在等待某个时间点，竟然迟迟没有任何行动，而是在不停地念诵一段段晦涩的咒文。

现在肖炘杰已经能够听懂一些，不过只限于个别的单词，连蒙带猜地大体听明白这个祭祀似乎是在召唤自己信仰的神灵的降临，享受最甘美的祭品，而在肖炘杰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能够看清楚下方的柱子上用藤条绑缚住的女子，正是西玛。

不知是为什么，看到西玛是扮演的一个受害人的角色，肖炘杰的

心头，却反而感觉到好受了些。如果西玛真的是那个女祭祀，就说明了这一切都是她的策划和导演，而现在的状况，顶多也就是她受到了利用甚至有可能是胁迫。

那个女祭祀念完一段咒文之后，将手中的火把插在柱子上的一个窠臼里，然后用堆放在祭台上的一些道具，开始按照一定的方位摆放起来。

她在有东方摆放了一块看上去乌黑的木头，西方摆放了一柄青铜长剑，南方摆放了一块火红的似乎带着温热的石头，西方则摆放了一块看上去像是冰块一样的晶体，而在中间，则摆放着刻画有符文的玉琮。

看着这个玉琮，肖炘杰脸色大变，甚至差一点就从洞顶掉下来，因为这个玉琮，几乎和当初夏磊拿出来的那个一模一样！

他突然响起在货轮中的时候，他以及夏磊等人，似乎在印象中都少了都少了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时间当然是不可能减少的，少的，其实是这二十分钟的记忆而已，事后夏磊确认那玉琮没有事，当时也就不了了之，可是现在，这个女祭祀突然拿出一模一样的一个玉琮来，难道说，他当初带进组织的玉琮，竟然是假的？那么那个魑魅呢？又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那些研究成果中又有多少是受到误导的？夏磊是否知道这件事，他又到底是故作不知还是真诚地想要合作只是一样受骗？

仅仅是几秒钟，肖炘杰的脑中已经闪过了无数个念头，可是每一个念头的答案，都需要他确认这个摆放在正中间的玉琮正是当初捕获魑魅的那一个。

不过接下来，那名祭祀拿出来的东西却让肖炘杰真的按捺不住自己的心跳，那个女祭祀拿出的，赫然是一台笔记本电脑，沈万年的失窃的那台。

这个惊喜无比的诡异，在场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充满了古旧和某种神圣感，可是在这副情形下，这个看似古典神秘的祭祀，居然从一堆杂物中拿出一台金属外壳的笔记本电脑，这台电脑似乎是有着防水防沙防摔等特殊设计，有着军方惯用的实用风格，但相比之下又要小巧许多。祭祀手中拿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巨大的反差，就算是丹木的镇定也不得不咽下了一口唾沫，暗地骂了一声见鬼了。

而那个祭祀，似乎真的是一名有着神秘力量的人，她甚至下意识地抬了抬头，不过此时肖炘杰就躲在那个太阳光斑周围，处于“灯下黑”的效应，这个位置反而不容易发现，加上那附近正好有一块凹陷的石头，肖炘杰以巫力凝聚的丝线牢牢地吸附在钟乳石上，那祭祀就算是也有着某种神力，这个时候也不可能靠肉眼发现他的所在。

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一个打开的文件，女祭祀开始大声地念诵着一段段含混不清的咒语，她的声音不大，但是出于祭台之上，这声音却传遍了洞穴大厅的每一个角落，下方的沈万年愤怒地对萨迦德说道：“那是我的研究成果，是神灵复生的咒文……”

“那个女人到底在说什么？”萨迦德有些好奇地问，沈万年狠狠地在一旁翻译道：

“神说，当吾降临时，尔等皆为蝼蚁……”

“魔启迪尔等智慧，吾带给汝等文明……”

“当汝等愚昧时，魔即化身为神……”

“神的怒火能熔毁魔之国度，也将一同毁去尔等文明……”

“群魔起舞时，世界将沉沦永恒之黑暗，汝等将不得救赎……”

“忏悔吧，因魔已窃取了信仰……”

“颤抖吧，因神之巨兽即将重生……”

“恐惧吧，因汝以被吾抛弃……”

那个女祭祀，用一把尖刀将自己的手腕血管划开，任凭自己的血液，撒在祭台以及那五件器物之上，这五件法器，在鲜血滴落在在上面时，都贪婪地将所有的血迹吸收干净，接着无数的血丝从这五件法器上生长出来，然后交织成无数的符文，很快就爬满了整个祭台的顶端。

冥冥之中似乎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似乎某个了不起的东西，被唤醒了。

“伟大的龙神，大禹王的麾下神兽，我向你献上最卑贱的古神灵魂和最纯洁的圣处女作为祭品，请你享用并赐予我永生的力量吧……”女祭祀似乎陷入一种宗教狂热的癫狂中，仰面向天，手中的黄金权杖高高举起，似乎只差一点就能接触到天空一般。

“龙神，龙神，龙神，龙神……”那三十六个信徒，以一种古怪的腔调和节奏，不停地重复着这一个词汇，渐渐地，他们的思维波动似乎渐渐地趋于一致，似乎空间中也传来莫名的波动，一股股晦涩的能量在周围汇聚，见证这某个伟大的存在的重新复苏。

随后，女祭祀一边不停地对着笔记本电脑中的翻译和读音念诵咒文，一边将柱子上的火把抽离，然后朝柴堆抛过去，但是那只火把，还差几寸就要点燃柴堆的时候，却被一粒飞来的石子击飞，是丹木出手了。

就在此事，随着周围的山洞似乎摇晃了一下，一切看上去就像是荡漾的池塘中看到的倒影微微变幻，一个巨大的影子，在山洞的一侧浮现出来。

这是一条长长的生物，似乎是一条巨蟒，但是却生有双翅和四

肢，确切地说，应该是一条生有翅膀的龙一样的生物。

周围的山壁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无数的钟乳石开始掉下，但是却没有一枚砸中祭台，似乎这祭台之上，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保护着它。

最中间的玉琮上面的经文，突然一下燃烧掉了，接着一股冰冷的意念横扫过来，玉琮之中那笔人类强大百倍的灵魂体，顿时被那意念束缚住，然后强行抓摄进虚空之中。肖炘杰甚至能隐隐地听见一阵满意的咀嚼的声音，似乎那无形的的存在，对于这样的祭品十分满意，接着，那道意念再度将意志力集中在了最中间的大餐，也就是被作为真正的祭品的西玛身上身上。

肖炘杰怪叫一声，知道自己再也无法躲藏和袖手旁观，发动了攻击的信号，然后和丹木一起跳了祭台之上。

带着黄金面具的祭祀似乎吃了一惊，口中的咒文顿时停止，就像是高速前进的列车突然急刹一样，整个仪式都因为咒文的停止而被打断，已经挣扎着从荡漾的水面中出现了一部分的影子，开始不甘地嚎叫起来，肖炘杰脑子中灵光一闪，大吼道：“我明白了，这里同样经过了巨大的地质变迁，和龙门山脉一样是一个和异界的空间壁障十分薄弱的一个点，他们在召唤来自异界的古老生物。”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那三十六个不停地念诵这“龙神”两个字的信徒，突然集体倒在地上上，然后那道荡漾的水纹突然形成一个巨大的半透明漩涡，有七八个信徒像是被龙卷风挂起的木偶，几乎是没有任何挣扎，就尖叫着被扯入漩涡之中，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其余的则是恐惧地看着那个漩涡，趴在地上不敢有丝毫的动弹。

“混蛋，白痴！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毁了，全毁了，神的怒火即将降临，我们的世界，彻底完了……”

“所谓的神，也不过是一头长着翅膀的怪物而已，居然也敢说和世界兴亡有关。”肖炘杰冷冷地说到，然后开始跑上前去解开绑缚西玛的藤条。

“你不该来的。”西玛看着肖炘杰，苦笑着说道：“因为你真的将事情变得更糟糕。”

“那又怎么样？难道你做的事，就一定是对的么？我想偷取沈教授的研究资料和我们藏起来的这些宝物，那也不是你的本意吧？”

“不，你错了，没有人逼我，这些都是我主动要求做的。”

肖炘杰还在解藤蔓的手突然一僵，过了几秒钟才沉声问道：“为什么？”

“因为，她是我母亲啊……我的父母其实都没有死，我根本就不是孤儿——虽然我从小到大，和孤儿也差不多……”西玛低声说道，这个时候肖炘杰才注意到，那个女祭祀脸上的黄金面具已经取下，露出一张和西玛有七八分相似的脸来，这张脸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就算说是西玛的姐姐，怕是也有人相信。看着两个长相十分接近，看上去只是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女人，肖炘杰顿时相信了西玛说的这是她母亲的话。

“你要烧死你的亲生女儿？”肖炘杰冷冷地对女还处于绝望和愤怒状态的女祭祀说道。

“我是要拯救她的灵魂。她的肉身虽然是我所赋予，但却是世间的原罪，将成为古神复活的载体，只有将这样罪恶的躯体献给神灵，才能让她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让神灵再度出现来拯救这个堕落沉沦的世界……”

“疯子……你是个疯子……”肖炘杰摇摇头，他感觉眼前的女人，根本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宗教狂热分子，她所做的一切，其实不过是

所有狂信徒在面对自己的信仰时按照自己心中的莫名的指引去做的古怪行为，虽然这行为为何会召唤出一头长着双翅的龙还是无法理解。

“不，母亲没有说错，她是对的，这个世界已经陷入极度的危险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有一年多，世界的统治权就会再度被古神得到。而真神，将是我们唯一的救星……”西玛在一旁虚弱地说道。

“你也陷进去了！”肖炘杰对她怒目而视，大声说道：“你也相信那一套鬼话？她刚才召唤出的是神灵么？那是一头长翅膀的怪物而已！”

“不，那不是怪物，那是一头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神兽。”沈万年的声音响起，发生变故的这段时间，柳衡已经进入到符文遍身的状态，超强的力量和速度让她十分轻松地带着沈教授飞速地来到祭台顶端，而苏从云和萨迦德这个时候反而才在螺旋梯子上爬了不过十几米高。

“它的名字叫‘应龙’，是当初大禹治水时的神兽之一！相传应龙以尾画地，于是成了江河，使水流入大海，这才渐渐平息了水患。不过应龙在巫山附近时，曾画错了一条水道，结果导致无数无辜百姓受淹，因此被大禹一怒斩杀……当然，另一说是当时的大禹斩杀的是一条居住在庙宇槽上坝龙洞里的一条阻挠治水的恶龙，不过不管是哪一种，至少大禹当年在巫山附近曾斩杀过一条龙，却是被作为传说流传下来。巫山县西部长江南岸的错开峡，至今依然有一个名叫‘斩龙台’的景点，据说就是几年当初大禹治水斩杀恶龙的功绩。”

“应龙，你们在召唤这传说中的神兽……或者说，这些传说中的神兽，其实都是来自异界的……西玛，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肖炘杰感觉自己快要疯了，当年的古神和曾帮助了人类的那些未知生命曾发生过一场大战，而大战最终的受益者却是人类，人类从当初的奴隶和食物的卑微命运，也因为那场大战的胜利而渐渐成为世

界的主宰，这样的颠覆式的改变，也足以写成一本新的传奇了，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参与了那次大战的世家都对外严格保守整场战争的秘密，并且一直守护着现在世界的表面的安宁。

但是这在安定的背后，却是随着2012年12月21日这个传说中的末日即将来临而暗流涌动。不管肖炘杰愿不愿意承认，也不管现在各国政府到底对这些危机知道多少，至少目前因为这个日子而出现了不少的异象，并且有众多潜伏了数千年的势力，都开始重新冒出头来。

“目的，我们的目的，当然是再度请求神灵的降临，帮助我们守护这个世界！”西玛的母亲，那个女祭祀突然恶狠狠地说道：“你们这些疯子，居然会接受古神的诱惑，真的帮助它们去寻找什么大禹地宫中的神躯，你们是否知道，只要它们得到自己的身躯并复生，现在的人类甚至连抵抗的余地都没有……”

“古神我们见识过了，除了蛊惑人心这一点上的确是比较麻烦外，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肖炘杰冷笑道。

“你是说那个假的魑魅吧？那不过是我们制造的赝品，当然没什么力量可言。”

“果然是你们，西玛，当初在货轮上时，是你调换了魑魅？”

“是。”西玛低低地说道。

“沈教授的笔记本电脑，也是你偷取的？”

“是的。一切都是我做的……对不起，虽然我知道说对不起完全没用，可是请你们相信，我做的这一切，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我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

“所以你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当成祭品，对吧？”

“是的……”

“愚蠢！”肖炘杰突然大喝道。“你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么？当母亲的，要让自己的女儿作为祭品去献给信仰的神灵，而你竟然还如此心甘情愿。我想，就算这世上真的有神灵，也绝对不需要活人作为祭品，更加不会因为这样的交换而来拯救……既然它们也需要活人的性命，那么它们和古神有什么区别？你们怎么知道赶走了古神，迎来不是其他的什么恶神？”

“我们都知道啊，真神所需要的，仅仅是死去人类的灵魂而已。”西玛低声说道：“人死之后，灵魂大部分都会随之消散，可是有部分人的灵魂却会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保存，有的成为怨灵厉鬼，但更多的不过是无害的灵体生命而已。而古神不一样，它们要的是人自身的血肉来作为食物，满足它们的统治欲望，两者之中若是要选一个的话，当然是选取对我们伤害更小的。被古神吞吃了血肉的人类根本就没有灵魂，也正是这个原因，真神和古神，才有巨大的矛盾，才会导致那场宏大的战争。”

肖炘杰突然感觉有些毛骨悚然，真神需要的是人类的灵魂？也就是说，就算是死后，还是有可能变成神真神的食物？他甚至不敢想象上古时候活着人类的先祖的日子是多么悲惨，一方面有可能被维持明面上的统治的古神吞吃，另一方面，即便是死后都不得安宁，而当初那场或许在世家中被歌颂了几千年的宏伟战争，其实质不过是两个霸主对食物归属的争夺而已……

第三十八章 密议

肖炘杰不由得苦笑起来，可是这个时候，随着那半透明的漩涡消失，剩下的二十几个信徒，已经面色不善地快速朝这边聚拢过来，苏从云和萨迦德也已经赶了上来，期间还和几个信徒发生冲突，不过当苏从云的眉心浮现出那个眼球形状的符号时，那些信徒突然一脸敬畏地退开。因此这不到五十平方的祭台顶端，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突然一下多了许多人，顿时显得有些拥挤起来。

“肖炘杰，你断绝了我们最后的希望，只有然让你承受永恒的痛苦，才能让神灵的怒火稍降万一……”西玛的母亲冷冷地说道，然后轻轻地抬起自己手中的黄金权杖。这柄权杖是肖炘杰等人从蚕丛宝藏中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带出来的，却没有想到居然会被西玛拿走，然后被她母亲用来对付自己。

随着这权杖一点点抬起，肖炘杰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危险，接着从权杖的顶端，似乎有一阵晦涩不明的波动传递过来，这短短的距离，波动的靠近不过是零点零几秒的时间，等肖炘杰反应过来，已经感觉到整个身体都无法动弹，确切地说，是他的意识无法控制他的身体，就像整个灵魂被人封禁住，暂时性地和身体分离，无法取得身体的控制权一般。

“我会扯出你的灵魂，将你献给从神界下凡来的神兽们！”西玛的母亲神色有些狰狞，一只手用权杖遥遥指着肖炘杰，另一只手凌空虚抓，似乎要将肖炘杰的灵魂，从身体中抓摄出来一般。

“不，母亲……”西玛突然高声说道。

“住嘴，你居然忘记了，作为神选的圣女，你是绝对不能动情的，而你动情的对象，居然还是这个破坏了神召仪式的罪人……”女祭祀冷冷地说道：“西玛，就算你不像我，你至少也应该像你的父亲，至少最为一个伪君子来说，他还能很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西玛的身子一颤，虽然绑缚着她的藤条已经松开，可是她却没有马上起身，而是在柴堆之上留着泪说道：“母亲，如果你真的觉得我的存在，是你最大的耻辱，当初为何又要生下我？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具备圣女的体质，而要等到今天成为祭品么？好，既然你是这样想的，那我成全你。”

西玛站起身来，突然一把取消了柱子旁边的一盏油灯，然后将大半的油浇在柴草堆上，一手拿着油灯，说道：“母亲，如果我具备圣女的体质是一种罪恶，那么今天就让我亲手来结束这场罪恶好了，不劳烦你动手。”

西玛的母亲脸色终于变了，手中的权杖朝西玛一指，西玛想要倾斜油灯将自己的点燃的动作顿时定格了。女祭祀朝前迈进了一小步，可就是这一步，让几乎完全无法动弹的肖炘杰，识海的位置感觉到了一丝松动。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犹豫，左手一番，一枚血色晶体突然激射而出，朝女祭司的眉心轰击而去。但是晶体却是在离她的眉心只有一厘米的位置停下了，不管肖炘杰怎么用力去控制，还是没有作用。

“真是可笑啊，你以为这样的低劣的招数，居然能够和得到神灵眷顾的我相比？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巫祭的力量！”

那枚晶体先是一阵颤动，接着突然倒飞回来，然后钉入肖炘杰的肩头，肖炘杰惨叫一声，肩头绽起一片血花，犹如被子弹击中。

可是还没有玩，随着那女祭祀口中不停地呼喝着什么，周围的的

温度，一下变得极低起来，这不是生理上感觉的寒冷，而是完全来自内心。接着空气中响起尖利的呼啸，数十条怨灵一样的东西，凝聚在一起朝肖炘杰飞过来。

刀光一闪，带着符文力量的短刀，恰到好处地劈在由十几条怨灵凝聚的螺旋上，十几条怨灵因为符文的力量尖叫着散开，然后又不甘地聚集起来，等待下一轮的攻击。

而丹木，也是缓缓收刀，刀身上的符文因为运到阴灵类的生命体而发热发亮，似乎也是战意勃发，在他的手中微微颤抖着。

可是这个时候，原本看似坚固无比的祭坛，似乎因为那恐怖到极点的可怕应龙的惊鸿一现，而变得很不稳定，一个信徒似乎意志要稍微薄弱一些，带着一点恐惧大喊道：“祭台要塌了，大伙儿快逃命……”

女祭祀的眼中的闪过一抹杀机，冷冷地说道：“这个时候才想到逃？神徒中不需要你这样的废物。”几条怨灵融合成一柄月牙状态的利刃，突然朝那大喊着要逃的信徒划过去，那个信徒的眼睛猛地瞪圆，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腰腹，明明那里没有任何伤口，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惨叫起来，而且惨叫的声音越来越虚弱，最后奄奄一息地倒在一边没有了声息。

“这里要塌了，祭祀大人，你是要我们一起陪葬么？”丹木的声音淡淡地，没有任何威胁的味道，可是这话就算是听在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女祭祀来说，还是极为威慑力。在事情还没有完全绝望之前，她还是需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因为她的生死，在她看来已经超越了任何普通人，而是和全人类的命运绑在一起。

不管对于肖炘杰还是其他任何人来说，女祭祀的行动都是荒谬而癫狂的，可是对于女祭祀自己而言，她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她的每一步行动，都是遵从神灵的指示，那个不停在脑海中

响起的声音，来自神灵的呼唤……

看了一眼地上的五件法器，那关押魑魅的玉琮，已经彻底失去了效果。其它几件法器，也算是珍贵无比了，不过和她手中的黄金权杖以及放在一旁的黄金面具比起来，也算不得什么了，既然能够拿到当年神灵赠送给人类信徒的最顶尖的法器，这也说明了她有能力秉承真神的意图，为真神的重新降临而作准备。

对于女祭祀而言，她是这世上知道当年的神灵大战真相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那场战争之中，其实不存在完全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即便是真神，在面对日渐强大的古神的时候，也不可能全然一边倒的胜利，在击败古神之后，这些真神也隐去了自己的身影，但这并非是功成身退的悠然，而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也正是因为古神被重创，真神这一个注重外在技术的种族也退隐，才换来了人类自我发展的机会。

古神和真神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两者对于生命进化的方向的认知差异。古神着重发展的是自身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所以单个的个体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而真神更注重智力、群体协作以及外在技术的发展，并最终发展处一套和今天的人类科技中的机械电子文明有别的符文技术体系。

而真神的存在，却是一直没有人能够看到具体的形态，他们最多的就是麾下的无数神兽，比如应龙，再比如青鸾、凤凰……这些传说之中的神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帮助真神战胜古神的一个巨大的砝码，其中于不少神兽，在上古时代曾借予人类中的英雄，帮助他们成就伟业或者干脆直接指点。总之，在上古时期，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启蒙过程中，都伴随着真神和古神幕后那庞大的影子，不管它们做得有多么隐秘，可还是或多或少地在上古时代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并最终成为一些上古神话传说的来源。

“母亲，你到底想要什么呢？”西玛终于微微动弹了一下，在她的眼眶之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眼角不停地渗出血泪来。女祭司脸色大变，低呼道：“不可能，你眉骨上的诅咒已经被我压制住了，怎么还会出现这么强大的反噬……”

“古神，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它们布局起码有几十年了，或者说从它们当年失败的时候就重新开始布局，那就是有几千年了！人类的力量顶多就是暂时压制诅咒的发作而已，根本不可能彻底解除掉。既然是暂时压制，那自然就会有特殊的情况发生……”沈万年在一旁嘀咕道，他倒是很想上前将汇聚了自己大半生心血的研究资料抢回来，可是看着周围虎视眈眈的二十多个信徒，却暂时不敢动手。

女祭司突然将头扭过来，狠狠地瞪着肖炘杰，迟疑着说道：“你们是不是有解决的办法？当初她回来时，我就感觉她眉骨上诅咒的力量已经被削弱，那个人，是释比巫师么？”

“当然，如果不是你唆使她做这些事情，我想她现在会和我们一样，不仅不会受到诅咒的困扰，还有可能获得各种神奇的能力……”

“你以为这些能力来得这么容易？那是魔的诱惑而已，当你迷恋上这些力量的时候，古神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如果最终你们的做法不符合它们的期望的时候，它们能轻易地收回这些能力……不过现在，你们统统给我去死，只要你们死了，就算我再也无法沟通真神，也能暂时阻止古神的复生……”女祭祀冷冷地说道，然后不管是肖炘杰还是丹木，都感觉到周围的晦涩波动更加强烈的，甚至让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无数的恶灵凭空产生，张牙舞爪地朝他们扑过来。

但就在此时，天穹之上的日月星辰的演化，突然之间被加快了，接着从虚空之中冒出无数的细小漩涡，每一个漩涡中都出现一个虚影，这些虚影大部分都是各地神话传说中的神兽或怪物：龙、凤、玄武、饕餮、狮身人面兽、八歧大蛇、太阳神鸟、世界蛇、美杜莎……

每一种生物，都似乎带着无尽的贪婪，在觊觎人间的无数美味的灵魂。

“这就是你所说的真神？看看它们，这不过是一群吸食灵魂的怪物而已！”肖炘杰大吼道。

“不，不是这样，真神……没有人见过真神的本来面目，这些不过是他们豢养的神兽而已……但是为什么这些神兽之中，有的根本就是那些有着怪物外形的古神……”女祭祀的思绪似乎有些混乱了，有些失魂落魄地说道。

“这是一个骗局，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订好了的骗局，真神的确是曾经帮助过人类，但他们真的确是因为某个原因而离开，之后还和人类中的知情者信徒联络的……依然是古神而已！当魔取代了神，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个世界上到现在根本就不存在真神了，我们被真神抛弃了，一直以来和这些真神信徒联络甚至指引他们的，不过是完全掌握了人心善于欺骗的古神而已，所以它们才需要吞吃人类的灵魂，因为几乎所有来到地球的古神，在那一战之后都和自身的躯壳分离成为灵体，这些所谓的真神豢养的神兽，不过是古神的灵魂而已！”肖炘杰终于明白为何他一直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了，而这些非人形态的怪物虚影的出现，也似乎应证了这个道理。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的教派传承了数千年，和世家一样古老，数千年的期盼，怎么可能一直以来历代祭祀得到的神启，都是古神所为……”女祭祀有些失魂落魄地说道。

“大禹地宫，即将开启了，我等终将完成千年夙愿……”那些古神的虚影，传递着一丝丝意念，而女祭祀已经一脸惨然地将手中的黄金权杖丢在祭台之上，然后发疯似地将西玛抱在怀里：“我错了，是我错了……”

西玛冷冷地将她推开，她知道在母亲的心里，其实从来不曾有过

她的位置，甚至大多数时候只有厌憎而已。而她对自己的母亲，其实也谈不上有多少感情，许多事她肯为她做，也不过是处于母女之间的一点本能的情分而已。现在看来，她或许会认可这点情分，但是作为她母亲的这个女人，就算是空有比肖炘杰还要强大的巫力，但是却恨不得她立刻用死亡来证明她对信仰的忠诚。

“要变天了啊。”远在两百多公里外的成都，夏磊看看窗外的阴沉的天色，突然没头没脑地说道。

这是一家极为奢华的私人会所，是夏家旗下的产业之一，加入这个会所的都是国内的权贵和超级富豪，身家不到10亿的富翁，甚至连取得最基本的会员资格都不具备。

传承了千年的世家的积累自然不是国内的一些近几十年才出现的爆发户可比，光是底蕴就不知要深上多少。

“是的，要变天了……不过这仅仅是开始而已，在我们的计划下，那帮没有实体的古神，根本不可能再度取得世界的统治权，它们只会为我们扫清障碍而已。这一次，我想那几枚棋子也该清醒一点了。”旁边一个年轻男人淡淡地说道。如果萨迦德在这里的话，就会一眼认出眼前的男子，正是当初用一件赝品文物诱惑他来四川境内的年轻人。

“鳖傲，你说你曾是古蜀时期鳖灵帝的后裔，可是一直没有证明过，要什么时候，你才会将你先祖的血脉，展现给我们看呢？”夏磊看似不经意地盯着这个年轻人，用很温柔的语气说道。不过这语气的背后，包含着隐隐的威胁，如果这个被他称呼为鳖傲的年轻人，如果拿不出证明自己血脉的证据，那后果自然不言而喻。敢于在这么大的事情上欺瞒世家，还不是一个世家的人，到现在为止，怕是还没有出世。

就算是在世俗的力量比世家更加庞大的组织，也不敢这么做。

“放心，既然我敢冒险和你们合作，就自然是有所依仗的，不然对上你们这帮比起古神来还要贪婪的世家子弟，那岂不是送菜上门？”鳖傲冷冷地回应：“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反倒是你，我很想知道，你这个据说是夏启的旁系后裔，也就是说有可能身上具有大禹血脉的家伙，是否真的愿意他们就如此打开大禹地宫。”

“既然那个宫殿我们知晓位置也不能打开，那让他们试试又何妨？毕竟，前面几把钥匙都失败了，他们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希望，否则的话，就需要再等二十多年，那个时候，已经五十多岁的我们，就算能够长生，可是一副永远五十多岁的身躯，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次成功的机会很大，至少比我们父亲那一代要大上许多。不过夏磊，鳖傲这家伙的算计，还真是深沉，我想肖炘杰他们绝对无法想到，我们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个同样俊朗无比但是眼神中总是带着几分邪气的年轻人微笑着说道，这个年轻人，赫然便是已经被西玛一枪爆头的顾易秋。

顾易秋居然和差点被他杀了的夏磊走到一起，这只说明了一件事，要么两人之间供共同谋求的利益已经大到了能无视一切私人恩怨，要么当初的刺杀，不过是苦肉计，演给肖炘杰等人看的一场戏而已。

“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将是我们的。”一个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地男人沉声说道，他说话的时候，似乎还有脓血从脸上的纱布上渗透出来，看上去既恶心又诡异。这个犹如木乃伊一般的男人，自然是穆信佑，曾经试图以冥婚仪式迎娶西玛的世家子弟。他现在的状况，比当时在云南边境时更加糟糕了，前往英国那一趟，也似没有任何收获。

“你说，他们这次真的能打开大禹地宫么？”顾易秋突然朝夏磊问道。

“我们做了这么多安排，给了这么多提示，如果他们还是打不开大禹地宫，那不如去死好了。”夏磊毫不客气地说道：“他们七个人，才是真正的钥匙，我们上一辈寻找的七个匹配的钥匙因为不合适已经被全部清理掉了，如果他们走到这一步还是无法打开大禹地宫的话，我们也只好同样将之清理掉！”

“可是其中还有苏家的小子以及柳衡……那可是你心仪的小情人啊……”

“苏家？哼，我们几大世家联手，区区一个苏家，又能翻起什么风浪？至于柳衡，虽然也是世家子弟，但毕竟没落了。如果是玩玩自然无所谓，说到心仪，我想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那个女人能配得上这两个字。”夏磊冷酷地说道，似乎在这几个合作者面前，他才会真正展现出本性来。

“只可惜了西玛那个丫头……”穆信佑突然伸出乌黑的舌头，在干枯的嘴唇上舔了一下：“其实，我很想尝尝圣处女的血，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夏磊不经意地皱了皱眉头，这个家伙自从那次开启潜能失败之后变成这副鬼样子，连人也跟着变态起来。

不过他心中的不快很快就被可能的巨大收获带来的喜悦所取代，和能得到的东西相比，这个看上去很恶心的合伙人，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个秘密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了，侍应生将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带进来，这是个约三十岁左右的欧洲白人，和大部分欧洲男性相比，显得要稍微瘦削一些，眼睛是迷人的冰蓝色，只是嘴唇血红，脸上带着病态的苍白，上面还涂抹着厚厚的防晒霜。

“欢迎，我们的盟友，来自欧洲尼古拉斯家族的瑞恩伯爵……”夏

磊看着进来的白人男子，突然大声笑着说道，几步走上前去，和对方拥抱了一下。

“我刚才听说，有圣处女的鲜血可以品尝……”瑞恩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很明显，对方对于汉语的造诣很深。

“哦，天啦，你这家伙的耳朵真是厉害，要知道我们这个房间的隔音设备，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夏磊夸张地说道。

“没什么，蝙蝠的耳朵，都比较灵敏。”瑞恩淡淡地说道，然后话锋一转：“刚得到最新的消息，组织设置在英国的研究所出了事故，代号天神7号的人造神在结合古神残魂后，的确化身成为威力无穷的新型生命体，研究所被彻底毁掉，一些很有有趣的东西逃了出来，我想肯特郡有得热闹了。”

“没有关系，反正英国政府会将之解释成一常骚乱吧？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夏磊你到底在那玉琮里，搞了什么鬼？

“很简单。”夏磊淡淡的说道：“我不过是将那玉琮中的古神魑魅的残魂，替换成了魍魉的一个分神而已。”

“魍魉的分神？”

“是的，魍魉。蚩尤身边的魍魉！”

“那股蚩尤的意志，竟然还没有消失么？”

“快了，只要肖炘杰他们拿到蚩尤旗，他就可以得偿所愿，不过在那之前，这个上古战神对我们来说还是十分有用的。魍魉是这世上最高明的骗子，就算是蚩尤残存的意志，和它长期相处，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十九章　地宫入口

在那巨大的洞穴之中，随着无数的古神虚影的闪现，周围的空气都似乎出现了巨大的威压，就在肖炘杰等人也感觉到了这威压中蕴含的随时可能爆发的气息的时候，女祭祀突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举动。

她突然拿起地上作为西方法器的青铜长剑，对着西玛惨然一笑说道：“我半生辛苦，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儿女亲情和天伦之乐，本来我以为我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可现在看来，就算是拯救了全世界，如果拯救不会自己女儿的心，那又有什么意义？更何况我连自己都救不了，更不要说救全世界了。”

她倒转长剑，深深地看了西玛一眼，西玛终于明白她要干什么了，大吼道：“妈妈……不要！”

女祭祀惨然一笑，手中的长剑，终究还是插入自己的心脏，鲜血汩汩冒出，眼看是不活了。

“祭祀大人！”十几个信徒顿时慌乱了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跑上前来将女祭祀围住，女祭祀示意他们暂时退开，然后对着虚空中的古神虚影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道：“我知道你们在那里，你们来啊。这帮伪神，有本事就吃了我，就像千百年前吃过的无数人类一样。可是你们不敢，因为你们已经是只能吞噬灵魂的灵体。我诅咒你们，当真神降临的时候，就算你们再度取得世界的统治权，也会被完全消灭……我诅咒你们，以我全部的生命和灵魂，诅咒你们永远沉沦……”

虚空中的诸多古神虚影冷冷地盯着她，却并没有动作，以一个祭祀全部的生命和灵魂为诅咒的力量，在女祭祀死亡的瞬间终于爆发出来，一些实力不够的古神虚影终于开始不安地骚动起来，不过大禹地宫即将开启的诱惑，还是让它们强撑住，就算灵魂在此时受损也绝不退让。

“母亲！”西玛一把将倒下的女祭祀抱进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她眼角的血泪越流越多，似乎一生的泪水都在这瞬间要全部流光。

“这里，大禹地宫就在这里，我感受到息壤的气息了，以前它一直被某股力量所封印，隔绝了我的感知……”随着周围汇聚的古神虚影越来越多，肖炘杰能感知到一层层看不见但是可以用他的感知力捕捉到的熟悉气息，从地底泄露出来，那是息壤的气息，他曾经拼命想要感知的所在，而大禹地宫，就在他们所处的这个地下溶洞的下方。

他也终于知晓为何当初他感应很可能用息壤建造的大禹地宫的时候，会看到这祭祀的场景，原来大禹地宫根本就在这附近，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如同“看见”般预见到这祭祀的场景，然后带领大家来此。

轰隆一声，那有六十多米高的祭台，突然塌陷，下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直径几百米的大厅，在瞬间似乎下陷了有三四百米深，在他们眼前，露出一座宏伟而古朴的宫殿大门来。

几人惊叫一声，如此大规模的崩塌，个人的力量再强也发挥不出任何作用。但让他们稍稍安心的是，崩塌的地面和祭台，掉入的却是深不见底的水底，现在这个位置，离地面只怕有上千米深，地下却并不是暗河，而是一片巨大的地下海洋。至少重达数十万吨的石块掉入水中后，形成数个巨大的漩涡，然后在短短二十几秒就全部沉没下去，将下方的地下海水掀起阵阵波澜。

在祭台崩塌的瞬间，沈万年几乎是用一种不要命的态度，扑到了承载了自己心血结晶的笔记本电脑前，将其牢牢抓住，看那样子就算

是死，也要和这些研究资料死在一起。

而丹木趁机在躲避乱石的时候取得了黄金面具，肖炘杰则是及时抓住了被女祭祀丢弃的黄金权杖，至于那几件珍贵的法器，则毫无悬念地一起掉落在水下。

肖炘杰等人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了，可是在快要接触到海面的时候，却似被一股柔和的气流给拖住，竟然诡异地悬浮在海面上二十多米处，如果不是因为脚下大量石块掉落地下海溅起巨大的浪花，他们几乎以为这是在做梦。

现在他们离地宫的大门，还有约八百米的样子，但所有人都被定格在半空中，那诡异的力量，竟然不分男女敌我，完全一视同仁。或许唯一的例外，就是已经死去的女祭祀，西玛的母亲，在西玛徒劳地试图拉起她的尸体的举动中，女祭祀开始朝下缓缓沉去。

在海面稍稍平静的时候，水下突然涌起一阵波光，接着无数发光的东西缓缓游了过来，这些东西如同一个个巨大的发光水母，在水面下几米的地方来回游弋，似乎在寻找什么。

而一大群透明得只能看见骨骼的鱼类，也悠然自得地在这些发光水母中来回穿梭，两者之间完全相安无事。

在场的人中，除了那二十多个真神的信徒，肖炘杰等七人全部都是中过图腾钉诅咒的，而这个诅咒所带来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他们能够在黑暗中勉强视物，现在有了这些发出幽光的水母，或许其他信徒只能看见模糊的一片，他们七人眼里这密闭的空间却犹如白昼。

“水下是玻璃鱼。”沈万年突然说道。

“玻璃鱼？不错，这些透明得只能看见白色骨骼的鱼类，的确像是玻璃制成的一样……真是神奇，在这样的地下暗河汇聚成的海洋里，居然能看见这样的鱼类。这里不会像地心游记一样，完全是另外

一个地底世界吧？”肖炘杰的手脚动了动，但无处借力，只能在原地打转，众人现在的状态，就像是处在太空中完全失重了一般。

“这里是一个完整的地底世界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在完全不见阳光的地底暗河中，倒是有可能生活着各种奇异的生物。这些玻璃鱼其实在更上方的景区溶洞中也有发现，不过不管是数量还是个头，都没有现在大。”沈万年说道，他虽然主业是考古和古文明文字研究，但是对于一些古怪的生物，同样有所涉猎，只是没有其余两项那么专业而已。

“那么这些发光水母呢？之前听说过在深海或一些海沟中有出现，但是这里的地下暗河，明明是淡水，居然也有这种水母……”

“这个倒是没什么奇怪的，在两亿年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本身就是海洋，这已经是被地质学家证明了的。或许当时的一部分水母，因为地质变迁而进入地下暗河，并渐渐适应了这里的淡水环境。生物的生存性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就算当时大部分水母和其他海洋古生物都因为地质变迁而消失，可总会有一些特殊的物种侥幸保存下来，并进化出适应环境的生理特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啊。”

“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吧？我们这样子到底要保持到什么时候？或者说，就一直呆立不动么？别的不说，光是看着下方有上亿立方的水，却一口也喝不到，这就让人痛苦欲死了。”

“卑微的俗子，我等对你们的帮助，就到此为止了，大禹地宫中有我们无法接近的存在，你们是否能解除自身眉骨上的诅咒，就看你们能否完成我们的嘱托。”七个人的脑海里，集体出现同一个神秘的声音，肖炘杰等心头一寒，古神是随时都在监控他们么？这么说来，自己心头想要给它们添乱的想法，也是暴露无遗，那为何它们还如此信任我们几个，依然要我们亲自去打开地宫之门？而就在他们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半空中的漩涡和古神的虚影，都渐渐消散，就像从来

没有出现过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要被这样晾在半空中么？”一个信徒也终于忍不住大叫起来，打断了肖炘杰等人的思考。

“住嘴，这是真神对我们的考验，只要虔诚向真神祈祷，我们就会获救。”旁边一个似乎有些身份地位的信徒教训道。

似乎为了应证他的话，下方的海水突然一阵翻滚，接着数根石柱，从海底直接生长出来。

这些石柱生长的速度极快，用肉眼都能完全观察到，不过是半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探出水面，然后朝众人的脚下继续生长过来。

仅仅是一分多钟之后，在众人的脚下，就多了几十根石柱，每一根石柱都是方方正正的一尺见方，彼此相聚一丈，就像是用最精确的尺子量过了一般。

“息壤！”沈万年脱口而出，肖炘杰等不由得惊异莫名，虽然他们早就见识过息壤快速生长的特性，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居然能将息壤的生长，控制到如此精妙的程度，就算是用现代计算机来进行运算排布，怕是也要花上一会时间。

很快，在他们的脚下，就多了一条通往大禹地宫的石柱之路，所有人都像是见到了希望，奋力朝下，终于将自己的脚踏在了石柱之上，然后稍稍借力，朝前方的石柱漂过去。

八百米的距离，最终众人却是花了接近半个小时才用这种方式漂过去，就在他们踏上对岸的地面的时候，突然身子一沉，那种古怪的漂浮感消失了，周围的重力似乎也恢复了正常。

“太不可思议了，这种失重现象，似乎只针对生命体，确切地说，是针对有智慧的生命体。”沈万年紧紧抱着自己的研究资料，有

些不可思议地说道：“我抱着这台电脑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它在下沉，如果不是我抓得极紧，怕是就掉下去了。”

拿着权杖的肖炘杰和丹木细细回忆了一下，发现的确如此，那种失重现象，似乎只针对他们本身，而他们所携带的物品，并不在那神秘的力量考虑之下。

“针对智慧生物的反重力装置？太不可思议了，不过，既然大禹地宫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还等什么？”

现在他们到了岸边，已经能够看清这座宫殿的全貌，它有一小半暴露在刚刚形成的地下坑洞的石壁之上，其余的部分，应该依然在更深的地底。整座宫殿露出来的部分，都是由一整块石头砌成，之间没有任何接缝。虽然宫殿的风格和精致完全无关，但是如此宏大和完全是一个整体的工艺，用巧夺天工来形容依然不会过分。

在宫殿外围，是一个一根巨大的石柱，柱子有数十米高，七八米直径，俨然就和先前的祭台差不多。只是柱子的底部，有一条粗大的青铜锁链，形成锁链的每一个锁扣都有人的身子般大，上面锈迹斑斑，在柱子上绕了两圈后一直延伸到地下，不知是为了镇住地宫还是锁住了什么东西。

“锁龙柱！”沈万年脱口而出，柱子上面刻画了不少粗犷的壁画和符文，如果他还认不出这柱子的用途，这么多年的教授也白当了。

“站住！”那个领头的信徒突然大声对肖炘杰他们几个说道。肖炘杰皱了皱眉头，想不到女祭祀死了后，这些人依然在看见古神虚影的状况下执迷不悟。

“西玛，有办法阻止他们么？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只好动手了。”肖炘杰皱眉问还沉浸在失去母亲的痛苦中，有些失魂落魄的西玛。虽然西玛的母亲和她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交流，两人的关系也一度

很僵，可是那毕竟是怀胎十月将她生下来的女人，就算是心底有再多的恨意，在她死后还是禁不住会感到难过，这种人之天性，却是后天的境况所无法改变的。

“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试试。”西玛渐渐回过神来，看着那些神色不善的信徒，走了过去，轻声说道：“放手吧，我和母亲，甚至这个教派历代的祭祀，都不过是受了古神的欺骗而已，它们在酝酿一个大阴谋……这件事情，就从我们身上停止……”

“不！”那个信徒首领高手吼道，脸色变得无比狰狞：“你知道我这一生是为了什么而活着么？为了真神的降临！可是现在，你们告诉我我活着的唯一意义，不过是一场骗局，所谓的真神根本就不会出现，会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是这些被我们视为仇寇的古神而已。而且，这些怪物般的古神，还将我们玩弄于鼓掌之上……”

“虽然不容易接受，但这毕竟是事实。不过你也不用在意，古神对于人心的掌握其实远在我们之上，甚至，我们人类所具有的智慧都有可能是古神赐予的，那么古神自身的智慧，岂不是本来就比我们高明数倍？就算是被古神所算计，也不过是弟子败给了师傅而已，虽然这个师傅，委实对我们说不上什么善意。”肖炘杰淡淡地说道。

“不，还有办法，杀了你们，只要杀了你们，古神的阴谋就无法实施了，我早就对祭祀大人说过，只要杀了你们就一了白了，何必这么麻烦……”信徒首领的眼色，已经从疯狂而转变成了冰冷的杀意，似乎感觉到了他心中的恶念，丹木突然出手，朝这个信徒首领的手上刺去。他的动作很快，可是那信徒首领虽然看起来有些癫狂，可是身手竟然极好，丹木极有信心的一击，竟然被他躲开了。

“嗯？你是戮神者？”肖炘杰有些意外，在对方动手的时候，他分明感觉到了和夏磊身上很相似的戮神者的气息。

“当然，杀戮古神和伪神的战士，才能被称为戮神者，只有我们

这一只戮神者才坚定不移地秉承真神的意志，不像那些世家，在凡俗之中已经彻底变质了，你难道指望他们的增援么？别做梦了，所谓的世家，不过是这世上最贪婪的一群人的集合而已，他们不是见义勇为的正义使者，而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毒瘤。”信徒首领冷冷地说道，然后开始敲打自己腰间的一面小巧的羊皮鼓。

本来肖炘杰等以为这面小巧的羊皮鼓是用来做装饰的，谁知在对方的手中，这面鼓的节奏，却另有一股杀伐的味道。周围的二十几个信徒，已经一一爬上了岸来，听着这鼓声的时候，突然所有人都是身子一僵，接着这些人像是牵线木偶一样，开始以一种木讷僵硬的动作舞动起来。他们跳的是一种极为古老而苍凉的舞蹈，应该是一些大型仪式或者像上天祈求什么的时候才会跳的，虽然他们的动作极不协调，但是鼓点的节奏，却控制着每一个人都做着几乎一致的动作，这让整个场面显得无比诡异。

丹木深吸一口气，再度扑出，犹如一致敏捷的豹子，可是信徒首领脚下踩着禹步，竟然轻巧地划过。

“快杀了他！”丹木沉声说道。

“阻止他，不然会召来可怕的东西。”沈万年也是脸色凝重，似乎这些奇怪的舞蹈，有可能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

可是已经晚了，水面上突然荡起一圈圈涟漪，无数的玻璃鱼和发光水母似乎也感受到了不祥的气息，开始四散奔逃。接着从地下暗河中腾起一条七八米高的水柱，一头有五六米长的怪兽，张牙舞爪地朝肖炘杰他们扑来过来。

“蛊王！”肖炘杰脱口而出。这头怪兽他们并不陌生，早龙门山脉时，就是他杀了无数的虫子，然后在几乎无穷的怨气中诞生出来的蛊王，一头有着多种虫类特征，但是身长超过五米的怪物。比起这头怪物刚出生时才三米多的体型，现在它的长度至少长了接近一倍，也不

知成为蛊王之后，这种介于生物体和灵体之间的诡异生命，到底是靠吸食什么成长的。

这头蛊王腹部下的无数只小脚，让它不仅能在水下快速游动，在陆地上也是奔行如飞，在它面前两个还在以奇怪的动作跳着诡异舞蹈的信徒，一个被它一口咬下脑袋，一个被它的一双大钳从腰部夹成两段，然后从它的头部弹出一根长长的分叉舌头，舌尖进入都有一根中空的骨质吸管，很快就分别刺入两具凄惨不已的尸体，将之瞬间吸成干尸。

“万邪蛊王，享受这血的盛宴。他们，都是你的食物，为真神的降临驱除一切障碍，因他们的存在，就是对神灵最大的不敬……”信徒首领几乎是梦呓般说道。

第四十章 星空秘藏

那头蛊王发出低沉的呼吸声，似乎在考虑什么，但是随着它青灰色的身影一闪，下一刻竟然来到了信徒首领面前，信徒神灵微笑着伸出手去抚摸它的头，却被蛊王的尾巴缠住了腰部，然后高高举起。

“你……你干什么……他们才是亵渎真神的人……”信徒首领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片刻后化为恐惧，他自然知道这头带着怨念而生的蛊王，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只为杀戮和吞噬而生，面对拥有巫力的肖炘杰，应该是最优先的攻击目标才对。

随着那条尾巴勒紧，他对其余的信徒的控制顿时松动，所有的信徒顿时瘫软在地，随后茫然地看着四周，当他们看到那巨大的蛊王的时候，顿时开始惊恐地后退。

“你们干什么，快来救我啊，快来救……”信徒首领发出含混不清的呼救，但已经迟了，蛊王的舌头闪电般没入他的胸口，等再度出来的时候，他的胸口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洞，而蛊王的分叉的舌尖上，却夹着一个浑身呈淡黄色，还在吱吱乱叫类似一条蚕一样的胖乎乎的怪虫。

“这是蛊母，幸好他体内的蛊母是淡黄色的，如果变成了金黄色，那么今天我们就在劫难逃了。”沈万年脸色微微发白地说道。

“如果那条蛊母变成了金黄色，他就能控制这头蛊王了，是么？”

“是的，金蚕蛊母，在蛊术中是最为神秘和厉害的，不管这奇形怪状的蛊王是那些蛊虫混合而成的，但是对于最基本的金蚕蛊母来说，还是能够克制……不过可惜，这人的蛊术，只能算是高明，但还

不到炉火纯青的宗师地步，想要控制这头蛊王，结果反而被杀了。”沈万年感觉这事有些滑稽，虽然那血淋淋的场面，让他一点也笑不出来，甚至有恶心想吐的感觉。

“它拿出蛊母想要干什么？”就在众人都感觉疑惑的时候，那个头蛊王，居然小心翼翼地将蛊母摆放在地上，然后退开几步，蛮横地扑倒在一个信徒身上，轻松地用舌尖在对方的心口扎出一个血洞，再将还在缓缓蠕动的蛊母放了进去。

于此同时，它的已经重新生长出来的尾巴尖，也探出一根骨质细管，然后放入那个血洞之中。等它将尾巴上的骨质细管抽离出来，那个倒霉的信徒依然瞪大了眼睛在不停惨叫，却并没有立刻死去。

“它……它是在繁殖……利用蛊母繁殖！这样的怨虫，本来是不可能自我繁殖的，可是如果有蛊母的话，还真的有可能让它孕育出后代来……”沈万年带着惊恐说道。

“而那个人，就是一个用来替代的子宫吧？”肖炘杰咽下一口唾沫，有些艰难地说道。

“不仅如此，怕还会是这头蛊王后裔的食物，如果不出所料的话，当里面的幼体在蛊母细心喂养下发育成熟，就会破体而出，而这个信徒，就是最初的食物……”丹木也神色不善地推测道。

他们的对话，被那个心口放了蛊母的信徒听见，他的脸上露出惊恐到极点的神色，最后，他的脸色变幻了几次，似乎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终于从嘴角挤出几个字来：“杀……杀了我，求求你们杀了我……”

“拼了吧，有这个家伙在，我们根本就无法安心打开大禹地宫，而一头蛊王都难以对付了，如果是几头，十几头，那么我们还有命在么？”柳衡拿出自己昔日的果决来，脸上符文隐现，很明显是做好了

准备。

丹木和肖炘杰等都用力地点头，柳衡说得没错，如果一旦让这头蛊王成功地利用金蚕蛊母繁殖出后代来，怕是就算他们能打开大禹地宫，也无法生还，除非是里面复生的古神们愿意帮助他们，可是，存在这个可能么？

丹木还是当先扑了出去，正试图捕捉第二个猎物的蛊王猛地抬起头来，然后不屑地朝丹木一甩尾巴。虽然这一击被丹木躲了过去，但是一双巨钳，却已招呼了过来，最诡异莫测的，还是那条分叉的舌头，吞吐之间，竟然犹如一柄不断刺出的利刃。

肖炘杰低吼一声，却是没有管丹木那处的战斗，直接朝柳衡使了个眼色，柳衡立刻会意地跑向地上的信徒，微微不忍地看了他一眼，最后轻轻叹息了一声，双手按住他的脑袋，用力一拧。

那人的骨骼发出清脆的断裂声，头软软地歪倒在一旁，但是脸上因恐惧而狰狞的神色，却渐渐安详起来。处于符文状态下的柳衡，力量超过普通人的十倍，要拧断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人的脑袋，本身就不是什么难事，何况她身为一名极为优秀的刑警，对于人体骨骼和脆弱部位的了解，一点也不比职业外科医生差。

蛊王发出低沉的怒吼，似乎对柳衡的举动充满了愤怒，最后丢下丹木，直接朝柳衡扑了过来，柳衡冷静地站在原地，等到它扑过来的时候，突然一个铁板桥错开这头凶猛至极的蛊王，然后一只脚猛地朝上踢出，如此高难度的动作换了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出来，即便是练过体操的人能勉强做出，也没有任何力道可言。但是以柳衡在目前符文状态的力量，这一脚居然将巨大的蛊王朝上踢飞，就算蛊王的力量堪比一头大象，在半空中却是无法借力。

丹木抓住这个机会，飞身跃起，离地虽然只有一米多，但是手中的短刀，已经能够碰触到蛊王相对柔软的腹部，缺乏背部的坚硬鳞甲

保护的腹部，在锋利的短刀下被划开一道口子，更因它前扑的势子让这道口子不断变长，一直到尾巴位置。

哗啦一声，几块墨绿色的内脏从腹部掉了出来，这些内脏落地之后，却很快就变黑变硬，然后崩碎成为一堆堆粉末。而那头蛊王的口中，发出凄厉的惨叫，腹部一阵紧缩，伤口竟然被挤压住，止住了更多内脏流出。

落在地上后，蛊王那巨蟒一般的头颅转过来，恶狠狠地瞪着丹木和柳衡，而一旁的肖炘杰，依然一手握着黄金权杖，这个时候却反而在发呆。

蛊王似乎知道这个人身上的巫力，曾是它得以诞生的源泉，也有可能给它以最大的伤害，居然舍弃了丹木和柳衡，反而快速地向肖炘杰爬过来。它的身体两边，一共有数十对细小的腿，爬行的动作极快，加上身子不停地扭动，就像是一条蛇和蜈蚣的混合物在地面快速爬行。

“肖炘杰，小心！”丹木大吼一声，立刻跟了上去，柳衡也是眼中异芒一闪，手往地上一按，无数的黑色符文从她的身上流淌出来，然后快速地追上了蛊王，迅速地朝对方的身上缠绕而去。

这个时候的肖炘杰突地睁开眼来，一只手在权杖的尾端摸索着，按照一定的节奏前后扭动了几下，然后将权杖的一端，对准了蛊王。

蛊王的前行的身子猛地停顿，任凭后面缠上来的符文爬满的自己的身子，却是不敢动弹。

“当神已不再是神，汝注定了被抛弃，所有的怨念，终将消散，所有的执著，终将化为清风……以神之名，超度汝前往最终的彼岸……”

权杖的顶端，似乎发出一阵阵的幽光，接着那一层涟漪一般的世

界壁障再度出现，不管那蛊王怎么挣扎，但是在世界壁障发出的力量拉扯下，最终还是被一个小小的漩涡吸纳了进去，随着它的消失，柳衡身上的符文，也似乎少了大半，剩下的符文如同潮水般退却，最终她的样子变回了正常的状态。

肖炘杰无力地垂下手臂，看着一脸惊异的沈万年等人，苦笑着说道："别这么看着我，我也是无意中知道这枚权杖的用法的。和三星堆博物馆的黄金权杖不同，那仅仅是一枚教权和王权的综合象征，而这件权杖，才是真正的法器……当年的古蜀王使用过的法器！"

"关键是你怎么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沈万年还是不依不饶，最后更是强行从肖炘杰手里夺过了这柄权杖，戴着老花镜仔细研究，可一时之间什么也看不出来。

"不要看了，我想我们再不进入地宫的话，那些不知躲藏在什么地方的古神们，可是要着急了。"肖炘杰拿过权杖，冷笑着说道，他已经感觉到眉心的符纹，似乎已经开始了发热和跳动，原本沈万年还想再观察一下这作为法器的权杖和仅仅是带有的象征意味的权杖到底有哪些不同之处的时候，也感觉到了眉心的符纹，就像是刚刚睡醒的虫子一样，开始了微微的蠕动。

他的脸色微变，依依不舍地将目光从权杖上移开，然后干咳了两声，说道："不错，赶紧进入地宫，让我们看看着地宫之中，是否也像蚕丛宝藏一样有着众多机关陷阱和不可思议的东西！"

几人开始朝地宫入口的方向走去，西玛默默地站在原地，柳衡只是稍稍犹豫，便走到她身边和她并肩一起，小声地在她身边说着什么，似乎在安慰这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可怜女人。沈万年走过她旁边的时候，叹了口气，轻声说道："老实说，我第一次知晓是你拿了我的研究资料的时候，真的气得要死。不过，已经过去了……人死不能复生，我还是希望看见以前那个整日都带着娴静笑容的漂亮丫头，即便

这有可能是你装出来的。”

肖炘杰也走了过来，看了一眼这两个在他心中都有着不轻的位置的女孩，突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柳衡带着一丝哀怨和醋意瞪了他一样，努努嘴示意他先走开不要添乱了。

“圣女，你真得要抛下我们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一个信徒的声音，在西玛的身后响起。

西玛转过身，看着还剩下的信徒或是期待，或是狐疑的目光，一一地扫视了一遍，最后开口淡淡地说：“你们也听见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教派，不过是因为一场骗局而存在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神，或许曾经有过，但是现在，它们真的不在了。大家散了吧，祭祀已经死了，不管是你们因为什么愿意加入这个教派中来，都没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和理由了。”

说完，西玛头也不回地跟在肖炘杰他们几人的身后，朝大禹地宫的门口走过去。这些信徒对视一眼，大部分都散去了，可是还是有六七人，依然不死心地远远跟在西玛他们身后。西玛等虽然也知道这一点，却也没有将这些赶走，毕竟现在这些人对于她来说也是不存在什么恶意的。

“这里根本就没有入口！”萨迦德带着一丝羞恼说道。西玛和柳衡走过来，的确，在应该是地宫大门的位置，依然是光秃秃地一片石壁，根本就没有门，甚至连一条缝隙都没有。

整个地宫因为是用息壤修建的缘故，都是一个整体，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就算是要想如蚕丛宝藏中的蝎尾菊佣兵一样直接用炸药蛮力破解，也是不可能的。

“肖炘杰，现在地宫的防护力量似乎撤销了部分，你能感知到里面的东西么？”沈万年问道。

“沈教授，你以为我真的是古蜀时候的大祭司么？这么高难度的感知也会？”肖炘杰不由得苦笑道。这样的要求，或许古蜀王朝的大祭司能够做到，但是对于只掌握了一小部分巫力的肖炘杰来说，却未免太难为他了。

他现在最的力量，也不过是能依靠某样物品却感知接触过这样物品的人，这还得是这个人和他也有过接触才行，对于没有生命的物体的感知，本身就非常微弱，像大禹地宫这样的地方，里面不知有何未知的东西，他甚至根本就不敢用巫力去感知里面到底有什么，不然他的神识很有可能在这种莽撞的举动中受到严重的伤害。

“还记得我们在蚕丛宝藏中最后得到的启示么？那是一段咒文，当初好像说是这段咒文就是开启大禹地宫的钥匙……”柳衡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形，说道。

“当然，但是要我就这么念诵这段咒文么？那我试试好了，幸好这段咒文我已经默诵了无数遍了，还算熟悉。”肖炘杰说道，然后开始按照旺达诗卓教的呼吸法派出杂念，凝神静气，调整了几分钟才缓缓地开始念诵那一段晦涩拗口的咒语。

随着他念诵完毕，周围似乎没有任何反应，肖炘杰愣了一下，再度念诵了一遍，这一次用上了部分巫力。

“来自星空深处的神灵，开启众生的智慧……”

“当信仰在心中发芽，也种下分裂的种子……”

“金属和肉体的碰撞，智慧和意念的交汇，终将一切化为乌有……”

“欲念在众生心中滋生，此时神不再是神……”

“而魔将以神之名，降临人间……”

“我用我之血来呼唤，呼唤伟大的禹王，为我开启地宫之门……”

“寻找，安息的古神之躯……”

这一次，肖炘杰一边念诵，一旁的沈万年就皱着眉向周围的人翻译，这段用巴蜀图语的语调念诵出来的咒文，似乎终于起到作用了，原本是空白一片的大门位置，突然出现无数的光斑。这些光斑杂乱无章，却又让人感觉有些眼熟。

“这是……大熊星座！”西玛似乎从刚才母亲死去的颓废中渐渐恢复过来，虽然心中还是免不了有些苍凉和难过，可是她和母亲的感情毕竟不算太深，在这个关键时刻，最终还是勉强振奋起精神来。

“不，在如此遥远的古代还没有大熊星座的说法，这副星图，是北斗七星。”肖炘杰几乎是肯定地说道，他之所以这么肯定，除了在中国古代划分星空和西方国家不同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因为“7”这个数字。他们中一共是七个人，而现在出现的星图，最显眼的就是北斗七星，那么秘密，应该就在这个“7”上面了。

“来自遥远星空的神灵……我用我之血来呼唤……或许，我们可以试试用自己的血分别涂抹在这副星图的上的北斗之上。”西玛喃喃地说道。

肖炘杰等眼前似乎划过了一道闪电，有些惊喜莫名地看着西玛，最后狠狠地点头。

“西玛，想不到关键时刻，你居然能这么快就找到很可能最简单也是正确的方法！”沈万年不由得赞叹道。虽然之前他也恨过西玛，不过既然这些宝贵的研究资料已经找回来了，他自然不好继续和一个小姑娘多计较。

“但是，顺序呢？”丹木提出自己的疑问：“我想这代表了北斗七星的七颗星辰，如果要在上面滴上我们的血，那么一定是要按照一定的

顺序，这个顺序，很可能不能出任何差错。”

“不错，如果顺序错了的话，哪怕是一次，都有可能导致我们丧失这次宝贵的机会。”沈万年想了想，同意道。

“见鬼，我们怎么知道应该按照什么顺序。”

“应该是按照各自的命星的顺序吧。”肖炘杰灵机一动，说道。

“命星？”萨迦德疑惑地问道，他虽然精通中国文化，可是对于一些精深的东西，却是缺乏了解了。

“《太上玄灵北斗本命长生妙经》中这样写道云：‘北斗司生司杀，养物济人之都会也。凡诸有情之人，既禀天地之气，阴阳之令，为男为女，可寿可夭，皆出其北斗之政命也。’也就是说，根据人的出生时辰，其实任何人的生命都被分属于七个星君所掌管。”

“那要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命星究竟是那一颗？”柳衡对于这些也不是太了解，不过也难怪，作为现代人，年纪又不大，对于这些东西有所了解的基本上很少了。当然，肖炘杰这个跟着燕学斌大叔学了好几年的家伙，自然是一个例外。

“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天旋，第三天玑，第四天权，第五天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合而为斗。第一是「天枢阳明司命太星君」，又名天英，内讳名魁，主天，是子年生人的本命宫；第二是「天璇阴精司禄元星君」，又名天任，内讳名，主地，是丑年和亥年生人的本命宫；第三是「天玑真人禄存真星君」，又名天柱，内讳名，主火，是寅年和戌年生人的本命宫；第四是「天权玄明延寿纽星君」，又名天心，内讳名，主水，是卯年和酉年生人的本命宫；第五是「天衡丹元益算纲星君」，又名天禽，内讳名魓，主土，是辰年和申年生人的本命宫；第六是「开阳北极度厄纪星君」，又名天辅，内讳名，主木，是巳年和未年生人的本

命宫；第七是「瑶光天冲上生关星君」，又名天冲，内讳名魒，主金，是午年生人的本命宫。大家根据自己的生辰，即可找到自己的主命星。”

虽然肖炘杰说得很清楚了，不过在场的除了他自己和沈教授以及丹木，都不知道自己的生辰按照十二地支的方式是属于什么时辰，最后不得不由肖炘杰一一为剩下的四人推算，最后大家都骇然地发现，七个人的生辰，竟然没有一个重复的，分别对应北斗七星中的一颗为主命星。

“看来真的是这个顺序呢，那么，就从我开始吧。”肖炘杰苦笑道，然后率先用丹木的短刀割破食指，抹在天枢星所在的位置。他的血液刚一抹上去，就消失不见，接着那一处光斑变成了醒目的红色。

接着剩下的六个人依照自己的生辰所对应的北斗命星的顺序，一一将自己的血抹在星图之上，然后退开一旁，静静地等待结果。

第四十一章 洛书

很快，随着那些血迹全部消失，周围的光斑开始变得暗淡起来，最后只剩下排列城北斗形状的七个血色的光点。

这些光点渐渐地透出条条细小的血线，然后一道道符文，在整面光滑的墙壁上开始出现，沈教授很快就认出这些符文，正是先前肖炘杰以古巴蜀图语的读音念诵的那一段咒语。

等符文完全显现完毕，他们面前的墙壁，开始渐渐像遇到高温的巧克力一样融化，很快就显出一个直径两米多的圆形的大洞来。

众人相互对望一眼，终究还是抬步走了进去。

就在他们走进原本漆黑的地宫的瞬间，周围的墙壁似乎慢慢变得亮了起来。

那是一些开口直径超过两尺的三脚青铜圆鼎中骤然燃烧的油脂，也不知这些油脂到底是些什么材料，历经了五千年，居然在地宫大门打开一个圆洞的同时，就自动燃烧起来，而且他们在门口的这段时间，虽然火焰燃烧得很旺，但是鼎内的看上去十分清凉的油脂，却是一点也没有减少。

这样的鼎，顺着一条通道一直朝地宫内部延伸开去，每隔二十步的样子就有一个，以他们几人的目力，这样的光线已经足以将整个地宫通道看过清楚了。

几人小心翼翼地走在通道上，生怕从什么地方突然有机关发动，不过事实证明他们的小心完全是多心，除了经历了一个九十度的直角

弯道，他们走完了整条长约有两百米的通道，却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在通道的镜头，一座巨大无比的青铜鼎，就摆放在大厅的中央。在大厅的其余三面墙壁，都有一条通道，也不知通向何方。

大厅中央的鼎是一个长方形的青铜鼎，长和高都有七八米，宽度也在五米的样子，这巨大的铜鼎，上面绘制着山川江河的团案，看上去宏伟而厚实。

“怎么可能，夏朝之前的年代，怎么可能制造出这么大的青铜鼎？这完全就违背了常识……”沈教授首先惊呼起来，不过随即，他又自嘲地笑笑：“我们在蚕丛宝藏中连青铜机关人如此精妙的机关都看见了，似乎和蚕丛宝藏中的青铜工艺比起来，这巨大的鼎，也不算什么了。”

“和整个地宫没有一丝缝隙这一点比起来，似乎这个大得不像话的鼎，也不算什么。”肖炘杰在一旁悠悠说道。

“还有古羌圣山中的通天之径，真要说起来，如果是以那个时代的工艺，在那些神秘的真神帮助下，要铸造这样的鼎，的确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这不会就是大禹铸造的九州鼎吧？”柳衡突然说道。众人的身子忽地一僵，九州鼎……似乎，真的有这个可能啊！

不过沈万年很快反对说：“九州鼎没有这么大，那不过是长度才一米左右的铜鼎而已，连这个十分之一都不到……”

“如果说，历史记载中的九州鼎，不过是它的仿制品呢？据说大禹为了铸造九州鼎，可是聚天下铜，日夜锻造而成，我想当时的天下能收集的铜就算再少，铸造这样一个鼎，也是绰绰有余吧？”肖炘杰道。

“这样大的一个鼎，耗铜差不多有近百吨，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的确需要聚天下铜才能铸造九个出来了。”沈万年估算了一下铜鼎的大小和重量，不由得感叹道。

“丹木，不如你爬上去看看，鼎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肖炘杰看着眼前这巨大的鼎，总感觉鼎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丹木答应了一声，将短刀衔在嘴里，然后手脚麻利地顺着铜鼎的一个脚朝上攀爬，不几步就到了铜鼎上方，他看向铜鼎里面，突然咦了一声。

“怎么？”

“里面是一条长有九个脑袋，面孔似人，但身子像蛇的青绿色怪物……”丹木皱眉说道，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物，随即想起自己小时候看西游记中的九头虫，不由得轻笑道：“这东西不会是传说中的九头虫吧？”

“听你的描述，似乎是上古时候的一头异兽，相柳。”沈万年在下方说道。

“相柳是什么来历？”

“根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相柳蛇身九头，巨大得能同时在九座山头吃东西，它不断呕吐毒液形成水味苦涩的恶臭沼泽，发出的臭味甚至能杀死路过的飞禽走兽。它随同共工发洪水伤害百姓，半途遭遇一心治水的禹，共工不能战胜禹惨遭流放监禁。相柳远是共工的臣属，被大禹所杀。他的血膏所流之处，腥气熏天，无罚再播种五谷，为治理这片土地，大禹将腐湿的泥土挖掘出来，可是每次挖掘的土地又会再度腐化塌陷，直到反复好几次才渐渐恢复……”沈教授神色凝重地说道。

“我明白了，相柳也是古神之一。在当年的那次大战之中，大禹

是人类中的战胜古神统治的英雄之一，或许，大禹也是一名戮神者，并且还是首领级别的。”肖炘杰感叹着说道。

“传说当年大禹制作九鼎，数量是九个，既然这第一个鼎里面装的是古神之一的相柳，那么后面八个鼎内，也一定是装着其他八个古神。”肖炘杰恍然大悟似地说道。

“虽然不明白我们要如何让这些古神的神魂和肉身重新融合而复生，不过，还是朝前看看吧。”不过看着除了他们的来路外的三条连接通道，众人再度向前，却不知应该走哪一条。

“又是迷宫？我讨厌迷宫。”肖炘杰喃喃地说道，不过这个时候却不是偷懒的时候，肖炘杰也不敢和大家分开，可一旦选错了道路，却有可能将所有人都陷入危险之中。

“不如，我们分头前进？”苏从云建议道。

“可以，但是不要走远，如果发现前进一小段距离就发现有逆时针的直角转弯……嗯，或者换一种说法，只要你们走进去一段距离后，发现左手边有弯道，就马上回来。”肖炘杰看着这里的地理环境，突然响起之前燕学斌对自己的教导，低声吩咐道。

“你看出些什么来了？”沈万年有些惊讶，他也算是古文明专家了，现在这样子连他都没有看出任何不妥的地方，而肖炘杰却似乎比较有把握的样子。

“哦，我心里有一个猜测，也不知道对不对，总得试一试才知道。”

丹木跳下铜鼎，和萨迦德、苏从云一起，分别朝除了来路外的其余四个方向走去。

很快，这三个人又回来了，见鬼似的望着肖炘杰，最终苏从云似

乎有些不甘地快快地道："你说得没错，这些通道只要往前前行一百米的样子，就会在左手边出现直角弯道。你也没有进去看过，是怎么知道的？"

"当然是猜的，不过不要激动，这种猜测也是建立在分析之上。你们不觉得，连同我们来时经历的通道中的弯道，和这三条通道连接在一起，有着某个特殊的含义么？"

"这是一个巨大的'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万字符'，主要是佛教在使用。"萨迦德已经反应过来，说道。

"真是奇怪，这个年代离佛教建立，还有两千多年，怎么可能有万字符出现，还修建成地宫的基本面貌。"柳衡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

"'卍'是上古时代许多部落的一种符咒，在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希腊、埃及、特洛伊等国的历史上均有出现，后来被古代佛教等宗教所沿用，却并不意味着有万字符的地方，就一定是和佛教有关。"

"不错，其实，巴蜀图语在形成早起，也有这个万字符，所表达的含义，你们绝对无法想象是什么。"沈万年插口道。

"什么？"柳衡也被勾起了好奇心，不由得抢先问道。

"我想沈教授是说，在部落时代，这个符号最初是被当成太阳的象征，这四条弯曲的旋臂，其实就是光线的象征。甚至还有一种更极端的说法，说是这个符号，代表了我们所处的星空位置，也就是银河系的四条旋臂！"肖炘杰笑着说道。

"这个'卍'字梵文读'室利踞蹉洛刹那'，意思是'吉祥海云相'，也就是呈现在大海云天之间的吉祥象征。因此它在佛教中它被画在佛祖如来的胸部，被佛教徒认为是'瑞相'，能涌出宝光。佛教的万字符是右

旋，因为佛教以右旋为吉祥，佛家举行各种佛教仪式都是右旋进行的。”沈教授补充道。

“你们这样一说我倒是想起，若这通道的方向是朝左旋转的，那岂不是就成了德国纳粹的标志，由希特勒亲自设计的纳粹党旗，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一个黑色‘卐’字，真是这个符号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萨迦德不由得感叹道。

“这不过是当初人类文明初期，文字还没有完全形成时的上古符号因为某些宗教含义传承到今日而已，不过当初大禹地宫的通道居然也采用了万字符的设计，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过，肖炘杰，你是如何敢肯定的？”

“因为我想起了一个传说。”

“什么传说？”

“《竹书纪年》中曾写道：‘当尧之时，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事……洛书龟书是为洪范。’《汉书·五行志》也说：‘刘歆以为，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也就是说，大禹治水的时候，不仅从传说中的河伯那里得到了河图，同时也得到了洛书，河图洛书，这是中国所有数理之学的基础，就连伏羲八卦，也是在河图的基础上推演变化而成，而在古代就有‘洛书者，数之源也’的说法，这些都说明了不管是河图还是洛书，都是上古时期最一切数理变化的开端。”

“可是，这和大禹地宫中的这些卍字型的通道有什么关系？”

“很简单，洛书稍微变化，就可推进万字符。”肖炘杰一边说着，一边拿过丹木的短刀，在地面上刻画了代表河图的基本形态的九个数字：

④ ⑨ ②

③ ⑤ ⑦

⑧ ① ⑥

做完这一切后，他用两条线将这些数字串联起来，其中④③⑤⑦⑥被串联在一起，②⑨⑤①⑧被串联在一起，看着这两根线，俨然便是一个以数字排列‘卐’。

“你们看，在万字符结构状态下，洛书隐含的，即不易一眼看出的数理关系，十分清楚地被反映出来，如两数之差为5的四组数；万字符的两个曲臂上，各数之和相等，均为25，等等。换句话说，万字符是对洛书的一种独特的数学解析，并且它反映出洛书与河图在数理方面的内在联系，只要把曲臂外侧拉直，洛书的结构形态就与河图一致。因此，曾得到过河图和洛书的大禹，如果要修建地宫的话，那么万字符这样的结构，将是一个最基本的形态。我们需要前行的方向，其实就是和万字符对应的线条。我们几人是从这幅图中数字⑥的方向进入，转过一个弯，现在是在这个房间的中心也就是⑤的位置，只需要前往对应的③所在的通道，就可以前往正确的房间。”肖炘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说道。

好在众人之前在古羌圣山和蚕丛宝藏的时候，已经见识到了他在数理上的天赋，现在听他一一推导应该走的方向，虽然心中佩服不已，可之前已经有了不小的免疫力，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了。

按照肖炘杰推导的方向，他们朝前方数字③所在的方位走去，很快就到达了另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内同样有一个大鼎，里面躺着的是一头巨大的猿猴，金目雪牙，沈教授只是稍稍思索，便明白这是传说之中的淮水水神巫支祁。

有意思的是，在传说当中，巫支祁是出生在花果山的天生神猴，

后娶龙女为妻，生了三个儿子，都是神通广大的魔头。巫支祁有许多骇人听闻的神话故事，特别是率十几万山精水怪在淮源大战禹王，后被庚辰降服，囚在淮河下游的龟山下等传说一直广为流传，后来成为吴承恩写《西游记》时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只不过大战禹王变成了大战玉帝天兵，被囚禁龟山变成了被佛主压在五指山而已。

谁也不曾想到，传说中应该是囚禁在龟山的巫支祁，居然是被困在大禹鼎之中，而接下来的几个鼎内，肖炘杰等人分别看到了螣蛇、蛟龙、饕餮、玄武、貔貅、霸下六种传说中的神兽，而在最后一个鼎的房间里，不仅在鼎中看到了大风，还在周围看到九婴、狻猊、螭吻、蒲牢、专犁等种种异兽，在上古时代，这些异兽，曾一度以人类为食，并占据着至高的统治地位。

“他们都是……古神！”肖炘杰感觉到今天受到的震撼，简直太强烈了，这些神兽或怪兽，随便一只都有可彻底颠覆人类的认知，现在这数十种神兽聚集在一起，这种视觉和感觉上的震撼，简直要让他们麻木了。

“等等，似乎它们的尸体，我们并没有看见。”肖炘杰突然说道。

“哪个它们？”

“我梦境中的那三个生物，巨大的蚕，太阳神鸟、长着翅膀的巨蟒，还有烛九阴……甚至传说中最多的龙凤麒麟，它们，都没有出现过！”

“传说毕竟是传说，龙凤麒麟未必就真的存在，而你说的那三个生物……或许，他们是在地宫更深的地方！”沈万年淡淡地说道。

“地宫更深的地方……可是九个房间，我们已经全部走完了啊。”丹木有些不解地说道。

“不，我们只是走完了大禹地宫的第一层而已。现在，是时候回

到最中央的5号房间了。”肖炘杰揉着有些发疼的太阳穴，附和道。

“你知道那里通向第二层？”

“5是在九宫格，或者说在洛书中是居中央之地，也是唯一的恒数，不管外在如何改变旋转，可是作为5中央之数是一直不会改变的，如果地宫存在第二层甚至更多，那么唯一的入口，就是5号房间了。”

二十分钟后，当一群人回到已经走过了的五号房间的时候，发现这个房间内巨大的青铜鼎已经移向了一旁，在原来青铜鼎所在的位置已多了一个大洞，一道道悬空的石梯，朝下方延伸而去。

“有人下去了！”肖炘杰脸色微变，众人也跟着紧张起来。

“会是谁呢？我们已经和组织达成了协议，他们支持我们这次的行动，只是事后要分享成果而已，他们没有理由抛下我们自己单干，因为在国内组织未必就比我们做得更好，而世家……老实说，对于世家的目的，我还真的有些看不透。”肖炘杰微微变色地说道。虽然之前夏磊等世家子弟也帮了不少忙，可是此前毕竟是处于敌对状态，肖炘杰对于夏磊和穆信佑，其实一直都不怎么信任，双方的转折，是从矿坑之中开始了，而且现在想来，当时自己和丹木对他们的说辞的接受，都未免太过轻易。

第四十二章 壁画中的历史

之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肖炘杰还没有感觉，可是现在仔细一想，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自己忽略掉了。

他再次想起在货轮的时候，西玛开枪杀死的顾易秋，后来西玛也承认那不过是一个局，他们感觉失去的二十分钟，是受了某种催眠而已，那么，在矿坑的时候，自己等人就直接在魑魅这个最为擅长魅惑的古神附近，是否也受到了某种心理暗示，而轻易地接受夏磊等的解释，并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良好关系呢？

想到这里，肖炘杰突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颤声说道：“我知道了，是世家！”

苏从云微微皱眉，继而冷笑道：“如果真的是他们……哼，夏家这些年似乎已经自我膨胀到了极限，居然敢打这些神兽尸体的主意，他就不怕国内的世家联合剿杀？”

“如果有足够的利益供他们上下打点，我想，国内的世家是不会冒险和夏家这样的庞然大物直接死磕的。”肖炘杰可以想象，就算是世家之间，也是有着交流或敌对的，可是这种敌对或许只限于某些利益分配的争夺，根本就不太可能出现两个世家死磕的现象，因为这只会惊动世俗的政府或便宜其他的世家。

“走吧，就算是世家，这次也无法阻挡我们，我有一种感觉，那些东西，就快要来了。”丹木突然淡淡地插嘴道。肖炘杰点点头，那些古神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从万千人海中选中了他们，自然不会就如此简单的放弃。现在大禹地宫的门，因为他们七个人的血而打开

了，可是古神们并没有因此而复生，依然是一堆冷冰冰的尸体，也不知是因为古神自身的特性还是这里的环境，它们都没有丝毫的腐化迹象而已。

当这大禹地宫的第二层被很可能是世家的人打开的时候，肖炘杰等人也似乎从当初莽撞的合作中清醒过来，知道自己终将对上这些一直潜藏于暗处的庞然大物，哪怕是为了自己的性命，也不能让他们接下来的行动成功，那将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

当他们朝第二层地宫走下去的时候，后面的几个一直跟着的信徒，似乎终于犹豫了。先前看到如此众多只有传说之中才会出现的神兽或怪物的尸体时，他们就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心中却对这地宫充满了敬畏，而这样一座充满了神秘的地宫之中，大家居然一直没有遇见任何危险，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

不过最终还是有四个信徒不折不挠地跟在西玛的后面，这四个人都是意志坚定的狂信徒，在他们的心中，就算祭祀大人已经死去，可是西玛作为教派的圣女，就算那场祭祀没有成功，今后有什么行动，也只能是听从圣女的吩咐。

大禹地宫的第二层和第一层又有所不同，总的来说，第一层显得十分单调整洁，除了干净的通道和九个极大的房间几青铜鼎外，几乎看不见其他任何东西，干净得就像是研究所的无菌实验室，有一种不真实感。可是在地宫的第二层，似乎风格一下就变了，周围的墙壁不再是光滑如镜，而是刻满了无数的壁画，这些壁画从上古先民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始，到被突然出现的巨大生物赐予智慧，加速发展进入到部落时代。

这些壁画中的先民围猎野兽，结绳记事，从山洞或树上走下来修建茅屋，渐渐地有了文明的雏形。可就在这时，似乎看见果实成熟，收获的时候到了，那些巨大的生物开始在各地出现，以自身比人类先

民强横千百倍的精神力，迫使这些先民臣服。

怀着对这些巨大生物的敬畏以及一丝被赐予智慧的感恩心理，这些生物被尊称为古神，它们不再需要自己去四处捕猎人类为食，因为已经有了部落组织的人类，会自发地献上祭品，甚至会以成为神的祭品为荣。

接下来，壁画的风格似乎稍微比先前寥寥几笔的简单精细了一些，到了黄帝时代的前夕，民智已经渐渐开启，开始有人类中的杰出者怀疑这些被称为古神的巨大生物存在的意义。

在一些大部落之中，用人来祭祀已经成为部落继续发展壮大最大的桎梏，于是在部落战争中的奴隶，被大量的用于祭祀，而强大的部落因为人口没有太大的损失，而变得越发强大起来。

这种状况却引起了古神的警惕，它们的智慧让他们明白，这些蝼蚁一般的小东西如果达到一定的数量级，那么爆发出来的力量甚至会让它们也感觉畏惧。

古神之间开始出现争吵，有的希望安于现状，有的希望收回赋予人类的智慧，但真要实行却发现经过了这几万年的发展，人类已经在这个世家遍地都是，而数量总共不过几百个的古神，就算它们拥有几乎永恒的寿命，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多力量和精力对整个世界做仔细的梳理去灭绝这些卑微的生命或者收回人类智慧。

于是阴谋开始了，它们开始扶植不同的代理人，成立各种教派，然后以信仰的名义开始了各种规模宏伟的战争，或者强迫人类修建浩大的工程。而为了方便管理，一些信奉古神的人类被古神所改造，成为蛾人、蝠人、狼人、暗族、水族等拥有不同形态和强大力量的生命。

的那让古神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如他们所愿造成

了大量人类的死亡，可是人类自身却拥有极强的生育力，因此剩下的人类，不仅顽强地生存者，而且还因为战争和各种工程施工过程中解决无数难题进一步增强了智慧和凝聚力。

古神开始慌张了，就在此时，一些神秘的未知生命体，也开始降临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发展，让未知生命体惊讶，而人类背后即是统治者又是贪婪的食物链顶端的古神，也引起了这些未知生命体的注意，两种巅峰文明的对撞开始了，从最开始各自扶植不同的人类部落作战，并将自身的力量或武器分别赐予这些部落中的英雄。

这些未知的生命，同样被当时的人类视为真正的神灵，因此被称呼为真神。真神根据古神制造出来的蛾人或暗族等的弱点，在人类中挑选了合适的信徒，然后赋予各种力量，这些信徒因为要参与的是对抗古神的战争，因此被称为“戮神者”。

古神培植的神徒和真神支持的戮神者称为人类中第一批拥有各种神通和力量的先民，他们拥有的力量却在某个层面上是互通的，后来被集体称为“巫族”。

这场漫长的战争从黄帝时代前夕持续了数百年，真神的一些技术被传授给人类，人类从真神那里学会从石头中提炼出金属，也学会了对于当时的先民智慧来说还十分深奥的“河图”等高深数学知识，并最终被一个名“伏羲”的人类圣人发展出后来的太极八卦。

到最后古神和真神之间似乎双方打出了真火，开始直接对抗，于是在壁画之中，肖炘杰他们看见了无数疑似导弹、激光甚至核弹等先进武器朝体型庞大的古神进攻，这场战役的地点画了一副草图，这副草图虽然不过是寥寥的几笔勾勒出来，但是极为精确，就像是在天空之中航拍的一样，最终战场被指向了古印度。而根据沈教授对旁边的符文注释的翻译，他们艰难地在其中看到了两个族民：俱卢与般度。

而这两个名字，都是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描写的神战中的种族。

在一种异常的沉闷之中，他们继续朝前走去，此时因为神灵之间直接的参战，两极的冰川被发出巨大热量的终极武器消溶，而这也正是古神所刻意引导的。

于是灭世的大洪水产生，时代已经从黄帝时代过渡到了尧舜时期。鲧被人间的帝王授命治水，在此之前他偷窃了真神一项极为重要的成果：息壤。

在壁画中对息壤的描述，却并非是他们曾看到的黄色粉末般的东西，而是一蓬似乎有生命的绿色苔藓，这一点引起了沈万年的极大兴趣。

不过在几千年前居然有绿色的壁画颜料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大家反而不感到奇怪。这大禹地宫本就是一处神奇的所在，那些古神的尸体能历经千年不腐，很显然这里就像是古埃及金字塔的某些地方一样拥有延缓时间的功能。在古埃及金字塔内如果将食物放置在一些特定的位置，也会历经数年不腐，而一些本来普通的刀具，更是能变得更加锋利。

“息壤，这才是真正的息壤，我明白息壤为何会不停生长的秘密了！”沈教授激动地大叫起来。

“用绿色的苔藓来代表息壤，很明显息壤并非是一种神奇的泥土，而是一种……生物，确切地说，是被真神改造过的微生物的聚合体，这种生物遇水后就会自动吸收周围的空气和养分，大量分裂繁殖，前面的生物在分裂到一定次数后会彻底死亡并瞬间固化下来，形成石头一样的东西……你是想说这个么，沈教授？”肖炘杰问道。

“对，我猜测它们的生长方向，其实是可以通过能量供应和分裂

次数来控制，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能实现定制好需要他们生长分裂的最终的样子，然后等待建筑最终成型就是了。这并是什么法宝，而是生物学和基因学的巅峰杰作！真神的文明，是和我们现在的文明相通的科技文明，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壁画中出现导弹、激光这些看似科幻的东西！”沈万年的情绪依然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一口气说完，已经两眼开始放光了。

“接着往下看吧，或许还有更多的惊讶。”肖炘杰摇摇头，这个老头一旦发现敢兴趣的东西就会变得执拗无比，谁也劝不住，还是正事要紧。

再往下的壁画大家其实就比较熟悉了，后来鲧治水失败被天帝处死，壁画中的天帝，乘坐在巨大的飞行战车上，看不出本来面目。而这战车的外形在肖炘杰他们看来，无疑就是一艘小型的飞行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真神是属于科技文明无疑。

接下来的事情其实就很简单了，大禹治水，这个过程中消灭了不少怪兽，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一些弱小的古神。而真神通过这些年和古神的对抗，居然也复制出不少受控制的怪物，这些外形比起古神来好歹要多出不少神圣感的怪物和人类共同对抗古神以及麾下的各种被改造的种族，成为各种神兽的雏形。

大禹在治水完成后划分九州，收集天下铜，铸造九鼎，并将九头在真神帮助下斩杀的古神封印在九鼎之中。

利用父亲鲧偷窃的息壤，在这个时空薄弱点建造了大禹地宫，一方面镇压这九头古神的遗体，另一方面也是按照真神的吩咐稳住这个时空薄弱点，不让更多的异界生物跑过来。此后，大禹麾下的一支部落世代镇守在大禹地宫附近，后来这支部落演化为一支目前已经消失的民族——僰族。

“可惜，在五百年前，因为一些很诡秘的原因，僰人就被明朝大

军彻底灭族，王都九丝山城也被攻破，所有的僰人都被斩杀，就算有遗漏的也隐姓埋名，怕是对这些先祖的资料和记忆，已经彻底湮没在历史中了。”沈教授看到这里，想起之前他们进入石海景区时看到一个僰寨景点，那明显是景区吸引游人的噱头，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最多有一些散落的后裔。

再往后，就涉及到了古蜀这个在中原腹地外的璀璨文明。或许是为了避免之前那种引发大洪水的超大规模战争最终毁灭这个世界，蜀地这个存在多个时空异常点地方，最终被选为神之战场，并被塑造成了真神和古神争夺信仰的宗教圣地。

但是很快，处于下风的古神，似乎找到了对付真神的办法，那是一种特殊的诅咒，凡是被诅咒的戮神者，都会双目渐渐鼓出，并最终因诅咒而死亡。

第一任蜀王蚕丛因为是戮神者中的佼佼者，同样被诅咒所困扰，这才留下蚕丛纵目的传说。原本被真神赐予了数千年寿命的蚕丛王，最终坚持了几百年就死于这种诅咒，而那之后，真神的势力似乎开始衰退，好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渐渐发展起来，经历了数次大战数量已经急剧减少却得不到补充的古神，也无力发动新的战争，这种对峙的状况，一直持续了近千年，直到商纣时期。

古神和真神在那一次王朝更迭的大战中各出奇谋，并各自扶植了一方人类势力，这也就是后世耳熟能详的武王伐纣，封神大战。壁画中对于这场双方积蓄了数千年时间的战役，描述得并不详细，只是草草地给出了结果，那就是古神几乎被完全消灭，肉体同样被封印在这已经建造了千年左右的大禹地宫之中，而真神也似乎受到重创，同样退出这个世界，并且将守护这个世界的重任，交给了戮神者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的世家的先祖……

如果壁画上的都是真实的历史，那么大禹地宫最近一次被开启，

就是武王伐纣以及封神榜神话时代完结之时，到现在已经有三千年出头了。

等大家这一路将所有的壁画看完，才发现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个大厅当中。这是一个圆形的大厅，直径差不多有两百米的样子，中间没有一根柱子支撑，就算是放在现代，也是极为宏伟的建筑了。在能够设定生长方向的息壤面前，这样的大厅应该是一次生长成型，整个穹庐似的顶呈自然弧度支撑着自身的重量，而且顶端依然有密密麻麻的星图，每一颗星星，都是一种发光的萤石，让大厅充满了神秘而庄严。

可是在周围的地面上，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了，除了到处都是散乱的生活用品或宗教祭祀用品外，在一个破损的陶罐里他们还发现了煮熟了一半的黍米。而最为触目惊心的，是无数已经干瘪的尸体堆积在一起，有人类的，有各种各样的野兽和怪兽的，还有如同蛾人这样半人半兽的怪物的，这些尸体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被抽干了全部的水分，只剩下薄薄的皮膜贴在皮肤上。

这副景象对于其他人来说只会感觉到恐怖，但是对肖炘杰来说，却在恐惧的同时带着万分的恶心。因为他手心的符纹生长出来的半透明丝线，同样能够将一个生物吸成眼前的干尸模样，当这大片的干尸堆积在一起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视觉震撼，让肖炘杰不由自主地想起缅甸矿坑中被自己吸成干尸的暗族人和龙门山脉里那些恶心的虫子。

“这些尸体，是因为战争后被遗弃在这里的么？为什么要用一座地宫来存放这些尸体，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柳衡看着总数可能上千的干尸，苦笑着说道。

“似乎，还不止这些干尸，你仔细看它们背后的墙壁。”远远站在一边的丹木说道。众人跑到他的方位，从这个角度，能看见堆积干尸

的后面的那一面有七十多米高的墙壁，竟然密密麻麻地悬挂着数百具黑色的棺材！

第四十三章 黄雀在后

“这里果然是古僰人所守护的地宫，这些黑色的棺材，也就是僰人悬棺，在我们上方的山脉中，还有雅安碧峰峡，都有悬棺存在，只是，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的悬棺，有这里这么集中。”沈万年突然感慨道。

“有资格将悬棺挂在大禹地宫之中，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僰人不仅仅是地宫的守护者，而且身上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并且，他们似乎因为某种原因，有一部分生活在地宫之中，可是在某个日子里，却因为某个原因而大量死亡。”肖炘杰突然说道。

“你是说，当初地宫关闭的时候，是有一群僰人就生活在地宫之中……这怎么可能？”萨迦德惊呼道。

“你们可以仔细看下方的痕迹，这些干尸并非是一次性死亡的，而是经过了挣扎甚至混战，最终被什么东西吸干了全身的精血。而且地上还有散落的生活用品，我想在这些僰人眼中，大禹地宫应该是最为神圣的场所，如果用来悬挂他们死后的棺材试图让死去的灵魂获得永生这一点完全说得过去，可是携带这么多散乱的生活用品，其中甚至有半生不熟的黍米，我想除了这个地方是曾经有人居住过的外，不太可能有第二个可能了。”

“那么。是谁杀了这些地宫中的僰人？古神？真神？抑或是当时的其他教派……能在这里灭绝一只守护地宫的部落，对方的力量也应该很强才对。”柳衡分析道。

“我想，应该不是人类干的。”肖炘杰低低地说道，然后朝中间堆

积尸体的地方走过去。这里有很明显的拖行的痕迹，历经了数千年也没有被掩盖，只因这大禹地宫，本身就是完全封闭的，而且内部似乎是一个完整的自循环系统，你们难得不觉得，我们自从进入地宫之后，在呼吸上从来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么？”

所有人仔细一想，好像的确是这样，如果说这是一座完全封闭的地宫，那么他们进入后最先遭遇的，就应该是呼吸问题，可是恰恰相反，这里的空气质量非常好，甚至比当时他们在溶洞中穿行时还要好得多，这一切都只能用这里是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来解释。

“因此我有一个推论，当然，仅仅是推论而已。那即是大禹地宫不仅仅是真神用来封印战败的古神遗体的地方，而是一个……避难所，或许我们现在所在的，仅仅是大禹地宫极小的一部分，整个地宫的规模，可能比我们任何想象都要宏大得多，而在更深的地底，那里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小世界，也许，能够容纳几万人，几十万人，或者更多……”肖炘杰语出惊人。

“为什么会这么想？”沈万年皱眉问道。

“当年的这些僰人要生活，总得需要食物已经整个循环的生态体系吧？这仅仅是其一，最大的漏洞，那就是真神在胜利后的离去，或许，他们是因为预见到了某场无法回避的灾难，因此才不得不离开，不过在离开之前，还是将这里改造成了一座规模无比宏大的避难所。毕竟这在宜宾兴文县的地下，因噶斯特地貌发育得十分完整，具有整个古蜀地区最大的地下溶洞群，才能让他们从容地以息壤建造这样一座地下避难所。”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向下的话，就能找到避难所的生态体系……或许，我们还能看到活着的古生物？”苏从云问道。

“有这个可能，不过我怀疑这里是出了某个变故，因此还要找到活着的古生物的可能性倒是不大，不过，通过大禹地宫进入另一个世

界的可能性，却并非不存在。”

“异界？古神所在的异界？”

“不错，基本上在西玛的母亲举行那场祭祀活动时候我们就能确定，这里也是一处是时空异常点。而大禹地宫的作用，应该是有三个：第一，封印古神遗体，第二作为避难所，第三，镇压时空异常点。如果我们继续向下的话，或许能找到那个点。”说着肖炘杰扬了扬手中的黄金权杖，然后说道：“我想，这玩意儿应该是开启时空异常点的一把钥匙，毕竟在我们对付那头蛊王的时候，它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找到那个点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否会被卷入古神所来临的异界，又是否能安然回来，这一切都是未知的。”

“下去看看吧，既然大禹地宫已经开启，而且有人明显赶在我们之前进入地宫更深的地方，那么我们必须赶快了。”沈万年沉默了一下，最后叹了口气说道。

众人默默地点头，然后开始寻找进入第三层地宫的入口，可就在此时，异变陡起。

在尸堆之上，最上方的尸体，突然开始朝下滚落，这些尸体堆积了有十几米高，第一具干尸开始滚落的时候，只不过是吓了大家一条，可是更多的尸体，似乎因为下方的什么东西在活动而掉落，大家终于感觉到不对了。

“散开，退后。”肖炘杰大吼道，然后所有人，都朝一层地宫的出口退过去。

但是很诡异的，他们曾踩着下来的那些悬空的石梯，开始渐渐缩了回去，而通向一层的通道，也似乎有生命一样不停地生长，最后在他们奔行到出口之前，完全合拢，连一丝缝隙都没有。

从尸堆之中，缓缓露出一个圆盘形的东西，悬浮在约两米多高的

半空，下方是无数筷子粗细的触须。

这个圆盘状的东西，直径大概有三米的样子，看上去居然像是一个飞碟模样。不过肖炘杰从它摆动的触须和身上传递过来的恶意猜测，这个东西，似乎是一种生物。

白色的影子一闪，这个圆盘状的东西，已经到了众人的头顶，肖炘杰脸色大变，高高举起自己的权杖，飞速地将沈教授前些日子教会自己的一个简短的驱魔咒文以巴蜀图语的读音念诵出来。

黄金权杖的尖端冒出耀眼的光芒，那个圆盘生物发出刺耳的尖叫，再度飞速地后退，但是退了十几米光线无法触及的地方就停下了，在边缘不停的徘徊。肖炘杰手中的权杖的光满渐渐弱了下去，那个圆盘立刻逼上前来，肖炘杰连忙让其余的人都朝自己靠拢。

这个时候大家已经能够看见，通往第三层的入口，就在刚才的尸堆下方，圆盘生物所占据的地方。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丹木有些恼怒地说道，刚才这生物的动作太快了，连他都来不及反应。

还不等有人回答，那东西似乎已经知道这一片光芒笼罩的地方对它有着克制作用，立刻将目标，转向了因和肖炘杰他们保持距离，来不进入光圈范围内的四个信徒。

同样是白色的光芒一闪，它已经到了一个信徒的上方，那个信徒恐惧地大叫一声，试图逃跑，可是那生物已经当头罩了下来，无数细小的触手，将他死死缠住，然后渐渐脱离了地面。

肖炘杰等人能够看见，无数的流质通过这些触手进入到圆盘的底部，而那个信徒，正义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干瘪下去，不过十几秒钟就成为一具干尸，和那一堆尸体没有任何区别的干尸。

肖炘杰等人心下一沉，西玛毕竟对这些信徒有些不忍，立刻大喊道："还愣着干什么，到这里来。"其余三个信徒这才反应过来，使出吃奶的力气朝这边跑过来。

可是那个圆盘生物似乎已经消化了自己刚才的食物，再度飞向其中一个信徒，然后用同样的方式，将之吸食成一具干尸。好在另外两个信徒的速度够快，在那圆盘生物再度飞过来之前，终于赶到了肖炘杰手中的黄金权杖发出的光圈范围内。

"这样不是办法，我支持不了多久。"肖炘杰有些吃力地说道。

"朝第三层的入口走，就算这地宫只能前行不能后退，我们还呆在这里也是等死而已。"沈万年果断地说。

肖炘杰点了点头，然后让所有人都朝自己靠拢，再一点一点挪向第三层的入口。

那圆盘生物似乎看出他们的意图，可是对于这光圈却十分忌惮，一时之间只是在大厅中不停飞来飞去徘徊。最后，它似乎找到了办法，将墙壁上的数具悬棺撞毁，露出里面的僰人先祖的尸体来。

这些尸体都是自然风干的，对于这生物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不过是肖炘杰他们到达入口的这段时间，就有数十具棺材被毁，里面的尸体掉了一地，其中有不少都摔得支离破碎。

可是那些没有受到严重损坏的，却站了起来，然后似乎闻到了活气，开始摇摇晃晃地朝肖炘杰他们这边僵硬地走过来。

"见鬼，是那种不死巫祭。虽然身躯没有我们在古羌圣山中遇到的巫祭强横，可是这数量，也未免太多了。"肖炘杰立刻反应过来，想起当时的巫祭，也是因为悬棺葬能够吸收天地灵气让其复生才被安葬的，这座地宫就建立在更加诡异的时空异常点之上，里面的食物历经四千多年而不腐，显然比古羌圣山中的悬棺更是环境优越，有利于

这种不死巫祭的形成。

丹木一刀砍下一个跑得最快的不死巫祭的头颅，然后将其尸身踢出去，苦笑道：“大家小心，这些巫祭生前似乎是和肖炘杰掌握的力量是一个体系的，根本就不怕这一圈光芒。”

这个消息让所有人感觉心寒的同时也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那圆形生物明显是知道这一点的，而且也利用这一点，这说明，这鬼东西居然是具有智慧的！

就在大家一边清理源源不断扑过来想要吸食他们精血的不死巫祭的同时，肖炘杰感到自己识海内的巫力，正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流失着，要支撑这个光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就在此时，那个圆盘生物也停止了自己破坏棺木的动作，而是静静地悬浮在离他们十几米远的地方。接着它的两边，开始鼓起两个小包，就在肖炘杰以为这两个小包要炸开的时候，它们却开始渐渐变得扁平，下方和圆盘生物相连接的部位，出现无数的丝絮状的东西。

“它在分裂，或者说，在繁殖。”沈万年的脸色苍白，对付巫祭基本都是丹木、柳衡和西玛、萨迦德在出手，苏从云则在一旁照应他，毕竟他是所有中体力最弱的。这个是有也只有他有空闲分析这个生物到底意图是什么。

果然，那两个变得扁平的小圆盘，开始脱离母体，然后摇摇晃晃地朝这边飞来。它们的进步很快，不过是十几米的距离，居然快要到光圈外围的时候，就已经飞得有模有样了。

就在大家感觉到绝望的时候，通往一层的通道，居然再度打开了，可现在他们所处的位置，却是通往三层的入口附近。

“嗨，各位，好久不见。”一个调侃的声音传来，居然是穆信佑。

“果然是你们……你们没有进入更深的地宫？”苏从云冷冷地看着这个曾经见过几面的世家子弟，对于对方变成眼前这幅犹如包裹严实的木乃伊般的样子，他也觉得自己能顺利开启潜能，已经算是十分幸运了。

“当然，既然有人愿意免费为我们开路，我为何要拒绝？我们不过是帮你们打开了二层的地宫入口，怕你们找不到而已。然后么，我们躲进了旁边的房间而已。”穆信佑得意地说道，如果不是他的身上似乎因为基因处于半崩溃状态而不停地流着腥臭的脓水，即便被纱布包裹依然让人不好受，这番话说得就更有气势了。

已经分裂了两个小圆盘的生物，看到这么大一群人下来，总数有二三十个，兴奋地快要颤抖起来，飞向肖炘杰等人的小圆盘，也是本能地朝穆信佑他们靠近。

“石碟虫，只要有水就能活下去的奇异生物，智慧和人相当，在古神来源的异界，只不过是一种低等生命而已，想不到居然能将你们吓成这样子。”穆信佑哈哈大笑道，然后手一抬，立刻有六个战士，两个一组将手中的枪口分别对准了三个石碟虫。

没有枪声，也没有火光，仅仅是一阵肖炘杰他们听不见的音波之后，三只石碟虫，就不停颤动，然后整个身躯都开始崩溃，在原地慢慢分解成三堆粉末，接着三滩墨绿色的液体从原地流淌出来，却是很快就渗入地面，然后在地面升起一个有几米高一米多宽的石台。但是这个石台在生成后不久，又慢慢沉降了下去，地面重新变得平整，三堆粉末也消失不见，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或许你们并不知道，石碟虫，其实是从息壤中诞生而来，它们死后，也会重新化为息壤。对了，石碟虫看着厉害，飞行速度极快，外壳比钢铁还坚硬，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害怕次声波，因为它们的基因结构不稳定，是一群低等变异生物的聚合体。”

“你怎么知道的？”肖炘杰收起权杖发出的光圈，冷冷地问道。

“很简单，以为我们祖上，就曾经对付过石碟虫……还有，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么，既然息壤能够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建造各种宫殿，为何现在外界，却是一个息壤建造的建筑也没有？要知道息壤所化的石头可是坚逾钢铁，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建筑材料了，可以说这完全是异空间来的超自然技术，但是为何，它没有被推广呢？”

“很简单，和石碟虫的性质一样，息壤也是一种微生物，或许它们在成为建筑物之后，内部的分子结构同样不稳定，若是经历一定的时间，或者是遇见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产生的次声波，就会马上分解完蛋。”肖炘杰不愧是在数理推演上有着杰出的天赋，很快就举一反三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宾果，完全正确。啧啧，肖炘杰，你这么聪明，能不能猜到我们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穆信佑赞叹地道。

肖炘杰的脑子开始急速转起来，这几个月所遭遇的一切，渐渐地串联在一起，可是在关键位置，却总好像缺了点什么，让他无法在纷乱的思绪中理出最正确的一条线。不过，在他的心中依然出现了一个大概，那就是这一切，似乎都有世家在幕后推动的影子，甚至连组织这样的庞然大物，也有可能受到了世家的算计。

但是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永生？成神？躲避末日灾劫？是，也可能不是……隐隐地，肖炘杰感到自己似乎遗漏了什么关键的地方，直到他想得眉心微微发痛，才猛然间记起自己忘记了什么。

诅咒，来自古神七图腾钉的诅咒，古神曾说过，只要他们找到被封印的神躯，就会解除他们七个人眉骨上的诅咒，可是到目前为止，似乎在古羌圣山中遭遇的古神的躯体，一个也没有出现在第一层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还有更加强大的古神的遗体，被封存在更深的

地宫中么？而且，先前在祭祀大厅中还有现身的古神虚影，这个时候一个也没有出现过，那么，古神的真正目的，是不是根本就不在意它们之前的躯壳是否复生，而是其他呢？

“肖炘杰，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好了。”穆信佑淡淡地笑着，只是脸上缠的纱布太厚，这个笑容并不能被人观察到，只是看见脸上沾满了脓血的纱布，在微微抖动而已。

肖炘杰等只感到脑子中突然一阵轰鸣，然后就昏倒在地，只有丹木的意志最为坚强，多坚持了四五秒钟，最后还是一样步了他们的后尘。

尾声

在无尽的黑暗中，肖炘杰的意识，似乎再度沉入自身的识海，哪里的蚕形生物还在，只是有一个头颅已经开始枯萎，那是和西玛十分相似的头颅。而另一个和柳衡几乎一模一样的头颅，这个时候却显得越发的精神。

“肖炘杰，肖炘杰……”

肖炘杰使劲地甩了甩昏昏沉沉的脑袋，然后看到了那奇异的生物，就在自己的不远处。

“我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被一个自以为是的傻瓜算计了而已。”

“唔……是穆信佑。这个人，虽然有些狂傲，但如果他都是傻瓜的话，那我们算什么？”

“你们……你们当然是最为优秀的神选者。这不过是一个考验，恭喜你们，你们过关了！”

“什么？”

那个声音不再响起，蚕一样的生物，渐渐隐没在迷雾之中。而肖炘杰心中的迷雾，却更加浓厚了。这些谜团将他的脑子搅成一锅粥，完全理不出头绪，不过听这识海中的诡异生物的解释，似乎要求他们前往大禹地宫，不过是古神的一场考验。

那么，古神的真正目的，仅仅是复生那么简单么？虽然只是在自己的识海之中，肖炘杰突然感觉到很冷，那种透过骨髓，直接深入灵

魂似的冷。